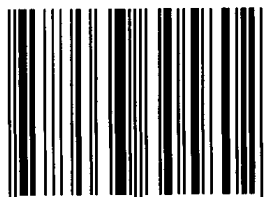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八七册目次

經部·禮類

周禮輯義十二卷

〔清〕姜兆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刻九經補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輯義十二卷》提要

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禮之爲[illegible]也
即天也故其象爲亨通之德而合於嘉會之禮[illegible]之[illegible]天理之
節文制之爲人事之儀則達之爲叙秩之[illegible]命討之章用凡
自無體無聲以至可感可象而修齊治平莫不統是者恃此道
也斯道也自伏羲畫象黃帝垂裳而權輿已兆馴至唐虞命官
以來制漸增加逮周元公相王踐祚上中既宅實始發陰陽五
行之秘而建爲天地四時之官其冢宰掌邦治而道始宮庭
司徒掌邦教而道燃衆庶宗伯掌邦禮司馬掌邦政而幽明格
而中外寧司寇掌邦刑司空掌邦事而刑罰中而事物理故周
禮一書正君心以正朝廷以暨百官萬民而後世以爲天理
孰且以爲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者道誠至也戰國之時諸
侯去籍又厄經秦火而澌滅殆盡聖制未泯發於孝武孝成之
世而遁闕於漢以後唐宋元明之儒斯道庶云有幸然精理雖
云互發集註備鮮完書其間雜之以讖緯巾之以名法亂之以
智巧甚至新莽宇文宋熙寧之間假聖文奸爲生民害學者其
不以周禮爲禍世之書者幾已鮮矣天運否泰有舉必通我
皇上天縱好學稽古右文方
授廟謨
命侍從之臣率海內賢哲排纘經籍今羣經之局已成三禮之館

待設而在下之士蚤已授羅扶刧纂次成書此誠郅隆之化洋溢薰蒸以故士之應運而興者至此捷以神也某叨贊大廷自先文肅公以來世以一經相授遂謬主麟經之席方媿未能闡聖與經以揚至治而姜子之書適成溯姜氏世有聞人如宮保姜鳳阿公暨恭政養沖奉常同節諸公皆以文章節義詳載

國朝史院今姜子方退休於下乃能續洛閩之緒餘使先聖之大經大法昭宣於

盛世是不但家之光而爲國之華也某益覺瞠乎後矣故予因論禮以大其研經覺世之功而序之如此昔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嘉平 文淵閣大學士 王掞撰

周禮輯義序二

自古設官分職以治天下之民其道莫詳於周非徒制度明條目備而已要有其義之至精以爲之本凡天地陰陽宮府內外貴賤巨細佚勞之屬莫不因自然之性極變化之用正一心以涖百官宰萬物使宇宙之內形萃事殊族辨情合爭與瀆不作而太和以成斯禮也惟聖人行之惟聖人能言之周衰籍散漢儒掇拾以傳於今宋元以來各疏其辭發其意要在抱殘舉墜什不失一而已先王所以因時而立法量上而制宜度材而器使稱事而報功精意至道後人莫能溯其本窮其末何由設施胥注俾之各得其所也夫以聖人之書精之至於神鬼格靜感

集其次粗舉大畧足以苟安其謬者泥而罕通假而召亂禍烈於秦火然則聖人制禮命官之本意其不可以不深思而切究之也久矣同年丹陽姜子上均名兆錫好古不倦尤研思三禮之學所著周禮輯義述舊聞抒己意務任昭象而考數審文以辨制事道貫而解理微今之學者用心極於此禮書之復明望人之道之不廢其可幸也於戲抱遺經而蒐羅爬剔翁且老不倦使千鈞續於一髮儒者之責也若夫準古今定損益興禮成官曲條

聖天子垂衣端拱行道於上有司稟凜奉法罔敢隕越抑訪是書而獻之庶幾供萬一之採擇云爾

康熙戊戌十月既望嘉定張大受敬序

周禮輯義序三

余友姜子上均潛心周禮數十年著輯義若干卷予受而卒讀之且質之曰凡治經之難匪直辨其文而已必將因酌權變勿使泥乎古而悖乎今然後弛之張之而無往不適於用昔周盛時列聖相繼重熙累洽周公舉六官之制勒爲成書垂示久遠其所因者二代損益之餘而其時分土授民者又多具聖賢之材足以奉行而無弊故雖闕闇卜祝衣膳泉貨之屬絲聯繩貫委曲繁縟而天下不以爲病自漢以來諸儒註解補綴鄭衛賈馬之徒類能言之而或竊其緒餘以見之行事則王田市易青苗均輸諸法紛然錯出而交亂於天下嗚呼習岐榆之書而不知疾者楚痛之所在庸醫且挾書以殺人而豈作書者之罪哉蓋嘗論之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積重之勢歸於上而比閭族黨之任不得不輕夫上重而下輕則民以簡畧爲宜而周官之煩重無所用又況五等之封鄉遂溝洫之制多與他書相抵牾顧欲從數千載後復古道而行之不已難乎易云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亦師其意勿泥其迹可已今

上制作明備監百代而折衷之百工虩虩法守罔敢不共而吾友遠蒐舊章於凡兵農朝祭之大汔於車旂服物之詳纖悉具備洞若觀火豈徒肆稽古之力哉毋亦令讀是書者相時宜辨風土經經緯緯會周公致治之原爲

聖主章緝熙揚泐烈庶毋泥乎古而悖乎今云爾姜子憮然曰然遂
書之

康熙己亥立春後五日同里王澍序

周禮輯義後序

自漢以來談周禮者亡慮百十家宋陳君舉嘗進周禮說序曰
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瑣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
大指悉晦弗著漢魏後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
而王道缺焉盡廢又曰藝祖列聖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
奏養兵及於剩員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也君
舉於周官之學雖不醇而其見固已卓矣然嘗因其說推之彼
所謂特奏者乃屢舉不第年耄執侍從薦其碩學淹博者俾五甲
奏名如羅豫章先生是也矧今姜子少與計偕殖學復二十載
尤條析鈎貫於周官經世之指年又財齒服政而何不俾之一
少展其學乎昔宋宣文君儒家女耳背負父所授周官音義於
鹿車推從之間諷誦不輟後苻秦立講堂其家置生員百二十
人隔絳紗幔而受業周官學復行於世北周使尹公正語周禮
齊人不能對乃令熊安生至賓館一一演說咸究根本公正深
嗟服而還周禮不肄於學宮且四五百載今姜子獨力探其文
詳釋其義又當可以有爲之年奉
召以受卿遂大夫之職而卒以病不果行遂陳情闕下
予放還山意者天適欲昌周官之學於講堂賓館間而不從宋齊兒
女子故事已乎姜子勗哉今其南也有司且當桑華飾輪以俟

康熙戊戌十二月二十六日宜興儲大文書

周禮目錄

卷之一

天官冢宰第一

天官冢宰總序

天官冢宰序官

天官冢宰序職上

卷之二

天官冢宰序職下

卷之三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官司徒總序

地官司徒序官

地官司徒序職上

卷之四

地官司徒序職下

卷之五

春官宗伯第三

春官宗伯總序

春官宗伯序官

春官宗伯序職上

卷之六

春官宗伯序職下

卷之七

夏官司馬第四

夏官司馬總序

夏官司馬序官

夏官司馬序職上

卷之八

夏官司馬序職下

卷之九

秋官司寇第五

秋官司寇總序

秋官司寇序官

秋官司寇序職上

卷之十

秋官司寇序職下

卷之十一

冬官司空第六

冬官司空總序 今闕以冢宰六典及昔周官之文依五官例補之

冬官司空序官 今闕

右周禮六官者周先聖文公營洛以役制治之遺蹟也周自先公古公邑於岐周嗣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皆不出其百里之內而時於一切制度亦有未遑者至武王崩成王幼文公相之乃始治洛為都以控羣服朝諸侯世謂之成周而制作亦因以起焉繹首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之法及大司徒所載考日景以求土中而為天地所合四時所交與夫風雨會而陰陽和者蓋指諸此此周之建邦宅土與其制禮作樂所以相為終始之實也然此書今闕冬官而餘官亦多有闕說者以為厄亡於秦火或以為司祿之屬強侯去其籍或於小司馬之屬又以為事貫神密而秘之其論蓋有不定者獨九峯蔡氏謂周禮本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故其間法制有未施行而與諸書亦多異焉此雖各條未必盡然而大義通貫宜未有過之者也書以禮名而備紀六典者偏言之則邦禮與邦治邦教之類雖分列為一職而專言之凡六典皆禮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為虛名禮者載道之器而所以制治之實也後世離禮與治為二於是以儀文若識緯之屬而謂之禮以名法之末若功利之術而謂之為治嗟夫道法貫而禮成心迹岐而禮離不明乎道而言禮而聖人之心法治法背飛矣自東漢迄於北宋之著義立法者是也丹陽姜兆錫上均氏識書於鶴溪書屋

周禮本末考三則

唐賈公彥周禮興廢叙曰周初制禮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義紛亂故晉侯遣韓宣子見儀皆謂之禮孟僖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仲尼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又云周衰諸侯將踰法度滅去其籍至秦大壞此也漢初高堂生傳十七篇高堂生以下傳弟徐生瑕丘蒼東海高及后蒼戴聖鄭訓之五傳弟子所傳十七篇即儀禮也周禮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故馬融周官傳云秦用商君之法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特惡之孝武始除挾書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莫得見又云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叙著於錄略衆儒共排為非唯歆年幼獨識末年乃益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弟子緱氏杜子春永平初年且七十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皆謂此也鄭玄叙六世祖以來太中大夫鄭少贛子大司農仲師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斯可謂雅達廣覽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然則周禮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附離之武帝以周官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而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義得條通也

宋莆陽鄭樵漁仲三禮總辨曰禮有三曰禮記曰周禮曰儀禮經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其傳註耳漢興禮經焚燒獨其唯魯高堂生所傳儀禮一十七篇與大后倉曲臺雜記數萬言而已而周禮一書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之女子李氏獻於武帝藏之秘府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於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註之訓釋始具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疏始備焉

曲臺射宮名漢初西京無學行禮於曲臺孝宣時后倉記其禮數萬言號曲臺雜記以授戴德戴聖遞刪為四十九篇即今禮記也

元臨川吳澂幼清周禮叙曰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官後人名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得之藏於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秘書始著於錄略以攷工補冬官漢末馬融傳鄭玄玄為之注宋張子程子皆尊信之朱子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

其論可也至若財爲別瓶尚書冬官雖闕
今仍存其目而攷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

周禮輯義附論十一則

讀周禮須先知道能知道則知周公之心即三王四事之心矣
程子云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其於聖人得
其心矣知
道故也

讀周禮體道者謂之道術器者謂之器末學之文爲曲學之功
利其學之讖緯術學之詞章與夫一切雜學之破碎穿鑿皆離
道術器之弊也故
道器一謂之禮

讀周禮說然後學人成就輔相以左右民其道方盡以君而盡
君道以臣而盡臣道故曰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
故曰道二仁不仁而已矣
正且盡不仁則不正不盡也

讀周禮治道方有把握處他經非無把握但他經所說如散錢
此方是貫子他如離宮別院各成一搆此如明堂九室十二廟
堂階戶牖皆整齊畫
一又各通貫不闕

周禮各官職制度如一官職一制度相似若貫
周禮不通貫便是一官職制度終無有明處

前輩論周禮各官如財賦則有九職九賦及九徵之偏正可制
軍制則有鄉遂公邑采地之分合封建則有各等數服數及朝
貢享幣之異同祭祀則有郊社禘祫及九祀之純雜凡此之類
然可疑學者須於不可通處求其通至必不可通乃闕之始得
且如田制分合舊註以遂人之十夫有溝與匠人之九夫爲井
不合而以小司徒之九夫爲井者合諸匠人其夫數固合已又
以小司徒而都之里數狹而匠人成同之里數廣數終不合因
卒謂小司徒法地三之一治洫澮以合其里數其說諸家多惑
之而詳味林氏棐氏諸說則其非皆有據所引春秋傳楚蔿掩
書土田之九條是九州之地之總數內除度山林鳩藪澤辨京
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六條是九州中不耕之地數與九都
邑宮巷之屬約去地三之一其可原防一條即司徒再易之下
地牧隰皋一條即一易之中地井衍沃一條即不易之上地凡
三條之地是九州中耕地之數計居地三之二而其中一易再
易之萊與溝涂之屬皆此耕地三條中之數也到後來李悝辟
草萊任土地然後三條皆爲歲耕之地如此看來是通九州之
地總計之所謂去地三之一者指山林藪澤之類與都邑宮室
之屬而言若五溝五塗只是十夫中包以一夫初無去地三之

一以治洫澮如註者之妄也這分數明覺遂人之十夫與匠人
之九夫本無二制不得妄分而小司徒之九夫爲井以下乃以
計數任賦非以畫形制井其於匠人亦非一制又不得妄合矣
自此井地定則鄉遂縣鄙都家之屬皆有下落向來不應分而
分及不應合而合乃都是將
空說餘詳田制分合二辨中

周禮可疑處有四類有與他經牴牾處有本經各條相牴牾處
又有制度殘缺散闕不可得通又註疏及諸儒前後彼此紛淆
牴闕四類中其與他經牴牾處書周官蔡傳攷得周禮書
未成故其法有未施用徐常吉亦謂若唐之開元禮慶曆禮未之
行也其餘類
則須細參

周禮文字皆比整齊中却有錯綜處各條或自相牴牾蓋以此
學者須於錯綜處得他整齊便無疑某十五歲後喜閱此書覺
明朗如百間屋其後十年乃不敢讀過有隔閡處觸若然
今看來多是三例一省文之例一互文例又一變文例

某年四十後潛心討究每所疑自本職參之他職又自本經注
疏編參三禮各書傳及諸經解凡正補大學衍義編目史漢杜
佑通典馬氏文獻通考之屬近或數日多至數月然後所疑一
條稍有見處緣性魯今亦未信得無疑但比曩差覺少耳某嘗

言讀書自無疑看到有疑是一半工夫再自有
疑看到無疑又一半工夫這話覺非某妄說

注疏於聖經功與過侔如周禮自林孝存何休之徒肆誣以來得
鄭氏而顯故爲功魁然其於一切疑義不愼討論妄以臆撰而
賈氏附之乃爲過始此葉文康所深歎也按所稱郊社禘祫之
屬之失先儒趙氏等正之已久若其田賦軍制以下宜加攷析
者今不量僭踰附詳於篇非敢妄論前賢
正欲剖瑕以表瑜也姜兆錫上均氏又識

周禮卷之一

姜兆錫

天官冢宰第一 左天地春夏秋冬凡六官冢宰稱天之稱地官宗伯之稱春官司馬之稱

也冢大也宰制也又治也天官卿事無不宰故名冢
爲百揆虞書舜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蔡傳以爲揆度百務之官
也商爲阿衡阿衡之言保衡猶平也云第一者合下五官而語其
次也與氏曰爲治莫先於敎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敎化莫
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敎之化之而猶有不率則大者加之以
甲兵小者加之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敎化行暴
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此冢宰所以居第
一也其逝以天地四時名官者何氏謂取其序以爲名號之別
如後世甲庚乙庚之類非有意義也然按六官本自別爲官號
而又冠以此者猶蓋以爲取法天地四時之義冢宰稱天官以
其總鄉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也司徒稱地官以其安擾萬民
猶地道載養萬物也禮文繁縟象春發生故宗伯稱春官兵威
震赫象夏長盛故司馬稱夏官刑罰嚴厲象秋肅殺故司寇稱
秋官居處安寧象冬敝藏故司空稱冬官此於義或有然也司
徒司馬司寇司空皆言司而冢宰不言司者諸官各主一事而
冢宰兼總六官也宗伯亦不言司義見本職○劉氏中義曰天

者萬物性命資之爲始故冢宰掌治以法天也地者萬物形質
資之爲生故司徒掌敎以法地也遂天之所以始成地之所以
生此所以萬物各正性命而品物咸亨也潛室鄭氏曰天官以
下其分雖異其功則同天官者以治敎禮政刑事爲其治者也
地官者以敎治禮政刑事爲其敎者也春官者以禮治敎政刑
事爲其禮夏官者以政治敎禮刑事爲其政秋官者以刑治敎
禮政事爲其刑冬官者以事治敎禮政刑爲其事者也學言天
而五行四時統於天言地而五運四氣統於地春夏秋冬各以
其時行而發藏生成
之德各正具備也

天官冢宰總序 此首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天官冢宰之意乃第一官之總序而其下因序其官與職以明之也餘官放此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帥率同各官並放此○周禮一書言聖王之設官分
職而首稱其建立邦國者綜始而言也王者君天下之稱國其所
都也辨方辨東西朔南之方正位正南面各陽之位體猶分也分
野謂中以爲廟社朝市宮寢門涂之類如人之有體經猶畫也畫
治野外以爲鄉遂都鄙溝洫之屬如織之有經設官即天地
春夏秋冬六鄉之官如治官之屬以下是也分職則天官主治地
官主敎春官主禮夏官主政秋官主刑冬官主事六者之職大
宰之職以下是也爲民極謂爲斯民至極之標準總承建國以下
而言帥猶領也本官自大宰至於夏采皆治官之屬而此則謂小
宰至夏采皆爲大宰所屬而帥之也掌之言主也謂掌而衆之如
物在掌握也邦治即六典之治典也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
百官均四海○王氏曰四海之治諸侯王畿爲本首歸王朝上朝歸王
畿王建其有極而王道不出於此故六官首皆以此詔冠之策
氏時曰王畿立而根本定方位設而等級明野分而疆理正官
職興而綱目張民極之立大於此也周官之言皆以二言以
藏之日母不敢時謂經禮三百一言以蔽之曰爲民極也節卿鄭
氏曰或問周公之序六典也分職以下總之以爲民極此特述
制之始未見其興於民也民何遠焉則於此曰先王之敎天下未
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夫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不敢
以好王權侯不敢以僭國制六鄉六遂而聽命於一尊以蹐
其目上正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焉孔子所謂無行而不與者
是以其民志慮不易觀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此所以爲
民極也敬曰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

據王國也今不言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
今言邦國則衆外以包內也東萊呂氏曰冢宰均邦國者是使貴
賤小大各得其平若商阿衡之謂也天下本無事須是識得易簡
道理能行其所無事方能得均平之職不是要作聰明之謂也愚
按偏言之則冢宰之帥其屬與五官之帥屬同爲六卿乃六官之
綱也若專言之則六官之各率其屬者總屬之天官冢宰此冢宰
爲大綱以統之而各官之綱亦若爲目也綱以統綱亦目以統目
非六官正之下有貳貳之下有攷之類皆同次一著以爲之屬又
非屬官之鄉老遂人遂大夫大胥師春官之大司樂大胥大師太卜
夏官之軍將伏僕秋官之大行人其下之所屬皆如之是爲各官
間者之屬如天官之膳夫醫師酒正宮人大府內宰九嬪典婦功
地官之鼓人牛人載師師氏司市司門旅師土訓山虞廩人之類
其下皆不同署而遂爲之屬餘官亦然是爲各官別署之屬凡此
皆爲小綱以統之而目亦遂爲綱也周官一書歲始之和布歲時
若三年之勾考其是帥屬之義明而
若綱在綱矣爲治者所宜盡心也

天官冢宰序官 此治官之屬以下乃序天官設官之數故謂之序官而大宰之職以下則序天官分職之事故謂之序職蓋上文設官分職總叙其綱而以下分叙其目也餘官並放此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宰之大音泰皆讀如諸上聲凡官名序官音釋序職不更音釋並放此○不稱天官而更稱治官者承天官掌邦治而言又名冢宰為大宰者對小宰而言也必名大小者大宰掌建治法正君身以正百官萬民故名大宰而為治官之長若小宰職專王宮其於大宰之職皆貳之而已故名小宰也又繼之宰夫者掌治朝之禁令以待吏民而考法故名宰夫矣卿即上大夫也卿六命中下大夫皆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大宰小宰宰夫之屬皆官卿大夫士皆爵下士治事繁故員倍中士而謂之旅也下大夫以上皆有官有爵有職其上中下士推有爵而無官與職六官中惟司馬之屬有輿司馬上士行司馬中士之官職司籍之属有鄉士上士之官職而已其無官職者盡其職即散見於其下之各職與府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皆給役者猶今之隸卒胥有才知之稱乃徒之什長也冠以大宰即下文所謂建其正次以小宰所謂立其貳又次以宰夫所謂設其攷上中下士所謂陳其殷府史胥徒所謂置其輔也各官職多別選而大宰與小宰宰夫與官典職而同署者職相贊也陸氏曰自下士以上王所爵命皆為王臣府史胥徒其官長得自辟召非王命也以上各條餘官並放此○節鄉鄭氏曰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周初三公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大師而太傅無有焉周公又無有焉蓋兼之也六卿亦多以三公兼之周公兼冢宰召公兼宗伯蘇公兼司寇畢公毛公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實專領司徒宗伯司寇而已大者猶兼況其有司乎攷周禮二鄉公一人是三公兼鄉老也一鄉卿一人是六鄉兼鄉大夫也軍將皆命卿是六卿又兼軍將也六官以多少相乘除一官約五百人則六官凡三千人而其兼行攝者益多矣府史胥徒益九職中閑民無常職者也以天官攷之計二千六百九人外奄人閽人內豎等又六十四人女祝女史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鹽女冥等又一千一十六人凡三千六百八十九人地官除山虞川衡司關司門等不可攷者實計尚三千餘人以天官為準通以三千六百人為衡府衆以兼攝則六官凡一萬九千八百人也蕺曰按宰夫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徵令府史大例皆府在史上史倍其府惟御史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史又在府上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者以其官職事煩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事少得史即足也至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當職文書少而稅物須藏也腊人食醫等府史俱

無者以專官行事更無所須也周禮惟司尊彝之屬有胥多於史以所藏物重故也陳氏禮說曰牛人州閭間胥士多而府史少者由劉炫答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最案不重校文不煩悉府史掌要目而已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須考功此府史多於古也官制曰大宰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先王所以省吏員者至矣吏省則祿易給吏有祿則人知自愛漢猶倣此意雖佐史有斗食之秩北也自鄭玄變為雇役官事付之游民又從而奪其廩餼是敎之為奸也乎仲王氏曰成周之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官與史無甚分也西京去古未遠蕭曹以刀筆吏為元勳終西京之世胥公卿亦多出胥史其博士弟子明經者補太守卒史東漢流品漸分然初廣為郡掾吏袁安世傳易舉為縣功曹應奉為郡決曹史行並下而爲部決曹史王充徐稚皆從事功曹無他爲有祿以養廉而其後有以滋其用也後世但挪其格則不變而者十人而九此亦為之長者之過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宮名謂王宮也正長也掌王宮之禁令而為宿衛官之長故名也大宰諸官以下即繼此者邦治以修齊為本宮禁其首重也○疏曰序官之先後以緩急不以尊卑故宮正上士隸天官為先而內宰下大夫隸天官為後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伯猶主伯亞旅之伯亦長之意也宮伯無僚屬而名伯者凡王宮之七庶子在版者皆屬焉猶各官稱師之義也○王氏曰以分職言宮正掌百官府執事於王宮者之長宮伯掌士庶子宿衛於王宮者之長以兼職言則宮正總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亦隸之也非樂魏氏曰宮正宮伯相為長貳先王燕居宮中宦寺婦人皆不得在側左右前後所與居者惟士耳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物善曰膳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屬而為食官之長故名膳夫詩小雅云仲允膳夫在漢為少府是也以下十官次宮官之後者飲食為修身之本也○葉氏曰昔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則玉食與威福並言而大官膳夫之屬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不徒口體之養而以養其是以養氣養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諸職之有助於王而掌大宰也如此西漢太官令猶隸於少府而掌於丞相御史東漢奄主之晉屬之光祿渡江以後又隸之侍中唐則隸之內侍省

大臣皆無政令於其間矣平仲王氏曰論者謂王莽之被酒梁冀之鴆餅皆因飲食以肆大惡使周公之法行當無是禍也按周公之法士爲膳夫諸官冢宰統之而後世因飲食肆惡者僅出於大臣宦在士爲之而遂絕親前乎蓋六官得人而後全其爲冢宰冢宰得人而後全其爲君書云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此周禮不言之微意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賈音古各序官之賈同○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藉肉曰苴掌供獸畜之名物以供膳羞之屬故名庖人獨置賈者欲知市價也凡諸官設賈者並放此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和也謂和割食曰饔名內饔者掌供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屬及內祭祀凡用之在內者故名也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名外饔者掌供外祭祀饗食及凡用之在外者故名也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亨烹同○名烹人者掌供內外饔亨飪之事故名也○莊渠魏氏曰今之廚役也古乃以士司之事外無道道外無事也後世士多清談凡日用之事委爲賤役事道判矣讀周禮者以此類求之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地在遠郊百里之外爲公邑之田而天子供粢盛之籍田亦在焉故立官掌治而謂之甸師甸師無僚屬而以教率其徒役故以師名凡無僚屬而名師者放此徒三百人者籍田千畝耕徒當多也膳夫以下五官列署於內此以下五官列署於外皆主以水陸死生蟲藁之物入於庖饔之屬而甸師以下士列各中士之前者蓋粢盛爲重歟○葉氏曰甸師掌王籍者也而列於食官豈以其帥徒役內外饔而列此耶事也先王設飲食之官雖供王膳實崇祀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饔亨之官下有獸𩨕腊之官一食且祭其先一物不忘其本而況粢盛之本耶以甸師列於食官不忘本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罟田獸以供祭享膳羞之屬故名也

魰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魰漁同○掌以時漁而供祭享膳羞之屬故名徒亦如甸師三百人者馬氏謂取魚處多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鼈互物也掌取互物以供祭獻故名也下三職府史皆同者其文書不繫於收藏也徒無胥者徒自爲之而已後凡府史同數及有徒無胥者並放此○俞氏曰吳氏以甸師屬宗伯俞氏以獸人以下三官屬司空夫天子耕籍以帥先天下治本也豈可因耕籍以供粢盛且爲春時之事遂屬之春官哉獸人等皆供內外饔膳羞類有所聯不可他屬也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音昔○乾肉曰腊腊之言昔也昔曝今乃乾也掌凡乾肉之事以供祭享之屬故名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諸醫官次此者有安養則有疾病故慎之也名醫師者掌凡醫之政令也

食醫中士二人名食醫者鄭氏謂食有和齊藥之類也諸醫官列署於外食醫者蓋供職於內與以下三職無役者官醫而已故無也凡職卑無役者放此○王氏曰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疾本於氣醫之不和始於飲食之不節無事之時順適有道疾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柯氏曰善理身者未病而調節五食醫以奉王而不敢言疾以致尊養之義也向氏曰素問言不治已病治未病是也

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故民也於王稱食醫而已於民自稱疾醫別上下也○三禮辨曰本職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則疾醫非一科也然僅有士八人豈治止邦內而鄉遂都鄙有不及與愚按治邦內八人亦不給也蓋聖王之時宇宙太和鮮大災沴其以危困入諸於醫府者有無一二耳醫師所凡邦之疾者瘍者造焉則使分而治之蓋不造者不名兩醫也然則八人不亦可乎

瘍醫下士八人掌腫瘍以下諸瘍故名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雜說謂疾醫治內證瘍醫治外證是也

獸醫下士四人獸謂畜也爾雅兩足而羽名禽四足而毛名獸故牛馬亦有獸稱而醫之者名其官也○舒氏曰獸醫與醫師本以醫從而俞氏謂獸醫屬司空何哉況人無天札物無疵癘尤君相之責非五官所能盡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酒之政令故名酒正而爲其下八官之長也次此於膳食之後者酒醴籩豆皆以行禮非徒以爲食也以交神明以洽賓客禮之大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掌爲酒以供祀賓之屬之用故名酒人奄今之宦寺也役爲女奚故宦以奄雜說謂天官一屬凡奄奚皆在宮執事者是也女役無府史者酒漿二者蓋酒正之府史統之若籩醢以下雖無府史其女籩女醢之屬則禁矣地官春人饎人槀人放此女酒女漿爲奚之長猶胥爲徒之長也酒漿役多於籩豆以下而酒尤多者事較煩也○明齋王氏曰大宮酒漿籩醢醯鹽冪次地官春饎槀縫諸女工主給中饋舂饎縫衣裳皆宮內細密之事而天官又有女祝女史王后夫人禮事春官守祧又有女祧主守藏衣服皆非士人所得與故設官並冠以女皆擇民間女子善其事者充之其次者爲奚用以供役大約皆如無人在官之徒內宰所云分其人民以居之者此也而舊乃以女奚等爲女奴夫婦人犯罪爲

奴溷僻常居七八士師聽於勝國之社雖閽閹尚不使閽豈可使之入禁中近嬪婦之屬哉秋官司厲云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槀則他職蓋未嘗與祝執禮事而爲酒漿至祝史之役乎禁暴氏云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女奚得有出入而禁暴氏司牧之則其非幽閉之奴明矣且春槀煩勞故使女奴執役而以女春女槀及奚五人爲之統理若饎事精潔即非女奴所得與故饎有奚四十人也使必以奚爲女奴則豈春事之煩而五人能盡之饎事較簡而反多至四十人耶愚按王氏之說亦覈矣但司厲之奴本謂從坐之男女初非溷僻幽閉之婦且禁暴氏奚與隸並稱正與司厲女奴男奴之所入者相合不得謂司隸之男女爲囚閉而禁暴之奚隸獨司牧也今求之以義蓋奚乃婦之賤者之稱凡女子沒入春槀而禁暴氏亦通稱爲奚者此散文其春人槀人之女與民奚皆執役而女奴沒其文獨民婦稱奚者此正文也女奴沒其文者役賤且互見司厲職也如此庶司隸禁暴氏之職皆通而王氏之說亦可通與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掌供王之六飲及凡飲之用故名也亞於酒人故役半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掌藏冰於冰室故名詩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春秋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是也凌人不用奄者以役非女奚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掌籩故名籩人此以下女籩女醢之類其與奚浮於什長之數者籩醢之屬事省而緒繁其用智者宜多矣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肉醬也有骨爲臡無骨爲醢掌醢故名醢人也下三職之役稍多於籩人冪人者其物並須治爲之故也許曰醢豆實也不謂之豆者豆不盡醢也說曰天子豆百二十上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其實兼有臡脯奚膾之屬今醢人惟掌四豆之屬而已故不名豆人也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醯酢也掌醯故名醯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掌鹽故名鹽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音覓○掌以巾冪覆飲食故名冪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王宮六寢之修之屬者故名宮人而爲以下四官之長也對文宮寢各官散文寢亦名宮宮次義見膳夫○王氏曰寢中之事後世皆屬之宦者而周公以屬士人欲其盡承弼啓沃之功而無逢迎消蝕之禍也漢猶近古孔光以名士執喉舌侍中後世宮人之職亡矣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王會同宮舍之屬者故名也以下三官皆不用胥未詳豈野處視宮中爲簡易與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音莫○掌朝會之類帷幕幄帟之事故名也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居曰舍止曰次掌朝會之類王次之法以待張事故名也掌次府與徒皆倍幕人者事煩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之大音泰○名大府且爵以下大夫者冢宰制國用此爲治藏官之長非諸長比也

次此者冢宰掌邦治爲大而制國用爲要也用賈者以□□貴賤也○周禮訂義華曰大府總凡貨賄之入而頒之者治其邦用又以司會總其會司書總其書職內以量入職歲以稽出職幣以振幣餘其慎如此而皆隸於冢宰以制國用冢宰以道佐人主皆有定式頒之茲成周常有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也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備名玉府者玉爲重也設賈以設工者將察治之也胥四人而徒過乎什長之數者職繁也後凡設工及徒不止十倍於胥者並放此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掌凡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之藏以待邦之大用而名內府者府在內也○李氏曰王府內府掌王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皆藏之在宮中者而周禮列於大府之下司會司書之政行焉用安得不節財安有不理若以御府禁錢措之私人省闥之中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傷財害冢宰有紀極漢湯沐邑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靈帝西園萬金聚爲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掌凡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小用而名外府者府在外也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古外反○名司會者會之言計也計日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是也財以計爲重故官次大府之下而尊更尊與○雜說曰理財之職凡府藏之事大府下大夫爲之長至會計又別立司會中大夫爲長其權足以檢括先王措意其遠後世會計皆司農之屬官非先王意矣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書簿書也掌會計之簿書故名也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內納同○掌邦之賦入之數者故名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掌邦之歲出之數者故名也潛溪鄧氏曰職歲制國用以歲爲斷也○王氏曰職內司入職歲司出各有司則專職內以入致其出職歲以出致其入互相攷而爲職入有所事省故官吏稍少職出無所事繁故官吏稍多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財幣所餘之數者故名也內外府及司書職內職歲徒少不設胥此設胥并設賈者事繁且欲辨物也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供王裘及凡皮事而名司裘者亦從重也○俞氏曰司裘并發典絲典枲染人追師屨人六官皆冬官之屬也鄭鍔氏曰冢宰掌治典求之王身道德固其本而飲食之節衣服之制皆關心術之微凡所以頤養交修而使之表裏粹然者也又何疑諸官之屬在天官哉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掌斂皮革故名此職斂於始而司裘成於終也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名內宰者掌宮禁之事爲內官之長故也次此者大宰治外內宰治內天下之大本也大宰不稱外者兼統內也○王氏曰王有太宰而后謂之內宰王有司服而后謂之內司服王有小臣而后謂之內小臣見后之不預外也鄭氏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宮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凡內小臣以下各奄官九嬪以下各內官典婦功以下各掌內之官皆屬焉而並隸於大宰者女寵近習所以移人君之德者尤深大臣總之使無敢踰節也皇父作相膳夫內史皆不得其人晉侯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君人後君二南之化其道如此雜說曰宮中宮有宮正宮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有宮人掌王寢膳帶次舍之事今之修內司是也至內宰凡宮中之奄閽與諸嬪御者皆在所統今之內侍省都知是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亦掌宮禁之事而親於內宰故名也用奄者其次居帷薄之內也亦稱士者賢也無府者庫藏非其事也後凡有史無胥者放此○何氏曰奄人爲之而序宮以爲上士必其有忠信之心無險詖之行故使食上士之祿而用之也李氏曰先王不以恩掩義雖近褻無得過寵奄稱士止內小臣四人況可卿大夫乎何氏曰周禮除奄皆不命也惟內小臣上士四人而已蓋古者奄皆刑人先王不枉其才擇其有謹信端厚可受爵者以掌王后命令贊薦

事非如後世者青紫者千人皆無故自刑也大檢治之世無他人主視端人正士不使刑人在側而已成周內小臣閽寺之屬其職卑其數寡上不得以私昵下不得以非干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周衰如勃貂立公子無虧則與廢立又如繆賢薦令入藺相如則與薦舉矣侍勢怙寵如此漢唐之間尚恐言哉永嘉陳氏曰漢周盛時內小臣之屬悉統於冢宰西漢制猶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內臣皆隸焉當時內臣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郎吏宿王宮以備顧問如揚雄之位執戟孔安國之掌唾壺是也故倖幸如鄧通一有細過申屠嘉得召斬之蓋權有所統如此東漢則不然議郎不任宿直中常侍盡宦者爲之卒至桀奄用事孫曹專竊近此無異故三公擁虛位而宦者專權噬之制也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掌宮門之啓閉故名註以爲墨者使守門甚閽游謂御苑也無役者職職故也○疏曰周禮有同官別職者如王宮閽游同名閽人及山澤同名虞川林同名衡是也別官同名者宮正宮伯其但繇原說曰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若囿游之禁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而已自漢武帝數宴後庭若游燕而奏請機密多以宦官主之則預政之機自此啓矣是以生也愚按舊註引白虎通稱天子囿游自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其旁大如此蕭謂天官閽人職止稱囿游亦如之從不更詳其職而地官序閽人職亦略而有制則聖王之不盤於田遊可見而白虎通之妄不待辨矣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掌侍於王之路寢故名春秋寺人披自稱刑臣蓋奄人爲之不言奄者省文也○明齊王氏曰寺人侍王路寢而考序職乃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餘則佐世婦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及佐內人弔臨於外而已故知所謂侍者非以執役於王蓋居王所以正其宮人而宮中纖悉無不上聞此周之內治所以嚴且密也雜說曰幽王之時寺人傷於讒作巷伯之詩寺人內臣也後世多賊忠良招權勢今反惡讒如此至欲投畀豺虎豈不賢哉古之內臣剛正能守法者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況成周時乎

內豎倍寺人之數未冠曰豎以上職推之此蓋散於后宮之屬而不專正內使通名內豎與自閽人以下皆身親於王宮故各無官府徒役也○王氏曰先王之制後失其意而爲議烈發莫若宦官當從周家合內小臣內豎寺人之數不過十九人耳後世衰末宦者輒數千何也且此十九人者不過給將命灑埽而已後則刑獄錢穀至將相之權無不拱手委之至於匪臣可疑重臣可疑凡諫臣舉臣無不可疑而腐熏之人則無疑又何也卒之覆國亡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觀范宋二史傳可爲殷鑒矣

九嬪此卽昏義所謂九嬪者嬪之言賓也其職掌教婦學之法以率諸婦爲后官職之長乃王所賓禮非世婦以下專我者也自此至女御皆不言徒役惟祝史則有之者王之嬪御與內外官異故雖掌禮職以教宮中而內宰爲宣理之也豈若宰役居署以治之者哉

世婦此卽昏義所謂二十七世婦也名世婦者婦之言順也其職掌宗廟祀賓喪紀之禮以修婦道有順事之義也柯氏曰天官春官皆有世婦天官之世婦與九嬪九御爲列天子之嬪妃也若春官世婦專掌后宮之禮上自王后下至內外宗皆其所教乃女官設府於內有齒德者爲之所謂女傅是也天官內宰自外而治內春官世婦自內而達外法制乃備觀春官世婦其屬有府史與奚而內外宗次之其職異於天官世婦可知矣後儒合之非也

女御此卽昏義所謂八十一御妻也名女御者御之言侍掌序御王之燕寢有侍奉之義也○註曰內官獨不列三夫人者三

夫人於后猶三公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也明齊王氏曰傳云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二女后與三夫人各媵其姪若娣合之爲十二今言九嬪不言三大人自世婦以下皆不言其數者以例推之六官唯有六卿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則后之六宮當有六嬪而三夫人蓋或攝位如六卿之兼三公也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於國不必一時皆備且君子不苟於色世婦女御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豈拘拘於二十七八十一之數哉愚按尚書周官篇立大師大傅大保惟三公而周禮官職皆不載者周禮明六官之職故不及三公也記昏義篇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故天下和而國理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今嬪以上不言三大夫猶卿以上不言三公之意也然官職雖不言而地官序鄉老云二鄉則公一人此三公之官之散見也鄉大夫職云鄉老及鄉大夫獻賢能之書秋官鄉士職云三公會其期又云三公有邪事此三公之職之散見也天官漿人職云夫人致飲於賓客此又三夫人之職之散見者其尚書云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冬官云夫人以勞諸侯則周禮以外其職亦可見矣是謂公與夫人職要可也謂無職不可也況三公而外少師少傅少保惟三孤佐六卿爲九卿而內官序官序職皆云九嬪則六嬪猶六卿而其上三嬪猶三孤亦不當載三孤之官

也乃謂三公三夫人無官職而不載又或謂宮不備故職不載也豈其然與

女祝四人奚八人掌王后內祭祀禱之事者故名○王氏謂王有大祝小祝后亦有女祝也○吳氏曰此宮含麗禮宮禮之所常祀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及羣小祀而已今此則淫也祭皆天子主之於外后特供籩豆耳豈復於宮中自爲之哉且女常尚於祕祝尤干其得有此乎○舒氏曰先王敬鬼神以明民雖詛祝不廢況陰娶報祀至鄭氏所謂戶竈者可謂后宮無此祀耶吳氏議之非也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其職與王之大史掌禮書同故名也二職無爵而有奚役者柯氏謂女御有才藝者遂任之也○劉氏曰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則非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爲也鄭氏止以爲女奴曉書者失矣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典猶司也掌司宮中婦功而爲婦功官之長故名○若賈者以辨絲枲美惡貴賤也以下諸職次此者男服事於外女服事於內絲枲皆以給婦功染人佐之縫人成之而內司服司之也典絲二職皆司服之意夏采乃染人之事而其職則亦司服之意與服先於縫絲先於染者重成事也終於夏采者慎終也○陳說曰典婦功以下諸官多用士人者先儒謂人主者儉所係故也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掌絲故名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音洗○掌枲故名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掌后以下之服故對春官司服而以內名鄭之言侍謂以衣服侍御也二職有女御與奚故不用士而用奄也○蔡曰其女酒女漿之類乃女奴曉進御衣服者也以衣服進或寄於王故曹其稽侍與八十一御妻同名欲見王合御者使無淫色之蕩也愚按疏說乃本注而言然義則外也世婦至女御有德者克之豈聞此正謂君子不苟於色也若以其侍御而爲此則曾不幾逢君之惡者哉此蓋八十一女御之賢可爲女御而未命者與其數皆非奄官所能統也但宮理之而已故內司服縫人二奄皆有女御而遂人之奄反爲女御役則女御初非其屬而其非女奴益明矣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掌王宮縫線之事者故名也○女工謂女之巧者鈞事須巧者爲之故女工較多於奚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主染絲帛者故名也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音堆○治玉石曰追詩追琢其章是也掌治王后首飾故名此二工者不務飾之意也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主治屨者故名也皆服男女與官重首也屨則王及后皆屨人治之而已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戶雅反○名夏采未詳注曰夏采夏翟羽之色也禹貢徐州貢夏翟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染鳥羽象而用焉謂之夏采也○王氏曰其職掌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而名夏采者采色所以事生之道也衰素者事死之道復以幸其生也按二說王氏義爲足不設府者無所藏故也次在職末者疏謂喪事是終也

天官冢宰序職上

此以下序天官分職之事也以卷帙繁分爲上下餘官放此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此首序大宰卿一人之職也典常也六官之政乃治天下之常法也建立也冢宰掌治典而六典無不統故皆掌建之也邦國兼王畿外國而言官所居曰府民之數有萬以經以治以紀者以治典總而經之釐而治之理而紀之也教典地官司徒之典安寧教道擾馴也禮典春官宗伯之典和康統率諧調也政典夏官司馬之典平治正整均平也刑典秋官司寇之典詰察刑肅糾繳也事典冬官司空之典富足任使生養也此首舉大宰職之綱爲全書六官

牛馬爲禍奪以馭貧者三儀之施是也大祿卿必貧廢以與罪罪輕則放於野誅以馭過過重則戮其身○賈氏曰五以上皆是善則大善在前小善在後六以下皆是惡則小惡在前大惡在後臨川王氏曰誅罰殺也誅言其事也知大宰誅爲殺者以內史知之大宰先賞後刑於賞先重而後輕於刑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威之意也內史則賞刑雜而不敘後先者主以法守而不與道揆之意也魏山魏氏曰八則八柄凡言馭者十有六只當通作一義東萊呂氏曰以馭爲於字訓馭字不知祭祀如何馭神納善竊意當訓爲節節而歸於範之意則馭字可盡通矣又以費制役入家財爲奪以馭其貧尤害義理三代安得有沒臣家財之法哉誤解經文或涉後世其言其禍賞劌也愚按爵祿二條以外以予奪廢置生殺相對言二條爲經下六條爲緯也誅即殺也然內史有言殺太宰詔王第言誅者內史執法者言其實也詔王則隱然示以刑不上大夫之意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此又即八統之詔王以明王之親萬民之事也統猶率也謂王躬行於上以治其國而民治卿率之者然也親親謂九族也敬故故重故舊也進賢用有德者使能任有才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崇有爵者達吏謂達其列職於下者禮賓

謂禮其作賓於國者○臨川王氏曰馭以八統則民莫遺其親莫慢其故知德當務知能當勉且知功賓不可害爵命不可陵變故必以道交際必以禮矣梁氏曰統猶綱也馭羣臣者執其柄故云柄馭萬民者舉其綱故云統統曰八統亦皆詔王者賞罰誅廢既非臣下得專而親親以下亦當自王躬行以化人也易云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禮云雖有庶民之大德不敢擅君民之心書云無有作福作威其義一也愚按大宰職始以自官羣臣之屬而繼以萬民者大臣之道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此其次也又繼之九職九賦九貢九式蓋人土財用相爲始終而親賢樂利相爲表裏之義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賈音古斂去聲○此以下特明冢宰制國用之道而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皆在其中也三農謂原若隰若平地之農園圃數牧皆指其民虞衡主山澤之官此亦以目山澤之民也居貨曰商行貨曰賈嬪有夫者婦有妨者臣妾爲人役者閒民無事業者生殖也九穀黍稷

稻粱麻大小豆也飭者順而養之也作猶致也養蕃滋盛也飭攻力攻治也化因形移易也八材註謂木革羽象金石珠玉也阜通者阜而使通化治者化而後治聚斂猶言蓄積疏材謂艸疏可食用之物轉移執事傭賃爲工作也○三農至閒民皆民生九穀至轉移執事皆有職此首言生之有道也○明道程子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居十之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困後世游民多矣製其奇伎淫巧變作巧詐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非聖人變而通之何以免患亂東萊呂氏曰民事不可緩而鳥獸草木亦豈可謂微而忽之哉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有一物不得其所則以爲職之不盡舜典疇若予上下鳥獸草木此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也須鄭氏曰先王與民爲生後世則民自爲生令或無以生矣周井田家私有畝使相生相養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於是九職頒焉雖臣妾閒民皆不敢遺當是時豈復有農一而食者六工一而用者六賈一而資者六之患乎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甸徒遍反削稍去聲○賦之財賄通金幣而言也上條九職謂萬民而有閒師所徵之八貢矣此云九賦者蓋八貢爲經而九

賦乃雜賦與故不止貢物而廣言財賄也邦中至邦都六者之地自近而遠其賦而斂於民關市山澤二者則六地中皆有之其賦不止斂於民而又有幣餘者前八條皆斂在下未入之財此乃斂在官已出之財又取之以制也○疏曰一邦中謂國中之地其民所出泉賦也二四郊三邦甸謂自里之郊地二百里之甸地其民所出泉賦也四家削五邦縣六邦都謂三百里內之削地有大夫之家邑四百里內之縣地有鄉之小都五百里內之縣地有公之大都而其餘皆爲公邑明三等采邑出泉賦於公鄉大夫而三等公邑則出泉賦於王也蓋謂采邑表公邑也明齊王氏曰口率出泉官商賈物皆今出算此皆漢以後事謂以口率出泉解九賦謬矣而以商賈倍算解其中關市山澤幣餘之二者亦謬也其說王氏曰幣以職幣邦國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餘財乃職幣斂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又取之以歸於國故亦云賦也愚按舊註之說諸儒議之者非一大都以後世頭會箕斂之苛政非先王所宜有且貢而又賦則將什而征二也然口率出泉之屬其解固非而唐氏不考其本末乃謂九賦出於九職九職輸爲九賦而欲以九職之貢與九賦之財斷合而爲一也則亦誤矣大府職既言以九賦以待九式而又言萬民九職之貢以克府庫其爲兩項甚明而司會職言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九職令民職之財用內府司書諸職並言之者非

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猶故書作賓杜作嬪大行人放此斿流同○上取乎下爲賦下供乎上爲貢疏曰凡侯國之賦大國貢其半於王次國貢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各市其物以獻若禹貢厥篚之類也祀貢若牲牷之屬嬪貢若絲枲之屬器貢凡器用之屬幣貢皮帛之屬材貢若木竹箭之屬貨貢若金貝之屬服貢若絺紵紘纊之屬斿貢若珠璣琅玕羽毛之屬物貢若齒革之楛矢砮須之皷闕發之甲之屬此亦言取之以制也餘詳秋官大行人○王氏曰畿內以上取下而名賦表公上均節之制邦國以下奉上而名貢者臣子忠順之節龜山楊氏曰致者使其自至若夫上求金求車則非自至也鄭說曰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所謂不貢異物賤用物也王氏昭禹曰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夫有道以生之有義以取之有禮以用之然後有以服天下而諸侯貢不來享矣此九貢所以次九賦九式之後也潛溪鄭氏曰九職之先賦也明賦所自出九式之先貢也明貢所自入國無後用無廢費而賦貢盡於式也宰制國用其必由此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長上聲○此又即九兩之繫民以明經邦國紀萬民之意也兩猶耦也繫猶綴也主謂公卿大夫主其家藪謂澤虞掌大澤大藪也地者邦國之牧之屬貴者官師之長之名位賢者師之德行可尊道者儒之道藝可法族則大宗之子以合族屬利則富家之主以散利養治則鄉遂縣鄙之吏政令相攝任則守望出入之友保任相維富則廣澤鉅野之藪財物相守大宰之職終以此者協耦萬民而繫屬不散尤寧邦之要道自八法至九貢各修之意蓋不外此也○王氏曰先王建諸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之屬隸以其地故云以地得民獨言牧者舉尊以見卑也長則地非其有故云以貴得民鄭說曰先王綴民以族所以一天下後世徙徹於其害而莫見其利如商之七族實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強宗大族蔑義是以奢家好侈足以帥倦不幸魯桓齊田并國逐君後世遂以爲不可容馴至五季元魏分析蔭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不可復矣橫渠張子曰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皆知統繫來處而忠義立國本貴得不固東萊呂氏曰詩云君之宗之言公劉繁衍其民上則告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事相須如此春秋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是當典刑乖盡猶必立宗也王氏曰相任之謂友學校之友相任以道鄉田之友相任以事也臨川王氏曰自牧至藪皆有所兩則民心繫屬而不散後世九兩既廢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而仲山甫非之當是時上欲知民數不可得尚能得其情而制之乎民既散矣則放僻邪侈無不爲也○疏曰大宰職文分爲二段自首至以富得民十條爲一段明經國之大綱與其治政之條目也自正月之吉以下又爲一段明前治前法因事而施其恩按前段掌建六典一條兼總全部以下九條乃即治典歷言其職也其後段正月之吉及歲終之屬即本職之須職考職以明其始終祭祀朝會之屬即諸職之事職聯職以明其分合蓋前後兩段中又各分兩小段其條理有如此者五官皆放是也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此總言治法之和布於始以起下文兩節之意所謂猶職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皆造然布猶秋官布憲之布治即治象之法凡典則法之屬下文乃令萬民觀象乃施法官府此祗言和布於邦國都鄙者舉遠方以該近也○王氏曰和者可否相濟之謂先王以道制法以法治事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蓋其致事以謂制所當改易即改典所謂不在洲易也謂改於歲終

和布於正月之吉與時偕行之意也明齋王氏曰周禮爲一代大典後賢後王率由舊章而已而六官於正月之始多稱和布何也事變無窮治道與之推移大臣佐王御天必協和而後可守也成王名爲守成而一代典章皆其所立後世不知此意時移勢改不敢少有損益恐亂成法也其小人陰壞默損則更不能問必至乃極弊然後英主起而整飭之此不善守成者也周公之旨深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縣懸同挾子協反又作浹各職放此○此承上文之意而首言布治於萬民也乃懸者繼事之詞和布畢乃懸之也說見小宰萬民指國中四郊之民稱萬民約詞也象魏闕名一名兩觀其兩旁巍然觀示而中闕故名也挾日謂一旬斂收也必懸十日乃收者以深示國郊之民也○官制曰漢武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文書盈几典者不能徧觀郡國承用多駁嗟乎是又何以責其下乎愚夫細民望之如天莫測其意向所在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大法者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成周布之邦國都鄙垂之象魏徇以木鐸斂以挾日上意達乎下下意協乎上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源流蓋如此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

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illegible]平聲參三同傅音附○此承上文言布治於邦國都鄙與官府也牧謂九州之長大宗伯八命作牧也監謂五等諸侯各監一國也一謂牧諸侯之通稱舉尊以見卑也監謂王命監侯國者王制使其大夫為三監也參謂國之三卿伍謂其下大夫五人殷之言衆謂上中下士輔謂府史胥徒也長通謂都家縣鄙之長兩謂其左右佐謂其臣屬正亦長也謂大宰大司徒之類貳猶副也謂小宰小司徒之類攷猶成也謂宰夫鄉師之類建立以下皆則設官之意施與施則施法則明分職之意也○疏曰左傳杜注謂季孫云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氏為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五大夫者司徒司空之下各二大夫司馬事省一大夫也都鄙之長不足於三卿者諸侯兩卿為外故得伸都鄙之長在天子之下故屈也愚按三卿為司徒司馬司空今見於書牧誓立政二篇皆如此若冢宰宗伯司寇之三官疏不言據吳氏則其下五大夫為三官之小卿據崔氏則謂三卿兼之今攷二說相須始備也蓋三卿所兼者如其大宰大宗伯大司寇之意而下大夫所為者則如小宰小宗伯小司寇之職與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

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此又歷言典法則之類之待治亦即頒職之意也典則法即六典八則八法成即小宰八成禮謂賓客之禮待者待其成而攷之也不言八柄八統及九職以下者八柄八統天子主之冢宰制國用亦特制之而已攷其詞也○雜說曰大臣之事唯講典法所由出然後散其條目付之有司俊凡治以典則法之屬待之大臣清心論道格君心而已乎仲王氏曰天子治吏不治民萬民雖衆有八成以治官而萬民治矣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帥平聲眡視同亨烹同示祇同各職重放此○此以下歷言其祀喪朝會之屬所謂聯職也以小宰六聯推之不及軍旅田役也蓋荒荒作大事統之與五帝謂五行之帝而大昊少昊炎帝黃帝顓頊配之也誓戒謂致齊散齊之屬具謂鼎俎豆籩之屬修謂掃除糞灑之屬卜日謂日而卜之也執事謂宗伯及太卜之屬必前期十日卜戒者以散齊當七日致齊當三日也及執事謂初為祭事也自祭之前夕言納亨謂納牲告殺以授亨人也自祀之晨言日猶時也自正祀之時言蓋祀之前夕視滌濯祭器而其晨王祖而迎牲射割則又薦其毛以贊之至祀時王以玉幣禮神以爵獻神則更執以授王也祀大神示謂郊於圜丘社於方澤享先王謂祫禘於大廟別言玉几玉爵者玉几以依神玉爵以獻神獨享先王用之也玉幣禮神見大宗伯○家語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丘也聞諸老聃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行更王相生亦象其義故生為明王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也康子曰古者何若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稱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少皞氏之子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之子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所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也楊氏曰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賈與馬氏曰五帝為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方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乎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乎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亦不可陳氏曰戒者飭其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涖戒之日涖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居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掌以大宰重其事也

協以太史正其禮也涖以司寇齋其職也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朝音潮下並同○朝覲會同詳大宗伯玉幣謂諸侯之六瑞六幣凡圭璧琮璜皮帛之類玉獻註謂諸侯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也六瑞為贄六幣為享諸侯特獻為庭實其玉皆大宰贊王受之若其馬皮以下及庭實之屬則小宰贊之而已玉几王朝侯時優尊之几玉爵王饗賓時酢王之爵其爵亦大宰贊王受之其几則司几筵設之而大宰涖之與○王氏曰朝覲或言大或不言者各指其時而稱之五服皆朝之歲朝者衆故謂之大也疏曰大行人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祼乃大宗伯攝祼非冢宰所贊但侯酢王用玉爵則冢宰贊受耳大喪贊贈玉含玉含去聲○大喪謂王及后世子之喪也贈玉既窆以送死含玉將斂以實口註謂助嗣王為之也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作起也大事通謂凡大事則事不止喪而喪亦不止大喪矣戒於百官蓋謂其正長也以小宰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推之可見贊王命謂贊為教命也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治朝在路門外四方之聽朝謂凡巡幸聽事之所贊聽治者助王聽斷其治也凡不

謂於王之聽治者謂之小治此又申朝覲賓客之意也○王氏曰四方之聽朝無常所如王巡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所謂聽朝也䀢朝於內聽朝於外皆贊其事則治外無異於治內矣臨川王氏曰上文以禮待賓客之治此又云待四方之賓之小治者賓客之人治詔於王八統所謂禮賓是也若其小治則冢宰專之而已非若魏氏曰王恭已南面與宰臣平章大治一人之體也大治助王不及小治不以煩王有摠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於冢宰衆務各以職治庶僚之體也故曰主好要百事詳主好詳百事荒鄭氏曰宰皆大治其稱小治對王之聽治言之耳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會音檜凡各襍會計之會並放此○歲終謂周正建亥之月也百官府通六官而言會謂會計聽謂斷聽令正其所治之事爲會計文書既致則爲受而聽之也廢置猶夫皆之意八柄中之二也羣吏卽百官府之羣吏誅賞兼予奪生殺而言誅不言生賞不言殺蓋互文誅罪賞功明不徒廢者罷矣不言詔王者文也此總言治法之屬之受會聽事所謂攷職也○雜說曰冢宰總百官其職則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矣而司徒則又攷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屬入會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內宰則稽其功事雖遍大

周禮　卷一　寅清樓

膳師至絲枲之屬亦然且又專設司會一職逆吏治而聽之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蓋成周時各效於衆職之長而後致於本官之長然後盡致於司會而達於冢宰也又曰三年大比三年大閱三年大計皆以三年爲率此非是一時行之蓋只是每年更互一件而已王氏曰書云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周禮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畧其事簡周之時其法詳其事繁也莊渠魏氏曰周禮大宰歲終受會聽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而誅賞言大宰職其要也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料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不相御史雖攷郡國之計書天子受丞相之要而已元帝時京房奏考功課吏法公卿議爲煩碎魏劉卲作都官攷法七十二條杜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文辭無益也唐法考功以四善二十七最叙爲九等國朝考課皆綜於考功而官始不勝攷矣誠部天下之官各課其所屬而聚於朝內而六卿亦令各課所屬而聚之用力少而成功多也○陳氏集說曰冢宰兼六卿之事天下無所不統一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入供奉之近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褻凡布於王宮內外而迫近於左右者衆屬之冢宰大臣以舉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人主之心術有所制紀綱不散名分不易體統之正孰大於此後世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群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又或倡爲大臣不屑細務之說使冢宰虛名於百官之上自漢以來變故備矣欲復古治當自天官冢宰始則體統正而事可以次舉矣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此序小宰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宮刑總言之也王宮謂王之宮殿凡宮謂后以下及世子宮寢之類糾猶正也言政令者重大之意言糾禁者嚴密之義此首言內宰之專職也○王氏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此治內以及外之意大司寇五刑無宮刑則宮刑爲王宮所建也文王化行於江漢及而求之本於后妃記曰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此之謂也葉氏曰王宮豈施刑之地小宰掌刑之職蓋風俗自王宮始得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害治伊訓三風十愆之戒有君卿及蒙士想君喪亡之在朝夕臣下不正服墨刑罰復云嗣王祗厥身念哉眷官刑雖儆有位而貸以格君心也則宮刑之修繫亦即君心之儆急所刑而君德降督所由基與慈按小宰掌典法則與貢賦式之兼皆對大宰而言獨掌建宮刑若於大宰無所對此非無對也巧對八柄詔王御羣臣言之也王者之治宮中府中皆爲一體大宰於宮闕無不親而職專官府小宰於官府無不贊而職主宮罰盛王理陽教立六官后理陰教立六宮外官不過九品內官不過九御大宰掌外而於內宮但總之故小宰掌內而於外朝但佐之也

周禮　卷一　寅清樓

掌王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此以下皆言佐大宰之事也貳副貳也逆迎也謂迎受勾攷也典法則大宰掌建之貢賦式大宰制之小宰則掌其副以逆治而均節財用也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叙倫次也此下各條皆佐大宰之八法而特以六叙先之者必官府之倫叙正而後邦治可修也羣吏自鄉以下至士也位謂爵秩治謂功狀事謂職事食謂廩食會謂會計情謂訟情六者皆以尊卑爲先後所謂叙也按大宰各正其治受其會即會其治也今分言之者進治言平時受會言歲終也此以下專舉其佐治官府之法蓋小宰雖主宮職其於官府不啻嚴以重矣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

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長上聲○長通六官之長及各署之長而言謂其僚屬六十舉成數也達猶行也大者從其長以行小者則屬官得專之也此明八法中官屬以舉邦治之一也○鄭野葉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屬通攷其成數[illegible]人然官屬有不必專置者如地官如角人羽人掌炭掌荼等職[illegible]物秋官如庶氏冥氏哲蔟氏赤犮氏等官但攷一事不可兼者有不須常置者則有甸祝詛祝則有詛祝戎祝則有伊耆等攷典祀則有職喪喪祝夏采不可攝乎茲周人因事而置官因官而存名不兼職講職則官冗不存名則官廢知此乃可與言官制矣明齊王氏曰大事不從其長則政出多門而大臣無權小事不專達則人君親細務以事自散下僚不得盡其才二者皆非也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敎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

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六職即六典之職節財用者制國用也懷賓客者柔遠人也事鬼神者明禮樂而幽鬼神也聚百物者服政令而修貢獻也除盜賊者無濫刑無縱法而姦宄息也生百物者無曠土無游民而僞物滋也六典言其經法六職言其事任太宰六典以邦國官府萬民三者並稱此不並稱官府而及節財用懷賓客之類者官府之六職已冠於首矣故特推其事驗也此明八法中官職以辨邦治之一也○王氏曰徒善不足爲政故制治必有法徒法不能自行故行法存乎人先王建六官授以六典而因以六職辨其治此相因爲用也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弛杜讀爲施鄭讀如字○合猶會也如祀牲則大宰贊王牲事司徒奉牛牲宗伯省牲鍵司馬羞魚牲奉部馬牲司寇奉犬牲之類是也餘放此祭祀之下與大宰九式本職七事小異蓋見各條田以簡衆役以[illegible]與斂謂斂聚弛謂施放小事謂六屬以外此明八法中官聯以會邦治之一也○鶴山魏氏曰周官聯事最密未了謂一部則不相[illegible]水不漏此也雜說曰官制之法職不分則無統事不合則不相[illegible]人耳目手足雖各司而氣脈相通[illegible]自於[illegible]救代日[illegible]然有紀然義和掌四時之政得與內[illegible]官得[illegible]侯伯給農官得贊禹節旅[illegible]典謨事雖不詳意亦可見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比音避責債同傅音附別音必[illegible]○大宰官成以經邦治官常以聽邦治[illegible]經與聽互言之者始定爲官成久乘則爲官常也[illegible]言比者謂比居之籍也簡閱自軍故而言簡稽[illegible]里指地政而言版圖謂戶地之冊也[illegible]合族分執也祿者係祿位者爵命[illegible]予者給予書契謂文書符契也賣買謂市中[illegible]交易者大市有[illegible]見曰質小市爲約信曰劑出入謂官內自取用者歲計曰會月計

曰要此明八法中官成以經邦治之一而所謂官常以聽邦治其中矣王氏謂法一定而不可易故謂之成可適凡萬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是也○葉氏曰民聚而必有事事起而必有爭聖人防於未然是故書以載法法以待事事來而應以法訟起而正以書猶決事之不可無比斷事之不可無律也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其官成之謂與劉氏曰八者所以養民之信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爲本否則雖禮樂刑政何所措哉王氏詳說曰八成皆文書也比居簡稽版圖禮命要會文書之用於公者也傅別書契質劑文書之別於民者也有子息爲稱責無則爲取予有手書爲傅別無則爲質劑結編作而有書契以書契爲取予而有質劑以質劑爲未足而有傅別取予輕於賣買賣買輕於稱責此三者所用之輕重也愚按八者公私皆用如泉府職取予稱責公亦有之但五者公爲多三者民爲多王氏舉其槩而言耳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聽亦平治之意也弊斷也謂以平治官府之六計而斷其治也皆稱廉者六者以廉爲本也○德足宜民曰善才足辨事曰能不懈於位曰敬不詖於行曰正守法不阿曰法臨事不惑曰辨此明八法中官計以弊邦治

之一也○鄭氏曰善德之本能德之用敬正善之則法辨能之施也乃其介在廉善敬正非廉不能能法辨非廉無取也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公其供同各職後此○戒具猶大宰誓戒具修也七事註謂先四事如之者三事也疏謂七者即上六職六聯中不言朝覲會同於賓客中兼之也王先生謂此不見六聯中之斂弛者令供財用治施舍則斂弛之意在其中也事狀曰治尹理曰訟此義明八法當官法以正邦治之一也○王氏曰大宰於戒具不言法亦不言令自官府以下道揆之任也此言其法掌祭祀之漸而令之則不與道揆故也祭祀吉禮朝覲會同賓客軍旅田役事禮喪荒凶禮祭祀有服賸賓客有享燕則嘉禮其於此七事突鶴非魏氏曰荊公常以道揆自居而不聽道與法不可離故其新法皆前君子之所非之道未嘉東氏作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於法之外彼以道德為法外皆因荊公判道法為二後學遂為此說如周禮之有六十官道正寓於法中也林氏曰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春秋列國會同征伐無藏糧之然其兵食資用取給於所過亦以郊里道路皆有委積故也晉趙小宰會同軍旅令百官府供其財用春秋齊師還自召陵申侯請

道出陳鄭之間供其資糧扉屨是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民飛芻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轉運之盛蓋興於此與愚按荊公離道與法為二而以別大小宰魏氏譏之是也鄭又謂而求之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不相離亦不相雜孟子亦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蓋自道法而言則二者二而一自人之體道守法而言則有道揆者未有不貫乎法而徒有法守者或未明乎道是二者一而二亦所謂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學者以是推其源流分合則荊公之論同非而魏氏亦豈盡然哉大宰註賓客為朝覲會同不職亦云賓客之聯事而已不及朝覲會同也今以賓客與朝覲會同並稱未詳或曰朝覲會同賓客謂朝覲會同之賓客耳七事祭祀一賓客二軍旅三師田四行役五喪紀六凶荒七非若註之說也其說較密學者更詳之凡祭祀句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句凡賓客句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此以下言其祀賓喪荒之聯職也不及餘事者小宰不與也後凡言聯職有不及者並放此祀賓稱凡通大宰祀五帝至享先王及大朝覲會同之屬而言也大宰贊王玉幣爵之事小宰又贊之者小宰執以授大宰而大宰執以授王也贊祼將之事者祼謂酌鬱鬯以祼獻也將送也王以瓚酌祼小宗伯以將送而小宰贊送也賓客亦祼者如承祭也贊祼者王禮諸侯以鬱祼賓則小宰

贊王祼而大宰受賓酢爵進於王既畢授於大宰則小宰又贊大宰也贊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者玉爵玉幣玉獻小宰贊大宰以贊王也若凡爵幣之屬小宰自以贊王也○疏曰宗廟有祼而天地不祼者覆載之德本無可稱故無祼直加敬而已宗廟則王若后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乃向口啐之也祭天地既無祼而宗伯注玉鬯表記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者謂春官鬯人社稷山川等祭所當用鬯但不用鬱也王氏曰天則升煙地則瘞血人之親氣蕭於天魄歸於地故燔蕭以求諸陽祼鬯以求諸陰也程子曰天地用玉幣而不祼則玉幣尊於祼鬯故玉幣大宰贊之祼鬯則大宗伯涖之祼將又異於祼鬯故小宰贊之若此類者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受任因任受職此序事所以辨貴也王先生曰宗廟之祼王與后為之賓客之祼宗伯代為之王不酢賓客而有受酢示君無酌臣之義也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含去聲襚音遂○以玉實口曰含以衣衾贈斂曰襚喪有諸侯贈送之含襚荒有諸侯賙委之幣玉皆小宰受獻於王也莊渠魏氏曰凶荒幣玉助以禮神詩云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是也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此以下言其攷職須職也敘即官府之六敘羣吏通謂六官之羣吏若司徒專稱令教官司寇專稱令羣

士明與冢宰總六官異也月計曰要小宰自以其敘受之歲計曰會則大宰受之而小宰贊之令致事亦以贊受歲會也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命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帥率同各職並放此○正歲亦言謂之正月之吉自其月而言謂之正歲以正月之月也自其朔而日之內觀之故不稱正月之吉而稱正歲也且全經凡稱正歲觀象考法皆與歲終會治致事之文相連終始循環義較明宜誓謨列凌人職以証正歲為夏月辨見凌人經者幸詳之徇行示之也木鐸金口木舌振以警衆者憲謂表懸之也百官府亦通謂六官之官府也上文帥治官乃其一官而已又以冢宰統六官故小宰於正歲通令之而後六官之歲會冢宰於歲終受之也乃猶汝也常刑言其不易大刑言其不赦互文也或行示或表懸或宣令者各因其宜也○疏曰帥治官以下小宰因大宰懸象使觀而知當年治政之法以宮刑以下蓋以秋官士師之宮禁表而懸之宮內也令於百官府以下蓋亦稟於大宰而令百官也此於職末總結之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此序宰夫下大夫四人之職也治朝見大宰羣吏皆臣屬之通稱此繼公卿大夫專指羣士而言卿夏官司士王族故士之類也禁令凡威儀之則此首言正朝儀也○王氏曰夏官大僕掌正王之服位王眡朝則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此專正王之位也而宰夫則掌以法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大尊掌王之位者不必及公卿大夫羣吏而掌公卿大夫羣吏之位者必先及王而後卿王之服位法儀於公卿大夫羣吏曰加嚴焉蓋君後世君爲驕臣爲諂者之謂哉愚按夏官王之位大僕既正之而士及公卿大夫士之位司士又正之今宰夫復云爾者大僕司士特正之而已不掌其禁令此則掌以禁令而察舉之也禁察亦必自王始此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之本王氏所爲發其蘊與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叙治謂叙次其職也待猶大宰以待邦國以待都鄙之待賓傳諸於上日令臣反命於君曰復民陳言於上曰逆此大言逆下待也○某氏曰羣吏謂待賓客諸臣爲民之吏如秋官之行人掌客乃待賓客之令者夏官之大僕小臣乃待諸臣之復者其僕御乃待庶民之逆者而宰夫皆叙之使各辨其事也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

八職一曰正掌官屬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屬舊誤法王氏正之○自官府通謂六官之官吏也徵召也上有召令而辨其職也正六官之長如冢宰鄉爲僚屬所取正者官屬卽八法中之官屬要卽月計之書也師六官之佐如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爲僚屬所受教者官成卽八法中之官成凡卽旬計之書也司如上士中士各司其職者官法卽八法中之官法目卽日計之書也旅如下士衆爲其職者官常卽八法中之官常數謂羣事之數也此以上言辨官職也府主藏文書者自當成而言故曰契而掌以治藏史主治文書者自旣成而言故曰書而掌以贊治胥有才智爲什長者官叙爲官府之次故掌以治叙徒應呼召而趨走者官令爲官府之命故掌以徵令此以上言辨吏職也要凡目數四者義見司會等職○王氏曰王有徵召命令宰夫辨而施之或下於其正長或下於其司旅此與大事從其長小事專達相通莊案魏氏曰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每官府內分者也上下有體尊者治其大而略卑者治其小而詳附

用王氏曰積凡以爲要要合日計[illegible]爲目目者日計數則一二三四之類是也[illegible]吏之所掌[illegible]治之目爲旅之所掌而司治之凡[illegible]之要[illegible]之所掌而正治之若夫積要以[illegible]氏曰小宰奉大宰八法以治官府[illegible]六叙以[illegible]八法爲重然宰夫八職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illegible]不發於小宰所掌者正羣吏也宰夫以[illegible]特承其命而治之耳愚按徵令[illegible]八職通百官府[illegible]也然非師司旅一府胥中皆備者惟六[illegible]不具也則[illegible]而舉上以包下而[illegible]此則之與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辟避同○治法謂八法八則也百官府大宰施則於官府施法於都鄙而宰夫掌以攷其成功也百官府猶司會所言國之官府謂王朝之官府也羣都縣鄙猶司士言都家縣鄙謂采邑及凡公邑也他職多約言都鄙此職詳言都家縣鄙都鄙之義詳以明矣乘卽算法乘除之乘猶計也失謂失其所守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謂以空名作實僞避其罪名也足則不乏長則有餘善則無損故或誅責或褒賞也此

又言攷百官府之治而官若吏皆具其中矣○黃氏曰羣都之觸不爲羣都者皆爲縣鄙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故宰夫攷其治而乘其出入也王氏曰制治者法行法者吏吏有勤怠則治有善否故立法以攷之大宰出法以治小宰執法以逆宰夫則循法以攷也鄭鍔曰利之所在姦僞必萌人能於此不萌欲心者廉吏也故攷吏治以乘財爲要明齋王氏曰長財足用善物非聚斂也生財有大道惟用天時因地利節宣斂散與天地相流通若夫子之蓄藏息其次若蕭何之餽餉劉晏之理財亦可也推知道者能之愚按宰夫勾攷之官一攷邪治一攷邪財而於邪財必詳者正以杜外本內末之患也蓋足國之道在務本而節用今所賞大足用長財善物者不外於務本而其責夫失財用物辟名者乃所以節用此明齋所謂惟知道者能之也若彼以財發身貨悖而入者雖劉晏猶不肯爲而況他人乎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比音避委積並去聲○此以下言祭賓喪之屬之聯職也戒具見大小宰薦羞見籩醢二職凡禮事謂祭賓喪弔以外比之言校也小宰令百官供其財

用此贊校其美惡足否也牢禮之法包下各條而言牛羊豕具爲一牢牢禮委積若五積五牢四積四牢三積三牢之屬膳獻若殷膳太牢及會獻之屬飲食若饔食燕之屬賓賜之飧牽若致飧饔及特賜之屬凡此者未至則陳委積已至則陳膳獻飲食飧牽皆須比其以陳之而其陳之之數則皆以爵爲差也詳見秋官大行人掌客及聘禮公食大夫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弔事謂大夫以下之喪弔用是也小喪謂后世子以下之喪小官謂士其大官則冢宰戒之也治皆謂治其供具饌奠宗伯之屬官有司即職喪所謂公有司也旅謂職喪之下士有司器官有司之屬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群吏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法警戒群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此言其考職頒職也令群吏皆謂六官之群吏旬十日也歲會月要日成猶司會所謂歲成月成日成不時舉謂失期也以告謂告於大宰也警戒群吏者贊小宰令於百官府令修者贊其憲禁於王宮也能言才良言德告於上通謂大宰若小宰也○鄭氏鍔曰小宰宰大推大宰之法警飭百官府之治可久然世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以平天下者小宰之宮刑掌大之宮職首以齊其家而官叙朝儀乃以治其國然後大宰之典法可以平天下矣節鄉鄭氏曰大宰之權重矣誅賞廢置不過終篇一言小宰宰夫貳大宰者而御吏反覆何也此所以尊大宰也周三公兼大宰與王論道經邦建典法於上而其小宰宰夫宰職法於下小宰既建邦之宮刑治王宮之政令與凡宮之糾禁而宰夫又令宮中之職事其治內嚴也小宰既廣大宰之八法以爲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而宰夫又廣小宰之六職以爲八職小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其不共者有大刑而宰夫又於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其間掌凡禮儀之政令禁令掌百官府之徵令群叙群吏之治與攷百官府群縣都鄙之治其治外嚴也蓋是時大宰常寬以逸而小宰宰夫常嚴以勞秦漢以來道揆失而法守濫亂武佐天子理陰陽而不對錢穀刑獄否則又特以簿書期會爲大故耳統紀不明同歸於亂唐太宗之六典庶矣而政均於人品均於官交相轄忌其中則有宰相反奉行文書而奔歸尋有司者然則周大宰之制至是三變矣其始也大臣自乘其權而不

爲其中也則貪其權而不擇所當爲其守也上又奪其權而不使有爲此大宰之立法小宰宰夫之本末不可不考也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此序宮正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而總衆之也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此音避下同柝音託○時謂四時也夜比者放此宮中之官府若膳夫玉府之屬次謂部在之處舍謂退息之所其衆寡猶卿大夫宰其衆寡之數衆寡謂徒役及其家之子弟也版以書名柝以警守此之言校也故變故也有故特爲之申令其宿若其擊柝比之則一也此言比校之粗節也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行去聲幾讀同稍去聲食音嗣奇音羈衺斜通○辨外內而時禁者別外人內人而禁其非時出入也幾以防奸亦糾德行之意均以稱事亦稽功緒之意民猶言庶人在官也會合也淫怠則妨功奇衺則害德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合而教之道藝以育德而進功也此言教令之詳目也○許曰必會之者欲使之群作群學以寄宿衛之令也疏曰使其宿衛時語言相識服容相識是其群作及其學問又相親友切偲琢磨是其群學總是相勸率也又云寄宿衛之令者如管子因內政寄軍令在家時五人爲比在軍還爲五人爲伍之類此使之群作群學似在家因使之宿衛似寄軍令是也○許曰宮正以德行道藝教王左右前後之人環衛之士其猶古之恭者又不得與乎其間此書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也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所謂德行功道也此攷職之事

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大事寇戎之屬守即謂次舍也猶上文之有故令宿亦聯職之意也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春秋謂夏正仲春之卯月仲秋之酉月也以秋官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推之可見凡周官言歲終正歲正月之吉皆周正以尊正朔也其言四時皆夏正以敬人時也後皆放此修火禁者爲時將出納火嚴警備也此須識之意○許曰火星以季春出以季秋入因時以戒也疏曰火心星也公羊謂之大辰夏正三月東出於辰九月酉伏於戌凡民陶冶鑄造火出則爲之火伏則休之此則因其時而於宮中慎火也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蹕夾衛也此詳秋官大司烜燭猶燎也爲之大曰燎小曰燭也廬倚廬舍堊室親貴居

衛處褻服居燕室辭氾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掌職也○王氏曰
天官之職宮中至要而宮官與小宰之掌宮禁宰夫之令宮職相
成此所以首
列其職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此宮伯中下士六人之職也上註謂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庶子謂其眾子徒役謂士庶子之所屬也事謂徵召奔走之類八次八舍謂宮之四角與四中此猶上職之節目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執干戈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薰澤之潤有事而司捍禦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後士大夫者偉有親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矣愚按夏官司士掌士之職令諸子掌國子之倅又祭統云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則上者上中下士之總名而庶子者諸子所掌公卿大夫士之子也而此以其適子爲士眾子爲庶子者蓋凡士皆選於鄉升於司馬遞升而爲中士上士若公卿大夫士之適子始皆爲士所謂士之子恒爲士也適子與眾子供宿衛而又云凡在版者蓋士庶子有不供宿衛而其供宿衛也亦有選若去者故不皆在版與

若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作起也宮眾即謂士庶子此猶上職之令宿令守亦聯職之意也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均秩者廩祿之差猶言會其稍食均敘者才能之等猶云會其行事頒衣裘承秩而言定誅賞承敘而言此皆攷職之事○節鄉鄭氏曰宮正皆統於大宰何也不統於大宰則內外限隔而政令且下移也西漢以期門羽林等爲宮禁之親兵而宮門之屯兵以衛尉掌之謂之北軍十二門之屯兵及三輔屬於中尉之兵以城門校尉掌之謂之南軍北軍在長安之內環衛王宮南軍在長安之外環衛王城武帝增置八校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胡騎益南軍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閤門司而外皇城司主內庭宿衛內侍省都知副都知同主之殿前司統諸班禁衛殿前太尉獨統之大抵皆周之遺意其不同者周統於冢宰宋統於樞府也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宰臣之命不敢發春秋時楚環列之尹亦掌之太師潘崇漢初光祿勳歲以四科考第郎從宮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遂入其效亦昭可觀矣光武以來八校併爲五營於是南軍廢而北軍爲宦官所親竇武誅宦官召北軍五校未發即散降王甫此無他外無以制內而內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也魏晉而降士大夫不復與宮衛唐與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凡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文武判然兩途德宗之世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反覆魏晉唐之亂泰觀兩漢之盛衰然後知周官之制有宮正宮伯不可無虎賁有虎賁不可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虎賁司隸之屬又不可無大宰以統率之也葉氏曰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竊謂不然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若虎賁司隸之屬所掌乃兵衛也宮正詳言教禁而宮伯不詳者士庶子有師氏保氏大司樂諸子以教之故也愚按葉氏謂宮正所掌亦爲郎衛者得之但其謂宮正掌卿大夫士之官吏直衛者而宮伯掌卿大夫士之士庶子入衛者則頗牽矣夫宮正所掌乃宮中官府之子弟與其徒役而宮伯所掌乃凡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與其徒役也宮中官府之子弟與其徒役通謂之眾寡而凡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與其徒役則分謂之士庶子與徒役者宮中官府如膳夫甸師酒正宮人之屬爵不過士其子弟不得謂之士庶子而與在官之庶人不甚相遠故與其徒役槩謂之眾寡而其次節亦槩以民稱之若凡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則不得與其徒役等稱而以士庶子與徒役別言之矣若如葉氏謂宮正兼掌卿大夫士之官吏則經於卿大夫士豈得槩以眾寡相目謂宮伯但掌卿大夫士之士庶子則經於

士庶子何得復以徒役目之耶宮正所掌之子弟徒役視宮伯所掌爲卑而宮正以正名官列宮伯之前者宮正掌尤在內職稍重而其屬之次舍與其官府相近故亦不若宮伯散在八次八舍也

姜兆錫輯義

天官冢宰序職下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食音嗣○此序膳夫上中士十有四人之職也王至尊后配於王世子為上嗣故膳養皆有加禮也此舉其綱也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此下四節詳言膳王也進食於尊曰饋食六穀膳六牲即食醫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也或曰六穀黍稷稻粱麥苽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以養養之器或所稱六者皆其常而食醫所稱特有優尊與六清即漿人水漿醴涼醫酏也百二十品物及凡飲羞之屬所謂庶羞也八物見內則百二十甕醯六十醢六十其總名也○王氏曰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月令孟春食麥與羊之類嵗四時錯供非一日盡供之也如此而四海九州之物皆以備孝享而選人醢人其於四籩四豆之實合之為五十二物自有籩豆存焉可以類推矣窮山魏氏曰此言王人備物之享之意王荆公本此以人主當享備物至竟貢王爾遂專取應本司以啓人主侈心禍不勝言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句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殺牲盛饌曰舉日一舉謂為朝食而舉也若日中及夕之燕食則餕之而已玉藻日中而餕是也鼎以烹牲俎以載牲鼎十有二謂正鼎九牛也羊也豕也魚也腊也腸胃也膚也鮮魚也鮮腊也陪鼎三牛臐也羊臐也豕膮也侑勸也授祭者授祭物於王以祭始為飲食者也品嘗食則慎也徹收也造者造食之所○疏曰按郊特牲鼎俎奇而籩豆偶謂正鼎九陪鼎三皆奇數也物皆有俎據正鼎鼎各一俎也正鼎謂之牢鼎鼎升於各俎陪鼎謂之羞鼎即庶羞在豆者無俎也殷祭以肝周祭以肺為食而祭名舉肺亦名離肺為祭而祭名祭肺亦名刌肺舉肺離而不絕祭肺則絕之今為食授祭即舉肺也鄭謂為刌肺者以優至尊故與祭祀同也程子曰古者飲食必思始之者先王無德不報而如此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齊齋同日三舉王氏作則不舉○齊謂散齊致齊也大喪謂王喪大札謂疫癘天烖日月薄蝕地烖山川崩竭也大故謂寇患也皆不舉者自貶損也○李氏曰荒札烖非直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貶曲禮歲凶君

膳食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憂民之道也東萊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身天理所自然也民有飢色君非不能玉食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潛溪鄭氏曰上齊日三舉何也文誤也齊不樂散志也齊變食防消精也何三舉之有明齊王氏曰日三舉當作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也伸與鄭氏曰按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亦豐矣而鄭謂當從周禮膳夫之職夫一人之養庖人掌割家七百餘頭擊牛三百六十內外祭祀無月不齊則一歲食牛不下二千餘頭烏用此為也齊則宜減嗜味以通幽明乃給椎牛伐鼓日三大牢以為變食何其制行非懲按玉曰一舉即日少牢也鼎十有二則朔大牢之器者言之此經傳以大包小之例類然也況日一舉明后世子縱於王觀首條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則后與世子不與可知已玉藻夫人與君同庖然亦如之也王齊日三舉鄭氏王氏鄭氏之論皆得之然齊之變食稱不飲酒不茹葷而已今亦但不殺牲盛饌川樂耳非必斷膳素食如後世之為也學者并詳之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燕食謂日中與夕食也奉膳謂奉朝時之餘膳所謂餕也贊祭猶言授祭○疏曰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諸侯夕深衣祭牢肉註謂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為互文則知天子諸侯朝皆祭肺日中與夕皆祭牢肉也 凡王

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賓客食謂與賓客禮食於廟也尸賓與王各有答酢之俎故食畢則徹之稍之言小也畧也謂小事飲酒而禮畧也設陳也所薦之脯醢臘人醢人供之而膳夫陳之也脯醢見脯人腊人為獻主謂王行燕禮而飲酒則代王為主而獻賓也此言祀賓也○寬山楊氏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燕膳夫代王為主殆未盡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以待羣臣賓也而使僕僕降拜是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主而王不自獻禮馬廩人繼粟庖人繼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此約言膳后及世子也以同庖之義推之其禮畧同王矣言掌不言饋者內饔供之也 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牛脯曰肉脯脩曰脩致福謂臣祭歸胙也摯見謂羔雉之屬二者皆以給王膳也此言賜受之屬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此受之也歲終則會謂計祭頒賜及受福受贄之屬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者以其常膳不必以有司之法計也○寬山楊氏曰膳服之屬冢宰以九式論於王所謂不會者非蕩然無以節制之以制之有冢宰之式

法故也明齋王氏曰凡掌財賦之官庶務用否豐約無有不齊故必入數出數互相約效君王及后世子之膳計日而其數可知故不必會而鄭氏乃謂任其所用爲優尊也遂使葬京說此爲說以修唐惡人主言可不愼乎愚按定式在冢宰而不令有司會之此即所以尊王也賈小之說王正爲不明理耳王氏計日之說與楊氏實相發明但王膳有衆不衆所謂計日者其即衆之日計之與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鱻音鮮薧音槁○此序庖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六獸謂麋鹿狼麕野豕兔六禽謂鴈鶉鷃雉鳩鴿凡即凡要之凡謂計數之也死生見獸人鱻薧見臘人辨不及魚牲凡不及六畜互文也備品物曰薦致滋味曰羞鄭王稱薦者味以不褻爲尊也其者內饔掌王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故辨而凡之供內饔以供之也薦羞辨見饔人此首言膳王及后世子也○鄭氏曰庖人辨名物內饔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亨人辨膳羞之物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所以順天則也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好去聲○好猶嗜也禽獻禽獸之通稱此供之內饔若外饔也此歷言祀喪賓獻

賓也○王氏曰好羞亦昌歜羊棗之意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內饔志外備物齊則思其所嗜祭則羞其所好然或所求難致傷財害民以昭先人之儉好君子亦不爲也疏曰未葬曰奠無薦羞之法虞祔之祭乃有之賓客之禽獻如掌客職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之類是也

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令謂令獸人也法猶數也禽獸不可久處賓客至乃書用數以授而獸人入獻於王與出致於賓皆以書授而付之也此申言禽獻賓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羶俗本亦作羴今依古本及吳興陳本定之腒音渠鱐音搜臊音騷麛音迷○行猶用也羔羊子豚豕子膳膏香治羔豚以牛脂也腒乾雉鱐乾魚膳膏臊治腒鱐以犬膏也犢小牛麛小鹿膳膏腥治犢麛以雞膏也鱻爲魚羽爲鴈膳膏羶治鱻羽以羊膏也此申言膳王后世子也○王氏曰此八物者備四時之氣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故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牛屬司徒土也雞屬宗伯木也犬屬司寇金也羊屬司馬火也疏曰四時所勝皆取賊死之膏夏時火賊金則犬膏秋時金剋木則雞膏五行不言豕膏者以中央土分王於四時無中央食法故不言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不會唯王及后者世子可以會也此攷之也○王先生曰膳夫王及后世子之膳皆不會庖人王及后之膳禽不會而世子則會者特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爲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爲天下之本也酒正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則會也外府唯王及后之衣服不會是世子之衣服則會也會禽則無禽號之失會酒則無酒荒之失會服則無服不衷之失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後心者如此愚按不會者魏山先生以爲有定式也則王若后有式而世子或無式或有式者凡有式明其無過於式而無式乃明其不及於式與此世子降於王后之義即膳禽飲酒與服降於膳之義也餘見司裘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此序內饔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首總言膳王及后世子也割解亨煮也煎和調劑也

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上職辨其名物槩言物之名號物色而已此體之名謂脊脅肩臂之屬肉之物謂藏燔之屬也此物初陳於鑊西次陳於阼階下既皆陳於鼎之西南取於鑊以實鼎曰脀少牢司馬升羊實於一鼎是也取於鼎以實俎曰載特牲卒載加匕於鼎是也百品味百羞即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物即醬用百二十

甕珍物即珍用八物皆約舉之詞此詳言膳王也○疏曰按少牢禮解羊豕前體肩臂臑後體膊胳并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爲十一體是體物也按公食大夫禮十六豆有藏少牢禮主婦獻尸以燔從切肉曰藏傳火曰燔是肉物也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此約言膳后及世子也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㾽羊冷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㾽音由冷音零毳音翠皫音飄上聲貍音埋內則作鬱睫音接般班同○牛夜鳴者肉㾽而臭羊毛本稀冷而毛端毳結者肉羶犬股無毛而性狂躁者肉臊鳥色無澤而鳴沙嘶者肉鬱而腐豕目不明而睫毛相交者肉腥馬脊黑而臂毛斑者肉如螻蛄而漏此申言膳王后世子也○王氏曰內饔辨其可食者供之不可食者去之謹於奉至尊也凡食御無陰陽偏勝之氣則氣體賴之而安矣陳氏集說曰論語色惡不食臭惡不食以非所以養志氣也君子之所以養志氣者未嘗不以正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掌共之共音恭作具今按如字膴音呼胖鄭讀作判杜讀作版刑鉶同○此以下歷言內祀

燕飲好賜也燕飲食謂祭祀之燕飲食也祭之燕飲食有享而無
割亦如之據享而言與凡掌共之凡兼祭及燕飲食而言以外饔
推之可見荷共謂祭荷膳謂燕飲食也羞脩並見膳夫鄭饔曰刑
大鄭曰臐芊膮曰胜皆體曰當魅曰庖人○疏曰掌宗廟之祭祀
而言凡者總謂禴祠及時祭月祭等也王及后世子兼言煎和此
止言割亨者煎和所以致味鬼神尚質不貴褻味也臐魚肉總名
公食大夫禮庶羞皆有大謂大臠擧肉而言有
司徽上人亦一魚加臐祭於其上據魚而言也凡王之好賜肉脩
則饔人共之好賜王所善而賜也○好賜謂王所喜而賜者饔人館謂內饔見春王之族姓若內宗之屬故共自內饔矣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腊音昔食音嗣○此序外饔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先言外祀
饗食賓客也牲謂酒肴也魚割膴也腊通謂膴胖脯也總言爲腊分言爲脯腊膴胖職方擧之其以腊人聯觀之可見饗以飲爲
主若行人所謂饗禮九獻食以食爲主若所謂食禮九擧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
士庶子亦如之此以下歷言饗老孤士庶子與獻賜師役也○耆老謂國老庶老之屬孤子謂死王事者之後士庶子

即衛王宮者註謂若今饗衛士也○葉氏曰大宗伯以饗燕之禮
親四方之賓客如世婦內宗鎛師牢師鎛師籥師司干典庸器之
屬之饗皆言饗諸侯賓客與其羣臣也若不與戎政之老與藉未
任事之孤而先王必隆禮以饗使外饔酒正槀人之屬掌之且其
待之尤重於士庶子何也聖人之治天下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
幼以及人幼遺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司門以其財養死政
之老與其孤饗之豈無謂哉陳氏禮書曰天子養老者三國老也
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者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
羅氏獻鳩養老在仲春月令養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凡大
合樂必遂養老兼在仲春仲秋月令大合樂天子帥公卿大夫往
視遂養老又在季春若出征受成及偏不幸致之爲凡天子入學
無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羅氏獻鳩以養者爲國老司徒
以保息養之者爲庶老司門以其財養者爲死政者之老外饔酒
正槀人所謂耆老則總三者而言也其禮虞以燕禮而服深衣夏
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以食禮而服縞衣周兼用之虞燕恩勝禮夏
饗禮勝恩殷食恩禮中周文備故兼用矣外饔饗耆老此以饗禮
養也行葦飲射饗以祈耆此以燕禮養也祭統食三老五更於大
學此以食禮養也漢明欲舉古制然其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舉
之不與非先王之意也李氏曰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嘗不除也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朝達於諸侯漢魏隋唐周莫之

孜也大子無父欲爲人子不可得也無兄欲爲人弟不可得也是
以父事三老以教天下之爲人子兄事五更以教天下之爲人弟
是而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在前親臨在後公
鄉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以父
兄事人者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且事人爲父兄天下之爲人
民其敢遺父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師役
則掌其獻賜脯肉之事獻謂勞飲而勞之賜謂賜脯資之也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
實之大人以下喪爲小喪謂虞祭也此器對庖人供大喪之庶羞言之而不以內外饔對舉與或曰內饔職王之好賜
當爲外而此小喪當爲內二職文錯也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饔之爨亨煮齊劑同○此序亨人下士
四人之職也亨猶煮也鑊煮肉之器少牢禮鑊在廟門內之東熟
則各升於鼎故亦謂鑊也齊者水火多少之量也爨即五祀之竈
此統擧之而下以膳若祀賓分言之也辨膳羞之物辨各辨而亨之也祭祀共大羹鉶羹賓
客亦如之大音泰○大羹大古之羹肉汁不調鹽菜亦謂之湆鉶羹陪鼎之膷臐膮牛用藿羊用苦豕用薇調以五味盛

之鉶器謂之鉶羹盛以豆謂之庶羞即公食大夫禮十六豆之屬
也○劉氏曰孝子之愛其親以德不以味以誠不以苟也故其祭
也齋不忘乎在所以崇德終必備其物所以竭誠也王氏曰荀子
云大饗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使天下後世知禮義所尚在此不
在彼也禮酒之用而玄酒之貴割刀之用而鸞刀之
尚黼黻之美而疏布之設聖人重本之意可知矣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藉當作籍文誤也齍粢同盛音成
成○此序甸師下士二人之職而先正言祭之粢盛也其屬謂其
徒三百人即庶人也王籍謂籍田也田千畝以供宗廟與籍之祭
故謂之籍田而其禮季春王親躬耕王先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
推而後從庶終之故甸師帥而耕耨也以時入者麥夏熟稷黍之
屬秋熟以時入於地官廩人也粢爲齍者謂粢盛於器也○疏曰
粢盛謂六粢也據爾雅以稷爲粢以稷爲穀長也故許亦以稷
爲粢其實六穀皆是粢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是也王氏曰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王必親耕以供粢盛者服勤以自致也天
子必親耕則爲農者孰不勸於耕天子必耕以供粢盛則爲子者
孰不勸於養一物而義兩得矣劉氏曰必躬耕以供粢盛者聖人
之志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皆外物也夫志務於己而誠及於先
者孝子之能事也愚按籍田經書或作藉用古文藉籍多通用而

文說也說者乃謂藉之言借也下因祭享節用民力猶不敢以爲固然況以他事耗民之力者乎其說似正而實失也夫發周凡國之公田皆民助力以耕役自助者藉也則不得爲千畝之籍田獨進此義而藉田又有取於躬耕致敬之義初非有取於借耕而不致輕民之義也其又可以近似之言亂之乎

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蓏音裸○蕭以祭脂茅以縮酒藉酒佐生曰果發生曰蓏此四者推言祭祀之類也○註曰蕭杜子春謂香蒿也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是也茅以供祭之苴亦以縮酒而泲之也王氏曰郊特牲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謂以黍稷及膟膋實於蕭以爲燔燎既取其明又取其氣之上達求諸陽之義也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又郊特牲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謂以鬯酒灌地以茅爲苴使著而滲之一取其潔一象其求諸陰之義也司巫職祭祀共蒩館鄉師大祭供茅蒩凡茅皆出甸師祭宗廟則司巫爲苴以供之祭天地則鄉師爲苴以供之楚貢包茅其蒩良使也

喪事代王受眚烖王謂亡王也眚裁謂罪也祭祀之上恐以不敵獲罪故甸師代受之也一云王謂嗣王也嗣王在疚創鉅痛深恐誠不達神以受譴矣故代也此則祭之意而及之也○註曰今國遭大喪若云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又旣殯大祝作禱詞授甸人使以禱

藉田之神皆此意也受之者弭後殃也鄭山魏氏曰代王受眚烖乃是裁至欲代王受之節令人不自隕滅之義因說古人受烖禱只是罪己如雲漢一詩明寧旅我以旱憯不知其故至於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初無後世祈禱降禳之說所以杜元凱釋例說古人遇裁而禳無祈禱禳禬則有之也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辠古罪字○死刑謂重若死罄者刑也此又因受眚裁之意及之也○註曰文王世子云公族有罪則磬於甸師又云公族無宮刑獄成致刑於甸人無宮刑者不翦其類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莊渠魏氏曰甸師主宗廟粢盛戮於是亦示得罪祖宗已不敢赦也平仲王氏曰秋官掌囚掌戮有爵者與王之同族皆適於甸師氏而甸師止及同姓何也蓋同姓刑於甸師正也有爵亦得刑於甸師由親親而推貴貴也貴貴親親仁之至義之盡也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大曰薪小曰蒸役給役也役凡言役者放此此亦供蕭茅之屬之意也○王氏曰按甸師胥徒三百三十人非此農功不集然農隙又役於徒食矣故以此役兼之周禮設官之意蓋如此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序獸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罟田獸謂網取田獸辨之者以將入於腊人若庖人也獻猶羅氏獻鳩養國老之獻謂獻於王而爲膳也一謂祭外特爲曰獻猶下獻春獻王鮪也按二說皆通蓋辨名物入庖腊祭膳皆具其中矣○註曰罟者以網取所當田之獸也狼膏聚而溫麋膏散而涼冬者寒夏者熱以救時也春秋寒溫適故物皆可獻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於虞中上文槃言凡罟獻此乃言時田之守罟也守者候其腐網而取也弊止也火弊車弊之屬是也虞中謂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置旗於中央而令衆輸其所獲也○疏曰按夏官四時田獵春用火夏用車秋用羅冬用徒時田不皆用罟也云守罟者四時各以其一爲主非無妨兼有網取也

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供其死獸所謂上殺以爲乾豆本宗廟次殺以爲賓客也生獸蓄者取之與

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骨入於玉府凡獸通承上文而言也入於腊人蓄爲祭賓朝貫腊與鮮腊之屬下殺以充君庖不言入於庖人從省文與入於玉府以制器用也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政令謂言凡田時田也○王氏曰田獸有時若王制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也田獸有法若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殘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獸有地若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illegible]之從天子之所是也及辨其死生鱻薨之物公私之宜斷其令者之公皆所謂政令也雜說曰無事而不田爲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物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時若上下草木鳥獸咸若一沐一櫛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獸人之職宜以是觀之

𩺰人掌以時𩺰爲梁春獻王鮪此序𩺰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以時𩺰以時取魚也爲梁謂堰木爲關空而以笱承之也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是也

辨魚物爲鱻薨以共王膳羞鱻薨見庖人謂爲魚鱐之屬也

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薨獻有三品魚則祀賓膳一也

凡𩺰者掌其政令凡𩺰征入於玉府𩺰征謂其貢禍之屬入於王府亦以備器物也○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於是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爲夏犒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今魚方別孕而行網罟貪無藝也劉氏曰魚潛於淵聖人養之其取則數罟不入洿池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之類也是故先王制罟必四寸梁設有時則凡魚得以遂性矣中孚豚魚吉蓋信在民心而惠及豚魚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簎音措穉貍埋通○此序鼈人下士四人之職也互物謂甲介之物王氏謂殼相交互也獨以鼈人名者膳食尤近也刺泥取之曰簎魚亦謂埋諸泥者蜃大蛤也○鄭司農云王氏曰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而蜃以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避其孔也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如此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蠯步丁反蠃螺通○蠯蚌蛤也蠃螺也蚳蛾子也授之醢人使爲醢也不言賓客者文也以醢人職推之可見○王氏曰醢醢萃陳官公謂魚禁鯤鮞亟舍蚳蝝皆之制也昏以合蚳蝝爲仁周官以供蠯蚳爲醢何也官公夏謂掌凡邦之簎事謂凡有取於水中非其時也聖人取物以時而已者以鼈人善簎兼掌之也○攷敢漁之政天官有獻人鼈人之職主於供膳食賓祭地官有川澤虞衡迹人角人羽人掌蜃人之職主於守地夏官有大司馬及服不氏羅氏之職主於講武然如獸人時田則守澤山虞澤虞萊山田澤田之野及迹人爲之厲禁之屬是天官地官通於夏官也又如虞衡掌蜃各言祭祀賓客大司馬及服不氏羅氏其言祭賓之屬亦如之是地官夏官通於天官也凡全經分職聯事之意皆以是推之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膴胖音並見內饔○此序腊人下士四人之職也乾肉謂凡乾肉如脯脩之類下乃專指獸肉也脯薄析腊全治也合若曰脯去骨腊連骨也膴謂大臠胖謂半體也○疏曰註以腊爲小物全乾者據特牲禮宗人舉獸尾告備而言也上用兔是小物全乾少牢禮用麋不舉獸尾是未全也王氏用大物亦不必全也膴胖乃鮮肉而列此者雖鮮亦屬腊人也愚按舊註乾肉解大物爲使乾若今涼州烏翅也腊小物全乾也其訓腊得之若謂乾肉爲解大物使乾則脯膴胖皆解而乾之又與腊並列何耶攷首句言乾肉而下句乃指田獸言之則是牲肉脯脩之屬況膳夫以下各職庖人職辨百獸之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內外饔職掌割亨煎和之事亨人掌共鼎鑊職內外饔之爨亨煮則凡膳羞之屬除各人醢亨煎和而外籩人醢人共各爲羞之物醢人共各醢醬之漁人共其各鱻薧之物而腊人則共其各脯腊之物者也皆獸物之謂腊掌之而牲肉之脯脩及內則牛炙豕炙之類非所掌乎膴胖謂爲鮮肉而郝氏謂之乾肉者蓋方入於腊人而使乾之也攷字書之實腊與爾脯爲二物則腊人掌之肉目有枯潤之不同也而何疑哉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豆讀作羞今按當如字爲當爲籩之誤也

○豆羞劉氏謂一爲乾豆是也籩脯即籩人加籩之脯供者由獸人入腊人又由腊人入內外饔也○明齋王氏曰凡畋漁有時方其入山澤也則餘而無用及其設禁也則用而不足故於冬時爲腊所以用足而不費且以養不忍之心也若其獻公等所腊以待客此也愚按註疏云脯非豆實豆當爲羞知脯非豆實者按籩人職有栗脯脯是籩實非豆實也知當爲羞者籩人職供羞籩羞籩之實下經言羞脯也然其說但以祭賓故夫歲三田一爲乾豆以祭上制文也不得云腊人所掌無豆實且攷天子之豆百有二十上諸侯大夫士自四十以下豆實不止是醢人所掌之二十六豆而據二十六豆中凡作醢及醬者皆先膊乾其肉乃莝而漬之註疏因謂其與腊之以爲豆實義同矣又不得自相矛盾而謂脯之非豆實也況註讀豆作羞而謂脯爲羞籩爲籩之實則籩人加籩之栗脯是固羞籩而薦籩有膴亦何嘗有脯乎若薦籩之膴可通爲脯則此豆膴爲膴之下自別言膴胖其非通膴爲脯又明矣即使脯可通膴寧脯所作之醢反不可通乎歷考文義是豆羞誤爲不得謂羞誤豆也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疕音匕○此序醫師上下士六人之職也毒藥即瘍醫職五毒五藥鄭曰疾重曰病頭瘡曰疕身瘡曰瘍分而治之者使疾醫治疾瘍醫治瘍也○明齋王氏曰藥得天地之偏氣者曰毒人身有不和之氣須以偏勝之物攻之然可暫用止疾而已久服必有所傷故以毒名也魏氏曰通乎方技者可爲醫工不可爲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技能使衆醫各盡其所長此相道也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食祿也全謂無所失也○程子曰十全非謂十人皆愈爲上也但知可治不可治者皆中即爲上耳明齋王氏曰醫仁術也是故先王立師以掌之使衆醫分治民疾而考其功而制其食能者舉不能者黜於是醫者務以活人爲心而民無夭札之患矣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和去聲食音嗣齊劑通下並同○此序食醫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和其齊者恐失和致疾也食飲膳羞醬珍之屬皆膳夫所掌而食醫和之亦如醫之調和氣體也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眡春食宜溫也眡夏羹宜熱也眡秋醬宜凉也眡冬飲宜寒也言羹不言膳羞羹爲膳之一也此類明四者之齊以氣言之也凡和

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酸苦辛鹹皆言多者五味不能無但宜者用之多耳調以滑甘謂四時必以此調也此通謂膳羞之屬之齊以味言之也○註曰多酸以下各依其時味而甘以成之也疏曰木酸屬春火苦屬夏金辛屬秋水鹹屬冬土甘屬季夏五行土爲尊金木水火非土不載滑以通利往來也栗氏曰木味酸春主發散宜多酸以收之火味苦夏主解緩宜多苦以堅之金味辛秋主收斂宜多辛以散之水味鹹冬主堅栗宜多鹹以耎之愚按註疏言其相成或說言其相制然相制正所以相成也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稌音杜苽音孤○會猶合也合其所宜也稌卽稻也苽彫苽也此特明膳與食二者之齊以相宜言之也○黃氏曰牛羊大豕鴈魚天産也所以養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産也所以養形精不養則氣竭形不養則氣殆也然養不相廢而其宜不可相反苟或失焉則養之適以害之耳

凡君子之食恆放焉食如字放上聲○君子謂大夫以上放猶依也六食六飲之屬供王而已然猶和相成大夫以上亦依之矣蓋總上文而推其意也○謝氏曰古人欲心則寡衛生之道則盡矣明齋王氏曰食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主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斥言也葉氏曰民之疾瘍有醫獸之疾瘍有醫先王仁民愛物之心且如子然后世予之腐醫無其文何耶此當以食醫求之也食醫和王六食六飲之齊凡君子之食恆放焉則后世予不待言矣此皆養其正於無病也平仲王氏曰周官飲食凡以養王一身之和也大人傷生之事食與色而已王以一身王食萬方苟非和調均節龢齊有極故設膳夫饔人庖人享人矣復有食醫調其齊會其宜迎五行之氣導百物之精以致養於王王之一身莫非中和之氣節宣恭動安有不宗雲銀之說採藥餌丹之害可蠱惑而中之者哉讀周官者勿謂膳夫以下皆要人以本口腹也則幾矣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此序疾醫中士八人之職而總舉之也養猶療養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痟音消上上聲○癘疾者總言氣不和而致疾也痟疾酸削也首疾頭痛也上氣疾逆喘也此列言疾病也○臨川王氏曰按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方冬時陽爲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故有痟首之疾夏時陰爲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瘧寒之疾夏則陽溢於肌膚故氣鬱

而爲痒疥之疾冬則陽溢於藏腑故肺動而爲嗽上氣之疾王氏曰善醫者審其源而養之使其形氣和平而無過不及之偏也夫陰陽判而爲五行五行運而爲四時或爲寒暑或爲溫涼善攝生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故邪氣不能襲不然客邪蹈舍疾病交作四時所以皆有癘疾也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眂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藏才浪反○酸苦甘辛鹹爲五味稷黍稻麥豆爲五穀草木穀石爲五藥養其病者既眂而養之也五氣五臟所發之氣原於肝心脾肺腎也五聲口所發之聲應於角徵宮商羽也五色面所發之色見於青赤黃白黑也眂其死生者因養而眂之也九竅謂陽竅七兩耳目兩鼻與口也陰竅二大小府也九藏謂神藏五心肝脾肺腎也形藏四耳目口鼻也兩之參之者謂既眂其死生而又再三審驗之也變謂竅之開閉動謂脉之遲速此詳言養疾病也○東萊呂氏曰先五味五穀而繼以五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賞謝醫哉鄭氏曰味穀藥皆五氣色聲亦然何也五行之氣蒸爲味播爲穀散爲藥其實一體也充爲氣發爲聲形爲色其實亦一體也一體故按所合而和之取所勝而攻之用所相而養之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本職前言疾醫而已又分而治之者疾醫亦非一科也少曰死老曰終以由也謂不愈之狀也各書而入使以制其食且爲後戒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祝註讀作注劀音刮齊劑同○此序瘍醫下士八人之職而總舉之也腫瘍氣結而不散也潰瘍血溢而欲潰也金刃傷而成創也折瘍跌而折骨也附以藥物曰祝去其膿血曰劀去其死肌曰殺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毒音作殺一作如字○五毒五藥詳見醫師五氣謂五穀之氣也攻以發其惡養以致其和療以消其患節以制其中此總言治瘍也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養骨以下謂以酸收骨使強也以辛散筋使不攣也以鹹耎脉使和也以苦堅氣使充也以甘緩肉使不縮也以滑利竅使不滯也素問又謂酸以收肺辛以散肝鹹以耎心苦以堅腎甘以緩脾者蓋推本言之與此中言療藥也○王氏曰脉耎則和鹹耎所以養脉氣堅則壯苦堅所以養氣筋散則不攣辛散所以養筋骨收

則強。骹收所以養骨。肉緩則不緊。甘緩所以養肉。竅者骨肉空竅之處。以通氣血。素問云。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所以養竅也。平仲王氏曰。一竅壅其氣。可以喪身。一夫壅其情。可以喪天下。諸侯公卿大夫羣吏萬民皆得復逆於天子。窮民無告。肺石暮鼓以達之。皆先王宣天下之壅也。五味之外。滑以利竅。食醫主以滑與甘。並言養身之道。通於養天下矣。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此序獸醫下士四人之職。可總舉之也。疏曰。萬民之疾病及瘍。其療異。獸醫則同醫亦人。獸畜故也。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灌謂灌以藥也。行謂行走。節節止也。病發於氣脉不和。必如是以動盪而察觀之。乃治養也。此言療獸病也。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食音嗣。○發猶去也。灌藥物。劀膿血。以去其內外之毒惡也。藥謂祝附。養謂湯劑。食謂芻秣也。此言療獸瘍也。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進退以示勸懲。猶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之意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此序酒正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式法。註謂月令秋稻必齊。麴蘖必時。水泉必香。火齊必得之類。酒材若酒米麴麥是也。授者授酒人爲之。以供賸飲祀賓之類。公酒謂凡以公事作酒。如射鄉之屬也。此言爲之之式法也。○菲渠魏氏曰。酒醉而後正。渠其流也。立法常防其源。大宰九式之法。授酒人以材。截有定數。而羣臣公事飲酒。吏受材亦如之。其有濫者辭矣。愚按。註以定法言式。魏氏以定數言式也。然授材合有定數。而亦必以所爲之之法授之。蓋二義相須而備也。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齊並同劑。緹音體。醴音禮。醫音倚。酏音移。○作以劑量。故云齊。泛者酒正不自造。特掌其齊以辨之而已。泛者酒始爲而浮泛泛然也。醴者體也。滓生汁於中而外存體也。盎之言克也。盎汁克於中而盎於外也。一云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也。緹者赤也。成而紅赤色也。沈者既成而滓下沈也。物猶名也。新釀成曰事酒。久釀而熟曰昔酒。又久而清曰清酒。凡醴泲曰清。未泲曰糟。以醴爲醴曰醫。米爲蔵漿曰漿。黍爲粥曰酏。餘詳漿人。六飲。此言凡所辨之名物也。○註曰。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也。清酒今中

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也。疏曰。此三酒皆人所飲。而中酒於祭末以酌執事之人。故以事爲名。昔酒久釀乃熟。故以昔爲名。凡羣臣陪臣不洗爵者。祭末而得飲之。清酒更久於昔。故又以清爲名。祭時賓長獻尸。尸以酢賓長也。王氏曰。古人以祭非以飲也。祭酒不致味。但致其義而已。故曰辨名者著所自出也。三酒以飲。務致其實。故曰辨物。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上厚薄之劑。五齊而言供后世子則四飲三酒而已。饌具也。此言用於饌也。

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八尊謂犧象著壺太山之六尊。并舟罍而八也。詳見司尊彝職。王服大裘衮冕以祭者爲大祭。服鷩冕毳冕者爲中祭。服絺冕玄冕者爲小祭。貳之言益。謂酌三酒以益尊也。數即謂三再一之數。不貳謂五齊之酒無益也。量謂器之大小之量。此言用於祭也。○陳氏曰。濁莫如五齊。而其味薄。清莫如三酒。而其味厚。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尚質也。有三酒以人養之。尚味也。酒正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鄭謂只八尊皆以事神也。但五齊專事神而不以飲臣。若三酒兼以酌獻。終則以酢諸臣。欲其有餘而不欲其嗛。故三尊再尊一尊以爲酬也。明齊王氏曰。神有定位。獻有定數。故無貳。羣臣酢酳所用數不可拘。故有貳。然五齊所容之器各有量。獻酬外不濫供。即三酒所用之酌。更有數。應用外不妄費。此恐人所溺好。周公防之周密如此。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禮酒謂饗若燕時行禮之酒。使其士。魏氏謂酒正使其屬之下士也。糟即內則清糟之糟。謂醴之不泲者也。后致飲醫酏糟凡三飲。若夫人致飲。則并致清醴。凡四飲矣。舊註以糟爲醫酏之不泲者。而目爲二飲。非是。詳見漿人。○疏曰。下職漿人賓客之陳酒謂致饔餼時陳列於館之酒。此不言陳。謂王當親享燕而禮之。若有故不得親。則使人以幣致之也。介甫王氏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則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爲衣服。王祼獻。后亞之。王親牽牲。后薦徹豆籩。賓客則祼獻如其祭。王致祭。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則共其酒。無酌數。計之言數也。計其獻酬之數。如左傳臣侍君燕。無過三爵。是矣。無酌數者。以醉爲度。厚之至也。不言酒正。及士奉之者。蓋役所共與。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法謂尊卑之差數也。秩酒謂老臣常膳之酒。王制九

十日有秩也授書契以示酒人也此以上言用於燕賜也○王氏曰賜頒皆行以法者大宰於匪頒賜予皆有式法而此奉以行之也傳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出謂發酒材與酒人及令酒人出酒與人也酒人日入計於酒正以緻出酒正亦月入計於小宰以待聽矣小宰掌九式之貳故聽之也此又總言攷之法度也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此序酒人奄十人之職也爲酒造也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役世婦謂春官之世婦助王祭祀而酒人與女奚爲其役也禮酒見上職飲酒謂食時飲酳之酒此皆言奉也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酒府謂酒正之府也行祀賓以外其禮降雖王膳及凡燕飲亦不親奉故槩言凡事供入於酒府而巳凡祭祀謂小祭祀也其禮降於大祭賓客之陳酒謂饔餼時陳列之酒亦降於禮酒飲酒矣故皆止言供之耳○雜說曰按酒誥爲人子者孝養厥父母而不致欽爲臣者惟正王事而不敢飲其里居百姓助王德顯不惟不敢亦不暇所謂在昔商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皆不敢自暇自逸則非當飲發惟祭祀賓客方用之耳周官酒正酒人與此正相表裏也愚按膳夫以下皆供王先於祀賓獨酒不然酒正首列五齊次三酒四飲明酒以奉祀自奉非所急也其於供王之三酒又以四飲先之亦不重酒之意也漿人亦首供王之六飲而酒人則供王無其文僅以凡事供入於酒府寓之而巳且復列於祀賓大禮之正而與其小者連文先聖之慎於酒如此此所謂德將之義與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於酒府此序漿人奄五人之職也漿醴醫酏即酒正清醫漿酏之四飲此名清爲醴者醴有清有糟此云醴亦清而言即下文所謂清醴若糟則下文自謂之糟也酒正不及水涼二飲者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無厚薄之齊不須辨其物也其入於酒府蓋以供酒正之餘與○內則孔疏曰按漿人六飲有涼涼與內則之濫是一物注云以諸和水諸者衆雜之詞紀莒之間以諸爲濫謂以諸雜穀之屬和水爲之故謂之濫也蓋六飲一曰水即內則之水二曰漿即內則之漿三曰醴即內則之醷但不用糟酏爲重醴惟用清耳四曰涼即內則之濫五曰醫即內則之或以酏爲醴六曰酏即內則之黍酏也除六者之外內則別有醷注訓爲梅漿者以內則後文調獻以醯若醷醷是醯之類

又獸用梅故知梅漿也若先鄭以醷與醫爲一物非註義矣酒正但辨四飲而無水涼註云無厚薄之齊故也愚按四飲六飲與內則諸飲名數各殊以各經傳參之內則施於冬夏分合之義爲疑據六飲之外又有醷而醴又有清有糟益當爲八飲也且醴雖二專用清不用糟而致賓及內則之醴皆兼清糟用之其醫酏之屬初無糟之名故與清醴同名清所謂五齊有六清是也內註於后致賓之醫酏糟與夫人致賓之清醫酏糟乃只爲醫與酏之糟者也夫醴之清糟與醫酏此四飲也以醴之爲糟故次在醫酏之下耳乃曰爲醫酏之糟誤其矣學者并詳之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稍禮註謂非饔餼之禮留副王稍所給之小禮六飲之屬也夫人致禮謂后加清醴者后與王同體三夫人以下於后故備致也致飲亞於稍禮故供而奉之凡飲共之此推言其凡也

凌人掌冰正此序凌人下士二人之職也正故書作政鄭司農云主藏冰之政也傳註以正字屬下簡讀爲正歲十有二月因誤解全經正歲爲夏正寅月者非義見下文○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王氏曰藏冰以備暑亦以達陽出冰以禦暑亦以助陰夫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二氣不至則閉塞而爲災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爲疾善防患者養弱抗強方陰盛而陽微也藏冰以達陽方陽盛而陰消也出冰以禦暑如此則無閉塞乖戾之患矣先王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如此

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歲十有二月謂周正季冬建亥之月也斬伐也冰室曰凌詩二之日鑿冰沖沖謂丑月也三之日納於凌陰謂寅月也此蓋以將鑿而納之故先於上冬令斬耳舊乃以上文正字屬於節首而讀爲正歲十有二月因謂全經正歲皆夏正寅月而此十二月乃斬冰之丑月也夫正歲令糴上春令種皆頒也丑月斬冰而亥月令斬例何疑乎顧泥一職以誤全經亦甚矣且春秋書春王正月之外兼書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其以正歲之稱遞加於子丑寅之月者以三正迭用之義通之也而今加於非春之月至以歲終而稱正歲十有二月此又豈理之可通哉三其凌者倍斬以備消釋也

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春謂夏正仲春建卯之月月令仲春獻羔開冰詩四之日其蚤獻羔

桑非是也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納膳羞於中使停溫氣也酒漿謂酒人漿人也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
喪共夷槃冰○賓客以冰不以鑑嫌停膳羞於鑑也夷槃亦以盛冰註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置尸牀之下以寒之
也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為言漢禮器制度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此
也疏曰此天子之槃名為夷槃也喪大記云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并瓦槃無冰彼君謂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夷
槃大夫不嫌得同名其制則小也夏頒冰掌事秋刷夏謂夏正建巳之月也傳曰火出而畢賦乃建辰之
月晝至此乃大頒之與註謂夏正孟秋建申之月刷除冰室以待新冰也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穛榛實加籩之實蔆芡栗脯蔆芡栗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麷音豐栗古栗字榛音老餌音耳餈音慈○此序籩人徃一人之職也籩竹豆容四升四籩即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羞籩也其綱有四其目則二十有六矣麷熬麥曰麷枲實曰蕡熬稻曰白熬黍曰黑形鹽見鹽人膴見腊人鱐見

庖人鮑魚於楅室糗乾之出江淮鱐析乾之出東海棗栗桃守果名穛榛謂梅也榛實似栗而小蔆芰也芡雞頭也脯見腊人餌餈皆粉稻米黍米為之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為其黏熬大豆與米為糗因以為粉而加其上餌言糗餈言粉互文也此備指籩實之物也○註曰乾穛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也蔆芡棗脯重言之者四物為八籩也疏曰棗栗以下凡五物饋食八籩尚少三按經文乾穛是乾梅桃是濕桃以二者互明梅亦有濕桃亦有乾棗亦皆有可知是八籩也必知有八者按特牲少牢饋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況醢人朝事饋食之豆及加豆數皆八本職朝事之籩及加籩亦各八豈饋食而少二故知義為八也鄭氏曰在者祭祀宗廟有九獻之禮其節有四第一節曰裸王裸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第二節曰薦腥后薦朝事之籩豆各八王薦三獻也后亞獻四獻也第三節曰薦熟后薦饋食之籩豆各八王薦五獻也后亞獻六獻也第四節曰酳后薦加籩加豆各八王乃酳七獻也后復薦羞籩羞豆各二乃自酳八獻也后酳畢諸臣乃酳九獻也凡此謂之正獻正獻畢乃行旅酬無算此則饋食八籩疑有闕文愚按如疏說則饋食同八籩矣而薛氏謂饋食籩籩有闕文始以其義為不完也今攷濕為鮮果而以登常品不得為通義蓋棗栗桃梅蔆芡之屬皆有乾濕無濕則皆以乾與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

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此以下通言凡籩之事也薦籩自朝事之籩饋食之籩而言羞籩通加籩羞籩而言喪事謂殷奠也賓客之事謂享燕也或稱實或不稱實變文也○註曰薦羞皆進也未飲未食曰薦既飲既食曰羞疏曰云未飲未食曰薦者祭先薦後獻據未獻尸前所薦之籩豆即朝事饋食之籩豆是也云既飲既食曰羞者謂尸食後酳尸所羞之籩豆即加籩豆羞籩豆之實是也臨川王氏曰朝事之籩豆象生時朝時所進也饋食之籩豆象食時所進也加籩加豆象饋之有加羞籩羞豆象養之有羞也孝子事親欲致其養養欲盛盛欲備備又致其敬盛備且敬孝子自致之道也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內羞房中羞籩羞豆之實自房中來故名內羞不稱羞籩羞豆與祀賓異文也不及餘籩豆之實與祀賓異禮也凡籩事掌之亦推言之也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蜱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

食糝食醓音坦麋音迷麇音均蠃音螺蜱音毗蜃上聲拍讀同濟爾雅作蒐音逆沈云又之反酏先鄭如字註依內則作餈之然反食音嗣糝素感反○此序醢人徃一人之職也豆木豆容四升醓醢肉汁醢內醬有骨為臡無骨為醢昌本昌蒲根也菁蔓菁也茆鳧葵也蠃螔蝓也蜱見鼈人脾析牛百葉也拍謂脅也深蒲蒲始生者箈箭萌筍竹萌也酏食淺稻米粉而用狼臅膏以煎之糝食合肉與米為餌以煎之也此備指豆實之物也○註曰醬亦醢類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然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凡菹醢之屬相大皆以氣味相成也疏曰鄭亦菹類昌本深蒲脾析豚拍皆不言菹者皆菹也王制一為乾豆註謂腊之以為祭豆今籩實有脯非豆實豈此豆實之醬必先膊乾其肉故曰乾豆也王氏曰先王於祭祀內盡志外盡物是以之與草木之實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然合籩人醢人之實止五十有二者此所謂薦正也北渠魏氏曰籩豆實有常品土產居多其薦方備一二乾物而已且如揚州錫貢橘柚則公非以實籩非以鮮果善潰與聖人義盡仁至類如此禮家乃夸四海九州之物咸在是致之缺民也郭尚祖論云所奉止於朕躬所害及於氓庶仁哉凡祭祀共其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此以下通言供豆之事也義見上職為王及后

世子共其內羞義見上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齊齏同○齊菹類也全物若牒為菹細切為齏五齊謂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謂醓蠃蠯蚳魚兔鴈也七菹謂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謂麋鹿麇也凡此共一百二十齊醢醢魚醢為二十四今皆稱醢者以醢為主也上文王后世子供內羞為常饌此王舉供醢饗為燕禮上文賓客之事並供為享燕此賓客之禮供醢致饔餼不推凡醢事者省文也餘見下職○詳曰此七菹皆菜類也然菹亦菜肉通按少儀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牒而不切麇為辟雞兔為宛脾皆牒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齊菹菜肉通也 凡事共醢之也亦推言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句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句賓客亦如之此序醯人奄二人之職先總舉之而因即祀賓膳以遞言之也醯人五齊七菹之類須和以醯故醯人供之或單稱醯或兼稱醯醬或又單稱醬者分言之為醯為醯合則為醬矣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疏曰共醯物六十甕并醯人共醯六十甕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也五十甕亦并醢人五十甕為百甕掌客職致饔餼之禮上公醯醢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據侯伯以中言之也凡事共醯之也亦推言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此序鹽人奄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供鹽百事備詞也○疏曰四方鹽來有數種處置不同既受入乃教所處置是其政令也鄭氏謂曰先王於鹽獻以待祭祀賓客膳羞之用而已故周禮一書理財惟重鹽獨無賦自管仲以後寖以為富國之計遂至官與民爭利豈先王之意哉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苦杜讀為盬注云按下文自有盬字此當如字○此以下即祀賓膳以遞言之也苦若飴皆以味言形若散皆以質言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飴鹽甘似飴也○劉氏曰鹽之所產利於海而得者味稍苦謂之苦鹽煮於海而出者質多散謂之散鹽風其水而成者味微甘謂之飴鹽積於鹵而結者形似虎謂之形鹽祭祀供苦鹽取其出於自然與明水不異也賓客供形鹽取其服猛也皆給以散鹽取其治洽四海也王及后世子供飴鹽取其甘也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齊同劑鬻同煮鹽音古○齊若食醫和齊之齊稱凡者猶言百

事也鹽未湅治曰鹽故煮湅之以待令而供用也此測本言之也

冪人掌共巾冪此序冪人奄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以巾覆物曰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疏布布以大功也畫布畫為雲氣也言疏則畫布必精言畫則疏布必素互文見八尊見酒正六彝見司尊彝凡王巾皆黼凡王巾謂膳飲之屬黼者畫以斧形也○詳曰周尚武四飲三酒皆畫黼用文德則黻可也疏曰四飲三酒注謂酒正職而言其實酒飲之外凡巾皆用黼黼者白與黑作斧文取威斷之義也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匽音宴○此序宮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六寢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燕息見玉藻修之言治總下文而言也為猶修也井匽當下受水之所井為陽匽為陰也蠲潔也惡臭視不蠲又甚矣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上自其大體而言此自其切務而言也沐沐首浴浴身埽除為潔執燭為明供爐炭為煖凡寢中之事語其褻凡勞事語其勞也四方之舍事亦如之舍謂凡王所適之舍如下職之屬而此掌其事如六寢也○鄭氏曰掌王

六寢之修皆勞事末務屬天官何也重王寢也王六寢即褻除執燭沐浴爐炭之屬皆吉士供之所以衛王也吉士而褻勞無已褻乎王事皆天事敬勿褻可也士敬而王敬士褻而王褻掌六寢以吉士欲王無褻之道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梐音陛枑音互重平聲○此序掌舍下士四人之職也舍通謂在會與其在道之舍也梐枑交木為之虎賁氏謂之閑亦謂之行馬必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也棘戟也列車為宮則以轅表門築壇壝為宮則以棘表門劉氏謂設梐枑以衛車宮設車宮以衛壇壝設壇壝以衛王會同也帷即掌次所謂帷也張帷為宮則懸旌以表門或不為宮則陳兵為衛而次人以表門詳謂王在道食息若有所展覲則為帷宮或有所遊遇若遊觀則無宮而供人門也凡舍事則掌之承上文會同之舍而推言之凡師田巡幸之屬皆如會同也○王氏曰會同有舍者以二者皆為壇於國外以命諸侯也凡諸侯朝覲與免喪必入天子之國若天子以事召諸侯來會及有故不巡守而諸侯殷同皆於國外行之以見天子往會之意也愚按補註謂王宿險阻則設車宮宿平陸則為壇壝宮皆謂王在道時也但於會同之禮皆為壇於國外

而命弗焉其去王城甚不遠不得爲險夷相易之説或疑殷同以代巡守恐當於畿外行之然既有故不巡守則其不勤於遠亦可見矣且越宿而築壇壝宮王者不爲又況會同之舍惟設梐枑再重而止息乃設爲諸宮諸門之禦亦義未足故今以劉説正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帟音亦○此序幕人下士一人之職而總衆之也在旁曰帷在上若在地曰幕皆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皆謂幄帟之綬以連繫四物維爲之在地之幕見聘禮○註曰掌帷幕幄帟綬之事王出宮則有是事也供之掌次以張之故下文各供之也愚按諸職皆首爲綱下爲目本職首句固該下文朝會師田喪祭之屬而言也若朝覲在朝若廟會同軍旅田役在國外祭祀在廟若郊壇喪在寢宮若野其事內外該矣則註謂出宮乃有之者蓋指宮闈以外而約言之與王氏乃分首句爲在宮之事幕人掌之而下文朝覲等則在宮以外而供之掌次使張之也其説舛矣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皆以五者供之也大喪共其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大喪獨無幄者帷幕以帷堂若野帟以覆柩綬以繫帷幕帟惟幄不用也公卿大夫之喪皆有帟士則無帟矣然賜之則帟亦有君於士有賜帟是也不言小喪者舉大以統小與○莊渠魏氏曰

王以事出不可露次故以繒布爲帷幕幄帟用畢而徹之後世用事簡而費不及民後世儉者蒲爲行宮事已而廢其餘爲步障民已勞矣皆不知幕人之法也

掌次掌王次之法以待張事。此序掌次下士四人之職而統衆之也居曰舍止曰次舍久而次暫也法謂張設之等事謂朝會之屬皇邸諸案而外皆幕人供而掌次張也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重平聲○大旅上帝謂有大故而旅之也不言正祭上帝省文也案牀也陳牀而張氈其上也皇邸以板爲屏狀如黼扆皇者鳳凰之羽一云飾如鳳凰也朝日謂春分祭日祀五帝謂四時迎祭於四郊也次謂幄也大次未行禮時所舍止小次方行禮時所間息重帟謂幄若幕之下設帟重案謂牀之上設席張幕則不爲幄但幕其上而已註謂王者衆或回顧瞭察故也此皆言王次之張事也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諸侯朝會亦爲張次或從王師田亦張幕設案所殺於王者重案若帟也孤卿有邦事謂有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不言公者如諸侯也此因言臣次之張事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喪用凡者統衆之詞不言后世子以下省文也疏曰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同再重九嬪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御妻與士同無帟賜則用之耳此諸侯蓋謂三公及王子母弟爲畿內諸侯者故爲張之若畿外諸侯則掌次不張也此通言王侯至於大夫之喪之張事也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旅衆也張之以息尸助祭者尸次尸更衣之次耦次大射禮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是也此類言祭射之張事也○疏曰助祭羣臣既多不可人人獨設故總張旅幕尸尊故別張尸次也掌凡邦之張事亦推言之也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藏去聲○此序大府大夫士十四人之職也九功即大宰之九職始事爲職既成爲功變文也貳者貳大宰也貨賄凡粟絲金布之屬之通稱司會所謂百物財用是也府若玉府內府外府及遺人旅師舍人之屬自其不擊用而言謂之受藏之府自其尤需用而言謂

之受用之府註曰凡貨賄皆藏以給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皆互文也受者受其入數頒者以文書頒令守藏之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即上諸府之官也受財用即受藏受用也又言之者上自大府頒之而言此自諸府受之而言也及之言與猶從也執事謂職內與各徵納之原官也必及執事受者大府令諸府從各原官收納而職內則受其貳令而書之也此首言受而頒守也○明齋王氏曰凡財賦之入也必先受法於司會於是司書書以授之各掌事者依法征斂入數於大府而存其貳於司書大府乃頒於玉府內府外府等而職內復存其貳毋敢額外多取其出也司書必攷於司會驗其式法存其貳然後支於大府大府於內外等府撿與而職歲從存其貳毋有額外多用此財用所以常歸於一也愚按本職言末事之頒財用不言臨事之出財用蓋其初大府頒之於受藏受用諸府而後諸府以時出之於一切也府在國中爲官府之吏其在國外甸稍縣都之屬皆爲都鄙之吏府亦在都鄙者以遺人各條歷攷之可見且職歲職內掌貳官府都鄙之財出入之數職歲云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則本命於大府存其貳而乃出之也明矣職內云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此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之明驗也凡諸職之脈絡貫注如此而舊註乃誤頒財爲出財且誤執事者爲職幣之掌事而各職皆舛也何哉餘詳職內黃氏王氏各條凡頒財以式法

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削稍去聲予上聲好去聲後職並放此○授式法者授諸府以惡出給也關市以下即大宰之九賦膳服以下即大宰之九式稍秣猶芻秣喪紀猶喪荒賜予猶好用也邦國之貢即大宰之九貢待弔用即大宗伯以喪荒弔禬恤五禮哀邦國之類萬民之貢即大宰九職之貢充府庫即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之意也式謂九賦之待九式貢謂侯貢之待弔用及民貢之充府庫或言式或言貢亦互文也賦用通謂賦貢之用不言貢省文也此因言澈而授法也○東萊呂氏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雜服不會要不出關市之賦而已陳君舉曰關市歲入視地賦至薄又不常獲也富有四海而其奉特居經費之九一又取其至薄不常獲者如是足矣而司市之禁凡國君過市又皆有罰何也蓋過用

於上則大臣無規過取於下則有司守法而後人主常立於無過之地也此先王之深意也玩好非供耳目之玩凡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但以其可玩而謂之玩好耳莊渠魏氏曰關市非常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以下常賦以待賓客之屬薄於自奉而厚於奉人也山澤亦非常數故以待喪紀之變王氏曰大宰九式喪與荒並言而此不及荒者蓋其用出於三年所蓄故也愚按貢賦之屬後儒多以重賦疊征爲疑及觀大府而後知聖人仁之至義之盡也彼所謂九賦者一以供九式矣而其於諸侯之貢皆待弔用而以懷諸侯萬民之貢皆充府庫而以予庶民則聖人豈有他哉凡爲萬國生民計而以天下之財爲天下用也不特此也即九式中賓客幣帛稍秣之屬亦莫不及而侯爲民凡其府庫與各委積之屬如後世常平社倉然君若相特爲興之而已故其所爲玩好之用者特以式貢之餘財供之夫式貢惡乎餘蓋必制以三十年之通使餘其十而外此始謂之餘焉是又好自取於餘之餘而其心不存焉故也後世或驕縱其耳目心志而剝民以奉一人雖漢文宋仁猶勿恐也曾周公之聖而爲之戒

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入出即入受出給之數歲終司會考歲成而冢宰受歲會故大府先會之也此總言會而攷數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此府玉府由士六人之賦也金玉謂金珠玉石丹青之類玩好若弘璧琬琰天球之類兵器若兌戈和弓亦刀之類凡良貨賄若骨角齒毛之類此皆言入藏也○註曰此物皆式貢之餘財所作也疏曰九式貢之餘財所作者按大府云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故也愚按註特指其一端耳攷天官之獻入甸人地官之遂師澤虞秋官之職金之屬皆以其物入於玉府凡皆所謂良貨賄也則本職固不僅以餘財供其所作矣且其大而冠裳佩服評及枕柶羽旌鹿至槃敦獻賜以承祭以見賓以養生送死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事亦博矣而註疏乃皆以供玩好目之豈聖人之所以教天下哉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齊齋同○此以下言出供也服玉謂冠弁玉瑱之類佩玉謂行佩之類珠玉謂旒綴之類珠玉者珠玉爲珠也食玉者謂玉屑以食也○雜說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聲角徵宮羽其象仁禮信智或結或垂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以適文質之宜此所以輔助之德不內雜非僻之心無外入也王氏曰齊者以其精明上交神明交玉爲純陽之精可以助精明之氣也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含去聲柶音四○含飯也柶匕也含玉以實口復衣裳以招魂角枕以枕尸角柶以楔齒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笫音子○衽臥席席坐席笫牀簀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註謂皆餘財所作也不言供者以燕褻器其文且明不以重物供褻用也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音對○槃以盛牛耳敦以盛血珠玉飾之而尸盟者執以盟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王獻之物謂百工爲下所作獻賄賓客之物也一云謂王祭祀之所獻也文織謂禹貢厥篚織文此蓋因出供而受藏也不言供從省文○註曰獻謂用以獻遺諸侯也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通行曰饋疏曰按月令后妃獻繭註謂獻於后妃此云王之獻金玉之屬恐亦獻於王註知其非獻於王者按下內府職入四方之幣獻之金玉彼是諸侯獻王內府藏之故此非諸侯獻於王而王所獻遺諸侯也王肅引家語君與臣曰賜臣與君曰獻以其難鄭弟子難王云禮記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況諸侯中非尊二王之後王所尊敬安得不云獻耶彼註云獻也愚按註疏之說自得但以遂師凡國祭祀入野職野賦於王府推之則謂王祭祀之所獻者其言較合而以下職內府供王之好賜推之則贈賓客又應在內府而不在玉府矣

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好賜猶好用也此又言出供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此序內府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言其入受出用也○經國書曰玉府內府所掌金玉兵器貨賄一也而分爲二官何哉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之所作及𠭊人𠭊人之屬所入之物以供王玩好若賜予之類耳邦之大用不與焉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及諸侯之幣獻皆以供邦之大用故分爲二也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幣謂諸侯之常幣獻謂其特獻金若爲貢惟金三品玉若球琳琅玕齒若象齒革若犀兕此皆謂朝聘時之享獻故入之以供使禮若其常貢之貨重名則入於王府以供用也此言入受也○王氏曰四方諸侯之幣獻大宰王幣玉獻是已其物入於內府以待邦之大用則王非以爲已之私利矣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使去聲○供而奉之者王遣使於四方聘以所受於諸侯之物供於使者而奉之也玉府稱好賜此稱好賜予者賜自王而言予自冢宰而言也此言出用也○明齋王氏曰齒革兵器惟國所有不繫於正貢故王遣聘於諸侯卽各以其國之所無者交錯而分遺之旅獒所謂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是也冢宰所予並得於內府支用者蓋與君爲體如吏之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之類皆非私惠故也愚按典婦功職以王及后之用頒於內府蓋以供衣服也今玉府外府職皆言其衣服而內府職反不言未詳或曰外府職先言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末又言惟王及后之服不會典婦功職當供於外府而誤外爲內也然外府職首言掌邦布之出入布乃錢幣初非布帛之入出亦未見其必然也二職當有闕文更詳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句○此序外府中士二人之職而先總言其入受而出用也布謂錢也供百物者供市買百物也法謂經用之式如下文王后世子之衣服非法則弗服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之屬非法則不行也○王氏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惟貝而已至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義其實一而已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此以下皆言出用也典婦功以供王及后之用頒於內府而茲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乃在外府職未詳其義說見上職或曰典婦功頒於內府謂以布帛供爲衣服之用此蓋以財供所爲衣服之用也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齎音資義與資同○幣禮幣齎行齎賜予卽王及冢宰賜予之類也小用對上職大用而言○莊渠魏氏曰王者四海爲家何內外之有內府掌受貢賦功貨賄之屬以待王之大用故儲於內以致慎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待邦之小用故發於外以從便其爲公家一也鄭氏曰受藏之府孰謂謂玉府也受用之府孰謂內府外府也玉府受而藏也藏諸已予王佩用供焉王大喪大齊供焉王好賜供焉世未有藏而不用者蓋藏待用也內外府受而用也用諸已乎大府之職以式法授之內府待邦之大用外府待邦之用凡有法者明用必法也藏待用無厚藏用視法無多貨天之道也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此序司會大夫二十人之職也小宰掌貳以逆治此又掌之者小宰佐大宰而司會佐小宰也此首言會邦治也○劉執中曰司會執會計而必掌典法則之貳者聖人謂職會計者不顧政之是非民之利害或傷於行或害於禮非所以存國體故必知典法則爲治之大本也孫氏曰周家本治以會財因財以知治故宰夫掌治法以攷治而後乘其財用之出入使治法無攷則財用亦不可得乘矣司會本爲邦計設而以逆治爲先治與財爲一體攷治正以會財也愚按大司寇職云大盟約司會受其貳而藏之小司寇又云司會貳民數此無明文蓋具於典法則與版圖中與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此以下專言會邦用也○疏曰云令田野之財用者九賦卽大宰九賦其中惟國中關市幣餘非田野外四郊邦甸家稍邦縣邦都山澤皆是田野據多言之也愚按田野之財用對民職之財用而言也九職中之八貢皆生民正業而又有九賦者聖人慮其力不出於已而貨棄於地故各於其地斂之卽幣餘亦恐其將沒而不在官府非田野所謂據多而言或曰當是國中誤文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郊野謂鄉遂縣都謂稍縣宰夫言掌都縣都鄙上文貢賦功式之財用皆有其法之大綱也而財用所出之數各有書契其戶口地里各有版圖此凡會計之要故司書掌之而司會貳之矣亦言治者對文則事治爲治財用爲用散文則通也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

貢之餘財矣後儲通也如喪與祭移祭與賓移之類財入以待式用而餘財又以待移用也○王昭禹曰大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者官府都鄙之吏受財用於大府而大府頒之職內於其時則受其觳令而書之此所謂及執事者受財用也疏曰會謂歲會也職內以其入出之數與職歲出財之數并各官府所出之數通鈎考之則其有無存積與公清與否皆得知矣愚按此及職幣皆有餘財待用然而其掌不同者職幣餘於各支用之吏其所餘特爲九賦中幣餘之一而已此餘於各受用之府乃通九賦九貢九功之羸凡一歲用給之所餘者言之所謂式貢之餘財也餘在吏手者微而難稽故司書言敘職幣特言振而餘在府藏者廣而易攷故職內但言敘然則其稱待邦之移用而不稱以供王之玩好者何耶大以式貢餘財供玩好之用法固嚴矣然嫌心志悅耳目聖人亦豈遂汲汲焉爲之哉彼所謂移用者必其式法之羸此雖餘而彼稍闕故待移之耳則以供王之玩好者必俟乎式法之用皆有餘而後可也於是見設官之統理而聖人之不溺於玩好者益嚴矣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此序職歲上中士十人之職也貳出賜之數者其數各留於其府而職歲亦貳以待攷也出即出財用賜即賜予也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法贊逆會。受式法於職歲者蓋職歲本大府以授之也頒財時大府總授以法式令乃以每事出給之式授之羣叙即小宰六叙之叙職幣掌幣餘以待賜予故以敘偕授之而同會掌逆治以聽會計故以式法贊之也○陳及之曰職入者以歲所入攷其所出職出者以歲所出證其所入互攷以防姦僞也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楬音傑○此序職幣上中士十六人之職也振猶舉也上財幣之餘之數猶[illegible]楬而舉之也凡財幣皆先振而後斂上言斂幣下言振財互文也凡用邦財者謂以變故有所需用掌事者謂以事務特有作爲者官府都鄙之羸與常事常用也奠定楬識也謂別其物色定其錄籍而以書表識也小用賜予所謂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也[illegible]其要鄭氏曰式法有定而從羨餘曰古人處事綿久凡頒於官者所侑原數亦必令稍優以備缺乏之事畢送出還官式法所以曲盡也振者剛出之使不埋沒萬分兼介不過小耆一點貪汚便成人惡聖人嚴於會財亦以養其廉免陷於過也何氏曰省後生於有餘節儉生於不足漢武貫朽粟陳而用度無藝唐玄之藏充溢而賞賜無度成周所以覺察如是之嚴者王恐人君以有餘而妄用也疏曰諸上之小用賜予謂常賜予也與外府職賜予之財用典絲典枲二職上之賜予並同其王府言王之好賜內府言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非常賜予也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式法謂賜予之式法贊即贊司會也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此序司裘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大裘春官司服所云大裘而冕也○疏曰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王昭禹曰大裘以簡大爲名與記所謂大禮必簡同意也愚按大裘用黼其上被衮家語云郊之日大裘以黼之被衮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記郊特牲之文亦略同其與司服大裘而冕但文有繁簡耳而賈乃謂大裘爲黑羊裘其上用玄衣亦異矣且大裘祇言祀天不言祀地則裘非夏至祭地之服也即春官司服亦言祀昊天上帝而已疏家乃妄援孝經緯之文謂祭地之禮服與天同惟牲玉不同也抑何誣周官而惑後之議禮者哉詳見大司樂職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中仲同○良裘註謂王所服黼裘功裘謂卿大夫所服狐青裘麑裘之屬行羽物以羽毛之物賜其臣也此因言裘之類也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供侯之數射人所謂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也此亦言裘之類也○註曰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士以祭也諸侯以下將祭亦與其臣射以擇之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侯者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侯又方制之著於侯中謂之鵠所謂皮侯也王大射之禮虎侯王自射熊侯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大射熊侯侯自射豹侯其羣臣所射卿大夫大射[illegible]臣同麋侯而已賓射之道虎九十弓熊七十弓豹麋五十弓鄉射記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十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十弓者侯中廣一丈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有奇侯中一丈者鵠三尺三寸有奇也○鄭謂之鵠者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儁疏曰諸侯謂畿內諸侯三公王子母弟也記裘供諸侯鄉大夫大射之侯與侯道各如供於王大射之制士自祭無大射之禮而得與於王侯大射者以其得助祭故也愚按諸侯以下不得射虎侯王得兼射熊侯豹侯儀禮諸侯大射二侯之外又

今氏曰內宰仲春詔后帥六宮生穜稑之種而獻於王夫普天之下蠶者非一女也爲祭服豈不足而后且親蠶耕者非一男也爲粢盛豈不足而后且於耕以事先男先姑敢不用力婦道也王后而親蠶佐耕以爲婦道婦女有不承先祖供祭祀者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此其助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此序內小臣也上內人之職也命謂使令也內宰正后大祭祀之服位此蓋正宮中及廟見於王之屬與前驅亦以備使令也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相去聲下職並同○擯相詔告也徹后之俎謂尸酢后於東房薦以俎后受訖乃爲徹去也○疏曰后尊言擯詔詔告之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內人卑故直言正之也愚按言后不言夫人言九嬪不言世婦女御夫人從后世婦女御從九嬪以上統下之詞凡經傳省文類如此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好並去聲○好事者恩好之事四方謂四方之諸侯好令者恩好之令卿大夫謂王朝之卿大夫○鄭氏曰恩好之事以物而問遺之恩好之

令以言而弔慰之后親族有爲四方諸侯者有爲王朝卿大夫者則皆使小臣往將之也掌王之陰事陰令陰事註謂妃嬪御見之事若今掖庭令推當進御者陰令謂王有宜命於北宮若絲枲織紝裁縫之屬○明齋王氏曰夫婦三綱之始萬化之原衆庶莫不然而況妙儀天下者乎宦寺者不能不用而不可輕用故內小臣掌后命正服位之屬猶大僕之侍王而其禮事之詔相亦猶大小宗伯之贊王也好事好令則使往而王之陰事陰令亦掌之親蠶賢賢與王同志且使恩逮下而無嫉妬也古並稱婦寺以其柔媚如女也今其職如此非剛正之士其孰能之是故奄無命閽惟此稱上士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幾譏同○此序閽人王宮每門四人之職也中門謂中於王宮之門喪服謂衰絰之屬曲禮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是也凶器謂明器之屬士喪禮主人所謂曰明器賓客所致曰就器是也潛服謂若傳所謂甚人衷甲賊器謂盜賊之器奇服若傳所謂尨奇無常怪民謂狂易之民也宮內器不謹潛服賊器不執奇服怪民不道皆不令入即凡宮內之人公家之器來朝之賓若客亦須帥而後入無則必譏也○疏曰中門註謂雉門也雉門外有皐庫內有應路故爲中也平仲王氏曰案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則中門不專指雉門也鄭氏曰五門自外而內皐庫雉應路皆南向當國中故謂之中門愚按諸說五門其今以義推之王說爲正夫門冠以王宮而下文厲言不入宮則禁閽惟內宮門言之而未不入宮之守凡前後左右宮門皆不可入亦非必南面當國中者而後禁也其言王宮之中門者內宮門嚴於內外朝門而其中門尤嚴故繫以明例耳以時啓閉晨昏啓閉禁出入以上皆防其姦時啓閉乃守其常也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辟辟音闢○辟者辟行人使無干也○疏曰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若宮正之屬外命夫凡在朝卿大夫士也外命婦總內外命夫之妻言之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也掌埽門庭庭者註謂門庭相當之地也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宮在路門之內廟在雉門之外燎地燭也○疏曰在手曰燭在地曰燎以百根葦布纏之薺薾其上若今蠟燭其數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也王氏曰宮正凡邦之事蹕禁止者廣閽人則蹕宮門廟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所照察者在內關人又設其門燎耳亦尊卑之辨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此序寺人五人之職也內人謂王宮內未命之女人若司服縫人職各女之類女宮謂充役於宮之女役若天官酒人以下七職女奴以上四職地官舂人以下三職各女奚之屬相道以引之糾以督之也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有司註謂春官之世婦佐世婦則二十七世婦也內人之禁令亦禁其非禮而令以禮矣○疏曰詩云有司是春官世婦者按春官宮卿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賓客之屬亦如之此言致於有司明是宮卿世婦非二十七世婦之師女宮者也又云佐世婦是二十七世婦者以寺人是奄故得佐世婦治禮事即下世婦職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愚按佐世婦亦是女宮執事於有司者佐之觀下世婦職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及祭陳女宮之具之屬可見矣疏謂寺人佐之者蓋帥而佐之亦即寺人佐之與不言九嬪九御者九嬪贊爲徹豆籩而已不帥女宮治粢盛之屬女御亦惟贊世婦耳故不及也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臨去聲凡弔臨之臨並放此○弔臨謂哭其族若親之喪立其前內人卑故也○明齋王氏曰

會也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此序典枲下士二人之職也緦縷紵皆布名緦縷紵方文其麻草通謂枲者葛苴之屬詳見掌葛各有物授之不言功物者省文也又不言賜者麻草不以賜人也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時頒謂典絲藏待令有司之頒頒衣服授之者亦以其物授也典絲不言頒授此不言賜予皆互文也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王氏曰先王之於婦職令后帥以蠶九嬪以功教之內宰又教以二事而婦功與絲枲並皆典以官及獻功則后受而內宰又佐之凡皆如此其嚴者明不於農汝本於蠶不忘其本邦國所爲稍也孟子云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褘衣同揄搖同狄翟同闕屈同展襢同緣褖同沙紗同○此序內司服奄一人之職也褘爲翬揄狄爲搖翟二者皆翟名卽雉也翬素質五色備出伊雒南搖翟亦五色而青質出江淮南翬衣色玄其上刻繒爲翬形畫之而綵以爲飾搖翟衣色青其上刻繒爲搖翟形畫綴亦如之闕翟衣色赤其上刻搖翟形綴之而不畫故謂之闕三者皆后之祭服從王祭先王服褘衣從祭先公服搖狄從祭羣小祀則闕狄也鞠衣象桑葉始生其色黃后告桑之服展衣色白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黑色后御於王及燕居之服素沙今白縳六服皆袍制而以素紗爲裏也六服之等后當服褘衣其下外內命婦遞以命爲差今六后之六服者禮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也諸侯夫人及凡卿大夫士之妻皆爲外命婦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之屬皆爲內命婦其服當以揄狄以下爲差此鞠衣以下三服則再命以下之服而已玉藻云命婦皆從男子再命鞠衣一命展衣不命之士緣衣是也不言屈狄以上內外命婦之服者蓋三夫人及公侯伯之夫人服揄狄世婦及子男之夫人服闕狄玉藻云夫人揄狄君命闕狄是也此不言從省文○疏曰按司服職王之吉服有九而袞冕以下祭服有六今后祭服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王韋弁以下有常服有三今后鞠衣以下常服亦三則同也鄭后不祭天地諸神者內宰后祼獻則贊祼惟祭宗廟則有之天地無祼又內宗外宗佐后祭宗廟皆不稱天地以下故知后於諸神不與也凡祭

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其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言后及九嬪包三夫人在其中之詞凡命婦通謂女御及外命婦也大宗伯再命受服則下士之妻不供衣喪衰之制內命婦爲王服斬爲后服齊外命婦爲王服齊后無服后喪之衣服謂襲衣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也喪具謂生時紛帨線纊裹之屬○註曰外命婦惟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疏曰按士之特牲禮士婦纚笄宵衣大夫之少牢禮士婦被褖衣移袂是士妻不服褖衣大夫不服展衣此於家降服之證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此序縫人奄二人之職也女御卽其下女御八人掌縫王及后之衣服者也然而縫人反爲之役者此蓋八十一女御之中總理縫事而不爲縫人屬故縫人特實贊與劉氏曰奄以績工役女御則授修短之制者王及后之衣非女工所宜量度也餘見內司服序官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棺飾謂帷荒褚紐之類詳見喪大紀翣以柳木爲之衣以綵繪爲飾禮器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是也掌凡內之縫事凡內謂夫人以下也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暴音僕○此序染人下士二人之職也染絲者染而後織染帛者織而後染夏謂夏翟也春陽燥暴曬其練而已夏暑潤易擇始染玄纁爲祭服秋氣深可染如夏翟羽五色備矣至冬而染工成故並獻於王也○平仲王氏曰染人職微所關甚重書云五服五章哉詩云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器名器之尊卑後宮之奢儉與其式法之貞衺皆係也掌凡染事明非染絲帛而已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追音堆○此序追師下士二人之職也副編次三者皆首飾名註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象若今步搖也編者編髮爲之若今假紒次則次其髮之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副配褘揄闕之三服編配鞠展之二服次配褖服追猶治也衡以垂副旁而懸瑱笄以卷髮而簪之皆以玉爲飾也九嬪以下首飾無副衣鞠展者服編衣褖者服次○疏曰掌王后之首服者對夏官弁師掌男子首服而言也註謂三翟之首服爲副而餘則編若次者王之六祭服皆冕條爲弁冠則后之三祭服皆

副餘爲編次可知昏禮女次純衣纁衣則知褖衣之首服爲次而鞠衣展衣之首服爲編亦可知也鄭氏曰髲鬄男子之爲婦人首飾婦人之飾不過髮與笄而已周禮副編次追衡笄詩所謂副笄六珈之類是也後世珍飾滋煩不求治容誨淫乎之甚

紕其笄紘亦如之笄紘者笄而加紘也如之者亦以其等供之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繶音億句作絇○此序屨人下士人之職也服屨猶言所服之屨禮下曰屨舄對文屨舄各名散文舄亦名屨故舄屨通言服屨而官亦名屨人也舄皆禮服屨則不皆禮服舄皆命舄屨但不皆命屨故舄止言其色而屨則別言諸屨矣繶句者舄屨飾也舄屨之飾有三絇謂之拘以條爲鼻而著舄頭以爲行戒也繶爲底相接之縫縧條其中也又有純者以條爲口緣也凡舄屨皆象其裳色而絇繶純之飾與舄屨異色士冠禮云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今赤繶黃繶青絇各舉一者互文不言純者省文也素猶素功之素屨不加飾曰素散猶散綬之散屨不致功曰散二屨之服吉凶參猶服之有深衣與黑各之者在君爲素屨在臣爲散屨也葛屨夏屨也士冠禮夏葛屨冬皮屨言舄屨則冬爲皮屨可知皆文也命猶錫也功猶事也王錫命而服者爲命屨非錫命但因事而服者爲功屨凡赤舄黑舄之屬皆定名命屨功屨則非定名以命不命而名也舄有赤白黑青四色屨有黃白黑三色舄止言赤黑屨不言各色者亦約詞也○註曰王吉服有九凡舄三等無屨大裘衮衣鷩衣毳衣絺衣玄衣六者皆纁裳赤舄韋弁皮弁二者皆素裳白舄冠弁黑裳黑舄此王之九服凡三舄也后吉服有六舄三等褘衣玄舄揄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此皆后之六服三舄三屨也王若后皆三舄而后獨有三屨者凡舄屨如其裳王六冕同纁裳故以一赤舄配之后三翟爲玄青赤三色裳如之故以三舄配之而鞠展褖別配以黃白黑三屨也命夫命婦之命屨其次皆有功屨王及士妻惟有命屨而已皆無功屨也疏曰首服在上尊故男子婦人道同弁師分掌之屨舄在下卑故屨人同掌之註謂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士功屨次命屨者據命婦而言也命夫自大夫以上有命舄無命屨孤絺冕服卿大夫玄冕服皆赤舄爲命舄而以其次爵弁服白屨冠弁服黑屨爲功屨是功屨乃次命舄也外命婦孤妻以下內命婦九嬪以上並不得服舄孤妻九嬪皆鞠衣黃屨爲命屨而以其次展衣白屨褖衣黑屨爲功屨卿大夫妻及二十七世婦皆展衣白屨爲命屨而以其次褖衣黑屨爲功屨是功屨皆次命屨也士則爵弁纁屨爲命屨女御與士妻亦褖衣黑屨爲命屨而其次皆無功屨矣上及十七等有此命屨者亦謂士之中下以上再命受服者也鄭氏曰舄弁者天之覆也舄屨者禮之載也屨以上爲大故衣冠同色屨以下爲裳故裳同色愚按素屨散屨註謂爲有凶夫飾之屨但考喪禮繐衰傳服初無此屨名據疏謂大祥所服亦無明文徒以喪服小功章不及小功喪屨賈說疑其吉屨無絇而疏因謂大祥與小功同服此屨也然既云吉屨則色與吉同但無絇耳似不得以素屨理當之也檜風言既祥之服云庶見素冠庶見素衣庶見素韠則素屨亦可通然又不得以吉屨無絇當之也况散屨更無明文乎竊意后及命婦皆有燕服之屨王寧獨無則此素功不飾之屨當如褻衣之例爲吉凶相參通服之屨而素亦稱爲質素之義如充耳以素素衣纁袠之素而非必如凶服縞素衷吉屨自有剃之失也如此庶於義爲安而舊解亦可通矣餘義見下文學者其詳體之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此指祭服而言也若赤舄黑舄命屨功屨之類與夏葛冬皮之屬祭皆隨宜而非其服其時者則非所宜也舊註謂祭祀有素屨散屨據大祥時而言而疏因謂此據外內命夫爲王斬喪大祥而言也夫云祭祀以宜服則非祭指上文非祭之屨亦明矣鄭以素屨散屨爲大祥之祭服而上文素屨係於王及后張屨之下又何以云外內命夫爲王斬衰大祥之服耶學者并詳之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大祖之大音泰乘去聲綏而誰反當作緌○此序夏采下士四人之職也冕服謂享先王之衮冕大祖謂大祖之廟乘車謂祭郊廟之玉路綏而明堂位夏后之綏謂旌旄之羽毛四郊亦謂四郊之壇兆也言綏不言旂者用古皇之綏以別生道也復者招魂復魄也始死使以死者之上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而招之號曰皋某復如是者三乃降衣於前受以覆尸以冀其復生故謂之復祖以袞冕郊以車綏蓋各以道求之也○鄭司農曰喪亦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廟門四郊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喪大記云復者朝服君服以卷夫人以闕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復如於家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右轂以其綏復夏采天子掌復之官故以冕服復於大祖以乘車綏復於四郊天子之禮也劉氏曰王始喪而莫測其存亡也故或之其所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服而常侍者孝子之道無所不至是以夏采復於大祖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大寢小寢

也記云復盡愛之道也先王所以愛其親在誠乎孝以至於此曾子云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治而至於民德歸厚治之大成此夏采所以序天官之終也

周禮卷之三

姜兆錫輯義

地官司徒第二

地官稱司徒者徒之言衆司徒掌教而安擾其衆故名也自唐虞以來皆稱司徒殷人稱農父酒誥農父若保是也餘詳天官

地官司徒總序

此文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地官司徒之意乃第二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邦教即六典之教典因而導之曰安馴而擾之曰擾書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按司徒主教之官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五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穆王命君牙爲司徒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凡此皆不專稱司徒任土地治財賦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等官無非教民之良法惟是倉廩足而知禮義而王道之始要在養生送死無憾乃所以因其利而導之於義者故以土地財賦之事屬焉後

人徒見載師泉府等職遂不攷本末以爲專掌財賦甚或以地官宜掌土地遂取司空之事歸之序使司徒之本職不明而所謂使掌邦教者竟虛設矣豈不惑哉

地官司徒序官

此以下承上文序地官設官之數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不稱地官而更稱教官者承地官掌邦教而言也司徒稱大小者大司徒掌建邦教雖令帥六鄉而職實統乎天下故稱大而爲教官之長小司徒副之而所分主者六鄉爲多猶遂人之于六遂而已故稱小也鄉師佐小司徒以治鄉猶遂師佐遂人以治遂故又爲諸鄉官之長而稱師也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

比長五家下士一人長並上聲比音避○鄉謂王畿百里內之六鄉老者公之尊稱曲禮三公於諸侯稱天子
之老是也正師皆長也胥謂其才智亦猶胥爲徒之什長也五家
爲比比有長五比爲閭閭有胥四閭爲族族有師五族爲黨黨有
正五黨爲州州有長五州爲鄉鄉有大夫每鄉凡萬二千五百家
自比至鄉地漸廣自比至鄉人大爵漸尊而二鄉公一人尤地
廣而爵尊焉此上下異以通相爲也無徒役者鄉官故也遂大夫
之屬放此○詳曰老尊稱也二鄉一公六鄉則三公三公者上與
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是以爲之鄉焉丘氏曰鄉
大夫猶有職掌鄉老則大其資賢能則與焉在朝稱公在鄉稱老
坐論於天子而不爲僞觀於鄉民而不爲褻惟道所在上爲德
而下爲民是以司徒首載之後鄉章氏曰鄉大夫鄉也而謂之大
大者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凡鄉皆上大夫列職於朝名
之爲鄉正其位也分治六鄉則名爲大夫明齊王氏曰在朝爲六
官在國中兼爲鄉遂之官及都鄙之君故平居則六鄉各教其民
國有大事則各帥其民而至有大故各糾其民而守其有會同師
田帥民而至亦如之觀夏書乃召六卿即六事之人春秋列國三
軍帥即三軍之將以此見古者公卿大夫靡不親民情意流通也其
族師而下不必皆王臣不過民中推擇因而秩之故曰使民興賢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漢賜民爵一級以上蓋其遺法與

愚按族師以下擇鄉民爲之即王制升於司徒曰選士也若其上
黨正州長鄉大夫諸職王氏以爲六官之兼官而何氏則以爲致
仕之鄉大夫者蓋致仕者位尊望重足爲鄉黨典率故與然致夏
官司馬之職鄉遂官爲將帥之屬假非致仕者所勝而儀禮鄉飲
酒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註謂主人爲鄉大夫而先生爲致仕之
大夫士則鄉大夫之屬固非致仕者也豈致仕者居其鄉則鄉大
夫爲父師士爲少師皆名先生其或爲鄉大夫至黨正之
屬則名主人而亦或有選擇是翁起而爲將帥之屬者與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稍土曰封
掌設社壝爲畿封故名封人司徒諸官以下即次此者重社稷也
徒役多者畿封事廣也○何氏曰俞氏謂封人封國造邑嘗爲司
空掌邦土之事芬按左傳宣十一年楚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
徒而令職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則是司徒之屬明矣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兼掌金而官名鼓人者何氏謂金亦以節鼓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掌教舞供祀及凡野舞之屬故名舞師舞徒給舞役者也
不言府史者無收藏若記載也後無府史者放此○明齋王氏曰
按本職四祭切於民事故四舞爲民之通用舞師所教止此而已

若大司樂所教國子之舞則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若鄉
之舞樂師所教國子小舞之屬亦略如之野民並無與於此故舞
師所教不及也愚按大司徒以六樂防民之情而教之和而其屬
鼓人舞師教止此者先王之教先其易後其難易者通於中才難
者加於與等其教之如此逮論鄉秀士升之司徒而後司徒教之
司徒又升之學而後大司樂之屬教之此其爲之有本末施之有
次第也餘見本職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故名牧人而徒役多也○
疏曰詳謂養牲於野田者對充
人繫養牲於牢與國門而言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掌養
國之公牛以待祀賓軍喪之屬故名牛人而徒役較多也餘見夏
官羊人序官○明齋王氏曰牧人兼總六牲而官爲下士與雞人
羊人犬人等同爵者職止芻牧而已牛人雖主一牲然掌公
牛其用爲大故官爲中士若馬則尤重故校人爲下大夫也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充猶肥也凡祭牲充人受之牧人繫養充肥故

名也封人之後次以鼓人至充人五職者封壝既定禋祀爲先也
呂氏釋書洛誥曰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
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乃平天下之要道故
周公卜洛成而首以肇稱殷禮祀於新邑者告王也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載之言事
也猶任也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而爲閭師縣師遂人均人之
長故名官而徒役多也次此者社稷爲民人之主民人爲社稷之
本也先載師次以閭師縣師者又
以見生息與賦斂其道相終始也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閭即鄉法比閭之閭也其職掌國中及四郊之賦猶秋官鄉士
掌國中而各掌其鄉遂士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乃兼掌邦遂令閭
師里宰徵賦之官而官名閭不及里者以內統外省文也凡冢宰
小司徒泉府質人朝士之屬其言國郊之義皆如此皆註以閭師
專主六鄉之賦而縣師主六遂及凡公邑者失之矣通六鄉六遂
之賦而官役止此數者蓋鄉遂官各一人史各一人
徒各十人以令徵之而已若徵則閭胥里宰主之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縣即縣都

縣鄙之縣也其職掌賞罰之賦貢猶秋官縣士掌野而各掌其縣
乃掌徵斂地公邑之事之官而此鄙野稍都中之公邑亦附屬其
名縣者亦郊中以統大小都也以上二師處王國之制不得次於鄉
昔遂各官之後又以鄉大夫以下各鄉官與大小司徒相連故不
得次於各鄉官之前其卒於此者亦
居中以兼上下之意也餘見旅師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遺音位○遺讀之也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故名也因此次閭師縣師者亦以見聚散取舍其義相表裏也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猶平也掌均地政地守地職及其力政之屬故名也此作稷粟米力役之屬所總待以平者而賦役之職於是畢矣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師氏保氏皆教王及國子而師氏掌詔美道尤尊故名其官且為諸官之長而徒役較多也其下保氏以諫惡佐教而司諫紏萬民司救救萬民調人和萬民媒氏合萬民皆是教之義諸官次於載師各職之後者衣食足而後教化行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保安也掌諫惡以安之故名也○官皆稱氏未詳註謂官有世功則以官族氏官稱氏者皆此類也○謂解氏以別大師大保之屬也書周官大師大傳大保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惟三孤乃最尊之位二官雖有師保之責而德位非其比矣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以言諍人曰諫以道正人亦曰諫司諫掌糾正萬民之德行道藝有教諫之義故名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常防禁萬民之衺惡過失故名也二司之教萬民猶師保之教王若國子而司諫長善司救救惡亦師氏詔媺保氏諫惡之意也然其職皆以節巡問觀察以行之者蓋司徒以下乃專職教民故史之官而二司猶今欽差提學使巡按御史之屬與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調猶和也掌調和萬民之難故名官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言謀也掌謀合萬民之判故名官也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市之治教政刑之屬故名而其官為賈人以下八職之長故賈而胥徒亦衆也次於此者以其及前本末之義司市猶鄉之司徒遂之遂人也賈人猶鄉師遂師也廛人猶閭師縣師之屬也三職皆聽之命官而胥師以下六職則官所自錄用猶鄉遂之鄉官肆長猶肆一人猶鄰遂之比長鄰長也胥倍之而二肆一人猶閭胥里宰也司稽倍伍肆一人猶族師鄙長也司虣又倍而十肆一人猶黨正鄙師也賈師又倍而二十肆一人猶州長縣正也胥師獨不倍者蓋小治小訟其事頗多也猶鄉大夫遂大夫也鄉官皆有府而胥師以下無府者務末也鄉官各無役有胥師賈師各有史者市務頗煩也各無府與胥徒者市自有賈也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之屬而為之質劑故名官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二十人 廛杜氏謂市中空地也疏謂此載師職廛里任國中之地及遂人職夫一廛之廛為貨賄停貯邸舍之稅非空地也其職掌斂廛之五種之布故名其官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一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一人 賈音古下同虣暴通長上聲○胥亦才知之稱師其長也肆者行列之象二十肆而胥師主其政令以聽小治小訟之屬賈師各即胥師主物價矣其下自十肆五肆而二肆一肆司虣主禁暴亂之屬司稽主察盜賊之屬胥主巡前衺之屬肆長主陳貨賄之屬故各以名也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泉即錢也掌市所斂之泉布故名其官而與市相次也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王城之門故者謂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也或疑本職下士十六人每門下士二人當爲八門今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當以十二門爲率其每門下士二人乃在總掌各官之外觀每門府史胥徒之數與上府史胥徒之總數亦各不蒙可見凡司關職每關下士之數亦在總掌各官之外乎次此於市官後者以其皆開察貨賄之爲故也鄭氏曰漢猶用士人後世則奄人掌之矣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王畿之關故名疏謂王城四面各五百里面置三關司關處國內總爲檢其十二關其每關下士二人則在關門以主啓閉譏察之爲也其職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故與司門連次而其役往來各關故亦多至八十人與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符節之屬以達天下故名而職與門關連次也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謂王畿百里外之六遂也遂人主之而遂師佐之猶小司徒鄉師之於六鄉故爲治野官之長也徒役亦如鄉而史至三倍於府者其職領田里治溝塗凡鄉遂以往皆所統而文書獨繁爲故也後凡史有數倍於府者前放此次此者由內及外之義也○平仲王氏曰王國外之六鄉小司徒自治之又其外六遂特設遂人分理之而本職所掌乃稱自野以達於畿是雖六遂外之都邑皆遂人總之何也蓋春官有都宗人夏秋官有都家司馬及都家士而司徒不設焉蓋禮政刑三典所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而教典陶淑於德行道藝食其地即當教其民故公卿大夫各掌其教養之任王國下復設官而弟以遂人總其要虞與不然謂其所掌自都遂畿及十數倍於六鄉也必不然矣愚按王氏論本官獨下設都家之官其說善矣但本職所謂以達於畿者乃言溝塗之制達於甸稍都鄙而非總教其德行道藝之謂也蓋自註家率以遂人與縣人之田制分爲二法故其溝塗之制之達於畿者備書多未之審而王氏遂謂以達於畿者爲遂人總畿內之謂耳詳見小司徒井牧節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酇長每酇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酇音纂長並上聲○縣鄙酇里鄰皆遂之屬也觀鄉之州黨族閭比雖地有遠近爵有尊卑而其遞相屬則一也詳見鄉老之屬○何氏曰鄉遂里名者遠近之等也先王立鄉遂之官以教民大司徒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教其所治則鄉遂皆在其中矣吳氏以鄉大夫以下隸司徒而以遂人以下隸司空何也莊渠魏氏曰國中百里外制六遂以副六鄉王化首及於鄉其次及遂故遂官之屬其秩皆下鄉官一等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旅謂羈旅也其職掌用三粟以惠其民而凡頒爲新甿者亦聽其治以安集之故名其官也胥爲徒之什長而此職胥乃至數倍於常者事不其頒而緒稍紛也○易氏曰旅如羈旅商旅之旅皆託於外未安其居於新甿亦然故以旅名也徐氏曰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傳其有浮游旅寓於四方者益鮮今民以羈旅爲名官以新甿爲職豈非自秩徙寓土之人當勞來安定之乎愚按本職明著卹此

而註疏乃謂此主縣師所徵野之賦貢者六鄉地狹閭師徵且斂之徵斂同官若六遂達畿外其地廣故縣師徵之旅師斂之徵斂異官也今以其說考之縣師之征賦廣而謂其地自六遂始則既失閭師掌鄉遂而縣師掌凡公邑之本義矣且閭師主令閭胥宰貢九穀之屬若人主藏而廩人主頒之遺人亦豈以一官徵斂之謂乎攷本職首稱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以施惠散利乃遺人職中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者而職末稱凡新甿之治又即旅民始受田爲甿者也則不得以爲掌徵並賦之官益明矣而乃訓旅爲處謂爲遂官里宰之師也其牽率又豈待辨哉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稍去聲○距王城三百里曰稍稍漸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是也其職掌以縣師之法令鄉甸稍都邦凡公邑之兵賦而名稍人者稍地居中以兼內外也○黃氏曰自甸而往而以稍名官者甸稍一法縣以包甸若大小都也薛平仲曰遂法稱凡爲邑者謂六遂若甸稍縣都之屬皆邑之所積也則稍人之職不以總遂官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委去聲○委猶積也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施惠而委人亦掌野之賦斂薪芻之屬以供用故名其官而徒役亦衆如遺人也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均猶均人之均也均人掌均地政及力政之屬而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之類故又名土均而徒役亦如均人也○[illegible]宋魏氏曰事與均人相關均人止閱中及四郊土均盡天下矣禹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土均其道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草謂除草也疏曰其職惟有糞種之文無殺草之事而名草人者盖殺草然後種焉故也愚按草人土化之法凡九其八爲獸一爲黄黄亦殺草之意也稱草人者其約詞與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掌水利以觀稻故名稻人事重故徒役多也○自遂人至此凡十四官遂人以下八官通言治遂而已旅師以下六官通言凡治野達於天下之事旅師至土均言征斂於終而草人稻人則言藝植於始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訓道地圖以明土地善惡之辨故名也自此至場人凡十七官益因穀土以及庶土而大小遠近之事備矣圃人場人最居後者見鳥獸草木之來雖殊異抑末耳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掌訓說四方之事以詔王觀故名也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虞度也度知其形勢及其中之所生而掌其政令故名書命益作朕虞是也澤虞放此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衡平也木生平地曰林生山足曰麓掌巡視其禁令而平其守故名也大林麓之衡爵卑於大澤大藪之虞而役尤多者其事較煩亦因見尊者職要卑者職詳之意也川衡放此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名官及爵役並見林衡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水流謂之川水鍾謂之澤水希謂之藪名官及爵役見山虞林衡○陳君舉曰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於是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非附也外則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疑若專其利而不與民共之特禁之不使戕賊而已此先王頒於王官而不盡利以遺民之意也愚按官名澤虞而其下兼稱大藪大澤夏官職方氏亦合稱澤藪散文則藪澤通以其水亦希潤不常故也然考爾雅十藪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之間具區齊海隅燕昭餘祁鄭圃田周焦護是也而職方氏九州之澤藪惟揚具區荊雲夢豫圃田青孟諸兖大野并昭餘祁六者與爾雅同名其幽奚養冀楊紆雍弦蒲三者則異矣豈獨閱分合紀載有異同而陵谷亦或有時變遷與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迹之言跡也跡知禽獸之處故掌邦田之政而名迹人也○後儀王氏曰春秋時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迹人來告逢澤有介麋是也[illegible]魏氏曰其官主知禽獸之處田獵用爲耳目如兵法之有鄉道也

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卝古礦字金玉之屬未成器謂之礦其職掌守金玉錫石之地而以時取之故名卝人也舊作詩總角卝兮之卝謂金玉未成而爲礦猶童稚未冠而方卝也今按卝卝二字音義並別其謬甚矣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故名也角人羽人有府無史者事省府兼之也囿人放此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掌以時徵羽翮之征於山澤之農故名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澤農

故名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染草若茜藍象斗赤箭紫莂之屬掌斂其物以染故名也〕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掌炭物之徵令故名〕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芽荼也掌聚荼蓄以供用故名〕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蜃大蛤也掌斂互物蜃物以供壙灰之用故名大官黿人掌取互物之屬者謂取其物此掌斂互物之屬者謂用其殼也〕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囿游之獸禁故名〕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掌場圃之用故名言每場累謂也○平仲王氏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掌圃非掌場也然春夏爲圃季秋則築爲場以納稼矣詩九月築場圃是也不名圃人而名場人明不貴異物也〕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藏米曰廩藏穀曰倉廩人總掌九穀待用之數而權食粢盛之供其專職也故名廩人次諸此者以上各官主生息徵斂而以下各官主收藏供給故爲倉人以下諸官之長而爵以下大夫也徒至三百人者治權供盛事尤煩於倉人倉人與〕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舍謂宮中之次舍也掌平宮中之財守與凡穀米出入之號故名舍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粟入之藏辨物以待邦用故名倉人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職闕其義未詳註以爲掌班祿之官也說見序職〕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陳傅良曰稼斂之曰穡掌巡稼而爲耕斂之法以賙民急故名司稼也以上諸職其序有司稼而因有倉人有倉人而因有廩人有廩人而因有舍人與司稼若下文舂人饎人槀人三職則又遞居其後矣今姑以爵次之也〕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抌揄同音由○朽曰曰抌詩或舂或抌是也掌之故名其官以下諸職用奄者倣天官酒漿以下之例也其職掌共祭祀賓客饗食之米之類而其役女舂抌與奚其少者蓋司厲職女奴之入於舂槀者多矣見其文於別職而沒其文於本官蓋彼之與餘詳天官酒人〕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饎音熾書作饎○炊米爲饎詩吉蠲爲饎是也掌之故亦名其官女饎奚多於女舂奚者數非獨炊蒸者民婦爲之而其下無所入之女奴故也註疏並以天官酒人○疏曰其職凡祭祀供盛供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乃不在天官膳夫之屬而與舂人之屬爲類者明地道之成也〕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槀鄭司農讀爲犒師之犒掌供內外朝冗食之屬如犒勞然故名也女槀十六人數視饎爲多而奚之少乃僅如舂者供冗食亦備能也〕

地官司徒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地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此首序大司徒卿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圖知廣狹數知多寡安擾事見下文〕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廣去聲○此言制畿疆社稷以明土地之圖之事也周備也九州職方氏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也廣橫也輪縱也東西爲廣南北爲輪積石曰山叢木曰林注瀆曰川鍾水曰澤高土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辨名則知所在辨物則知所宜邦國謂畿外之邦國都鄙〕

謂畿內之都邑制者裁定之意也畿卽大司馬九畿灋其界也封者封以土溝者溝其地社土神稷穀神詳見祭法壝內壇也田主謂先嗇神農及郊特牲所稱田祖也所宜木如松柏栗之類名其社與野謂爲其社與野之名號也○疏曰王三社三稷中門之外爲壝設大社大稷與王社王稷前門之屏設勝國社稷侯國數亦如之壝外四面爲埒埒外爲壝不言壇壝外以見內也田主在籍田中依木爲之樂氏曰古者立社曰奉社稷取后夫人日供社稷延國曰死社稷社稷重故封人掌設王侯卿大夫之社稷而大小同徒總之也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食音怪皁皂同覈作核專作團

贏裸同○此言辨五土物生以別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之事也會計也動物謂天產植物謂地產民者萬物之靈故皆會而計之

而因以施教也毛物狐貉之屬皁物柞栗之屬山林之民得木之氣毛者木之象方者曲直之意也鱗物魚龍之屬膏物楊柳之屬川澤之民得水之氣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也羽物翟雉之屬覈物梅李之屬丘陵之民得火之氣專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介物龜鱉之屬莢物薺棘之屬墳衍之民得金之氣皙者金之色瘠者從革之意也贏物蟿螾之屬叢物萑葦之屬原隰之民得土之氣豐肉者土之體庳者亦稼穡之象之意也○莊渠魏氏曰五地隨氣異形人物之生復隨形異稟蓋天氣爲父地質爲母聖人仰稽俯察以土會之法通計所生而知其宜所以通知地利而能盡人物之性也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愉常作偷虣同異○此承上文言十二教之施以明安擾之本也民亦物也施猶布也五行寓於五地稼而爲物而民得其秀而靈者故因其常而布教也陽禮謂鄉飲酒禮陰禮謂昏禮祀尙敬故愼而不苟鄉飲讓故遜而不爭昏禮親故和而不怨樂本自和故優柔平中而不乖儀立有節故整齊肅一而不越俗各有安故鼓舞率作而不偷刑以弼教而協於中正故不趨於暴誓以申令而開其憂恤故不怠於義度以節其節則無侈心而自知足以世事習其能則有守業而不失職爵以賢則不賢者懼而德益謹祿以庸則不才者奮而功可成凡皆以教制其失而尊其宜也○明齊王氏曰五方風氣皆與性成王制所謂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故五方五物者民之常也變化氣質在於修道之教地官教十有二此所以道之一而風俗同也宇宙王氏曰地官以十二教治五物將使天地異化不得以滴民而乃以俗教安何與大聖人教民轉移苦微治道亦去其太甚而已齊一變至魯魯一變至道非聖人所能强也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民何嘗覺有變哉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

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相去聲○此又言辨十二土十二壤之名物任土教稼以明安擾之實也十二土謂十二州名如壤墳白黑之類物如漆絲鹽絺之類相視也宅居阜盛也相度民居使之趨利避害則居安生阜而動物蕃植物毓凡有事於地者皆可任也土謂庶土壤謂穀土辨而知其宜種以教民稼穡樹蓺此又任土之要也○疏曰十二土謂分野十二邦上繫十二次也十二次者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土王公之所國也劉氏曰十有二土者卽十二州也職方氏九州從時王之制以正名而大司徒十二州因上古之法以立教也愚按周初尙無秦鄭註疏不如劉說爲合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此又言辨五物九等以均政賦亦上文之意也均平也見土均職此總理之也五物謂五地所宜之物等謂辨而九等職貢上中下各三等之田地征者貢賦之總名也物等謂辨而九職九貢九賦隨之此乃所以制地征而稱民是國之道也詳見閭師縣師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

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景古影字○此以下三節言測土正景以求地中建王國制畿之意也土圭長尺五寸見攷工記玉人深謂其土日景之深也正名景正與圭等也封樹封上列樹以表之也測土之法於夏至日中時立八尺之表以圭量其日景其地近南者日景短於圭近北者日景長於圭近東者日中景已如夕近西者日中景尚如朝惟日中時景長一尺五寸正如其圭乃為地中則天地之道於焉斯合四時之序於焉交通風雨之節於焉嘉會陰陽之氣於焉協和然後物阜民安可建國而為四方之極也此制王都與王畿也○疏曰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以營王城故立土圭度日景之法其法置八尺之表凡五於穎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北千里又置一表東千里又置一表西千里又置一表日南則景短多暑者據南表而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四寸景而短於尺有五寸之土圭是其地於日為近南而多暑也日北則景長多寒者據北表而言晝漏半表北得尺六寸景而長於尺有五寸

之土圭是其地於日為近北而多寒也日東則景夕多風者據東表而言晝漏半而日已昳如夕時之景是其地於日為近東而多風也日西則景朝多陰者據西表而言晝漏半而日未中如朝時之景是其地於日為近西而多陰也惟中表之北晝漏半景尺有五寸故為地中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參三同○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凡日景約移土圭一寸則差千里故建國亦以度之也域亦界也封疆猶言制畿疆封溝而樹之省文也食謂天子所食也等以三者爵五等命則三等也此制畿外之邦國也○潛溪鄭氏曰土圭土地制域非司空事乎屬地官何也司徒主地土民徒也國大役大宰贊王命而官司徒主其治師以至司馬主政司空主事陳其辟鄉師從役而致焉司馬屬其植而受其要軍旅亦如之則官有聯故也乃制域制宅之法經不具蓋具於冬官今亡矣朱子曰五等諸侯之地與孟子王制三等封國之數各不同且如孟子公侯皆方百里攷之史傳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不止百里也呂氏曰學者見司徒五等之封疆與武城分土惟三及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說異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是未之攷耳左氏云成國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而魯公誓三軍於費云魯人三郊三遂郊猶鄉也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鄉三遂猶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六遂也若謂大國不過百里則百里之地提封萬井山林川澤三分去一為六千六百餘井止五萬四千人有奇司徒起徒毋過家一人即盡用其夫尚不及其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也大國三軍之數不取舉國之全數止取於三鄉三遂而今取百里舉國之全數尚不及其三鄉三遂之數則百里不足為大國明甚而七十里五十里亦可見矣然則孟子之說非歟曰孟子言其畧以意通之可也為國者有出軍之實數有制賦之成數王六軍凡七萬五千人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以是為差此出軍之實數出於國中四郊者也天子萬乘凡百萬人諸侯千乘凡十萬人此制賦之成數出於舉國之中者也自軍言之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約二軍方五十里約一軍推而上之方百四十里有奇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具萬乘方三百十里有奇具千乘矣魯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此山川在封疆之驗又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論云顓臾在邦域之中矣此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驗也魯地方七百里出革車千乘況

五百里以降乎成王褒魯七百里以康周公非制所拘齊有賜履衛有封畛土畧韓有奄受百國亦如之周禮封疆之數與武城孟子蓋相表裏矣許曰其食或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者凡土均均邦國輕重之等必足其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疏曰天子封公之地其國稅天子食其半封侯伯者食其三分之一封子男者食四分之一即大宰九貢是也愚按其食之義諸儒或以為公侯伯子男所自食或大司馬食者三之二食者半食者三之一及司勳三之一食自當以註疏為正也但如此則除天子所食之外公之自取者半為二百五十里而侯自取三之二反為二百六十六里有奇其於義亦有難通者豈食者半與食三之一亦舉其大槩之詞而公侯所自取者固相同與餘詳夏官職方氏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畮畝同○造猶作也都鄙卿大夫所謂采都縣鄙司士所謂都家縣鄙通采邑及凡公邑而言也詳見大宰室猶家也易謂更也田百畝歲種無更換是為不易之上地田二百畝種百畝空百畝每歲更換一種是為一易之中地田三百畝種一百畝空二百畝三歲再更換然後一種是為再易之下地邦國亦制田都鄙亦分里互文也此制畿內

之都邑也○鄭司農曰不易之地其歲種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薄休一歲乃復種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又薄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愚按經文及先鄭之說蓋休不種之地總爲一區以秋官薙氏之法化之故其地之薙者亦美而可種也而非棄矣魏氏乃謂田之一易者田一甽而爲一甽其再易者田二甽而爲一甽不耕種故遂人又謂之萊也夫其以易地訓萊則是而以甽甽訓易則非孝所稱甽甽以爲代田之通法初非休而易之義漢食貨志云武帝時趙過爲搜粟都尉修后稷之法爲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之甽廣尺深尺爲甽播種其中苗生葉巳上稍耨甽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云或芸或耔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耔附根也每耨輒附根比盛暑甽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食貨志之文如此則魏氏所稱甽閒一甽而爲甽者乃古代田之制雖歲種不易之地亦然也而乃以代種即爲易而其不種之甽即爲萊也何哉夫不種之甽甽於所治田之内而萊則總在所治田之外其不得以古法甽甽之甽誤爲閒官易種之田經義固明然則司徒不易之地其不同於遂人上地之田又何也本職云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即遂人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也本職云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即遂人下地田百畝萊二百晦也本職云不易之地家百晦而遂人則云上地田百畝萊五十晦數獨不符蓋本職乃從百晦二百晦三百晦之成數而爲省文其實初無異制也大司

馬云凡令賦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夫田有稅而萊無稅故食有三等爲鄉遂都鄙之通例而司馬之令賦以凡槩之也中地田百畝爲治萊百畝不治惟其田閒一歲而更種故謂之一易而於二百畝之中稅其百畝故謂之其食者半再易之下地田百畝爲治萊二百畝皆不治惟其田閒二歲而更種故謂之再易而於三百畝之中稅其百畝故謂食者三之一上地亦有萊而稱不易之地者其田百畝爲治萊五十畝不治雖有不治而其所治百畝之中或前歲種而今復種又或今種而明歲復種自其連歲種者名之故謂之不易而於百五十畝之中稅其百畝故謂食者三之二經義明著如此則以閒一甽二甽之甽訓爲一易再易之地者其失無疑而李分爲有萊無萊之異制也其失又何疑哉餘詳遂人大司馬二職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奠讀作定○此申上文均政職之意也地職謂若農圃之屬地守謂若山澤藪牧之屬統言之皆九職也地貢即九職之貢頒之言布分布職事若鄉遂之吏都邑之長虞衡之官之屬使各以爲法守而待上貢賦之政令也○疏曰地貢者以九職任之即以其物徵之若三農生九穀則稅九穀園圃毓草木則稅草木非諸侯九貢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舍作捨字去起呂反幾同眚音省殺去聲蕃音煩○此以下又以明安擾之道也聚猶保也散利給以種食薄征減其租稅緩刑以歲凶犯法者多弛力以民饑堪役者少舍山澤之禁以同民利去道里之譏以便民移眚禮則損而不過凶禮則殺而不備蕃樂令閉而不作多昏令合而不禁索祭鬼神以祈民庥除去盜賊以遏民害凡此皆以保聚之使不流散也○疏曰弛力謂息其役均人職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是也去譏謂兒其徵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是也東萊呂氏曰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當時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有九年之蓄遇歲不登天下各有廩藏賑發濟民而巳王政旣衰泰飢乞糴於晉晉饑乞糴於齊九年之制巳壞其後如魏李悝平糴豐年收斂凶出賑飢亦三代後之良策也漢武帝移江南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不登幸東都至有逐糧天子之名蓋移民移粟孟子所謂苟術而漢以來又謂之善政矣漢耿壽昌爲常平倉其後或置或罷至宋乃爲定制仁宗時韓魏公又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爲廣惠倉慶曆嘉祐承之自常平廣惠變而爲青苗百

姓遂不聊生元祐間舊制雖復章惇繼之又壞論荒政者不可不詳致也愚按司關職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而此云去幾何也蓋幾不止門關如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無節者有幾之類其事非一凶札時門關雖猶幾其餘則禁防益疏矣或曰譏而不征雖譏猶不譏也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保安息休也慈幼謂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之類是也養老如七十者賜粟八十以上者賜帛之類是也窮於過而無告者振而致之如王制四民皆有常餼是也貧於財而無養者恤而給之如孟子補不足助不給是也疾者寬之不以力役相加富者安之不以暴政相擾凡此皆以休養之使不困苦也○丘氏曰救荒之政如攻療保息之政如調攝溪鄭氏曰於此見先王之制欲萬民各得其所後世虐煢獨者不足言即以勸富強爲政大教意遠矣不仲王氏曰按產子三人與母二人與餼註借以釋慈幼之意非先王之政也月令季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王政之可見者此類是矣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媺美同○本俗者弌俗不離其本也媺註謂約校攻堅也

於之言猶生相近死相從也婣見於猶言見於既翁或曰見於謂
昏婣也師儒朋友見大宰九兩疏謂同師曰朋同志曰友也同族
服猶言無異服也恭者富室終衣服以守其分墳墓若兄弟以為
其情師儒若朋友以尊其義凡此皆以安固之使不浮蕩也○鄭
氏曰保息本俗於八統九兩其事不同何也曰生民有道大宰執
之為民治司徒掌之為民教也八統九兩恢恢其兼覆并包乎保
息本俗則悖仁
而率育之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音見天官冢宰○此總言教
布教於萬民也教即教象之典之和布於治而因前言其
之法五物十二教之屬　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此承上文而言其布教於邦國都鄙也言教其所治民而
不及百官者冢宰主治百官而司徒主教萬民也云各以
教者諸侯教邦國鄉大夫教
都鄙皆各率屬以教之矣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令平聲比音避賙音周○此承上文而
言即六鄉以明教之意也比猶次也近

也保任受容也比相近則情相任閭相倡則諸相容族相聚則發
相助黨相合則患相恤州相處則安相濟鄉相向則義相禮不言
六遂者大小司徒之職統言之則總掌天下而偏言之則其掌六
鄉遂官之掌六遂也○鄭氏曰布法施教首比閭族黨州鄉何
以教自下起也家和而鄉治鄉和而國治國和而天下治始聯而
充之既協而和之王治之大教也故保受葬救賙賓漸之仁摩之
義導之禮樂而漸化也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此又即邦
國都鄙以明教之事也登成也九以上與大宰九職相表裏學藝
謂講習道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世事謂世守術業如農圃醫
卜祝史之類服事謂服勤公事如府史胥徒之類然十以上十二職
者有職事而後有德行正德與厚生相因也○疏曰九職大宰既
言之司徒又頒之者大宰總知其事司
徒是主民之官親自頒行義各有當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知行並去聲婣音因○此即鄉三物以明教之本
也物猶事也興起也教既成鄉大夫以賓禮興起
之而統之則司徒也蘊於心曰德知以明之仁以體之聖以通之
義以宜之忠以盡之和以平之是也體於身曰行孝於父母友於
兄弟睦於宗族婣於姻黨任於朋友恤於貧窮是也見於
事曰藝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是也詳見保氏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此即鄉八刑以申六行之意也不弟即不友也亂謂上言
友專施於兄弟此言弟施於師長故序在睦婣之下也造
言即王制言僞而辨以疑衆之類亂民即王制所謂名改作亂致之
屬此因六行推之也○鄭氏曰八刑亦稱鄉刑者非刑書所
作教刑是也非刑也其附刑者歸之士矣疏曰六德六藝不設刑
獨六行設刑者按師氏保氏詠藝在身而已行施於人故刑以防
之造言亂民為害非淺故六行外又加二刑也王仲王氏曰六德
無刑聖王不以其美者强民也六藝則其末也六行不備斯刑之
矣柯氏曰刑以弼教其依禮而立者與六行之敎內則曲禮少儀
之屬也教之不從然後以刑一之古者制刑必徵於禮行法者以

禮議刑是謂表裏之義也愚按成德隱而難見制行顯而可知六
行即六德之緒餘見於外者故八刑不及德也藝則五禮六樂下
文更申而教之射鄉
以下亦漸倣之耳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此又即五禮六樂以申六藝之意也五禮吉凶
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也大禮與天地同節故以飭其詐僞使行得其中大樂與天地同
和故以消其情欲使心一於和○何氏曰六藝之教禮樂在其中
矣此又重言之者敎民莫大於禮樂故也魏氏曰僞者外有所爲
喪其眞者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性者也禮所以節其僞使不偏
樂所以養其情使不淫也愚按上文自習其藝而言
也此教之中和則即以全其德而藝成與德成合矣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不服
教通指十二教以下而言成罪曰獄告爭曰訟有地治者謂鄉遂
師鄉遂大夫之屬鄉官也士謂士師之屬獄官也附麗也鄉八刑
爲教刑附於刑者爲官刑與者獄官與之歸者鄉
官歸之也此又總言以結之亦鄉八刑之意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肆先鄭如字註讀作士喪禮四鬄之鬄亦
作剔讀文也今按先鄭音是○羞謂奉牲

以前也。殺莊也。方將之，肆之，陳門詩。或肆或將之肆，謂陳牲於
俎也。始告殺牽，只奏之。鄉，陳全烝若豚解之屬，皆羞以將之也。此
以下言其職之事。此見天官。除官並放之。○疏曰：肆，先鄭云陳骨
體也。蓋以肆爲四音讀之，謂陳牲體於俎上，即折節爲二十一體
是也。後鄭云肆解骨體也。蓋以肆爲薦音讀之，肆解爲七體，即士
喪禮四鬄，夫蹄殊，有髀是也。按禮運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熟其
殺，謂體解而爛之。祭祀先豚解，後體解，此祭祀以本而豚其肆，明
豚解也。又按國語，禘郊有全烝，則先全烝後豚解，若其餘宗廟無
全烝，則先豚解後體解，故云齋也。愚按本經及詩義，並當如先鄭
作肆陳之肆，但所陳該全烝、體薦之屬，不得專以爲陳骨體耳。若
如註轉肆爲鬄，無論其說已曲，即祀五帝
享先王之全烝，不又漏乎。餘見夏官小子。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令，平聲。委、積並去聲。○修，治也。大小司徒、遂人分
令之，而遂師、野廬氏遂比之也。委積，令遺人也。大喪，帥六鄉之
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
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
下。屬，音燭。○屬，繫也。引，謂引柩之索也。常畫熊虎曰旗。致，猶司馬
致民之致。致之旗下，而後致於司馬，若司空也。治政令，猶遂人

掌其政治禁令。大故，謂因寇戎而致喪失也。致民王門，以衛國也。
無節不行，以防奸也。此言帥者即致，此言致者不帥。○疏曰：六鄉
主六引，六遂主六紼。弁，柩曰紼，見繼體也；行道曰引，見用力也。乎
仲王氏曰：大軍大田，皆司馬專而致民，屬之司徒，何也？聖王之世，
無兵事也。目本致以前徒衆，皆民其保息本俗而寓
興之，皆教軍田，既竣仍隸之司徒，畢世無兵事也。大荒大札，則
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令，平聲。舍，音捨。○大札，
疫癘之屬。移民，移不足者
就有餘；通財，通有餘
係以助不足也。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
各供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教官，通謂
教官之屬，非渠
蘇氏曰：治官之屬，大宰不自令，小宰令之；若五官，則司必令之也。
此又言考教於官府也。謂前見天官。○王氏曰：地官掌土與
民，故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爲大綱。土會以知地生物宜，土均以
平土，土圭以分土，皆治地之法也。十二職以植民生，本俗以安之，
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十二教以逆民情，三物以興之，八刑以
糾之，皆治民之法也。地以博厚爲德，易君子以厚德載物，周禮地
官序田里卒伍市廛處衙之制，皆寬裕廣博，不使一夫之不獲，
非後世所及也。或問朱子曰：司徒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甚略

者山林陵麓之事，那其詳何也？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吃，有衣著。五
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其中言
教也不累。自鄉大夫以下，各教以德行道藝，而書考之。如族師
書其孝弟睦姻，閭胥書其敬敏任恤，凡屬民讀法之類，皆是。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
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
之禁令。比，音被，下並同。○此序小司徒中大夫二人之職也。稽，考
也。國中四郊，謂六鄉六遂，猶秋官掌國中而各掌其鄉，掌
四郊而各掌其遂也。都鄙，謂都家縣鄙，猶秋官掌野而各掌其縣，
掌都家而各掌其方也。不言邦國者，侯國主之。下文大比，則受邦
國之比要矣。夫家，猶言男女。比，校也。林氏謂校其在九職之數也。
貴謂列爵於朝，賤謂服職於下。老幼則力役殊，廢疾則體壞。祭祀飲
食喪紀遷見鄉大夫。以下蓋指九比之數以施法，而辨其征役之
施舍者，法外之仁；辨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者，法中之禮。此猶
大司徒之總掌天下也。○疏曰：九比，先鄭謂九夫爲井，而後鄭謂
出九賦之人數者，以國中及四郊並爲溝洫，無井田之法也。鄭解
諸文，皆以貴爲鄉大夫，賤爲士，獨此以賤爲古會販賣者，以其解
大宰九賦中幣餘之賦，賈爲此解也。愚按井制通乎天下，而職末

亦明言及鄉郊之夫屋，先鄭之說，亦不盡失，但不如林氏以九比
爲九職之民，其義尤該耳。如註所說，則愚於大宰九賦已辨其失
矣。況又謂以解本職之九比，故賤者謂庶人在
官，即鄉大夫職所謂服公事者，註說亦非也。乃頒比法於六鄉
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
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比法，即九
比之法。登，
之言載，載於下而稽於上也。衆寡謂民數，物猶類也。三者各爲一
類也。施政教，謂課農桑，行射鄉之類。行徵令，謂簡兵器，起徒役之
類。此猶大司徒之專令六鄉也。大比，謂大閱民物之數；比要，民物
之簿書也。詳見天官司書。言邦國，不言都鄙，約舉之詞。大比六鄉
四郊，見職末。此又即天下民物之數而總之也。○明齋王氏曰：其
詳識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三年入
其要者，國內
外爲詳略也。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
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
胥，以令貢賦。會，音檜。賦，內同。胥，如字。令，平聲。○會，計也。居則爲比
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稱卒伍者，約詞

也追逐胥伺也軍旅以討罪田獵以數衆役作以興事追胥以禦寇貢賦以輸公此承上言制軍任用之數蓋言六鄉而六遂亦如之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周徧任用也凡一家受田百畝七口以上授以上地其可用者每家三人六口授以中地可用者二家共五人五口以下授以下地可用者每家二人此承上言制軍任用之數之本專自六鄉而言也○註曰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至於十爲九等稱七六五者衆中以爲率之義其可任者每家去婦女及男子之老弱數當過半故其二等大數如此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羨猶餘也作猶起也凡起役作每家惟用一人爲正卒餘者爲羨卒不用其羨用者惟田獵衆與禁寇而已凡用衆庶總上文之詞政教以率之戒禁以飭之聽辭訟以辨之施賞罰以督之誅犯命者以警之也凡國之大事謂其常大故謂其變鄉大

夫之衆子曰餘子致之者令之守衛王宮徹追胥竭作之意也此又承上申言用之之法亦專自六鄉而言也○疏曰此謂六鄉之內以上中下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若六遂雖受上地中地惟以下劑致甿一正卒一羨卒而已饒遠故也凌鄉章氏曰徒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出士與徒如彼其少蓋古人兵不盡用司徒所任者非實數也後世反此管仲作州兵晉作丘甲齊臨淄七萬戶戶三男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按戶可得三十萬衆是皆實數諸葛孔明治蜀兵籍十二萬用八萬留四萬爲更代庶得周官之意也葉氏曰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制軍之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一鄉之數亦萬二千五百人家起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六遂亦如之合六鄉六遂可十二軍而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不盡民力也莊渠魏氏曰上地之圖人民之數皆大司徒所建然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煩也愚按胡家授田之制貴與馬氏謂有三等不同以大司徒遂人則田肥者少授瘠者多授小司徒則口衆者授肥寡者授瘠而子王制則家以百畝爲率而上農食多下農食少也今致家率百畝田之肥少者多凡以合乎百畝而已口之衆肥寡瘠通人與地相宜食與田足給即孟子王制之意也然則三者亦一也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又言經地定賦之大綱亦言六鄉而六遂及縣鄙都家並如之也井牧司農謂春秋傳井衍沃牧隰皋之井牧也地不皆井若牧以例應十又解九夫爲井以下舉井以例牧也野即經野攷令田野之財用之野散文之通稱也井方一里田九百畝者爲九區八夫耕其旁之八區其中區爲公田八夫助耕之稱九夫者舉九區形制而言在都鄙之屬則有公田而合作均收在鄉遂則無公田九區皆授民令貢其什一而已故稱九夫也自邑至都邑一千零二十四井通計九千二百一十六夫蓋以六者計數任賦井以六者盡形制井觀遂師所謂經牧其田野周知其數而任之者可見其必皆以四計者凡賦稅以軍賦爲重四丘所出適得乘馬之數其十二牛之數亦三其四而一丘所出之一馬三牛其數亦四故因以起數也地事謂九職農圃山澤之屬貢賦以下通謂八貢九賦之屬若有故則軍賦也不詳井制見遂人○林氏曰周時皆用井田凡井田皆用徹法孟子言鄉田同井是鄉皆用井也有若告魯哀公以行徹是邦國井皆用徹也九夫爲井井九百畝非必皆平土皆土地也按左傳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乃書土地之數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蓋山林之地九夫爲

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衍沃之地則九夫爲井矣因地之所宜而爲之計度可以知井田之數也或問朱子曰小司徒井牧其田野註謂采邑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並立國小司徒爲經之匠人爲之溝洫也四丘爲甸方八里出田稅四旁加一里不出稅令治溝洫故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也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出田稅四旁加十里不出稅令治澮故匠人云方百里爲一同同間有澮也井田之法備於一同而此止於都者采地三等食皆四之一大都百里實凡四都小都九十里實凡四縣家邑二十五里實凡四甸皆入其一於王也鄭註如此不識旁加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與匠人數相合然亦不見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說耳葉氏曰經牧一也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以出稅故言四井四邑之屬溝洫定水道大小以興利故言十夫百夫之屬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互文以見義也愚按以旁加合於匠人朱子亦未之許林葉諸說略足破之矣然其病總在不深味其全義之離合而徒惑於一字之同異故有是舛也夫遂人與匠人之職其一言十

夫一言九夫似異而攷其制井地之法實同小司徒與匠人之職其皆言九夫似同而攷其出車賦之法與制井地之法實異則小司徒與匠人之不可合而鄭氏强爲之合猶遂人與匠人之不宜分而鄭氏强爲之分也今且屏去其謬分者言之攷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此通言王畿之地界也而井制則始於畝自爲夫至成十爲終而備矣畝百爲夫夫三爲屋故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也屋三爲井井九夫而遂人制十夫包五溝五涂而言舉成數也故又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也井十爲通十井凡百夫故又云百夫有洫洫上有涂也通十爲成凡百井千夫故又云千夫有澮澮上有道也成十爲終凡千井萬夫故又云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也井制至於終而五溝五涂皆備矣自此至於畿其井地溝涂之制皆如之故又總云以達於畿也而鄭誤不審匠人成間有洫同間有澮爲渠梁之詞而謂匠人乃萬夫有澮九萬夫有澮是至百里猶有澮無川而與遂人五溝五涂之制溝於成十爲終者乃大異也則豈所云以達於畿者乎一謬也據其說謂遂人之十夫有溝鄉遂之制而匠人之九夫爲井都鄙之制也夫鄉遂與都鄙弟有公田無公田爲異而井制則一矣溝洫之職凡以備旱潦也朱子答予約謂鄉遂與都鄙其制只是一般爽溪鄭氏薛氏馬氏陳氏浚儀王氏皆言之矣乃以遂人之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而率謂匠人乃萬夫有洫九萬夫有澮則又豈鄉遂與都鄙其人時地利亦有異乎尤一謬也且三等公邑介於三等采地凡非鄉遂比若爲二法則其後有以公邑封賜如封鄭邑秦賜溫原之屬者將遂盡改經界而與之乎都鄙乎尤一謬也就令無封賜而三等井田中遂間以三等溝洫以成經界乎尤一謬也因謬承遂致謬合謂此小司徒與匠人皆言九夫爲井也然九夫爲井以下其甸都之數與匠人成同之數全不合遂率謂甸都之四旁諸夫令不出稅而治洫若澮故有成於成同之數也抑思一甸之六十四井視一成之百井既闕其數十之三有奇矣而大都之四千零九十五井視一同之萬井且幾闕其數十之九也是尚可牽以合之乎尤一謬也夫匠人爲溝洫制必經久後則修治之耳以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以治洫固已異矣況積至大都以四千九十六井之田而歲免其五千九百零四井之田以治其洫若澮此豈理之所可通乎尤一謬也按五溝廣以丈尺計五涂亦如之遂徑溝畛其地才抵一井中百分之一耳十井之洫涂百井之澮道千井之川路其地似廣而散之各井要亦無多不過每十夫包以一夫而足矣以司馬法及李悝之教推之所謂去地三之一者乃通謂山林川澤及城邑塗巷之屬也若一洫一澮遞去地三之一而又以山澤城邑之屬去其一其爲耕地也有幾而況耕地之不易一易再易

又有井三井三井之地而爲一井者哉尤一謬也且井制備於一終司馬法一終長百里廣十里以方言之則長廣三十一里有奇也乃謂制備於一同之百里則豫地方五十里而孟子何以勸行井田即截長補短爲之而澮川制且不備亦何以正經界乎尤一謬也然則註謬至是當尋其義而不當狗其形亦明矣今因葉氏之說綜攷地官之屬大司徒之五家爲比遂人之五家爲鄰皆以五起數者此言鄉遂邑居之制也小司徒之五人爲伍以五起數者此則言其軍伍之制也其四丘爲甸以四起數者此通言鄉遂達於都鄙田賦之制也遂人之十夫有溝舉十之成數以起數匠人之九夫爲井舉九之本數以起數者此通言鄉遂達於都鄙井田之制而一詳言其近一約言其遠也各義之者如此即欲牽爲分合殆不得矣蓋井邑丘甸縣都用其名以知其數猶今稱都爲里甲之屬不得聽爲采邑之井制且本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之屬與遂師經牧其田野一條義正相配而縣師總掌郊里甸削都鄙邦國凡公邑之域皆以是丘甸之法設其軍賦又安得專聽爲采邑之井制而盡失聖經之本義哉餘詳遂人匠人稍人大司馬

各職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此又通言施職辨守之屬也地域通謂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域守職猶言地守地職政猶言地貢凡此皆大司徒總制之而小司徒專理之也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此以下並與大司徒同而大小異也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巡當作田文誤也大司徒大軍旅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此則大者第帥之治其小者而已六鄉爲邦役小司徒帥之若六遂爲野役遂人帥之也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此見大司徒職此爲贊之也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正平也謂民帑之紛爭以地之比鄰平之地土之淆亂以地之圖籍平之即小宰八成所謂比居版圖也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法糾職以待邦治羣吏即謂屬官之羣吏也修法防紛縻也糾職防緩散也待邦治者猶小宰待乃事大司徒待政令也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吏謂比長都長以上教治如飲射讀法之類政事如師田行役之類

夫屋。註謂司馬法夫三爲屋也。餘見天官小宰及大司徒。○莊渠魏氏曰敎治之優劣政事之得失九等之民有勤惰五畝之宅有修廢百畝之田有荒熟及戶口有衆寡六畜有登耗器械有備乏皆謂計爲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也。平仲王氏曰按司徒掌敎典以擾民而敎未有不先養者。舍哉。惟時爲治牧首務。大司徒之職敎養均。小司徒修之。凡詳於養王道彰明較著也。吳氏之徒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皆小司空文。而謂此職當有闕文。非也。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敎。而聽其治。所治之治平聲。○此序鄉師下大夫四人之職而先約舉之也。凡鄉官皆言敎治與政令。而本職多言政令。不詳敎治者。鄉大夫以下敎而治之。鄉師審聽之而已。鄉有六而鄉師四人各掌之者。舊謂每二人合掌三鄉也。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國比之法。卽九比之法。頒於六鄉者。義見小司徒。此又辨夫家馬牛之物以詳之也。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治平聲。辟音璧。○大役謂若築城郭作隄防之類。帥而至者受於州長而致於司空也。役要謂遣役之本數。甲猶聞也。辟法程也。司空主役。故將本數攷其功程以鉤攷之。令無濫失也。凡邦事。令作秩敘。凡邦事謂凡營作之事通大小而言也。令者。魏氏謂令鄉吏也。秩常秩也。敘功敘也。詳見天官宮伯。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蒩音租○羞者佐羞於司徒也。茅蒩以藉酒。詳見甸師。易藉用白茅是也。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匶音舊。纛桃報反。註作翿音桃。匶柩同。窆音便。○正治之者。計其所出及所任也。鄭馬曰蓋人執曰纛。註作翿者。翿葆幢謂之翿。執以侍柩而導役。雜記匠人執翿以御柩是也。窆下棺也。執斧亦助其用也。蒙人執斧以涖是也。一云示威也。匠師司空官名。猶司徒鄉師宗伯肆師之類。其職主御匶若窆。禮天子窆用四碑。前後各一碑。皆重轆轤。繫紼兩畔各一碑。背單轆轤。繫紼以千人背碑負紼擊鼓以節縱舍而匠師主之。故鄉師執斧以臨之也。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

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四時之田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出田示也。簡選也。其以鼓進以金退以旗物指揮以兵器擊刺故選之也。戮治也。爾卒伍約束之也。致以大旗刑熊虎之旗辨以旗物則各從其旗與旗之類辨之也。屯之言聚前後其部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徇音殉。○鄉官爲民徵法及田役之類常徵也。令修封溝戒容止之類常令也。徇市以令民庶。徇朝以令官府。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艱古艱字。○巡國及野通鄉遂而言也。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郊野。而以王命施惠。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二職蓋相表裏矣。鄉師兼掌遂者。以鄉統遂。且委積居其間也。○疏曰。王言歲時皆是四時推此歲時巡國及野。註謂隨其事之時者。以艱阨爲民之艱阨故也。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

大比。則攷敎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詔者告冢宰告王也。鄉器卽下文各服器也。註曰吉服祭之服。凶服弔之服。祭器簠簋籩豆之屬。喪器夷槃素俎楬豆之屬。此數者比長閭胥族師主集爲之。以其爲民所相供也。射器弓矢楅中之屬。賓器尊俎之屬。此二者黨正州長主集爲之。以其爲州長之習射鄉大夫之賓賢供也。吉凶禮樂統上文而言。鄉大夫主集爲之。以其下或有故不供也。展之言省。攷其從違。察其誠僞。稽其良楛。省其修廢也。

鄉老之職。此序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之職。而今闕也。或疑周禮立六官不載三公之職。殆未可謂之闕。然官名鄉老而列於序官。則職官序矣。鄉大夫職稱鄉老及鄉大夫之屬禮賓賢能。其職互見。而本職不及也。蓋闕文與。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此序鄉大夫每鄉卿一人之職而先總舉之也。與敎所並見下。禁令通二者而言。正月之吉。受敎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敎法謂十二敎以下之法。鄉吏謂其屬州長以下。德行卽六德六行。道藝卽六藝也。此言敎也。○鄭氏曰。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本末一貫也。敎化爲實與本。故先攷之。察

之意按鄉大夫受教法以頒其屬者爲正月之吉則入司徒之和布教法縣而使觀則頒而使教者明皆正月之吉無疑也而傳以正月和布爲建子之月乃縣教象正歲觀象法爲建寅之月可見觀象亦建子之月但月內觀之而非必月吉觀之故鄉正歲而不稱正月之吉耳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小司徒頒法兼言畜此不言者省文也國中謂六鄉之屬野謂六遂之屬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國中晚征早舍以地近而役多野早征晚舍以力遠而役少鄉大夫掌鄉而兼及野者因言之耳稼貴賢能勞之屬國中爲多故又表以國中也書必歲時入者凡貴賤至老疾數莫定也此言政也○黃氏曰國中橫渠謂郊門以內通爲國孟子云國中謂郊關之內是也政令皆自鄉出故鄉官多兼野法言之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

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長上聲○興賢能猶所謂舉賢良茂才言興者合衆寵異之也衆賓謂求觀禮者無定數之詞禮賓之者以鄉飲之禮寵爲賓也天府受寶藏之府內史掌策命之官書其名者將以詔王爵祿也退猶歸也物猶事也詢謀也既獻於王即令民從鄉射而以五事而備材以待舉也此謂以下總承上文德是長民使升爲朝官才足治事使居爲鄉吏也此又申言教也○朱子語類問周禮德行道藝道字當如何解曰德者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鄉道理而已大而天地萬物之理所至古今治亂興亡之事變聖賢之典策凡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其理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是知得鄉德行藝之理計謂德行是賢道藝是能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爲能也後儀王氏曰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之賢者古者致仕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常知鄉人之賢者是以鄉大夫貢士於王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以興之欲民之見化知尚賢尊長也衆民日勸人重農而貢不以農待農六鄉六遂皆農也鄉大夫大比資興遂大夫大比興甿民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頒閭族之書故民數穀數必拜受而藏於天府受賢能之書亦如之井田之行不非兵農不分士農亦不分此爲良法也丘氏曰周家作成人材之法何詳且備也五家爲比比有長焉爲之勸和親禁奇衺猶未有可書也五比之閭閭有師乃書其敬敏任恤然六行中可書者二而已四閭之族師乃書其孝弟睦婣六行中可書者又凡四至五族之黨正乃全書其德行道藝然猶未攷之也五黨之州長從而攷之猶未賓興之也五州之鄉大夫始賓興之至其明日則進書天府而內史又貳之矣自是又論其秀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秀而升之學曰俊士皆造之而免其征謂猶未也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其詳慎如此凡以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以授人也註曰和載四德容包六行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使子路誓射及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是也愚按註說射之五物甚大但此在興賢能之後方思合民儲材恐未合遠繩以備德耳攷馬融論語射不主

皮註云射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蓄專以射淺言之也首和即和志言其平心志也次容即和容言其正威儀也三主皮言其審正鵠也四和容即和頌古頌容通言其比音節也五興舞言其中舞蹈也易氏謂五物爲德之發見乎射者意亦如此其說似爲得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政事必會而致之分言者互文也法即教法也鄉大夫於正月之吉受於司徒此頒之使攷其法是亦攷法於司徒也此兼申政與教也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朝音潮○朝謂外朝也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故於此致之也令謂徵令文書也惟以道路之節傳之乃達即大司徒無節者不得行也此又申言政也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此序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教言治政言令互文也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屬音燭凡屬民之屬放此○屬合聚讀誦諭法謂教法戒以威罰勸以賞與社卽司徒所立之社歲時謂春祈秋報如者如其勸戒也序學名會亦聚也射者習藝且觀德也此皆言敎也○陳君舉曰春正州長讀法則五黨之民咸在州而黨正亦復讀之四孟黨正讀法則五族之民咸在黨而族師復月讀之一日之閒旣於州又於黨又於族不知當將何以分別耶王與之曰春正州長讀於州次而黨正想除春正就讀於此其三孟則讀於黨又次而族師想除四孟就讀於此其餘八月則讀於族也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州之大祭祀如社稷之祭或州境之山川右墳也大喪謂鄉老鄉大夫之喪涖臨也致者致於鄉師而因以致司徒也此言政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正月之吉讀法正歲又讀者歲始申嚴之也繼歲終而言不數正月之吉而數正歲者凡歲終與正歲多連文言正

月之吉則不該正歲言正歲則該正月之吉也下黨正職正月之吉與正歲並放此廢興卽鄉大夫興賢能之興此兼言政與敎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此序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禜音詠索音色○及猶至也四孟謂周正之四孟於此時糾戒明不攷勸也禜卽祭法所謂雩禜左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禜之是也索鬼神謂蜡祭鄉特牲季冬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是也正齒以序年正位以序爵一命爲下士猶以年與鄉里相次亦與庶人在官同祿之意也再命爲中士則惟與父族相次而鄉里不敢與齒矣三命爲上士雖父族亦不得齒故鄉飲之禮特於尊東立別席以爲僎而尊之也此言敎也○平仲王氏曰按通典周制月令建巳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春秋傳云龍見而雩卽此之春祭禜是也秋月祭雩禮以求雨稍人云其其雩歛司巫云帥巫而舞雩則此之秋祭禜是也禮記鄉飲酒義疏曰飲賓之禮一則鄉大

賓賢能而飲二則鄉大夫詢民習射而飲三則州長習射而飲四則黨正蜡祭而飲總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始一飲鄉大夫爲主人州則一年春秋再飲州長爲主人黨則一年歲十二月始一飲黨正爲主人朱子語類問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何也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冠去聲○此以下皆兼言敎與政也法謂什伍聯比之法政事猶州長戒令賞罰之意蓋州長統帥之而黨正先閱治之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行比並去聲○其吏謂族師也上言四時之孟月則正歲在其中矣又言之者猶言州長正歲讀法之意也上言糾戒此則言書其德行道藝者糾戒因孟月所同書乃春正月所獨也涖亦臨也族師以邦比之法校大家而此臨校之也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此序族師每族上士一人之職而總舉之也言政事不言敎法者戒令中

亦有教也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月吉謂每月之吉有學謂六藝也不備書德行道藝明孝弟以下爲切也祭酺謂因祭而合衆飲酒也此言敎也○疏曰按州長春秋習射黨正十二月農功畢皆有飲酒之禮皆物爲之今族卑故不得官物爲禮也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云周禮其猶醵與鄭註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明堂禮乃命國醵是也蓋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王氏曰古禮民不得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謂之特典此春秋祭酺蓋社祭畢民得相飲因以書其行也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比去聲○吏卽謂閭胥也聯合也鄉法止五家爲比而已二比爲聯者因軍法二伍爲聯而推之二族爲聯猶二比爲聯之意也相保則相保以守來則相受以容刑罰則相及以懲慶賞則相共以勸舉居樂業以受邦職趨事勸

功役興事通力均財以相葬埋此皆言政而保受之屬亦教之
也○劉齋王氏凡邦比之法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摠
師而行故於此詳言比法柯氏曰治民之道無序則禮不行不
和則樂不興先王以禮樂治天下既等之以序又合之以導和
故師田行役之時行伍以定旗物以整號令以行而
其閭同力合作令不煩而事舉衆者以聯素定故也　若作民而師
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
禁刑罰　卒伍欲聚故合之兵器欲精故簡之鼓鐸旗物見鼓人及
夏官大司馬注用以帥之也此言政也○按師田行役凡
鄉遂吏皆有責然帥且治者鄉則惟百家之族師二千五百家之
州長以及於小司徒遂則惟百家之酇長二千五百家之縣正以
及於遂人而其閭五百家之黨正鄙師爲二千五百家之鄉師遂
師僅治而不帥至其鄉遂大夫與二十五家之閭胥里宰五家之
比長鄰長又惟掌平時之教法而不與其事則何也蓋自官吏言
有行役必有居守而自民徒言不互爲統則散必遞爲致則紛故
惟族酇鄉長及其州長縣正帥而至而然弟治之或
并不治也帥治始於族酇者以百人之卒於是成也　歲終則會政
致事　見前

閭師各掌其閭之徵令　此序閭胥每閭中士一人之職而統舉之
也掌徵令謂主行閭師徵賦之政令猶里
宰待有司之政徵斂其財賦也不言教治者
以徵令爲重若讀法則因聚衆以行之而已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
衆寡辨其施舍　數上聲下如字○此言政也以上職師四
閭之吏者推之不言六畜車輦亦省文　凡春秋
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
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觵音觥○祭祀謂州社黨禜族祭之屬役
政謂田役及州射黨飲之屬喪紀謂各喪
紀及族相葬埋之屬數其民謂其事之有數者是也比按也總行
先以敬敏者敬則不懈敏則有功也六行不備任恤爲尤切
矣觵兕爵也謂罰之以酒也撻朴之而已無有衆衆而不教無
有善而不錄無有過而不懲此皆言教也○按儀王氏曰學記家
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
有門門邊有塾書傳云古者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
士爲少師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半明
上老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此
所謂家有塾也陳氏禮書曰閭胥屬民無常時族師屬以月吉與
春秋祭黨正屬以四孟之月吉與春秋祭州長屬以正月之吉與

春秋祭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
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
大夫則攷而興之無所謂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弟
睦婣有學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非特孝弟之屬也道藝
則非特行學也故黨正書之其有州長則在鄉大夫
卑者其責輕尊者其責重也凡黨之有其漸而其
升在學也[illegible]習親師
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
成此又中年考校之法也大學之教春合舞秋合聲頒久
其所學而揖與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樂秋合諸射攷其藝
而進退之此又比年攷校之法也學之攷校如此鄉之攷察又如
攷字非一人積非一日此大人莫不奮勵以遂上之所造者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　比去聲
辠古罪
辠音罪衺斜同○此序比長五家下士一人之職也受者有故
相寄托也奇衺猶惡也及猶今言連坐也相受則不相推相
親則不相乖爭且以樂善也相及則不相容隱乃以相糾
察惡也不言教者閭胥以上言之此遂治之而已　徙於國中及
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

圜土內之　內納同○圜土獄城也內置也自郊徙於國自國徙於
郊皆遂人授之者近故也或徙於他方則送以旌節者
遠故也若無二者則非奸宄即盜賊矣故寘圜土加誚責焉皆樂
善惡惡之意也○陳氏曰比長職至卑也而鄉法必始此相受相
和親而善俗興有罪奇衺相及而邪道息無授無節必治而奸徒
無所藏也業以安生以遂非聖人慮周而處當曷致是哉葉氏曰
先王使民各安其土而有相親相近之意是以司徒令民五家爲
比使各相保受計于六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其即比長之相受以下與鄰長之相糾以下亦以見成周時
井牧鄉遂無非安土敦仁之民也然比長鄰長又有若從於他則
從而授之之屬胡爲也蓋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邑民居必三相得
而生耗不齊必有不便其居者從其徙將何所容王氏人議從寬
地者縣唐人自狹鄉徙寬鄉者亦聽皆此意也平仲王氏曰條法
令民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及令人無驗者罪之商君評其核刻少
恩今比長奇衺相及且無節者納之圜土不須是耶蓋下肅所畏
者此心耳一脈氣通以殺人禁姦門生人明不道謂必有圜雖肅相
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信夫莊渠魏氏曰天下之治必從其低
故民制起於此閭族黨兵制起於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其起
於鄉舉里選亦如之苟治無根柢
而求太平是累府毒而希爲基也

周禮卷之四

地官司徒序職下

姜兆錫衍義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此序封人中士十二人之職也壝封卽大司徒制其畿疆而封溝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是也封四疆謂國四面之封疆封域謂大都小都家邑之封域明壝封之制達於上下矣此正言封也令社稷之職謂將祭社稷令其下各供乃職也郊特牲云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惟爲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此之謂也此因言祭也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楅音福絼紖同○飾使之潔楅若衡使之馴楅設於角以防觸衡設於鼻以繫繩絼卽紖也謂紖形如豸取象水以滌之槀以藉之也君牽牲入廟而歌舞之以告博碩肥腯也爓豚去其毛而炮之以備珍羞也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牛軍旅有犒牛會盟有載

書牛皆宜潔故飾之此又因祭牲推之也○鄭氏曰社稷土穀神也有德者配焉詩載芟以春祈良耜以秋報而宗伯大災又爲之類祭以此益其神與天時相爲休咎與歲事相爲豐耗故設官掌其祀也明齊于氏曰人君能得人和保其社稷然後鬼神享祭故以立社稷封疆之貝而贊牲事者言孝在於能守土也周公垂教之意深矣愚按設王社不及稷者省文也立社則稷從矣大司徒先畿封而後社稷此先社稷而後畿封者從職所重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此序鼓人中士六人之職而繼衆之也教謂教鄉遂之民也樂勝則流故言節師克在和故言和事備必廢故言正以下文推之聲樂蓋謂祭祀君令奏興亦文也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鼖音焚鼛音高○雷鼓之屬制未詳註曰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以下皆兩面也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雷言其聲發靈言其靈和路言其博大也鼖大也兵者國之大事故欲大鼛緩也役戒勿亟故欲緩晉進也金奏樂所作故欲進也

此以上六鼓也○疏曰大司樂靈鼓以祭澤中之方丘而此以靈鼓鼓社祭者但是天神無問大小皆用雷鼓是地祇皆靈鼓人鬼皆路鼓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也社是地之次祭故鼓社以表地祇也長樂陳氏曰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鼓人救日月則以雷鼓詔王鼓亦天事故也宜氏攻猛獸則以靈鼓敺之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則王執路鼓大僕則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亦人事故也愚按金奏通謂祭祀饗射之禮之所用以春官諸樂職推之可見蓋祭祀等或不用樂或樂非金奏皆有所鼓此則凡金奏作而鼓之故曰以節聲樂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錞音淳鐲音濁鐃音撓○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鳴以和鼓國語鳴以錞于是也鐲鉦也形如小鐘鳴以節鼓司馬職軍行鳴鐲是也鐃小鉦如鈴無舌有秉鳴以止鼓司馬職鳴鐃且卻是也鐸大鈴也振以通鼓司馬職司馬振鐸是也此以上四金也○陳氏樂書曰六鼓四金必掌以鼓人者鼓爲君也鼓之有金猶律之有呂錞聲淳鐲聲濁鐃聲高鐸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以和鼓濁則承陽而節之故以節鼓高則陰勝於陽故退而止明則陰與陽通故作而通也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帗音弗鼜音戚○百物之神通謂百神兵舞以干戚帗舞以采繒二者皆擊鼓以應舞節也鼜鼓守鼓也軍戒在夜擊以警衆軍動在旦擊以進衆也○疏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不及小神此更廣見百物小神也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百物小神等若能捍蔽而義近山川者舞以兵能發育而義近社稷者舞以帗凡以形容其功德也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僕之大音泰○日月薄蝕當救變故告王伐鼓救之大喪始崩及窆當警衆故告大僕擊鼓警之也祭祀以下皆言鼓職之事而救日月與六鼓之外所謂凡事皆有鼓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暵音漢○此序舞師下士二人之職也兵舞帗舞見上羽舞析白羽爲之皇舞析五采羽爲之兵舞爲武舞餘皆文舞也四方旱暵祭法四坎壇以祭四方雩宗以祭水旱是也○何氏曰兵舞用於山川有捍衛之義帗舞用於社稷有祓除之義羽舞用於四方有與徹之義皇舞用於旱暵有調濟之義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野舞謂鄉遂凡祭祀之屬小

祀無功德可形容故不興舞也按司服祭小祀註謂為四方百
物之屬而鼓人職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未詳材舞四
方之祭祀皆非不興舞也然則不興舞之小祀蓋謂其在小者與
○莊渠魏氏曰鼓以鼓人舞師屬春官非也大司樂所教舞隸於
學官若鼓舞二職則民閒祭祀以及軍役通用之樂也愚按舞師
所教皆郊野事也王鼓人以神地示人鬼及金奏之屬皆以教郊
民何耶蓋鄉民雖不若國子之教亦須習其事若亦自升
於國況其閒祭社之屬又或邑有先君之廟是亦天地人之次祭
而習鼓路鼓又田獵所有事非觀大興舞師不與春官之樂官獻
器而推詔大僕鼓以警衆則其為教鄉民而懸列於地官益明矣
餘見
序官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牷音全○此序牧人職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牷者謂之全也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陽祀陰祀謂祭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左宗廟為陽右社稷為陰也望祀即四望之望不言五帝四類五嶽之屬省文也盛赤曰騂微黑曰黝方色東青南赤之類毛者色之純也凡時祀之牲必用

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音忙○時祀所謂以歲時序其祭祀也稱凡者通謂山川百物之屬物即毛物但純即用之不論色也凡外祭謂表貉及行祀山川之屬毀事謂毀除殃咎若禳禡之屬尨雜也此以上皆言物色而下則言供也○鄭氏曰外祭其事遺毀祭其事畢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毛純體正曰犧繫養詳見充人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此序牛人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註讀為樴今從黃氏讀如字○享獻也謂五祭而享也求索也謂既祭而釋也職人謂牧人充人及司門各職也凡祭祀牛人授牧人使牧而牧人又授充人等使繫所謂職人謂職司之人兼三職而言也若牧人職則自六授充人繫之矣舊不明此乃破職字作繫牲之樴而以職人為充人牽其矣故謹以黃氏正之凡賓客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犒苦報反饟音餉○牢禮謂始至飧饔之牢若掌客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之類積謂在道之資若上公五積侯伯四積之類膳謂饔問禮之膳若上公侯伯若致饗大牢是也饗食謂饗禮食禮賓射謂射時之燕禮膳羞若脯羞折俎之類犒犒師也奠殷奠也○疏曰喪自未葬以前無尸凡食在奠置於神前而已故謂之奠朝夕之奠無牲其皆醴酒脯醢唯小斂大斂朔望薦新祖奠遣奠有牲體故曰殷奠也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徬蒲浪反○居前曰牽居旁曰徬任之言用謂公家任用之器也此以上皆言供牛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互音護簝音老○互以懸肉盆以盛血簝以受肉此因供牛而類及之也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此序充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繫而養之則牲博碩肥腯而完矣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牢閑也芻亦養也繫於牢中而養之記云在滌三月是也○疏曰祀五帝則眾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而與四望社稷等外神皆繫之也必有牢閑者以防禽獸觸齧春秋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所謂繭栗也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散祭祀註謂司中司命山

川之屬繫於國門使守門者養之也見司門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展省也碩之言實謂以充碩告也小宗伯省牲則充人自告體完而其碩牲則充人又為贊告體碩也此承上繫養而及之也○明齋王氏曰周禮六牲有養之者有供之者有奉之者養者初畜之知物性能得其宜者也供者將用而陳之稱知禮儀者也奉者既殺而薦之大人君子交於神明與賓客也小不以侵大大不以司小雖畜牧必謹其道如此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此序載師上中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任土者任之使無曠土也物猶言物色地事即九職生九穀藪草木之類地職即其三農園圃之類政令即八貢及九賦也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賈音古稍稍夫解下同畺疆同○國中之地任廛里以居民也園地任場圃以登禾稼樹果蓏也去國五十里為近郊之地任宅田以居農任

上田以祿士任賞田以食在官之賈也去國百里為遠郊之地任官田以食在官之府史胥徒任牛田以給牛人之牧任賞田以頒賞地任牧田以給牧人之牧也去國二百里為甸地任公邑之田為公家之邑去國三百里為稍地任家邑之田為大夫之邑去國四百里為縣地任小都之田為卿之邑去國五百里為畺地任大都之田為公之邑而其間稍縣都之間田亦任公邑之田為公家之邑不言者省文也此言物地授職以任土之法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征稅也國宅無征謂官吏所居宅也園卽圃廛卽廛里以非田賦比故止二十分而取一田賦輕國廛以上重矣然近郊多役故十分而取一遠郊少役故二十分而取三甸稍縣都謂其間之公邑也地㳫遠故十分取一唯漆林利厚故二十分取五征最重以抑末也宅不毛者宅旁不種桑麻也詳見下職屋謂夫三為屋也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以勸織使出一屋三家之粟以勸耕也職事卽九職之事夫征謂一夫之田稅家征謂一家之力役罰之皆以勸職也凡此

乃言其所待之政令也○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繁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此益遠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蓋自甸而往通行十一之法賦役相乘除而為什一與浚儀王氏曰漆以飾用而已舜造漆器臣咸諫防奢也漆林重征亦以抑使返樸也貴與馬氏曰周家立法以警游惰藏師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蓋以困之也閭師所謂無牲無盛無槨不帛不衰蓋以辱之也其示罰一也然孟子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罰游惰者為常征是無罪而受罰也甚至介市逐衆例以征坊郭之民可乎橫渠張子曰夫家之征疑卽小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其餘夫竭作或一家五人或三人或二人謂之家夫家當如此說鄭註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與受田者等也愚按論孟所論徹法取民之制皆無過什一而此乃自二十而三以至十二是周禮為大桀小桀也今推註及黃氏之說論孟什一專指粟米之征而本職什一以外則通軍役之屬蓋與今制人丁及工役協濟銀累相似故當地與役而約舉之如此豈有背於什一者而嘗之哉甸公邑也稍為家邑縣為小都都為大都皆采邑而註皆謂之公邑例以十二者周世三公不備官又大夫以上有采邑十則士田而已則三等采邑之外皆公邑或王朝之國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內諸侯世封如周召者乃有之耳故自其為封邑邑各有役皆無過什一若其不為封邑者縣稍畺猶甸也則地

遂而統言十二矣蓋役約有二田獵之屬為政役無遠近皆有之營作之役為丁役惟近者為多征伐之屬為軍役六鄉若六遂士之不足則取何稍縣都又不足則取邦國也周禮脈絡融貫尋其義理則得矣學者詳之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此序閭師中士二人之職也民畜之數小司徒鄉師之屬稽之矣此蓋任之使無曠力以待徵賦之政令也待者謂司會司書之屬餘見序官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槨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畜休去聲盛音成衰音催○鳥獸猶言六牲布帛所謂二事八貢皆本物夫布則賦泉也故但言出而已九者與冢宰九職相表裏此外虞衡為二而不及臣妾者蓋物賤器之與以委人及掌荼諸職推之

可見也不自耕斋故祭不用牲粢不自樹故葬不用槨不自蠶織故衣不用帛喪不用衰凡又以恥而勸之矣○王氏曰載師任土自國及畺掌其大綱閭師任民自三農至無常職掌其細目二者相為經緯疏曰註謂無職者出夫布在九賦中對瑛問八貢不通九賦今云出夫布在九賦中豈八貢者復出八賦與此所出布為九乎鄭答曰今不言其餘出夫布獨言此者明無職之人在九職中其出夫布則在九賦中也朱子曰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則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而後輕何也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庶民也前宅不毛田不耕者為其為亭臺池沼園囿之屬也凡民無職事者又是其家所養浮之之人也愚按朱子於載師宅不毛田不耕者屬之士大夫蓋以有田宅而不耕桑且不利民而其罰已重又疑非權有力者不辦也故其下民無職事者並繫之其家而罰亦重至閭師民無職者則庶民初非其比而罰亦輕二職人殊法異如此而貴與馬氏乃欲顧而為一何哉所以然者蓋而言民無職事者則無常職而絕無所事事也故其罰重此條無職者本於九職明雖無常職而轉移執事卽其職也故令以其自出此而已然後知二職之別而朱說之不可易也學者詳之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

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稍畜比並去聲○此序縣師上中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都謂大都小都之采地稍謂家之采地鄙通謂其間公邑之縣鄙也三等采地之餘皆有縣鄙言都鄙稍者約文也都鄙稍爲邦都邦縣家削之地甸爲邦甸之地郊里爲國中四郊之地縣師掌公邑之官甸地乃其專掌而總云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者邦國之地有諸侯都稍之地有公卿大夫郊里之地有鄉遂各官而其間各餘地之公邑皆縣師掌之也田萊詳見遂人謂田賦也夫家人民及其六畜車輦謂兵賦也詔者詔而徒達於冢宰以達王也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會如字下音怪○會計也車人之卒伍者發車○乘車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名也此言兵賦也○註曰其賦掌於縣師者天下四郊之內之兵賦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莊渠魏氏曰縣師掌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也愚按註及魏氏俱言縣師總掌天下之兵賦今攷乃總掌天下凡公邑之兵賦初非諸侯之邦國

公卿大夫之都稍鄉遂官之郊里其兵賦皆掌之縣師也載師職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而諸地莫不有公邑凡公邑之掌於縣師猶鄉遂都家邦國之各掌於其主矣鄉遂官皆掌兵賦不言受法於司馬屬縣師稍人都家司馬則言受法於司馬與正於國司馬公司馬者鄉遂官之長爵與大司馬埒故不言受法而縣師及都家司馬雖重而爵卑故言也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量平聲○都邑猶王之爲都之都通謂郊甸稍都邦之公邑也物謂地所有也物原隰辨其名物之物也量其墾地辨其生物而因以制其疆域此兵賦田賦之本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野即郊甸稍都邦之公邑也此言田賦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委積並去聲○此序遺人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少曰委多曰積待者待鄉師司救之屬以王命施之也○註曰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供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以餘財待邦之移用亦如此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此歷言委積以待施惠之目也鄉里郊里謂百里內近郊遠郊之地野鄙謂二百里內之甸地縣都謂三百里內之稍地四百里內之縣地五百里內之畺地門關謂十二國門十二關也鄉里自鄉閭言故以待艱阨郊里自郊都言故以待賓客野鄙以濟遠近之羇旅縣都以賑中外之凶荒老孤非正夫餘夫受田里者比故於門關養之也恤艱阨當及六遂而委積惟在鄉里者以賓客委積在郊里羇旅委積在野鄙也待凶荒當自鄉遂及甸稍縣都凡公邑而委積在縣都者鄉遂凡艱阨必恤凶荒可知其餘凡公邑則縣都統之矣艱阨謂困乏者老孤謂無子無父者賓客謂來朝聘者羇旅謂客寓者凶荒謂饑荒者○王氏曰恤民之艱阨則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者也國野以鄉里爲中故恤民之艱阨者以之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國野自國中達野外也路猶大也十里有小舍而稍設飲食以濟之三十里則有宿寢爲寬敞之室而設委五十里則有市易爲迎候之館而設積此又申言賓客之委積以及師役也○明齋王氏曰按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此國之大用而大府不言故廩人凡

邦有會同師役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家之大事共道路穀積食飲之具與此所掌互相督領平日各隨道路收貯卒然有用不勞飛輓而濟畿外之法亦然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袵席之上行師也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巡而比之使無侵欺以時頒之使無缺乏此又總言其法也○柯氏曰遺人之掌凡艱阨凶荒之賑恤老孤之畜養賓客之資送皆取之而足至諸侯會同聘問軍旅之興徒衆之作將皆有供何其裕也如此後世一遇凶荒師役上下交困民不安其生蓋由兵與民既判力盡於養兵而生寡食衆故也則王政可不講與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職內並同征○此序均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地政即謂地守地職之征詳見大小司徒此言財賦也人民任興作牛馬車輦任轉輸此言力役也○疏曰此均人職均鄉遂及公邑對土均職均邦國都鄙而言也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旬註

讀如詩嘗嘗原隰之嘗嘗均同鄭謂讀如字○人食四鬴為豐年則公家旬用三日食三鬴為中年則用二日食二鬴為無年則用一日若凶荒疾疫則免也此申言力役也而其時既無力役亦無則賦故不收地守地職之征而不必平裁地征之法此申言財賦也大均以人民有餘耗牛馬車輦有饒減故也此又申力役及財賦之意也○章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禮鄉師卒旅軍師此兵役也里與遂皆縣作此徒役也大役皆民徒而至此工役也在官為府史胥徒此皆役也司徒因地善惡而均力役教氏衆寡以起役鄉大夫辨年老少以從役均人論歲豐凶力役復此役之法也疏曰註讀旬為均者王制既云用民歲不過三日則不得解旬為十日故破從均也今易書均或作旬旬與均俱有均平之義也鄭氏謂旬周禮一書以用民之力事為至大故屢言之令均人視歲上下為節不過三日二日一日奚為其然余嘗論是說自前漢始文帝集諸儒刺六經作王制以為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自是學者不敢進康成豈其不通遂改旬為均謂公事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而至而畢故衛文楚宮之作郎占定星之方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也旬用三日則一月九日冬凡二十七日矣豐年食餘用不爲虐也旬用二日冬凡一十八日中年食少勲故減三之一旬用一日冬凡九日無年食少故減三之二如以爲歲

不過三日豈經意乎愚按註以王制而破旬為均誠有如鄭氏謂之議鄭謂所引春秋傳及衛文之詩乃以證力役與於農隙之時非謂役事盡於宮室之屬也以宮室之屬而與工役則過三日或疑其踰制若兼田獵追胥之屬而徵徒役則年非中下而議減於旬用三日之制莫之能減矣又何得以漢儒之王制而破旬爲均以從之乎讀禮者幸以全經求之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美同○此序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之職也媺善也此言其輔王也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行去聲下並同○此以下言其造國子也國子詳見王制但本職以貴游子弟言而不及民之俊秀王謂公卿大夫士之子而世子亦齒焉是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以至德為道本力行近乎仁故以敏德為行本孝則犯上作亂者鮮故以孝德知逆惡此皆以在心為德者言之也○葉氏曰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二者世子所賴以成德者也今師保氏教國子不明言世子而鄭氏謂世子亦齒焉何也按文王世子周公相成王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欲令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也則師保等官嚴法於國子乃所以教其世子與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長上聲○不愛親而愛他人者為悖德故尚孝行為仁友事其仁賢者故尚友行事師無隱無犯故尚順行此又以施之為行者言之也○朱子曰至德者心所得於天之理誠意正心以求其至也道則天人性命之微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強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有可見之迹也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本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此三者雖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不可偏廢之意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歎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德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者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行其所行之法而已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也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推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德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

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與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究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愚按司徒教民詳言六德六行而師氏教國子乃約言三德三行者教國子之道與教民殊也蓋言至德則六德具其中矣又言敏德者慮其怠也特言孝德者有國與家其於去逆效順也切矣言三行不及睦媚任恤者其亦諸侯絕大夫降之義與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朝音潮下同○虎門註謂王之路寢門畫虎以明勇也居其左柯氏謂立學於門左也司猶察也不敢斥言察王故稱王朝也此推言輔王之本也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中去聲○中失謂中禮失禮也總言之為國子析言之為國子弟教之言示明得失以示之法戒也貴謂已仕遊謂未仕也言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其升俊之衆子皆學於此也凡民之升俊則不學於此者師氏學在宮側所以優尊其制與大司樂之教異且國故與貴遊子弟尤切也此又廣言教國子之備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舉猶動也動則必從者恐祀賓師與及聽治之時或有未善而

欲以美詔王也此亦言輔王也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其屬謂卽其上二人并府史胥徒也其兵服謂東南布西北旃東南兵劍西北兵弓矢之屬門謂路門朝在野外謂行宮也內列謂蕃營之在內者凡此皆輔王之意也一云其屬帥指國子而言亦兼造國子之意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此序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之職也師氏詔媺保氏諫惡交相濟也此約言其輔王也養者從容漸漬之義也此總言其造國子也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此以下詳言其造國子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詳見大宗伯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詳見大司樂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白矢者矢貫在侯而侯背見其鏃白也參連者前放一矢而後三矢連而去也剡注者羽頭高鏃低剡剡然注而去也襄尺者臣與君射不敢並立讓尺而退也井儀者四矢貫侯狀如井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所謂升車馬動則鸞

和應是也逐水曲者車行水岸逐水勢旋曲不墜水也過君表者傳所謂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也舞交衢者車在交衢旋舞中節也逐禽左者逆驅禽若獸使當君左君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也象形者如日月之類象其形而爲之也會意者如武信之類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以意會之也轉注者如考老之類首文相類而其下左右轉相注也指事者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指其事也假借者如令長之類字非一義借而用也諧聲者如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詳見九章算法但漢法又增重差夕桀句股或以句股替旁要也此教以六藝乃道之所寓也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朝音潮○容卽儀也註引少儀玉藻謂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闞闞車馬之容匪匪翼翼是也此教以六容乃道之所發也○鄭氏曰保氏教養國子於道而不廢六藝六儀何也曰藝者道之具儀者道之則游於藝習於儀而後進於道學者潔淨精微而不賊由此道也古之教者

合道與藝而言之所[illegible]大今之教者判道與藝而言之故世者溺於技高者蕩於虛[illegible]學之大辭也柯氏曰師氏保氏教養國子居虎門之左[illegible]門取其然後[illegible]門大司樂而其學[illegible]子衆子諸侯卿大夫之適子[illegible]凡鄉遂都鄙升於司徒[illegible]於王之俊選也其教[illegible]者皆學於此而國子之學又自在公宮之左以時治[illegible]學而[illegible]焉則其於國子責之[illegible]矣蓋王之教其世子將以宗廟社稷付之爲神民主也[illegible]分理天下也[illegible]公卿大夫士之子亦將以其道輔君也師道尊嚴則有以保自然之和禁未萌之欲而又以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此師保之法所以爲天下人才也恐爲拔柯就得之但其論又謂師氏德行爲大學保氏藝儀爲小學是爲二學也今以論語弟子入則孝章及禮記曲禮少儀內則管子弟子職諸篇并閭胥黨正州長鄉大夫之所書攷之蓋六德固爲大學六儀及六藝之射御書數固爲小學而六行及六藝之禮樂則[illegible]上下之道而大小學所兼也然則二者之爲二學蓋亦古制之大凡如此而未可截然書爲二途與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此恐王有失而從而諫之亦以輔王也不言其居虎門司王朝以下者職皆相須省文也使其屬守王闈闈謂宮中巷門此亦輔王之意也○明齋

王氏曰按虞廷教胄子止典樂一官其教法惟直寬剛簡四德詩樂二事而已周禮天官之宮正宮伯地官之師氏保氏春官之大司樂夏官之司士諸子秋官之宮禁其教不同何也蓋大司樂教以樂德樂語樂舞與夫春誦夏絃秋禮冬書之屬此少長在學宮以教之乃教之專官也師氏教以德行保氏教以道藝此則司徒數教而教之若宮伯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專在王宮宿衛司士學國子之士治諸子掌國子之倅之戒令教治則以大司馬王辨論官材故也若司寇又以刑寓教而已凡此俱非教之專官然其所以教則所謂德行樂德無異虞之四德而所謂樂語樂舞六藝六寀若又非外於詩樂也樂氏曰周官三有六十屬職可謂悉而獨諫職不詳從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二語而已且攷二官皆守衛王宮職在教國子又不過居王左右以備顧問者也蓋寓獻之中誘善格非者[illegible]以[illegible]而有不待發[illegible]色以爲諫者與又況周之設官分職冢宰則詔王馭臣民詔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詔王廢置大府則詔王祭羣吏之法廩人則詔王殺國用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小史則詔王忌諱內史則詔王聽治司士則詔王治小臣則詔王法儀長幼尊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也以至臣民之復逆大僕達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達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民有可論則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苟有過惡豈有不得聞者哉是

又不特一保氏諫王也國語瞽誦詩士傳言之屬皆緣得言士師得言商旅得言山澤得言寺人膳夫得言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雖至春秋末猶然也自漢武置諫大夫於是有諫官之名史載鄭昌訟寬饒謂居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如鮑宣論何武亦如之夫職諫諍而後言非其人寧不越職乎愚故始疑周人不設諫官而終喜其諫諍之路廣始喜讀人專設諫官而終咎其諫諍之路狹也○莊渠魏氏曰師氏以輔王保氏以弼王皆相因也先王於公孤師之於師氏保氏友之師嚴友親相須以成盛德後世師友道廢人臣惟從諛爲容而已此世道升降第一關繫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行去聲下同強上聲○此序司諫中士二人之職也糾亦正也強猶勉也德成於朋友故糾而勸之使取友以輔仁行成於道藝故正而強之使自強而不息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巡問謂以言觀察攷以事時書而辨能以待賓興供叙用也此承上糾萬民而言其成人材也鄉里之治通謂鄉遂群吏之治詔者詔於王也此言善吏治也赦宥猶下職施惠之意也此又言恤民命也二者皆本巡問觀察而言也○魏氏曰大宰歲終攷察吏治以詔廢置法之繇也王時遣使者出而訪察吏治法外意也此聖人所以明目達聰而無壅蔽之患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此序司救中士二人之職也衺惡在心過失在事誅讓皆責也防禁猶制也責以言救其已然制以禮救於未然也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罰謂撻戊也士獄官也按秋官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坐嘉石畢役諸司空不言明刑也其以圜土聚教罷民置之而施職事焉則以明刑恥之今與文者恭衺惡與過失惟坐嘉石置圜土其罰各異餘制略同而本職及司寇職互有省文與衺惡有心而罪隱故暴露以在既罪而役也過失無心而罪顯故繫諸圜土縱入罪者故亦專制其與過而分言之也○王氏曰聖人之惡惡也非有與於已故其讓其罰其役與歸寬柔不遽不過使生其恥心以循其罷而已後人皆出於己故至殘忍過中而無服膺三中教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患災沴也病病苦也節旌節也施惠如遺人委積縣師襲養之類上文亦以成之此亦以恤之也○鄭鄂曰鄉野以王命施惠而不持節者其職歲時巡國及野以賙鰥寡乃其常也此則有天患民病之時遣行巡視故執節爲信矣漢唐以來遣使節賑民蓋基於此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難去聲下同○此序調人下士二人之職也難而總舉之也按字書患阨曰難畏難亦曰難掌爲之諧和者與人吉凶與民同患之意也相比爲諧相濟爲和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過謂誤成平也鳥獸亦謂誤殺畜産也使人爲之平成者凡以憫其過誤而欲其不爲難也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師長之讎眂兄弟主友之讎眂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辟避同從去聲長上聲○此乃言未得成而爲之諧和之例也禮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而鬬故避之等亦有遠近也君謂國君主謂家主師長謂從學者友謂同學者眂父眂兄弟亦孝事君弟事長之義也瑞節謂㺸圭也與瑞㺸圭以和難蓋王命使執而治其罪矣○黃氏曰殺人者或過誤殺傷罪不至死故上之人許其和解至其子弟之心或未盡忘也故又使之相避如是而後其難可和不然則各畜私義怨仇滋多民不和矣何氏曰殺人者以王法誅之可也奈何聽其子孫仇之而又使其人避之也曰法有經權情有故誤原情以定法因法以求情也必若遂私忿以殺無辜者則所謂不待教而誅者又何諧和之有哉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令平聲○反殺謂既殺其父兄又不避其子弟而反相殺也使邦國交讎之者欲執除其人而惟恐失之也義之言宜也宜殺者但不同國可也成者恐以爭鬬致殺傷也不可成則或先動矣書其情實而誅責之猶言讐之者死也此三者凡以曲推和民止難之意也○王氏曰殺人而義者被殺者不義也若爲姦盜彼殺之類其子孫不得爲讎讎則罪其不服義而加死刑也集氏曰漢唐以來論者多以和難之說爲舉三山惑之尤甚不知難者猶言災之謂也以調八職繫於司諫司救之後正以消其讐忿之風而養其渾厚之俗其職凡過而殺傷八者以民成之此秋官司刺過失之當宥者也凡有鬬怒者成之

不可成者書之成功者洪之此也當司虣禁之當禁者也父兄師長之屬被人殺害而使之遠勿復得辦傷義乎故又使之相避此則以禮文有不共戴天交兵而鬬不同國之義故也若凶過誤而殺傷者在此書中者又復與夫有災者聚之例在前書有眚災道赦宥者將不可殺之而避之海外猶殺四裔也避之千里外與不同中國辟居之道方也不從王命而避故與以殺主和難之簡而使之得以自執之朝上陳其於士殺之無罪是也殺人而義者又如朝士職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之類是也難及其官無非開導其德而使之不得肯殺者其滿養風俗亦厚矣故禮記之言復讎子孫之心調禮之言和難國家之法愚陵諸和民難其目當爲五條其和難者爲一條若和難之正文其以過殺民成一條先之者蓋因成而不爲難者以及於爲難而當和者也反殺交讎一條註以爲其人欲除害弱敵而令其討之者得之此言爲難而不必和者也義殺勿讎一條畧如明齋之說此則言其不得爲難無事於和者闘怒成之一條以闘怒與過殺傷相近故亦令民成之蓋殺傷已見而闘怒則將萌耳五條之義曲盡如此而舊註牽漏乖亂甚以聖人之仁至義盡爲苟且模稜之術也不亦惑哉

媒氏掌萬民之判 此序媒氏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媒之言謀謀合爲伉儷也判註謂半也主合其半以成夫婦喪服傳夫妻判合是也一云判別也合必以媒乃以厚別也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令平聲○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也男娶以三十爲限女嫁以二十爲限○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禮三十有室二十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娶判妻入子未詳註云書判妻以別未成婚者書入子容媵姪娣不聘之者也一云娶判妻謂娶人所出之妻入子謂再嫁而攜子入後夫之家也按萬民不令有姪娣後說近是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中仲同用令之令去聲○會合也仲春陰陽交會令順時以禮合也奔者禮不備而婚也不禁註謂重天時權許之也故謂賁仁義禍也令即令會之令有故不限以會否即爲不用令也司猶察也察鰥寡者會之以其不能自存也○鄭氏曰奔者不禁將淫奔不禁乎是誨淫也曰非也禮不云奔者爲妾乎奔非速之之詞也女子必六禮備而後行時至聽奔謂不待禮而皆爲可也易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言當須時以歸愆則爲妾矣不以爲會男女之正又別非仲春綸禁也防之至也王氏曰按程子云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此司無夫家而會之何也天下之人上智寡而中材衆非守節之人而媒使遂至者之名不能也聖人於牧民之政而爲此法所以待中人也愚按序疑明註義則寬而嚴一說奔之不禁與令之不用二者同罪恐假嚴矣但於時不禁則罰將除時遂皆不禁與是反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純作緇兩去聲○嫁子謂女家娶妻謂夫家繼之也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故必入幣也兩匹也用帛四丈在卷爲兩端如相匹然而因五兩爲一束也○葉氏曰古者婚禮雖納幣不過束帛用緇十大夫以玄纁束加大璋王加穀圭而已禮雖詳而儀實畧畧儀詳禮此婚姻所以及時而男女所以得正也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遷葬者離異之意也生爲夫婦葬而離之與未成夫婦殤而合之不宜離而離不宜合而合皆非禮也○王昭禹曰昏姻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於祖親迎則於庭三月而後廟見未廟見而死猶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而歸葬於女氏之黨以示未成婦也殤而死乃妄爲嫁娶豈禮之意乎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 陰訟謂淫奔之訟勝國亡國也必聽於其上者以厭其不可聽之官府而其社掩其上而棧其下聽之爲使知以警其爲喪國亡家之本也然麗也麗於刑乃歸之士師也○李氏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有夫婦然後上有以養下有以育生民之本於是乎在而人主從之非苟也是以聖王設官主判合之禮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商賈賈音古成賈之賈價同○此序司市下大夫二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次謂市官之次介次也敘謂市衆之敘即於其地之敘也分而守之故市地經也陳肆編陳也辨而類之故市價平也物靡謂異物也靡而禁之故物均也阜盛也布泉也以商通物以賈估物故貨以盛而布以行也價召也價買也多寡有量長短有度故賣者定而買者集也質劑微信行者也民或失信構訟則以結信而訟可止也賈民知物情者也民或挾偽行詐則以禁偽而詐自除也刑罰懲暴亂者也民或肆暴行盜則以禁暴而盜亦去也若泉府又貨所藏於官而

與民同者故市貨不售官爲斂之而市貨或缺官又爲貸之焉此歷言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之事以爲本職及各職之綱也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昃音側昃同賈音古奠音讀作定○日昃日過中也族姓也百族爲主其市最廣故日昃方集而市商賈爲主其市在家故朝時已出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其市弁徒營販故日夕乃至而市此分言三市以起治市之端也鞭度狀如殳其上繫鞘爲鞭中刻尺寸爲度爭往來者飭以鞭爭長短者齊以度故執以守門也羣吏謂胥師以下平肆者均肆之廣狹展成者省貨之良楛奠賈者定賈之高下思次謂市中候樓介次謂市亭之屬揭旌於次使人知三市之時而市師胥師賈師乃各涖而治之也此通言衆職以申經市之意也○註曰師當爲司聲之誤也或曰思次取見利思義之意介次取見利不苟之意也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凡

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辟故書爲辭文誤也○期約也欲決賣買也辭猶論也布即錢也欲決眞僞高下也量欲決大小度欲決長短也戮辱也謂決出入輕重也叙即分地也或決於上或決於下各於叙也得謂得遺物也舉取也各置叙地以待其人必久無識認而後得者取之也此又即經市以申行布成價給信各條之意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亡無通○珍異見廛人及賈師無而闕之則使有有而利之則使多示不賤用物也靡而有害必使無無害而靡必使少示不貴異物也此申禁靡均市之意也○魏氏曰古者命市納價以觀民情之好惡是故起其價以徵之正民之所好也抑其價以郄之正民之所惡也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通達也璽節印章也互見司關掌節二職入內出外以通民欲而征無鑄錢以趣民用也此又申阜貨行布之意也○王昭禹曰出自市達於門關入自門關達於市用璽節以防其欺詐管子曰湯七年旱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九年水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玉起於禺氏珠起於赤野爲其至之難故以珠玉爲上幣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三幣非有補於暖飽也先王以御人

事而平天下也東萊呂氏曰三代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有九年之食所謂農桑衣食則貨之本也漢武困用不足錢幣乃重唐五銖罷元爲得中國初用之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多鑄錢自此錢皆惡薄齊孔顗言鑄錢不惜銅愛工則私鑄不起斂散歸公上此利之大徒徇小利錢便惡薄私鑄紛起乃是以小利失大利此不易之論也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音古下同○十二禁其數未詳蓋王制用器不中度布帛不中數之類也必皆禁者先鄭謂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也此申禁僞除詐之意也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憲猶憲禁之憲表示於衆也徇猶徇以木鐸之徇聲示於衆也扑猶扑作教刑之扑罪示於衆也憲徇皆罰以代刑但聲表以示警而已扑罰則所謂撻猶而罰之三者皆決於司市惟麗於五刑者則士師治之耳此申禁暴去盜之意也○鄭鍔曰司寇掌刑野刑之類無市刑也今有三等之刑又有士師之附者奸民犯令於市少縱不治後將治之而無及矣故隨其犯而刑之其三者之外有犯五刑者則歸於士而司市不敢專猶司徒媒氏附於刑者歸於士之類也國君過市則

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帟音亦○國君謂諸侯也赦刑人者謂自不齎義無暇責人也罰幕帟蓋帷者責其無以自蔽而昧聽惑也此推本言之也○魏氏曰不言王者不敢斥至尊故舉國君爲況也鄭氏曰刑人赦何也司寇凡刑人於市士師協日刑殺君免之則說會其期而救之言非是無過也愚按鄭說亦通而舊說爲優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市司即司市帥賈師從之者大衆所在必有市焉故也此又推類言之也○按司市爲市官之長而質人以下分掌焉故質劑結信則質人之職賈民禁僞則胥師之職量度成價則賈師之職刑罰禁暴則司暴司稽之職陳肆辨物則肆長之職同貨斂除則泉府廛人之職其餘司門司關掌節雖不專爲市設而亦皆以譏往來通貨賄又即所謂以璽節出入之者也蓋商分四民之一故經制之詳如此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此序質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質劑天官小宰聽賣買以質劑是也成之言平凡以物賣儥者則爲

亦市其劵也此以質劑結信之事也大市謂人民牛馬之屬小市謂兵器珍異之屬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稽攷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劵天官小宰聽取予以書契是也淳制音義並見內宰犯禁謂度量淳制不同一者故因稽契以懲之也此以度量成價徵價之事也○平仲王氏曰周公頒度量出以內宰掌以司市以合萬民而以質人行之其同民心出治道如此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治猶聽也謂備訟在持劵書以求聽而聽之也旬十日也國中即藏師國中之地郊即近郊遠郊之地野即甸地都即稍地縣地畺地邦國謂諸侯之地也其地異故其期不同如此此又以質劑止訟之事也○王氏曰既有質劑而復有所謂治者人之情僞無窮物之外飾不測有用後始得其情者亦有貨物多不及齊檢者故因地爲期以治之過期不治欲民及時正明其交易不使訟無已時官民俱勞也

廛人掌斂市紙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紙音次○此序廛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廛見序官布即錢也紙布王氏謂胥師罰在次詐僞者之布總布謂肆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質布質人罰度量犯

禁者之布罰布胥罰有罪者之布廛布則木職稅廛中諸物邸舍之布也方貨入於市胥師賈師各陳其次經市辨物詐僞者罰之故謂之紙次爲紙者恭以其樓亭之旗幟名之與貨歸於肆隨物收其稅總而計之其數不一故謂之總質以質人得名廛從本名紙若質皆罰也獨罰布謂之罰者紙質之罰小而罰之罰大所謂大刑扑罰者故獨名罰也入於泉府以待其斂散也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入於王府以治器物入於膳府以供膳羞斂皮角筋骨賈氏謂其亦有地稅入當邦賦也斂珍異即泉府以其征布斂之者○淩鄭章氏曰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關市譏而不征而周官則圍廛二十而一吏有市之征布與關市之征孟子云澤梁無禁而周官則又有山林川澤虞衡之官先儒或謂孟子之說是文王治岐之初從簡易以便民至周官始增其制也其先王之制既征其廛不征其稅若征廛又征稅則政荒矣王氏曰廛人木稅廛布而更稅諸布何也大取其物稅不得取其地稅然布入於泉府將以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雖取之實予之若後世因之以徵利者哉魏氏曰官鑄泉散於民聞其斂之也不入外府而入泉府還以便民也愚按章說甚正然攷周官五布之制廛爲總爲征其紙質罰皆法也以意運制此即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

仁之至而義之盡者後法不能自行非制之等也又謂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內自冢宰宮伯之例矣而今攷諸大夫以下十職謂人以下八職玉府外府內司裘司服典婦功以下十餘職其用物又非皆取之關市也則其取用者亦微矣而謂其有橫征重斂也聖人豈爲之哉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此序胥師二十肆一人之職也其次謂二十肆之次平即平市之平憲亦憲罰之憲也察其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行鬻並去聲○飾行謂事價慝謂物誅罰即廛人所謂紙布此禁僞除詐之事也小治小訟則聽大則歸之司市矣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奠音定賈同價下同○此序賈師二十肆一人之職也賈與胥師略同但彼主於憲禁聽治此主於展成定價也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天患謂凶札恒常也雖珍

異亦有常也○平仲王氏曰三代聖王養民者周取民者略其餘商賈凶荒則去譏札喪則無征市政森嚴使安其業故當其乘天患而厲民則賈師爲之展成定價也後世關津之吏搯克無不至偕賈師之法行則惟裹足不至民坐槁而已趙清獻在會稽歲凶不損米價四方商賈輻輳而民不飢後世有以禁民貴糴爲奇策者此猶狗周官而不知澗澤者也鄒氏曰賈師禁貴價老者以供幼者以養教孝教睦也胥坊出入教讓也正坐作教禮也司虣禁鬥飲教儉勤教敬慈也一市耳而治教禮政刑畢具道靡闕攸也

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價音作賈○賈價謂官物出入也嗣繼也即其二十肆之屬遞掌一月以均勞而慎職守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搏音博○此序司虣十肆一人之職也方市日鬭口競曰囂不仁曰虣不靖曰亂不讓曰陵犯皆私忠也其屬遊飲此私好也搏即捕也戮猶下賊所謂撻戮此皆明禁某之事也

司稽掌巡視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此序司稽五肆一人之職也巡行也犯禁所謂不中度不中量之類不物謂凡衣服不法視聽不正及操挾不執之屬此明禁僞除詐之意也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此則明夫盜之事也○疏曰司市之刑無過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有於刑者則歸於士矣此司稽執以徇且刑而不歸於士亦無過小盜行扑而已愚按司稽與司虣略同但稽淺而闘小故禁以司虣捕闘而患大故察以司稽禁稍捷而易故士以十肆察姦而難故士以五肆司虣過於前司稽杜於後二職表裏如此先王慮之深處之至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此序胥二肆一人之職也所治即二肆也巡其前猶所謂守門也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襲掩取也若衺不正者先掩捕而訊之而其有罪者乃撻辱而罰之也不明執而襲掩者以其蹤跡詭秘且徒與翕張工相遁匿故然與其罪當撻罰者即司市所謂扑罰而又即廛人罰布所自出矣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賈相近者相

爾也而平正之爾邇同○此序肆長每肆一人之職也陳列也爾即近也凡名同實異及名實並同者必平其實以正其名亦所謂平肆也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斂之以輸廛人也戒禁謂詐欺爭鬭之類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賈價同抵柢同予上聲○此序泉府上中下士各人之職也征布謂廛人所斂之工布滯於民用即謂不售也不時先鄭謂急買者以其本價買而收之使民不至喪價又逐物表書其本價以待買者使官吏不得多價也柢之言本謂本管也其主謂甸稍縣都之主其有司謂鄉遂之吏即所謂柢也必從之者精實其所參也○李氏曰必從其柢乃予之恐奸民乘時販賣官為所欺而民不得實惠也馬氏曰買於方滯之時賣之欲買之際此與常平之意同泉府以錢易貨常平以錢粟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為和糴日以他用而不以濟民則推其利之不美亦以聚斂之法視之矣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十日曰旬祭事不廢業故償以十日喪事廢業故償以三月貸借也言有司不及主者皆文也辨謂別物定價也國服為息諸說不一先鄭訓服如疆服之服息如生息之息謂從官借本為賈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之屬也後鄭引載師職訓服如服事之服而以服事於國之稅為息疏謂載師園廛二十而一故貸萬泉者朞出息五百見息亦二十而一近郊十一故貸萬泉者朞出息一千見息亦什一之屬也昭明王氏潛溪鄧氏訓服如服役之服息如保息之息謂令貸者為國服役以償所貸是民得以其力濟其急而保息之也今以疏義推之二鄭近是後鄭為役賒者以期償而無息所以矜喪祭貸者祇以國服為息亦以矜困窮也此以上皆同貸斂賒之事也

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音檜○出入皆謂泉也買物與賒貨皆為出征布與賣物與償息皆為入也納其餘謂納其本數之餘也其本數以供賒服而又納其餘於職幣以供賜予故云凡財用皆取具也此承上文推言之也○柯氏曰泉府所入國之財用取具焉王介甫執此遂謂善為國者不取民而國用足乃置市易務出內帑錢數百萬遣之嶺南諸處以歷商賈之利又官出本貸民以取厚息豈非以一言誤之乎夫所謂財用者特九賦八

曰關市之賦以待膳服也有餘則歸職幣如斯而已介甫不明此以釀宋禍而胡致堂父子遂力詆周禮非聖人之書其失不亦均乎葉氏曰熙寧大臣為市易青苗諸法奪商賈之贏而取民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君子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解曰此貴周公之法也然其法行而天下終大弊故今之君子眞以為聚人不理財言財者必小人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各以其抵買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眞周公所為之也何者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田而使耕桑室而使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不得已賒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離與之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於此而上不斂之則不仁也今天下之不齊久矣開闔斂散輕重之權無一出於上富人大賈乃始得而操之而遂嫉其自利欲為國利周公固不行是法矣而遂謂聖人不理財是為知周公者乎君子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徒從其後嚬蹙而議仁者固如是乎哉馬氏曰周禮一書先儒信疑者半不過病其事多煩擾耳然經制至今而備後世惟以簡易為便而以周禮行之或至厲民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世儒見其如此於是益疑為歆莽偽書愚以為未然夫周禮者三代之法也宋飢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

陳氏以參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時官於民固有賒貸未嘗取息如青苗也且熙寧諸賢非徒病其息多也貸者願代貸與之而不能償則損害者不願貸鄉吧與之并令保任貸者而代之償則又損民兩無所益則不若常平聽從民便之爲甫得也介甫所任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分頭州縣小吏皆干進徇利之徒與民常疎情僞不究法雖簡猶其病民也況周禮法煩之過哉鄙氏曰異哉均輸之斂貨恐商賈之乘人利而上自取利也青苗之貸民恐豪富之取息而上自取息也甚周之書道行教明其視國中學則如家人父子然其賒貸斂散不同有無相通也故泉府之法可行後世迷於其本而欲一一使者行之無惡乎奪民利買國怨爲罪秘也漢相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能無擾者可與緒民矣愚按泉府之設與新法名同實異一損下一益下也用其價以斂使商無滯貨民無乏用買者與主有司辨而予之從其本價官非自封也賒者無息其借者亦官服爲息而已所謂財散則民聚而以義爲利者其道如此若新法貪乃借六藝以文奸耳程子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乃可行周官之法聖人不易斯言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鍵音件幾同譏下二職同○此序司門下大夫二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管謂鍵匙也管以閉鍵以啓也不物犯禁並見司稽職此言守也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正王氏讀如字或作征非○財物即貨賄犯禁即不正死政謂死國事者老其父母孤其子也此言賦兼言禮也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監不辟○繫牛牲見充人監門司門之屬門謂門祭受其餘未詳先鄭謂司門受祭門之餘也此言禮也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以告於王爲送之也此言守兼言禮也○王氏曰按門關之設以禦衛不虞而無守禦何也蓋城郭溝池之固有掌固道路之固有司險封疆之界有掌疆皆夏官事也若地官主守土離大司馬之屬出入苟無節門關之吏得問之矣致此門關鎖鑰並隸大司馬則以諸職多廢故與釋原曰致司門而知王政之善也犯禁者冒利先王以義治之則司門沒其財物然政者尚義先王以利養之則遺人養其老孤遺人之委積自司門出也此兩善之道也愚按養老孤之則兼出於門關之征而其征乃謂所收廛舍之稅與所察犯禁之貨也令養死事之老孤見於司門而司關無其文若其征廩見於司門亦無其文蓋皆互見爲義從省文也以遺人職司關職之議言征門關養老孤可見矣周衰以後乃借廛舍之征以征不犯禁之貨而其財又初不以養老孤而以益帑藏也嗚呼是豈周禮之咎哉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此序司關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國貨之節即司市通貨賄之璽節而此乃守之也聯猶連也自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也此言守也司謂察也廛猶舍也註謂關亦有所止邸舍也征猶稅也謂收其邸舍之稅也此言賦也凡貨不出於關者沒其貨賄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轉去聲下同○貨不出關非避地從必物犯禁也衆者沒其貨罰者責其人此言賦也所達謂不犯禁者節謂門關之符節即所謂以傳輔之也此言守也按遺人職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令見於司門職而司關不其其文然九式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而又以養老孤者何也養老孤者爲聚斂而待膳服者爲征廛也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門關之征即謂征廛也無征以施惠猶幾以防奸此言守也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敂叩同爲去聲出內之內同納○賓客謂朝聘者敂關猶言謁關人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是也有送令註謂以常事相往來也出納猶言送逆與秋官環人職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達以路節同但環人送逆及疆此惟出納之耳此言守亦言禮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序掌節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守邦節謂天子守邦之節如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屬不詳言者見典瑞也輔之言佐王有命則辨用以佐信矣邦國謂庶邦之諸侯王節亦如王用玉也都鄙謂王朝之鄉大夫角節用犀兕耳此言王及內外臣之守節也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去聲蕩音盪○邦國之使節謂使於邦國之節土國平地也英飾簜竹也山多虎澤多龍平地則人而已皆鑄金象之又竹爲函而盛以爲飾也此言王遣使於邦國之節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關謂守門關之官司門司關也貨賄謂通貨賄之官司市也道路謂治五涂之官鄉遂大夫也剖竹爲符曰符節全竹不剖曰管節如璽於符節析羽其上曰旌節按小行人皆竹爲之不言者省文也期限反還也此言門關以下之節而因言凡奉節者皆限滿而還也凡通達於天下

行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傳見上職輔節以方許也此又緊言凡節也○陳氏禮書曰小行人達天下之節其虎人龍人之節乃邦國使於王任者所執掌節掌邦節以輔王命其虎人龍人之節乃王朝使於邦國者所執令鄭氏總謂虎人龍之節並致以則於王侯者皆通詞也掌節無管節其使於都鄙特以旌節行之與小行人無管節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不與也漢符使符銅虎符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節典右而歸左先王之節蓋亦卸其孫氏曰使節輔以英蕩內有不變之節外有可觀之文學士命以重華也先王掌節之設君守依以爲重行節亦以爲信而節以比德一不得以逞其私蓋一物之微亦馭天下之要也與擾諸國之使節蓋王侯各藏其半而各用之掌節語其所往之邦國而小行人乃語其所出之邦國也其守節又見於春官典瑞者蓋典瑞藏之而掌節辨用之與諸節凡分玉角金竹四節而龍虎人皆金節符璽旌皆竹節王侯守邦節皆玉節守都鄙爲角節舊以金玉與龍虎人符璽旌節并稱爲八節者誤矣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此序遂人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官名遂人不稱掌邦遂而稱邦野者郊外爲野六遂之縣鄙及凡縣鄙皆野也分言之則遂人之屬掌六遂掌野而掌其縣而上掌郊而掌其遂縣師之屬掌凡縣鄙之制與統言之則縣師雖掌凡縣鄙之田賦兵賦而其縣鄙溝塗之制與其會事致事之令皆以遂法行之故不言掌邦之遂而言野猶小司徒之掌六鄉而兼言縣鄙都家也經田野即體國經野之經形人形體小體言縣鄙不言遂酇里鄰者舉中而言也鄰則相鄰近里則同井里酇則相酇助鄙則同守鄙縣言懸於遂遂言遂於外也各掌謂六遂之屬吏而凡縣鄙之吏亦寓焉鄰言教治而遂止言政令刑禁蓋遂視鄉爲略矣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稼人有生牝即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簡者以禦寇教者以興利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甿與氓同樂音洛耡音助政讀爲征○變民言甿異內外也甿者懵懵無知之貌劑券也致役也謂役甿雖用下地家二人爲率一正一羨也此寬其力也田田畝里里居也謂出有田以耕入有宅以居也此奠其業也

樂昏謂樂以昏姻也擾順也此順其情也土宜司徒所謂十二土之宜也此宣其教也興之言起也里宰所謂合耦於耡也此遂其利也時者因時修之也遂大夫所謂簡稼器修稼政也此勸其事也彊者餘夫有力之稱予謂予以田詩所謂侯彊侯以所謂餘夫二十五畝也此盡其用也土均見大司徒及土均職平亦均也此正其賦也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畮畝同○辨土者辨其色與性如禹貢白黑壤墳之類也廛謂邑居也一夫之宅地五畝其半在邑也萊謂休不耕者即司徒都鄙所謂易也中地田萊共二百畝即一易之地家二百畝下地田萊共三百畝即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惟上地田萊不易之地家百畝文有贏縮耳義則一也詳見司徒餘夫亦如之者餘夫二十五畝爲率其三等加減之數如正夫也○項氏曰田有汚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則有多寡也易氏曰因其人之損益爲田之進退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歲時稽之然後遂人以歲時稽而授之田野也愚按本職言頒六遂之屬之田而六鄉之頒田經不見者陳宏甫謂鄉遂互見其義者是也小司徒雖掌六鄉其府署都在國中遂人雖主六遂其府署郊近六鄉以鄉士掌國中而各掌其鄉及遂士掌四郊而各掌其遂推之可見此所以鄉遂之屬之田制皆遂人總之而此節頒田里及下文治溝洫皆爲統詞也大司徒制都鄙以明邑里之廣狹遂人頒田里以明夫田之多少大司馬令賦以明軍賦之衆寡觀大司馬凡令賦之制田衆遂法賦衆鄉法而以凡總之則田制之皆同益見矣而舊註乃於大司徒都鄙之田制爲六鄉之田制且謂六鄉之上地無萊六遂則上地猶有萊以饒遠也何未之考與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遂溝洫澮川以備旱潦也徑畛涂道路以通往來也畝百爲夫言夫間不言一夫者夫三爲屋乃同一遂也夫九爲井言十夫不言九夫者五溝五涂總通一夫也遂廣深各二尺徑廣可容牛馬溝廣深倍遂畛廣可容大車洫廣深倍溝涂廣可容乘車一軌澮廣深倍洫道廣可容乘車二軌川廣深倍澮路廣可容乘車三軌以達於畿者言鄉遂及都鄙之屬其制皆同陳氏謂周制井田之法通行天下無內外之異是也獨見於遂人者包內外而言猶上文頒田里之意也詳見小司徒及匠人職○浚

在百夫同盡力乎溝洫澮畝距川遂人五溝九涂之制可於者也以水佐耕稻人掌之以水佐穿司險掌之自溝洫之法逸鄭予竊爲由溝洫而以爲縣鄙人欲使齊盡東其畝而又非是利驅至商鞅裂阡陌名致決川使通舟鬪蕩哉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音義見鄉師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野役即六遂之役對邦役而言也凡稱野牲野職野賦之屬皆視此矣令者令縣正也致民見大司徒大旗亦謂司徒之旗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供野牲詳謂入於牛人牧人之屬以待事也蓋閭師令民畜牧本職令其屬徵貢乃入供之矣野職謂田野山澤之官若獸人𢽾人澤虞之屬令者令使入於王府與以下文遂師職供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王府觀之可見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說見大小司徒但彼爲國道與其委積此爲野道與其委積耳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屬音燭綍綍同○致

者致於司徒給其事也陳列也大喪柩出則六鄉屬引以引於道而其在窆則六遂又屬綍以貫於碑至將窆乃陳其行列而背碑負綍以挽而下之也餘亦見大司徒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上指言大喪用役此言凡役也師田通大小而言下職並放此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此序遂師下大夫四人之職而先約束之猶六鄉之鄉師也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音義備見鄉法但六鄉鄉師猶而鄉大夫登此則遂師稽而遂大夫稽亦互文也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田野之可食者若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之類也經牧以牧師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則知其任地之數以徵財征謂小司徒以井邑丘甸縣都之數任地事以令貢賦稅斂則其以書數定賦而非以書形制井也益明於而計乃於小司徒之經牧謂爲采地之井制於本職之經牧訓爲遂法無井制以遂師兼掌采邑故亦爲制田界與井也推何未之考與詳小司徒說作役事則聽其治訟猶鄉師也役則師治其政令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移救之者謂旱潦災眚非一方得辦也以縣正職推之可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玉府誓戒見大宰司徒各職此謂諸職以貢遂民也野職野賦謂野職所賦之物野牲供遂人以供牛人牧人之屬而野職野賦則受命於遂人以供玉府也說見上職故此者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巡之言察也庀具也謂具委積所當宿室館也與大小司徒亦互文也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磨先鄭讀如字後鄭讀導○之者謂司徒也其屬謂遂師所屬之士野役謂將帥爲綍之民也窆時遂人供輤帟以張神座故使帥其屬以幄帟導野役先道者給鄉師之屬導矣抱磨未詳先鄭曰磨以下柩也後鄭曰古字磨與歷通適歷執綍者之稱天子千人皆碑負引分布稀疏故名焉遂人主陳之而遂師則抱其版校之也凌儀王氏曰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註古字磨與歷通用戰國策新序作歷室是也愚按王氏亦從後鄭然抱版豈宜及窆之時況千人之版豈一時所能率校而必轉變音讀以從之乎不如先鄭說畧而意安且與鄉師及窆執斧相類也丘籠以盛壤土而覆坎成丘也蜃車以車載蜃灰而和土圍壙也鄉不供獨野供之

者野爲便也餘見稍人及掌蜃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詳見鄉師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此序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鄉大夫也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功事猶言職事以鄙長職推之蓋指女功而言也餘見各職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會音怪下二職同○邑通謂遂之里邑及凡公邑也不言里邑以上者令自上而下會自下而上言邑里而其上親此矣○詳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其政令戒禁亦遂大夫施之也愚按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任稍地縣地畺地是公邑采邑皆邑也而下文甲宰職亦云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職又云凡邑中之政相贊則鄙遂自稱邑也豈特公邑采邑謂之邑而已哉六遂與凡公邑之爲皆遂大夫之者其溝涂之制既同其縣鄙之制亦一惟六遂副六鄉爲六軍故特以鄰遂而稱其貢凡公邑之屬與遂無異

也故鄉遂之制有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酇師諸侯官以總領之又有鄉大夫至比長諸鄉官遂大夫至隣長諸遂官以遂司之而凡公邑有縣師稍人總掌其田賦兵賦之外而無遂司職掌之官蓋其田里之制大略相侔故經不更言而其會政考法亦令以遂大夫也然則其不令於縣師稍人而令於遂大夫何也凡會政致事皆卑者上會尊者主令縣師稍人其爵卑故以遂大夫尊官兼令之滾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稼器耒耜錢鎛之類稼政修築種植之類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屬音燭○其吏謂其下各縣正也興猶鄉大夫興賢能之興有功即所謂能也不備言其德亦降民言甿之義明如虞書明揚之明矣屬者聚而告之也地治謂治六遂之官猶大司徒所謂地治也但大司徒與地治者聽公謂鄉遂官之正長此屬地治者戒事則謂正長以下耳凡爲邑者謂公邑之吏也四達舊訓不一註謂治民之事通行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鄭氏謂孜邑事必旁達四邑以相參也鄒氏謂自遂大夫達縣正次達鄙師次達酇長次達里宰以下無傳故止言四也今攷註訓頗失句理且四事雖非遂法亦然何遂法獨以四達言耶諸說亦皆未安蓋四達者以功事

徧爲告戒之意也近而地治者合聚以告遠而凡爲邑者皆徧戒之而誅賞廢興以是行焉亦猶鄉大夫主廢興而州長以下贊且涖之之意也○疏曰註云興甿與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蓋六鄉鄉大夫以鄉飲禮興賢能獻其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此文不具變之耳莊渠魏氏曰漢舉賢良方正孝廉茂才猶六鄉之賓興賢能其舉孝弟力田猶六遂之興甿故三代以還兩漢得人爲盛後世鮮實效由上下皆以爲常也平仲王氏曰鄉大夫興賢能於朝遂大夫帥其吏以興甿變言甿者遂遠於國敦尚樸略選於鄉也愚按鄉官言政令必言教治而遂官惟本職言興甿爲教治之意其縣正至里宰皆無一言教治何也攷王制移鄉移郊移遂皆如初禮謂如元日朝庠習鄉習射之屬也則六遂固未有無庠序之教者況司諫掌糾萬民之德書其德行道藝以攷鄉里之治而司救掌萬民之過失衰惡以節巡國中郊野二職於鄉遂固皆相糾攷以導之也則遂與鄉之非異也可見矣然則鄉詳言教治而遂詳言政令蓋互文與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此去聲趨音促後職皆同○此序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州長也趨催也○魏氏曰遂大夫言政令縣正加以徵比視民故也田里職事上有成法縣正爲之計畝度丁而分之耳稼事賞罰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漢制尚有田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以縣師文類入職推之當言會同軍旅田役今不言者舉行役師從言師則會同在其中矣移執事師遂師移用其民也○則齋王氏曰縣正猶鄉之州長也然推作民以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賞罰與此條語意略同至其正月之吉讀法攷行與歲終會政之屬此乃闕如則大夫之讀法將安俟乎蓋縣正亦當有序以行禮而文不具猶本職言頒田里分職事而州長無之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此序鄙師每鄙上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黨正也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祭祀亦黨正禁祀之類凡作民亦謂會同師田行役也下職同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數上聲下職同○數計也上職賞罰以農功言誅賞以役政言此言賞媺猶興於鄉三物誅惡猶糾於鄉八刑矣○丘氏曰察媺惡而誅賞者因民好而賞勸之非有心於賞因民

惡而誅責之非有心於誅也其終至於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孰謂遂官止課耕而已王氏曰黨正於孟月吉日春秋祭禜有讀法之禮歲終蜡祭有正齒位之飲皆於序行之鄙師猶鄉之黨正也則鄙之會聚其衆豈無序乎亦省文也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此序酇長每酇中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族師也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此去聲下職同○校猶數也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有司謂其屬之里宰也器言器通兵器若稼器矣簡則精數則備總者註謂受而行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此序里宰每里下士一人之職猶六鄉之閭胥也邑猶里也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秋斂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耡註讀爲助一云如字○耦並耕也耡爲助者里宰治事之室

司馬之法作其衆庶而稍人帥以聽之也同徒謂同正甸之徒衆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屬附剛之屬見掌蜃其役帥蜃車之役見遂師聽於司徒者司徒使遂師先導以共其役而稍人亦帥諸公邑之車役以至而聽也舊謂蜃車乃役遂人之屬供之稍人監三等采地役待齊監六遂蜃車之役而帥致之也按諸說似是而非稍人受法於縣師乃掌凡公邑之官其帥蜃車及役以至與遂師帥蜃車及役器各供一職也而混以亂之何耶又以爲掌采邑并不足言矣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此序委人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言之也野總謂遠郊以外甸稍之類也薪以爨燎芻以牧養疏材可飼者木材可用者凡畜聚之物槩詞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稍去聲余當爲餘○此歷言其所待也稍聚稍之畜聚其地遠故以待入境之賓客甸聚甸之畜聚其地近故以待羈境之羈旅凡其餘聚謂縣都之畜聚頒賜特用之與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此歷言其所供也式法謂所供之數粗曰薪細曰蒸委積薪芻謂委積之薪芻木材以供張設凡疏材以助禾粟也○疏曰大行人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供其薪芻故註謂委積之薪芻也疏材是百草根實可飼馬牛者故註謂之助禾粟共其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財材同○此又因所共而推言之也野委通言國野之委野囿專言田獵之囿兵器以衛野交財用以藩野囿○疏曰野囿財用註謂供苑囿藩籬之材者古名田獵皆有囿藩籬以遮禽獸也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軍旅之賓客謂侯國助王領軍者館之亦資其用也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上政征同施弛同○此序土均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地守地事地貢見大小司徒及均人職和調也政令之剛柔刑禁之寬猛施舍之緩急皆調和之也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謂五禮之屬俗司徒所謂本俗六也又承上言禮俗之因革喪紀之豐約祭祀之隆殺皆以地之美惡爲等而和而行之也○註曰禮俗謂俗所行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而制其節禮器所云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此也王氏曰治天下之道取均平而已家宰均四海司馬平邦國而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者均平必自土地人民始也愚按均人主六鄉六遂故地守地職之外尤詳於力征地近多役故也此主都鄙邦國故不詳力征而通言地守地職地貢及政令以下數者地遠少役故也或據遂人職土均平政之文疑土都遂之均人專主六鄉而非邦國都鄙之土均兼土六遂失之矣夫均人土均二職皆本大司徒土均之法以施於鄉遂都鄙之制特均人詳於力征故名均人耳宜得以遂人言土均而謂土均職之主六遂哉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相去聲種上聲○此序草人下士四人之職也化猶變也註謂變之使美若氾勝之術也此約言土化也物地猶相視物地事之物爲之種舊謂黃白宜種禾之屬也此因言地宜也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緹音低潟作潟如字亦通潟音昔貆音萱埴音職壚音盧彊上聲㯺音標爂音剽○糞者二鄭謂煮汁漬之王氏謂骨灰爲汁漬之皆謂施於其種也一又謂以汁糞其地也潟猶

鹵也騂堅也黃麻也爂輕脆也蓋土有赤騂而性剛者赤緹而縓色者墳起而柔無塊者舊爲潟而今渴者水去而潟鹵者勃壤而粉解者粘而疏者堅強而不疏通者輕脆而不厚重者土各不同而其糞種化土之法用牛羊以下爲汁以漬之亦不同也此詳言土化而地宜亦在其中矣○疏曰按禹貢冀州白壤青州白墳兗州黑壤徐州赤埴墳揚州荊州塗泥豫州墳壚梁州青黎雍州黃壤凡九等九等不同者自是九州大判各爲一等此不妨一州有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王氏曰九土化之之法用牛羊麋鹿貆狐豕犬之骨焚灰爲汁以漬種用蕡則以其實擣汁以漬之所用不同而以助其種之生氣變易地氣使薄者厚過者和則所獲皆倍常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列縣計反○此序稻人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稼下地謂種稻之下地豬積水之陂也防衛豬之隄也溝所謂十夫有溝蕩和也播也遂所謂一夫有遂均宜也列所謂一畝三畎合上也澮所謂千夫有澮瀉導也涉也芟謂所芟之草也引遂之水於列中因涉之以揚去其草而治田種稻也一云揚者搖動蕩滌之使田變爲肥

也此言治下地之用也〇莊渠魏氏曰中原地高惟下地近水者可稻聖人兼盡地利防豐凶備旱潦也今中原地多荒蕪宜重農扈之官倣南方老農爲師廣興地利富庶其可幾乎中王氏曰按三代東南爲龍蛇之藪江漢以南不通中國后稷所謂誕降嘉種不役穢經皆西北高原而已蓋聖人教民耕稼畜洩全在溝洫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也班孟堅西都賦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鍤成雲西京近在雖阡陌既開跡未盡沒猶有水田之利嗣後故道湮不可攷沃壤化爲石田而東南地力兼盡遂以天下郡給一隅可歎也愚按稻宜下地而夏官職方氏所載惟荊揚泥塗獨宜稻雍冀高不宜稻餘則兼之而已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也不備言遂溝洫澮川之五溝而惟言遂溝澮者蓋下地瀦防則川之意也不言洫者其省文與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種之種上聲〇稼澤謂種稻之澤地也殄病也絕也芒種謂芒稻也夏時水熱先以水蘊殄澤草次加之芟夷於是以澤草所生之地而種以芒稻也此言治澤地之田也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禱雨曰雩雩斂謂雩祭所斂之物葦事則喪中以填壙禦濕也此皆備旱潦之意也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此序土訓中下士大人之職也道說詔告慝惡也地圖山川原隰之圖地事農圃虞衡之事地慝如瘴蠱之屬地物如藥石之屬凡有所求必於地之所生兼承上文而言也〇莊渠魏氏曰地氣有偏不能無慝天常生物解之如西北多風防風獨活之屬足理風東南多瘴魚鱉螺蜆之屬足治瘴江湖多氣橘柚之屬足破氣嶺海多瘴檳榔之屬足去瘴王所至恐不習水土豫求物以防患非專口腹玩好也愚按魏說得之然王者以民物爲己任所求豈直爲其身而已哉且本職亦不粘下文巡狩爲義也

王巡守則夾王車守同狩下職同〇夾之者備左右顧問之意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此序誦訓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志記也方志謂所記形勝事實之蹟道之使鑒而省之也方慝謂所傳禮俗惡畏之事道之使防而避之也以知地俗亦兼承上文而言〇註曰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之二陵之類也唐呂溫地志圖序云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勝氏之蹤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羿塚帝墳則思古文勳上之蹤觀洞庭荊門則知苗蠻恃險之

也王者於是明得失諸侯於是懲與替斯黜陟之道也

王巡守則夾王車見上〇莊渠魏氏曰土訓圖學誦訓書學左圖右書也下遍諸侯二官夾備顧問王中心無爲而左右各以其職廣王耳目而開拓其心胸俾四海之大萬古之遠如指諸掌也愚按前稻人草人二職乃九職之首三農生九穀之事也此下虞衡之屬遞以八職言之而中間錯雜以土訓誦訓二職者蓋三農生九穀者穀土也其虞衡以下八職則庶土也庶土之所有者續以敘故以三職總敘之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此序山虞大山中下士十二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之職也山虞兼掌林者山旁有林曰林麓受法山虞也厲遮列也有遮列則鳴而聲犯也守謂其地言取山物者既地以界之然後人以守之而奉法爲禁也此言山有守禁也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服謂車之牝服也耜謂耜之耒耒也季謂季冬也陽木生山南陰木生山北冬斬陽夏斬陰者堅濡調也斬季材欲完也此言入有時也〇註曰季猶稚也平仲王氏曰車耜器與勞非稚材可任或謂季爲老也愚按謂季爲稚者對稚物言之稚物猶孟仲叔然此則季也謂爲老者自一物言之耆猶孟仲叔今猶季也若季夏季冬承仲夏仲冬爲

義則自其一時言之耳三者皆有完義稱當全用而質理完老則材完而可用二季則氣完矣味以時入之句蓋季夏季冬爲長與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期日日數也邦工謂梓人之屬掄擇也必限以日數者恐過取而竭也惟邦工擇取則不限者恐待用而匱也此又言入之時有期也〇平仲王氏曰入山掄材雖邦工亦以冬夏但不拘期日耳萬民冬夏斬材後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有刑罰限日數者所以息衆養物力非故專利而病民也言非冬夏而斬木四野則斬之不得入禁若犯禁而竊木必懲之此又申言禁也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珥音二〇爲主謂主祭事之供時用相禮儀也修除謂治壇壝場蹕謂嚴禁衛萊山田之野以教戰也除萊曰萊猶艾草曰萊弊止也珥者謂校所取之禽耳也田畢則立虞人之旗令獲者皆致禽於其下校左耳以知獲數也詳見大司馬〇貫氏曰萊野謂芟除教場之處芟去草萊而比二百五十步東西爲六軍也易氏曰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聯於大司馬職之萊野弊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於虞中是已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此序林衡大林麓下士十二人中者六人小者二人之職也平者平其民所守之界計者計其守之之功此亦言守禁也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法即山虞斬材以時擒材不禁之類此言入時也不言祭若用者既受法山虞亦從上文矣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此序川衡大川下士十二人中者六人小者二人之職也流水曰川瀦水曰澤禁令如不伐夭禁魚鼈之類此言守禁也○疏曰川衡兼巡澤者澤與川連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為滎澤則掌濟川者兼禁澤矣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舍之言釋誅責也猶令民時斬材春秋不入禁之意也此亦言入時也○鄭氏曰時謂當漁時舍其守而弛禁也四時惟夏不漁季冬則大漁王制獺祭魚然後虞入川是也祭祀賓客共川奠川奠謂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此序澤虞大澤藪中

下士十二人中者下士六人小者下士二人之職也此亦言守禁也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入於玉府如珠貝皮角之類其餘物令民自取若須之矣此亦言入時也○疏曰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言國澤者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互見為義也云以時入於玉府者據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亦是互見其義也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澤奠謂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葦以闌蹠蒲以織席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音燭○屬禽猶致禽而珥也上言旌謂熊虎旗此言旌謂析羽旌也○疏曰山虞致禽謂致之虞旗之中此以計獲之多少也此屬禽謂百姓致禽並旗入屬聚之別其等每禽取三十也致與屬不同而鄭云猶致禽者欲明山虞澤虞文皆不足互見為義爾○程子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而財用足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而山林川澤暴殄天物亦已耗竭矣故虞衡之職宜明也易氏曰有政令有禁令山林之政令山虞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掌之林衡川衡守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二衡貳於二虞也二虞為物厲守禁二衡之所謂平者平此也故山虞以時入木林令萬民時斬材林衡斬材則受山虞之法澤虞以時入財物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而川衡則以時舍其守此也愚按四職分地而互職虞之言度也故二虞皆掌政令而為之厲禁衡之言平也故二衡皆掌巡其禁令以平之觀山虞亦言林川衡亦言澤虞衡名義之實見矣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此序迹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邦田之地謂邦內可田之地厲禁即大司馬所謂遂以圍禁者也此亦言守禁也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卵魯上聲○令謂令以田之期與其地而天官夏官凡主田獵者受之也禁者為其夭物且害必多也麛麑子也或曰凡獸子初生通曰麛此亦言禁也然言受令而入時在其中矣○疏曰此謂四時常禁也若月令孟春不麛不卵及王制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麛不卵彼以春時孕乳特禁之耳月令季春餧獸之藥無出九門亦禁其春時也易氏曰田之義有三大田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戰陳令見大司馬一也其次設囿游之禁以時取獸供賓祭之用令見於囿人職二也若迹人以其迹知禽獸所萃故謂之迹而邦田之地皆其所掌三也愚按囿人職自別於夏官大司馬之大田而謂迹人職別於大司

馬恐不然考山虞澤虞迹人獸人與大司馬之大田皆合職聯事山澤虞之萊野即大司馬所田之野迹人之守禁即大司馬遂圍之禁非二田也而易氏云獸者蕃迹人守非一禁當大司馬之大田皆供職趨事而其餘時則凡可田之地皆以事獵取而未可以一二計與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此序丱人中下士六人之職也金有五言金錫約詞也石謂次玉者其地之厲禁與諸職同然迹人丱人所掌皆不外山澤之地而各言厲禁者蓋山虞自材木言澤虞自財用言迹人自鳥獸言丱人自寶藏言或兼備或各產故各衆其重而設官守與此亦言守禁也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物謂占形色也物色其地而為圖授之使以按圖而取也此亦言時入也○莊渠魏氏曰若以時取之者非有故不輕取也權萬紀言宣饒銀鑛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黜之且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利民耳卿專言利以桓靈待我邪此可為萬世法矣乎仲王氏曰丱人既掌其地審其取時而後告其形色予恭恐取者託言公事越界侵漁致傷地脉某或破塚發屋實生厲階故授以圖令其按圖採取苟與圖不合即為犯禁而糾之也以時取之若

民共且葬皆有而有也牧百獸乃槃祠耳王氏之騂註也宜哉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生獸死獸見獸人獸人所共或有飲用附人牧之其或不足則附人又供之也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此序場人掌場下士二人之職也樹種也民之場圃載師任以徵之園之場圃場人樹以斂之果蓏栗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謂其貴者皆以時收治而藏之以待用也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享魏氏謂月享及月朔爲新是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匪讀作分頒去聲食音嗣○此序廩人下大夫一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匪讀作分者註謂以穀分頒於道人之職諸委積也疏謂匪如作匪則穀非匪所盛且道人委積廩稍在道之屬於分頒義合也賙謂旧賙謂民也稍食謂工役之食如宮正內宰稾人職之類若公卿大夫以下有三等采地及官田士田之屬皆不及也○易氏曰疏謂倉人掌穀廩人掌米蓋廩如鄉廩常稟之類明堂位稱米廩者是也以廩名官而掌九穀之數者以掌米兼掌九穀之數也愚按匪頒賙賜即大宰職之匪頒好用及大府職之匪頒賜予也但大府所云宗廟之賦以

待匪頒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自九賦之財斯而言此所云則自九穀而言耳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上上聲數上聲鬴釜同殺去聲○上下即豐凶凶祝下尤甚也數猶計也計入與出而調家宰以制用也鬴六斗四升也四鬴三鬴二鬴註皆謂一月所食也食四鬴爲年之上三鬴爲中二鬴爲下又不足二鬴則爲凶年民荒民也穀殺地也此言民用也殺減也如縣大不眾司服素服之類此言邦用也○楊謹仲曰有量非後世比栗氏爲量方尺深尺其實一鬴乃六斗四升今量漢一尺方二尺止容五斗今量五斗當於古矣以中歲均之人月食三鬴則日六升四合漢量猶然趙充國議辛武賢引萬騎出張掖以一馬自負三十日糧計人食八升王莽議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出關歲尤計一人日食六升三百日用十八斛以此效之周之中歲人日食六升上歲人八升不爲過矣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註作扱盛音成○行道曰糧謂糒也居曰食謂米也接註讀如一扱再祭之扱謂將所收

耤田之祭藏於神倉者扱以授舂人使精鑿之以共祭祀之粢盛也不言小祭祀授穀使舂而已○易氏曰合同師役之所急者糧也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初不及其式而小宰之七事七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令官府供其財用其所共者客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諸式而糧無式也蓋冢宰制國用而九式爲民之費獨以充府庫會同師役之類其糧皆其費出此道人掌道路之委積舍人供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具宿道其糧與其食凡其在道及止居之費無不待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此序舍人上中士六人之職也舍猶宮正宮伯次舍之舍平之言均猶均稍食均積之意也財即謂穀也以穀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王宮與后宮也出謂出自守者入謂入自倉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飯上聲○外方內圓曰簠實稻粱外圓內方曰簋實黍稷供者交之舍人而因實以陳之也筥米陳於中庭車米芻禾陳於門外供其禮則受舂人委人之屬而供之矣飯米以實口見檀弓熬穀以錯壙見喪大記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縣懸同穜音童稑音六種上聲下同○禮

后帥六宮獻種於王見內宰職縣之使風氣燥也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粟即穀也爲百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傳謂粟爲稷者非凡宮中米若粟之出入各以其物別爲書以待會也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此序倉人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不足謂年歉有餘謂年豐凶則無年矣餘法用如道人各委積之屬廩人倉人以其餘藏之以待頒惟年歉則無藏無頒也○平仲王氏曰周公理財惟量入爲出復每事節養則不惟無浮徵且有餘財後世反量出爲入直以取民之數意爲加減而覆亡至矣自古國弱不足亡國貧猶不足亡惟民貧則亡也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大事註謂喪戎也○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註不言祀者祀無過近郊之內無在道供糧之事也

司祿此序司祿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註蓋以爲掌班祿而今闕也○薛平仲曰場人已發穀則倉廩官當爲儲畜備也而以倉人次廩人以司祿次倉人者倉人主宮中官府之次倉其祿食首宜均故次之若穀祿之制自公卿以至士庶其受田賦祿又非一

稍食者此也故又次之愚按司祿次廩人倉人之閒職司穀賦當指米穀而言然攷班祿之制凡五等六等之臣皆祿以地如司徒給穀祿之制邦國及載師之任士田官田與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皆非頒者皆不可見此薛氏兼指授田賦祿而言與但侯邦采邑之祿以地者其徵斂皆不司以王官或士田官田之屬凡祿以代耕者司祿主爲徵斂而給發之耳亦未知果否也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於邑閭縣懸同○此序司稼下士八人之職也邦野猶言郊牧文則通名野矣先種後熟曰穜後種先熟曰稑名卽稻黍稷麥菽之類宜地卽荊揚宜稻雍冀宜黍稷之類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者以斂法出示於民也豐年以正斂之歉則減凶則止○朱子曰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也愚按朱說善矣而王與之乃謂助法無斂此爲民斂之如常平倉義倉之法也如其說豈倉人所謂有餘則藏之者以官物爲官若民藏而用之而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者乃以民財爲

民斂而用之與然如此則上年斂下年不當斂而本文槩云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王說恭非也且鄉遂自用貢法其以爲非復有所斂於民者亦失矣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均食謂均四疇三疇二疇之等平興發而無偏乃以賙危急而無困也○王氏曰後世倉廩之官知爲斂儲而已周公於倉人廩人而下特設司稼周知地所宜種爲耕法以示民又巡年之上下爲斂法以示吏民又周其急乎其興焉此所以異後世也

舂人掌共米物此序舂人奄二人之職而總言之也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齍粢同盛音成下職同饗食之食音嗣下職同○齍盛之米廩人供米穀使舂人供饎人也牢禮食米則供饔人饎人矣掌凡米事上文列言之此推言之也以下二職觀之蓋亦供王及后之六食及供內外朝冗食之類之米而錯互其文與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此序饎人奄二人之職而首卽祭祀言之也共王及后之六食食音嗣○六食謂六穀之飯也此特言膳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簠簋之實謂致飧饔之名此又言賓客凡饗食也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朝音潮冗戎上聲下兩食字音嗣○此序槀人奄八人之職也外朝謂庫門外之朝也內朝謂應門內之朝所謂治朝也冗散也司謂留治文書之人若今尚書之屬諸在上者也士庶子卿大夫之子弟宿衞王宮者士其適子庶子其支庶也此列言之也掌豢祭祀之犬犬畜於秋官犬人臨祭則入於槀人也鄭氏曰馬牛羊入於充人草食曰芻也犬入於槀人穀食曰豢也此兼言之也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此后宮女宮之長也名如天官世婦者其職畧同內世婦爵亦近之故名也上言朝若祭而又以此下三官者亦宮府內外皆為一體之意也○柯氏曰天官九嬪世婦女御並無爵秩徒役者天子嬪妃序次自定非宮職也府史奚何為哉春官世婦乃后夫人以下之傅母有職者也故加以卿大夫士之爵并設女府史與奚為之役而教六宮以禮事也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月以婦學之法教九御矣此又謂相王后以下掌達內事於外官何也此正施內宰之教也內宰之屬皆男子為之以人教宮中可乎故內政雖無不掌而嬪御禮職須此謂相之內有女官女奚而外亦有內小臣奄豎凡以補其教令也每宮卿二人大夫四人士八人合六宮八十有四不惟后夫人有所使嬪御者有之矣則其人何取耶蓋以德行為本道藝次之或內外宗或王族之婦或卿大夫士之妻有齒德者則為之故明乎春官世婦之職可無疑內宰混男女之別而奄宮竊柄之禍亦無免也莊渠魏氏曰春官世婦羣臣之妻其稱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爵也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先王之化始於後宮又推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於是大備矣平仲王氏曰此官後儒祖賈氏以為奄人為之然經無正文也夫天官內小臣為上士用奄鄭猶云奄稱士異其賢也況今世婦乃卿爵乎則刑餘之人斷無上躋為卿大夫之理矣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女其爵亦謂從夫之爵也凡者無常數之詞不名內女而名內宗者掌宗廟祭祀之屬以助后宮故名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女其宮職畧如內宗體差降也○柯氏曰觀世婦內外宗則知先王治內之政矣夫春官將以禮樂教天下使臣民無不一於禮而況內宮嬪御之屬乎故世婦之屬職列於內而爵嚮於外內奉其法外效其功惡宮中無敢不由禮者效有其節之敘也內宰理無政則以士大夫為之世婦教禮法則以婦之有齒德者為之宮府內外皆為一體奄宦奚豎不過令[illegible]教命而已後世所以致后妃與政中宮竊柄者由世婦之屬不立故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封土以象山冢故稱冢王侯大夫士之公墓則為之而其職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故名冢人也此三職次此者生事非祭以類及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墓之言慕者孝子所思慕之處也王制庶人不封不樹故不稱冢而其職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故名墓大夫也○裘舒氏曰二官亦喪死之義也俞氏以為上事而遂為之司空何哉且所謂非禮也以昭穆族葬丘封之度皆有禮儀而兩齋祭墓又皆為之尸則其為宗官而屬宗伯也有旨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諸侯及凡有爵者之喪故名職喪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樂故名司樂冠以大者其職為樂官十七官之長也下有樂師者職亞於大司樂且掌凡樂官之政令亦猶宗伯有肆師之意也大宗伯至此其於幽明始終之禮幾備矣以樂次禮者道相成也王氏曰宗伯兼掌禮樂事有序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也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凡胥皆有才知之稱而大小各名者大胥掌國子之版以佐教樂舞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是也小胥掌其比觚與樂縣之法而已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眂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師之大音泰○樂官謂之師凡以教其屬也樂師之外又設大師小師者謂瞽師也註曰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其賢知者命為大小師也無目眹曰瞽有目眹無明曰矇目明曰眂瞭故各名其官自大司樂至此凡別官同署者皆職相佐也○王氏曰作樂必用瞽矇者以其聽審也國語瞽瞍修聲是也瞽上中下凡三百人故設眂瞭如其數以扶之國使掌樂也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樂有十二律陽六為律陰六為同同之言呂也掌審六律六同之和以為樂器而官乃以陰律名者陰以和陽也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磬玉磬石

磬之總名也掌教眡瞭擊磬及編鐘而專名爲磬師者兼擊鐘非其專職也亦稱師者凡教皆有師名也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鐘者金奏之大器即鏞鐘也掌以鐘鼓奏九夏而專名鐘師者蓋以鼙鏄鐘鏄而爲之節以鐘爲主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掌教吹竽笙塤籥之屬而名笙師者亦笙爲主也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鎛者金奏之次器潛溪鄭氏謂如編鐘而大覸大鏞而小是也掌金奏之鼓而亦專名鎛師者猶鐘師之意也凡教皆有師名鐘鎛二師各不言教而亦稱師者眡瞭擊鐘鎛而二師以鼓節之亦教之意也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韎音妹○韎即詩韎韐有奭之韎東夷樂舞者服之遂以名其樂而掌教者因以名官也其職與下旄人鞮鞻氏相類而韎師掌教夷樂而兼舞旄人專教樂舞鞮鞻氏專掌樂歌故其次如此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旄舞器以旄牛尾爲之掌教凡夷舞故以名官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故無數不稱師變文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者舞人所吹也昭公八年有事於大廟萬入去籥傳謂去其有聲者舞其無聲者是也掌教國子舞羽吹籥之屬而籥爲主矣故名官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即本職所謂豳籥章即豳風豳雅豳頌也掌之故名官也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音提鞻音屨○鞮鞻革屨也無絇本四譯樂人之服而曲禮大夫去國亦服之蓋變服以示此與名官亦猶韎師之意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庸功也鑄器銘功謂之庸器其職掌藏樂器及庸器而官專以庸器名者以重者統之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干亦舞器春秋傳所謂干也其職祭掌舞器而官專名干者亦統以重也詳見本職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卜之大音泰○大卜占卜官之長其職掌卜兆簭易占夢之屬而專以卜名且與卜師卜人別官同署者皆從重也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以主卜故稱師卜人職闕以下九職次此者明禮樂幽鬼神義一而已且王者必致其精白之德而後可以交神明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龜以共卜故名也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菙誰上聲○菙灼龜之荊木即本職所謂焌也掌之故名其官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占卜兆與筮之卦兆者故名官也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簭筮通○大事先筮後卜次則筮而已其職掌蓍筮故名官也自卜師至菙氏凡四官皆掌卜而簭惟此一官掌之者蓋龜長而筮短事亦從省與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夢亦與卜筮統於大卜而此掌占之也故名官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祲音浸○祲亦卜筮之類祲之言眡猶夢之言占也故亦以名官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音泰祝音咒○凡以祝號事神皆爲祝其迎候神者爲巫掌之故各以名官而大祝爲之長小祝又佐之也以諸職次卜筮者凡祭始於卜筮而成於巫祝皆以謙幽明之故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大喪勸防之屬及喪祭之祝號故名官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田掌田狩之祝號故名官也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掌盟詛之祝號故名官也

司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掌羣巫之政令故名官也○陳祥道曰先王之時特設巫祝等官正是周公通幽明之理以事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累相似到漢無此等官淫溺無所不至遂有召巫蠱之禍者方知周公意思深長也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對文男曰覡女曰巫散文則通稱巫也巫不槩以數目無數而巫師則爵員四人者蓋巫不易稱職特擇員爲之率導故名師也說見序職○何氏曰先王之世王道明邪說息而周公設巫祝若是何也史乃冊祝見於書用史巫紛若見於易春秋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智聖明聰則神明降之是豈後世淫巫左道治符水厭勝之術者哉而大旱則用之大裁則用之歲時祓除則用之又非淫祠諂祭無所不至者也巫史之設何疑耶平仲王氏曰觀國語所稱周公所謂巫者蓋如此故男巫

無數女巫無數不立員名蓋亦有其人則備無則闕焉之義也學者但見後世巫覡之陋因疑聖人之制失之矣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之大音泰○名史者典法則之屬之所藏也而又正歲年頒日官屬焉者史有二義以天道治其天以君道治其君古云域中有三大曰天曰君曰史史治天以及於君故皆以次屬焉而名爲大史也夫天者道之大原所從出而禮樂政教之本也大史以下之掌豈苟而已哉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音憑相去聲○馮乘相視也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以祭天象而其職掌馮視歲月日星之屬之常執以辨敘事而會天位故名官也世其職故稱氏周語單子謂晉成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所謂史即大史以下馮相保章之屬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保之言護章謂天章也其職掌識日月星辰之屬之變度以詔救政訪序事而保護之故名官也周官獨此職胥徒皆無者但察時變而已其事無常凡非胥徒所得與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內史猶後世之內制○其職掌王之八枋之法及考政敘事之屬○而以木條掌書王命名官者重王命也○官次大史之後而爵以中大夫視大史爲尊者亦重王命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外史猶後世之外制○其義有二王朝爲內侯邦爲外本朝爲內前朝亦爲外○故名官也掌史官有府史不言大並蒙闕文與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御之言侍謂侍御於王之史官也其職冢宰爲王和布其治令則贊冢宰以贊王而內史掌書王命則又贊而書之故名御史也凡府史之屬史皆居府下其數倍府令史居府上而數至百二十倍於府者蓋掌書者職要而贊書者職詳故重之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

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巾猶服也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其致飾如人之有巾服然故名也典路車僕司常之官皆屬焉而爲之長故爵以下大夫次諸此者王者須正朔施政教車書一統而聲名文物之用煥然矣蓋禮教至是大備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路謂路車也以王及后所乘故尊稱爲路路之言大路馬路寢路門之類皆尊稱也路亦巾車掌之但巾車通掌凡車之政令此又有專守焉故名也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四十人車名僕者僕非止僕馭之義凡車之聚散行止皆係焉故名僕也其職獨掌五戎之萃供凡師革車之屬者以兵者國之大事用莫重焉故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常者王所建大常之旗也掌自王以下九旗之物不專主於王而官名司常者王爲主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八人都家謂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邑也親王子弟及公為大都疏者及卿為小都又疏者及大夫為家邑職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王制首內而次外先國而後家故以次設官掌之也官名宗人者宗猶宗伯之宗但避伯長之名耳夏官稱都家司馬秋官稱都士意亦大同小異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官役如都之數者不以家故殺也條見上○孫氏曰大宰以八則治都鄙都家宗人則以馭其神都則卿法則以馭其官都家司馬則以役以馭其典都家士師刑賞以馭其賦記云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內諸侯不過祿之以田不襲其位專其政也愚按都家采地其事治各有司存而特設王官以董之者猶待外諸侯之意也外諸侯各守其國先王必設之方伯連帥又監之以三監王之以二伯而五年一巡守復攷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故其於內諸侯亦如之先王之治無分內外統於一者其道一也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以其藝為等是無常數亦無常爵也無常數常爵故亦無常名而槩以凡神仕者名之以是終者蓋因正職以及其餘也○何氏曰以神仕謂明鬼神示之理而仕者如國語所謂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示氏姓之所出而率由舊典者使為之宗之類是也等者藝高為上士次為中士又次為下士也

春官宗伯序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春官分職之事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示音祇下同○此首序大宗伯卿一人之職也五禮皆所掌而首此稱神鬼示之禮者所謂禮以祭為重也扶其體曰建業其休曰保此亦舉其綱之意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禋音因槱音酉飌古風字貍埋通疈音璧肆如字舊作剔非說見大司徒○此以下歷舉其目也稱祭為吉禮者喪三年不祭對凶而言也上稱神鬼示自上以至下此稱鬼神示自內以及外禋之言煙也槱積也積意升煙曰禋祀天謂其形體帝謂其主宰也柴幣加柴曰實柴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會之十二次也積柴燔燎曰槱燎司中司命謂文昌第五第四星風師謂箕星雨師謂畢星也數者皆祀天神陽祀以煙為向也取血以祭曰血祭社謂土神配以句龍稷謂穀神配以棄五祀謂春戶夏竈季夏中霤秋門冬行五嶽謂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也祭山林曰貍祭川澤曰沈披牲胸曰疈辜磔牲曰辜四方百物謂蜡祭諸神也數者皆祀地示陰祀以血為向也陳牲曰肆獻醴曰獻灌鬯曰祼薦孰曰饋食按禮始求神行一祼祼之禮次朝踐時大祭陳全烝次祭陳豚解以為腥行三獻四獻之禮次饋獻時陳體解以薦孰行五獻六獻之禮而於時始薦黍稷故又名饋食今錯舉肆獻祼者享以肆為主故首言肆又分舉饋食者肆獻祼則兼饋食饋食則不備肆獻祼故特言饋食也春物少成禴未備若挼以詞而已故曰祠夏物將成其禮亦薄故曰禴秋物成可嘗故曰嘗冬物眾以盛而禮成矣故曰烝先王通諸先王先公省文也上二條一指禘祫之大祭一言練時遷廟之祭析其節也下四條遍言四時之祭析其侯也數者皆享人鬼而求諸陰陽之意在其中矣凡此吉禮十有二以明上文天神地示人鬼之實而下文凶賓軍嘉諸禮又因吉禮以推之也○疏曰言禋燎言實牲言瘞祀三祀互相備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義全於尊此禮文之意也楊氏曰按禮經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祭莫重於天地而社稷其次也胡氏見經多郊社並言謂社即祭地而立社又立北郊為非夫社者五土之神是亦祭地也而廣狹不同里社祭一里之地州社祭一州之地侯社祭一國之地而王社則祭天下之地天子之祭地也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祭天於南郊順陽時因陽位夏至祭地於北郊順陰時因陰位故求諸天而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示出所謂正祭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以致尊親使有事則類於上帝宜於社類者類乎正祀宜者宜乎時此所謂告祭也知祭各有義則知制禮之精意矣陳氏樂書曰五祀雜出於經傳多矣左傳家語皆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句龍月令以為門行戶竈中霤其說各不同而數則皆五也鄭氏乃以五祀為商制七祀為周制然祭法稱天子七祀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庶人一而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得五祀則祭法所稱非周禮甚明也愚按五祀以地示推之當從月令為正其五官雖亦有五祀之稱非此所主也王氏疑月令之五祀為小祀不當與社稷五嶽同稱不知王者舉之則非小此猶社然王者舉之則后土可比於參天矣且如為五官之神則句龍配社不又重出乎以

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禬音膾○始死曰死既死曰亡喪禮弔喪時賻之屬也裁數曰凶衆病曰札荒禮貶省錫賑之類也禍與烖乖戎與祥違弔禮遣使慰之也圍則敎圍敗則敗績禬禮會財助之也外作爲寇內作爲亂恤禮通問矜之也此又言凶禮有五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見音現朝音潮頫音眺○覲謂親附之也註曰朝之言朝欲其蚤至也謂東方諸侯春朝也宗言尊尊上位也覲言勤勤王事也謂南方夏宗西方秋覲也遇之言偶若不期而至也謂北方冬見也時者無常也會合也王討不順則會合其諸侯既朝乃爲壇於國外而命以事也殷衆也同猶齊也王十二年若不巡守則諸侯同來朝亦爲壇命以政也六者皆言侯朝而待之以禮也時聘謂小聘也王有事則諸侯遣大夫問之與時見同也類之言覜殷覜謂大聘也大行人職元年七年十一年皆一服朝王其餘服不朝者各遣卿覲之與殷覜同也二者言臣聘而待之以禮也此又言賓禮有八也○疏曰此朝覲之屬以諸侯見王爲文若秋官大行人春朝諸侯夏覲諸侯之屬以王下見諸侯爲文二者文相對也朝爲蚤至遇爲偶至註雖各解如此亦互見爲義矣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同者約之使不離渙也邦國謂邦國之衆臨川王氏曰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五者闕一非所以爲軍禮也自大師至大封不皆行軍而一以軍禮行之此又言軍禮有五也○王氏曰上下一心三軍盡力以之冒矢石當鋒刃而不懾此用衆也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家有上下而賦役有輕重此恤衆也坐作進退刺伐擊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簡衆也大役則帥其民而至起徒役則家一人此任衆也正疆界使地有定域平土地使民有常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率皆同心合德此合衆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冠去聲○嘉善也易嘉會足以合禮是也親睦也言爲民者對王之詞且見其禮通上下也飲食之禮時燕以合歡祭燕以綏祿也昏冠之禮昏姻以親恩冠笄以成行也賓射之禮先燕以行禮繹射以觀德也饗燕之禮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也脤膰之禮宗廟有歸脤社稷有受脤也賀慶之禮詞以贊其喜幣以達其禮也此又言嘉禮有六也兄弟謂同姓異姓謂甥舅互文也○臨川王氏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致其愛也四方賓客饗燕之致其敬也疏曰按昏義壻親迎御輪三周親之也是親其恩也冠義既冠責以爲人父爲人子爲人臣之禮又內則二十而冠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也又曰二王後及諸侯有功者亦得賜脤膰天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宋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是也是以大行人有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皆不甚同異姓也○劉氏曰觀大雅小雅正變則周之所以興與其所以亡莫不由於五禮是以聖人務德爲之本而竭誠以踐其制也愚按王之五禮今儀禮多亡獨賓禮之覲聘二禮尚存其吉禮之饋食凶禮之喪嘉禮之冠昏燕射并賓禮之公食大夫雖亦存而皆諸侯大夫士之禮非王者之禮矣學者因什一以思千百則先聖之禮意庶不沒矣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此以下九儀六瑞六摯六器之屬皆申上文吉禮賓禮之意也每命異儀者傳云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也按典命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受職謂受以治事也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受服謂受以奉祭也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王之上士亦三命受位謂列位次於朝也王之中下大夫與上公之孤皆四命受器謂具祭器於家也王之大夫出封加一命爲五命是爲子男受則者明猶類都也王之上大夫卿六命受官者明得置臣也王之卿出封加一命爲七命是爲侯伯受國者明始成國也王之三公八命侯伯有功德者亦加一命爲八命作牧爲一州之牧王制所謂八州八伯也王之三公出封加一命爲九命作伯謂攀牧之伯王制所謂分天下爲左右二伯也○註曰王朝大夫五命尙未成國卿六命亦如之賜其置臣治家邑如春秋傳晉臣荀偃自稱官臣絳是也疏曰註引春秋傳者證諸侯以臣爲官故荀偃自稱官臣也其畿內諸侯之臣亦稱官則此經是也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伸同○作猶爲也瑞見序官典瑞鎮圭尺二寸其琢飾象鎮山取鎮安朝野也桓圭九寸象桓楹取柱石國家也信圭躬圭皆七寸信當爲身之直取直身而不回也躬圭象躬之屈取鞠躬而

不亢也穀璧蒲璧皆五寸穀璧琢穀於璧取穀爲飲食能養人也蒲璧琢蒲於璧取蒲爲筵席能安人也丘氏曰圭制上圜下方璧制圜內有孔謂之好其外謂之肉好倍肉爲瑗肉倍好爲璧也餘見玉人及雜記聘大行**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摯贄同鶩音木○鄭謂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也束帛加皮爲皮帛王之孤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豹皮取其文蔚也卿羔取其羣而不失類也大夫鴈取其候時陰陽而往來也士雉取其有文采而介也庶人鶩取其不飛遷也工商雞取其守時而動也劉氏謂執其摯所以自致其誠也王氏曰古者以禽爲摯以見其所尊敬也人道之大莫尚乎事貴少當事長不肖當事賢摯自羔以下所以致其養也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而婦人摯用榛栗脯脩也天子無客禮無所用摯惟吉於鬼神用鬯爲摯王氏曰不言三公所執者三公執璧見則人並瑱曰不分王與侯之臣者爵同者其摯同命異者惟飾異也**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放上聲○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之禮猶書周公植璧秉圭也璧形正圜者象天也琮形八方黃者象地也圭形銳首青象東璋形半圭赤象南琥形琢虎白象西璜形半璧玄象北璧不稱玄者避北方色而蒼類玄也○疏曰禮天以冬至禮地以夏至禮東方以立春禮南方以立夏禮西方以立秋禮北方以立冬疏曰二至以禮天地也迎氣於四郊以禮五帝也不言中央者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註謂祀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明齋王氏曰天地四方祀玉二而禮玉則六祀玉者神之所主也天之四時不同而同出於天地之四方不同而同歸於地神而之精一而已故典瑞職止別以天地也若禮玉乃人之各致其誠者故大宗伯天地及四方以六合爲之等也愚按六器猶覲禮之方明也方明爲上下四方神明之象用木方四尺設六色皆如其方其設六玉也圭璋琥璜四者並與此同但上圭下璧二者與此璧琮有異耳蓋木體分其地其時而作六器以分禮之若覲禮則不分地與時而止作方明以合禮之此所以玉稍異與歟疑覲禮記圭璧之文亦此璧琮之誤也**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此極言禮樂贊化之大也天產謂動物六牲之屬地產謂植物九穀之屬德猶氣也作猶成也防猶制也凡六牲之屬皆爲陰以作陰德可矣而恐其陰勝而濡故以中禮防之凡九穀之屬皆爲陽以作陽德可矣而恐其陽勝而蕩故以和樂防之如是使陰陽平而性情和也合猶贊也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矣事鬼神以樂致鬼神示之屬諧節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之類致謂作動物之屬凡皆言其驗也○疏曰凡養動者皆動物其生植者皆植物註獨言六牲九穀之屬者據人所膳食者中之陰陽而言也按聘禮云醯在碑西醢在碑東是醢物爲陰穀物爲陽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故樂主盈而禮濟虛也黃氏曰動物天產也以作陰德能內養其精矣下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爲情所流當至於過植物地產也以作陽德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爲形所制當至於不及先王以道成能血氣之物不致其滋味以禮合天之化與動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淫邪以樂合地之化與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倦怠蓋樂由陽來者也防以禮使無淫邪是與天地同節禮由陰作者也防以樂使無倦怠是與天地同和也王氏曰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別惟禮樂之道能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故其功可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也**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眂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相去聲下同○大神示見大宰享大鬼猶言其享先王也宿者謂祭之前夕猶其言及執事也涖臨也玉謂禮神之玉也鬯謂祭天地之鬯及祭宗廟之鬱鬯也省亦視也鑊謂烹牲之鑊齍謂盛粢之敦也天地有禮神之玉與其鬯而無鬱鬯之玉齍與明粢之玉敦宗廟有鬱鬯玉敦而無禮神之玉二者皆宿臨之祭又奉之分言者互文也詔告也六號之大者告大祝使爲之辭也大禮詳見小宗伯治者幷屬以治之也相贊也○疏曰九嬪職贊玉齍註謂玉敦者彼九嬪所贊據宗廟無禮神之玉則玉與齍不得別釋故爲玉敦此據天地有禮神之玉故玉與齍別釋一如玉與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與並去聲下同果祼同○攝代也謂若有疾之屬而代之也徹亦謂籩豆也攝而載祼謂攝后祼也祼上公王以圭瓚一祼后以璋瓚再祼后或不與則攝也但謂載猶爲也君祼臣但拜以送其酌獻則宗伯攝爲之也按臣酌獻而君親拜送祼賓之禮自如此不得謂之攝此蓋不知再祼爲后祼上公之禮本文自蒙王后不與以言而因謂之攝耳豈攝王祼之謂乎以內宰外宗二職觀之則明矣**朝覲會同則爲上相**

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相者贊王爲禮儐者簡諸侯以受命也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大故謂非常之故旅之言陳也陳祭以祈禱其禍故於祭也四望見下職大封謂大裁所謂建邦國也告后土者以將取墳土投之也頒祀於邦國都家宗主者頒其所當祀也即大祝所謂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鄉邑也春秋大封則邦國建侯則都家建長鄉邑建官不但於王國之正典秋而遍達於其都家縣鄙矣故並言之也○陳氏禮書曰國有大故而旅如書制縣鄙旅祭掌旅之九山刊旅之屬凡此國災大故其禮與常祭異故所次之位則張瓊案設皇邸也所貨之由國王者那也所用之版則金版也至司尊彝之存貨彝筆齋之薦粟蒂服瀆之歎爽器皆以大喪之禮行之貨則非純乎祭祀有謂非即徹之也樂器陳而不懸縣而不鼓凡以其因災也則宮威宮大敷或言旅故有大小而旅亦殊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同爵上帝皇邸所用不以今版而圭則亦兩圭有邸而已是其差也鄭氏曰王大封諸侯則先告大社然後割其方之土包以茅而賜之立社又踏其命數頒之祀典邦國及都家鄉邑皆然也愚按頒祀於邦國并言都家鄉邑者因大及小之詞頒之邦國則諸侯固自效諸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矣嫌頒祀止於邦國故言都家都家宗人掌其禱者是也嫌頒祀止邦國及都家故又言鄉邑卽地官鄉州黨族之屬各掌其祀者是也宗伯職無歲首和布之文者禮不下庶人邦國有事准禱禮書而協事故凡歲首之懸布及歲終之攷會並無之而邦國都家之祀典亦獻於封國將一頒守之也王氏乃以天地夏秋四官皆於歲首和布懸法而因疑本職有闕文何未於本官一通考之與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此序小宗伯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地道尚右故右建社稷人道尚左故左建宗廟兆營域也五帝見大宰兆於四郊不及中者註謂黃帝亦位於南也四望四類諸說不一今按此與大宗伯職相表裏四望卽四謂日月星辰大司樂以祀四望爲祀天神是也四類卽司命司中風師雨師祭氏所祀四者之法皆出隨其類以祭之是也五帝四望四類爲天神宗廟爲人鬼社稷山川丘陵墳衍爲地祇不言上帝者其於郊也不言五嶽之屬者具於山川各方也此特舉建神位以明祭之本也餘詳大司樂職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禁令者

糾其怠玩用等者防其僭差此通舉其掌五禮也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天子四親廟二祧廟并太祖廟而七太祖廟居中左一祧二廟爲三昭右一祧二廟爲三穆以上則爲毀也此承上建宗廟之事亦言祭之本也吉五服謂袞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因五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之衰車旗宮室之禁典命所謂各視其命之數是也此承上掌五禮之意也○朱子曰天子七廟中爲太祖廟百世不遷餘六王廟左三昭右三穆皆自北而南每一世而一遷當遷之時則新主祔於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之主遷於大廟之夾室而謂之毀廟昭者祔則昭者遷穆者不動此所謂祔必以班而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者以此也武王初有天下后稷爲大廟而高圉居昭之北廟亞圉居穆之北廟組紺居昭之次廟大王居穆之次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此七廟也至成王時則高圉毀組紺遷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亞圉毀大王遷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組紺毀王季遷武王遷而康王祔至穆王時則大王毀文王成王遞遷而昭王祔以上猶皆原立之七廟而毀者皆藏於大祖之廟至懿王而文王親盡當毀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昭王遞遷共王祔而爲八廟矣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當毀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穆王遞遷懿王祔而爲九廟矣自是則穆之毀者藏於文世室昭之毀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廟皆南向主皆東向至祫祭大廟惟大祖之主東向自如爲最尊之位羣昭位於北而南面羣穆位於南而北面子孫亦依祖宗之昭穆陪位而不失其倫矣愚按孝王爲懿王之叔不得爲昭穆朱子嘗論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以其班祔不得混則此番偶未之檢而失之與

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別普○父族子族并己爲三族以父親祖以子親孫而以三爲五以祖親高曾以孫親玄而以五爲九此所爲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疏之義盡矣正室嫡子也以當室曰正室以當門曰門子政令註謂役守之政令也鄭氏謂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孽代宗也此又承上言建廟之意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其奉之辨六彝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其果贓同○擇純色謂之毛牧人始擇取之而小宗伯又審辨之也頒之五官謂司徒牛宗伯

雞司馬馬及羊司寇犬司空豕大宰總牲事故不及矣六齍謂陳六穀之玉齍六宮之人謂嬪御之屬名物如牛曰一元大武雞曰翰音是其名賜事用祭祀用數是其物如黍曰薌合稷曰明粢是名冬食黍夏食稷是物六彝六尊之名物見司尊彝此總承建神位之意言祭而及賓也○王氏曰祭莫重於粢盛牲天產粢地產故王奉牲后薦玉齍也牲必供奉於五官者五官贊王以成外治粢必供奉於六宮者六宮贊后以成內治也

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賞功賞賜恩賜也此亦總言禮也

掌四時祭祀之敘事與其禮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珥祈而此掌其事與其禮義也此專言祭也

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貞正也有大事而卜以正之謂之大貞若卜建國卜立君之類也號謂神號幣號也奉薦玉帛以禮神而因詔其號亦所謂小事皆有聯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省眡逆者省充人所擊之牲視執事所滌濯之祭器逆饎人所供之粢盛而省烹人所烹之牲也時謂時不忒備謂物皆具省眡逆以佐大宗伯告時告備其專職也將之言送猶奉也祭則以時奉王賓則以時奉小宰也大禮王氏謂祭主迎尸祼獻割牲飲福之屬小禮謂其間之節目是也以大宗伯治其大禮及詔相士之大禮而小宗伯詔相其小禮推之可見舊以王親行為大禮宗伯攝為小禮非也大宗伯命諸侯則儐故賜卿大夫士爵小宗伯則儐矣齎謂所齎獻之物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與如字舊讀去聲非甸平聲○立軍社謂立社主奉主車謂載廟主說見大祝職將有事謂將與敵戰也三有司皆謂大祝肆師四望稱祭有司者大祝職國將有事於四望則前祝蓋小宗伯肆師祭而大祝前為祝故以祭稱若立軍奉主饁郊皆非祭禮兌大甸肆師職凡四時之大田獵是也饁獸饋獸也以獸饋神於郊若饁之者然而遂頒禽與群臣也○易氏曰大甸賈氏以為四時之田也考大司馬春蒐夏苗秋獮皆無饁獸之文惟冬狩以教大閱禽獲為多凡四郊中五帝四望四類之神皆薦之謂之饁饁訖而後頒禽耳愚按前文曰大田詳文曰四時之大田獵四時皆名大田明矣易氏專指蓋獸言之故屬之大閱疏說非有誤也餘詳甸祝職

尸襚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縣懸同衰音崔○大肆如鄭洛劉鄭衛哭之類執事謂大祝及司巫之屬大祝職大故大喪禱祠司巫職大喪帥巫而造巫恒是也大肆陳尸伸之也渳浴也執事通謂大小祝之屬大祝以肆鬯渳尸贊斂小祝贊渳是也佐助也涖臨也臺事官之屬親之而小宗伯帥佐之也帥必異族者嫌有所私也不及佐矣執事亦謂梓匠之屬也獻器謂獻材與明器哭之者所謂宮代哭也卜兆卜葬域也甫竁始穿壙也將葬獻器主人哭踊小宗伯及執事皆哭而卜墓開壙亦然也既葬墳已掩也喪祭謂虞若卒哭若祔也成葬丘已封也為位謂墓左為壇以祭后土也○疏曰按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註云既奠墓之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成葬祭墓之後而此乃在成葬之前者士之墳高四尺墓易成故日中虞祭可待奠墓有司之歸若天子之冢高大益不一日而畢故喪祭在其前也註引冢人為尸者証祭墓以告后土小宗伯為位而冢人為尸也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為位國有裁禍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肄習也謂設為位以習儀也類祭名

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大小禮言凡者推祭祀以外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牷音全○此序肆師下大夫四人及上中下士五十六人之職也大祀次祀小祀劉氏謂神示而鬼各有三等也此首言祭之等也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珥讀依書作衈註從秋官士師職作刉珥音二註從雜記作衈○序之言次也祭祀為祭禮祈珥為釁禮見官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是也此次言祭之期也

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職人謂牧人充人監門諸職也繫牲將繫於牢展之而令牛人頒使繫養之也此言未祭也

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卜日謂祭前卜日之卜宿謂祭前一日之宿戒為期謂告祭之期也言卜日與宿與為期三者皆詔相其禮而視

爲者亦謂相之也此言將祭也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築鬻相治

小禮誅其慢怠者盛音成果讀同鬻音同○表者盛六粢於簠簋表而識之展者陳祭器於堂東展而省之簡告告於小宗伯也築鬻見雜記築鬻鬱金而煮之和以爲鬯也誅責也此言方祭也○王氏曰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皆有蓋不知其實故撤識以表其名也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此又總言其始終也兆中謂壇域如小宗伯在社稷及兆五帝四望四類山川丘陵墳衍之屬也廟中謂廟祧如小宗伯左宗廟也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饗食授祭匪篚同食音嗣○涖者涖視有司所設贊者贊小宗伯所將也佐者爲其承儐也共設謂致賓時設於賓館者凡致饔餼於賓有饋饔之禮君不親饗食亦使致之公食大夫禮若公不親食則使人以侑幣致賓豆實實於甕簋實實於筐是也或言饋饔或言饔餼者饔餼以致幣饋以致米互文也授祭謂授賓祭造食者庶祭首夏祭四殷祭班周祭師是也與祝侯禳於畺及郊迎音侯禳禳妖之名小祝掌之五百里曰畺百里曰郊以文義推之此條當在及與祈珥之下

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

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衰音崔中去聲○命男女猶言命夫命婦詳見閽人職序者以服之重輕爲哭之先後也法即小宗伯懸於路門之式也授杖見喪大記及喪服四制王喪斬衰苴杖后喪齊衰削杖也

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貉讀作禡○師甸謂非四時而起大衆以田及行軍時所用也以下文用牲於社宗推之可見社即社主宗即廟主也依王制謂之類詣祭所謂之造封於大神謂特爲壇以祭之祭兵於山川謂兵所過而祭之爲位亦謂建儀爲位也或謂爲神位以祭也主車即上職之主車大司馬職而奉之此助牽之也貉師祭名也祭於所立之表故稱表貉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秋祭日嘗秋田曰獮芟謂芟草萊也戒謂警戒寇也稼謂樹禾稼也重農功嚴國備故臨卜也○王氏曰於得也而不忘失於安也而不忘危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爲之卜豫徵知而防之也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令祭社及禜也○王先生曰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其祀大小不同故異掌也

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去聲○職喪職之肆師相之也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亦佐言之也○易氏曰肆師立四祀之禮專於佐大宗伯也此佐宗伯掌事如宗伯兼大小宗伯而言也

鬱人掌祼器此序鬱人下士二人之職也掌祼器謂彝也若六彝則司尊彝所掌王鬱人本以和陳祼鬯名其官而此推本言之也

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鬯酒名也和者司農謂築鬱以煑之鐎中停於祭前而和之也彝即司尊彝之六彝凡鬱鬯先實陳於彝器而後祼祼以玉瓚故和而陳之也此王言之也○王氏曰祭祀惟宗廟用祼者人魂氣歸於天故焫蕭以求諸陽體魄降於地故祼鬯以求諸陰也賓客亦用祼敬賓猶敬神也[illegible]山楊氏曰祭以精意爲主灌用鬱鬯貴氣臭也故祭有三重而獻之屬莫重於灌樂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也陳氏曰獻莫重於灌灌以求神於陰也天地雖無灌然大宗伯職云涖玉鬯表記云秬鬯以事上帝則天地亦有秬鬯凡社稷山川四方等外神皆用之特不用鬱耳鬯人職可考也

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祼玉即圭瓚璋瓚也明堂位云祼用王瓚大圭郊特牲云祼以圭璋用玉氣也其瓚金爲勺飾以玉而圭璋爲柄獨稱祼玉者就同也此乃言其滌陳祼器以待祼也

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儀謂奉玉送祼之儀節謂倉時也沃盥謂凡祼賓王后若大宗伯盥洗行祼而此沃以水也此因言詔相祼禮也○薛曰奉玉謂祼時奉瓚而酌鬱鬯送祼謂送之以授尸尸乃祭之啐之奠之也

大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貍埋同○肆器謂陳尸之器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是也將葬設遣奠故共祼器以實既奠遂貍之祖廟階前示奠終於此也此因祼器類聚之也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斝先鄭讀如字注作嘏斝之誤也今按經文當從先鄭量人職放此○量人夏官之屬掌制從獻脯燔之數量故同飲斝爵即其職所謂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是也此又因祼鬯推及之也○司農曰斝讀如嫁娶之嫁斝器名明堂位殷以斝周以爵是也註曰斝謂受嘏之嘏王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

獻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齊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既則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與陸佃曰祭初迎尸入於室既祼後乃殺牲迎尸於堂王乃取肝洗鬱齊而燔之祭於主前謂之朝踐然則量人所謂宰祭是也此時尸既卽席祝乃詔之使安王乃奉角獻尸后以玉爵從獻卽鄭持牲舉斝角詔妥尸是也鬱人贊祼尸並人制從獻脯燔之數量故受舉斝之卒爵而皆飲之也愚按先鄭之說陸氏能發之而註改斝爲嘏以舉後篇者皆以受嘏時乃有卒爵受飲之禮而其始無之也今致舉斝之卒爵卽量人職謂之卒爵與燔同陸氏於量人訓爲舉斝之餘瀝是亦謂卒爵者乃其時尸不飲乾欲藏未盡之爵二職則於當事之時不敢棄其餘而各飲之耳初非受嘏時之嘏也且以禮言謂之大祭祀以事言謂之宰祭卽所謂制祭也而并訛爲冢宰攝王祭也又何以說哉說見量人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此序鬯人下士二人之職總舉之也釀秬黍爲酒謂之秬鬯和以鬱謂之鬱鬯飾者謂供鬯於各器而上設巾也詳見冪人職 凡祭祀壇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槩凡疈事用散 齎齊通脩註作卣聲或也蜃辰上聲槩註作概

文誤也○脩作卣者按詩書及爾雅皆作卣卣爲中尊犧象以下之通名故知脩誤也祼作埋者按大宗伯祭山川曰埋若祼當用彝不當用槩故知文誤也壇壝禜門以下皆祭名壇壝謂祭社稷於壇壝之類禜祭於國門之類廟謂遷廟時饋食之祭凡山川四方謂大山川及四方凡埋事謂小山林凡疈事遍謂百物之屬也罍瓢以下皆尊名尨質而大謂之大罍剖瓠柢以盛謂之瓢齎凡犧象之屬謂之卣刻爲蜃形謂之蜃黑漆而朱帶謂之槩漆而無飾謂之散也此言辨鬯器也○疏曰註以廟用卣爲遷廟饋食之祭者王侯之祭自祼始次朝踐又次饋獻乃饋食以進黍稷大夫士無祼獻以上直自饋食始此儀禮所以解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也今練時爲吉祭不可濫與吉同故略同大夫士饋食之禮不在鬱人職用祼彝而在鬯人職用卣也 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斗儀禮少牢作枓音主齊側皆反釁去聲○斗勺也所以對水沃尸也釁塗也既浴以鬱鬯塗之以鬯亦以給澡浴共其介以鬯使執以交神也三者皆秬鬯因事異稱耳此言共鬯物也○王氏曰秬黍一稃二米天地之和氣所生故其酒名之曰鬯言其氣之條暢也祼又必和以鬱者鬱香草也明其德之馨香也其色黃惡之中也中和達於內外此先王所以承祭祀而交神明也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 此序雞人下士一人之職也毛色謂之物如陽騂陰黝之類是也此備其用也 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嘑呼同嘂叫同○叫猶呼也警也因雞鳴以呼警百官使興也期謂其日也時謂其旦也告謂告其主事者此象其德也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 祭謂小祭祀也面禳謂四面禳也禳謂侯禳於郊及邑凡四方皆禳之也釁謂釁廟及器皿之屬也祭禳以牲釁以血皆不辨物其牲而已此亦備其用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 此序司尊彝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六尊獻尊之類六彝雞彝之類不數罍者約詞與位者禮運玄酒在室醴醆在戶之類酌者下文鬱齊獻酌醴齊縮酌之類用卽祼用彝獻用尊也實謂彝實鬯尊實齊也 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

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朝踐之朝如字獻尊之獻鄭讀謂字本作戲同犧詩作犧尊是也酢儀禮作醋註讀作酢著直略反間去聲朝享之享音潮大音泰○雞彝刻雞形鳥彝刻鳳形犧尊刻牛形象尊刻象形舟罍皆尊彝之屬蓋亦爲舟雷形也斝彝刻稼形有耳黃目刻黃金爲目著尊著地無足壺尊腹下有頸虎彝刻虎形蜼彝刻蜼形六彝獨虎蜼登彝服謂之宗彝以其大祭所用故也大尊大古尨尊山尊尨爲山形祠禴烝嘗四時之祭名追享卽禘祭追遠之義朝享卽祫祭合食之義非四時之常祀故稱間祀而其彝亦獨名宗彝也朝踐卽朝獻鬱人所謂朝事再獻卽饋獻籩人所謂饋食皆變文也祭禮凡四節曰祼曰朝踐曰饋食曰酳不言酳者王酳用朝踐之尊后若臣酳用饋獻之尊也彝及尊皆必兩者王以圭瓚酌雞彝獻尸后以璋瓚酌鳥彝獻尸兩犧尊兩象尊之屬皆王與后各一尊諸臣獻尸之尊從后而已酢卽下職酢席之酢尸酢王與后如其獻尸之尊酢臣則別用尊不用尸尊臣卑不敢擬神也此言其用之事也本條註多疑義今朝獻再獻從王氏朝享追享從先鄭○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

也以類彝鳥虎蜼之屬取諸物也犀耳黃目之屬取諸身也祠禴彝以雞鳥尊以犧象雞鳥均羽物也犧象均大物也皆以爲尊以耳以目尊以著壺日均人體著壺均無足也[illegible]山大虎蜼均毛物山大均尼器也易氏曰成則來用[illegible]之爵樂用樂見於大司樂川瀆於此見之虎蜼爲夏[illegible]爲殷彝周以黃目秦爲虞[illegible]山罍爲夏[illegible]以壺今六享兼用之也舟註謂彝下臺若今[illegible]今按舟以齊物過其所受則沉溺由以[illegible]物動不以時則[illegible]舟罍之義與鄭謂曰彝有舟猶尊有罍也陸佃謂舟以[illegible]令酒[illegible]之斯其義甚明但今宗廟無此制度不可考耳王昭禹曰裸然後朝踐以薦腥禮所謂腥其俎也朝踐然後饋食用饋食以爲熟禮所謂熟其殺也朝踐用氣報氣而事以天道饋食用味報魄而事以人道特牲少牢禮自饋食始而尸有飲食之禮此先王之事親制以死生之間者也李嘉會曰春夏稱朝踐再獻而秋冬則稱朝獻饋食者春夏屬陽生長之時以氣爲主秋冬屬陰物成之時以味爲主也愚按儀禮王侯之祭禮亡諸家所論享獻之節尊彝酒之用言人人殊但據少牢特牲諸篇祭皆自饋食始而其時主人主婦及賓佐皆有酳尸尸酢之禮卽此饋食與酳之二節其前祼踐之二節皆可推而見尊彝之象春夏尚文秋冬尚質春夏取動秋冬取靜若間祀則文質備動靜該矣舟未詳其用據經文皆有舟與皆有罍封祭註所云殆不如易氏鄭氏之説爲合且木職言六彝而酒正彝人皆言八尊則舟罍明是彝名對文則六彝與舟罍異稱散文則通謂之尊也學者詳之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齊音劑獻註讀作莎齊語讀也涗王氏音稅脩註讀作滌文誤也○齊和也酌斟也獻讀爲莎莎者謂莎摩之也涗之言新也泲之意也鬱鬯以盎酒莎摩之出其香汁乃酌醴齊縮以茅乃酌盎齊涗以清酒乃酌三酒滌治以木乃酌也不言條三齊者註謂泛從醴緹沈從盎也此言其酌之意也○註曰四者祼用鬱獻用醴饋用盎尸酢用凡酒惟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也疏曰鬱鬯尊不用三酒和泲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泲之卽鄭特牲汁獻涗於醆酒也醴齊用事酒之清明者和泲然後用茅泲之卽縮酌用茅明酌也盎齊卽盎酒不言縮則不用茅以清酒涗之而已卽醆酒涗於清也

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存省也遣奠不遽徹朝奠至久久奠至朝時者之也此亦酌用之意也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此序司几筵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筵設於地席加於筵几置於席官名司几筵而掌五几五席蓋互見爲義矣玉彫彤漆素爲五几之名玉以飾也彫以刻也漆皆色而已此其物也繅次莞熊蒲爲五席之名繅[illegible]蒲爲之[illegible]以禾也次席桃枝竹爲之次爲文也熊席熊皮爲之莞[illegible]爲之葦席大莞爲之不數萑席者爲其序喪也此其物凡六[illegible]六[illegible]射也用謂朝祭吉凶之用位謂所[illegible]之位

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胙席亦如之。[illegible]依扆同鄉去[illegible]甚畫同胙作酢○依扆如屏風其上畫黑白爲斧形故謂之黼也紛謂白繡畫謂雲氣純緣也祀先王謂宗廟六享也酢謂王受尸酢也其筵席几皆同此言席不言几筵皆文也此言王覲饗及祭酢之筵所用也○陳氏曰几所憑以安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天子負斧依而立是也然必設几者鄭註大宰職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謂周公負依而坐異矣又曰司几筵之次席黼純卽書顧命之篾席黼純也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而司几筵王席三侯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與禮器郊特牲不同何哉蓋席皆重設筵單而已[illegible]而曰數重筵席數重底席其數適合也

諸侯祭祀席，句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繢畫彩也酢席別言筵席明筵席皆異惟几同也此言侯之祭酢所用也○平仲王氏曰天子尊其酢席得與鬼神同席猶酢酒得與鬼神同尊也諸侯卑故先君之前以異席示遜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國賓侯來朝者筵席皆如侯自受酢但彤几在左耳喪祭戎皆尚右獨國賓尚左者陰陽異道也此言王之待侯所用也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設几席以祭表貉也熊示武漆從殺矣此言王之甸役所用也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註作椁文誤也敦註作燾今按如字○喪事謂凡奠也柏席謂殯中席也敦之言覆覆之深厚故名也椁在殯則萑塗龍輴以椁又以席覆之而上設几也稱每敦謂同殯也此言王侯之喪殯所用也○註曰周禮雖合葬同殯皆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吉吉祭也凶喪奠也凡吉祭如祼於室饋於堂繹於祊皆必變几尚文故也喪之凡奠則朝夕仍之而已尚質故也此總結之也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藏去聲下職同○此序天府上中士三人之職而總舉之也

凡

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藏如字○玉鎮如弘璧琬琰之類爲國鎮者寶器如兌戈和弓之類爲國寶者詳見周書顧命此言守器也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中去聲○治中謂凡教養刑政之屬治職之平也如地官鄉大夫獻賢能之書登於天府秋官小司寇令羣吏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大司寇凡大盟約涖其盟書登之天府之屬皆吏治所係故藏其書以詔王察之也此言守制也○易氏曰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者計治之書也與鎮寶同藏於天府者民爲國之寶吏之親於民者也周禮登賢能之書而教得其中登民穀之數而政得其中登獄訟之中而刑得其中凡此無非治中之書受藏於始而詔察於後則吏道益詳民心益固然後可以永命而守寶矣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春也釁者釁塗以血而神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策之類是也此申言守器也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祭享之屬因朝覲之屬此因祖廟類言之也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陳玉以禮神而卜也貞問事之正曰貞如大卜職大貞之貞此兼申守器與守制之意也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遷寶疏謂遷都而寶隨之也奉者奉而藏之新廟也此又言守器也司民司祿皆星名祭司民然後獻民數祭司祿然後獻穀數此又言守制也○疏曰按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星小民星又文昌宮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是司民在軒轅司祿在文昌也林氏曰歲獻民數穀數致太平之要務先王爲此者非他爲欲等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用爲平歲之經制凡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儲以備不虞則謂之太平故爲要務也愚按天府一職或者以爲寶藏之司而已今攷其職凜凜乎不害天民不暴天物凡周威慶賞非天命天討之意凡以爲民也易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蓋自羲文周公以至孔子而遁衍之者如此豈非先聖不能寶也而如或者之見則所謂寶珠玉者缺必吏胥而典守者亦爲矣宜淺者至譏周禮爲僞書也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此序典瑞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朝會以爲符曰瑞祀賓以爲禮曰器名如大鎮躬信桓穀蒲之類物如圭璧璋琮之類用事如朝日朝覲之類服飾如繅藉采就之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搢搢同繅藻同頫覜同○手捧曰執帶間曰搢素無文曰大圭鎮圭以下見宗伯此采曰繅就猶成也以木如圭璧琮璋各衣以韋畫五采爲五就三采爲三就二采爲二就以藉之也朝日謂春分以拜日於東郊也鎮圭亦以受朝不言者尊祀也三采謂朱白蒼二采謂朱綠瑑者刻若篆文也類即衆類言頫聘同時聘曰問此通言王及五等諸侯朝之玉皆王瑞之所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射音石造七到反○邸本也四圭玉爲邸而圭著其四面兩圭玉爲邸而圭著其兩旁也圭瓚圭爲瓚於首以獻也圭璧考工記圭璧九寸以祀日月星辰是也射剡也圭制上圜下方璋制半圭而此璋邸則剡而銳也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地山川亦曰祀者散文之通稱肆猶進人所謂陳也祀天及日月星辰之屬爲常祀若旅上帝四望所謂[illegible]若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也造贈謂適館致饋之屬此歷言王之祀賓之玉皆玉器之屬也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駔註讀爲組文之誤也難好並去聲○土圭見大司徒致猶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之致以其景之至否知行之得失也土猶度也以一寸之景知千里一分之景知百里而制封域也珍圭註謂掌節之使節狀如宅[illegible]微宇謂徵守國之諸侯恤凶荒謂行賑也牙璋爲牙如兵象也璧羨攷工玉人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是也羨延也好孔也璧本圓九寸今羨其上下一寸則高一尺其旁殺一寸則廣八寸而其好三寸則肉各二寸半凡寸尺之度由此起也組猶穿也用圭璋璧琮琥璜之六玉兩頭爲孔孔間瑑爲溝渠兩畔稍高爲眉乃以組穿其中使圭在左琥在右璋在首璜在足而璧背琮腹稍疏闊之其象若覲禮方明然也圭如穀璧曰穀圭上下皆圜曰琬圭稍剡其上使有鋒曰琰圭治德結好以勸諸侯之善易行除慝以懲諸侯之惡此泛言王凡用之玉而珍牙穀琬琰皆玉瑞之意餘皆玉器

之類也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含玉贈玉含大璧○祀賓諸玉器薦見上文奉送也贈玉蓋璧曰飯玉柱左右顛及在口中含玉贈幣帛加以璧門贈玉此三者因斂尸之玉推之也○疏曰飯用玉者禮記稻似用米貝不以食道許謂食道褻米貝美是也含玉之數如其貝雜記天子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記謂是禮用貝周用玉是也贈玉既夕禮升集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玉是也凡玉器出則共奉之此謂上文賓以外之玉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此序典命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公卿大夫士之等下文王侯之臣等各不一五等約詞也命適儀若等而言也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此言諸侯之五儀也伯王制所謂二伯天子之三公加命爲上公故爲伯也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國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貳車九乘建常九斿冕服九章桓圭九寸樊纓九就介九人禮九牢其儀皆以九爲節如其命也七命五命放此其節三而儀稱五者據爵而言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此言王朝之諸臣五等之命也言公不言孤者三孤六卿謂之九卿也卿即上大夫其大夫通謂中下大夫出封皆加一等以褒德也其節亦三而等稱五猶五儀之意也諸侯不及附庸諸臣不及士爵略從省文也○王氏曰三公加一等則九命而爲上公卿加一等則七命而爲侯伯大夫加一等則五命而爲子男近於王則勢屈遠於王則勢伸也愚按諸侯之五儀不云上公九命侯八命伯七命子六命男五命而儀不過三諸臣之五等不云三公八命三孤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而等亦不過三似與五儀五等之目不符然王臣出封皆加一等而侯亦自八命作牧諸侯之世子下君一等附庸亦悉如之則儀亦不以三爲限矣諸臣之五等以諸侯五等推之可見其士之命雖不言以公卿大夫之八命六命四命爲差當爲再命而上公之諸臣命數皆半王臣其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極於士一命而止則王朝之上中下士宜自三命極於一命而止矣學者以義推之可也凡諸侯之適子誓

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適嫡同○誓者王命爲世子而因戒勉之也攝其君謂攝父以朝會也既誓則執圭璧秖降其父爵一等重王命成也否則禁以皮帛繼子男之後而已豈特降一等之謂哉此亦諸侯之儀之意也○明齊王氏曰立適周之達禮然猶兼象賢之意故適子必賢乃命之既命則成爲君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其降一等以壓於父而從臣道也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公之孤者上公之臣得有孤也此言侯國諸臣之等也○郝氏曰凡諸侯之臣各半其君之命數而弱故上公九命則其孤四命其卿三命而大夫士遞降一等侯伯七命不置孤故其卿亦三命而大夫士亦遞降一等與公國同子男五命故卿止再命而大夫一命士不命矣皆半君而弱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此序司服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名物如袞冕弁服之屬用事如祀朝之屬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鷩音鱉希註作絺今按如字下同○祭服名吉服者祭爲吉禮也其服有六黑羔爲大裘而加冕服特制也除五服首袞冕服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績於衣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絺於裳次鷩冕服七章自華蟲以下績於衣者三絺於裳者四次毳冕服五章自宗彝以下績於衣者三絺於裳者二次希冕服三章自粉米以下績於衣者一絺於裳者二次玄冕服一章衣無績裳繡黼而已名袞者九章以龍始其象袞也名鷩者七章以華蟲始華蟲爲雉其名鷩也名毳者五章以宗彝始宗彝爲虎蜼其狀毳也名希者三章以粉米始其形散而希也名玄者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衣無績雖可名玄也名各冕服名以服名其冕也此歷言王之祭服之屬也冕制詳夏官弁師○鄭謂曰裘自然之體而羔純一之質不名羔裘而名大裘者非大爲大故以名其裘也裘之上加以袞故郊特牲袞謂之被言被於其上

也祀天尚質反被以衮者圜丘掃地樂用陶匏之屬雖主乎質而圭藉龍旗樂舞之屬又主乎文內盡質外盡文以事天之道也五帝與天同體樂皆製雲門從其數同也王與之同故先王先公之屬尸既服此王亦服之四望以下皆然王者不以尊臨卑也愚按疏稱祭地亦服大裘非也夏日至祭地無服裘之理當五帝中祀赤帝黃帝亦不服大裘特祭祠而山川不可徧舉所謂散文言四望又言山川則謂四望即山川良謬矣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韋弁服者謂以韎韋為弁因以為衣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皮弁服者謂以白鹿皮為弁以十五升白布為衣冠弁服者謂以十五升緇布為冠謂之委貌因以為衣一云冠弁制如皮弁而小所謂皮冠也此類言王之畋田與朝之服也○鄭鍔曰緇衣羔裘此朝服之衣羔裘玄冠此朝服之冠皮弁素積又為視朝之服何也蓋皮弁素積者天子視朝諸侯聽朔之服如鄉黨云必朝服而朝東首加朝服朝服立於阼階乃人臣朝見之服皆非皮弁素積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諸侯視朝與羣臣朝皆緇衣玄冠之朝服故玉藻云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鄭氏曰古冠制小後世用為弁故名冠弁明與韋皮二弁異稱冕之言弁也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服弁謂喪

冠其服則衰服也弁絰弁師所謂弁而加環絰其服則錫衰緦衰也此言王之凶服也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為並去聲衰並音催齊音咨○斬衰齊衰詳見儀禮喪服錫衰緦衰之布皆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曰錫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疑衰制亦畧同而微疑於吉也此通言上下之凶服也大札大荒大裁素服若玉藻年不順成天子素服素車春秋傳君臣素服縞冠哭梁山崩之類此推凶服之類也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公凡命亦服衮九章但王衮有降龍有升龍公則皆降而已侯伯鷩七章子男毳五章皆如其命公之孤四命而服三章其卿三命大夫再命而服一章其士一命而不及章服者殺臣也仍自子男不

其臣者省文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故孤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之屬若士服無降應更加以期矣亦如之者如其所加也此言五等諸侯及其諸臣之服也其齊服有玄端素端齊側皆反○端之言正也衣袂皆正方故名也吉齊玄端凶齊素端自天子至於士一也○王氏曰玄端則玄冠素端則素冠齊無爲以將事也故玄[illegible]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及詩所見素冠是也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奉亦送也王氏曰王之服成於天官之縫人服之於夏官之節服氏此蓋服既成掌奉於王而後節服氏為王服之也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復衣服斂衣服見雜記及喪大記奠衣服謂今座上魂衣即守祧遺衣服也廞衣服謂藏於槨中之衣服沽而小者所謂明器也陳序陳之有序也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此序典祀中下士六人之職也郊壇之屬為外祀廟祧之屬為內祀兆守謂守兆位於四郊之兆域其界也此言未祀也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其屬胥徒也令修除

糞除草萊又并徵秋官司隸之徒隸為之此言將祀也厲禁謂遮列之內令其屬守而蹕之此言方祀也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此序守祧奄八人之職也親廟為廟遠廟為祧詳見祭法遺衣服大斂之餘衣服此亦言未祀也○王氏曰遺衣服藏焉豈特以其所常服爲不可褻而忘哉亦以示體物而不可遺之意也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其服謂死者之上服如先王之尸服衮冕先公之尸服鷩冕各象之令有憑也黝黑堊白也修除[illegible]故待有司黝堊則自令新潔之而已廟與祧互言之也按服應在後先言之者重服也此亦言將祀也○朱子曰凡廟祖主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合祭大廟時每位有尸旅酬六尸是也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合門垂簾是已欲使神憑厭飫之也楊氏曰按士虞禮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至練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凡吉祭止一尸喪祭則二尸祭統設同几是吉也司几筵每敦一几是喪也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許恚反士虞禮作[illegible]○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類隋于者小祝職贊隋是也隋埋於階東服則各藏於廟此言已祀也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內外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比音毗相去聲○食音嗣

○此序世婦每宮卿大夫士十四人之職也女宮見天官寺人宿戒疏謂祭前十日戒之使齊前三日又宿之也王氏謂當給役則豫告也比次也具謂所濯溉及粢盛之物也禮事謂爲徹饌徹之簡六宮之人謂世婦女御之屬外內宗其下職者祭畢同徹如之也

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莫音暮苛同○此授者責罰嚴容之

凡王后有撵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撵拜同○拜事如喪大記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下之類意內事如勝服醫治之類稱凡者因上文祀賓饗而推其餘也○王先生曰婦人不與外政而內豎掌內外之通令世婦達內事於外官何耶蓋雖不與外政不能無好事於四方如令於卿大夫但先王之時女謁不行耳明齋王氏曰若天之酒食地之蠶桑市法春之禮樂器物夏之罪戮秋之刑次冬之餘皋或事有所須或命有所達皆是也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食音嗣○此序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之職也薦加豆籩謂醢人籩人爲羞之豆籩下職外宗但佐后祼豆籩之實薦玉豆而已其后所薦羞之豆籩內宗則掌之也徹則后徹之傳與外宗而內宗又佐傳之有司處

王后有事則從從去聲○從者從贊之也后職無外事惟祭告賓助王之祼獻與喪紀所弔臨而已蓋通上下文而言也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臨去聲○序者序外內女及命婦之哭位若后哭諸侯亦序其從哭者也掌弔臨者天官世婦弔臨於卿大夫而此掌其禮也○疏曰后哭諸侯謂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緦衰者若者粗可以爵弁純衣哭諸侯被謂總於本國王遙哭之而已后則不哭也李氏曰凡笛貴驕人者勢也婦女生王族尤易乘勢以輕其家乎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用宗室亂之甚所以示天下故聖人以內宗外宗列爲官而職於禮使親聽言親無不由禮觀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以和宗人觀后之帶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夫順於舅姑和於宗人而當於夫是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是所以爲王化基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與去聲○此序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之職也凡王之豆皆玉飾君薦則雕豆而已佐薦眡者徹者佐凡飾以贊后之薦徹而未薦時先設於堂東佐賊也薦止玉豆不及籩者本職特羞齍贊獻內宗薦籩也羞雅也凡后之獻謂獻酳之屬后有故不與則宗伯攝矣小祭祀如先蠶及高禖之類

大喪則敘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莫音暮同○敘亦如內宗之敘謂朝莫哭辭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此序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之職也公墓對邦墓而言分言之則公墓爲冢邦墓爲墓統言之皆墓也內穴曰兆外垣曰域先王爲始葬其地者昭穆爲先王之世適左右者中之左右也諸侯卿大夫士謂王之支庶左右者左右之左右也各以其族猶昭穆之意矣死於兵謂戰也王族無斬刑磬於甸師氏若戰而死者則有之矣以非全歸故不居城以內也有功者謂亦諸侯卿大夫士而言凡死於兵之戰功與凡王功國功之屬皆居前以示旌也此首明君臣域兆之次也○疏曰王之庶子孫若爲畿外諸侯因彼國而造塋若畿內諸侯與王朝卿大夫士則居先王之左右前後也東萊呂氏曰周公營成王葬於畢從周家之兆域也王氏曰先王制爲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死皆以類相從此仁厚之至篤於親親而民德歸厚矣

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度言其高卑數言其衆殺此次明君臣封樹之等也○註曰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曰周禮丘封高下之數無文故註引漢法況之按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臨川王氏曰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何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而總也凡有功者居前尙功也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樹數何貴也蓋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

守墓禁凡祭墓爲尸上度字音鐸○度營壙也穿壙也而始也羨道始窆必告土神故爲之尸既窆必爲丘封與墓道故又以度曰爲之也窆下棺也鄭謂明器隨下文因器也言輸諸也鄭車即巾車所載之道車上設鄭箋也裝入謂功發也二者皆窆之始行也執斧猶卿師執斧之意也正者定向背埋者懶往來守者禁行止也凡祭墓謂有祈禱於土神也此專言嘗也○王氏曰按鄭註祭墓乃祭土神而無祭祖考於墓之說諸儒有疑祭后土爲非而以爲祭其先者不知先人之體魄藏於此而因祭其土神此情理之必至冢人爲尸其又何疑○按墓祭其先爲無害而獨不取祭后土之說亦過矣愚按王氏之舊指程張而言也今攷祭先於墓之說程子謂墓體不野今後世有時行之非經禮也張子謂祭墓雖非經其義理亦不至於甚害是先儒固不之予矣至祭后土之說程子不取者蓋以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祭后土之禮今玩甫窆遂爲之尸其爲祭土神甚明楊氏以周禮圜丘方澤爲上帝后土之正祭而凡因事而祭者爲告祭説蓋審矣則祭土神於墓亦猶封國先告后土之意宜非所譏也詳見大宗伯註 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按兆猶言正墓位爲蹕猶言蹕墓域均禁猶言守墓禁此專言臣喪也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此序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職也令族葬以下猶冢人各以其族及守墓禁正墓位之意度數即春秋緯所謂無墳樹柳也王制稱庶人不封不樹者蓋亦極言其卑替而非謂其荒穢與私猶分也邦墓雖同域亦使有分容族葬也此猶辨等與辨域之意也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巡墓厲猶守墓禁之意也其中之室謂墓中之官寺庶民情僞多而爭聽其訟獄也○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凡王侯卿大夫士以至萬民各令族葬而以類從親疏如賊稽違如近孝敬斯存人心以萃由是道也秦漢以來天子葬各異處山陵營治不貲王公及於庶人陰陽拘忌甲可乙否紛紛然惑溺於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遷發頻數或爭訟不已思所以杜將崩而厚風俗爲上者安可縱其所爲而不修其政令哉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 此序職喪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喪禮凡殯葬祭奠之屬令所存獨喪服士喪士虞而已以下文推之

凡其喪祭爲尊者祭則此喪禮爲賓者祭事也祝隨序次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有事謂弔臨之事詔贊者詔拜命也 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謂尊者祭之祝號禮儀也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趣促同○自其大僚奉君命出故稱國有司自其庶司不待命而供事稱公而已至大所謂公有司是也趣者速也

姜兆錫輯義

春官宗伯序職下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序大司樂中大夫二人之職也成均五帝學名周立以爲太學易氏謂成其行之虧均其習之偏故名也合聚也王制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焉是也樂祖祭之也瞽宗殷學名周立以爲小學祭之者示不忘也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祗音支興道並去聲大音泰卷音權磬韶同○樂德樂之本也祗敬庸常也樂語樂之詞也託物興事曰興言古剴今曰道微言寓意曰諷誦言建情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也樂舞樂之容也雲門大卷大咸諸義不一註曰雲門大卷黃帝樂名言德如雲出能爲族類也大咸堯樂名言德無不施也大磬舜樂名言德紹乎前也

大夏禹樂名言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名言德能救護民也大武武王樂名言德能成武功也陳氏樂書曰莊周嘗謂黃帝之咸池又謂黃帝張咸池於洞庭之野呂氏春秋漢志白虎通皆謂黃帝作咸池則大咸爲黃帝之樂諸溺於世次耳玉海曰樂記大章章之也註堯樂名周禮闕文或作大卷也此以上專言其造士也○疏曰此大司樂所教六舞是大舞樂師所教是小舞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小舞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特稱大夏者鄭氏謂其樂爲文武之中也保氏亦教之六舞者彼教以書此教以藝也薛氏圖曰周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二代也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二代夏商之後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以下是也周人既法其法故兼用其樂也伊川程子曰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爲學自入小學以至大學有絃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入矣東萊呂氏曰唐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不同即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教國之子弟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盪深入人心耶不是徒設一簡官司也秦漢以來設作官司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蓋學校大體重非有司簿書期會可領學者所當深思也愚按樂德之教與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殊者此蓋指樂而言也中和祗庸即師氏所謂至德而孝友即孝德也不言敏德者道德以敏至成於樂

言敬不足言矣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說悅同○此以下備言其事神感物及凡禮樂之關而先總言之也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陽律之也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六陰律也陰律謂之呂又謂之同者陽倡陰和者同聲也宮商角徵羽爲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爲八音雲門至大武爲六舞大合樂者承數者而總言聲容之備也鬼神示言其格幽邦國以下言其理明上而事幽下可及民皆內治之驗賓客而遠人皆外治之驗動物則由人以及乎物也○註曰大合樂者謂偏作六代之樂也疏曰大合樂即上六舞待一代作訖乃更作之據薦腥之後正祭之時而言也下文天地人可得而禮據祭初下神而退在後者以下神之樂用一代此用六代事重故進在上也下文分樂而序之皆用一代之樂而與三禮下神相觸者恐其相亂耳使一變至六變與分用六樂之序相次也愚按大合樂之義見月令季春所謂擇日大合樂是也前此孟春止命樂正習舞仲春止命習樂大胥亦止春合舞秋合聲而已皆不謂之大合樂惟季春謂之大合樂者即此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之謂也以本職言之上節但以樂舞教國子即樂師亦教之意耳故必如本節所稱乃謂之大合樂若但

指上六舞而已乃所謂習舞合舞非所謂習樂合聲而本職凡言律呂聲音之屬亦皆矣蓋大合樂自爲一體月令鄭註謂季春合樂以助宣陽化也其禮今亡馬氏謂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於季春則中聲之所止也下大胥職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註謂爲季春大合樂習樂之也是也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據此則大合樂乃習樂之大禮而下文則本此所習者用以祭享祀故以乃分樂乃奏之屬遞承之而因以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總束之爾而疏乃謂大合樂爲正祭之合用六代其下乃降神之分用一代也夫大合樂必合六舞而合舞不得爲大合樂正祭必大合樂而大合樂非止用於祭若此節單指六舞泥正祭言之雖疏家展轉遷就終失大合樂之本體及各乃字上下相承之義況本節致鬼神示而外兼言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說遠人之屬而下文乃指言祭享祀其不得以正祭與降神牽爲一事又明矣蓋此節合言聲容之備下二節言奏言歌言文言播皆所謂聲言舞乃所謂容故王氏釋分樂之義遂言分律分同分舞而不止以六舞爲分合也於鄭者詳之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二節承上文言樂之六律六同六舞而即凡祭之分用以祭者明之也序次也王氏謂分律自黃鐘至無射分同自大呂至應鐘分舞自雲門至大武而序次之也下以祀祭享爲言者自外以至內此以祭享祀爲言者自下

以至上也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奏言擊歌言歌言容歌與奏和祀者黃鍾屬子大呂屬丑子與丑合也大蔟屬寅應鍾屬亥寅與亥合也六律以左旋爲序六同以右轉爲序故此函鍾卽林鍾小呂卽仲呂天神謂凡祭上帝之屬地示謂凡祭后土之屬四望謂日月星辰之屬山川謂山嶽川澤之屬先妣先祖之次未詳註謂姜嫄及后稷也○薛平仲曰周用六樂分祭配十二調一樂用二調奏者謂堂下四垂鍾磬之調也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也庭奏常以陽聲爲調升歌常以陰呂爲業陳氏禮書曰四望舊以嶽瀆爲主今攷周禮於四望皆言祀不言祭又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明四望不指嶽瀆也左氏云望郊之細也又云郊之屬也公羊云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上下之神與許慎釋四望首以日月星辰參有所受也康成釋小宗伯以四望爲五嶽四海釋大司樂又衆以司中司命風伯雨師釋舞師又以四望爲四方其言異同不可攷也愚按本文四望言祀不言祭則四望專屬天神大宗伯五嶽言祭不言祀則五嶽專屬地示鄭氏以嶽瀆釋四望其誤不待辯矣陳氏謂望兼上下之神此卽公羊方望無所不通之義較鄭氏爲近但其意雖以日月星辰爲主而猶旁及於嶽瀆亦不免混夫仁學言則包四者而偏言則一事也諸家訓望爲嶽瀆者或以廣書望於山川而爲之詞殊不知散文則山川亦可稱望若四望與山川爲對文則天神與地示不可混也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而又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者四望卽日月星辰之屬但祀爲常禮旅爲變禮故異文也學者詳之

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承上文言九聲八音也不言分者六樂必調五聲以文之而五聲必被八器以揚之不能相無也但律呂分則聲音之清濁高下見而分之之意其實餘詳大師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臝蠃同○變之言更也樂一成則更奏而舞一成亦更舞也故云樂奏於此禮應於彼也羽物毛物謂鳥獸臝物介物鱗物謂蟲魚皆效動於地者也象物謂日月星辰乃

成象於天者也川澤以下備言五地之示天神約言五行之神凡皆易致者居先難致者居後不分言六樂之屬者六樂各有諸變也此承上極言致鬼神示作動物之餘而和邦國之屬不待言矣○註曰凡動物之敏疾者地示之高下者皆易致也羽物飛且走蛤蟹走則遲矣川澤有孔竅者故易致土示乃平原也故難致平仲王氏曰象物日月星之屬在天而成象者也而註以四靈爲象物夫麟鳳龜龍雖謂之四靈然不離羽毛介鱗何得以象物乎又曰夔頌祭樂升則允諧先以百獸率舞以六樂致天神地示先以羽臝鱗毛介象聖人作樂必致之異類何也天地鬼之情狀不可得而見也太和之氣至不易感者而亦致焉則天地格神鬼享可見矣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此以下又承上文言樂舞之爲致鬼神示之驗而申大祭之分用以降神者極形之也圜鍾卽夾鍾屬卯正東方之位祀天神以爲宮者取帝出乎震之義黃鍾以下註謂黃鍾屬子大蔟屬寅姑洗屬辰三者陽律相繼也鼓八面曰靁鼓有柄曰鼗靁名靁者象聲之發也孤竹竹特生者取數之奇也雲和山名見氣之舒也雲門象陽之出也冬至陽之始圜丘天之形也自子丑至巳爲陽自午未至亥爲陰陽止少陰之申陰止少陽之寅圜鍾屬卯自卯至申其數六六變者圜鍾之數也上文言變自一至六此連言六變以及八變九變而獨不及七變者凡因律數而已譬猶禮天地四方之禮先分樂以致之然後禮以玉而合樂祭之也○信齋楊氏曰按周禮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妄傅圜丘爲禘記祭法篇禘祖宗三條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註皆指爲祀天大傳篇禘不王不禘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大事始於其高祖而已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爲祀感生帝竊疑康成號博洽而三章同歸於誤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冬至祀天於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夫祭法與大傳之禘一也而析之爲二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南帝嚳配與稷配爲兩事隨意穿鑿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與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配天之義也按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理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毁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

不惟三章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二祀並行唐杜佑作通典亦並列而爲二矣幸王肅諸儒爭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正於後而周公制作之意復見不然終晦而不明矣浚儀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至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以爲未盡故季秋有大享帝之禮天即帝也郊稱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祀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稱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林氏曰郊祀報本反始配以稷明堂大享報成配以文王天言兆朕帝言主宰稷王業所始文王王業所成從其類也故周人歲祭天者四郊於冬至明堂於季秋祈穀於孟春大雩於龍見是也歲祭五帝者五周禮所謂祀五帝亦如之是也若有故而旅告則不在此數矣愚按楊氏辨圜丘之非禘也蓋辭然非楊氏之私言也家語云凡四代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楊氏所云先聖有明徵也家語又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則并祖宗之祭名亦定矣

凡樂函鍾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函鍾屬未西南方之律祭地示以爲宮者取致養於坤之義大蔟以下註謂大蔟寅姑洗辰南宮酉三者律呂相生也鼓六面曰靈名靈者著地之德也孫竹竹方生者象陰之小也空桑山名明陰之土也咸池明陰之聚也夏至陰之始方澤地之形也函鍾屬未自未至寅其數八八變者函鍾之數也天神在上故曰降地示在下故曰出○陳氏樂曰祀天必以冬日至者以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宮用夾鍾而謂之圜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地必以夏日至者以陰氣潛萌乎下地之始也宮用林鍾而謂之函鍾者取其容以象地也漢元始中奸臣妄附周官大合樂之說謂天地當合祭乎帝從之禮之失自此始由漢及唐以五月祀祠北郊者惟魏文帝周武帝隋高祖唐睿宗四帝而已信齋楊氏曰大司樂咸池以祭地示鄭註謂祭於北郊及社稷也及註曲禮天子祭天地大宗伯黄琮禮地典瑞兩圭祀地之屬乃又謂地神有二祭崑崙之神於方澤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夫北郊即方澤也析一事爲二信緯書而乖聖經以文之甚矣其惑也又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所謂正祭也其

祭與其時其位如此非若因事告祭者比而後之人主常以祀地爲難則諸儒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註亦未及也賈公彥始爲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攷當行夏至陽極之月而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爲是說於是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爲不可行之禮至本朝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爲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若顧臨等是也有援虞書即位周書伐紂告祭之禮以證正祭者若蘇軾是也則一時謬誤而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事天事地之心一也告祭不拘時位則正祭奚拘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禮豈欺我哉貴與馬氏曰按北郊之議始於元豐初至六年始罷合祭元祐七年復合祭紹聖以後復罷之政和四年始親祀地示於方澤蓋自元豐六年至宣和之末共四十二年凡十一郊惟元祐七年一次合祭及政和四年以後四次親祀方澤而已其餘六郊則祀遂廢矣夫本以合祭爲非禮分祭爲禮至議不決則廢親祀而權以上公攝者且二十年蓋病其非禮而反至廢禮也諸臣所以不決者其拘牽有二禮文煩縟則憚勞賞賚優渥則憚費然禮文乃百王之大典而賞賚乃五季之敝政遂使廢而不舉可乎愚按賈疏所謂夏至祭地亦服大裘而或惑其說者蓋大裘祀天祀五帝亦如之則夏祀赤帝可裘即夏祭方澤亦可裘也然所謂祀五帝亦如之者當指其中可服裘者而言乃約詞耳夏葛屨冬皮屨雖屨亦以夏葛冬裘之道行之也况服制乎且祭之用裘猶暫也若羔裘以朝而夏以裘日視朝麑裘以聘而夏以裘聘其辭通也明矣謂夏祭亦用裘而以說經也奚但固哉之高叟耶

凡樂黄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黄鍾屬子正北方之律享人鬼以爲宮取貞元相會之意大呂以下註謂大呂丑大蔟寅應鍾亥三者律呂相合也鼓四面曰路路者明人道之所由也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山名北陰凝而龍陽變亦窮則變變則通之義也九德即九功之歌九磬即九成之舞黄鍾屬子自子至申其數九九變者黄鍾之數也不言祭時者三年乃大祫四時亦皆有祫也不言降出者魄降魂升無所不在也○浚儀王氏曰大祭之舞祭天自以雲門祭地自以咸池而祭宗廟則濩武之外更以大韶且加以九德之歌者彰祖德也或問周禮大司樂說宮角徵羽與七聲不合註家避位不用之說如何朱子曰此是降神之樂如

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
言之且如以大呂爲角則應南呂爲宮大蔟爲徵則應林鍾爲宮
應鍾爲羽則應大蔟爲宮以七聲推之合如此詳說寧也又問周
禮祭天地人何以無商聲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聲但無
商調耳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非事鬼神所宜也三禮義宗曰樂九
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六終終亦也論曰一變至九
變者謂在郊壇及朝庭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
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再成又至第四爲三成從北向南次
第亦然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
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
他皆如祭祀縣縣同令平聲下同○凡樂事統下文祭饗射帥將
凡用樂之事而言大祭祀卽圜丘方澤及宗廟之屬
也宿縣者祭之前夕列鐘磬於筍簴也展之者省而聲而知其和
否也出入謂廟門三夏皆樂章名詳見鍾師帥者率往舞之所也
祀五帝與祫先祖及禮諸侯皆名大饗此謂饗諸侯也不入牲謂
殺牲於廟門外而不奏昭夏以入也其他如宿縣及王出入宿出
入帥國子舞之
類饗與祭一也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

弓矢舞因祭而射曰大射騶虞召南詩名樂師王射以騶虞爲節
是也令奏之者令瞽歌詩而鎛師之屬奏金鼓也以
弓矢舞謂執弓挾矢揖讓進退之儀詳見儀禮大射大司樂詔諸
侯循燕射樂師帥射夫也詔不及諸侯以下者統於尊也○疏曰
凡射天子六耦內諸侯四耦外諸侯卿大夫士皆三耦第一番
誘射也第二番正射第三番射兼作樂三番射皆以弓矢舞也王
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宥侑同○朔食爲
大食樂勸曰宥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愷凱同○獻功於學與廟社曰大獻其樂曰凱後漢志黃帝使岐
伯作短簫鐃歌以勸戰士卽所云天子大愷也此上四節皆言其
令奏之事○疏曰大司馬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而王師大獻奏
凱註謂獻捷於祖何也曰司馬以軍之功故獻於社而宗伯主宗
廟故大司樂獻於祖也平仲王氏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其反也
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僖頌在泮獻馘是也古人十三舞勺成童舞
象學文與武也至二十舞大夏則
備矣先王之學不分文武如此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
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音傀
說文上聲縣懸同○此以下皆言不令奏之意也朔而月掩日則
日食望而日亢月則月食四鎮謂揚之會稽青之沂幽之醫無閭

冀之霍大傀異烖謂非常之災若星辰崩隕土地震裂之類大憂
如喪禮國亡大臣邑及藏故之類去者屏而不入納萬入去籥之
去其樂縣也弛則解而不張矣蔡曰
月以下事較大而大札以下情較切也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
聲慢聲爲失和也○平仲王氏曰禁者所以納中和也淫則不正
過則不中凶則不嘉慢則不肅頑子則爲邪孔子令放之
者此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廞音欣○廞者陳明
器之名義辭天官司裘
也
在樂器則循弓所引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之類也涖廞
者廞謂涖縛師之屬○明齋王氏曰大司樂一官語多不可
曉後人用以疑周禮或又以爲後人竄入此篇按漢書藝文志六
國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時得其樂工竇公因以其所習大司
樂一篇獻之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
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瑟臣導引無
所服餌至成帝時周禮始顯其大司樂一官卽竇公所獻則此篇
爲周禮經文非後人竄入無疑而此文自魏文侯時已習之則周
禮爲周公之書亦其一証也但其律呂度數神化感通後人未嘗
肆習豈可妄測且孔子定禮樂樂書自爲一經此篇在周禮正如
瞽經之瞽師龜經之卜人易經之筮人非其全也孰此議樂猶執
瞽師卜人筮人諸篇而遂欲通乎瞽卜與易道也可乎夫聲樂之

感人最深聖王修道立教移風易俗莫妙於此自樂經散亡
遂爲後世大缺有神人能通其理以紹絕學者恩目以俟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
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帗音拂○此序樂師下大夫四人及上二十
四人之職也小舞卽帗舞以下六者對雲門
以下六舞而言也帗舞析綵繒爲之羽舞析翟羽爲之皇舞乘五
采羽以象鳳儀旄舞持犛牛尾以象獸舞干舞執干戚人舞屏袖
袂此猶大司樂之敎樂舞也○陳氏樂書曰古於大祭祀有備樂
必有備舞但散而用之則不備耳如春秋有事於太廟萬入去籥
則宗廟兼用干戚與羽籥而先鄭謂宗廟以羽後鄭則謂以人又
如大司樂舞咸池以祭地示則社稷不特帗舞大夏以祭山川
則山川亦不特兵舞而先鄭止謂社稷以帗後鄭又謂山川以干
均之疎矣咸池之類言章不言器帗舞之類言器不言章互備也
貴與馬氏曰按正義以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爲大舞以
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爲小舞今按雲門以下舞之名也
若帗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具也有此六者之具然後
可以舞六代之舞非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樂師所敎是各
指其所習而言大司樂所敎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此樂書所謂
互相備也愚按大司樂與樂師其舞自有大小之別謂雲門以下

六舞不外六小舞之具而充之可也謂
小舞之外非別有所謂大舞則過矣。**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
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爲節薺音詞○教樂儀鄭氏謂教國子容儀比於樂也肆夏采薺皆逸詩
名奏以爲行趨之節所謂儀也車以大馭環拜謂凡環則面拜
者作以鼓止以金其節也此猶大司樂之教樂德樂語之意也○
註曰爾雅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王出至堂而肆夏作至路門
而采薺作此謂步迎賓客也王如車出則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
反降於阼階之前尚書傳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
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大師於是奏樂是也鄭鍔曰承上文
教國子又教奏樂以爲王行步之儀在堂則賓偷遠故行出則賓
巳近故趨也王昭禹曰樂師所教教作樂者也行則緩緩欲直而
遂故奏肆夏趨則疾疾欲齊而肅故奏采薺黃氏曰四肢之於安
佚情也動不以禮無所不至況於王天下觀儀而動者乎先王制
禮視有旋聽有節言有記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爲之樂儀
以防之使周旋中矩折旋中規進揖退揚而後鳴佩如左中角
徵右中宮羽非僻之心無自入矣其在五路則步趨之節貴之大
馭車行而聞肆夏由寢堂中車趨而聞采薺由路門外王之言動
造次無非禮者蓋樂師所教大馭所取與有力也愚按諸儀多屬
之王而鄭氏謂之教國子者以本職無教王之文經文自家上國

子而言也蓋國子將皆有從君協贊之責而于世子之屬又貳君
貞國者此所以樂德樂語樂舞旣爲之大司樂以養之而樂儀即
爲之樂師以飭之與**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
節士以采蘩爲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上文專言造士此以下備言凡禮職之屬
者亦猶大司樂凡樂事以下也凡射通謂大射燕射之屬大司樂
於大射之王射令奏騶虞以爲節而已其凡射王侯大夫士之射
節則樂師備掌之也騶虞以下皆詩名貍首今亡射義云騶虞者
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
也序謂陳奏之次第治謂事物之修飭皆承射而言也**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
成則告備詔來瞽皐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
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令下將相去聲○小胥謂小祭祀之屬以下文如祭之儀推之可見
樂一變爲一成猶所謂告於樂正曰正歌備也皐之言號也學士
即國子也相謂相尸也太祝職來瞽令皐舞相尸禮旣祭令徹此
詔大祝來瞽工使歌又承其令號舞人使舞且帥學士歌雍詩以
徹而又令太祝相尸行禮也蓋二職爵相埒而以禮樂互相贊詔

如此舊說頗有誤**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燕射通謂王與諸侯鄉大
夫士燕而射也詳見眡瞭及夏官司弓矢傳謂王與諸侯射爲賓
射而與鄉大夫士射爲燕射者誤射人通謂諸侯以下樂出入謂
王出入而樂隨之也令奏者亦令瞽歌詩而令鍾師鎛師及眡瞭奏鐘
鼓也與大司樂文義互相足○王昭禹曰以其射射者射人也詔
帥以弓矢舞者大司樂樂師也大司樂大射詔諸侯射樂師燕射
帥射夫舞一也燕必用射者用以觀德且爲備也易氏曰大司樂
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此三夏皆奏歌詩
凡此樂之出入皆樂師令奏鐘鼓以節之也注按此樂皆然但此
自指燕射王出入爲主**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陳謂[illegible]也樂官謂主獻之
官鍾師鎛師之屬序哭謂器將入行官代哭故亦帥之也○疏曰
言凡喪者王家大小喪皆有樂官之陳器也陳之者如既夕禮陳
於祖廟之前及壙道東也小宗伯及執事葬器則哭之彼揲未
葬時獻明器之材獻素獻成於殯門外也此序哭承陳樂器之下
謂侍樂器向壙及入壙時矣**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凡樂官大胥以下也政令謂言樂政但前
專指射事此通指官司也**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此節在凡喪之上說在此○大獻獻捷也倡導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此序大胥中士二人之職也學士即諸子也版籍致徵也**春入**
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舍讀作釋采菜同○學學宮也舍之言釋采蘋蘩以禮先師也合猶會也謂既
習而因會合之也頒分也習合後至秋分其所學也聲謂吹也月
令孟春令樂正入學習舞仲春命習舞釋菜入學習樂季春乃擇
日大合樂季秋命樂正入學習吹季冬乃命樂師大
合吹此大胥養來樂正習合之而禮文有詳略也**以六樂之會**
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會亦合也習舞則舞而已習樂則習而已此言六樂之音與其舞相合而因以正
其舞位也如此則出入有序聲容美備而大司樂之大合者以
之矣註謂爲季春大合樂習之也此以上皆言造士之意也**比**
樂官展樂器比音避○比校展省也此言行禮之意也**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鼓徵猶文王世子大昕鼓徵之徵祭祀用樂則發之惟
小祭祀不興舞則不鼓徵也此造士及行禮之意也**序宮中之**
事序次也宮謂學宮也凡學宮所教習之事大胥次序之也王氏謂王宮也國子宿衛王宮宮中教之道藝而大胥爲之序也此
亦造士之意也一云宮通謂宮廟宮寢之屬凡
祭祀燕饗樂作樂師掌其序事而大胥序之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觵觥同○此序小胥下士八人之職也觵罰以爵也不敬謂玩期不謹者撻撻以荊也怠慢謂遊敖不職者此亦造士之意也

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縣懸同○樂縣謂庭之樂器也縣者凡鍾磬鎛之屬其不縣者凡鼓鼗之屬不縣者統於縣故稱樂縣也名宮縣者四面皆縣如宮牆也軒縣者三面而曲春秋傳謂之曲縣空其南面如車軒以避王也判縣者又去其北惟二面如判且示德半於君也特縣者又去其西惟獨一面示特立也辨者之也此言王以下至士之樂縣而因言職之所辨也縣鍾磬謂笙磬笙鍾頌磬頌鍾編以爲縣也肆卽春秋傳歌鍾二肆之肆編縣十二枚在一簴謂之堵二堵謂之肆堵如牆牆肆如列肆鄭氏謂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爲判諸侯之卿大夫士以堵爲判特也此中言樂縣也○註曰縣鍾磬謂編縣之也編縣十六枚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天子之卿大夫東西縣鍾磬各一肆謂之判縣諸侯之卿大夫半之惟東西縣鍾磬各一堵亦謂之判縣也天子之士其東縣鍾磬各一堵謂之特縣諸侯之士與東又惟縣磬一堵而已亦謂

之特縣也陳氏樂書曰先王作樂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有二聲爲之剬量十有二辰之鍾磬凡以爰中聲順天道而已編十二在一簴爲堵鍾磬各一堵爲肆春秋傳歌鍾二肆則四堵也鍾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制如此而康成謂鍾磬十六枚在一簴爲一堵杜預謂縣鍾十六爲一肆是亦附會漢得石磬十六遂就而爲之志耳服虔一縣十九鍾之說不亦誕哉愚按肆堵之數說蓋不一陳氏以典同之說推之而斷編鍾與零鍾皆以十二律爲準其理信而有徵因以攷大司樂之諸調意趣皆合不可易也陳氏又言宮縣軒縣皆有鍾磬鎛判縣有鍾磬而無鎛蓋亦用註疏之說而禮無明文今攷諸侯燕其臣之禮縣自在寢不序陳樂器大射之禮樂人宿縣則阼階之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建鼓在阼階之西應鼙在其東皆南鼓此東方之縣也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鍾其南鎛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朔鼙在其北皆東鼓此西方之縣也又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方之縣以避射位且與臣射故闕磬鍾鎛但簜在建鼓之間倚於堂及鼗倚於頌磬之西紘而已諸侯軒縣之有鍾磬鎛如此天子宮縣之同異則不可攷矣鄉大夫之判縣亦無文如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霤南面鼓之又云笙入磬南北面立鄉射禮云縣於洗東北西面又云笙入於縣中北此皆以大夫與其賢士行射鄉之禮故皆降用士禮傳云鄭賂晉以歌鍾二肆及其磬鎛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大夫絳爲大夫而金石之樂賜之乃備則大夫以下之無鎛亦可見矣又攷周詩言賁鼓維鏞及應田縣鼓之鼗何書大傳言天子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則天子自有賁鼓鏞鐘之屬周禮笙鍾頌鍾笙磬頌磬及鎛之外亦自有鎛師所掌之鍾疏以爲十二辰之零鍾以義推之其鍾卽大傳之鍾也大鍾謂之鏞因詩及陳氏鄭氏之徒皆謂鍾大於鎛且奏九夏亦爲大聲則其可爲鏞益又甚明也至侯之建鼓註以爲用殷制則王之賁鼓爲縣鼓亦明矣然則天子之宮縣雖無攷而其器之見於詩書禮在當陳者意并陳於所闕之二面而於諸侯大射之樂縣亦大同小異與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大師大蔟之大音泰○此序大師下大夫二人之職也合者謂六律六同之聲與陰陽合而其間陽六律陰六同又各兩相合也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奏大蔟歌應鍾之類亦然但大司樂以奏與歌互言而此皆以聲言耳金鍾也石磬也土壎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文與播並見

大司樂此卽樂之器數而明其用也○註曰合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辰在玄枵大蔟寅正月在娵訾應鍾亥十月在析木姑洗辰三月在大梁南呂酉八月在壽星蕤賓午五月在鶉首林鍾未六月在鶉火夷則申七月在鶉尾中呂巳四月在實沈無射戌九月在大火夾鍾卯二月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各相合也其相生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婦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有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三十文之者五聲相次如文織也播以八音乃可得而

徵之矣疏曰註云聲之陰陽各相合者謂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陽聲黃鍾大族等據左旋而言陰聲大呂應鍾等據右轉而言也又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者據經左旋右轉以陰陽左右爲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同皆左旋以律爲夫以同爲婦婦從夫之義故皆左旋也管子曰凡聽徵如負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太史公曰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合解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鍾之管九寸以九乘九其數八十一所謂宮也三分宮損一而下生林鍾之徵其數五十四又三分徵益一而上生大族之商其數七十二又三分商損一而下生南呂之羽其數四十八又三分羽益一而上生姑洗之角其數六十四此五音之正也自是三分角而不盡一其數故正音止於五乃以六十三損三分之一而下生應鍾之變宮其數四十二又三分應鍾之變宮益一而上生蕤賓之變徵其數五十六則所謂七音也王樸曰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之聲爲樂之端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朱子語錄曰文蔚問國語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謂均爲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大族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只是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倣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蓋如此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教者教瞽矇與學士也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爲之本者詩原於德爲之音者詩比於樂此即樂之篇章而推其本也○註曰六德爲本者所教詩必有知仁聖義中和之道乃可教以歌也六律爲音者以律視其人爲之音知其宜何歌也王氏曰六德中和祗庸孝友也君子之學詩豈徒誦其言而已哉要於德而已六德本於性情所以正於中六律諧諸度數所以正於外以六德爲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夾漈鄭氏曰言之達樂三曰風曰雅曰頌仲尼編詩用以樂歌非徒用以說義齊魯韓毛四家漢立之樂官以義相受然漢初去三代未遠仲尼三百篇瞽史例能歌也東漢末

東觀石渠議論紛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不肄習所傳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惟傳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此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工歌鹿鳴之三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節奏有屬今一詩而如此用之可乎至晉鹿鳴一篇又無傳令樂府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樂之道或幾乎息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諡

令平聲下並同拊音撫朄音胤匶柩同○登歌歌詩者在堂上也擊拊猶虞書擊石拊石之擊拊凡聲重曰擊輕曰拊此謂堂上之玉磬所謂鳴球也蓋大師帥瞽矇升堂拊瑟以歌詩則令小師奏其擊拊之玉磬以與之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也管謂笙簫之屬樂器通謂鼗鼓柷敔之屬鼓大鼓朄小鼓也蓋堂下笙師之屬帥瞽矇與眡瞭吹管播樂器則大師又令小師之屬奏其大鼓小鼓以與之也射節即騶虞貍首采蘋采蘩也樂師總掌射節之政而大師則帥瞽歌之也詔吉凶若師曠驟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楚必無功是也廞先鄭謂陳也註謂興也興言王之德功而陳之以爲諡也尸在柩未葬而作諡故稱匶諡○疏曰以歌者在堂上對匏竹在堂下故先鄭云貴人聲也以匏竹在堂下對鐘鼓在庭故後鄭云貴人氣也陳氏樂書曰古者功成作樂舜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以象朝廟之治故繼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以象萬物之治故繼之鳥獸蹌蹌記文王世子云登歌清廟下管象武仲尼燕居云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云升歌清廟下而管象燕禮大射禮云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宮由此觀之周升歌之詩爲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屬下管爲象武新宮之屬虞詩雖無經見要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故歌於堂上事成而下故吹於堂下也鄭鍔曰令奏鼓朄者令奏大鼓與小鼓也鼓爲衆樂之號令故欲播樂器必奏鼓將奏鼓必奏朄以爲引也易氏曰奏擊拊以導瞽歌奏鼓朄以導管樂歌與樂必有導而後從有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也臨川王氏曰王行見於事史序事故太史讀誄王德成於樂瞽掌樂故太師作諡愚按大鼓所掌鎛師掌金奏之鼓及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是也小鼓所掌小師教鼓鼗及擊應鼙鼓朄是也故此令奏者令小師鎛師也

凡國之瞽矇正焉

正者從大師之政教也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鼗音桃敔音語塤壎同○此序小師上士四人之職也教謂教瞽矇若眡瞭也鼓鼗猶擊鼗眡瞭所謂播鼗也鼗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自擊以導樂也柷狀如漆桶中有椎動之使旁擊以合樂也敔狀如伏虎形背有二十七刻櫟之以止樂也塤即壎燒土爲之大如鵝卵銳上平底有六孔簫管皆竹爲大簫三十二管長二尺四寸小簫十六管長尺二寸管如篪而六孔皆吹以發聲也弦謂琴瑟也歌者依琴瑟而詠詩也依詠曰歌徒歌曰謠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朄與去聲○應亦小鼓大射禮謂之應鼙朄蕭而應和故名也大師令奏鼓朄而小師擊應鼓者令奏鼓朄而應鼓在其中擊應鼓而鼓朄亦在其中王昭禹謂朄必有應二職互相備也歌謂歌雍也與者庶大師也小事大師不令奏但自鼓朄而已○疏曰大饗諸侯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徹器則歌振鷺也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和去聲○節言其限和言其應即上文擊拊應鼓之意也○王昭禹曰六樂之作其先後曲直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云聲應相保曰和又云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此也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句諷誦詩世奠繫句鼓琴瑟奠故書作帝杜讀作定今按奠如字作定字解之讀作帝定皆非繫系同○此序上中下瞽矇三百人之職也播者小師教而瞽矇播也詩註謂先王治功之詩諷誦謂闇讀之不依詠也世謂世本奠之言定也本職言世奠繫謂於世本定其繫小史言奠繫世謂定其繫於世本也蓋絃歌爲瞽矇之職而毛者易世著代廞作柩謚則瞽矇諷誦其詩以定繫其於詩雖不必歌而猶鼓琴瑟以播是之也此又大師帥而瞽矇諷且鼓也○鄭司農曰諷誦詩謂誦詩以規君過故國語云瞍賦矇誦也世奠繫謂小史掌其敘述而瞽矇誦之以戒勸人君故楚語云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其動也王氏曰誦詩則知民風之厚薄誦世奠繫則知前世之興廢小史奠繫世則定之而已非誦之也愚按二說戒人君之意善矣但註謂廞作柩謚時諷而書之與大師職帥瞽而廞軼合又世奠繫以小史職奠繫世攷之亦宜從註專指帝繫而言而司農分指帝王之繫及諸侯卿大夫之世本則亦非本義矣蓋帝繫與世本雖有異稱而世奠繫則以世奠其繫耳句義豈有他哉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大音泰○九德即大司樂九德之歌也六詩六德大師所教不言六德省文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此序眡瞭三百人之職也眡瞭亦播鼗者皆瞽矇也本職乃瞽師笙師所教而不言磬師所教之鎛鐘笙師所教之竽笙塤簫乃以下者蓋貝凡樂事中也鼗播而凡樂器從之矣頌磬笙磬即瞽師所教擊磬獨言之者重之也○註曰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功也大射禮階之東笙磬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其南頌鐘是也疏曰東爲生長之方故曰生西爲成功之方故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葉氏曰鐘磬各頌笙者與歌相應曰頌磬頌鐘與笙相應曰笙磬笙鐘也愚按葉說視註疏爲簡直而今攷射鄉燕諸禮言升歌三終笙入三終皆不言應以鐘磬大射言升歌下管各三終亦未有言應者何與因以攷之諸經虞書言搏拊琴瑟以詠又言戛擊鳴球乃堂上之下磬而非堂下之頌磬也商頌鼗鼓管籥皆言依我磬聲小雅亦言笙磬同音此乃磬與笙相應之證而春秋傳路寢以歌鐘二肆及笙師職掌其笙鐘之樂其意尤明也今兼存註與葉氏之說學者詳考之掌大師之縣大音泰縣懸同○稱大師之縣者大師統樂若小胥惟正其位而已掌者掌縣之也凡樂事相瞽相去聲○相扶贊也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廞樂器即磬師笙師凡所教之樂器也蓋教之者主之而眡瞭廞之矣大旅亦如大喪者以國有大故乃旅上帝有喪道也賓射皆奏其鐘鼓鼜愷獻亦如之鼜音戚○奏者大司樂樂師令奏而奏之也皆奏者大射燕射之時王與賓射皆奏也歷考諸官射惟有大射燕射二禮而大射燕射皆王射說賓樂之故行大射燕射之禮其中又分王射賓射之等舊不明此但見諸官多言賓射二字而遂誤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分列爲三禮此大失也蓋凡射無不先燕但其中爲祭擇士而與諸侯及羣臣燕而射者義起於祭而不起於燕故名以射若不爲祭擇士則其與諸侯及羣臣燕而射者皆名燕射而已初非與諸臣射名燕射而與諸侯射則名賓射之謂也大宗伯云以賓禮親諸侯則諸侯賓也鹿鳴燕其臣云我有嘉賓羣臣亦賓也故二者皆得以賓稱其與之燕而射即皆得以燕射偁大司樂云大射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則云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故大射燕射二者之舞弓矢爲對文諸官中初無賓射詔帥舞之文也使賓射爲禮射之一也豈其弓矢獨不舞乎夏官司弓矢職凡祭祀田弋之屬弓矢皆不供其於射禮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供弓矢如數澤以擇士所謂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亦大射也故大射燕射二者之供弓矢亦爲對文諸官中初無賓射供弓矢之文也使賓射爲射禮之一也豈其弓矢又獨不供乎不惟此也大司樂云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樂師亦云燕射樂出入令奏鐘鼓大王出入樂作而令以鐘鼓奏王夏

二職文小異而義同也故大射燕射二者之下出入令奏又爲對文諸官中初無賓射王出入令奏之文也使賓射爲射禮之一也豈其時王之出入又獨不令奏乎凡此三條之義同見大射燕射之外必無賓射之禮並列而爲三矣至諸官之所以稱賓射者其義又自有數條有賓射並王射而言者此亦對文起義者也夏官大僕云王射則贊弓矢此言大射及燕射之時王射則大僕贊也小臣云賓射則掌事如大僕之法此言大射及燕射之時賓射則小臣贊也若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也亦可并以王射列而爲四禮乎且如並列爲四禮何王射賓射有贊弓矢者而大射燕射獨無贊弓矢者乎有賓射兼王射而言者此非對文起義而以有文見義者也牛人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鍾師云饗食賓射鼓其金奏之樂眡瞭云賓射皆奏其鐘鼓典庸器云饗食賓射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凡其稱賓射者則指大射燕射之禮王與賓射而言耳非稱賓者尊賓之詞猶賓之也若又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也豈大射燕射獨不供膳羞乎又豈大射燕射獨不設筍虡陳庸器乎且賓射惟兼指大射燕射而言故眡瞭云皆奏其鐘鼓皆者謂大射與燕射眡瞭皆奏之也若必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也即賓射爲射禮之一又何以云皆奏乎大射燕射二禮而射以祭重故大師射人司裘諸職多言大射也王射賓射雖樂作而射爲賓衆故牛人鎛師眡瞭典庸器諸職又

多言賓射也歷考諸官之明著如此舊乃未審而率爾之遂至凡經傳之射禮胥誤也故謹辨而正之鼜守夜鼓名愷獻功樂名詳見鎛師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此序典同中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此文小異者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其聲播於四方故稱天地四方且大師合其聲而已此則和齊其中聲以制器故稱辨聲以爲樂器也六律六同謂十二律之管樂器謂十二律之鐘○疏曰典同所作樂器謂鐘也其職掌十二律之鐘是十二辰之零鐘非編者也鄭氏曰樂器不獨鐘舉鐘以例其餘也愚按鄭說自通註疏皆指鐘而言者蓋以鐘與十二律相配故皆據鐘而言也陳氏樂書謂編與不編之鐘數皆與十二律相準其說亦是然此經言鐘之屬雖大小不齊而其與律呂配則一也此樂書推本國語之意而以本職決之與詳見小胥

凡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䃂音衮陂音皆韽音闇筰音諍○高正之類謂形之失䃂緩之類謂聲之失高謂上大也䃂者衮然旋於裏也正謂上下直也緩斜也下謂下大也肆放也陂偏侈也散離也險偏弇也斂也達謂大也贏也微謂小也韽小而不成聲也回圜也衍而無渙散也侈謂中央約也筰迫而去疾也弇中寬也鬱結塞而不出也薄也甄震掉也厚重厚也石如石無聲也此推言凡聲之類以明辨聲之意也○疏曰此十二聲並是鐘之病言此者欲見除此病外即是鐘之善也愚按以上文鄭氏之說推之此以下皆舉鐘以例其餘也故以凡聲二字冠於本節而以凡爲樂器冠於下節

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齊劑同○度數謂長短廣狹之式齊量謂清濁高下之宜此亦言制器之事也和樂亦如之者其始制此器本於和律故器既成而奏樂亦本以和也○疏曰註訓度量爲齊長者齊則正清長則上下也律歷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鐘以律計倍半假令黃鐘之管長九寸倍之爲尺八寸又得四寸半總二尺二寸半以爲鐘口之徑及上下之數倍外十一辰頭皆以管長短計之也鄭註曰和樂之法亦出於此也爲樂器制之於未成之初和樂調之於已成之後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此序磬師中下士十二人之職也教謂教

眡瞭也鐘言編磬不言編者笙鐘頌鐘則編餘鐘鎛音不編磬師惟教編鐘餘鐘鐘師掌之故別言編也磬則編之笙磬頌磬并餘磬亦磬師統掌之矣故不別言編也縵猶樂記操縵之縵謂凡雜弄之絲竹非搏拊升歌凡也燕猶備言燕私之燕謂凡燕飲之樂樂非祭祀正樂也惟教二樂之鐘磬者明堂上升歌之擊拊與祭祀九夏之金奏乃小師鐘師掌之故又別言縵樂燕樂也○陵儀王氏曰商頌云依我磬聲八音之中石最難調舜之命夔八音無不備而擊石拊石獨言之以此愚按樂器莫重於鐘磬而周禮鐘師鎛師既言編鐘若鎛之名若磬則磬師不兼言其名惟眡瞭一言笙磬頌磬而註疏乃謂磬無不編何耶考儀禮大射笙磬頌磬在堂下而虞書戛擊鳴球乃堂上之樂不在堂下笙磬頌磬之列即小師職之升歌擊拊也孟子言金聲爲始條理玉振爲終條理則不徒與笙歌相應之編磬亦明矣今儀禮之大射笙磬頌磬之外他無言磬者此特諸侯之軒縣耳非王之宮縣也王之宮縣儀禮雖無文豈得并不經小師之擊拊及凡經傳之文而忘之乎磬師兼教擊鐘者鐘縣與磬同以互故鐘師及鎛師分掌其獻磬則簡矣故磬師兼掌之也

凡祭祀奏縵樂謂縵樂作而命其屬擊鐘磬以奏之也其燕樂則鎛師命擊奏之矣○王氏曰祭祀奏縵樂者備樂故也

鎛師掌金奏此序鎛師中下士十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金者鎛及鐘之總名鎛及鐘二者皆不編此據鐘而言也奏樂莫大於金奏金文莫大於奏九夏故稱金奏也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齊音同祴杜讀作陔下職同驁音遨○兼言鼓者謂言掌金奏之鼓

九夏必奏以鐘鼓者以鐘鼓應其詩節大司樂樂師所以令奏之也
條見小胥磬師各職○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
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
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肆夏詩也春秋
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夏與文王鹿鳴但稱三謂其下三篇也以
此知肆夏詩也註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也以其也疏曰
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錯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也
牲出入奏昭夏以上見大司樂族人侍奏族夏以下皆無明文或
子春別有所見祴杜讀為陔今鄉飲鄉射燕大射賓醉將出皆云
奏陔恐其失禮故陔切之使不失也大射禮又云公入奏驁夏出
入禮同故兼云出也愚按九夏杜預春秋傳註為樂曲不言詩歌
故諸說辨正之如此或者疑文王鹿鳴皆言歌肆夏獨言奏宜從
賈註且詩傳於笙篇亦以其言笙言奏而不言歌明其無詞也今

放下文騶虞諸詩亦言奏豳章豳詩皆言吹不言歌則不得以言
奏言吹為無詞亦明矣燕禮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之後工告
樂正曰正歌備而仲尼燕居云下而管象大射禮云下管新宮說
者以維清為象斯干為新宮則其皆為詩歌又甚明也但考本經
小師樂師二職及諸經傳所載歌詩必先於堂而九夏之奏不載
升歌之文孜大射禮云賓入門奏肆夏公拜受爵奏肆夏此皆奏
在入門以後升歌之先者其賓出奏陔夏公入奏驁夏此則奏
在升歌之後出門之時者燕禮云若以樂納賓入庭而奏肆夏明
居云入門而縣興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此亦皆謂奏在
未升歌之先者也而疏乃皆謂堂上歌九夏而堂下應以鐘鼓也
其然乎按王禮亡而諸侯之燕射禮猶可放微不皆升於堂惟拊
瑟歌詩乃升於堂且比瑟者其聲清故其詩易見而言歌吹笙者
其聲繁鼓鐘者其聲宏故其詩難明而言吹言奏而說禮者或未之深考也學者詳之凡祭祀饗食奏燕樂
食音嗣○奏亦謂以鐘鼓奏之也按饗禮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
飲食禮爵設不飲以飯為主二者正樂之外初無燕樂此稱奏燕
樂者蓋饗食燕分之為三禮合之為一禮故云備與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
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四奏謂督賦歌詩為節而此以鐘鼓奏之也射與燕樂無算亦有縵樂而

而鼙鼓為之節掌金奏亦鼙鼓者猶鎛師掌金奏之鼓與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龡吹同篪音池篴笛
同○此序笙師中下士十六人之職也教亦教眡瞭也諸樂器笙匏
音塤土音雅革音餘皆竹音竽三十六管宮管在中笙
十三管宮管在左籥如篴而三孔篪長尺四寸八孔又一孔上出
篴長三尺四寸六孔塤如稱錘見小師此八者皆教吹且以助小師
也牘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孔髹畫應長六尺
五寸中有椎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illegible]以羊韋
有兩紐疏畫此三者則教舂也賓出奏祴夏[illegible]器[illegible]築地作聲
為之行節也○陳氏樂書曰古者造笙以曲沃[illegible]之條為
之律中大簇立春之音也笙以道達陰陽之氣故[illegible]十二
以應十二律又其一以象閏也愚按眾樂多竹[illegible]縣之
竅而大師所謂下管也又獨以笙名官者重笙也[illegible]凡祭祀饗
季秋大合吹而儀禮笙入獨與升歌並稱此之謂也
射共其鐘笙之樂燕樂亦如之笙師不掌鐘稱鐘笙之樂者笙與鐘磬相應也大喪廞其
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樂器謂笙竽以下也奉將也眡瞭廞而此主奉而藏於壙也眡

廞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若笙師大喪主奉藏其器大旅則陳之
而已小師磬師笙師皆教眡瞭以樂器之屬笙師廞其樂器小師
與廞而磬師不
言者互相備也
鎛師掌金奏之鼓此言鎛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鎛亦不編之鐘鎛師不自擊眡瞭擊之鎛師但主擊
鼓以為之節耳即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也○陳氏樂書曰大鐘
謂之鏞亦謂之鑮小鐘謂之鎛國語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大
鈞有鎛無鐘甚大無鎛鳴其細也蓋細必和以大故有鐘無鎛大
必和以小故有鎛無鐘其大無鎛則鎛小鐘大亦明矣左傳鄭路
歌鐘二肆及其鎛磬韋昭杜預皆以鎛為小鐘鐘師所掌大鐘也
鎛師所掌小鐘也康成謂鎛如鐘而大蓋淺矣郭璞釋大鏞為鎛殆
非也愚按詩書鐘多稱鏞鏞之言大也儀禮大射鎛字從鑮鑮
之言薄小則薄也許慎言鎛大於編鐘而微小於鐘其語最明凡
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此正言以晉鼓鼓金奏也地官鼓人職以靁靈路諸
鼓鼓神示鬼之祭者其鼓非金奏比矣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
守鼜亦如之鼓其愷樂即鼓人職以鼖鼓鼓軍事亦非金奏也鼜即其職軍旅夜鼓鼜之鼜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鼜

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鼓為發响是三也守謂守國也軍國戒嚴一而已此皆專言鼓也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此謂本藏其所擊晉鼓鼓之屬也以眡瞭職推之蓋鎛若鐘磬亦眡瞭廞而諸師奉其本藏與

韎師掌教韎樂此序韎師下士二人之職也韎東夷樂名教謂教其屬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此屬猶下職以舞仕者屬焉之屬○王氏曰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韎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鞮鞻言其所履韎亦韋也作其樂則因使服其服從其宜也陳氏曰王者必作四譯之樂一天下也故記云納蠻方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然王者雖用其樂而戎不亂華唯不雜雅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奏夷狄之樂孔子却之則所謂納於大廟蓋亦陳諸門而已唐時陳蕃樂皆於四門之外其古之遺制與方氏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懽心使鼓舞以祭祀君子之所樂也周官列言韎師旄人鞮鞻之職者以此東為四譯之長祝譽以下為大周官首言韎師者以此別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豈滿尤遠詩言以雅以南記言胥鼓南者以此愚按蕃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此所謂四譯之樂而首言韎師之義則方氏發之矣或乃謂西南北三方之樂不存於祭惟東方箕子之封國俗猶近正故特舉之且傳至春秋孔子猶欲居其

聞也如其說則下文旄人職鞮言舞夷舞而鞮鞻氏言掌四譯之樂皆不得通矣且亦豈聖王齊歸於天下之意哉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此序旄人下士四人之職也散樂野人之樂夷樂四夷之樂大司樂以下掌教國子之舞者不一官而四方之以舞仕者皆教以旄人一官從役也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上職之舞言祭饗之正樂此則其燕樂耳蓋亦以韎樂為重而野樂及凡燕樂次之與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此序籥師中士四人之職也羽者執以為容籥者吹以為聲也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鼓者亦鼓轉鼓金奏之意也○疏曰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以陽時學之法陽動也羽籥陰時學之法陰靜也陳氏曰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籥章掌擊土鼓豳籥笙師亦掌教籥明堂位所稱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此之謂與名之曰籥以黍龠之法在是故也羽舞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愚按大司樂樂師大小胥旄人及本職籥師皆掌教舞而司干則掌舞器是以教舞與守器分職也而易氏乃謂以文羽籥與武干戈分職何與夫樂師及地官舞人皆教舞干記世子篇籥師亦兼學戈而司干又兼言掌舞器非以文武分也其名籥名干者教以文為重

籥以武為重故命名如此其所重可以文害之哉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樂器謂羽籥之屬此蓋與司干職各疑所重也

籥章掌土鼓豳籥此序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之職也土鼓者燒土為匡以革兩面象鼓之也豳籥者以葦為籥而以吹豳風豳雅豳頌也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仲同○逆亦迎也豳詩謂豳風七月之篇也仲春陽於是分故迎暑仲秋陰於是分故迎寒迎暑以晝者求諸陽也迎寒以夜者求諸陰也凡國祈年於田祖歈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樂音洛畯音俊蜡音乍○祈年者因秋時社方而祈年也田祖謂神農氏肇農事者記所謂先嗇田畯謂古田大贊用功者記所謂司嗇豳雅小雅之楚茨以下四篇也蜡者於臘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老物謂野老及衆物歲晚勞之者記所謂息田夫豳頌周頌之載芟良耜諸篇也此稱樂田畯者不敢斥田祖也兼稱息老物明不但田夫息矣○朱子詩傳曰周禮籥章吹豳詩以逆暑迎寒已見於豳風七月之篇而吹豳雅以祈年吹豳頌以息蜡則攷之於詩未見其篇章所在也故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道情思者為風正禮節者為雅樂成功者為頌然一篇之中首尾相應乃剟取其一節而遍之恐無此理故王氏不取而但謂本有是詩而亡之其說近是或又疑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其說則於大田良耜諸篇讀者擇焉可也平仲王氏曰風雅頌三者詩之大分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嚴若此乃以一詩分為三體何不倫也攷朱傳雅若大田以上頌若思文以下籥章所歌蓋指此其皆繫以豳者周之王業起於豳故周公為之管絃以為萬世法程與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此序鞮鞻氏下士四人之職也樂謂凡所奏也聲謂吹聲歌謂歌曲卽下文吹而歌之是也於樂外別言之者亦貴人聲貴人氣之意與舊謂樂卽為樂舞今按下明言吹歌而四夷之舞又自有旄人掌之其說非是祭祀則歈而歌之燕亦如之歈稱吹歌者蓋其樂皆具而吹歌曲為重矣○陳氏曰番部之樂先王不廢而其用降於雅部此韎師旄人鞮鞻氏所以居大司樂之末與後世以番樂為頭管進之雅部之前是失先王立樂之方也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此序典庸器下士四人之職也庸器謂伐國有功而獲其器若崇鼎貫鼎之屬及以其兵鑄器銘功若魯造林鐘之屬也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簴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簴音巨○筍簴以懸鐘磬横曰筍植曰簴○或問神賓射之謂大射若燕射之禮王射迄賓舉射之時也陳設筍簴之屬宿懸於大射以前豈待賓射之時乎疑賓射自爲一禮也曰凡言賓射不與王射對者猶言王與賓燕而射即指大射燕射而言耳乃不明此而妄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列爲三禮豈大射燕射皆不陳設筍簴之屬而獨與諸侯射陳設之乎詳評器職大喪廞筍簴掌藏樂器而設與廞惟筍簴者以凡樂器其屬各設廞之而此總其大也曲禮言明器有鐘磬而無筍簴此乃言廞筍簴者蓋夏用明器殷用祭器周兼用之故與然亦鐘師笙師籥師司干所廞之樂器及芝皆藏於壙而筍簴獨廞而不藏則亦猶無筍簴之意矣

司干掌舞器此序司干下士二人之職也舞器謂凡舞之器○疏曰文武二舞之器皆司干掌之獨名司干者周尚武故以干爲名也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陳列也○劉氏曰國子將成童樂師掌教小舞其干戈之屬制當輕利故司干授舞器列在樂器中而屬於大司樂文王世子學干戈羽籥皆於東序及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是也若司兵之職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之職亦如之則成人者之舞其兵干當受於夏官矣大喪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樂器即舞器謂干戚之屬也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大音泰○此序大卜下大夫二人之職也卜問龜之名兆灼龜之象三兆名義未詳或曰玉兆璺坼如玉屬陽瓦兆璺裂如瓦屬陰原兆交錯如原田陰陽雜三者皆卜書之名也經猶常也頌謂繇也每體十繇故皆千有二百此正言卜也○鄭謂曰三兆之書作者不詳杜氏以玉兆爲顓帝瓦兆爲帝堯原兆爲周近世說者謂爲夏玉商瓦周原然無可發其得失也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別音鼈下同○易猶言變易交易稱連山者艮爲首稱歸藏者坤爲首稱周易者乾爲首三者皆筮書之名也別分也每卦各分八卦故皆六十有四也此因言筮也○疏曰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夏殷二易以七八不變者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春秋傳襄九年穆姜筮於東宮遇艮之八是謂艮之隨注八者據夏殷也洪範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注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故三人也程迥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同復於父敬如君所蓋二易辭也既之乾則變矣是連山歸藏亦以變者占也鄭鍔曰連山以艮爲首艮上艮下如山之相連也歸藏以坤爲首坤上坤下如地道之厚物所歸而藏也周易以乾爲首乾上乾下如天覆無不周而變易無窮也劉氏曰歸藏以坤爲首禮運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是也愚按疏以三易爲夏殷周而杜氏則以連山爲伏羲歸藏爲黃帝又宋元豐中毛漸奉使荊州於民間得晉阮咸所注古三墳其書又謂伏羲作連山爲山墳神農作歸藏爲氣墳軒轅作乾坤爲形墳夫以連山爲伏羲已昧伏羲畫周易之本末況歸藏乾坤滋多異同而考所謂三墳者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其說復未可據乎闕之可也至疏所云夏殷以不變占者程氏既辯其疎而謂以變占之說亦不盡然七八爲少陽少陰九六爲老陽老陰老變而少不變周易爻象皆稱九六固取其變也然占例凡卦多不變則以變者爲占多變則以不變者爲占若皆變則占彖詞此雖周易亦占七八也則疏亦約舉之與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觭音羈運鄭讀作煇王氏作如字○夢者精神所感也致至也觭者奇一偶一仰也咸感也陟升也以思慮闓見致者爲致夢反覆不經者名觭夢魄濁而沈魂清而升魄寂魂交自然感通升陟者名咸陟也運讀作煇者即眡祲所掌十煇王於天爲日夜有夢則晝觀日旁氣以占之也作如字者經運十謂占之正法別九十則一運九變也按義讀如字爲正而其術今亡矣此又因言夢也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作龜之八命者定作其辭以命之也征謂征伐也象天變也與謂與人也內臣若外蕃皆是也謀謂謀事也果之言決決其期也至猶往也往其地也雨求天澤也瘳瘳王疾也杜佐也以八命贊三兆之占而兼贊三易三夢者蓋以合觀吉凶而告王以修救也古者卜筮不相襲大事先筮後卜春秋傳筮襲於夢其事皆相通也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大事求正

曰大貞卜立君謂無嫡而卜可立者卜大封謂卜封而卜所封者眡之言相也度也卜用龜之腹骨而其近足者部高而可灼致眡之也作者灼而作其兆也命者命以事也涖臨也貞者正之陳者陳之旅亦祭也○明齋王氏曰凡卜在禰廟門闑外闑西南北面尊者不執事但涖臨之而已執事先陳龜於廟門外西塾次正於閾外席上次眡高而命之事又次眡高而作其兆此涖陳貞命作五者之叙也立君封國大卜眡高作龜則其上命之者小宗伯貞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大宰而涖之者王也大祭祀喪事大卜眡高命龜則其下作之者卜師其上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而涖之者大宰也大遷大師大卜貞龜則其下作之者卜人中士命之者卜師其上陳之者小宗伯而涖之者大司空大司馬也凡旅大卜陳龜則其下作之者卜人下士命之者卜人中士貞之者卜師而其上涖之者小宗伯也小事大卜涖卜則陳貞命作皆卜師以下爲之而已此又因事之大小而尊卑相次之叙也小司寇大遷則立君一類各其詢民而言此大遷下立君二等者其卜神而言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此序卜師上士四人之職也開龜以下未詳註曰開者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分爲四部若易之上下二篇書金縢啓籥見書是也黃氏曰開龜之四兆謂灼龜之兆有四也方功義弓璺拆之象龜筴傳首足俯仰開陰發其餘決若開占蓍乃占人之職耳蔡氏曰麗於形者方也方兆卜方之向背以力造者功也功兆卜功之成虧因宜制之者義也義兆卜理之可否能弛與張者弓也弓兆卜事之張弛愚按諸說黃氏於義爲論開之言分發在下文作之後致之先與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事謂大祭祀及凡喪事卜師當作龜者也揚猶熾火以灼而作之也致其墨孰灼所謂史定墨也○劉氏曰兆體旁璺爲兆微而不可辨致其墨食則見而可兆矣書曰惟洛食是也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相去聲○命龜者謂大卜也凡大祭祀喪事卜師作龜大卜當先命龜故卜師先辨授詔相之而乃自作之也辨龜以授者凡卜筮必兼蓍龜而後命故辨以授之也上下謂前後陰陽謂正背詔相謂告以命之之詞及其儀也○鄭氏曰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註謂上仰也下俯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此因據爾雅文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者果後弇者獵左倪不類右倪不若而言也但俯仰及左右倪前後弇之屬生龜可辨枯甲不可辨卜師辨甲之首尾左右耳辨生龜以八事也愚按卜事以作龜命龜爲主而卜職更以大卜卜師爲正故本職舉大祭祀喪事卜師之作龜大卜之

命龜者以前之而尊乃謂國大遷大師卜師命龜而卜人辨以授卜師是全與卜師之授命龜者相反而文義皆乖也註釋辨龜而引爾雅郝氏足正其失但以辨龜爲辨首尾之屬本貞龜之職而卜師又辨之者彼因已陳而正龜此因將授而辨龜各有當也不然則又亂貞龜之職矣學者并詳之

卜人此序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文今闕也按下占人職卜人占拆而玉藻云卜人定龜亦謂定審其拆也則其職亦贊占人以占者與註曰以上職推之大卜命龜則卜師作龜而先辨龜以授大卜若卜師命龜則卜人作龜亦當先辨龜以授卜師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果讀爲贏○此序龜人中士二人之職也屬言非一也註曰天龜玄俯者靈也地龜黃仰者繹也東龜青前弇果也西龜白左倪靁也南龜赤後弇獵也北龜黑右倪若也玄黃青白赤黑是色俯仰前弇後弇左倪右倪是體也○疏曰左倪靁者爾雅云左倪不類不類即靁也以在陰方故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左相睥睨然也右倪若者爾雅云右倪不若不若即若也亦在陰方故亦不能長前後而頭向右睥睨然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攻治也秋時骨堅可取至春而乾解不發傷也物謂色也王者備物各分龜色而藏之也上春釁龜祭祀先卜上春孟春也釁者塗血以神之也王氏曰大龜其灼非一恐久而朽故積以生氣也先卜謂先造卜筮者○疏曰按大宗伯天神曰祀地示曰祭人鬼曰享先卜是人鬼而曰祭又曰祀故註曰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王氏曰耕則祭先嗇牧則祭先牧食則祭先飯況卜以前民用忘之可乎天地神明而不測卜能通之故兼言祭祀者天地之道也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奉龜以往待卜也祭若旅當卜牲與日喪當卜葬宅與日也○按此條祭事或誤爲祭祀與上祭祀先卜之文相連故先鄭謂祭祀當先卜牲日若有祭祀則當持龜敬往以待執事者卜之也然此條祭事二字與上不相蒙而上條註疏發祭祀先卜之義甚明則先鄭牽合之詞不待辨矣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以授卜

師遂役之雖音斂蒸苦洪焌音俊○此序菙氏下士二人之職也
之菙焞明火謂以陽燧取於日之火㚔者爲之鉏頭也以存於燋吹之使熾用授卜師以灼而遂聰其役也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簭筮同○此序占人下士二人之職也占蓍兼言簭者以大事先簭後卜而合占以眡吉凶也八頌卽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之頌八故猶言八事也言八簭八卦者自簭其所當卜者推言之也言八頌八故者自以邦事作龜之八命變言之也八簭八頌而命占而言八卦八故自斷占而言○王與之曰旣簭復衆簭斷之龜龜亦衆龜參之簭此大事龜簭通占之理若九簭則簭而不卜之小事與此不同愚按本文以八簭占八頌詳謂將卜八事以八簭簭之也是三句專言簭也下文凡卜簭鄭氏謂卜其所簭者也是下文專言卜也而首乃以掌占龜爲綱詞者占龜爲主也本簡因占龜而先占簭下節旣占簭而後占龜文相承也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卜簭未詳臨川王氏謂體色墨坼皆占龜而云凡卜簭者簭亦占體故也詩云爾卜爾簭體無咎言簭占體可見矣鄭氏謂古者先簭後卜凡卜簭卜其所簭也按二說不同鄭氏爲長體兆象也色兆氣也

墨兆廣也坼兆亹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微明占者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也○王氏曰卜龜之事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故占先坼墨次之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占體王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恭事之先後如此此先言君占體者尊君也凡卜簭旣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比中並去聲○比次也旣占則以禮神之幣繫之龜簭而次列其所命而藏焉將稽中否以知占人而且以決他日之占驗也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更作餘此音鹽○此序簭人中士二人之職也九簭者簭之事猶八命者卜之事也九巫字未詳註謂當巫字之誤也疏謂簭人不主巫故註破從簭也按九字無連誤之理疑古字多省文簭亦作巫劉歆作筮字或易爲簭而其下猶仍其舊與更之言疑謂簭事之因革也咸之言感謂簭衆之離合也式謂簭法度得失目謂簭事日去取易謂簭物我交易比謂簭中外親近也祠猶祭祀之祀謂簭牲與日之用舍也參如驂乘之驂謂簭御與右之可否也環如環人之環謂簭攻與闘之善敗也以大事先簭後卜推之則此九者蓋指小者而言與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大事卽大卜八命之事及凡大祭祀大封國之屬先簭後卜其事序其理備也○疏曰卜先以簭者簭輕龜重故輕者先也洪範龜從簭逆及龜簭共違於人之屬彼先卜而後簭者賓了所陳用殷法與愚按洪範合用簭龜以驗從違其所謂龜從簭逆之屬蓋從所重而先言龜非謂先殷法先卜後簭之謂也亦有並用之者如獻公卜娶驪姬不吉又簭之及晉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簭遇大有之睽之類皆非禮之正蓋亦非殷法爲然矣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相去聲共供同○相觀也觀簭草可簭者擇之也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序占夢中士二人之職也天地之會自升降往來而言謂一歲也陰陽之氣自休囚旺相而言謂四時也日爲太陽月爲太

陰二十八宿之星爲陽十二次之辰爲陰謂一月及一日也必以此占六夢者以夢與天地通也正夢安靜之夢噩夢怪愕之夢思夢思念之夢寤夢覺寤之夢喜夢喜悅之夢懼夢恐懼之夢○註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也今八會其遺象矣用占夢則亡鄭氏曰正夢若高宗夢帝賚良弼是也噩夢若文王疾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若孔子夢周公是也寤夢若狐突夢太子申生人不見而已見之是也喜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悸是也鄭氏曰寤夢若今人魘寐也喜夢夢中順境懼夢夢中惡境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舍註讀爲釋令平聲難乃多反○贈問也季冬將逝新送故欲卜福祥故問也獻者進吉兆拜者敬天休也舍萌猶言釋菜古釋菜字多作舍菜稱萌者冬故也稱贈者釋菜致祭若遣贈使之去者然難以逐疫亦去惡之意也詳見方相氏及月令○明齊王氏曰洪範王及卿士庶民一有同於龜簭則吉龜簭共違於人則用作凶是龜簭重於人

也逆從筮逆作內吉而筮從龜逆則不言是龜又重於筮也然卜筮有象數可知而又有所謂占夢何也此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魂魄默交於幽冥先吉凶先見之自然者是故高宗以夢賚良弼而得傅說武王以夢協朕卜克商宣王以夢熊羆之屬占男女孔子以不夢見周公知衰蓍與精疑爲一類以前民用故大卜秩爲下大夫而𥿠人占夢爲其屬也何氏曰人之精神通於天地此占夢所以設也今古夢之術亡久矣凡夢之吉者當徵迹而不驗其凶者當消弭而無忽豈可決諸鼎術之口哉

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 煇音運瞢音萌○此序眡祲中士二人之職也日旁雲氣似之曰祲祲爲十煇之一十煇皆祲祲者散文也妖祥者吉凶之先見吉凶者妖祥之已成祲者日旁邪氣相犯若春秋傳赤黑之祲是也象者氣形如日而成象若楚有雲如赤鳥夾日以飛之類是也鐫者氣積刺日如鐫也監者氣臨日旁如冠珥也闇者日食既而昏闇也瞢者日昏瞢然無光也彌者白虹彌天横貫日也敘者雲注日有片段也隮者㬇感日而升也想者日旁氣有形似可想猶未成象也○明齋王氏曰祲者邪氣干正之名而十煇之法專指日者以其爲太陽之精人君之象故經入者以日爲主而觀祲者以日爲要日有此十煇告以人君德虧陰小得干因而彌見於天故十日多主災惟日敘曰象曰想雜吉凶也 掌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宅居也敘次也妖祥降則人不安其居安之之道在次序而省弭之也事即謂安敘也歲首雲物之占尤重故行事自此始也弊斷也計中否爲功罪也○平仲王氏曰敘降或謂移災於卿大夫士庶也如此則聖王用心乃出宋景下乎蓋敘其主於何事受於何地發於何時以救之保章氏所謂辨吉凶水旱降豐凶之祲象大卜所謂詔救政此也弊非止計其中否亦以稽占譿之多少與其淺深并學教之遲速耳聖王於天人之際惟兢兢焉反躬自責而已豈有他哉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示祇同筴策同○此序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之職也祝亦祈也正祭之祝以詞告而祈之故辨六祝之詞也祈所祈爲福福所化爲祥歷年之請求正命之謂貞順祝三才協也年祝九穀豐也吉祝元吉臻也化祝大化溥也瑞祝天祥將也筴祝神謀應也此首言其附享祀祭而祝也○王氏曰王

者中心誠信於鬼神示而其誠不可見大祝以辭導信然後可以祈福祥求永貞也劉氏曰大祝請辨大事也若天地社稷宗廟則用其六祝以祈福祥下文六祈特爲一事言之其祭自當以天地社稷宗廟爲主也其非天地社稷宗廟之所當祭之者則小祝掌之矣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同者以其不和而爲災也六者皆祭名此又言其特因祭而祈禳也○註曰類造加誠肅求如志也禬禜告以災變攻者杈致之如鳴鼓然說則以辭責之也類造以下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王氏曰鬼神示之於人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六祈以陳信也事若依其類而祭若類上帝之屬造者即其所而祭若造於祖之屬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春秋禜禜之屬攻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先王所祈如此亦與民同吉凶之患而已彼於禍福之際固未數數然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上文六祝之辭求神祈於己也此六辭達己意於神也位有上下情有親疎勢有遠近皆以辭通之矣祠若伊尹祠於先王而告之是也命命神之卑者若命龜命筮是也誥告神之尊者若昭告於皇天后帝是也會若會同之盟誓質諸神明是也禱若子疾病子路請禱鐵之戰大子禱於文王康叔是也誄若疾病誄以祈求大喪遣之日讀誄以諡是也○平仲王氏曰康成註本文上下親疎遠近合鬼神示而專對之人不知鬼神示自有上下親疎遠近也按鄭氏上下謂天地親疎遠近謂先祖若外神其言其正命誥等人事雖有之然王者之策命掌於內史誓誥掌於士師非大祝職則六辭主事鬼神示爲當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絶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辨九𢷾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𢷾六曰凶𢷾七曰奇𢷾八曰襃𢷾九曰肅𢷾以享右祭祀 衍註讀爲延炮讀爲包劉氏皆如字擩音然共註讀爲供今按亦如字𢷾古拜字空音控奇音羈襃音報右註讀作侑下同○號謂尊以美稱也神號若云皇天上帝是也鬼號若云皇祖伯某是也示號若云后土地示是也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是也齍號若黍曰薌合是也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九祭之義

不一司農以周祭以上爲祭鬼神之禮振祭以下爲祭若燕祭食之禮註並以爲祭若燕之祭食也劉氏中義謂九祭皆之大祝當爲享於宗廟而祭食之禮其說與下文以享侑祭爲合但細玩經祭絕祭尚仍鄉飲酒之祭食其訓命祭共祭亦未妥蓋天子祭禮亡而不可攷矣今姑以諸說參之命祭者受尸所命物而祭如少牢禮尸執黍命嘏主人主人受黍坐祭也衍祭者兼受衆物衍多而祭如切肺兼黍尸同受祭於豆間是也肯與自尸受而兼祭也炮祭者物皆燔燎而祭如次賓羞牢燔及主婦設饌燔尸以祭也周祭者擩之周徧而祭如取菹徧擩於三豆祭之也振祭者擩而振之而祭如舉牢幹衆魚衆腊衆牢肩之屬皆振之以祭也擩祭者不振但擩之而祭如取菹擩於豆而祭之也絕祭者肺絕其本而祭如鄉射禮取肺坐絕祭也繚祭者先取肺本以繚之乃絕而祭如鄉飲禮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也共祭者不分各節而總共以祭如主婦致主人主人共祭設俎祭擩祭酒也首命祭者亦尸命也次衍祭者皆多也次周祭至擩祭者或徧擩或皆乾而不擩或擩而振或不振也次絕祭繚祭者其絕或繚或否也後共祭者降上人主婦也稽首拜而頭至地也頓首拜而頭叩地也空首拜而頭至手也振動拜而容變動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奇拜一拜襃拜再拜肅拜但俯下手若今時揖也享侑祭祀總承號祭拜而言享謂朝獻饋獻侑謂勸食上文六祝

其次應居本節之後先之者祝爲主也○疏曰首三者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敵者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之拜稽首頓首二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稽遲而頓首至地即舉故注以叩地言之若以首叩物然也哀公會齊侯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人無所稽首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稽首之屬以此推之可見若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成王亦如之蓋敬事則然此變也王氏曰櫜弓拜而後稽顙頎乎其順此吉拜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此凶拜也蓋當日皆拜手唯喪禮以額觸地無容聖人恐其野故兼以拜手也齊衰而下先拜手而後稽顙不先以凶故云吉拜斬衰則先稽顙而後拜不先以吉故云凶拜凌儀王氏曰古之肅拜如今之揖特微下向身微作曲勢而已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婦人不令拜伏自唐武氏始誤矣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隋音尺相去聲下同○禋祀祀天神也肆享享宗廟也祭示祭地示也明水以鑑取於月明火以燧取於日號即六號祝即六祝執而號祝者示圭潔也薦血告殺曰隋釁其先王出迎牲又其先王出迎尸三者皆令鐘鼓侑尸亦然逆言之者時祭後乃侑尸自侑尸追敘之也來瞽以下見樂師相者詔其坐作道其出入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付作祔○大肆以鬯渳尸見小宗伯此所肆鬯者謂大肆所用之鬯也飯飯含也斂謂小大二斂亦贊小宗伯也奠即二斂之奠也言猶告也喪事甸人代王受災告大祝爲禱祠使讀於籍田之神也祔謂祔廟練謂小祥祥謂大祥國事即三者之祭事

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於社則前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舍讀作釋○彌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祀也國將有事於四望兼凡吉禮而言軍歸獻於社專自軍禮而言前祝謂前王祭者以祝也釋奠謂告於廟○疏曰王親征曰大師軍將出祭於社即將社主以行以不用命必戮於社也祭於七廟即將遷廟之主以行以用命必賞於祖也二者軍行皆載於齊車止稱設軍社者省文也鄭鍔曰以事宜而祭之故曰宜明非春秋之所報也特造至而祭之故曰造明非四時之常享也以事類而告之故曰類明非冬至之正祭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於邦國都鄙祀命謂王所命侯國之祀典督之言責也亦正也祭號即六號也非所命而祀者禁責之而所命者則以祭號頒之也餘見大宗伯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彌弭同註讀爲敉○此官小祝中下士二十四人之職也侯以侯福即祈福祥以下是也禳以禳禍即寧風旱以下是也祈思爲禱報功爲祠祭祀之祝號大祝掌其大小祝掌其小或言號祝或言祝號或止言祝便文也逆即迎也彌息也災兵謂水火盜賊之屬罪疾謂死喪疾病之屬

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逆齍受饎人所供也贊奠之上當脫大會同三字○贊大祝舍奠也餘並見大祝

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此亦贊大祝也熬謂熬穀以設棺旁惑蚍蜉也銘者書死者之名於旌也齎之言送謂道送奠也分禱五祀者告喪之將出也

大師掌釁

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 𧺆謂𧺆主及軍器也大司馬行釁社釁鼓祝奉以從是也祈亦禱也大祝宜造類望則前祝而小祝掌𧺆祈號祝也保郊謂保郊壇及凡神𫝊之在郊者祀於社謂祀大社王社之屬註謂郊社皆守而祀之互文也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外小祭祀疏謂四方百物之屬也內小祭祀謂宮中五祀之屬或謂王宮三𡒊之屬也按外內以外神內神言不以其地言若宮中五祀女祝職也或說近是小喪紀謂王后以下小會同謂侯遣其臣來會小軍旅謂王遣其臣出征也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 辟闢同朝音潮說脫同○此序喪祝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勸謂勸導防謂防衛辟卽啓也將葬令役人除殯塗啓之也朝謂朝廟也遂御從殯宮載至廟而設載以御也奠謂朝而奠於廟祖謂旣朝而祖於庭也飾謂帷幬之屬也其序旣載乃飾棺遂還柩車向外令先飾棺便文也代者喪祝更和御也脫除爲下棺也

掌喪祭祝號 喪祭謂虞也

王弔則與巫前 巫男巫也王弔公卿大夫之喪喪祝與巫以桃茢居王前也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勝國邑謂所勝之國邑掌其社稷祝號猶喪祭之意也○陳氏曰必立亡國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忌予卯之日古人皆有深意如詩之有客白馬助祭於廟皆是警戒修省之意也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掌事謂勸防之事而始之二斂暨終之飾棺亦其職也若大小喪之斂乃小宗伯與大小祝掌之而其將葬喪祝亦不止飾棺矣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禰亦如之 甸平聲貉禡同舍讀作釋○此序甸祝下士二人之職也甸之言田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也貉師祭名也田時設表以貉謂之表貉祭奠於祖禰以告事謂之舍奠其次始出舍奠及田表貉出畢又舍奠皆甸祝掌其祝號而以表禡爲主故先表禡後舍奠也此言時田也○陳氏曰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皆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置稍於其後此師祭也疏曰凡天子將出必釋奠告廟而行言釋奠者非時之祭不立尸而奠奠之言停祭饌而已七廟皆告故祖禰並言也

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禂社讀爲禱註讀爲侯○師甸見財師虞中謂表中虞人以旗表其地故名也屬之言聚也會也獲者各致禽其中類聚而聚分之也郊謂四郊之神兆也饁饋於郊以致薦也斂禽謂以三品入於腊人也禂禱求也此言師田也○劉氏曰禂牲禱馬者因斂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腯也又以祭馬祖之神求其孔阜也詩既伯既禱是也愚按四時之田師大司馬四仲之所教而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者是也乃肆師山虞澤虞皆詳獮四時之大田獵獸人則約稱時田者文有衍縮義則一也外又有師田註謂起大衆以田未詳其義今考軍禮有五有大師之禮有大田之禮四時之田義起於田而先以習戰者也師田義起於師而因以獵禽者也左傳四時講事之外繼以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其數軍實昭文章之屬事大禮儀觀四時之田較重而春秋所載治兵大閱各條皆於出師之時講武獵禽凡皆所謂師田而與四時之田同名異實者與學者詳之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此序詛祝下士二人之職也大事曰盟小事曰詛一云歃血而詛神以禍謂之盟渝盟而詛神以殃謂之詛盟詛見秋官司盟類造以下見大祝此掌其祝號及其載辭也○疏曰註云大曰盟小曰詛者盟是盟將來春秋諸侯之會有盟無詛詛是詛其往過不因會而爲之故大曰盟小曰詛也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載辭謂爲辭載於書狀用牲而加書於其上也質正劑約也作辭以叙王國之信用而正凡邦國之約信也○王氏曰盟詛非聖王所恃也聖人之法通乎上下苟其人未孚乎不言之信則奉神明以佐其不逮此亦聖人神道設教之意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 此序司巫中士二人之職也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恆 造七到反○雩禱旱祭名巫恆久於業故造請其術也○楊氏曰按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詩頌所謂春夏祈穀於上帝也龍見乃建巳之月爲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切於民遂預爲百穀祈雨與啓蟄之郊其意同若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與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則皆因旱而祭也

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 凡祭祀守瘞 匰音丹蒩音租瘞音意○匰謂盛主之器布謂主之巾中霤禮以功布爲道布屬於几是也蒩芽類以藉食也館若今匱猶言包匭菁茅然以承藉也詳見士虞禮瘞埋也祭地示瘞玉帛牲牷故守之也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降下也後世死者既斂就巫下禓是也○疏曰人死骨肉下沈於地精氣上歸於天神靈與天地通故使巫下降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讀爲延聲之誤也茅一作旄○此序男巫之職也衍之爲延衍進也號神號也旁招非一之詞猶言於彼乎於此乎旄其具也言掌望祀之儀望而延之因授以其號而以旄旁招之也○杜子春曰授號授以所祭之名號旁招以茅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也王氏曰望衍謂祀神之時東之當逆逆衍猶屈子之九歌也愚按經文及諸說則望延乃望祀之儀而授號旁招以旄乃所謂望延者也其義相承如此而註乃以望祀與望延析分爲二禮謂望祀以牲幣望而祀之也望延但用幣致其神而已疏家附之又以大祝職類造禬禜爲望祀攻說爲望延此無論失經文各句相承之旨而亦豈有與大祝諸祭分屬之義哉且據其所謂類者乃四類之屬也則四類之非四望亦明矣造則造其所而祭之也世豈有造其所矣而猶謂之望而祀之者乎夫望之爲言望之祭其正祭謂之望其告祭則又謂之禜春秋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是則以大祝推之望祀止當爲旅禜之屬而逆來無所據也況又以望衍爲攻說而妄分之爲二哉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弭註讀作枚○堂贈祭贈於堂也無方無算亦不一之詞猶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之意也枚猶安也冬者氣之反故贈送之春者氣之逝故招安之也○註曰冬堂贈歲終以禮送不祥也其行必由堂始東則東西則西近則近遠則遠無常數也王弔則與祝前與喪祝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祓音弗暵音漢○此序女巫之職也祓除如今三月上巳修禊之類釁浴者以香草藁浴也暵乾也○註曰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此其事也明齋王氏曰古者雩於北郊祭於南郊漢制雩衣皁祭衣朱各異其物董仲舒傳求雨閉諸陰門閉諸陽門求晴反是皆此道也若王后弔則與祝前上見凡邦之大災則歌哭而請歌哭謂憂愁之歌猶雲漢之詩之類也

巫師此序巫師中士四人之職而今闕也按序官男巫女巫各無數亦無常數其師有爵秩有員數而序職中不載巫師者蓋男巫女巫之職即其所教師故與或曰司巫帥巫而造巫恒巫恒即巫師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

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此序大史下大夫二人之職也六典八法八則掌於大宰此謂掌其書也逆之言迎迎而攷之也辨猶理也攷猶正也信猶從也○王氏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藏之大史有疑則使辨於大史而攷之不信者是謂非法然則辨法者攷所以伸下情不信者刑所以杜亂源也靳樂魏氏曰唐世大法大宰行之至其書則大史執而藏之大宰者道揆所出大史者禮法所宗也大史非治事之官而得據事實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漢都國上計亦先送大史公是也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句藏焉以貳六官句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句則辟法句不信者刑之辟音闢○約約書劑劑也亂謂抵冒也辟闢也○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登於六官有訟事則與而辟藏若大亂則六官辟藏而大史藏焉以貳六官則又以防六官之所登者亂而參攷之也約劑凡以輔信又從而亂之或大亂之如僞其矣不信服罪刑其則殺司約大史蓋權其輕重也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序猶次也以時之正爲令之善使循序以作事也朔謂每年十二月之朔也邦國受正朔於王藏之祖廟至每月朔然後告廟請行故謂頒之若官府與都鄙則王自告朔大史爲頒之而已皆無告朔之義也閏月傳所謂歸餘於終也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零二百三十五分逆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又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恰逆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而與日會積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度零三百四十八分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十二月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爲朔虛二者每歲相去凡十一日稍弱故曆官以閏月歸其餘凡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凡十九歲七閏爲一章而後氣朔分齊故此曆所以置閏也門謂明堂之門也天子明堂之制十二月各居一室詳見月令惟閏月則王居門故閏字從王從門玉藻所謂閏月則闔門左扉居其中是也終月謂終一月之事也上言與法之屬而此總以曆時者以曆時乃政令所自出也○註曰大史日官也春秋傳云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而正之以閏春秋傳云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是也疏曰正歲年者謂正以閏則四時有序也年有二十四氣一月凡二氣朔氣十五日有奇在

前中氣十五日有奇在後若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法無入後月法中氣有入後月法無入前月法中氣匝乃爲歲朔氣匝即爲年若十二月朔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其月十六日得正月立春節而朔氣匝而復始此仍朔數曰年也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氣匝而復始此即中數曰歲也其餘月皆閏雖不復適當歲年之閒而其以正歲年則一耳明齋王氏曰序事若虞書東作西成南訛朔易月令春而布德秋而明刑之類須之於官府都鄙則王國之事叙矣又須之於邦國使諸侯以每月朔告於祖而行之所以一正朔於天下也浚儀王氏曰唐會要閭丘濟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義其每月告朔諸侯之禮也宋張齊賢議以穀梁傳稱天子閏月不告朔則知天子他月必告又左氏譏魯文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則又以知閏月人君亦當告也按禮論王珉范寧議有明堂每月告朔之禮崔靈恩義宗有天子視朔之服則諸侯受朔於王而於大廟告祖王受朔於天而於明堂告帝與祖其義一也又曰宋志稱以紀農月以紀事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掌日三代因之世有日官司曆周衰告朔之禮廢登臺之禮滅矣是以仲尼於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發憂頒朔則謂之有禮愚按告朔之禮但論月朔不論月氣如月令之四立皆在四孟之月其二分二至皆在四仲之月而各於其月之朔請行之者此

其正也或四立之朔氣在前月之四季而二分二至之中氣在後月之四季則即於其前後月之朔請行之者此其權也閏月之望前乃前月之中氣其後乃後月之朔氣若論月氣則是月無政事雖不告朔可矣而是月之政事要必請行於月朔以終之故周官大史有詔王居門終月之禮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執事大卜之屬與之卜日者所謂史占恐也戒見大宰宿見肆師協合也群執事事各不同讀禮以合之也位常猶言常位次序也誅責也將送也謂諸侯以幣見而詔王以儀也**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與大師之大音泰○天時謂占時之法抱猶挾也大師候律而知天大史察書而占象故同車以待也抱法謂司空營國之法○先鄭曰大史主占天故國語云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云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使問諸周大史也註曰國語所云瞽卽大師也大師瞽官之長**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遣去聲○法謂治葬之法誄者累其行爲之以制謚也凡喪事通指大小之屬而言黄氏曰小喪王子弟之喪註謂卿大夫之喪者非也卿大夫賜謚乃小史掌之小喪賜謚乃大史掌之○詳曰人之道終於此故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柩謚瞽史知天道使供其職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也故曰記云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公羊傳亦云制謚於南郊瞽史既知天道又於郊制之是成於天道也於南郊制之乃於遣之日爾之葬後則稱謚矣**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舍釋同○中謂閭中虎中鹿中兕中之屬算之器也飾猶治之也舍猶置也取算於中射中則釋之以記數也禮事凡先燕後射之禮○集說王氏曰中形爲閭虎鹿兕之屬而繫其背以盛算明善射多算則能勝物而制之乃爲用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此序小史中下士二十四人之職也志猶記也邦國之志謂王朝之志以外史掌四方之志推之可見經文凡單稱邦者多指王朝兼稱邦國者參指天下此爲常例王朝亦稱邦國者爲特例若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皆指王朝之祭禮是也舊註以小史掌邦國之志爲春秋傳所稱周志國語所稱鄭書之屬外史掌四方之志爲魯春秋晉乘楚檮杌之屬邦國與四方幾無所別此鄭氏鍔所以駁其失也**奠繫世辨昭穆**奠杜作定繫系同○奠繫世瞽矇職作世奠繫

義畧同國語工史書世是也奠繫世則知本辨昭穆則知序上文言國志此則言王系也**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有事謂凡禮事忌諱先鄭謂忌日與名諱也詔之者忌則樂事避其日諱則臨文與發言避其名也此承上文本系之意也○葉氏曰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小史者大史之屬其詔忌諱卽奉諱惡之職也人君行事當就善而避惡卽言而忌凶亦如地官之誦訓掌道方志以詔避忌也若忌日者孝子慈孫之心何待詔聽按葉氏駁先鄭非是此文上言奠繫世序昭穆而因以詔有事承之當是詔先王之忌日與諱周人以諱事神而忌日亦春秋傳爲鄭伯之忌不入之意也王制濟偏爲之文多遷就惡字之說自訛忌爲惡而謂爲好惡之惡則忌日與廟諱不得言惡異說乃滋然詔忌諱乃爲言之職以奉諱惡爲詞而以地官誦訓之詔避忌者爲之於禮官何與卽王制又何以言大史典禮耶且孝慈自在王心而詔本自在臣職要人制作皆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詔之意當於義識有事當通此大禮事而言不必如舊註釋爲廟祭方與上下文一綫無礙耳**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史卽小史俎盛牲簋盛黍稷謂大史讀禮法之時則小史以書敘其物數也**凡國事之用禮法者**

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大喪大師作諡大史讀誄小喪大史賜諡小史讀誄若卿大夫則賜諡讀誄皆小史而已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此序馮相氏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歲謂歲星所在每歲行一舍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凡行十二舍爲一紀此歲之位也月謂斗柄所建每月移一舍正月曰陬二月曰如三月曰寎四月曰余五月曰皋六月曰且七月曰相八月曰壯九月曰玄十月曰陽十一月曰辜十二月曰徐凡建十二舍爲一歲此月之位也辰謂日月所會每月集一舍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凡集十二舍亦爲一歲此辰之位也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日之位二十八星謂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宿之位敘即大史職序事之序

位即日月星辰之位事各以時序而天位以會此以政事合乎天也致之言至即典瑞以土圭致四時日月之致謂立表察景以度其氣至也冬夏謂二至春秋謂二分也冬至表北日景長丈有三尺夏至表北日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故冬夏言至春秋分日景皆表北長七尺二寸五分此長短之中故春秋言分二分二至皆致日月而分言之者互文也景各以氣至而四時以敘此又以天驗夫政事也○陸佃曰日之行以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夏至日在東井而北近極則晷短而表北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牽牛而南近極則晷長而表北景丈有三尺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中于極星則晷中而表北景各七尺二寸五分月之行東西南北又有青白赤黑之道各二出於黃道之旁春月循行青道而春分上弦於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夏南從赤道而夏至上弦於角圓於牽牛下弦於婁秋月循行白道而秋分上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於東井冬北從黑道而冬至上弦於婁圓於東井下弦於角此天文所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而致日致月之明法也○疏曰人主政教得所則日月之景依度而四時之序得正易緯通卦驗云冬至日置八引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如度者歲美人和否者歲惡人僞所謂置八引者樹杙於地之四維四中而引繩使正也樹八尺之表者先正方面而後視日乃審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志古文識同分相並去聲○此序保章氏中下士六人之職也天星謂二十八宿附麗於周天之星也志記也日月星謂七政也辰之言次日月所會與五星所躔皆是也遷猶運也二十八宿附天體而不動而日月五星所次變動不居以運於天也辨吉凶者於七政之所運觀日月之薄蝕暈珥與五星之贏縮圜角之屬也土猶地也謂星所分九州之地土如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之屬上封分封下封封疆也謂九州內封國之界域如春秋傳參爲晉星商主大火之屬也觀妖祥者於星所分之州與國觀客星彗孛之所犯也歲謂五星內之歲星每歲行一次十二歲而一周相猶天必相之之相天文志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也觀天下妖祥者於歲星之經天觀其所在與所不在之國也五雲之物雲五色也降降於民也豐荒猶言水旱辨吉

凶水旱而降豐荒祲象者於五雲之物色通辨其吉凶與水旱之屬而於豐荒祲象之切於民事者乃降示於民而使知之也十二風謂十二辰位之風和者不乖異也命之爲言猶令也察天地之和而命乖別妖祥者於十二位之風察審天地之和氣而於其乖異之害於民生者乃宣令於民而使備之也五物通上文五條而言也詔詔上也訪訪下也何氏謂詔救政則君知修省之道訪序事則臣知警戒之意也○註曰州中封域分星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者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十二歲之相甘氏歲星經其遺象與觀雲氣之物司農謂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故春秋傳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十二風吹其律以知和否今亦亡矣易氏曰九州星土傳記之言災祥多矣然武王伐殷歲在鶉火伶州鳩亦云歲之所在我有周之分野蓋指西周豐岐之地今乃以當洛陽之東周何也豐岐之地周平王賜秦襄公而其分星謂之鶉首又何也如燕在北而配以東之析木魯在東而配以西之降婁秦居西北而鶉首次於東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次於東北揆之分野皆有未合此堪輿所言郡國所入度非古法也春秋正義曰以九州當十二次周禮雖云皆有分星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紀在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

諸茂遠屬戊亥之次又三家分晉始有趙韓魏韓魏無分而趙獨有之晉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鶉首極多而鶉火甚狹實以相傳爲說其源不可得聞矣愚按二職馮相言其常保章言其變天人之故備矣而其學多不傳後世雜以讖緯術數其蔽遂淪夫敬天勤民者聖學之大本大源也丹書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敬義立而德不孤此天人相與之實而周禮六官所從出也得是心以守之而其術則以待其人焉無矣哉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枋柄同予上聲○此序內史中下大夫三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八枋見大宰蓋大宰以法詔王而此掌守之以佐大宰也○介甫王氏曰大宰八枋之序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皆貴賞薄刑之意至於內史則八枋刑威雜列之者以主於守法而不預其道揆之意也葉氏曰八枋王大權也既有道揆大臣詔之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內此王所以不得輕用其權而臣子不得擅竊其柄也愚按八者皆對待爲文爵與祿對廢與置對殺與生對予與奪對非雜也但與大宰之意則別耳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

政事以逆會計會音儈○國法謂典法則之屬國令謂誓約及民數之屬皆政事所自出故副於大宰大司寇而攷之也會計即政事之會計逆即攷矣此所以詔王而行賞罰也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敘事見大宰六敘臣進言爲納君咨事爲訪謂臣納所訪而內史以敘受而達之也詔王聽承受納訪而言詔王治承敘事而言○蕪說曰事必有法先王不恃法也故必訪於民而使內史受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也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策猶簡也書王言於策以命之也以書奏事謂之書事讀者讀於王也○平仲王氏曰書稱凡四方則羣臣庶民之復逆及肺石路鼓之所達者無不在其中矣內史親臣其廣王聽明如此上下之情有蔽不達者哉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爲猶作也謂王制凡公卿以下之祿地則贊爲頒之之辭也方之言版書於版而出示之也賞賜謂凡土田車服之屬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王命通謂凡命令也既書而頒之又書副以待攷也外史掌書外令此序外史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外令者頒於九州及四蕃之令對內史國令而言也掌

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illegible]之志[illegible]謂掌邦國之志而言也三皇五帝之書謂三墳五典[illegible]對小史曰名今曰字達者自內達外古曰文者對之其[illegible]名謂六書古之也○鄭氏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世本云黃帝之史蒼頡始造文字則文字起於黃帝而其上之無文者蓋有文字後追錄之與古者文字少直曰名而已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益滋益而多故更稱曰字凡使四方知而讀之也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使去聲○上書即令也下書書之也首云書外令但書以頒其人而已此則遣使賫授故書以授使也或曰亦書以爲貳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此序御史中下士十二人二十四人之職也治令典則成之治令冢宰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成待萬民之治而此贊和布其令故凡治者受之也法即治也○莊渠魏氏曰大治冢宰稟王之命故內史贊王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史贊冢宰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因助冢宰行之也御史畧猶保氏保氏所諫王躬得失御史所爭朝廷是非也平仲王氏曰論者以御史專主諫諍然攷之經文

則非三代以前不設諫官書龍作納言非諫官職也古者瞽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無不獻言於朝又何必專立一官乎冢宰六官兼總其權重御史近臣凡治者受法令焉則一聽於一皆得執法以議其後此所以爲贊冢宰也掌贊書句凡數從政者贊書者贊內史之書王命也凡數即宰夫治凡治數之凡數從政者自正長至在官之屬蓋計錄其職名之數總之以凡以待稽攷王氏謂若今御史掌班簿是也○莊渠魏氏曰掌贊書故用史百二十人鄭註謂贊書若今尚書作詔文此乃內史職非御史職也愚按贊王作詔文誠與御史贊書不合而魏氏乃謂贊書爲書治令之副本則治令初未言書也以本職及內史職攷之其爲贊內史之書王命瞭如矣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此序巾車下大夫二人上中下士二十八人之職也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類旗物謂大常大旗之類等差也出入收發也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

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路樊同鍚音羊
下同樊讀作鞶旂讀爲旂翊音潮龍讀作駹條讀作絛前讀作
翦○此言王路之等也輅之爲路有往來之義一云大也王所在
以大爲名也玉路以玉飾諸末也鍚者馬面當盧金爲之詩所謂
鏤鍚也樊馬大帶纓馬鞅就匝也二者皆革爲之以五采罽飾爲
十有二匝也大常之類皆旌旗名司常謂日月爲常也旂屬於綏爲
緌正幅爲縿旂則屬之是也此祀天地日月社稷宗廟用之他無
所服也金路以金飾諸末也鉤馬婁頷有鉤前亦金爲之路無鍚
有鉤詩所謂鉤膺也大旂謂交龍爲旂也此會賓客用之王子
弟及凡同姓之臣出封亦以賜之也象路以象齒飾諸末也朱謂
以朱飾馬勒不言勒者闕文路無鍚若鉤飾勒而已大赤謂通帛
爲旃也此視朝用之凡異姓之臣出封亦以賜之也革路鞔以革
而漆之也駹勒謂以白黑雜色飾馬勒也條纓未詳註謂以絛絲
飾樊若纓爲五匝不言樊省文也然則玉金象三路飾不言樊亦
省文矣大白殷旗名也此征伐用之封四方之衛服亦賜之也木
路不用革鞔但漆之也翦如緇翦之翦淺黑色馬無勒飾以翦色
飾韋爲帶又以鵠色飾韋爲纓其次當三就不言未詳大麾色玄

夏旗名也此田獵用之封外蕃之國亦賜之也○山陰陸氏曰王
乘玉路建大常以祭則凡祭以之矣而郊特牲王祭天乘素車建
旂龍章而設日月則祭天有兩車旗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郊道
之車其日駕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郊事之車其時駕以赴壇
祭天者禮之至也故適郊與赴壇異儀也乎仲王氏曰巾車五路
供王五大禮則革路卽戎正指王在軍時也而蒐乃因夏官教治
兵王建大常之文而以此革路建大白爲王不親將之車旗何哉
大白不在九旗中蓋白秋方之色主殺王者奉天道肅殺之令以
問罪示非常也若因蒐以戎事教然先王親田固爲禰論嘗烝而
設禮王祭親射牲示敬也則因時建祭之旗物何疑鼓人職云以
路鼓鼓鬼享春田辨金鼓而王執路鼓亦此意也蓋此木路以田
不建大常而建大麾何也大麾亦不在九旗中蓋四時之田自建
大麾以狃軍容以大常爲主故不言而巾車之文大常已配玉路
故不言大常而止言大麾與臨川王氏曰大常有日月象天也大
旂有交龍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愚按陸氏以玉路
爲在道素車爲適壇今攷家語備言在道與適壇之儀至壇易
皮弁而冕璪服大裘而服袞皆自質而文而陸氏乃自文而質是
相反也大白以卽戎而大司馬仲秋教治兵王建大常以田明獵
會以祭非在軍時也大師致兵建大常亦謂未厲戰陣之時也諸
侯之命車上公以九爲節乘金路侯伯以七爲節乘象路子男以

五爲節乘革路初不以同異姓之屬爲別今同姓以金路異姓以
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禮亦不符抑豈以命爲節者禮之
正而其始封時同姓槩優於異姓異姓槩優於
庶姓內服亦槩優於外蕃若禮所謂攝盛者邪王后之五路重翟
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
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重平聲厭於涉反繢戶對反鷖音翳
轂○此言后路之等也重翟者兩重
翟羽蔽車之兩旁也鍚面卽鏤鍚也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結
爲之采其色也此從王祀宗廟乘之也厭翟者不用重翟但次
翟羽相厭也勒面謂以玉龍勒之色爲其面飾也繢畫文也此從
王見賓客乘之也安車者婦人車之本名也曲禮婦人不立乘謂
之安車此不用翟羽爲蔽故從本名也彫者刻畫爲之鷖青黑
色也此朝見王乘之也容者車帷在旁蓋者車蓋在上惟三車有之
其下殺也翟車不重不厭但以雜羽稍飾車側故但從翟名也貝
面謂貝飾勒之當面也組總組織組也有幄明降於容與蓋矣此採桑
乘之也輦車人輓之故無馬飾翣卽扇也有翣大羽謂之翣以障
風塵也羽作小蓋以翳日也明降於蓋且無容也此宮中乘之也
○詩曰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云翟
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茀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蓋晉

用獻翟非常朝之禮也然則王后始來蓋乘重翟乎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複尾櫜疏
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複革
飾駹車萑蔽然複髤飾漆車藩蔽豻複雀飾複音覓櫜音高服註作箙棼作蕡藻作藻
駹音忙萑音雀髤音休豻音岸○此言王之喪車之等也雜記云
喪車無等此有五等者按士喪禮主人乘惡車白狗幦其車樸素
粗惡王之始喪卒哭二車累如之是喪車無等也至於卒哭以後
漸趨於吉而王侯以上固自各有等矣木質無文曰木車蔽茀也
以蒲草爲茀也犬卽謂白狗皮也複覆苓也櫜謂戈戟之服也禮
男子立乘有憑軾軾上有覆苓以白狗皮爲覆苓而以其尾爲戈
戟服也疏謂疏布也飾謂緣也小服謂弓韣短兵之服也蔽與複
皆以疏布爲緣而弓韣亦以爲服也此始遭喪所乘也白土以堊
曰素車積蔽以蘋麻爲茀也素謂素繒也此卒哭時所乘也蒼土
以堊曰藻車藻水草色蒼以藻草爲茀而亦以名車也鹿淺謂鹿
之淺毛皮革亦謂鹿革也此既練所乘也車側雜漆曰駹車雜
也萑以細葦作席而以爲茀也然獸名果然亦謂其皮也髤赤色
微黑也此大祥所乘也黑漆爲飾曰漆車藩者漆萑席爲藩而以
爲茀也豻胡犬名雀謂黑色韋微赤也此禫所乘也○疏曰上文

土路對革路有革又有漆耳木路無革而但有漆據言時路皆有漆而言也此木車是因車對轅之車始有漆則木車不漆指本體而言也明齋王氏曰舊說棼爲麻布藻爲苍紺按下職車始以葦爲蔽今若用麻布與苍紺則反積矣蓋只以葦麻木草編之只爲蔽耳愚按木車尾櫜小服皆疏註謂爲君道尚微只備奸也或疑嗣王在喪仁親爲寶而設此爲備若國以爲寶然若將利之乎且非是之謂也君者天地社稷宗廟之主而民人之所天也新故之際百務倥偬羹牙所萌先王以正其終嗣王以正其始聖人計深慮遠道固然也書云以虎賁百人逆子釗翊禮喪之木車有尾櫜小服意亦如此至卒哭素車則無尾櫜又既練漆車則亦無小服矣如或所疑則賜廣李友旺之所爲耳豈聖人之心哉且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其備大臣則爲之而以爲嗣王疑非亦惑矣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篆讀作瑑○此言孤卿至於庶人服車之等也夏謂色如夏翟也瑑之爲瑑謂刻也畫以五采畫轂約而加以刻也夏縵亦五采雜畫但不刻墨車則黑漆而不畫棧車則素質而不漆役車則又有方箱可載以供役也○疏曰此謂常所乘也若親迎則士以下有攝盛之禮士昏禮主人乘木車婦車亦如之有裧也又唐傳云民於其君得命則乘飾車駢馬惟大夫以上不攝盛也役車雖有廂亦通名棧車以其皆無革鞔漆飾也詩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是也王氏曰按攷工記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以下無飾墨車以上皆飾車也貴而孤卿賤而庶人率皆以德位隆殺爲之制則德位不稱不用也上不偪下下不僭上是正名分之大也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此言車之不在等者精曰良粗曰散惟人所用也

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於職幣 會音怪齎讀爲資○此總結之也會謂計其完敗多少之數也賜臣下則闕而不會矣齎謂資財也職幣主振餘財故乘官車毀折者計價而入其中也

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飾 遣讀去聲○新遣奠畢包牲體載於車謂之遣車其飾象生時以金象革飾之但粗而小也廞陳行道也柩車無蓋執而從之亦象生時矣旌銘旌也嘑呼聲也關謂墓門車謂貳車也柩路謂載柩之蜃車其飾謂柩之帷荒翣之屬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 更平聲○更續謂易新車供弊車於車人以備用也以上下文推之此句當在入於職幣之下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鈴入聲曰之官車有鳴鸞倡和之象故鳴以應之也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說讀如稅通下同○此序典路中下士六人之職也五者謂王路后路王之喪車各五而言也用謂駕也說謂舍也○疏曰巾車已掌王及后五路之政此又掌之者冬官造車訖皆授巾車飾之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也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 從去聲○出路者出自巾車贊駕說者贊僕與趣馬也弔謂畿內之鄉大夫也以路從蓋金象革木四路備矣○註曰王以事出乘一路而已餘路皆從者王出於事無常其以華國也疏曰惟玉路以祭祀不出其餘皆出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萃註讀爲倅今按當如字廣讀並去聲苹平聲○此序車僕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本職多未詳據註萃爲倅猶副也戎路王卽戎之車卽巾車革路以卽戎是也廣車橫陳之車春秋傳君戎分爲二廣是也闕車補闕之車何帥旃闕四十乘是也苹車對敵自隱蔽之車孫子八陳苹車之乘是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亦孫子馳車乎乘之意也萃車五者之通稱供各以萃者各供其一於王以優尊也愚按註說如此然攷夏官王倅車之政自掌於戎僕非車僕所掌也如謂其受命戎僕以掌之亦不應以副倅之倅忽變爲萃聚之萃文部誤亦當六倅守之俱誤乎況有五倅必先有五正而五官無明文據疏云車僕掌五戎之副其五戎之正巾車掌正戎之一餘四戎之正亦巾車掌之矣焉有五戎之副明正其掌而五戎之正乃不明正其掌而應揣其兼掌者乎且以聯職攷之大喪之廞飾遣車屬之巾車而廞苹車屬之車僕則五者之苹車非皆巾車掌之亦明矣且又謂副供於王以優至尊也註例上在軍則稱大師木職乃通供凡師之用而已而槩稱優尊不又自亂其例乎然則當何如以經說經萃本爲萃聚之義王之戎路掌於巾車用說掌於典路其倅車掌於戎僕令乘掌於射人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掌於司右其車之出入戰守之屬掌於輿司馬而車僕則掌萃五車之類而供之蓋戎僕射人戎右輿司馬之屬皆以甸軍攷故在夏官巾車典路車僕之屬則皆以備軍用故在春官又以五戎皆供用於官非鄉遂諸官師其車人之卒伍以至者比故亦不在地官而以春官之車僕掌其萃也夏官王之五路之僕掌其僕馭而車僕不掌其馭而掌其萃者車而言巾明飾也路而言典重王若后也車而言僕凡車之聚散行止皆得僕稱稱萃者車各有數而當以類聚也若懵萃爲倅何以正僕屬之夏官而

倅僕屬之春官又何以戎路之正與倅既屬夏官之戎僕而車僕
復掌其倅其廣車以下則又不見其正而總言其倅於春官乎凡
萃義之難亂如此學者深察之自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乏乏以皮爲之前容也王大射禮一侯設一乏
使告獲者藉以自蔽射人所謂三獲三容是也名之者矢至此力乏矣亦以革車使供之也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
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
旌旞音遂○此序司常中下士六人之職也物即日月交龍之類
名即常旂之類各有屬即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之類國事即師
田賓祀之類也日月取其照交龍取其變通帛所謂大赤取其純
而赫雜帛內幅以絳外飾以白取其文熊虎取其猛鳥隼取其摯
龜蛇取其靜與敏羽謂五采羽全取其渾全析取其精析也○按
本節註義最楚而疏義全踈註云全羽析羽皆染五采繫於旞旌
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而疏則云注旄於干首爾雅文也據爾
雅注旄首曰旌則旞旌非直有羽又有旄也夫旞旌皆羽爲之爾
雅以旌釋旌乃緣傳五釋之通例而疏據其文以旞旌爲有羽又
有旄若如其說則爾雅但云注旄首曰旌而不及羽將旌有旄反

無羽乎疏又云衛干旄詩註云公卿建旃大夫建物衛之臣建旃
物而有旄羽則大常以下皆有旄羽明矣夏采職乘車建綏復於
四郊註云綏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干上也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
常以復死去旃存綏而用之是旌首皆有旄之驗也夫夏采職之
大喪乘車建綏以復亦未見必爲玉路建大常之綏且凡禮等下
不干上上得兼下既以復死而用空綏又未見其非旞旌旄之綴
也據干旄詩一章言旄二章言旟三章言旌董未嘗言旃物而九
旗之旃物旞旌四者各爲一制更不應混旃物爲旞旌也詩云夾
自旌小雅亦云設此旐建彼旄則其自爲一物又甚明而混之何
耶詩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而疏又謂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是
旞旌無帛也考九旗自常以外字皆從㫃物字亦本作㫃說文云
从旂游僕蹇之說其皆有帛可見爾雅釋丘云前高後下曰旌丘
亦以帛形得名士喪禮云銘旌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旌雖分大小
而制則同其非無帛更明也而疏亂之又何邪[illegible]
上設旞旌其下繫旂旐亦合三爲一何也曰朱傳[illegible]千旟此
類書甚多愚於旅人職論之悉矣[illegible]九物[illegible]之[illegible]
何如信先聖又何
必爲朱傳疑哉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
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

旞旟車載旌皆書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
其號大青泰旗遊通郝氏如官書作謂杜氏從司馬職定爲
晉○大閱謂大司馬冬教大閱也師都謂三等采地都即都
家之都師謂三公之師也州里謂六鄉六遂縣鄙謂凡公邑皆約
詞也道車謂朝之象路遊車謂田之木路不建朝之大常者王出
以路從與朝禮自別不建用之大麾者大閱王自建大常與凡田
禮亦殊也書其象即司馬職各書其事與其號之書象之言表諸
旗必題別其所表如徽幟然也官府即謂孤卿大夫士事如天官
之屬某職地官之屬某職也州里通謂州里若縣鄙名如六鄉之
下某名六遂之下某名各公邑之下某名也家即謂師都號如某
家之下某號某都之下某號也○王氏詳說曰凡無所將者則無
所畫帛雜帛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六鄉六遂三等采
地之大夫咸在師都將三等采邑之兵州里縣鄙將六鄉六遂凡
公邑之兵此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旟縣鄙
所以有龜蛇之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所以載旜物也愚按本
職與大司馬職相表裏師都合從王氏指都家而註疏謬釋爲六
鄉六遂之大夫書訛爲畫合從杜氏定當爲畫而註疏復謬釋爲
畫雲氣之畫殊不知大司馬仲夏茇舍辨號名之用仲秋治兵辨
旟物之用仲冬大閱則合而行之以文按之皆可見也本職所言

孤卿大夫士爲歷稱官府之詞故下文云官府各象其事而司馬
教茇舍亦云百官各象其事矣所言師都爲約稱都家之詞故下
文云家各象其號而教茇舍亦云家以號名矣所言州里縣鄙爲
約稱六鄉六遂及凡公邑之詞故下文云州里各象其名而教茇
舍亦云縣鄙各以其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矣由是以觀師都之
非都家明也至言書其象以下在司馬教治兵則云各書其事與
其號事即本職之事也號即本職之名與號也然則
異故書之畫字二職相符其書字乃書字之譌文又無疑也然則
本職所言大閱之旗物與大司馬所言治兵之旗物與用者何
日非其旗物有異也考大司馬三時之用司常不替旗而仲冬
大閱則贊之又仲夏教茇舍之號名本爲小旗綴之於身而大
閱所書象以象其事與名號者乃書於上文各旗物之上以爲表
著是則異耳若其鼓鐲旗旗以一耳目者亦皆與大司馬之治兵
有異哉夫本職所稱孤卿大夫士者皆爵也其朝稱官府家稱師
都而鄉遂公邑之屬稱州甲縣鄙者乃其位與地也司馬職所稱
軍吏及百官者皆因事得名而無定名但任用其人而所畫之旗
旗旞而無事則載無畫之旗物非有異也司馬治兵無旜旗者以
從路省其文本職無旌旗獨無所書者又不敢斥王之義也然則二
職乃若合符節耳復何疑哉餘詳大司馬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亦如之凡射共獲旌句平聲○各建其旗者謂王乘玉路建大常而助祭者皆建其名物也旌門見掌舍銘旌按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則王亦當以大常也廞旌建於遣車及葬建於墓弊猶仆也旌以致民既至則仆矣獲旌服不氏以旌居之而待獲是也歲時共更旌更平聲○更謂更新也猶巾車稱歲時更續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此序都宗人上中士六人之職過已祭歸胙謂之致福註曰都家或有山川之屬及因國無主之祀王子則又或立其祖王之廟凡其祭祀王皆賜禽焉都宗人掌警戒之料其戒具其來致福則帥而以造祭僕也○疏曰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史記伏羲以前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者王之都家與邦國等宜祭之也正都禮與其服言正其禮統凡禮而言也服猶下職衣服宮室車旗之屬猶約詞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保猶小祝之保祭者亦上禱祠言之而上文祭祀亦在其中對文則祭祀與禱祠異名散文通名祭也凡祭祀賜禽及此令禱祠皆當反命觀下職祭亦如之可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此序家宗人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疏曰禱祠反命與都宗人一也祭亦反命都宗人應無異文不具也都宗人保神壝則家宗人亦可知皆文不具也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禁令都宗人言禮與服而此備言之者王氏謂詳略皆互見也○何氏曰禮之大經莫重於祭先王都家宗人之官所以杜僭亂別嫌疑也當是時命之祭然後祭又必反命焉豈有僭濫之失哉至其後世季氏以大夫旅泰山秦襄以諸侯作西畤王制隳矣平仲王氏曰先王制禮非僭過僭而已如祭祀[illegible]禱廢則置神過則[illegible]先王制祀於都家特設宗人掌之於是幽明上下[illegible]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此序凡以神仕者以其藝爲等之職也三辰日月星也猶圖也居猶位也以物色也○註曰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人鬼地示之位謂布祭衆寡與其佾何也國語云古者不携二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聖能上下比義光遠宣

周禮卷之七　　姜兆錫撰

夏官司馬第四夏官稱司馬者以車馬甲兵所司故也唐虞時不詳其官帝舜命九官所稱[illegible]先者特命皋陶爲士兼之而已夏命胤侯掌六師[illegible]其命爲司馬亦無所攷殷稱司馬爲圻父以其掌圻[illegible]酒誥圻父薄違是也竹氏謂殷以一官兼兵刑而周則分爲夏秋二官蓋帝王之斷時制宜如此餘見天官

夏官司馬總序此次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夏官司馬之意乃第四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邦政爲六典之政典政之言正也所以正不正也書周官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東萊呂氏曰國事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正而百爲得有所施是政所從出也有事則舉兵討亂邦之安危係焉政孰大於此哉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者王師非以濟貪忿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所謂天討也愚按大爲政小爲事政官對事官而言猶治對教而言禮對刑而言與

夏官司馬序官此以下承上文序夏官設官之數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行音杭○更稱政官者承夏官掌邦政而言也司馬稱大者掌建政法總凡征討之屬故名大司馬而爲政官之長小司馬以下職闕說見序職○疏曰自大司馬卿一人至府六人其數與諸官並同自史以下諸官皆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獨此史胥徒各多者以司馬總六軍軍事繁故也又諸官於宰夫鄉師肆師各下大夫之下皆云上士中士而已官無他稱此軍司馬下大夫之下稱輿司馬上士行司馬中士及秋官士師下大夫之下稱鄉士上士者亦重兵與刑也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

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將帥並去聲長上聲○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猶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若遂也凡起徒役家一人六軍之人數即其家矣其下二千五百人爲師猶二千五百家爲州若縣五百人爲旅猶五百家爲黨若鄙百人爲卒猶百家爲族若酇二十五人爲兩猶二十五家爲閭若里五人爲伍猶五家爲比若鄰凡此皆謂寓兵於農也軍將皆命卿者謂王朝凡所命之卿侯國命於王與凡命於其君之卿皆在軍將也卿即上大夫故其中大夫皆爲師帥下大夫皆爲旅帥而上中下士皆爲卒長兩司馬伍長矣云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而獨不云伍長皆下士者其始皆文與○盱江李氏曰此六鄉爲六軍也六遂如六鄉共十有二軍而止稱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六遂爲副迭用之則常六軍耳此制軍之法也黃氏曰凡制軍謂有征伐則制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是也平時鄉遂各爲一軍而都鄙不與及制軍或取於鄉或取於遂或取於都鄙或徵於諸侯所謂及師大合軍是也司農曰詩大雅云六師及之又云整我六師此王六軍也春秋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大侯三軍可也此大國三軍也又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也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制即吾吏也有事則驅之行陣事已則歸於田野無招收之煩而費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牛之羣眠類坐而不使稱死遁亡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葉氏曰大司馬制六軍則兵屬大司馬矣至軍旅大事則五官之卿與有事焉兵無專將將無專權也國子宿衛之士則屬之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則屬之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之司徒又屬之司寇全國有大事國子游倅雖屬於司馬之諸子而又弗征於司馬此衛兵之權散出也鄉遂之民皆軍也則屬之司徒四時之田皆兵也則屬之司馬縣師司徒之屬而軍誡則受於司馬鄉師帥民徒而治政令受役要又必考梓於司空此議兵之權散出也夫古制寓兵於農本無兵之可統寓將於鄉本無將之可名又況兵權散出不歸一人有事調兵則遣使一牙璋發之權又屬於天子乎是以兵滿中外而居然若無也逮及後世司馬世官以命氏駟至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帥也聚民爲兵則兵悍聚兵專將則將驕唐人府兵號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其意已異而凡兵有定額將有定員更番再世能無患猶且驕與府兵且爾而況不爲府兵者哉愚按軍將皆命卿則王朝六官之命卿大國之三命卿次國二命卿小國一命卿凡軍將各如其命卿之數無庸選矣而註乃云軍帥選於六官及六鄉之吏自鄉以下德任者使爲之爲何也蓋軍有盡用不盡用師又有能有不能而因於中選爲之與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勳功也主賞功故名其官也司馬諸官以下即次此者軍以賞爲先也以下五職求詳官次所屬或曰司勳以名人和量人以度地利司爟以應天時馬質小子羊人凡以備物用也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賈音古下同○質之音平其價直而買之故名官也不與按人相連而次於前者軍以馬重馬以軍重故本官以中士統之而按人雖下大夫此猶得以有司之義治之也役不用胥而用賈亦以質馬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量人掌凡所量之事而量軍之壘舍爲重故名其官而亦次於前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掌凡小祀之牲故名官而釁軍器及斬牲狥陳之屬亦職之重故次於前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掌羊牲故名官而受布於司馬以買牲故不用胥而用賈猶馬質然也六牲分掌於諸官如司徒牛宗伯雞司馬馬司寇犬司空豕是也而司徒之屬有牛人宗伯之屬有雞人司寇之屬有犬人皆各以所屬隸之獨司馬奉詔馬牲其屬有馬質又有羊人者蓋冢宰總贊牲事無分牲六牲之中餘羊牲無分掌之官而司馬奉詔馬牲其屬爲贊故附之司馬與其羊牲亦小子羊人登而羞之於司馬之職相屬而不相干也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爟音貫故書爟爲[illegible]杜[illegible]謂之私火者對[illegible]之[illegible]爲公火[illegible]言鄭謂之執火者對司烜氏以燧取於日中爲冷火而言其職總掌行火之政令而爟爲主故名官也疏謂司烜取金義故在秋官司爟取火義故在夏官或謂軍重火攻之法故亦次於前而隸其文以致愼也止有徒而無府史與胥者無收藏亦無所用智謀矣後凡無府史與胥者並倣此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城郭之固故名其官而爲諸守官之長也司爟之下次此三職於候人三職之前者王者中畫郊圻損固封守以康四海而軍政本之此三職乃大司馬九法安守平則之意而候人三職則制軍詰禁之意也餘見各職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掌山谿之險故名其官也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掌封疆之界故名其官也徒多者事繁也下放此○王氏曰掌固以下諸職不列地官而屬司馬且不統於職方而特專一職者蓋司馬統軍旅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險固皆有守職而掌疆候人之屬亦不遺焉則疆圉無空虛之患矣古之邊備嚴矣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之役故因役以名官職末又帥致方治之人而送之蓋制軍詰禁之中而具比小事大之意也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環舊謂卻也以勇力卻敵也今按秋官亦有環人爲環巡之義與此職環四方之故巡邦國之屬其義正同但一言賓客一言軍旅則異耳故各以名其官也訓卻殊爲牽合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挈猶表也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之屬故名官也稱氏者世其業與下倣此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射人主射其下凡講射獵之用制殺生之宜者皆屬焉故名其官而弧矢之設以威天下乃制軍詰禁之事故次諸此也然本職先以設儀辨位之事者蓋亦以見禮樂征伐非截然二物故見道者審諸此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以其能服不服之獸故名官也此下多不備殺從事略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以射鳥名其官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羅謂羅鳥故亦名其官也郊特牲稱大羅氏者蓋天子封諸侯之詞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亦謂畜鳥鳥羅之而或畜之故亦名其官也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其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詔爵公卿大夫士而言也而其入版皆自士始故推本以名其官於人諸職之下次以司士諸子之屬者設儀辨位於是而終而進賢與功於是而始知乎此則在朝賢能各得其位而在道扈從各得其人矣此蓋制軍詰禁之所從出而致興之要也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諸衆也謂公卿大夫元士之衆子本職所謂國子之倅是也掌其治教之屬故名官也

司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右謂居車右爲驂乘如戎右道右之類是也掌之故名其官爵止上士而居虎賁氏下大夫之前者以爲王驂乘故也此以下蓋因賢能之得位而及扈從之得人矣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率虎士之徒先後以衛王故名虎賁氏賁者勇之貌也虎士八百人侍王爲衛六軍而外禁衛親兵惟此而已不稱徒而稱虎士蓋義勇之選也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旅衆也掌率像屬之衆左右以衛王故名旅賁氏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名官未詳或曰節之言制掌以其節服王之服建王之旗從尸之車故名也○註曰名節服氏者世爲王節所衣服也明齋王氏曰春官司服於王吉凶之服詳矣而夏官又設此官何也春官上禮掌其制度與夫收藏供奉故司服秩尊員少而有府若史夏官典與服法爲王侍御於王故節服氏秩卑員多不設役專掌爲王服之而已蓋王中心親爲凡其厚薄加減之節與應用之服應服之時皆掌於此官也愚按二說近之而未盡協詳見序職

方相氏狂夫四人相去聲註作上聲○名方相氏者註謂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也王氏謂其相視攻疫者非一方月令大儺謂之旁磔此也按二說不同王說近之儺雖古禮而近於戲故其名爲狂夫而不言儺且本職帥百隸而時儺秋

官司隸僕之故亦不言其徒役矣諸職之後又次以此者其執戈陛忠衛虎賁以下趨執戈盾之事而大喪先道亦乎時衛扈從以爲衛之意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大僕之大音泰○凡稱僕者侍御之官而大僕掌正服位命令之類以爲之長故名也其小臣掌小命小法儀之類祭僕掌受命視祭之類御僕亦掌復逆燕令之類職各相佐故皆別職同署小臣不稱僕臣亦僕也御僕獨稱御職尤近也矣諸此者以下六職亦設儀辨位之意而正位凝命正其身以正天下之不正尤爲政典者所以探其本也○東萊呂氏曰侍僕皆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相必由之不潛消默奪於冥冥而明爭顯諫於昭昭都末矣穆王用伯冏爲大僕正特作命書而以朝夕承弼望之其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命一伯冏而羣僕侍從無待親擇矣此爲治之體也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道其後者果不出僕御不知伯冏猶在職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蹈其失人心縱舍無常若此可懼哉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稱隸僕者掌廟寢埽除之屬故名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稱弁師者掌上下弁冕之屬故名也與上職相次者盖宮廟之清嚴冠冕之雍肅皆正服位之意故與或曰此職實天官夏采錯簡弁師與追師之屬相連而夏采復於太祖四郊又與祭僕復於小廟隸僕復於小寢相連也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甲今之鎧也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掌之故名也此下六職乃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器械之需故次諸此而司甲爵獨尊爲諸官之長者蓋先自保而後攻人之意也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兵謂五兵之屬亦掌之故名也其兼掌五盾者亦先自保之意與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戈盾之物故名也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弓弩矢箙之類故名也爵員役並與司甲同者司甲特其體先之而已此亦自爲繕人稾人諸職之長也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繕之言善也掌弓弩矢箙之類其善惧爲王用者故名也

稾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稾音犒○名稾人未詳鄭司農曰箭幹謂之稾王氏曰木乾曰稾弓一歲與體再歲受成乾久而後用故謂之稾也按其職掌受財以齎弓弩矢箙之工則稾蓋物料穀善之通稱而造弓矢尤以乾爲善故以名其官本職所謂獻素者此也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戎謂戎車也五路革路以即戎是也右即司右之右戎右齊右道右之屬掌居右驂乘故名戎右視諸右員倍者兼爲兵使也諸右皆不言府史胥徒司右職其總署也不列司右之下者司右爵卑非其所

攝屬但宜佐之而已此下九職皆大司馬制軍詰禁所用車乘之僕故次諸此也○疏曰凡戎車帥居中御居左餘車皆尊者居左御居中而其勇力之士則皆居右也此戎右也而註云田獵亦爲之右何也按巾車王路有五木路以田此不載田路之右以田戎相類故相兼也巾車王路居前戎路在後此戎右在前且爵獨尊於諸右何也夏官尚威武故尊而近前也雜記曰諸右自戎右而外勢殺僕自戎僕而外皆隸於司馬者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車一統以師律也

齊右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下同○鄭謂齊車也五路王路以祭及金路以賓皆是也齊以承祭而敬賓亦如承祭故並名齊也○註曰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也疏曰按曲禮註春夏之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之覲贄享一受於廟是朝覲皆宗廟也又按覲禮及司儀會同時設方明於壇上設六玉以禮之是會同敬神明也愚按註疏得之但其謂春夏受贄於朝則屢攷諸經文皆非凡辭見秋官大行人

道右上士二人道謂道車也五路象路以視朝疏謂朝以行道故名道車也每日視朝行事繁故戎右等皆有兼職道右獨不兼而其事次於齊戎故爵較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大馭之大胥春○馭亦僕也諸右祭與賓爲兼職戎與田亦如之而諸僕皆分職者僕雖於右也馭王路以祭職最尊故不與戎僕以下同名僕而獨名大馭且諸右以力相尚故戎右獨居諸右之上若諸僕則馭僕之而已故以齊相次而退戎僕於後獨進大馭於前也諸僕馭亦不言府史胥徒者總著在校人也列校人之前者校人但位迎之耳非諸屬比也

戎僕中大夫二人掌御戎車以即戎故名戎僕大馭之外仍首戎僕者亦尚威武之意也○王仲王氏曰戎僕與大馭皆中大夫者重戎也不得皆稱馭者重祭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以齊右職推之則齊僕亦應兼掌賓祭而大馭已掌馭玉路以祭矣故此獨馭金路以賓而名齊僕也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象路以朝故名道僕也道僕及田僕視諸僕官獨多者亦猶道右職不兼之意也朝車朝夕駕既爲繁而田車時田而外兼復巡行縣鄙故皆十有二人以更代也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掌馭木路以田故名田僕也○按校人職圉人圉師趣馬以至馭夫各序其官職而馭夫以上之僕夫則序官序職無明文而註疏因疑其職闕而臆其爵之爲上士今攷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爲五僕與馭夫連列則五僕即僕夫其明且僕夫乃校人職所有之官職不得獨闕而五僕若爲校人職所無之官職又何至獨增乎其祭不稱祭僕而稱大馭者以祭事爲大故變其文其皆爲僕夫又甚明也然則校人職每物二廄廄一僕夫正與每物僕夫各二人且職居馭夫中士之上則爵應爲上士不應在下大夫也而諸馭僕或數符而爵太尊或爵合而數太浮但由註疏疑僕夫爲上士是固不免於臆且五僕二爲上士一爲下大夫二爲中大夫自卑而尊爵正相次安在其必爲上士也校人統於馬其權重故掌十二廄而爲中大夫三右五僕侍御左右其體尊故僕夫掌一廄而或爲中大夫或爲下大夫況道田二僕以職煩而數浮祭戎賓三僕以地尊而爵貴義各有當也信漢註何如信聖經而率闕其官職闕而臆之也何哉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馭亦僕也以掌貳車從車使車之屬與五路之正不同故變文名馭夫也官多至六十人者車衆非多員不給且校人職良馬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則良馬三十六匹當一馭夫而[illegible]良馬五物凡二千一百六十匹當六十馭夫故設官如其數然良馬而外駑馬六廄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則駑馬四百三十二匹當一馭夫合而通計駑馬一物三良馬之數凡一千二百九十六匹當三馭夫今止稱六十人而不及三人者蓋駑馬不供五路之駕即諸路之貳從亦不及駑故略而不言與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校音效○掌凡王馬之政爲趣馬以下諸官之長故官尊而員役亦多也校之言校也校視其馬之美惡肥瘠故名官一云用木相交爲門閑以制馬之出入故謂之校也此下七職乃大司馬制軍諸禁所用畜牧之實故次諸此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趣湊上聲皁音皂○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故名官詩蹶維趣馬是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巫即巫祝之巫其下兼有醫與賈者馬有祟巫察而祭之馬有病醫驗而療之馬或死賈賤而粥之也然其職言醫言賈而不言巫者馬有疾必其無祟而後施醫雖不言巫巫在其中矣且先牧馬社馬祖之祭散見於校人故不言巫也獸醫已在天官雖言醫亦不具言醫矣○或曰鬼神視民義殊矣惑於不可知而不專力於所當然可乎曰聖人之法本末具舉其於鬼神亦正其需溺而已若周官巫馬繪詩既伯既禱之意耳非所廢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也曾聖人乃矯而過之哉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牧馬而蕃息之者故名也名師者蓋圉師爲圉人師而牧師爲牧之師與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廋所求切○名官未詳舊謂廋之言數也或謂隱也閑爲馬所隱也或又謂廋與廄相似疑文也今按首說殊不可解後二說爲近蓋校人職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凡十有二廄廄爲一閑以爲馬所依倚而其職掌十有二閑之政故名官而每閑二人也上三職校人職無其名而亦次於此者論掌馬之數則校人職自圉人圉師趣馬以至馭僕皆以數相乘而三職不在相乘之數故僕馭列於校人序職之中而三職獨無名若論牧馬之處則三職亦職牧養而僕馭則僕馭之而已故三職雜於校人所屬諸職之中而馭僕獨在前也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散於野曰牧息於室曰閑圉即廄序也一曰圉者安閑之意牧養之通稱也四馬爲乘二馬爲麗圉師掌牧圉人養馬故名圉師也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良善駑惡也居圉師之下專養諸馬故名圉人然圉人兼養駑馬而其上圉師趣馬馭夫之屬止據良馬而言者蓋以駑馬易之與無從役者自爲之也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謂九畿之方也掌以地制九畿而理其諸侯與萬民貢獻之職故名職方而爲土方以下十一官之長正本職中該大司馬制圻封國建牧設監施職分貢三者之法而其下懷方合方訓方匡人撢人諸職又兼事大比小之法之意故典莫備於此故節傳而員亦多也○雜說曰量人掌固司險及職方氏土方懷方合方形方山師川師此一項官與司徒二虞二衡土訓誦訓頗相關宜屬地官而今乃屬夏官者司馬職主諸侯此以下皆邦國之事所以不屬司徒也山林川澤之官司徒乃會其財物而已愚按大司馬掌九伐之法而謂之主諸侯者征伐所以正諸侯之不正也易云

豫利建侯行師建侯以正其始行師以正其終故職方以下次於夏官之末以善始爲善終之道也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土其地曰土掌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故名也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懷來也掌來遠方之民致物貢者故名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合同四方之財物與其志行者故名也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訓道也掌以四方之事說道其君以及其民者故名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形謂地域之形勢掌正四方邦國之形域以正其小大故名也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掌山林之名物與其利害而頒之邦國者故名也上制名山大澤不以封故立官掌之地官山虞衡諸職皆往往則通領也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川師之於川澤猶山師之於山林故名也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邍原同○掌四方之原隰名物以贊封邑者故名也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掌以法則正邦國者故名也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撢探同○掌探上德意與其政事以諭說衆心者故名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都家司馬猶都家宗人以掌其士庶子衆庶甲兵之屬故名都家司馬也職方諸官之後次此者因邦國而及都家之義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名官見上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爲序職正文誤在此而此序官正文家司馬亦如之句又誤在序職蓋互錯也家司馬亦如之者其官若役猶都司馬之數每家上中下士各若干府史胥徒各若干也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者其職亦猶都司馬之職但都司馬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而家司馬則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也此其序官序職義以類從亦瞭然矣況家司馬亦如之句若在序職則是其職亦如都司馬之掌其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也而此序官乃又云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是彼此不相當字句之小訛而已哉且春夏秋諸官皆置王官於都家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意也兵視禮樂爲較重而討乃謂家司馬使其臣而不設王官是又悖也攷春官家宗人序官云如都宗人之數則其放乎都以爲官役之數例凡其明而秋官家士序官有云家士亦如之則其文亦若合符也典籍亡散宜加體玩向昔未之攷與

餘詳序職

夏官司馬序官職上此以下又承上文序夏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臨下聲守去聲比音避○此首序大司馬掌一人之職也邦國通王侯而言九法謂九法以施於侯國爲王也平正也畿謂畿封謂封土儀即大行人之九儀禁即士師之五禁職即大宰之九職守謂要害之守地則謂備戒之法則制九服五等之儀强而封其國界則上地正也設五命四爵之儀簡而辨其位叙則名分等也賢行者進功績者興以鼓作之建牧爲長立監爲理以綱維之也制其軍伍詰其禁犯以糾戒之貢各以產職各以能以任用之也簡民之强弱稽數之衆寡而衆可用均要害之守平經理之則而邦可安大比小以恩小事大以禮而國皆和也此總言其建邦國之九法之大要也○康侯胡氏曰王制諸侯之爵大後先有序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天建地設不可亂也禮

制既亡覇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如蔡嘗先衛忽以後至下於陳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嘗以定民志乎此春秋防微於名分也王氏曰進賢興功若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賢者進則良不禁德功者興則良不禁功而人由此振作詩所謂作人此也要害之地量其遠近均而守之與夫器械財用人民守之之法務得其平所以邦國安寧而無外患此掌固司險之職與註曰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之比象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是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憑同眚所景反壇音善行去聲○馮猶乘陵也犯侵犯也眚猶人之眚瘦謂誠其地而弱之也賊猶害也伐謂聲其罪而討之也內其下外其鄰也壇如王勦記置之空墠之墠謂黜於野而更之也荒不治散不聚也削謂益減地而小之也固險負恃也大曰伐小曰侵謂姑輕師以加之也賊亦害也無父於正而殺之放逐也無君故殘而夷之陵猶侮也無法故杜而絕之亂淫也鳥獸行如聚麀然無倫故滅而殲之也此

申上軍詰禁之意但上指五禁言其常此據九伐言其變也○下兩言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者莫非賢能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爲九伐之法皆嘗試之故設之使知警而已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斯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音見天官○此總言政法之和布於始而因首言布政於萬民也政即政象之法九法之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此又承上文言布政於邦國也不言都鄙者國畿中包之矣畿職方大行人皆謂之服畿者言其正地界也服者言其服王事也籍謂書冊政職謂政法之職也國畿方千里者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也其外方五百里者九即五等諸侯之地

職方氏封公以下是也侯者候也取爲王守斥候也甸田也取爲治田稅也男之言任爲任職事也采取也爲擇財用也衛爲扞外以衛內也蠻者縻也地近外蕃縻繫之而已以上六服爲九州其外三服總謂之蕃國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夷謂俗多率易鎮謂地須鎮守蕃謂外爲蕃離也九州之內所謂疆以周索九州之外所謂疆以戎索此申上文制畿封國之事以起施貢分職之端也○註曰籍猶限也籍者其禮差之書也政職者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疏曰註云九畿之籍爲禮差之書者諸侯貢賦之職多少有常大司徒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是其禮差也以此所差之職施於邦國使民出賦稅於其侯而侯以其差市取土毛而貢之則禹貢篚貢是也薛氏曰王制謂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孟子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此指禹貢綏服之內九州之地縱橫各三千里而言也若禹貢甸侯綏要荒五服方五千里則通言其總也鄭氏謂周官於禹貢五服之外斥大九州之界王畿與九服共爲萬里自要以內方七千里此讀周官之誤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也按司馬職方皆云其外方五百里云方者合二面相去爲五百里非一面有五百里也通鎮畿四面之內方五千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服之數相當周官國畿即禹貢之甸服也其侯服甸服則禹貢之侯服其男服采服則禹貢之綏服其衛服蠻服則禹貢之要服其夷服鎮服則禹貢之荒服至

其蕃則爲荒服之外則同而尤簡各二百五十里矣通仲鄭
氏曰五服九服里數習者不同蓋放制度周之王畿爲禹貢之甸
服其外侯甸男采衞當禹貢之侯服要服當其一服惟蠻服外又有
五百里之蕃服增於禹貢巳今衡圖則周王畿有鄉遂稍
縣都卽禹甸服百里納總至五百里納米之地則侯服卽禹百里
采二百里男之地周甸服卽禹二百里侯之地則男服卽禹三百
里揆文教之地周采服卽禹二百里奮武衞之地則衞服卽禹三
百里夷之地周要服卽禹二百里蔡之地周戎服卽禹三百里蠻
之地周鎮服卽禹二百里流之地周蕃服卽禹貢之外地也制度
無不相合里數未始不同先儒謂周斥大封疆特未攷正恐按薛
氏鄭氏俱駁鄭註至周斥大禹服其爲萬里之說可謂覈矣但薛
氏又謂周官以采服內爲九州而鄭氏更謂鎮服內爲九州則均
失也按秋官大行人職侯甸男采衞蠻六服朝貢有定期此九州
之內也其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通謂之蕃國朝貢無定期世一
見以其所寶貴爲贄而已由此觀之則周王畿并六服地方四千
里爲九州其外三服千五百里爲九州之外地也薛氏泥於王制
九州方三千里之說而割去周官六服內之衞蠻二服鄭氏又牽
於禹貢弼成五服至五千里之制而混入六服外之夷鎮二服言
九州而非周之九州則釋大司馬之文而並與大行人相矛盾其
率甚矣然則孟子海內方千里者九與王制九州方三千里之說

相符何也曰此非孟子考據王制之說而王制附會孟子之說也
禹貢通要荒而總言五服之方五千里與孟子去要荒而但言綏
服以內之方三千里皆非論周九州之界也自漢儒不究其本末
參附以成王制而謬乃滋矣今攷孟子王制有程朱之論可覈個
嘗問孟子王制與周禮何以不同朱子答云此也難攷然畢竟周
禮的是此論定於朱子者也王制多漢儒附會之文程子嘗論其
掇拾殘缺之餘不足盡信此論定於程子者也孟子亦言諸侯去
籍嘗聞其畧而已此又自言如此也學者由夏官大司馬與職方
氏之文而叅秋官大行人以定之則明周官九
服九州之義而孟子王制亦可渙然而無疑矣　凡令賦以地與民
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
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參三同○食卽食稅
之食與大司徒其食者半司勳三之一食者同蓋上中下之地皆
有田有萊田皆食稅而萊無稅遂人職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是
食者三之二也中地田百畝萊百畝是食者半也下地田百畝萊
二百畝是食者三之一也其民可用之數並見小司徒職地制畧
遂人治遂之法而軍制畧小司徒治鄉之法蓋制本相合而互言
之鄉遂之無殊制於此益見此及下四條言制賦以教戰凡以明

施貢分職及簡稽鄉民制軍詰禁各條之意也○鄭司農曰上地
謂肥美田也食者三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
下地食者三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也黃氏曰鄉賦小司徒令之
大司馬又令者小司徒掌民事通於軍賦大司馬掌兵必審軍賦
之所出言凡自鄉遂達於都鄙邦國者都鄙謂令邦國之賦非也
六鄉亦以地之嫐惡人之多寡授田與鄉遂如遂亦非也劉氏曰
司徒周知其人民可任用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其餘爲羨
惟田與追胥竭作此言可用者家三人至矣二人止竭作其羨於
四時之田皆以教之戰也例兩卒旅師軍之制家一人爲正兵六
鄉六遂通十有五萬人爲十二軍而羨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
大司馬則總其軍律以爲用旣習以田獵又試之追胥乃可以起
六軍而行九伐也聖人之精密如此愚按上文言九畿施以國畿
下文言教戰備言鄉遂縣鄙師都則其爲通令軍賦而非
專以令邦國亦明矣故黃氏劉氏之說足正舊註之誤　中春教
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
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
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

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中仲同陳並去聲夏秋同貢一作賁將帥並去
聲長上聲數音朔貉音禡同○振收也稱旅衆寡而言也註曰凡師
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疏曰春以入兵爲名尙農事秋以
出兵爲名令嚴尙威也旗卽司常熊虎爲旗也致者召集其下而
戒令之也平猶正也列陳者列爲陳也鼓鐸鐲鐃鼓人職以鐸通
鼓以鐲節鼓以鐃止鼓是也路賁皆大也晉猶進也王侯所執以
大爲名將所執以進爲義凡執人爲執之也提亦鼓名有曲柄提
而擊鼙亦提類公司馬謂伍長也雖卑猶號之也蒐春田曰蒐搜
也焚萊而搜之也項氏謂猶擇也春恐害物故擇而取之不殺胎
不妖天不覆巢不取麛卵是也有司謂肆師甸祝也貉者祭始爲
兵者之名立表以祭故名表貉也誓民如無干車無自後射之類
禁謂迹人守禁之地弊鼓遂圍其節也弊猶止也春田主焚萊以
火止爲節虞人乃植旌令衆獻禽也祭社者以土方施生也○龜
山楊氏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制軍政歷世因之至周尤詳夫
天子無事歲三田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而王乃執路鼓親
臨教戰鼓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不用命者必治之其教之若此
故其兵出無遂律也以威令素行也平仲王氏曰鼓人職賁鼓以
鼓軍事也諸侯入朝從王田獵不敢以其鼓顯于故代執之也路
鼓鼓鬼享人鬼也王田以祭祀爲先如對先王先公故執路鼓也康

侯胡氏曰戎祀國之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示之以武取物以致祭享示之以順也然不時則害農不虔則害物春夏秋冬之仲皆常時也閑市田獵原蒐狩獮苗具閑之屬皆常所也遂害民物而百姓悲之則將閑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蹙頞而相告也可不謹乎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〇茇音跋舍去聲撰註讀爲算王氏讀如字帥去聲礿餘同〇茇舍草止之也軍宿於野草止而已草止宜戒夜故敎之也羣吏謂鄉師遂師之屬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所謂治其政令也以大閱羣吏戒修推之尤可見撰者選具之也軍各有部分選具其在軍甲士若步卒之數也書契謂軍實之凡要卽小宰師田以簡稽者也號名謂以徽幟綴於膊上如旗物而小卽下文名象之屬也帥之言統軍將之通稱以門名未詳註謂古者上卿爲軍將爲營治於國門若魯東門襄仲宋桐門右師之類或謂軍門之名也按二說或近是縣鄙通謂公邑之屬家通謂采地之屬鄉謂六鄉之屬野謂六遂之屬縣鄙都鄙有旬稍縣都數者故稱各

也百官謂司常之官府謂凡鄉大夫士之屬象之言表也撰別也田於日中而教茇舍則以待夜事故以六者別之也其他皆如振旅謂執路鼓以下也夏田曰苗趙氏謂爲苗除害故名也如蒐之法謂驚鼓陳也凡田必卡車徒獮夏稱車冬稱徒者各舉一以別春秋也礿夏祭名也餘見下文及司常〇臨川王氏曰撰車徒所以具之讀書契所以聲之皆此軍事也古者晝戰則目相視故爲之旌旗夜戰則聲相聞故爲之號名教茇舍欲其名聲相聞以相別而已辨號名因其宜也王與之曰此教下寨之法也休兵偃師宿火而寢銜枚而處將帥以鼓鐸則號亂將招以旗物則見昧於是專以號名爲符也春秋發徵曰禽獸多則五穀傷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祭下以除害故田必以時殺必以禮以不以時謂之流殺不以禮謂之暴此聖人之深戒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〇大音泰旟如字或獮先上聲祊音方〇治兵說見中春載旌建也軍吏卽上文所謂帥爲言天吏之吏矣百官卽謂州里之百官也事卽所象之事號

卽凡所名之名皆識於小旗而置以徽此表於各旗物而示以形耳殺也獮殺也順秋氣也羅罔人所謂名也春獲萊明不用罟逆之也係時皆用罟矣特舉於秋爲獮也致者何祀所謂致禽於虞中也惟秋冬物衆盛故先致而後獻以祀祊者祭四方以報成萬物也〇鄭謂旗以一軍旅之目也春官之司常與夏官之大司馬惟王侯所建不改其官吏則皆互變讀可考乎按孤卿也師都也軍吏也三者不同名其實皆孤卿而已在謂爲孤卿食采則在師都有事則爲軍吏故所互建迭載者旜與旗也大夫士也州里也鄉遂也百官也四者不同名其實皆大夫士而已鄉則有州遂則有里其官皆大夫士爲之故所互建迭載者物與旟也郊野也縣鄙也二者不同名其實皆公邑之吏而已鄉遂與采邑之餘地皆謂之公邑王制謂之閒田自其地言之曰郊野自天子使吏治之曰縣鄙故所建而載者旐也蓋王畿內官吏之衆有三簡朝之孤卿鄉遂之大夫士及公邑閒田之羣吏是也民於每歲治兵大閱習安其教一有征事卽其旗識其人安得不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耶愚按二職所建所載之五與諸儒多殺其說獨鄭氏此條所云五建迭載爲得之夫其云互建迭載者何也是當以無事建旜物有事建旗旟旐者參之也蓋師都鄉遂郊野有定地孤卿與大夫士亦有定位也而孤卿大夫士散於百官府師都鄉遂郊野之中則無定名也其在時田或爲軍吏之屬而

習兵戎又或不爲軍吏之屬而掌其法令又無定職也如司常職稱師都建旜州里建旟矣而此則稱師都載旜鄉遂載物者卽師都中之孤鄉鄉遂中之大夫士無田事而主法令者也故此不更言孤鄉大夫士也又如司常職無軍吏百官而今稱軍吏載旗百官載旗者軍吏百官卽師都若州里之有田事而習兵戎者也非司常無軍吏百官也司馬之郊野卽司常之縣鄙皆稱載旐者凡公邑之吏卽以鄉遂法治之也大閱體嚴大然茀節修其法而已故建旜物之孤卿大夫士序於師都縣鄙諸建旜物之上若治兵則象出兵也故特舉建旗之軍吏於建旜物與建旟旐之前也二職所建之互文起義如此而或疑其兵事之變甚或疑其文誤也何哉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

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
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
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
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
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
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
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
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
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
入獻禽以享烝二陳車之陳並平聲餘並去聲驅去聲鹿鬬音鈇去聲駴駭同譟噪同○闋簡閱地冬農隙故大閱

兵而習戰備也羣吏見仲夏除萊謂之萊猶祭義刈草謂之草後
表謂所立四表之北表也前三表凡二百步遍後表凡二百五十
步不言其左右當容各以徒也後表之中者謂懸旗當其中央也
致者大司馬以旗致民而此致之也弊作誅賞也旗既仆而後至
則為僇令也皆坐為司徒將誓也見月令仲說文謂行示也左右
印表之左右小子職斬牲以左右徇是也中軍謂將也將執晉鼓
其令鼓則以小鼙也各三鼓謂軍將皆鼓師帥旅帥卒皆各三
鼓也司馬者兩司馬也作猶建也旗者九旗之總稱謂各建其所
當建也鳴鐲謂伍長也及表謂自第一表至第二表也摝者掩鐸
口而振之也旗仆徒坐以息氣也進者行漸進也驟若趨者車徒
漸疾也此又自第二表驟趨至第三表也乃鼓者鼓急不暇節以
鐲也馳若走者車徒益疾也此自第三表至第四表也不言坐作
之屬省文也鼓戒者擊鼓以戒衆驟攻敵也闋止也發者向前也
每鼓一闋則車一發徒一刺至三而止象服敵也軍將等擊鼓以
令退與進之鼓同卒長鳴鐃以止鼓與進之鐲異卻者回身而退
象旋歸也此自第四表遞退至第一表其坐作遞如前統言之也
冬田曰狩言守而取之無所選也軍門謂之和者交兩旗於左右
如相和然取師克在和之義也敘秩也有司亦謂鄉師遂師之屬
平正也使敘於門以出然後左右陳列而居門以正東也旗謂各
所抵之旗也主者居前為主也以旗分部其車[illegible]百步

而又巡而祭之使險地則卒居前爲營衛而平原則車居前爲營
衛也驅者驅出禽獸使之可獲逆者逆激禽獸使之不逸羣司馬
即兩司馬銜枚以止喧也續官為公自取為私取左耳以計數於
公也所弊者所當止之處鼓欲曰駴衆譟曰譟衆讙之意也致
而饁郊已見前說冬物畢盛故又饁禽以祭兆也烝冬祭名四時皆
祭先獨冬夏舉之者陰陽所始萬物之本也○疏曰羣吏戒修謂
若鄉師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
卒伍其下若州長作民師而致之掌其戒令賞罰正作民以其
法治其政事族師作民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皆是也王氏曰前期既戒衆庶矣又後至焉非不教而誅者也軍
法後期者斬此方致民誅之而已以下文言不用命者斬知此言
誅未遽以死處之也李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
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蒐苗獮狩
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天物作禽荒也
故又因祀祭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為田也非好田為祭也皇
人之勤其愼如此蒍軒張氏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制兵仁政之大所以
禁暴止亂而教民之生也明節制一號令以服習之而一本於仁
義也以無敵於天下而與從好戰者異也若弛兵忍侮以為好仁
此與於不仁之甚也是烏知孟子之意哉黃氏曰以兵寄農以教
兵寄鬼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羣音
服容之屬無不相識雖有不測之變趨之戰其與平時一而已執
謂危事平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
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及戰巡陳眂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
於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卜大常之大音泰比去
聲眂視同先去聲厭音謁相去聲○師謂奉命出征大師謂王親
征也合衆也救無辜仁之至伐有罪義之盡卜者卜兵之吉凶也
主謂齊車所載廟社之主軍器謂鐘鼓之屬皆當釁以血之故涖
之也致謂若鄉師之屬致師也凡師致以大旗王之大師致以大
常若王親戰陳則司常所云建大白以即戎是也比按也弃戰功
也先之言樂也執律以聽軍聲執鉞以示將威凡以樂愷歌之樂
而獻於社以志喜也厭喪冠也服喪冠以奉主而歸於廟與社以
示戚也國子已命曰士未命曰庶子弔死勞傷一云勞有功
也○鄭鍔曰上庶子謂宿衛王宮者也王親征則從故宮伯國有
大事作宮衆則令之而大司馬相其弔勞之禮王氏詳說曰成周

之㣲其待士庶子也至有功則賛食之外饔掌其割烹之事酒正
共其酒是也有不幸之事則弔勞之此是也愚按大僕掌公卿之
弔勞小臣掌大夫士之弔勞御僕掌庶民之弔勞皆直言掌其弔
勞不言相王獨士庶子則司馬相王弔勞者蓋士庶子㝡近者於
王故王必親弔勞而餘則或王
親之或王有故使諸職攝之與 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
攷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
六耦 與去聲屬音燭○慮猶謀也謂司徒司空謀事而與之也植
如傳華元爲植之植謂正版築之部曲者屬會告也即傳仕
鄉卒營成則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者要者計功程之書也屬植則
知衆之多寡受要則知功之上下帥者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
從王而此帥令之也合者大射以諸侯爲六耦 凡 大祭祀饗食羞
十二人射以掌以六耦射三侯而此配合之也
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食音嗣○牲魚謂魚
牲也授其祭者以魚
之大臠授尸賓以祭少牢禮各一魚加膴祭於其上是也平正也
正其職與其服也詔告也王喪遣奠有馬牲奉送之至墓詔藏之
猶司徒奉牛牲司
寇奉犬牲之意也

小司馬之職掌 此序小司馬中大夫二人之職也鄭氏曰此下札
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識其數也疏曰鄭知
札爛文闕者見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等掌下其文多 凡小祭祀會
矣凡小祭祀等皆是於下總結以此知札爛文闕也
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此職末例言之也會同
以下皆蒙小字而言饗
謂小饗食如饗老孤士庶子及公食大夫之類射謂燕射之類小
師田謂命將行師及凡田之類小喪紀謂夫人以下及王子之類
其法以大司馬職大
喪以下對推之可也
軍司馬 此序軍司馬下大夫四人之職
而今闕也蓋掌軍法之官也
輿司馬 此序輿司馬上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車之官也
○浚儀王氏曰論語千乘之國可使治賦何謂千乘也包
氏謂方里爲井方三里有奇爲十井出車一乘方百里萬井出車
千乘其說蓋依王制孟子也馬氏謂方十里百井出車一乘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奇十萬井乃出車千乘其說蓋依周禮司馬法也
由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由馬氏說八百家出車一乘而朱子
疑馬氏爲可據者攷漢食貨志四井爲邑四邑十六井爲丘出戎
馬一匹四丘六十四井爲甸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是謂乘馬一

成十里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戎馬四匹兵車百乘是謂百乘
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其說累與馬氏同此朱子所謂可據
也朱子於論語或問云車一乘甲士十步卒合七十五人於魯頌閟
宮詩傳又云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
二人是一乘七十五人也而孫子作戰篇云凡用兵之法馳車千
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註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杜牧註
馳車戰車也革車輜車也司馬法馳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又輜車一乘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
人是合二乘爲一百人爲一隊也曹公杜牧註如此蔡季通每論
此乘以攷周禮軍制皆合朱子蓋謂此也[illegible]三郊三遂
都鄙鄉也天子六鄉具六軍六遂貳之凡十五萬人通都邑之師
凡百萬人爲萬乘諸侯三鄉具三軍三遂貳之凡七萬五千人通都
邑之師凡十萬人爲千乘所謂千乘之國成國半天子之軍也
法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計戰車輜車各百二十五乘三萬七千
五百人爲三軍計戰車輜車各三百七十五乘戰車三百七十五
乘之士卒凡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五人其重車三百七十五乘之
徒卒又九千二百七十五人皆頌言公徒三萬者舉三軍戰車士
卒之成數而其言公車千乘者舉通國戰車之全數昭公之蒐傳
稱革車千乘則其革車之全數也左傳乙卯楚師軍於邲丙辰楚

重至於邲呂氏謂凡戰兵車在前輜車在後故無抄掠之患漢志
丘出馬一匹甸出馬四匹以駕戰車也其丘出牛三頭甸出牛十
二頭以駕輜車也管論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左氏謂之賦與蓋
經傳之可見者類如此古有車無騎騎戰始於七國於是車制
廢易用之而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之謂矣愚按舊或訓
輿爲衆今推考衆說當訓爲車而此所論馳車革車徒士之數則
先儒所謂分數明者也故
備載之使學者因以攷焉
行司馬 此序行司馬中下士四十八人之職而今闕也蓋掌軍陣
之官也○明齋王氏曰按軍司馬者主軍法繪後世都虞
侯也凡軍中儀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士卒之功罪
廉不司之昔王儀爲司馬昭司馬得以言上將之殿段秀實爲白
孝德都虞侯得以專騎軍之戮此司馬得以佐大小司馬也輿司馬主
軍車凡行則爲乘載止則爲營衛戰則爲衝突掌其出入使無離
次也行司馬主軍陳凡軍左右前後各司其局收哲不愆於六步
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掌其行伍及坐作進
退之法使有所統攝也與司馬爲上士行司馬則中下士者與皆
十大夫所乘且以爲營衛故也○雜說曰先王立法以明示民獨
軍旅之制曲加諱晦習戰謂之田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蒐沒其
財於九式藏其書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屢易其軍伍之名出

入變化使民不知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以成其乖爭之患故凡爲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慮微也王與之曰三代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儀禮吉凶軍賓嘉達於天下而軍禮獨藏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者國有師田之事縣師始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與小司馬之職等不悉書而軍司馬輿司馬皆不備官有事則置其不欲觀兵爲如此而[illegible]張氏曰先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此其不欲觀兵固非弛兵撤禁召致後侮以爲好仁者也而亦何事於秘而諱之哉且如所說則冬官一篇盡闕又將何以爲之詞也愚按張子之論甚正蓋本註意而爲言也雜說及王與之所云雖亦君周子所謂聖人之藴者然攷六官之職其於邦國都鄙皆布法於萬民必懸象而政官又以四時遂教之蓋王道若此其大也六官不懸象者惟禮故藏終亦無攷有事乃請禮書耳政官不如是也然則諸說似亦有見而世之遊人策士或假爲陰謀秘計之說者豈先王之道哉

軍將

師帥

旅帥

卒長

兩司馬

伍長 以上六職並闕義同上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此序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之職也賞地即載師遠郊之賞地等爵祿也功在王爲最故爵稱曰勳功在國次之故正稱曰功功在民者有常故曰庸功在事者必勤故曰勞力如盡力溝洫之力圖治不懈故曰力多如上多前虜之多積戰有功故曰多此總言其因功以定賞也○疏曰六者皆封文爲義散文則通左傳舍爵策勳則戰亦云勳明堂位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則勳亦爲勞也此通也鄭氏曰司勳功等有六戰功後爲首王功曰勳次國功曰功次民功曰庸爲其功安於無形也事功治功專於勞力耿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也功不列於王國庸不劾於民事而劾民於戰非王道所右故後之也愚按六者註謂輔王若周公保周若伊尹之屬蓋畧舉以明例耳非伊尹不輔王周公不保國之謂也

或以功施侯邦與在王室爲封亦通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 此申言功之意也功書於大常之旗與日月爭光也祭與於大烝之祭與先王先公同享也詔者以二者詔王行之也貳副也其正藏於天府也 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正 參三同正征同○此申言賞之事也政令通謂頒賜及賦役之屬食參之一謂猶有國征也說見大司徒若又加賞之則國征幷免皆歸其臣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駑音奴賈同價下同○此序馬質中士二人之職也質之言平也量度也質馬則以三物量度而平其價也駑下也校人職馬辨六物此不言種馬齊馬道馬者良官以戎用爲重王齊其力即駑馬亦以力任耳故於校人養蕃之外特市以備毀缺也若齊馬道馬各齊其色而種馬則以色力兼者特於其中逐備麤用而非以任重致遠也故不及之與 綱惡馬 綱雜也惡馬難馭雜之使馴也 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

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更不償○有司校人之屬受之以給公用也書其年齒毛色及其價直者爲後驗也更猶代也旬十日也入馬耳驗其死也物即三物之物也十日之內死者任用之日淺必養得之過惡故令受用者代償而必欲齒與毛與價三者俱攷也十日之外死者養得之或殊亦任用之已久故驗其賈死各償以戎田駑之物而已其齒毛與價不苛之也王氏曰十日之外而死則任用之日戀非養得之有闕故第使死馬耳入其布而不責償也任載也以載之齊而又行之近道齊其勞逸此明任用之法也或又謂古者十年乃何馬年過二十歲故不更也然馬有人辭其詭辯道不若原辭給公用爲安 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訟謂買賣相負之屬原如世子篇末有原之原謂再蠶也蠶與馬同氣故禁之○王昭禹曰物有異類而同氣相爲消長盈虛其勢不兩盛也以天文考之午爲馬辰爲龍馬爲龍之類蠶爲龍之精歲再蠶則蠶盛馬衰故原蠶有禁也自非深通於命之理者不能及此

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爲九州 此序量人下士二人之職也營九州見職方此通言天下也

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朝音潮下同○營國之內城外

火季秋建戌之月火星始伏故國以納火從者謂從國爲出納也
令之則從矣此言工作之用也○註曰出火則以陶冶民隨國而
爲之左傳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作火役有災是也疏曰言行火
政又言施火令則不惟掌火禁也若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司
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彼二官掌火禁不掌火令也鄭知出納火
是陶冶之火者以上文變火是飲食之火知之也集說王氏曰火
之爲物燭燎以爲明烹飪以爲養遂而用之則强弱相勝而氣不
均順而變之則休疹相治而疾可救故四時各取其所宜之木以
變國火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隔於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
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有時火之用在人其出納有節自非深知
夫陰陽之情者孰能與於斯明齋王氏曰萬物之所以生二氣而
已陽盛爲火之熱而物資以暢茂條達否則萎陰極爲冰之寒而
物資以縮聚堅凝否則散火有出伏火出則滑盛火伏則傷陰此
春秋所以出火納火也冰有藏啓不藏無以斯伏火不啓無以發
伏陰此冬春所以凝冰開冰也天地之災猶人身之疾故調元者
以宜助陰陽爲貴司爟凌人之屬皆此道也愚按時則瀹火令承
上文季春季秋而言也註乃引仲春焚萊以實之則時字無着且
如是則仲春已令出火是將經也時兼春秋令兼出納止以一時
一事言之抑又漏矣 凡祭祀則祭爟 祭以報始爟者也此推火之本也 凡國失火野焚萊則

有刑罰焉 二者皆懲其不謹也疏曰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火弊獻禽春田主用火若擅放火則有罰也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
備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稍去聲食音嗣○此序掌固上士二
人下士八人之職也城郭之屬以固其守故修之此言固之勢也
士庶子之屬以守其固故頒之此言守之人也備器弓矢干櫓之
類材器幹築藩落之類設以禦變分以備用均以給養任以供役
用以集事凡言守之具與其事也○王氏曰士謂公卿大夫之適
子已命者庶子謂其衆子未命者衆庶謂其地之人民也稍其守
則遠近均勞逸更而守政成矣公卿大夫適職於內而子弟守固
於外此所以內外一心休戚一體而無他虞也王仲王氏曰士庶
子宿衛王宮不宜復掌城郭器國有大故則特頒而守之司士職
致士而頒其守諸子職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 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
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守者之守去聲○法
伸通守政之法移亦通也甲兵甲役力役財有司掌甲兵力役財
用之官也言三者有相移而通之者或無可通則已唯是可得以
通則與有司帥而通之以助不足此因分守之事以明合守之意
也○明齋王氏曰各致其守此各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
通首尾不應故凡守吏必受法而通其守政聲勢相依或有變
故兵甲不備力役不供財用不給則以有餘而贊其不足也 晝
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 鼜音戚號平聲○鼜守鼓名見鼓人職號戒號而戒之也此又
言守之事也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
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竟境同○境界也職即守固之職因者因險爲
固也此又歷言固與守之屬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 此序司險中下
士六人之職也圖曰周知曰險上職城郭之固下職山林之險下
職封疆之界故各以名也阻猶險也塞也達通也山林之阻則開
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此極言險之大也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
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守去聲○五溝遂溝洫澮川也五涂徑畛涂道路也樹植也植林木爲藩蔽也此約言險
之實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藩落塞蔽也以藩落塞蔽其阻路使姦宄不得容之其屬謂胥徒
及其地之民也此因常以及變也○明齋王氏曰畝中有無形
之險遂溝洫澮川非止備旱潦而已徑畛涂道路非止使往來通
已涂而樹之林非固之而已有沮洳之坑有山澗之藪有險遂之
阻是故胡騎不得長驅戎車不得並驟故盡東其畝惟予戎車是
利齊人以此責晉也記云城郭溝池以爲固易云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此周禮掌固司險之屬所以重險夏官也王氏曰先王之世
道德明仁義修然後險固可守若徒恃形勢雖有方城漢水何足
恃哉魏武侯保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以在德不在險有以也愚
按二說微不同然其理則並行不悖下職南軒張氏之說盡矣
掌疆 此序掌疆中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易氏曰千里王畿之境謂之疆載師大都之田任疆地是已邦國都鄙亦各有疆
大司徒制其畿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闕而以司險推之則掌
王國及邦國都鄙之疆也○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
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詳於周官設險守國並
著於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備用兼備本末具
舉道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又有以周天下之慮
此其治所以長久而安固若孟子則推本而言之耳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此序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之職也其方謂國之四方道治禁令猶野廬氏比修除道路掌凡道禁之意也上候人謂官士候人謂設所從百二十人爲之導所謂何戈與祋是也君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於竟朝音潮竟境同○方治謂遠方有事來治如虞芮質成之類帥道也上言治何察之事此言迎送之禮也○註曰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國語候不在境譏不居其方也春秋傳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送也疏曰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道於陳以聘楚時候不在境司空不視塗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註言識者此之謂也愚按候人一職耳而註疏引傳以証其咎亡者蓋一職雖微皆政事之興廢精神之完虧心術之敬怠爲之故見道者謹諸此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此序環人下士六人之職也致者致我必戰之志察者察其爲惡之隱二者其綱也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搏音博諜音牒○環者迴環警備之義搏執也諜間也四方有故必環而防之邦國無事亦巡而察之間諜或覺則執而治之此皆察之類也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降音杭○訟者爭師之直揚者壯兵之威降者收衆之志此則致之意也○註曰致師者致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士犯敵以致之春秋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是也訟敵國者敵國者來則往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晉師爭王命是也○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備諸侯皆守境之事以掌固統環人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畚音本○此序挈壺氏下士六人之職也挈猶表也令止也盛飲必以壺故以表井息駕乃有轡故以表舍盛糧須用畚故以表糧凡以軍讙令或不聞故表之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欜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欜憲同欜柝同○上壺謂飲器此壺謂盛漏水之器所以定時也序亦代之意也軍旅旣駐必聚欜警夜故縣壺以秩序之喪未斂必守哭達旦故縣壺以更代之也水以沃漏火以燭刻恐日夜永短之刻難分故守之以水火而及冬恐水凍而漏不下故又以火爨鼎水使沸也○疏曰漢法以器盛四十八箭倍二十四氣之數箭各百刻以壺盛水懸於箭上水漏下入器中水淹一刻則爲一刻王氏曰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爲下垣漸臺故設官董之軍事嚴喪事遽特舉以見例也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摯音贄下同○此序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之職也位鄭氏謂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也鄭氏謂三公以下將射而見則不必贄凡贄始相見也今按二說不同恭本職以將射見君而因言始相見之禮與而猶對也君南面答賜三公臣中最尊故北面以答君孤尊次之故尊以賓位面東面卿大夫又次之故居於主位面西面三公之贄執璧有君道也餘見大宗伯職從若贄皆不及士者司士職之也以大射之禮射人戒大夫以上射而司士戒士射推之可見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朝音潮相去聲臧內並同○侯在朝北面猶三公也稱皆者五等則一示與明堂位異也法儀法也國事通謂凡事也戒令以未事言詔相以當事言治達謂侯因事而有所治則以達於王而因以王命下之也

○黃氏曰經文始言公卿大夫之見君未有射事也諸侯來朝國有吉凶慶弔之事或有所請治使射人詔相而達之會同朝覲以下皆射人作其介從職不專射也註見以射名官多以援之於射淺矣又謂國事爲祭事而其戒令爲齊與期亦不止此凡事皆有戒令也士之戒令司士掌之國子之戒令諸子掌之則諸侯及公卿大夫之戒令射人掌之與愚按言射祭則不兼凡事言凡事則亦包射祭如儀禮將祭而大射射人掌戒諸公卿大夫射亦是國事所當戒令也

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射音石正音征令按如字豻音岸○以法治儀謂儀以法爲程也六耦之屬如大司馬大射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兩人爲耦六耦凡十二人四耦八人三耦六人三侯之屬如司裘王大射侯虎熊豹之三侯諸侯共熊豹之二侯大夫共麋之一侯是也豻則大名士自無大射其凡射之侯皆從畧而其與於大射其豻侯[illegible]不次於王三侯諸侯二侯大夫一侯之數故特別稱之也獲

謂唱獲之人容謂薇人之器義見服不氏騶虞之篇皆詩名歌以爲節騶虞節凡有九五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五正貍首七節三節先以聽而四節以射是爲三正采蘋采蘩五節二節以聽而三節以射是爲二正云正者樂以聽爲正而餘樂以射也此以上歷言王侯卿大夫士凡射之法而射人統主之也○王氏曰先王因度數而制以爲法因其動容而制爲儀自王以下其耦或六或四或三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獲與容視侯其樂節或九或七或五其正或五或三或二此射之法也以是治之內志必正外體必直持弓矢必審固揖遜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之儀也古之射者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而勝者飲不勝者此射所以有耦也陳君舉曰上大射張三侯者養人主不爭之德也以萬乘之尊下與諸侯羣臣射射有中否則有勝負是使有爭也故特設三侯一侯高一侯卑責弓良又有詔相之者則易爲中也諸侯二侯亦此意也疏曰儀禮大射鄉射容謂之乏乏者謂矢至此力乏據矢而言容者謂唱獲者於此容身據人而言也九節者五節先以聽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尊者先聽多卑者則少也愚按本節通言射人掌王以下至士凡射之法而下節乃言射人專職王之大射之禮其義甚明也而舊註亂之者有二其一亂全經凡射之禮此亂全經以及諸經者也其一亂本職各射之義此亂本職因亂全經以及諸經者也亂全經凡射之禮者凡射皆先燕後射而其中爲祭而與

諸侯卿大夫士射者則不以燕名而特名爲大射其止與諸侯及卿大夫士燕而射者則統名爲燕射故射禮止有大射燕射之二禮并鄉射而爲三其經中有六賓射者乃大射燕射之禮其間各有王射賓射之節故以其禮樂之節別言之耳而舊註妄以王與侯射爲賓射王與卿大夫士射爲燕射而與大射並列爲三禮則不特全經之義失而諸經之義皆失愚已於眡瞭職歷攷全經以詳其義矣此亂全經凡射之禮一也亂本職各射之義者既以賓射誤與大射燕射爲三禮因誤謂本節爲先言賓射之禮而下節爲次言大射之禮也於是以本節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孤卿大夫射一侯者率目爲賓射之采侯而因以五正三正二正爲王射之三侯三正二正爲諸侯射之二侯二正爲孤卿大夫射之一侯謂五正者五采之侯三正者三采之侯二正者二采之侯也如其說則王侯卿大夫各用采侯士乃獨用豻之皮侯且王侯卿大夫各采侯卽指五正三正二正而士則豻侯之外又別有二正之采侯是何義也更有未安者果上下節分二射則本節止言王與諸侯爲賓射何以備言孤卿大夫士各射之法儀而下節止與諸侯卿大夫士祭而大射又豈獨不備本節一切之法儀耶況於首節則以士無位而斷其爲與諸侯之賓射於本節則士與射而又斷其爲與諸侯之賓射一職中何矛盾至此攷周禮射人而外如司裘樂師鎛師眡瞭大僕小臣司弓矢之屬皆散言射而不詳其禮

言其禮者惟儀禮可攷今攷諸侯之大射禮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〇司士戒士射戒士自爲司士之職故射人位不及士射非士不與射之謂也以諸侯之大射推之則王之大射乃特加以諸侯耳其射人掌戒大夫以上而司士掌戒士一也而乃以射人位不及士而疑士之不與射又以此而臆斷其爲賓射是又亂射人與司士之職而全經及諸經之言射禮者俱亂也九節五正之屬何義相蒙甚明不應以各節屬於樂章而各正屬於射侯且上文已言王侯卿大夫士各侯之數若五正三正二正之屬果爲侯當與上文相屬不應錯見於此侯乃通名而正鵠乃侯中之的又不得以各正爲三侯二侯一侯之屬況五采三采二采之正名爲五正三正二正又顯非文理乎夫正爲正樂而餘樂以射是卽疏家先聽後射之義特疏家未審而失之耳學禮者宜究之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令並平聲下同大音泰數上聲中去聲正政同○此乃專言王大射而射人之所職也貍獸名也註謂貍善搏擬步而行其發必獲故法以張侯也去猶避也服不氏執旌負侯將射則令去之也諸侯大射禮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遂命與巾車張侯又司馬師令負侯司馬正令去之皆不言射

人蓋王侯異禮矣告者告於王也立王之後而以矢行之高下左右告之也取猶收也射畢令射鳥氏取之也爲位者服不氏祭侯而爲之位也中者受算器也大史飾中釋算而與數之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射音石○射牲謂郊廟之禮王親射殺其牲也法儀謂祭之法儀○疏曰宗廟之牲惟秋冬射之祭天則四時常射是以司弓矢供王射牲之弓矢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楚語云劉牟擊豕而已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句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倅音萃大史之大音泰○作猶使也凡有爵謂公卿大夫受封爵於畿內者但言卿大夫則未受爵者猶以凡有爵爲命士者非以儀禮射人掌大夫以上而司士掌士推之可見倅車謂戎車之副從王也王使有爵者有事於諸侯則大夫介之其王在軍之副車則有爵者乘之王見賓客則卿大夫從大史協禮事而大夫介之故或作之或令介之也

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比必二反○僕人註謂大僕也遷尸遷於室也事贊事也比校苛譴也親貴者居廬爲比校其服位之次

而因誓貢其不敬也○註曰僕人與射人與掌王之朝位王射小斂大斂選尸於室若堂朝之與也灌弓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樂此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此序服不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猛獸如熊羆虎豹之屬教稱擾者猛獸不易服擾之斯馴而服也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猛獸討中膳羞之獸如獸人冬獻狼是也抗舉也賓客陳皮幣則舉之若聘禮有司舉以東是也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贊射人也乏之制如屏風可隱蔽故執旌居乏之射中則舉旌以唱獲也○鄭氏鍔曰先王制官簡而不冗自服不氏以下或教猛獸或射飛鳥或羅或畜官不可兼耶然數職雖微以供鬼神之祭祀若序之膳羞賓客之食獻是設官以備物備物以成禮也

射鳥氏掌射鳥射音石○此序射鳥氏下士一人之職也射鳥亦謂中膳羞之鳥如鳧雁鶚鴞之屬祭祀以弓矢敺烏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敺烏鳶尚肅也註云烏鳶善鈔盜且汙人也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并夾器名見司弓矢藏矢者侯高手不能及故取以此也

羅氏掌羅烏鳥此序羅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羅捕鳥網也烏雅烏也鳥泛言鳥也蜡則作羅襦蜡音乍襦二鄭並作繻薛氏鄭諤作如字○蜡者十二月索祭之名繻羅名所以取小禽也作之言用索祭則作而用之明非其時不用也○鄭司農曰襦讀爲繻細密之羅也註曰蜡建亥之月此時豺既祭獸可以羅禽于制豺祭獸然後田是也薛氏曰晉史云先且作襦後當作袴帮幗襦婦飾也郊特牲索蜡之時諸侯之貢使草笠而至大羅氏致鹿與女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草笠其致鹿與女哉鹿不可致作羅以示之女不可致作襦以示之也鄭諤曰用致鹿之具以戒好田用婦之帮襦以戒好女本二物使羅氏作之先儒乃以羅襦爲一物耳愚按襦爲近身短衣袴帮飾襦皆下體褻衣也爲好女之戒固近理然味經文及二鄭註本作繻爲正假漢初記郊特牲從如字作繻故薛鄭本之夫好女而致女其與羅鳥鳥之職何與而漢記乃附之何哉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註謂蟄而始出者若南郡黃雀之屬鳩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是也二者變舊爲新用以養老助生氣羽物凡鴞雀之類則用以次頒賜也○陳氏曰天子之養老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國子與民俊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羅氏獻鳩以養者爲國老司徒以保息養者爲庶老司門以財養者爲死政者之老若外饔酒正稾人則總三者言之也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此序掌畜下士二人之職也養猶畜也鳥猛雞人而外凡可畜者之通稱雖羅鳥可畜亦畜之矣阜蕃遂其生教擾順其性祭祀共卵鳥卵鳥謂卵可食之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羞之鳥鳥物謂鳥之以時至者膳羞之鳥謂鳥之可常膳者貢之言進重詞也

周禮卷之八　　姜兆錫輯義

夏官司馬序職下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 此序司士下大夫二人中下士十有八人之職也羣臣創下文公孤卿大夫士也版籍也總謂之士者士始附於版推其本而言也登下其損益之數者爲有爵陟人有存殁也年歲謂齒之壯老及仕之久近貴賤謂位之崇卑此首言治羣臣之政令指王朝而言也 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 邦國謂五等之建國都家謂三等之食邑縣鄙通謂凡公邑之屬也卿以上不及公孤者侯國無之也士以下又及庶子者卿大夫之庶子命之乃爲士也治謂治狀也詔告也司士詔於始而後冢宰詔於終以行廢置也此次言治羣臣之政令通天下而言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德謂賢也若六德六行是也祿秩祿也以德受爵乃以功祿之也能謂才也若六藝是也食稍食也以能受事乃以久食之也奠之言定明始事猶未定矣非祿比故亦不言詔與四者皆有常式唯賜爲特恩則無常也此詳言治羣臣之政令兼王朝及天下而言也○疏曰註云賢者既爵乃祿之者以經先云爵乃云祿云能者既事乃食之者以經先云詔事而後定食也此二者互見之文賢者有先試以事者乃詔以爵能者若說試有功亦授以爵所以賢先言爵能先言事者欲見尊敬賢者卑退能者之意也愚按四句必如疏說乃備然賢者先授以爵此乃不易之理疏則參其變也昔謝湜自蜀之京師將試教官以告程子不答湜請之程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求爲人師而試之恐爲此嫗笑也湜遂不行由是觀之則賢者先授以爵可見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朝音潮下同鄉去聲 大僕大右之大音泰從去聲還旋同○朝儀謂路門外治朝之儀也北面以東爲上者尊左也東面西西之北上與南面之西上東上者近王爲尊也王族故士謂王族之嘗爲士而留宿衛者虎士謂虎賁之士之先後王者大右即司右大僕從者即小臣祭僕御僕之類不言士位者按燕禮射禮當在西方東面者文也擯謂相王也旅衆也孤卿以上每人一揖中下大夫稍卑故各以其等衆一揖上中下士又卑故旁三揖也還之言回也大夫以上皆王揖而就位士不待揖即就位故向旁揖之其餘在路門之左右故又還揖之也前者自路門之左前正朝位也內朝謂燕朝王視治朝畢而入燕朝則朝者皆退就官府矣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 士謂上中下士稱國中者對邦國以外而言也此以下皆言士不言公卿大夫所謂司士也詳見射人職末治猶射人治之治謂教之治戒令謂凡有統衆之詞下文賓祭各條指而言之耳如儀禮大射司士戒士射之類皆統其中 掌擯士者膳其摯 摯贄同○擯猶贊也其摯雉也士初命以摯見王司士爲之擯見而歸贄於膳人也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相去聲○戒令士而詔相之猶射人戒令諸侯公卿大夫而詔相之也同姓有族酬之禮故賜爵以昭穆爲序詳見祭統割牲割制牲體也羞進也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 使去聲○適四方使謂爲適聘四方之使又言爲介者其上有正使士爲其副使而已詳見虎賁氏及行夫二職凡所作士猶射人作大夫介凡有爵者作鄉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之類也 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披音秘守去聲○作士掌事以下亦猶射人作鄉大夫掌事也披在柩車兩旁各三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爲披守謂所守之事也頒其守即掌固職頒其士庶子之守而司士致之也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士謂侯國所貢士也任猶職也三歲則稽攷其職以賞罰其君也○明齋王氏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凡邦君之子卿大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在其中或留用於朝或反其國司士於三歲則稽攷其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記所謂進爵絀地是也但記專言習射而已此稽士任則以其任職觀之爲得其賢否之實也愚按王說詳矣尚書大傳云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初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號曰命諸侯亦此謂也而疏說乃謂以本職凡所言士爲鄉大夫士之總名此乃稽邦國之鄉大夫士而進退之也則惑矣攷司士職有二義前三節通羣臣而言此總職也其下則指士而言此專職也

反覆射者司士職與射人相表裏射人職掌公卿大夫之位獨不及士其所掌擯贊及凡祀朝之屬亦皆止於大夫以上而已射人掌不及士故士之擯贊及祀朝之屬司士則掌之也其兼言邦國卿大夫士之詔治者以公卿大夫必自士始故司士於射人職所不備者一一佐理之耳又安得於其專言士者卒訓爲卿大夫士而盡失射人與司士分職之義哉學者詳之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子之倅燕義作諸子之卒義同後倣此○此序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之職也國子謂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也倅之言副也其適長爲正體而其下凡適子妾子之屬非正體比倣名倅也皆謂國子之適於父有副貳之義而名倅者非戒令謂其督教治謂其常業等謂進業之高下位謂父爵之尊卑○疏曰按王制樂正崇四術以造士凡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王太子王子亦國子此註不言者彼樂正造國子合有王太子王子故文王世子爲成王猶在學學君臣父子長幼之禮也此據諸子致國子於太子故不得通王太子王子也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子之大音泰正並同征○大事如下文喪祭賓客之屬甲兵之事若有故旗守之屬公卿大夫聽於王故其子聽於太子也有司若伍長卒長軍法若坐作擊刺及賞罰之法司馬弗正謂兵賦凡國正弗及謂凡力役之事以致於太子故弗正以其國子故弗及也○疏曰呂氏曰古之爲國其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臣之貳也學相同則好相合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也故太子雖未爲君而君臣之交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也愚按本職謂之諸子而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各篇皆謂之庶子諸庶皆衆詞該凡適子及妾子而言故本職又謂之羣子文王世子爲庶子之職以正室守太廟以其諸父諸子諸孫守餘宮室此也國子本以正適爲重而本職之教治則支庶爲主者王制諸侯卿大夫元士之衆子不得與帥其適子皆入於太學此所以師氏保氏之學在公宮之左以合教貴遊子弟而諸子職又掌其倅之教治使之修德學道以攷其藝而進退之也故諸子之職與師氏保氏相表裏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正者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而此掌之也授者受之司干以授之也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從去聲○服位謂衰麻之服哭泣之位也作羣子亦猶射人作公卿大夫而司士作士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凡國之政事如宿衛守同之類倅謂之遊無職事者之新凡政事必學而成者乃加之否則存而教之也德藝謂師氏保氏之六德六行六藝合聚也學謂太學射謂射宮也國子之倅其初不得與元子俱學於太學使學於師保而春秋合於太學之射以攷之如大胥致諸子入學合舞之類是也進者進用若升於太學也退者退習若屏之他方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此序司右上中士六人之職也凡車皆勇士居右羣右謂戎右齊右道右之屬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比必二反乘去聲屬音燭○合之言比車亦有卒伍比次之如軍法也比其乘者比其馬使同力屬其右者屬其人使同心也○疏曰云卒者宣十二年傳云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是也云伍者司馬法云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是也鄭氏曰凡車三三爲小偏九乘三五爲偏車十五乘五五爲大偏凡二十五乘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爲卒又謂之廣凡五十乘是合二師五千人之車也五偏爲伍凡一百二十五乘是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此謂車之卒伍愚按鄭氏所謂二偏爲卒者卽春秋傳卒偏之兩而所謂卒又謂之廣者卽春秋傳廣有一卒也蓋車之卒伍與士之卒伍不同士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而車則二十五乘爲偏二偏爲卒五偏爲伍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五兵見司兵職車右必選士故凡勇力而能兵者屬之而以政令責之也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先去聲○此序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二人之職也卒伍謂其下虎士八百人之卒伍也先後而趨以衛王也稱卒伍明不失其律也以旅賁氏推之此蓋指祭祀而言故軍旅會同亦如之與或曰通謂凡出入也此言扈從也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遣車而哭從遣並去聲○舍之言止謂所止行宮也閑其防也大喪亦大故之類故如之此言守衛也遣車魂魄所依從哭以安之也此亦言扈從也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使並去聲○適

四方使謂爲通聘四方之使也從士大夫謂從正使而爲之副使惢其中士從上士以上而其下大夫從中大夫以上與有微事謂徵師役也則自奉書以使之矣此言使命也○明齋王氏曰書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虎賁百人卽此虎士也以勲戚之重諸侯人攝虎賁氏之官逆立嗣君職略任重如此而周公之戒成王復拳拳於綴衣虎賁之爲惢以其朝夕近侍至親得其人與否乃君德所以養成君德也則所係又豈淺鮮哉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 此序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也夾王車卽謂左右各八人也然車輪不定故持之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服袞冕從○祀賓則吉服喪則因服軍則戎服各以類也○詳曰士助祭服爵弁會同則服弁端臣爲王喪賁賤皆斬衰麻絰既葬服葛在軍惟甲士被甲胄餘則否此衛王故介也凌從王氏曰帝王之於外則飭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帳稱警而後蹕辨張弧而後發與清道而後奉乘遊例而後轄殺靜室而後息蓋所以顯至尊務戒謹嚴法戒也二職之任重矣哉愚按虎賁氏言卒伍前後王者乃下大夫二人中士十

有二人率其屬八百人或先或後於王之先後也旅賁氏言左右夾王車者乃中士二人及其條十六人或左或右於王之側也虎賁氏所率猶役也而旅賁氏則自以其條執兵械徒役少而職員較多矣此所以名官以旅但自爲扈從而不及守衛之屬與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大音泰○此序節服氏下士八人之職也本職之義未詳袞冕九章王祀若朝之服日月爲常其所建之旗若諸侯則上公之袞服有降龍無升龍侯伯以下冕服遞殺而其旗亦各有節矣維謂維其緌也六人者一畔三人四人者一畔兩人裘冕所謂大裘而冕也車謂尸車也春秋傳云晉祀夏郊董伯爲尸○註曰掌袞冕者從王服也裘冕亦從尸服也禮天子之旌長曳地旒十有二兩兩以縷綴聯故旁各三人持之也疏曰註謂從王服者明節服氏所服與王同也郊祀尸與王同大裘故節服氏亦如之乎仲王氏曰如註義則袞冕六人句裘冕二人句也而後儒以節服氏爲掌王服之中節者蓋掌祭祀朝覲袞冕爲句郊祀裘冕爲句二者乃其本職而六人維旅二人執戈二者其兼職也然按書傳大輅圖王在輅上驂乘一人導前一人旁行六人皆冕服則從王服始從鄭註可也愚按序官鄭註及明齋王氏皆謂爲王節所衣服而註於序職乃又以從王服釋之何耶夫從王所服者蓋謂一以飾容衛一以謹防閑也鄭氏謂職本下士服天子衣旗執戈以趨於禮何居則此不但戲國體而抑亦豈所謂謹飭者乎但本職解作以其節爲王服之義理固較正而味郊祀裘冕爲句句似未完或疑別官多舛文郊祀之下當有脫誤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 難儺同音色○此序方相氏狂夫四人之職也蒙熊皮示其猛以搏獮也黃金四目示其明以燭隱也玄衣朱裳以爲容執戈揚盾以爲用百隸師罪隸夷隸之屬時難月令季春仲秋及季冬之難是也索猶搜也室乃隱慝所藏故搜而毆之也 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方良註作罔兩○先匶爲前道也國語土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毆之以安土神也○王氏曰凡陰陽之氣成功者退順則爲利逆則爲災月令季春國門之儺曰畢春氣恐寒氣害也仲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恐暑氣害也季冬大難則辟一歲邪慝之氣也此於太虛開不過氣之宿留者而已留而中於物則爲災爲疫有鬼神焉寄聲氣之間以主之故儺以毆之使蕩而不留也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此序大僕下大夫二人之職也正者王之禮服有六而其朝立有位也以小臣正王燕居之服位推之此蓋謂治朝燕朝之服位與下文言覲朝與入之位是也出者奉以出入者入以報此言事上也○王氏曰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正王之位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正王服位而後出入王命能正位然後凝命也維說曰大僕掌出入王命傳達章報之職而已亦屬於司馬何耶晉欒祁將奔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月不得見遂降楚趙充國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得報自極遠至京師往返纔七日後遂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也

掌諸侯之復逆 還報曰復陳奏曰逆此言體下也○王先生曰復逆以通上下也諸侯復逆掌之大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尊卑爲次也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 朝音潮下同○眡朝謂視治朝也前正王位退乃復立於路門之左司士所謂大僕前也入謂入路門內之燕朝其正位亦如治朝也此亦言事上也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 四面鼓曰路鼓示無不通也大寢卽路寢待者待通之也達窮大司寇及朝士職以肺石

若窮民是也窮民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乃擊鼓以告於王矣遽令行夫職邦國傳遽之小事也逆迎也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故聞鼓則速逆而考之以通其言也此亦言體下也○疏曰御僕職云掌以序守路鼓故逆御僕也而又有御庶子者蓋其職凡下士十二人分為之而總名為御僕與愚按大僕掌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其職最大若達窮者與遽令蓋亦吏民復逆之屬乃不隸於御僕而隸於大僕何也情切以通故御僕之職掌守路鼓以通之而統以大僕也御庶子序官序職皆不見疑是御僕之屬但御僕十二人爵皆下士而或名御僕或名御庶子蓋亦有未悉者或曰御庶子蓋地官師氏教養之國子所謂使其屬守大寢之門是也其大僕聞鼓聲而亦逆之者蓋御庶子無事當嚴其守而有事當達其情故也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祭祀賓客謂大祭祀賓客也以小臣職小祭祀賓客推之可見大餐不入牲此贊牲事專謂祭祀也蓋納亨時王迎牲射牲割大宰贊剪其毛而大僕贊宰割牝載之屬也**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居左為尊位不敢無事以當之故自馭也此亦言事上也○疏曰前驅如今導引也居左自馭不參乘避王也亦有車右為嚴由大僕以車前驅為導故其在車右不敢使人馭而自馭也若使人馭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太尊矣**凡軍旅田**

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師田鼓以作事薄蝕鼓以除厲贊者王親鼓而贊擊其餘也**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於宮門**窆音便縣懸同○鼓以警眾故名戒鼓傳達於四方言廣戒也縣首服於宮門謂婦人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若男子冠衰之式小宗伯縣於路門之外也按射人職云與僕人遷尸欑弓亦云僕人師扶左此蓋省文與**掌三公孤卿之弔勞**勞去聲下三職並同○本職及小臣御僕職各所弔勞皆謂王或有故而使攝也若王親往弔勞則亦贊之矣詳見大司馬職此亦言其體下也**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相去聲下職同○王燕飲對小臣職饗食而言王射對小臣職賓射而言贊弓矢謂授及受也**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燕朝前正位而退已見上文此又明其掌擯相也不眂朝通謂治朝燕朝辭猶告也上數條皆言事上也○鄭鍔曰一日二日萬幾王不眂朝是必有故若安燕而廢朝當論諫以箴過也三公孤卿大臣也與國共休戚宜以辭告之○伊川程子曰人主不可跬步離正人也蓋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以知長化與心成○王氏曰大僕等之正服位與擯相其法儀何密也人欲之恣無不自起居燕朋而也先王之防之也豫而微微故不勞豫故不迫而王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畢舉故三代之盛也左右僕從維容談笑而有餘其衰也法家拂士微色發聲而不足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此序小臣上士四人之職也小命小事之命令也小法儀謂揖讓周旋之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燕謂燕居小寢也王燕王卒食玄端而居蓋王皮弁以日視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既然後適小寢燕食已乃釋服而小臣掌其服位也燕出入而謂小寢燕閒及凡宮苑遊觀之屬**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食音嗣大僕之大音泰下同○鬱人凡灌事沃盥冥指祼事而言此通言之也大僕掌大祀賓士燕飲王射而小臣掌小祀賓饗食賓射皆大小之義也以賓射對王射者凡大射燕射之禮皆王射從賓饗之王射大僕贊弓矢則贊射小臣贊弓矢也舊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分為三射其失甚矣**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小事掌大事則佐也本職各條亦皆事上體下之意但視上職為略耳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眂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師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此序祭僕中士六人之職也命眂祭祀註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謂攝祭者羣有司謂凡執事者戒具見大小宰令猶命也誅責也勞其敬而責其怠也此正言王不親祭之事也○劉氏曰王之於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祗其事吉蠲戒具可謂盡敬備禮矣然其初王不眂之也乃設祭僕專受王命以眂祭祀而戒有司糾百官是代王躬其事也聖心如此故祭則鬼享帝假而受福也○王氏曰祭祀甚煩王豈能一一親之特設祭僕六人董事百慮不入其中以致其精明之極所以事無失禮也愚按二說指王未祭而命眂非王不親祭也然觀既祭反令則註謂有故不與者得之或曰下文明言王之所不與則此不合以不親與祭為言曰下文自以邦國都家地遠而禮不得與此則本王所祭但以有故而不得親耳與王所不與義殊也**大喪復於小廟**小廟謂高祖以下對太祖而言也復招魂也此因祭而及之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與去聲○不與註謂同姓諸侯有先王之廟者明齊王氏謂古帝王及名

山大川之在侯國者按諸侯不得祖天子王說近是然傳稱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如鼓豐舊廟鎬京豈能與祭則二說相須始備與賜之禽使致祭也致福見都家宗人展之言視也視其體之數如大牢則牛左肩九个少牢則羊左肩七个特牲則豕左肩五个也此又推王不親祭之類也○疏曰周人尚右故右胖皆祭以左胖致人也祭言太牢謂天子之公卿大夫少牢謂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卿大夫特牲謂諸侯之士也牲皆用前體者前體貴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此序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之職也羣吏謂大夫士之職以太僕掌諸侯小臣掌三公及孤卿推之可見不正言大夫士而言羣吏者中包庶人在官也吏言逆民言復猶宰夫言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互文也弔勞亦謂弔勞吏若民也**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翣**相去聲○登謂登牲體於俎也御僕相小臣奉槃授巾以盥乃登也翣棺飾也**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燕令燕居時之令序次也十二人以次更守之也本職亦專上體下之意而職又降矣○介甫王氏曰庶民之復即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欲有復於上者也大僕掌建路鼓令御僕序守以待達窮者此所以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

隷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埽洒並去聲○此序隷僕下士二人之職也天官宮人掌王之六寢謂宮寢也此掌五寢謂廟寢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天子七廟惟二祧無寢故五矣埽除糞洒詳見宮人**祭祀修寢**修治也**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乘石謂升車之石洗潔也蹕警也**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曾祖禰四廟之寢大寢始祖廟之寢○疏曰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凡廟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也方氏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繅古藻字○此序弁師下士二人之職也稱弁又稱冕者弁制前與後平而冕前俛也春秋正義曰冕後高前下有俯仰之形欲令居上者位彌高而志彌下也五冕春官司服所謂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是也其覆上以玄下以朱謂之延延下小鼻綴繅謂之紐藻旒謂之繅就之言成也以五色組爲旒如藻之文每旒貫五色玉十二爲一就而前後各十二就也玉笄以玉爲笄而貫於冕之武上之四旁也朱紘以朱色之紘結於領下而綴於笄之兩端也此總言王之五冕之制而

十二就十二玉乃獨舉王之袞冕之數者凡禮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干上袞冕十二旒玉爲王之正服而其下諸侯孤卿大夫所服鷩冕毳冕絺冕玄冕爲王之兼服惟上得兼下故獨舉袞冕以包其下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之制推下不得干上故獨舉王之袞冕十二旒玉以表異於上公袞冕之九旒九玉侯伯鷩冕之七旒七玉子男毳冕之五旒五玉孤絺冕之三旒三玉卿大夫玄冕之一旒一玉之制也**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斿旒同瑉音民○諸侯五等之通制九就據上公九命而言也瑉玉石似玉者三采謂朱白蒼其餘如王謂玄冕朱裏延紐之制言上公之袞冕而不言侯伯以下之冕者亦舉上以明下也**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瑱音鎭○繅斿皆就未詳王氏謂衍文也或謂宜屬玉瑱玉笄爲義王侯藻旒皆一就以繫玉瑱而垂於玉笄遂文也充耳謂之瑱王以玉侯則以珉之紘王以朱侯則以靑明王之玉瑱玉笄雖異而藻旒則與侯皆一就矣**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會音膾璂音基邸音底○弁如人兩手相拚合也釋名云以爵韋爲之爲爵弁以鹿皮爲皮弁以韎韋爲韋弁公羊註云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延旒則冕也皮弁王之朝服會縫綦結邸柢也弁縫中結五采玉十二爲飾其內之頂上以象骨爲柢

而其笄亦玉也弁絰王之弔服環猶纓也弁如爵弁而素亦謂之素冠而其上加環絰畧如總之麻絰但以一股纏之而不兩股相糾也此言天子之各弁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韋弁戎服也其等謂冕之藻旒弁之玉綦經之辟積皆如其命數也此言諸侯以下之冕若弁也○疏曰冕制周禮不詳按叔孫通作漢禮器度取法乎周其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上玄下朱覆於冠前低一寸此其制也王之五冕其藻旒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而玉則皆十二故藻旒不言皆則五冕不皆十二旒而玉言皆則五冕之旒皆十二玉也愚按王之五冕冕制皆同而旒數則異疏稱冕制以叔孫通漢制爲準是冕皆同而註稱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是旒皆異也諸侯卿大夫之冕其於王各有同而玉數則皆異司服職稱上公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皆遞如其服是各冕亦與王同而朱子稱天子五冕之旒皆十二玉諸侯以下則九旒者九玉七旒者七下除皆做此是玉皆異也繅斿皆就註義未明而或屬玉瑱玉笄爲義者蓋冕旒自衮冕而下數不同若瑱必貫以旒而旒皆兩旁各一故不及其數但稱皆就而已古者垂旒以蔽明充纊以塞聰自天子達於士詩毛氏以充耳以黃

爲君服充耳以靑爲卿大夫服充耳以素爲士服蓋黃靑之屬卽采而藻旒亦難猶之謂稱與促皆就句絕下於義爲順也學者詳之

司甲。此序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職而今闕也○王氏曰甲與兵一也周官先司甲而後司兵書費誓亦先言敿乃甲冑敿乃干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者戎事先自保故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此序司兵中士四人之職也五兵謂擊刺鉤斬之兵有五也五盾謂舞用建設之盾有五也物謂名物等之言等謂功治上下法謂軍中所用五兵多少之數也受兵輸謂旋軍之時受所輸納之兵用兵謂行軍而外用以守衛之兵也按秋官職金之金貨司厲之器賄皆入於司兵而本職不詳其蓄物等之用受輸之法統之與 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舞者兵謂干戚之屬○鄭司農曰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鄭氏曰五兵擊兵刺兵鉤兵與斬兵二也擊兵曰殳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鋒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戣二也斬兵長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者曰刀曰劍四也鉤兵曰句矛曰戈五也五盾祭祀朱干以舞一也小戎詩龍盾之合乘車所建二也又棠伐有苑詩稱中干貳車所建三也旅賁所執四也舍設藩盾五也愚按司農之五兵據廬人職車之五兵而言也鄭說較詳蓋凡所用之五兵異於車之五兵矣司兵職兼言盾司戈盾職兼言兵互文也雖兼言盾而其下言授受兵者七無一及盾則所言五盾亦攻敵先自保之意也司戈盾雖兼言兵亦以戈與盾相連故及之耳學者詳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此序司戈盾下士二人之職也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殳戈盾皆授以爲衛也旅賁職止言服而趨者互文耳舞者兵謂朱干之類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乘舍斂並去聲○王所乘曰乘車副曰貳車其授其建皆供車右所用也虎士虎賁之屬也虎賁職初不言戈盾旅賁職亦止言介服皆互文舍猶茇也設盾爲藩衛如今之扶蘇然斂猶收也○東萊呂氏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

不藏兵凡用兵必取之廟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皆此意也如鄭莊公授兵於大宮楚武王授師子之類此見春秋之初其制尙存雜說曰旬出革車一乘凡甲兵戈盾旗物鼓鐸悉備鄉遂之官爵其兵器是也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鄉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晉之兵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意異矣明齋王氏曰凡出軍采邑之公卿大夫亦各有其兵盾之屬故此掌頒者惟王之貳車所授乘車所建與旅賁虎士所授及舍所設而餘不及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此序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之職而總舉之也法謂長短強弱之屬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中仲同箙音服○獻謂受獻於槀人也箙盛矢器也按槀人職春獻素秋獻成此不符者蓋獻素後弓弩先成矢箙次之王氏謂獻素以弓弩爲重獻成以矢箙爲全是也此總言入也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椹音斟豻音岸使去聲○此以下分言其出也六弓詳見考工弓人職射甲革春秋傳蹲甲而射之是也射椹質下文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圉師射則充椹質是也二射皆堅以勁故弓最強也豻侯五十步易至鳥獸亦期中而已二射皆便以利故弓稍弱也學射者養其技使者養其體凡勞於王事者養其力三射皆安以和故弓適中也從弓者每弓各一箙百矢也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守相迫近故弩用弱戰陣相及遠故弩用稍強無王弧最強者弩恆張不弛往體少若王弧恆服弦使矢不疾也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恆矢痺矢用諸散射。絜胡結反矰音增射音石○本節多未明今姑以註解之八矢弓弩各四枉殺矰恆四矢皆弓也餘四矢皆弩也枉矢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矢也絜矢象焉絜之言結結火以射也殺矢傳藥而射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候敵近而射也矰繳於矢謂之矰矢茀矢象焉茀之言刜刜飛鳥也安居恆用謂之恆矢痺矢象焉痺之言卑平等而中也散射謂凡禮射及習射之屬餘詳考工記矢人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

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句音鉤○天子之弓卽王弧也以往體寡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卽唐大也以往來體若一故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卽夾庾也以往體多故合五而成規士弓合三成規則在六弓之外矣句曲弊惡也諸士弓之爲下也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射牲見射人職澤澤旁習射之地其中爲宮射義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是也燕射該諸侯及鄉大夫之射而言也凡王與諸侯鄉大夫射皆先燕而後射但因祭而行者義不起於燕而謂之大射其以燕而行射者則義在燕而謂之燕射故射止有大射燕射之二禮以本職觀之益信其稱賓射者乃指大射若燕射之禮王率諸侯及鄉大夫之屬燕畢行射而言也舊以賓射對大射燕射而列爲三禮理不得通若使射禮果分爲三豈司弓矢但供大射燕射之弓矢而獨不供賓射之弓矢乎餘詳眡瞭及射人如數謂一弓乘矢如射者之數也并夾取箭之器見射鳥氏明猶明器之明也○傅氏曰射義天子將射先習射於澤澤之射習大射者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則正大射也以椹質習於澤而知其有勝堅之力然後以射侯邇之察其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而能中者乃爲有可用之實而

與於祭也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從去聲○物謂利用之物從猶依也儀猶法也充滿也總貯日籠竹爲之分佩日箙竹若皮爲之矰矢不言箙者恐其亂將用乃供也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更平聲○更償也非用而亡矢則償用而亡之則不償也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抉決同○此序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之職也繕之言善也王用須善也矰弋謂以繳矢射弋也抉一名彄以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以鉤弦也拾一名韝扞以韋爲之著於左臂裏以遂弦也 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詔者告以射節贊者佐大僕授若受也 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凡王車皆有車右驂乘故爲充而載之也充盈也載猶受言載之之載謂抗之也 既射則斂之無會計亦惟王不會之意也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齎資同○此序槀人中士四人之職也職金司征之屬齎之言給給百工使市物料也 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上上聲○弓六物卽王弧夾庾唐大也弩四物卽夾庾唐大也矢八物卽枉絜殺鍭矰茀恒庳也三等謂上中下之人所用之等弓人職上士服上制中士服中制下士服下制是也素猶樸也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也等卽三等也饗謂酒殽勞之也乘猶因也事謂師田之屬試者用而攷之也食稍食也誅責也功善則上其食甚乃賞之不善則反是也物皆大於司弓矢其善者則入於繕人以供王也○按書其等明承上三等之制而先鄭云書工高下之等以制其饗食也後鄭云上功作上等其饗厚下功作下等其饗薄也則於上下文皆失矣夫獻之時第書其三等之物而槩饗之由是因事以試則美惡見工拙定矣此所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也而可失其前後承遞之義乎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結言齎財與弓矢弩箙之出入也闕除也有亡棄者則於簿書闕除之此專謂弓矢弩箙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使去聲○此序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之職也按巾車職革路以卽戎謂之戎

車其木路以田謂之田車而諸右不及田車者蓋師田亦以革路其義統之矣兵革使疏謂介而執戈盾且充軍中使令也諸右皆有前車持馬陪乘諸儀今獨不及者戎事尙武故但言掌戎車之兵革使而陪乘從省文其餘儀則戎僕掌之也 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陳去聲○詔贊者詔且贊之也凡戎車將居中當鼓下勇力居右王自將亦如之故戎右詔王以當鼓之節而因與大僕助擊其餘也傳猶宣也軍聲讙大言以宣之矣 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敦音對辟音闢茢音列○會同以金車亦以革車以金車卽齊右職會同賓客前齊車是也其持馬陪乘諸儀皆齊右掌之矣以革車則戎僕職所謂兵車之會也其陪乘則戎右實充之言充者明非其本職也辟開也役之謂供役也凡盟以玉敦盛牛血戎右執之以藏書開衆心而遂授於凡當插者若供役然也牛耳謂割取其血也必以耳明順聽也茢謂帚也主盟者割耳盛於珠盤自執之而戎右執敦血以桃茢帚拂除不祥乃辟盟焉是皆助之也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同齋陪乘之乘去聲下職並同○此序齊右下大夫二人之職也玉路以祀金路以賓皆必齋故統謂之齊車前車自未乘而言持馬自方乘而言陪

乘自既乘而言凡有牲事則前馬前馬猶言前車王見牲則拱而式故下當前馬以備驚奔也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按三右職皆同而戎右詔於僕者戎僕掌之也齊右獨闕於傳命王下仲以爲禮法之地王肅謂無言者傳之耳諸僕皆掌副車之政獨齊僕闕其文焉亦此意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此序道右上士二人之職也象路以朝以明治道也故謂之道車自車上諭命於從車從去聲下同○從車見馭大王行以車從有命則直之也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車儀如記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之類齊右亦然省文也式則下前馬猶凡有牲事則前馬互文也以蓋從表尊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此序大馭中大夫二人之職也祀謂大馭說見序官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軷音跋軌音范軹音止軌音凡俗作軌誤○軷祖祭名也犯軷謂轢之也禮將出於國門外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

神主祭以酒脯既祭乃以車轢之而去取跋履山川之義故名爲軷聘禮舍軷飲酒於其側禮家謂之道祭是也祭謂祭轂末之軹若軾前之軓也僕卽謂大馭也將軷祭大馭下車祝祀王代之馭祀既畢登受轡王以酒酌之大馭乃以左手受轡右酌酒祭軹若軓然後乃飲而犯軷令言受轡犯軷在先而祭飲反在後者先約舉之也○疏曰此據郊祭之時故有犯軷之祭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薺音慈○凡馭路註謂總五路而言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肆夏采薺皆樂章名鸞和皆鈴名鸞在衡和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奏樂章以節行趨而又聆鈴聲以合其節也○王氏曰行欲舒歌肆夏以節之趨欲齊歌采薺以節之人與車之疾徐皆然此樂師教樂而奏其章大馭馭車而應其節也行趨有環佩之聲鸞鳴於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相應於和軾所以養王聰明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

戎僕掌馭戎車此序戎僕中大夫二人之職也如諸僕職當云掌馭革路以節亦省文也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副謂之倅服謂革弁服也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守狩同○兵車猶言戎車亦謂革路也巡狩乘革路會同則兵車之會乘車之會乘金路亦如之者如其犯

軷也掌凡戎車之儀凡戎車兼革車以卽戎及巡狩會同之革車而言也一云謂王以外之戎車皆稱武王戎車三百兩是也二義前說近是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此序齊僕下大夫二人之職也賓尊稱齊僕說見序官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朝音潮食音嗣○逆迎也至謂行也至車送逆其遠近以爵等爲節也諸路皆有副獨大馭齊僕不言副者文與按賓祭與朝相通少儀註朝祀之副曰貳戎田之副通曰佐也○疏曰春朝夏宗則迎賓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秋覲冬遇無迎賓法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也今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以迎者謂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於廟郎各有乘金路送迎之法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齊齋同○此序道僕上士十有二人之職也早朝日朝暮朝曰夕燕猶燕息之燕以朝夕者謂視朝於治朝及聽政於燕朝以燕出入者謂入息於小寢及出適於別院法儀謂燕飲之法儀也禮饗與食皆於廟而燕於寢故其逆送之儀亦如齊車以其等爲節也掌貳車之政令貳亦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此序田僕上士十有二人之職也田路爲木路以鄙謂巡行縣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比音避○佐猶副也設者於佐車外特設之矣驅獸使之前逆獸使之返故名驅逆之車或亦稱佐車者散文通也植樹也樹旌以告獲禽也比次也獻禽時次其種物以數也○疏曰天子尊故戎車之貳名倅田車之貳名佐諸侯卑戎車田車之貳同名爲佐無倅名也是以檀弓云戰於乘丘公隊佐車授綏少儀註亦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田之副曰佐也又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彼所謂佐車卽此驅逆之車矣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提擧也廬川王氏曰提者節之也晉則進之驅又敢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戚也劉氏曰諸侯晉大夫馳所以佐佑翼禽致獲於王也○王氏曰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焉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臣之佐君常佐之也道車之副謂之貳者如世子之貳其父謂之儲貳有

故乃備而代之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使並去聲○此序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之職也貳車通謂諸僕倅車貳車佐車之屬對文則分倅貳佐散文則通名貳也從車即道右職從王之車使車凡奉使之車皆公車故皆分公馬駕治也詳見趣馬○王氏曰自大馭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其貳車從車使車而已貳車謂五路之副也從車公卿大夫從於王之車使車受使令於王之車車既衆故其員亦多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此序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六廄成校故名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種上聲下同齊同齋○馬極善曰種即駕玉路者馬嵩曰駑乃給凡役者戎齊道田並見上一物謂以一類相從也戎田皆齊力而用次於戎齊道皆齊色而道次於齊種則色力俱善駑則色力俱下此首言物類之辨也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乘馬之乘去聲廄廄同三八字註作六○頒者頒之僕馭以下也養謂飼秣乘謂教習師即圉師圉即圉人趣即趣馬僕夫即大馭至田僕左右二校即校人中大夫二人也良馬之數謂駑之一物視良之一物三倍也馬四匹曰乘二匹曰麗駑無僕夫者充雜役不駕於五路也乘馬至僕夫自良馬而言麗馬至馭夫自駑馬而言六廄至左右通良馬駑馬而言此次言養乘之職也○註曰乘馬一師至六繫為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乾之數二百一十六此應乾之策也天子十有二廄馬六物良馬五物各二廄五物共十廄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物二廄其數三良馬之數每廄計六百四十八匹二廄計千二百九十六匹良駑合計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也麗耦也八麗一師至八趣馬一馭夫其數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六麗一師則十二匹六師一趣馬則七十二匹六趣馬一馭夫則四百三十二匹適符良馬一物之數然後從而三之為千二百九十六匹此謂駑馬三良馬之數也林氏曰成周馬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給芻牧有事則供召發然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養之於官何以知

之周禮天子十有二閑兆備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而衛文公末年馬至騋牝三千若以封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安得遽如成周全盛時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文公之騋牝三千與乘官民通數而言之也平仲王氏曰陳祥道以衛文騋牝三千與齊景千駟同稱以為僭侈夫詩人美之推本於秉心塞淵絕無譏之之意則林說為當而陳氏蓋未之攷也因攷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閒馬至七十萬開元閒至四十五萬而周天子六軍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者漢唐行軍之馬一出於公周制六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爾今觀鄉遂之官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祭其六畜車輦則周家之馬政可知而亦可無疑於衛文之三千矣愚按經文言十二廄每廄當馬二百一十六匹未言每物幾廄也而註乃謂良馬一物二廄馬當四百三十二匹經文六廄成校校有左右承良馬之下言之也而註兼以指良駑且其言駑馬三良馬之數亦未嘗言三倍良馬一物之數也而註乃以良馬一物有四百三十二匹三倍之則千有二百九十六匹而因疑八之當為六凡此者蓋以天子十二閑是為十二廄數當如此若十二廄皆良馬而駑馬三其數則良駑共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匹為三十六廄即不符天子十有二閑之數矣故註以左右六廄為良駑之通數一物約當二廄而駑之一物之數視良之一物約三之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閑以防馬木為之廄為一閑十二廄凡十二閑名閑者閑有閑防閑習之義杜不善以進於善也六種以下未詳舊謂六種即種戎齊道田駑之六物四種謂道齊田駑之四物二種謂田駑之二物十二閑六種者六物各為二閑也六閑四種者道齊田三物為三閑駑一物三其良而三閑也四閑二種者田一物為一閑駑一物亦三閑也按天子駑之一物三倍良之一物然其良與駑皆一物為二閑而已今諸侯大夫不應良之一物各一閑而駑之一物皆三閑且即如此亦直云六物四物二物耳何又變云六種四種二種耶或謂種之言類以類養之也十二閑六種者六物各二閑物為一種以養之六閑四種者六物各一閑種一物為一種道齊二物同一種戎田二物同一種駑一物為一種以養之四閑二種者道齊田駑四物物各一閑而道齊田三物為一種駑一物為一種以養之也其說視註為正且閑為教習之式種為飼秣之宜於養乘意相合也此又言齊甲之等也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特之言牡先鄭謂三牝一牡也必三牝者質孳生也其特少於牝者蓋牡者選為犧牲之屬與馬祖

謂天駟房星也執拘也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而駒血氣未定故執之無令近牝也先牧謂始養馬者攷治也夏草茂可牧故祭先牧而頒馬而牝馬方孕故又攷特使遠之也馬社謂始乘馬者臧善也秋馬壯始可乘故祭馬社而佚駁乃路之馬尤當善故臧之馬步註謂爲神能害馬者王氏謂行神也講習也冬大閱故祭馬步獻成於王而凡馭夫戎車從車使車之馬皆當習故講之也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朝音潮扑普卜反〇毛者齊其色也飾謂飾以樊纓之屬與幣同薦故將幣馬扑策也皆祀朝所服乘薦贈故或頒之或從之受者受庭實所陳也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馬遣去聲〇遣車之馬謂芻馬也帥猶將也用僕設車而扠人駕馬而帥之也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去聲〇飾駒以釁沈禱祭之用幣也黃者土色也供幣馬謂使者所私說也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物者齊其力也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稍去聲食音嗣〇祿稍等馭夫以下凡有祿者總之矣稍食等亦如之謂師圉及府史以下也稍宮中者王馬有養乘於內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此序趣馬下士每皁一人之職也贊贊扠人也謂其臧僕講馭夫助而正之也六節行止進退馳驟之節也皆以趣齊之簡之使其養備法則即扠人職十二閑六種六閑四種四閑二種之事也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說音稅〇駕說之頒均其力也四時之居治應其候也居謂牧房廄閑之所治謂執駒攻特之屬聽馭夫惟所役也〇劉氏曰辨四時之居治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房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在廄而有閑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相去聲〇此序巫馬下士二人之職也王氏曰乘以治之猶天官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也醫馬以獸醫爲主巫馬并其屬有醫四人凡以相醫而已藥攻猶瘍醫以毒藥攻之也受財於扠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扠人賈音古粥音育〇受財以資醫藥也粥賣也布亦財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此序牧師下士四人之職也牧地泉甘草美之處如汧渭之間華山之陽是也頒之扠圉人也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中仲同〇焚牧使勾萌發也通淫使蕃息蕃也〇註曰仲春陰陽交萬物生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者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凡田事贊焚萊贊者贊出萊草廢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駣音兆〇此序廋人下士每閑二人之職也阜馬謂秣以時使壯盛也佚特乘用有節使休息也馬二歲曰駣三歲曰駒教駣使習其馳驅也攻駒先治其齒齧也散耳者以竹括押其耳項而無動搖圉馬以圉養其牢籠而無齕齧發躁是扠人正扠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員選猶言善選扠人主選馬而廋人先爲差正也八尺以上七月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詩所謂騋牝三千也六尺以上即馬耳以扠人六馬之物及輿人三馬之度準之種龍八尺以上爲駕玉路之種馬駕金路之齊馬駕象路之戎馬皆爲國馬騋七尺以上爲駕木路之田馬馬六尺以上爲給凡役之駑馬此所以國馬之輈深四尺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三寸與〇郝氏曰扠人總馬政擇馬全善者備王路之用也鄭謂扠人員選爲師圉而選擇可備員者平之其說恐非平仲王氏曰員選之下即繼以八尺以上等句郝說爲長但員字無着落耳愚按王氏參之上下文郝義始定然仍以員字爲疑何也攷字書員一訓周當爲完善之意扠人之擇善選趣馬實贊正之而廋人先差而正之也經文以八尺以上等句繼之者以此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此序圉師良馬乘一人之職而駑馬八麗一人亦如之也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蓐音辱庌音訝〇除蓐者冬寒藉馬以蓐至春除之也釁廄者馬聚恐癘疫或生春乃釁之也始牧者春草茂始出牧也庌廡也庌馬者春出就牧夏庇之使涼也獻馬者從扠人獻於王也射則充椹質茭牆則剪闔椹質木爲之驚草以代侯者謂之闔剪草以作蓋也此因芻牧類及之也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此序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之職也芻以飼馬牧以散馬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廄馬亦如之賓客之馬客就館時所賜喪紀之馬祗朝廟時

所厲故皆夾而入陳也歐馬謂按人所飾遷車之芻馬猶亦人捧之而舉之矣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貉貊同○此序職方氏中下大夫十二人中士十有六人之職也邦國謂侯國都鄙謂采邑及凡公邑東四夷南八蠻東南七閩東北九貉西五戎北六狄皆據其時所服而言也人民即下文二男五女之類財用即金錫竹箭之類九穀即稻麥之類六畜即馬牛之類數要謂書之綱目利通謂財川以下害則神姦不若之屬也凡此必辨而周知之者將爲天下去害而圖利也○汲儀王氏曰易氏云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若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之邦國都鄙而已凡中國與夷狄皆爲九畿皆圖而辨之故曰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也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事也一亦通也事其利而通暢之也承上文周知利害之意而推言九州之民之利以起下文也○鄭氏曰職方掌天下之地圖辨九州之國宜稗精於險阻之守矣乃其職在辨人川之數要任人民萬物争財節用使同貫利而已數用於無形是王道也制其職以所能

不强其不及制其貢以所有不强其所無主於生民是王道也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此以下歷明九州之國之利之實也山能興雲雨作萬物以鎮一州曰鎮會稽今紹興府屬會稽是也水豬而不流曰澤澤而不治曰藪具區禹貢謂之震澤今蘇州府太湖是也水流而趨海曰川三江見禹貢蔡傳謂婁江東江松江是也水爲陂而灌溉曰浸五湖諸說多駁惟史記登姑蘇望五湖正義謂爲遊湖莫湖貢湖菱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水近之圖經說亦畧同其最勃異録謂五湖即太湖以其周五百里故名虞翻謂其通五道故名春秋吳越戰於五湖注亦謂即今太湖也然以一太湖而既以實澤藪之具區又以實浸之五湖可乎韋昭謂五湖爲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太湖義興記謂爲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或又謂爲太湖射湖貴湖上湖洮湖滆湖是雖歷稱諸湖而太湖亦列其中其謬等也竊然姑蘇以望五湖於姑蘇登不遠而廣輿記稱三江五湖皆在吳南原委相屬則三江既因派別五湖之分派於湖義當如之且鄭註浸可爲陂以溉本爲灌溉之義其於太湖東岸五派義正相合自劉氏訓浸爲深積成淵而或遂以太湖實之則得矣學者以正義參之可也竹大曰

竹小曰箭二男五女通一州計之倣此鳥獸謂鳥獸之可畜者稻秔稻也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瞢夢同潁音郢○衡山南嶽也在湘南潭州其在江北者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也江出岷山漢出嶓冢潁湛未詳杜註春秋傳劉定公勞趙孟於潁水出陽城楚公子格及晉戰於湛阪水出昆陽易氏謂二水皆豫州恐有脫誤也按古今水道有異山州域亦多不同凡各州疑者宜更以蔡氏攷之丹朱砂也銀白金也齒象齒也革犀兕皮也禽鳥獸也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去聲雒洛同溠音詐稱上聲下同○豫州在大河之南故稱河南華山西嶽也在華陰縣圃田在中牟縣滎水在滎陽縣雒在洛陽縣波溠註謂春秋傳楚子除道梁溠宜屬荊州黃氏按水經波出魯陽縣堯山即今梁縣溠出隨縣黃山南南流入波通典及寰宇記皆以爲豫浸註疑未攷與六擾即馬夫六牲以馴擾可畜名爲擾也五種註謂黍稷稻麥菽也正東

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沭音述○沂山在蒙縣望諸即禹貢孟諸在睢陽淮出胎簪山至淮浦入海泗出濟陰乘氏至睢陵入淮沂出沂山沭出東莞屬琅邪郡至下邳入泗疏曰按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又云淮沂其乂今皆在青州者周以徐地入青也蒲水草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泲濟同盧維註作雷雍顏師古黃氏並如字○兗州在大河之東故稱河東岱山東嶽也大野在鉅野河源發於崑崙至兗之大陸播爲九河濟發於王屋至兗會於汶盧維註謂禹貢兗州無二水盧作雷維作雍即禹貢雷夏既澤灉沮會同也黃氏謂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海水經盧水出濟州莒城縣盧山西北入濰註說非矣四種註謂黍稷稻麥也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

稷雍去聲洇音因○嶽山吳嶽也與弦蒲皆在汧陽司農曰弦蒲戎爲汧浦涇出涇縣洇出汧源渭出南谷山東合於灃潦洛出冢嶺山自熊耳東北合於澗瀍汧隴西多美玉石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貕杜讀爲奚菑音緇○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地志云今萊陽有貕養津川同兗州者二州相連皆河泲所經也菑出萊蕪時出般陽並海故多魚鹽四擾三種註謂馬牛羊豕黍稷稻也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紆音迂○冀州東西南三面距河故稱河內霍山在彘陽紆未詳一云在霍州漳出長子縣汾出汾陽潞出歸德地多山故多松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池讀作沱嘔音謳○恒山北嶽也在上曲陽縣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

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地宜蠶績故多布帛五擾註謂馬牛羊豕犬也○丘氏曰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此爾雅之九州也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此職方之九州也禹治水於唐而作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夏復爲九州爾雅九州蓋商制與周九州與禹貢不同周都雍王畿宜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爲一州徐地險故青兼之商處都冀地壤最濶今勝多在其內故冀州分幽并也明吾王氏曰禹主於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雜水患少故禹貢九州幽并統於冀營統於青至周有幽并兼徐梁故淮沂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氏之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兗州其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又華陽在禹貢爲梁州之山璆鐵銀鏤爲其貢而職方氏之豫州其山華山雍州其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此周之九州與禹貢異也薛氏曰禹貢與職方界不能無侵入者如職方冀小於禹貢以周分冀爲幽并如舜時也職方以青兗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而兗州多入禹貢之青職方有冀而又有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而冀多入禹貢之雍大抵周以夏之冀爲三以餘八州爲六勢不能如禹舊也後鄭謂潁在陽城宜爲豫不宜屬荊湊在楚豁之閒宜爲荊不宜屬豫是改經之意也先鄭以青之淮當爲睢沭當爲沭直謂宋有次睢終有沭泗耳曾不知青之包徐也以雍之弦蒲當爲汧蒲直謂雍有汧水耳曾不知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也杜氏以荊之湛當爲淮後鄭以兗之盧維爲雷雍之類病皆如之是改經之字也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者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導其下流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也職方始於揚次以荊而終於并者周之化自西而南故周召分爲二南德化所被以遠爲至先遠而後近也惡殷職方九州雖與禹貢錯出者二州其實未嘗異也若其利惟揚荊豫雍四州略同禹貢其青州所貢鹽絺絲枲鉛松怪石之屬及徐州夏翟孤桐浮磬蠙珠之屬周青州並無之兗州漆絲之屬周亦未之及皆曰其利蒲魚而已冀州所貢皮服周則又其利松柏已焉若是其異者何哉蓋禹貢自貢上之品而詳言其詳職方自利民之物而約言其要此所以異也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此以下承上文敘九服之

制以明建邦定賦之實也九服即大司馬九畿以其服事天子故稱服也餘見九畿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凡邦國千里謂一州方千里之地也註謂十一字之誤也封公則方五百里者可四國侯則方四百里者可六國有奇伯則方三百里者可十一國有奇子則方二百里者可二十五國男則方百里者可百國此條地制已見大司徒今又推一州之封數如此以知天下也○疏曰夏殷公侯伯子男五等受爵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受地武王伐紂因之九州之界尙狹故也至周公相成王遂大九州五等爵五等受地則此所云者是也註謂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以此然計又謂設法以待有功而大其封者周於殷三等地皆益滿百里其公待有功乃益滿五百里侯待有功益滿四百里以下約如之若無功縱爵是公地只百里也朱子語錄曰向來陳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只五十里方百里只二十五里自前其說與王制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之類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僩問孟子與王制周禮何以不同曰此也

雖改然畢竟周禮的是周禮經聖人手必不付差孟子時典籍已亡想是設理會如今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穆陵近徐州無棣今棣州也這中間多少闊當是百里又問鄭氏謂王制是夏商制中國方三千里周公斥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如何曰鄭氏只文字上說得好看然其不曉事情且如百里之國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方做得一國其所併四國又當裂地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改立宗廟社稷皆爲騷動矣若如此趲去不數大國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不其然武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者五十得許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頓處孟子百里之說亦是大綱如此說不是實攷見得存制也恐後周室班爵之制多不可曉據武成列爵五分土三是因也據本職及大司徒列爵五分土五是制也若來聖人革命前封諸侯合是因革相參如當時滅國五十以封懿親元勳其餘自皆因殷到其後有功當增或有以罪黜革之地又或有開田相接如賜晉侯濫原之類當累如鄭氏大其封之說而其雖有功而或格於地不得廣者則或但加爵賞以待之又或別封其支庶於所在與此在情勢當有然但此等要可指數而非必如其斥大九州小國皆益滿百里及有功各加增廣之謂也朱子之說盡矣其所謂併四箇百里國方做得一五百里國者亦自其徵數而言若以開方法計之直須併二十五箇方百里之國方做得方五百里一國也學者并詳之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維繫也使大國比小國事大各相維繫也牧謂設州牧以統理之即王制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也制定也職即其君卿大夫士也貢謂九貢也制職不以所不能而若臣各得其理制貢不以所不有而上下各得其分也○新說曰三代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於上如周初時制州牧蔡叔其後則申侯豫州牧管叔其後則虢公府公君陳畢公送居東郊宣王中興但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謝方叔在齊漢諸侯王自景武後若肯君然至唐藩鎮則衆所謂五侯九伯汝實征之者而付之世襲之人矣弊可勝言哉

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巡守之守去聲下殷國之國當作同文誤也○此又因朝巡守殷同之制以結之也平正攷省先前也巡猶察也侯既集而帥察向者之戒也殷之言庶也衆也國當作同謂庶國同來朝也禮十二歲王一巡守庶國若不巡守庶國則庶國同來朝謂之殷同王巡守庶國即大行人掌客諸職所言王巡狩殷國是也不巡守而庶國同來朝即大宗伯殷見曰同及本職下殷同亦如之是也註不辨此文誤同爲國而在以殷國作殷同因并以大行人掌客等職所言巡守殷國之一事誤分爲巡守與殷國之二禮則惑甚矣夫掌客所言巡守殷國國君膳以牲犢之屬蓋王往巡庶國而庶國待王之禮也其王合諸侯而享禮則庶國同來朝而王待庶國之禮也若言巡守殷國分爲二禮當有庶國來朝王不享侯侯反膳王以牲犢而與巡守等禮者乎餘詳大行人掌客亦如之者如其戒令巡察也○王氏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嶽之下故戒於四方使修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攷乃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故曰巡守者巡所守述職者述所職也疏曰王有故不巡則春東方盡來夏南方盡來秋西方冬北方如之王各爲壇於國外行朝覲盟藏之法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景古影字相去聲○此序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之職也土圭之法見大司徒此則掌而行之也土地即大司徒所謂土其地猶度也宅居也謂度地而相其可居也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土宜之法亦見大司徒土化之法見草人此謂以其法授任地之人也王巡守則樹王宮樹立也王所舍則爲之樹藩籬也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委積並去聲○此序懷方氏中士八人之職也來猶懷也遠方之民謂九外蕃之民也方貢疏謂六服之常貢遠物謂蕃國及其外之進獻致者使之自至也此皆懷於未至也達人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委積以供之館舍以安之飲食以接之皆送逆之目此則懷於已至也○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懷萬方以成化者聖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治而開之以道德仁義之化使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教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致神示遂生育之義是又以使之心懷誠服踴躍於內向而不知其已者也愚按本職以上皆中士所謂懷諸侯柔遠人之道通中外而言也而明齋王氏謂方貢爲六服以外之蕃國在貢獻之數者其遠物若[illegible]象齒[illegible]國尤遠不在貢獻之數者則合近而專言遠矣然攷秋官大行人六服乃有常貢其外蕃國則世見時以所寶貴爲摯而已方貢宜如疏說爲六服之貢況貢言方不言遠例以土方合方訓方形方之各方字亦不應合近而專言遠耶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

惡同其好善。惡好並去聲○此序合方氏中士八人之職也達者使往來無阻通者使有無相濟同者使輕重多寡不異壹者使長短大小皆齊相怨相惡者除之使無侵虐相好相善者同之使相堅固○鄭諤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九州共貫也然道或阻絕利或不通器用或不齊人或私所好而異所惡故命合方氏以合其不合者焉質人同度量壹淳制則所同者一市之中行人同度量數器則同於十一歲也合方氏時舉天下而同之王者大一統於無外實本諸此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此序訓方氏中士四人之職也道言也謂四方諸侯大爲政小爲事與其君臣之志皆言於王也誦誦也謂四方所傳說往古之事又誦於王也此皆以通四方使不蔽也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布猶和布之布觀新物若王制命市納賈之屬是也於更始之時以所道所誦之善者布而訓之令民得以聞正言見正道而且觀新物之所出以察其好惡而正之此所以正四方使無偏也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華註讀作𠌯今從王氏讀作花比音避○此序形方氏中士四人之職也華猶破也離猶散也註謂華猶邪也離猶絕也小大如子男爲小公侯爲大又五等遞相小大也事不慢也比不侵也○疏曰形方氏主知四方土地形勢故使掌作邦國之地域而又正其封疆勿使侵凌致地有𠌯邪離絕而不正也註讀華爲𠌯者𠌯之𠌯者兩頭寬中狹爲𠌯一頭寬一頭狹爲邪投壺禮枉矢哨壺是𠌯邪不正之義故讀從之也臨川王氏曰析而不絕爲華絕而不屬爲離無有華離則小易以守大難以侵各有其上守而無交爭之患矣王平仲曰註疏釋華離似鑿王明齋謂華者華析如華瓣也正與介甫析而不絕之解相合凡勢若犬牙則相維而形如華瓣則又易侵也王氏曰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至子男多寡有數形方氏凡以成大司徒之職而已劉氏曰大司馬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之法則形方氏正其封疆以下是也有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則形方氏小國事大國以下是也若形方氏正之弗從然後詔之司馬而九伐之法行矣愚按劉氏上下分訓而疏說以勿使相侵我有華離爲解則上下固分而合也又按禮爲國君削瓜者華之華之言破也則華離爲破散之義甚明宜介甫明齋平仲諸王氏皆不從註𠌯邪之解與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此序山師中士二人之職也山林之名與物若羽畎夏翟嶧陽孤桐鄧林材木之類是也利害見職方頒者頒於下以理食用之類致者致於王以供膳服之類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此序川師中士二人之職也川澤之名與物如泗濱浮磬淮夷蠙珠之類是也○疏曰山師澤師等職皆是遙掌畿外邦國山川原隰之屬使出貢珍異以供王家也明齋王氏曰旅獒之訓云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以致山林之珍異爲言何耶蓋物性不同自有非常之物可以致用而不可必得者故有則致之非以之供玩好而爲常貢也愚按二職掌辨山川之名物與其利害而頒之邦國凡以使民貿利而遠害也此專職也其或珍異可用則使致之而已此兼職也若謂役致焉爲其私以役之豈王之爲斯民者豈然哉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鄭讀其以下十七字爲句註作物之以下七字爲句非○此序邍師中士二人之職也邍者下文丘陵墳衍邍隰之總詞非止高平曰原而已疏謂除山林川澤而外餘皆土之是也地名如東原大陸之類辨者臨川王氏謂辨其名以知乎陵燥濕辨其物以知其所美惡也封邑邊謂邦國都鄙之邑名山大澤不以封故辨之也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邑之數而溝封之此亦以輔司徒而已○王氏曰五地名物與土宜土會之屬司徒掌之然制畿封國施貢分職簡稽鄉民皆司馬事也故職方諸屬掌之特詳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此序匡人中士四人之職也法則邦家宰治官府都鄙之法則此指達之邦國而言也匡之言正也慝姦也反側猶言背違知其慝而匡之則惟王命是從而罔不正也○劉氏曰此亦大司馬九伐之法之事也達之匡之如是則諸侯之犯令陵政暴內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說悅同○此序撢人中士四人之職也撢之言察也取也王之心發於志見於政事而察取以告邦國也

尙猶向也德意聯人心使而皆向於王也〇雜說曰古封建之法五載一巡守至周不能五載一行故復有職方氏訓方氏匡人撢人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遣漢或遣謁者循行天下是亦其遺意也民情旣通上下不壅治可爲矣愚按此職與訓方氏匡人相表裏但訓方氏以四方之政事與志達於上而轉以訓於下此則以王之志與政事誦於下而因以刻於上而其觀匡人職則德政之與則法轉移深淺亦有間矣此其異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政征同〇此序都司馬每都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都之士庶子謂其大夫士之適子衆子衆庶謂其人民車馬兵甲通士庶子衆庶而言也國法卽教士庶子及其衆庶之法政卽賦役之政學謂道藝之教國司馬卽大司馬門人司馬掌制軍邁士故聽之也〇東岩王氏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教於大司樂進在王朝教於師氏保氏入而宿衞有宮伯教之道藝出而治守有都司馬掌其政學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其間非若後世教止庠序而已明齋王氏曰都家之士庶子謂其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也衆庶謂應起徒役之人也此其車馬兵甲都家司馬素相糾戒及

徵兵則率以聽於大司馬朝大夫云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周公馭都家之法也愚按士庶子舊皆謂王朝之公卿大夫有都家者之適子衆子非如明齋王氏所謂有都家者之臣之適子衆子也然攷公卿大夫之適子皆學於太學其衆子皆學於師氏保氏而又設諸子之官掌之此所謂諸子掌國子之倅者也則其不掌於都家司馬之官固明矣且諸子職又云其有車甲之大事則帥致於太子有司治其卒伍司馬勿征而都家司馬則云掌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以聽於國司馬公司馬則其不得合二官而爲一職又明也宜明齋王氏爲攷而正之與

家司馬亦如之家司馬亦如之旬係序官正文脫誤在此序職文說見序官之下今正之〇此序家司馬每家上中下士十四人之職也其臣謂家臣也家司馬爲士官而其家臣爲私臣也正亦聽也都司馬掌其都之兵馬與政學以聽於國司馬家觀都地近而役使故所掌兵馬政學之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而不惟掌其法以聽之也公司馬猶言國司馬但國司馬爲尊稱公司馬次之春官職喪自其大僚奉王命至者稱國有司自其屬司不待王命而供職稱公有司而已此亦其例也或八謂公司馬卽爲國司馬之變稱則職喪之國有司公有司並列一職者不得通矣〇明

[illegible]氏曰夏官一職虞廷未有專官中古設夏官掌政專統六師然觀職方險阻等職皆主於控制海內以不抵於亂爲務兵甲等司必先於自衛凡諸子司士射人之屬皆以辨論官材大僕等官凡侍御僕從皆主於格王正厥事則伐無道誅不義以方夏乂安興賢進功爲貴一正君而後可以正天下也聖人制兵之始如此故非體天地好生之德者不可語兵非有剛大浩然之氣者不足用兵夫豈勇夫悍卒可與議周禮夏官之旨哉

周禮卷之九

秋官司寇第五 秋官稱司寇者寇之言害也民害故謂之司寇也官名士[illegible]陶作士月令季秋命理瞻傷察創註云有虞[illegible]曰理周曰司寇也餘見天官○則齋王氏曰秋官司寇於唐虞曰士然舜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則士之職兵刑兼掌而周禮則以兵分掌於司馬者蓋後世政刑既紛不得不分也

秋官司寇總序 此次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秋官司寇之意乃第五官之總序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邦禁即六典之刑典所以禁暴也刑刑之也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劉彝書華曰小宰言秋官掌邦刑此言秋官掌邦禁何也先王立法止於禁過而已所以先言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司徒掌邦教而復設司寇掌邦刑者刑以弼教也縱欲敗類教之所棄故後世亦謂之司敗蒙之初九云利用刑以正法也上九則云利用禦寇上下順也用刑本以禁暴致寇乃禦難以順用未矣是知禁於未然者聖人之心刑以濟其所不

及者不得已也王氏曰禁之所以爲仁刑之所以爲義禁之不止猶有犯焉以義斷仁也

秋官司寇序官 此以下承上文序秋官設官之數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史稱刑官者承秋官掌邦禁刑邦國而言也司寇分大小者大司寇掌建邦之刑典統凡糾禁救約之屬故爲刑官之長小司寇則參其法攷斷獄中以恤民生而已刑官之屬多名士者取士能察理獄訟之義士師掌五禁五戒八成之類以佐司寇率屬故名師也諸士獨鄉士別官同署者鄉謂六鄉其職掌國中而各掌其鄉之獄訟故名鄉士獨鄉師與司徒同署而遂師則異署之意也餘見大司馬序官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謂六遂其職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之獄訟故名遂士也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縣謂凡公邑之縣鄙其職掌野而各掌其縣之獄訟故名縣士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謂四方之都家也其職掌都家之獄訟而各掌其方之禁令故名方士以上二職役較多者地廣事繁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訝迎同迎也掌迎治邦國之獄訟與其賓客故名訝士也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朝音潮○掌建外朝之法與治獄於外朝之禁故名朝士也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掌登萬民之數故名司民也疏曰凡斷獄弊訟必知民年老弱是以司民雖非刑獄次於此○王先生曰司民所書生齒與大小司徒所謂人民夫家之數鄉師以

時稽其夫家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之數一也而獨屬於秋官者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國家舒氏曰吳氏以司民屬司空芬謂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司寇豈無謂哉按其文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illegible]司民之日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illegible]彼司寇念民之重如此其於決獄也寧不戚焉動其心哉後世[illegible]鄉重民而司刑者又多囚人暴吏傷天心動國命亦獨何與則[illegible]其爲刑官之屬固周公之深意非世儒所及也愚按羣士之下司刑所以斷其成也先以司民繼以司刺者見惟重民者可言刑而猶求宥赦於刺中也又繼之司約司盟者欲寬於後先杜於始也此次五司於羣士之意也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故名司刑也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刺殺也掌五刺三宥三赦之法罪定乃殺之否則宥且赦之矣故名司刺也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邦國萬民之約劑故名司約約之言信也信義定而訟獄可簡也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掌邦國萬民之盟誓故名司盟盟者以約辭告之神也信以要之神以證之二者相表裏而信義益固矣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掌凡金玉之屬之戒令而受士之金罰貨罰故名也此以下二職相次者職金則司厲或罰贖或奴役皆不忍加之刑戮之意也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凡犯政爲惡曰厲而盜賊其尤也掌其任器財賄與爲奴隸之事故名也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賈音古○掌犬牲故名也秋官犬人猶地官牛人春官雞人夏官羊人之屬或曰列司厲及司圜掌囚之間者亦取其守禦凶暴之意也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圜音員○圜即大司寇圜土之圜今獄城也掌之故名嚴禁禦故徒役多也此以下三官相次者司圜亦不忍加刑戮而奴役之也由掌囚而掌戮則刑戮隨之而掌戮職凡殺五等自重至輕至髡而殆於宥之矣蓋先王仁民之隱如此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囚拘也掌囚罪人以待決故名也役獨不用胥者圜土中或以胥教道若罪囚但嚴拘守而已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猶殺也掌之故名役又不用府者戮之則已非若司圜掌囚有典守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之言附也屬也自罪隸至貉隸屬籍於官供奴役及搏執守衛之事而司隸掌之故名也漢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路溝渠之殿後稍尊其職使主官府及近郡蓋制相沿而變與次於此者奴隸乃減罪以全法而其搏執守衛又防奸以輔法皆與刑相表裏也

罪隸百有二十人罪隸謂罪人沒入縣官爲奴及男子從坐而入者故名也以下五隸用之搏盜賊之屬非官職比故無爵而人衆其下亦無府史胥徒若地官皆師雖無爵而其下有史胥官職之意也○梁氏曰諸隸之人數以設法人衆而言耳或得數太多不必他屬或不及數亦不必他補比六官府史胥徒亦略放此或權設或借用或兼職未必拘也愚按五隸之數梁說得之而鄭註謂五隸數皆百二十人爲限其外之隸民不在數內是五隸定數之外又有民也今攷司隸職首稱掌五隸之法而其下乃稱帥其民與帥四翟之隸以明之是民即罪隸與四隸而爲五也對四翟之隸故謂罪隸爲其民非隸外餘民之謂也學者以諸隸職參之可見

蠻隸百有二十人註謂征南夷所獲也說見下

閩隸百有二十人閩音民○註謂征東南夷所獲也說見下

夷隸百有二十人註謂征東夷所獲也說見下

貉隸百有二十人貉陌同○註謂征東北夷所獲也○明齊王氏曰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皆臣服於中國而此止於蠻夷閩貉者蓋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爲貴也舒氏曰自司隸至此吳氏移屬司馬謂其守禦畜牧且役夏官服不氏諸職也芬謂諸隸之役百官府皆司隸掌其政令亦若掌戮墨使守門劓使守關之類其皆爲司寇之屬無疑況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凡囚執人之事固司寇詰惡之意耶愚按註以四隸爲征伐所獲蓋以其隸於刑官而又與罪隸同列與然罪隸不守王宮野舍猶以爲盜賊免死之人不可以守禁密也況四隸以守王宮野舍疑是輸誠納款之民如所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而從之者而豈必斬虜斬獲之餘之謂哉學者以意逆之可也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憲猶表也掌憲邦之刑禁而執旌節以布於四方故名也六官獨刑官有布憲者刑尤民之司命也若諸官蓋以文書傳布之與○平仲王氏曰刑非先王之得已也教之不率乃從而刑之又諄復丁寧令知法之不易如水火之不可蹈也如是而猶悍然犯焉執法者可無憾矣又懼遐陬未曉特設布憲一官以輔司寇布刑之法也郜氏寧憲其詳哉舒氏以五官和布之外俱不復設縣布之官遂以爲

爲而欲剔之過矣懸按刑必先以布憲者仁以上乎義也而其不得已而刑之者義以成乎仁也此布憲與禁殺戮禁暴相次之意也又次野廬以下至修閭者諸職稱國野之守譏昏旦之司察存亡生死之變審陰陽水火之宜無非除慝去惡與民更始斯秋官之義也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掌禁民相殺戮之斸而誅之故名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禁民相陵暴之類而誅之故名也役多於禁殺戮者凡爲暴者不一端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廬者賓客行道所舍道人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是也掌其守護及凡道路之事故名也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蜡音聚○蜡者骨肉臭腐虫所蜡也掌除骴及凡不蠲之事故名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雍壅同塞也掌隄防寨杜之事故名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水草不沉而浮其職掌凡水禁及酒禁之事用戒䑲逃沉溺之害如萍之不沉溺然故名也神農書又言萍能勝酒蓋其性亦然矣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寤覺也掌夜禁之早晚使人覺知昏旦故名也○王氏曰寐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之哉所以謂之司寤氏也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烜讀如燬掌取明火及明水之屬而火爲主故名也王氏曰爟與烜皆火司爟掌變四時之國火爲陽火司烜則取明火於日爲冷火此夏官秋官之分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條杜讀爲滌狼猶言狼藉也掌辟出入科紛若洗滌其狼藉然故名也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修治也閭巷門也掌比國中宿互櫜之屬及有故令守其閭互故名也職與野廬氏畧同但野與國異耳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冥音覓○冥之言陰也闇也其職掌攻猛獸懼其猛而難攻必乘其不見而陰取之故名也○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縱猛獸以害人則傷吾仁故特設官攻之而謂之冥氏也雖設且自冥氏至庭氏十二官皆順天心以除民害雖若傷殘乃所以仁愛此天之肅殺之意也故皆屬秋官王先生曰先王以善政生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觀周禮一草木一鳥獸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與利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也愚按秋官之職至肅清及於庶物而義彌嚴矣此所以軍國寧老弱遂而其極至於中外咸賓削有慝志也冥氏以下十二職次於修閭之後銜枚伊耆二職又次之而大行人以下諸職乃於是終也有以哉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庶章預反註讀作藥煑之煑○庶之言除也掌除毒蠱故名也讀作藥煑之煑者疏謂以藥煑去病去毒蠱亦然故俗從之也翦氏凡庶蠱放此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謂穴藏也掌攻猛獸於蟄穴故名也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翨翅同○翨鳥翮也掌攻鷙鳥而取其翮故名也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柞音昨○攻木曰柞掌其政令故名也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薙書或作夷註讀如鬀○殺草曰薙掌其政令故名也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硩司農讀爲擿猶覆也蔟讀如爵蔟之蔟謂巢也掌覆夭鳥之巢故名也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除也掌除蠹物及庶蠱之事故名也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犮猶捇拔亦除也掌除牆屋之埋虫故名也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蟈音國○蟈蛙屬掌去鼃黽之喧聲故名也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謂瓦鼓即本職炮土之鼓涿謂擊之也掌涿鼓以除水虫故名也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之言廓也清也掌射妖鳥令國中清潔如庭然故名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枚狀如箸橫銜之以繣結於項以止讙也掌司囂以令銜枚故名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伊耆氏古帝之號時始爲蜡以息老物故號焉明堂位所謂土鼓蕢桴葦籥伊

耆氏之樂是也後王尊敬老者設官以掌齒杖故亦因以爲名以上二官之次見[illegible]氏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凡賓客觴飲聘問之屬之禮而又通四方而爲行人故名也大行人其長小行人其副而司儀掌其擯相行夫掌其使役故四官別職同署與以下官次並見官氏○朱子語類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也明齊王氏曰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除暴亂而周禮司寇一官大宰之刑典小宰之刑職並先之以詰邦國夫所謂姦慝暴亂孰有大於邦國不道者哉法行自上不此之務而惟小民是詰猶舍豺狼而逐狐貍也行人之職在虞廷爲四嶽所謂賓於四門也而周公屬於秋官主於齊之以禮禮不克齊而以刑齊之而後有司馬之法也設官之旨深哉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名官已見夏官而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秋官掌環賓客之任器故皆以名也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翟狄同○象之言像也傳中國語於蕃國則象蕃國傳之傳其語於中國還象中國傳之此官有才智主譯傳故名象胥也按註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寄言託鞮言知譯言易也今總名爲象者周德先被南方故約象以統之翟卽狄也周蕃國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多矣官役之數稱每狄者亦約詞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賓客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故名也

掌訝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訝迓同掌邦國之等籍以逆待賓客故名也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訝士以治獄兼訝賓掌訝惟訝賓爲主也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交之言通掌巡邦國之諸侯與其萬民而通達之故名也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其職令闕蓋邦國來朝掌察之以防姦宄故名官也稱四方未詳或曰每方官役之數如此或因四方共此數也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六人 其職令闕蓋邦國所貢獻之貨賄掌檢收之故名官也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朝音潮○朝者謂都家而言也掌都家之治以詔聽國事故而告其君長故名其官士爵而稱大夫者尊王臣也國者都家之通稱對文則分邦國都家散文則通也府史之下不設胥而設庶子者蕃辟都家庶子之有才知者主胥之任而不名以胥以優之與次朝大夫以下於行人諸官之後者猶夏官因邦國而及都家之義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其職令闕蓋主都邑之法則者故名其官卽大宰職八則治都鄙之則也大此者德禮先政政先刑故都家士之前特設掌法則之官以率論之也但本官言都不言家而註乃槩言掌都家之八則未詳其義攷春官都宗人夏官都家司馬及本官都家士皆都與家並稱而此獨以都統家例似難通豈大都小都大而遠故特置官以論其長而家邑小而近故不特置官而間有所論亦其兼統也與或又謂都則之下亦當有家則而闕文也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 二職令闕蓋主治都家之獄訟以告方士者故名也家士亦如之者都與家官役一而已○疏曰此家士亦如之是序官中語指官同若夏官家司馬亦如之則是序職中語指職同也愚按此乃疏家不明夏官序職與序官錯簡而爲之詞也其論似嚴義則舛矣詳見夏官都司馬

秋官司寇序職上 此以下又承上敘序秋官分職之事也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

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此首序大司寇卿一人之職也詰究也四方即邦國之四方分言刑典詰者互文也平定也新國之民未敎故治以輕典平國之民已敎故治以中典亂國之民頑敎故治以重典此經言用刑之其例而其下蓋同中典而析言之也○東萊呂氏曰司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府書尉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也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暴亂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罪惡萬狀不出隱顯兩端也少穎林氏曰輕典柔克之義也中典正直之義也重典剛克之義也書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其是之謂乎鄭氏曰將輕重權制其而名典何也時輕重所以制中也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上尚通暴註作恭說文也○此分言糾萬民以五刑也糾察也督也野刑施於六遂以勸功爲上而糾其力作軍刑施於六軍以用命爲上而糾其守律鄉刑施於六鄉以成德爲上而糾其孝官刑施於官府以賢能爲上而糾其稱職國刑施於王國以謹愿爲上而糾其致恭凡以糾於先而督於後也五者之序自野而鄉而國蓋自外以及內也軍旅本於鄉遂官府率乎朝野故二者

錯居其間與劉氏以五刑分屬五官如野刑屬事典國刑屬敎典之類如何可通此之謂巧累於理耳以圜土聚敎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圜音員罷疲同寘置同○此特言聚敎罷民以圜土也圜土獄城之象罷者謂不能自強於善也職事如後世城旦鬼薪之類明刑謂明書其罪於版而加諸背既困之又恥之也反還也中國猶言國中謂反於故里也司圜職云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齒之言年也雖既反不遽以年齒序於齊民也出逃出也不能改而又逃以倖脫者則以極刑罰之處書所謂怙終賊刑也○李氏曰人之爲惡必有漸也放僻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則或伏尸市朝流血刀鋸雖悔之猶噬臍也是故先王之馭民必早爲之所輕則坐諸嘉石稍重則歸於圜土皆未入於五刑也若因茲自新則復爲齊民何刑殺之及昔此使民遷善遠罪之法也鄭氏曰刑先圜土何也先敎也刑以弼敎先敎而後可刑也圜土獄乎非也民情[illegible]於敎不復作勞如能格然流酗之所生傲狠之所始屈俗所以日偷也刑諸則已甚不則敗俗而傷化矣故築此爲聚焉之宅而敎之也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朝音潮下六職同此通言以兩造兩劑禁民訟獄也凡相告言皆謂之訟有罪名麗於五刑者謂之獄造至也束五十矢也劑者獄之要詞也鈞三十斤也金鐵也聽者聽而斷之也朝者公署之通名也入三日乃集致之者待其中悔也○註曰使訟者皆至且入束矢乃聽之使獄者各齎其書入鈞金又三日乃聽之重刑也疏曰分言訟與獄此相對之法若散文則通獄事重於凡訟事故註云重刑也謂云今券書者小宰職註云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詞皆曰契契即券書若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是也王氏曰以兩造兩劑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矣謂之聽者以聽其辭爲主周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此也王氏曰金矢如執贄然矢取其直金取其實不直不實則沒之直而實者還之也愚按束矢鈞金非利之也其意歸於禁民訟獄而已聖王之世民志大畏訟且息矣而其或有健險而不已者則以此禁之或乃疑窮民銜冤此非可辦則履肺石而號擬路鼓而鳴先王刑不以此終困民矣惟聖人仁至義盡而不念此哉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

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此又特言平罷民以嘉石也嘉石卽朝士職之左嘉石註曰嘉石文石也疏曰欲使民思其文理而悔改自修也一曰嘉善也猶刑曰群刑闕北曰膈地也平之言成成其善也麗如王制麗事之麗猶附也桎梏足械梏項也坐諸嘉石使之省役諸司空之贖也任猶保也坐役皆滿則使保而宥釋之也○臨川王氏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司救所謂衺惡而恥諸嘉石者也凡害人者司救所謂過失而害於州里者也謂之過失而罪反重於衺惡爲其已麗於法也謂之衺惡而罪反輕於過失爲其未麗於法也又曰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明無任者終不舍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之刑人也不[illegible]憎其罰人也不[illegible]則且凡司空之役與徭平民而苦之孰若役罷民以新之之爲得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云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以過之是亦生道而已又况哀矜忠厚之意藹然存乎其間其爲生之意未嘗有閒哉若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與夫有果於疾惡之意者則亦失矣餘見司救職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

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王而罪其長惸煢同長並上聲下職同○此更特言其達窮民以肺石也肺不卽朝士職之石肺不詳曰肺石赤石也疏曰使之赤心不妄告也一曰明王者推赤心以置人腹也無兄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十五以下曰幼七十以上曰老士卽謂朝士長通謂國君都師及鄉遂大夫之屬告必先聽驗其誠也長必加罪憐其困也○滄川王氏曰以大僕觀之欲其達達甚於達今然立肺石三日乃聽之者又恐民之實其上則上曠眊而不渫遂滅無告反不暇治也易氏曰三日後聽蓋爲罪其長者設而徐以待其自定與否則速逆以達可也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此又總言刑法之和布於始而因言其布刑於萬民也不言乃施於邦國都鄙之屬者蓋司寇外又特設有憲一職矣○王氏曰刑例也例者成也於正朔謂而和之者刑雖有常亦當時有輕重也且民不可使與刑也亦懸象使觀之者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陷爲物而愚不識及陷於罪而刑之不幾罔民乎觀象亦使知避而已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

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大史之大音泰○此因言其涖登盟書也歃血質諸神謂之盟結信書於簡謂之約大盟約謂王因會同而盟諸侯也天府大史內史皆春官宗伯之屬司會天官冢宰之屬登亦藏也言登重之也必大司寇涖而登之者刑一成而不可變盟書如之且違焉則刑之所取攷也藏貳書將以考法也○王先生曰呂刑云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是堯之時盟約已見於民矣左傳云昔周公太公夾輔王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成周之時盟約又行於國矣穀梁子以爲盟約不及三王非也皆受而藏之者以大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國法國令之貳司會掌典法則之貳而六官皆藏故也又曰府以天名尊之至也登書重其事也貳書登於此見鄉遂大盟約登於此見大司寇獄訟若民數登於此見小司寇與司民獻其數登藏之有不書貳者獄訟有一官書貳者賢能有數官書貳者民數有多官書貳者盟約其爲重則一而貳不及多少則與但觀其事何如耳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此又別言聽上下之獄訟以典法成也大宰以六典待邦國之治以八法待官府之治以八成待萬民之治故定斷弊以之也大祭祀奉犬

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禋音因亨同烹下職同○奉犬牲猶司徒奉牛牲司馬奉馬牲之屬戒之日卽卜之日所謂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也涖之言臨也誓百官戒百族部特牲廟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是也前之言導祭時亦然奉者司烜氏取之此奉進之也○王先生曰百官者百執事也百族者王之族姓也族姓與祭重於百官故獨戒於太廟之內所以親親也大宰誓百官而大司寇涖誓非涖大宰涖百官之所誓於太宰者耳賈氏以大司寇不得涖大宰遂以爲大宰特掌誓而誓者乃餘小官也失之矣劉氏曰禮大而人衆非臨之以刑官無以致其肅故涖之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於社社謂社主在軍者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其屬謂士師以下蹕卽士師蹕於王宮及鄉士遂士夾道而蹕訝士居館而蹕是也凡前驅辟除謂之辟旁侍拱衛謂之蹕舊訓蹕爲辟止行人是以蹕爲辟也考士師及鄉士遂士訝士皆蹕與辟兼見豈可合而爲一乎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

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鄉去聲○此序小司寇中大夫二人之職而首推言其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也外朝在庫門之外詢猶謀也國有難謀所以安國將徙謀所以從君無適謀所以嗣也羣吏舊謂庶人在官也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猶朝士職三公州長衆庶在南槐也羣臣西面猶孤卿大夫及羣士在左棘也羣吏東面猶公侯伯子男羣吏在右棘也不正言諸侯者容不在焉虛之也擯揖之使前也敘次也弊斷也以衆謀輔王志而因斷之也餘詳朝士及夏官司士○鄭氏曰司寇刑官也首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之何也重民也必小司寇何也大司寇之職已之則後邦禁後之則後民聽故小司寇首衆之則重無加焉爾王氏曰偏咨之謂詢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皆從謂之大同則所詢謀者卿士在而及庶人則偏矣故以致萬民爲主也疏曰云以衆輔志者詳尊王賢明也事欲難成舍己稽衆聖人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今能以衆輔成己志非賢明能之乎是乃所以尊王也愚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公卽鄉老也三公之下惟言州長中大夫而餘不及者大夫鄉大夫及黨正以下各居其治若皆離守入朝恐動衆故三

公外惟及州長也師旬之屬鄉官師民徒亦不盡至也况致詢萬民乎或乃謂凡鄉官皆在者失之矣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此通言聽萬民之獄訟以五刑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附者也刑必當罪如著於物而帖然也用情猶王制所謂盡心也弊斷也十日乃斷則盡矣書謂鞫獄之書將行法則讀之使知所犯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此特言聽命夫命婦之屬之獄訟異其常法也坐疏謂跪也有爵命不躬坐對簿使其屬若子弟代之也即就也王族不就刑於市而磬於甸師氏記謂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此亦下條八辟之意也○疏曰左傳元咺莊子武子皆命臣而得坐獄者何也代君也若兩皆大夫或以臣代君皆無嫌也介甫王氏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即此而已豈以故撓法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此又通言聽獄訟以五聲也情實也聲猶言也王氏曰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觀聽氣色以知情偽故皆謂之聲也何氏曰以人情難察然心則不可掩心無愧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耳目不亂心有愧則其辭支其色赧其氣喘其耳目皆惑也 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辟音璧○此又特言其附刑罰以八辟也辟亦法也麗附也附猶著也疏曰八辟不在刑書議得其罪乃麗邦法而附於刑罰也親王之宗族故王之故舊賢有德者能有才者功有勳勞者貴有爵位者勤勤於王事者賓賓於王家者凡此皆請於王議其有無宥減以定法也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中去聲下同○此又通言斷庶民之獄訟以三刺也刺者訊罪得其實之謂也疏謂五刑皆在三刺中註訓刺爲殺者取重者而言是也訊問也訊之而三以爲可殺乃殺之故謂三刺也中猶刑罰不中之中即所謂弊中也一云中實書也正言斷庶民者非庶民則有八議也聽從也宥寬也三訊皆可殺爲三刺否則爲三宥又否則爲三赦詳見司刺職言刺若宥不言赦者赦則無事刑也言聽民不言聽臣若吏者民爲主矣從省文也上服刑之重者下服刑之輕者

○王氏曰上服下服之服猶舜典言五刑有服呂刑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記言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刺宥所以必聽於民者此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比去聲下同○此因言其登民數也上登言載下登即藏也男八月女七月齒生以後皆載諸版而藏於天府以重民數也又藏其副於內史司會冢宰以制國用也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實水於鑊以滌牲納亨如之以煮牲也 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大師涖戮辟同闢下四職同○辟之言除也大司寇於大賓客大喪但前王而已此則皆爲之辟雖小喪亦然矣況大喪乎大司寇大師涖戮故此涖小師也祭祀大司寇前王不辟者祭嚴無用辟矣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此蓋佐大司寇使士師以下也稱邦爲國者變文一曰邦謂王城以內國謂王城以外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此結登民數之意也司民星名見春官天府民事成故祀以報之也進退猶言損益數多則祭豐而用充數少則斂約而用節所謂圖也○平仲王氏曰觀此而知成周之世無遊民也大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民必任一職一職必生一財故國用可以民數多寡爲進退後世非無民也冗冗紛紛以耗財則使耳於國用何與此天官九賦九職九式九貢必先以九職培其源也愚按民數國用並舉於小司寇之職不惟一見者蓋以見生養肅殺相爲表裏皆天命天討之意與此意不明而養民者徒以戕民而已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此以下結凡刑獄之事也羣士通謂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計者計其多寡弊者斷其上下登中猶斷獄之中也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此屬謂士師以下也帥其屬令以木鐸自雉門兩觀令之而已令羣士布憲則自六鄉而六遂及凡公邑之屬令廣布而憲之士師職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是也○按令羣士三字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九字爲義猶地官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也而舊註乃以令羣士三字自爲一條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九字別爲一條謬甚矣遂其說謂上文帥其屬爲帥士師鄉士本文令羣士爲令遂士縣士方士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爲布憲職之布四方憲刑禁也但本文蒙小司寇正歲帥屬觀象之文其布憲四方自謂鄉遂縣鄙而言至布憲職蒙大司寇正月之吉布刑邦國都鄙

之文其布憲四方則指邦國都鄙而言以士師及布憲二職考之其義甚明況今羣士三字若竟爲一條則文義不完而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九字若不承上文令字則又必不令人知而自布之可也而亦何以移於布憲職哉其非理益明矣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亦猶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矣此何本與入致獨此以正歲者所以愼終於始且春主仁示刑以仁爲主也其說則巧累於理矣按太宰總百官歲終則令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豈有獨刑官正歲入會之理況此何與歲終刑令羣士義正相承而士師職歲終令正要會又有明文乎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 左右並去聲縣懸同○此序士師下大夫四人之職而首歷言其掌五禁於未事也左右輔助也禁之使無犯法若輔助之也宮王宮也官野國軍並見大司寇朝者署寺之通名此謂刑署也爾雅巷門謂之閭蓋總於刑署徇示之而後憲懸於各門閭也以各職推之可見○註曰右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禁其粗可言者

愚按五禁與大司寇五刑相表裏但五刑有鄉刑無宮刑而五禁有宮禁無鄉禁者蓋外刑不施於宮闈其有賞罰則內宰之屬主之而已至鄉禁則統於國中即鄉士所謂掌國中而各掌其鄉者與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先後並去聲○此又歷言掌五戒於方事也先後相導也戒之使必守法若相導之也誓戒矢而戒之也若湯誓泰誓之誓誥戒告而戒之也若湯誥洛誥之誥禁戒遏而戒之也若遂人田役掌其禁令之禁糾戒察而戒之也若刑典以糾萬民之糾憲戒表而戒之也若布憲憲邦之刑禁之憲○劉氏曰在蠱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以五戒先後戒之使毋麗於刑罰聖人之仁也王氏曰誓非特軍旅而軍旅爲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禁非特田役而田役爲主宮中府中之類皆有禁也誥糾憲亦若是而已愚按事無所屬無先後之可言也自事始周密而言則曰左右而自事內詳復而言則曰先後斯立言之旨與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此推言掌鄉州黨合之事以施刑賞也比合追逐胥伺也鄉五州州五黨黨五族族四閭閭五比以聯其居五人爲伍二五爲什以聯其人居則相安而不賊來則相受而不拒雖追胥賊盜事可合比而刑賞亦共之矣事見閭師職士師蓋以刑輔教也○明齋王氏曰鄰界不相通鄰伍不相救於是有逐盜賊塞毀防以病鄰國者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其在軍亦如之如是直合六鄉爲一家六軍爲一人矣秦誓云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使人各有心欲詰奸除盜得乎此周禮士師所以掌合州黨族閭比之聯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此特言掌官府政獄之屬以詔斷弊也官中謂司寇之官府中也察審也致猶報也謂其屬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之類獄訟有待決者則察以告司寇斷而弊之而因以邦令報其羣士也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汋先鄭讀作酌一讀作如字諜音牒撟作矯○此又歷言掌士之八成於未事也士通謂刑官之屬成謂成法也汋讀作酌者謂酌探國事如酌酒然也讀如字者汋激水聲謂變激國變如激水也按穀梁傳僖八年鄭伯乞盟蓋汋之也前說是邦賊謂潛伏

陰謀爲賊害邦諜謂細作行間爲偵諜犯邦令謂傲悍以干法撟邦令謂詐僞以矯制爲邦盜謂侵欺以盜財爲邦朋謂結黨以行私爲邦誣謂誣罔以惑衆○明齋王氏曰天地之道必有所主無主乃亂故萬姓蠢蠢君之心生於其性若八成之邦汋邦賊邦諜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撟邦令不從王法抗其君者也邦盜攘竊其君者也邦朋邦誣欺其君者也司寇詰奸慝莫此爲大士師所以定爲八成必誅無赦者以國家安則民乃安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辯註讀爲貶一讀爲辨今按當讀如字○辯爲貶者謂歲凶貶省猶朝士職慮刑貶之貶也或爲辨者謂辨凶荒之數若廩人職三鬴二鬴之類也今按辯當讀如字辯之言議猶朝士慮刑貶之慮耳註引朝士職良是但不訓辯之爲慮而改辯之爲貶則於下移民通財糾守之義難通若或說則地官之職與本官無涉而於糾守緩刑之義亦隔矣移民以下皆見大司徒糾守即其除盜賊之意也蓋四者皆慮而辯之緩刑乃其本職而餘則聯職與○明齋王氏曰按比閭卒伍及計邦用聚萬民天官地官夏官等職也而秋官亦治之蓋爲治必從其本末有不教且養而可相安者秋官必本諸此使之知禮義足衣食而自不至於爲盜也若徒以刑罰待有罪不殆於罟擭以取禽獸者哉此司寇所以異於後世刑官也

凡以財獄訟

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別音鸞○此錯簡當在上條之前傳別約劑則小宰聽稱責以傳別聽買賣以質劑而此特指言其職以明獄訟所由正也○王氏曰以卅獄訟者必有傳別約劑然後其實僞可正也民知此則無敢苟簡於其始而獄訟以省矣易云君子以作事謀始此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勝國謂所亡之國也刑士克故祭其社稷則刑官爲尸一云尸以秋官者取成功者退之義也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燕出入見小臣及道僕祀五帝句則沃尸及王盥句洎鑊水句凡刲珥則奉犬牲洎音許刲音雞疏謂諸官斬珥之斬本字也○沃謂沃以水也尸入門以盥匜盥及王將獻尸就盥皆士師沃之也洎積也小司寇實鑊水又積而增之也刲珥詳見夏官小子職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亦如之其屬謂鄉士蹕於王宮註謂燕賓時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註曰不從令爲逆軍旅干行陣爲犯師禁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郊野會業稱要者月要在歲會中也國即下鄉士所掌國及六鄉也郊即下遂士所掌郊及六遂也野即下縣士所掌野及各縣也五禁徇懸於門閭既承小司寇正歲木鐸之令矣又特憲禁令於國及郊野者蓋承其令羣士布憲而帥屬以憲其地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要平聲下三職同○此序鄉士上中下士五十六人之職也六鄉在國以外鄉士掌鄉而先言掌國中者註謂此獄著皆從近六鄉之獄在國中也各掌其鄉未詳或曰上士總治二人分治各一人中士總治四人分治各二人下士總治八人分治各四人也察者察其虛實辨者辨其輕重察承聽而言異承辨而言以方士推之可見死刑謂大辟及四刑也要要書也猶書所謂要囚何氏謂如今罪節招情也旬十日也職聽於朝謂其職當就司寇聽於外朝王制所謂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也弊亦斷也羣士謂六鄉之士及朝士也鄉士就司寇聽獄於外朝則朝士掌建外朝之法而司刑詔刑罰以麗民罪故皆在也遂縣方放此議猶詔也成之言定也定其事實之嘗即所謂中也協合也亦宜也謂於合刑殺之日而與鄉士刑殺之也肆陳也大辟則陳尸於市朝以警衆也免宥也謂王欲宥其罪則更爲期會辛三公參聽於外朝王制大司寇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獄成王三宥然後制刑證指諸此而文小有詳略耳○王氏曰瀨王刑獄而必先掌其民數而糾戒之者以生息爲務糾治戒令俾不抵於刑罰所以生之也疏曰所司折獄得實案既成乃始就朝詳斷王雖欲免必無免法但王者惠深愛物庶欲免之恐有濫刑理須親會也李氏曰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推不忍人之心則人無有可戮可刑王欲赦宜也然天討有罪刑者非王之意天下人之意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而民猶相殺傷苟赦之不近於帥賊而攻人乎先王不敢輕赦必於外朝議可否也故知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明齊王氏曰劉氏云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王可專也康誥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以此知雖在八議必反覆議其罪而後寬之豈若後之賜赦與賜鐵券而預免其死罪者哉平仲王氏曰天之大德曰生秋之殺物其一吏耳噬嗑九四以剛噬者有司執法之公六五以柔噬者人主好生之德季世反是下以貨市恩上以藏峻法君臣各失之矣寬仁如孝文而盜環警蹕僅賴釋之議免至其卒言薄葬以

銷相傲者乃爲一弄臣耳豈古所謂殺之三宥之三者乎讀周禮至此不能無感也愚按旬而職聽於朝舊謂必至十日四無反覆然後聽之則效各職遂士二旬而聽縣士三旬而聽方士三月而上於國何期之不一耶蓋獄情恐其有反覆而以旬爲期此鄉遂縣方所同也而其間又以地之遠近爲期之疏數則所異也以朝士及地官質人治之期日參之可見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掌鄉之禁令者祀喪軍賓六鄉皆有供職也蒭見地官鄉師疏其屬謂中士以下有邦事謂三公以邦事至其鄉或鄉老有邦事也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上文祭喪之屬皆大事也此蓋謂軍旅會同田獵以軍令行之者與此亦見鄉師職而鄉士以刑官主之亦猶大師士師戮之之意也六鄉則言國有大事六遂則言郊有大事縣鄙則言野有大事皆謂獄著之所聚衆庶之處即掌國中掌四郊掌野是也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

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此序遂士中士十二人之職也六遂在郊以外遂士掌遂而先言掌四郊者六遂之獄亦在四郊也各掌其遂未詳或曰總治六人分治各一人或曰每二人各掌一遂也就猶往也鄉獄刑殺於國遂則就郊行之而已又言各於其遂者六鄉之獄皆在國中六遂之獄分在各郊故各歸首其地且因以示警也疏曰會其期皆在外朝而三不皆會何也民有近遠故鄉獄王自會而遂獄則使三公會縣獄則使六鄉會也餘見上職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鄉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稱邦有大事聚衆庶而不稱喪祭軍賓變文也事見遂人遂師職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見上職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六鄉會其期此序縣士中士三十二人之職也縣謂公邑之縣鄙是亦野也通言之者野謂近六遂之野其縣謂甸地以外遂於三百里之公邑矣縣士掌縣而先言掌野者甸地二百里非其外之公邑其獄在近六遂之野故亦先言掌野也各掌其縣未詳或曰亦總治數人分治數人也〇王氏曰鄉士掌鄉獄遂士掌遂獄而方士掌都家之獄則知縣士掌其間凡公邑之獄矣諸獄所居之地以近者爲主其所會之期以尊者爲先鄉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是鄉之獄近於王城遂之獄近於鄉縣之獄近於遂此以近者爲主可知矣士師爲王先驅而鄉士爲三公先驅遂士爲六鄉先驅縣士爲大夫先驅鄉士以王會其期而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鄉會其期此以尊者爲主可知矣愚按公邑之地微於王畿而其地則甸地爲主甸地在二百里以內六遂之餘皆爲公邑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其郊地百里爲六鄉而稍地三百里爲家邑縣地四百里爲小都疆地五百里爲大都其間皆有公邑

地官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是也而註乃止謂稍縣都之不爲采邑者則爲公邑之縣而縣士掌其獄焉是畧其主地而止舉其旁地也夫甸地自在二百里之內而稍地縣地置地皆在二百里之外若如其說是縣士方士所掌雖異而地之遠近則同也何以上獄訟則縣士三旬方士三月耶不特此也朝士職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地官質人之治質劑者其期亦如之凡皆以遠近爲遲速不得混野與都而一之也若據計謂掌野爲大總言之而其獄一在二百里上一在三百上一在四百里上則縣獄不專在野而與都家同遠近矣而又何以三旬之期下異於三月上又異於一旬耶大註所以誤稱縣地自二百里以外始者則第於鄉遂縣各以百里差之而未嘗以開方法考之也蓋以百里則鄉在百里之內而遂在二百里之內而縣宜在二百里之外矣以開方法考之去國百里爲郊地通王城言之凡方百里者四方二百里者一方里而井者四萬內去山澤城邑塗巷三之一猶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有奇再去其不易一易再易萊地三之一猶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也去國二百里爲甸地通郊地言之凡方百里者四方四百里者一方里而井者一十六萬除郊地四萬井猶十二萬井再去山澤城邑塗巷及凡萊地之數如郊之法猶三萬九千九百九井有奇也而郊地之六鄉七萬五千家計爲井八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其餘之所存凡五千井皆當爲六鄉餘地之公邑甸地之六遂井如六鄉餘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六井更當爲六遂餘地之公邑而謂公邑惟三等采地之餘可乎自郊地至置地皆有公邑而載師獨稱以公邑任甸地者六鄉餘地止居鄉十之六稍縣都之餘地無定數亦約矣而六遂餘地幾四倍於遂故獨主之也蓋地官縣師總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在秋官則正掌甸地之公邑者爲縣士其六鄉以外之公邑則遂士實掌之且爲皆爲遂士職首稱掌四郊是也其稍以外采地之餘邑則方士兼掌亦如之方士職稱以時修其縣法是也諸職之各有條理如此安得不考其名實而致經義之盡失哉學者審體之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邦有大役縣師所謂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事則作其衆庶是也其祭喪之屬以遣故不得與矣言役亦變文也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見鄉士職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

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此序方士中士十六人之職也都家謂畿地之大都縣地之小都稍地之家邑也其獄各非一界以掌都家推之則家之獄在稍以上小都之獄在縣以上大都之獄在都以上明矣故其上獄亦不以一旬爲差而以三月爲差也不言職聽於朝有其主君在焉方士不得專也書方士書之也與猶致也聽獄訟者黃氏謂都家之士也聽辨旣成而上於國國旣聽又書其成以付其都士家士原聽訟獄之人而已其協日刑殺以下亦其主君及都家之士爲之故不言也○王氏曰司寇聽其成之成乃都家聽斷之成而上於國者也獄訟成則有司舉士司刑聽斷之成也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大事亦謂會同行役師田之屬各掌其方蓋方士十六人四人各掌一方也

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卽縣師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之屬方士亦修縣師之法者三等公邑與三等采地其地治相通故方士掌以時修之猶鄉士之掌國中遂士之掌四郊之意也歲終則省而誅賞蓋亦與縣師之三年詔廢置相表裏矣

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卽都士家士凡所上治主之者謂獄訟之小事主其弊斷不如刑殺大罪以要成上於國也此章舊

註謂都家之獄其吏自協日刑殺士師但書其成及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耳所上治謂小事不附罪者都家之士旣上方士士告於司寇聽平之也按獄至司寇聽於外朝則其反覆有失實者自是定矣鄉士遂士縣士諸職皆繼之以協日刑殺以此非獄尚疑於失實而遂草菅其民可知也方士之刑殺自行於都家之主若吏故黃氏謂書其成以致於原聽獄者令其行之也豈若所稱書吏名備失實之謂哉且旣以所上治爲不附罪之小事而又謂主告於司寇聽平之豈小事矣而又有司寇聽平之理耶故並正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於邦國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此序訝士中士八人之職也四方司農謂四方諸侯之國也不明言獄訟蓋亦侯王之內界故賓客至而遂送之矣諭者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也治於士之士指士師也註謂讞疑辨事先來請乃通於士師如今郡國亦遣主者吏詣廷尉議也所有治於士者邦國獄不盡達聽王朝但疑者則以治於士師耳亂獄註謂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成之者奉命往正其罪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也一云上下淫亂之獄恐中冓乖張故往成之猶陰訟聽於勝國之社之意也

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行人謂小行人其屬謂役也居館之蹕猶蹕於王宮之蹕暴客謂暴其客者道引也客凡出入皆道引之其有所治又贊助之也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大事亦謂邦之征伐之類誓禁誓命之辭禁戒之法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鞭音瀕職內同長上聲辟闢同○此序朝士中士六人之職也外朝卽小司寇之外朝羣士謂上中下士九棘三槐註謂棘取赤心而外刺槐取黃中而美蔭也左卽所謂西面右卽所謂東面面卽所謂北面孤卿大夫位

左而公侯伯子男位右所以尊國君三公對君而以孤卿大夫對公侯伯子男所以尊王臣羣臣羣侯皆衆故棘有九公三而已故槐以三也左嘉石右肺石薛氏謂左卑以原罷民右尊以伸窮民也辟除也呼以趨百官之就位鞭以辟萬民之叙列慢朝謂處班不肅者錯立謂違班妄立者族談謂聚語諠譁者○註曰王有五門三朝五門之序一皐門二庫門三雉門四應門五路門三朝之序外朝在皐門之內治朝在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而司農於門則謂一曰雉門二曰庫門於朝則又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何耶按明堂位魯之庫門天子皐門魯之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庫門者如天子之皐門而以內兼外所名雉門者如天子之應門而以外兼內也雉門爲中門設兩觀閽人幾出入與宮門同窮民不得入也而外朝有肺石以達窮民則外朝在外明矣周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應門內者謂之治朝其在路門內者謂之燕朝而槩謂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也何哉雜說曰吏治未必盡平而民情不可使壅故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士之而聽之者朝士也路鼓立於寢門之外大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之屬也凡老幼孤獨之民欲有復於上而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朝士聽達於王以擊路鼓大僕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聞故而以復於上成周之民所以得達於上者由聽學有其人先後有其序也少蘊葉氏曰周有三

朝燕朝在路門之內王與宗人嘉事之朝治朝在應門之內王日聽治之朝外朝在皐門之內王詢萬民聽獄之朝也外朝之政小司寇致萬民而詢焉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後先大治朝宰夫掌其法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與諸臣萬民之復逆大燕朝諸侯之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卿之復逆掌於小臣羣吏庶民之復逆掌於御僕而大僕又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觀三朝之法則知周之盛時戶庭無壅其疎通洞達何如哉況治朝之大僕及司士燕朝之大僕小臣御僕雖皆屬於夏官而王眡治朝冢宰贊之大僕正位不眡朝則大僕辭於三公及孤卿其燕朝臣民之復逆亦與宰夫相關以此見周人宮中府中貫爲一體而更無內外之分矣後世可不法歟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畜休去聲○貨賄曰得人畜曰獲皆謂逋失也士卽謂朝士也下節言士放此舉取也不遽取者將待其人而反之也公公家也大者公小者私皆制以義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凡士之治亦謂朝士之聽治也其期日謂始犯事以來至乞聽時矣期外不聽凡以息訟也餘詳地官質人○王仲壬氏曰凡士之

治有期日謂卽上文鄉士遂士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者也令玩經文乃謂民赴愬於士以遠近爲期限而聽之耳非謂鄉士遂士等所上之獄成也上獄成踰期則宜誅責有司而速聽之豈漫然付之不聽而已哉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屬如字或音燭傳音附○凡貨必責其償故謂之責判書卽小宰聽稱責以傅別者以治謂可以治也同貨財以下今姑以舊解釋之同之言聚也合也行猶出也註謂富家畜聚者令於民間之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若今加貴取利坐贓是也屬責謂有人舉他責乃別轉與人屬使償其財上也傳猶近也其轉償之人或以原舉責之人死亡抵冒其數爲少則必以其地比近者爲証而後聽治也一謂屬責乃財主有他故或疾苦屬令家人若親故取之也其舉責之人或有抵冒必以其地鄰見屬者及其原立傅別乃聽之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盜賊軍謂盜賊羣輩若軍也一謂軍伍爲盜賊也鄉邑謂隣里家人謂事主書於士謂鳴其事於朝士也以嚴禦盜故當其時殺之則無罪以大復仇故書之後殺之亦無罪○葉氏曰此報

仇讐卽地官調人職所謂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是也葉氏兄師長之讐被人殺害禮文有不共戴天不反兵不同國之義而因過誤而殺傷者又虞書所謂宥過無大周書所謂告災道極辜時不可殺者也故令避之以示投四裔屏遠方之義若不從王命而避則非誤而故矣故又書于士與以節而使得以自執之也愚按葉氏之說極得虞周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二條法外之至意其不官執之而與執之者宥過君上之仁報讐子孫之義與此其與調人職正並行而不相悖而說者求其解不得乃謂仇人放在遠方會赦還里而因殺之也如其說妙論避與放流有別果放流之矣三代以上有赦過無赦罪且如有赦而殺之是亦抗上命也可乎哉

若邦凶荒札喪寇賊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慮圖貶省也令國議其刑之可減亦以憫天菑恤人害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此序司民中士六人之職也版戶籍也猶今黃冊書某鄉某里人也異別也下之言去登生而去死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

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會音怪○司寇謂小司寇司民星名必貳之者王治以生民爲重將驗登耗以黜陟其鄉遂大夫公邑大夫及采地之王也餘見小司寇及天官天府○東萊呂氏曰地官媒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焉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爲二書一藏諸閭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制度久矣秦始皇復令男子書年而不及女特恐民之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哉○王氏曰司民之屬於秋官也何哉一獄成而民數虧焉民者子也失教而陷於罪戕民而成己威是一獄成而上負兩罪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劓音異刖音月○此序司刑中士二人之職也麗附也合也墨者黥面劓者截鼻宮者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刖者斷足四者所謂肉刑也殺則死刑也○註曰按書傳云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

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叛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略也其刑書則亡夏刑大辟二百宮辟三百刖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疏曰觸者不行君命易則改易之也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至周減輕刑入重刑是夏刑輕周刑重也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遂除墨劓剕三刑宮刑自西魏至隋唐而除黃氏曰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墨劓宮刖之法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刑一人而後能續其欲刖者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也文帝以謝當代之熟民刖普之輕而陷於罪後世借一劓一刖之論而其罪至於大辟者可勝計哉

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告刑罰者重則入刑疑則入罰也辨者使輕不失出重不失入也〇王中王氏曰聖人之制法也如權衡然物自以其質輕重而權衡不知其故也刑設於三代而三王之仁聞世卒貸及焉皆不能緣之而生則仁之至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忘音妄旄音耄同惷音蠢同〇此序司刺下士二人之職也司刺亦謂小司寇也訊羣臣以下謂訊之而可刑殺者猶言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也不識謂若報仇謬以甲爲乙而殺之也過失謂若舉刃欲有砍伐而誤殺人也遺忘謂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投射矢石殺人也幼弱年少而弱者老旄年老而昏耄者惷愚性惷而無知者三法通謂三刺三宥三赦也條見小司寇〇何氏曰罪雖當殺然不遽殺也一詢諸公卿大夫之尊二詢諸府史之卑三詢諸國人之衆皆以爲可殺而後殺焉然又求之曰豈其不知乎豈失誤乎豈遺忘乎有是三者則宥以寬之又求之曰抑其人小弱乎或老耄乎或愚惷乎有是三者則不止宥而且赦以釋之也所謂求中者如此馬氏曰唐虞三代所謂赦者必其情可矜或其事可疑然後赦之凡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皆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姦宄皆不復詰於是赦遂爲長奸之門矣〇康侯胡氏曰舜典云眚災肆赦易之解卦云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三宥三赦止此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縱有罪虐無辜矣後世姑息爲政其弊益滋至於流於諸葛武侯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之矣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悲夫大赦者世號爲美政而先儒蓋不與也然將有者或反以爲口實而啟以自用竊謂刑之爲道其始必無濫刑而失入其終必無濫赦而失出失入則誣良失出則保惡二者皆非小失也嗚呼是非仁至而義盡者孰能與於斯哉）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此序司約下士二人之職也邦國謂諸侯都鄙而言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是也約謂以言相約劑謂以券書相約如成王命魯外祀則郊社內祀則大禘之類是也民約如分魯公以殷民六族衛以殷民七族晉以懷姓九宗之類是也功約如取祖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是也功約如號仲號叔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之類是也器約如魯得用四代之車服禮器之類是也贄約如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及春秋以璧請假許田之類是也詳曰六約自諸侯至民皆有之治者理其相抵冒者也）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約劑邦國爲大萬民爲小宗彝謂宗廟之六彝丹圖春秋傳斐豹著於丹書蕭焚之是也其制未詳或曰畫於彝器鼎彝之屬圖象者書之以藏於天府及六官之屬）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珥詳作衈辟同闢藏去聲〇訟若宋仲幾不受功上彌牟請觀諸故府之類辟開也藏謂大府所藏也珥者重其禮釁以牲也大亂謂僭戒不道若吳楚稱王晉文請隧之類故六官之屬同辟藏也〇王氏曰大者書於宗彝盟諸神示無疑也小者書於丹圖色以丹示無隱也不信者服墨刑以宜信不信則爲墨而不明也）

司盟掌盟載之法（此序司盟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盟載謂盟誓之載書也詳見春官詛祝）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邦國謂諸侯也有疑而會同以盟之所謂謀其不協矣明神如日月山川之職祇者藏天府也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六官及大

史內史司會皆貳之而衡不及司盟之貳者蓋互文與此言邦國之盟約也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命謂君命也如者如其詔神及貳皆也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貳亦謂貳之府也大盟約六官及大史內史司會並貳之此民之小約劑則司盟貳之而已約劑而貳以司盟者以神固其終也獄訟亦使之盟詛者以神證其始也此以上言萬民之盟約也或曰言邦國亦兼都鄙言萬民亦兼羣臣也○黃氏曰犯命不信皆當刑羣士及司約職所稱是也不刑而盟詛何也如註引盟臧孫詛子都之類矣臧孫斬關罪當坐而罪不可盡明故盟絕也射考叔當坐而子都諱以避罪故詛之訟獄複情難詳無質證不可考誅連則恐其枉故亦爲盟詛止之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爲其聲○供致其牲如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之類所以盟也又供酒脯所以祈明神而申固盟也此總言之也○或疑周官司盟詛言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也但春秋信義皆亡日事盟詛不尊王命故春秋凡書皆貶也惟胥命一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嘉也王氏曰世之治也人心相與以誠相示以信知畏於神而不敢欺知敬於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有畏敬之心而弱畏敬以先之而因以覆盟詛爲大禁而至於成俗則司盟藏亂患爭者豈小補哉呂刑稱苗民罔中於信則盟詛帝世已然而况於以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誣乎黃氏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盟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此民所以畔且疑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此序職金上下士六人之職也金玉錫石見地官廾人丹青若丹砂空青之類凡戒令即謂受入若供用之屬也 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與其數量楬而璽之入其金錫於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媺美同楬音傑璽音徙○入征謂廾人入其征也楬標璽印也標其名而印記之也爲兵器之府謂槀人若攻金之屬守藏之府謂玉府之屬總數門要入於大府也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謂金作贖鍰也貨罰謂貝幣也入於司兵以作兵器若市物料也按夏官槀人職受財於職金司兵無文本職不言入於槀人而言司兵者槀人乃司兵之屬槀人受財司兵可知也義詳司兵 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金版未詳註曰金版餅金也王氏曰掌次大旅設皇邸先儒以邸爲後版屏風器以金飾之也按二說不同以金飾屏義尤協致饗器大饗之禮納金示和也金次之見禮也金版給饗北與大故用金石謂寇戎喪故作器樂之具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於司兵賈價同○此序司厲下士二人之職也凡犯政爲惡曰厲盜賊爲其任器其所用之兵器貨賄其所得之財物物猶名也 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其奴之奴擎同下如字齔音襯○其奴謂盜賊之家屬爲奴奴謂從沒於官而充役也罪隸見本官司隸舂槀見地官舂人槀人即所謂爲奴矣有爵不奴所以貴貴也七十不奴所以老老未齔不奴所以幼幼殺商謂之亂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亂也○明齊王氏曰或謂盜賊之任器貨賄即與所捕之人則民爭務於逐盜豈非止盜之方乎是不然此秦人尚功首虜之法驅民以利者也先王養民厚矣其有滋戎盜賊爲生民患聲大義而伐之民懷敵愾進宥當退有戮何假此以誘之且既開此端則推利是

趨爭功生事無所不至惟法制未備民或有此不當計其賊物以亂斯施之士耳愚按盜賊自取財而言則强曰盜竊曰賊盜大而賊小掌戮職刑盜於市是也自叛國而言則又盜小而賊大國史凡反逆皆書賊掌戮職斬殺賊諜是也此職兼有二義而男女爲奴則指叛國言之若止取財即盜亦不盡沒其上下耆幼况賊乎非人不孥先王之法也

犬人掌犬牲此序犬人下士二人之職而總舉之也 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牷音全瘞音意幾珥音義見夏官小子及士師職騂音性○體完毛純曰牷物伏者謂軷祭時伏牲而轢之也瘞者謂祭地埋之也幾珥釁廟之屬沈祭川辜磔門也雜色曰駹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令相去聲○相以擇之牽以呈之也王氏曰相犬者謂其屬賈四人牽犬者謂徒十六人掌凡政令則非特上文供用者而已

司圜掌收教罷民罷疲同○此序司圜中下士十有八人之職也圜即大司寇之圜土收教即其聚教謂收役而使之務也 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也

坐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夫冠飾令者恥蠓而已斧諸衣冠之意也令縱也而所謂返於中國雖出之也謂雖改令出者也餘見大司寇此歷明收教之制也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此言但加明刑及罰令役事而已非五刑之虧凡五罰之出鍰其也此因其制以申其義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為句此七字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拲拱同○此序掌囚下士十二人之職也凡囚者謂盜賊以外也梏拲桎劉氏謂木其項曰梏木其手曰拲木其足曰桎是也惟三木分施於項手足故罪之上者項手足三木皆備次者但項足有木又次者但項有木而已鄭註乃謂木在手為梏兩手共一木為拲則上罪梏拲而桎云木在手而又云兩手共一木理難通矣且下節加明梏註同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以著之也則梏是木其項益明矣梏象廣於拲桎施明刑焉後世謂之枷易何校滅耳是也而如之何誤為木在手乎斷也盜賊以下皆守以待斷也○疏曰此謂五刑罪人也古者五刑不入圜土身居三木掌囚守之

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族及有爵縱重罪亦一而已尊故也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朝音潮○告者謂告以罪犯姓名及所刑則也朝謂外朝士劉氏謂士師也加明梏以適市者書所犯於梏使警衆也不適市而適甸師且不明梏者蓋於刑親親貴貴之義也待刑殺者待掌戮也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註搏作膊字之誤也○此序掌戮下士二人之職也賊謂殺不軌者諜謂行間諜者親謂凡五服之尊親也註曰斬以斧鉞若今腰斬殺以刃若今棄市搏即殺而膊諸城上之膊磔夫衣以磔其尸也疏曰賊諜二者雖皆大罪仍擇太重者斬稍輕者殺其膊則同也王氏曰殺其親者賊仁故焚燒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賊義故辜磔而不全其體也此皆言殺刑之極也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踣音匐○

殺人者謀殺故殺之類踣仆也謂殺而仆其尸也肆陳尸也刑一踣也亦如之者謂刑盜於市及凡麗於死罪者皆肆之也此言殺刑之次也殺之於甸師氏者掌囚奉而至乃殺之也此言殺刑之下也又稱亦如之者言軍旅田役其斬殺刑戮皆於市肆之正以見惟同族有爵乃殺而不肆之義也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積音恣○夫髡曰髡積積也王氏謂諸守各以其宜也此又言不殺之刑也○劉氏曰用刑人者刑之以償其罪養之以全其生也先王之於刑民無所忿怒刑人者彼其自取非王刑之也王氏曰大辟以下輕則流之流之則有惡疾則刑之刑之則有使而刑之又稱公家不畜刑人何哉公家雖使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此與予餘祭見殺於閽春秋譏之也明齊王氏曰豈以髡為刑族犯宮刑而髡者非也夫公族不翦其類但黥吉為刑餘可猶降從髡則應黥則者不復減刑乃反重也恐接不藏矣五刑為四等義之盡仁之至也而後世除肉刑則三等耳刑亦如之句王指凡民下指軍旅田役罪無殊科是軍民一體之道也而後世軍職或加末減蓋兵農分而處之亦其平矣其親貴非全貴則直察諸市也亦當何師氏之遺制乎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此序司隸中下士十四人之職而總舉之也五隸郎下職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也物凡兵器衣服之屬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其民謂罪隸之民對四翟故稱其民也搏謂搏執也辱事謂煩辱之事積聚也任器見牛人及司厲囚執人之事謂執其人而囚之也邦國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亦承罪隸之民而言也煩辱之事如典祀職徵隸之類以義推之此節當在罪隸職之末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翟狄同○四狄即蠻閩夷貉也野舍即掌舍之舍厲禁見山虞澤虞之厲王之野舍亦有之按下四翟之隸守王宮野舍之外別有役使而此止言其守者惟守王宮野舍則司隸帥之也○王氏曰古者守在四夷治教既明則四夷莫不向德內可使守王宮外可使守野舍此司隸所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服執其邦兵者四夷各有利器宜服此王制所謂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

爲牽徬。此序罪隸百二十人之職也役百官府若積任器因人是也役凡有守者若搏盜賊是也使令之小事及以牛助轉徙而在前爲牽在旁爲徬皆國中之辱事也封國謂建諸侯封家謂立大夫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明齋王氏曰十四字宜附閩隸爲是按司隸職止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宮野舍不及罪隸且言止宮伯之士庶子虎賁氏之虎士及司隸四翟之隸王宮之守者無假於罪隸者又以文勢推之言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疑閩隸正脫此簡而誤衍於此也愚按此十四字當從王氏入閩隸職而司隸職邦國有祭以下十八字當在此蠻隸大段言文之失正者多矣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 校音效○此序蠻隸百二十人之職也役養馬者若謂校人職王馬三阜餘其徒八十人不足給故也 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說見司隸不言服邦服者文也下放此○陳氏曰言之宿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諸隸所謂在國則守王宮舍則守王閑也云四隸如蠻隸者周時南方爲尤遠貢其來故掌四夷之官鄉象皆而泰樂亦以南詩云以雅以南記云胥鼓南意皆可知矣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此序閩隸百二十人之職也畜謂掌畜職也掌子未詳註謂王公世子羣臣使掌家事而以閩隸役之也王氏謂子鳥所生也以上下職例之王說爲近蓋取卵若雛以隸於其所而使伏而養之與然義皆不甚安恐有脫文或曰掌子乃鳥之誤也○明齋王氏定此下脫其守王宮二句誤衍於罪隸職令從之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此序夷隸百二十人之職也牧人掌牧六牲役之者供芻茭也與鳥言如傳稱公冶氏能明鳥言之類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此序貉隸百二十人之職也服不氏掌養猛獸故爲之役言教擾不言阜蕃者猛獸不乳於圈檻也與獸言如春秋傳介葛盧聞牛鳴之類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周禮卷之十

姜兆錫輯義

秋官司寇序職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 此序布憲中下士六人之職也憲邦之刑禁蓋下二節之總詞凡有刑禁示萬民而布憲爲表懸刑號令者其常也大司寇和布刑於邦國都鄙而特爲執節而宣布之則事大而嚴備重矣故下節特以正月之吉言之

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 旌節謂道路之旌節也小司寇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若以鄉遂凡公邑地近故令其鄉士遂士縣士布憲之而已此大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以地遠事重非方士訝士所專主故又設布憲職以旌節憲之也詰者所謂詰姦慝刑暴亂也及其都鄙明非王國之都鄙而已達於四海則於蠻夷之所從者而微言之也○明齋王氏曰易云先王以明罰敕法其制刑豈視民若禽獸然罹穽其不見而網羅之哉蓋使之知而不敢犯乃可爲民父母也故大司寇掌和布刑於邦國都鄙懸刑象於象魏使以小司寇及士師之屬而復設此職以專達之所執節布憲則所謂不教而殺者鮮矣劉氏曰以中士二

人下士四人胥徒四十四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使必聞其禁者未之能違也必書其刑禁之憲於民者以達於州伯州伯達於卒正卒正達於連帥連帥達於屬長屬長達於諸侯諸侯以達於其都鄙庶乎其可及也愚按劉氏遞布之說善矣而其說又謂布憲執節巡方詰其違禁者則非也夫宣布未能必達曾巡詰較難於宣布而諸人反能達乎以經意推之乃職官六人與其徒役分爲諸路執節布於四方之州伯以使達之而所謂詰四方而達於四海者乃四方各以所布諸詰糾姦慝且恐總佈爲其所視而遞布而分詰者皆非其所親也劉說諸有離合故節存之

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大事謂師田喪役之類號令亦憲布之意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此序禁殺戮下士二人之職也司之言察該下四者而言也斬殺戮註謂吏民私相斬殺戮也傷人不以告謂里閭以獄不敢告也攘註謂猶卻也將治其獄而其人卻而不受也疏謂官有文書追捕不肯受也遏止也見其欲訟覓而禁遏不得行也告謂告司寇以上於王也誅者凡五刑之通稱○疏曰此官恆在民間私覘惡事而告於上故註以司爲察也知斬殺

戮是吏民相斬殺戮者以傷人云不以告則斬殺戮蓋是不以告明是吏民私相斬殺戮也李嘉會曰禁殺戮之人上所賞以懲惡也或其人財勢盤結而冤枉不伸有如下四者皆告於上而誅之也愚按斬殺戮及傷人皆人畏其勢而不告者故此官掌察其殺傷人之人以告而誅之於不以告者無與也獄訟者乃殺傷人之人被治而自攘之益當誅其怙惡過獄者則被殺傷之人欲訟而人弱之兼當誅其黨惡蓋本官以禁殺戮為職而罪則各有所歸以治之也或以不以告者與過訟者同科則失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正征同撟矯同○此序禁暴氏下士六人之職也正如方征糴之征亂暴力征謂敢作威怒脅衆從己也撟誣犯禁謂撟曲誣罔以觸刑禁也作言語而不信謂造作無然之語以煽惑衆心也上藏惡已著誅以遏其流本藏惡方形誅以清其本也○劉氏曰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以其邪而害於風俗也禁暴於三者以告而誅之殆此類與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隷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隷註謂男奴女奴竊謂即司厲入於司隷者也聚而出入謂有役使也司察也牧治也○明齊王氏曰先王之政令禁戒期民之不犯也而凶頑者明知而犯之甚者奸徒亂政惑衆則王法不行民相率入於邪惡矣此禁暴氏所以設也周禮設官不遺王之宮寢刑官若無與於王宮而司隷掌四翟之守禁禁暴司奚隷之出入先王端本清源之道蓋如此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此序野廬氏下士六人之職也達通也道路節地官遂人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之屬四畿四方侯國之畿比校也宿息見遺人井以飲食樹以蕃蔽此皆言治道里也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有相翔者誅之欜柝同○守涂地之人謂廬旁民也相翔猶呂翔謂行止不軌者此因言衛賓客也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轚音戟爲去聲○轚謂車轄相轚互謂交互不通叙者令以次行也為之辟者尊王命敬王官也此皆衛賓客之意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橫行謂橫截田畝而行者徑踰謂射邪趨防而踰者皆妨農害衆故禁之此亦治道里之意也凡國之大事比

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修修築除闢除也亦治之事也道禁註謂若漢法絶䝉布巾持兵仗之類也亦衛之意也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幾譏同埽糞埽也亦治之事也幾察也行作不時謂動非其時不物謂用非其物亦衛之意也○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數者皆以待賓客師役之屬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則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者也○明齊王氏曰觀周官野廬氏之職客雖達適郊由堂階關市單襄公過陳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而知陳之將亡則野廬氏之職廢也

蜡氏掌除骴骴音恣○此序蜡氏下士四人之職也蜡生曰蜡肉腐曰骴除者屏且埋也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蠲之言潔也刑者謂刑宮以下任人謂任勞辱者凶服謂服衰絰者祭祀在廟壇而除禁及郊野者凡以避不恭遠不祥也首節正言其事此推言其類也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縣懸同○楬者削木為牌而表之也日月謂死之日月有地之官若閭胥里宰之屬註謂若今鄉亭也書日月懸於此者使其官守掌之而待其親屬物色之也此又詳言其法也掌凡國之骴禁禁即月令孟春掩骼埋胔之屬稱凡者廣舉之詞○鄭諤曰王政行於天下生有養死有歸安肯枯骨遺棄尚待設官以除之哉然其無主後而死於道者亦未必無也有是事而不為收掩則傷君之仁無是事而懸是官則仁於枯骨之意亦蔚然形於天下矣愚按月令埋胔言其仁也周官除骴言其肅也除則埋之二者並行不悖而義則各有取與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此序雍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溝澮見遂人瀆而行之謂之瀆蓄而止之謂之池禁者恐有壅塞為害也凡害稼者謂禽獸之屬穿地陷獸曰阱設機檻獸曰擭春農事方興故為阱擭以禦獸害為溝瀆以通水利至秋功成故塞杜以生之也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依山為苑就澤為沈皆利己害物也○註曰擭柞鄂也地堅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也塞阱杜擭恐其陷害人也書費誓杜乃擭敜乃阱是也禁山苑澤沈為其就食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也

疏曰註云柞鄂者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不地不得躍而出也沈者謂以藥沈於水以殺魚及水蟲也○仲王氏曰物出而害苗也則殺之民就物居而加之害也則禁之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此序萍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水禁者恐津渡之失宜及洿池之妄入也幾酒者察其非時若酒誥惟祀茲酒之類謹酒者戒其無節即其禁將無醉之意也掌水禁而及酒者酒之溺人猶水也○東萊呂氏曰周公命康叔撫衛作酒誥一篇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淫傷德敗性及再變如漢文帝爲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此之酒誥已無此意矣然猶重本以抑末及三變桑弘羊建榷酒之利公家自專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也東坡蘇氏曰自漢武至今皆有酒禁刑至流竄殺戮終不能絶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誓其子甲之子服而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子而責之學乙笞子而奪之食此公所以能禁酒也禁川游者恐泅水謂之游恐其狎而玩之故亦禁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此序司寤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夜時謂夜之時刻若今甲至戊也以星分之者漏箭之升降靡定而星辰之出沒有常也馮相之屬在春官爲占天而設司寤氏在秋官爲禁夜而設故詔夜士以夜禁也夜士主行夜徼候若漢法都候之屬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此夜禁之目也星未沒曰晨更已深曰宵自宵至晨通曰夜禦者姑禦之禁者嚴禁之也私出曰行衆嬉曰遊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齍粢同○此序司烜氏下士六人之職也夫遂陽遂也鑒謂之方諸陰遂也王氏曰攷工記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言陽燧則知方諸之爲陰言方諸則知陽燧之爲圓陰陽者其氣方圓者其體也日太陽之精故取明火月太陰之精故取明水於祭取之者欲得陰陽之精氣以致誠潔也供明齍者以明水沃齍盛供明燭者以明火爇燭又供明水者以明水配五齊也明齊郊特牲所謂明水涗齊貴新明水則所謂祭齊加明水也○易氏曰日爲陽精月爲陰精離爲日爲火爲雷者火之氣也坎爲月爲水爲雲者水之氣也水火以氣而升降日月之精薄之則夫遂可以召陽而爲火鑒可以召陰而爲水謂之明水火言取於日月而非人力所致明之至也王氏詳說曰後鄭謂明水以爲玄酒是不讀禮運也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

酒在下夫豈明水之爲元酒哉郊特牲云明水涗齊貴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以陰鑑取水於月可多得乎元酒酌行潦爲之可也明水用於涗齊而已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門外曰墳燭門內曰庭燎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軍旅修火禁中仲同○修禁說見天官宮正但彼以宮中言此則以國與市言也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屋誅以下大詳註曰屋誅讀如其刑剭之剭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剭誅之也明竁若今楬頭以木明書其罪著於竁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疏曰屋謂甸師氏屋舍中所誅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其刑剭易鼎卦文竁壙中也知罪人夜葬者司烜主火之官司烜主明竁故知火葬也曾子問云夫柩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也明齋王氏曰凡行刑必於朝市以警衆惟宮刑以下不可以風故屋中刑之謂之屋誅蠶惡風其室周密故謂刑者爲下蠶室也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見故爲之明竁穿穴也謂穿屋以竇光若今明龕然也愚按註疏以屋誅爲親貴者隱於刑不明梏其罪於竁而不以明梏適市亦隱之意耶然司烜掌火今不言供火而言明竁罪亦贅矣明齋謂屋誅爲宮刑以下以蠶室訓之其義較當而穿穴竇光亦光明之象於掌火爲近宜可從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辟闢同一音璧○此序條狼氏下士六人之職也執鞭所以辟也夾道所謂蹕也官六人而夾道者八人疏謂胥徒充之也○明齋王氏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後王而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右也而條狼氏趨辟夾道則又夾馳道左右而在前矣公則六人以下在其國及至王國皆然故並著於此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轘音還大史之大音泰○凡誓註謂凡祀若戎之屬也執鞭肅之也命即誓詞也疏曰誓者專事主之若月令田則司徒北面以誓是也誓時條狼氏爲之大言使衆聞知耳僕謂大僕右謂王之車右馭謂王之車馭也關白也大夫受命出師閫以外將軍制之不須復請白餘皆須請白也師樂師也一曰大師也○王先生曰鄭註以凡誓兼軍及祭者蓋以樂師與大史小史主禮當爲祭也然攷大師職執同律以聽軍聲是軍有大師也大史職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小史職凡軍事佐大史是軍有大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甘誓可見矣明齋

王氏曰士師五戒誓用諸軍旅此條專以軍事言也愚按本職主辟之官其有誓亦上文出入而言義無專指且味凡字亦概詞也但車轘及殺之屬亦尙嚴厲者以軍爲主與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㮚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比音避下同粥鬻同○此序修閭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宿若宿衞之宿互謂行馬障止人者㮚謂木柝警戒人者蓋言其地爲警備之宿互㮚者國給之養若野廬氏令涂地之人聚柝之自食而已追胥見小司徒蓋宿互㮚者總校其數以食之而追胥者則校功罪以行賞罰也○按註疏粥養也謂國所游養羨卒使之追寇倒盜也此器以小司徒職田與追胥正卒羨卒卽爲作而下文恰有追胥二字故牽爲此說與然國粥初非羨卒卽使强謂之羨卒獨不思國中宿互㮚者幾何而牽合而爲正與羨粥作之義哉且卽如此當云與國粥追胥比而賞罰之今空以與其國粥四字懸於而比其追胥者句之上語旣無着而與字之下加一其字亦豈復成文義耶其謬不待言矣禁徑逾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徑逾見野廬氏但野廬言野此言國也持兵被甲以趨則惑衆躍馬而馳國中兼恐傷人也邦有故則令

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幾譏同○守閭互以防奸也唯有節者乃不譏明皆譏矣

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此序冥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弧弓也張罝罦之屬猛獸虎豹之屬祭社鼓曰靈鼓敺之使驚趨也阱擭皆然○明齊王氏曰猛獸非人所能敵當以不見取之弧張阱擭皆此官所以稱冥氏也寇賊亦有猛而難攻者故兵法云形人而我無形取其不見掩其不備亦禦之之一道也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稱若得者猛獸有不得之道也須頷下須也備註訓爲爪爪能備患故名也鄭諤謂皮革齒須皆備以獻也按二說鄭諤爲安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禬音膾註讀作潰○此序庶氏下士一人之職也庶猶除也去也毒蠱能爲災故除之也攻說見大祝禬亦除也蹟作潰謂散也嘉草謂藥物或云卽甘草也攻謂燻也疏謂禬之去其神攻之去其身也凡敺蠱則令之比之令使比校也凡攻燻使人敺之而其人衆又校比之也○劉氏曰凡能敺蠱者隨其方土各有能者人有病焉則呼而用之既用乃校其優劣也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此序穴氏下士一人之職也蟄獸熊羆之屬穴居如蟄也以其所食之物火之者謂焼熏其所食之物以誘之也以時獻其珍異皮革珍異皮革如熊羆之皮及其膽之類

翨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掎音已○此序翨氏下士二人之職也翨讀爲翅猛鳥鷹隼之屬凡取者誘致以小鳥或以其類所謂媒也掎者掎足於羅中也以時獻其羽翮翮[illegible]爲羽今羽爲翮○鄭諤曰獻者凡以利用非是則不獻也介甫王氏曰諸官非特利其皮革羽翮之屬而已孟子云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蓋亦除害之義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此序柞氏下士八人之職也攻治也柞氏攻木兼云草者疏謂攻木之處有草兼攻之也刊剝皆謂欲去其次地之皮也又火之水之者使其肄不生也化謂化而爲土也變猶易也夏所火秋則水之冬所水春則火之則土和美也餘見地官虞衡○王氏曰木生山南爲陽生山北爲陰其氣旣偏勝矣又因[illegible]陽刊而火之至陰剝而水之則不復生矣不勝陰陽之盛氣故也明齊王氏曰欲殺之者夏刊陽冬刊陰以推其性也欲用之者冬斬陽夏斬陰以堅其質也臨川王氏曰先王之於林麓欲其足民材用則爲厲禁以養蕃之虞衡是也欲其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柞氏是也詩云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則虞衡之職修也作之屏之其菑其翳則柞氏之職修也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政令謂敎民之政令說見下職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薙音剃[illegible]○此序薙氏下士二人之職也殺卽薙也下四者皆其事也去其萌曰萌猶芟草而[illegible]也夷平也謂以鎌迫地而刈之也含實曰繩芟者去其根也變猶上職之變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也掌凡殺草之政令明齊王氏曰掌殺草者薙氏主爲公家殺草也掌凡殺草之政令者敎民各爲之也

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覆音福夭妖同○此序硩蔟氏下士一人之職也硩之言擿蔟之言巢覆者擿而覆

之也天鳥詒易邪氣所生註謂鵲鵩之類劉氏謂若鬼車之類也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縣懸同○方版也十日自甲至癸十二辰自子至亥十二月自陬至涂十二歲自攝提格至赤奮若二十八星自角至軫去者鳥自去也劉氏謂梟神正氣所萃是以妖邪無所自存也此亦覆之意也○鄭諤曰若族雖掌覆巢有不待覆巢而去之之法此方版書號是也丘氏曰夭鳥避此五者理固有之鵂忌庚申燕避戊己虎豹以衛彼鵲巢避太歲以此視之則公豈欺我哉平仲王氏曰月令命無覆巢者聖王育物之仁則官設硩族氏者聖王誅邪之義愚按妖鳥之鷙生乎陰陽邪氣聖王不能感之使不生而乃區區以一孑是爭之乎是不然聖王之世以順召順而五行不相沴四靈以爲畜者此體信達順之驗也若其初或干陰陽以害天和而務除而去之亦以政刑輔德禮之義聖王不廢也堯舜在上不能有十六族而無四凶必四凶去而後十六族咸濟濟在位也故有周禮冥氏以下諸官而後有禮運麟畜而獸不狘鳳畜而鳥不獝之驗二者蓋並行而不悖與

翦氏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 禜音詠○此序翦氏下士一人之職也蠹物穿食器物者除即翦也攻禜並見大祝莽草亦藥物也 凡庶蠹之事 庶猶庶氏之庶除蠹又言庶蠹者蠱亦蠹類今國人畜金蛇蠱之屬多藏於壁柱間是也不掌者蓋庶氏掌之而翦氏又兼之與

赤犮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灑毒之 蜃辰上聲○此序赤犮氏下士一人之職也除牆屋者謂除其虫物也以下除貍虫推之此蓋謂不貍之虫如蛇蝍蛆之類與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沃其灰以灑之則死 凡隙屋除其貍蟲 貍埋同○貍蟲謂壁隙之間潛藏之虫如䗪蛷之類爾雅有足曰虫無足曰豸

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蟈音同○此序蟈氏下士一人之職也齊魯謂鼃爲蟈月令所謂螻蟈也黽耿黽也去之者鼃黽尤惡鳴聒耳也牡蘜菊不華者無聲謂不鳴也○劉氏曰宗廟之祭祀君臣之齊戒朝廷之會同賓客之饗餐凡禮樂未作以肅靜爲敬則喧鳴不可不禁也故設官掌去之之法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 此序壺涿氏下上士一人之職也水虫謂惡虫若蛟螭之屬炮土之鼓謂瓦鼓即所謂壺也擊鼓作聲焚石得水亦作聲即所謂涿也二者皆使其聞而驚去也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橭音沽神謂妖神如龍罔象之屬牡橭山榆也午縱也淵爲陵甚言淵不爲害也○王氏曰山榆爲榦縱橫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沈之水中則水中妖神感其氣而死而淵反爲陵矣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道如此夫孰得而測之夫號角拾芥磁石引鍼戎鹽燥卵鐵胆分杯漆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鵜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 射音石下同○此序庭氏下士一人之職也夭鳥兼鳥獸而言散文之通稱以下文推之可見夭鳥見若族氏夭獸若穴氏之屬若族氏掌覆巢此文掌射者蓋嚴夫惡之義雖覆其巢亦必射之案或曰二職分掌亦夭有殊科也 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大音泰○不見謂聞其聲不見其形若昔有聲如牛之類救日月之弓矢未詳司農謂日月食時所造弓矢也註謂救日食月食之弓矢日食以射太陰月食以射太陽者也又言神者謂其聲非鳥獸之聲

若或叫於宋大廟譆譆出出之類大陰之弓即救月之弓枉矢即救日之矢分言之皆互文也救日以枉矢則救月蓋以恒矢與○王氏曰弓矢言用以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夭故以此射之按司弓矢職枉矢利火射薛氏謂枉矢狀如流星飛行有光其救日蓋取以陽勝陰之義也○合辭曰聖人治天下本諸道化使鬼神受職民物各得其所而已周禮自冥氏至庭氏乃頊屑至此何耶古者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凡夫獸蹄鳥跡交於中國魑魅魍魎逢其不若皆不可不屏也神降於莘蛇鬭於鄭門鳥鳴於宋社鬼哭於齊闕春秋而下猶有之況古之世乎周公之法猶禹驅蛇龍而放之益烈山澤而焚之凡以爲民也夫除蠹物用莽草除貍虫用蜃炭除鼃黽用牡蘜除水虫用牡橭古未有是法也聖人達萬物之理以爲除害之方者蓋如此世儒不務窮理乃謂諸官多可删是果於非聖人也且儺以逐疫而近於戲然周禮及魯論載之古今行之未有以爲非者而獨疑於此哉明齋王氏曰周禮六官皆有育萬物之責天官獸人漁人鼈人之屬掌以時田斂不暴天物也地官虞衡之屬掌山林川澤之政令以長蕃鳥獸草木也春官宗伯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大司樂一變至六變而致羽鸁鱗毛介象之物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有服不氏射鳥氏之屬則鳥獸之不服者猶馴之而況負固之國乎秋官有冥氏以下十二官凡猛獸昆虫與夫托於神奸而爲害

者並加之以誅殛況奸慝禁亂者乎分之則生殺
異用其曲成之意則一也非聖人其孰與於斯
銜枚氏掌司囂 囂嚻同○此序銜枚氏下士二人之職也司察諠譁也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
囂軍旅田役令銜枚 枚狀如箸橫銜於口以止諠也祀以無囂爲敬師田以嚴爲威故禁且令之也 禁嘂
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嘂叫同呼去聲○凡聲之大而悲曰嘂高而發曰
呼嗟而悲曰歎悲而傷曰嗚涸者非言也發禁於國中歌哭爲
正但禁於行道而已皆恐惑衆也○王昭禹氏曰周公之時無一
民一物不得其所至於不幸號痛無告而路哭一嗟雖天下可相
告語民生其間而猶有太息愁嘆之聲道路所聞不祥之人也與加
是而設禁焉亦可也鄭氏曰秋正森嚴至於庭氏則鬼神
無譏縱者至於銜枚氏則軍國無諠囂者太平之象著矣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 咸讀爲函○此序伊耆氏
下士一人之職也伊耆氏始爲蜡以息老物故以名官而本官一
以敬老爲職老臣杖於朝祭則以函藏之以敬神也不去之而藏
函之亦以敬老也若其餘則軍事雖嚴杖必授矣蓋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謹齊慎戰雖聾息不敢動而貴爵尚齒雖跬步不敢忘也

共王之齒杖 齒杖王賜老者之杖也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賜之以致尊禮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
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
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
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 朝音潮脤同比好間並去聲○此序大行人中大
夫二人之職也大賓謂五等之諸侯大客謂諸侯之孤卿大夫士
禮以本言儀以末言互文也親猶懷也朝宗覲遇會同並見大宗
伯圖者審其事之可否比者校其功之高下陳者發其謀之是非
協者合其志之同異發禁謂以九伐之法遏畔逆施政謂以邦國
之九法布政治此六者皆待大賓之禮也諸侯使大夫來小聘所
謂時聘曰問諸侯使卿來大聘所謂殷頫曰視禮見以結其好命
政以除其惡此二者皆待大客之儀也間問謂王間歲遣使以問
諸侯而達其志歸脤謂王祭畢頒胙以賜諸侯而行其福賀慶謂

諸侯有喜則以禮贊之而同其喜致禬謂諸侯有災則以財補之
而同其憂此四者又因言王命使於諸侯之禮也自圖事至除慝
亦皆互文以司馬法時會以施政殷同以發禁推之可見蓋時會
以發禁爲主亦兼施政殷同以施政爲主亦兼發禁餘皆如之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九儀
者公侯伯子男之命有五孤卿大夫士之爵有四其儀凡九也等
則必辨爵必有命對舉之亦互文耳同之言合則其異乃同合其同
也此承上申言待賓客之禮以起下文也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
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
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
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繅藻同斿旒同樊讀作鞶乘去聲軹音止食音嗣積音恣
勞去聲下並同○承上言待上公之禮此九儀之一也九寸謂其
長也以五采韋爲藻藉其長亦如之九章謂袞冕服一龍二山三
華蟲四火五宗彝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也常猶司常之常九斿
之畫稱諸侯當交龍爲旂其垂縿之斿自九以下建者建於鄭車

也馬腹帶曰樊馬鞅曰纓就之言匝以五采飾爲九匝也貳副也
此以上言服車旗之等皆如其命數也介賓相也禮謂享後之
饗之禮也三牲備爲一牢不言殺禮問勞之牢舉大以該小也朝
位大門外王賓朝立之位也車軹即路車轂末曰軹擯主相也五
人命數之半也將幣即司儀掌評所謂及將幣也享之言獻
上若后者凡三王皆束帛加璧后皆束帛加琮庭實惟國所
有禮者享畢以鬱鬯禮賓也王正祼后亞祼爲再祼酢王也
饗以獻酒爲主故九獻食以舉牲爲主故九舉掌客言饗食與燕
此不言燕者鄭謂饗食皆在廟燕則在寢此行禮皆在廟中故
不及寢燕也出入猶言去來也積謂路所供牢禮米禾芻薪也問
者問無恙也勞者慰勞苦也此以上言擯介朝享禮祭之屬亦以
命數爲等也以下文推之大國之孤不交擯則五等侯皆交擯孤
於廟中無相則五等侯廟中皆有相不言者省文也餘詳春官司
常巾車等職○註曰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
也王始立大門之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也公
立當軹侯伯立當疾子男立當衡則王立當軫與蓋日覲禮記云
偏駕不入王門偏駕謂王路以下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屬也秋
覲之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不迎賓故舍路車於館乘墨車以
親今春朝天子親迎故得乘金路象路之屬也薛氏圖曰凡春朝
夏宗侯氏各乘其所受上輅至庫門之外王各以禮交擯迎之若

秋覲冬遇侯氏各乘墨車至廟門外陳擯王不迎也愚按註疏、薛氏所論春朝秋覲車乘擯迎之異禮言皆有據然諸家或謂迎賓於朝後或謂朝於迎賓後既多矛盾而又皆牽謂春朝受贄於朝則因鄭氏不明廟中將幣三享六字之義而遂以滋外也故賓禮今獨存覲聘二禮其朝禮已亡然覲聘而外今周禮秋官大行人以下諸職及散見於各官與各經者猶皆可考以經求經春朝所異於秋覲者惟乘路車至大門外及其時當宁以朝擯迎入廟之儀耳至其受贄受享皆在廟中所謂將幣諸其受贄三享諸其受享也緣以廟中之將幣三享皆謂之享而因牽謂贄受於朝於是而禮之朝覲儀禮之覲聘燕禮誤而三禮皆亂矣夫註以司儀令諸侯之將幣謂為享而又以諸侯相賓之將幣謂為贄先已自背矣間疏與薛氏圖之滋舛哉今歷以大行人以下致之其將幣皆為受贄而聘禮習幣一展幣三陳幣一凡其言幣皆贄圭及璧琮之通稱而以贄圭為之主聘禮使歸反命於君云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某宮某君再拜此謂正行聘禮之時使者襲執圭入致命公當楣再拜也又云以享某君某君再拜此謂繼行享禮之時使者裼奉束帛加璧享入致命公再拜受幣也聘禮載此兩再拜其為一受贄一受享亦明矣聘禮於行禮之時則謂受贄為圭而受享為幣其於反命之時則謂受贄為幣而受享為享此可見其為省文互文之通例何得以此廟中將幣為受享而享謂贄則受於朝也況受贄宜於廟不宜於朝歷考朝儀有與中外臣民辨大疑決大政之朝庫門外之外朝是也有日與其臣視政之朝應門內之治朝是也有退而聽政及與宗人嘉事之朝路門內之燕朝是也此三朝者皆不以朝會諸侯故小司寇朝士射人司士大僕之屬皆不言諸侯朝見或朝在朝則與卿大夫士分序其儀位而已諸侯朝見之禮如秋覲冬遇則朝諸祖禰戶牖間之衆以受摯享今見於覲禮如春朝夏宗則朝諸外朝門屏間之宁而後擯迎入廟受贄享如覲禮今見於大行人此皆其常也其事且大者如嗣王新立自五等蕃服達於九采四塞皆朝諸南郊之明堂今見於明堂位十二年而時巡朝諸五嶽之明堂今見於職方及孟子或有故而大會同其朝無定所而特為壇今見於司儀及覲禮記也掌訝職云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大史職云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蒞廟中將幣之旦掌訝訝至於外朝宁立之前而入告天子以見之畧如司儀合諸侯揖見之儀然後交擯迎入於廟以受其贄享而大史執書以禮詔王也若謂廟中將幣三享六字止為受享而受贄則於朝則以朝中受贄之正禮何不稱及受摯為前驅至於朝而反屬朝之受摯言廟之受享乎大史又何以受贄之正禮不詔王而至受享始詔乎大小行人司儀之屬止稱將幣無一稱受摯斷無受享則言將幣又言三享而受贄猶畧無一言之理而司儀職之將幣今見於大戴禮之

朝事篇又明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奠圭降拜則將幣之為受贄益明矣且擯見朝位當門屏間之宁則非正朝受贄之處也而註又於曲禮之當宁以朝亦謂朝在內朝有宁進以致薛氏又於擯迎後朝為治朝受贄之儀此妙論無其文即治朝之堂亦豈得謂門屏間之宁乎況以合諸侯之禮例之不應改朝見於擯後以諸侯相賓之禮例之又不應擯未入朝而中設一朝考春官司几筵云大朝覲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纁純次席左右玉几蓋廟中受贄享之儀如此若宁則門屏之間而已無所設不見於司几筵明非黼依比也夏官道僕掌象路以朝夕燕出入以行道故象路謂之道車其齊僕掌金路以賓以其見賓如承祭故金路謂之齊車賓禮之車若僕皆名齊不名道則朝宗覲遇之儀其受贄受享皆於廟而不於朝又明也然則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之文何也曰是當以三禮之世次考其源流得失也先聖之儀禮周禮經也漢儒之記傳也記文去聖遠多與詞如曲禮篇內稱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今周禮自大宰而下無一列於天官註益以為殷禮也東面西面之文彷彿於明堂位而文小異其不可以此誣春朝夏宗之禮也明矣學者不以經求經而妄以廢誣經可乎愚懼三禮之並亂故不辭僭而歷辨之如此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信申同○又言待諸侯諸伯之禮此九儀之二之三也七章謂鷩冕服自華蟲以下凡七也前疾者轅前胡下垂也一祼者后不祼也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又言待諸子諸男之禮此九儀之四之五也五章謂毳冕服自宗彝以下凡五也衡者車前橫木也○臨川王氏曰九十步擯者五人七十步擯者四人五十步擯者三人於尊者舒而繁卑者蹙而畧也一祼不酢則有禮而無報若不當焉故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

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眂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相去聲下同○又言待孤及卿大夫士之禮此九儀之六至九也大國之孤與命上公之國之孤是也皮謂豹皮也孤行正聘執瑑圭八寸既聘乃自執束帛豹皮爲禮也繼者次其後也不交擯謂不使介傳辭而親對於主君也無相者介皆入門西面立不前相禮也酒謂齊酒明不用鬱鬯也凡卿各下其君二等者若公之卿以七侯伯之卿以五子男之卿以三也不以典命之命數者以擬君也大夫士皆如之者大夫下其卿士下其大夫各以等爲差也○疏曰趙商問其他眂小國之君是大國之孤以五爲節也而諸卿各下其君二等是大國之卿七次國之卿五小國之卿三也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也曰鄉來君命則七介各爲君也孤無事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義可參也士無介與步數而云其等亦如之者謂牢禮之數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見音現賤內同要平聲摯贄同○諸服與職方氏九服文小異職方氏之蠻服此名爲要服蠻文也其要服鎮服蕃服此總名爲蕃國統謂也諸貢見太宰九貢但此無幣斿物三貢耳摯則惟以國產貴重者爲之若越裳白雉肅慎楛矢是也此因言九服朝貢之節也○疏曰九州之外君皆子男也無朝貢之常惟嗣王卽位及其國父死子立乃一來耳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是以謂其君爲小賓臣爲小客也所貴寶者周書王會備矣鄭謂曰先儒謂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爲歲之常貢此六服之貢爲因朝之貢與彼別也余以爲先王之制貢無異法也顧諸經者不深考耳此行人見與貢自是二事非賸之也侯服歲一見也其常貢則祀物甸服二歲一見也其常貢則嬪物他服放此安可以爲來朝因有貢乎侯貢祀甸貢嬪之屬亦以內外遠近爲之緩急輕重也黃氏曰九服已見職方此又見朝節貢物者於此遂禮則刑不王則誅

六官所以合治也三山林氏曰傳六上以其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其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也愚按鄭氏謬之說足正舊誤然舊註所以有此誤者蓋以本職貢物與朝見連言而蕃國亦爲世見之摯故誤以爲因朝之貢而別於小行人春入之常貢也愚向未見謬說已力辨其誤今并詳錄於左夫蕃國無常貢而衆其贄猶瑞之意非貢類也若祀嬪以下六貢並見於大宰所不具者三而已豈有貢之有常者令其入此而無常者又令其入此之理哉朝之時有四方之幣與其獻今見於大宰內府并小行人諸職幣有六謂其常幣覲禮云三享皆束帛加璧是也獻則特獻而無常之稱覲禮云庭實惟國所有是也夫謂之惟國所有則朝之時無常貢明矣故知此六者卽小行人春入之常貢而非因朝之謂也然則六者旣爲常貢獨祀大宰少幣斿物二者何也此正聖人之德之至也幣貢祀嬪貢服貢爲貢而斿貢物貢祀祀器材貨之屬尤難此三者蓋六服於朝見之幣獻或蕃國於摯見一及之而已不爲常制以勤侯也若必以此六貢爲因朝之貢而大宰九貢爲小行人春入之常貢則不識六者之外其幣斿物二貢將又以令何服乎旣不可於蕃國之三服令以爲常貢而以分令六服義尤難通故愚嘗辨其牢也此義不明而禮器之大享郊特牲之旅幣釋亦多誤三禮亦皆亂矣分貢之義鄭林諸說近之或乃以禹貢州無定產而周官服

有定物爲疑則此六者皆非不恒有之物乃職方氏所謂施貢各以其所有者何嫌於其有定也而疑之哉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省星上聲頫音眺胥上聲守去聲○存問頫覜省察也已問之又覜之又察之此三者所謂間問皆王遣使諭其志而已無他事也屬猶令也告也象胥卽行人之屬其職傳王之論說協資之辭言瞽謂樂師其職祭斤音之和史謂外史其職同六書之名此三者皆設官有專職而大行人因間問而令行之也六瑞六節見下節牢禮見掌客數器見合方氏法則八法則謂八則達通成平也此數者爲王將巡狩殷國而大行人與各職以此齊之且亦間問之意也殷之言衆王巡守殷國所謂天子適諸侯曰巡守也若不巡守殷國而殷國來會則所謂殷頫曰同也鄭因職方氏誤殷同之字爲殷國而因以經中巡守殷國四字分爲巡守與殷同之二禮殊失名義且考掌客職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是乃衆類日同之禮又云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是乃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之禮則巡狩殷國四字其爲

專指巡守無可疑者乃以職方之字誤而設分四字爲禮因使各職之滋閱也可乎此特言天子撫諸侯之制也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賓劉氏作擯○王事謂朝宗覲遇凡朝王之事若今諸侯爲會同則司儀掌之也位謂朝位之位等謂服物之等禮謂擯讓之禮擯猶相也大宗伯爲上相此次相也大事謂寇戎之屬凡告事亦以幣將敬聘禮如有言則以束帛是也聽者審聽以告於王也此申言王待賓客之儀也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邦交謂交鄰國也小聘曰問每年使大夫一聘不享也殷謂中也久無事三年使卿一聘且享也世謂嗣世也君即位親相朝也○此因言諸侯相親之制也○疏曰諸侯邦交謂同方嶽者相交也一往一來爲交大國聘於小國小國朝於大國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司儀諸公以下皆言相爲賓是也至春秋有越方嶽相聘者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非正法也王先生曰春秋時晉叔向謂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也而鄭子大叔則以爲五歲一朝蓋秦火未作而周之典籍猶在諸侯皆以爲不便而去之耳叔向爲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子太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疏去周禮

遠矣芸閣呂氏曰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夫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先王之馭諸侯使相交以修其好相敬以全其交多爲升降之文酬酢之節以養其德意故不安於偷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從而作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兵所以不用而天下平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使去聲下同○此序小行人下大夫四人之職也禮籍謂禮節隆殺之書也此通言賓若客也使者謂邦國使其卿大夫入貢與使之獻其功也此言客也○註曰貢者六服所貢功則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者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也劉氏曰作入貢者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而入也秋獻功者圖事於春而成功於秋也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勞並去聲○入王猶商頌之來王卽上職所稱王事也眡館猶下職致館眡者視館之可否致者致使有之也畿勞小行人親勞之若大行人之郊勞眡館賓之將幣則小行人皆爲其承擯也此言賓也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大客疏謂要服以內之使小客謂蕃國之使其受幣聽辭猶大行人於大事也此又言客也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使如字朝音潮○上言臨事之待以禮此以下言將事之協以禮也適往協合也疏曰此以下皆使適四方之事也朝覲以下六者諸侯親朝於天子此即賓之禮稱君者謂君諸侯也存頫省三者天子使與諸侯聘問二者諸侯使聘於天子此皆客之禮稱臣者謂使正也必使往協之者謂必彼此和合和而後可行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達節大行人達瑞節之達疏曰亦使適四方齎法式以等齊之也以金若竹猶漢之銅虎符竹使符地官掌節本王朝言之此自侯國言之也不言掌節諸守節及貨賄用璽節者與行人無與也都鄙獨用管節者其爵降也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

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瑱讀同信申同○六瑞即大宗伯以六瑞等邦國是也成平也用猶執也疏曰此亦使適四方之事首舉瑱圭因言之也六瑞掌之典瑞諸侯受命已得之小行人直平卹得失而已不令別作法式以齊也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好去聲○六幣謂朝聘享獻之幣也合之言配也鋭首曰圭半圭曰璋璧圜而中虛琮方而八角虎形曰琥半璧曰璜皮謂虎豹之皮帛者繒之通名本白色後加采色亦名帛錦者繒之別名本五色後雜數色亦名錦刺五色謂之繡黑白間謂之黼六物即六幣王氏曰以幣成禮之好以因事謂之故合六物以享若侑所以和而無乖也○疏曰此亦小行人適四方協合之也圭以馬璋以皮本非幣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爲幣也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聘禮云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覲禮云侯氏用璧琮諸文明五等諸侯享王皆后及其相享皆用璧琮也玉人言九寸者據上公而言不言享后省文也玉人言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諸侯用璧亦八寸皆降於享王一寸也黃氏曰註疏家引聘禮諸侯相享以璧享夫人以琮又引覲禮諸侯享天子束帛加璧皆有據但其餘類爲牽合如所謂二王後享王用圭璋其與諸侯相享乃退用璧琮子男享王

用璧琮其與諸侯相享則退用琥璜皆雖信也易氏曰謂二王之後享王用圭璋諸侯相享則用璧琮則典瑞言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諸侯所得而通用之非止二王後矣又謂子男於諸侯享用琥璜則聘享之禮未有專言琥璜者禮器云琥璜爵又非子男所專用以爲享者也經無明文可驗揣乎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門關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聘之信乃合六幣以致享獻之誠然後禮樂行焉享燕諸侯之和好用也愚按六瑞六幣所用通王侯而侯朝享於王爲大王問享於侯次之今言和諸侯之好故不言天子者不敢以和加於天子且不敢匹王尊也註稱六幣所用璜氏易氏之說愼矣今歷以三禮考之王侯享禮以璧帛琮錦爲正覲禮享王皆束帛加璧聘禮享侯束帛加璧享夫人玄纁加琮是也其圭以馬璋以皮之屬覲聘二禮皆無成文可考止有或言馬或言皮之文今考覲禮兩言馬不及皮一云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又一云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於覲享主用馬則言馬也又考聘禮八言皮而兩及馬其始受幣云加束帛玄纁於皮上馬則隨幣其前註謂聘享主用皮或時用馬也其享時又云庭實皮則攝之入設也又云賓升致命張皮又云上受皮者坐攝皮又云公授宰幣皮此即所謂主用皮也記又云皮馬相間可也註謂間爲代君子不以所無爲禮二者可以相代也此即所謂或時用馬也由是觀之凡享庭實旅百以馬若皮先之而所謂圭以馬

璋以皮之正文未之見也惟記禮器篇有圭璋特琥璜爵之文圭璋在六幣配以馬若皮而註稱馬若皮不升堂故圭璋謂之特達此乃圭以馬璋以皮之證而記亦未指爲享幣也然則周官與禮器圭璋之文果何耶今體究其義蓋六幣乃朝聘享侑之總稱分言之則正行朝聘之圭璋爲瑞信繼行享之璧琮爲享幣統言之皆爲幣故儀禮於執圭行聘曰某君受幣於某宮則聘圭璋亦謂之幣初非以圭璋爲享幣也皮馬本與朝聘之圭璋合而爲幣稱皮馬不升堂而圭璋特達故皮馬遂爲享幣先而註不明此義誤以聘圭璋爲享幣又見儀禮諸侯享王與其相享無圭璋行享之禮也則遂臆揣爲二王後享王之禮耳其解琥璜之說亦然王之發侯與侯之相聘皆以幣將酬幣而以琥璜將幣故謂之琥璜爵其非子男享諸侯所用又明矣註亦誤以爲享幣而儀禮又無其文故又臆揣爲子男之享諸侯也三禮多逸而其可考者如此故詳據而明之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槁當作犒或文也○國謂諸侯之國鄭氏曰勞事曰犒勞用曰禬從稱曰慶加物曰賀哭死曰哀悲生曰弔五物即賻補以下事故即札喪以下○疏曰宗伯凶禮有五此喪禮荒禮弔禮襘禮皆具獨無恤禮賓客亂者於師役猶稱襘中兼之也嘉禮有六此[illegible]於其飲食冠昏賓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相交與之物故也王氏曰先王於諸侯分土以守分民而治尺地莫非王土一民莫非民也故雖有內外而休戚若一此賻補諸禮所以掌於小行人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樂音洛○猶詐謂圖也利害將興除之逆順將廢讓之悖逆以下將討正之札喪以下將寬恤之康樂以下將褒嘉之故書之也五者各一書即所謂辨異也反復故事也○疏曰此總陳使適四方所採各各條錄爲書以報上也首二條善惡俱有故利害順逆並言之悖逆一條專陳其好充札喪一條專陳其凶禍康樂一條專陳其安泰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也○王氏曰四方之遠事物之變非巡行不能偏究也先王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今小行人以此五物者爲書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可謂知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相去聲○此序司儀上中士二十有四人之職而總舉之也傳命謂之擯贊禮謂之相擯相同實異名各各有其儀容辭令揖讓之禮能而司儀主詔之也賓客該王侯卿大夫凡朝聘之屬下文言諸侯會同於王及其相爲賓客之禮而不言朝宗覲遇頫聘於王者大小行人職互見也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此以下首言王合諸侯之禮也合會也成重也將會諸侯以命事則立壇於國外凡三重其外壝土爲宮四旁各爲一門覲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此言未朝前之容位也○王氏詳說曰古者天子巡守諸侯入朝皆爲壇其上加方明焉祀之爲盟尸也覲禮祀爲壇各因其方又大戴禮朝事之儀天子帥諸侯朝日於東郊退而朝諸侯是朝覲皆有壇也此合諸侯爲壇乃大會同之禮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巡守壇亦如之但朝會壇於國門之外巡狩壇於方嶽之下耳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鄉去聲○揖者定其位也覲禮諸侯上介各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如明堂之位王乃揖而定之也下手揖曰土揖平手揖曰時揖舉手揖曰天揖同姓王之宗室異姓王之姻親庶姓則泛言宗姓而已此言將朝時之辨儀也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擯者于較拜而設擯以中諸侯卽覲禮記四傳擯也等謂成之等也見以土將天之三揖以傳辭者擯以上中下之三等以尙讓也將幣謂諸侯旣見而進摯卽覲禮記奠圭於繅上也不言享者舉大以包小也大饗禮朝事篇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舉此推之則將幣爲受摯而言設以爲受享然後見於禮卽其王禮禮斷也自擯見而將幣而禮禮凡皆以爵等差之也此正言朝時之辨儀也王燕則諸侯毛燕毛猶言序齒朝尙爵燕尙年也此又言旣朝後之辨儀也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積音恣勞去聲下並同○此以下傳言諸公相爲賓之禮也相爲賓者謂敵體相朝也宿則有積澗則有問皆使大夫致之行則有勞皆使鄉致之賓三辭不讓也不言登受於庭也旅陳也賓介九人使擯三人直陳擯不傳辭尊賓也此以上統言積問也再勞謂始勞在境次勞在遠郊也三揖辭且揖也受勞在堂故言登勞禮重於積問故又拜送使也至郊主君親勞明再勞皆代主也介九人擯五人交相傳辭是爲交擯明敵也賓三辭乃乘車出迎若遠就然旣見則下車拜謝主君之辱又三揖三辭乃拜受也旣去賓又車送主君還辭者三賓乃再拜以送此以上備言勞也亦如之者承郊勞而言也致館主君親致如郊勞之禮其致飧小禮則大夫致如致積之禮此以上約言致館致飧也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相去聲下同受俗誤作授從鄭註定作受賓從註讀作儐辟避同食音嗣下並同○將幣指授摯而言也偏言之瑞爲贄幣爲享專言之則瑞贄爲正幣餘幣特以享而已詳見大小行人各職及本職第四節交通也逆迎也賓車至大門主交擯以迎賓三辭迎而主車出迎拜賓之辱然後賓車前進而答拜也止之言猶後也主賓在大門相去九十步主三揖賓前入而

賓三讓自入大門東至五廟都宮之門以次入祖廟之門凡三入門每止其一相也恭皆入門廟皆相趨但兩君獨相親相稍絕行在後若止者然及祖廟惟上相入詔禮而其餘恭徐人矣受幣謂主也賓與主揖讓登階主拜受贄於阼階而賓拜送贄於西階也每事如聘禮享及若有言之屬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謂以幣享主君及以幣有言及以包儐賓皆如其拜受拜送也告辟向投壺盤旋曰辟之辟也謂賓出而主以車出送主再拜請客就車每一次請則車一進若遠送然而賓則每一還一辭且避其拜也此以上析言之爲將幣爲享爲儐統言之皆行爲將幣之儀也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饔謂熟餼謂生也還圭君賓進圭爲贄而主於禮畢還之也此饗謂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致贈者贈以財郊送者送至郊也此以下饗與食主皆迎賓於廟其餘則就賓於館而主爲賓賓爲主矣故其儀皆如將幣之交擯辭讓而入出直以聘禮推之饗食之後乃還圭還圭之後又當館賓以大行人賓出入及下文國客行推之郊送之時又復當致積饔其儀不如將幣故文不及與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拜饗餼拜饗與食謂賓將去而手朝謝此禮也此言賓之拜禮有二也繼猶答也謂主君郊勞致館致饔餼還圭致贈郊送之賓賓儐主以玉帛皮馬亦如主之禮賓也此言賓繼主君之禮皆備也諸

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此言侯伯子男相爲賓之禮也侯伯以下雖例各視命數爲等若其儀則與諸公同也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賓讀儐○此以下備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之禮也相爲國客者君敵體而其臣代聘也止言三積降於君之五積且三問止言三辭拜受亦降於旅擯也止言大夫郊勞旅擯降於君之三勞且親郊勞而交擯又言登聽命下拜登受使降於君之三揖三辭拜受矣使勞賓用束帛賓儐使用束錦其儀如勞賓之拜受及退拜送又降於君之車送三還也致館之儀亦如郊勞之使大夫而不親致而其飧又設之而不使大夫致凡皆降矣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惟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

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將幣旅擯降於君之交擯其主拜逆而客避亦降於君之車逆拜辱而答拜也言三揖不言三讓及言三讓不言三揖皆省文入廟之時臣相不入惟君相入降於君之一相入其主拜而客必三遂授幣而客即下出皆降於君之交相拜也如初者如其拜答趨辟也饔者主君以饔餼之不用圭也私而對面所謂客奉獻禮所謂客奉束帛請覿也私獻對享禮而言將命也凡其拜答趨辟之儀各皆從降而至此始親問勞亦降其交如勞者如其賓辭登受也如將幣猶如初也○疏曰聘禮記於君所之就見於卿訝之而註乃以私面為私覿者彼文兩見則私覿私面私獻卿此文不見有私覿有言私面則此私面乃主於君也註又云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使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凡此未知鄭君所出何書或曰是孔子聘問之詞也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館音貫○君館客者客將去就館省之也客避介受命者客不敢當也遂送者送拜以送客不更郊送也客從拜辱矣又拜禮賜者所謂三拜乘禽於朝也明拜饔餼拜饗食而外雖小無不識矣言積不言贈蓋省文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此例言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也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即大行人卿禮各下其君二等其大夫士亦如之是也凡賓客送逆同禮送逆註謂郊勞郊送之屬王氏曰來則逆之而有問勞去則送之而有贈送非始勤而終怠也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稱去聲○幣稱其邦則享幣覿幣之屬各視其國之大小以為隆殺幣為其禮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如覿幣之類各以來幣之隆殺為隆殺也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朝夕猶言東西主客猶言南北也註曰謂揖相傳詞時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向之而已疏曰不正其主面則亦不背客謂其隨機旋轉不常厥處也○王氏曰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王設官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此邦國所以相親也觀春秋時一言不酬一揖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使守周官之法豈有是哉後儀王

氏曰先王之儀制惟周文實然隨宜九儀布在六典大宰馭貴富以爵祿小宰聽祿位以禮命大司徒以儀辨等大司馬正儀辨位而其命秋則掌於春官儀章則掌於秋官者蓋出爵賜命萬然如春以昭仁序爵秋禮肅然如秋以森嚴德與天儀之別惟九而儀之總不過五約之則三而已典命諸侯有五儀諸臣有五命而孟子王制爵皆五等此即武成之列爵惟五也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禮行人首叙上公而叙諸伯如諸侯叙諸男如叙子司儀贊見亦為壇三成擯三等此即武成之分土惟三也以九為數故詳而難紊以三為等故簡而易明後世班爵夫絡繹然則昭晳儀君子不謂之知禮和簡子問儀太叔力辨其非禮其有以也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傳去聲○此序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之職也傳遽也遽謂遽令猶今乘傳騎驛也媺福慶惡凶喪也無禮疏謂無擯介而單行也朱氏謂瑣事禮儀所不載也按二說不同朱氏為合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使難並去聲○其使謂行夫為使也難之言阻謂關梁阻塞櫟五夜禁之屬早審必達以有旌節且遽令也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句使則介之焉故書作夷司農讀夷使為句註作夷發聲按文義焉如字連上為句故書誤改也使去聲○勞辱猶司隸所謂煩辱介者謂行人為使而為之介也出入皆贊行人以勤敏也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此序環人中士四人之職也通賓客註謂以事往來相通者疏謂朝覲會同之屬也路節即旌節也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註謂侯館令聚欜者令野廬氏也任器賓客任用之器又令環之者因其傳而為之備也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幾譏同○無幾以其持路節也及疆謂及王畿之界若他官送逆賓客或近郊或遠郊有不及疆者也按環人取圍環保護之義故名環人而夏官環人軍旅為重秋官環人賓客為重其義皆一也或乃謂有任器則環疑其或如楚人衷甲背息假道之論也夫聖人以萬物待所為已責會設官待賓而為是猜忌者哉觀前後皆以送逆為言蓋為之備而自備者不待言耳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使去聲○此序象胥每翟上中下七十一人之職也蠻夷以下即職方氏八蠻四夷七閩九貉五戎六狄所謂蕃國也國使註謂蕃

國通導於王也。諭謂諭於蕃國也。謂蕃國使至而掌其禮用以王言傳諭令使其通而不陷也。一謂王命使於蕃國也。其職掌於蕃國行使者又於凡王言諭使和親也。按二說不同。後說爲正。小行人掌使四方以和諸侯。而象胥掌使四夷以親諸蕃。其餘詳下文。

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賓相之賓讀爲擯。相去聲。下同。○入賓所謂蕃國世一見也。協其禮猶大小行人之協禮。協其辭言亦猶大行人之協辭命。但彼以諸侯言。此以蕃國言也。大行人賓相諸侯。故此亦賓相蕃國矣。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註國客謂通指諸侯之使也。劉氏謂專指蕃國之客也。按小行人大客則擯。故此於小客詔相而賓禮之。王不仲謂象胥專掌蕃國。劉說爲合也。註誤以首節國使爲蕃國之使。因以此節國客爲凡諸侯之使。均失之矣。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凡作事通謂王有事於蕃國而作諸侯卿大夫之屬以事之也。王之大事謂王征討其國。次事以下如威讓之令文告之辭之屬。諸侯執其大事。卿以下遞執其次事。言卿上該公孤。言上士

下包中下士也。○明齋王氏曰。自彼言曰終王。自此言曰入賓。亦不臣之意也。蕃國之人其拜揖進退與夫言語辭命皆不同於中國。故象胥爲之和協其禮與辭。使此不失禮而彼得以少進乎禮。大行人九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此列國之語言文字皆當正於象胥。此不言者。文互見也。愚按先王之於四譯也。不貪其無用之地。不貴其難得之貨。其朝貢也接之以禮待之以誠。如是而已。而尚不無有事於軍旅者。其或遠方之地則逐出之。又或侵內附之國則聲援以遏之耳。豈必窮追極討。耗斁民人。如漢武以下之所爲哉。詩云薄伐獫狁。至於大原。此周公之法與。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此序掌客上下士六人之職而總舉之也。牢禮以下。猶天官宰夫言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陳數也。等數謂辨其分。政治謂理其事。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長上聲。○諸侯通謂五等諸侯。其長謂九命作伯也。十二牢十二獻。其禮未詳。註曰。享諸侯而用王禮十有二牢之數者。都盡在是兼享之。息適用也。疏曰。合諸侯故用十二牢。若單享一國。則單用太牢。也愚謂通言享諸侯。蓋二王後亦在其中矣。庶具謂籩羞之具百

…之也。十二牢十二獻之禮以寵伯長。獻公侯以下亦享各如其命數。此先言時會殷同饗禮之等數也。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守去聲。○巡守殷國。說見職方。大行人眡此皆也。與命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爲上公。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命爲侯伯。故各視之。下放此。此特言巡守膳禮之等數也。○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諸侯之待王以令百牲皆其乘美之也。蕃待王以多則爲義。待百官以少則爲簡。以少爲貴者內心也。以多爲貴者外心也。故禮器云。先王之制禮不可寡不可多。惟其稱也。愚按經云王合諸侯而享禮。特是王之享侯。不可謂侯享王。而明齋王氏謂王合諸侯節此諸侯至王國而享天子。王巡守殷國節此王適諸侯而諸侯享天子也。夫王適侯而侯享王。可也。猶帝亦饗辭之義也。侯朝王而王亦饗侯。不可也。猶郊特牲大夫饗君爲非禮之義也。郊特牲云。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王。王賜之禮大牢。貴誠也。其義瞭然。不可亂矣。凡諸侯之禮以下四節或謂爲王待諸侯。似無害。然以大人致禮句推之。天子曰后。諸侯曰夫人。其爲諸侯之相饗又待言乎。其言諸侯相待之禮。而不

言王待諸侯之禮。疏謂其禮亦畧同。諸侯自相待可知。蓋王之待諸侯畧見於大行人。而掌客職不言。猶司儀職言合諸侯及諸侯相賓而不言朝宗覲遇於王。皆互見之義也。學者詳之。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句牽句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腥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積音恣。四十二。註定爲三十八。蓋古文三四皆積畫。而二八字或傾

假字誤文也腥舊誤作牲注從下節定作腥幾下作車皆據注從下節删車字薮皆步秭音姊秉戶鄙大而音奈食而音嗣見音現藏內同○此以下言諸侯相朝主國待之之等數並此先言其待上公也積問殊禮使並見大行人殺賑者每一積之牢禮醞一殊也秦謂生牢而秦陳也言宰者明其無飫肉腥肉之屬也脯加豆桂曰脩言皆脩明脩以外不具也秦介行人宰史四者皆從行之臣皆有牢王氏謂不發前言也此言始至與其將去積問之禮也殊五牢不言秦謂死牢也食謂黍粱也簋盛稻粱豆盛葅醢鉶盛羮壺盛酒篋盛黍稷豆謂飫肉腥肉也凡公侯伯子男饔餼一牢餘四牢皆腥肉也陳列也此言既館致殊之禮也殊小禮故牢少饔餼大禮故牢多死牢如殊之陳謂簋豆之類也筥竹器受五斗其米黃者所食車米聯者所食每牢十車生牢四則米四十車死牢五則禾五十車十籔日秉十秉曰秅倍禾則芻薪百車也積殊亦有米禾芻薪不言從省文與此言既朝致饔餼之禮也乘禽謂雉鳧及鵝鶩之屬乘行者也殷中也牢禮之外日致禽中又致膳及於歸焉示念賓也此言正禮外之加禮也饗食於廟燕於寢酳謂酳獻也若有故不行饗食而弗酳則以饗之醴幣食之侑幣致而歸之也此言正禮中之變禮也凡介之屬皆有殊饔餼其上介有禽獻此皆禮君以及臣也夫人以壺豆籩大牢佐其君而卿亦以羔與大牢佐其主此又言內外上下無不盡禮於賓也

○許曰積皆視殊牢謂所共如殊之數而牢用生牢則無鉶鼎及簠簋之實也積問皆客未至國之禮殊客始至致小禮也食之庶羞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陳於楹外東西凡四列簠之稻粱公十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八堂上四西東夾各二子男六堂上二西東夾各二豆之菹醢公四十堂上十六西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六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當堂上之數也鉶之羹公四十二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差也以侯伯子男推之公鉶宜為三十八堂上十八西東夾各十侯伯二十八堂上十二西東夾各八子男十八堂上十西東夾各四壺之酒設於堂夾如豆之數故謂飪鼎公侯伯子男皆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凡十有二皆設於西階前簋謂黍稷公侯伯子男皆十有二設於堂上八西東夾各二腥謂腥鼎公腥四牢每牢九鼎凡三十六鼎侯伯腥三牢凡二十七鼎子男腥二牢凡十八鼎皆設於阼階前此以上皆饗門內之實也饔餼既相見致大禮也積牢以生殊牢以熟以腥饔餼兼殊積有生有腥有熟死牢如殊之陳飪一牢在西餘腥四牢在東生牢陳於門西筥米積陳於中庭十為列醯醢夾碑從陳醯在碑東醢在碑西列亦如之此以上皆饗餼門內之實也車米載米車也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斛也禾聚實并列者也聘禮記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束也禾之束數字同數異其材數等則當之曰米禾二者皆橫陳於門外米在門東禾在門西凡此門內之實積問殊饗餼其禮有同有異若門外之實積問殊饗餼其禮略同也王氏曰上公致積則有殊牽問禮臨而至故加以脩此羣介行人宰史有牢也侯伯子男則不言者以上公饗命隆禮亦降也王氏曰先王之於祭祀致愛與敬承賓亦如之方其祭也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祼而后亞祼王薦而后亞獻而終以諸臣之所酢也及其承賓也亦王祼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人致飲而終以卿皆見而饗之也致愛與敬可謂至矣愚按註說與許蓋約儀禮之聘禮言之也但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本承積而言註乃疑問君侯以脩臣反以牢而謂其有贈則誤矣故今删之而存王氏之說

伯四積皆眡殊牽再問皆脩殊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殊之數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再饗再食再

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殊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再饗舊誤作三饗鄭註引覲禮記定作再饗○此次言待侯伯也侯伯並降於上公故積數及牢食簠豆壺之數並減五之一問及饗食燕之數減三之一腥鼎減四之一筥甕各減六之一其鉶數侯伯以下遞減以十餼牢及米禾各如其命數惟鼎簋之數侯伯以下並無減耳夫人壺豆籩之屬同而無食之大牢卿膳自大牢而特牛皆從減也餘見上

子男三積皆眡殊牽壹問以脩殊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腥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殊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殊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

膳眡致饔親見卿皆膳特牛。此次言待子男也。子男又降於侯伯一。問及饔食燕又減二。饗醴牢豆壺又減三之一。簋豆又減侯伯四之一。而夫人壺豆籩則又減而六也。卿於小國之君有不造館見者必親見乃致膳。饔亦減之意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此一節又言卿大夫士奉聘而主國待之等數也。大聘曰聘則卿爲使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小聘曰問則大夫爲使士爲介介之禮謂諸侯之介之禮。但上文凡介以下是也。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殺去聲○國新國始建也凶荒歲不登也札喪謂癘疫禍裁謂兵寇若水火早野曰野境外曰外謂師役在行或變故出亡也此皆言禮因主國而變也。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稍去聲○用謂喪具之用聘禮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是也有喪謂親喪若君喪也牲禮之屬以自奉而芻稍以給人馬故唯芻稍之受饗食必君臣行禮若此禮則遣致之而已故又不受饗食而受牲禮也此則言禮因賓使及主國而變也○黃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食而弗愛豕

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既朝享也致饔餼問勞送逆致其勤辭受拜揖致其禮先饗而後食燕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訓恭儉也籩豆無算以取歡爵無算以取醉示慈惠也取脯以降安咳而去貴貴之敬行老老之教寓賢賢之敎著諸侯心平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相朝之君相問之使脈絡維道是其待之有道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此序掌訝中士八人之職與總掌之也等即九儀之等其禮籍小行人掌之此又掌以待事而治其治也。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㰏。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委積爲逆去聲朝音潮○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謂訝士令則令野廬氏也委謂委積之處致者以王命致之也舍即館也待事於客者賓有事客傳之而訝治之也朝外朝也位次位也復者告於王也亦如之者如其前驅也將幣在廟中由朝而後入廟其職訝至於朝而至廟則自有擯相也。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訝訟謂即掌訝也凡賓客所欲

治如貢賦政事之屬以告訝訝爲如朝而理之也明齊王氏曰訝士也訝士職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而掌訝令之也愚按文義令訝當爲令掌訝非掌訝令訝士也況上文之士既釋爲訝士則此又安得於訝而釋之爲訝士哉。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從去聲○從者謂介以下人謂胥徒也導行曰道凡出賓館及歸而送之出館皆使從其行也。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相去聲○卿有大夫訝以下見聘禮記但聘禮乃聘於侯國之禮其大夫士職兼掌訝此朝聘於王則掌訝之外又有卿大夫士也士訝不言者蓋庶人在官者與或曰亦以上中下士遞爲次也凡訝者即卿大夫士也賓客至而往即聘禮記賓即館訝將公命也掌訝是專官卿大夫士是特使故因言之待事於客以事物言詔相其事以禮節言掌其治令即上文所謂令訝訝治之及訝士所謂有治則贊之者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好惡

並去聲辟避同說悅同○此序掌交中士八人之職也節以爲信幣以爲禮萬民所聚謂都邑也德意者德發而爲意志慮者志動而爲慮道言和協達通說好也以宣道於諸侯萬民使知王所好而行之王所惡而避之此以宣上命也因是諸侯所好者無不協萬民所說者無不達此以通下情也。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通事謂上下相通之事朝聘之屬也諭曉也九稅者九職之稅九禮者九儀之禮九牧者九州之牧九禁者九法之禁九戎者九伐之戎交通事以結交好此以通下情而因以諭諸侯萬民即以宣上命也○臨川王氏曰諭九稅使知任土九禮使知親九牧使知聯屬九禁使知避罰九戎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好用賦而諭之其消萌多矣不知出此而徒恃威讓征伐則非所謂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仲王氏曰觀掌交職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而知王之當愼也好惡在深宮而侯職之貞褻民俗之汚隆見於此好聲色則聲色進好土木則土木進好神仙則神仙進好財賄則財賄進好惡亦可危也又或隱其好惡上下相遁而三代之治不可追矣

掌察。此序掌察中士三十有二人之職而今闕也○疏曰掌督察邦國之事也仲與鄭氏曰四方侯國來朝察之以防好慝也

掌貨賄。此序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之職而今闕也。○疏曰：掌邦國所致貨賄也。鄭氏曰：掌邦國交通貨賄者，邦國朝聘有時，其幣帛往來有數，若非時以貨賄私相交通者，王法所禁也。愚按：如疏說，則天官九貢之貨賄及四方幣獻諸良貨賄，皆此掌收之以入內府，而以秋官嚴稽之義臨之也。若如鄭說，豈蒙上職之意為言，而一以糾治其奸宄，一以杜遏其苞苴與？然官名掌貨賄，不名禁貨賄，義恐未然，不如疏說為安耳。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此序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之職，而先總舉之也。序官每國之國，謂都家也。本職諸國，皆謂王國也。其國有文書待理於王國者，朝大夫掌之。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朝，音潮。下同。長，上聲。○所作謂事，所遣謂故，所正謂政，所使謂令。國之事故，都家之君長所當知，故朝大夫日聽審於朝而告之。至其有政令，又其所當行者，故國令朝大夫以轉令之也。此以國達之都家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因，猶從也。都家事有待聽於國者，因其聽而後聽之。唯大事非其得主，故弗因也。治有不及者，謂理而不及於事也。有司，謂都家司馬也。此以都家達之國也。○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之達也。若在軍旅，則朝大夫弗與焉，都家司馬弗達故也。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政令以告於都家，則下事無不上聞，上政無不下達，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

都則。此序都則中下士三人之職而今闕也。餘見序官。

都士。此序都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今闕也。

家士。此序家士中下士六人之職而今闕也。○按二職，諸謂都家之士主治都家之獄訟，以告方士也。其義最明，而明齋王氏乃謂方士掌都家之獄訟，不應復設都士家士以掌之。故方士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蓋即縣師所辨人民田萊六畜車輦與凡賦貢之殿，而都士家士司之，方士修而省之也。其說則與註義相背矣。夫方士職既云以時修其縣法，歲終則省而誅賞，又云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則所上之治，初不蒙縣法而言也。且六官分職，都家宗人主禮，都家司馬主政，都家士主刑，若所稱以時修其縣法，歲終則省而誅賞，苟其義係乎誅賞，不係乎修其法也，況本官凡稱士者，皆理官之名，而所上治之治，亦猶訝士職凡四

方之有治於士者之治耳，又何必於舊註而更之乎。餘見方士。

冬官司空第六 此冬官司空文闕而今始敘 疏訓掌邦事以富邦家使……傳
訓掌空土以居四民也蓋掌空土而後民無……也周虞
以上冬名共工堯時始爲司空舜興帝洽酒岳肅百換食日伯
禹作司空註云堯初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改命司空以
與之禹既百揆後乃復名共工也殷人名玄冥酒誥曰宏父定
併餘見天官○孫士龍曰周禮冬官經秦火逸漢得之闕冬官劉
歆以攷工記補之宋臨川俞壽翁著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雜出
五官中永嘉王與之作周禮訂義元清源丘吉甫臨川吳幼清
考註皆因之國朝何江何司寇亦因作周禮集註復加易置雖
皆若六官無闕而互相甲乙未必皆聖經初旨也晉安柯氏又
以地官遂人而下屬於冬官爲周禮釋原然鄭爲司徒而遂屬
司空非又疏矣余常吉日周禮闕冬官近世俞廷椿乃以冬官
散見於五官而未嘗闕遂撥五官之屬以補冬官夫周禮一書
深遠精密其官職分布聯屬靡不有義而任意割補是昔冬官
闕而今五官俱闕也夫周禮者周公未成之書傳稱公伐商奄
之後營洛成周其明年制禮作樂又明年致政於王而書周官
序則云成王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夫成王伐淮夷歸而始

作周官其前此雖周公制禮作樂而一代之典尚未定則周禮
者乃公預擬以待若唐之顯慶開元禮初未嘗見之行事也所
以班爵祿之制與武城孟子皆不相合而其他之制與諸經亦
多異同不然使已見之行事則其後成王何又董正百官而有
周官之作也愚故曰周禮周公未成之書也夫以公所未成者
而遽以臆割補噫亦妄矣愚按冬官本闕而俞氏苟爲援裂識
者固議其妄若攷工記雖附於漢然攷其所記者三十工耳與
周禮五官官職亦初不相須也今遵五官例採冢宰職及書周
官篇補惟王建國以下四十字冠於篇首以見冬官設官分職
之本義其次仍列冬官司空序官及冬官司空序職等字於前
使知官職之闕未可率補而因取攷工無鎛以下至搏埴之
工陶旊凡三十工題曰攷工記序工列於左方之前略如他官
之序官又其次乃取有虞氏以下至篇終凡三十工之職題曰
攷工記序職列於左方之後略如他官之序職凡此庶存先聖
一綫未亡之遺而亦以示後人不敢汰焉以傳併經之
意則後有聖明作述得尋十一於千百者或猶有望云

冬官司空總序 此終言王者設官分職以立冬官司空之意乃第六官之總序舊闕其文而今補之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冬官司
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國 邦事即六典之事典富之言利也足也記曰來百工
則財用足蓋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或疑周禮冢宰
以下五官與書周官所掌並同獨冬官則周禮掌邦事以富邦國
而書周官乃掌邦土以居四民何也曰周禮言其總書周官言其
大也冬官之職自城邑宮室溝洫之屬下及於一器一物其事備
矣要其大者則地邑民居也地邑民居得而百
事無不舉此周禮與書周官相爲表裏之義也

冬官司空序官 此承上文序冬官設官之數也如諸官之例當爲事官之屬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大
夫二人又地官鄉師職有及葬執纛以與匠師之文爲事官
設其攷之官吏當爲匠師下大夫四人及上士中士旅下士
云云之屬而其下既闕不備未可妄爲牽合也故
今明著其闕而別以攷工記序工之文列於左方

冬官司空序職 此承上文序冬官分職之事也如諸官之例當爲大小司空及匠師之職云云之屬而序
官已闕況序職乎故今亦明著其闕而
別以攷工記序職之文纘列於左方

攷工記 平仲王氏曰後儒謂禹作司空其職至於地平天成豈區區百工而已其說蓋偉矣然周禮出煨燼之餘冬官

既亡河間獻王始用攷工記補之以存事典形似不敢埒於五
官也而林氏黃乃以亂先王之典非之梁氏又謂司空大要已
列於大宰職而爲司空之屬者止稱百工無列爵無兼職無聯
事無群從故名其篇曰攷工記則又似此記果足以備冬官也
而不知其
說皆非矣

攷工記總序 右爲記首總序設工課職之文猶五總序設官分職之意也然五官皆先言設官而後言分職
此則先言職而後言工又五官皆止序本官之官職此則通
論國有六職以起百工之職其體製迥與五官不合亦猶古
文小序相似而
已序工做此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
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
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
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

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與去聲藝古藝字下並同長上聲王氏如字三公與王坐論故稱王公一說當爲三公〇六職自王公以下六條道猶理也論者論其所行之理也即書所謂茲惟三公論道經邦也作起也行者行其所論之事也即所謂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也五材先鄭謂左傳所稱金木水火土也後鄭謂下文金木皮玉土也飭修也謂審察其委曲而相其形埶以修飭之物而辨治器用也即冢宰所謂百工飭化八材也物資爲珍物殊異資如塗飾資皮資齒之資通之四方以資用也即所謂商賈阜通貨賄也飭勤也地財九穀也勤力以使之生長即所謂三農生九穀也絲枲爲布帛化治以使之成就即所謂嬪婦化治絲枲也此首明百工爲六職之一以見其不可廢之意也〇鄭敬仲曰考工必首及於王公士大夫之職何也蓋治天下不可耕且爲百工亦然也勞心者治人而食於人勞力者治於人而食人故六職先以王公士大夫而成之以工商農婦後世許行彭更之徒豈知此耶王昭禹曰五材資民器所資以成也欲飭五材必先乎審曲面埶惟窺理所在乃能審曲惟正體所向乃能面埶若飭木爲舟車弓廬之屬飭金爲戈矛劍削之屬飭土爲甗甑盆瓦之屬飭水火而運用之以成衆材之屬是謂飭五材若輪辨高下之地弓辨安危之人庛辨土之剛柔劍辨上之上下之屬是謂辨民器愚按後鄭據本記而言五材先鄭援春秋傳而言五材者金木水火土原五行之理金木皮玉土指五材之具諸工之材皆五行之理二說並行而不相悖也工不及水火者昭禹謂水火以運各材故不言也其亦審曲面埶以飭之者如匠人爲溝洫及輪人養陰齊陽之類是也後鄭於諸工不及設色者其所設無專材矣

攷工記序工 左爲攷工歷記各工之文微有類於五官之序官故謂之序工而其體製實亦與五官不合也

說見總序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鎛音博燕平聲夫音扶〇此以下專申百工之職而先借其不以工名者以起下文工所以名之意也粵南蠻燕胡北狄秦西戎也鎛田器也詩庤乃錢鎛是也函甲也廬戈戟柄之屬也無鎛無函之類言其地人人能爲之而無鎛函等工也〇許曰粵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强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善作矜柲胡今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爲弓車故此諸國不置是工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知去聲〇此承上文指言工之名起於聖知以見其事之至也知即聖也創猶作也知無不知故能立法巧無不能故能述法出是世守其業而工名焉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也爍金以下蓋舉四條以例之〇王氏曰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妙顯於外知足窮理而能創巧足循迹而能述故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其父兄之敎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攻木之子不使攻金攻皮之子不使攻玉梟是桃弧棘矢各精其事故云守之世謂之工又曰守者循迹而已易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非聖人觀象孰能作之哉故斲木爲杵掘地爲臼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取諸睽爲耒耜取諸益爲網罟取諸離其方圓奇偶之屬皆有天地陰陽剛柔盈虛之理傳云作者之謂聖故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貉一作貈妢音焚書或爲邠笴故書笴爲筍杜作笴讀爲槀泐音勒澤音釋〇此又承上文推言工之事備於天人以見其事之大也良猶善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材有美惡工有巧拙四者合乃善也踰猶過也橘實甘枳實苦禹貢荊州貢橘柚淮北斥鹵物不繁滋故化而苦也鸜鵒生濟以西穴處春秋書鸜鵒來巢爲其踰濟而東且巢居故爲變也貉狐屬善緣木踰汶則死亦不踰濟之意也鄭宋以下皆國名粵與吳並稱即越也荊州名亦謂楚也妢胡未詳註謂春秋胡子之國也在楚旁斤斧類削書刀也遷猶易也五國之人使遷他國而制是器則物性亦變不

能者也此皆言地也燕多角可爲弓體荆多杝可爲弓幹妢胡多竹可爲箭笴吳越多石山能出金錫此言材也沕者不稱散也天一寒而生氣行一吸而殺氣降草木之生死因之石以寒而沕解水以寒而凝結此言時也不言工巧者木工而推言之以見三者備而後工施其巧也○疏曰妢胡在楚殄定四年頻子胡子是也地亦荆州而荆與妢胡別言者荆即謂楚也以州言之耳故妢胡得與荆別言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 搏音團㮚古栗字段鍛同鮑音薄韗音運㡛音芒楖音櫛旊音放○此正言工巧而列其目也攻治也刮以成質摩以致精搏拍聚也註以爲拍也埴黏土也輪輿之屬詳見下文○王氏昭禹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水火金木土是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爲八材大宰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已故於水火不言工也愚按王氏本先鄭所引左傳之五材及此各工以明太宰八材之數而後鄭註大宰八材爲金石珠玉象革羽

木與諸工多不符且於首節五材之註亦自背焉未詳其義蓋自典籍散亡而論者亦雜而難稽矣學者愼求之而已

攷工記序職上 右文上下爲攷工歷記各工之職之文其體謂之序職也本三十工之職內闕段韗裘畫繢筐楖雕八職外增鞄人一職而其次復多錯亂蓋秦火以後其詳不可得聞矣今各加攷訂說見本職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上尚通尊也註曰舜至質貴陶器甒大瓦棺是也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而尊匠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輿也聚猶集也疏曰一車之中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而序職中仍有輈人是一器而工聚也此將言攻木之工車輿之制而首以周人之尙車者發之也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柲音祕迆音倚○此承上文即車制而總推其數也輿四旁木曰軫柲即柄也迆邪倚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車軫四尺者兵車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而軹崇三尺三寸又加轐與軫凡七寸故去地凡四尺也戈崇於軫四尺者戈柄長六尺六寸以邪倚於車故崇約四尺也餘則直建矣故皆遞崇四尺也戟柄車者戟崇近於車蓋也○楊謙仲曰學者多疑軫之名以註未明也此車軫四尺謂之一等即下文所謂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焉四尺也據此軫正是輿之名而輿四畔各以木收之謂之軫以其四方故曰軫方象地也軫高四尺人長八尺登下爲適中人自後而登故註釋軫爲輿後橫木軫之義實不止後橫木也學者誤認後橫木爲方以爲軫方之義如以後橫木爲方卽其方又安能象地耶王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何之何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司馬法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耳愚按王氏所言不及弓矢者亦得之然此條則以其不與六等之數故不及耳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

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戚蹙同阤音矢乘去聲軹音止轐音僕○此乃言車之輪以起輪人之職也凡車載於輪正以輪載於地也樸屬言其堅固微至言其精善也戚疾已太也登謂登車也終古齊語所謂常也阤坂也難行乎地常如登阤阪然馬不能引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輪心爲轂轂中空內頭爲賢外頭爲軹轂中橫木爲軸軸末爲軎其鐵爲轄輈上伏兎爲轐轐上爲軫下亦謂下車也軫高得人之半登下以此爲節乃爲適中言兵車乘車不言田車者其弱以寸計耳亦統詞也○毛氏曰人之登下以車爲節車之崇庳以馬爲節鄭註曰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鄭諤曰馬有高下故車輪亦有之種齊道戎皆國馬高八尺以上故輪六尺六寸而輈深四尺七寸田馬高七尺以上故輪六尺三寸而輈深四尺也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此序攻木之工之一輪人之職也三材即轂輻牙之材也斬必以時如冬斬陽夏斬陰之類巧即工巧和者謂其盤材而合之也牙輪輮也利轉者轂中虛而容軸故也直指者輻貫輪而湊轂故也固抱者牙抱輻而外輮故也職猶事也完善也○疏曰按老子道德經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註謂無爲空虛以轂中空虛輪乃得行也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覩同一音低義並同諸丁放此幎音覓掣音消肉柔去聲眼根上聲○輪謂輪牙也幎均致貌掣眡進眡鄭謂訓爲遠眡近眡是也掣殺小貌肉稱謂弘殺好也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言其質好言玉孔此器

言輻質之弘廣差殺於其空虛而不相遠也眼突出貌幬縵轂革也裹木革急則廉隅見也此上二節總言輪輻牙也○林氏曰幬如巾之縵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迆謂輪勢下循於土而無所礙也王氏曰轂欲其眼轂中虛而容軸其動轉也人之眼也愚按進字舊訓爲行於上文望字不相淚且肉稱幬廉亦何事行而觀之乃見乎其病總在舊註誤訓微至爲至地者微故因訓進爲行也竊玩記文本義微至乃精善之意而望與進對言之實遠望與近視之分況鮑人進而握之亦與望而視之相對爲言文豈有訓進爲行之理乎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綆音并蚤作爪菑音恣齵音隅○輪外兩邊謂之綆下文綆三分寸之二及車人綆寸是也輻入牙曰蚤輻入轂曰菑牙參差謂之齵匡枉謂剌也先鄭謂枉也王氏謂方也皆不甚安註器近之按匡爲匡郭之匡廣殺不固之象也言蚤人綆內之牙欲其正而不邪而菑之入轂亦然苟其齒牙相當而無參錯則輪雖敝而輻之所入不至廣殺而不固矣此申言輻也○鄭司農曰綆謂輪箄也註曰輪雖外箄其爪牙必正也疏曰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不掉若爪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齵邪也凡斲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

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藃音耗○此下三節皆申言轂也註謂刻識之也稹緻也陽木向日文理稹緻而堅陰木背日文理疏而柔也養者以火炙而養之也藃之言暴革不著木而暴起也言先就樹刻識其陰陽向背而因火以養陰使之堅與陽齊則以革鞔木終無暴起而轂雖敝亦善也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柞音窄摯作縶參並同二阞音勒捎音蕭去並上聲去二舊作去一註定作去二○柞狹也縶危也謂小而長則輻間窄狹而輻中弱大而短則其末又危而不堅也六分輪崇之一如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則牙圍爾而其尺有一寸而每面各五寸五分也三分牙圍之二其內漆者兩面其七寸又三分寸之一而其外踐地而不漆者兩面其三寸又三分寸之二也椁之言度從其匡郭而度之也詘猶折也兩面之漆者其七寸又三分寸之一加以輪崇之五爲五尺五寸共得六尺二寸又三分寸之一則以此度之而中折爲二計轂長得

三尺一寸又三十分寸之五而因以此爲圍也圍三尺一寸又三十分寸之五其徑當得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三十五三分之一爾之阞捎除也藪如蜂藪之藪謂輻孔所聚也於轂圍三尺一寸三十分寸之五內除容輻之轂孔三分之一計亦當除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三十五而於圍徑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三十五內除藪深三分之一則計當除三寸九分寸之五也賢謂大穿軹謂小穿也皆金爲之爲賢爲軹之爲猶去也去一註定爲去二者大穿小穿與藪三者須相稱若五分其轂去一以爲大穿是穿徑八寸十五分之八大穿過於大椎去二爲大穿徑六寸五分寸之二去三爲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加穿金各厚一寸圍徑當減二寸則大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內徑二寸十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藪稱也○疏曰上言大小不得其所六分以下言制度各得其所也此據兵車乘車輪崇六尺六寸而言若田車輪小崇六尺三寸做此計之可也易氏曰牙圍六分輪崇之一得尺有一寸當分爲兩面每面各得五寸半註不分兩面便說三分牙圍而漆其二若是則兩面牙圍共二尺二寸矣質與經意未協也又增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并踐地一寸不漆以湊合之皆非經之正文如此則漆內之制未明而轂長圍徑之屬皆非也楊謙仲曰三分轂之長二在外一在內在內爲大頭其空寬則賢也在外爲小頭其空狹則軹也賢與軹以金爲圜厚一寸置之轂頭空中以拘

其輪伏之久而不敝也愚按註定夫一爲二或者疑之今放轂空以容軸也輪人云五分其轂圍以其一爲之軸圍則軸圍計一尺三寸二分其徑當四寸四分是大穿徑四寸四分而軸穿其中大小恰相合也至小穿徑二寸十五寸分之四視軸已狹然汝轂末爲軹軹既小於賢則軸末爲轄轄必狹於軸也可知且大穿在內而嚴有容故名賢小穿在外而轄將此彼名軹則軸若中而名軸轄居尾而名轄也義亦如之學者推之可見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數音溯○轂以受輻故欲直篆以約轂故欲正膠施不厚則易動筋束不多則不固革輓曰幬必負幹乃堅革被曰摩色青白乃美此以上三節申言轂也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此下三節申言輻也易氏曰轂長三尺二寸又三十分寸之五在外者得二尺又九十分寸之七上在內者得一尺又九十分寸之二十五而於兩者之中置其輻也此言置輻於轂遠近之法也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强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

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竑先鄭讀作紘縫之紘殺去聲溓枯同○鑿深即鑿孔也以深爲廣謂深廣約各三寸有奇趙氏謂轂圍之徑約一尺有奇以圍徑三分之一損其轂故深三寸有奇而廣如之也扤不固也强健也竑讀如紘猶量也弱即謂菑也今人謂瀰在水中曰弱菑之入轂類之也殺其一謂其末近牙處也菑必量於輻則不至大扤而重轂亦可以勝以無輻廣鑿淺之弊也轂惟殺於末則不至固有餘而强不足而深泥亦不爲累以無鑿深輻小之弊也此言鑿與輻深廣之法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骹音交槷音涅見音現○股謂近轂者骹謂近牙者名股以喻其豐名骹以喻其細去三之一即殺一也必齊者煣之火以使之齊直必均者試之水以使之均平如是則直以指牙而所云輻以爲直指者此也牙得謂牙內受鑿相得也槷者涅物於孔以補宵之隙蜀人謂之撤也足見謂槷本也牙得則不得槷而固否則槷雖用而足必現矣此推上文三分殺一之輻而因備言與牙相得之妙也○王氏曰輻資牙以指牙資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槷自固不得而用槷則行而搖動必槷出而見矣

六尺有六寸之輪句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此下三節皆申言牙也六尺六寸之輪所謂兵車乘車也其綆制三分寸之二若車人職之綆寸乃大車輪崇三柯之制耳疏曰由輪外有綆三分寸之二則車不掉而輪固車人職綆寸亦謂輪外一寸則安也此言牙之外護也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搏音團甐音吝○杼側薄也侔平均也刀者鋒銛之意搏者圓厚之貌甐動也槷即輻人處也澤多泥以杼行澤如以刀鋒割泥故不附若山多石以侔行山如以厚物行石故敝而不動於鑿中也此言牙之木體也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外不廉無若剝也內不挫無摺折也旁不腫無擁腫也皆謂煣製之善也此言牙之用火也○疏曰凡屈木多外廉絕而內挫折中旁腫而起無此三疾是用火之善也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

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萬矩同縣懸同○此總結轂輻牙之制以終輪人爲輪之事也匡猶方也規視圜輪貴圜也萬視方其廉隅貴方也繩懸視直衆輻之上下貴直也水假視均全輪之升降貴均也量以黍以視三十轂多寡之齊權以視兩輪輕重之等六者皆善則通國皆推其善也○鄭鍔曰視以六者皆法所當然能合乎法可以規可以萬可以水可以懸可以量可以權則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出乎技巧之外而非世所能及也記言國工者三輪人爲輪爲蓋廬人爲秘皆以其難而獨能至於盡善也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桯音楹信伸同○此以下因序輪人爲輪之職而兼言其爲蓋也蓋車上覆也蓋斗曰部蓋杠曰桯其上貫部中而下入於桯中者謂之達常亦謂之部柄也達常圍三寸徑一寸桯圍六寸徑二寸部廣謂部徑凡以明桯大於達常部又大於桯而

皆足以容達常也部之柄長二尺據其不入桯者言之如以桯長八尺所謂蓋崇十尺也枚猶分也鑿高也部廣六寸而其上面之中間稍高一分而隆也蓋橑曰弓橑各支入於部三分漸其一象如弓然而其上又冒以衣故箬謂之傘背也鑿弓孔也廣猶方也鑿上鑿下謂孔之上下也部厚一寸而十分之弓之鑿方四分其上之空者二分而下之空者則四分也深謂孔以內也部廣六寸內去貫部之達常徑一寸其部之兩畔實各餘二寸五分而鑿深如之也直正也端內題也鑿外廣四分若其內則上低二分不鑿而其下與外正不者幾二分而又於鑿頭放火令爲一分也○疏曰輪輻三十蓋弓二十有八蓋縮相似故因令輪人爲蓋蓋之斗四面鑿孔納弓於上部高隆穹然故因謂之爲部也王氏曰輪輻三十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象星也其形圜其數偶此輪人所以爲蓋也其制上爲部中爲達常下爲桯部之旁爲弓達常小於桯桯以於部故非部無以納弓於旁非達常無以接部非桯無以含達常謂之達常者上通乎部下通乎桯以達於上下者也易氏曰弓鑿廣四枚者孔之容弓者廣四分也鑿上二枚者孔之上無所受而不用力故二分也鑿下四枚者以孔之下有所受而用力多故四分也鑿深二寸有半正合兩畔五寸之數而弓鑿不侵達常也趙氏曰弓外畔上下方四枚令入鑿處對下二分又於弓尖處削去一分使與鑿孔恰好相應如此則弓頭仰却三分揉一爲宇

曲而以衣蒙之則弓雖低而力常健○註所以云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撓也先儒論鑿外廣而內狹上低而下正高而揉之使下仰而覆之使俯盡之矣愚按輪人言車之下與其上輿人言車之中輈人言車之前與其內蓋亦各以其類也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

庇覆也輪廣轂於軹軹廣轂於輪而蓋弓有長短故其覆有廣狹也揉曲也如弓長六尺則中間近部之二尺高平其旁之四尺下殺故揉之也近部平處謂之股其下殺者謂之宇曲宇曲之末謂之蚤股圍欲粗蚤圍欲細故去三之一也○註曰六尺之弓其二尺近部而平其四尺揉之爲宇曲近部之股圍以弓鑿之廣推之當寸有六分而其宇曲之蚤圍三分去一則一寸又三分分之二也王氏曰弓近部謂之股猶幅入轂之爲股宇曲之末謂之蚤猶幅入牙之爲蚤弓鑿方四枚四面圍之四四十六分則股圍亦一寸六分也

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

尊亦高也尊自近部者言之則平對宇曲言之則高也惟近部平而高宇曲而卑則吐水疾而不積而霤亦遠而不過矣此申上文三分揉一之義也○註曰蓋者主爲雨設也

凡乘車無蓋車有蓋儀禮所云遼車與疏引許云乘車無蓋者按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旌旗故也故巾車職及葬執蓋從車持旌註亦云乘車建旌雨則有蓋也又道右職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許亦云以蓋從表尊也儀禮既夕篇稾車載蓑笠今文稾爲潦註所引潦車者指儀禮今文而言也

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已猶太也難爲門謂門不足以容也蔽遮也蓋制部長二尺桯長八尺是崇十尺也○註曰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曲二尺而人長八尺故已卑而蔽人目也

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良善也冒謂以衣覆其上紘謂以繩繫其間也殷之言中也中畝而橫驅也雖無二者猶橫驅而弓不墜落言其善也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稱去聲○此序攻木之工之二輿人之職也車皆謂輿也陳用之曰車者總軫蓋輿輪之屬而成名然車所載爲載者在輿故輿正名爲車林氏曰名爲車以作車始於輿也言車廣兼言輪崇衡長者制相因也稱猶等也王氏曰當車中以昇物者輿也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扼馬者衡也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有六寸則三者相稱矣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

較音角下同○隧車深也三分車廣而去一者車深四尺四寸也式者人所依以爲敬者也揉者式形微曲而穹以依人也三分車深而一前二後者式在車中其前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而餘爲後也以車廣之半爲崇者式在車上其高三尺三寸也較謂附於車兩廂上出於式者也以隧之半爲崇者較在式上高於式二尺二寸也此又因言車中隧式較之深崇也○疏曰式已崇三尺三寸較崇更增二尺二寸共兩頭倚於兩輢則較總崇五尺五寸矣註謂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此也陳用之曰人長八尺首居一爲則爲軀者七尺以七尺之軀而躋三尺有三寸之式所以爲恭而有禮也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

轛音對或作軨○六分車廣之一是軫圍尺一寸也去軫圍三分之一是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也去式圍三分之一是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也去較圍三分之一是軹圍三寸二十

十分寸之七也式較間三分之一是謂附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也輢旁之植者横者曰軹與轂末同名式下之植者横者曰軹以相對爲名也此又因言車中軨軹對之爲之閾也○王氏曰軹在轂之下縱横相貫輢在式之下亦如之然式間大於轂圍而式下之輢反小於轂下之軹何也轂長而式短較則力雖不得不大也輢何乎輿之四闌較式附焉不言其附者舉較則輢可知也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中去聲縣懸同○此以下總承上文衆深處附之屬而言註謂治材如此乃善而居材亦如之也中縣如懸繩之直中水如止水之平如生如木之生於土如附如枝之附於幹也此總言其制之善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幷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居猶處也幷謂聯幷也大者勢強小者勢弱摧則其理傷絕則其形斷此特言其材之害也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無革鞔士以下所乘也弇斂向内也飾車有革鞔大夫以上所乘也侈縱向外也弇以固之侈以支之此因言其制之異也○疏曰飾車欲侈謂大夫以上以革鞔輿不畏拆壞故欲侈也大夫以上至於侯王其車皆以革鞔而漆飾但有異物之飾者則得金玉象之名無異飾者直以革爲名但革鞔而并不漆飾者直以木爲名若孤卿轂上有篆飾文即以夏篆夏縵爲名也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輈即轅也攻木之工無輈人之名而今列之者疏謂車事爲難故輈人別主此職也一謂此當合車人爲一職車人以爲轂而因爲庇轂輈異名同實文有錯簡而離爲二後人因以輈人標之也軸貫轂者也三度數之異三理材之備深之言高謂轅上曲而高也國馬者種戎齊道諸馬以駕玉路革路金路象路者也其高八尺以上故輈深四尺七寸田馬者以駕木路者也其高七尺以上故輈深四尺駑馬者以給凡宮中之役者也其高六尺以上故輈深三尺三寸此三度也媺者材美而無惡久者堅緻而可久利者勢利而易轉此三理也○林氏曰輈有三度則淺深有數太深則軒太淺則蟄非其中而已○薛氏曰輈形自軓前稍曲而上至衡下其頸以持衡其曲如屋之梁詩五楘梁輈是也愚按此所稱三馬即夏官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也馬以一爲殺輈以七寸爲殺取相稱也工名輈人而兼言軸者蓋形相似可相因與

軓前十尺而策半之軓音犯○軓車前軾也自軓以前長十尺而御者只策五尺御之則適可及馬也此又因輈而及策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任木謂可任用之木正者輿下徑木也言木可任爲正者當十分輈長之一以爲圍計輈自軓前十尺及隧深四尺四寸通長一丈四尺四寸則正圍當一尺四寸四分爲度也木可任爲衡者當五分衡長之一以爲圍計衡長六尺六寸則衡圍當一尺三寸二分爲度也無任謂材小而不勝任也此復因輈而及正因輈而及衡也

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軫間即車廣也車廣六尺六寸與衡長相應今軸圍以其五分之一當一尺三寸二分亦與衡任者相應也當兔亦名伏兔即所謂轐也輈長一丈四尺四寸正圍十分其一爲一尺四寸四分今兔圍如之亦與任正者相應也頸謂轅之頸車前持衡者也去兔圍三分之一頸圍當九寸六分踵謂轅之足與後承軫者也去頸圍五分之一踵圍當七寸六分

十分分之八此申言軸與輈而又及兔也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孫去聲○此以下四節皆申言輈也孫順也揉木爲輈其深勢欲孫順自然若如弧引而深則過曲也此統舉其深淺之宜也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夫音扶摯輊同覆音福易去聲阤音矢緧音秋○大車任載之車駕牛者也摯即軒輊之輊鄭氏謂輖前頓至地也登謂登阤也又難猶言最難乙泥也直謂木直無橈謂示揉使孫曲也言車轅若衡而至於地則登阤最難雖牛力克登亦必易覆則其至地者直且無橈故也此統言轅之害也軒言其高而上平輊言其俯而下至阤阪也伏謂縊緊也言平地雖或中節至登阤則其勢艱非牛退而逼伏其轅必車重而縊緊其牛矣此言轅直無橈而登阤之害也倍任者謂牛力邸趙氏讀如四圭有邸之邸謂轅下也緧馬紂也趙氏謂鞦也言登阤者若其牛

能倍任者也力猶能之至下阤則其勢欲其牛但而援摩其車之眡又必靷緩而紖紓其牛之後亦此又言恐有無援而下阤之害也凡此皆言其不可太淺而太深者可知矣○□曰凡此所引多駕馬之車而非言駕牛之大車者以駕馬之車大車之載物載物重易覆故取大車以明之又謂因牛車之載欲棧則馳馬之輈欲其亦可知也然後兵車乘車皆名棧大車柏車羊車皆名轅此大車之轅而應在人爲車之淺而在此蓋錯簡與或曰此次於凡揉輈之下是故輈欲頎典之上乃承上起下之詞毛氏所言是也

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頎音懇典音殄利準直二字先鄭依經文後鄭謂衍文也頎典堅恐貌負猶壓也卽伏轅之意準平也言輈欲堅恐爲折若深而太曲則馬引輈而易折淺而無棧則輈壓馬而如負非所以爲堅恐矣惟輈形如水之注則利如準之平則久於是輈和則人亦安矣此蓋淺深得宜之驗而所以爲堅恐之道也○註曰利準直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也愚按利準重二字先鄭依經文爲義王氏謂輈注則利準者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故其行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碍所以能久也和則安者有利準之効故輈和人乘之而安蓋輈云馬孩輿則君子不安是也其說亦從經文自皆有理然後鄭作衍文語較不易故從之也

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楗杜讀爲蹇鄭云或作券卽今倦字契先鄭讀爲絜之契一讀爲怯需如字一讀爲懦○弧而無折有弧之勢而無折之深也經謂木之直理也楗爲蹇者謂軍車御者居左馬若蹇蹇爲和則馬不蹇也或作券今倦字者凡乘車尊者居左輈和則以馬驂而尊者不倦也不契需謂不傷蹄不需程也輈無折絕而人馬相得如此故時久道遠而無疲弊之忠蓋中上安和之意而極形其妙矣

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勸助登進也謂馬力雖竭輈者助之尚能一取以進也此三句咏文義當在馬不契需之下蓋錯簡與

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軏七寸軏中有灂謂之國輈灂音熟○灂漆文也環謂其文之狀先鄭謂沂鄂如環是也中猶間也伏兔至軏凡尺四寸有沂自伏兔不至軏七寸明其半無灂而軏間以往皆灂也輈無傷嗇而軏間漆飾猶新信非國工不能爲也○註曰伏兔至軏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尺四寸三分寸之二灂不至軏七寸則是半有灂也王氏曰指其人而言謂之國工指其器而言則謂之國輈也愚按輈長一丈四尺四寸此輿後承軫之處至車前持衡之頸之總數也細分之軏前凡十尺自伏兔至軏凡尺四寸有奇自伏兔至踵凡二尺五寸有奇今不言軏前十尺伏兔後二尺五寸有奇者蓋以伏兔至軏之尺四寸中分之自伏兔不至軏七寸無灂則伏兔以後無灂可知軏間七寸有灂則軏以前亦可知也通計丈四尺四寸之輈其漆者丈有七寸也一謂七寸無灂其餘皆有灂者非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斿音由○此約輪人輿人輈人治車之法與其建旗之義以通結上文也軫方者據輿四面而言也九斿以下皆車所建弧旌覲禮所謂弧韣弧所以張縿幅其衣謂之韣也軫在下承上爲方以象地蓋在上覆下爲圜以象天一輪三十輻以象一月三十日之運蓋二十有八弓以象周天二十八宿之躔大火東方蒼龍之宿也故象以龍旂九斿鶉火南方朱鳥之宿也故象以鳥旟七斿伐西方白虎之宿也故象以熊旂六斿營室北方玄武之宿也故象以龜蛇四斿而凡此皆弧以張之而畫枉矢於上則又以象弧星之有矢飛行也○註曰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爲旟州里之所建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也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旐縣鄙之所建也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疏曰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旗皆天子自建天子以十二爲節而用九七六四者上得兼下也云交龍爲旂諸侯所建者蓋司常文而鄭姑引以釋此旂也鳥旟熊旗等亦然彼仲鄭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於蓋軫輪輻之間者豈徒爲觀美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此序攻木之工之三弓人之職也舊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五工並錯簡在摶埴之工旊人之下旊人之下爲梓人梓人之下爲廬人匠人車人又其下爲弓人其亂如此今一以序工正之六

之義其必於冰時者蓋以時求冰則濟環與否猶未可定與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
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
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也恒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 荼音舒夫諸音扶幨音
諸○倫理也謂順其理也目謂幹之節也荼舒徐也修猶長也久
也幨詁謂絕起也疏曰先鄭讀幨為車幨之幨由絕起則廉幨然
節剛強而筋柔弱以剛摩柔則筋受病而絕起矣三以火炙角欲
其柔而無邪再以火燥幹欲其堅而必倫此申言和幹角以及於
筋之法也 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
皆約流被必倖 帤讀為襯需讀為輭數音朔○帤為襯者弓中裨曰襯謂幹上帖木如御也需為輭者裨厚則剛而
堅裨薄則柔而輭也厚其液即三液再液也節其帤則不厚不薄
也約謂絲纏之也倖均也不以絲為次纏之而疏數均也此申言
和幹以及於絲之法也 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
修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

作 夫音扶○摯致也謂斲致其幹也中亦均也懷猶藏也謂幹失均而膠濡在內則角摩折而病發也此又申言和幹與膠之法
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
校恒角而達辟如終紲非弓之利也 需註作輭易氏讀如字或云當如上讀為輭杝註讀為陋
音豆校讀為狡辟譬同○本節義多未安按註次亦居也需即隈
也角長者以次於隈短者以次於簫也恒之為堀乃竟之義也橈
曲也縱亦逆之意也校之為狡謂疾也言角雖竟兩畔而上下短
於弓隈則勢曲而逆引之恐其縱不用力即放之亦發而不疾矣
若角竟兩畔而又上下長於弓隈直達弓簫之間則又辟如見紲
於弓而發之太疾亦豈弓之利哉此一說也按易氏角長二尺
五寸長之則也達者對短而言謂長之過也需須也良工以次需
而用之不可過於短亦不可過於長也此又一說也今攷註義故
需為隈本無所據而上文隈讀為隈此又需讀為隈亦滋舛亂且
如其說則所謂長次隈短次簫者其理尤未可曉兩不如易說為
簡安也或云次猶漸也需讀如濡其帤則需之需謂處角之法長
者以漸而輭也今以其義求之惟角長則自柎而隈而簫首尾相
貫而無恒角而短之病而柎長者以次而輭則自柎而隈而簫強
弱各適而又無恒角而達之傷此於上下文理自明且次節有變

之義於以漸而輭亦正相足蓋視諸說為勝也此申言和角之法也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
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 夫音扶茭古讀爲骹戶郊反臂
戶責反柎音孚剽音勳○茭為骹者齊人名手足節擘開為骹亦
云骹解以隈與簫角接處如之故云骹解中也變異也謂簫與隈
用力各異故疾也挺直也臂中謂弓把處也柎者把處兩畔側
骨也剽亦疾也骨堅強與弓為力故疾也引如終紲謂引之則譬
如終紲也此又申上文而申之也 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
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
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為之柔善者在外動者
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 撟矯同孰熟同燂尋同鬻煮同
柔揉同○撟揉也贏過也燂爛也引開也旱燥也言良弓之為
弓無過不及而燥溼皆宜非賤工之得同也此總結上文也 凡
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

末應將興為柎而發必動於閷弓而羽閷末應將發 畏作隈敝宋鄭讀作蔽宋
之敝或讀如字羽註讀為扈王氏鄭氏並讀如字○峻謂簫臨方
骨柎即把中側骨也敝讀為蔽蔽者謂柎為人握而手蔽其處故名
柎又名蔽也自隈平而柎隆言之故云高其柎自隈廣而敝狹言
之故又云薄其蔽也或讀如字者敝即薄也謂隈以下近簫而敝
薄故名敝即所謂長者以漸而輭也宛謂逆引之也已止也有此
四善雖引之不止常應弦而得也下甲也末亦謂簫也閷謂接中
處角幹皆閷薄故名閷也羽讀為扈者謂緩也讀如字謂如材搖
動也與發皆動也興者動之初發者動之盛也言柎甲則簫應弦
而柎將為之動而柎與接中相為體用柎既動則其動于閷而動
搖如羽必矣字是則簫應弦而發傷者將無所不至矣焉得宛之
無已而應乎此遞明弓之四式而極言柎下之為害也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
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
體如環 定撐同○幹與角並指言其材也體謂其性也防閑也中猶介也謂弓與彭與敦三者相介稱也定者輔持之意也
宛逐順之親負弦將戾之狀引張之而行之付玄以動其幹也引
之而發之合者以開其端也引而釋之而省縮如環者以翻其角

也此卽六材以明幹角之屬之要也○注曰體謂納之檠中定其體也體定而張之弦居一尺引之則二尺也疏曰王弧之弓弛之往體寡張之來體多夾庾之弓弛之往體多張之來體寡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各弓雖弛張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矢長三尺須滿也王氏曰弓有六材而幹以爲遠角以爲疾二材獨處於先者幹爲弓質角與幹附尤宜譔也上文獨角幹之濕以爲之柔亦以是耳愚按註所釋中參之義蓋謂弓與弦與彀三者各去一尺皆指張弓而言也若疏所稱各弓弛與張之別乃從其自弛而張者推之非經之正義故其末云若其引之則皆三尺與請註疏者幸善體之

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㪺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有又通鋝音劣㪺音與○材工時見篇首不言地氣者材寓之也此統言三均角幹筋皆材也務過也此承材美之意以析言三均也量其力謂若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加筋而勝三石也此承工巧之事以推言三均也九和承各三均而言權準也侔也侔鋝邸㪺未詳註曰侔猶等也幹角既平加以筋而三者相等也趙氏曰三鋝謂膠與角幹三者用相

埒也三㪺之㪺謂量也謂漆與角幹用相量也仲與鄭氏曰鋝埒通相等也邸抵通相當也凡皆和之意也舊註釋鋝爲鍰且疑邸㪺爲輕重之數則六兩爲鍰一弓用膠十八兩也陶人二斗四升爲庾直用漆七斗二升有是理乎且註既訓侔爲等而又以下三者爲數義例尤舛味趙氏鄭氏諸說角幹二者爲主而筋膠絲漆各與相配而三如一是卽角不勝幹幹不勝筋之意也爲之有優絀故用之有有餘不足皆指筋膠絲漆而言也○平仲王氏曰制器皆象非法所能盡也記首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巧不外乎法亦不盡乎法也如六材之長短輕重各有度數量衡然而上工獨巧下工獨拙非形而下者所範也故曰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舉弓人而百工可知矣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弓成規者據弛弓而言也其所合之數與者材良則句少否則句多也詳見夏官司弓矢此言制弓者因人之爵位而爲四等也○疏曰按本職及司弓矢職六弓爲三等王弓弧弓往體寡來體多當此天子之弓合九成規唐弓大弓往來體若一當此諸侯之弓合七成規夾弓庾弓往體多來體寡當此大夫之弓合五成規此云士合三而成規未聞其弓名司弓矢云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蓋六弓通士之弊弓凡有四等也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士謂勇力之士上中下謂其身長短此言制弓者因人之形質而爲三等也○鄭氏曰王侯大夫士之弓分爲四等以弓之美惡而言上中下士之弓分爲三等以弓之長短而言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

埶勢同荼讀爲舒○此言制弓者又因人之性情而爲二等也危奔皆疾也直猶獨體肥而短性寬以舒則危弓爲宜危弓發之制疾也體瘦而長性剛而急則安弓爲宜安弓發之安徐也皆損羸濟不足也爲之安矢危矢亦如之○疏曰豐肉寬緩是不足則危弓濟之危弓是羸則安矢損之其人之骨直忿勢是羸則安弓損之安弓是不足則危矢濟之也

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

中去聲○此反言以申爲之安危之義也速疾愿慤也不能疾而中矢行短而不及也不能慤而中矢行長而過也三安患其不中雖中亦不深也三危不患不深但患不中而已蓋性情宜相濟而射亦相因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射音石○此又推言合而成規之義也往多來少是夾弓庾弓之屬合五成規也其弓下故射侯弋往少來多是王弓之屬合九成規也其弓良故射革質往來相稱是唐弓之屬合七成規也其弓中故射深皆言屬者王弓兼弧而言唐弓兼大而言夾弓庾弓兼獘而言也按夏官司弓矢夾庾授射豻侯與鳥獸王弧授射革甲與椹質與此文相符其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此獨稱射深文有不符者蓋習射及凡禮射當授中弓以射深與○陳用之曰司弓矢以頒之爲主故言所授之人弓人以爲之爲事故言所用之利王昭禹曰司弓矢辨物故王弧之屬以名言之弓人辨質故往來之屬以體言之

大和無灂其次筋角皆有灂而深其次有灂而疏其次角無灂

大音泰○大和和之至也灂謂漆文也筋謂背角謂腰也大和質至良故無漆文其次背若隱漆文皆深又其次不深而疏又其次則隱若背或無或有而弓斯下矣此言弓之灂又有四等也○鄭衆曰灂

者漆之文理也大和之弓六材至善不見其文理其次背上之筋膠中之角皆有之而文理深其次皆有文理而疏又有次者於角不見文理他皆有也愚按幹角筋膠絲漆所謂六材而膠絲漆則所謂三材也○觀首篇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又稱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又稱秋合三材及秋合三材則合是弓初無合漆不用之理況大和爲九和之弓又六材皆均而漆三與者哉而鄭家或於大和無灂以弓和無待於漆灂者釋之殊失義理疏說亦隱而未明故惟鄭鍔不見文理之說爲得也其餘筋角有灂亦自以深疏爲差而疏依註爲中央深兩邊疏之解亦轉增添而拘矣故以鄭說正之

合灂若背手文角環灂牛筋蕡灂麋筋斥蠖灂

斥尺同蠖汪入聲○背手猶言合手謂弓表裏漆灂若人合兩手文也環灂謂弓與裏漆文如環也蕡枲類其性直謂弓背用牛筋漆文如之尺蠖屈蟲名其性曲謂弓背用麋筋漆文如之也此言灂之文又有四等也以上文推之蓋角筋灂文各以深疏爲差而各相合若角筋或有或無者則不相合而文各見與

和弓毄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毄音擊覆音福○和猶調也毄拂也將射必先調弓故拂而摩之次射體射正以決順左右眼上再下一是也鄭鍔曰覆猶審

曰至謂角善善審謂之句弓而已角善而幹又善則謂之侯弓角幹善而筋亦善則謂之深弓此言弓之質又有三等也○王氏曰覆之而角獨善也角善以爲疾耳幹未善則不能遠筋未善則不能深故名爲句弓司弓矢職句者爲敝弓是也覆之而幹又善也則矢疾而遠可以射侯故名爲侯弓覆之而筋又善也則疾而遠又中深故名爲深弓弓有六材而獨言角幹筋者三者爲主也古人冬折幹春液角夏治筋各居一時意以是哉鄭鍔曰反覆觀之角善矣幹又善焉此夾庾利射侯與弋者角幹皆善而筋又善此唐大利射深者不言王弧射革質則九和之弓六材俱善故也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柲音祕○此序攻木之工之四廬人之職也廬器戈殳戟矛之柄即所謂柲也名義未詳鄭氏曰廬通矜竹爲柄也餘見輪人此通言長短之制也○疏曰柄之長短皆通以爲尺數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約上文車有六等之數皆以四尺爲差也陳氏曰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殳擊兵也如杖而無刃矛鉤兵也上銳而旁鉤矛用以鉤宜長於戟故酋矛長於戈戟夷矛長於酋矛四尺也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

人長八尺長至夷矛而三其身則極矣過此則太長不能用而欲用而無已是又反爲害於身也此統言長短之制也

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

欲短欲長註謂壯健宜長兵僃羸宜短兵也易兵謂兵莫短於戈殳故攻用之莫長於夷矛故守用之各欲其兵便也愚按本文欲長欲短其故凡四而註總謂之壯健羸瘠者蓋以人衆地遠而處飢勞故謂之羸人少地近而處飽逸故謂之壯健與此分言長短之用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

句音勾蜎音袁椑音皮摶音團投讀作殺○句兵欲其率向後故柄不可圜而撓彈謂如彈丸失於太圜也刺兵欲其推向前故柄不可弱而撓蜎謂如蜎蟲失於太弱也齊人謂斧柄曰椑椑者隋圜所以不彈摶者正圜所以不蜎也舉圍謂手所操也投如左傳殺而旋之殺言疾也傳著也毄兵上下同強而舉圍則欲細以細而輕小則校疾也刺兵上下同強而舉圍則欲重以重而粗勁則傳著人且沉密也○末句總毄兵刺兵而言此又推言其方圜強弱大小之制也○陳用之曰句兵指矛刺兵指戈戟擊兵指殳字說矛者句之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謂此也註以戈戟爲句矛爲刺失甚矣下文於殳言首者以其上無刃在指其首而已於矛言刺者以其上有所入故以其銳言之鄭氏以矛爲刺兵其誤蓋出於此愚按陳氏之說鄭氏註夏官司兵亦然而註乃相反者蓋戈戟可刺亦可擊亦可句矛可句亦可刺故云爾也據鄭謂引左氏晉人以戟句欒而殺之子南以戈擊子晳此戈戟可句可擊之驗又下文去晉關爲刺關此矛可刺之驗但句兵長則及遠擊兵刺兵短則有力則矛雖兼刺當以句爲主戈戟雖兼句亦以刺爲主耳

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此又類言柄之長短大小之制也被註謂把處也殳長丈二尺而被五分其一謂自把處至尾其長二尺有四寸而其前九尺有六寸也以酋矛二前一後推之可見圍謂圍之也又

矛柃八觚而被以圍也晉謂其下銅鐏插於車者首謂其上也晉
矛常有四尺而二前一後謂把處至尾其長六尺六寸又三分二
寸之一而其前丈一尺二寸又三分寸之二不言被者省文也
刺謂其上接刃處也殳制三分去一在晉圍五分去一在首圍而
晉矛相反者殳非前重轂無力而矛過長前已重故宜輕也各
不言被圍之大小註云未聞今以劍刃上下制推之蓋殳矛之
長制雖有定而其把處或隨因人爲長小與
説曰爲戈戟之柃所圍如殳長六寸所圍如西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灸音救○置猶豎也謂豎於地而搖之也蜎謂其動而相也灸諸
牆謂柱操之意也橈之均則不傾灸橫者謂橫於膝間以兩手挑而
搖之也蜎而且勁剛柔濟也此又作試柄之法而結言之也
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覆音福○五兵與人爲六建猶所謂車有六等之數但六等并車軫爲
一等而無殳矛故不得言建此則皆建於車故建也人亦言建者
從之言立與王氏曰五兵與人既備建而車不反覆
利五兵輕重趣於勻故也此又因柄而總言之也

周禮補卷之十二

攷工記序職下

姜兆錫輯義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
縣懸同槷古臬字景影同識音志○
此序攷木之工之五匠人之職也建國卽所謂惟王建國也水地
以縣謂四面注水於地以縣其高下而因於四角所立四柱以縣
之以縣其邪正也置槷以縣眡以景謂於四角所立柱之中間置
八尺之木以爲表亦以縣縣之縣其邪正而乃眡其日景以察其
東西與南北也爲規以下中置槷眡景之詞爲規所以識之也猶
上去之測日景也極謂北極朝夕猶言東西也識日之出入之景
則東西可定又晝參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則南北定而東西更
無不定矣言正朝夕不言正晝夜者極星與日中之景四時有定
而日出與日入之景與時而後故以晝夜正朝夕也
蓋言建國之事卽周官所謂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也○此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

朝一夫
涂塗同朝音潮○此以下乃言營國之事卽其所謂營國
也旁三門謂王城一方三門總十二門也南北爲經東西
爲緯涂各有九皆容九軌不言緯涂九軌者省文也左祖右社前
朝後市對中爲王宮言之一夫謂百畝之地也此節總言營國之
門涂朝廟之處而下乃詳言之也○註曰經緯涂皆容九軌軌謂
轍廣也乘車六尺六寸兩旁各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
七十二尺則涂十二步也疏曰按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物以九爲節城方九里侯伯七子男五則王城當以十二
爲節以文王有聲詩箋差之亦然此據九里者蓋通異代言之與
城制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央王氏曰
左人道之所尙右地道之所尊言
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也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盛音成○此下三節遞引三代之制以詳言營國之廟朝之
意也世室王氏謂夏始繼世而有天下故名也堂謂世室之
堂也六尺爲步修二七謂南北深十有四步凡八丈四尺也廣四
修一謂東西益以四分修之一廣十七步有半凡十丈五尺也室
謂世室之室也世室爲總名五方各有堂堂各有室堂制五方從
同故不言五其室則旁木火金水諸室深皆三步廣皆益以三尺

中土室則深四步廣益以四尺室制異故別言五矣步言三四尺言四三變文也九階謂九等階也四旁兩夾窻謂每室四旁有戶皆夾以兩窗也見大戴禮白盛謂以蜃灰堊牆也見地官掌蜃門側之夾堂謂之塾其深廣比堂有三分之二深九步二尺廣十一步四尺也塾之室其深廣比堂有三分之一深四步四尺廣五步五尺也凡此階窗門堂之制九分制皆同也○按九階馬鄭諸家皆以為九等階註疏不從其說獨謂南面三階東西北各二階為九階其說蓋以周堂崇九尺殷三尺夏卑宮室堂當崇一尺堂崇一尺為階九等於義不可故謂四旁之九階也知南獨三階者明堂位三公中階之前諸侯阼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是三階也又知餘三面各有二階者大射禮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之屬以此知四面有階中三則餘皆二也然註疏說似有據而以朱子明堂圖推之堂有五其方位凡十有二每月各居其方應十二階則謂東西北各二階於義難通當從馬鄭九等階為當也夫夏言階等不言堂崇殷周言堂崇不言階等皆互文可見況禹卑宮室而非於廟制以美黻冕孝鬼神推之其義尤明今考其堂之修廣尤過於殷周則堂階又豈有反卑於殷周而止一尺者哉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平聲下同阿音痾職內同○重屋謂簷阿重複為之其制畧如明堂位復廟重簷也修七尋凡深五丈六尺其廣放夏若周推之蓋九尋矣崇謂階高也阿曲也隈也不言五室以下者室之修廣并其階窗門塾蓋放夏推之省文與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度音鐸下同○明堂謂明政教之堂度量也筵長九尺故稱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廣八丈一尺南北七筵深六丈三尺崇一筵高九尺凡室二筵謂五室修廣皆同不若夏之廣加於修且中室加於四旁室也不言九階以下蓋堂崇九尺者階亦九等崇三尺者階三等而餘制亦可推與○朱子月令明堂圖曰明堂不一說今攷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北為青陽左个東之南為青陽右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東之南即南之東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南之西即西之南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玄堂左个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各一廟其左右个一廟二向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季夏居之而每季十八日亦居之與龜山楊氏曰按明堂者王者以朝諸侯出教令而亦以事天地交神明周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以明堂為宗廟又為大寢又為太學不待辯而知其謬矣惟攷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為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者往往莫決而止今攷五室

取五行之義九室則五方之外備四隅也愚按五室九室文殊義合自方言之謂之五自室言之謂之九自十二月所居之向言之又謂之十二也惟註疏舉謂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其說與月令朱子圖之九室並不合而考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若堂上爲五室無論階戶窗牖無兼盡一堂之理且何以月令十二月分居以發政教而太史職又何以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耶考大戴禮云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則是五方之正向爲五室四隅之八向爲四室室凡有九而其室四閒戶牖四隅各隨其方闢閉爲堂除中央凡堂十二間明甚矣夫豈堂上爲五室之謂乎大戴禮不并數太室之堂爲十三者太室在四方之中獨稱太室而明堂當太室之前又統稱明堂故不數太室而約以十二也學者詳之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此以下詳言周制宮城門涂之屬而未又推之于國以外以起野之意也几五尺步六尺尋八尺軌八尺註謂周尙文各因物宜爲之數也○疏曰周以前尙質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周時室中坐時憑几堂上行禮用筵故度以几度以筵宮中合院之內無筵無几故度以尋在野論里數故度以步涂有三道車由中行故度以軌是因物宜也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參个應門二徹參个 扃音駉參三同乘去聲乘車三个之三舊作五陳氏定作參徹轍通○大扃牛鼎之扃也每个長三尺七个則二丈一尺廟外大門之廣容之小扃膷鼎之扃也長二尺三个則六尺廟中闈門之廣容之大寢門謂之路門不容乘車之三个舊作不容乘車之五个註曰乘車九个廣三丈三尺言路門不容者必合兩門乃容之此門纔廣丈六尺五寸而已陳氏用之曰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則廣當四个以上然路門小於應門下文云應門二徹三个若乘車則四个以上則路門反廣於應門理不宜然鄭氏求其說不得謂兩門乃容之亦曲矣乘車之五蓋三字之誤也按註說初無根據路門既廣丈六尺五寸凡云容乘車二个有半可矣或不言半則如陳氏之說云不容乘車之三个可也何必云不容五个乎故知三譌五文誤耳正朝門謂之應門二徹之內共八尺三个凡廣二丈四尺陳氏曰王五門言應路不言皋庫雉者舉應路之制則應以外之雉庫皋亦可知也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朝音潮○內者路寢之裏外者路門之表也居謂居以治事朝者寺名通言居者一曰以待朝謂之朝以治事謂之治或言居或言朝與治皆互文也分國謂為九註謂分國之職為九也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

故居內九室三孤六卿爲九卿分國之職以行職故居外九室也○王氏曰書云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又云六卿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此三孤六卿之職也其同謂之九卿者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與卿同爲六命故小司寇掌外朝之位同於九棘司士掌治朝之儀同於特揖孤與卿名異而實同也愚按王氏詩內宰職謂后六寢之外自有六宮爲治事之處其說甚遂此所云九室即六宮之屬之別名也而疏乃云內九室以治事與六宮不同蓋未審九室即爲六宮之屬而失之與昏義云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明章婦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明章男教是立宮以理內猶立官以理外也以其制考之王之下有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其九卿者三孤爲少師少傅少保與六官而爲九也后之下有三夫人猶王之三公其九嬪者三嬪猶王之三孤六嬪猶王之六官而爲九也六官之六室加以三孤之三室而爲九則六嬪之六室亦應加以三嬪之三室而爲九昏義言后立六宮天子立六官而各不言九者蓋三孤三嬪位雖班乎六卿六嬪而望實擬於三公三夫人故不數之與然則內外九室言九嬪九卿而不數三夫人三公又何也三公論道經邦其任獨重不與九卿同職而三孤貳公弘化其責稍輕因與六官聯班三夫人與其三嬪之體亦如之則昏義言六宮六官而不數三嬪三孤者猶文此言內九室外九室而不數三夫人三公者別文也然則九室即六宮之屬而疏說之失益明矣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門阿謂門之屋脊梁城隅謂城角上之浮思也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此據高而言也國中曰經涂遂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人有聚散故涂有廣陿門阿爲都城以下皆明殺也○註曰都謂畿以內四百里外距五百里大都也其城隅高五丈則宮隅門阿皆當三丈諸侯謂畿以外諸侯也其城隅高七丈則宮隅門阿皆當五丈王氏曰隆殺以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然諸侯之有功德者入爲鄉士而其禮反下於諸侯何也近君則勢屈遠君則勢伸觀其采地不謂之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臨而謂之長其命以偶不以奇其治以則不以典其傳以祿不以嗣其於城涂之制可知矣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甽古畎字○此條因體國以及經野而首即爲溝洫之屬明之也耒頭金曰耜其廣五寸二耜爲耦其廣一尺伐之言發謂發土也田謂一夫百畝之田成方十里所謂井十爲通通十爲成也同方百里所謂成十爲終終十爲同也深名似猶廣名尋達通也由田首廣深各尺之遂而溝洫澮遞倍者凡以溝容遂洫容溝澮容洫而後達於川也載猶登也謂各登其澮名之屬使人言有所稱謂也○子約問井田之法一鄉一遂各一萬有餘夫各百洫十澮一川洫澮爲多而匠人一同九萬夫止十洫一澮澮洫反少何也朱子答曰詳謂此采地之制與於鄉遂并公邑也蓋以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與次日又曰昨夜說匠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然適間檢看許多溝洫川澮與遂人之制一般乃是子約看不仔細耳陳氏曰周制通行井田之法安有異於內外遂人所言者積數匠人所言者方法其實一制也薛氏曰匠人云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云十夫有溝兼溝塗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方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一洫而已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一澮而已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內外遠近之溝洫初無異制也夾漈鄭氏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澮洫甚多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十洫而澮洫少鄭氏求其說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爲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并公邑是制田之法分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遂人匠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匠人之制舉大槩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一成之地有九百夫一同之地有九萬夫成間有洫同間有澮其間洫澮多矣周家井田之制通行天下未嘗有鄉遂都鄙之異也愚按註謂匠人與遂人異制朱子初未之許而諸儒多辨之矣陳氏鄭氏其全文雖不如薛氏之辨而大義皆明抑愚更有明辯者本文同間之澮之下其文云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夫名六各載則同間明非一澮而成間非一洫亦可知若同間止一澮成間止一洫如井間之止一溝也何各載其名之可言矧且溝洫之屬以時蓄洩備旱潦也乃謂鄉遂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而都家九萬夫猶止有一澮而無川恐水利之修缺不如是異也鄉遂都家苟有川之自然者皆當引澮於川而否則皆當以人

防爲之并謂鄉遂川以入爲而都鄙皆自然之川恐地利之或險更不如是與也夫不明本文庶間田間之洫澮爲約言之例下文兩山間之川爲推言之例可謂率合而并使本文各截其名之義並沒也不率甚乎餘詳小司徒遂人各職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本職埶並勢同○山間必有川水淨注故也川上必有涂衆利涉故也川當有路稍涂者統詞也此以下皆因爲溝洫而推之也若不明此而誤謂都家皆自然之川也若如此則下文之推言溝者亦可謂都家之井制梢溝三十里而廣倍乎

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阞音勒屬註讀爲注今按如字孫去聲梢先鄭讀如蛸陳氏如字○凡溝謂造溝也地脉曰阞不行謂決溢也此言高下也屬猶注也理亦阞也孫謂順也此言廣隘也梢溝未詳鄭讀如蛸者謂水漱齧之溝也陳說如字者謂溝末曰梢溝猶田端曰田首故廣倍也陳說近是三十里而廣倍凡以順而道之耳○疏曰經言凡溝明非田間廣深四尺之溝下文梢溝三十里而廣倍當是所造溝瀆引水者註引滎瀆門播九河爲証是也

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句音勾○奠之言定謂水積而不流也磬折言曲也矩即所謂磬折也磬折中矩是也曲其爲句句於矩禮周旋中規是也蓋水曲中矩而三折五折則積水之勢殺若曲更過於矩則流迴湊而其下淵深矣

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淫先鄭讀作廞註讀如字○因水埶欲其順因地埶欲其堅漱猶齧也淫讀爲廞者謂淤泥相著助之爲厚也讀如字者謂水淫液之也○王氏曰溝以導水不因水勢則流易壅防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土易壞水漱齧而無所壅者以因水也水淫液而無所決者以因地也

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閷去聲○廣與崇方見梓人謂高廣等也三分去一謂其兩邊皆上減下三之一外閷謂其外邊下叉較厚於上也凡皆使防堅而水不潰也○平仲王氏曰外閷者非更薄其上乃益厚其下耳下益厚則上愈殺矣此與磬氏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意略同也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里註讀爲已音以也平仲王氏讀如字按讀爲已對然後而言然亦如字義自通○溝防謂爲溝若爲防也式之言準以一日之深復爲一里之準式也傅之言附也謂凡里中皆以此一日爲準而後衆力有所附著而成也

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任音人

泰○任用索繩約縮汲引也以繩約版而大引之則版橈而築不堅故謂之無任也

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囷音鈞窌窖同○以茅覆屋曰葺三分四分皆謂分其屋之修而以其一分爲峻也此言屋也方曰倉圓曰囷地中曰窌郭內曰城逆謂郤也四者皆六分其牆之高而上郤一分以爲殺其鱗次若逆然也此言牆也堂涂謂階前也爾雅堂涂謂之陳詩胡逝我陳是也十有二分謂十二分其旁之修而以一分爲峻也此言階也竇宮中水道也崇三尺防壅塞也此言竇也凡牆厚三尺則其高可九尺餘皆放此此又言牆也○疏曰註謂堂涂若今令甓裓者漢時名堂涂爲令甓裓令甓裓則今之磚裓則道也猶曰磚道也又謂十二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爲峻者中央爲督名爲督者所以督率兩旁也假令兩旁共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使水兩向流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欘音竹○此序攻木之工之六車人之職而先以此參之也矩宣欘柯磬折皆假象以名其數也矩即磬折也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則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宣謂人頭也毛氏謂頭在上而宣露故名鄭謂髮落曰宣易巽爲宣髮是也人長八尺而頭腹脛約爲三節每節長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如一矩之數而人頭纔如半矩之數故半矩謂之宣也欘斫斤柄也長二尺柯斧柄也長三尺磬折謂立如磬折也人自帶以下四尺有五寸磬折立則首俛至帶其淺深之度約四尺五寸也○疏曰車人之事謂車人造車若耒耜之事下文取柯爲尺度故先言自宣至於柯之長短如輪人十分寸之一謂之枚之類也王氏曰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此所命之名也半矩一宣有半一欘有半一柯有半此所定之數也宣磬折取諸身以爲法欘柯取諸物以爲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長短一皆有法以是度物安有不中哉郝氏曰序六車之登下以人爲節故知由人身非强設也

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庛註讀爲刺句音勾下同耒中字去聲○車人爲耒者耒曲象韋故亦車人爲之也句猶曲也耒下達接耜而曲者謂之庛中直者

其身上面者人所執也䡈猶衡也首即上也中猶應也疏曰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者還是量之也以弦其內者望直量之也外之曲有六尺六寸而內之直綫有六尺與步之數相應也言此者野度以步而人步大小不齊故取六尺之耒代以量地若兼耜金則稍長矣每量地時除去耜用之所謂耕者以田器發地者

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䟽音據○利推謂所入者深利發謂所起者順然此二地當然耳惟倨句如磬折則直曲得其平矣此中地之耒也○陳用之曰直庛者其庛之勢微直而下也句庛者其庛之勢微句而上也疏曰此直庛句庛皆不六尺惟中地之耒合磬折者乃六尺也愚按中字音讀註疏皆未及然其意蓋讀作如字而以中地與堅地柔地相承而言也惟合解作去聲以中地爲宜地之義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有又通下同轂長之上舊闕大

車二字今從註補入又職末行澤者欲短轂節舊錯簡在三柯者之下語次失倫今從柏車節之次正之○首即斧也四分柯之一其首六寸也爲車又先列此者猶前列車人之事之意也轂謂平地任載之車也轂徑尺五寸爲半柯轂圍輻長皆四尺五寸爲一柯有半渠謂車輮即牙也三柯爲九尺三其三柯爲二丈七尺此謂牙之圍數也輪崇下文大車崇三柯是也三柯爲九尺六分其一爲尺五寸此謂牙圍之廣數也○王氏曰牙名渠者輮木爲曲包輻轂之衆而其勢圜有如渠之受衆小水而流行故名之也

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

柏車註謂山車也疏謂對大車爲平地車而言也其制小於大車輪輻與小轂獨更長圍亦更大者山行欲安故也渠二柯者三爲一丈八尺不言輪崇以輻長一柯推之當崇二柯而爲六尺牙圍五分其一當爲尺二寸也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牝服先鄭讀爲負○崇三柯謂輪崇也綆制詳見輪人牝服謂車箱上納軫者也疏曰牝服今人謂之平鬲背有孔納軫於其中而又向下服之故謂之牝服先鄭讀服爲負者以衆軫所依負然故也二柯又三分柯之二長八尺也羊車註謂若今定張車疏謂宮中車也二柯又三分柯之一爲七尺二柯爲六尺皆承牝服而言羊車不言各制者文也○陳用之曰羊車牝服得中則其轂輻輪崇牙圍從可知矣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

三其輪崇者大車柏車羊車輪各不同轅皆三之明其轅以輪崇異也若輈人則田車兵車乘車之輈計皆丈有四尺四寸明輈不以輪異也鉤司農謂鉤心也所以鉤車箱也

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徹轍同○徹所謂兩轍也鬲轅端壓牛領者猶衡也上文轅所凡者通大車柏車羊車而言此徹鬲皆六尺者蓋指大車也不別言羊車者蓋大略小之詞○疏曰駕牛車徹廣六尺則與駕馬車之徹廣八尺不同其鬲長六尺則與駕馬車衡長六尺六寸不同蓋駕牛車有兩轅而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徹狹駕馬車止一輈而兩服馬在輈外兩驂馬在兩夾之故衡長而徹廣也易氏曰此三者擬以乘車兵車田車之制輪輻牙轂亦與輪輻牙轂也綆亦一綆也轅即輈也鬲猶衡也乘車兵車田車輪崇與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餘皆從此而推至車人不然三者皆非三稱之制餘可知也此所以命之車人而特見於末與愚按本職觀輪人輿人輈人諸職文有煩有簡諸職所言輪輻牙轂綆衡輈之屬凡兵車乘車制皆從同即田車之輪止寸許爲異餘制皆無異文而此則大

車柏車羊車制同者抑鮮矣此文較煩也諸職之乘車田車兵車者備文物辭名如戈殳戟矛六等之建天地日月星辰諸旗之類國馬田馬駑馬諸輈之度凡皆以飾車欲後而因爲之節文也故其制雖各車從同而以諸工分掌之若本職則大車柏車皆棧車之欲余者即羊車亦行宮中而已依其制雖各車多異祇以一工掌之而猶兼爲車以外之耒也此文較簡也大車之轅雖見於輈人職祇以任重一言理因未言其制也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

仄側同○此釋上文轂揉之制之意也舊錯簡在渠三柯者三之下今正之轂爲輪之利轉澤間泥洳故短則利山中險阻故長則安輮爲輪之牙抱澤間反輮則內與外相易其木性濡滑故泥不能黏而行易山中仄輮則表與裏相依其木理堅韌故摩不能斲而車完也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

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笱音苟虡音巨臝音裸脰音豆
梓人之職而先言其爲笱虡也笱虡懸鐘磬之器橫曰笱植曰虡
脂牛羊屬膏犬豕屬用爲牲備其物也臝熊貔屬羽雀鳥屬鱗龍
蛇屬用爲笱虡象其形也外骨龜屬內骨鼈屬郤行螾屬仄行蟹
屬連行魚屬一云蚣屬紆行蛇屬脰項也項鳴鼃黽屬注喙也
喙鳴螗蜩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斯屬胸鳴榮原屬
此皆蟲之小者用雕刻於器致其飾也此先敘爲笱虡之類也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
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
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
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
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
以爲磬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

者謂之鱗屬以爲笱燿註讀爲哨或讀如字縣懸同由猶同吻音泯數音促顅音懸闞去聲摶團同○弇斂也
出目目突出也燿讀爲哨頎小也一讀如字光澤而無尾也短肥
貌喙口喙也銳尖小貌吻口脗也卽脣邊也決嚙齒貌數謂觀急
顅謂項長騫之言舉身小而縮腹以舉也摶圜也鴻傭也笱通謂
鐘若磬之笱也此次明爲笱虡之義也○王氏曰先王德足以作
動物雖庶物皆取爲雕琢之文古之爲樂器者笙管之屬音象鳥
鼓鏞之屬音象獸非特其音而已形制亦然敔爲伏虎亦此意也
況笱虡所以承鐘磬者耶則擊鐘磬而顧其形不猶其虡鳴乎敔
仲鄭氏曰凡虡所刻物形皆於其下載之故有任重任輕之義笱
形欲闕故用鱗屬小首而長
摶身而鴻乃所以爲笱也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
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眂必撥爾而怒苟
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
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
其匪色必似不鳴矣閷殺通簭噬通匪斐通○不言任輕及爲笱者舉重而言也攫閷者攫著而卽殺援噬者

撥攫而卽噬皆猛摯之狀也深猶藏也謂爪長而曲也出謂目露
而瞪也之而謂頰頷也作謂勢起而開也撥猶動也斐文貌眂之
撥然張怒而重無不任且其鳴號之狀若見於采色然蓋極推爲
笱虡之妙也頹猶委也措猶頓也此又反言以明之也○疏曰此
上載重解上文之義下則見脂者膏
者止可爲牲不可爲笱虡之義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
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觚舊作觚從註作觚觚古觶字豆註
從馬氏作斗今按豆當如字○此條因笱虡以及飲器也勺酌器
俱飲器韓詩說云爵實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豆食
器實四升王氏曰梓人爲笱虡爲樂器也爲飲器與侯焉禮器也
○疏曰鄭字今禮作角勞氏學者多聞觚寡聞觶
故觚之耳又馬季長謂豆當爲斗一爵三觚則一斗也劉氏曰一
獻而三酬者獻以一升酬以三升也并計之爲四升四升爲豆豆
雖非飲器其計數則然也愚按觚之爲觶註疏所辨俗誤甚明今
攷儀禮鄉飲酒鄉射俱獻以爵酬以觶文更可據至從馬氏變豆
爲斗而因以一爵三觚實之則非也攷儀禮主於賓一獻一酬而
已其稱三酬者始而主獻次而賓酢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劉氏之
說恐[illegible]何有於三酬又何
有於一斗而離變之哉

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鄉去聲○眉閭曰衡司農謂爵衡是也向眉衡而實於內者不可盡是太深也梓師梓人之長罪罰其長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
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个註讀爲幹音云○此條又因器以及侯也註曰
崇猶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者謂侯中也鄉射記云侯道五十弓
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五十弓之侯侯中一丈而天子侯道九十弓
者侯中丈八尺也鵠其所射也皮爲之居侯中三分之一方六尺
个讀如齊人搚幹之幹布爲之用以維侯卽所謂舌也身謂躬也
鄉射記云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其制身夾
中之上下个夾身之左右而上廣於下象人張臂廣張足狹之意
也上兩个與其身三者身居一分上兩个三之也个或謂之舌者
取其出而左右也舌旁邪豎爲揺綱以繫侯於植也上下綱皆出
舌一尋亦象人張手足然縜者籠綱綱于其周循也趙氏謂綱个
邊周了綱則穿過圈子以綁諸植也此言造侯之制度也○或問
上兩个與其身三舊註謂爲倍其躬而今以爲三之何也曰此本
鄉射記及本職梓人之文也曰鄉射記云倍躬以爲左右舌今以

爲三其躬而猶謂鄉射記之文何也曰是未之深攷也按記倍躬
以爲左右舌者自上下舌之中間當躬之中而言也若其上之左
右个則其廣各一躬有半其下之左右个則其廣僅半其躬而已
今且以鄉射侯歷言之其中廣崇各十尺即記所謂侯道五十弓
弓二寸以爲侯中而梓人所謂廣與崇方者也其躬夾其中之上
下廣崇亦各十尺即記所謂倍中以爲躬而梓人所謂其身也侯
中本名中通上下而言則中亦名躬矣其个夾其躬之左右而上
之左右个各廣丈五尺并躬之十尺凡廣四丈即記所謂鄉侯上
个五尋而梓人所謂上兩个與其身三也其下之左右个各廣五
尺并躬之十尺凡廣二丈覯上兩个爲得半即記所謂下舌半上
舌而梓人所謂下兩个半之也惟其中間當躬之中則中廣十尺
而兩个亦各廣十尺乃記所謂倍躬以爲左右舌者非謂其上兩
个亦止倍之也惟上兩个各浮於躬五尺而廣三其身則以其上
所浮於躬之五尺而益其下所減於躬之五尺俾左右个之上下
與中皆不當廣十尺而倍於其躬若上兩个惟倍於躬則當云倍
躬以爲上兩个而不當泛云倍躬以爲左右舌且又不當云鄉侯
上个五尋矣鄉射記與梓人之符合如此以古制布幅廣二尺者
計之侯中廣崇十尺其用布當縱一丈廣五幅凡其布五丈上下
躬各如之又當其布十丈左右个通上下爲數亦各如其躬與中
之數每个布十五丈兩个當用布三十丈鄉侯凡用布四十五丈

侯王之射侯以次加廣而註疏謂爲鄉侯用布十六丈諸侯之侯
用布二十五丈二尺王之侯用布三十六丈其說皆與鄉射記及
梓人不合恐故按文爲圖
而定之如此學者叅之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乃言用侯之名物也皮侯以虎
熊豹麋之皮飾侯而棲皮爲的王
爲祭而與諸侯鄉大夫士大射之侯也五采之侯布爲之畫五采
爲飾王與諸侯燕而射之侯也獸侯布畫獸爲飾王與鄉大夫燕
而射之侯也王氏曰射侯之制有三大射張皮侯而擇士取其有
功而用之蓋諸侯春貢士射中多則與於祭其君爲有功而益地
射中少則不得與於祭其君有罰而削地詩言大侯既抗獻爾發
功是也五采侯與諸侯燕而射諸侯朝覲而燕之五采以象文德
言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也獸侯與公卿大夫燕而射亦畫虎
熊之屬言能爲民除害然後休息而安燕也陳用之曰張皮侯以
功爲主張采侯以禮爲
主張獸侯以賓爲主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女汝同射音石強上聲○此又言射而祭侯之名義也寧侯
謂諸侯有功德而能安寧其國者屬者親附之意也抗張也
女指射侯以自不寧侯也言侯能安寧其國則其親附乎上可知
矣不寧侯反是故抗而射汝蓋借以勉而戒之也又勉其加進飲
食以自順養而詒汝後以多福使之世享其祿以深致丁寧之意
也○王氏曰侯而祭之者神無不在聖人無所不用其孚也夫侯
受內扞外有諸侯之象故祭之使以安其爲諸侯而不則必抗而
射汝此即司馬九伐以正邦國之法也朱子語類曰射義射中則
得爲諸侯否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書謂庶頑讒說侯以
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畧以射術定
非專以此去取也明齋王氏曰技侯者言矢至以此爲侯故古文
作医象矢集於布之形也其諸侯與侯侯字則皆從人而諸医字
人在上作侯爲諸侯字人在旁作侯爲侯侯字前人不識古文遂
謂射中得爲諸侯則天子而射又何說耶夫射男子所有事古帝
王相與盡志於射者取其能禦侮而已虎熊豹皆獸之極猛春秋
傳多麋亦害稼之獸取其皮爲侯以示畢猛獸除民害之意也射
之所有事者在此而乃妄
求之於侯不失之遠哉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齊同劑下節同○此總序築氏以下攻金之工而
先舉其齊以發端也齊者錫和金之名多錫爲下

少錫爲上聲若鐘錞之屬量若區鬴之屬鎛器若錢鎛之屬刃若
刀劍之屬○王氏曰下文築氏爲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錫
爲多故曰執下齊其上而大刃下而鑒燧之屬皆下齊也冶氏爲
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一則用錫爲少故曰執上齊其上而鍾鼎
斧斤之屬皆上齊也舉
築冶二工他可知矣

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六分其金而錫居
一者金五分錫一
分其六分也餘放此鍾以擊鼎以烹斧以伐斤以斫戈戟以刺三
齊惟欲其堅且剛而已故用錫皆少而以上齊也大刃戚揚之屬
以斬削以削殺矢以獵此二齊欲其堅而韌鑒以取水於月燧以
取火於日此一齊欲其明而晳故用錫皆多而以下齊也○鄭氏
曰金謂銅鐵也王氏曰凡金必濟以錫者金性堅剛錫則柔耎金
或赤黑錫則青白以柔耎而濟堅剛則器不折以青白而濟赤黑
則色不滯此所
以有六齊也

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此序攻金之工之一築氏之職也削書刀也古用竹爲簡先以火灼簡後用刀刻爲書所謂齊之削是也博廣也規謂圓也刀勢曲反張爲之六刀相合則圓若弓人合九成規之類也新而無窮謂常如新也敝盡而無惡謂刀若脊金如一雖敝盡無瑕惡也無惡則無窮矣○疏曰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鄭謂以大事書於策小事書於簡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大約刻書於策小約刊書於丹圖凡所書皆非筆也而名爲書者剞劂刻於上耳築氏爲削欲其堅也書無窮而刻劂已非刀堅安用名築廠有古哉愚按後世造紙筆書文既便而竹簡始廢今之削惟用以剞劂而已蓋又其一變也

冶氏爲殺矢刃句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垸音丸○此序攻金之工之二冶氏之職也殺矢司弓矢所謂用諸近射田獵者也本記矢人矢凡有五夏官司弓矢矢凡有八而此止言爲殺矢刃者近射田獵殺物深猛舉其重而餘緩之矣以矢人職通言刃不但言殺矢刃推之可見刃謂矢族鋌謂其足入笴者十之爲一尺垸量名數未詳刃鋌凡

重三垸也○詳曰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刃同其工似脫誤在此也趙氏曰冶氏執上齊而爲殺矢乃下齊也冶氏職爲戈戟執上齊所謂殺矢刃特兼爲之與愚按此條註疏以爲脫誤者得之即趙氏亦疑其兼爲而非決其必然也今以義推之殺矢與削爲金齊此爲殺矢正次築氏爲削之下當是築氏職之文而以職近冶氏又此條重三垸與冶氏重三埒文相似故有脫誤也

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鋝音劣○戈所謂句子戟也廣二寸通言其廣也內謂胡以內接柄者其長四寸胡謂枝曲而旁出者其長六寸援謂本直而上達者其長八寸凡此所言其長也已太也倨句曲也皆自胡而言也前即刺援也胡不曲不直如磬折然太直則以鉤人而不入太曲則以啄人而劍不決胡以內過長則援短胡頭必低而曲於磬折故引之則折前胡以內過短則援長胡頭必俯而倨於磬折故引之則不疾也胡上爲倨倨之外謂胡其下爲句句之外謂胡表胡之表裏皆寬博則合於磬折而四病無矣鋝亦量名註謂即呂刑之鍰重六兩胡援凡重十八兩也

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中去聲戟謂戟枝戟也凡刺兵一鋒直出曰鎗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戣倨句中矩者兩頭如向勢稍方也刺即援之刃趙氏謂援曰秘直至上尖爲刺刃是也○王氏曰戈二刃戟三刃則其廣宜少殺於戈然後便於用故戈廣二寸戟廣寸半稍爲異也戈內四寸援八寸其長尺有二寸戟亦如之廣寸半內三之則長四寸有半援五之則長七寸有半亦其長尺有二寸也戈胡六寸戟之胡亦如之廣寸半胡四之亦六寸也其倨句中矩則胡勢磬折如矩亦明與外博者異矣薛氏曰戟秘長一丈四尺八寸合援之七寸半內之四寸半其長一丈六尺車戟常是也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縣懸同攠音靡○此序攻金之工之三鳧氏之職也以鳧名者王氏謂鳧於水不溺不深欲音之無淫溺也獨以名鍾者以其始條理也兩欒者鍾口之兩角也鍾所先故又謂之銑也此言鍾口也銑閒之間猶邊也口邊之腎婁枝于于然故謂之于擊處故謂之鼓正厥故謂之鉦震動故

謂之舞此四者言鍾體也盡而有舞故謂之甬平而不敝故謂之衡此二者言鍾柄也柄有懸孔圍之如盤旋然故謂之旋其飾有盤蟲之屬象蟲之旋而力能勝鍾故又謂之幹也此二者言鍾懸也鍾帶有四以介于鼓鉦舞甬之五者其文如篆猶故謂之篆每帶有九乳如枚可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縣之言敝鼓之攠敝室而生光故謂之隧也此三者又言鍾體也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鉦不言間省文耳鄭董言鼓間鉦間是也舞修謂其橫舞廣謂其縱註曰舞之上下促當以橫爲修以縱爲廣也鍾制下侈而上斂十分其銑去二分爲之鉦者言鉦徑居銑徑十分之八也其銑間之于與鉦同而鼓間則又去二分而居銑徑十分之六其舞修亦與鼓間同而舞廣則又去二分而居銑徑十分之四此以上言體之長短廣狹也以鉦之長爲甬長不言衡長者并甬數也以甬之長爲甬圍者其圍一如其長去其參分之一爲衡圍在衡又斂於甬也此言柄之長短廣狹也以甬長二上一下以設旋者衡之

圍旋欲其圜也此言懸之上下也○疏曰經文不言薄厚之所震
衡長又以鉦長爲甬長太長不須故知甬齊衡數也
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
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柞窄通○此承上文而推言之以起下文
也薄厚以質言清濁以聲言侈弇以形言
說猶謂也王氏謂猶故也柞迫也鬱塞也言鍾一震而聲所出皆
形所興也其故豈無謂哉質太厚者聲石而不發質太薄者聲播
而多散形太大者聲迫而不舒形小者聲塞而不通而柄長者聲亦濁爲
震而不舒其蓋形質與聲相爲表裏其故如此若播柞鬱亦清濁
之類也可亦厚薄弇侈之類○鄭謂曰其同言鍾之形聲者十有
二也此論厚薄弇侈四者蓋其病大約不出於是故也先王之制
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大小器用於
是乎出單穆公之諫景王者如此然則四者病所由始也是故
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爲之
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長而小則其聲舒而遠聞聞去聲○
此明上文之意也凡鼓閒居銑徑十分之六而大鍾之厚十分鼓
閒之一凡鉦閒居銑徑十分之八而小鍾之厚十分鉦閒之一非

小鍾反厚以大鍾之銑徑鼓間本大於小鍾銑徑鼓間也其不若
小鍾取於鉦間者恐大鍾過厚則石耳此明厚薄之數也疾尋也
舒緩也鍾大而失於短則短聞而聲易竭鍾小而失於長則遠聞
而聲難息此明侈弇與清濁之意也○趙氏曰大鍾即禮書所謂
十二辰之零鍾詩言鏞者是也小鍾編所謂編鍾是也國語云細
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昭其細也左傳
云小者不窕大者不摦則和於物今鍾摦矣信乎所御有大小而
制有長短也疏曰樂器中縱聲舒而遠聞亦不可也記云止如槁
[illegible]不欲遠聞之驗故鄭並言淺則
[illegible]則易竭深則安安則難息也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
深而圜之也遂註作隧鄭氏作隧○隧所謂于上之攠謂之隧即鼓
深謂窐之也初鑄時即深而圜之以擬擊也鄭氏曰
遂隧通形如鏡所以取火日中也鍾受擊處爲圜形微起其光
明似之深謂高也猶觀禮爲壇深四尺之深註謂窪者誤也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
然後量之量之之量不聲下同○此序攻金之工之四㮚氏之職
也以㮚名者取堅實之義爲量謂爲凡量器下文爲鬴
乃約指之也改煎謂更煉也耗減也六齊必煎煉而成而鑄鍾量
之屬尤以再煎無耗爲度若鍛鍛成者不再煎也權者賦其數之

輕重若下文重一鈞之屬準者取其模之高下若深尺量之以爲
方尺之屬量者取其受之多寡若實一鬴一豆之屬
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
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㮚而不稅鬴註釜同即論語與之釜之釜
中去聲○內四方各一尺而外爲圜形象天包地也四升曰豆四
豆曰區四區曰鬴臀一寸者下底深一寸也耳三寸者傍耳深三
寸也三十斤爲鈞鬴之重準之黃鍾之宮上下生十二律爲五音
之主鬴之聲應之㮚之言平也稅猶征也謂賈人所罰度量犯禁
者之布也鑄以取平爲天下法而無事征稅其質布也○鄭曰鄭
志趙商問㮚而不稅司農謂令民得以量而不租稅也廛人職有
稅何也答曰此官量鍰在市司所以勘諸廛之量器以取平非專
常所用故不稅彼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陳用之曰㮚平也謂
方量者之以爲平也月令仲春正權㮚管子斧鼓滿則人㮚之皆
其義也稅者以不稅爲不租稅何哉趙氏曰市量亦衆矣若㮚氏
之制民得常用不亦難乎又況三十斤之重何以運而㮚之升豆
鬴等於一器何以別而量物乎周時制量藏於王府每侯邦予一
量周公須制於上使民放而爲量若民妄自增損或如家量貸公
量收者則以王制正之下文銘以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此也愚按

陳氏趙氏所駁則舊所謂令民量而不租稅及官所不稅廛市所
用則有稅者其說皆非矣夫地官賈人職度量犯禁則罰以布而
廛人職收之初非市廛應用之量而收以稅也以王府取平之其
量而息民間犯禁之稅義本自平而以諸誤滋之病也何哉
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
則觀去聲○銘刻於鬴以銘之也時猶是也索求也一云法也允
信極中嘉善也言是乃文德之君思求法度允建厥中以行遠
而傳後以明㮚而不稅之意也○毛氏曰極至也言君有經緯之
文故能思索造其至理楊子六存神索至此之謂也易氏曰王制
本乎黃鍾律呂權度量衡皆始於此而禮樂寓焉非時文之君何
以探制作之理中庸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禮樂德與位兼非
時文而何哉愚按上文鬴豆升此量之法也而尺寸爲度鈞斤爲
權衡黃鍾爲律呂凡法皆具其中故言嘉量而以思索詠之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
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此詳鑄金之狀以明攻煎
之事也凡鍾鼎及鑒燧之
齊之總例而獨於爲量始終言之者李氏謂鑄金莫急於量也煎
之初金與錫色方黑濁穢雜尚留至穢雜去則火色變而黃白然

亦未淨也久之變而青白則將淨矣其又久白色盡夫火色純青則煉精而鑄而合於權準之屬蓋上齊下齊者和金錫多寡之數此則鑄金錫精粗之候也

段氏此序攻金之工之五段氏之職也按前文其職爲鎛器今闕未詳其制○易氏曰段氏爲鎛器以序工知之凡農器耕以錢鎛以鎛耨以銍臣工詩曰庤乃錢鎛其也良耜詩曰其鎛斯趙趙刺也周家以農開國而後世以此告其成功宜記以專鎛爲首稱而段氏專其職與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此序攻金之工之六桃氏之職也舊錯簡在冶氏之下今正之名桃氏取劍能除不祥之義也兩刃合曰臘自脊分曰兩從其柄曰莖臘廣二寸半之者兩從廣一寸又四分寸之一倍之者莖長五寸也中其莖則謂臘廣爲之莖圍也對後大首約而言故云中其設註謂大也疏謂如盆長裕而不設之設其後稍大也首謂柄接刃處也其臘廣之二以爲首廣廣一寸七分又三分寸之二也圍猶環也謂爲鐔

以環之也所謂劍夾也○註曰莖謂在夾中者也中其莖設其後者從中以卻稍大之後大則于把易制也愚按莖在夾中則劍夾即是鐔而莖乃鐔所夾也鐔之言覃覃被於外而莖穿其中正夾之義或漢釋莖爲劍夾則莖柄何以稱夾是不但義未足而制皆失也又或謂莖在鐔以上者蓋本記自莖劍而言故自首而中而後以明前後之義而或自服劍而言故以首爲下後爲上以明上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身對莖而言即謂臘從也莖長五寸身長五倍之通身莖共三尺所謂三尺劍也下制註謂即今匕首疏謂漢時名小劍爲匕首也餘見前人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屬音注○此序攻皮之工之一函人之職也札葉相續也合猶重也以犀皮爲甲七節相續用之可歷百年兕皮六節相續歷二百年重厚兕爲之五節相續歷三百年愈堅則愈久也

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旅脊同○容象也謂人身小大長短之象也制裁也上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重若一者腰上腰下等重也以其長爲之圍欲相稱也○王氏曰人身有大小長短過之則有餘不及則不足惟因人身爲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二患也

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鍛煉也摯之言致也橈柔屈也言煉當適中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空孔同惌音遠易去聲齘音械○孔名鑽者孔若鑽者然也惌謂孔貌裏革內也易無敗蔽也朕縫痕也櫜韜也舉取也平仲王氏曰約則緻密而不粗坌豐謂充滿而不削餘也齘齒參差也謂札葉附合不相支礙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更平聲○更變也汝而變之也周密也明有光耀也變如惟變所適之變通變隨人便以利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摶之欲其無池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鮑故書作鞄者也之下拔有引而信之欲其直也八字脫簡在下節信伸同卷上聲摶先鄭讀作摶下並同○此序攻皮之工之三鮑人之職也鮑作鞄蒼頡篇有鞄甍許氏謂鞄爲揉革之名也荼茅莠其色蘇白握謂以手握搦之也摶讀爲縛約束之也春秋傳繫紹二兩縛一如字是也池傾欹貌著鋪也淺謂鋪均而不厚藏謂線隱而不露皆革善故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摶之而不池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

而藏則雖敝不甐 甐先鄭讀如洴澼之澼故書作翦先鄭讀如蒙澼之橫引而信之欲其直也八字當在上節
滑也之下脫誤在末耳○先鄭讀爲翦謂爲餞或讀爲甐 一云
當讀如字徽音各先鄭讀爲○疾謂甐革不伸舒居予水乃不
窮也脟厚也革須多潤以脂始不燥而正猶甐也餞甐也讀作弱
俴淺皆淺也緩急不均而急先裂則革雖廣猶狹也 一云當讀如
字帪馬帪也博猶博名爲之博言革敝壞如此將爲川之但
博爲此等而已蓋極形材不可枉之意也序猶均也甐傷也

鞾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
之一上三正 此序攻皮之工之三鞾人之職也皐陶鼓名猶下文
鼓鞾皐鼓之類賈侍中云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晉
鼓大而短即此是也長六尺六寸通謂其身也左右端謂兩頭中
謂腹也端廣六寸中尺皆自各版言之鼓圍凡版二十計兩端其
圍十有二尺其中共圍二十尺圍三徑一計兩端徑四尺其中徑
六尺六寸又三分寸之二也下二條總言兩端之鼓徑此祈言兩
端之版數語其實則一也厚三寸總謂端與中之厚也穹猶穹隆
之穹也其端廣六寸而其中尺計其穹當加三分之一有奇云三
之一者約計也上謂穹之上與兩端之上也正猶平也長六尺六
寸穹者居中約二尺有奇爲一平其兩端約各二尺有奇亦各爲

一平所謂曲而有直體者明與偏何磬折異也○司農曰鞾書或
爲鞠皐陶鼓木也註曰鞾或爲鞠以皐陶名官也皐陶之陶從革從
則鞠也鄭氏曰皐與高通鼓長曰皐古者爲土鼓瓦匡故名陶後
世沿木板合之也愚按諸說皆不如賈義爲正先鄭但言鼓木覺
于攻皮無與後鄭不訓木而訓革似矣亦未指言何鼓也此鼓視
下二鼓較近而短而鄭氏以爲鼓長曰皐義亦相反今玩下二條
鼓鼓皐鼓之例爲皐陶與爲皐鼓文勢正相類且下即言鼓之長
與徑而不及鼓之名稱則皐陶當爲鼓名豈弟如數者之說哉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 鼖音賁○鼓大曰鼖即鼓人以鼖鼓鼓軍
事也四尺謂鼓徑其圍當十有二尺中圍加三之一爲十有六尺
上條分言各版之廣數又總言穹數此皆自總數而言故云鼓四
尺中圍加三之一也不言三正蒙上文而言省文也

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 皐鼓即鼛鼓鼓人所謂以鼛鼓鼓役事也不言中圍亦蒙上文也倨句磬折謂兩頭與中曲如磬折然不三正也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冒蒙也驚蟄爲孟春中氣以其日冒者象雷震動也

良鼓瑕如積環 積環謂漆之文理布調故漆然也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聞去聲○說見鳧氏

韗氏 此序攻皮之工之四韗氏之職也今闕未詳所職按皮生曰革熟曰韋此蓋製人既揉治之而本職制造之與易氏曰韗如革弁服之韋必待熟而後可爲或者韗氏所掌蓋用於弁服之類耳

裘氏 此序攻皮之工之五裘氏之職也其職蓋掌爲裘今闕亦未詳其制易氏曰天官掌皮掌爲大裘之屬此復有裘氏亦猶春官有典瑞此復有玉人也蓋裘氏掌制之而掌皮總其事以共其用也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
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
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
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
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圜音環○此序畫繢爲設色之工之一之

二而二工名與職今並闕但存此發端之詞猶攻木攻金諸工之
有總序也畫者畫其形繢者繢以色對文言之凡衣繢裳繡之屬
皆先畫而後繢繡若散文則畫繢通稱也雜謂參萃也此總言之
也次此也備會也合也繡亦謂其色也東方謂之青以下自五行
之方位而言青與白相次以下自五行之對待而言青與赤謂之
文以下自五行之流行與其會合而言此先推言五色之屬也圜
註謂形如半環也土色黃象方無所變也天則隨時而色變矣火
圖象其性山章象其文水龍之屬象其物凡皆布五行於四時形
爲五色而錯綜其位以章之故謂之巧此乃指言雜五色爲畫繢
之事也然水以之下疑有闕○鄭諤曰青至黃凡色六獨言五色
何也玄與黑皆北方之色其辨則玄淺而黑深若其體初不甚遠
故言五也陳用之曰畫爲之畫而已繢則爲之會五采爲畫繢不
止用於衣裳故不言所會而統言其事註指畫於衣繡於裳以實
之不拘可也王昭禹曰古之畫繢之事見於衣服旂常宮室器械
之間者其爲象非一端而已哉仰以觀天之文俯以察地之理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或象其形與其性或象其色與其用道德之義
性命之理皆寓乎中將使人目
擊心喻而得乎不言之大法也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畫繢謂文素功謂質也論語云繪事後素記云甘受和白受采此也此又推本言之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湛沈同秫音述○此序鍾氏之職設色之工之三也染羽名鍾氏未詳或曰鍾重也染欲其深重也染羽以飾車旗之屬若巾車重翟厭翟司常全羽析羽是也朱謂朱砂也湛浸也丹秫丹色秫也熾炊也淳與㡛氏湅淳其帛之淳同沃之使自厚也漬染也凡染羽先以朱砂沈浸丹秫久乃炊熟因以羽淳沃漸漬使之相入而後染成也入猶染也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赤後黑爲緅赤反黑爲緇○疏曰染布帛者在天官染人此鍾氏惟染鳥羽而已要用朱與秫則同也染人云春暴練夏玄纁則以朱湛丹秫當在季春至三月爲季夏始將熱潤之時斯熾而染之與此及爾雅皆不言四入六入今按士冠禮朱紘鄭註朱爲四入謂纁更入赤汁則爲朱也若不入赤汁而入黑汁則爲紺是亦四入又入黑汁則爲緅緅是五入又入黑汁則爲玄是六入又入黑汁則爲緇乃七入也緅註謂俗作爵爵頭赤多黑少色如之也愚按三入爲纁赤與朱湛丹秫之所染也若緅緇所入之黑汁不言其物蓋皆文與以意推之羽當染爲五色如夏翟文今惟言染赤及黑者舉一二者例之也

筐人 此序筐人之職設色之工之四也今闕未詳所職或曰筐謂盛筐以貯績者蓋掌麻績之屬與今按下職掌湅絲若帛此

掌湅績若布恐義當然也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湅音練涚音帨暴音僕○此序㡛氏之職設色之工之五也名㡛者治絲帛而漂之爲㡛也在設色之工者湅治而後可染也灰泲水爲涚水漚浸也七日者取其浸淫去地尺者取其高潔晝暴諸日溫以陽氣夜宿諸井寒以陰氣也

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 欄栜同渥書或爲湛湛讀同○欄木名渥如春秋傳濡人渥管之渥不言日數本湅絲而言也澤器滑澤之器蜃謂其灰浡者湛淫之令帛白也清猶澄也盝謂出漉也俟灰澄而出漉以晞之其灰未淨者則揮灑以去之也沃沃以水也塗又塗以蜃也宿經宿也渥淳其帛以上晝暴諸日以下與湅絲多同其間又淫以蜃又沃以水又塗以蜃而加治如法則湅帛所獨也所以然者治絲恐禁故宜簡治帛欲白故宜詳也

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信伸同○本工多闕文錯簡王氏詳說近以春官典瑞定之本節天子守之之下有大圭大琮圭中必三條錯簡在後伯守之之下又脫穀璧蒲璧二條而皮帛一條亦錯簡在後也王氏說附錄本工之末○此序玉人之職刮摩之工之一也鎭圭取安鎭四方之義尺有二寸其長也命圭者王所命也桓取其植而有立信取其身而不屈躬取其卑而不倨也○王氏曰天子之鎭圭言尺寸不言厚薄例以宗后內鎭之文則知厚一寸廣四寸矣諸侯之圭亦不言厚薄䟽雜記之文則知廣三寸厚半寸矣餘放此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朝音潮按王氏詳說此下有瑑圭璋璧琮條錯簡在後○名玉曰冒言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以小爲貴也○疏曰按書傳古者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註云君恩覆之臣敢進是也顧命孔註冒玉邪刻之方四寸用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也彼註不言冒以覆天下者義得兩含故註異也蔽仲鄭氏曰古者天子頒瑞於諸侯使守以爲瑞來朝必斬合爲驗故天子冒圭則邪刻其下諸侯瑞圭則邪刻其首上下相合以立信也後儀王氏曰冒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以一瑁冒天下

之圭則公侯伯之圭濶狹等也瑁惟冒圭不冒璧統於尊也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按王氏詳說此節當在下文瑑圭條之後○此節註疏以下皆穿鑿不楚圖說曰此皆指瑑器而言也瑑器有龍有瓚有將將柄也惟天子全用玉上公止以玉爲龍侯止玉爲瓚伯止玉爲柄餘皆以石之次玉者也鄭鍔曰以器言之龍處其首瓚處其中將處其後以德言之公居其上侯居其中伯居其後此用玉次第之意也不言子男所用者大行人云子男不酢則不用瑑器也愚按二說文義極明此節本當在瑑圭條之後緣錯簡於此文無所屬故舊說率爲之詞王氏詳說合瑑圭節則二說之旨愈明而舊說不待辨矣 繼子男執皮帛 按王氏詳說此上有闕文說詳前後○此乃謂公之孤及諸侯之適子未誓者適之而文不全也○鄭鍔曰大宗伯孤執皮帛謂王之孤也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則侯邦之孤也二者皆執皮帛但王之孤以虎皮公之孤以豹皮耳王之孤不當繫子男故註獨謂公之孤也然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此蓋兼諸侯之適子而不止公之孤矣愚按此條本無與乎玉人之事乃約諸臣之六摯以繼邦國之六瑞故牽連及之而命圭節既不及子男穀璧蒲璧之制此句錯簡於此而文又不全宜王氏辨其厖誤也 天子圭中必 必註讀爲鞸按王氏詳說此節

上有脫文○紬謂大圭之屬以組約其中也疏曰獨言天子紬不言諸侯者舉上以明下也按聘禮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絢組約圭中央以防失墜即此中必之類也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此節土圭條係後璧羨節文錯簡在此餘錯簡說並見前○四圭典瑞職四圭有邸是也杼之言殺也終葵謂椎也齊人謂椎為終葵於杼上為之明無所屈也服之即典瑞所謂搢以朝日也致猶至也土地之土猶度也冬夏至以度日景之至否建邦國則以度地而制域也瓚即侯用瓚之瓚也○註曰祼之言灌謂始酌奠獻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曰按小宰註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此惟云以祀廟又按典瑞亦云以祼賓客此不言者文略也註言瓚如盤者漢禮文瓚如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 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繅藻同此節之末有牙璋一條錯簡在後○圭上下皆圓曰琬繅者所以藉圭也諸侯有令德則使者執以錫命之故云象德圭自半以上剡至首曰琰判規者其半不剡而下為圓形也諸侯不德則使者執以戒敕之故云除慝易行也○疏曰按雜記凡圭剡上寸半耳琰圭半以上剡至首其下半如規為琢飾除慝除惡逆易行易煩苛也王氏曰琬圭以象德文事也故言繅琰圭以除慝易行義事也故言判規 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好去聲此節之首有土圭一條錯簡在前末有駔琮一條錯簡在後○璧羨亦璧名度尺謂其袤徑也璧圓九寸而此殺其兩旁一寸以羨其上下故旁徑八寸而袤徑則一尺也好者璧肉孔也爾雅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則兩旁肉徑共五寸而孔徑三寸所謂旁徑八寸也以為度言尺寸之度起於此也○許曰羨猶延也其袤一尺而廣殺也疏曰註以羨為不圓之貌蓋璧圓徑九寸今殺其廣一寸以益袤之一寸則上下之袤凡一尺左右之廣凡八寸也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 上璧條錯簡說見前璧琮條係後瑑琮節文錯簡在此○五寸言圭之長度璧之圍徑也九寸言璧之圍徑琮之方徑也○疏曰璧琮稱九寸者據上公九命若侯伯當七寸子男當五寸也王氏曰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諸侯享王若后之禮也璧禮天之玉以享天子琮禮地之玉以享后此不言享后者以天子為主省文也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此下有大璋亦如之一條錯簡在下節○穀圭琢圭為琢文如穀璧也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射音石下並同衡橫同繅藻同守狩同此下各節錯簡說並見前○半圭曰璋如小璧曰中璋又小曰邊璋大璋飾備中璋飾稍殺邊璋但飾邊而已故名邊也射璋琰出者也射與其厚通三璋而言也三璋為勺之柄所謂將也黃金為勺之鼻以青金飾其外而朱其中所謂璋瓚也鼻所謂龍也衡謂勺徑也圭瓚口徑八寸璋瓚四寸而已宗祝[illegible]為承氏詳[illegible]祼[illegible]神也巡守有事於山川則視其大小之等以三璋盛鬯祼神故奉以先馬而行也大璋亦如之二句王氏謂承上穀圭天子以聘女之文而錯簡於此也蓋大璋亦如穀圭之七寸而圭與璋異故曰亦如之舊乃謂大璋亦如邊璋之長七寸射四寸也則射四寸以下本大璋中璋邊璋三者所同又何用言亦如之乎蓋不知本工錯簡而致此誤耳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 瑑者圭璋璧琮文也 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牙璋璋有鉏牙也中璋謂次於牙璋者 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

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 駔註讀為組○駔琮謂以組繫琮也宗后謂王后宗者尊之之詞陳氏謂后繼王理內治為天下宗也以為權者謂為稱錘之式后亦有稱繇之屬故也內鎮對天子鎮圭而言鼻所以繫后不言鼻省文也○毛氏曰玉性堅栗用為器以麗其法則法亦與傳而無窮故先王即璧以起度即琮以為權易氏曰此與璧羨起度之意同知璧羨起度而度不以璧則知駔琮為權而權不以琮蓋權度法所自出而政事係焉先王慮其制之亂故托於璧琮耳 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 邸本也典瑞兩圭有邸是也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 句 棗㮚 句 十有二列 句 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勞去聲節首有璧琮一條錯簡在前○夫人先鄭謂王之夫人是也琮八寸以享后則瑑琮八寸以享夫人矣案謂玉飾案也十二寸謂高也列之言行也純猶皆也註謂棗㮚實於方器設諸案凡十二案為列非謂一案之上棗㮚十二列也十有二列之下又言於諸侯皆九於大夫皆五則十二列為二王之後明矣不言二王之後蓋省文與言夫人勞不言后勞及勞諸侯不言大夫並放此○王氏詳說同天子之妃曰后

其次曰夫人諸侯之妃止曰夫人按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竹簋方疏謂諸侯夫人勞賓有竹簋以盛棗栗而無案而后勞賓則有案是玉案爲后勞設也鄭氏不知夫人以勞之上闕后字乃以爲記時諸侯僭稱王而夫人之號不改故稱夫人也如其說則本職又何以有宗后爲權與宗后守之之文乎王昭禹曰后夫人佐后以致內治王於賓客致酒而后夫人亦致飲故王勞賓客而后夫人亦勞諸侯陰陽相成之義也

大夫瑑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稍失襲錯簡說見前○素功無瑑飾也此言祀山川明非巡狩時所祀也○王氏詳說曰記多戰國間事推玉人職與典瑞同典瑞言其名與用玉人言其名與制王人爲之典瑞掌之此同制也然文經秦火非闕則錯典瑞以王晉大圭以下列爲各節而五禮之用畢矣若玉人言公侯伯之圭而不言子男之璧言繅子男而不言孤言案十二以勞諸侯而不言后凡皆闕文也又天子圭中必節當在天子服之之下不容間於皮帛之後天子用全節當在宗祀以前馬之下不容間於以朝諸侯之後瑑琮以享夫人當在璧琮以享天子之下不當間於旅四望之後大璋諸侯以聘女當在穀圭天子以聘女之下不容間於宗祀以前馬之下宗后以爲權當在天子以爲權之後不容間於牙璋以治兵守之後璧羨以爲度當在駔琮以爲權之下不容間於琰圭以易行之後宗后守之當在天子守之之下不容間於宗后以爲權之後以至四圭兩圭圭璧璋邸射文當連琬琰瑑圭璋璧琮連文亦如之各不容相間凡皆錯文也鄭氏雖知不言子男之爲闕他無一言及者此所以多失而今定之也愚按記文體製非一乃雜沓各書而成如戴記曲禮樂記月令之屬及儀禮傳所記各條之類本非完書又況散亡之餘各工多缺其存者復不備乎且如本工於典瑞固多合而散逸已甚鍾氏之於染人矢人之於司弓矢亦然或乃疑玉人序次顚以圭璧璋琮分類似非脫錯然如穀圭雜於璋兩圭璋邸雜於琮分類云何故知王氏之論爲得也茲一因王氏所定附叅三條而備列如左學者詳之

玉人之事鎭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鎭宗后守之天子圭中必此一節卽典瑞所稱王晉大圭執鎭圭以朝日之玉器而因言后之鎭琮與王之圭繅也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璧五寸謂之穀璧子守之命璧五寸謂之蒲

璧男守之孤繅子男執皮帛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此一節卽典瑞五等諸侯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以頫聘於王之玉璋而諸侯之相朝聘亦如之也原本缺命璧以下二十三字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祼圭尺有二寸以祀廟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此一節卽典瑞四圭以下以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與宗廟賓客之玉器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此一節卽典瑞牙璋以起軍旅琬圭琰圭以治德除慝之玉器玉瑞也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駔琮五寸宗后以爲權此一節卽典瑞土圭以致日與璧羨以起度之玉器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此一節卽典瑞穀圭以和難聘女之玉器也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宗后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宗后夫人以勞諸侯此一節卽典瑞凡賓客共玉器之意也原本缺兩宗后字

櫛人此序櫛人之職刮摩之工之二也今闕未詳所職或曰櫛者疏理之義此工主剖玉石而後玉人雕人琢治之也或曰掌爲禘櫛之屬亦刮摩之事也

雕人此序雕人之職刮摩之工之三也今闕亦未詳所職按工以雕名當以雕琢玉爲職詩追琢其章是也然玉人旣掌爲圭璧之屬而此其掌爲凡玉器者與凡玉皆雕而雕人與玉人分名者蓋玉以圭璧之屬爲重故獨名玉人而餘止名雕人也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此序矢人之職刋摩之工之四也舊在輈氏之後今亦以序工正之三分謂三分其矢之長也五分七分放此一前二後前最重二前三後前稍重三前四後前不甚重凡此蓋以各矢而分爲三等也然司弓矢職云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此名數不等未詳鄭註疏茀與殺二字互錯兵矢田矢即謂枉矢絜矢也蓋如司弓矢之文亦鍭矢殺矢爲一類兵矢田矢爲一類茀矢矰矢爲一類恒矢庳矢爲一類其言茀矢不言矰矢以同類故略之又不言恒矢庳矢之類以其前後皆四分無所輕重故又略之司弓矢據用之事者爲先故守城車戰之枉矢絜矢首列之此據鍛之重者爲先故一前二後之鍭矢殺矢首列之也按注疏以其輕與司弓矢相合但矢人爲刋摩之工其權重當以矢笴爲準而不以矢鏃爲差觀下文刃重三垸句則矢鏃之前重固已通制而其輕重之三等自係於笴以矢鏃之重有定量而三分殺一之圍徑不言其定制也况鍭矢殺矢用諸田獵弋射而不以田矢名枉矢絜矢用諸守城車戰乃以田矢名即其矛子趨適是疑其不相應矣乃執司弓矢之文各以二矢相配而殺與茀互爲

更變亦何據乎或曰兵矢通謂戚守之枉矢絜矢田矢謂弋射之矰矢司弓矢以其用言每二矢爲一等八矢凡四等矢人以其作言或一矢或二矢或三矢爲一等六矢凡三等非餘二矢亦凡參四等也則茀矢殺矢之不必互改亦明矣其說近是姑存之

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殺去聲下並同笴讀爲藁○笴謂矢幹即藁人職之藁也殺減也笴長三尺減其前一尺以置鏃也羽其後六寸以藝本也深猶淵也厚謂徑也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比音避○辨以水者陰則沉陽則浮也比即括也矢比於弦而發故名也分猶倍也刃通鋌而言也刃連於鋌對文則刃鋌有二名散文通名刃也設比必夾其陰陽而設羽必夾其比者欲陽浮與陰沉鈞設刃必三分其羽者欲金重與羽輕鈞也憚驚也總結上文之詞○蘇曰註云弓之矢則設比在笴之兩旁者以弓豎用之故也云弩之矢則設比在笴之上下者以弩橫用之故也云比矢皆設羽於四角者無關弓之矢比在兩旁弩之矢比在上下羽皆設於四角也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刃即冶氏所謂殺矢刃因矢人言設刃而迹言之也不言殺矢而直言刃者刃長寸以下爲凡矢之通制矣鄭謂刃長寸當爲長二寸長下脫二字者誤○疏曰註知長下脫二字者據上矢長三尺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三分其一羽以設其刃是羽長六寸刃長二寸也若刃一寸則羽三寸而矢一尺五寸便太短故知脫也愚按此註疏誤疑此文有脫也果刃長二寸當有冶氏職長下脫二字而此亦適長下脫二字之理亦豈有冶氏職不訓其長下脫二字而此忽訓其長下脫二字之理耶且如其說刃長寸則羽三其刃矢五其羽而矢誠太短豈知刃若二寸則鋌十其刃鋌又當有長至於二尺者乎大云三分其羽以設其刃不六分其羽之一以爲之刃長則非言刃長之數可見而三設字皆言設之之處亦必無設此設羽言其處而設刃獨言其長之理又可見也夫三分其羽之分猶倍也謂於三倍其羽之處設其刃之鋌也凡矢約長三尺計自刃至鋌其尺有一寸而自刃之鋌至羽末其二尺八寸有奇則設刃之處凡三倍羽長六寸之數正義其明而加以此則長三尺矣其不言設鋌而言設刃者設鋌正以設刃也此記所言分字有四例有於兩件而彼此對言分者如此言五分矢長而羽其一及各職言某大某幾分之幾某以某幾分之幾是也有即一件而前後對言分者如此言茀矢三分一前二後之類倚亦三分二前一後之類是也有不分彼此前後但言幾分而知其中峻於旁幾分之一上卻於下幾分之一者如

葬屋三分及堂涂十有二分之屬是也又有假分彼此前後而非以一分析而爲幾分乃以一分疊爲幾分者如此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是也四例中倒有正變即幾有淺深則此非以一析爲三分而言刃長之數乃自一疊爲三分而言設刃之處益見矣註未詳體各義而率改刃長寸爲長二寸也何與

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

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趮音躁稱去聲○此以下申言之也俛同紆曲也揚飛也趮旁掉也夾者註謂令人以指夾矢舞衛也橈亦曲也鴻即殺即弱也言矢之笴須鴻殺相稱若前弱則行低後弱則行旋中弱則行曲中強則行甚而矢之羽須豐殺有節若多羽則行緩少羽則行急故以指夾矢而搖之又以指撓幹而曲之欲其有節而相稱也此皆觀已成之矢也

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栗相去聲摶團同○生無瑕蠹也摶也栗色如栗也圓同擇重重同擇疏疏同擇栗如是則材美而矢善矣此相未成之笴也○王氏曰笴者雖出於工巧而材苟不美擊工亦不能易而爲良所謂妙朗之笴材美故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耑端同劉音穿木或作端〇此序磬氏之職刮摩之工之五也舊錯簡在矢人之前今正之倨謂下鼓句謂上股一矩有半各約言其度也俞氏曰鼓在下狹而長股在上廣而短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半矩是句得一矩有半也其博之博謂股博也股一二鼓三皆謂其長也言股之博一分則股之長倍爲二分鼓之長謂爲三分或言其博不言鼓或言股若鼓不言長皆互文也夫股博三之一爲鼓博明鼓狹於股也以鼓博三之一爲厚明股鼓同厚也賈氏曰以律推之如黃鍾之磬律長九寸其博爲一是股廣一律爲九寸股爲二是股長二律爲一尺八寸此其上廣而短也鼓爲三是鼓長三律爲二尺七寸三分其股博之九寸去一以爲鼓博是鼓博六寸此其下狹而長也又三分鼓博之六寸以其一爲之厚則下鼓若上股各厚二寸矣已過也上下猶言清濁也耑猶首也摩石之厚薄以調聲之清濁也〇註曰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必用其度耳博謂股博也假令股博四寸半者股之長當九寸鼓之長當一尺八寸也疏曰按樂云磬前長三律

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也此倨句一矩有半皆假設言之以定倨句及其作磬非必用其度自依律長短爲之也凡樂器厚則聲清薄則聲濁今聲太清是石太厚故摩使薄薄而廣則濁也聲太濁是石太薄薄不可使厚故摩使短短則形小形小則厚厚則清也愚按股謂其上大者以其有股形故名股也鼓謂其下小者以其當擊處故名鼓也註知其博爲股博者下文鼓博因此股博而推則首言其博明爲股博無疑矣股博與鼓博皆言其博則其言股爲二鼓爲三皆言其長又可知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 甗音彥鬲音力觳音斛下職同〇此序陶人之職摶埴之工之一也無底爲甗有底爲盆有底而七穿爲甑鬲獨也甑實見甕人職觳實見下職甑甗以蒸盆以盛鬲以烹鬴觳庾以量皆瓦器也〇疏曰觳實一斗二升下職豆實三而成觳有成文而先鄭云觳讀爲斛受三斗見聘禮記何非自聘禮記斛受十斗乃云受三斗其言謬亂故註不從而以下職定之也庾實二斗四升而註讀如論語與之庾之庾按小爾雅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二釜有半爲藪聘禮記十六斗曰藪註云今文藪爲逾則逾即爲庾而受以十六斗矣舊庾有二法與左傳昭二十六年申豐傳齊高齮粟五千庾杜註亦云庾十六斗此一法與庾有二法也愚按觳實一斗二升註疏據下職以斛先鄭訓觳之失善矣至庾實二斗四升而註訓如論語與之庾之庾疏因引小爾雅及聘禮記之文而以爲庾有二法則皆誤致之也考小爾雅成於漢初孔鮒其云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者乃本左氏齊晏子所稱齊之舊量豆區釜各自四以登之文而其云二釜半謂之藪二藪半謂之缶二缶謂之鍾二鍾謂之秉者則又非齊舊量矣十則鍾之文而雜撮陳氏新量所加及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之文也然聘禮記及小爾雅二釜半皆爲藪藪音叟與其於庾文異音與量數之多少並適異何得妄以藪爲庾耶聘禮記註云今江淮之閒量名有爲藪者今文藪爲逾夫云量名有爲藪者則其量非即爲庾明甚而其云今文藪爲逾則逾字非即爲庾亦明矣而疏乃傾云逾即庾也初不顧字音與量數之異幸以合之而因云庾有二法也亦何耶且據小爾雅二藪半爲缶二缶爲鍾是陳氏新量之八石爲鍾非齊舊釜十爲鍾之六石四斗矣則後世鍾之量有二法而庾固無二法也據杜註左傳訓庾爲六斗四升然今考昔申豐爲季氏行賂於齊梁丘據而欲因高齮以通援乃許饋粟五千庾且爲請後於高氏以啖之則其所云五千庾者當是二斗四升之庾其千二百斛若十六斗爲庾當八千斛則賄賂止錦百

匹而猶觳反至八千斛且爲之請後於高氏理何可通耶然則杜考經傳庾爲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藪而論語集註亦云庾十六斗又何也此誤自包何之註後人仍之而集註未及改也論語出自聖人考工記周末之書書雖焚闕而本職固明也聘禮記之去論語小爾雅之去考工皆未甚遠自後漢包氏誤逾爲庾而爲十六斗之註魏何晏因之而晉杜預之註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與考工及宋邢氏之疏論語展轉成誤而經義之亂久矣夫子辭義不合與粟而子華少與以示之故於其請益而益之外加以二觳之庾此於益之義非有難通也經義之正於朱子者亦多矣豈以本條未及改而令終亂於漢魏以後之說哉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 此序旊人之職摶埴之工之二也簋盛黍稷器豆說見上〇疏曰祭宗廟皆用木簋今用瓦簋者蓋祭天地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

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 髻音刮薜音擘暴音剝〇此下約陶人旊人治器之法以總結上文也髻結聚也墾傷損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也不入市者不任用也〇陳用之曰髻如髮之髻言其聚而高也墾如土之墾言其發而破也王氏曰髻墾薜暴皆謂窳失簡而不和

器中膊豆中縣膊崇者不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此之謂也

四尺方四寸在中謂之槷腰背脊縣縣同○腰器式也凡爲器樹式正其身而爲豆又縣繩以正其兩旁也方循厚也一云謂四方之厚也以高四尺方四寸爲凡收正之式而隆殺皆不外此蓋不特上文厚半寸崇尺之屬矣○註凡輈讀如車轂之轂既以泥而摶其均乃樹腰其側以儗度而應之其器則正也凡爲器高於此則埒不能相勝厚於此則火氣不交故取式也

周禮輯義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此書多本周禮訂義攻詰鄭注若謂匠人遂人同制井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馬凡令賦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非專指邦國又力斥小司徒鄭注旁加之說皆襲前人緒論其自出新意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兆錫謂皆有舟與皆有罍對舉則舟罍皆是尊名今考禮圖六彝爲上尊盛三斗六尊爲中尊盛六斗六罍爲下尊盛一石故爾雅曰彝卣罍器也郭璞注云皆盛酒尊孫炎註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然則罍本下尊不待兆錫申說若以舟爲尊則未會此經之義夫彝尊罍得列於上中下三尊者以司尊彝於雞彝鳥彝則曰祼用於獻尊象尊則曰朝踐用再獻用於罍則曰諸臣之所昨獨於舟不著所用則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錫但知皆有舟與皆有罍對舉謂舟與罍同而不知

皆有罍句下有諸臣所昨明文皆有舟句下別無明文此舟罍不同之明證也考鄭司農曰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鄉射記曰命弟子設豐註云設以承其爵玉藻曰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亦所以承尊舟之承尊葢亦猶是安得曰尊賈公彥疏謂舟宜若後世酒船陸佃亦謂若今酒船殆以形類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卽舟也如此之類頗傷於臆斷至若辨賈疏北郊用裘之說謂盛夏用裘必不能行後世遂至天地合祭謂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爲制賦之成數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爲出軍之實數此類亦自樹一義不爲無見然遽詆鄭云爲過殆又談何容易也

周禮沿革傳四卷

〔明〕魏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太原王道行刻莊渠先生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沿革傳四卷》提要

莊渠先生遺書目錄

目錄終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三

兵備副使太原王道行梓　門人歸有光校

天官冢宰上

天道始萬物冢宰佐王倡率百官法天道也冢大也長也以總職稱曰冢宰自分職而言曰太宰六官之有冢宰其衆子之有冢嫡乎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四海之治歸於王畿王畿歸於王朝王朝歸於王而王建其有極焉周官三百六十一言以蔽之曰爲民

極建國王所都辨方正位立王朝也體國經野畫王畿也設天地春夏秋冬之官分治教禮政刑事之職民極者大中至正民所望以爲表也邦國曰均者至公至平區處天下萬物各止其所大學絜矩之道也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太宰王之相也在唐虞曰百揆王無爲論一相而已矣相格王正厥事總百官秦始廢冢宰置丞相居外治事如有司人主自行相事少宰散爲御史大夫宰夫散爲尚書凡在君所者皆弗領於天官矣君弗以論相爲職元首所以叢脞也相弗以正君爲職政所以多門也漢唐宋之盛亦嘗致小康而卒弗能大治以秦法牽制之耳今欲大有爲則何如曰王立相置諸左右以輔德慎簡乃僚

小宰秦漢有御史大夫唐宋有參知政事必也舉而歸諸　國朝吏部侍郎則小宰之職正矣小宰亞相之官同德以相濟非有公天下之心者不能後世相欲蔽其主則取和柔易制者君欲防其相則取迎合上意者亂亡所以相尋與然則何如小宰者太宰之

儲也王欲論相乎必先求其能以道正君休休樂善者儲而用之可也

宰夫典國鈞衡邦之司直王之腹心在宰相相之腹心在宰夫宰夫規正其相而相正王天下其有弗治乎善乎武侯之言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　國朝吏部有文選驗封稽勳考功四司然非宰夫之職以弗得參預機務也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此聖人格王第一精義所以節制王宮者也宮正宮中宮之長宮伯副之先王燕居宮中宮官不得侍側婦人亦不得在側左右前後所與居者惟士耳故有居守環列之衛宮府之在宮中者王之親臣也宮正督之士庶子之在宮中者他日國之世臣也宮伯督之王朝夕與居親之爲腹心楚太師掌環尹之列漢有郎衛屬之光祿勲郡國歲貢士爲郎周廬直宿古意尚存後世人主燕居深宮内外隔絶無復有郎衛天官第一義遂廢不行程子嘗言於哲宗曰人主親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養德性薫陶氣質至哉言乎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此王宮第一節食官之長統之於天官所以節王嗜慾以格其非心後世以光祿勲司膳羞其後宦官尚食不復領於天官人主雖窮極口腹之奉暴殄天物糜費民財亦無復能救正矣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庖厨者今光禄寺之大官署膳用關市之賦故有賈以知市直也

内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調和熟食曰饔内饔所主在内外饔所主在外後世外饔屬膳部有司共之内饔領於宦官外庭不復得與矣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今之厨役也古乃以士爲之事外無道道外無事後世士多清談日用之事委諸下人以爲賤役事道判矣讀周官者其以此類求之庶幾知古人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之道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後世之藉田令也郊外曰甸天子爲藉千畝在於南郊古之孝子必求仁者之粟以奉其先故甸師主爲王供齍盛宜擇忠敬之士苟非其人則齍盛不蠲擾民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
三百人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巳上皆職共膳故以類屬於甸師獸人獻人中士而
屬於甸師者重畜威也故以之爲領袖矣獸人主獵
戸者獻人主獻戸者鼈人自獻人而分腊人出於獸
人者也先王何特設官曰天地固有自然之利非撙
節愛養之物力必屈矧食物上供最易騷擾侵費孔

多苟非其人是以養生者殃民也故悉用士人爲之
而統之於冢宰以塞弊源但鼈人似可併於獻人腊
人似可藏於獸人亨人分爨內外饔於勢有弗便莫
若內外饔自職之庶無冗官之患
巳上同屬於膳夫事體則異庖人而下其正屬也若
今上下司相承矣甸師而下其附屬也若今內外司
相關矣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此王宮第二節醫官之長漢太醫令屬少府列於近
幸之臣周以醫師統於天官聖慮深遠天下至重莫

大於保護聖躬乎自昔帝王多殀於慾上醫醫國日
以死生安危誠王勸以愛養精神延保性命斯格王
第一助大臣愛君如子愛父母有疾必問醫以藥所
宜衰世人主寢疾禁中惟宦者侍醫知之大臣不與
聞變生不測亂亡之基也
食醫中士二人
醫以藥補有病用之不如以食補使無病而藥不用
調護聖躬萬壽在此
疾醫中士八人
今之內科

瘍醫下士八人
今之外科凡十有三科
獸醫下士四人
獸馬牛畜類馬之病恒多軍政尤重
巳上皆醫師之屬疾醫瘍醫其正屬也獸醫其附屬
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此王宮第三節酒官之長今之良醞署不併於膳夫
者君之喪德喪邦咸起於酒禍嗜慾最甚者也故特

設官剛制上之飲酒其法守至嚴忠益尤重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奄精氣閉藏者漢謂之宦人此下皆與女人同事故用宦以嚴內外不稱士王爵不及也女酒女官曉酒者奚女從坐沒入官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矣後多放此奚三百造酒須人多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漿以充渴飲之正味也飯以充饑食之正味也其餘以滋養而已後世縱口腹之慾以酒爲漿使肉勝食氣此古今奢儉壽殀一大限隔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氷室曰凌先王藏氷禦暑亦爕理陰陽一事氷主寒食而兼飲乃不屬膳夫者酒可助陽氷以鮮亢陽之毒義類相因今夫酒大熱有毒與濕熱相火同體善煎熬眞陰殺人甚速人主知此義可以爕理一身陰陽矣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籩人主籩醢人主豆今掌醞珍羞二署其不屬膳夫者因飲酒薦食也人主暴殄天物求遠方珍味皆起於酒人主節飲訓誡臣民不惟可節情性其節天下之財不可勝窮矣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古者鹽人共鹽而已後世鹽官專於是榷民利以富國耳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冪以巾覆物禦塵潔清以致嚴敬

已上皆酒正之屬酒人漿人親其統屬凌人而下以事相屬者也

愚按酒漿籩豆后夫人中饋之事故以宦者女人服役酒正督之後世緣此置局宮中專以宦官主守有司不得而監臨將何以節制人主之慾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此王宮第四節居舍官之長彌親於王漢殿中猶屬少府後世修內司皆領於中人矣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舍王行所止之處幕供帳也次自修正之處暫止者也皆宮人之屬三職相須成事幕人立政所謂綴衣周公與執政大臣並舉申戒成王後世尚求聖人格心之精意

愚按自膳夫至此皆受節制於宮正聽其監臨而非其統轄者也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此聖人格王第三精義王宮后宮用財咸於是乎出大府治藏之長萬命之咽喉自入天官爵皆以士而

此獨命下大夫者重民命也上專利以自奉是為民父母而忍絕子之咽喉也其責皆在大府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此王之御幣以玉名官重玉也歷代尚方工作創業之初費不及一二太平逸樂增累千百無涯以限制不立也聖人隘其利途工作止八人作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殺所以杜王之侈心於未形也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此公幣之在內者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此公幣之在外者王者以四海為家曷有內外曰內府掌邦賦以待邦之大用故儲於內幣以慎重也外府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故發於外幣以從便也其為國家公幣則同而與王府同屬於大府王府內府列宿王宮亦受節制於宮正漢天下公用盡度大司農雖乘輿不以共人主奉養勞費一出少府不以末作傷本藏古意尚存惜乎散出無紀後世人主不勝私心斂天下公物為已私積盡於宦官私人遂使億萬生靈塗炭卒為大盜所攘唐之瓊林大盈其覆轍

也已　國朝承運庫如付之有司輔臣四分制國用瑣科條冗費盡革以寬民孰不歌舜聖德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此聖人格王平天下之要道平天下在用人理財理財自王宮後宮始宰臣當務大體而國計惟至纖至悉乃能周知此萬命綿綿之所賴也故設司會為計官之長主考天下大計以贊冢宰位與少宰相亞唐以宰相判度支是冢宰自行司會也後世理財歸於户部是司會為大司徒也漢蕭何為相國以張蒼

計相其古之遺意乎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古者省繁文以專委任惟理財非簿書不可

職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會計邦賦之入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會計邦賦之出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會計邦賦之餘

已上皆計官之屬自大府而下守掌之官也司書而下監臨之官也勢頗相軋非有司會總制之權上何以匡王下何以釐革厥弊嗚呼民命之死生國命之延促咸繫於是官矣宮正均王宮之稍食内宰均後宮之稍食亦受節制於司會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裘供祀天之服故列於天官與掌皮皆職會計相表裏所以為司會之附屬

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胥八人徒八十人

此聖人格王第二精義所以節制后宮者也先王刑家以及天下故設内宰佐后如太宰之佐王宮闈之治咸在所統以年高德邵者為之匪但如宮正之監臨王宮而已西漢大長秋來用士人尚存古意東漢專屬宦者後世謂之尚宮先王刑家之法廢矣是故王宮後宮截然成兩世界王道何時可行乎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此内治第一節内小臣之於后猶小臣之於王自古后妃亂政常與宦寺相表裏聖人重男女之別不得

已而用之則嚴為之防凡執役於官府者皆正名曰奄此獨稱士異其賢也爵止於上士忠謹者自知勸員限於四人憸邪者何所容統之以冢宰而内宰專統之聖人慮周乎萬世其有憂患乎後世内侍省蹐於卿大夫其員不啻千百是故漢唐宦者傳可為痛哭也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司晨昏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古者刑人不在君側春秋閽弑吳子餘祭近刑人也囿游苑囿離宮以館賢者人主時或出游焉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寺之言侍也正內謂適寢豎以幼童爲之非奄也已上皆屬於內小臣寺人不曰五人而曰王之正內五人內豎不曰十人而曰內豎倍寺人之數此聖經特筆也其深有憂患乎曰是皆不得已而用僅僅毋乏使令而已愼不可使多多則相與比周勢且難制矣

九嬪

此內治第二節九嬪后與三夫人之媵以備娣姪也

嬪相敬如賓也三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故無官職文王二南之化始於關雎言后妃之德也周公立爲家法自九嬪而下列職而統於天官一聽內宰之教其正始以化天下乎後世乃謂陛下家事何問外人家國異治矣古者天子立后一娶十有二女三夫人與九嬪長者先行幼者待年於國比行則長者將老故天子前後所御常不過三四人終身不再娶萬壽無疆實在於此

世婦

曰世重繼嗣也

女御

御猶進也侍也記稱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而經闕之者原不備數也后率群陰承王順之至也而易象爲剝以王孤陽不能勝群陰之斲喪耳人之嗜慾莫甚於色其速殺人者亦莫甚於色聖人畏之九嬪而上十二女正數已盈而宮中不可無服役非他婦人可至先王不得已也乃采民間女以充後宮亦得進御於王以廣繼嗣女御不曰御妻王未必盡御也故曰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後世豔色滿前衆斧伐孤樹嗚呼此古今帝王壽夭之決也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祝習於祭祀之禮者後世大夫士有家法必禁禱祠婦人無得至家先王曷爲設女祝於宮內曰此當辨正祀淫祀之別歷代小則符呪大則巫蠱其禍皆起於淫祀豈可以此而廢敬事鬼神之禮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執彤筆以侍后有過則執法以爭宮中善惡直書使后宮懼而修德其責至重蓋聘婦人之賢而習禮者爲之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

四人徒二十人

此內治第三節主女功官之長四方奢儉勤惰起於宮中故聖人典之以士佐成後宮勤儉之德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絲貴枲賤故絲有賈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二職各有女御以奄與女奚不得入宮也王之內人乃列於奄後女不可以先男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宮中染事或疑錯簡舉而歸諸冬官是未知聖人精意也太古尚質因物自然後世貴之以文染采以備五色世之下衰間色奪正色眩目惑心宮中尤易靡麗聖人統之天官以爲防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追冠名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冠尊也故追師與弁師分掌屨卑也故同掌於屨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夏翟備五色有虞氏以爲緌

愚按周禮治官之屬六十有三卿大夫命士二百五十餘人他官稱是何冗官之多也曰周官有兼攝大者如公孫兼六卿也有不常置小者如夏采惟用於喪此其著例也上中下士一官而數人雖有常員而不全設古法久任量爲敘遷官未必備也後之復周禮者修其職而省其官其第一急務與

又按天官之有太宰其大絡也宮正治王宮內宰治后宮分爲二支中出司會一支與五官相關大府別爲一支以掌財用此大絡之有小絡也宮正

自膳夫而下內宰自內小臣而下司會自司書而下大府自玉府而下其小絡之有子絡與膳夫有庖人而下司書有職內而下內小臣亦有若寺人其子絡之有孫絡與

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先王封建諸侯以道治天下定爲萬世常經是曰六典太宰偏言則一職專言則包六職故六典皆太宰所建治典太宰自掌之其次分掌於五官後世廢封建爲郡縣顓務以法把持守令不復有君道六典滅亡久矣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治天下有體邦國君道也以六典治之官府臣道也

以八法治之設屬舉賢自助分職各有攸司聯事通職共行其專職自聽之各有常署官成官府成事品式官法官府所行法度官刑糾禁其罪官計考察其功也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先王建都鄙以封公卿大夫采地在王朝則臣道也在封邑則君道也故以八則治之法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專也則者受節制於上而下得自專也馭者節制之義都鄙自主其神得自命官祭祀法則則受於上他放此吏已仕者有過則廢有行則置士未仕者論定官之有功祿之冠昏喪祭之禮各有定俗刑賞請於上臣無有作威貢賦田役聽徵調於朝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八柄王之大權王所自操太宰不敢專擅有事請於

王而行王代天以賞罰過則太宰匡之助王所不及故曰君相一體而相成爵有德以貴之祿有功以富之不敢以濫幸者予非常祿有所激勸出於特恩後世私寵曰幸則太宰所當正者有善行則置之於位論定然後官之也人臣罪不至死者宥而生之惟辟作福也有大罪收其田祿有罪罷其官有過責讓之不使陷於大惡八者皆當至公無私八柄馭群臣矣王何以馭太宰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統王所以率萬民同歸於善親親若堯親九族敬故不慢故舊賢有德行者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有爵者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禮賓謂待諸侯賓客八者上行之則下效之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職者人授以生業各勤其生先王所以能使萬民咸得其養也有恒產者有恒心教化所以易興與生

民之本在食凡平地及山澤民悉爲農墾田以種黍稷稻粱瓜麻麥大小豆田中不得有木樊地爲圃環廬樹桑麻菜茹瓜瓠果蓏二者資民生甚博故古人以農圃並稱山澤地多荒虞衡教民作興其利藪牧善水草滋養鳥獸使蕃二者唐虞所謂若上下草木鳥獸也工作器物飭修治也化置造也爾雅所言八材於民用未切此蓋言木之斲金之冶土之陶膠漆之固革之剥石之鑿皆切於民玉之琢骨角之磋亦供上不可缺者行曰商居曰賈交易通有無二者所以資農先王之世民十分爲率農者九而工商一焉故本末相須後世趨利者衆王政棄本業而末作者衆所宜禁也禁之則莫若勸農而重穀矣嬪宮中婦指國中婦人曰化治者絲枲事有漸次其功難成古者無一夫不耕亦無一婦不織二者衣食之本臣妾男女賤者疏材草木根實可食用采之防匱乏閒民單丁力薄不能任常職則使之轉移爲人執事傭賃以生蓋弗使一人惰游於天地之間也九職廢四海始困窮矣嗚呼先王制民產以厚其生後世聽民自爲生及其衰也困之使無以爲生人之言曰後世生齒日繁物力日耗民是以窮夫生者既繁則作者亦衆

何憂於貧惟耕者寡而食焉者衆織者寡而衣焉者衆民始有凍餒而死者耳今民之無職者多矣一曰佛二曰老三曰冗兵四曰冗吏五曰游民六曰作無益之工七曰通異物之商孰敺之使復本業與君相所當惻然憂勞也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九職以生財矣九賦斂其餘財以供官漢法計口率出泉非也古者田賦之外有任地之賦未聞又箕[illegible]

以賦也上之取下當正其名米穀布帛下所以供上
也泉鑄於官以濟民乃於民乎取給此紕政不可通
於先王邦中在城郭者載師所任田里場圃之地四
郊去國百里載師所任近郊遠郊之地邦甸二百里
家削三百里載師所任公邑家邑之地邦縣四百里
邦都五百里載師所任小都大都之地關市司市司
關所掌山澤虞衡所掌令民取所有以當田稅也幣
餘用度之餘財惜之不忍濫費復取以歸職幣嗚呼
王者代天養民民出力以養其上然亦勞矣後世不
務生養其民而賦歛是急民欲與之偕亡然則宜如

何曰以一人治天下毋以天下奉一人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
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
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九賦以歛其入矣則以九式而節其出均節也者以
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計國賦歲入若干國費歲出
若干四分爲率量用其三而存其一三年矣則其積
可供一年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國不幸多故不待
加賦以病民民不幸有水旱之灾吾又得以蠲賦所
以養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侈於未萌也事

有定格王不得濫費有司守法力爭亦毋敢濫供上
供既省下亦不得他有侵費上下交相正焉祖宗創
業立法謹嚴子孫守成遵而不易不至由儉入奢王
政之至善也荒凶年救荒之費羞飲食之物工作器
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匪
頒王所分賜群臣好用燕好所賜也嗚呼九式廢人
主太平逸樂將必生其侈心而有司逢君爲容悅國
費日靡民賦且日增至於窮奢極慾竭民之脂膏而
不能給矣上下相師風俗胥爲侈靡四海所以困窮
也今欲復九式則何先曰先知稼穡之艱難勤則寡

慾慾寡則費省費省則稅歛薄逸則多慾多慾則多
費多費則多取於民此古今治亂興亡之决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
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
物貢
九賦施於國中九貢及於天下何言乎致邦國之用
也王慎厥德四方自以方物來獻上無所求惟服食
器用以四方惟正之供不貴異物也祀貢犧牲包茅
嬪貢絲枲絺紵器貢璆鐵銀漆幣貢玉馬皮帛材貢
栝栢篠簜貨貢金玉龜貝服貢絺紵文斿貢羽旄

璣組物貢魚鹽橘柚之屬也四夷之君各以所貴寶爲摯如肅愼氏貢其楛矢也各任土地所宜以遠近爲之節嗚呼九貢之法古人主始寶珍異竭中國不足求之四夷海內騷然困矣而王所供者不過耳目之娛耳忍以之易生靈之命哉噫天下治亂亦繫乎王心崇欲與肆逆之閒而已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之使不渙散先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有道以固結其心耳一曰牧者諸侯各有分地世養其民民皆親戴之後世守令數易不復以地得民矣二曰長者畿內諸侯雖不世然德尊位隆民皆尊仰之後世公卿不親民不復以貴得民矣三曰師者學校之官興教化善風俗民尊其賢後世師道不立不復以賢得民矣四曰儒者學校所造士篤信力行有道爲人所重後世儒者志於利祿習爲空言不復以道得民矣五曰宗者大宗百世不遷收合其族後世宗法不立人不知統繫不復以族得民矣六曰主者大夫各食其采邑利益及民後世仕不世祿與民爭利不復以利得民矣七曰吏者若比長閭胥吏居民間治教與民相安後世比閭族黨廢上下乖離不復以治得民矣八曰友者同井合耦之人互相保任情各親睦後世井田廢出入不相友不復以任得民矣九曰藪者虞人掌澤藪公其利於民後世山澤之利盡榷於官國富民貧不復以富得民矣此古今治亂之大較也有志復古奚先曰民吾同胞有是心則有是法矣

愚按自九兩而上多掌於五官而太宰復掌之何

也曰太宰以天下之事分任之五官常倡率以起事故其綱皆繫於太宰事有偏廢不舉者太宰提其綱而目隨矣秦漢丞相雖統九卿而職業不相關諉曰自有主者庶事所以多隳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

邦國都鄙舊嘗布治矣治象之法舊嘗畫而懸諸兩觀矣正月之朔天運惟新上下聿新厥德則又取舊章布而懸之以作新人心使之起敬挾日更一旬使遠近皆得聞見事久則玩心生故復藏之後世每遇

歲節自朝廷以及臣民各輟其事相與燕歡滋放俶
邪侈之心矣何以革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
其殷置其輔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
陳其殷置其輔
六典八則八法備矣待其人而後行邦國建牧都鄙
建長官府建正體統出於一人也其下以次相承協
衆以助則事各有條理牧方伯也監屬長連帥率正
也皆命諸侯爲之此先王維持封建之紀綱參卿三
人伍大夫五人殷謂上中下士輔府史胥徒在官者
長都鄙之君兩畿內諸侯孟仲兩卿正官府正官若
太宰大司徒貳副也若小宰小司徒攷成也佐成事
者若宰夫鄉師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
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治法立矣擇人而任之矣太宰清心無爲俟事之至
各舉舊章以應之未嘗作聰明焉所謂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太宰與五官祭祀聯事先挈其大綱五帝當作上帝
大宗伯首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天神之至尊者也
民無二王而謂天有五帝乎蓋出於周之末造也誓
戒要以刑儆人心嚴敬畏也具所當供脩先致潔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
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
前所諏十日容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執事百官各司
其事者得卜即戒之此誓戒之事至將祭之夕有司
先溉祭器太宰親視之饗祭之晨納牲將告殺贊王
親牽牲殺訖以授亨人日旦明祭玉幣所以禮神爵
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
授之此具脩之事
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天地神祇大者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
獻用玉爵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殷見曰會衆頫曰同玉幣諸侯
所以享天子玉獻諸侯獻國珍異皆執玉以致之玉
几王所依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
王朝諸侯立扆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illegible]助王受

此四者

大喪贊贈玉含玉

助王爲之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用玉

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王親戒助爲教令按太宰聯事有通掌者誓戒百官贊王命也有專掌者如贊牲以膳夫屬天官也凡贊王以王府屬天官也五官惟有專掌而已

愚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太宰於祭祀戒百官而軍旅大司馬自戒令此固軍容不入於國亦聖人所以杜漸防微也太宰治無不統更統兵權則勢陵於上啓人臣之將矣聖慮淵微後世不可以不戒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王常朝群臣及適四方朝諸侯有大治王親聽之冢宰侍王參決中外小治冢宰自聽之恭已南面大治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大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於冢宰如務各以其職自治之庶僚之體也王至尊治彌簡下以次加詳此先王執要御煩之大體也故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歲終天道除舊布新人事告成冢宰乃計百官府一歲之功將與更始先下令各整齊其所治受其會計聽其所上功狀考察而覈實之上以告王擇其一二有罪者貶黜之有功者陞進之以勸懲其餘不盡行賞罰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天運變易人事當變革應天乃大行會計有功者賞有罪者誅不徒廢置一二何以不言詔王文互見也

按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人自爲考周法三載陟黜又以時通考之古今繁簡不同疏數因異愚謂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當以唐虞爲正立爲常法周法歲終廢置三歲大計誅賞而時出之以擢不次去泰甚者或疑後世事煩恐不可復隆古之法曰與其嚴察於後孰若精擇於前選舉得人自可久任以成治化人有難知者久亦自見始擇不詳賢不肖混不得不亟進退之矣

愚按六典而下建立治道紀綱也正月之吉率百官興事也歲終省其成也有事詔王贊王順承天施之義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昔者堯舉舜而敷治焉舜舉禹稷契臯陶益而天下治此乾坤易簡之理萬世之法也

古者王崩諒闇不言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經於大喪贊贈玉含玉書而諒闇不書豈有闕文與抑古今異制與古者王少則冢宰攝政率百官後世幼君在位母后臨朝政自婦人出矣馴致武氏之禍開闢所無王莽楊堅又以外戚假居攝篡位皆由廢先王之法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王宮兼后宮而言分而言之則為王宮后宮小宰建邦之宮刑先嚴內治自王宮始內自妃嬪下及宦官以至左右前後侍從宿衛凡在王所者使之悉出於正內治正而天下之治正矣此格王心之大者也後世人主不以正心為學疏遠輔弼大臣王獨與宦官宮妾處左右前後皆匪正人凡可以蠱惑王心者無所不至故雖英明之主亦未能卓然以私滅公嗚呼此固古今治亂盛衰之大界限也善乎諸葛武侯之言曰宮中府中皆為壹體黜陟臧否不宜異同其深識周公格心之學者乎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貳副也逆迎受之考覈其實不徒為文具太宰立法以示百官小宰率百官以奉法事相因漢以御史大夫貳丞相然分為兩府非復一體而相成矣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太宰制國用小宰以法譏其出納大數

以官府之六敘正群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小宰肅百僚故先之以六敘整齊之使各有次第位班次進其治以次奏事於王制其食祿之多少受其會上計於冢宰情謂欲有達於上者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

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六十屬言大數也煩簡各異亦不盡同長正卿也六十屬之總尊者領其要大事宜從正卿官屬惟聽命卿自達王體統常歸於一每屬之中又各有長卑者治其詳小事各有司存專達於王得從其便大事不從長則政出多門若漢武帝時九卿更進用事而丞相失職矣小事不專達則王無由常接群臣而大臣得以壅蔽矣大臣不親細務王乃自親得毋煩碎失大體曰大臣以大事入議王相與可否者也小臣以

小事來言奏知而已王不可否者也其有奏請則必謀之大臣矣何言乎舉邦治曰六官三百六十屬雖同總於天官太宰弗自舉之也王舉太宰太宰舉五官於王六卿各舉其寮屬六十屬亦非人人舉之惟舉其長數人使自以類相舉此乾坤易簡之道也漢制公卿亦得自舉掾屬爭以辟士相高非其人則負知人之明而亦自失其助故漢治猶爲近古後世天下之官盡選於吏部人材弗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賢不肖大混淆矣噫孰能一洗煩碎之法恢恢乎大有爲哉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六典道也六職各主其事而言有司之守也節財用以太宰式法用財懷賓客賓與賢能聚百物九職制貢各以其所有生百物者時地利古者百官府各有分職委任而責成功故得展布爲治弗稱其職則去之其人可得而去其職弗可得而侵也後世君行臣

職大臣行小臣之職煩碎拘攣萬事棼不可理矣然則何如曰王者勞於求賢逸於任人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六官各有分職錯綜互見事常相關舉一事則六官皆在聯合以行通貫若出於一太宰所以提綱而目隨也祭祀如太宰誓百官司寇奉明水火賓客如宰夫掌牢禮司徒脩委積喪荒如太宰贊贈含大司徒鄉師治役司徒荒政移民通財小行人令賙委軍旅

如司馬治軍司徒致民田役如鄉師𨙸民虞人萊野斂弛如閭師征賦太府受財司徒施征司馬制賦小事有聯如司關聯門市之類後世禮官專掌禮刑官專掌刑兵部專掌甲兵戶部專司錢穀截然不相通貫太宰亦難挈其綱維矣此無他心量不能包羅遂事湊合非混而無別則散而無統矣欲知周禮官聯非大其心以天下為度者不可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人之情偽無窮而官府有一定品式可以不勞而理絕其訟端凡起兵及徭役宜按伍籍發之知其可任與施舍事乃均齊司徒五家為比用之則五人為伍出征及田獵分數宜明閱計士卒兵器為之要簿則多多益辦六鄉二十五家為閭六遂二十五家為里為之版圖則人各土著有事執此以辦稱貸於人而責其償則立文約付所貸者為證禮命禮之九命上下各有階級不得相踰彼此有所取予以符書為約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長短契也歲計曰會月計曰要財用出納之數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聽字上下蓋有闕文廉察也吏以循良為上故廉善為首才能次之敬不懈於位正行無傾邪二者察其守已法奉法不失辨有決斷二者察其治人

愚按太宰以八法治官府提其大要而已小宰於官屬官職官聯官成官計舉其凡而加詳焉官法散見於六官官刑則屬之秋官大司寇惟官常闕焉以後世况之設官分職各有衙門以為聽治常所一衙門中各有分局以領簿書期會之詳豈古之所謂官常亦若是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太宰於戒具不言法道揆之任也小宰則兼法守矣亦惟申飭有司不親之也共財用治官之屬施舍地官之所掌治訟秋官之所掌小宰皆得舉其要以令之

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天地之祭用玉幣爵小宰執以授太宰太宰執以授
王宗廟之祭用祼小宗伯以時奉王小宰贊王酌鬱
鬯以獻尸賔客有祼王不親酌大宗伯攝之小宰贊
宗伯受幣受爵太宰受於王小宰受於太宰喪荒小
宰專受之凶荒有幣玉者賔客所助以禮神詩云圭
璧既卒寧莫我聽
月終則以官府之叙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
則令群吏致事
天道一月終則復始人事亦當更新冢宰主歲會計
一歲之功歲有十二月小宰主月要計一月之功而
致詳焉月計自受之歲計贊冢宰受之亞相之體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
正歲正月之吉太宰懸治象之法於象魏小宰帥治
官之屬往觀木鐸金口木舌古者有新令奮以儆衆
聽提醒人心共敬其事也肅以刑使不犯
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官府曰各脩乃職攷
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憲謂表懸之若新有法令以作人心百官府王宮之
官府乃猶汝也大刑重於常刑宮刑嚴使人不敢犯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
之位掌其禁令
太宰正也小宰貳也宰夫攷也重之故言其職五官
放此王視朝冢宰贊聽治故治朝之法宰夫掌之朝
廷主莊先正尊卑之位監察其不如儀者使上下一一
於恭敬王者有過則諫正群臣則糾如後世御史肅
朝儀夫朝廷禁戒命令以肅百官者宰夫掌之治出
於一也小宰散爲御史大夫故宰夫之權亦散於御
史
叙群吏之治以待賔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賔客四方諸侯及使臣也復謂群臣回奏逆謂萬民
上書此國家機要之任後世散於尚書中書以侵奪
宰相之權者也成周章奏太僕内小臣御僕自外傳
達御前宰夫居中承受得預君相參決故其官必屬
之冢宰然後一體相承夷考歷代章奏人主親覽則
勞宰相專決則僭謂宜立爲大公至正之法凡有章
奏先送太宰閱視太宰分送宰夫看詳各盡所見呈
白小宰以及太宰然後進呈於王謀謨既定命内史
宣行之則天下之治出於一體統正而朝廷尊矣後
世宦官執國命必先竊宰夫之權得居中承受章奏

而後傾太宰之權漢典樞機唐任樞密此其漸也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小宰所辨六職各官府總分者也宰夫所辨八職每官府自分者也上下有體尊者治其大而畧卑者治其小而詳天下之事合衆數爲目合衆目爲凡合衆凡爲要正六官之長也師六官之丞也司六屬之長也旅六屬之佐也故其治自要而凡自凡而目自目而數已上皆王官治藏謂文書器物贊治若今寫文書治叙次序官中役使者徵令趨走給召呼已上皆庶人在官者古人設官如一木而根榦枝葉皆具其天地之化工與
愚按古之官府卿大夫士轉相副貳其數居多府史胥徒其數反寡後世吏多於官且數倍奔走在官者往往千百成群積爲姦弊囊橐坐而蠹耗生民此古今盛衰之判抑亦有故矣古之治也以道卿大夫士同寅協恭清心而致理今之治也以法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任天下之事一決簿書變成胥吏世界矣
掌治灋以攷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百官府群都縣鄙通王畿而言制治存乎法行法存乎人太宰出法以治之小宰執法以逆之宰夫循法以考之太宰制國用宰夫於理財加詳焉乘計也財泉穀用貨賄物畜獸辟名詐欺不實也
愚按國家設官分職凡以爲民宰夫以治法考之謂宜先取其撫字教訓養老尊賢奉公守法者而深以褒克聚歛爲至戒一以愛人爲主自不至於傷財害民若專詳於理財雖曰嚴之於官將以寛民終恐不免吝於出納於民事反輕也况賞罰施於理財亦宜以九式爲主其遵守式法上供搏節關石和鈞民皆樂輸者賞之私違式法上供踰制權量弗平多取羡餘者誅之所重民事則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矣是書出於諸侯去籍之後良法令不盡存嗚呼惜哉有王者興宜以大學絜矩爲法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眂滌濯凡

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小宰言以法宰夫言以式法財用出納小宰不親之宰夫於太宰曰從小宰曰贊禮之等差薦脯醢羞內羞庶羞比校次之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

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委積禾米薪芻共賓客道費膳獻禽羞俶獻飲食燕享待賓客禮飧始至所致禮牽牲牢可牽者陳數以爵等爲所陳之數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致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贈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

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大官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旅宰夫下士尊卑各稱其分按宰夫與他官聯事膳夫屬於天官故掌其牢禮此專掌也職喪屬於春官帥而治喪此通掌也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歲會令入於太宰月要入於小宰日成宰夫自受之月有三十日每十日終則計其功而加詳焉治不以時舉廢時失事也或疑百官府群吏至衆也而悉考課於天官勢固難以徧考歲會月要日成恐徒爲文具煩碎難行曰百官府各有長吏得自考課僚屬而上計於其長爲之長者考課其長吏數人而覈實其所考者悉上計於天官總覈百官府群吏之計太宰提其綱故以歲會覈其大者小宰挈其紀故以月要覈其次者宰夫兼理其目故以日成覈其小者盖帥

百官府興事而屢省其成也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相御史得雜攷郡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其法尤爲近古後世天下之官銓選皆出吏部故考課悉歸於考功上下欺誕多文具矣

正歲則以灋儆戒群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小宰正歲憲禁於王宮宰夫又以法儆戒群吏能奉職良有善行者王所非良士雖能不取上太宰小宰書而以告賞勸之宰夫告其上亦猶太宰之詔王也

内治擇人在王所者左右前後皆善士王誰與爲不善按小宰以貳太宰而宰夫又以貳小宰也故太宰以寬簡爲治而小宰齊之以嚴宰夫佐之以密上下所以相承也

天官之職莫大乎求賢周公爲冢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天下之士猶以爲盛德有王者起宜益廣求賢之路一曰採訪以搜人才自公卿至於百執事各務廣求幽隱畢達二曰汲引以彙人才先舉其所知令各以類舉其所未知者三曰薦舉以進人才屬官有賢能者進而同升諸公四曰推讓以興人

才大臣有命更相推讓小臣亦舉所知自代五曰詢問以觀人才以事咨之觀所敷奏可以知其蘊六曰儲養以優人才賢者聚於朝未任以事豐其廩餼徐察其器能而使之七曰更歷以試人才將大用之先使敭歷中外八曰請召以起在位之賢請禮以待元老其次持節召之九曰徵聘以起在野之賢聘禮以待賓師其次束帛徵之薦賢報國群臣所同而天官專領其事則無遺賢矣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王者建立朝廷先定宮殿之制前爲王宮聽天下之外治其後爲后宮宮殿外不可直接民間環列護從周廬拱衛重重上法紫微垣象故大內深嚴望之如在天上王自居王宮晝不與婦人相接亦無宦者侍旁王宮密邇内外悉用士人總受宮正節制王所皆善士無事則養王以德有事則捍王於難所以爲天官第一義其后宮則屬内宰與宮正内外相成同統於太宰王宮官府群吏莫相統一宮正專節制之而以小宰宰夫之戒令糾禁行乎其間比校次其人之

在否官府在宮中若膳夫玉府之屬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所在版名籍也析戒守者所擊比之爲其有懈惰離部署故凡非常也令宿命守衛王宮

辨内外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

分別内人外人禁其非時出入稽考也興事造業爲功功事有倫爲緒德行德之見於行者幾微察之詰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先王所以嚴未然之防而譏

之於細也稍食廩禄均平頒之民者宮中官府各有府史胥徒滛放濫也怠懈慢也奇異常衺不正五人爲伍二五爲什會之者使之莘作莘學相勸率且寄宿衛之令道藝六藝也行事吏職也教養之至王所皆正人有事可與同患難無去守宿衛各有分地不許擅離古人無事其備豫謹嚴故有事整暇倉卒可應變

愚按小宰受月要故宮正以月終會稍食冢宰受歲會故宮正以歲終會行事此三百六十屬所以脉絡相通也或曰宮正何以不掌兵衛曰太宰治

無不統惟不統兵權所以絶宰相之亂階也聖人之慮也遠立法常關盛衰後世相府不握重兵勢亦無由簒弑

春秋以木鐸修火禁

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時而以戒

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國有事王出宮正蹕止行者清道以備非常王行於宮中廟中御僕掌蹕則宮正執燭以爲明

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大喪親貴者居倚廬疏賤者居堊室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古者君臣一體公卿大夫諸子皆聚于國學豫教而素養之王復選其賢者宿衛王宮朝夕與王世子游相觀而善諸侯之子亦預焉有事則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先王仁厚之澤維持於無窮者也師氏保氏教之已詳故宮伯惟掌其政令秩班次叙才等作徒役爲太子之用次舍環四角四中整行列便儆候宮正

導故主會宮伯副之故言均國有大事令之者申宮儆備夏衣冬裘自上頒給厚之以恩嗚呼後世國無世臣勳戚子孫皆貴驕不學人主亦棄不親先王之澤斬然盡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養之爲言保安其體而成就其德明不爲口腹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

進食於尊者曰饋六穀黍稷稻粱苽麥六牲馬牛羊

豕犬鷄六清水漿醴凉醫酏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八珍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醢六十甕醢六十甕王者之奉備物致味可謂極矣有二善焉以饗食之禮禮王弁服臨之生王齋莊中正之心一也食畢或分惠群臣及以厚九族未食或先徹以饋賢者廣王忠愛慈惠之心二也惡亦稱是滋味畢陳益思遠方珍異之物嗜慾無厭一惡也頒賜惟及昵近阿私所好惠不及遠二惡也然則備物致味似未可為萬世常經王至尊固當享天下之奉然王心不可自安毋進膳則思曰是天所賜也吾終日對

越在天何德以受天休命乎是民力所供也吾何功於民民饑不厭糟糠而吾乃安享玉食乎是祖宗之澤也昔吾祖宗創業艱難吾安受之獨不思守成之難乎凡茲百味皆天產也吾資以為養宜食以時用以禮忍多殺以恣吾口腹乎王心惺惺常存則飲食之際必將卓然發見惻怛而不容已謙讓而不敢當此心何心天地生生之德也充之不可勝用矣愚故曰備物上共者民之忠減膳自節者王之盛德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周公稱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必如此而後可為經世大法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不特殺王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不敢暴殄天物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按玉藻王日食少牢朔食加一等乃用大牢與此不同疑以玉藻為正

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侑勸也樂以動人天機其心悅喜則氣體和順善於飲食後世雅樂不傳俗樂淫哇胡樂勁急導欲增悲

傷生敗德孔子所欲放者也古者飲食必祭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膳夫授王祭物殺之序徧祭之導王誠敬之心品嘗食者毋物皆先嘗之以導尊者

愚按後世亂臣有寘毒於飲食以弒其君者乃知先王品嘗之法不惟保養王躬謹於萬全亦以遏人之邪心於未形也微哉深乎後世人主疑忌外庭故以飲食領於中貴然則宦者獨可信乎且親信宦官宜莫若唐之人主而為所弒者二焉有王者起惟法周官可也食畢以樂徹至故處餘音感人尤深古人一飲食而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後世

苟簡所以滋放辟邪侈之心也

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齋必變食不敢食餕愚謂齋所以神明厥德莫若食淡泊以養心冲虛恬淡與道合眞不可致滋味如平日三舉之法似未可爲常經國有大喪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之大荒凶年大札疫癘王民之父母子有憂患父母爲之不寧天裁如日月晦食地裁如山川崩竭王者父事天母事地父母有怒子不敢安當恐懼修省大故謂寇戎王當儆懼有所刑殺當不忍數者皆徹膳以自貶損

愚按先王至誠惻怛之心有變則隨感而見因立法以儆後王苟無是心則亦虛應故事矣然則何如曰王當預養仁心使之因事發見若鬱而不發則當反求內省以去物欲之間其或不能自約至於過差則膳夫當隨事諫正要在開導有素止之於微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朝舉祭肺日中與夕食奉朝之餘膳以牢肉授王祭不以燕廢禮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胙俎王與尸賓相酢之俎膳夫親徹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稍事小事飲酒設薦脯醢不敢用多品也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燕以示慈惠待群臣爲嘉賓王尊不可自爲主故使膳夫代王獻免其僕僕亟拜之勞先王之禮所以曲盡也後世燕群臣俯伏稱壽上下情不相通蓋襲秦尊君卑臣之法先王忠厚之風斬然盡矣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膳夫饋王后及世子不饋亦主其饌之數

凡肉修之頒賜皆掌之

薑桂鍛治曰修無薑桂以鹽乾之曰脯頒賜掌之有濫予則當正

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

致福諸臣祭祀歸胙於王臣始仕以羔雁爲摯見古者君臣一體於此亦可見膳夫皆受以給王膳崇祭祀重始見伸群臣之誠亦以起王之敬也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飲食之事亦月有要日有成歲會舉大數耳不會之
文舊說優尊者不敢以有司之法拘之太宰自以式
敕正愚謂膳夫屬於天官正欲謹嚴法守節王及后
世子之膳杜侈心於未形王政之至善也若有司不
能先事以戒俟其發而後太宰禁之則無以正其根
本防之於幾微矣是皆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安
知存者不有所改竄邪後王有作宜先求周公格王
之精意

愚按王世子視膳其禮亦宜見於膳夫經不之及
豈有闕文與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
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
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六畜即六牲始養曰畜將用曰牲六獸麋鹿狼麕野
豕兔六禽鴈鶉鷃雉鳩鴿凡計數之鱻生肉薨死肉
備品物曰薦致滋味爲羞王言薦者味以不褻爲尊
祭祀之好羞備美味以致孝于鬼神也自奉則當從
儉喪紀喪事之際謂虞祔也

凡令禽獻以灋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禽獻不可久豢賓客至將獻乃令獸人取之法者太
宰所定之式皆有定數書所當獻之數與之納時批
書校數獻時又以書付使者展而行之謹出納以待
會計防有司之侵費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
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

用禽獻煎和之以獻王行宜也羊子曰羔豕子曰豚
牛子曰犢鹿子曰麛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鱻生魚也羽生鳥也
食以養生必順陰陽五行之氣春爲陽中秋爲陰中
故羔豚犢麛皆取其稺者夏則陽盛冬則陰盛故腒
鱐鱻羽皆取其成者夏暵熱故特用乾牛土畜其膏

香春木旺以助養脾也犬金畜其膏臊夏火旺以助
養肺也雞木畜其膏腥秋金旺以助養肝也羊火畜
其膏羶冬水旺以助養心也故用之以煎和使無太
過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不會文見上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肉
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
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割肆解肉也亨煮也煎和齊以五味體名脊脇肩臂

臑之屬肉物胾膰之屬百品物庶羞之屬言百舉成
數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脀實俎曰
載先進食時恒選擇其中者以俟膳夫饋王忠謹之
至膳夫饋王内饔共后及世子其禮殺
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
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
黑脊而般臂螻
腥臊羶香可食者其中有不可食者當辨之以致謹
牛不夜鳴反常則病庮臭也羊曰柔毛毛長總結羶
不可食股裏無毛曰赤躁發狂鳥失色曰皫聲細而
嘶曰沙貍肉氣鬱也豕乃聽物不合望視眼睫毛交
肉必成米如星腥字誤也般臂臂毛有文螻馬肉如
螻蛄臭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
羞脩刑膴胖骨鱐以待共膳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
共之
祭祀言割亨不言煎和鬼神尚質不貴褻味掌共之
共當爲具刑謂鉶羹膴肉大臠曰膴體解之半曰胖
以左右分貴賤肉以骨爲貴其無骨者曰脩饔人内饔之屬人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

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
兼言魚腊群小祀不用牲也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
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饗以酒爲主食以飯爲
主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
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
耆老國老庶老王親養之於學所以教天下之孝弟
也孤子死王事者之子恩有加焉所以教天下之長
慈也士庶子衛王宮者師役有獻酧其長帥所以勞
之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喪紀有奠祭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内饔之爨亨煮辨
膳羞之物
鑊所以煮鼎所以和齊多少之量調爕適均各有至
理爨竈也所以燎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大羹太古之羹肉汁不和味淡自然鉶羹中古之羹
始和以五味芼之以菜古人先設大羹逺哉深矣其
欲返朴還淳乎

愚按養賢國家盛禮也易曰大亨以養聖賢孟子曰國君欲養君子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經不之及豈有闕文與有志復古者宜惓惓於是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

屬府史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耔終之既熟收穫送之地官神倉六穀曰齍在器曰盛

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蓏之薦

蕭香蒿以脂和蕭合黍稷焫之以達陽臭茅物之至潔者用之縮酒以共祭也用之為苴以藉祭也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果桃李之屬蓏瓜瓞之屬古者田疇場圃多樹果蓏不使有隙地

喪事代王受眚烖

國有喪甸師自咎齍盛不馨鬼神不享禱於神請代王受罰弭後殃斯禮殆起衰世近於矯誣人主當迪知帝命

王之同姓有辠則死刑焉

同姓親親有罪不敢廢法甸師主宗廟齍盛故不以適市朝而戮于是示以得罪祖宗已不敢赦也齍盛所貴蠲潔不宜汙以刑弊獄於甸師戮則於他隱處與

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

薪蒸供爨者木大曰薪小曰蒸

愚按甸師之禮莫大乎王躬耕藉田經不之載豈非闕文與先王躬耕齍盛致孝享也因是以勸農矣漢世人主躬耕猶有勸農實意後世遂為虛文此古今盛衰之別也

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罟以網取獸也上古禽獸逼人聖人教民除害因資以奉祀養生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獸物凡獸皆可獻春則避其孕字者

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

四時田獵備獸觸攫弊而田止獸人令田衆悉輸所得獸聚於虞人植旗之中珥左耳以致功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死獸生獸共其完者入於腊人當乾之王府給作器物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田獸之政令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昆虫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夭夭不覆巢聖人不忍之心施於愛物者如此是故萬物咸若後世竆山林以索禽獸盡物取之斥地以爲上林苑囿殺其獸者罪如殺人殘忍不仁甚矣嗚呼孰能充啓蟄不殺之心然後可以行王政

䱷人掌以時䱷爲梁春獻王鮪

月令季冬命魚師爲梁堰水爲關以笱承其空季春薦鮪寢廟王鮪大者出河南至春入西河泝龍門以侯變化周人取以爲獻

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

鱻生也薧乾也

凡䱷者掌其政令

䱷之政令獺祭魚始聽民入澤梁罟用四寸之目數罟不入洿池魚不滿尺者市不得粥人不得食故先王之時於牣魚躍物遂其生民亦不可勝食後世聽民竭澤而漁不復撙節愛養人主多爲陂池沛澤壞民之居不仁甚矣

凡䱷征入于王府

䱷征魚之鬚骨堪飾器物者入其稅於王府以當賦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

互物謂有介甲者簎以叉刺泥中搏取之蜃大蛤貍物埋藏泥中者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蜃以夏秋避其字乳之時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

蠯蜯狹而長者蠃古螺字蚳一名餘蚳貝之黃質白文者三者皆水族介蟲故鼈人取之授醢人使爲醢先王用及微物味各有所宜後世謂蠃爲蝸牛而不察物性之不可食謂蚳爲蟻卵盍不思方春和時掘蟻穴以爲豆實豈先王好生之心乎

掌凡邦之簎事

民擉物亦當以時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小物全乾曰腊脯非豆實豆當爲羞純用鮮物則多殺生間以乾肉可久藏備用先王之仁術也呂榮公治郡多畜乾物待賓免臨

病多戕物命其以仁存心者乎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三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四

[illegible]副使[illegible]王道行[illegible]校

天官冢宰下

醫師掌醫之政令

醫以活人爲功粗工常誤殺人先王不忍也立師掌其政令焉　國朝内設太醫院郡縣各置醫學而多庸醫宜訪天下工醫者萃於京師擇士大夫知醫者典領其事朝夕講明醫道刪定古今醫書以正其術學成上者醫國次分教郡縣可以開壽域於八方矣

聚毒藥以共醫事

按本草經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和厚無毒不爲倉卒之效用以延齡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用以遏病補虛羸下藥一百二十種爲佐使主治病應地多毒不可久服用以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其採以歲氣專精配合成藥則主治之謂君輔助之謂臣監制引經之謂佐使其法詳具於經

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輕曰疾重曰病頭瘡曰疕身瘡曰瘍分治之故有二其一醫各專一技則心精醫師總執體要通乎方技

者可以爲醫工不可以爲醫師醫師通乎道者也不能兼衆醫之藝能使衆醫各盡其所長知此者其可相天下乎其一醫寡而民衆勢弗能周醫師量地遠近相病與醫相當而爲之處分兵法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後世疫癘大起民比屋臥病非分治何由活民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冢宰歲終受會故醫師以歲終考課羣醫凡官屬各課於其屬之長故法簡而盡上下其食使能者勸不能者勉按宮正會其行事內宰稽其功事皆與稍食相因三百六十屬豈有無功而素食也十全所治盡愈失者治不能無誤內經曰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內外相失故時疑殆考課之法捉事而覈實則無欺僞

愚按醫惟言民不言王弗豫治於未病也聖躬雖萬福宜常親醫謹未然之防小有疾救之於萌芽使遄有喜不幸有疾弗豫醫師推國醫一人主治擇能者輔之參酌衆議惟善是從不可雜而無統亦毋怙寵自專凡治病必攷法於古酌所病加減之毋執古方毋用藥先求責病原乃開陳治法剤其應效乃敢進御藥必先嘗大不幸登遐醫先奏不可治之狀有驗勿罪其醫師蔽能舉弗能者侍醫自知弗能強而治之弗讓能者罪皆無赦噫天下之事其亦若是乎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膳夫所饋食醬調節之味以淡爲主可以清神可以固精和之濟其不及養道益備過則味厚傷生故膏粱多殀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

食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愚謂四時平分春溫爲主脾胃喜溫寒熱皆能生疾故食齊主溫羹以濡物醬以調物涼熱兼用乃宜惟飲用寒脾胃所惡古人燮理有道暑則寒飲寒則溫而爲湯脾胃常和矣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岐伯曰五味入口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又曰肺欲收食酸以收之腎欲堅食苦以堅之肝欲散食辛以散之心欲耎食鹹以耎之先王尚其時味因以補所不勝噫天地生剋制化之妙知道者默而通之可也惟脾欲緩

食甘以緩之乃其本宮之味而滑可通利諸竅使血氣周流於身故四時咸尚之酸辛苦鹹成於甘猶水火金木之藏於土天運不息人身氣血流行亦若是耳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

物性相得有相生以助其不及相制以洩其過者味各有所宜合食則益人單食則養道不備其相反者合食則能害人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養生之道上下同之惟食品則上下有節毋敢或僭嗚呼食醫之法亡而方士進鍊合金石成丹勸人主服食以求長生毒發暴疾崩逝斯乃萬世大戒噫人畏死當節慾慾寡則壽多慾多則壽寡後世人主咸於方士得毋多慾而求不死與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疾病曰養者圖經曰凡欲治病先察其原先候病機五臓未虛六腑未竭血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效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噫知此道者其可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人各具一造化與天地相流通非時不正之氣感則成疫人君政教不和亦能感召先王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也春氣不正人傷於風氣升而上凉金所制酸削頭痛夏氣不正人傷於熱汗泄於外寒水所制生疥而癬二者感而即病夏傷於暑火邪傳脾土旺未病至秋火金爭脾病乃見瘧而振寒秋傷於濕土邪侵肺金旺未病至冬寒包熱肺病乃見氣欬而逆二者感而不即病也治法必先歳氣毋伐天和

愚按經舉外感不及內傷古人慾寡六氣致病爲多今人多慾七情受病爲多治法宜異故嘗以扶胃氣抑肝腎相火爲主知此者其知養德養身乎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補其不足者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五穀麻黍稷麥豆五藥草木蟲石穀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五氣肝氣溫心熱肺凉腎寒脾和兼望與問乃知五聲宮商角徵羽病則肝聲呼心笑脾歌肺哭腎呻此聞而知之也五色肝色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各見

於面部此望而知之也三者劑易之徵先見乎外察其盈虛休旺吉凶可知上醫治未病不治已病能審用此術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兩者辯其上下陰陽也九竅者陽竅七眼耳鼻舌口咽喉陰竅二大小便變謂開閉異常此問而知之亦可兼望參者脈有上中下三部以應天地人部各有三候九藏者神藏五形藏四上部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中部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下部天以候肝地以候

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動謂脈之至與不至此切而知之也今其法不盡傳惟取左右手寸關尺三部以候五臟六腑其法詳於脈經統論醫道內經備矣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醫師得以制其食且為後治之戒經重民命惟舉死終其治而愈者亦當述病源治法入於醫師仍令病家來報則醫不敢欺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

腫瘍毒初聚成形治之早可散失治則血腐成膿不外潰必內食潰瘍毒成膿而決宜接養調補之失治則正氣愈虛邪氣復盛二者治瘍之大法金瘍刃傷折瘍攧撲傷二法今有金鏃正骨專科刃傷行軍尤重祝者移精變氣不愈乃用藥內外夾治又弗愈刀決出膿甚者注毒殺去惡肉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瘍曰療者岐伯曰夫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

故聖者治於未有形愚者遭其已成也瘍成邪氣已盛先用毒攻拔病邪然後調養正氣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節者節成其藥力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筋木屬肝肉土屬脾骨金也而屬腎脈水也而屬心氣火也而屬肺五行之精互藏其宅故五味亦互養焉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死終亦入所以文互見瘍者受藥瘍醫疾者受藥疾

醫富貴者力能致醫藥先王立法廣濟貧也後世經

此設惠民藥局而民不知要在醫師舉其職耳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獸賤病瘍同醫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

獸病狀難知先灌以藥發散病證出外因而調養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獸瘍已成形狀可辨法亦先攻後補未成則人不知故無治法粗工療人同獸危哉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考課法嚴不以治獸而畧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

酒能亂性情陷於大惡先王畏之立正以掌其政令其第一義正王及后世子次正群臣乃若禁民有法官在酒醉而後正塞其流也立法常防其源式法太宰九式之法以是授酒人材截有定數不得多釀王及后世子雖欲多飲無從得酒公酒群臣以公事飲酒吏受材於酒正公釀之不敢私釀則亦不得私飲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酒方醖釀和氣氤氳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先王尚之泛者熱氣發動滓泛上浮味猶是水醴者熱氣薫蒸於下汁出而醲盎者熱氣融液滃滃滃盈色若葱白緹者熱氣透徹渾濁始清其色紅赤沈者熱氣已過糟粕下沈清而成酒噫造化生生之序亦如是矣

自醴而上氣濁而味厚盎而下漸薄而清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酒有新陳氣味各異事酒有事始釀釀畢即漉者也昔酒先期而釀久而熟者也清酒熟而藏之停久而澄也新者氣冽而味薄陳者氣醇而味厚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

四飲清也漿也酏也皆取於米而有差清釀醴爲之而泲其糟異於酒者用米少也其用酏爲之者若稀粥矣內則所謂重醴清糟或以酏爲醴也漿者以水漬米而漉取其汁滓去所存惟精華耳二物皆薄酏釀粥爲之惟醫乃梅漿用以開胃生津液內則所謂醷也二物則稍厚矣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酒人漿人作之酒正省其成五齊止用以祭祀故惟
四飲三酒共王因陳設之后世子共不必具
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
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五齊人不可飲而以事神至敬不尚味歆氣而已三
酒無以人道事神也大祭謂郊廟中祭若日月社稷
小祭謂群小祀三貳再貳一貳者就三酒之尊以副
益之益者以飲群臣也酌數度當用多少而足五齊
不貳祭神不益也器量度器所容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
其士奉之
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六飲用
其三糟醴之不泲者泲之曰清士酒正之下士也酒
人漿人皆奄惟執役於官不可使爲禮故酒正復使
其屬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
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燕以示慈惠當防其過故先荓定獻酬酌數酒人依
數來共酒正親奉之使之不節自戒饗以訓共敬不
憂其過故不限定酌數以示恩厚禮各有當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法尊卑之差酒正所受於太宰匪頒之式也秩酒王
所以惠養老臣日有常數酒法嚴授書契其家以防
隱冒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
王及后之飲酒不會
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宰夫攷日成小宰聽月
要太宰受歲會百官府常相通故酒正日入其成月
入其要歲終則會特舉小宰聽之者酒式至嚴小宰
親加詳察焉與他司惟舉大要者異也酒正專以正
王及后世子飲酒爲重防於未然格心之功大矣不
會之文衰世私改聖經也
以酒式誅賞
酒人所甚好上多過求下亦多侵欺有司廢法甚易
執法甚難故誅其不如式者而賞其守式者造酒之
善惡亦存其中矣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祭祀比其具酒人
共酒聽世婦所役使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酒正使之也禮酒饗食之酒飲酒燕飲之酒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致禮於賓客則酒人以酒從往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

王有事燕飲共入酒正之府酒正自奉之得以節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此小祭祀不言奉禮畧陳酒若歸饔餼之酒與飧牽鼎俎皆陳者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水乃本質出乎自然胃弱

者宜忌涼煎以火百沸成湯澄而後飲復其本性也醴泲之則爲清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共賓客之稍禮

稍禮常日稍用之物也

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

亦酒正使之六飲惟用其二醴兼清糟成三其曰酏糟者内則所謂或以酏爲醴也愚謂后夫人致禮於賓客後世異時其不可行乎

凡飲共之

謂非食時渴欲飲則共

愚按食入於胃濁氣化爲血飲入於胃清氣歸肺古者飲皆煑米爲之以養生後世常用以茶代飲尚其爽口非賴以爲養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故周官多從夏正季冬大寒水澤腹堅冰方盛時三倍其冰備消釋也

春始治鑑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

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始治之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酒漿酒人漿人也酒醴見

溫氣亦失味賓客不以鑑往尚簡便也

大喪共夷槃冰

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夏頒冰掌事秋刷

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爲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冬更納新

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𪎊蕡白黑形鹽膴鮑

魚鱐

朝事王祭宗廟薦血腥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黒形鹽虎形膴牒生肉爲大臠鮑者於福室中糗乾之出於江淮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

饋食薦熟也乾䕩乾梅也内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八籩惟五物其三蓋兼乾濕添足之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

加籩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四物重用凡八蔆芰也芡鷄頭也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

羞籩王酬尸内饔進之於尸侑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合蒸曰餌餅之曰餈又擣粉熬大豆爲糗以粉餌餈使不黏互文見義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若朝踐饋獻時既食既飲曰羞若酳尸畢時喪殷奠時賓客燕享時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凡籩事掌之

於其飲食以房中之羞共之按古者祭祀宗廟有九獻之禮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熟六獻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籩豆各八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於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既酳尸畢后又薦羞籩羞豆各二而諸臣進以酳尸焉是爲九獻

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

醓肉汁也昌本菖蒲根切之四寸有骨爲臡無骨爲醢作法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而成矣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

脾析牛百葉豚拍脅也

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

芹楚葵也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苔也水中魚衣筍竹萌也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酏餈也内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餈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

稻米二內一合以爲餌煎之
凡祭祀共薦修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齊當爲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兎鴈也七菹韭菁茆葵芹菭筍也三臡麋鹿麇也凡醯醬所和細切爲齏全物若牒爲菹菜肉通稱賓客之禮致饔餼時也
愚按籩豆實有常品土產居多僅取遠方一二乾物禹貢楊州錫貢橘柚周公弗以實籩良以鮮果

善瀆聖人智盡仁至如此後世猶有厲民者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遠哉深乎禮家乃夸四海九州之物咸在是教之殃民也嗚呼魚離于水則餒果離于木則腐鳥之在籠獸之在檻則易以瘦死而後世必欲求鮮物于遠方騷擾天下不能共其求善乎郭高祖之詔曰所奉止于朕躬所害及于眦庶仁哉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
齊菹醬屬醯人所掌又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

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王舉共醢六十并醯人六十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也賓客醯醢各五十總爲百甕巾舉侯伯言之上公百二十甕子男八十甕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
政令者四方貢鹽收而藏之以待用出納皆有節度苦讀爲盬苦鹽直用不湅治近于自然今之顆鹽也

散鹽鬻水爲鹽今之末鹽也虎鹽蓋因顆鹽爲之似虎形飴鹽味之恬者今之戎鹽有之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鹽湅色味變湅治之絜白如新
愚按太古淡食而已耳後世聖人以鹽濟之而民用不復可闕周官鹽人至微蓋因天地自然之產與民同之其上共者無幾耳自管仲開鹽利以富國遂爲萬世聚斂之祖人主盡奪民利歸官小民私販鹽爲盜大盜起而國以亡其悖入悖出與何以救之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
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

䙴凡王巾皆黼

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宗廟可以文畫者其畫雲氣與王巾繡黼彌文

愚按質者禮之本周尚文亦有遠于質者孔子斟酌四代禮樂惟服周冕輅則乘殷以還其質巾以疏布其可通用矣乎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六寢路寢一居前嚮明而治王日出眂朝退適路寢聽政小寢五王使人視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其一直路寢之後其二盖翼路寢之前其二則翼後寢

之前王不至后宮夜宿後寢后夫人而下以時進御於王幽邃靚深晝常扃閉以嚴內外之防王燕居常於前小寢可以延對羣臣惟端居深念或延宗室敘家人禮則於後兩小寢可也修者治之使可居不葺則易壞

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爲之井內外不共汲也爲之匽豬以蓄水而流之備災也噫聖人之慮患也深溝渠放水塞則通之不使停汙廁以受穢時出其惡

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

沐共潘浴共湯王以自新寢中之事謂禁省嚴密人不可至之處凡王起居皆共應之夙興洒埽宵執燭冬共鑪炭凡勞事謂私褻煩辱人不肯執之役皆不憚其勞先王不欲頃刻離遠正士故委之宮人位彌卑勢彌親承弼彌重王居深宮如在大廷對邇臣如對拂士周公格王第一精義也漢猶近古孔光以儒者執唾壺侍中後世人主居於深宮生長婦寺之手雖有英主亦且銷蝕其神明矣是故古今判隔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皆爲壇於國門外與諸侯相見發禁施政王至壇所舍息先設行馬再重周衛有內外列乃設車爲藩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中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爲宮以棘表門壇上張帷爲宮植旌以表門皆重重相因以營衛至尊於內慮出萬全也王行有所止陳列周衛立長大人以表門嚴備非常噫爲人上者其可戒懼哉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爲之凡四物者以組綬連繫焉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

共之者掌次當以張

大喪共帷幕帟綬

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愚按王以事出不可露次於外故設幕以張用畢撤而復用事簡而便費不及民其用以繒布儉也後世侈者乎蒲爲行宮事已則廢奢者乎錦爲步障費多勞民則又有侈然以氈象夷狄穹廬之俗者孰謂中國可行乎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幕人所掌有事掌次張之法張之節度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

大旅國有故祭上帝亦遍祭百神故曰大旅經文百職多互舉言有故祭則常祭可知氈案着氈床上皇邸後版屏風染羽象鳳凰覆其上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衰世所增也次謂幄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復帟重案牀重席也師田不張幄軍中不可自蔽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

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亦待事之處此與諸侯張之也師田諸侯從王而田者孤卿有邦事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也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先王隆禮於諸侯羣臣如此自秦尊君卑臣禮廢久矣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凡喪張帟柩上承塵也旅幕衆助祭者所居尸次尸所居更衣處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貨賄之入頒其貨于

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

九功九職所任也太宰九貢九賦九功皆有定額典物皆入大府故掌其副貳受藏者玉府內府也受用者外府也貨賄不徑入大府納而頒之入有定數與職內相關額外不得多取受財用者毋得徑支請於大府支給出有定數與職歲相關額外不得多用利權當歸於一

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式法太宰歲抄制國用之定格也頒財授之有司使知其物預備其用毋敢濫費關市非常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常賦以待賓客薄於自奉而厚於奉人也亦以商旅所會百物便焉官易辦而民不知擾四郊百里而近輸芻秣之重者邦甸二百里而稍遠輸工事之輕者家削大夫之采地以待匪頒邦縣卿之采地以待幣帛邦都公之采地以待祭祀卑者共其禮之常尊者共其禮之大山澤亦非常賦以待喪紀之

變也幣餘隨多寡有好用則賜之此九賦之財以給九式者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九貢出於諸侯復與諸侯為禮王無私焉府庫積貯天下大命時出以救萬民之急與天下同其利焉蕩蕩平平之體於是為至

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

玩好非古也其人主之侈心乎召公訓於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不作無益害有益不貴異物賤用物曾謂周公格王而以玩好啓其慾乎此蓋以王者法象制器其貴重而有文章者悉免彫琢之費聖人同之於玩好曰此不急之物也毋得動支經賦而以式貢餘財給之若獸人之皮毛筋骨獻人之獻征錫人之金錫玉石丹青凡入於王府者皆不係貢賦正數也今三代遺器僅存者拙而端重望之如耉老成人豈若後世玩好之器乎雖然過不在物心有所累何物非欲故曰先立乎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國家經費悉出大府利權不分以絕滲漏出入細數日成月要詳焉歲終總計出入大數以待司會鉤攷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此皆式貢餘財所作者上古淳質其器用朴素渾堅最爲惇本中古文以金玉清廟用之然視陶匏之風亦少衰矣後王因是以生其侈心丹碧煇煌而不知塗膏釁血也孔子重禮之本欲返朴以還淳後世尚其鑒諸　一爲耳目所役是聚衆慾以攻心也雖然天下本無欲人心自欲之心有主宰可欲之物豈能撓其中而又弗以接於耳目也是謂守一噫斯其天根之學與兵器安不忘危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良貨賄器之貴重者

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齋則共食玉
王者君子所比德焉服玉以爲冠飾尊其首也以爲帶飾重其體也佩玉琚瑀珩璜行以爲節閑非僻之心也琢玉爲珠以貫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也王者純陽之精齋食玉屑以助精明之養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
共含玉者太宰當以贊始死以生時上服招魂復魄於寢廟復而後行死事角枕以枕尸角柶以楔齒王用角柶與士喪禮同吾乃今知先王之儉德也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
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卧席牀簀所以安身褻器私褻所用
愚按玉府主藏寶物燕褻所用固多沾功事本不倫乃令附掌因其職共上用耳後世人主驕奢褻器亦尚華美瀆慢天寶寧不獲譴於上帝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盟起於衰世忠信之薄刑牲歃血要質於鬼神盛以珠槃飲以玉敦孔子作春秋惡諸侯之相盟者矧以天子而盟諸侯乎是曰下陵上替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

之好賜共其貨賄
王所以惠臣尊之曰獻親之曰好賜出自王府示非常之恩王於內府公之王府以自奉者而弗爲私焉一哉王心浩浩其天乎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此受大府所頒者邦有大事用之毋敢濫費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
諸侯享幣及獻國珍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是故天子賤貨貴德

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王所以遺諸侯者書曰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同姓之國時庸展親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冢宰體國有善賜予出於公惠不當用私財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

邦布者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以流通百貨也入出謂受大府所頒以給有司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從其便有法百官之公用合太宰式法者也理財之道三一曰務本源以生財也九職是已二曰立

經制以節財也九賦九貢九式是已三曰通權衡以濟財也其九府圜法乎兼以白金爲幣則可以權百物之低昂矣古錢制不可考後世屢變而五銖通行以輕重衰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共衣服以有關市之布幣齎行道之貨錢輕可以致遠大貨悉出內府其雜貨小者則外府給之錢便於交易雖煩碎無割裂之患不會文誤噫生民之本蔽

粟布帛錢以助其用耳而後世貪夫殉焉上下逐末而忘本爲民父母尚念耕夫織婦之勞苦哉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司會理財而貳太宰六典八法八則者理財以養民爲主在於得人王代天以養民也邦國都鄙官府代王以養民也上計於冢宰司會鈎考其功此贊冢宰受歲會也後世理財主於富國以急聚斂爲能乃古之所謂民賊耳

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

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

此贊冢宰制國用也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紀錄爲書徵驗爲契人民之數曰版土地之形曰圖

其正藏於司書副上司會以相勘對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參互謂如以司書之要貳與職內入數職歲出數交

正之日成宰夫所聽月要小宰所聽司會蕆而攷之
國計非合總數與細數通筭則奸弊易生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以民生之利病國計之羸縮徧察吏治之賢不肖勤
惰而定其功罪告於王及冢宰以賞罰之王制曰司
會以歲之成質於王冢宰齋戒受質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
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
職幣
九正謂九貢九賦也九事謂九式也六典而下出於

太宰其邦中之版土地之圖自屬大司徒而亦掌其
書者理財必先周知戶口之登耗疆域之廣狹也叙
其財者比次倫類簿錄成書各有條理用事者有餘
幣先送司書錄作正數而後歸於職幣
凡上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
上謂王與后及世子令則皆出於王冢宰亦與焉凡
用財有司以成命先告司書錄畢送上司會攷覆合
於式法乃下職歲關太府就所司支給一事經歷數
司其有弗當則彼此先後執奏所以弭王非心助養
其儉德聖人立法至善至密者也

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
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
令
太宰三歲大計群吏之治司書執簿書佐之先周知
本數而後鉤攷其徵令防其濫征病民嗚呼自古聚
斂之臣竭民脂膏而不恤故聖人立法以絕之其嚴
如此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稅斂視年之登耗冢宰會計具有成法藏於司書掌
稅斂者先來受法毋敢法外取民事畢俾入要貳要

以致諸朝其貳藏之以爲鉤攷之證
凡邦治攷焉
治官之屬有事皆攷於司書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
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
職內鉤攷財賦所入故邦賦先經職內比次倫類而
後入於太府其頒財自關市之賦而下職內所辨也
其入於地官廩人者亦辨之矣職內執其總數副以
官府都鄙入財細數以逆出財之數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

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受財者皆有令謂有司奏王所可御史寫爲令若曰某年月日某令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用正藏於司書副寫一通先經職歲往太府受財給畢送職内知會故受而書之及會計以其入數與職歲出數相鈎攷有司守常格不得擅移以防欺蔽通融之權職内主之比次見在財物遇有缺乏度有餘處轉運給之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歲鈎攷邦賦所出故官府都鄙之出財用者不徑詣大府上之賜予亦不徑取諸職幣皆先經職歲貳其出數以太宰式法授群吏往大府受財當詣廪人亦如之以叙與職幣叙亦式法也歲終又執法以贊司會鈎攷

職幣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幣謂給公用之餘也式法有定何從羨餘曰古人慮事經久凡須財於官者所估元數亦令稍優以備缺乏事畢送出還官式法所以曲盡也振者刷出之使不埋沒財之在手如食在口人多忽之薄分應介不過小善一點貪汚便成大惡聖人嚴於會財固以惜民亦以養小臣之廉免陷於過也後世法嚴而弊不止者官不擇人禄養不足如饑而禁之食難矣辨其物以類相從定其錄簿各開寫書揭之標識其上藏多積貯非立法則統紀條貫不分難於尋閱幣餘積少亦必用此成法也詔上之小用賜予數少不可多共幣餘元出會計復會計之謹之至也財者民之脂膏聖人不以數少而不惜亦不以費小而輕之惟恐

一毫病民後世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上帝寧不震怒
愚攷歷代祖宗創業恭儉以濟斯民四海所以富庶也立法以遺子孫而子孫不能守驕奢逸樂四海所以困窮也此固子孫之罪亦由祖宗立法弗克如先王正本防微而又疎者闊畧瑣者煩碎子孫壞法莫不以漸當其時莫能格心正厥事以謹其初馴至大壞積弊子孫有恭儉令德者起而救之則又不知從何處整頓唐宋嘗立會計之簿通攷天下財賦視祖宗時孰減孰增用度視祖宗時

孰寡孰多將一切裁以祖宗之法而其勢終莫能行夫天下之害財者莫如王宮與后宮此壞財之源也若不統之於太宰而司會與其屬以太宰式法均節之天下終無日而太平也

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王祀天内著黑羔裘以重質極内心之敬也外被冕服十有二章以盡文極外心之敬也

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

良裘王所服王藻所謂黼裘中秋鳥獸毛毨因其良時用之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春鷹化為鳩王亦順生氣不殺中秋鳩化為鷹因其殺氣以羽物飛鳥頒賜群臣

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功裘卿大夫所服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群臣及邦國所貢士可以與祭者射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中多者得與於祭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此王之大射也諸侯

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内者卿大夫亦皆有采地焉將祀其先祖亦與其臣射而擇之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其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也凡大射各於射宮侯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為準著於侯中謂之鵠所謂皮侯也必用虎豹熊麋之皮示服猛也取名於鵠小鳥難中以中之為雋也

大喪廞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

廞陳也陳設儀物於庭象生時或曰廞儀也象生時所用而小此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然物物而陳之或像之其毋乃周人之過於文與孔子喪禮從殷以戚為主學於孔子者行之皮車以革輓遣車

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不會文誤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為氊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

全毛曰皮去其毛曰革秋而毛毨冬而革堅因其時也皮革逾歲乾久乃可獻故春獻之獻其良者於王入司裘給王用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成式百工冬官裘氏韋氏鮑人之屬毳毛細縟者以為氊當用則共

之財齋所歛皮革及給工貲
内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内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
書者内宰不得至宫立閫範以傳教也版圖者内治法嚴明著册籍定畫界限而後法可齊也分其人民以居者后宫之外不可直接宿衛周廬故列女宫於外内外二重其内爲女擇國人婦人善女工者其外爲奚取婦人以罪累入官者畧如宿衛周廬而後總以垣墉限隔官寺守其門禁唯謹界截内外彌嚴矣女宫之人皆不得至宫中惟女御而已嗚呼自秦人始聚天下然女充實後庭何辜此數千人終身幽閉不知人道日感傷天和人皆哀之而莫知所由不行先王之法也噫内無怨女外無曠夫樂男女之得及時爲民父母者所當哀念也

以陰禮教六宫
陰禮婦人之順德法坤道也六宫教后也不敢斥言若今稱爲中宫矣后配王上法天地否則無以奉宗廟神靈之統古者宫中立學設師傅保姆以教后就而學焉以身爲六宫之範内宰蓋傳於師傅保姆先王刑家於是爲至后象王立六宫亦正寢一小寢五正寢后所以聽内治也小寢后處其一餘則三夫人以下分居
以陰禮教九嬪
后承王妾媵承嫡其禮一也不言夫人世婦者舉中省文
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女御卑故教以執婦人之常職九嬪媵於后夫人女御非媵則以分屬九嬪使相親愛而無嫉妬之心九九相屬同時御王又同事也二事絲枲之事婦人之服最易奢華治容誨淫惡之大也以法正之使不踰侈奇衺媢道不正也禁之以正心術展猶録也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
宗廟之祭王既祼出迎牲后執璋瓚亞祼王薦腥薦孰后以王爵亞獻内宰贊授之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瑶爲飾
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后尚德不尚飾禮服有常位助祭之位謂房中戸内及阼所立處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
贊九嬪之禮事

助九嬪從后之禮

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

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王禮賓后亞祼王獻賓后亞獻王酬賓后以瑤爵亞王酬賓先王以禮神之禮禮賓也后不親與皆大宗伯攝行

致后之賓客之禮

謂諸侯來朝覲及女賓之賓客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使使其屬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謂卿大夫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

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后立市陰陽相承之義次司次也叙介次也陳列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淳幅廣狹制匹長短皆有數也祭之以陰禮市中之社祭用婦人禮內宰攝之立市止於初建國時后不得與市事也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

北郊以供祭服上以奉郊廟下以化天下魯語曰古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王親耕以共齍盛因以勸天下之農也后親蠶以共祭服因以勸天下之婦也王耕於南郊純陽之位也諸侯則於東郊后夫人蠶於北郊純陰之位也

愚按禮文殘缺固難考知乃若禮意猶可默識也古者親耕之禮王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卿九推庶人助以終畝親蠶之禮后採桑三條夫人五條九嬪世婦九條國中婦人助以終桑蓋因親蠶禮缺故歷代依放而行之天子爲籍田千畝在於南

郊故禮家謂公桑蠶室在於北郊近川而爲之亦因親蠶禮缺諸儒忖度而行之皆失禮意也按蠶書蠶爲龍精辰值大火則浴其種蠶事當在暮春今乃在中春者正猶立春元日天下未耕而王先耕以爲之倡故中春天下未蠶而后先蠶以爲之倡爾時桑尚未吐若何採之不過出於北郊料理蠶具使國中知蠶事將始而已王與公卿勢難與民並耕故使庶人助以終畝乃若夫人世婦而下皆親治蠶故惟公桑植於北郊蠶室自在大內孰謂夫人世婦而可踰月在郊外乎蠶事既畢奉繭

以示於王遂獻於后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
夫人世婦使繅繅畢后親織玄紞夫人而下織以
成祭服此則放三推之禮而行之者也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
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
內人主謂女御內宮后夫人以下也后宮齎財視王
宮彌甚不嚴立品節限制則肆爲驕奢濫無紀極天
下騷然困矣九御獻絲枲之功后親受之重其事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
守

稍食正歲均之歲終則會功事正歲施之歲終則稽
與天道相終始北宮對王宮在南而言繫之王者內
外一體以王之禁令行之也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大率每宮九嬪
一人世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
女御二十七人番上從后數不盡備也先種後熟曰
穜後種先熟曰稑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
孳之祥因以知稼穡之艱難也王親耕籍田后又親
帥六宮生獻穀種以助耕事所以勸婦之饁南畝也

噫治常生於抑畏亂常起於驕奢周自后稷興邦子
孫世重農業而知小人之依享國最永書戒無逸詩
陳豳風後之帝王與其后妃法之念念在民不敢自
逸足以祈天永命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
王后聽內治有命皆內宰所贊內小臣傳之而已服
位亦內宰所正傳以告后
后出入則前驅
道之以辟衆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

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
擯爲后傳辭詔相正者異尊卑也俎謂后受尸之爵
飲於房中之俎
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
后於其族親所善者使往問遺之
掌王之陰事陰令
陰事群妃御見之事若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
錄所紀推當御見者陰令者王初御世婦女御以令
求於北宮不以賤而畧其禮亦寓難進之義
愚按內小臣之職止是未嘗一近君側后非以事

出宮亦未嘗得近后側也後世乃挈國權及兵柄
歸之自稱定策國老而天子恥受制於家奴哀哉
愚表歷代之大戒三漢武帝游晏後庭群臣稀得
進見奏請機事始以宦者主之趙高專恣說秦二
世曰天子所以聖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
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等習法者揆事仇士良
教其黨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
娛其耳目無暇更及他事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
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故曰
歷代宦官之禍一言以蔽之曰壅蔽我
太祖有訓曰君臣同遊大哉聖謨萬世之法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王之門五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
五曰路門雉門於外內爲中
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喪服衰絰凶器明器碑不祥也潛服若褱甲賊器若
懷刃防不軌也奇服衣異常怪民狂易惑衆也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三者之出入當須使者符節乃行幾苛察也
以時啓閉

晨昏之節
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
辟行人使無干也賤事貴之禮內命夫卿大夫士之
在宮者外命夫卿大夫士之在朝者若外命婦卿大
夫士之妻也內命婦三夫人以下也
掌埽門庭
門庭門相當之地
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宮正所及者廣閽人止燎蹕於門不得他往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
糾之
內人宮中女御女宮女奚在宮以衛后宮者也戒令
出於內宰寺人傳之而已糾監察也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
有司奄人與同事者此又帥而致之以散處不可無
統
佐世婦治禮事
世婦尊故佐其禮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
而詔相之

禁令不得擅出弔臨謂哭其族親女御卑故帥而往
詔相之不可使瀆於禮亦毋敢久留於外
按寺人於九嬪亦不得相職彌卑也
内豎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
内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故使童子傳道及給
小事使令宦官出入宮闈亦致淫亂拓拔胡后之事
遺醜萬年乃知聖人之慮遠哉深矣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内人蹕
幼事長之禮内人出於王宮亦當肅衆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喪將葬遷柩朝于廟褻器振飾頮沐之器象后生時
此女御之役出外故必内豎代之遣車載遣奠者天
子大牢苞九个遣車九乘后同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
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
婦學宮中之學記稱婦人未嫁三月教於公宮古之
時男女皆有教隨事示之受而學習自後世專以讀
書爲教婦人之學始廢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
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婦之事盡於是矣九嬪自其
家時受阿保之教比入宮内宰又以陰禮教之習於

四事備於從人之道世婦女御采於民間幼未知學
故九九而屬於九嬪使各教之教後亦各帥其屬九
九相與從於王所俱有次敘此所謂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者也九御雖卑上當王躬有繼嗣之端焉豈可
使不教婦人輕與王合王縱欲自辱忝宗廟何御敘
之法放月紀朔後從微嚮著卑者宜先女御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
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自望後反之
從著嚮微尊者宜先王元氣幾何乃每夕御婦人曰
陽以博施爲德陰性專妬先王寬舉大數立法非實

數也且御不御在王耳凡祭祀則齋戒疾病則齋戒
遇災異則齋戒發大命臨群臣則齋戒皆不近婦人
其大寒大暑一歲之虛四時有厲氣一月之虛風雨
震電之變一日之虛王亦當暫遠帷箔也
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
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豆籩徹之
若有賓客則從后
當贊后事
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外内命婦各就其位而哭

愚按古者國君不內娶故無外戚之制後世外戚每禍天下國家漢誅呂氏迎立孝文大臣置賢師傅以教竇后兄弟因此謙讓為長者此教養外戚之法也魏主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后族之家不得與政至哉言乎必也舉而屬之天官乃可垂法萬世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為齍盛

摡拭也為猶差擇

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涖臨也內羞房中之羞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故王使往弔君臣之恩其厚矣乎後世師其意不師其迹可也

女御掌御叙于王之燕寢

掌御叙不使九嬪以上而使女御卑者防上之專妬也妬婦人之凶德也小以專寵大以滅嗣聖人以禮防之止邪於未形后妃逮下子孫衆多矣王之燕寢王不就后宮息也天地訢合而陰陽有定位夫婦之别天地之大義也世以男女之交本起於慾而聖人制禮以防宮闈之隱牀笫之安天命至此易得鈌陷噫聖賢冲然無慾法之者當自不見可欲始

以歲時獻功事

絲枲成功之事漢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大哉言乎

凡祭祀賛世婦

助其帥涖女宮

大喪掌沐浴

王及后之喪王崩於路寢女御共其潘湯耳

后之喪持翣

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天子八翣后同

從世婦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從之者蓋如使者之介云

按尚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太師奏鷄鳴於陛下然後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辟也然後小師奏質明於階下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瘳也祠報福也

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除疾殃
招迎善祥之來梗禦惡之未至除災害曰禬卻變異
曰禳
愚按天道福善禍淫善惡各彰報應是故古之有
災病者親發誠心願悔惡以遷善求祐於鬼神世
之下衰人不為善而求得福為惡而求不得禍淫
祠所由興也而婦人信之彌酷矣故歷代禁挾左
道入宮者漢文詔禁祕祝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一哉王心乎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

后常稱也王后尊稱也經凡稱王后者重其事則爾
后動必以禮其職有常皆女史所掌內治之法本在
內宰書而貳之
逆內宮
鈎攷六官之計事與司會相關
書內令
后之內令事與內史相同
凡后之事以禮從
亦如太史之從於王
愚按經於宮中常事書立后立世子大事也經調

弗書其詳於治典與古者立后以世族求窈窕之
賢後世以色弗以德由至微而體至尊咈哉立子
以適無適立貴微也以長以賢卜諸天命王不立
愛公卿無私其無子兄終弟及以為禮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
婦式婦人事之模範太宰所定也嬪婦國中婦人賢
善工於事者內人宮中女御事齎謂所當用財物
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大小而賈之物
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絲細而良枲麤而苦二物之大分其類亦自有苦良

麤細賈辨其功之美惡先授之功以齊其業及獻功
又辨之一其勤惰共王及后之用不忍費民漢元恭
儉貢禹嘗諫曰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
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守成之君
往往因襲舊弊以為祖宗故事歷代通患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
絲入若兗州厥貢漆絲青州厥篚檿絲及九職之嬪
婦所貢及后宮親蠶者以為祭服
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
絲之貢少藏之出之可同官也時者若溫煖宜縑帛

清涼宜文繡

頒絲于外内工皆以物授之

外工外嬪婦也内工女御

凡上之賜予亦如之

王以絲物賜人

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良功對枲而言有司若司服弁師之屬

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盥巾之屬白與黒謂之黼采色一成曰就言祭祀者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也

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

絲以給線喪禮屬纊以俟絶氣握手玄纁著組繫青與赤謂之文

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

謂茵席屏風之屬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種別爲計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緦十五升布抽其半者白而細疏曰紵雜言此數物者以著其類衆多草葛蕒之屬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楬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

苦功對絲而言典婦功言共王及后之用典絲言待有司之政令典枲言班衣服互文

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二官所會與司會通

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

陽數九故王之吉服九陰數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社稷故也狄當爲翟伊洛而南青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翬江淮而南素質五色皆備而成章曰揺王后之服褘衣何以獨尊也褘玄法天正色其畫翬白以爲質玄本無色白又素色蓋太樸以爲尚至文不文也揄翟何以次之也揄青少陽之色其畫揺亦青以爲質獨未致飾也闕翟何以又次也赤乃盛陽之色宜若過於文然以其孔揚也故但畫翟形不復備五色質未嘗不存其中也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

狄鞠衣謂之黄衣月令鞠有黄華桑葉始生象之故三月薦鞠衣於上帝以告桑事桑者后夫人所重也展衣亦曰襢衣其色白展襢皆取誠義言其質也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謂之椽衣其色黑御於王及燕居之服后之六服備於此乃後世則幾於服妖矣男子上衣下裳法乾坤也婦人連衣裳不異色專尚一德無所兼素紗者用素紗爲裏以表之表取其文裏白以存質

按祭統君衮冕夫人副禕諸侯不敢與王同服孰謂諸侯之夫人與王后同服乎喪大紀朝服君以卷夫人以闕狄玉藻王后禕衣夫人揄狄以是差之公侯之夫人當揄狄伯子男之夫人當闕狄三夫人及三公之妻近尊者宜屈其闕狄乎

辨外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

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凡命婦女御與外命婦也臣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與焉外命婦惟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衣服自於其家則降焉喪衰外命婦於王服齊衰后無服内命婦於王斬衰於后齊衰

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

衣服襲時十二稱小歛十九稱大歛一百二十稱内具紛帨線纊之屬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制其修短則爲役助之至尊不可使女工量度

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

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紀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天子有加焉禮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翣形如扇以飾棺柳柳車也二者之材必先經衣其木乃以張飾

掌凡内之縫事

謂夫人嬪婦之衣服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染順陰陽春氣發陳暴練者漚之以水晝暴之日玄纁者天地之色以爲祭服及夏盛暑熱潤始湛研之三月而後可用染以夏翟爲飾其類有六曰翬曰揺曰鷂曰甾曰希曰蹲毛羽五色皆備成章染者擬以爲淺深之度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副以配翟首飾之上也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漢步揺矣服之以從王祭祀編以配鞠衣展衣比髮爲之若漢假紒矣服之以桑次配褖衣次第髮長短爲之詩所謂髢也服之以見王及燕居追謂琢玉爲之詩所謂王之瑱也衡謂維持冠者左傳所謂衡紞紘綖也惟祭服有衡垂於副兩傍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謂卷髮者長尺有二寸記所謂纚笄總也外内命婦之鞠衣襢衣者服編褖衣者服次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外命婦自於其家則序降焉

按禮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飾不過與髮與笄而已後世珍寶盈頭不幾於冶容誨淫乎

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笄而加絰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

著服有屨複曰舄襌曰屨有絇有繶及純者飾也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絇繶純同色互舉一色以相該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凡屨之飾如繡之次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士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尊祭服之屨素非純吉有凶去飾也葛屨夏用之冬用皮

辨外内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大夫而上服冕有命舄無命屨命夫之命屨惟士爵弁纁屨命婦不得有舄其命屨自黃屨以下孤之妻九嬪鞠衣黃屨卿大夫之妻及世婦展衣白屨士妻

及女御緣衣黑屨功屨次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九嬪內子亦然世婦命婦以黑屨爲功屨女御士妻命屨而已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亦謂去飾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祭祀而有素屨者唯大祥時

愚按屨小物也而其用可重足以承載一身也動必由之是故聖人爲冠以尊其首爲屨以重其足人身手足如天尊地卑各奠其位此之謂至德至道其有不凝乎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喪用哀素死道也復有生道焉故使夏采求之王平生常所有事之處冕服崩者之上服也記稱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經言大祖舉重耳乘車王輅建綏其上以冕服不出宮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周人兼用之綏字誤也

愚按歷代之亂后妃也宦官也王左右親信也后妃之家也今壹制於冢宰其冢宰不幸而有姦雄竊國姦邪蔽君則且柰何曰天下之事有本有幾有勢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正其本也防微杜漸毋自壅言路慎其幾也國不堪貳惟禮可以已之挽其勢抑末矣愚聞諸孔子曰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人君慎斯三者以察宰相斯得之矣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四

兵備副使太原王道行梓門人歸有光校

地官司徒上

地任養萬物司徒職主牧民法地道也徒者衆也

天下有一民弗獲其所司徒之責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安各得其所也擾漸而習之使馴也先王保民其父母愛子之心乎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唐虞司徒教民人倫后稷教稼穡列於九官周以后稷合於司徒升配冢宰大小司徒唐宋爲戸部尚書侍郎而所掌乃天下錢穀與司會相紊教養萬民之道闕如矣嗚呼天之立君惟爲百姓而可廢其職乎大司徒正也小司徒貳也鄉師攷也司徒通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二人者共三鄉之事相左右也其官在　國朝爲戸部諸司而職則異矣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此聖人教民第一經畫古者畫邦畿千里天子所親治四方諸侯則之畫國中百里内制爲六鄉此首善之地也王治之彌詳故以區處士民而以王朝之官兼之鄉老王之三公下兼也鄉大夫王之六卿下兼也每鄉五州州長以中大夫凡三十六人每州五黨黨正以下大夫凡百五十人數未必備尊者不足卑者上兼矣每黨五族族師上士凡七百五十人每族四閭閭胥中士凡三千人每閭五比比長下士凡萬五千人數彌不備以王臣不足使民自推擇其長因而秩之矣其爵未必盡列於朝亦不賦祿漢賜民爵一級已上其古之遺法乎世疑六鄉七萬五千家而設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民不勝擾蓋未知周官兼設之義官不特置故無府史胥徒嗚呼古法上下相爲流通譬如雨澤降自上天流行地中從川以達畎澮一時徧滿後世治道無抵上德無由下宣下情無緣上達而教化等爲虛文矣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祭祀之禮有關於司徒者封人爲之長主定社稷疆界者也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或疑鼓人舞師錯簡歸諸春官夫大司樂所教肄於學官惟鼓舞爲民間通用之樂聖人所以動民而興起教化者也其神矣乎後世鼓吹旋舞或雜羌胡豈宜混我華夏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國朝之犧牲所牧之爲言養也物與人異類而愛養也者能順其性而使之自生也五官分授六牲各有攸屬牧人總之小事不可無統密矣哉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司徒主奉牛牲故有專屬君無故不殺牛弗敢輕也國莫大於農事農事莫重於牛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祭祀之報生於人心也牧人養犧牲以共祭祀敬矣猶以爲未也將祭則選牲而殊養之俾其充肥必如是而後足以盡吾心焉耳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何以聚人曰財斂散之法司徒所以養民也載師爲之長載之言事也因民所利而利之各任以事取其稅以供官教化在其中矣後世聽民自爲生乃惟聚斂是急不復卹民困窮豈父母斯民之心乎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主六鄉近地之賦者財入大府穀入倉人命官曰閭師者以其周知閭閻細民之情爲閭胥所取法也善於撫字催科自以不煩後世聚斂之臣上以爲能吏乃古所謂民賊耳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縣師實主天下兵賦不屬之大司馬而屬之司徒者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兵必檄司徒之屬先王所以防微也非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斯名曰縣師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其中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主奉王命以施惠於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後王尚其體諸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賦莫大於平均均之爲言人人各得分願也有司者各厚其民則其勢不可通惟均人而後較若畫一王道所以周徧而公平也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教道之官師氏爲之長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師氏以輔王也保氏以弼王也事相因先王有師臣者有友臣者王於公孤則師之矣王於師保則友之矣師嚴而友親相須以成就聖德後世人主不知務學故師友道廢人臣惟僕僕爲恭漢置諫議大夫唐宋增置拾遺補闕人主曷嘗與之爲友哉嗚呼帝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崇高極矣惟隆師親友使德爲聖人尊榮莫大焉乃徒自尊而不知尊賢此世道升降第一關繫也 國朝内閣以三孤兼大學士輔導聖躬師友之義其未定乎嗚呼人君尊德樂道而其大臣相與推賢尚能穆乎唐虞之治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諫者勸民以善也救者懲民之惡也設官教民本有常職王時遣使巡省民間宣揚教化聖人所以作新民也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調和也復讐大義也不可解於心民不幸有之司教

化者以大義爲之處耳今特置官必民之多有是事也毋乃亂世之風乎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之言謀也謀合異姓成婚先王重男女之別故特置官以司其教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市官之長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主平定物價衆所取正者也取信者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廛民居區域之稱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此聖人教民第四經畫夫爭利者於市風俗薄惡莫有甚焉聖人主之以司市而以比閭族黨鄰里酇鄙之法區處士農者區處商民其天地之無棄物與胥

師而下即用商民謹信者爲之其無秩者商賤不得賜爵也司虣禁强者不得凌弱衆者不得暴寡司稽察姦人無所弁容皆市井急務其第三經畫爲肆以區處工民者事見冬官司空而今亡矣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泉府所掌即外府之邦布也彼儲於官以給公用此藏於市以其取於商者還以便商官無私焉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漢之城門校尉匠人營國九里旁三門四面各三門門各置監而司門總監十有二門禁令當出於一嚴矣哉司門得人則四方觀光上國者咸有所興起其姦人覘國者亦且陰折其邪心矣故周衰賢者多隱於是官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關界上之門王畿千里面各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每關有士守之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也司關總監

十有二關司關得人則四方觀風者不待入境而先知俗亦可陰折奸細之窺覘

按二官與市相聯以商旅所經也後世屬於夏官司馬蓋得設險守國之初意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節信也漢有符節臺

遂人中大夫二人

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

司徒主治六鄉特設遂人主治六遂位亞小司徒鄉師六鄉之師也遂師六遂之師也位亦相亞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

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

鄙師每鄙上士一人

酇長每酇中士一人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

鄰長五家則一人

此聖人教民第二經畫國中自百里外制六遂以副

貳六鄉王化首及於鄉其次及遂故以區處農民王治之稍詳亦以王朝之官兼之鄉不自兼故其秩每下一等至鄰長則無秩矣六遂之外則為都鄙以封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使吏自治之王不察察焉都鄙之外則為邦國以封建諸侯王治之彌畧矣德則無不徧覆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旅師之於六遂與閭師之於六鄉畧同里宰之所取法者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事與縣師相關縣師通掌天下兵賦稍人則專掌稍甸都鄙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家邑小都大都自稍以出焉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主斂甸稍芻薪之賦以共委積者也事與遺人相關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平土地之政令事與均人相關均人止於國中及四郊土均盡於天下禹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土均其遺法也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害嘉穀者草也草人教民芟夷而蘊崇之因以茂嘉穀治道除惡以安良民其亦若是矣乎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教民種水田之法中原地高水深土厚雜樹五穀為宜惟近水者可稻聖人兼盡地利以南方種水田之法施於北方防豐凶備旱潦也噫聖人存心於農事至矣今中原彌望地多荒蕪民惰於農事鹵莽而耕

滅裂而耘此困窮之本也宜重農扈之官倩南方[illegible]
農爲師廣興地利高下靡遺民見利則自相勸富庶
决可朞月而待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王道第一
急務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二官王所遣使採訪民風者也故能周知土俗入而
告王事與司諫司救相表裏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
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虞度也度山之大小及地利所生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地利所生麓山足也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
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
小川之衡
此聖人教民第五經畫山林川澤天地之藏民之大
利所在也而亦大害所在也沃土之民不材剝於財
寶所產聖人立虞衡之官區處近地之民因以爲守
定其部署聯爲比鄰分而教之而養之使天地自然
之利均被兆民王道所以無偏無黨也後世人主私
以自奉視爲國家之寶小民弗與焉桀黠之民奔走
以竊其利是爭民施奪也嗚呼君心不古民心彌不
如古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跡知禽獸之處田獵則用之爲耳目其兵法之有鄉
導乎

丱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丱者金在礦玉在璞之稱天地精華藏隱未露出而
成器始爲世用終弗若菽粟布帛不可一日無也漢
詔禁民採黃金珠玉謂其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大哉
王言乎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蜃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已上七官蓋不常設因事設之亦若後世差官幹當
公事事畢而復職
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漢有上林令詩云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
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聖人與民偕樂善萬物

之得所其諸太和元氣乎後世人主斥地以爲上林
死惟馳樂之從殺其禽獸者如殺人之罪乃孟子所
謂爲阱於國中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
獨樂也然則何如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也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聖人不使國中有隙地是故樊地爲圃以樹果蓏築
圃爲場以納禾稼後世廣爲園亭雜樹奇花異卉饑
不得養饉不得充其何益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藏穀曰廩司徒教民莫先於養養莫重於足食廩人
爲之長此王政首務也其官與大府相表裏出納大
計皆司會主之漢太倉令屬治粟內史唐宋戶部之
屬四其一曰倉部廩人是也其一曰金部大府是也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
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積謂之太平國無九年之蓄
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也賈誼言於文帝曰倉廩足而知禮節民食不足而
可治自古及今未之嘗聞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

不織或受之寒今悖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寡而靡之
者至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公
私之積猶可哀痛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國
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
之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
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
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帝乃親耕以勸天下之民海內
富庶興於禮義嗚呼爲民父母者尚念之哉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供給之官主平宮中用穀者聽命於宮正內宰人主
富有四海何患於貧而衰世用度常苦不足以宮中
坐食者衆也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古者寓兵於農倉廩之積主養兆民後世兵農既分
國家常苦兵食不足計其所費殆無日不用兵民力
其何以堪也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古者獻穀數於王則祭天之司祿故知司祿之官主
天下穀數及頒祿之制者也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勸農之官詩云以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先王
於民其猶家人父子乎
舂人奄二人女舂抌二人奚五人
女舂抌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杼臼也詩云或舂或抌
饎人奄二人女饎八人奚四十人
主炊爨共上之食
槀人奄八人女槀每奄二人奚五人
主共散食者

已上同統於天官內宰其事在膳夫而乃分隸於地
官廩人者因用米穀故也若舉而併諸天官事尤歸
一矣乎
愚按古之奄人有二其一生而精氣閉藏者謂之
天閹先王因民之有是疾也而用之與蘧除蒙鏐
戚施植鎛侏儒扶盧聾聵司火矇瞍修聲同其一
罪在宮辟謂之腐刑先王不忍棄也使之守宮與
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刖者守囿髡者守積同後世
乃有自宮以求進者殘父母之遺體絕天地生生
之德犯國之大禁此非人情而猶忍爲之上之人
盍亦求其故哉
愚按地官之有司徒其大絡也分而爲小絡自鄉
大夫至於比長自遂大夫至於鄰長自司市至於
肆長皆上下以次相承子絡孫絡具矣師氏而下
專主乎教廩人而下專主乎養其餘各以一事散
見分屬
愚讀天官知周公之所以格王及讀地官又知周
公之所以化民也格王云何非徒詔誥以言過然
後諫也在乎漸漬薰陶而已故天官所統內始於
宮闈凡飲食起居唯謹何以化民非徒號令以言

發然後禁也在乎撫摩鞠育而已故地官所絲下
逵於閭里惟版圖賦役爲重大抵王之難格莫大
乎君臣之情不通令也左右前後習與正人居所
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王孰與爲不善民之難化
莫大乎君民之情不通令也視民如吾子弟視民
之事如處吾家事民亦相率如聽父兄之教是故
不勞而化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
王安擾邦國

二者王政之基土地之圖宜順山川形勢爲主而附

載邦域其間可以界限華夷封建緣此可定鄉遂都
鄙以此而分人主披圖四海如指諸掌故曰朕心日
行天下幾遭人民之數各隨邦域所在籍記戶口總
具登耗多寡之大數可以驗其生聚教訓井田因此
可均軍旅徭役以此而起人主覽籍蒼生咸在目中
惟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大司
徒所建天下之圖籍也封國之君守土之吏亦各建
立圖籍以次加詳焉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
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幷地勢東西橫廣南北從
長立地之道剛柔盡之矣融結之始勢如濕沙剛者
屹而獨存山林至高地脈所發源也柔者洶而漸去
川澤至下地勢之委所趨也丘陵生於大陸脈發土
中若伏若連時作高阜地有吉氣土隨而起也墳衍
沃饒之地其土下平水際地脈隆起亘爲大防支有
止氣水隨而比也原隰水土所交會高者廣平其下
卑濕辨五等名物大以封國立君小以置邑居民邦

國都鄙之數大率若王制所謂畿內九十三國畿外
八州州二百一十國也畿疆王畿千里內外界限外
以建邦國內以建都鄙溝穿地爲阻固封起土以爲
界也先王所以疆理天下書云申畫郊圻愼固封守
是也社祀后土以勾龍配稷祀稷以后棄配社稷不
屋而壇起土爲壝樹之田主以依神也所宜木謂若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其以松爲社者則
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先王建邦設都必立社稷者
以養民爲重也

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

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
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
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
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
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土會之法通計所生物何者爲多則知土之所宜古
人所以周知地利也山林氣高寒毛物狐貉之屬宂
居毛深温厚皁物柞栗之屬有殼苞固民毛而方者
膝理密耐寒而形勁正川澤多水鱗物水族魚龍之
屬膏物蓮芡之屬生於水中民黑而津水風所吹感

水之氣血感氣不足也丘陵土高厚羽物翟雉之屬
伏地而能飛核物李梅之屬其仁在内民專而長其
形魁梧禀氣厚盛也墳衍邊高中下介物龜鱉之屬
有甲陸生而水居莢物薺棘之屬有刺皆外剛内柔
民白而瘦露骨少肉血不華色原隰水土疎薄贏物
虎豹之屬淺毛者也叢物萑葦之屬連生而不長民
肌體肥而形卑弱肉多於骨筋力弛緩禀氣柔弱也
五地隨氣異形氣行地中復隨形異人物之生天氣
以爲父地質以爲母子肖母形常多聖人仰稽天運
俯察地理故能盡人物之性嗚呼人生不免囿於風
氣之中學者當超出乎風氣然後可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
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
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
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
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
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
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因此五物其上當有闕文舜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
一曰父子有親二曰君臣有義三曰夫婦有別四曰

長幼有序五曰朋友有信聖人因民之常性制十有
二教以品節之故曰克綏厥猷惟后人心忘本則苟
祭祀嚴敬鬼神各思報本人有血氣尚力則爭陽禮
鄉射飲酒相與揖讓民自尚德而不尚力陰禮男女
婚姻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樂主於和其感人也深
故喜怒哀樂中節而不乖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
子伏之屬尊卑有常則不踰越俗謂本土所生習偷
偷薄也人各戀舊忠厚之道民不畏法則虣以刑教
中所謂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也恤謂災危相
憂民有凶患誓之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車服之制

上下辨則民志定而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慎德敬以修德也興功勤以趨事也民功曰庸爵以顯賢祿以賞功衆自知勸

愚按此與宗伯司冦太宰相關而宗伯爲多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土宜之法土有宜有不宜聖人教民因地之利順其所宜十有二土者地理上應天文十二分野其精氣

相通也相陰陽之向背以奠民宅利則使居之害則使避之居得其所則民生可阜動物可蕃植物可毓任土所生因民所能由知其利害壤十有二土之性五穀各有所宜此專主教農事

愚按此與司空時地利相關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土均之法聖人因地力之不均而立法以均之輕重皆得其平九等之法出於禹貢地利有隆耗聖人隨時增損民職太宰之九職也地貢太宰之九貢也財賦太宰之九賦也

愚按此與太宰制國用相關後放此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此聖人建都之制其文則類記體與聖經前後不倫蓋諸侯去籍時所亂天地高深廣邈不可爲準求之茫茫聖人範圍天地立土圭之法度土廣深定其東

西南北方位日在天其景在地土圭尺有五寸夏至日景與土圭同故以是日晝漏半樹八尺之表候之其地於日爲近南則景不及短於土圭陽氣常勝多暑其地於日爲近北則景太過長於土圭陰氣常勝多寒其地於日爲近東則景斜土圭東如夕之景近海多風其地於日爲近西則景斜土圭西如朝之景近山多陰其地於日爲正中則景於土圭適合天地四時風雨陰陽皆得其正百物阜蕃旺氣所在也帝王建都必乘天地旺氣所在

愚按帝王中天下而立則建都宜莫如洛陽然後

世英雄豪傑咸謂洛陽不若長安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後世德薄必也擬形勢之上游則可省冗兵以寬天下民力也以形勢而論長安譬則天下之首洛陽其天下之腹乎唐虞都冀三河環之南面以臨天下後世不能都土齊也噫天地有轉運地道有推遷人道有變動故建都必參三才乃定毋以土中爲拘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

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此建邦國之制周衰諸侯惡其害已因而改竄聖經者也按古者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封建之經制也諸侯各守其封而附庸無常屬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入其疆田野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田野荒蕪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削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此封建之權制也分土有定

其益地蓋增以附庸改於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蓋舉其本封而言改於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故孔子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蓋包附庸而言也周衰疆大諸侯吞滅旁小國封建因是以大壞先王良法泯不復傳雖然天下大勢可知矣居重以馭輕安上而全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利害昭昭也天子畿內千里而公侯封疆五百四百里得毋樹亂乎封國用土圭者天下有天下之中一方有一方之中冲陽和陰天地融結何處無之故以土圭求中所在日晷千里而差一寸土圭亦當隨地

折衷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造都鄙與建邦國不同邦國世守其地錫之山川故以土圭度地制域都鄙惟計口制祿故地域大小以室數爲差不易歲常種之田所謂上地也一易中地再易下地趙過所謂代田也代田之法畝廣六尺以其半爲隴半爲甽廣尺深尺與隴相間今歲播種甽中明歲休其力而以甽爲隴歲更代則地力完苖旣

滋長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草盡隴平則根深耐風與旱故能以薄地而倍收其法本出后稷一易者間一隴而爲甽也再易者間二隴而爲甽也隴不播種故又謂之萊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地職九職地守若虞衡地貢九職所税也地法隨地所立法度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

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荒政聚萬民者凶年饑歲民將死亡其勢必至離散故以政聚之曰荒者急如拯溺救焚不可緩也散利發公帑所藏者此荒政之首務國有儲積主於豫備凶荒出以救民之急豈有父母忍坐視其子之饑薄征減民租未輸者賑濟催科二法不可並舉否則如左手予之食而右手紾而奪之也已藏者散之未輸者薄之荒政大綱舉矣緩刑者民迫於饑寒不幸有過失當哀矜之弛力者歲有力役之征令弛之以息民力舍禁謂山林川澤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幾謂去關防之幾察使百貨流通商賈來市此救荒之要術眚禮謂凡禮文可省者如有幣無牲之類殺哀謂凡喪紀之節一皆減損專於理會荒政蕃樂謂歲荒民饑當憂民之憂閉藏樂器不作多昏謂凶荒之年殺禮以會男女婚姻使得相保索鬼神謂靡神不舉並走群望之類前既緩刑後又除盜賊此經權皆舉也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民亦有伺變竊發者凶荒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故以除盜賊終之止禍亂之萌愚聞諸呂成公云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

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保安其民使之蕃息也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德幼者慈愛之如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也老者養贍之如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也振窮謂救天民之窮者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老而無子曰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恤貧若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寬疾若癃不可事不算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徭役不專取漢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

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
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
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
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噫二詔藹然天地生物之
心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
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俗者祖宗根本所在也民不忘本則善心生媺美
也宮室堅固生有定居合族而葬死亦相近人情自
不忍棄兄弟内外親戚相依也師儒弟子各宗其師

也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民雖有富者衣服不得獨異
禁奢僭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於象
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於邦國都鄙
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教法以時新之事同太宰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
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
州爲鄉使之相賓
教法立矣待人而行使之者皆謂立其長以帥之也

先王疆理國中量地遠近度其力厚薄校人之衆寡
而立法五家居相隣也故使之相保任二十五家居
同巷也故使之相容受地近則情親人寡則易察各
有繫屬所居皆良民人道莫大乎送死一家有喪二
十五家力不能給故使百家助之有大患害非百家
所可御故使五百家合力相救凶年饑歲五百家事
力尚有限合二千五百家爲州地大而人衆故使之
通財相賙自州黨而下雖嘗考其德行道藝然或彼
善於此故必合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求其賢者能者
參衆論之公相與賓興之則其才德傑然出於衆矣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
曰樹蓺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
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
有二曰服事
登進而成之也自一至九太宰以九職任民者也司
徒復頒之太宰倡司徒司徒率其屬以倡邦國都鄙
上下體統相承也五官事皆放此九職之外司徒益
以三者學藝百工技藝各有師世事民各守其先業
服事勤勞公家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物猶事也賓興以賓禮舉賢能於王也根於心爲德
知者心體之良知教以開天聰明也仁者心德之全
體教以克去巳私也聖者知通乎微教以神明厥德
也義者心之裁制教以揆宰物也忠者發巳自盡
教以懇惻爲善也和者發皆中節教以無過不及也
體於身爲行人生本於父母罔極之恩也故孝居先
兄弟與吾同出於親故友次之九族同出於祖宗故
睦次之五服異姓之親骨肉相連故婣次之朋友合
志同方故任次之任信也隣里鄉黨相安而居故恤

又次之見於事爲藝五禮以導中六樂以導和五射
以觀德五御以服事六書以考文九數以會計先王
之教本末具舉內外交養所以成人材正風俗也後
世教以無用之空言故下無實學上亦無由得真材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糾察也戒也教之不從則懼以刑使之率教八刑與
六行相反而益以二造言邪說誣民異端者也亂民
桀黠犯法敗類者也二者先王之所深禁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
教之和

五禮謂吉凶軍賓嘉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
濩大武僞者外有所爲喪其天真者也情者中有所
感離其天性者也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僞使其行得
中樂所以蕩正民之情思使其心應和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有地治者謂鄉州及治都鄙者也士司寇士師之屬
民不率教而相爭上之人不忍遽加以刑也司徒與

親民之官聽而斷之以息其爭其麗於刑者乃不得
巳而歸於士嗚呼仁哉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五帝文誤牛地類故屬地官奉牛牲初牽入時羞其
肆進所肆解骨體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令遂師修道遺人共委積

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引喪車索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

大旗上畫熊虎國有徵調刻曰桐旗集民於旗下

愚按大司馬本兵冢宰統邦治調兵之權不出於大司馬則當歸之冢宰今乃屬之於大司徒先王之慮遠哉深矣其以杜漸防微乎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大故謂王崩及寇兵也致民於王門以備不虞有節乃得行防姦私也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大荒大凶年也大札大疫病也移民辟灾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愚按梁惠王移民移粟孟子謂爲小惠大司徒乃行之曰先王之政本末兼舉惠王不發倉廩賑民秖移民間之粟使野有餓莩豈爲民父母之心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教官之屬各上計於大司徒司徒總而致於冢宰

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治官之屬太宰不自令小宰令之五官則自令其屬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小司徒建邦之教法主於制民之產平其賦役亦猶小宰建邦之宮刑專主一事也國中六鄉近地小司徒所職四郊之外是爲六遂有遂人專職之故與都鄙皆言及夫家匹夫受田之家九比品爲上中下三而三之是爲九比凡田賦皆以是爲準貴若鄉大夫賤若胥徒老六十以上幼十五以下廢疾癃不可事者弛舍復除其役字誤爲施征役先辨優免聖人之寬仁也祭祀謂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飲食若行鄉飲族食喪紀族相葬埋皆有禁令不使失禮法

乃頒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鄉大夫雖六鄉下兼有司之守故小司徒頒以法登成也定也衆寡民之多少物家中之財六鄉近故歲時入其數詳於治內也其六遂之比法遂人頒於遂大夫亦入其數如鄉之制

及三年則大比六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大比謂使天下大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比要閱計簿書邦國遠故三歲受其要畧於治外也其受鄉遂都鄙之比要可知

按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皆大司徒所建然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簡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繁也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此先王寓兵於農之法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五比爲閭故五伍爲兩四閭爲族故四兩爲卒五族爲黨故五卒爲旅五黨爲州故五旅爲師五州爲鄉故五師爲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其制一定有征伐起之以爲軍旅四時講武作之使趨田役有警比之使逐捕盜賊閒暇之時令之使出賦無事則安於田里皆吾尊君親上之民有事則致於行陳可以戰可以守皆仁義節制之兵王政之至善者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凡授田當先度其戶口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乃成爲家一家男女七人則授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按孟子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經惟舉七人而下平賦役從寡者立法聖人寬大之政也可任共男子之事者每家舉大數爲率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一家可任者雖多止用一人爲正卒聖人所以寬民也正卒之外其餘悉爲羨卒藏於民間官不役之惟田獵與追捕盜賊則不待按籍起發其家丁男皆行使自趨利逐害隱然寓軍令其間矣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用衆庶必以法整齊之誅犯命者亦以素嚴軍令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大事戎事也致民以聽調發大故灾寇也致餘子人盡爲守餘子謂羨卒已上六鄉田賦之法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

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六鄉負郭地狹民稠田不可井授故每夫受百畝之田而以十起

數自六遂以至都鄙同謂之野土曠人稀乃可行井田之法井田司空之事司徒主授之民故掌其法經土地者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壞井田先開阡陌遂爲萬世罪人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地勢寬平畫而爲井其形正方地勢高下不齊田不可井則因地爲牧或二牧而當一井大抵截長補短以足其數此井田之活法可以通行於天下不必千里平夷如掌而後可行也後世疑井田不可復者蓋未

知聖人經權之制耳九夫爲井者一夫受田百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故稱九夫實則受田者惟八夫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也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里而爲一同井田以四起數而匠人營溝洫以十起數其法蓋相表裏云嗚呼井田法行夫然後人各得其養後世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棄爲餓莩今夫父母生子數人而弗爲之均產或飽而嘻或啼饑而瀕於死父母亦獨何心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小祭祀王玄冕所祭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大軍旅小司徒帥而致於大司徒大司徒巡治之小軍旅則小司徒自巡治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喪役正棺引窆復土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大司徒立王社稷小司徒立諸侯社稷畿疆大司馬所制九畿之界限也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民訟爭是非證以地之比隣地訟爭疆界考其地之圖形此太宰以官成經邦治者也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群吏正要會而致事

治成治之成效宰夫所聽曰成也地官則鄉師聽之小司徒據之以行攷課之法大司徒定其功罪誅賞

則請於冢宰以詔王月要小司徒自受之亦致於小
宰歲會則小司徒致於大司徒大司徒致於冢宰故
五官之事常與天官相通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
國有常刑令群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
事同小宰修法防虧廢糾職防怠緩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
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内主民事者平章其教治優
劣論正其政事得失夫屋五畝之宅民有勤惰貧富
其室廬有修廢戸口有衆寡六畜有登耗器械有備
乏皆閲計爲比要國家有事則用之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六鄉之教司徒布之鄉師分而教之平察其治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
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
其獄訟
國比之法小司徒所定九比之數須於六鄉者先之
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獄訟逆折其萌於未
爭之前所以爲治鄉之教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
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司空掌役州里出役即州里遣役之本數以攷司空
治役之章程則役事可得而鈎攷矣
凡邦事令作秩叙
事功力之事秩部署其常位叙次第其功程作之者
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古之役法實寓軍法事有常
次馭萬衆如一人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
羞牛牲贊大司徒也甸師共蕭茅鄉師以茅爲蒩刌
之長五寸用以藉祭事畢束而去之守祧藏其隋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
大軍旅會同稍人作其徒役輂輦帥以至鄉師正治
之而已輂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
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
輜輂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版二築夏
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
御匶而治役
治謂監督其事纛羽葆幢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

行列進退諸侯喪禮執紼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師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輓柩者凡千人却行柩前與匠師同事匠師事官之屬具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

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窆下棺也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兩旁各一碑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於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

四時田獵以講武事州里舊有成法久則玩鄉師復前期出之若新令然以作其衆提醒人心也簡者豫爲閱計修者豫爲配當古之勇好以整又好以暇

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大軍旅田役大司徒以旗致萬民鄉師司其事衆庶既集以鄉大夫鳥隼之旟表識所在使各趨其下不亂前後屯車徒異部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朝

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修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之類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囏阨饑乏也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待囏阨先生不忍人之政可謂至矣而其不忍人之心哀痛惻怛猶恐有司徒爲文具也故遣鄉師代王巡行國中及野視萬民有囏阨當周給者稱王命賑貸之事畢則述生靈困苦之狀復於王王雖不常出宮而閭閻啼饑號寒如親見聞於耳目細民受惠者感戴聖德亦如親受賜於王故曰

人君愛民如子民亦愛君如父母矣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吉服祭服也凶服弔服也比長主集爲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揭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射器者弓矢侯旌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吉器若閭祭器凶器若族喪器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禮之行存乎器其

制度名物法象陰陽庶民乏於財數不備則義有關而禮或幾乎息矣鄉之所治者衆器可以大備比閭族黨皆旁使相共上下相補民得以無廢事教化以成噫觀古人之稽鄉器可以知王道之所重矣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攷教視所教賢能知其德行道藝進否唐虞之明庶以功也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與否唐虞之詢事攷言也稽器唐虞之如五器也展事唐虞之屢省乃成也廢置誅賞脉絡與冢宰相應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鄉大夫以六鄉兼之故特言職與六官正貳攷同例重親民也政之爲言正也正人之不正教之爲言效也使效上之所行禁以防其爲惡令以誠其爲善四者治道備矣正月之吉天運惟新六卿各受教法於司徒而頒於所屬與民更始聖人所以作新民也鄉大夫皆六卿所兼同受司徒之法此聖人制爲通禮也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德行道藝州長所攷者鄉大夫從而攷察之將以

賓興審之有素則其知之也詳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故以爲鄉大夫首務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教法受於大司徒此則役法受之於小司徒者也國中復多役少故晚賦而早免野復少而役多故早賦而晚免野地多在六遂蓋對國中而言貴已仕有爵祿者賢有德行能有道藝賓興者皆所當敬服公事庶人在官者所當優老高年者疾力不任事者皆所當寬恤入其書言於小司徒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貳之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平日作成人才大比拔其尤者興謂人才隱於下升而舉之賢德行優者能道藝優者鄉老尊賓興重事故與衆寡鄉民之善者無多少咸在稽合衆論出於至公以

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所謂用賓於王也其賓之明日相與錄賢能姓名及平日所行之善獻之於王王親拜受重得賢也天佑國家降生賢材王不敢忽藏其書於天府內史副寫之將授以天位天祿

愚按古者上之人有求於士士修於家自重而無所求是故鄉老三公也鄉大夫六卿也下與韋布之士抗禮王至尊親屈體以受賢能之書事體隆重如此漢舉孝廉茂才郡國親勸爲之駕古意尚存後世科舉之法出士以空言自衒鬻不復以君子之道重其身上之人群聚而試之裸而後入一切以小人待之輕賤甚矣士以一日之功可躐終身富貴故皆利祿誘心雖有志之士亦爲所奪嗚呼人才治效古今盛衰於是決矣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獻賢能於朝畢退而至鄉訪問衆庶復有賢能否必以射者唐虞所謂侯以明之也大比既定又恐下有遺才且欲求人才作養以爲他日賓興張本嗚呼古人教思無窮如此和者發皆中節德性之善也容者動皆合禮威儀之節也主皮者內志正外體直不失正鵠也和容習於五禮者也興舞習於六樂者也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其文亦類記體其義則格言也公天下事當以公天下心處之小民合而聽之則至公無私此鄉舉里選之法是乃使民自舉賢者出使爲長民之官使民自舉能者入使任有司之事公莫大焉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後世科舉之法上自以偏見俗尚取人非公選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事與冢宰相通

正歲令群吏攷灋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

之字衍文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教法須於群吏復令群吏攷法於司徒者上下之情貴乎相通有司進見親聽教戒其受命唯謹上之人亦能延見長吏以訪民情王政之至善者也

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

國有大事謀及庶民夫民合而聽之則天致於外朝其事則朝士掌之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

違之

閭各有門人自為守以聽大司徒政令禁民不得私相往來惟以旌節傳政令文書者乃得通行毋阻故法簡而嚴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鄉大夫惟頒法州長以正月之吉屬民讀法其所聯聚亦近州之民遠者自讀法於黨人心自由則放讀法以儆動民心興起於善雖然此在平日恩義相孚

上以誠心感動則下亦以誠心信受否則上下相率為虛文矣德行道藝黨正書者從而攷之以勸進其善過惡者糾戒之使同歸於善唐虞之欲並生哉也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歲時祭祀州社春而祈年秋而報功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

序州黨之學也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射義曰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大祭祀山川在其境內者也大喪鄉老鄉大夫卒於是者也地主故臨其事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國有調發致民於司徒州長在軍則為師帥故掌戒令賞罰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天道終則復始如初歲以為常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賛鄉大夫廢興

人才在所舉者曰興不在所舉者曰廢上下相參謹之至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州長以歲首黨正則以四時之首教以次而加詳遠於黨者則亦在族

春秋祭禜亦如之

禜雩祭水旱之神亦為壇位左氏所謂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

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歲十有二月大蜡索饗鬼神既蜡行鄉飲酒禮於序所以休老勞農申之以孝弟之義正齒位者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尚齒之經制也壹命之士與鄉人序齒再命惟與父族序齒居鄉人老者之上三命爲大夫其爵隆矣抑於父族下非所以貴貴躐於父族上非所以親親故别設席於尊東而謂之僎兩不相詘此尚齒之權制也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黨正無事則爲其民之師有事則爲旅師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會計一黨之政帥族師而下致於州長上下轉相承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人有德行道藝鄉大夫州長攷其大最而已黨正近民知之爲詳故言其實跡以待攷其賢也以其事可知其賢其能也以其事可知其能皆衆所推服唐虞載采采之法也或疑書人之善易啓爭端士經品題浮薄者因而指摘訕議迂闊矯誕之士且將飾詐以干名莫若付之科舉之法渾然忘情上不失渾厚之體下得以儲遠大之器曰然衰世信有是事也而獨不觀先王盛時教化行風俗美民相與推賢讓能乎治道當稽古爲式損益從時豈宜秤亭衰世以爲準

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有事黨正臨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黨正以孟月族師每朔行之彌近民者教彌數黨正所書德行道藝人才有成者孝弟睦婣天常篤厚學以充其良心則可以成才故族師書之因宗族鄉黨

所稱也黨正歲一書族師月一書之

春秋祭酺亦如之

祭酺者人有災害祭神而却之因合衆飲酒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先王既以伍法比其居不可無什法以聯其居伍而不什則人自爲伍家自爲伍矣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皷鐸旗
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族師在軍則爲卒長合其卒伍十人爲聯則伍合二
伍二百人爲聯則卒合二卒
歲終則會政致事
致於黨正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
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
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祭祀州社黨禜族脯也閭胥畢讀法無時有事會衆

則讀之敬敏任恤因事可見從而書之一善不遺也
自小善累之可以得大善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觵罰爵撻罰朴失禮則愧之教民者莫大於發其羞
愧之心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
及
先王忠厚之至令五家依輔而居彼此相安相與輯
睦主於勸人爲善其不善則交勸戒之勸而不從言
於官治以官法若有惡相容隱罪發則相逮所以懼
之使不爲惡也秦以條刻行之令民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主於伺察人過惡而開告訐之風忠厚之道斬
然以盡後世則又寬縱民之爲惡皆得自由矣
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
行之
自郊徙國中自國中徙郊皆不出鄉舊比長送付新
比長若徙於他出居異鄉予之旌節使可以爲符驗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鄉中無授出鄉無節人莫肯受惟有圜土留之司圜
主收教罷民故也秦法舍人無驗者罪之亦古遺制

但行之少恩耳後世寬縱故亡命之徒得隱於民間
而京師彌甚
愚按鄉舉里選之法閭胥選於五比二十五家小
善亦取故書敬敏任恤者族師選於百家累善廼
取故書孝弟睦婣有學者質美未學者弗與矣黨
正選於五百家善有大焉而後取故書德行道藝
者其學皆已成才於是州長攷之以覈其實鄉大
夫賓興之而拔其尤其法可謂備矣漢舉孝廉茂
才尚存古制得人亦多魏晉而降州郡各置九品
中正以别人才漢制亦漸廢矣後世科舉之法自

隋煬始殿試之法自武曌始可勝嘆哉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此佐大司徒不言稷省文耳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此佐小司徒凡立社稷之壝各以其方之色東青土西白土南赤土北黑土中央亹以黃土

愚按社稷事在春官乃屬之司徒者以守土養民爲重也知此義則知天之立君惟以爲民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令社稷之職

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

飾刷治潔清之也楅設於角衡設於鼻以備奔觸易曰童牛之牿元吉絼牽牛紖著於鼻端水槀殺時以洗薦牲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歌舞象巫降神也君牽牲入時封人且歌且舞言其

慱碩肥腯以歆神也毛炮豚者爓去其毛炮之以備八珍或疑牲而歌舞何爲者也曰是當辨誠僞古人以誠心行之此爲交神之始禮之宜也非怪也後世內無乎誠而外以應文具則難免乎戲矣雖然禮貴精誠不徒多儀之爲尚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皆敬其事大盟會同之盟事起衰世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

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間以四金又與六鼓

相應和也教擊鼓者以大小之數隨事用之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

雷鼓八面之鼓以祀天神靈鼓六面之鼓以祭地祇路鼓四面之鼓以享宗廟

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鼖鼓長丈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鼖之爲言大也因以肅軍令鼛之爲言緩也以役勞民而節其力詩云鼛鼓弗勝噫可以見古者君民之情矣晉之爲言進也將戰先作金奏次擊鼓以作

其進故其聲比鼖鼓尤疾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軍
行鳴鐲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馬
職曰司馬振鐸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兵謂干戚也帗列采繒爲之有柄皆舞者所執二者
所以形容百物之神有捍蔽袚除之功
凡軍旅夜鼓鼜
鼜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
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
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
臨陳以作士氣故曰援枹鼓之則忘其身田獵合圍
擊鼓象對敵
救日月則詔王鼓
日月薄蝕天之大變陰邪侵陽也王親擊鼓象聲其
罪伐之
愚按日月之食由於惡氣惡氣之生由於惡念人
君一念向善可以變灾爲祥

大喪則詔太僕鼓
始崩及窆時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
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
旱暵之事
春官樂師以六舞教國子舞師特教六鄉之民故惟
四舞而已漢法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酬祭祀之
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蓋古遺制也兵舞用干戚武
舞也帗舞用采繒羽舞析白羽爲之皇舞析五采羽
爲之形如帗舞三者皆文舞也四方望祀也旱暵雩
祭也暵者火氣太過則爲赫曦
凡野舞則皆教之
兼教六遂都鄙之民也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功德小難以形容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
六牲牛馬羊豕犬鷄也體完具曰牷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
之色牲毛之
騂牲赤色周人所尚取明盛之義黝牲黑色取幽微

之義毛之取全毛也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也陰祀祭社稷也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時祀四時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毀謂副辜候禳毀除殃咎之屬尨雜色不純也輕於牷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犧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當殊養之慎重之至非時而祭祀其禮略故不繫於充人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養於官曰公牛民間所養曰私牛私牛主於耕資以負重公牛用之為大牲弗輕殺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享牛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牛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宗廟有繹孝子求神非一處職讀為樴以繫牛者牛人擇於公牛之中授牧人芻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

牢禮飧饔也積生餼之若司儀主國五積膳熟進之若掌客殷膳太牢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

饗禮烹太牢以飲賓獻依命數食禮烹太牢以食賓有九舉七舉五舉亦依命數皆速賓行於廟賓射先行燕禮皆有殽俎用牛大射於澤宮燕射於寢

軍事共其犒牛

所以勞軍

喪事共其奠牛

喪禮有殷奠遣奠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

會同軍旅無言行役王出外則六軍從之也兵車駕

四馬之外別有兩轅駕牛牽徬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徬載公用之器官自備公牛不以煩民也其軍中所須自用私牛兵法車載糗糧兵仗以治力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互屠牛懸肉格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屠牛之具惟牛人有之小民用牛力以耕不得宰食故無屠具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五帝文誤牢閑之也充人躬飼之養牛羊曰芻三月

一時節氣成也

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

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繫於城門使守門者飼之不言三月其挾日與古之養牲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挾日

展牲則告牷

夕而省牲大夫士禮則宗人視牷告充衆獸尾告備天子則充人告牷獸人其告備與

碩牲則贊

贊象祝告神也君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充人從而贊歎以歆神也巫祝專以事神為職故使通誠意於神明封人主守壇壝充人養犧牲故交神之始用以告神與用巫祝同義

兵備副使太原王道行梓　門人歸有光校

地官司徒下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此太宰所謂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財賄大司徒所謂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十有二壤之物也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此經畫王畿之地從近及遠與井地相錯廛里商賈所居各有區域百工之肆亦在國中不言者肆無稅也場圃因國中隙地樹菜果以供官用其民間各有場圃自食不以供官宅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也士田賈田其家所受田也古法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不言工蓋闕文也噫士工商家受田先王之慮遠矣其欲人人知稼穡之艱難乎官田未賞之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賞功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而遂人

監焉二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
里其下大夫如縣正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
地大都公之采地畺王畿之界也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宅在郊外有稅其在國中者役多特免其稅園廛亦
在國故輕也征有二田稅皆以十一為率任土之稅
量地近遠及地利薄厚以為輕重之差漆林獨重利
厚故也此先王惇本抑末之意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
先王重農桑其勤者有勸則又立法以儆惰者宅不
樹桑麻田荒不耕者本稅之外罰使出里布屋粟以
重困之民惰游無職事者罰使出一家力役之征所
以驅民勤於生業里布屋粟稅之總稱罰則止據一
人為率或謂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夫三為屋之粟
則其罰太重勢且不可行矣
以時徵其賦
徵賦以時則民不病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

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六畜之數亦必周知者先王愛民如子欲令鷄豚狗
彘之畜毋失其時也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
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
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
澤事貢其物
此太宰所任九職大司徒所頒職事十有二者也閭
師所重在貢故文有詳畧
凡無職者出夫布

無職即九職中之閒民也夫布以口率出泉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
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罰人之財人固知畏未若以禮行罰因事愧之可以
發其恥心噫此先王之法所以曲盡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群吏
而以詔廢置
此佐小司徒也吏者親民之官攷其民之戶口田萊
而吏治勤惰可知廢置則聽於太宰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此與司馬相關國家有調發雖出司徒其多寡遲速一聽司馬戒令節制縣師前期受法於司馬整肅其民部署既定帥而致於司馬古者藏兵於民武備素具一號召而集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此與司空相關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野謂甸稍縣都也所徵賦貢與閭師同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遺人廣王之仁惠也鄉民窮乏隨所在賑之惠可以及遠文公社倉其遺法也門關以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羇旅過行寄止者恐其失所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歷代之常平倉養濟院胎養穀漏澤園其猶有古之遺意乎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古者隨在各有畜積故無饋運之艱後世乃有千里饋糧民困於漕輓謀國者以調兵食為大事矣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古者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故候館路室以為節十里有廬憩息之所也先王體悉人情之至故行千里如在其家後世驛傳郵亭蓋古遺制而往來祗應繁數騷然困民議者第知節省弗知建立紀綱上下各正厥職久任責成繁費可一旦而革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委積各有典守遺人總監臨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地政平賦之法地守衡虞之屬地職農圃之屬力政猶今均徭也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古者役民以冬乘農隙也一旬用三日則一月而九

日計冬三月凡二十有七日年豐則食有餘多用其力而不爲虐旬用二日冬三月凡十有八日中年食少歉減豐年二分之一也旬用一日冬三月凡九日無年而力役不作減三分之二也嗚呼古者恤民之力民何幸安享太平後世徭役數起詩人哀之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何以救之曰治道貴簡靜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無力政恤其勞也無財賦恤其乏困也不收山澤及地税弛以予民不必虛均地政

三年大比則大均

依小司徒

師氏掌以媺詔王

從容諷議以善道開悟王心聖德成就在此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國子養於太學其宿衛王宮則就師保氏而學焉至德以爲道本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敏德以爲行本敏則有功也孝德以知逆惡篤於所生自不忍背本也行者德之見於行事者也孝弟乃百行之首故孝爲先友即弟也推之以尊賢良大人有德位者也順行又自孝友而推事師如事父事長如事兄不言事君者忠孝一道也

愚按古以德行爲教少而習焉及其老也德成而行尊後世教以書冊著書立言謂之傳道是故古之學也實今之學也華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王日眡朝於路寢門外畫虎以象威師氏夾侍王故居門左保氏其在右與察王眡朝有善道可行則當前以詔王若王與群臣言而善退則將順推廣之近

臣贊襄密勿其益彌深王有不善保氏亦當匡救矣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學所以經世務國子弟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也故教之使識舊事得失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遊未有職司也貴遊子弟席父兄之勢易至惰驕故使之習學於王宮天威赫然常臨其上則德業不敢不勉客氣自爾潛消矣此教法之至妙者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隨在當納誨也

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
四夷之隷司隷所掌者兵服從其國俗門外中門之
外蹕止行人不得近王宮宿衛牙爪參以腹心之臣
領之先王之慮遠哉深矣亦因以訓猛力之士使知
忠義也與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內列蕃營之在內也其屬亦帥四夷之隷守之如守
王宮王行六師從之與百官相錯營衛至尊內列象
王宮外列其象王城與
愚按師保氏主於輔導王躬乃使兼教國子者因
其宿衛王宮也王所左右前後皆善士王誰與爲
不善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王有惡以禮義救正之不使不善加於王身愛君之
至也養國子以道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涵育薰陶
使之自化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
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和鳴
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指事
會意諧聲轉注假借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
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也愚謂六藝皆古人有用
之實學後世以文辭爲藝終其身溺於空言士多清
談廢事矣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
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祭祀之容濟濟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
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
車馬之容匪匪翼翼愚謂六儀根心生色要在涵養

本原而隨事去其不如此者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隨在當納諫也
使其屬守王闈
闈宮中巷門內外界限當彌嚴與師氏守王門相表
裏
愚按古人心學淵微善則順其機而導之惡則逆
折其萌芽故其設官亦必長善救失以相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强之道藝
此振作人才也敷教在寛司諫以嚴濟之朋友相切

磋以善道也强作其志也此猶後世典學使者

巡問而觀察之以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此訪求人才也賓興有常此則察舉遺逸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因巡問勸强萬民而考察吏治條其賢不肖以復於王太宰歲終考察吏治以詔廢置法之經也王時遣使者出而訪察吏治法外意也此聖人所以明目達聰而無蔽壅之患也與赦宥有過者許其自新先王寛大之政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衺惡未麗於罪而害人者也過失害人而麗於罪者也出禮則入刑以禮防禁使民得遷善遠罪三讓三罰民有犯姑責讓之以理戒諭至於三弗改故撻罰之以威懲誡至於三又弗改然後歸諸司寇猶不忍遽刑也衺惡者去其冠飾而書罪狀著之背坐諸嘉石以恥之役諸司空以困之過失者晝役於司空夜則收於圜土皆所以要其必改也嗚呼先王好生之德所以洽於民心而民不犯於有司與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疫癘流行民固有闔門卧病飲食醫藥不周或相枕籍而死上之人所宜惻然動心也故每遇歲疫司救以旌節巡問如王親行稱王命以振貧之民得更生亦如王親賜矣

愚按司諫司救屬於師保氏者出而巡省風俗入而在朝則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皆王之拂士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

雖相與爲仇讎成平也過誤殺傷王法罪不至死而私情憤欲報仇不可直治以官法故使衆人相與和解之先王所以曲盡人情也

鳥獸亦如之

人畜不當並舉今惟蠻夷有是俗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

讎不可以一槩論也如今律文謀故殺者必報之讎

也故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友
之讐弗與同國過失殺者可解之讐也乃若戲殺逼
殺之屬人命至重王法固從寛貸而私情豈能一日
忘也故立爲辟讐之法使之遠去以保全之九夷八
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先王原人情而立辟讐之法其有故不可辟者則畀
以玉節之琰圭王命爲重弗敢報其私讐則彼此亦
得相安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
殺人之父兄而懼其子弟報復又殺之以除害弱敵
大不仁也故令邦國交讐所在誅戮無所逃於天地
間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
殺人而義被殺者必不義也又輕於過而殺人矣故
立之法如此王道平如權衡固不以公法奪人私情
亦不許以其私恩而犯公義
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爭恨小故易至於讐殺故平之使勿爭不肯平則斷
其曲直記於官以杜後患首發難者罪之其勢莫敢
先動此遠怨息爭之要術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
夫婦判合也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子生三月父名之俟其少長書以爲嫁娶之驗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早婚則血氣尚虧多至喪生過時則情竇已開易於
犯禮故先王酌爲中制
恐抜後世貧者多過時甚或終身不得娶故內有
怨女外有曠夫富者往往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復
有女長於男而生內亂亦有先富後貧而悔親者
謂宜酌古準令令男二十以上女十六以上乃許
議婚定後無何即與婚配其貧不能娶者官爲助
之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矣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書以重其事且息爭入子謂媵妾弗聘者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順天時也
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若者文殊上意令律文有之故喪禍之變也男女私

奔而父母不爲禁與父母無故而不合男女者皆罰之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無夫家謂男女之鰥寡者先王恐其失所不得已而順人情故常旌表貞婦以爲世勸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先王定爲中制納幣止於束帛十端富者不許過貧者亦可以及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每端蓋長二丈

愚按古者士昏禮納采問名納吉止於用鴈納徵用束帛儷皮請期親迎亦止用鴈古禮簡儉如是後世侈肆而不節費莫甚於昏姻欲立法以禁之則莫若定爲之禮矣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遷葬嫁殤生不爲夫婦死求相從瀆亂人倫之大者也蓋因商末有是事故特禁之愚謂經世大法旣明則亦不待事事曲爲之防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於刑者歸之於士

古者亡國之社屋之中(北)之訟聽之於隱處不欲宣露也有罪歸諸士而加刑雖欲隱諱不能矣聖人重男女之廉耻蓋如此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司市所總市之大綱小紀咸在

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先王經畫市地形如軍營司市之次居中胥師而下聯絡於外邸肆各有行列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陳物美惡以類相從則價自平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物靡易售而妨用物禁之則無踊貴之患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百貨咸阜則泉法流通

以量度成賈而徵儥

量然後知多寡度然後知長短付之無心之物則得其平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信立則爭端息

以賈民禁僞而除詐

明則人不能欺

以刑罰禁虣而去盜

懼之使不敢犯

以泉府同貨而斂賖

官民相通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日昃昳中百族衆萃也其法出自神農日中而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止其所商賈夙興在肆販夫販婦朝資夕賣俱聽其自便各爲之主禁民無相侵利也

愚按婦人不出門經有販婦何也曰婦人窮者或持所業斥買以求活聖人固不忍禁之矣後世都會爰有婦人冶容在店者王法所當首禁也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三時開市首嚴門禁鞭度刻度殳上而繫以鞘所以肅衆也平肆省成定價常時所行臨時又爲之處分揭旌以爲衆望也思次市之候樓曰思取見利思義也介次市亭曰介取分辨義利也司市聽其大者胥師賈師聽其小者尊卑之體也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

民期約赴市者吏以法斂布者處斗斛及丈尺者犯罪者各有分地如軍法之不亂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得遺失物亦各置其地失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没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古者命市納賈以觀民情之好惡風俗之得失政治之汙隆繫焉上之人不可不自省也司市又因而設法低昂以寓夫轉移之術亡者使有利者使阜貴其價以來之正民之所好也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賤其價以抑之正民之所惡也昔齊侯問市價晏子對以踊貴屨賤而齊侯爲之省刑乃知司市所治抑末也其本惟繫於上之人耳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璽印也古者上下通稱秦制惟天子用璽官府則通用印貨賄必用璽節以印章爲識出則自市達於門

關入則自門關達於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市無征以來商賈也來廣則食貨自通作布資民以
糴也
愚按禹五年水湯七年旱人之無饘鬻幣以救人
之困聖人之權衡也夫泉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
有用故凶年鑄泉以餽民民得泉則四遠之粟可
致後世豐年亦常鼓鑄則錢太多而百物增貴是
以無用妨有用矣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

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按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
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
亂正色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
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其餘
無聞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
士
市刑以儆衆爲主憲罰懸其罪示衆也徇罰執其人
號於衆也扑罰當衆而撻其人也皆以發其羞惡之
心刑一人而衆人懼此秋官之國刑上愿糾恭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
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市者繁華之地君子遠之無故游觀國君則刑人赦
若曰國君好利市人何誅焉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罰
幕帟蓋帷若曰無以自蔽也尊貴非刑法所加以禮
示罰使自知愧是故畏義甚於畏刑不言王者至尊
不敢指斥故擧國君爲況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
事

大衆所在必通商賈司市治之則物價常平民不知
擾後世行軍所至罷市節制亡也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成諺云兩平交易也珍異四時食物人民而市非古
也後世私賣買爲奴婢王法所當禁也
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立長短券以爲信
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
擧而罰之
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度量受法於黃鍾淳謂幅廣

制謂四長皆當中度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

期內聽期外不聽

久則弊生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

官鑄泉散於民閒有散無斂則泉法不行官設法以収之不入外府而入泉府者還以便民也絘布胥師所罰在次之泉也總布肆長所斂在肆之泉也質布者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也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玉府

屠者所利在肉送皮角筋骨於官以當稅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

食物不售久則腐敗買以供膳官民兩便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憲之使知趨避飾行以事欺人儥慝賣濫惡之物者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商賈一聽其自爲則物貴民病官爲之平賈此經常之法也賤時豫買貴時賣之乘急病民官爲之禁裁抑其賈此權變之宜也何以不如之罰曰聖人主於濟人法太重則商賈莫肯居積卒有急彌不可爲矣

愚按治天下有大界限曰義利兩端賈師辨其物而均平之禁貴儥者使有恒價因民之有私心也而以公法治之所謂以義爲利者也王莽之五均王安石之均輸皆託周禮爲名高而實祖桑弘羊之故智盡籠天下貨物賤則買之貴則賣之使富商大賈不得牟大利而人主自牟利焉此所謂以

利爲利者也

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更相代直月則勞逸均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

囂讙也以屬遊飲食於市酒誥所謂群飲也小則致爭大則起亂孔明治蜀市無醉人其猶有先王遺法乎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先爲之禁使人不敢犯犯則罪之使法必行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不物衣服視聽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

掌執市之盜賊以狥且刑之

稽察以詰盜也得則明寘之法以警盜也後世市井多偷兒亦嚴夫緝捕之人窩隱之家而已矣此遏盜之機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

坐作出入各有常度先王嚴於治市多寓軍法於其

中掩捕不正者震之以不測之威也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罰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天下之事狥名則眩其實陳肆辨物以實而不以名美惡各從其類觀者曉然聖人制事操得其要如此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賈師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市有滯貨不售聽其賤儥而不顧上之人其能安乎故官以元價買之使不折閱小民有急來買以元價賣予之民土著各有根抵必從主與有司非有所留難恐姦民乘急販賣官爲所欺而民不沾實惠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民貧不能買官貰予之立期以償民又貧不能賒官借予之使計日服役於國中以爲息賒者惟取償貸者取息其息以力而不以財官無所利之也聖人委

曲便民而多方以濟其闕乏如此王安石之市易何居

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送外府以待邦之小用會其出入以待司會攷之餘財納於職幣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

鎖鑰蓋藏於大司馬啓則請之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犯禁冒利者也先王以義治之官無所利死於王事

狗忠義者也其仰父俯子無所養因以其財養之此
遺人所掌漢有羽林孤兒尚存古意今蠻貊戰歿者
厚養其家故常制勝中國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充人散祭祀之牲門徒養之祭門亦分之胙惠周於
下也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賓客至郊王遣使郊勞比至國門門者以告王遣使
逆以入而授之館焉先王所以懷諸侯也其道可謂
盡矣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司市掌貨賄之璽節司關亦掌之職與門市相聯自
外入者司關以節通之門門通之市自內出者司市
以節通之門門通之關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征廛近關有市也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從間道行必挾有違禁之物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有璽節必以傳輔之此傳若今文引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關門無征來商賈也猶幾者本設關把於苛察姦細
凶札雖無征其苛察自當如常也孟子曰關譏而不
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矣司關所載其
非盡先王之舊歟

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

賓客叩關關尹以告王遣小行人以節逆之先王謹
於禮也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內外送令謂往來文書節傳以防矯偽重其事也此

傳若今關文後世置郵傳送公文始此而文書往來
繁數上下厭之噫安得元首明哉一洗叢脞之政

愚按門關之設先王所以備豫不虞設險以守國
也經有闕文矣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輔王命防矯偽也持節以爲符驗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玉節至重典瑞掌之邦國之鎮也都鄙用犀禮殺於
諸侯皆天子所頒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天子遣使於邦國其節因地而異各鑄金象其形輔以英蕩猶漢制兼用銅虎符竹使符也使節輕於守節守節君所執也使節臣所執也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

三者官府得自爲之人所執也事彌輕矣以期反節久則僞生也其使節事畢而反都鄙守節易世而反邦國世守之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

以傳輔節而行移文於前所往又以防詐僞也

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圜土納之

愚按節傳細事也先王愼重之至其安不忘危與後世無事則除關毋用傳有事則戒嚴故常緩急失措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土地之圖大司徒所建遂人受其法以經畫六遂制如六鄉形體之法如人一身而衆體具也聖人所以能運天下如身使臂而臂使指保伍之制六鄉聚居國中其勢易行六遂散處於野勢有所不便而聖人壹之促零就整以法齊其不齊是故遐邇較若畫一使各掌其政令刑禁者親民之官皆得自專其治後世守令太輕必也重其任專其任久其任而後可以大有爲耳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稽其人民定民籍也授之田野制民産也簡其兵器寓軍法也教之稼穡勸農事也王政首務在此六遂所教者農也故變民言甿甿者蠢蠢無知貌田家質厚少文太朴未散故有是俗先王重之劑徵會文書也民雖受上地中地而征役壹以下地爲率先王寛大仁厚之政也田里安甿有恒産者有恒心也唐太宗曰民不里居田不井授終苟道也卓哉言乎樂昏勸其婚姻令室家相保聚也興耡者先王勞來其民使之通力相助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使無失時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也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須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夫一廛者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民各奠居也田百畮萊百畮者一易之地也萊二百畮者再易之地也其不易之地亦五十畮萊者野外土曠人稀饒以予民俾自開墾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乃成爲家受田百畝有常數旁有弟是爲餘夫田少恐不能給俟其壯而有室別授田二十五畝亦予之萊異時生子成家乃授田如常法生聚教訓之道備矣秦急富彊令民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王澤斬然矣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此聖人緯地之法是曰五溝五涂田間各通水道蓄洩以時旱潦各有所備其上積土以定疆界通車徒往來廣二尺深二尺曰遂廣四尺深四尺曰溝廣八尺深八尺曰洫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傳達於川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通於國都其勢皆由小及大遂也徑也民各以其力自治之由溝畛而上官合衆力修治兹乃人主代天養民之職故歷代世修之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秦壞井田開阡陌古制蕩然今中原地四平大雨則瀰浸數百里不寧惟是天下有變則戎騎得以長驅有志復古者王道第一急務在此

愚按遂人之制與考工記匠人不同遂人槩舉大法匠人加詳焉耳雖然水性就下各因地勢自然學者其毋泥紙上之陳法而舍胸中之活法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民籍一定百事可按以行遂人下其法於親民之官使各攈實開造遂人覈定之後世非無冊籍在官而一事不可攈者承秦之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也何以革之曰役繁重則規避多當先以省事爲本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六鄉有徵調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六遂別有大旗蓋
司徒掌之有事遂人請於司徒用以徵調後至者誅
治以軍法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
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委人所
斂道路委積遺人所頒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
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
治禁令
綍舉棺索也載與輓用之天子執綍千人陳役者遂

人以軍法部署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馬大喪之
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其事
相終始凡言致皆謂致於大司徒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
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
力役之征遂人惟辨其施舍者一以寛仁爲主居上
之體也遂師先辨施舍弁可任者亦辨之事相承也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
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遂人定田制惟舉大法遂師細攷其數以任民可食

謂上地食者三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三之一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民以救之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於玉府
審其誓戒將以申令於衆也入玉府謂徵於山澤之
農以當邦賦者
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
督責有司也庀者飭之使具單襄公適陳火朝覿矣
道茀不可行而知陳之將亡吾乃今知先王之政周
徧而詳密也其要亦在乎有司得人各舉其職焉耳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籠及
蜃車之役
以幄帟先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此太宰使之其餘
則司徒道野役帥以至墓也丘籠覆土也其器曰
籠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磨者適歷
執綍者之名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校比之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未至師遂師先以軍法部署而行賞罰帥而至則賞
罰壹聽於大司馬若大司徒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

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鄉大夫言政教禁令而遂大夫言政令文畧也鄉師先辨可施舍者而遂大夫先辨可任者有司之常法也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民之所聚曰邑遂大夫歲終攷課其屬吏致於大司徒而大司徒致於冢宰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月令孟春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

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鄉大夫之賓興也興甿之後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勑其餘以職事亦猶鄉大夫之退而詢衆庶也

愚按鄉遂皆有選舉市獨無之古法工商不得入仕噫聖人惇本抑末之情可見矣

又按漢舉賢良方正孝廉茂材猶鄉之賓興賢能也其舉孝弟力田猶遂之興甿也古意厪有存者是故三代以還兩漢得人亦感後世科舉法出敗壞人材漢治亦不可復矣吁可傷哉

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四達治道通行也故攷一邑之治必以旁邑相參而後賢不肖勤惰自見誅賞廢興出於太宰百官府與相通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

遂大夫言政令縣正加以徵比親民之官兼理期會細事也田里職事上有成法縣正親民爲之計畝而授度丁而分

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天下至勞者莫如農先王恐其惰也使吏趨之俾無後時賞罰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漢制尚有田律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

移執事遂師所謂移用其民也縣正在師則爲帥正與州長同

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事畢行之則有善不遺惰者不得僥倖誅賞秋官之軍刑上命糾守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黨有禁祭鄙同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在師則爲旅師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鄙師親民爲近故得以瑣科條其民媺成於鄉三物者惡陷於鄉八刑者誅賞秋官之鄉刑上德糾孝也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會計一鄙之政帥鄰長而下致事於縣正上下轉相承

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教民以禮俗也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此寓民以兵法也鄰長無事則爲其民之師有事則爲卒長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遂大夫簡稼器鄰長爲數之尊不親細事兵器亦如之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

受戒令於上轉以敎其下

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鄰長彌親於民故督耕夫幷課織婦生民之本在此

愚嘗觀於萬物春禽則有布穀夏蟲則有促織喟然嘆曰天之牖民至矣爲民父母者當何如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

一事也遂大夫曰稽縣正曰徵比攷其大凡也鄰長曰校登里宰曰比察其細數而加詳焉

以歲時合耦於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月令季冬命農師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匠人耒廣五寸二耜爲耦合耦於耡兩兩爲耦往耕於田也合人耦則牛耦可知秩叙者有事則分別部居各有次第財賦非里宰所專聽命於上先王所以嚴聚斂之防也

愚按漢志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贊者長短使相補助如一家然貧窮相恤患難相濟

斯謂之仁里

愚按六鄉士也故於教詳六遂農也故於養詳因以互文見義矣天下之治必從其抵是故田制起於井邑丘甸軍制起於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制起於鄉舉里選後世治無根著而求天下太平是累九層之臺而弗爲基址也可乎哉

又按鄉遂群吏漢散爲亭長三老嗇夫尚以教導爲務古制時見一班焉至唐爲里正坊正村正宋爲保長耆長則僕僕執役於官惟催徵錢糧勾攝公事是急世變江河愈趨愈下矣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耡粟百畝田賦也屋粟五畝宅賦也閒粟閒民無職事之賦也以在野不使出布用之以其取於農者還以濟農也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質劑官立券與民徵信也平頒者人人各得分願興取徵發爲義民輸新粟還官也積取儲待爲義倉貸陳粟與民也詩云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施其惠者鄉師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司救歲時有天患民病亦如之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則王自出施惠也散其利者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一曰散利是也豐年有貸有償凶年則惟賑貸而已周世宗嘗曰民吾子也豈有子倒懸而父母不救安在責其必償然則後將何繼曰古法三十年通制國用何啻僅僅一年也

愚按泉府以濟商也事頗委曲旅師以濟農也其體尤爲博大噫安得君以民事爲巳事官以國事爲家事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困時施之救缺之也饒時收之免狼戾也

愚按後世濟農惟文公社倉深得古意不主之以胥吏而以鄉士夫主之其憂勞惻怛可想也爰其次則李悝曰糴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民乃立平糴之法其猶有古之遺意乎王安石以青苗禍天下自謂出於周官蓋竊旅師平頒而附會以泉府國服爲息春放錢十千取息二千秋放錢十千取息二千吏緣爲姦小民不勝其困此商君開塞耕戰書所不爲也而謂太平之典有是乎後之有志周禮者衆諱然以荊舒藉口豈非萬世之罪人哉

凡薪蒭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

新甿初徙喪其舊業存恤之使安其居聖人勞來安
集之政也以地嬺惡爲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
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四邑爲丘積四丘而爲甸出兵車一乘鄉遂守衛王
城人盡兵也故治以保伍之法而以五起數稍甸都
鄙王畿調發之兵也七家而出一人故治以丘乘之
法而以四起數守衛之兵畜而不用調發則以次而
遞徵均勞逸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

輂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邦國都鄙稍甸郊里遇有徵調縣師受法於司馬其
都鄙稍甸所謂稍人又從縣師而受法焉作之帥之
以聽于司馬上下遞相承也同徒輂輂會其車人之
卒伍也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鄉遂之外起徭役以供大喪稍人主之而聽於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其栗旅師斂之藁秸則
委人斂之八曰臣妾聚斂疏材此委人所專管而帶
管虞衡山澤之材園圃之草木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餘謂縣都之聚此與遺人不同者委人專斂野賦不
及國中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
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
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式法太宰所定九式之法也其七曰芻秣之式委人
主之薪蒸給炊及燎爐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
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
禾粟野委兵器賓客夜宿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囿材
用苑囿藩籬之材軍旅之賓客邦國奉王命徵調而
至者也

愚按薪芻微物也而其費孔多不爲之式法則雜
泛科擾民力彌不能堪矣後世薪炭上供赭山林
而不足乃知先王經制之密也噫君德之奢儉相
業之修廢古今夐若霄壤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和也者謂不改大法而就其間斟酌以適中也司徒總持統體於上而土均委曲彌綸其間使之可以通行而無礙是故大綱舉而萬目不遺也禮俗民間所行先王舊法小有異同者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復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
土有美惡加以培壅之功可以變惡爲美氣感則其生發自感此聖人贊化育之一端詩云誕后稷之穡

有相之道知此者其知學乎物地者占其形色知其性各有所宜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糞種以灰汁漬其種使易生也騂剛赤色而剛強赤緹縓色也墳古文作坌多鼠之處渴澤故水處也潟鹵也勃壤粉解者埴壚粘疏者彊㯺強堅者輕爂輕脃者用牛之屬皆謂取其骨而焚其灰也蕡麻之有子者凡沃土以水漬種而已數者皆磽瘠種不能生聖人因物性與土性所宜用之以助其生發之

江南之俗猶有然者而用牛用蕡居多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瀦陂池也以備旱防堤堰也以禦潦溝引瀦水通於遂遂均溝水注於列列者田之畦埒遂田首受水小溝澮田尾去水大溝也以涉揚其芟者灌水浸田畚鋤草根而種稻今江南精於水田其法甚備盖古之遺制也噫天下之耕農皆如蘇松天下之蠶婦皆如嘉湖而民有不富者乎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

將以澤地爲稼必於長夏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澤中舊有草處皆可變爲良田芒種穀有芒刺者

旱暵共其雩斂
雩祈雨澤也斂祭祀所需

喪紀共其葦事
葦以闉壙禦溼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地圖載九州山川形勢及立國封疆詔王以地事者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亦各異俗也地氣有偏不能無慝天常生物解之若西北凉氣多風足理風之物防風獨活之屬是也東南溼氣多痺足主痺之物魚鱉螺蜆之屬是也江湖多氣足破氣之物橘柚之屬是也嶺氣多瘴足去瘴之物檳榔之屬是也噫天之愛民甚矣王所至恐不習其水土豫求物以防患匪爲口腹也後世圖經好誇物產啓暴君汚吏無厭之求者必此也夫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土訓與誦訓夾侍王車備王顧問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四方各有載記古蹟攸存告王觀覽前代廢興而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皆可攷見方慝若天阱天陷之地不可行瘴癘之鄉薄惡之俗不可入者也告王知所辟忌

愚按古者左圖右書土訓圖學也誦訓書學也王虛心無爲而左右各以其職獻納以廣王耳目開拓萬古心胸四海如指諸掌千載如在目前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

也守者部署其地之民占伐林木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陽木禀陽氣之多者至仲冬陰極而生氣息陰木禀陰氣之多者至仲夏陽極而生氣息各順其時伐之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雖伐一木不忍逆其生氣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季猶穉也服車器耜農器用穉材尚柔韌也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其出入必限以日數久則盡物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邦工國之大匠選材於山林不拘以日山林國之有也大匠用木如國之用人儲養有素乃可以選掄惟所用不竭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非冬夏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

凡竊木者有刑罰

山林與民公之私取則爲盜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

祭祀掌於宗伯山虞辦護其事修治道路場壇蹕止
行者尚嚴肅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
珥焉

大田獵王親行也若田在山則山虞芟治其野此田
獵之始事田事畢則山虞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校
其耳以知獲數此田獵之終事山虞有旗以其主山
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田獵象克敵故馘禽左耳以
效功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
之

禁令出於山虞林衡巡察之平其所守之部分使責
有所歸也會計其繁耗定其功罪以示勸懲

若斬木材則受灋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體統當出於一下不敢自專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
執而誅罰之

禁令出于澤虞川衡巡察之有事則亦受法于澤虞
獺祭魚則舍其守犯禁謂數罟及非時而入者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

部分其地之人占取澤物因用之為守物之上共者
以時入於玉府以當邦賦其餘可以給下者散其利
於民使自取之其入出亦有時日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澤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菱芡之屬

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葦以闉壙蒲以為席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若田在澤則澤虞主之澤有旌以其主澤水鳥所集
故得注析羽屬禽者百姓致禽訖澤虞屬聚之別其
等數每禽取三十焉與山虞致禽而珥相終始故互
見為義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田獵不可蹂踐民禾故有邦田之地詩云東有甫草
駕言行狩是也禽獸聚散不常迹人蹤跡知其聚處
則為遮列守之未遮列以前亦聽民入故孟子曰文
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凡田獵者受令焉

用以發縱指示

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麛麑鹿子不忍夭物及𢦏物已甚也先王惻隱之心其見於愛物者如此此心何心也天地生生之德也昔齊宣王不忍牛之觳觫而汩没不自知孟子爲之指示曰是心足以王矣學周禮者不能觸事而得先王之心何以仁覆天下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金有五不言銀鐵銅省文也石碔砆似玉者大利姦之竊也故嚴其禁防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受之

以時取見常時不取之也長侈靡之風滋攘奪之患非有故弗得已不可輕取之也權萬紀言宣饒銀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黜之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利以檀靈侯我邪此可為萬世之法矣物地者寶藏秘於地中精光時露占視形色教人案圖取之取者穴土深入土一崩陷往往駢首就死有天下者其勿貴難得之貨而輕民命哉

巡其禁令

禁令出於山虞丱人巡之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齒角骨物皆器用所須皆入於王府有田則有稅三農同之平地之民專出粟米山澤得取所有物以充粟米之稅先王所以便民也後世既征糧稅又科民别共他稅此苛政不可通於先王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受以度量長短多寡有準防有司多取諸民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

令

此後世翎毛之稅翮羽本

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縛

審摶縛羽數束名也古者算物每十則為之總稱故雖萬物之夥皆可得而數也聖人制事動得其要如此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草貢出澤萯苧之屬可緝

績者此入於典婦功

以權度受之

輕重長短有準輸者不至折閱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藍可以染青蒨可以染絳皂斗可以染黑此入於染人時若春暴練秋染夏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灰炭徵物必以權量受之不以小物而不謹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居多費繁尤宜省節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喪禮茵著用荼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此入於遺人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溼也

祭祀共蜃器之蜃

祭祀飾之以蜃尚潔白也

共白盛之蜃

盛猶成也以蜃飾牆使白尚朴素也

愚按山澤所徵惟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之謂以萬民惟正之共後世人主崇尚珍玩嘗竭民之脂膏故曰天下治亂決於人主之多慾寡慾而已耳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苑中設爲禁防孳養百獸於內祭祀喪紀賓客共之則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後世掖庭虎豹犀象咸備此周公所驅而遠之者也又何畜焉

愚按周公格王曷爲閒以苑囿游觀之樂曰此聖人所以格王也天理生生之樂根心而萌遏之則天機息縱之則人欲滋夫欲何厭之有盤于遊田淫于逸樂聖人固已嚴爲之防則又默寓夫轉移之術九重沈沈天上人間相隔苑中爲之離宮臺榭其制朴陋接於民居人主時出一游因是以知民俗此一助也殿庭之間所見天咫神爽得無壅乎適野則天宇四垂鳥獸草木生意盈滿曠然得大觀焉此二助也賢者常館于是人主就而訪之發其尊德樂道之誠游焉息焉恒與賢者相接此

三助也昔孟子見梁惠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而
樂之因告以賢者而後樂此齊宣王見孟子於雪
宮問賢者亦有此樂乎因告以與民同樂其深得
周公轉移君心之妙術乎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
之

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品之
佳者時鮮不能常繼乾而蓄之可以備用後世穿掘
萌芽鬱養強孰拂天地生物之性矣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享謂宗廟月有享每月朔薦新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賙賜謂王所
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仕者之廩祿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
豐

歲之有豐凶天之行也聖人盡人事故天不能使之
當每歲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廩人受之量歲入
多寡若干通計國家歲用多寡若干周知其有餘不
足告之於上有餘則存貯不足則節省

按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量地之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
制國用其事廩人主之先以歲計關白司會司會
乃贊冢宰均節之五官之事皆與冢宰相通漢文
問一歲計錢穀出入幾何平對自有主者即欲問
問治粟内史蓋未知冢宰制國用之法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
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古之爲民父母者必先周知民數與其穀數以一月
爲率實計每人得穀多寡若干而定歲之上中下六

斗四升曰鬴食不及二鬴則爲大侵之年移不足之
民就穀有餘處宇内一家彼此均濟此聖人仁術之
一端告王減節國家用度若膳夫大荒則不舉司服
大荒則素服掌客凶荒則殺禮司樂大凶大裁令弛
縣嗚呼君者民之父母豈忍安視其子之饑而不恤
恒以救之邪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廩人調度之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接讀爲扱接盛籍田所獲藏於神倉不以給小用大

祭祀扱以授舂人欲其精鑿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王宮之稍食宮正均之后宮之稍食內宰均之舍人主共給其穀取於廩人則有入數分送於宮正內宰而頒之則有出數以太宰式法掌之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圓內方外曰簠方內圓外曰簋簋以盛稻粱簠以盛黍稷

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

事見掌客筥米設於中庭車米陳於門外芻禾亦以車

喪紀共飯米熬穀

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皆四升實者唯盈熬穀錯於棺旁旣殯用之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上春王將耕籍田后帥六宮獻種舍人豫縣之欲其風氣燥達也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九穀六米皆別爲書曰有成月有要

歲終則會計其政

歲終總會之與冢宰司會相通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九穀盡藏以粟爲主粟最難腐可以陳陳相因

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國計不足則痛加節省於式法當用之內停止其不急者國計有餘則儲積豫備不敢於式法之外妄有所費是故四分制國用之法可以常行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遺人隨所在給之

司祿闕

愚按司祿之文佚空焉蓋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故周室班祿之制自孟子已不得其詳矣然經傳尚可攷見孟子謂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與尚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合當以孟子爲正周禮封公方五百里而下諸侯自侈其制也孟子謂天子之公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攷于春秋不合謹按春秋畿內諸侯爵止三等三公之爵稱公則其地當百里卿

之爵稱伯則其地當七十里中大夫之爵稱子則其地當五十里下大夫稱字則其地當如附庸乃若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天子諸侯皆同但命數有異春秋王朝元士中士稱名下士稱人侯國惟命卿以名登於策大夫謂之微者稱人而已王朝公卿大夫班以田祿比於諸侯君國子民也元士而下廩以稍食寓國君養賢廩人繼粟之意也後世令士大夫持劵支俸非待賢之禮也故程子居講筵俸亦弗請可謂自重也已矣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於邑閭

巡邦野之稼察其勤惰也稼有百種其樹之地同人力又同而或茂或不茂土有宜有弗宜也司稼徧觀而盡識之視其蕃茂者辨其為某種種為某名宜於某地得於親驗立法縣示邑閭使嗣歲依而行之吾令乃知天下之事經歷嘗試則其知之益眞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農已盡力天時弗能齊司稼履畂蹈勘定為斂法豐年則全斂歉年以分數蠲減大歉則全蠲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度民食多少若四鬴二鬴是也賙其囏阨官推以予民也平其徵發官不多取於民也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齍盛以實簠簋共之饎人牢禮以實筐筥共之掌客饗以酒為主而共食米亦猶食以食為主而設酒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舂人精鑿之饎人炊熟以共此與內外饔相表裏

槀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此與外饔相關內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外朝在雉門之外王詢萬民之朝也小司寇朝士掌其冗食猶言散食諸有事直上或以事謁王王賜之食者也其事且冗雜故不混於饎人饎人猶言內廚也以待正賓槀人猶言外廚也以待雜賓舉內外朝不及路寢之朝者天子正衙豈散食者可至乃若舍人所分宮中稍食則人自為爨無與於內外廚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外饔共羞酒人共酒槀人共飯其事相聯

掌豢祭祀之犬

養犬豕曰豢不於饎人言者以共至尊雖潘瀾戔餘

不可褻也

周禮沿革傳

春官宗伯

春者天地之生氣也宗伯以禮樂陶民其諸太和

元氣之流行乎五官惟宗伯不以司名尊宗廟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

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

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宗伯古秩宗也舜咨四岳命之禮如百揆可謂加隆

焉已矣周以典樂納言屬之升亞冢宰大司徒而為

四時之長職彌崇矣漢散為太常宗正鴻臚卿唐宋

以六典建官曰禮部尚書者大宗伯也侍郎者小宗

伯也而太常如故吁其冗哉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

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

樂為虛文是故宗伯之職彌輕矣

肆師春官之考也佐宗伯陳列祭祀轉相副貳　國

朝沿唐宋分為儀制祠祭主客精膳四司必也犛精

膳歸於膳夫主客歸於掌客然後肆師之職可正矣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此宗廟祭祠第一精意周人尚臭煮鬱金香草和鬯酒灌地以降神誠敬於是乎始周禮叙官弗計崇卑惟以緩急爲次第是故首列鬱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祭祀之報生於人心也故用食道饋於鬼神鬼神歆氣先王以爲未盡於心也則釀秬黍以爲酒其氣芬香條暢於上下用之於獻以交神也則鬯人共之用之於祼以降神也則鬯人入於鬱人以共之故二職相因書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此酒之源也其後用以饗燕賓客此酒之流耳乃若沈湎喪德則酒之流生禍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雞屬木故列於春官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尊以盛酒彝以盛鬱鬯尊用以獻上及於郊社彝用以祼惟宗廟有之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古人席地而坐故設几筵後世宴安易之以倚卓鬼神也而爲之几筵象以人道奉事之也

天府上士二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宗器帝王相傳天命攸屬尊其所藏曰天府若天物然噫人君敬天無所不用其極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漢有尚符璽郎　國朝爲尚寶司別有印綬監屬之中官古之治也以禮其重圭璋今之治也以法其重璽印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古者因祭策命群臣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後世司封改而屬吏部官聯之散也久矣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故與典命相因司服掌王之服者也屬於春官內司服掌后之服者也故屬於天官衣服最易奢華後世尚衣一謏諸宦者噫周公格心之學寥哉無傳久矣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典守外祭祀之兆神道尚幽使人毋擾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祧之爲言藏也廟之寢室也天子七廟太祖居中三昭三穆以次而列用奄八人周人特祀姜嫄通數凡八也後世增文世室武世室則守者十人矣聖人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祧藏考妣衣服象其在時不敢褻用男子而以宦者女人共其役清廟深嚴亦毋敢常至有事而後往焉奄與守祧女奚本屬天官内宰以其共役宗廟故又隸於春官

愚按天官之屬除閽人寺人内豎之外用奄者凡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鹽人冪人内司服縫人而已惟内小臣之職掌后之服位

禮命地官之屬用奄者十有二人其職不過舂人饎人槀人而已春官之屬用奄者八人不過守祧而已總三官而計之僅四十有九人而所與同事者皆不過女奚之徒且皆不得預下士之列獨内小臣一官稱士耳矧在春官則宗伯統之地官則司徒統之而同統於天官冢宰其職周其數寡而又臨以公卿大臣嗚呼聖人所以絶天下之亂階遠哉深矣後王其慎於微哉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天官世婦王之妾也春官世婦群臣之妻也其稱卿大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每宮二卿六宮十有二卿兼中大夫及卿充數也古者祭祀必夫婦親之卿大夫士從王其妻從后所以備内外之官也先王刑家之化不惟始於後宮又推之以及卿大夫士之家王化是故大備天子之妃稱后降后一等稱夫人諸侯降天子一等故其妻以夫人稱降夫人一等稱嬪卿降諸侯一等故其妻以内子稱尊與嬪同降嬪一等稱世婦大夫降卿一等故其妻以世婦稱降世婦一等稱御妻士降大夫一等而止故其妻稱妻已

矣天官列九嬪世婦女御春官惟列世婦舉中以包上下也

内宗凡内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内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内宗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有爵嫁於卿大夫及士者噫先王刑家之化施於内外宗族者如此寧有以貴富驕其夫者哉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此後世帝王陵寢之始古之葬者不封不樹上下同

之周公始異其制天子之葬封土以象丘隴所以崇國體而係臣子之思也後世帝王侈爲園陵之制厚藏其中易代之後未有不遭發掘者此與棄君父于溝壑何異劉向嘗言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亡隴獨高宮室甚麗發掘必速卓哉見乎漢文帝嘗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中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而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嗚呼聖帝明王忠臣孝子遠覽獨慮於以奉安君父於無窮則莫若儉葬而已矣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墓者祖考體魄所藏孝子慈孫思慕之處也墓大夫之屬乃多於冢人以國民同葬其處也嗚呼葬法既亡貧賤之家親死則舉而焚之極其慘酷富貴之家則惑于風水禍福之說廣求吉地踰數年不得葬其親俗之壞也久矣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大事也孝子荒迷中弗能如禮故特設官相之先王之體群臣可謂至矣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史王之喉舌王命出納由之在唐虞爲納言漢尚書魏晉中書門下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亂由人主疎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自古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其後至於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　國朝樞機先在內閣後入司禮監愚嘗參古今斷曰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是爲亂亡之階何以杜之曰大居正

内史掌王之八柄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八柄太宰以詔王矣内史復詔王鄭註又居中貳之是增内相也八柄王所執太宰不敢擅權王亦無私好惡有事太宰言于王王命内史宣行之内史覆審以法因而獻可替否焉盖公議于朝非退而密謀事從中變也

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

内史宣王命出臣下復王又傳奏入稽攷迎受之審有弗當駁正唐虞之出納朕命惟允後世給事中掌

封駁盖其任也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納下獻言訪答王問王尊恐臣下不得自達内史親臣受群臣奏對引以白王使人得自盡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錫命九官親勑之周作命辭書于策禮加隆士卑不命漢唐以下古制尚存後世廢其禮自輕國體

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

諸侯有章奏内史讀示王

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

祿謂分土田賞賜若錫車服贊爲之辭祿賜輕於爵命故書方版授王者施行

内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副寫藏之防矯僞内史代王言今尚書誥命是也漢詔溫純猶爲近古後世駢儷成文浮誇不實表奏臣諛君制策君亦諛臣失王言之體矣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外史佐内史宣上德達下情後世判爲學士院給事中通政司不復相通内史侍王左右恐不能周知四

方故其屬有外史在外延接四方之人咨詢治道採訪民情入而告王廣王耳目通壅蔽也與内史相表裏

外史掌書外令

下畿外者外史書之以其周知四方大曰命小曰令命下中外皆内史書

掌四方之志

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政上於王朝得以周知四方治亂今郡縣雖有誌多出文人非史職又弗上于朝所記惟傳異聞是非弗公治亂無可攷謂宜復古之

制則治亂得失風俗盛衰可一覽而知

掌三皇五帝之書

以備博古此後世秘書監之職三皇五帝以道治天下列聖因以相傳上古淳朴文字未興其遺書蓋多後世所傳述或易失其眞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蓋三代所存惟百篇以立經世大法今天下書籍日緐燕詞曲說反以蔽惑人心塗其耳目佛老之書出益大亂矣古者有補世教者或致散亡宜廣求天下遺書表章聖經賢傳列諸學官其諸子之言歷代之史可裨世教者存之餘悉皆屏絶佛老之書與他有

害世教者盡取燔之聖道始有所統壹

掌達書名於四方

此後世正字之職書同文名字也古文六書點畫皆有法度後世苟趨簡便篆變而隸隸變而行草出焉古法盡廢謂宜刋正古文俾學者肄習仍翻篆爲楷雖從簡便亦有自然形模此固天子考文之事也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御史執法爲王爭臣王耳目也職與冢宰内史常相通格王正厥事冢宰大臣之任也獻可替否内史近臣之任也繩愆糾繆御史小臣以之保氏諫王惡矣御史何以名爭臣保氏所諫王躬過失御史爭朝政之非因糾劾百司矣秦重法令人主自與法官决事疏遠丞相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有事御史大夫下相國丞相徒奉行文書　國朝設十三道監察御史弗得侍御於君其六科給事中則固御史遺職也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太治冢宰稟王命内史贊王小治冢宰自令之故御

史贊冢宰凡令先以法察當否助冢宰罷行之如内史贊王王有過亦面折廷爭故常在王所與冢宰相隨

凡治者受灋令焉

有司聽於冢宰法令具御史授於有司有司受以從事事畢復冢宰御史因糾察其不如法者

掌贊書

鄭註尚書作詔文斯内史職御史所贊冢宰令書寫藏其副故用史百二十人

愚按古者壹於任人法以備參考而已贊書之

惟舉體要後世任法而不任人上下以簿書從事
煩碎無大體案牘勞形不復能清心致理今欲行
王政何先曰省繁文以專委任

凡數從政者

御史司察監在位之員可以考知其也賢其也不稱

猶云科條其人

或疑内史御史錯簡舉而屬之天官噫聖人慮萬世
之防凡建官輕重必參相得也太宰贊王萬機相權
巳重必又自代王言勢宜擅行不顧以危其君故内
史不屬於太宰執法爭臣王之所畏也太宰之所忌

憚也故御史亦不以屬太宰其將以默制相權與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

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

大史萬世公是公非所出君相有過直筆而書以死
守職故畏清議不敢肆行後世人主得自觀史以宰
相監修佞諛曲筆卒亦難掩惡名宜罷實錄進呈復
起居注善惡皆直記秘金匱中君相不與焉史官執
筆常侍王旁庶其有戒心而寡過與 國朝以翰林
學士兼史筆而職不專如以知制誥歸内外史經筵
歸師保氏而太史惟領國史總裁則其職正矣小史
唐宋著作郎 國朝修撰之屬宜各有分職以領史
事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
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太宰建邦之六典小宰司會皆貳之太史亦曰建邦
之六典何也經世大法冢宰定之述而為書以成一
代制作太史之職也故亦曰建八法八則書而藏之
故太宰者道揆所出也太史者法令所宗也太史記
事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官府都鄙之治史官當

據事實錄漢郡國上計亦先送太史公矣

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

法定永為遵守其破法不信與守法者爭是非則攷
正於史刑其不信者正矯誣之罪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
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

約劑司約所掌登於六官藏之太史又藏以副六官
亂則開法考案

愚按此衰世所行非太平令典豈有所增飾與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

此古羲和之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以次序民事須邦國都鄙使順時行之古者奉順陰陽春而布德秋而明刑咸法天道後世天人不相關月令僅存古制宜命大史參酌古今定爲一代之法循序舉行和同天人之際其本安在曰王者終日對越在天

頒告朔于邦國

天子頒朔于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王十二月各有常居閏非常月故詔王居路寢門法天道也

愚按史之體有二一曰紀事太史掌建邦之六典王每事行有得失則隨其事而書一曰編年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王每日行有得失則繫其日而書職莫有大焉者矣經畧而未備豈有闕文與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執事太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

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恐事有失錯讀禮書令之使肄習如禮謹之至也

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位有常處執書以次序之

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惡其亂禮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

亦先肄習之

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告王以禮事恐王失儀

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

大出師廟筭先定以太師善占候太師執同律聽軍聲故使同車共占師勝負古人臨事而懼如此

大遷國抱灋以前

法所以立國抱法先往恐散亡

大喪執灋以涖勸防

勸防引六紼

遣之日讀誄

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讀之太師又帥瞽厭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史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非臣子敢私議

凡喪事攷焉

爲有得失
小喪賜謚
卿大夫卒請謚於王制謚使太史往賜之制謚時亦
與王定其議夫後世太宰議謚考功覆議乃定愚謂
事當屬太史
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中所以盛筭射中則釋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史記曰志周之統繫本出后稷文武而下以世相繼
爲王奠之以㒸正統支庶出封别於正統各以所出

世次辨其昭穆而子孫相承如曾出文王爲昭晉出
武王爲穆諸侯國史亦自奠其繫世而支庶爲别子
者亦以昭穆爲序故正統常尊子孫千億不亂後世
王牒雖修而古法廢矣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祖考死日曰忌名曰諱皆生於子孫心所不忍小史
奉之有事則告王知避所以警王心致哀崇敬先代
亡日人所惡聞亦謂之諱桀紂以子卯亡故子卯不
樂以生人君畏心嗚呼古人左右輔𢖍惟以格王心
格心之道慎毋以細微而忽故凡可以儆王心者無

所不至今桀紂世遠宜命史官悉叙歷代亡日至期
則以告因述其亂亡之故以備御覽庶其有戒心乎
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太史讀禮法小史叙俎簋以爲節昭穆有定次俎簋
牲與黍稷按書次之使有序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
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爲節事相成
愚按小史奠世繫辨昭穆其法主於記事以備一
代之故史之小者也故小史掌焉而太史公廣之

以作本紀世家乃若陳典訓以立憲章記言動以
立法戒則所以載道而垂法萬世史之大者也故
大史掌焉孔子所修尚書春秋是也史遷不能祖
述孔子以經世爲志而博記以資多聞古法遂廢
歷代修史知宗太史公而已其後則有文公綱目
今欲正一代之史宜先分定史職紀傳邪法太史
公綱目邪法文公本末始終於是乎大備太史乃
取其治亂興亡之故體其會要察其幾微表而出
之立憲章以嚴法戒類聚以成篇表年以繫事於
以上繼尚書春秋歷代之史皆以是繩之善之不

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悉皆刊削劉其大義炳若日星與夫履霜堅氷之漸者特書以傳斯固先王經世之舊章也

莊渠先生遺書周禮沿革傳卷之六

周禮沿革傳四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太常寺卿遷國子監祭酒未上卒諡恭簡事跡具明史儒林傳是編取周禮六官之屬證以秦漢而下官制沿革迄明代而止僅有天官地官春官蓋未成之稿也夫時殊事異文質異宜雖三代亦不相沿襲校於數千年後乃欲舉陳迹以繩今不亂天下不止其斷斷不可人人能解卽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談三代世卽不目爲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論耳自序一篇故摹典誥亦此意也

儀禮節解十七卷讀儀禮一卷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儀禮節解十七卷》提要

原缺第二、三葉

讀儀禮

京山郝敬著　男千秋千石校刻

夫道莫大于禮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故夫禮未可一端盡也聖賢以禮脩身以禮教人而不舉其數惟曰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斯須不可去身非擇日而行禮也有冠昏喪祭則禮行無冠昏喪祭則禮廢如是則禮之行者寡矣凡禮之無目者目所不能盡也

聖人盛德至善從心所欲自然周旋中禮如論語鄉黨一篇皆聖人從心之矩曲禮三千悉由此出惟其有溫良恭儉讓之意而後有鞠躬踧踖之容虛文浮格似是而非是象恭也承迷習醉可由而不可知是凡民也故聖人教人以禮而其言禮以約得其要即一拜一揖見古人之精神不得其要雖三千三百木偶而衣冠耳

禮非強作是人道之經緯無禮則無人道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義生尊親尊親生等殺等殺生禮天地之大德曰生知生之說者則知天知天之說

爲經夫儀之不可爲經猶經之不可爲儀也經者萬
世常行儀者隨時損益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經
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儀也皆以節文斯五者五者
三代相因而儀者所損益可知也世儒耳食朱說爭
斵胸臆爲纂爲考其破裂不足觀也
昔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抑末矣
說者病其言過高然亦足以見聖門教人有本末嘗
屑屑儀文可知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言禮則曰
復曰約言教則曰一曰不多繁文縟節非聖人語上
之教是商師之學也

儀禮皆古人虛影學者精神淹貫方有理會若但尋
行數墨如鄭康成輩較勘同異辨正文字按本演習
如傀儡登場無生機血脈老耼所謂芻狗莊生所謂
蜩甲辜負聖人雅言之意
是書詳處太瑣如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執皮內
文兼執足三分庭一在南鄉飲工左荷瑟後首挎越
內弦牲體肩臂脊脅肫胳一骨二骨之類何其瑣也
及其行禮大節目如冠于廟而竟不及其祖禰既冠
見母見君見鄉里親戚士大夫而竟不及其父婚禮
自揖迎婦降西階以至入室同牢燭出燕息而竟不

言夫婦拜至明日新婦見舅姑饋食醴饗而竟不及
夫壻此類又何畧也如謂但舉其槩而已則後儒讀
禮何爲往往添補之乎
作儀禮者亦未及親見古人故其辭多罔象如凡禮
行于廟竟不言告廟之儀冠冕衣裳皆不定其制度
物色廟寢堂階房室戶牖皆不明言其向背使後人
猜度影響迄無定論㝵于篇終引記聞參伍其無畫
一之見可知親見古人必不爾
儀禮作于衰世故其儀文雖詳而大綱不清雖不及
天子之禮而時或雜越以大夫亂諸侯諸侯亂天子

往往有之如燕禮稱君爲公是諸侯之禮也諸侯稱
公已爲僭矣而其臣又有稱諸公位在卿大夫上者
惟天子有三公諸侯之臣貴無加于卿而稱公是亂
天子也鄭玄謂爲大國之孤四命此周禮典命之說
周禮亦非古也稽古以孟子爲正孟子曰天子一位
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
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
六等此周班也何嘗諸侯有臣稱公大國卿上有孤
稱諸公者乎鄉射禮諸公席三重大夫席再重按尚
書顧命王席亦三重周禮司几筵職亦云王席三重

原缺第六葉

謂愚而自用裁及其身者也就使補輯完備校勘精
切能必一一可用之今日乎畧舉其近者如士冠不
論有爵無爵輒用命服今可乎士親迎乘大夫車馬
今可乎女子既許嫁笄矣出教于宗室三月今可乎
納釆使者至門外主人迎拜不答入拜又不答今可
乎主人迎賔門外先入及階又先升今可乎主人門
外送賔再拜賔遂去不顧今可乎男女相拜男拜手
伏地女子直立肅拜今可乎士相見賔五請始得主
人一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內一拜今可乎臣侍食
于君不待君命先飯徧嘗飲食今可乎侍食于先生

異爵者先飯而後已今可乎盛服行禮忽爾袒衣旋
襲又袒又襲如是數十次不已今可乎尊俎爵篚供
饌之具不設几案錯諸地今可乎食飯不用箸以手
今可乎書必刀文必篆冊必竹簡木板今可乎人死
三日然後殯斂今可乎明器苞筲等無用之物併納
諸壙中今可乎凡送幣獻酬之類賔主不同拜送者
立俟受者拜而受者又立俟送者答拜雖君臣父子
皆然今可乎賔酢主人不親舉爵主人自酌以飲今
可乎食不設主席主人亦不陪食今可乎孫爲祖尸
父拜其子明日儐尸則子爲父客受其獻酬今可乎
舅下堂親洗爵獻新婦今可乎婦翁出門再拜送新
婿今可乎子冠懷脯見母母再拜受今可乎父母爲
子喪三年父在母喪與妻同服庶子後父爲其母緦
麻今可乎國君燕卿大夫僅胥一狗今可乎君父死
臣子爲謚幽曰幽厲曰厲今可乎其他大事朝聘祭
享小事拜起坐立雖通行者不可盡舉必欲一一可
信可傳使人必從雖聖人復起能乎

昔人謂儀禮難讀未知文辭難耶義理難耶義理不
與于他經文辭煩瑣詳思自解三禮惟戴記多名理
周禮多疑竇儀禮差易鄭康成拘泥名理殊非所長

人見其附會多端以爲特詳于制然紕漏處雖可一
二數也毎憑管見時加檢舉貴使學者自得非敢與
之角短長也如冠禮緇布冠缺項本謂冠後有缺未
合約之以組鄭謂缺讀如詩有頍者弁之頍圍髮際
也又白屨以魁柎之魁屨頭也柎與跗同足底也即
今之韡樣反頭爲底是也鄭解魁作蜃柎作注謂以
蜃蛤附屨使白也又既冠見母于東壁東壁者廟中
東偏室東爲東壁西爲西壁士虞禮云饎爨在東壁
西面特牲記云饎爨在西壁子冠母亦在廟鄭謂母
在闈門外廟中通宮中門曰闈門則是以闈門之外

爲東壁也古制左廟如鄭說廟不在宅之右乎東壁
爲闈門西壁又何門乎昏禮姆纚笄宵衣宵衣謂玄
色衣也故特牲饋食禮亦云婦宵衣以其繼喪祭後
吉尚玄變于素也鄭改宵作綃引詩素衣朱繡之繡
又舅姑醴婦婦疑立于席西凡不正相向曰疑士相
見禮亦云不疑君謂不敢邪向君也鄭解疑爲定立
之貌又上大夫相見以羔四維之如麛麛小鹿羔小
羊鹿野物難馴執之須繩維其足執羔亦當如小鹿
四維也鄭謂執麛有成禮執羔如之鄉飲酒禮主人
再拜崇酒崇者奬藉之意賓告旨故主人謝其崇奬

已酒鄭云崇充也酒惡相充實也又主人釋服乃息
司正謂主人朝服拜謝賓歸釋服即治具勞司正非
謂息司正不用朝服也猶聘記云幣之所及勞不釋
服皆敏速意鄭謂脫朝服更服玄端而不知玄端即
朝服也鄉射記云君射于國則皮樹中郊則閭中大
夫兕中士鹿中中者盛算之器刻木似獸形閭中似
驢皮樹中似馬即易所謂駁馬也馬有駁樹亦有駁
詩云隰有六駁駁樹皮班駁似馬故云皮樹鄭知閭
之爲驢而不知皮樹之爲馬也燕禮主人媵觚于賓
媵與賸通猶副也正獻之外謂之媵爵鄭解媵爲送

又疑爲騰字之誤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栗與歷
通凡歷階者一足踐一級故曰不過二等過二等則
超越失儀鄭謂不盡階二等左右足一發升堂也大
射禮連設三侯有干侯參侯大侯參侯立二侯中故
曰參干侯在內近而易犯故曰干猶水邊曰河干也
鄭謂參作糝干作豻鄉射記侯道弓二寸以爲侯中
中即鵠也考工記云侯三分其廣而鵠居一鄭疑其
過大乃以侯中爲全侯不知古人射主行禮大其鵠
使人易中故鵠本大鳥也鄭云鵠小鳥又鼗倚于頌
磬西紘紘者鼗兩旁懸耳繩如冠之有紘而鄭以紘

爲懸磬聘記飧賓不拜沐浴而食之本謂飧熟食禮
輕不以君命故賓不拜道途風塵至館沐浴乃食鄭
謂沐浴尊君也尊君則何以不拜又上介不襲執圭
賓襲執圭公授宰玉裼還玉賓襲還璋賓裼凡執玉
單藉曰裼重包曰襲玉有繅而亦手執之曰裼以衣
掩其手而併繅執之曰襲故曲禮及聘記曰執玉有
藉者裼無藉者襲鄭泥玉藻見美充美以衣裘解謂
執玉時或裼裘或襲裘也又君使大夫還玉賓升自
西階自大夫左受玉退負右房而立右房即東房升
堂以東爲右猶入門東之言入門右也鄭謂右房爲

西房古宮室制未有西房者又聘記大夫來使無罪則饗之過則餼之本謂大夫以謝罪通好來與假道經過者或饗之或餼之鄭謂嘉賓則與饗有過則不饗而餼之將以附合聘義愧厲之說其實非也旣飯而飲酒曰酳酳者胤也繼續之意鄭謂酳之言演也演安其所食也公食大夫禮鼏若束若編本謂陳鼎門外防不潔故鼏鼎蓋其鼎而以繩編之束之鄭謂以茅為鼎冪茅可以為冪乎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謂十馬以一馬居前為上首九馬并列于後所謂庭實之旅也鄭云卓如卓王孫之卓猶的也以素的

一馬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引晉屈產之乘為證喪服斬衰苴絰絞帶本謂以苴麻絞為首絰又絞為帶絞帶與絰同故謂之要絰所謂布帶則禮服之大帶也與要絰異而鄭云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則是以布帶為要絰也又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溢盈也盈一握曰溢溢之言搤也一手所握曰搤與搹通鄭謂二十兩曰鎰二十四分升之一也又繼母服齊衰與因母同因母者嫡母也因嫡而後有繼故繼謂嫡曰因鄭訓因親也又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不言裳同衰可知鄭云婦人衣裳不殊

按詩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又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非婦人衣裳殊與又無服之殤以日易月本謂長殤大功九月者為喪九日中殤小功七月者為喪七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有如八歲殤無服不當哭百日乎是毀過于斬衰矣又大功章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卽同居繼父之子也叔伯兄弟俱死而叔伯母猶為之服鄭以婦人子為女子子喪禮幎目用緇幎與冪同遮蔽也握手牢中牢猶籠也本謂空其中以籠尸手鄭謂幎讀如縈牢讀如樓又屨綦結于跗跗足下也如花跗弓跗

前云屨魁柎正與此同謂屨底也死者着屨連底束之使牢固鄭以跗為足上又襲尸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本謂將飯含先以決繫麗其指于腕間使手不旁垂乃施握交臂如生時也鄭于此段文義全不解又大斂饌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芋卽所謂蹲鴟鄭謂齊人語全菹為芋又卜喪日宗人受龜示高高猶上也本謂龜甲上可兆之處先以示主人而後灼周禮大卜亦云眂高猶俗言上頭高處云爾鄭謂龜甲高起龜板平未聞有高處也喪禮有遣車卽送葬之乘車鄭謂為土木偶車納于壙中者又喪

禮主人脫髦。猶言散髮也。髦與毛同。始死孝子投冠
𦈢笄纚。小斂解去笄纚。以麻括之。既殯成服。解其麻
加冠絰。皆所謂脫髦也。鄭以髦爲子事父母之飾。又
隷人涅厠潔死者便器也。鄭謂閉塞溷厠。又籩豆實
具設皆巾之。謂既實菹醢果脯之具設。必加巾。鄭訓
具偶也。成偶乃巾。一籩一豆不巾。既夕記朔月薦新
則不饋于下室。下室即室也。對堂上言曰下。鄭謂下
室內堂也。又祭前三日筮尸。常禮也。特牲與少牢同
鄭不解少牢宿與前宿之文。遂謂士祭前三日筮。大
夫祭前一日筮。避君禮也。夫用筮同。何爲又避其日

乎。少牢主婦被錫衣。錫通作緆。細布也。與錫衰之錫
同。朝服布十五升。用其半爲錫衰。此錫衣則用朝服
布也。主人朝服。故主婦被錫衣。漢人謂曳阿錫是也。
鄭欲附會周禮追師之文。謂錫衣當作髲鬄。他如此
類不可勝記。而隱僻譸張。皆似此。附見各章
令人用字尚象。古人用字尚音。尚象者辨其點畫。尚
音者切其意響。二者不同。然文字以義理爲主。苟恣
意假託。則愈譸張失真。如角柶之柶爲匙也。賓厭介
之厭爲壓也。孝子圭爲之圭爲蠲也。苴刌茅之苴爲
藉也。一溢米之溢爲搤也。栗階之栗爲歷也。閭中之
閭爲驢也。錫衣之錫爲緆也。交錯以辯之辯爲徧也。
酳爵之酳爲胤也。綏祭之綏爲墮也。窆棺之窆爲封
也。若此類響切而意合。故古人隨宜用之。若夫緇布
冠缺項之缺以爲頍也。縢蓋之縢以爲幐也。媵爵之
媵以爲騰也。握手牢中之牢以爲樓也。幎目之幎以
爲縈也。酳爵之酳以爲演也。純衣之純以爲緇也。崇
酒之崇以爲充也。旅酬之酬以爲周也。參侯之參以
爲糝也。錫衣之變而爲髲鬄也。芋之變而爲全菹也。
若斯之類。風影附合。譸張爲幻。不可從也。鄭之訓詁
多此類。俗儒一切耳食。引以證文字。後生不察。轉相

師承。其誤可勝窮乎
儀禮成于後儒手。而古籍亡矣。不復見先王朝會盛
典。故覲禮秖述其梗槩。較諸篇爲畧。而愚顧喜其近
情。足以折周禮四時朝見之謬。篇末又記天子率來
朝諸侯祭告羣神。未必盡合古。然大槩可覩已。鄭康
成偏執周禮明堂位之說。補葺附會。甚無謂也。至如
喪服傳解經。一一明允。鄭牽强引證。反疑傳文爲誤
近代儒者纂三禮。併傳割棄之。鄭始作俑也
凡古人禮服。通謂之朝服。禮服衣裳通謂之端。衣多
玄緇。亦有纁者。裳多用纁。亦有素。有黃。有雜色。及大

帶與韠色時或變易而衣色則少有不玄緇者矣即龍袞亦以玄帛刺繡故曰玄袞無繡文者皆所謂玄端緇衣耳首服自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弁自大夫以上凡大事皆得用冕至于玄冠則自士庶人以至天子皆用之此其大較也古人服色原不煩瑣少牢饋食主人朝服即是祭服昏禮卜筮鄉飲燕射聘享皆用朝服故古人禮服皆稱朝服為其可以見君則無禮不可用也自周禮五冕之説與鄭康成極力附會影響猜度未必盡合古人之舊愚于周禮司服辨之詳矣讀者舉所知闕所疑不必如鄭強質也古人

廟制前為堂堂北為室室西南隅為奧房與室接室東為房而戶牖皆南向房室之外即是堂之北房室皆有牖有戶戶皆在牖東牖皆在戶西室牖當堂正中所謂負依處也堂前為階階不中堂東階當房牖之南西階當堂之西南主賓雖行禮于兩階而堂前無復牖戶之隔其實皆堂上也自堂上直下東西兩墻謂之序序之外堂之下東西相對各有堂有室是為夾室即今廂房也堂下為庭庭中有碑以定日晷庭南為門門內有途分左右東西行各數武折而北當東西階賓主由此揖讓升堂門內外東西各有堂

有室謂之塾此其大畧也鄭註皆未分曉古者燕會席地坐則兩膝著地以股貼足是謂安坐以兩膝著地直身起跪謂之危坐安坐即尸賓及先生長者坐獻酬畢脫屨升堂坐之類是也危坐如聘禮賈人西面坐啟櫝不起而授宰特牲少牢宗婦執籩戶外坐之類即今之跪是也鄭註亦未分曉又古者婦人無跪拜唯喪則稽顙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君賜且立拜他可知已故篇中凡婦人拜皆立而男子答拜則頓首故婦人必俠拜初一拜男子答而起婦人又一拜故凡男子拜手則必奠贄奠爵

婦人立拜執贄執爵昏禮婦執笲棗栗進拜奠于席特牲禮主婦致爵左執爵拜有司徹尸酢主婦亦執爵拜是也惟昏禮新婦三月廟見則稽首著地故禮文曰拜扱地特言扱地者明其殊于常拜亦如男子稽顙也鄭註皆未了然

飯之品黍稷稻粱鄭註未分曉凡稻粱皆粳米其粒長而大古人以方器盛之曰簠黍稷之粒小而圓古人以圓器盛之曰簋稻品甚多其粒最長者可半寸故以粱名如屋梁強梁之粱粳米亦取強梗之意食之強益人也又粱者良也精鑿意凡米之精而粒長

大者皆稱粱故美食曰膏粱又穀亦有粱其稃穗如蘆葦品最下楚人謂之高粱亦以秸長實大得名也禮記君沐粱則粱米而士亦沐粱則高粱耳凡言黍稷稻粱者皆高粱也稻宜水黍稷高粱宜陸稻南方卑濕處多黍稷高粱北地高陸處多中原地饒黍稷而稻則希有凡宜陸者皆可稱粱言其亮而高也宜水者皆可稱稻言其滔而濕也故古者酒醴多用黍大夫饋賓無稻也黍最早熟暑月可食故名而稷秋熟則今之粟也粟稷二字音義通稷之言謖也尸起曰謖嚴肅之意詩云既齊既稷亦肅意蓋秋氣也穀秋成故曰稷百穀皆秋成故粟者百穀之總名也黍稷稻粱麥爲五加菽爲六分二麥爲七分二菽爲八加麻爲九九種之類又細分是謂百穀

儀禮節解卷目

卷目終

儀禮節解卷一

郝敬習

儀禮者禮之儀周衰禮亡昔賢纂輯見聞著為斯儀非必盡先聖之舊然欲觀古禮舍此末由矣篇凡十有七學者苟無恭敬之心讀此書則如觀傀儡耳三禮所以先記也

士冠禮第一

冠為成人之始故諸禮首冠古之有德行道藝已仕未仕者通謂之士人未有生而貴者其初皆士也故禮多由士設惟士習于禮所謂由賢者出也据士觀禮而禮皆可知解者遂謂天子諸侯禮全亡不盡然也

士冠禮筮于庿古廟字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閾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獨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旋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

此擇冠日也筮揲策求卦也筮吉日重其事也庿稱廟也筮于門外不于廟中者不敢必神意也主人將冠者之父也玄冠周人委貌之冠玄繒為之朝服見君之禮服十五升麻布為之古人禮服通謂之朝服亦即所謂玄端緇衣也帶大帶以繒為之韠蔽膝以韋為之門廟門有司羣吏也即宰宗人與筮人卦者之屬西方廟門西北上以次立而南也筮筮策席蒲筵所卦者畫爻記卦刀筆木簡之類具備也饌陳也門中西扉之中閾當兩門間置木窒門者也閾門限筴蓍筴韇藏筴器上韇韇蓋也兼執左執筴右執韇進而東向受主人問筮之命也命命筮也宰家臣之長自右傳命自右出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少退不敢并主人也贊命贊相主人以擇日冠子之意命筮也右還回身右轉就門中之席西面坐行筮事也必西面者求神向陰方也卦者執簡畫爻之人居筮人左卒筮十八變畢卦成也反以卦還筮人使占吉凶旅占衆共占也筮遠日上旬不吉則改筮下旬如問甲子不吉則改問甲戌之類如初儀如前所行禮儀也宗人有司掌禮者告事畢告主人也

按上古冠制小止撮髮字從寸詩謂緇撮是也夏冠毋追殷冠章甫制皆小周人變為委貌其制始大此

玄冠則委貌也古人行禮之服通謂朝服鄭氏謂君
臣朝視之服玄衣素裳衣從冠色裳從韠色考之不
盡然又謂朝與廟異服今筮于廟亦朝服是廟朝服
未嘗不相通也大抵周人服色多尚赤纁緇玄皆由
赤入故禮服多用之殷人尚白則其所勝色也用最
少凡素與白稍異白者素之淨練如雪而素則白之
近蒼者耳今人衣無文繡亦稱素吉主玄凶主素故
玄冠緇衣不以弔白衣冠不以處吉古今同也鄭謂
朝服裳帶韠皆白亦恐未盡然玉藻云君與大夫士
帶皆素此云緇帶疏謂素帶而緇裨曲爲附合禮家

言雖盡同也

按古之卜筮者盛服將事致敬而已無迎神拜送之
禮蓋筮龜本受命于人吉凶禍福由人自主蓍龜以
象告耳今世俗反聽命于蓍龜而禮亦異矣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
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
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

此肅賓贊也戒預告也賓謂衆賓主人之友也主人
既筮得吉日將冠其子預告于朋友望其來教也賓
禮辭謙讓也一辭曰禮再辭曰固三辭曰終賓一辭
遂許也主人再拜拜其許也賓拜送拜于主人去後
主人無答也後倣此前冠期三日並加冠之正賓與
筮日禮同宿與肅速意皆逼事在越宿故曰宿既筮
賓即速是先信宿也賓如主人服亦朝服也賓西面
再拜拜辱也主人乃宿賓致辭也主人再拜拜其許
也贊冠者佐賓行冠事者尊次正賓故主人亦親宿
若衆賓戒或不宿或使人宿之也

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
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

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句告事畢擯
者告期于賓之家

此冠之先夕爲期也厥明宿賓之明日夕向暮也期
明日行禮之期既戒宿又爲期者恐臨事不虞致審
也于廟門外冠禮行于廟也兄弟主人之親戚少退
不竝主人立也北上以次南也有司皆如宿賓之朝
服則主人兄弟同可知也西方門西擯者主人之相
禮者請明日之期于主人主人之宰代主人答以旦
日正明行冠事質正也擯者以質明告兄弟及有司
宗人告禮畢衆遂退擯者以質明行事往告賓與衆

賓之家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
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昧韐各
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
爵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晒上聲廣終幅長
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簞丹蒲
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
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算執以待于西坫南南
面東上賓升則東面
此陳設服器也夙興冠之日早起設洗設器盛盥手

洗爵之水直當也榮屋檐也周人屋四注東西皆有
榮洗設于堂下東自洗北望與東榮直對自階至洗
如堂之深故曰南北以堂深也陳服陳設將冠者之
衣服堂北東偏間曰房冠于阼階故陳于東房墉牆
也西墉房西牆東領衣領向東北上以次陳設自北
而南也首爵弁服次皮弁服次緇布冠服爵雀通燕
爵玄色以玄繒爲弁士之上服也弁言服者首戴爵
弁則身著絲衣纁裳也服在東房弁與冠在西坫服
則冠者自阼階入房自著冠弁則賓自西階取以加
之也纁赤色考工記三入爲纁下曰裳上曰衣純帛

也衣以帛爲之古禮服多用布爵弁貴服用帛不言
色即玄端也凡禮衣色多玄緇三冠同衣但爵弁衣
帛耳先言裳後言衣者衣帶同緇故連帶言之七入
爲緇即玄色之深黑者韎赤色韐合皮爲蔽膝即韠
也大古無衣以獸皮蔽其前後聖制禮不忘初用皮
爲蔽膝此以上皆爵弁服也皮弁以皮爲弁亦存古
也色與爵弁同而飾以玉石素積即素裳積折其要
間曰積積素而衣亦玄端也不言裳言積者裳不恒
素言素積別于諸裳也周以白爲勝色惟所宜則用
之玄端玄衣也禮衣制方曰端玄黃雜裳皆以配玄

端爲皮弁服者也玄端素積緇帶素韠可也玄端玄
雜等裳亦可也但素積則素韠而雜裳則爵韠耳緇
布冠即玄冠所謂委貌也緇布冠不言服同上玄端
玄裳緇帶爵韠與皮弁服通故承上接下言之冠後
曰項冠武後缺不屬以青組二條繫缺端束之垂餘
爲纓也組條也纚以緇色繒韜髮古帛廣二尺四寸
纚寬用全幅其長六尺與髮齊也笄簪也所以貫弁
冠無笄而有纓弁纓曰紘在旁纓在後纓之組染麻
爲青色紘則緇組側飾以纁邊側也竹器方曰篋纚
與二笄紘四物同篋紘屬于笄首笄橫弁上紘下繞

項而右上結于笄末不如冠纓屬于缺故別與笄纚同藏也櫛梳也以理髮竹器圓曰簞蒲筵蒲草席用二東序冠子一尸西醴子一也簞席皆在所陳衣服之南側獨也無並曰側置酒曰尊一甒醴異于醮之設兩甒也甒瓦器以盛醴醴體也酒連糟曰醴貴初質也尊在爵弁服北旣服而後用醴也篚竹器今以酌酒觶飲酒器爵屬柶匙通形如刀匕長六寸祭以挑醴醴有糟故須柶角爲之取滑也士喪禮楔齒用角柶卽此脯乾肉醢肉醬也南上以尊爲上自南而北首尊次篚次脯醢也二弁一冠各以竹器承之匴

竹器坫言奠也閣物曰坫西階下設坫以三匴承冠弁奠其上賓至使三人執之以待也南面賓自南入也東上以次立而西也坫在西階西賓入自西階升堂行禮于阼賓未升執匴者階下南向自東立而西賓升三人轉向東自北立而南也

按冠三加備三代之禮初用緇布冠服玄端玄裳夏禮忠也再加皮弁服玄端素積素韠商禮質也三加爵弁服玄纁纁裳周禮文也鄭謂爵弁爲士之貴服是也謂爵弁亦以皮爲之非也謂爵弁服絲衣是也謂皮弁服全不用絲亦非也自諸侯以上至天子皆

用麻弁豈盡布衣乎又謂皮弁專服素衣裳與弁色同因論語素衣麑裘麑子色白故謂弁用鹿皮衣從弁色夫弁用皮存古意耳據周禮采璂等制皮弁亦華美之甚豈純用獸皮如野服乎獸皮去毛皆白何必鹿子如謂鹿子毛色白弁可以不去毛爲之乎又謂素積則素衣夫素端素裳惟凶禮可用玄端素積玄裳等衣皆古禮也朝服玄端皆皮弁服故聘禮皮弁朝服賓主通用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朝服冠卽皮弁玄端卽緇衣未聞素衣也惟蜡爲送終之祭衣裳皆素冠禮成人貴初質裳韠用素衣帶亦不純素

也明堂位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是衣猶見美也其他朝祭吉禮雖素積素韠亦不用而爲皮弁服同大抵吉衣皆玄緇而弁與冠服通用大夫以上用弁則謂弁服士以下用冠則謂冠服故士喪禮襲尸皮弁服褖衣緇帶特牲饋食記云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少牢禮主人皆朝服是皮弁玄冠朝服同也緇布冠不言服承玄端玄裳與皮弁同服甚明非謂素衣獨皮弁而玄衣獨緇布冠也蓋玄爲天色故禮衣冠用之卽黑色之微赤者又謂之爵色緇卽玄色之深黑者故緇衣卽玄端又謂燕衣王制云夏后氏燕衣養老

燕玄鳥故得名名雖四黑則一也故緇冠卽玄冠古布今帛上下通用鄭獨以為莫夕君之服拘也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檀弓云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可也易之云者但不純玄卽玄冠素衣亦可古人衣冠隨宜變通世儒言服色多本鄭說夫儀禮已非古矣而鄭註又非儀禮言禮于今所以難也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

此內外賓主卽位也玄端爵韠卽篇首所謂玄冠朝服也直當也東序堂東牆行禮負牆序立故曰序兄弟主人親戚畢盡也袗單也禮衣皆單卽玄端也洗在堂下東南兄弟輩皆立洗東北上自北以次立而南也擯主人使迎賓者負背立也塾門外堂負堂南面立以俟賓也采衣未冠者之服童子尚華飾未加冠猶童子也紒髻通卽總角房東房古者廟制堂北為室室東為房房中南面立當戶牖也賓加冠之正賓如主人服玄端爵韠也贊者贊冠者玄端不言韠可知也從之從正賓也外門廟門之外大門也古者廟在大門內左

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句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

此迎賓也擯者以賓至入告主人主人出迎于大門之外再拜拜迎也揖贊者不拜殺于賓也主人揖先入導行也曲曲徑也凡廟在大門內東入大門向東行為一曲北是廟門向北行為二曲每曲主賓相揖至廟門又揖旣入門分東西主賓相背一揖當塗向北主賓相見一揖東西行當碑碑在堂下庭中稍北過

此一揖前及階相讓三主尊則主先升賓尊則賓先升敵則主升一等導賓賓乃升凡賓之道難進也序端堂東牆盡頭賓西序負西牆主人負東牆稍南避冠位也

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

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靺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

此三加冠也贊者盥冠者盥將行事潔其手也洗在東榮南旣盥復西由賓階升過東房立房戶內西面將冠者之左稍南也以南爲上冠席主賓俱在南也主人之贊者家臣或親戚輩設冠席于東序適子冠于阼也少北主人在序端却避也將冠者出房戶外南面立聽賓命也贊冠者取纚笄櫛置席南端奠置也于席端避升降也揖舉手推而進也卽就也古者坐曲膝卽今跪也冠者坐贊者亦坐爲櫛髮加纚也賓將加冠降西階往東榮盥主人不安其位亦降賓辭主人主人對不敢不降也賓旣盥復由西階升堂過東序筵前坐爲冠者正纚起還西下賓階一級取緇布冠執匱者自西階升一等東面以冠授賓冠後曰項冠面曰前進進筵前容從容也將致祝辭從容整儀也祝祝願冠者吉祥也辭見後賓旣祝復坐以緇布冠加冠者首賓起復西序之位贊者爲結冠纓

卒事冠者起賓揖使入房釋釆衣著玄端爵韠不言裳帶卽前所陳緇帶玄黃雜裳皆可也出房南面立者始成人觀衆以容體且待賓再命此初加之禮也賓再揖就席將加皮弁也脫緇布冠再櫛髮未弁而先設笄者笄在筵端不與弁同處笄首有紘須先設而理之也賓降西階二等受皮弁皮弁尊于冠降禮重也賓加皮弁還西序贊者爲之結紘于笄末卒事冠者起賓又揖使入房著皮弁服玄端帶如故但裳韠易素耳容從容整儀出房南面立觀于衆此再加之禮也賓降三等以下三加爵弁也服以纁裳易素積以靺韐易素韠不言衣亦玄端但純耳不言賓揖卽筵及適房等禮同也賓降三等者爵弁尤尊降愈重也

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柄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

此旣冠而醴冠者也三加冠畢徹東序之筵冠者服

爵弁脫皮弁緇布冠于筵間徹筵則弁皮弁冠櫛俱徹而納之房中更設筵醴冠者于室戶西牖間南向卽堂中客位也醴于客位以成人尊之也贊冠者洗觶于房中無醴在房就房中酌之側特也特一酌無三醮也柶匙也所以挑醴橫覆于觶匕葉匙首寬薄如葉以葉向前柄在後授賓賓以授冠者則柄仍在後便執也冠者就筵西南面立賓往戶東受醴加柶柄居前枋柄通賓以醴來筵前北面將授冠者冠者南向拜于筵西受醴賓還西序東向答拜贊者薦脯醢冠者取脯醢少許置豆間祭先食又以柶葉挑醴祭之者三祭則坐于筵間飲則坐于筵末啐微飲也捷當作建立也未祭覆觶上待用旣祭插于觶中醴間也降筵出筵西也旣飲執觶起出筵跪置觶于筵間拜復跪取觶起奠于薦東賓答拜答于西序也薦東脯醢東南向以左爲東凡觶飲則奠于饌右以便舉不飲則奠于饌左

按酌醴惟贊者洗觶于房中賓不降洗于東榮禮質而簡與醮異也鄭解側酌謂無人爲薦非也言贊者一酌醴與醮賓三酌酒于房戶間異故側尊與兩甒亦異也捷柶昏禮作建柶鄭謂捷當作插亦通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

此旣冠見于母也醴畢冠者降筵將入見母跪取籩閒脯爲贄降自西階父在不敢由阼也東壁廟東側室冠子則父主外事在東序母主內事在東壁子旣冠入見也拜受拜送皆脯也母拜受而後子拜送母先拜也古者婦人肅拜少儀云婦人雖君賜肅拜肅拜者立拜也男子跪拜婦人立拜故古婦人與男子爲禮必俠拜俠拜者婦人先一拜男子答拜婦人又一拜也子拜送母又拜卽俠拜也

按父尊母親故凡禮母殺于父禮下餕上餘子受薦祭脯卽子之餘也豈堪爲贄懷脯以母勞其母拜而又拜謂敬成人乎何至拜其子乃爲敬也父在阼未拜而先拜母不後其父乎諸家多爲之辭未見其允鄭註東壁爲闈門外古廟在宅東由廟中入宅曰闈門果爾當云適西壁何爲反適東壁乎有事于宗廟宜夫婦共親之豈父在廟母獨在宅乎非也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

此旣冠而賓字冠者也醴事畢賓降西階下當西序
東面立主人降東階下復初卽之位直東序西面對
賓立待字也冠者立于西階下之東南面賓之東北
聽賓命也字以代名也辭見後對應也賓出出廟門
也請醴賓主人請設醴酒飲賓也次設醴之處
按主人降復初位鄭謂初至階讓升之位非也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
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贄
見于君遂以贄見于鄉大夫鄉先生
兄弟先拜者見而起敬也時正賓與主人先出兄弟

與贊猶在廟見贊者以客禮拜謝贊者亦答再拜父
之姊妹曰姑女兄曰姊如見母亦北面再拜姑姊亦
俠拜也此以前皆爵弁服將見君與大夫長者則易
緇布冠服玄冠卽緇布冠玄冠玄端卽士之朝服奠
贄謂執贄奠于地乃再拜稽首不敢親授見尊者之
禮也鄉大夫司一鄉之大夫在位者也鄉先生致仕
居鄉者也
按鄭謂贊者後賓出則是拜贊者于廟中也拜贊者
于廟則拜兄弟亦于廟兄弟在廟則拜而父且未拜
也贊在廟則拜而賓且未拜也姑姊不必皆在廟亦

往拜鄉先生不在廟亦往見則是拜者又不必皆在
廟中者也豈拜父拜賓又別有禮與冠于廟而無拜
祖考之禮則是書所言亦禮之太畧通其義而可矣
爵弁士服之貴者初冠無爵自不敢以貴人之服見
君大夫禮也鄭謂助祭然後得服夫助祭則有爵矣
初冠何助祭之有古者士之子常爲士子雖無爵而
成人之始以世業望其子可也若謂獨助祭可服豈
可以私服其子乎鄭又謂易服不朝服非朝事也然
則玄端與朝服異矣要之朝服之緇衣卽是玄端玄
冠卽是緇冠但古用布今用帛若緇冠外別有玄冠

則三加何獨遺之邪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去聲
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醴賓以醴獻賓也一獻謂主人一酌獻賓賓酢主主
酬賓畢卽升席燕以幣送酒曰酬十端曰束凡帛一
匹從兩端卷至中十端爲五匹也儷雙也皮獸皮有
毛者贊者皆與謂凡贊佐冠事者皆得與燕也介次
賓也外門大門也賓旣去主人再拜送徹燕賓之俎
隨賓歸也
按醴用一獻卽側尊側酌之意尙質故簡鄭謂一獻

無亞獻以主婦不從非也主婦獻賓莫先于冠子獻冠賓無主婦他賓又何必婦人乎此禮非古何獨無婦人爲一獻也卽有婦人在如昏禮舅姑共饗婦亦謂之一獻耳

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勺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祭之其他皆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

此旣冠醮子之儀醴有變爲醮者醮釂也盡飲之名醴一酌醮三酌加折俎盛者殺牲較醴多文矣凡禮先質而後文醴與醮皆歷世已行之跡若者隨時不定之辭若醴則用醴若醮則用酒醴濁而酒清醴設尊于房內醮則尊于堂東房戶閒筵之東賓主共之也醴一甒無禁無玄酒有勺在篚不加于尊醮酒則兩甒有禁有玄酒在西加勺尊上南其柄便執也承尊之器曰禁禁傾危也水曰玄酒不忘本也玄水色

洗設東榮與醴同但醴盥手不洗爵篚盛爵洗于房內醮則篚盛勺觶堂下洗之西也南順猶南向賓贊由西階下自南取爵便也醴則三加畢後酌薦脯醢醮則始加卽醮用脯醢也醴則贊者洗爵側酌于房中醮則賓降西階過東榮取篚中爵主降賓辭洗爵畢西升酌酒堂上與醴異也冠者升筵坐祭啐酒于筵末拜賓奠觶于薦東立筵西與醴同也醴三加畢一酌卽徹醮則每加一醮始醮所徹者惟脯醢之薦與旣奠之爵其筵與尊不徹以待再醮三醮也再加皮弁醮儀與初同攝重也如官事不攝之攝一爵重酌無酬酢不更爵再洗也加爵弁三醮有乾牲斷折爲俎醴則惟脯醢而已嚌嘗也取乾肉祭而嘗之從皆如初醮之儀用乾肉不殺也三醮畢北面取脯見母與醴同

按鄭云酌而無獻酬謂醮然則醴有獻酬乎謂醮從俗醮古禮非俗也或謂醮不祝或謂醮爲庶子冠皆非也醮與醴同而質文異耳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密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螺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

此詳言醮禮也上所云醮止于乾肉折俎而不殺牲
此言其盛則殺牲牲用豚特豚一豕也載載之俎升
自鑊升鼎也鑊無足而卑鼎三足而高故曰升殺牲
解體煑于鑊熟而升于鼎和之以薦也合合左右體
離割也肺卽豕肺周入尚肺火德勝金祭食先肺扃
鉉也鼎兩旁有鉉反向上以木横貫蓋上而舉之且
以歷制鼎蓋如門之扃鼏冪通密閉也始加緇布冠
之醮如前醮儀再加皮弁之醮前用脯醢此則脯醢
外加兩豆一葵菹一蠃醢葵菹以肉和葵淹爲菹蠃
蛤屬圓者爲蠃剉而漬之以酒爲醢外加兩籩一栗

一脯此再醮異于前者也三加爵弁之醮始洗爵再
攝酒三如再所異者加豚俎也其嚌之與前嚌乾俎
同嚌肺謂祭肺嚌之嚌同而肺異醮畢取脯降見母
與前同但前取薦脯此取加籩之脯薦脯旣嚌籩脯
未嚌他皆如前儀

按此殺豚合升所以異于前之乾肉折俎也乾肉之
體不必全特殺則全體凡用牲體吉取右凶取左此
合左右同升貴偶也凡言嚌必先祭未有嚌而不祭
者旣云加俎嚌之又云嚌肺則祭不言可知鄭謂嚌
當作祭非也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
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
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
受脯于西階下

此孤子與庶子冠及母不在廟之儀孤子無父則自
爲主在家則成尊在外則童子不可與成人爲禮故
戒宿賓客則諸父與諸從兄爲之也主人卽將冠者
紒緫角也出迎賓拜揖讓入廟升階立于東序端皆
如父在爲主之儀三加皆于阼階主位行禮不于房

戶外也凡醴醮拜受拜謝主皆北面拜于阼階上賓
皆北面答于西階上據主賓正位異前冠者拜于筵
西南面賓拜于西序東面也若用醮禮殺牲舉鼎陳
于廟門外當東塾之南鼎北面禮君陳鼎南面喪鼎
西面餘皆北面也陳于此舉而後入也父在醮子鼎
陳於內私之也孤子自主陳于外盛之也他儀如前
此孤子冠之禮庶子非適醮不別設筵不于客位卽
房戶外冠筵醮之三加三醮同也凡冠子于廟父在
東序母在東壁如母偶有故不在子取脯降自西階
將往見母使人卽西階下受脯俟他日再見必于西

階者答之也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
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恭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
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嘉有命某敢不
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
某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
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
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
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
耇句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

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
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
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
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
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
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
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

此行禮之辭上敘其儀此述其辭戒謂既筮日預告
之也加布加冠也古冠用布病吾子猶言辱吾子宿
謂冠前一日速賓始加加緇布冠元服首服也再加

加皮弁令善也胡與遐遠三加加爵弁黃黃髮耇老
人句僂貌亶誠也時猶新也時格猶言是至湑清也
棻髦齊貌髦士幼俊之稱攸宜猶言相稱假大也甫丈
夫之稱伯仲叔季兄弟之序各稱其序字之也
按祝辭雜用詩語多後人補撰爾雅耇老壽說文老
人面凍黎色若垢承黃字作解鑒也

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渠繶意純純博寸素積白屨
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
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歲屨

此記三加冠之屨不與前弁敘者冠屨之別也若夏

月冠則葛屨屨色各從其裳與韠色緇布冠服玄端
玄裳爵韠黑屨屨飾以青絇屨頭飾也絇鉤也屨形上
曲如鉤又絇拘也戒行也上下縫際曰繶緣邊曰純
三者皆用青色博寬也白屨與素積素韠色同魁頭
也柎跗同底也即士喪禮綦結于跗之跗以魁跗之
謂以頭爲底如今韈頭反底向上也白屨緇飾惡純
素近凶也爵弁服纁裳韎韐故纁屨三屨黑白赤兼
三代之尚冬屨非定用皮溫不厭厚皮可也若夏暑
止可用葛其麻布四升有半者曰繐喪服有繐衰以
繐爲屨近凶大功未可冠子故冠不用繐屨

按鄭解冠爲屨蛤以屨灰附屨上使白近鑑本草因
之遂名大蛤爲冠蛤冠大也凡物大者皆名冠何獨
蛤邪
記○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齋則緇之其
緌蕤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于
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牟追
堆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
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

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
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記卽作儀禮者記之冠義禮記篇名凡言記者記前
文所未備後倣此始冠謂始加冠上古白布冠祭而
齋則緇布鬼尚幽也後世冠用緇帛緌冠纓之餘而
垂爲飾者緇布冠無緌尚質也雜記曰太白與緇布
之冠不飾故引孔子言未聞布冠有緌者敝壞也冠
而敝之言但始冠一用布敝卽不再製故不用文飾
也適子冠于阼以下別記所聞冠必行于東階主位
也著明也以明適子成人將代父爲主也客位室戶

西牖閒加嘉也三加彌尊謂皮弁尊于緇布冠爵弁
又尊于皮弁諭其志謂教立志大成也敬其名以字
諱名敬不敢斥名也委貌章甫毋追三者皆緇布冠
弁冔收三者皆爵弁而制各異惟皮弁三代共之貴
質也古緇布冠小夏爲毋追猶言牟堆小貌殷制稍
起而爲章甫甫舊作斧制如斧方而小也至周而大
可籠首曰委貌言下委成貌也弁槃也槃大也制大
于冠詩云有頍者弁頍傾也覆額貌冔言詡亦大也
收歛也歛髮也周制大于殷殷制大于夏弁用皮不
忘古也積用素尚其質也無大夫以下明冠禮所以

獨士之義古者男子二十成人始冠十九以下猶童
三十而室四十而仕五十爲大夫年五十艾矣故大
夫無幼無冠禮而有昏禮者五十再娶則有之大夫
旣然諸侯可知古者諸侯二十以前雖繼世猶用士
禮必旣冠受王命然後得爲諸侯至夏末傳賢風藐
家國天下皆以世繼諸侯有未冠繼立者于是始爲
諸侯冠禮非古也微獨諸侯古天子適長子猶士也
其冠亦以士未有人始生卽貴爲天子諸侯者須有
德然後爵以位天子之子非生卽宜王必爲士脩德
德成繼立所以幼而冠亦士禮也天子且然諸侯可

知諸侯必年長有德象先世之賢然後命為諸侯方其為世子冠亦以士而大夫又可知故先王以官爵人因德大小為降殺生以有德命爵死以有德命謚生無爵而死有謚皆私意令之失禮非古也故古者非放人有德不得為大夫所以無大夫冠禮耳

按古無大夫冠禮亦附會之說禮所以獨有士者禮莫不始于士也明乎士禮而大夫以上可引而伸之加其等益其數天子諸侯皆可知矣今謂五十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天子諸侯未聞必五十而後為其亦無冠禮又何也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大戴記云諸侯冠禮四加玄冕春秋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此禮謂皆起于夏末乎焉知士冠之獨始于古也古有士即有大夫有士冠即有大夫冠而諸侯天子所損益可知也

儀禮節解卷一終

儀禮節解卷二

郝敬著

士昏禮第二

士昏禮者，士娶妻之禮也娶妻以昏為期日入三商謂之昏必于昏者陽往陰來象男往女來也冠者成人之始昏者生人之始古者冠而後昏故昏禮次冠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

昏禮一篇總名下達自天子達于庶人男女之合莫不有禮納采為六禮之始次問名次納吉次納徵次請期次親迎施受曰納陰陽合之義采擇取也媒氏先通言男女父母使人以鴈為贄采擇此女也鴈鳥隨陽日南而南日北而北故昏禮用之象婦從夫也用鴈用為贄也主人女父也筵設神席也戶西謂禰廟室戶之西以西為上神道尊右也几以安神右几几

在筵上右昏禮特設神席重祖考遺體不敢專也使男氏使即賓也玄端吉服至至大門外擯女父所使迎賓者出請使者來事入告于主人凡賓不宿至必請問所事也主人出迎再拜尊陽之義也凡爲人使者不敢承拜故不答也揖入主揖賓入大門至廟門升階揖讓之節詳見冠禮阿檐內深處詩云有卷者阿阿者親附之名東面致命致其主采擇之命主人東階北面拜命亦尊陽之義也授授鴈于主人當堂中兩楹柱間神几之南也主北面賓南面陽尊陰卑也賓既授鴈降西階出廟門外主人亦下東階以所

受鴈授家老老家臣之長此以上納采之儀也主人又使擯者出請賓將復有事也賓別執鴈請問女姓氏擯入告主人許而後賓入授鴈降出如前擯者又出請事入告事畢此問名之儀也二禮同時俱舉采其女必問其名歸而加諸卜也先采後問先通其意而后敢問其名禮之序也

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拜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句之西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柄 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此問名畢主人醴賓也徹几改筵謂徹去初所設神几改席醴賓仍在戶牖間但以東爲上人道貴左也側尊甒醴俱詳冠禮房中東房中此主人再拜專爲使者故使者答之異前也几即前所設神几今以優賓拂之以袂致潔也校几足以足授賓受便也賓以

几避不敢當也北面設于席東往西階上答拜示不敢即席就几也主人之贊者酌醴加柶前葉出房授主人主人以醴就筵前西北面獻賓賓就筵拜受還西階主人東階上拜送贊者薦脯醢賓就筵坐祭畢還西階北面坐嘗醴奠觶遂拜主人答拜賓以觶就筵奠于薦東降筵前北面跪取脯將持歸以復命于其主主人辭以不腆且示不敢勞親徹也賓降西階以脯授從者遂出主人送于大門外賓去而再拜也角柶面葉面枋薦東俱詳冠禮建柶謂立柶直挿匙于觶中也

按此以下納吉諸禮使者至主人皆醴之儀同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納吉謂問名歸卜得吉使使告于女家也徵聘也男氏使人奉幣爲質徵以聘女也玄黑色象陰纁赤色象陽皆帛也五兩爲束周禮媒氏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雙也有皮帛故無鴈請期男氏旣卜昏期未敢專請期于女氏女氏主人辭從男使者許辭乃以昏期告女氏也

按問名而後納吉愼重不迫禮之序也乃昏姻之約

自納采問名時定矣故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請納采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義而已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葅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大羹湆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巹

此將昏而陳設之儀也期娶妻之日三鼎豚魚腊也寢壻所居室北面鼎面向北也北上自北陳而南豚鼎在北也實鼎中實小豕曰豚特豚一豕也合升全體解折熟于鑊而升于鼎去蹄去四蹄甲舉猶食也手舉食之也肺爲氣之主脊爲體之正食先舉之將食先祭之所食之肺脊與所祭之肺皆升之鼎者也皆二夫婦各一也魚一鼎十四尾凡魚正數十五如特牲少牢之魚皆十五此少一貴偶也全禽之乾者曰腊謂兎也肫當作純一純一雙也少牢云腊一純而鼎是也髀尾骨內則云兎去尻故不升于鼎而亦飪于鑊不若豚蹄全去也飪熟也扃以移鼎鼏以覆

鼎見冠禮洗盛水以洗爵房中東偏間也兼巾六豆共一巾覆之禦塵也黍稷飯也敦器名皆有蓋欲其溫也大羹湆肉汁未和者湆泣通羹沸如泣在爨欲其熱也尊設酒尊室寢室東爲房西爲室西主陰尤密于房也墉牆也室中之尊夫婦酌之禁以承尊玄酒水也葛之麤者曰綌覆尊之巾曰冪勺以取酒南其柄酌者自南取便也尊于房戶之東外尊媵御酌之也無玄酒畧也篚竹器以實爵與巹也巹酒器破一匏爲兩巹象夫婦之合也合實于篚中故曰合巹四爵兩巹爲六夫婦各三酳此陳設之儀也

主人爵弁纁裳緇袘移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禮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衣纁衻然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穎絅黼在其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句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句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

此親迎也主人壻也據男女家室而言則男為主人

爵弁士服之貴者纁赤色緇袘緇衣袘言施也衣在上象陽主施也從者壻之從行者也畢玄端謂服皆玄端也墨車黑漆車從車從者所乘車執燭先馬迢昏行也婦車壻家往迎婦之車亦執燭前馬也裧襜通車衣也門外婦家門外主人女父也筵于戶西西上右几設神位于禰廟也女卽出嫁之女次首飾周禮追師為次今鬏髻也純衣絲衣錦屬衻裳說字與襜通詩云終朝采綠不盈一襜今裙也立于房中婦人所有事也南面向陽也姆乳母纚黑繒裹髮也笄加簪以縮髻也宵衣黑色衣女子宵衣猶男子玄端宵小也列采為夏全黑為宵猶俗謂青衣為小衣也在其右在女右詔婦禮也女從者姪娣之從嫁者畢袗玄解見冠禮被猶著也穎絅通麻布襌衣白黑雜文曰黼在其後隨女後也主人女父賓謂壻女父拜迎壻答拜女父先入壻執鴈從入廟女父先升東階壻隨升西階女父西面立壻北面奠鴈于地再拜稽首叩地盡禮也主人不答拜彼有所迎之致敬盡禮者非尊為主人故不答也彼有所為主而從之行者故主人升則導降則不送也升車之索曰綏尊者升車僕人授綏壻親授婦綏敬之也姆代為婦辭示不

敢受婦登几以升也景褧通明衣也詩云衣錦褧衣古婦人盛服必尚以明衣中庸謂惡其文之著周禮內司服謂之素紗者也驅壻驅婦車既行然後僕代壻自乘其車先歸大門外俟婦也

按周禮春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今士親迎亦墨車則此禮通士以上皆可知也鄭以墨車爵弁為攝盛鑿也又謂袘與衻皆緣飾言裳不及衣而言裳之緣言衣不及裳而言衣之緣文義未似又謂宵衣猶詩云朱繡新婦衣纁老婦被繡未見其稱女氏主人玄端壻從者亦皆玄端豈僕從與婦翁同服然

則禮所謂玄端可知也凡吉事皆玄凡禮服皆端主人玄衣裳固謂端僕從玄色禮衣亦謂之端如鄭謂玄端必緇帶爵韠然後可則壻之從者盡緇帶爵韠乎納采問名女父亟拜使者不答崇陽抑陰以明夫婦之分也壻親迎再拜稽首女父亦不答使男女自爲將送所以伸女父之尊也壻迎婦必再拜稽首所謂男下女也壻拜于西階然後女出于東方所謂不致敬盡禮不得亟見貞女自重與賢士自守君臣之義夫婦之别其初不苟合如此讀禮者達其義則禮無不行故曰義以爲質禮所尊尊其義此也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奥夫入于室卽席句婦尊西南面句媵御沃盥交句贊者徹尊冪句舉者盥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句北面載句執而俟句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爾黍稷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

食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爵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酳如初無從句三酳用巹亦如之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句入戶句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句尊否句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此婦至成昏之儀主人謂壻也導婦升由西階父在

子不由阼也媵女從者入室布壻席于西南隅下媵布席入室則婦爲主也夫先入室就奥間席上東面婦入立于尊西南面尊在室北墉下婦立當西北隅也西北爲乾西南爲坤婦乾夫坤交泰之象也御夫從者也沃酌水也盥洗手也夫婦將飲食先盥手御進夫盥媵爲沃媵進婦盥御爲沃故曰交贊相禮者徹去羃尊之巾舉鼎之人將舉鼎先盥手于阼階東南洗中鼏鼎蓋也出寢門外去鼎蓋以鼎入陳東階西向豚腊魚以次自北而南匕以出鼎實俎以載鼎實也執匕俎者各從其鼎入設北面阼階取實載于

俎執匕俟室中設豆乃以俎入三鼎匕三人序進比退則後者先出便故曰逆退也復位始陳鼎門外東方北面之位也西上北面以西爲上也贊者先設醬醬爲味主也席謂夫奥間席東向者也席前坐席前筵間也王藻云食坐盡前設食不于坐席菹醢在醬北豆謂菹醢也豆既陳俎入設于豆東在豆之外也腊在菹東魚在醢東次腊豚在魚北特設無豆并也黍設于醬外稷又設于黍外漸東也羹汁在醬南此設夫席也對醬謂婦對席之醬東東席西向者也夫席在西婦席在東西席醬在南則東席醬在北故曰

對醬也菹醢在醬南以北爲上醬在菹醢北所以尊醬也黍在腊北當醬之西黍西爲稷在黍外也湇設醬北西席湇在北東席湇在南也饌陳坐席前夫饌媵先布坐席夫立席上而後設饌婦則贊先設饌御後布坐席婦猶立北墉下也贊設饌畢開黍稷敦蓋會蓋也卻仰置也夫席置會敦南婦席置會敦北贊告具備壻乃揖婦就東席對坐夫婦皆祭菹醢黍稷肺贊爲移黍就近爾邇通近也又爲授俎間肺脊夫婦皆食黍啜湇醬祭則同祭食則同食也祭舉卽前所設祭肺二食舉卽前所設舉肺脊二祭之而後食之也三飯三舉食卒食飯畢也酳酌內尊酳言胤繼也既飯酌酒繼之慇懃接續也三酳皆贊者男女初遇代爲獻酢作之合也戶內室戶內祭祭酒也肝從以肝從獻振以手揮振使淨潔如振幣之振後凡言振祭倣此嚌嘗也所嚌之餘以實于盛菹之豆再酳無從無從獻也三酳用巹不用爵也巹解見前三酳始用巹三接始合也亦如之亦無從獻也贊洗爵將自酢也夫婦不酢贊自酢亦以作之合也酌戶外尊不敢參內尊也入戶入室戶西北面拜兼拜兩席也皆答拜夫婦答也同牢畢夫出室婦復西北隅之位

乃徹饌移于東房如設于室之儀唯尊不徹房有外尊也說脫同夫婦皆脫禮服也巾帨也婦所以自爲潔媵授授婦也衽臥席御爲婦設衽于奥媵爲夫設衽于奥東同奥而有東西變于坐席示交也良良人至是始成夫婦焉稱良戚之也止趾同北止趾向北首向陽也主人入入室親脫婦纓纓組屬婦所以自斂飭也燭出晦息也餕食餘也媵餕夫之餘御餕婦之餘交勞也贊酌戶外尊酳之如室禮也媵侍于戶外寢室戶外也呼謂有事召呼呼則聞釋所以侍于戶外之義

按古親迎以至同牢爝出夫婦初見竟無一拜何以明禮是書所言詳處太瑣畧處太疎故知非古之舊矣鄭釋媵御沃盥交謂夫婦始接情有廉耻媵御交道其志此言非也男女之際不患不接患其押邪無禮以接而媵御贊者周旋其間正導之以禮何謂有廉耻而反交道之惡俗因緣此意媟嫚百出矣乜者復位于門東北面卽初陳鼎門外東方北面鄭謂至此乃著其位畧賤𡐤也凡旣飯繼以酒曰酳酳者胤也繼也鄭謂酳爲演以漱口安食迁也曲禮曰女子許嫁纓言旣許嫁則成人衣服佩纓自斂飭也鄭謂示有所繫屬主人所以入脫婦纓附會之說也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卽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笲卞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婦席于戶牖間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枘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此婦初見于舅姑也夙興昏之明日早起也沐浴潔敬之至也纚笄脫次也宵衣解見前不敢純衣纁袡降如婦服卽靡麗示執役也俟俟于舅姑寢門外質明正明贊見贊者以婦入見也舅席在阼示爲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爲內主也卽席立于席上笲竹盤盛棗栗爲贄也門舅姑之寢門自門入不敢由便戶也升自西階不敢由阼也手撫贄進至舅席前東面立拜古婦人拜不著地故執贄拜而後奠于席奠贄者不敢親授見尊者之禮也舅坐以手撫摩棗栗示受也起而後答拜婦退席前還向席立拜此見

舅之儀也婦降西階取笲所盛服脩升進至房戶外姑之席前北面向姑立拜乃奠服脩于席姑坐舉笲起答拜亦立拜也乃以服脩授執事者收之不言又拜者婦人相與拜皆立無俠拜也見畢舅姑使贊代爲賓以醴婦亦猶冠之醴子嘉其成也用醴貴初也設婦席于室戶牖間客位也疑立立不安貌敬之至也冠賓醴子南面受觶此東面受者舅與姑在東故向之而拜也贊西階上北面拜送觶如賓也婦又拜贊者男子故婦俠拜也

按新婦見舅姑不敢盛服此禮甚善胥小通說見前

首去[illegible]以身者微服示執役卑賤也凡禮用醴貴初質貞[illegible]之意設醴言醴猶設尊言尊也鄭于醴子醴婦執笲作禮非也婦疑立于席西以舅在阼姑在房外南面已不敢拜立常以身邪向舅姑曰疑卽士相見禮不疑君之疑鄭謂疑者正立自定之貌亦非也醴贊用男子故新婦俠拜男女不親授受今使男子酌新婦而禮之不言用何等男子婦見父母而其子不以婦入于禮似闕少儀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言婦人無坐拜也[illegible]婦手棗栗腶脩拜而后奠若男子坐拜[illegible]必先奠后拜誠有如少儀所云者矣然以

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拜答之于禮未當且舅姑死廟見婦拜扱地今舅姑生拜不當扱地邪鄭註皆未分曉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席于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句舅辭易醬句婦餕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句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句姑酳之雖無娣句媵先句於是與始飯之錯

此婦始饋舅姑也婦人之禮孝養舅姑故始至有饋

舅姑既醴婦入室婦將致饋先自盥其手特豚合升解見前側獨也側載猶側尊謂俎載獨豚肉無魚俎腊也無稷獨黍也並南上舅姑並席于奥東向坐與饌皆自南而北也其他陳設皆如同牢之禮婦贊謂舅姑將食而祭則婦爲贊以成禮也三飯既畢婦酌酒一酳不三也無從無肝從獻此以上饋舅姑之禮畢婦餕舅姑之餘乃布席室中北墉下婦親徹饌移設于北墉席前如初設之禮但以西爲上饌皆自西而東上舅姑也婦先餕舅之饌舅尊也舅辭易醬示別也託謂醬已食餘使更也于是婦乃餕姑之饌從

類也御男侍者贊祭助婦祭也豆中之黍與切肺俎上之舉肺與脊皆御贊之以祭也既祭乃食三飯畢姑酌酒酳婦婦拜受姑亦拜送敬其初也婦跪祭卒爵姑受爵奠之此婦餕舅姑餘之禮也婦既餕而后媵御餕婦自徹饌出布于房中媵與御餕姑亦酳之以媵初至也妾從嫁曰媵女弟娣者曰娣諸侯夫人有二媵長曰娣次曰姪大夫士妻或有姪無娣爲媵同也有娣則當先御食無娣獨姪亦媵也亦當先御食媵既餕於是御乃與食如始同牢交錯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始飯謂昨夕同牢獨出媵御餕也同牢

不言媵先者在婦室則媵御皆從主在舅姑室則媵
初至有客禮也
按鄭謂側載爲右胖載舅俎左胖載姑俎非也禮文
凡側皆訓獨又謂姑飯之始作姑亦非也士禮而言
無婦槩士以上可知也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
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句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
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此舅姑饗婦與饗送者之禮既受饋而遂饗婦同日

酬舉也一獻之禮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
自飲復酌以酬賓賓奠爵禮遂終舅姑共成一獻也
不言牲饌文省也有歸俎亦特豚也南洗設于堂下
北洗設于堂上之北婦人洗不下堂也奠酬酬畢奠
爵也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主階舅姑以客自處
以主授新婦示代已也歸俎舅姑使人以饗婦之俎
送婦歸尊前卑名故稱氏也人婦從者此以上饗婦
之禮也送者女父母所遣送女者也男子送者舅饗
之酬之婦人送者姑饗之酬之若女自他邦來嫁婦
人送者不踰境丈夫送者贈之如前禮而饗可知

按舅姑于新婦既醴之又從而饗之醴以成昏之終
饗以成婦之始成終者明其既爲婦成始者明其將
爲代也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
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
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婦拜扱插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
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
如初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
婦之禮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此舅姑既沒婦廟見之禮必三月者宗廟之祭三月
一舉祭則主婦助獻故先見而後祭也席于廟設席
于禰廟室西南隅曰奧右几設几于席南安神此舅
席也席于北方南面無几姑席也祝主贊辭巫屬祝
將帥婦入皆盥于廟門外象生時沐浴而後見也菜
荇藻之類皇大也尊稱某子字若謚號也婦拜扱地
猶男拜頓首伏地也古婦人拜不坐惟爲喪主拜稽
顙此言拜扱地異于常拜哀敬之至也扱插同卽曲
禮以箕扱地之扱俯伏之狀奠菜于几東席上席中
几北也還回身向席也又拜如舅存見之儀如初亦

扱地此見舅之禮也降堂自室降也出堂下階曰降
出室出堂亦曰降如初禮如見舅禮此見姑之儀也
祝闔牖戶鬼神尚幽無事則閉之老家臣之長醴婦
如舅姑存達神意也不于阼階房戶右無以爲主也
饗丈夫婦人送者皆如舅姑存之禮也
按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爲祭主非以三月爲限也苟
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于祭乎與于祭可以
不先見乎醴婦雖待三月廟見饗送者昏畢壻卽饗
之矣說者謂亦三月後拘也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句受諸禰廟辭無不腆

無辱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
此以下雜記昏禮補前文之未備者凡行事謂行六
禮之事莫曰昏晨曰昕親迎用昏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皆用昕昕陽始也昏陰終也父廟曰禰男娶
女嫁六禮皆受命于禰廟重親之胤也辭謂六禮相
通之辭不稱不腆不稱辱腆厚也辱汙也以物贈人
自稱不腆謙言薄也賓至主人稱辱謙已汙也男女
匹合不得言薄言汙示誠信也摯謂鴈必用生儷皮
束帛用可爲衣物者同牢醴饗用腊必新乾者鮒鯽
魚性相依附曰鮒殽用全牲體備也

按辭無不腆無辱惟自六禮言耳如壻三月後見婦
父亦稱辱矣鄭遂以不謝來辱解恐非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女子年十五以上十九以下皆得許嫁既許則加笄
而後嫁笄則父母醴之字之亦若男子之冠也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宗法五世共高祖者相爲緦麻六世則親盡而高祖
之主遷其廟毀其子姓兄弟不相爲服則疏矣如族
人女在同高祖五世內適子雖貴爲公侯族人士之
女將嫁必引置宮中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三月

而後嫁若在五世外不與諸侯同高祖則各于大宗
家教之大宗諸侯庶子始封爲大夫者族人始祖也
大宗之子世爲大宗其廟百世不毀子姓世世宗之
故族人士女皆教于其家也
按此禮今難行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句賓受命乃降祭醴始扱一
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
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
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
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前言問名未言主人對賓故于此詳之主人于楹間
受鴈還阼階西面乃以女名對賓受命降祭醴謂主
人醴賓賓以醴祭也扱以柶挿取醴也始扱一祭再
扱分二祭禮成于三祭雖三而扱惟再也賓降筵以
右手取脯左手奉之以歸復命于男父也納徵用儷
皮束帛帛則賓自將皮則從者執之兩皮用兩人攝
兼也出其中以兩手兼執四足毛文向內防損傷也
左手攝前兩足右手攝後兩足皮首向左如執生禽
然曲禮云執禽者左首是也兩人相隨入不并行恐
礙戶也執皮立于庭以西爲上北向西爲左也參分

其庭之深立處當北二分南一分之間蓋中庭稍南
也堂前曰庭賓奉束帛致命堂上則庭中執皮者手
釋外兩足見其毛文主人于堂上受帛則主人之士
受皮自庭東出執皮者之後前一人受西次一人過
受東執者既釋外足以內兩足授之受者坐而攝其
四足執以逆退歸東壁先受者後行故曰逆退也東
壁猶冠禮之東壁廟中東側室也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
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婦乘以
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親迎之日父設醴以禮其女于房中而俟壻親迎至
母出房戶外南面立女出于母左父在阼西面戒之
正整也爲整其衣若笄教以正也婦登車用几從者
二人相對侍几防傾也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
下階間加勺

婦至贊者始啓玄酒尊之冪外取玄酒注于尊者三
玄酒水也水色玄屬猶注也酒始于水古人不忘初
用醴必以水況之水貴新昏禮尚新故尊先設注水
于臨事酌成于三故三屬棄餘水不以他用褻也于

堂下階間即行禮之處也加勺待酌同牢之用也

笄句　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句　婦席句　薦饌
于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句北
面盥婦酢舅句更爵句自薦句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
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
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笄以盛摯見舅姑者也被以覆摯緇爲表纁爲裏橋
笄蓋曲起如橋以被覆其上奉以進曲禮奉席如橋
衡聘禮勞以二竹籃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與
此同宰家臣之長前言舅撫摯耳此記宰收之也婦

席婦設饋舅姑之席薦俎豆之屬饌陳設也先設于房中而後薦于室公食大夫禮亦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舅姑饗婦姑薦脯醢獻爵則舅也婦將酢舅姑洗爵在北堂與姑共洗室在堂北洗在室戶外東南隅房戶之西室外卽堂故曰北堂篚以盛爵在洗之東婦酢舅更爵不敢用舅獻已之爵爲已飲而褻也脯醢自薦不敢使人代也舅姑將獻婦洗爵婦不敢辭舅降往洗婦不敢降但避之房中舅既洗婦亦不敢拜謝蓋降階從洗升堂拜洗賓主之禮婦不敢當賓也凡婦人相饗禮無下堂洗篚俱陳堂上故無

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申明所以三月廟見之故四時之祭三月一舉也庶子之婦醮之以酒舅姑不親醴也婦亦不盥饋養統于適也

按橋制無深義鄭云未聞又以婦席薦爲句謂舅姑醴婦饗婦之席薦非也醴婦之席不在房中尊于房則饌可知何必再記本爲新婦之饋自外來明其停止之處耳房與室接皆在堂北室居中而房在東鄭往往以房室混言由未達古人之制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句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句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辭去在句某不敢辭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

也請吉日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

昏辭昏禮使者將命與擯傳主人之辭吾子使者稱女父也貺賜也男以女爲室某壻名也某有先人之禮謂壻父有先世舊禮禮必稱先不忘初也使某使者自名此門外告擯者之辭對謂擯入告主人受命出對使者之辭下倣此某之子女父自稱已女也致命使者入升堂致其主之命于女父下倣此醴謂使

者問名畢出擯請獻醴也使者辭擯再請使者乃許
予有吉我與在者言男氏得吉女氏同吉也既申受
命謂自納采以來重受女父之命也三族謂父昆弟
已昆弟子昆弟不虞意外不測也三族有死喪不測
則不可以昏惟此一時無虞其期吉也既前受命謂
前此皆聽男氏之命今亦聽命也女父再辭使者乃
以男氏所卜期告之凡使者致六禮歸反命于主人
必言已奉命而往得成事而歸凡在彼交際之儀酬
答之辭饗勞之物皆以告于主人也
按古人行禮信以成之非爲口給應對耳有恭敬辭

讓之心則信由衷出無所因襲而語必中度凡禮辭
撰葺以訓蒙士非典要也苟誦習陳言實意不副心
口相違所謂鸚鵡能言忠信之薄焉可與行禮乎
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
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擯至擯者
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固
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
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
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句宗爾父母之言夙
夜無愆視諸衿鞶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

此父命子親迎之辭凡子親迎父命也醮謂以酒醮
之解見冠禮子親迎父先以酒食告于禰而醮其子
爾相謂婦也婦相夫者也宗事宗祀之事勗勉也帥
率同先妣祖母也嗣繼也若順也則法也有常不變
也賓至壻至也擯主人使迎壻者請請所事吾子謂
婦父命某命壻父也使某壻自稱父使己也將行也
其敬具以須婦父敬備以待也衿紟通卽帨也帨紟
之垂者子之紟而結其帨以誌不忘猶書紳佩弦韋
之意宮事內政也庶母父妾也鞶大帶也男子以革
婦人以絲或曰囊也卽內則所謂鞶袠宗爾父母謂

尊奉父母之命常視衿鞶則省記也
宗子無父句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
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
得爲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
之子未得濯漑於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句請吾
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
終賜見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
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
請受壻禮辭許句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句出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

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此孤子不親迎之禮凡昏禮皆父命親迎則父醮子而遣之宗子嫡長子父沒則母命之父母皆沒則子不親迎而躬命使往迎之支子庶子支子無父母者六禮皆以適子命遣使若弟遣使則稱兄命既不親迎壻亦不得遂往見婦父母俟三月婦廟見壻乃往女氏曰昏壻氏曰姻謙言外者異于內也面見曰覿壻以辭告擯者擯者以主人意對某之子主人自謂其女辱猶枉也就宮就舘舍某以非他故壻言已不

同賓客不足枉婦翁就見也主人出門壻入門皆大門也主人以迎賓之禮出壻不敢當先入門內東面奠摯再拜如父子禮不敢親授也主人不答拜示不敢受也壻奠贄再拜即出將往見主婦也擯者復以贄出門請壻受改行賓禮也壻一辭而許之遂以贄入主人乃再拜受贄壻再拜送贄然後乃出見主婦門扇曰扉闔扉合一扇也合左扉立于內遠別也壻立門外東面主婦在東扉也主婦先一拜禮尊陽也壻再拜主婦又拜俠拜也壻出既見主婦出也及主人及壻也主婦薦薦豆也奠酬謂一獻畢奠爵也無幣殺于賓也凡醴賓皆有幣

按宗子以下論孤子無父母者不得親迎之禮或謂止五禮遣使親迎不廢非也蓋娶妻本父母之命不告而娶之謂不孝父母亡而遣使納采問名猶不忍直行況親迎誰適爲之主乎親迎則男往見女父母而婦來不得即見舅姑所以必俟廟見然後壻可往也此謂爲古禮未可知据文義當然耳記云昏辭無辱而主人辭壻又云吾子辱是亦自背其說也雖在六禮之外而婦翁未見猶是昏辭不宜異同故鄭以不謝辱爲解其實禮文湊輯記言參伍難盡求合也

儀禮節解卷二終

儀禮節解卷三

郝敬習

士相見禮第三

士相見禮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行苟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見有辭以相命有摯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苟合而免失身之悔無禮而接其交不固獨舉士者分卑莫如士守禮莫如士春秋時孔子不見陽貨七國時孟子不見諸侯皆以其無相見之禮也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

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句吾子有辱句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為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為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辭摯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不依於摯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摯至也見尊者無由達因物自至也士用雉象文明在野也腒乾雉也執禽以頭向左曰某也以下賓與主人擯者相對之辭主人使擯請事于門外賓告以求見之意某子指所先容之人賓先有人道意于主人主人許因以主人之命命賓來見蓋賓之謙辭明不敢徑見也主人對擯者傳主人意以對賓也下倣此某子亦指先容之人命某見命已往見不敢為儀言已[illegible]矣況見非為虛文也此以上擯傳主人之命辭賓而賓再三請見也將走見言將奔走就見稱摯舉摯也不足以習禮謙己不足當隆禮也不依摯謙

已卑賤因摯乃敢見也此以上主人辭摯賓再請稱摯也禮隆意篤情至辭恭故主人乃許見入門入大門主人入大門右賓入大門左以東為右西為左也摯則東西訝授于門內拜則東西相向也出謂見畢賓出旣出主人又請見賓反見主人畱伸款曲也退反見畢退也

按禮辭即行禮之心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作者以是道人心所本有達其恭敬之意云爾苟徒依倣其辭無其心是相習為僞耳故曰非禮之禮大人弗為其人可與何必三辭不可雖謬為恭敬終弗屑也賓五

請然後一見見又于大門內不歷階不升堂不交一
語輒出既出又請見賓又反見始何其難而終何其
亟也鄭謂爲將與燕然則始入不延之堂室俟其出
而后召之此類煩複于人情未可强通大抵此節之
儀春秋戰國以來士之抗節者公卿大夫造門請見
其辭如此苟士見于士無貴爲此矣

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於
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賓對曰某也非
敢求見請還摯於將命者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
固辭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於將命者主人對曰

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
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此報見之儀以其摯卽以賓初來見雖屈爲摯曰鄉
者以下擯者請事相告之辭言向者吾子枉辱使我
得見子今者之來以原摯還于將命者謙辭也主人
卽前求見之賓言已既得見吾子矣不敢再見以瀆
尊也亦三請後出受其摯不言入門左右等儀與初
同也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
再拜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

原缺第四、五葉

于士禮而所損益皆可知矣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句不疑君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句辯君所在

燕見謂私見非公朝行禮之時君南面臣北面禮也
燕見則君有時不南面臣必辯方君不南面臣自正
北不疑立邪向也凡言疑者立不定之貌君在堂臣
升堂見不論東西階但視君所在君在堂東則升東
階在堂西則升西階故曰無方此燕見君之禮也

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
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

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
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句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
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
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
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言非對謂自與人言非應答也必坐定從容而後傳
言傳猶出也言使臣言禮也言事君言忠也言使弟
子言慈也言忠信慈祥各惟其宜也祥善也仕者患
不誠故與言忠信始視面觀色而後言也抱胸懷間
面之下帶之上也終又視面察其色之從違也毋改

凝視不遊目也衆不止士也若子與父言主孝不主敬遊目可也然上不過面下不過帶致愛致慤也不言謂侍坐無言之時視足視膝皆自視也張口曰欠氣乏也舒體曰伸形疲也問日蚤晚坐久也侍者以食具告將飲食也改居體移動也有一于此侍者請退可也禮卑幼於尊長請見不請退如此則請退亦可問夜問刻數也膳葷食辛物以止睡皆倦徵也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

虛爵退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句遂出句大夫句則辭句退句下句比及門句三辭

君賜食謂侍食于君也主賓敵賓先祭臣侍食則君祭臣不敢祭也先飯不待祭而後飯也飯黍稷也膳肴品也徧取先嘗如宰夫嘗食君乃食也飲水漿所以澆飯三飯告飽而飧則用飲君未飧臣飲而俟君命之食乃食也將食進食也進食者宰夫也有宰夫則侍食者不先嘗惟俟君之所食然後食之君食飯然後食飯君食羞然後食羞君未食不敢先也賜爵酌酒賜也臣受賜即飲敬君命也授虛爵授于司爵者退既飲食退也始升席脫屨西階下退則跪取著之隱辟隱藏迴避曲禮謂屏于側也君爲之興爲臣退而起也不顧辭不回顧君告辭也大夫貴與士異禮顧辭而後退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皆三辭于君也

按臣不敢當賓是已然君未飲食而先食先飲徧嘗不近于草野而饕餮者與此襲論語君祭先飯之迹而緣飾之過未可用也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故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先卒爵而俟蓋燕主

行禮以讓爲文賜爵主飲以敬爲恭也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句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先生長者也異爵爵之尊于士者卿大夫致仕居鄉論齒故曰先生請見見士也辭辭其以尊就卑也無以見謙己無足以見也走疾行也先見之先往見也

郝敬習

鄉飲酒禮第四

鄉飲酒禮者鄉之人有事相與飲酒皆得行此禮也鄭謂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者于其君以此禮賓之賈氏謂周禮黨正大蜡州長春秋習射于州序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皆所謂鄉飲酒禮也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

此始謀賓也先生鄉大夫致仕居鄉者惟賢知賢故就而謀之大賢爲賓其次爲介又次爲衆賓謀定主人親往戒賓戒預告也請謂致辭始拜辱迎之也終拜辱送之也介亦如之衆賓不親戒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

此陳設也席設筵席鄉飲于公舍設席于堂上賓西北介西南迎東北主人東南衆賓在賓西席皆不相連屬各尊席也壺以盛酒設酒尊當東房戶間示賓主共也禁以承酒尊斯禁禁無足者玄酒水也在兩壺西篚竹器以盛爵東肆向東陳也洗盛水洗爵之器設于主階下東南洗在階南自階至洗如堂之深此南北之節也榮屋檐周人屋四注有東西檐洗在堂下東南與堂東檐直對此東西之節也篚在洗西盛既用之爵也堂上之篚盛待用之爵也南肆向南陳也

按古者大饗必于宗廟廟堂後中爲室室東爲房室與房皆有牖有戶牖皆居中戶皆在牖東皆南向故

戶牖間爲堂中賓席在焉賓所立位在堂西階上東向主席在堂東階上西向此廟中之禮也鄉飲酒不行于廟于學宮諸館舍其位次與在廟殊饌席皆在堂上而拜立之位仍在東西階故或退而復位進而升席也

羹定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賓及衆賓皆從之主人一相去聲迎于門外再拜賓賓答拜拜介介答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押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

階上當楣北面答拜

此迎賓也羹定肉熟也肉與湆同在鑊謂之羹速賓以羹定為節不欲勞賓久候也主人親往速賓賓拜辱拜迎也還又拜辱拜送也介亦如之亦親速也主人往速介則正賓已率衆賓至主人不親速衆賓使人代也一相一人贊相也主人揖先入門東西面導賓也厭厭同行先衆曰厭周禮厭翟檀弓畏厭溺論語天厭之與此同賓在介上厭介介在衆賓上厭衆賓也門左謂門西入門北面以西為左北上以北為尊也主賓介衆賓皆入門西東面立主先揖賓升堂

行禮而介與衆賓立于門內也三揖謂賓主東西分背一揖當堂塗一揖當碑一揖也三讓讓升階也主人先升導賓也楣檐前橫梁也主人再拜拜賓至也○鄭謂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推手向前揖並行者使進今猶然引手向身厭隨行者進則鑿說矣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賓對句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句賓復位當西序東面主人坐取爵沃洗者西北面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

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句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帨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此主人獻賓也坐跪也古人席地陳設取爵奠爵必

跪取爵于篚于堂上尊南之篚也洗在東階南下主人降東階往洗爵將酌獻賓賓降西階從主人降也主人臨階跪奠爵階上起辭賓降賓對以不敢不降如聘記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後倣此主人復跪取爵起下階往洗北南向跪奠爵于篚下起而盥手遂洗爵凡洗必盥凡盥洗皆立後倣此賓初降立西序南東面至是又進近洗所東北向主人辭洗主人跪奠爵于篚起對賓復還西階下降立之位東面俟主人跪取爵篚中酌水者西北面兼向主賓也洗畢主人與賓一揖一讓東西升堂賓拜謝洗主人

坐奠爵于尊南篚內答拜起復降階盥手將酌酒也洗酌二事禮不相襲故再盥賓降復升與洗同主人將酌故賓西階上疑立疑者立不定貌檀弓曰其反也如疑後倣此主人旣盥手升跪取爵起酌酒獻賓于席前賓席西北故主人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獻主人手爵不得答少退避賓起進向席前受爵退還西階主人退還東階拜送爵答前拜也賓手爵亦少退避主人贊者薦脯醢于賓席賓升席自西方執事者解折牲體爲俎以進賓方升席未卒爵主人西北向賓疑立賓跪左手執爵右手祭脯醢奠爵于

脯醢西起以右手取肺俎上以左手下執肺本提之郤猶下也遂跪席中以祭繚從旁繚取也周禮大祝有繚祭弗繚謂橫絕之絕肺末少許以祭也末肺端也左手執之右手絕而祭之神道貴右也旣祭上其左手舉肺嚌之人道貴左也尚上同嚌畢起還肺于俎上復坐挩手挩帨通以帨拭手遂祭酒起就席末跪啐酒乃出席西跪奠爵拜告酒旨因啐而知其旨也執爵起還西階主人于阼階上答拜賓于西階上北面跪盡飲起跪奠爵遂拜執爵起主人于阼階答拜此主人獻賓之儀也

賓降洗主人降賓坐奠爵興辭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拜

此賓酢主人也賓降洗爵卽洗主人所獻之爵主人

降從賓也洗在堂東階下主降立東序下西面賓以爵往洗南北面主人于阼階下東南面辭洗賓對不敢不洗主人還東階下之位西面立俟賓盥洗升拜賓又降盥皆如主人獻之禮酢主人東南面者主席居東南也主拜酢賓答拜薦脯醢折俎祭皆與獻同主升席自北方由下升也不告旨酒自主出也席前席南也阼階上北面跪卒飲奠爵拜酢賓答拜皆與獻禮同主奠爵于東序端將拜也前賓拜告主人酒旨此主人拜賓崇獎已酒奠于其所而拜嫌于拜卒爵奠于其篚而拜嫌于禮畢故以爵奠于序端若已

飲之知其薄而謝賓之過獎云爾鄭解崇酒之崇為
充酒惡相充實鑿也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
西序東面句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
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坐
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
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
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
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
坐奠觶于薦東復位主人揖降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
面

此主人酬賓也凡酬先酌自飲而後酌以奉賓獻用
爵其實一升酬用觶其實三升後倣此篚在房戶閒尊
南之篚主降洗觶賓亦降而不辭洗者主將自飲也
主既獻賓愛敬無已將再獻而懼其瀆也慇勤致拜
先酢自飲再洗而後敢酌賓賓不拜洗不疑立禮殺
于獻也主向賓席酌酒賓拜于西階上敬之也卒拜
而不進受觶示辭也主人不敢親授進而跪奠觶于
豆西奉以尊者之禮也賓辭不敢當奠且辭不能飲
故跪而舉其觶復西階之位以示親受也受而不飲

仍以觶跪奠于豆東示不復舉也賓既奠觶復西階
之位主人揖賓降東階下之位將升介也賓亦降西
階下當西序端東面立俟介升也
按酬之言仇也嘉耦曰仇怨耦亦曰仇酒以導和亦
以伐德不可以不仇也故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
人之忠是故主居東南生氣之陽也好施而不恡賓
居西北陰氣之肅也堅栗而有節故賓者水也介者
甲也主者叫也僎者順也古人制禮飲以和之禮以
節之顧名思義于禮殺矣鄭謂酬之言周也酬何以
言周乎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
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西階上
立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
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
介少退主人立于西階東句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
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
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介右答拜
此主人獻介也承前主人揖降介與衆賓猶在門內
主人降至門東與介三揖三讓東西升當楣拜與賓
禮同獻用爵前奠爵序端今坐取之介統于賓仍居

前爵也介降辭洗與賓同而升不拜洗立不疑禮殺于賓也主人實爵于介之席前席在堂上西南介立西階賓之南主人獻于席前介拜于西階進北面受爵還西階之位主人卽介右北面拜送爵北面而右是介東也介復位主人爲之席前是西階之東也贊者薦脯醢介乃自北升席席西南以北爲下也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殺于賓也降席自南方以南爲上由禮所謂降由上便也卒爵不還西階上主拜亦不還東階卽席成禮皆殺于賓也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介揖讓升

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閒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句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介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句再拜崇酒介荅拜主人復阼階句揖降句介降句立于賓南

此介酢主人也介降西階洗爵將酢主人主人復阼階自介席復也降辭如初如賓酢也介洗爵畢主人盥手將爲介酌酒酢已也介與主東西揖讓升堂兩楹閒主介二席之閒也介以爵授主人不親酌尊惟賓主共介以下不得專也介還西階上立俟主人自

酌酒于西階上當介右跪奠爵拜受祭飲拜崇酒荅與賓酢同介不告旨而主人拜崇酒者拜其卒獻爵而酢已是亦崇重己酒也奠爵西楹將獻衆賓西階也介降于賓南賓立西階下當序介次之也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旣爵授主人爵降復位衆賓獻句則不拜受爵句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爵降奠于篚

此主人獻衆賓也介升而衆賓猶在門內今主人下

東階往門內向西南三拜將獻衆賓拜也衆賓之長雖三人故三拜鄉飲酒義云三賓象三光衆賓皆荅壹拜荅者衆也升堂受爵不拜于堂上禮殺人衆也主人與三賓揖先升取西楹下初奠之爵降洗升實酒于西階上獻三賓餘衆賓不升受也三賓祭則坐飲則不坐受爵拜卒爵則不拜不酢主人禮殺也以爵授主人降復堂下之位立于介南也餘衆賓獻之堂下受爵亦不拜旣爵可知又殺于三賓也每一人獻謂獻三賓皆席于堂上皆有脯醢之薦不言設而言薦無折俎也辯徧通獻徧及也言有脯醢不言席

各薦于位也主人以爵降獻禮畢也負爵于堂下洗
西之篚示不用也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卽席一人洗
升舉觶于賓實觶西階上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席末
答拜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答拜降
洗升實觶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
受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觶于其所舉觶者
降
此欲禮成而旅酬始也揖讓升主人與賓揖讓升堂
也厭解見前衆皆升將旅酬也一人主人之贊者也

自堂下升西階舉堂下篚中之觶將以酬賓也酬先
自飲實觶而拜而祭而飲而卒爵又拜皆行禮自飲
以道賓也復降洗觶酌酒奉賓賓拜受舉觶者立西
階俟拜畢進跪奠觶于薦西不敢親授也賓辭辭奠
也跪而受觶與示親受也舉者西階上拜送賓未飲
復跪而奠觶于原所卽薦西也不奠于薦東俟樂作
立司正將以酬主人也舉觶者降事暫已下西階也
設席于堂廉句東上句工四人句二瑟句瑟先句相者
二人皆左何[illegible]瑟後首挎口孤反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
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

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工
左瑟句一人拜句不興受爵句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
脯醢使人相祭句工飲句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句衆工
則不拜受爵句祭飲辯有脯醢不祭大師則為之洗賓
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
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句盡階不升
堂受爵句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
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乃
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此作樂也設席為樂正設也堂廉堂邊西階上也東
上統于主也工四人二瑟二歌也樂入瑟居先相扶
瞽工者二瑟故二人荷何荷通左何荷以左肩也後
首瑟首向後挎猶摳也越瑟底孔內弦以瑟弦側向
身右相以右手扶瞽也樂正統樂工者相授瑟授瞽
工也降相降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小雅三詩篇名
工歌則鼓瑟主人酌酒獻工工置瑟于左自右受爵
惟衆工之長一人拜卽坐受不更起瞽不備禮也工
拜受爵于位主人必反阼階上拜送不拜于其右也

使人相祭教祭酒與薦也四工卒飲不拜以爵授主人不備禮也衆樂工受爵亦不拜酒則祭脯醢則不祭又簡于四工也大師樂工之長主人獻則洗爵主人降洗賓介皆降禮優于四工也工即大師也不辭洗讚不備禮也笙以笙吹詩堂下之樂笙為主磬亦在堂下南陔白華華黍皆小雅逸詩篇名樂即笙磬主人獻獻衆樂師一人衆笙之長也盡階升盡階也階前階下也立飲不拜卒爵禮殺于大師也衆笙謂一人外衆吹笙者受爵不拜脯醢不祭又殺于一人也間歌更代而歌堂上鼓瑟一歌則堂下吹笙一曲歌吹皆詩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小雅三詩篇名由庚崇丘由儀皆小雅逸詩篇名合樂謂歌與衆音合作關雎以下三章周南之篇鵲巢以下三章召南之篇皆樂章也正歌獻酬正用之歌異于燕終無算樂也備猶完也

按樂以和禮禮即有樂世儒言樂與禮二之謂樂經亡非也詩三百風雅頌皆可弦可歌可吹可舞始非為鄉飲燕射而作後世節取用之豈其牽强附合謂某詩取某義合某事如鄭說也大抵小雅鹿鳴四牡魚麗國風關雎葛覃等篇正志雅音無所不宜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此立司正禮多時久樂作而情洽防其懈也故主人立司正監之降下東階也側獨也賓介不降主人獨降曰側降作使也後做此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記云使能不宿戒也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者西升過東也請安留賓也主人再拜安賓也賓主交拜司正立楹間相拜通其意也階間東西兩階間堂下庭中也鄉射禮云中庭北面是也北面跪奠觶酒庭中表其所事也退拱少立示嚴重也復跪取觶酒不祭自飲拜復洗觶北面奠觶庭中退立觶南以糾失禮者也

按介不得自實觶司正得自實觶者介不敢同于賓而司正不妨同于主司正得專罰也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觶不洗實觶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拜送于主人之西賓揖復席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司正升相旅句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東面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句辯句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此終前旅酬之禮司正旣揚觶賓乃取前一人酬已

之觶奠于薦西者往阼階上酬主人拜先自飲不祭不拜卒觶不洗酬禮殺也酌授主人東南面向主席也主人拜受觶賓拜送于主階西凡旅同階亦殺也主人得賓觶未飲西階上酬介主賓介酬畢將及衆賓司正升察衆人失禮者相旅相視旅酬曰某子受酬以序呼而進受酬者降席未受者不得越次皆司正之令立序端立于西序盡頭東面以相也介以觶酬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尊介在左也衆人轉相酬則受酬者在左酬者尊受者如賓也辯徧通謂旅酬交徧末一人無所酬以觶降堂下跪奠于洗西篚內司正降復堂下之位旅畢也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介席末答拜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句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席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旋授司

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說脫屨揖讓如初升句坐句乃羞句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此禮將終徹俎升坐而燕以畢也使二人司正以主人意使也二人主黨代主人致敬一人舉觶于賓一人舉觶于介皆先自飲後酌以進逆降先升者後降立于西階上避賓介拜也皆進二人皆奉觶進薦西奠之奠于賓席西也賓辭辭奠也賓奠薦西介奠薦

南皆右便舉也賓曰坐取介曰坐受尊卑異辭也退
皆拜送二人退拜送觶也降二人降賓介受不飲仍
以觶奠于初處也主人使司正請坐于賓行禮久而
安之也賓辭以俎俎禮之盛也少儀云有折俎則不
坐當俎而坐是輕之也故賓以俎辭主人遂請徹也
弟子卑幼豈降席俟徹俎也賓介主皆北面尚其肅
也遵諸公大夫來觀禮者爲主人所遵從曰遵立席
東南向尚其和也此言遵而獻酬不及或至或不至
也還授轉與也賓從之從司正降西階也諸公大夫
卿周禮地官鄉老鄉大夫也脫屨脫于西階下也屨

賤不居堂上褻穢不陳坐側故降脫乃升也揖讓如
初謂三揖三讓升如初迎賓也坐主賓皆坐席上跪
而以股帖足也羞謂胾醢餅餌果核之類無算爵爵
行無數以醉爲節猶論語云酒無量也爵無算樂亦
無算向者獻酬有節歌笙間合皆三終燕樂無算不
拘三也賓出飲畢退也陔陔夏樂章名周禮有九夏
客醉出奏陔夏陔言戒也戒失禮也主送門外再拜
　賓去故無答也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句則既一人舉觶句乃入句席
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

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
使一人去之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
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
此待遵之禮遵卽僎僎選也言威儀選擇可遵從也
諸衆也遵來觀禮俟賓主獻酢成一人洗升舉觶旅
酬將行樂將作然後入不干主人之正禮也席于賓
東設席東北也三重再重公大夫席之等也公如大
夫入謂公入門禮亦如大夫嫌壓賓殺也大夫入禮
見鄉射主賓介與衆賓皆降復初入門左之位待公
入也主人門外再拜迎揖讓升堂獻辭洗拜洗坐祭

坐啐告旨之類皆與賓同辭一席公欲如大夫席再
重主人乃使一人徹去加席大夫如介禮不拜洗不
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也有諸公同在則大夫辭加席
主人不徹亦不對但委其加席于席末而已無諸公
在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敢終不去也蓋公三重
可去大夫再重去無以異于衆人矣
按遵者分尊故居賓左必後至不奪主人之敬也從
命曰遵以尊奉名也從行亦曰遵以後至名也一謂
之僎有至有不至故鄉飲酒義賓北介西主人東無
僎也有僎必後至今世鄉飲僎與賓介偕至非古也

周禮春官司几筵職天子席三重諸侯再重尚書顧命王席亦三重今云諸公席三重是諸侯之孤用天子席大夫再重是大夫用諸侯席也禮器又云天子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若是則諸侯之孤與諸侯同席亦僭也是書所言多衰世之意春秋以來大夫皆稱公鄭解公如大夫謂公若大夫非也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主人釋服句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醢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唯欲

此賓主相報謝之禮明日鄉飲之明日鄉服鄉飲之

服即朝服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也拜賜拜主人飲已之賜不言介禮統于賓也拜辱拜賓枉辱不言賓主相迎拜賜不見也主人釋服事畢也乃嗣舉也息猶勞也飲以酬其勞主人以下詳其禮無介獨賓司正也不殺不特殺也徵召也衆賓唯其所欲召不如前謀賓介也先生君子指所欲徵者也告之不宿戒也賓介不與獨息司正也鄉樂即非日工歌之樂唯欲隨意也

按鄉飲之朝服即玄端玄裳緇帶鄭云釋朝服更服玄端非也聘記勞不釋服謂聘享畢即勞賓不及釋服斂于事也此云釋服乃息司正謂暫釋朝服治具從容之辭行禮則仍服之非謂息司正遂不朝服也主人釋服句結上乃息司正句起下鄭混作一意解失之鄉樂即小雅國風歌笙等詩鄭云小雅用之諸侯此獨國風亦非也關雎鹿鳴等篇用無不宜也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蒲筵緇布純尊綌冪賓至徹之○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獻用爵其他用觶薦脯五挺横祭于其上出自左房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介俎脊脅胳格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腠

記解見前自此至末皆記也鄉鄉飲朝服禮服謀賓介謀可以為賓介者皆使能謂諸有司供事輩惟能者即使非如賓介先期告戒也蒲筵蒲席純緣邊尊酒尊綌冪粗葛布巾以覆尊也賓至徹之待酌也易象艮為狗東北艮方陽氣所發生飲以養生故牲用狗烹于東北象陽也獻賓介及衆賓皆用一升之爵酬及旅酬皆用三升之觶初相敬用爵久相歡用觶脯乾肉數脯以挺脯乾則挺直遂實五脯皆横設曲禮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半挺直加其上以祭故曰横左房即東房脯自房出俎載牲體東壁東側室烹狗

于東北熟而實于俎故自東壁出由西階升堂也凡
俎貴骨骨貴正與前脊正骨也脅肩前骨也臂肩下
骨也胳骼通後脛骨也賓俎用貴主人次之介又次
之周人尚肺肺皆離割而不絕也右體牲春脅等骨
用右也進腠肉皮向上也

按鄭解牲狗爲取其擇人迀也

以爵拜者不徒作句坐卒爵者拜既爵句立卒爵者不
拜既爵凡奠者於左句將舉句於右句衆賓之長一人
辭洗如賓禮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樂正
句與立者句皆薦以齒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樂作大

夫不入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
獻諸西階上磬階閒縮霤北面鼓之

以爵拜謂受爵拜飲已者徒空也作起也拜起必將
酢之無空作者跪而飲其禮隆故既爵拜立而飲其
禮殺故既爵不拜凡爵不舉者奠於薦左將舉者奠
于薦右右便取也左不妨後奠也衆賓之長一人辭
洗如賓禮餘衆不辭禮殺也凡東面立者皆賓介之
屬以北爲上其序自北而南統于賓也若有北面立
者則以東爲上統于主也不言南東面者賓與主當
尊也樂正與衆賓立堂下者有獻爵則皆有薦豆以
長幼爲薦之先後也舉爵三作謂獻賓獻介獻衆賓
不徒爵謂樂作也禮成于三三爵既備禮宜少變遵
者可入遵者入而後樂作以觀德也樂既作則遵不
入大夫即遵也獻歌工笙師取上篚之爵與賓介同
既獻奠于下篚與賓介異禮降也歌工席于西階上
故主人于阼階上拜送爵笙在堂下故主人即西階
上拜送爵與歌工異也磬懸于堂下階閒縮從也霤
檐閒承溜以東西爲從磬順霤設北向鼓之此申明
前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之處

按鄭解舉爵三作謂獻賓獻大夫獻工不徒爵謂有

薦非也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司正既舉觶而薦
諸其位○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徹俎
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
○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若有諸公則大夫
於主人之北西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句不與句去聲
無算爵然後與

主人席東南介席西南皆以南爲上北爲下故升席
皆自北降皆自南升由下順席也降由上便也司正
主人之屬主人無獻爵于揚觶自飲時薦脯醢于庭

中觶南之位旅旅酬不洗不洗觶也不洗則不祭疑不潔也既旅則禮將終士欲觀禮及未旅入可也賓介遵徹俎以降有司予弟受之上文所謂使能也受者出廟門外乃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不出廟門也賓出樂奏陔夏司正命奏陔則賓起及階然後陔夏作陔者有階級次第示醉而不亂也鄉飲有諸公大夫同在則公席東北大夫席主人之北西面統于公也主人之贊如徹冪沃盥薦俎等皆主人之屬亦上文所謂使能也西面北上立近主人右也以北為上遵席在北也不與不與于獻酢也無算爵脫屨升席始得與燕

按論語云鄉人飲酒即鄉飲酒也鄭氏謂為鄉大夫興賢能而賓之因記有使能之文而失其解也歲時伏臘賓朋宴集鄉士君子有酒何時不可行禮而奚必于賓興禹惡旨酒周公作誥兢兢焉至其行禮必以酒此禮所以防流居敬而作也飲食男女人之性情聖人因人情易流者為節其嗜好裁其恣睢而人道庶幾矣孔子大聖人自惟不為酒困無量不及亂盛德之至從心不踰之矩是以難也故行禮以酒其器以一升之爵二升之觚三升之觶四升之角五升之散終燕而飲至石醉而歸奏陔夏而出庸詎非盛德之至者與則禮之功用大矣是以其人曰賓曰介賓來也介戒也位乎西北西北者嚴凝之方敬義之至也能為賓介然後可與飲酒故觀人者醉之以酒而試其守聖人約人情而制為斯禮也

儀禮節解卷四終

郝敬習

鄉射禮第五

洪荒之初禽獸逼人聖王以弧矢爲威教民自衞其來尚矣此男子之業故古者天子至庶人莫不有事于射比其敵也相角而爭聖人制爲禮以教之讓於是乎射禮興焉其爲鄉射何也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飲酒爲鄉大夫賓興鄉射爲州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誰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禮主善俗冠昏以士飲酒

習射以鄉皆化民成俗之意鄭謂鄉飲于庠庠鄉學習射于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養則爲庠射則爲序豈養老一學習射又一學也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句賓禮辭許句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無介

此戒賓也射必有賓教民序也不謀賓無介禮主射將觀德焉非專禮賓也自此以下至立司正多與鄉飲酒禮同

乃席句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繼而西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尊於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篚在其南東肆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縣玄于洗東北西面乃張侯句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句西五步

此陳設也正賓席在堂上南向衆賓以次相繼而東皆南向與鄉飲席四隅相對不屬異東上賓統于主也惟神席上西尊在賓席東是主席西所謂賓主共也兩壺以下解見前篇縣謂鐘鼓之屬射布曰侯形似猴也綱張侯繩武足跡中人足跡長尺二寸不及

地武謂侯下去地尺餘侯北面西爲左先張三方不繫左下綱以左下角向上反掩束之至射而後司馬命繫之也乏以皮爲之形如曲屏唱獲者所隱蔽一名容容身于內以避矢矢至此乏故名乏黨偏近也王藻云侍坐則去君之黨鄉侯去射位五十步蓋三十丈也三分之而乏偏近侯一分則去侯十丈去堂上二十丈也西五步謂去侯西三丈避矢道也

按鄭謂士[illegible]惟磬附會周禮士特縣然記云不鼓不釋周制鼓亦縣也射用樂樂豈獨一磬與又謂侯形像人不知其爲像猴是以名侯象人而射聖人不爲

象諸侯而射聖王尤不爲也皆迂鑿之說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賓及衆賓遂從之及門主人一相贊去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揖衆賓主人以賓揖句先入句賓厭押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此迎賓也解見前篇以賓猶言與賓賓少進先衆賓進也皆行主人與正賓同行也正賓升堂而衆賓立門內左以俟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賓降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興辭降句賓對句主人坐取爵興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賓進東北面辭洗主人坐奠爵于篚興對句賓反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答拜乃降賓降主人辭降句賓對句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主人坐取爵實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于席前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帨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主人阼階上答拜

此主人獻賓也上篚堂上尊南之篚以降以爵降往洗也盥洗盥手而後洗爵既洗升又降將酌酒又盥手也詳見前篇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主人對句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篚下興盥洗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興對句主人反

位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興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

此賓酢主人也興盥洗凡盥手洗爵必起也主人反位反從降之位主人升席自北方席在阼北爲下也降席自前自南降便也餘見前篇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句東
面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
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
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
拜執觶興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
禮升不拜洗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
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
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主人揖
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句當西序

此主人酬賓也取觶將酬更爵也賓不辭洗主先自

飲也再洗辭以將酢已也升不拜洗禮殺于獻也餘
見前篇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人揖升坐取
爵于席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
受者三人主人拜送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
復位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每一人獻則薦諸其
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此獻衆賓也解見前篇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於賓
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答拜舉觶者
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降洗升實
之西階上北面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薦西賓辭坐
取以興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

此獻禮既備而將旅酬之始解見前篇賓反奠于其
所復奠于薦西也不于薦東者將俟射後舉酬主人
也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及衆賓皆降復初
位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
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席於尊東升不拜洗
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

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乃
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
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大夫降洗主人復阼階
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
間復位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
坐祭卒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再拜崇
酒大夫答拜主人復阼階揖降句大夫降句立于賓南

此遵至之禮也大夫即鄉大夫掌一鄉之政者鄉飲
酒禮曰賓若有遵者既一人舉觶乃入又曰樂作則
大夫不入此一人舉觶樂將作故遵入大夫不俟于

門外主人迎亦不于門外別于正賓也賓皆降復初
位復初入門左東向立之位席于尊東在堂東北與
賓夾尊亦南面也升不拜洗以下獻酢之禮與鄉飲
介禮同別于正賓也解見前篇大夫降洗將酢主人
也大夫降立于賓南不以貴奪正賓故立于賓下
按飲與射皆有待遵之禮然遵有至有不至故鄉飲
酒序遵于旅酬禮畢後以不至者而言也鄉射禮序
遵于樂未作之前以至者而言也其義互備世儒于
鄉飲酒禮改補與射禮同則是以遵爲必至者矣
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席工于西階

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句
相去聲者皆左何去聲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
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笙入立于縣中西
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工
不興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主人取爵
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賓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卒洗升實爵工不興左瑟句一人拜受爵主人阼階上
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
工不拜受爵句祭飲句辯有脯醢不祭句不洗遂獻笙
于西階上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

爵句階前坐祭立飲句不拜既爵句升授主人爵衆笙
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
篚反升就席
此作樂而獻樂工也鄉飲禮云樂正先升立于西階
東此云工席西階東樂正立工西則是樂正立處西
階猶在西也面猶前也鼓謂手彈處瑟首也荷瑟以
首居前變于飲燕之禮執越猶挎越也笙入吹笙者
入立于樂中當鍾磬之間也縣在東階下立者西面
蓋縣之東也鄉飲之樂歌笙閒合此不歌不閒不笙
者射禮繁樂畧也工不與瞽不備禮也獻大師洗爵

主賓皆降不言大夫有至有不至禮重主賓也一人
拜受爵者獻衆樂工也不笙亦獻笙者合樂有笙但
不獨奏耳獻笙畧于工獻衆笙又畧于笙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
人再拜司正答拜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
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西階上北面請安于
賓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間以相拜主人
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司正實觶降
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進坐取觶興反坐
不祭遂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于其所

興少退北面立于觶南
此將旅酬設司正也射則以爲司馬主人自南方降席下東階便也司正由楹內適阼階者樂工坐階際故由楹內餘解見前篇司正由西階降往堂前庭下奠觶于庭中表所有事也反坐反于退立處坐而飲也奠于其所仍奠于庭中也退立觶南立于庭中少南北面察失禮者
未旅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句爲二三子句許諾

司射適阼階上東句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
此始請射也凡燕飲之禮既立司正卽行旅酬此禮主射故未旅先請射凡射二人爲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用六人司射選賓子弟有行藝者充之未旅酬先俟于堂下之西南面立長幼以東爲上序立而西雖有三耦之數尚未定同耦之人立于此待司射比耦也司射掌射事者堂西堂下西袒露左臂也凡禮吉凶皆袒左惟罪人袒右決以象骨爲之著于右手大指以鉤弦遂以韋爲之一名韝著于左臂以遂弦取弓在手挾矢指間挾之言夾也夾于第二三指間乘矢四矢每射必四矢象四方也有司主人之執事者不能謙已不善射也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
此納射器也射器弓矢決拾之類西序堂上西牆括矢端受弦處括言會也矢與弦會也括向北鏃向南順也衆耦之弓倚于堂西階下矢在階上主人弓矢在堂東牆之東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句於堂西三耦之南句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司正爲司馬司馬命張侯弟子說脫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侯中乃退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笴藁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此比耦抗侯遷樂待射也司射自初取弓挾矢至是不釋執所事也後倣此三耦俟于堂西南面耦尚未定今司射于其所立之南北向命之凡耦尊者立右

為上射武事尚右左為下御猶侍也前立司正為旅
酬今未旅射卽以司正克司馬供射事前張侯不繫
左下綱中掩束之今司馬命解其束繫之也射中曰
獲報中之人曰獲者旌獲者所執矢中揚旌唱獲時
司射將誘射司馬命獲者取旌倚侯北正中取旌由
西方射器在堂西也坐取旌偃在地也退既植旌退
立也樂正前降立西階至是適堂西命弟子相瞽遷
樂于下避射位也相工如初入左荷瑟右手相同也
工降自西階往阼階下東南離堂三笴西面坐矢幹
曰笴長三尺是離堂下九尺也必空三笴者避往來

堂東之路也工坐向西以北為上樂正立于工南北
向也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句 取弓矢拾句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弣右執弦而授弓遂授矢三
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
東面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
俟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
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序 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
左物北面揖句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句 還旋視侯
中俯正足句 不去旌句 誘射句 將乘矢句 執弓不挾句
右執弦南面揖揖如升射句 降句 出于其位南句 適堂
西改取一个挾之遂適階西取扑搢之以反位

此三耦既比司射先自射教之射者禮儀未閑司射
挾乘矢命各與其耦揖讓迭取弓矢勿相雜越皆司
射命也拾更迭也弣弓把也前納射器弓矢皆在堂
西至是有司以授三耦搢插也插三矢于帶間挾一
矢于第二指間備先射也一个謂一矢凡奇曰个後
倣此中器名木為之以盛筭射中釋筭故謂中設堂
下當西序司射先就設中西南東面立三耦自堂西
進由司射之西司射立于三耦北三耦立于司射南

少退故曰西南司射東面立以下皆司射自射以教
射也揖進卽所立之次東向一揖進當西階塗北向
一揖及西階下一揖此堂下三揖也盡階升堂一揖
豫作序軒榭之類楹檐柱序淺堂深升序自西階遶
楹內東至射位堂則自楹外東至射位鉤遶也畫地
為射位曰物左右二物在堂上并南向上射右下射
左司射一人誘射則虛上物立左物升堂東行當左
物北向一揖及物一揖此堂上三揖也以左足先履
物右足且不及比方左足立尚未定及轉身南面視
堂下侯中遥對乃俯視正足凡射獲者持旌侯西唱

獲此教射不計獲故旌倚侯不去也誘射司正射也誘教也將乘矢發四矢也將送也詩云抑縱送忌執弓不挾矢矢發盡也南面揖謂既射揖出物也揖皆如升謂當階下堂等揖與升同也出于其位南謂司射始立于設中西南三耦北令降西階出于原位之南西行適堂西改取一矢挾之示教習也扑以撻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搢謂插之帶間反位反三耦北之原位將作射也

按鄭解豫作序序之序以附會鄉州之學非也楹郎令甓中四柱負棟者鉤楹謂近檐兩楹內可鉤行古人堂牖戶皆在後楹間室與房在堂之北後楹中間戶牖室也後楹東間戶牖房也所謂東西階位皆在堂深處而前當兩階非就檐下布席也左足履物以下二語皆七字成文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還旋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并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并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旋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俟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旋其後降自西階反句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并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賓揖司射降搢扑反位

此誘三耦初射也旌先倚侯三耦將射乃命獲者執旌北向背侯立俟司馬命也時三耦猶在西階下西南與司射俱東面立司射旋身西向上耦二人作射還旋通轉也作使也使升堂射上射左升堂西爲左也上射尊先升階三級下射隨之中間一級上射升堂少西避下射且趨右物便也上射獵揖下射也并東行向物也上射履右物下射履左物履物正足之

儀皆如前司射所教也俟俟司馬司射命也上射立
右物司馬由其後趨兩物中間時獲者南負侯所居
乏之在西故司射西南面命之簫弣同弓末也揚舉也
以弓弣向南舉之命獲者離侯去避矢也獲者應不
絕聲且諾且趨西至乏之跪而仆旌于地東面乏之在西
也偃猶仆也興而俟起立俟射也司馬既命獲乃由
兩物之間南出遶左物東旋其後降自西階復由司
射位南往堂西釋弓矢襲衣復立西階西東向之位
司馬自北降階轉西司射自西過東司馬在北以司
射為左司射在南以司馬為左故曰交于階前相左

司射不升堂由西階東北向上射命曰射無計獲善
射者正巳無爭勝之心則發必中度獵猶爭也不由
拾發獵次爭勝射者所戒蓋初射誘習不釋筭計獲
故以此曉之不命下射繞于上也上射揖受命也上
射先發一矢俟再挾矢于弓下射后發拾更迭也下
射既發挾矢于弓上射又發將乘矢各送四矢也射
中則獲者跪而取旌于地舉以唱獲復偃于地舉旌
聲高偃旌聲下聲高為宮聲下為商一唱而聲再變
也此三耦初射雖有中否而不計勝負唱獲而不釋
筭故曰未釋獲卒射執弓南向揖出物西行揖及階

揖皆如升上射先降三等下射間等從之亦如升拜
行上射在左南下東為左初耦自堂上降次耦自堂
下升交遇于西階前南下就西以東為左北升趨東
以西為左故亦曰相左升者與降者遇相揖降者由
司馬位南適堂西釋弓脫決拾襲衣南面立東上以
俟如未旅時三耦始俟之位也三耦卒射降亦南面
東上立同也司射去扑三耦受教終事將升見賓也
賓揖答司射告也退復搢扑執其事也
按鄭解射獲為矢中人獵獲為矢傍及獲者獲者去
侯居乏之遠矢自不及何為諄諄命之蓋弟子初耦禮

度未閑故初射不釋獲使從容比禮以息其張皇好
勝之心因事而為之節文也子云其爭也君子亦有
取于此也夫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
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
句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
出于左物之南還旋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
于所設楅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句當
洗東肆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
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

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

此正射設楅受矢也司射自堂降司馬將升堂交遇西階前相左司馬升堂自右物後進立兩物間獲者在侯西故西南面舉弓推手揖命取發矢于侯獲者應諾執旌趨侯北向立示弟子取矢也司馬由兩物間南行東遶左物旋兩物後降自西階東行至中庭北面立使弟子設楅楅言幅整齊意盛矢使齊也設當中庭南東與洗並肆陳也楅形如交龍前後兩首

南北直設弟子委矢楅中括在北鏃在南手循曰撫矢在楅中司馬以兩手左右分四數之乘四矢每發乘矢矢不備有遺也三耦二十四矢乃備索盡也不索卽不備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為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為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西階上北面作衆賓射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司射乃比衆耦辯

徧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

此將正射比耦也與射言若或射或否也告賓則曰主人御于子告主人則曰子與賓射主人耦賓尊賓為上射也大夫耦士以貴下賤也士卽衆賓也西階上作衆賓射使衆賓降堂西比耦待射也衆賓卽鄉飲三賓司射降適堂西立比衆耦如初誘射三耦南面之司射北面命也衆耦衆賓及大夫之耦欲射者皆降不射者否初三耦誘射畢立堂西南面東上今衆賓欲射者降繼三耦立以次西也大夫之耦衆賓

為大夫之上射者又立于三耦之上東也人衆地狹南面不足則折而東面以北為上也賓與主人大夫不與衆賓同降司射先告比于堂上至射乃降也衆賓降畢立定司射乃比衆耦告上射曰某御于子告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不言命辭者與初比三耦同也辯徧通比耦既徧遂命三耦遍取矢司射反立西階東面司馬北之位也

按鄭謂賓主人大夫未降志在射非也衆賓欲射者孰不志在射未降者為志則降者為無志乎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于司馬之西南司射

作上耦取矢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福北面揖及福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旋退反位東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既拾取乘矢揖句皆左還南面揖句皆少進當福南句皆左還北面句搢三挾一个句揖句皆左還上射於右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

此正射三耦取矢于福也始誘射三耦與司射共矢二十八个是三耦餘一乘也皆收委于福故就福取之拾取上射取一下射取一彼此更迭至四也進立由堂西南面之位東進立于司馬西南東向也三耦進立司射惟作上耦餘以次進作使也于上耦前西面作之既作反西階下東面之位上耦出次東向揖進當福北面揖福在堂下庭中進至福所揖二人分東西次福上射立西東面下射立東西面上射東面揖進福所跪左手執弓弣橫福北福直設加弓爲橫東西以左爲上右爲下右手卻向弓下取福中矢一

个仰納左手兼弓弣執之卻下而仰也弣弓把也順羽矢羽在北右手卻取矢身左轉向南羽順在北東面南爲上故左轉順福前首也且興順羽時且起也執弦右手執也退反福西東面之位揖下射進也下射進左手執弣坐橫弓右手自弓上覆取矢仰納左手其他兼弣順羽左轉反位與上射同獨覆手者仰則羽在南也下射左體北轉西面北爲上順福後首也耦二人各四矢拾取畢東西相對揖皆左還向南上射在西左旋卽南下射在東左旋自北而東乃南皆揖少進當福南二人東西進至中皆左還北向福各以三矢插帶間挾一矢于右手食指間相揖又左還向南幷行西復位上射于右武事尊右也上耦退西行中耦繼進東行上耦在北中耦在南相爲左進者退者相遇揖上耦退反司馬西南之位三耦拾取矢畢福中餘誘射四矢第三耦下射兼取不必拾以授納射器之有司于堂西而后反司馬西南之位三耦外衆賓未拾取矢蓋福中委矢止給三耦衆皆如初誘射授矢堂西不取于福中也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

前升請釋獲于賓賓許降搢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句北面句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興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横委其餘于中西句南末句興共而俟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此三耦正射也作射揖升與初誘射儀同司射自誘射後改挾一个至是不釋恆于教也去扑將升見賓也前誘射三耦無射獲故不釋算正射算獲故請于賓也釋獲釋籌于地計射者所中獲射中也盛算之器曰中設于堂下當西序司射先立于東示以設處使不過東也北面使不過南也視之示以設中實算釋獲之法如下所云也鹿中中刻木為鹿形記云士鹿中算籌也南當楅楅在庭中設中與設楅東西相孫南與楅齊西當西序直對也獲者設中起立中西東面受算于執算者實八算于中中制鑿背可容八算一耦八矢一算直一矢也餘算横委中外西地上算末向南也共拱同恭貌俟俟射執算也不貫矢不穿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則釋算不中不貫則不釋上射受命揖司射退反堂西東面之位釋獲者坐取中内八算執以待射改取中末餘算八實于中待再耦也俟俟中也坐而釋獲釋手内算于中左右地上也每一个謂每中一矢上射釋于中右下射釋于中左八矢不皆中則算有餘在手者反委于中西與餘算同處又取中内八算執俟二耦射更取中末餘算八實中備三射也執而俟俟二耦中也三耦言卒射不及射儀與一耦同也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為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為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

此賓主大夫及衆耦射也將射則下堂取弓矢袒揖讓比耦而后升賓主人先射大夫次之賓主降則大夫亦降皆由其階謂主人東階賓與大夫西階也堂東堂下東賓主人之弓各倚于其序矢各在其下各往于其所有司各授之也屢言皆由其階別于衆耦升降同西階也主人爲下射下賓也皆當其物賓由西階升當右物主人由東階升當左物也皆由其階階上揖東西降臨階相揖也賓序西主人序東釋射器襲衣各于故處也反位各階下當序少立相待而升也皆就席主人就阼階西面賓就堂上南面也

此以上賓與主人射之儀也大夫與賓主同降止于堂西賓射畢大夫乃袒執射器由堂西出受射器于堂西也衆耦立于司射西南大夫之耦俱在故大夫出司射西就之也大夫爲下射士爲上射貴下賤也揖進出次揖也耦少退士行少後尊大夫也揖如三耦謂堂下三揖禮與三耦同也及階至西階也耦先升謂上射先升三等大夫間等從之升堂近射事上射以序得先也卒射揖如升射三揖同也射禮堂上下升降皆三揖耦先降上射之序也降階耦少退堂下去射遠尊大夫也釋弓堂西反其故處也耦遂止于堂西復初立南面之位也大夫升就席升堂上南面尊東之席也此以上大夫之射儀也衆賓繼射皆不言儀與三耦同也釋獲皆如初如三耦也通上賓主人大夫言皆也司射所作唯上耦自二三耦至賓主衆耦以次進不須作也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拱而俟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句上握焉司馬乘矢如初司射遂適西階西

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筭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筭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斂筭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筭實八筭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此正射畢而取矢筭獲也卒射謂三耦賓主大夫衆耦射畢所執餘獲謂餘籌在手未釋者升盡階不登堂禮降于司射司馬也左右上射下射也拱而俟俟司射視筭乃數也四言如初謂射畢取矢委楅等皆與初射同惟大夫之矢束以茅使大夫并取不煩拾取也握手執處束上于握近鏃勿傷羽也司馬乘矢以四數之如初射也司射立西階西東面令往堂西釋射器也進由中東轉南乃北面視筭釋筭者于中西東面跪取中左右所釋筭數之先數右尊上射也東向南爲右二筭爲純以下皆數法也純雙也一純

以取以雙數取筭于左手執之執滿十雙則縮委于地縮直也順中東西爲縮南北爲横每委異之十雙爲一處也餘純雙不滿十者横委于十純下零一曰奇有奇又直委于餘純下此數右獲之法也數者起過中左東面北爲左亦東面跪但右則取筭數歸左手左則總收地上筭歸左手數以委地其餘縮横皆與右同賢猶勝也執賢獲執其勝黨多獲之筭以告勝也以純數告明言勝幾雙有零數則言勝幾隻鈞同也既告而降總收地上既數之筭取八筭實中内以待再射委其餘于中西釋獲者立中西以俟如初禮也

按筭獲之法槩左右三耦通計勝負左右非一人而中有多寡或全中或全不中不中者得隱芘而多中者蒙枉罰何以別乎据罰觶勝者與不勝者升是以各耦爲勝負也逐耦而筭何至十純通三耦左右不過十二矢本文或有疑誤不然何告獲與飲罰殊不相應也豈筭獲則倂三耦而飲不勝仍分各耦與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搢扑北面于三耦之南

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有執爵者執爵者坐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觶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受觶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

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賓繼飲射爵者句辯句乃徹豐與觶

此罰飲不勝者也豐形似豆一謂之坫以大木爲之取豐厚安重承罰爵也楹梁下柱酌不授爵以明罰也弟子降袒執弓其初升袒執弓可知反位反于堂西有執爵者繼酌故不復升也三耦卒射降皆南面立于堂西勝與不勝者俱在至是司射往北面命之勝者袒執張弓以示武不勝者襲執弛弓以示不振卻左手在下仰承而右手取弛弓加左手上遂以執

弣兩手弁承弓把皆司射之命反位反西階東面與司馬弁立之位司射先反衆隨進也射位始序立作射之位司射與司馬位之西南也及階勝者先升不論上射也及階乃先則堂下行猶如初射也先升先三等不勝者從間一級也升堂北面以東爲右少右避飲者使當豐也立飲謂不祭不拜不備禮示罰也奠觶于豐下奠于地不反于豐上也不勝者先降則勝者少後升後降先以明罰也先飲者降繼飲者升故交相左相揖也下階過司馬位東而南而西釋弓于堂西南面東上立俟終射也有執爵者謂勝者弟子既升酌反位主人有執爵者繼酌也賓主人大夫不勝飲不執弛弓不親取觶觶必洗必授之席前不反奠殊尊也然飲不于席于西階亦北面亦立飲其示罰同也惟大夫飲耦不升賓主人飲勝者同升可知大夫耦飲大夫不同則賓主人耦飲同可知射爵卽罰觶辯徧同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

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司馬受爵奠于篚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獲者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句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搢扑以反位

此獻獲者與釋獲者獲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獻

獲者負侯故就侯所獻之三祭謂祭侯左右中俎之
脯與脯之半胾皆用三右个侯北向以東爲右偏側
爲个獲者因侯受獻故祭侯南面坐侯北向也左个
侯西偏中侯中間侯形四肢牽掣故左右中間宛轉
祭之三祭畢移薦俎設于侯西北三步東面立飲盡
爵不拜禮簡也獻畢司馬受爵奠于篚北行復位獲
者亦移薦俎北行設于乏南乏在侯西北十六步有
奇辟避通不當之前避舉旌偃旌也負侯而俟俟終
射也此以上獻獲者也其釋獲者聽命于司射故司
射主獻其位在中之西東面薦俎設于其位之南薦

右薦西也就其薦坐卽薦西坐祭起立于司射之西
北面立飲司射亦北面立當薦南釋獲者與司射幷
立在西司射在東也獻畢釋獲者西行避薦反于薦
北東面之位

按獲與釋獲者分卑而獻爵薦俎之禮均蓋射以侯
爲主以中爲賢獲者司侯釋獲者司中敬其事因重
其人雖以歌工笙師爵無不徧獻無不拜旅酬終燕
雖主人之贄亦與焉古人飲食之際情至禮恭如此
可以達禮之義矣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
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
就位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
耦進反于射位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
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
弓皆進階前揖及福揖拾取矢如三耦卒北面搢三挾
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
揖就席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
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脫矢束興反位而后耦揖進
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興反位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
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退句耦反位大夫遂適序

西釋弓矢襲升卽席衆耦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此終射取矢于福也司射與司馬幷立西階西東面
司射在北將適堂西乃出司馬之南而西也時三耦
及衆皆在堂西南面立司射往北面命之使就射位
司射旣命先反位衆隨之進各以其耦謂上射先下
射從也射位卽司馬西南東面之位立于此而後升
堂射故謂射位云反者初射立此今復于此也司射
作拾取矢者就射位西面使之也惟作初耦其餘以
次進也前射委福唯二十八矢故三耦拾取餘皆取
諸堂西今賓主大夫衆耦矢皆委福故自三耦至衆

賓皆取矢于楅三耦爲正先拾如初反射位賓主耦繼進主自堂東賓自堂西進至東西階相俟南面相揖行也卒北面謂拾取矢畢北面向楅搢矢也揖退謂賓主皆北面揖左還退如初也賓主既拾取矢各就堂東西脫射器升堂就席待射不與衆同立射位也大夫耦繼進大夫爲下射其耦爲上射立于堂西故大夫袒決遂往堂西就之也揖進如三耦并行不如初升降上射少退也耦東面上射立楅西也大夫西面下射立楅東也大夫矢以茅束委楅欲其兼取至是大夫坐而脫之欲與衆拾取也說脫通既起反

西面之位其耦揖進楅前坐兼取四矢順羽左轉與不欲煩大夫拾故大夫亦進跪兼取四矢北面搢三挾一揖退禮與衆同詳前其耦反射位大夫獨適堂西暫脫射器升堂卽席與賓主同衆耦繼之拾取與三耦同反位反射位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司射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司射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

此終射作樂以射也衆既取矢司射進射位作一耦上射使升司馬命去侯如初司射請以樂樂言以樂相樂非止樂賓也樂正先還東階下北面立令司射降西階下東面以賓命命之又適兩階間庭中北向堂上命上射曰發矢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筭卽所謂無獵獲也上射揖受命鼓以節歌鄉射樂歌五終鼓五節每耦八矢每節二矢拾發八矢四節多一

初節以聽也矢行應節而中比于樂射之善也樂正東面命大師大師西面坐樂正自北面轉向命之也騶虞國風召南篇名奏以鼓奏歌間猶節也若一謂五節均調長短希數如一大師不興坐而應瞽不備禮也乃奏騶虞以射謂三耦賓主大夫至衆耦皆以樂射也

按周禮射人王射以騶虞令鄉射用王樂則是士大夫用天子樂也鄭引射義云騶虞樂官備謂用此以樂賢附會之說總之詩三百皆可弦歌而國風小雅上下通用天子歌騶虞不必天子獨用也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此終射畢取矢筭獲罰飲不勝也禮各如初但釋獲者不復實八筭于中以射事終也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弣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司射乃適堂

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此射畢授射器于有司也執一矢兼諸弦示不用也凡矢將用於指間挾之不用并弦弣執之面鏃鏃向內也矢用則北括內羽外鏃不用反是適堂西謂射耦既降皆復立堂西南面之位司射命各拾取既用之矢還有司也有司卽初誘射授弓矢之有司辯徧通衆拾取徧也賓主大夫以下席在堂上者皆復升司射司正皆弟子輩卒事皆反堂下初立之位凡俟未射左下綱不繫掩束之將射脫束繫之射畢又脫繫復掩之命獲者與釋獲者皆司馬命之退皆退于堂西俟俟旅酬也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觶南而立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句反坐句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興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觶句賓主人之西句北面拜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

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西序端東面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觶降奠于篚司正降復位

此射畢復飲舉旅酬也初司正揚觶退立于中庭觶南未旅而射改爲司馬今射畢旅行復爲司正仍立觶南以監旅也樂正初自西階命弟子贊工遷東階下避射今射畢復命弟子贊工升西階東北面坐如初如其降謂如降往東階時左荷右相也不言樂正

者正樂告備則降立堂下今工反而樂正仍立階下縣間可知也賓北面坐取觶以下皆旅酬之事與鄉飲酒同俎西之觶先一人所舉以酬賓賓奠之薦西者也主人酬大夫與鄉飲酬介禮同解見前長衆賓之長鄉射無介而有三賓以長幼之序受酬也相旅相視旅酬賓主大夫酬畢司正升防卑幼失禮也某謂酬者某子謂受酬者稱子以尊之達酬者之敬也司正退立序端避後升也在下謂子弟輩立堂下者卒受者謂末一人司正降復位降反庭中觶南之位也

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舉觶者皆洗觶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觶者皆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觶者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觶者皆進坐奠于薦右賓與大夫辭坐受觶以興舉觶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若無大夫則唯賓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筭爵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興取奠觶飲卒觶不拜執觶者受觶遂實之賓觶以之主人大夫之觶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興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長受酬酬者不

拜乃飲卒觶以實之受酬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觶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筭樂

此旅酬畢徹俎坐燕以終也使二人舉觶司正使也二人主人之贊者正禮既成時久賓勞主人欲安賓坐燕先使二人舉觶再酬與鄉飲禮同解見前賓大夫辭不即飲者先已一人舉觶酬矣今主人殷勤有加客不欲盡主人之懽奠于其所而主人遂請徹俎以安賓解見鄉飲酒再言使二人舉觶即使前二人申請前未飲之觶奠薦右者賓與大夫乃取而飲之

禮凡坐卒爵必拜既爵此爲燕坐故卒觶皆不拜執觶者卽二人賓大夫既飮二人受觶賓酒賓觶以酬主人大夫觶以酬衆賓之長者卽席間受之交錯以徧皆坐不拜賓主大夫衆賓席間相酬徧末受者起席往西階上酬賓主之黨在堂下者衆賓之末酬主黨大夫之末酬賓黨皆其長先受以次相及酬者不拜受酬者亦不拜徧旅皆然執觶者主人之黨皆與酬則酬無不及矣卒受者以虛觶降堂下奠于篚執觶者取所奠觶洗升酌復奠于賓大夫席前卽無筭爵也無筭樂不限三終也

按禮文多互舉未射以前舉觶云一人以無大夫言也有大夫則亦二人可知故繼云大夫若有遵者射以後舉觶云二人以有大夫言也無大夫則亦一人可知故繼云若無大夫則唯賓凡旅同賓主故觶必用二

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此禮畢送賓也陔樂章九夏之一陔戒也言有階級不陵亂也解見鄉飮酒禮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觶遂無筭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唯所有鄉樂唯欲

此射之明日相報謝也朝服禮服主人不見凡拜賜無相見也遂從之主人卽從賓後往謝賓拜賓于門外謝辱臨也主人釋服解見前篇無介獨司正爲賓也使人速不親速也鄉飮云不殺此云無俎俎亦有乾肉者士冠士虞是今幷無也主人不崇酒則賓不

告旨可知射飮獻衆賓後一人舉觶乃旅酬又二人舉觶乃無筭爵今一人舉觶卽無筭爵矣無司正惟擯者耳賓不與謂昨日射禮之賓不與餘見前

記○大夫與（預）則公士爲賓○使能不宿戒○其牲狗也亨于堂東北○尊綌冪賓至徹之○蒲筵緇布純○西序之席北上○獻用爵其他用觶○以爵拜者不徒作○薦脯用籩五膱（膱）祭半膱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膱長尺二寸俎由東壁自西階升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腠○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衆賓之長一人

辭洗如賓禮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樂作大夫不入○樂正與立者齒三笙一和而成聲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立者東面北上○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自此至終篇襍記前文之未備而此一節與鄉飲酒禮記大同鄉射禮賓主皆鄉之處士若有鄉大夫與射則鄉之爲公士者爲正賓不以鄉人加尊者也公士公朝之士西序之席謂衆賓之長三人席堂上者北上順西序東面自北而南也薦脯用籩乾物實于竹器也醢以豆濡物實于木器也膱脯也五膱猶鄉飲記云五挺半膱橫其上待祭也諸公大國之孤鄉爵大夫上三笙一和謂三人吹笙一人歌以和之也上篚在堂上下篚在堂下獻獲者與釋獲者取下篚之爵餘解見前篇

按天子上公九命諸侯之最貴者鄉人行禮安得有公在周之衰也名器無等諸侯僭王而其臣皆比于天子稱諸公如楚巫臣稱申公沈諸梁稱葉公之類故儀禮之文非先王之舊矣三笙一和鄭據爾雅笙小爲和爾雅多後人附會三大笙一小笙于義何取

豈四笙齊吹無一歌者乎朱元晦謂笙有聲無辭本此

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

射者三耦居先必使弟子爲之以司射將教之也未旅酬先司射預戒所謂未旅三耦俟于堂西是也司射弓矢扑皆倚于西階前升降便也司射袒決遂而升即前請射于賓之時司馬階前命張侯命倚旌乃在司射比耦之後此云司射升司馬遂命申明前言所未備也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射自楹間物長如笴〈纂〉其間容弓距隨長武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熊侯麋侯侯以熊麋皮爲鵠外仍布質正也侯中曰鵠鵠心曰正虎豹鹿豕則純用布但畫其形耳其正色皆丹淺赤曰丹楣下柱曰楹兩楹之間堂序中央也畫兩楹間地爲左右物射者二人分立物中南向以射物長如笴矢幹曰笴長三尺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爲跬六尺爲步從長半步不言橫同也其間謂

兩物相去中間可容弓六尺曰弓卽一步也兩人鼈
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左足先履物拒其外曰距右
足來合曰蘭足迹曰武武長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
方可一武也堂序解見前棟脊梁也楣檐上橫梁序
淺堂深棟當堂中央楣則檐宇下矣
按周禮天官司裘云王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
豹侯卿大夫麋侯夏官射人職云士豻侯皆與此異
或云彼大射此鄉射然不應大夫士鄉射用天子物
也鄭謂虎豹鹿豕一侯畫二物臣數用偶鑿說也畫
虎則無豹畫鹿則無豕

命負侯者由其位○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唯
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句 取弓矢
命獲者負侯司馬命也由其位謂不出位遙命之命
賤者之禮也司馬立于西階下西南東面凡司射三
耦衆耦往來堂西皆由司馬之南而西惟賓與大夫
取弓矢于堂西下階卽折而西不由司馬之南尊者
可直遂不出卑者之下也賓大夫非取弓矢不往堂
西故申明之
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糅句 杠長三仞以
鴻脰韜上二尋○凡挾矢於二指之閒横之
周禮春官司常云析羽爲旌雜帛爲物大夫士建物
春秋傳曰采謂之物無物謂士之未命者旌無帛則
不得畫物糅雜也杠旌竿八尺曰仞亦曰尋以白朱
二色羽雜綴竿首竿長三仞二丈四尺也鴻大鴈長
頸脰頸也韜以韜籠杠如鴈頸三分其竿韜上二尋
爲一丈六尺餘下不韜者八尺也指夾同二指食指
中指也大指與食指閒亦謂夾夾者或一矢或四矢
二指或左或右皆是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始射句 獲而未
釋獲句 復句 釋獲句 復句 用樂行之○上射於右

司射司馬位幷立西階下東面而司射在司馬之上
司射常執弓挾矢司馬攝職惟有事升堂乃執弓始
射謂初誘射雖中不釋筭計獲復謂二翻射乃筭獲
復用樂謂三翻射乃用樂行行射也位以左爲尊耦
以上射爲尊而上射立右物者賓階在西禮統于賓
武事尚右侯在南右爲左也
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楅髹
休
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
楅以受矢其長如之三尺也博三寸其寬也厚寸有
半其深也龍首刻首爲龍形也中謂腹受矢處蛇猶

龍也兩龍顚倒交合併腹首居兩端韋皮也當中也
與福通中衣袴曰福兩腹各半圜交處脊起如衣福
撫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韋韝之如福衣也髤漆也
橫奉兩手橫舉也奠安置中庭也南北當洗洗在庭
東福與洗東西相對爲南北之節也

射者有過則撻之○衆賓不與去射者不降○取誘射
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賓主
人射則司射擯句升降卒射即席而反位卒事

有過謂進退失儀撻之謂司射以扑擊之也衆賓席
于堂上與射則降不與射則觀禮堂上不降也取誘

射之矢謂二翻射三耦末一人兼取福中誘射四矢
歸堂西前文已具此復記者明先取已四矢畢退更
進也擯相禮也賓與主人射降拾取矢升及射又降
揖升卒射又降釋弓矢升即席反位以至卒事皆司
射爲擯相也

按鄭註射者有過謂揚矢中人非有傷人之心故輕
其刑撻之于庭非也士君子以禮樂射焉無傷人之
事有則必非無心豈司射之楚可謝其罪乎司射無
官守焉能討罪人用輕刑蓋附會無射獲無躐獲之
解而不知兩謬也

鹿中髤前足跪鑿背容八筭釋獲者奉之先首○大夫
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大夫與士射袒纁襦耦少退于物
司射釋弓矢句視筭句與獻釋獲者句釋弓矢

中以盛筭刻爲鹿形奉之先首首居前也大夫將射
先降立堂西不與衆并立射位堂西則南面射位則
東面也袒露左臂也纁赤色襦裏衣袒禮衣見襦不
肉袒也大夫射于君所而后肉袒耦謂士爲大夫耦
則士居右物爲上射每既發一矢輒少退避尊也司
射主射故終事不釋弓矢未終事釋弓矢惟視筭獻
釋獲者則然蓋視筭衆方射畢事少間獻則洗酌拜

必暫去弓矢也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主人
亦飲于西階上○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懦東方謂之
右个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大夫說矢束坐
說之○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筭○古者於旅也
語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大夫後出主
人送於門外再拜

禮射即鄉射大射之類張侯射之禮讓爲主崇文德
也主皮張獸皮射之貫革爲主如周禮司弓矢職云
射甲革椹質尚勇也子云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

之道鵠也皮與熊麇虎豹皮侯異此所謂皮無尺度
惟獸皮堅厚者射之能貫者勝不能貫者爲不勝勝
者更與射不勝者卽不復與射不如禮射再三揖讓
升降也主人位阼階若受罰爵亦與衆同飲于西階
上獻獲者之俎折牲體脊脅肺與臑爲之臂下骨曰
臑獲者之俎視釋獲者加臑以祭侯左右中三處也
東方侯東邊北向東爲右解見前皆有祭通獲者言
也大夫說矢束解見前騶虞采蘋國風詩篇名凡鄉
樂皆用之五終卽五節解見前射無算言衆賓欲與
射唯所欲無定數也於旅也語謂旅酬時衆始交語

前此靜默爲敬言古見今不然也不洗不祭情洽禮
殺也旣旅燕將終故士不宜入大夫後出與後入義
同使主人得各盡其敬而賓與大夫得各伸其尊也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
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箭籌八十
長尺有握握素楚扑長如笴刊本尺
鄉侯鄉射之侯以布爲之上个上邊橫幅八尺曰尋
五尋橫亘四丈也中中幅侯心也十尺方一丈也侯
中心視侯道遠近爲廣狹鄉侯去射位五十弓故侯
中十尺每弓以二寸爲侯中一弓二寸五十弓二五

十尺也躬侯身謂中心之上下倍中謂上下各二丈
舌卽个也倍躬謂四丈卽上个五尋也以其東西各
長出一丈故謂之舌以屬綱也下舌謂下邊橫幅半
上舌謂上舌左右出躬一丈則下舌出躬五尺橫長
三丈也箭小竹籌卽算每耦八算以十耦爲率八十
也握手把處猶膚也何休公羊註云側手爲膚膚四
指指寸握四寸長尺有握長一尺四寸也握素謂手
捉處刊削使素握外加髹飾也楚荊也楚爲扑其長
如矢三尺也刊本尺謂削扑手執處盈尺也
按侯形像猴猴性善伺候取立以伺射也猿猴臂長

上兩舌如舒臂下兩舌稍短如足性黠捷善援矢故
射以像之禮家言射中者得爲諸侯考工記因爲寧
侯不寧侯之辭非古人尚象之義鄭解弓二寸以爲
侯中云弓觳中之博非也
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于物一笴旣發則答君而俟君
樂作而后就物君袒朱襦以射小臣以巾執矢以授若
飲君句如燕句則夾爵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
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
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翿旌以獲唯君有射于
國中其餘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

君與臣射則君爲下射與大夫爲士下射義同貴下賤也上射與君耦立退物一笴不敢履物中與君幷也上射先發每發一矢轉身向君以待君發荅猶向也君樂作而后就物爲耦者先就物待也君射袒朱襦爲耦者肉袒也君不搢矢臨射小臣以巾韇矢執授君也飲君謂君不勝當飲則耦勝者如燕禮賓媵觶先自飲奉君君飲又酌自飲故曰夾爵也國中城中也君燕射于國中皮樹馬也馬皮毛斑駮如樹易說卦云乾爲駮馬詩云山有六駮榆樹有蘚痕如駮刻中爲駮馬故云皮樹翿以鳥羽飾旌也獲謂執翿

旌唱獲也白羽朱羽糅而雜之卽上所謂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者也於郊大射於郊外閭驢通刻中爲驢形也旌旌之有物者於竟與鄰國君射於境上也會同尚文刻中爲虎畫旌帛爲龍單帛曰旜大夫以物獲旌用雜帛也士翿旌與君國中旌同無物有羽故謂之翿而制或有差等耳唯君有射于國中臣無射于國中近朝市不恭也大夫與君射則肉袒不袒纁襦疑于君也

按弓矢五兵之屬射者殺人之事事之爭者射爲甚子云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射而爭君子不免擧暴逢蒙之濟惡夫非以射與古人創爲斯禮委曲周詳其慮深遠善學者達其義可也若夫朝服而彎弓揖讓而袒臂于文亦未甚稱命侯取矢五十步之內非遙而登堂揚弓疾呼至再終射時久列席未徹而薦右一觶直待三射畢登席復擧獲者之俎委諸道旁列饌成塵人不可飲食矣至于拾矢于楅郤手覆手如斯之類虛文多而實意少强世而行其失也勞故夫禮也者非徒習其節文達制作之義而已矣

儀禮節解卷五終

郝敬習

燕禮第六

燕禮者諸侯與其臣燕飲之禮

燕禮小臣戒與（去聲）者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樂人縣（玄）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泰）兩有豐冪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

此將燕陳設也小臣周禮大僕之屬諸侯亦有之戒猶宿也與與燕諸臣未定爲賓皆曰與膳宰掌治膳羞具備也官饌猶言官府酒饌寢東路寢東房鄉飲亦云東壁云左房養由東出也縣縣鐘磬之屬備作樂也洗以盥濯篚以承爵觶阼階東南謂東階下之南即鄉飲酒禮所謂南北以堂深也霤檐際也雨水下溜謂之霤當東霤鄉飲酒禮所謂東西當東榮也罍水以罍注水所以沃洗在洗與篚之東篚在洗西三物并陳也南肆向南陳此篚實諸臣飲器取南面之義膳篚實君飲器在其北西向陳君席西面也司

宮掌宮內之事尊設酒尊東楹之西堂上近中也兩方壺一酒一玄酒皆以飲諸臣左玄酒水居壺南也南爲上上玄酒也公尊君飲之尊瓦大即瓦甒兩亦一酒一玄酒豐形如豆木爲之取豐重安穩承瓦大也冪覆尊之巾綌粗葛也錫麻布之洗治光澤者在尊南謂兩瓦大在兩方壺南南爲上上瓦大也士旅食謂衆士食廩于官者周禮謂府史胥徒孟子謂庶人在官者也設尊門內西兩圜壺皆酒也筵賓設賓席室戶西牖間客位也東上統于主也加席席上更加坐席尊者之禮君在賓無加席也

按鄉飲射儀二篚一陳堂上一陳堂下此二篚皆堂下臣行禮堂下取爵便也

射人告具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向）設加席公升即位于席西鄉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于門西東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射人請賓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射人反命賓出立于門外東面公揖卿大夫乃升就席小臣自阼

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於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射人納賓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升就席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

此君與諸臣卽位迎賓也周禮夏官射人掌公孤卿大夫之位而燕飲用射故陳設飢具則射人告于君設加席公升請公臨升更加重席也初言西鄉設席也再言西鄉公立也小臣納卿大夫以公命引入也入門右外來東為右北面向君也東上君在東階諸卿以序立而西也士立西方堂下西也東面向君也

北上自北以序立而南也祝以辟除史以稽察皆立于門內之東隨君方也北面朝君也東上以序立而西也小臣師小臣之長東堂下近君聽使令也士旅食者立于門內西東上北面以次並立而西也公降下阼階也爾邇同近也君降階迎卿大夫皆進立庭下卿始入門右北面今轉西面北上以次立而南待獻而後升也大夫皆少進立庭下北面東上如故不西面別于卿也不言士無席堂上也請賓請君命誰為賓也命某命大夫也卿不為賓嫌逼也賓出以賓禮更入也公揖卿大夫公將升揖也乃升君升阼階也就席君先就席也請執冪請君命執瓦大之冪者羞膳進君酒者言命執冪不言命羞膳文省也燕主酒而羞膳者無常位執冪者階上北面特表之也羞于諸公卿進諸公卿酒者主人宰夫也燕義云設賓主使宰夫為獻主周禮天官膳夫職亦云王燕飲酒則為獻主王膳夫上士則諸侯宰夫亦士士代君主猶孫為王父尸也士立西方故賓西升主人亦從之升下文云薦主人于洗北西面則主人席堂下東也賓右主人居賓右北面東為右也至賓至也再拜主人拜至也

按鄭謂羞膳者不升堂自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鑿說也斯禮本公燕臣而稱臣亦曰諸公是用王禮也惟王臣有公諸侯之臣稱公自季世始王燕飲使膳夫主獻此一人之禮未聞諸侯也飲臣而不自主賓大臣而主以士簡也天子尊無二上臣代主可諸侯用之泰也昔齊景公用斯禮饗魯昭公以臣待魯侯而以王自處昭公所以去之世儒定以為諸侯燕禮不亦好大之過與議禮者不可不辨也

主人降洗句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

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反冪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帨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主人答拜

此主人獻賓也洗在堂東下宰夫降西階往就洗南

西北面向賓也賓降西階東面立主人自洗南遥向賓辭其降也盥盥手先盥手而後洗觚二升曰觚爵類取洗西篚中角觚不用爵避正主也賓少進自西階下進而東也反位反西階下東面之位賓每先主人升賓尊也既洗又盥將酌盥手也舉冪待酌也酌膳酌君膳尊之酒代君獻賓故酌君尊反冪既酌反冪于尊上筵前房戶西席前也主人賓右拜拜于筵前賓之東也折俎折牲脊脅肩肺為賓俎賓坐左執爵以下解見鄉飲酒禮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坐奠觚少進辭降主人東面對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不告旨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賓降立于西階西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此賓酢主人也賓以虛爵降將往洗以酢主人主人降亦自西階從賓也如賓禮如初獻賓拜洗主人賓右答拜也酢主人亦酌膳亦以君尊報獻也執冪如

初既舉反之也酢主人于西階上別于正主也主人不啐酒亦避正主也不拜酒告旨主道也禮賓酢主人則薦脯醢設折俎此臣代君主故無薦無設至獻大夫乃薦主人于洗北也不崇酒避正主敬君尊也賓降立于西階西主人將獻君不敢居堂上也射人升賓君命升也序內堂西序內東面面君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篚更爵

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此主人獻公自酢也象觚觚以象骨為飾實于膳篚者也獻公獻君也公在東階上故東北面公拜受爵獻禮重也主人自西階降往東階下北面拜送爵臣禮也升降不敢由阼避正主也折俎折脊脅肺為君俎君祭不與取肺祭則膳宰授之既祭則膳宰受之不拜酒不拜告旨也立卒爵不坐也凡男子坐卒爵奠爵乃拜婦人立卒爵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者君禮也升受爵自西階升也更爵改取南篚之觚不敢襲君器也酌膳酒將自酢也君不酢臣主人自酢承君之意也既更君爵仍酌君尊明酢出于君也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句賓辭句卒爵拜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此主人酬賓媵言酳嗣舉也初獻為正再酌為媵媵副也與賸通貳觴曰媵獻而又酬所以為媵酌散酌方壺酒散猶雜也君尊為善臣尊為散酌散將自飲導賓也賓降筵降戶西南面之筵凡酬主人坐祭先自飲後酌賓禮出于君不敢當坐故賓辭欲直受此爵無煩主人坐飲也賓不飲酬酒猶必坐祭後奠故君也賓降筵西東南面立疑立向君也

按鄭註媵爵為送爵本送女作解又謂媵字之誤皆非也賓自酢主人後立序內至主人酌散賓降自筵者當主人盥洗升賓已就筵矣或疑降筵為誤非也初賓酢主畢降立西階君命升立西序內今酬畢不復降重違君命也不反于西序內避賓位也鄭云不立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鑿說也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句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

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

此下大夫二人媵爵為旅酬之始長謂下大夫長者不言下大夫媵爵下大夫常職也作猶使也北面稽首拜君命也大夫位在庭下洗在阼階下故大夫就阼階下北面拜君與即立洗南盥洗角觶以角為觶序進謂先者洗後者乃進先洗者升立西階上俟後洗者序進酌散謂先者既酌退立西階上後者乃進酌也二大夫遞進酌酒于東楹西交相遇于西楹之北既酌復以序降西階過東階下再拜稽首執觶待于洗南以俟君命乃洗酌不敢徑進也洗南即阼階

下設洗之南請致請君命二臣致酒或用一或用二若君命二人皆致二大夫以序進阼階下拜君命也

薦南脯醢南北上謂二觶以序奠自北而南也必奠薦南者君南面與尋常奠爵薦右異也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興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易觶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以旅酬於西階上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飲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大夫辯句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此君為賓舉旅也升成拜賓下堂拜未成君命升西階上再拜稽首成禮也君答再拜答于阼階上也君既自飲不酌以虛爵授賓異于獻者親酌授也賓易他爵洗臣不敢襲君器也君命不易遂不洗用尊者之器洗則嫌于不潔也賓以君酬己之爵于西階上轉酬諸臣大夫長即卿也賓與大夫長皆西階上北

面而賓居右北面東為右也旅酬酒不坐祭賓獨坐祭此君賜也膳觶即象觚賓既飲此酒更取角觶洗升實以散尊之酒酬大夫大夫酬不洗爵此獨洗者更觶新之後不復洗也衆大夫轉相酬徧受酬者亦如賓右坐奠觶拜大夫答拜但不如賓受膳觶坐祭旅酬皆不祭也卒受者謂下大夫末一人無所酬飲于西階上奠爵復位三旅皆自大夫止不及士也

按媵爵有二君以一酬賓一尚在薦南後一人再媵遂成三爵酬不及士堂上無士席三旅後乃徧及也更觶與易觶同鄭云尊言更新之卑言易故之也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遂祭酒不啐酒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射入乃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此主人獻卿也前主人獻賓獻君君舉酬賓敬賓禮成矣乃及諸臣首卿大國三卿卿重席獻則兼卷三卿之重席以待設也賓左賓席東也東上以次而西

也卿升升西階上拜送拜卿右也禮卿重席辭以迫近君避也有脯醢無俎燕禮主羞唯賓與君有俎主人答拜受爵受虛爵也卿降復位復堂下西面北上之位俟君命後升就席也諸公位在卿上大國之孤也席于阼階西北面與賓席對蓋尊統于君君在東階西面則諸公席爲左而賓與大夫席爲右也加席重席之上加坐席臨坐設之優禮也君在故無加加席尊于重席卿辭重席公但云無加席則其重席亦可知也

按諸侯臣稱公衰世之僭也鄭謂諸公爲大國之孤據周禮典命而孟子云天子一位公一位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則周禮非古也且使大國有孤亦惟一人何稱諸公鄭又引牧伯三監附會是明用天子禮也君亦稱公何以別乎名分既乖而講于升降之節抑末矣是書所以可疑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句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再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

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此再媵爵于君君再旅酬也每主人一獻則一媵君君爲一舉旅茲小臣又請媵爵蓋主人既獻卿又歸酬于君也二大夫即初命二大夫命長致請君命尊者一人送觶若者不定之辭或一或二或先一後二或先二後一成三爵唯君所命奠觶于篚二人將拜奠也奠于薦南于先媵舉旅所餘一觶之下也公又行一爵即行先媵所餘觶也長謂諸臣之長若亦不定之辭如初謂公欲受虛爵更觶辯酬等禮皆同也大夫卒受亦不及士也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烝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句卒句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此主人獻大夫也獻卿畢次大夫不祭脯醢不拜既爵禮殺于卿也坐祭祭酒也獻大夫于西階上不升就席故不祭脯醢至終燕脱屨升席而後祭也降復位反堂下北面東上之位也胥宰夫之屬宰夫本士位西方以爲主人故薦于東階下洗之北也後云士既獻者皆立于東方西面士卑不妨從君東如祖孫

共昭之義所薦止脯醢無脀無俎也脀烝通肉在俎曰脀卿以下皆無俎獨于主人云者主人疑有俎也辯獻大夫遂薦之謂大夫非一人以次獻則薦薦則布席其席繼賓席西以東爲上而西也卒謂獻諸大夫畢射人乃升大夫君命升也大夫非一人得獻者降反堂下北面之位獻皆畢而後同升就賓西之席也

按鄭謂大夫辯獻之乃薦畧賤也獻而後布席非也獻而後布席者惟士爲然大夫獻于西階上獻卽布席矣但不就席祭薦所以爲殺于卿而隆于士耳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内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句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卒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衆笙不拜

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由楹内東楹之東告于公乃降復位

此三獻後樂作而君三舉旅酬也鄉飲酒記云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故主人三獻成樂作也席工以下獻工之儀解見鄉飲篇主人洗升獻工獻大師也鄉飲酒禮云大師則爲之洗公又舉奠觶舉前長一人所媵觶奠于薦南者前後媵三觶一酬賓再酬賓長三惟公賜卒謂旅畢笙入以下解見鄉飲篇縣中所

謂磬南北面也樂正由楹內者樂正立工西工坐階
際樂正往堂東必由楹內也東楹之東往君阼階上
西面之位也降復位立階下縣間之位卽鄉飲記云
磬階間縮霤北面也
按鄉飲酒用歌工四人鄉人士大夫之禮燕禮亦工
四人是諸侯用士樂也周禮夏官小臣四人公燕小
臣相工四人其他請媵辭賓之類又小臣則諸侯小
臣不多于天子乎故禮言難盡合也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司正洗
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

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
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
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
南面坐取觶洗句南面反奠觶于其所句升自西階東
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
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賓反入
及卿大夫皆說脫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
安羞庶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句皆命句君曰無不
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
此立司正徹俎坐燕也自初燕至此主人獻禮皆備

君三舉爵樂作禮成矣將坐燕以安賓先立司正監
之蓋初燕禮嚴終則易懈初酬賓卿大夫人少終酬
士人衆故正之以司正也射人為司正無君命常職
也洗觶奠于庭表其事也必南面中庭示明作也楹
東受命受君安賓之命西階命卿大夫傳君之命也
君曰以我安卽命辭以猶與也我君自謂也賓安則
我安望諸臣共留安賓因以安君懇懃誠切之至也
右還右體旋向東將適觶南先東面從觶東而南轉
北面也北面少立示嚴重也左還南面將適觶北以
左體旋向東自東而北轉面南也往來皆由觶東君

在東從君也南面反奠觶自洗反奠觶亦南向也其
所卽中庭初奠之所徹俎安賓使坐也解見鄉飲篇
諸臣不敢告徹而司正請達君意也人臣升降由西
階膳宰徹君俎降由阼階重君物別于諸臣也以東
歸東壁也皆坐乃安君始命安俎未徹不敢坐至是
俎徹升坐乃終君安賓之命也羞進也庶羞胾醢包
膾之類大夫祭薦祭脯醢也初獻大夫于西階上未
升席故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司正升受命受君命
也皆命司正以君命徧命也君曰無不醉命辭也
按右還左還與鄉射拾取矢還同鄭謂右還將適觶

南先西面往來由觶西非也又云大夫祭薦謂不敢
于盛成禮亦非也初薦未卽席非卽席不祭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
士坐祭立飲不拜旣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
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于觶南東上辯獻
士士旣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
亦就其位而薦之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
受爵坐祭立飲
此主人獻士也樂終而後獻士士卑也士長士之尊
者如司正司士等是也拜受不拜旣爵禮殺也其他

謂長以下卽祝史小臣等不拜謂受送皆不拜也乃
薦謂旣獻于西階上乃以脯醢各薦于其位先薦司
正等四人先長也司正卽射人為之故曰一人司士
衆士之長四人皆主人拜送觶位庭中觶南與衆士
殊也東上以次並立而西也辯偏通獻士獻衆士卽
所謂其他不拜者也衆士旣受獻于西階上降立于
東方西面北上乃各以脯醢薦于其位與獻主人于
洗北西面同也祝史小臣師皆衆士祝史立門東小
臣立東堂下各就本位薦之此以上獻士皆堂上方
壺之尊也旅食之尊門西兩圜壺也士旅食者立于

門西東上主人就其尊所獻之不拜受爵則旣爵不
拜可知賤故略也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
此燕而大射之儀也若者不定之辭射與不射唯君
命君射曰大射大射正射人之長也
賓降洗升媵觚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
拜公答再拜賓反位
此賓媵爵于君也媵爵本下大夫事賓亦為之者賓

受君施多矣至是亦致臣子之愛不敢慭以賓自處
也飲君而酌散先自飲也公降一等敬其為賓也賓
洗象觚更爵奉君也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
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
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者爵辯句
卒受者興以酬士句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
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句實之句
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士旅酌卒主人洗
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

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此君爲士舉旅而不卽賜士由貴逮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爲賓再爲卿三爲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受者如初酬如賓初受君酬拜下易爵等禮同也降更洗爵謂受者旣卒爵不敢以君爵行旅更洗角觶也前三舉旅君命勿易爵故不更此無君命將徧及羣下故必更也下拜升成拜爲堂上賓卿大夫先受公賜者必成禮也其次皆就席坐行無復拜送立飲之禮前此賓卿大夫相酬三旅已成此舉爲士以下故可畧也有執爵者謂有

代酌行爵之人坐者可無起也雖最初一人受公賜爵者拜其餘執爵者所送皆就席坐飲不拜也司正命執爵者爵辯達君意也辯徧通卒受者興以酬士亦司正命也堂上之席止于大夫卒受者卽大夫也席于堂上者坐士立于堂下大夫酬士則起西階上士升受酬酬者奠爵拜先自立飲實之拜受拜送旅酬之正禮也始酬士盡禮不得如賓卿大夫就席坐行也士旅于西階上辯謂自士之長以至祝史小臣皆徧士旅酌謂衆士自酌酒無執爵者也卒謂酬士畢也庶子左右內小臣皆君侍從之臣主人于獻士後皆獻之庶子卽公卿大夫子侍衞者左右君左右詩云膳夫左右正長也內小臣奄士以上三臣在君側就阼階上獻之

按周禮夏官諸子爵下大夫掌庶子之事鄭謂庶子卽諸子誤也庶子未受爵命故不與大夫士同獻酬

無算爵句士也有執膳爵者句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句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句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句公卒爵然後飲句執膳爵者受公爵句酌句反奠之句受賜爵者興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

酌行之唯受爵於公者拜卒受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士終旅于上如初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此旅酬旣畢無算爵賓醉以出也無算以醉爲節不限數也士也謂執爵皆士也膳爵君之爵散爵賓卿

大夫之爵酌以進公酌膳尊不拜送也酌以之公酌方壺往侯君命也所賜者與受爵無算爵之始自君賜賓始也席下席西也再拜卽下云唯受爵于公者拜也文與衆相酬無復拜禮前承君旅降拜升成拜此不降禮將終漸殺也執膳爵者受公爵謂公旣飲奠爵受虛爵又酌奠君所俟君再舉也受賜爵者謂賓卿大夫受公賜就席坐飲卒爵起以虛爵授執散爵之士代酌行之也卒受爵者在坐大夫也與上節酬士禮同而此則大夫不復奠拜先飲士亦不拜直受大夫卽還就席禮終而愈殺也士旅酌亦如之謂

士受爵與衆相酌皆不拜也公命徹冪公尊瓦大有冪命徹之示欲罄此尊也尊有酒冪罄則不冪欲與諸臣盡歡所以卿大夫降拜稽首也不言賓禮終賓畢卽大夫也大夫皆辟卿可知也不言士士無席堂上也遂升卿大夫升堂反坐也士方旅而卿大夫降旅暫止公辭卿大夫復升士乃終旅于西階之上如初也無算樂升歌閒合不拘正樂三終之數也宵燕終至宵也甸人掌供薪蒸閽人掌昏閉門大燭門外俟賓出也賓醉燕以醉爲節衆出以賓爲節也取薦脯榮君惠也奏陔奏陔夏之樂陔言階也行有階級

次第戒失禮也鐘人擊鐘奏夏者賜脯以報之也內霤門內檐下公不送賓賓本臣始無迎終亦無送也

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句致命句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貺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

此君燕鄰國使臣擯往請而客與擯告荅之辭擯三

請客再辭乃許私猶屬也謙不敢爲敵也寡君固曰擯再請也寡君君之私以下客再辭也又寡君固曰擯三請也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客始許諾也致命曰以下擯乃致君命于客也君貺寡君以下客拜命也

按自王道衰禮樂自諸侯出而敵國之禮始重故使臣相命其辭如此是書所以多衰世之意也

記○燕朝服於寢其牲狗也亨于門外東方○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烝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無膳

尊無膳爵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唯公與賓有俎○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凡公所辭皆栗階凡栗階不過二等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有內羞○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句稍屬不以樂志句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于物一笴槀既發則答

君而俟若飲君句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有房中之樂

朝服解見鄉飲酒記寢君路寢狗陽物門外東方爨也古寢廟門外皆有爨吉在東凶在西亨于門外盛其禮也四方之賓鄰國卿大夫來聘者公迎公親爲主人也賓爲苟敬賓不居賓位主人故隆其敬也敬賓正也致敬而不爲賓故謂苟敬蓋君燕臣則大夫爲賓四方使臣來聘者皆卿其介皆大夫則以其大夫爲賓而以卿居諸公之位爲苟敬與燕本國賓禮同也席阼階之西北面卽諸公之位也以本國諸公之位居鄰國之卿示優禮也有脅謂有俎盛其禮也不嚌肺不啐酒不爲賓也其介爲賓則嚌肺啐酒無膳尊君與賓同尊不別設瓦大無膳爵與賓同爵不更象觚此與燕本國臣禮殊也凡君賜臣燕所燕之臣不得爲賓爲苟敬如燕爲卿設卿不敢當賓必使大夫爲賓若燕爲大夫設所燕之大夫亦不敢當賓必使他大夫爲賓也羞膳謂酌膳尊羞膳與執冪者皆奉君故皆用士羞卿謂酌卿大夫酒者用小膳宰卑于士也不言賓謂賓亦用士與君同也以樂納賓

賓之貴者入則樂作肆夏樂章名主人宰夫代爲主人也賓入至庭則擊鐘鼓奏肆夏及主人獻賓賓拜告旨而后樂闋以敬賓也主人獻公公拜受爵則又奏肆夏及公卒爵主人受爵降而后樂闋以敬君也升歌工自西階升堂鼓瑟歌下管堂下以管吹詩管簫屬新宮逸詩篇名笙入入庭下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遂合聲謂衆奇合作也鄉樂二南關雎等六詩以其爲列國之風鄉邦用之故謂鄉樂勺周頌大武之詩舞勺歌勺以舞也獻公主人獻公及賓媵觶於公聽命不敢望君必受也凡公所辭辭拜下也栗

階猶歷階凡升階兩足並一級更進曰拾一足一級曰歷一等一足不過二等過二等則超躐失儀矣凡公所酬謂公四舉旅受君酬者飲訖自酌降升拜將往西階上酬卿大夫必以旅侍臣請于君不敢直行也凡薦謂薦俎羞謂庶羞與前羞膳羞卿異前言酒小膳宰惟羞卿此則君賓卿大夫薦羞皆小膳宰也內羞如酏糝饘豆糗餌實籩之類自中饋女工出者外庖所煎和脯醢之類曰庶羞君與射以下解見鄉射篇稍屬四矢稍稍連屬不絕以授君也志誌通不以樂志謂君射不必以樂為節凡射侯同耦揖降發

畢弓猶在手惟君既發小臣即受弓以授弓人不侯同耦也若飲君謂君不勝當飲則勝者如燕禮媵觚于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故曰夾爵房中之樂所謂縵樂也無鐘鼓而有管絃奏之房中詩云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周禮春官旄人掌散樂賓客以舞其燕樂即房中之樂也

按鄭解栗階不過二等謂升階不盡二等左右足各一發升堂非也薦羞者小膳宰謂為卿以下然則前云羞卿者小膳宰二語不重出乎房中之樂繫之末簡其非盡雅樂可知鄭必以二南當之亦非也大抵

此禮之儀多可疑君燕其臣以宰夫為主以大夫為賓可也燕他國之臣而君自為主亦以其大夫為賓何哉非所尊而故以為賓非所賓而苟以為敬苟非君子所以名禮也子云物不可苟合行禮而苟忠信之薄君子弗由也列國之聘必以卿上介必以大夫此五霸之令小國事大國故大國之卿尊于小國諸侯如春秋晉韓起趙孟之聘主君皆屈體下之所謂苟敬非先王之禮也夫以諸侯相聘必使其卿有如諸侯聘天子將誰使乎凡燕為賓設也先王雖曰我有嘉賓式燕以樂今所燕非所賓所賓非所燕虛文

無實豈敦厚崇禮之義如謂君不可為主臣不可為賓則大夫獨非臣與而燕亦可勿設矣先王所為燕不可見其義可知蓋飲食致養生人之情醉飽興戎無禮節之也一臠之肉一爵之酒即愛敬辭讓之心而仁義之實也雖以臣子之賤奉君父之尊必再拜而后受坐祭而嚌啐卒爵而拜如此其不苟者人亦可以反求而自得矣如以飲食醉飽爾爪牙搏噬禽獸皆然何事于人故文因情設禮由義起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遜出無信好禮無義規規虛文浮格何以言禮故君子名必可言言必可

行。君子于言。無所苟而已矣。國君燕大賓。屠一狗事
近褻。即名其實爲苟敬。殆于緯稗齊諧。不似先王正
大典禮崇雅之訓

儀禮節解卷六終

儀禮節解卷七

郝敬習

大射儀第七

大射諸侯與其臣燕而射也。凡天子之事稱大諸侯稱大非古也。不曰禮曰儀。射主儀也。射者爭之器。行之以揖讓。故肯儀子云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惟賢者乎。射有儀所以難也。記云天子將祭先習射中多者得與於祭。夫射中而不失儀承大祭可也。鄭謂大射專爲祭行。不盡然也。鄉飲酒有射。燕亦有射。鄉射先鄉飲酒。大射先燕。凡射有酒

有賓。大射燕射鄉射賓射。一也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句司士戒士射。句與贊者

此將射而戒百官也。君有命。謂諸侯有命行射。戒預告也。宰猶尹也。百官之長。即大宰也。有事於射者。諸執事者也。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司士戒士。戒欲與射者也。贊相禮也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黎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

之崇見鵠於參參見鵠於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
設之西十北十凡乏之用葦
此張侯也宰夫卽燕主人宰膳宰宰夫之屬掌治官饌故宰夫戒之司馬射人皆掌射事滌謂灑埽洗濯量人司馬之屬主量道里遠近侯道謂自堂上去侯所之地乏唱獲者所居解見鄉射侯道遠近各有程量人以貍步量之貍貓屬伺物擬步而發必獲故量侯道謂貍步也三尺曰跬六尺曰步弓長六尺故步亦六尺九七五十皆言步也大侯大射之侯周禮天官司裘云王大射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熊侯豹侯卿

大夫麋侯夏官射人職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孤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豻侯今云大侯九十是熊豹侯天子之侯道九十步也參謂參于二侯之間卽孤卿大夫所共射之麋侯七十步也干迫近也近易干卽士所射豻侯在內近五十步也三侯同道連設由堂而南五十步張干侯又南二十步張參侯又南二十步張大侯參侯立二侯中故曰參大射則君與孤卿大夫士皆在故連張三侯設乏三侯皆設乏也西北各侯之西北十謂十步各乏離各侯西侯北皆十步也巾車官名掌車帷裳侯亦巾類故命與量人共張之三侯道有遠近侯亦有大小大侯最大參侯次之干侯最小侯小則卑侯大則崇崇者遠在外卑者近在內諸侯堂高七級自堂上射故豻外見參之鵠參外見大侯之鵠鵠大鳥鶴屬足跡曰武武長尺二寸不及地武謂豻侯下綱離地尺二寸以在內最近易見者約之二侯在外可知矣不繫左下綱解見鄉射再言西十北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乏之用葦用皮敵矢也

按周禮射人職云王射三侯九節諸侯二侯七節則是大侯九十弓者王射也今諸侯用之稱大射其卿

大夫侯道用七十得非僭邪鄭謂干侯當作豻侯猶可至謂參侯作糝侯鑿甚矣又謂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尤非也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鄉射記云鄉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中卽鵠也二五爲十尺則是五十弓之鵠方一丈也三分之則鄉侯高廣凡三丈卽干侯也參侯七十弓高廣三丈四尺大侯九十弓高廣三丈八尺侯在外者漸遠漸高而堂上地又高故其鵠可見鄭疑過大故解侯中爲全侯而以大侯全體爲高一丈八尺又疑不見

鵠故以為張之去地二丈二尺五寸于事理轉謬矣古之射者所重在禮不以中小為能故侯中崇廣取象大鳥乃所以為近情而鄭反謂鵠為小鳥難中又左矣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鑮皆南陳建鼓在阼階西句南鼓句應鼙在其東句南鼓句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鑮皆南陳句一建鼓在其南句東鼓句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句南面句簜業在建鼓之間鼗倚于頌磬西紘

此設樂也宿縣先一夕縣設鍾磬之屬笙磬笙與磬

相次吹笙則鍾磬和之故謂笙磬笙鍾也笙生也列竹于匏象物生出地東為生方故設于東階下東西面謂磬簴縮陳向西也南笙磬之南笙磬笙鍾小而編縣各十有六成一簴鑮大鍾特懸笙鍾與鑮其簴皆橫陳向南建鼓以木貫鼓腹植立即楹鼓也在東階西與鑮并設南鼓鼓面向南應鼙小鼓樂作先擊朔鼙而應鼙應之然後擊大鼓故謂應鼙在建鼓東當建鼓與鑮之間亦縣設此以上設于堂下東者也頌誦通即歌也歌則擊磬故謂頌磬頌以告成西成故列于西階下西東面其簴縮陳向東與笙磬對過其南鍾謂小歌鍾其南鑮謂大鏄鍾鑮在頌磬南笙皆橫設南向與東階同建鼓言一所以殊于東者在其南又在鑮南其面向東也朔鼙小鼓朔初也賓入樂初作則西擊鼙西賓位樂由賓作也在其北在建鼓北亦懸設也又言一建鼓所以殊于西階西者此建于西階下東向南設也簜竹也簫管之屬在兩建鼓間鼗小鼓有耳有柄搖鼙不懸設倚置于頌磬東紘鼗兩旁懸耳繩如冠之有紘鼗倚于磬簴東故其紘西委也

按東笙西頌皆列磬鍾東階之西西階之東列鼓鼙

皆南向此即周禮所謂諸侯軒懸者也鄭謂諸侯於其羣臣無三面非也又謂紘為編磬之繩亦非也

厭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句膳尊兩甒句在南句有豐句冪用錫若絺綴諸箭蓋句冪加勺又反之皆玄尊句酒在北句尊士旅食于西鑮之南北面兩圜壺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句設洗于阼階東南罍水在東篚在洗西句南陳句設膳篚在其北西面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句東陳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

東面者則北上席工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

此陳器設席也厥明設樂之明日卽射日之朝也兩方壺飲臣之尊膳尊君飲之尊兩甒卽膳尊甒小于壺膳尊在南方壺在北豐冪蓋勺皆膳尊也錫細布絺細葛以爲冪巾箭小竹爲尊蓋綴巾于上爲冪加勺冪上以餘巾反掩其勺皆玄尊謂兩方壺兩甒皆一水一酒也酒尊在北水尊在南南爲上貴玄酒也與燕禮尊儀互見士旅食者之尊鄉射設于門西旅食者立門西也大射較鄉射侯道遠遠近門旅食者

皆立堂下士南避射也故尊改設堂下西鑮之南尊北面人臣之義也兩圜壺皆酒也又設尊于大侯之東北以獻服不隷僕人巾車獲者之輩無玄尊故曰酒明所以設尊故曰獻所謂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者也洗設于阼階下東南罍水在洗東篚奠虛爵在洗西三物幷陳皆南向膳篚奠君虛爵在洗北西向以君席在東也獲者之尊卽乏側之獻酒設洗以備獻獻酒在乏之東北洗在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洗南三物直陳皆東向以獲者在西也設席見燕禮卿上大夫小卿中大夫大夫下大夫賓以大夫爲之有東面者大夫非一人也諸公謂孤卿餘見前

按鄭註獻酒作沙酒盞也

官饌羹定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干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反命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擯者反命賓出立于門外北面

公揖卿大夫句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避公升卽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荅再拜

官饌官司具饌卽前篇所謂膳宰具官饌也羹定肉熟也凡禮始羹定爲節射人告具以下多與燕禮同大史掌辭命立于侯東北北面者近君也及士旅食者在士南皆與燕禮殊以大侯道遠逼門故入庭深小臣師詔揖告公揖也不言適旣入庭深也言揖

諸公卿大夫又言揖大夫者卿爲上大夫也大射正
射人之長擯爲擯相命某爲賓命大夫爲賓也公揖
卿大夫遂自升就席卿大夫在庭也羞膳者酌君尊
者也肆夏樂章名餘解見燕禮
按鄭以官饌屬上讀爲百官各饌具所當共之物恐
非
主人降洗句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
對句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
于篚興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乃升主人升賓拜洗
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

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
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句受爵于
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
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
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
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句賓西
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
此以下十一節皆將射而先燕飲之儀此一節主人
獻賓也酌者加勺謂主人既酌酒以勺加冪上又反
之謂執冪者舉餘巾反覆其勺也宰胥膳宰之屬庶

子司馬之屬樂闋謂自賓入奏肆夏至是乃止闋止
也卽燕記云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也賓入奏
肆夏以西方之縣也
賓以虛爵降主人降賓洗南西北面坐奠觚少進辭降
主人西階西東面少進句對句賓坐取觚奠于篚下盥
洗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句卒洗及階揖升主
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酌
膳執冪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
主人之左拜送爵主人坐祭不啐酒不拜酒遂卒爵興
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

篚賓降立于西階西東面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于西
序東面
此賓酢主人解見燕禮主人西階西者從賓降暫立
于此擯者以命以君命也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
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
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
肺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升
受爵降奠于篚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
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

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

此主人獻君自酢解見燕禮奏肆夏即燕記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也君受爵奏肆夏以東方之縣也左房東房也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出折俎折牲脊脅臂肺爲君俎自西階升鼎由外入也燕禮酌媵此酌散燕禮主飲故叨君惠大射主禮不敢同于尊也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句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句賓辭句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賓答拜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

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主人酌媵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

此主人酬賓也解見燕禮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句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拜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興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媵爵者執觶待于洗南小臣請致者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觶于篚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阼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媵爵者皆退反位

此下大夫二人媵爵爲君舉旅之始解見燕禮燕禮公皆答再拜此或云公答拜者答一拜也媵爵者退反位反庭中北面之位

按大夫初與卿皆入門右北面及公揖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進至庭中矣鄭云反門右北面之位非也大侯道遠逼門史與旅食輩既皆不在門而二大夫獨立門右乎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坐奠酬答拜執觶興公卒觶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告于擯者句請旅諸臣句擯者告于公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遂就席大夫辯句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復位

此公初爲賓舉旅解見燕禮賓告于擯者請旅謂賓請旅于君擯者降西階往阼階下北面請于君君許擯者于西階上復于賓而後作大夫長升受旅云旅大夫該公卿也大夫長卽卿升受旅時卿大夫皆在庭卒受者下大夫也復位復庭下北面之位

主人洗觚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卿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不嚌肺興加于俎坐捝

手取爵遂祭酒執爵興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主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辯獻卿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此主人獻諸公卿解見燕禮燕禮獻卿無折俎大射盛于燕也不嚌肺事主射自貶于賓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句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

此再媵爵于君君再舉旅解見燕禮

主人洗觚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旣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句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

此主人獻大夫解見燕禮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句僕人

正徒相太師句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挎越右手相句後者徒相句入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句左瑟句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太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太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此三獻畢樂作主人獻工解見燕禮工六人謂太師

少師與上工四人四瑟樂盛于燕也僕人正僕人之
長徒相不荷樂器空手扶之僕人師正之貳也相少
師亦徒相也僕人士正之吏也上工堂上歌工相上
工者四人皆左荷瑟右手相四工前行相太師少師
居後故曰後者徒相授瑟相者授也乃降降西階小
樂正立西階東立階上也獻工解見燕禮主人受爵
降復位復東階下洗北西面之位樂先升歌歌畢二
師四工皆降席立于西階下東建鼓之北太師立與
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階立于後以俟奏管管籥爲前
所設篴也新宮樂章名三終奏三曲畢歌工六人遷

于東坫東南西向坐北上以次而南也坫堂下閣物
處冠禮有西坫是堂東西皆有坫也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司正適
洗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
階上北面命賓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
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
散降南面坐奠觶興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
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
于其所北面立

此將旅立司正以監之擯者即大射正解見燕禮

按燕禮立司正安賓遂徹俎坐燕其情文稱今射尚
未舉遂致終燕之辭似此禮專爲燕而射事反輕君
始戒百官以射諸臣爲射來所命與所戒不相肯與
且司正方洗觶司射忽請射少次第蓋本燕與大射
二禮割湊成文知是書非盡禮經之舊矣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於弓外見鏃於弣右巨
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
御於大夫

此始請射也司射即射人次謂設帷障爲更衣之次
在東堂下洗東南周禮天官掌次所謂射則張耦次

是也挾乘矢於弓外謂左手執弓弣右手橫夾四矢
於二指間以大指鉤弦則矢鏃橫見於弣外自阼階
前禀命于君也爲政謂司馬周禮司馬掌邦政遂告
告選三耦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以士耦於大夫御
猶侍也

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射器皆入君之
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籌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
矢不挾總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工人士與梓人升自
北階兩楹之間疏數容弓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涖
之卒畫自北階下司宮埽所畫物自北階下大史俟于

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此納射器畫物比耦司射既阼階前請射遂適西階前東面立有司司射器者皆士也亦立西階南東面故司射右顧而命之君弓矢適堂上東賓弓矢與中籌豐皆納堂下西衆弓矢與楅納堂下東南次內各近其所也衆弓矢不挾多故也總謂束縛之工人士

工作之官梓人木工爲侯者北階堂後階兩楹之間謂堂中也鄉射記云堂深則當楣是也疏數猶廣狹容弓謂兩物閒相去六尺若丹若墨隨用一色畫地爲物射者所立也物以尺爲度一縱一横曰午莅臨視也埽埽畫處使分明大史掌釋獲者中設堂下西當西序南當楅大史初立侯東北西面今立中西東面聽司射誓也時司射立西階前東面轉向大史誓之君與賓耦同射大侯士與大夫耦同射參侯卑者與尊者耦卽與尊者同侯亦如士與士耦同射干侯也比配也三耦始誘射皆士次在堂下東士立次外之北西向以俟北上序立而南也鄉射三耦立堂西此立堂東者射器在東大射統于君也鄉射器在西統于賓也故鄉射卽謂之賓射可也大射用燕禮卽謂之燕射亦可也

按周禮射人職云王射三侯六耦諸侯二侯四耦大夫一侯三耦今諸侯用三侯三耦與周禮異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遂取

扑搢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此司射誘射解見鄉射入次取弓矢也堂下三揖堂上三揖升降同也由下物自左物射也少退避君位也君立下物卒射北面揖敬君尊殊于鄉射揖南面也設中之西南東面卽鄉射司馬北西面之位餘解見鄉射

按大射衆弓矢皆總入于東次司射適堂西改取一个豈堂西賓之弓矢外別有矢與不然則適次之誤也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

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幷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幷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旋視侯中合足而俟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負侯皆許句諾以宮句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句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興共而俟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說脫決拾襲反位司射進與司馬正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

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獲而未釋獲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幷行上射於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

此三耦誘射解見鄉射[illegible]司馬師司馬正之佐負侯者卽獲者鄉射惟一人大射卽周禮夏官服不氏以旌居乏待獲士一人徒四人士負大侯徒負二侯也

旌謂翿旌鄉飲記云君射以翿旌獲三侯三人三旌故皆適侯司射適次自西適東也三耦俱在次北西面立司射往東面作之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上射在左升堂以西爲左趨右物便也視侯中各視其所射侯之鵠司馬適下物由上射後過至下射西南立于兩物間與鄉射同兩手揚弓以命負侯者與鄉射以右手異宮聲大商聲小乏在各侯西北負侯者直趨西當乏之南又趨北不徑趨西北大射禮嚴也授獲者服不氏至乏以旌授其徒居乏之報獲而身退立于西方蓋大侯服不氏親負其徒一人代居乏參侯

干侯則各一徒負侯居乏不相代也司馬正反位反于司射立之南與鄉射同卒射右挾之謂矢發盡左手執弓右手大二指挾弓弦就物內轉向北揖異于鄉射揖南面也射者反位反于次北西面北上之位

餘解見鄉射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負侯許諾如初去侯句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

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興反位

此將正射設楅委矢也執弓右挾右手挾弓弦也司馬正北面命設楅亦猶鄉射立于所設楅之南設楅中庭南與洗齊故司馬正北面立其南使設者止勿過南也小臣師設楅司馬正又轉西東面立使設者勿偏西也畢竹簡笏類形如畢星卽今如意執以止物曰畢與珮通止也臣當君前不敢指撝故以弓當笏止其處乘矢不備則師以告正正復命取矢備則

正撫而敬之餘解見鄉射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句大夫則降卽位而后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比耦句大夫與大夫句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衆耦立于大夫之南西面北上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皆未降

此將射比耦也司射此請必升堂者將徧告賓諸公卿大夫也命賓御于公以君命命也君與賓爲耦射大侯公卿爲耦射參侯大夫士爲耦射干侯諸公卿之耦卽堂上比而告之尊故不俟降射位告也大夫則降適次往堂東立于三耦南三耦立于次北大夫之上將先射也司射東面向大夫也大夫與大夫謂多則同耦也卒謂比公賓卿大夫耦畢遂比衆耦衆耦士也士若有爲大夫之耦者則立衆士上大國諸侯臣一孤三卿五大夫三耦自有餘而時或有與有

不與故大夫不足則以士比之餘解見鄉射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旋毋周反面揖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兼諸弣興順羽且左還旋毋周反面揖既拾取矢梱之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搢三挾一个揖以耦左還上射於左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二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

中皆獲反位
此將射三耦取矢于楅解見鄉射三耦各與其耦謂
各上射與下射也執弓右挾之挾弦也及楅上射立
楅西東面下射立楅東西面遞進取矢如鄉射順羽
謂楅直設矢羽在北以左體轉向南羽順在北也毋
周謂繞轉向南卽轉向東反面揖謂反原位東面揖
下射使進也下射左還毋周繞轉向北卽轉向西揖
上射使更進也與鄉射周還異鄉射禮貴從容大射
嚴疾捆叩也叩四矢使齊也皆內還謂上射左下射
右皆內向楅轉就本位南面揖并行適楅南二人皆

左還由西面轉向北揖搢挾矢與鄉射同以與也上
射與下射將東適次二人并左還則上射轉居北下
射轉居南上射於左東行北為左也餘詳鄉射
按禮事多尚左左為陽生物之主鄭以左還為不背
君鑿也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
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
于階前適作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公許反搢扑遂命
釋獲者設中以弓為畢北面句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
先首坐設之東面句退句大史實八筭于中橫委其餘

于中西興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梱復
公則釋獲衆則不與唯公所中中三侯皆獲釋獲者命
小史小史命獲者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曰
不貫不釋上射揖句司射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
筭改實八筭興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
一筭上射於右下射於左若有餘筭則反委之又取中
之八筭改實八筭于中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此三耦正射解見鄉射以弓為畢止其設中之所鄉
射禮云南當楅西當西序以弓為畢止其地也北面
示設中者不得過南也大史釋獲大射釋獲者大史

也史掌書記筭法故主獲小臣執中以首向前首在
東也大史與小臣退中西東面立司射西向大史命
以釋獲之法中謂矢著侯離附麗也侯舌曰維綮侯
繩曰綱揚觸矢觸地揚起梱叩也復反也矢叩侯還
反于地如此者唯君射為釋獲衆皆不筭君射不拘
大侯參侯干侯中皆釋獲衆射非其侯中不筭大史
以此告小史小史以告獲者傳司射所命也餘見鄉
射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公將
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師

反位隷僕人埽侯道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
許適西階東告于賓遂搢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
決拾於東坫上一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公
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
階先待于物北北一笴東面立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
右乃降釋弓反位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笥大射正
執弓皆以從於物小射正坐奠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
決興贊設決朱極三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
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
于坫上復位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

執弣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
授矢于公稍屬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
留上曰揚左右曰方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
將乘矢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小射
正以笥受決拾退奠于坫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
位小臣正贊襲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
西東面公卽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
繼射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
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說
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

此君及賓卿大夫士正射賓與君爲耦君將射賓先
自堂上西序東面降立階西東面也初納射器賓弓
矢在堂西諸臣弓矢在東次故賓適堂西諸公卿適
次各取弓矢三耦以南謂大夫立之北司馬師反位
位在西階下東面司馬正之南也隷僕人周禮司隷
之屬埽侯道君將射新之也司射適西階東告賓賓
立西階下西東面君將射賓爲耦故告也坫以閣物
在堂上東小射正授弓授之大射正大射正以授公
拂拭使潔也東堂堂上東君席側也賓降卽前取弓
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謂取弓矢升再降非也

物北右物之北離一笴不敢先就物也東面立向君
待也司馬命去侯還右乃降者賓物居右司馬出右
物南卽西轉下堂不還左物時君未就物也贊設決
爲君設也朱極以朱韋韜右手指利弦三謂食指將
指無名指三各用一也小射正復位與小臣正同立
俟于東堂也袂衣袖順卽拂也隈弓曲處以衣袖順
弓上下兩隈拂之示整潔也弓仰執故上隈之裏左
右再拂下隈之背一拂之左手承弓把右手捉弓弰
授君君受而親揉之審其安危也小臣師以巾內拂
矢使塵向已也稍屬奉矢稍稍相繼屬不絕也大射

正立當君後望矢道以詔君不及曰留大高曰揚旁出曰方左曰左方右曰右方也君爲下射賓爲上射各四矢亦拾發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發與初三耦同但君不親執弓侯每既發一矢大射正爲君執弓侯賓既發挾矢又授君弓公卒射賓退立物北東面俟公釋弓矢說決拾襲衣而後降大射正退反中庭碑南司正之位公既襲還東階賓乃降釋射器反升立于階西東面之位君立于阼階席上司正乃命賓升戸西南面之筵然後諸公卿大夫衆耦相繼升射降皆反于次北東面之位俟司馬命取矢而後升

也釋獲皆如初通君賓公卿大夫衆耦而言

按司射反司正之位當在三射畢釋獲者退中與算之後此文誤也以袂順左右隈鄭氏謂以袂順放之非也此節叙君射過自矜貴多褒世驕蹇之風乏先王恭儉之意人主既身居下物折節行禮過自矜飾何以誨下至于三射樂作然後就物不以樂志則所稱節奏比禮容體比樂者君獨不然焉用射君不用禮樂而能選士御臣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亦此類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興共而俟司馬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楅如初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束反位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諸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興自前適左東面坐坐

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此正射畢取矢算獲解見鄉射賓諸公卿大夫矢皆異束之者小臣取矢卽束之也卒取矢畢正謂司馬正左右撫之數衆矢也進束謂既數衆矢而后進所束之矢于楅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賓矢授矢人

于西堂下不委于楅也不言君矢其以授小臣于東堂可知司馬釋弓反位卽前降釋弓再言以明小臣取矢時卿大夫已升就席也餘見鄉射

按鄭解進束謂整結之示親非迫

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搢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先反位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小射正作升飲

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僕人師洗升實觶以授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觶授執爵者反就席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公卒觶賓進受觶降洗散觶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不祭卒觶降奠于篚階西東面立擯者以命升賓賓升就席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射爵辯乃徹豐與觶

此正射飲不勝者解見鄉射司宮士司宮之屬其位與士共立于西方東面小射正作升飲者司射但命其儀不親作與鄉射異僕人師繼酌代弟子也猶鄉射之有執爵者侍射者卽賓公之耦也飲君不敢同

衆忍媵爵之禮君飲一臣飲二賓先洗角觶酌散自飲尊君君既飲復酌散自飲所謂夾爵也燕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是也諸公之耦不勝謂士之爲大夫耦者也餘解見鄉射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皆加勺設洗于尊西北篚在南東肆實一散于篚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宰夫有司薦句庶子設折俎卒錯句獲者適右个句薦俎從之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

東面設薦俎立[illegible]爵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卒司馬師受虛爵奠于篚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服不復負侯而俟司射適階西去扑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適洗洗觚升實之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皆有祭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搢扑以反位

此正射畢而獻服不巾車獲者與釋獲者尊侯設獻尊于侯也服不官名負大侯者服不去侯居乏之尊設于乏之東北兩獻酒及勺洗篚即初陳設者散爵類實五升司馬洗散實爵即實以獻酒也乏之在侯西北各十步設尊近乏受爵近侯爵因侯得將祭侯故近侯受獻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薦與俎皆爲服不也錯奠也錯薦俎于地卒畢也獲者即服不右手祭薦爲畢復共左手執散祭酒散大故須二手左右中解見鄉射隸僕人埽侯道巾車張三侯獲者參侯干侯之獲者服不之屬也不言量人同可知也參侯干侯皆有薦俎其獲者皆執其薦俎設于乏之南三祭同也于乏之南各近侯也服不負大侯而俟侯三射也其二侯之獲者皆負侯亦可知司射獻釋獲者大史也大史釋筭而秩賞于服不故酌堂上之尊釋獲與司射之位皆在中西東面少南避中也餘解見鄉射

按兩獻尊即篇首初設之尊鄭謂不於初獻設之者不敢必君射非也獻即獻服不鄭讀作沙迂也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反搢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三耦既拾取矢

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句與耦入於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脫)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興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

此終射取矢于楅解見鄉射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謂適次北繼三耦以南之位也諸公卿大夫自相爲

耦則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則士兼取乘
矢不敢與大夫拾餘見鄉射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
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
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司射
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
下北面眂上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
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
奏貍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
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卒射如初賓就席諸公

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
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
此終射樂作解見鄉射眂視同貍首樂章名貍之言
不來也卽射義曾孫侯氏之詩取射諸侯首不來朝
之義賓待于物謂三耦射畢君將射賓先立物後待
君也稍屬不以樂志謂君射發矢稍稍繼續不以樂
爲節志猶記也卒射降反位謂衆耦繼射者降反次
北之位
按鄭云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君子
之於事始取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
用應樂爲難此義得之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故達于射者可與言性情矣貍首不來之說未足據
豈諸侯亦以不寧侯自射乎必若所云惟天子射貍
首耳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
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筭如初釋獲者以賢
獲與鈞告如初復位司射命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
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觶如初
此終射畢取矢筭獲罰飲不勝也解見鄉射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

拾取矢如初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
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
授有司弓矢襲反位卿大夫升就席司射適次釋弓
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
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司
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筭而俟
此射畢授射器于有司解見鄉射諸公卿大夫射畢
升就席則士亦反西方之位矣
公又舉奠觶唯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
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司馬正升自西階

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
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
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
東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
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
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
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

此君三舉旅徹俎以燕也君初旅爲賓再旅爲公卿
三旅爲大夫燕禮皆旅于未立司正前禮主射故遲
至此前君射節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九字當移置

此節之首司馬正升自西階當作司正多一馬字公
卿取俎如賓禮謂皆親徹俎以出從者不敢入路門
也大夫無俎亦降將同賓公卿脫屨升也餘解見鄉
射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士
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乃薦司正與
射人于觶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辯獻士士既獻者立
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
之主人就士旅食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
飲主人執虛爵奠于篚復位

此主人獻士也解見燕禮
按燕禮重飲故旅大夫獻士而后射大射重射故射
畢而后旅大夫獻士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
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
拜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
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

此賓媵觶于公也賓反位不言降者自堂上反戶西
席餘解見燕禮

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

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
乃就席坐行之有執爵者唯受于公者拜司正命執爵
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句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
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大夫立卒爵不拜實
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句士旅酌

此君四舉旅徧及士也解見燕禮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句射唯欲句卿大夫
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壹發句中三侯皆獲

此坐燕復射也庶子解見燕禮燕禮旅士徧則主人
獻庶子若君有命復射則宜于旅士畢未獻庶子之

先司射命以君命也射唯欲不欲者聽也卿大夫皆降射與不射皆降拜君命也公不辭以賓不與也賓不與以賓爲君耦不敢拜唯欲之命也壹發惟發壹矢中三侯皆釋獲以一矢獲難也旣釋獲則不獲者罰飲可知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獻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

此主人獻庶子左右正內小臣解見燕禮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

進公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興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受賜者興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興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公有命徹冪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大夫皆辟升反位士終旅於上如初無筭樂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霤遂出卿大夫皆出公不送公入驁

此終燕無筭爵賓醉出也解見燕禮公入退適內也驁樂名九夏之一公退則奏驁夏燕禮無驁殺也

按鄭謂燕在路寢射在郊外公入爲將退迂鑿之說也古天子至庶人皆從事于射士童學舞羽麾干戚弓矢金革之事詩書弦誦之業道器一貫流而無間也後世文武分途習詩書者爲文閑射藝者爲武周之興也武王皐弓矢以求文德聖如孔子自謂俎豆嘗聞軍旅未學古今升降聖人莫之能違矣故古

有射之害則不可無射之禮後世射廢禮遂不講嗟乎后羿逢蒙何世無之天下可以無射不可以無禮士雖不學射可以不達射禮之義乎

儀禮節解卷七終

儀禮節解卷八

郝敬習

聘禮第八

聘禮諸侯相聘問之禮古帝王盛時貢球歸一諸侯比肩事天子如詩書所稱巡守述職共惟帝臣未聞列國無故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周衰五霸强僭要脅同盟責以朝貢於是有小國事大國之禮君朝卿聘卑辭重幣名雖脩好其實臣之仲尼所以慨然而作春秋也去聖既遠後人掇拾遺事爲聘禮其文彌盛其道彌衰據記久無事則相聘夫無事而聘若

此其盛也有事而聘又何加焉諸侯相聘若此其侈也聘于天子又何加焉儒者謂周初千八百國也而皆如斯禮晏嬰所謂師行糧食飢弗食勞弗息方命虐民爲諸侯憂焉得有無事之日昔齊宣王問交鄰孟子規以仁義滕文公問事齊楚孟子諷以爲善豈古有聘禮若斯者而不少稱述乎是書所言諸侯禮多衰世意非盡先王舊典禮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皆逆命不辭宰書幣命宰夫官具

此命使臣也大國三卿五大夫聘以卿而大夫爲上介士爲衆介卿執政國有大事講于諸侯君與執政大臣圖之謀定遂遣之使者卽卿既圖事乃戒上介則上戒不與圖事也戒預告也介副使也亦如之如使者禮辭也宰卽執政上卿司馬主四方故命司馬告衆介[illegible]逆命猶受命衆介不辭輕也幣所齎玉帛皮馬之類書記數也宰夫宰之屬官具有司備行齎也

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句馬則北面句奠

幣于其前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上介視載者句所受書以行

此授使者幣及啓行之期前一夕展幣授使者使者帥衆介夕造朝管人司門館之人幕帷屬以布地藉幣也寢門外路寢門外正朝也官卽官具之官幣如周禮小行人所合六幣玉帛皮馬皆幣也皮虎豹熊羆等皮北首皮首向北執皮左首陳皮北首也西上衆皮自西陳而東也所奉束帛玄纁加左皮上北向

西爲左也凡享禮皮馬陳庭下使者親捧玉帛升堂
將命故玉帛曰奉時圭玉未授束帛玄纁與皮馬先
夕陳設馬各一人右牽北首幣帛奠于幕上當左馬
之前聘主君束帛加璧居先聘夫人玄纁加琮次之
使者北面答君命也衆介立于使者左西爲左也東
上使者立于東介以次西也卿大夫在幕東避使者
也北上上君也君出門出路寢門左君出入由臬左
史掌策命書所齎幣讀其數校之也展省視也使
者受書授上介按書視載也公揖還內從行官屬以
車載幣是夕舍于朝待旦出也上介既視載所受書

齎以行也

按庭實無常數言皮馬舉重耳夕既授幣不授玉玉
比忠信君之命也不宿于家明日使臣受玉遂行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
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句玄纁束奠
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
實于笲卜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遂受命上介釋幣
亦如之

此使臣將行告其家廟厥明夕幣之明日賓卽使者
自他國稱賓禰父廟禮出必告天子諸侯將出告羣
廟載其遷主行大夫告禰亦奉其主行釋猶奠也奠
帛于禰告爲君使也告廟用朝服古禮服皆稱朝服
筵几以安神室中奧也筵東向几居右主人卽使
者在右在祝之右幣以丈八尺爲制黑曰玄赤曰纁
十端曰束每匹捲兩端束五匹也又入祝又入也降
降堂下笲竹器以盛幣行謂道路之神有事道路釋
幣告之既釋幣卽帥介受命于朝遂行矣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
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使者
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

左接聞命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
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
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
從句受享句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句享玄纁束帛
加琮皆如初遂行舍于郊

此使臣行受命于朝也既釋幣于家乃入朝受君命
遂行周禮司常職通帛曰旜孤卿建旜帥使者帥介
也君使卿進使者重其禮將面命之也君揖使者進
上介同立于使者西接聞君命衆介與聞也賈價通
賈人識物價使典玉啓藏皆賈人櫝藏圭器圭瑑圭

也周禮[illegible]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以頫聘玉比忠信聘義云瑕瑜不掩忠也孚尹旁達信也託玉傳信必面命使者然後授之櫝設于西以其出聘故賓之也賈人西向跪取敬也繅藻通畫繪以藉玉也繅有組垂解組以呈圭也不起跪授也屈繅斂繅不使垂也自公左重玉也[illegible]禮贊幣自左宰授使者北面授也使者[illegible]與宰並立同北面也君有命辭執玉以受也述命循述君命存記也同面授上介上介並立使者西也上介受書視裁故圭亦上介受出以授賈人藏之行也衆介不從不從上介出也獨上介出授賈

人畢仍入受享享猶獻也卽璧琮之類聘問以圭璋通信享獻以璧琮達幣圭以問君享用束帛加璧于帛上璋以問夫人享用玄纁加琮于玄纁上半圭曰璋琮如璧八稜璧琮象天地璧祀天琮祀地加于帛上帛借玉達也先言束帛後言玄纁玄纁卽束帛也皆如初受璋璧琮如受圭也束帛玄纁先夕已受此獨受玉既受遂行不復反于家也舍于郊受命之日卽出宿郊外[illegible]斂旜將就道也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饋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饋士帥沒其竟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策立于其後

此使臣行過他國假道之禮至竟抵他國界上借路以過也將命奉主君命以請也朝卽所過國君之朝請帥請入引導也奠幣奠其束帛不敢授而奠于地自卑也下大夫謂彼國下大夫使者非爲彼來故輕其禮餼生牲也牢禮尊卑各有常數上賓卽使者餼以大牢則上介少牢衆介特牲可知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禾無米薪可知士帥遣士引導沒其竟盡彼國界也誓于其竟誓而後入也卿行旅從戒誓

從行之衆所過勿侵犯司馬主軍法執策示罰也

未入竟壹肄爲壝（偉）壇畫階帷其北無宮朝服無主無執也介皆與（去聲）北面西上習享士執庭實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

此將至所聘國使臣習儀也壹逐一也肄習也習其行禮之節累土爲圍曰壝壇壇墠壝土以象壇墠畫地以象東西階帷其北以象房室爲堂深之節依以行禮也無宮不爲外垣也朝服見君之服無主不立主人不敢攝尊也無執不執玉不陳重器也介皆與北面西上習享習聘享之儀卽後聘享于廟賓入門

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之禮預習也士謂衆介執庭實謂執皮庭下禮惟玉帛使者親奉升堂其他皮馬之類皆實之庭下也習夫人之聘享同于君也公事爲君聘享之事私事使臣私覿之事

及竟張旜誓乃謁關人關人問從者幾人以介對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

此抵聘國境上也張旜揭旗表其至也誓將入境申禁行旅也境上有關關人守之入必先謁之從者介也問幾人將供委積之具以介對以介人數對也禮上公使七介侯伯使五介子男使三介臣代君行與之介爲輔行重事也關人既受謁奔告君使者暫止境上主君使士請問來事遂導以入也

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于賓有司展羣幣以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

此使臣既入境展幣也入境館于境上斂旜暫駐也展展視玉帛皮馬之類恐遠道齎持疎虞也退圭圭既展即藏不陳設也合諸幣以璧琮合束帛加于左皮上如初受幣之儀賈人告告展畢也有司賓介之執事者羣幣聘羣臣及私覿之幣及郊至國門外及館至國中館舍展幣于賈人之館賓館勞問不暇也○按入境三展幣不已勞乎雖臣子貢君父儀不及此此春秋魯鄭事齊楚足恭之禮苟無事而相聘何若此其極也

賓至于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句反句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句上介出請句入告句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勞者不答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

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還旋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句授老幣句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賓用束錦儐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賓再拜稽首送幣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句玄被纁裹有蓋其實棗蒸栗擇句兼執之以進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賓之受如初禮句儐之如初

此主君使人勞賓于郊也使下大夫請行請使臣所往不敢必其爲已至也下大夫反告君乃執主人之禮使上大夫朝服束帛迎勞慰其遠來勤劬也上介

出請所事入以勞者之意告賓賓禮辭而后出迎于
館舍門外再拜拜主君之命也勞者不答拜奉使不
敢承其禮也賓揖先入導客也入受受其勞幣也于
舍門內不登堂也勞者奉幣入入門左也致命致主
君之命賓北面聽稽臣也還少退避不敢當也授老
幣賓受束帛以授家臣執事之長曰老出迎賓自出
迎乘皮設賓設四皮于門內親奉束錦以儐勞者束
錦以先皮也禮賓曰儐勞者拜而稽首敬使者如敬
聘君也勞者乃揖賓有司之執皮者出受之以退也
此以上受主君勞之禮也夫人主君夫人使下大夫

降于君也竹簋方竹器似簠而方簋通作筥筥圓筐
方簋圓筥方此似簋而方也被巾也簋有蓋加被覆
之棗蒸則熟栗擇則潔擇選擇內則云栗曰撰之兼
執謂二手各執一簋賓受棗大夫乃併二手授栗賓
受之如始受君勞之禮以禮儐下大夫亦乘皮束錦
如儐君使也此以上受夫人勞之禮
按勞禮行于門賓未即次也故其致館亦然鄭以為
侯伯使臣之禮公使臣受勞堂上臆說也
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
既拚糞以俟矣賓曰俟閒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
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
此賓入而君使人致館也下大夫既勞賓遂導賓以
入至朝門外入告君主人即主君遠祖廟曰祧掃除
曰拚古者行禮必于廟賓適朝以臣禮詣君主人俟
于廟以賓待使臣也賓曰俟閒請待主君閒暇行色
倉卒休沐而后可進不敢自言閒而言俟君閒婉辭
也大夫乃帥引賓至館君使卿致館于賓記云卿館
于大夫蓋主于大夫家也卿致命致主君館賓之命
也賓迎賓送即其館迎送不言入于門外致也
按賓至不先授館者主人敏于承事即掃宗廟以迎

賓未敢以私室褻之也及賓俟閒而後致館禮其私
也致必以卿重其禮也賓先至朝後適館不敢先即
安也
宰夫朝服設飧句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
東鼎七堂上之饌八西夾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薪芻
倍禾上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
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衆介皆少牢
此賓始至館主人饋飧宰夫主膳羞熟食曰飧有腥
言熟食賓即次未舉火饋主熟也無生牽故但謂飧
詩云有饛簋飧春秋傳曹僖負羈饋盤飧皆熟食也

飪孰也腥鮮也牛羊豕三牲備爲一大牢以一大牢亨孰爲飪實鼎列于庭下西凡九九者正鼎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也羞鼎陪鼎也正鼎成禮羞鼎以食又一大牢割鮮爲腥實鼎列于庭下東凡七無鮮魚鮮腊也飪西腥東東生西成也鼎實不止牛羊豕皆言牢者三牲爲主陪鼎三亦牛羊豕堂上之饌豆籩之類皆以八爲數夾夾室今廂房西夾設饌食從者也以六爲數殺也門外米與禾皆二十車共四十車也蒭實并刈曰禾供爨曰薪飼馬曰芻倍禾各八十車也上介一牢亦大牢也衆介少牢羊豕無牛也

按上公之使其介七人則是賓與上介一飧之費米禾薪芻車一百八十乘又衆介六人數半上介亦用車一百八十乘通車三百六十乘也無論薪米狼戾雖街衢充塞何地可容及饔餼之歸愈侈費矣晏嬰所謂飲食者流者其然與

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乃陳幣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避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

此主君迎賓于廟也厥明賓至館之明日訝迓同皮弁卿大夫以上朝服之冠周禮春官司服云視朝皮弁服次朝門外設帷暫止也廟在朝門內左賓至入次俟陳幣也擯主君所使迎賓者周禮大行人天子待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待鄰國賓擯止三人上擯近主君承擯繼之紹擯又繼之擯者出請賓來事公皮弁同賓服出迎大門內闑東也大夫爲上擯延賓入大門內左入以西爲左公再拜賓不答不敢承拜也大門內曲而東爲角門又曲而北爲五廟大門又入爲太祖廟中門每門每曲主賓

皆揖及太廟門公揖賓先入俟賓也立庭下南北之中不言面主位東面可知也賓立接西塾近廟門外西堂也門堂曰塾

按旅擯交擯見周禮大行人介紹傳命見禮記聘義皆無明數鄭氏以臆糅演難盡据也賓介及境既遣士請事及郊又使大夫問行豈尚不知其爲聘享乎入廟陳幣尚問來事非彌文與主人盛禮延賓故陳擯賓盛儀從見主入故紹介古人交際有居間有先容未尋爲請事耳周禮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

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謂諸侯朝位去天子所立遠近以貴賤爲差鄭謂爲賓主序立之位以考工記應門二徹三个爲三丈六尺末擯末介相去亦三丈六尺合大門之廣賓至末介主至末擯亦三丈六尺穿鑿附會如此凡稱鄭精于禮皆此類也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庭賓致命公左還旋北鄉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

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降介逆出賓出公側授宰玉裼句降立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句擯者入告出許句庭實句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句右客句賓出句當之句坐攝之公側授宰幣句皮如入右首而東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此使臣行聘享于廟也几筵所以安神古者大禮行于太廟擯出請命請于賓也賈人東面啓櫝取圭殊于在國西面者異邦圭爲主也取圭垂繅呈圭也不起授上介敬也襲重包也上介不襲赤手併繅裼執圭屈折其繅以圭授賓賓以衣重襲受圭執之示變也將入致信于主君而擯出辭玉不敢當重器也賓自西塾入廟門左由闑西也北面西上賓立西介以次東也三揖三讓升堂君東賓西上介以下猶立門左也公升先二等主君尊也賓升西楹西東面向主君也擯者從公入至東階下公升堂擯者退立庭中賓執圭堂上東向致聘問之命公西就楹閒受玉左體尊向北將拜擯進近階下贊拜公拜東楹西當楣

楹上橫梁曰楣賓三退避拜負序負西牆側獨也無贊曰側公親受不用贊也襲受玉謂以衣重襲手受敬也當堂南北之中兩楹閒少偏近東凡堂上受授賓主敵則兩楹正中主尊則偏東賓尊則偏西東西相向也擯者乃退出廟門外負東塾立賓既授玉致命下堂介立門左北面西上近東者先出便故曰逆出賓乃出取幣更入行享也公側授玉于宰不用贊親授重也不襲曰裼玉外有繅不襲手裼執授之謹也記云裘之裼見美也詩云載衣之裼單曰裼重曰襲單繅藉玉不襲執繅猶裘見美也降立公降東階

立庭下俟賓也此以上皆行聘之事賓復自廟門外奉束帛加璧璧外有包藉賓手裼捧亦不襲也享獻也庭實皮馬之類實于庭下皮則使人攝攝兼執也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毛在內防損傷也內攝謂反攝不見毛也入設謂入庭致命乃張設也揖讓公與賓相揖讓賓升堂致其君享獻之命庭下乃張皮見毛主君之士受皮由執皮者後過西客在右受者在左北面西左也賓出將致聘夫人也士受皮庭下者當賓降跪攝皮不敢立示敬也公堂上以所受璧帛親授宰庭實則有司受玉帛則君親故圭璧

皆曰側授無擯贊也如入謂士受皮者亦如初入內攝也右首以首居右獻禽者左首以尊者在左也受者右首避尊也東歸東壁此以上皆行享之事聘于夫人賓更入行聘也享夫人謂聘畢更入行享也皆主君受之若有言謂聘君有事來告則于聘享畢以束帛加書致命如享禮也

按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則有藉者裼也襲裼爲玉甚明鄭解襲裼專爲衣服升降授受須臾不下堂不入大易服何所曲禮裘之裼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充美也倏裼倏襲於義何取然則執玉必冬裘而后可乎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覿擯者入告出辭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公東南鄉向外拂几三句卒句振袂句中攝之句進西鄉擯者告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句公壹拜送句賓以几辟聲去北面設几不降句階上答再拜稽首宰夫實觶以醴加柶于觶面枋柄公側受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

實設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擸葉坐啐醴公用束帛建柶北面奠于薦東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公降一等辭栗階升聽命降拜公辭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東面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

此聘享事畢主君禮賓也賓請覿主君辭覿欲先禮也禮醴通賓主初接一獻曰醴徹几改筵徹神几布賓筵也公升側受几升東階自受几于宰夫不用贊也宰夫東壁取几筵故公受几于東序端宰內拂几不使塵及君也奉兩端使君執几中也君執几中使

賓執兩端猶授几皋序端故君
東南向宰夫西北向也君三拂致潔也卒拂畢也振
袂振去袂上塵中攝兩手并執几中也進西鄉鄉賓
也賓在西階上北面君將進授几擯者告賓賓進東
行迎受几于筵前戶牖間東面捧几俟君拜壹拜不
再也送送几賓以几避君拜北面向筵自設几不下
堂西階上再拜稽首答君也宰夫實觶公不親酌也
加柶面枋以匙柄向前也宰夫將代送觶故不面葉
禮敵則贊者面葉授主人主人轉授賓柄在內便賓
執也主尊贊者代授則否詳見士冠禮公側受醴不

用贊自受將以奉賓賓不降壹拜醴尚質也復位賓
復西階上北面擯者退負東塾立于廟門外也醴一
酌一薦無酬酢故擯退庭實設主君設幣酬賓繼薦
設也賓降筵北面將坐啐醴也以柶兼諸觶并執便
啐也尚上同攬葉通柶端寬薄曰葉以葉居上倒執
亦便啐也公用束帛親奉先馬也賓建柶奠觶將降
辭也擯者自東塾進贊君授幣也栗階猶歷階連步
一足一級升急趨命也降拜拜受幣也賓旣受幣退
立西階東面俟公拜送公壹拜賓不敢當降避公又
一拜庭實四馬左馬爲上庭下北面西爲左也賓降

西階親牽西一馬出尊君賜也受左馬則乘馬并受
矣賓執馬以幣授上介君有司爲牽三馬出賓從者
迎受訝迎也

賓覿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
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
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
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公揖讓如初升公
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士
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句適其右受句牽馬者自前西
句乃出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也君降一等辭擯者曰

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栗階升公西鄉句賓階上再拜
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公降立

此賓私覿主君也束錦錦十端賓親奉乘馬四馬總
聯八轡賓親牽二人贊居左右兩馬間助牽也禮賓
陳馬每馬一人臣不敢爲賓入門右臣禮也玉藻曰
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奠幣不敢以授也再拜稽
首皆臣禮擯者辭辭臣禮也賓旣成禮出廟門外接
西塾立擯者取幣有司牽馬出廟門東塾南西面還
幣馬請賓受不敢當臣禮也賓一辭聽命改禮入使
人牽乘馬各居馬西以右手控制便也曲禮曰效馬

者右牽之先入設于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公與
賓揖讓升如初之客禮公北面再拜答其始入隆禮
也賓進東楹授幣君拜賓退反西負牆避拜振幣致
潔進東楹北面就君不敢全賓禮也乘馬在庭下北
向牽者四人立馬西士受者亦四人從東來自馬前
適西轉牽馬者後各以右手受轡最西牽者一人卽
由受者前西出次東三人皆自前西乃出也賓降西
階往東階下拜送幣馬私物以臣禮獻也君降辭臣
禮而賓已下拜君降一等再辭擯致君意止之云寡
君從子言從賓降也禮爲臣降一等從賓降則與敵

者沒階同言此勸賓升也公少退爲恭也公自以所
受束錦側授大宰不用贊其乘馬有司牽出亦受也

公降立俟介覿也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覿擯
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皆入門右東上奠
幣皆再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
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委皮南面執幣者西面
北上擯者請受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上介奉幣
句皮先句入門左奠皮公再拜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
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介出宰自公左受幣有司
二人坐舉皮以東擯者又納士介士介入門右奠幣再
拜稽首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
辭公答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去聲士
三人東上坐取幣立擯者進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執
幣者序從之

此介私覿主君也擯者出請公立俟也織彩曰錦玉
錦素光如玉也束十端奉覿奉儷皮兩皮使二人助
舉衆介皆奉幣從入門右奠幣稽首用臣禮也擯者
辭介逆出禮畢也君使擯執上介束錦使士執衆介
玉錦使有司二人舉上介儷皮隨幣出還之不敢受

臣禮也有司出後委其皮門外南面擯者與士執幣
前西面請受介皆進訝受幣上介奉幣更入贊者二
人前就門北面舉皮先上介執幣從入門左由客位
奠皮庭下公卽庭中再拜上介卽庭中授幣退復位
門左宰自公左贊公受幣殊于賓幣公側授宰也有
司二人坐舉皮受以東此上介私覿之儀亦先臣後
賓也擯者又延衆介入衆介皆士故曰士介入門右
奠幣稽首而出用臣禮君亦使擯還幣介固辭公遂
受士賤也公答再拜答于庭也衆介在外公拜內擯
者出立門中贊拜達其禮于衆介也衆介避不敢當

也主君之士三人坐取三介所奠幣于庭受之少一人者擯執上幣出也擯進執上幣入宰夫中庭受擯者幣士三人執幣以次從宰夫歸于東壁此衆介私覿亦始辭臣而終遂受之也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

此聘享私覿畢賓退也大門內廟門外也公問聘君起居及在國公卿大夫慰賓以遠來勤勞也公再拜

送于賓去後賓不顧去無荅也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顧賓道難進易退也

按行禮無言以默為恭故古者於旅也語然事畢出門始問主君不已後乎鄭註及大門內為賓至始入門之位旅擯紹介傳辭問則又迂矣君拜不荅故特言不顧以明送賓退之禮因論語賓不顧之文鄭遂据孔子事謂公拜客趨避公命上擯送反告賓不顧公乃還路寢本文絕無此意强附之

賓請有事於大夫公禮辭許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鴈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

此主國卿大夫勞賓介也賓請請于在廟禮畢君送之時有事于大夫亦欲通聘問也必請于主君臣無私交也及賓就館卿大夫先至賓不見不承先施也奠鴈謂下大夫繼卿至者賓不見不得親授贄以其鴈奠于館舍上介代受士相見禮云上大夫贄以羔下大夫以鴈上介與下大夫分敵遂代受卿命主人不見客不奠上介亦不敢受也勞上介亦如之上介即館卿至亦不見大夫至亦奠鴈受也

按鄭謂卿與大夫同奠鴈非也卿與大夫必無同至并勞之事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有司入陳句饔句飪一牢句鼎九句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句上當碑句南陳句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句膷臐膮句蓋陪牛羊豕句腥句二牢句鼎二七句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句堂上句八豆句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句東上句韭菹句其南醓醢句屈句八簋繼之黍句其南稷句錯句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句豕南牛句以東羊豕句兩簠繼之粱在北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句西夾句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

醓醢屈句六鉶繼之句黍句其東稷句錯句四鉶繼之
牛以南羊句羊東豕句豕以北牛句兩簠繼之粱在西
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饌于東方亦如
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醯醢百甕夾碑十以爲列醯在
東句餼句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
牛羊豕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
稻皆二行稷四行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
東爲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車三秅杜設于門西西陳薪
芻倍禾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句再拜大夫不答拜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

句讓大夫先升一等句賓從升堂北面聽命大夫東面
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大夫辭升成拜
受幣堂中西句北面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庭實
設馬乘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賓奉幣西面大夫東
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
面退東面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
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
首

此主君歸賓饔餼使卿使上大夫重其禮也韋弁熟
皮爲弁兜鍪之屬戎服之冠犒大衆戎服敬其事也
歸送也饔熟食餼生牲朝曰饔夕曰飧始至設飧旣
館歸饔五牢飪一腥二皆饔也生二皆餼也上介請
事請卿事于門外也朝服皮弁服有司入陳就所館
大夫家廟陳設也饔亦有飪有腥烹熟曰飪一牢殺
牛羊豕各一烹之實鼎九先設賓階下禮主饔也陪
鼎副鼎鼎主牛羊豕故以鼎副之卽下文膷臐膮也
階邊曰廉內廉西階級升堂東折角處當對也鼎在
階下北當內廉避堂途也東面鼎皆東向也北上鼎
居北者爲首以次而南也上當碑碑在廟庭中鼎北

與碑齊並西直陳而南也九鼎牛一羊二豕三乾魚
四腊乾禽五牛羊腸胃同鼎六膚純肉七鮮魚八鮮
腊九也扃鼎鉉詳士冠禮及考工記匠人職鼏鼎蓋
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有菜曰羹無菜曰臛卽陪鼎
之實也蓋語辭釋所謂陪鼎者陪三牲爲副鼎以上
皆飪鼎也生肉曰腥二牢殺牛羊豕各二并魚腊腸
胃膚皆以生肉爲鼎各二共十四無鮮魚鮮腊少飪
鼎之二也腥設于東從生氣也北當碑東直陳而南
與西飪鼎東西各爲二列以上皆腥鼎也堂上之饌
八豆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菹醢相間朝事之豆其

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凡八也户西室户西堂牖東節客位也西陳自東設至西皆二以並菹醓相對兩行横列也向西陳以東爲上也韭菹居東北其南爲醓醢醓醢之西昌本昌本之西麋臡麋臡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臡鹿臡之東茆菹茆菹之東麋臡麋臡之東節接韭菹也自醓醢曲轉而西而北故曰屈外圜内方曰簋以盛黍稷八簋黍稷各四繼豆而西一黍居北其南爲稷二稷居北其南爲黍三黍居北其南爲稷四稷居北其南爲黍故謂錯也鉶羮器六鉶牛羊豕羮各二繼簋而西牛居

東西爲羊又西爲豕北一列也豕南爲牛牛東爲羊又東爲豕南一列也豕牛二鉶南北相錯羊二鉶居中相當也外方内圜曰簠以盛稻粱兩簠稻粱各一繼鉶而西粱居北稻居南壺酒器酒八壺順堂西牆自北而南兩兩相對向南陳也終酒稻粱禮主食成于酒也此以上皆堂上之饌堂兩廂曰夾西夾西側室東向也西墉夾室西牆也北上堂在北陳饌自北始韭菹在西北其東爲醓醢醓醢之南昌本昌本之南麋臡麋臡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臡鹿臡之北節韭菹故曰屈六簋黍稷各三繼豆而南黍在西北東

爲稷稷南爲黍黍西爲稷稷南又爲黍黍東又爲稷故曰錯四鉶牛二羊豕各一繼簋而南牛居西北牛南爲羊羊東爲豕豕北爲牛二牛相當羊豕并列也兩簠稻粱各一繼鉶而南粱西稻東豆簋鉶簠皆兩兩相並而南惟壺近簠在南墉下自西陳而東亦以兩爲列六壺並爲三列以上皆西夾之饌也東方東夾室西向室雖東而饌亦如西夾以西北爲上從堂上與西階也韭菹在西北醓醢在東以下皆與西夾同惟六壺在南墉下自東而西以順室之西向成主人東面之義因餼牢在門亦東爲上也此以上東夾

之饌也醯醋也醢肉醬也夾陳于庭中碑左右衆鼎之間二物兼爲腥飪設也十以爲列謂左右直列醯五行在碑東穀味居左也醢五行在碑西肉味居右也自飪一牢以下至此皆所謂饔也自餼二牢以下皆所謂餼也二牢謂生牛羊豕各二陳于廟門内西北面向堂自東而西牛羊豕牛羊豕六牲相間共爲一行筥竹器半斛五斗也中庭庭下中醯醢之南十以爲列横設也四米爲十行自北而南稷獨四行稷百穀長用廣也此以上皆陳于廟門内者十六石曰秉十六斗曰籔秉有五籔是二十四石也一車二十

四石三十車共米七百二十石設于門東爲三列每
列車十乘門爲上以次陳而東也禾四百把爲一秅
三秅爲一千二百把一車一千二百把三十車爲禾
三萬六千把設于門西亦門爲上陳而西也薪芻倍
禾則車各六十乘薪芻各七萬二千把也賓朝服此
云皮弁卽朝服之冠也大夫卽君所使卿韋弁者門
卽賓館大夫家之門卿次門外廟在大門內賓與大
夫揖入廟門賓揖先入導行大夫奉束帛執以將命
賓與大夫升行及西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之升
堂北面聽致主君命賓先拜饔復拜餼束帛致命同

拜則殊也大夫辭辭賓降也受幣堂中央賓在大夫
西北面受尊主君也大夫事畢降出賓降以幣授家
老出迎大夫將以禮儐也升階賓先異于始入者始
致君命先大夫今私事先賓也庭實設四馬家老致
束錦堂下皆以儐大夫也賓降受束錦大夫止不降
贈已嫌訝受也賓奉束錦升與大夫東西授受禮敵
也賓致幣有辭大夫亦以辭對拜于當楣受于楹間
皆敵禮稽首尊君使也東面俟賓拜亦敵禮也執左
馬出解見禮賓
按周禮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皮弁飾以采璂韋
弁無飾非異于皮弁而戎事重于朝事故韋弁服尚
赤皮弁服尚黑皮弁服卽朝服鄭謂朝服與皮弁服
異非也兩夾室在堂東西相向故其陳設皆自北而
南酒近簠以終饌而縮陳于夾室南墉下鄭謂壺在
北墉下近豆夫堂上之壺旣不近豆而夾室獨否乎
上介饔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腥一牢在東
鼎七堂上之饌六西夾亦如之筥及甕如上賓餼一牢
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
賓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句
儐之兩馬束錦句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
外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上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無儐
此歸介饔餼禮降于賓二等三牢饔二餼一也鼎七
無鮮魚鮮腊也羞鼎卽倍鼎堂上之饌六用賓西夾
之數此西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米醯醬不殺常用
等也以上皆饔也死牢卽飪腥上介飪腥共二牢米
禾視死牢之數每死牢一從以米禾各十車則米禾
各二十車米四百八十石禾二萬四千把薪芻倍禾
則薪四萬八千把芻亦四萬八千把使下大夫致之
介與賓異館上介亦韋弁受之禮敵也亦以禮儐使

者兩馬束錦也士介四人無饔各餼以大牢用牛羊
豕共十二米各百筥人五十石共米二百石也宰夫
致之士介與上介異館使宰夫使士歸士也宰夫不
言皮弁士以下朝服玄冠也宰夫牽牛則有司牽羊
豕可知無儐上介無幣儐宰夫也
按介與賓饔餼之費用米共一千四百石禾六萬把
薪十二萬把芻亦十二萬把牛羊豕共三十六頭費
亦發矣周禮掌客職云天子待侯伯之禮醯醢百甕
米百筥今諸侯使臣諸侯禮之與侯伯同是季世之
奢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故

聘禮非先王之舊也
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擯者出請事大夫
朝服迎于外門外句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
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
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
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
拜受幣堂中西句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儐擯
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
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
面賓稱面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

西面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此使臣問卿因私面也使臣初覿主君即請有事于
大夫旣聘其君卽問其大臣皆聘君之命也至是始
問者記謂致饔之明日問大夫是也下大夫擯卿使
下大夫相禮也擯者卽下大夫大夫卽卿賓不答拜
不敢承拜也大夫先入廟門省內事也賓俟于門外
擯者請命大夫乃出迎庭實聘君所以享卿者束帛
賓親奉以將命也賓與大夫并行及階讓賓先升尊
君使也大夫北面聽命降階稽首升成拜皆臣禮與
賓受饔餼禮同無儐謂卿無幣儐賓也擯者出請事

賓將復入私面擯入告卿出迎也賓面卿之幣如覿
君亦束錦四馬也賓親奉束錦庭實四馬從之賓入
門右謙不敢就客階也賓稱面致面見之辭大夫以
辭對北面當楣再拜以下與卿致饔餼受儐禮同皆
北面稽首者幣交皆君事也
按春秋世五霸主盟其執政大臣權與君侔當世謂
媚奧寧媚竈若齊高鮑晉范趙諸侯事之如事君斯
禮寔濫觴矣以大夫家用公朝大夫爲擯非威權震
主而若是乎好信者盡執爲先王之禮誤矣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句皮二人贊入

門右奠幣再拜大夫辭擯者反幣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去聲）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門外再拜賓不顧擯者退大夫拜辱

此介私面卿擯者出請事蓋賓出而介俟于門外也上介特面不與士介俱也幣如覿君亦束錦儷皮也上介執奉束錦贊者二人執皮從入門右降等也曲

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是也奠幣再拜不敢親授奠之而拜于堂下大夫辭反幣然後從客禮亦如覿公此上介私面之禮也擯者又出請士介入也衆介即士介如覿幣各王錦束也入門右奠幣出與上介同卿始辭終受異也下大夫相禮受幣與相君私覿同解見前擯者又出請事蓋禮畢而賓尚在廟門外故復請終事也擯者即下大夫也相禮畢去卿拜辱謝也

按上介亦大夫面其主國卿至入門不敢左與士介皆奠幣堂下再拜比于為臣而主卿所以待者無以異于主君抑何貴倨甚與殆于魏冉范雎之為卿者子云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是書于大夫禮加詳故知非先王之舊也

下大夫嘗使至者句幣及之句上介朝服句三介問下大夫句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句其面句如賓面于卿之禮句大夫若不見句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此申言賓介問面卿大夫之禮大國三卿五大夫卿皆上大夫皆賓覿致命如前禮下大夫皆有幣及若嘗出使至于其國者有故舊之誼則使上介奉幣致

命上介朝服而往其餘下大夫則使士介奉幣不言朝服可知也下大夫受幣如卿受賓幣之禮上介與三介面下大夫如賓面上大夫之禮大夫若不見謂自卿至下大夫或有故不得見賓介者主君各以其爵使人代受幣卿使卿受大夫使大夫受但代受幣不代答拜代者不敢賓承其禮也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儐之兩馬束錦明

日賓拜禮於朝
此主君夫人致禮于使臣也夕卽賓問卿之夕夫人禮從陰也籩豆用六周禮籩豆之實八此殺其二戶東室戶東設于東房前夫人爲房中之主陳設不中堂避君也西上以西爲首豆在西籩繼之而東饗于君饌東上也二以並同東陳則異君歸饔重食故有黍稷稻粱夫人歸禮重飲故但酒六壺設于東序與君西序異二以並南陳則同醙酒未泲而濁卽糟也清酒之陳久者黍黍酒酒惟稻黍粱三品內則云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稻黍粱皆清糟

二壺文義錯見大夫卽下大夫束幣所以酬酒也乘馬束錦賓介所以償下大夫也禮上介殺賓二等不言士介禮不及也賓拜禮于朝則上介可知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上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此卿餼賓介也大夫卽卿米謂黍粱稷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無稻方曰筐其實五斗老家相士衆宰大牢先牛故老牽之少牢先羊故士牽之

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賓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壹食壹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句無償句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此君燕饗餼獻使臣之數食設飯以食之饗設酒以饗之食饗于廟燕于寢熟味曰羞新物曰俶俶始也明日食饗燕獻之次日不親食謂主君有他故不得親食使大夫與賓上介爵等者代致勸食曰侑送酒曰酬皆以幣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此大夫享食賓介之數大夫謂主國卿饗食于賓各一舉于上介或饗或食不兼舉也不親饗謂大夫有

故則公使大夫爲代致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句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大夫降中庭賓降句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句上介出請句賓迎大夫還璋句如初入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句禮玉束帛乘皮句皆如還玉禮句大夫出賓送不拜

此主君使卿還玉報贈也玉以表信信達而禮行還以其信歸之所以受幣還玉玉卽圭璋也掩手曰襲

袒手曰裼執玉之禮襲重裼輕記曰凡執玉無藉者
襲還圭必呈現賓以朝服掩手承之愼重之至也大
夫卽卿大夫奉玉賓先帥入大夫升堂由楹閒南面
賓立庭中碑內聽命後由西階升不敢由阼圭在如
君也升堂西爲左賓由大夫左大夫北面授賓南面
受襲受也自左尊主器也右房卽東房升堂東爲右
賓自大夫左南面受玉卽退東北負房而立俟大夫
先降至中庭賓乃降西階東行由碑內過阼階下東
面授圭于上介此還圭之禮也上介出請大夫奉璋
入璋君夫人所以聘也如初入與還圭同賓裼迎與

受圭異徒手併繅受之曰裼璋不呈故不襲禮殺于
圭此還璋之禮也還玉有幣賓送曰賄紡紡絲爲帛
也紡之言防重玉致防護也禮主君報聘君之禮亦
以璧加于束帛乘皮四皮也還玉則併致之授受之
禮與還玉同
按古廟制房與室皆在堂北南向而房在室東故謂
東房無西房也此言右房者升堂以東爲右註疏謂
爲西房誤也玉比德古人以爲信朝覲聘享用之聘
義曰孚尹旁達尹割也玉雖割割則孚瑕瑜不相揜
離以爲圭璋旁達而不失其孚故比忠信君子不竭
人之忠以全交也聘享還玉禮之善物非聖人不能
作

公館賓賓辟去聲上介聽命聘享句夫人之聘享句問大
夫句送賓句公皆再拜公退賓從句請命于朝公辭賓
退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
覿幣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使下大夫贈上介亦
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
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

此使臣將反主國君臣贈送之禮公館賓公就賓于
館將行親送且謝之卽還玉之明日也賓避不敢受

上介聽君命于館門外聘享以下凡四事皆公所爲
拜者送賓送賓行也皆再拜是八拜也賓從請命于
朝以主君有拜四事之命不敢受于其館而更請受
命于朝人臣之禮也公辭辭其請也乘禽鵞鴨之屬
可羣畜者曰乘聘義云乘禽日五雙至是乃拜者物
小賜頻故于臨行併拜三拜報其頻也訝主君所使
迎賓客者周禮秋官有訝士記云卿大夫訝此蓋大
夫也凡拜賜不親見入告出報皆訝聽之聽待也遂
行賓啓行歸也舍于郊如始出也古者遠行初出祖
祭宿近郊公使卿贈使臣行亦如賓私覿之幣所以

報也無儐謂使臣不復以禮物儐卿使下大夫使士
皆君使也大夫親贈以下卿私贈也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禳乃入陳幣于朝西上
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束帛各
加其庭實皮左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
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
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句以享某君句某君再拜宰
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
君使某子賄授宰句禮玉句亦如之執禮幣以盡言賜
禮句公曰然而不善乎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私幣不告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若有獻則曰某
君之賜也君其以賜乎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君使宰賜使
者幣使者再拜稽首賜介介皆再拜稽首乃退介皆送
至於使者之門乃退句揖句使者拜其辱釋幣于門乃
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句席于阼薦脯醢三
獻一人舉爵句獻從者句行酬句乃出上介至亦如之
此使臣反命及還家之禮請反命待君命後入也載
旜張旜表其還也禳禳祭祓除不祥致潔敬也公幣
他國君所賜使臣之幣私幣他國卿大夫以下之贈

幣西上陳幣先西先公後私先賓後介以次而東也
束帛各加于庭實皮左非致命不親執也執圭垂繅
呈圭見君脫其繅垂也執璋屈繅璋不呈也上介立
于左立賓西也北面西為左受幣于某宮謂受于其
國祖廟如桓宮僖宮之類宰自公左受玉南面東為
左贊幣自左也上介致命亦如之如使者反命之辭
致于君也賄幣還玉之幣某子指還玉大夫授宰授
于受玉之宰禮玉卽報禮之玉與束帛乘皮亦如執
賄幣告以授宰也禮幣謂其君初儐禮使臣之幣獨
執此言禮者此主君在廟所親授也自郊勞至賄贈

受賜之禮一一盡言于君而猶汝也善嘉歎辭授上
介幣使者將拜故以所執幣授之上介受以反于庭
實皮左也私幣不告輕也若使臣私有物獻于君則
曰君其受以賜予乎不敢當君自用也上介徒以公
賜告不執幣告也上賓卽使者君答上介拜不言再
答一拜也士介亦如之亦答一拜也曲禮曰君於士
不答拜此答其勤勞也君使宰賜幣卽賜所陳幣臣
受外賜不敢私而獻之君父君父還之則拜如更受
賜也乃退使介皆退也介皆送使者至門始出俟于
其門終歸亦送于其門也退揖介退揖辭使者也使

者拜其辱訝介也釋幣于門使者自禮其家門也行
爲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爲家庭之限入則禮之筵
几薦獻于禰廟告反也門釋幣禰釋奠重禰也室在
廟堂之後所謂奧也脯醢薦神也觴爵屬觴酒陳備
獻也觴陳則籩豆俱可知席于阼酢主人也奠無尸
而酢既獻主人自酢也不于室于阼將與從者爲禮
于堂也薦脯醢觴于主席也三獻謂初獻禰主人自
酢再獻室老室老酢主人三獻士士酢主人三獻成
更一人舉爵酬主人主人不飲奠于薦左更酌酒獻
從行家臣獻畢主人舉所奠一人之爵行旅酬以徧

所謂飲至也上介至其家釋幣于門釋奠于禰亦如
之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筵几不禮賓主人畢歸
禮賓唯饔餼之受不賄不禮玉不贈遭夫人世子之喪
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遭喪將命于大
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赴者
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受禮不受饗食赴者至則衰而
出唯稍受之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
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
髮入門右即位踊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

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
而殯介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主人歸禮幣必以用介
受賓禮無辭也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介卒復
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若大夫介卒亦如之士介死
爲之棺斂之君不弔焉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
于朝介將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
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此聘而遭喪之禮謂使臣所聘之國君喪未入其境
則反既入境遂終聘事其國不郊勞賓無主也使臣
致命于殯宮不于廟不設筵几如事生也聘享畢不

設醴禮賓非正主也主人謂攝主殯饔餼饗食之類
如常禮盡以歸賓賓不盡受受唯饔餼飲食不廢也
賄與禮玉主君所以報聘君者無主君則否贈以答
私覿君喪無覿則否若主君之夫人世子喪則主君
不親受聘享使大夫代受于廟大夫謂卿遭喪謂君
與夫人世子之喪皆大夫攝主而使臣致命主人即
大夫長衣深衣練冠白布冠以受聘享于廟此遭主
國喪之禮也聘君使臣之君使臣未入他國境君薨
則反已入境君薨遂終聘事報喪曰赴私居曰巷赴
未至喪未聞于外故哭于巷衰于館不以凶服出主

人有喪饌受饗食則不就也赴既至主國亦當闕樂
使臣乃衰出以凶服將事廩米曰稍稍受牲牢之類
則不受使臣歸國復命于殯如事生也升自西階殯
在西階也不升堂臣見君于堂下也子嗣君也即位
不哭使臣將致告也辯徧通使介徧以公賜告于殯
如君存也言賜禮也子臣皆哭告畢也使臣出與介
更入北鄉哭哭出袒衣括髮入殯宫門右即位踊此
以上遭聘君喪之禮也若使臣私有父母之喪哭于
館不于公衰而居不以凶服行禮也一食再饗皆不
就饗餼猶受也歸于途使衆介先行已凶服隨之此

使臣遭家喪之禮也若使臣死于他國則主君為含
斂之具殯之聘享則上介攝之主君親弔則介為喪
主雖有家臣適子在行不得主也主君歸禮幣取供
喪用不必如賓周禮掌客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是也
介代受賓禮直受之無復如賓存禮辭所以明代也
主君饗食介皆不就不以飲食為悅也介歸復命以
使者柩造朝門外終使事也介復命畢出送柩于其
家君親弔視殯畢而後歸此以上遭使臣喪之禮也
大夫介謂上介其喪與使者同士介謂衆介喪則主
君為棺斂不親弔也此遭介喪之禮也若使者既至

國入館受饔未入廟行禮死則以其柩造主君朝介
代為將命若介死使臣歸復命惟上介以柩造朝衆
介則否柩歸雖士介使臣復命出必送柩其家卒殯
後歸若上介可知此以上遭賓介喪之禮也
按子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天下無道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聘享事大之禮社稷之役臣子受
命生死以之乃可無辱此讀聘禮者所當知然去皇
華四牡之風道德功利古今治亂相違遠矣先王遣
使臣以周諮民隱交鄰國以安天下非謂侈行李儀
從飲食供帳之盛而已也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句主人不筵几句不禮句面不升句不郊勞句其禮如為介句三介
此小聘之禮不享無玉帛庭實也獻隨意獻國所有
不及夫人及君而已不筵几不行禮于廟也使臣私
覿于庭不升堂主君不使人勞賓于郊其待賓禮如
大聘之待上介也三介視大聘少一人也
記○久無事則聘焉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
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主人使人與客讀諸
門外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使者既受行日句朝

同位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八寸皆玄纁句繫長尺絢組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皮馬○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辭曰非禮也敢句對曰非禮也敢

此以下皆雜舉前文所未備久無事謂無盟會之類有故謂有事相告卒聘謂聘享事畢名謂書文卽字也編竹簡曰策削木板曰方百字以上辭多編竹書之百字以下方板書之讀其書於廟門外公事使衆

聞也反命爲書以報也君館之士君親適賓館也旣受行謂使臣初受君命遠行問幾月之資計行糧也卿行旅從宰制國用故見而問之受行日謂受命啓行日朝同位卽前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使者入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所謂朝位也祖始也始行也釋猶奠也祖祭行神曰軷遠行跋涉故謂軷旣祭飲酒于側卽舍于郊之夕朝天子謂諸侯執圭合瑞也剡削也圭形下寬上狹下寬三寸上削寸半上居下半也繅藻通畫韋以藉圭朱白蒼三采相間各再就爲六等諸侯自相問繅朱綠二采天子諸侯繅皆玄纁緧爲之繫以束繅絢采色組絛也問大夫之幣君問也俟于郊待使者行授之不于朝避君禮也肆陳設也幣言肆皮馬言齎肆則齎互見也辭謂行禮時對答之辭無常猶無定惟謙遜和說爲主文勝則史辭曰君不受而言也對答也各言敢皆謂不敢也此辭之足達者

按雜記孔疏引朝天子圭以下有兩朱白蒼重言之正所謂三采六等本文脫三字當補主人使人與客讀書門外鄭謂人稠處嚴不得審悉又謂見宰問幾月之資爲君臣謀密未知所之二義皆迂周禮大宗

伯考工記皆云天子諸侯五等之圭各異今云諸侯朝天子圭繅皆九寸諸侯相問皆八寸相矛盾

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管人爲去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飧句不致賓不拜沐浴而食之○卿句大夫訝句大夫句士訝句士皆有訝賓卽館訝將公命句又見之句以其摯句賓旣將公事復見訝句以其摯○凡四器者唯其所實以聘可也○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句升堂讓句將授志句趨授如爭句承下如送句君還旋而後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愼。○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賓之幣唯馬出。句其餘皆東。句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賄在聘于賄

館不于敵者。使賓全其尊。使館主入。嚴其敬也。管人司館舍之人。客謂使臣。髮曰沐。體曰浴。使臣初至館。宰夫致飧不用束帛致命。飧禮輕也。不致命。故賓不拜。沐浴道路風塵自潔清也。訝迎客者。不以敵與館同也。訝將公命。卽周禮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

舍門外待事于客。是也。主君旣命訝見賓。訝又自見。如私面也。見以其摯。如大夫執鴈。士執雉之類。賓于聘享等公事畢。乃復見訝。復報也。以其摯還之。四器謂圭璋璧琮。唯其所實。謂擇其最重者以聘也。次門外。賓初至之次。君謂外諸侯。凡諸侯以下各有次。賓次少退。不與諸侯次幷也。上介執圭將行聘。執以授賓。如重。猶論語云。執圭如不勝。曲禮云。執輕如不克。賓入門執圭入廟門。皇。莊盛也。讓。恭遜也。對主君將以圭授之志誠專一。疾趨而前。如爭先授。唯恐遲也。手承圭下。使君取上。防失墜也。俟圭入君手。如送往者到彼而后反也。君旣授玉于東楹之間。還反面東。然後賓退。下西階。氣始發舒。再三舉足。從容數武。又如授時疾趨出廟門。顏色正復常也。再言執圭。更記所聞也。聘而鞠躬。敬也。享則發氣滿容。和也。衆介蹌焉。其貌揚也。私覿愉愉。其容婉也。禮畢出。如舒鴈。徐翔也。爾雅釋曰。舒鴈。皇且行。盛容緩步也。庭實隨入。摯幣者皆魚貫入。左先。以西爲上也。皮馬相間。相代也。有皮無馬。有馬無皮。可者。不定之辭。賓之幣。玉帛皮馬皆是。唯馬受則出付廄。餘皆收歸東壁。幣美沒禮。文勝掩實也。賄在。猶在賄。如舜在璿璣。文王世子

在視寒暖之在。祭也。專尚財賄。是聘以賄而已也

按鄭謂館賓必于廟。曾子問云。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若今官舍云爾。賓受大禮。或假大夫家廟。其羣居未必皆在人廟。又謂飧賓沐浴而食。爲尊主君。夫且不拜。豈以沐浴爲尊。受饔受享。何獨不然。將授志趨爲句。授如爭承爲句。下如送爲句。皆不成文義。賄在聘于賄。讀于作爲。云以賓之聘禮爲賄之豐儉。皆非也

凡執玉無藉者襲。○禮不拜至。醴尊于東廂。瓦大〔太〕一。有豐。薦脯五膱。〔膱〕祭半膱。橫之。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

再祭○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
旣覿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擯者入告出禮辭賓東面坐
奠獻再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
賓固辭公答再拜擯者立于閾外以相拜賓辟擯者授
宰夫于中庭○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若君不見使
大夫受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
不禮○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執圭謂執圭璋璧琮皆有繅承藉無藉則以衣揜手
執之曰襲有藉則亦手執之曰裼禮通作醴賓聘享
于廟畢主君醴之賓至則拜醴賓無拜至也東廂東

夾室瓦大瓦尊豐以置尊膱猶脡也横加也主人之
庭實所以禮賓主人即使人執送出門賓有司門外
迎受若賓私覿外有方物私獻主君則以聘君之命
將之俟于門外擯入告君禮辭而受如受士介覿之
禮賓不入也兄弟之國謂同姓及與為昏姻者非是
則聘問不及其夫人君有他故不能見賓行禮則使
上大夫代受上大夫于堂下碑內聽命如卿還玉之
禮右房即東房升堂東為右上大夫自賓左受玉右
退東北負房立待賓降乃降不禮不設醴避正主也
幣之所及謂大夫以上聘君皆有問幣卿大夫皆勞

賓祖廟行聘享畢不脫朝服即往勞賓于館先施貴
敏也

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為祝祝曰孝孫某孝
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如饋食之禮假器
於大夫朌班肉及廋疎車○聘日致饔明日問大夫夕
夫人歸禮旣致饔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
之數士中日則二雙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禽羞俶
獻比○歸大禮之日旣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
各以其爵朝服○士無饔無饔者無儐○大夫不敢辭
君初為之辭矣○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無饔者

無饗禮○凡餼句大夫黍粱稷句筐五斛

羹飪謂歸饔之飪一牢賓以祭于行主腥餼則不祭
也祭則筮一人為尸昭穆謂子孫古者大事出奉廟
主行子孫臣僕俱一尸者父在則祭祖父沒則祭禰
也僕家臣祝告神者饋食之禮大夫惟少牢有陳設
二厭九飯三獻等禮此雖大牢其禮亦如之假借祭
器于主國卿大夫爵敵禮同也朌頒通分肉也廋車
即周禮廋人掌馬巾車掌車頒及二役則人無不徧
矣行聘之日主君即使卿致饔餼致饔之明日使臣
致命問卿大夫問大夫日之夕主君夫人歸禮于使

臣致饔後日乃致稟食宰夫歸乘禽稟食曰稍薦
鴨之屬曰乘禽如饔餼之數上賓饔餼五牢則乘禽
日五雙士介則間日二雙中日間一日也凡獻禽于
尊者執一雙所以將命也委寘也面前也禽即乘禽
羞食品俶新物比俶也獻數者皆俶執一委餘之禮
歸大禮之日即聘享畢之日使臣請遊觀主國朝廷
宗廟自下門入由便門不由大門非公事避君也賓
與上介士介各以其爵服朝服不敢褻服入也士無
饔謂主君于士介無饔但有餼耳士介亦無幣以儐
君使也大夫不敢辭謂私覿退賓請有事于大夫主

君旣禮辭矣及賓問大夫擯無再辭也凡主君有故
不得親饗則使人致之籩豆有正有加君雖不親必
倂加籩豆以致不以不親殺也無饔者則無饗禮謂
士介也主國大夫餼賓與上介以黍粱稷無稻大夫
禮卑也

旣將公事賓請歸○凡賓拜于朝訝聽之○燕則上介
為賓賓為苟敬宰夫獻○無行則重賄反幣○曰子以
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
拜君旣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賓於
館堂楹閒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

聽猶待也苟敬詳燕記無行謂使臣獨聘本國無他
往如春秋吳季札來魯則歷聘也重賄所以報其幣
也反猶報也曰以下主君館賓拜四事擯者贊禮之
辭一拜聘享二拜夫人聘享三拜問大夫四拜送賓
行賓釋四皮束帛報館主人也不致不拜鄭云不以
將別崇新敬也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其介為介有
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大夫來使謂外國大夫其君有事使來非專為聘耳
罪謂得罪如魯衛鄭得罪于晉譏其大夫是有罪也

則無饗禮無罪謂以好會或謝罪來雖非聘必饗之
過謂適他邦過此則餼之以生牲其介為介享大夫
使者之禮也大夫為賓則其介仍為介異于聘之以
介為賓以大夫為苟敬也有大客謂有大國賓後至
則先客為小以饗食致先客而親享大客隆殺之等
也

按斯禮起于春秋五霸之季無疑也賓為苟敬主君
不敢饗而賓其上介是荀庚郤犫之賓也無行而後
重賄春秋諸大夫之聘絡繹也特往而無行者寡矣
大夫奉使有罪被執世儒所謂伯討也其來過者非

亡則叛鑠盈盡老其大客則晉楚大夫也其先客則魯衛之使也皆衰世之蹟而鄭氏謂使無罪過之臣與嘉賓爲禮賓如有過則不享而與之餼有罪則弛之此附會聘義愧厲之說其實非也

唯大聘有几筵○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二百四十斗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總十稯曰秅秅四百秉爲一秅

二百四十斗一車之米數所謂秉有五籔者也四秉猶言四把刈禾爲把筥禾秉之數與筐筥異一車之禾三秅蓋千二百把也

儀禮節解卷八終

儀禮節解卷九

郝敬習

公食大夫禮第九

此諸侯食小聘大夫之禮聘記曰公於賓壹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又曰小聘其禮如爲介蓋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公於卿爲苟敬於大夫爲賓篇內六豆六簋簠皆大夫禮故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以明六之爲下也食禮獨以小聘言義互見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賓再拜稽首大夫還賓

不拜送遂從之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即位

此始戒賓使本國大夫告賓于館各以其爵敵者往通上下大夫言敵則易相親也上介出請請戒使所事入告告賓也三辭賓辭也拜辱拜戒使來辱大夫即戒使不答拜爲人使不敢承其禮也將命致君食賓之命賓再拜稽首受命也大夫還復君命也賓不拜送遂行也遂從之急趨命也朝服即皮弁服即位于大門外即次也如聘即位如聘時廟門外接西塾立也

按鄭謂賓初玄端服入次更朝服以朝服玄端爲二

非也又以如聘爲句卽位連下具字讀亦非也
具句羹定句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設扃鼏鼏若
束若編設洗如饗小臣具槃匜移在東堂下宰夫設筵
加席几無尊句飲酒句漿飲句俟于東房凡宰夫之具
饌于東房

此陳器具也具卽下文宰夫之具羹定肉熟也甸人
供內外饔之薪蒸者陳鼎于大門外七一大牢無鮮
魚鮮腊也詳聘禮當門當大門中南面君禮也西上
自西陳而東也扃鼎鉉以受扛移鼏者鼏鼎蓋以繩
束鼏編聯于鼎鼎在外防閑欲固也設洗如饗饗禮

不可考而燕禮洗設于阼階東南饗亦當然槃以盥
手匜以沃水供君盥故小臣具之在東堂下與洗近
也設筵于室戶牖閒南面饌曰筵坐曰席依曰几不
設酒尊禮主食也飲酒飲賓之酒非獻酬也漿飲如
周禮漿人之六飲食飯必歠飲皆待于東房凡宰夫
之具食品皆是

按鄭謂鼏若束若編以茅爲鼏無据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
賓辟再拜稽首公揖入賓從及廟門公揖入賓入三揖
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
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
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介門西
北面西上公當楣北鄉至句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
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句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
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句階上北面
再拜稽首

此迎賓也公如賓服亦皮弁朝服也不出大門禮降
也賓入門左賓位也入廟門禮行于廟也大夫士謂
本國大夫士東夾東廂房向西也南謂立東夾西之
南北上自北序立而南也士立門東北面西上小臣

立東堂下南面西上皆相君迎賓賓由西南入也宰
大宰東夾北大夫立之北也內官之士小臣之屬在
宰東北西面立近堂東侍御之屬近君也此以上皆
先入卽位迎賓君與賓西南入故皆西面南上介門
西北面者三介先賓入及賓升堂三介仍立門西以
次而東也當楣當兩楹閒至拜賓至公一拜賓降西
階避公又拜所謂再拜也賓西階下答拜以臣禮答
也擯者辭辭拜下也賓拜不止公乃降東階一等寡
君從子賓栗階俱解見前篇賓升不拜階下拜成也
君命拜不受拜下之禮也北面再拜稽首從君命也

○按鄭謂夾室向南据尚書顧命西夾席南向聘禮東西夾設饔亦南向而此大夫與宰堂下之位當東夾室之南北則夾室在堂東傍非南向可知蓋夾室東西相向而陳設統于堂也

士舉鼎去鼏於外句次入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右人抽扃坐奠于鼎西句南順出自鼎西句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退大夫長盥洗東南西面北上序進盥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匕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魚七縮俎寢右腸胃七同俎倫膚七腸胃膚皆橫諸俎垂之大夫既匕匕奠于鼎逆退復位

此鼎入載俎也士謂有司之屬舉鼎謂扛鼎入去鼏去鼎蓋外大門外次入依門外之次在西者先入也碑在堂下庭中七鼎陳于碑南皆南向如門外之次西上上賓也首牛次羊豕魚等橫陳而東右人左人謂二人共舉鼎前者在西爲右後者在東爲左鼎既陳右一人自西抽扃委于鼎西向南遂西出左一人立鼎東徐升肉載俎也雍與饔同旅人飢饔人之屬俎載鼎肉熟于鼎載于俎故雍人以俎入陳于各鼎南旅人南面立于鼎北匕削木爲匙以取肉于鼎也

大夫操匕載肉者言長非一人也將匕盥手洗在阼階東南直堂東霤大夫立東夾南夾在序外立當洗東南故向西盥手北上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盥卒仍退立進者與退者交于所立位之前皆盥畢序進碑南鼎北南向操匕舉肉而左人待載者立鼎東西面執俎以載也魚乾魚腊乾禽飪熟也魚腊與三牲皆熟于鼎食禮無腥鼎也載體以下載俎之法體牲體奏膚同皮也魚七七尾縮俎順俎橫設也寢右魚臥俎上首向右也腸胃牛羊腸胃各七四七二十八同一俎禮鼎俎奇故七純肉曰膚割正曰倫橫諸俎直陳之垂長而垂也此以上皆熟于鼎匕載之俎者

大夫逆退謂先進者後退復位復東夾南之位

公降盥賓降公辭卒盥公壹揖壹讓公升賓升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句公立于序內西鄉賓立于階西疑立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醓醢昌本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句魚在牛南句腊腸胃亞之句膚以爲特句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二以并句東北上黍句當牛俎其西稷錯以終句南陳句大羹湆不和實于

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
公句以蓋降出句入反位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
宰夫設鉶四于豆西東上句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
牛句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宰夫右執觶左執豐進設于
豆東宰夫東面坐啓簋會句各卻于其西
此設正饌也公降盥將設醯醬降東階下盥手首設
醯醬饌以醯醬爲主也宰夫由東房出以授公于戸
牖閒公南面設于賓席賓辭辭公親也公立設賓跪
遷之醯醬宜居東賓爲遷于其所不敢煩公也公既
設醯醬退立東序內阼階上少東也不當阼示親饌

饌東出也賓立西階上少西亦序內東向疑立不敢
正對君也周禮醢人八豆此用韭菹等六醬東醬與
醯同處席北而六豆當醬之東南別爲二列西上者
起西北終西南西韭菹韭菹東醓醢醓醢東昌本昌
本屈而南麋臡麋臡西菁菹菁菹西鹿臡鹿臡北接
韭菹也士宰夫之屬俎即前大夫七載之俎俎七設
于六豆南南北二列始西北牛俎牛俎東羊俎羊俎
東豕俎北一列也又西南魚俎當牛俎之南魚俎東
乾腊乾腊東腸胃北與豕對此南一列也二三并六
惟膚俎接腸胃東獨設無并曰特俎既陳移空鼎出

旅人取鼎上七句人舉鼎順西出奠于大門外初陳
當門之所也黍稷炊黍稷爲飯盛以六簋陳俎西食
主穀西爲上也二以并兩兩相對爲二列東北上黍
當牛俎之西黍西稷稷西又黍交錯以終此北三簋
終一列也南陳者東南稷稷西黍黍西又稷此南三
簋又終一列也大羹湆牛肉汁也不和無滋味也鐙
瓦豆牛汁不和盛以瓦器貴質也大宰奉之公親設
重也右手執鐙左手執蓋合蓋執之既升授後啓也
由門入爨在廟門外也反位大宰反東夾北西面之
位醬西醬在六豆北大羹設于醬之西賓辭辭公親

也坐遷跪而遷于其所也大羹之所即醬西公設未
定賓安置不敢勞公也鉶小鼎盛鉶羹和牲肉爲陪
鼎所謂膷臐膮又謂羞鼎凡四牛二羊豕各一設當
六豆西六簋北也東上接豆爲兩列自東而西東北
牛牛西羊羊南豕豕東又牛二牛對也飲酒即前俟
于東房之飲酒至是實觶加于豐上宰夫舉以設于
豆東蓋饌以西爲上觶以右爲飲于豆東食不主飲
也簋會簋蓋設則合之避風塵也至是啓會卻于簋
西空處云各者六簋六蓋也下而仰曰卻六簋二列
每列三蓋合而卻之各置于西

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公再拜揖食賓降拜公辭
賓升再拜稽首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擩于醢句上豆
之間祭句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
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三牲之肺不離句贊者辯取
之壹以授賓賓興受坐祭挩手扱上鉶以柶辯擩之上
鉶之間祭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魚腊醬湇不祭

此賓祭正饌贊者負東房背房戶立告具告正饌備
也公立東序內正當房戶東南贊者南面告公揖食
揖賓進食韭菹醢醢居上列爲上豆辯徧通擩揉也
以韭菹徧揉于諸醢內合羣味以祭卽奠于韭菹醢

醢之北祭先食也賓自坐取菹醢近也贊者取黍稷
授遠也東面坐簋西地空也實于左手反于右手授
便也六簋徧取合祭也周人祭肺用所勝也凡祭祀
之肺切而不斷曰離食肺刌斷不離食便也三肺徧
取合幷壹授不再授也黍稷言祭肺言興受坐祭互
見也挩手既祭以巾拭手扱插同柶匙也鉶羹內有
柶賓以柶初插牛鉶遂徧扱三鉶合其味以祭于牛
羊二鉶之北祭飲酒於上豆之間酒在豆東也魚腊
醬湇不祭非其盛者

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湇西賓北面辭坐遷之公與
賓皆復初位宰夫膳稻于粱西士羞庶羞皆有大句蓋
句執豆如宰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先者一人升
設于稻南簋西間容人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
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牛鮨其鮨南羊炙以東羊胾醢
豕炙炙南醢以西豕胾芥醬魚膾衆人騰羞者盡階不
升堂授句以蓋降出

此設加饌既告具又加設致殷懃也粱穀之大者卽
今高粱炊以爲飯湇大羹在醬西粱又設于湇西坐
遷之卽湇西少遷也公與賓復初位公序內賓階西
也宰夫膳稻君不親設也穀以粱爲大故君自設食

以稻爲善故宰夫供膳食美曰膳粱西設于粱之西
士謂有司羞進也庶羞卽下膷臐等十六品肴美曰
羞品多曰庶[illegible]每品以一大臠加豆上待祭曰大如
脯之有橫膱少儀謂祭膴也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
風塵也士執庶羞之豆升階右執鐙左執蓋盡階不
升堂與宰執鐙同庶羞十六豆執不必多人先者進
授又反取之由門入饔在廟門外也最先一人堂上
陳設又一人往來取豆授共二人也加豆不與正饌
接別設于稻南黍稷西與正饌分正饌東庶羞西其
間容人賓于此出入也正饌堂中庶羞偏西故曰旁

十六豆爲四列每列各四始西北爲上屈折而東南西北膷膷牛臛膷東臐臐羊臛臐東膮膮豕臛膮東牛炙炙牛肉牛炙屈而南醢醢西牛胾胾切肉牛胾西醢醢西牛鮨膾曰鮨又屈而南羊炙羊炙東羊胾羊胾東醢醢東豕炙豕炙屈而南醢醢西豕胾豕胾西芥醬芥醬西魚膾以上十六豆所謂旁四列也終魚膾始膷所謂西北上也衆人謂士執羞者膳升也自下升上曰膳羞自門外升階至堂衆人升盡階不升堂自階上授于先者先者反之又授一人設之堂上故謂之膳既授豆啓豆蓋執以下階出廟門也

按鄭解膳羞之膳爲嬗爵之嬗非也

贊者負東房告備于公贊升賓賓坐席末取粱卽稻祭于醬湆閒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

此賓祭加饌也告備備周于具也粱稻皆加饌卽就也粱在稻東湆在粱東醬在湆東先取粱就取稻奠于醬湆之間以祭坐席末不于席中別于正饌也贊者兼取一授賓兼一祭皆變于正饌禮殺也壹祭不言其所亦醬湆閒可知

賓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賓三飯以湆醬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賓捝手興受宰夫設其豐于稻西庭實設賓坐祭遂飲奠於豐上

此賓食也賓降拜將食拜饌也自閒坐跪于東西兩饌之間擁抱也取粱湆二者公所親設食必歠湆湆正饌粱加饌兼取也降將往食于西階下不敢居尊也公辭降也賓西面跪奠粱湆于西階下轉東

面對對君也奠于階西示欲于此食也既對君西面坐取粱湆升奠于原所從君命也復降辭公不敢勞公臨視也公許謂退東廂俟賓食也箱廂通卽夾室擯退負東塾退立廟門外也卷去重席不敢居隆禮也公不辭聽也三飯以手三舉飯食食必歠湆肴必擩醬故曰以醬湆觶卽前所實酒觶漿飲卽前俟于東房之漿飲食畢則飲酒漿觶以盛酒漿豐以承觶賓興受受觶也設于稻西近賓右便取也庭實皮幣之屬以侑賓食于此時設遂飲飲酒漿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筵北面擯者進相幣

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賓入門左沒霤北面再拜稽首公辭揖讓如初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辭公句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湆

此公以幣侑賓食既設庭實宰夫以束帛授公親送勸賓食曰侑公出東廂仍即東序內西向立賓聽命降拜將受幣拜也受當東楹就君也北面臣禮也退西楹西東面立公將拜送也公拜賓先降不敢俟成拜也介逆出先賓出也賓在堂三介在門西北面近門者先出曰逆賓北面揖揖執庭實者示親受也以出賓以庭實出公降立俟賓反也上介受賓幣受于門外也從者賓從者訝受皮謂君有司執皮送于門外賓從者迎受之也賓入門復入也三飯可退矣公以幣侑待于庭下故賓復入沒霤入門內簷外沒盡也北面拜稽首謝公幣將告退也拜于門內公在庭也公辭止其拜留之也揖讓如初升賓升則介亦復入門西賓再拜將更食也賓降辭公辭其臨視如初禮也會飯謂黍稷會簋蓋也黍稷六簋皆有會稻粱無會故初三飯即食稻粱此食黍稷也三飲初三飯一飲此三飲則九飯也不以醬湆不用正饌也初食加飯以正肴此食正飯以加羞皆兼兩饌

挩手興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再拜稽首公降再拜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魚腊不與

此卒食送賓歸俎也公于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粱二者賓親徹以降重君親設也奠于西階下即向者賓欲降食之處東面拜即奠處拜公降再拜降阼階西面答也介逆出先賓出也卷猶收也俎以三牲爲主歸三牲之俎歸正饌也乾魚乾腊非三牲不與則腸胃膚后于魚腊不與可知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訝聽之

此賓拜賜賜即食與幣皆再拜稽首四拜四稽首也訝迎賓將命者聘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小聘大夫則士訝也聽之謂入告出報也凡拜賜不相見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魚腊皆二俎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庶羞西東毋過四列上大夫庶羞二十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

此言公食上大夫之禮殊于前食下大夫者也大聘
以上大夫食禮八豆加茆菹麋臡八簋加黍稷六鉶
加羊豕九俎加鮮魚鮮腊也魚腊皆二俎謂乾魚乾
腊外加鮮魚鮮腊為二也魚與牛羊腸胃倫膚三者
各俎所載數以爵為差用九小國之卿用十一大國
之卿用七小國大夫用九大國下大夫大國下大夫
當小國上大夫下大夫庶羞十六西東四列上大夫
加雉兎鶉鴽四為二十然陳設之法東西皆不過四
四豆加南為一列南北五東西仍四也鴽鶉屬田鼠
所化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豆實實
于罋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
楹間二以並南陳庶羞陳于碑內庭實陳于碑外牛羊
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無儐明
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

此君不親食使人致食之禮使大夫上下各以賓爵
如初戒分敵易親也豆實菹醢之屬簋實黍稷之屬
庶羞膷臐之屬庭實皮馬之屬各如公親食之數但
菹醢不用豆實于罋黍稷不用簋盛于筐其陳于堂
上二以並同其南北縮陳楹內楹外異也豆主薦者
自外陳而向北簋主食者自內陳而向南庶羞加饌
故略以原器陳于庭中碑內不與正饌同登堂也庭
實陳于碑外從其常處但無人執牛羊豕鼎俎之實
不殺故生致之陳于門內不列于庭西方東上與餼
位同也賓朝服受如饔禮謂以皮弁迎于門外再拜
大夫不答拜同但不如受饔有庭實儐使者耳

大夫相食親戒速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降盥受
醬湆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賓止
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卷加席主人
辭賓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

送幣亦然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卒食徹于西序端
東面再拜降出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
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賓受于堂無儐

此大夫相食主國卿食賓之禮也親戒親速不遣使
也迎賓于大門外不于門內也饗禮拜至不可考降
盥受醬先盥後受也受醬受湆受侑幣皆與公食禮
同但公受于堂上此則自阼階降堂受而授者升階
一等主降賓不從為異公侑幣束帛此束錦賓食于
公執粱湆降西階此執粱湆往西序端不降主辭則
反不奠不對不取也賓食于公卷加席公不辭此主

人辭賓卽不卷受公侑幣再拜稽首公拜送幣無稽
首此再拜稽首主賓同也賓將食于公降堂下辭公
不降此賓降一等辭主人從降食于公卒徹粱與醬
降西階下東面拜此徹于西序端階上拜而後降此
以上皆大夫相食之禮與公食大夫異者也其他俎
豆之數陳設之儀同主人有他故不親食公使大夫
朝服以侑幣致蓋賓客之事國之公事君臣一也賓
受于堂上無儐與受公致食同
記〇不宿戒戒不速不授几無阼席亨于門外東方〇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句緇布純加萑席尋句玄帛純皆

卷自末宰夫筵出自東房〇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
北面立〇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〇贊者盥從俎
升簠有蓋冪凡炙無醬〇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
如下大夫純〇卿擯由下句上贊句下大夫也〇上大
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〇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
首

此記前文之未備不宿戒當日戒也戒不速賓聞戒
卽至不再召也不授几公不親授也無阼席不設主
席也烹于門外爨在廟門外也東方貴陽也蒲筵
蒲草爲筵席丈六尺曰常緣邊曰純加重席也萑細
葦八尺曰尋捲席者自下爲末舒席者自上爲本司
宮具筵于東房宰夫設之故自東房出賓之乘車謂
大夫所乘入朝之車曲禮客車不入大門覲禮偏駕
不入王門臣子及朝門外下車則還車北向不稅駕
立以俟也西方賓位也鉶和羹之鼎羹有菜曰芼藿
豆葉苦苦菜薇細豆苗滑味之滑利者內則云滫瀡
以滑之猶今人以豆粉和羹之類贊者贊賓祭俎者
俎升則從升簠以盛黍粱前云宰夫坐啓簋會是簋
有蓋而不言簠蓋于此記簠亦有蓋有冪但黍稷先
設用而稻粱後設不用耳凡炙謂牛羊豕炙炙宜乾

食故不設醬[illegible]謂上大夫擯贊禮者卿擯謂食卿之
擯几賓主升降行禮擯贊之食卿則擯立堂下有事
由下升其立堂上贊禮者食下[illegible]大夫之擯也公食
下大夫酒飲進于設正饌之時漿飲進于賓三飯之
後如食上大夫加庶羞爲二十則酒飲漿飲再設以
酒漿食庶羞可也食之明日拜食與幣于朝皆再拜
稽首者上大夫與下大夫公食大夫與大夫自相食
同前旣云他皆與公食大夫禮同此又特言者拜不
在食日嫌上大夫異也

按鄭解席卷自末謂末有識非也末在卷舒不在席

儀禮節解卷十

郝敬習

覲禮第十

諸侯朝見天子曰覲周衰禮廢文武攸同之蹟不可詳考後儒纂緝舊聞摹爲覲禮記其大畧耳未若燕射聘食諸侯大夫禮言之娓娓然而又足信周禮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名家以臆鑿說諸侯見天子禮唯有覲今以覲禮爲嚴曰殺氣質生氣文別爲朝宗遇以便不寧侯是東遷以還頹政非先王舊章也鄭玄好信不達謂三時禮亡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於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

至于郊諸侯入覲至王城郊外皮弁朝服之冠王使人執璧爲信迎勞來覲諸侯稱侯氏者君前以侯爲氏不敢自殊也帷郊外設帷爲次以受王命使者不答拜侯氏爲天子拜也執玉執璧也使者不讓先升尊王命也使者左還既東面授玉以左體轉向南示將去少立以俟還璧也既通信還使者璧復王命也侯氏降拜送王也止使者將儐也侯氏先升導賓也授几則設席可知使者受几自設于席左也左驂庭實四馬最西一馬也馬首北以西爲左一車四馬左右兩驂西爲左驂也使者由西階降親牽左驂出餘三馬侯氏士牽送使臣從者門外受侯氏遂從使者入于王城

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儐之束帛乘馬

此天子賜諸侯館舍曰以下使者致館之辭天子稱同姓諸侯爲伯父順命順承王命來朝也儐之侯氏儐禮王使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稽首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某日謂覲日帥乃初事率循故事也諸侯既至入覲自有常期天子必使人告示賓禮之意前朝將入朝

之前次朝門外次舍將覲先次門外以俟衆集也同
姓異姓皆諸侯北上自北序立而南也
按先朝而受次則入覲者衆矣故不曰侯氏曰諸侯
同姓異姓先日戒期比次列舍然後入所以防雜越
也鄭拘周禮謂六服以遠近分至四時異禮或在廟
或在朝或迎或不迎參差煩亂不可為朝常迂鑿之
說也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
有繅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
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

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
拜稽首擯者謁句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
降階句東句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
出

此入覲也覲之晨侯氏先自告其行主古者大事出
奉其廟主行有事則告禰猶副也天子衮冕為正諸
侯以下冕服為副釋幣奠幣告禰以將入覲也古者
天子受覲于廟所以昭先烈也諸侯入覲告禰所以
率先職也墨車黑漆車周禮大夫墨車諸侯乘之所
謂偏駕不入王門也諸侯金輅象輅各殊所謂偏駕
也不敢偏駕疑于天子之五輅也偏駕不乘故衆皆
墨車龍旂畫龍之旂弧以張旂形如弓韣弓衣瑞玉
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天子分封頒
以為瑞諸侯來朝執以為信也斧作黼繡黼為屛風
設于座後天子所依也考工記白與黑謂黼色取西
北金水嚴凝象乾之斷也戶牖之間南面之位古廟
制堂北中為室牖東為室戶席在戶牖間左右皆几
優至尊也神几尚右人几尚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
為神人共主也衮冕詳見周禮春官司服職衣衮冠
冕也負斧依背黼扆立嗇夫官名嗇穡通郊遂奔走

之吏春秋傳曰嗇夫馳庶人走承命承諸侯入見之
命非他親之之辭詩云豈異伊人兄弟匪他入門右
不敢趨賓位也坐奠玉跪而奠所執之玉于地不敢
親授也擯相禮者謁傳王命使進謁升升堂侯氏降
降西階自西階過東當堂上斧依前北面再拜稽首
所以覲也王不答拜直受也乃出覲事畢也

按此節叙覲禮簡而直情而信無交擯三辭親迎親
送賓主對立遠近步數之法鄭氏僻信周禮穿鑿粧
飾過也嗟乎天冠地履萬古常新雖無此文覲禮可
知況彰彰如是乃引衰世下堂之事以為三時禮闕

豈不謬哉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此享禮也四享諸侯五等子男同等故四猶下言四傳擯也鄭據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皆三享謂古三四字積畫致誤然周禮未可盡據也庭實唯國所有各以其產皆束帛加璧致之奉親奉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居前上首特出曰卓論語云如有所立卓爾一

馬中庭卓立九馬羅列于後先進者從西以次并列而東故曰西上擯者曰予一人傳王命將親受也侯氏升致命升堂致將受之命于王王撫玉以手撫摩其璧不撫帛也撫其玉不親受尊受卑者之禮與昏禮舅氏撫婦之贄同侯氏自奉其玉帛降西階下東面授大宰卽階下再拜稽首送幣不敢授之堂上也王既受享侯氏自牽其馬出授王人異于常禮主人士受以出也事畢享禮畢

按鄭謂匹馬卓上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蠡說也諸侯常貢安得異馬如屈產鄭小駟之類者此當世天馬西狹之事奈何以附會古禮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侯氏再拜稽首出句自屛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此諸侯述職待罪也覲享既畢脫跣未分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凡禮事袒左刑人袒右肉袒袒衣見肉門東趨右也凡刑事尚右聽事猶言待罪告告擯者謁猶請也寧安也乃汝也屛南屛牆南天子屛在

門外侯氏既得天子命遂出廟門由屛南適門西入廟門左北面復常位也勞安慰也升拜拜謝也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

此天子賜命諸侯書云車服以庸詩云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使人賜于館舍侯氏迎

于館門外路卽車西上車設于西馬在車東車下四馬馬別設車下無馬故云路下四亞之亞次列也重賜加賜如金帛器用牲畜之類諸公天子三公師保傳諸者不定唯所使也篋以盛服命書天子所錫命侯氏策書上篋上大史掌策命右居諸公右述命宣讀命辭兩階之間東西兩階中也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饗禮乃歸

此記天子稱諸侯之辭伯叔父舅尊敬親愛之稱饗禮饗與燕食之禮周禮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歸反國也

按周道盛時小雅伐木歌諸父諸舅燕飲驩洽君臣胥樂或寵命褒嘉稱謂之間極致優崇先王所以尊尊親親之誼如是耳至于廟朝行禮辨分以天子父其臣爲伯爲叔爲舅大邦小邦不復序爵雖兄弟婚姻不論長幼尊卑槩曰伯叔正名謂何此東遷以後頹風非文武之舊章文侯之命始作俑矣夫子刪書存之其有所慨也夫

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此節一家之說凡諸侯入覲天子率之以祀羣神壝土爲宮于國門外四門每方一門中築土爲壇壇四方十有二尋每方九丈六尺也壇上去地深四尺方明四方上下神明以木爲主方四尺上下四旁各一尺設六色每方一色象天地四方也設六玉每方以其玉函木上上與東方皆圭上爲天帝東方帝所出其玉同圭銳象陽居上璧孔象陰居下璋半圭象半陽居南璜半璧象半陰居北琥虎形象金猛居西圭上剡象物生居東上介諸侯之相君之旂卽諸侯之旂置于宮豫識其君朝列之位也上左諸侯各以其爵自東立而西不言面皆北面可知四傳擯公一侯一伯一子男同一相禮者各以其等傳命見王于宮而後從王以祭也馬八尺以上曰龍乘龍以龍馬駕車也大旂大旗也象謂旂上畫日月交龍之象出由

宮出東門即壇宮東門反祀方明祀于壇上也先朝
日後祀方明日爲明主東方生明迎日而反祀于壇
上既祀又禮之者祀方明則合羣神而禮則各就其
方位南北西門皆壇宮門日爲陽精故於南門月與
四瀆陰精故于北門山川丘陵主成物故於西門皆
於門外者望其神致禮也祭即禮也祭天神日月燔
柴升煙以通之祭山丘陵升高以加之祭川沈物以
委之祭地瘞物以實之皆所謂禮皆行于各門之外
〇按鄭于此節引周禮四時之說與禮記明堂位牽
合秋官司盟謂天子設壇郊外與諸侯同盟本文自

明曉被其附合割强不可讀甚無謂也世儒標目以
爲大朝覲之禮豈非以耳食者與
記〇几俟于東箱〇偏駕不入王門〇奠圭于繅上
此節記前文之未備几設左右几于戶牖間俟于東
廂几藏東夾室待行禮王即席乃設之偏駕解見第
四節此申明諸侯乘墨車之義奠圭必于繅上開繅
呈圭也申明瑞玉有繅之義
按覲禮在十七篇中獨簡當近情可信鄭註强補遂
使天尊地卑明白易見之蹟反謂殘缺未備自騁胷
臆增百世禮學疑障可怪也

卷十終

儀禮節解卷十一

郝敬習

喪服第十一

親死曰喪喪失也孝子不忍死其親如親尚在相失
云爾服思念也服以表貌貌以象心服心也詩云無
思不服易云古者喪期無數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
年喪服唐虞世已然至周乃有五服之等衰麻哭踊
之數如是篇所傳後人益推廣之耳

子夏傳

凡篇內傳曰相承謂爲子夏作是未可知也服制斷

自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缺焉是書多補葺于衰世非
盡先王之舊孔氏之遺經也經非盡自孔子出傳安
必爲子夏作禮以飾情情發于哀最眞而禮行于喪
最質夫子論禮之本曰與其奢寧儉喪與其易寧戚
反本從質莫如喪子游云喪致乎哀而止篇內所言
義從之等殤降之數布縷之多寡冠衰之易受極其
煩雜無乃傷于易而遠于儉與自宿儒不能詳舉其
數而欲顓蒙之衆學且習焉難矣說者謂周公制禮
監二代而郁郁其斯之類蓋周公懲二叔之不率制
禮辨微有之秩序等級自然不容易者是聖作之遺

其煩瑣苛細世所不用者强半豈盡周公之舊與

喪服斬衰(摧)裳苴絰(迭)杖絞帶冠繩纓菅(姦)屨者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厄)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齊(咨)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

冠六升外畢(句)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鞋去)也外納(句)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此斬衰之制喪服惟斬極重斷而不緝曰斬凡凶服上衣曰衰衰摧也衰毁襤褸之狀下曰裳正斬衰裳布三升義斬衰裳布三升半苴包也臃腫粗惡之狀苴絰杖謂絰與杖皆苴絞麻為大繩圍首曰絰絞取固結緊急之意絰垤也痛憤凸(迭)起之狀麻在首之名絞帶絞麻為要帶視首絰大小有差亦稱要絰杖以扶毁瘠竹為之其狀亦苴冠喪冠斬衰冠布六升冠尊稍細于衣冠下不用布武以麻繩一條通屈為武垂其餘為纓曰繩纓菅茅屬菅屨結草為屨傳曰作傳者釋上文之義緝編緝使齊不編緝但斬之耳蕡實也麻之有蕡枲麻之結實者詩云有蕡其實麻結實者根幹粗駔故曰苴搹扼通盈把曰搹或作搤一手所握也本謂麻根首絰以麻連根屈為兩股并絞以根居左向下左為陽向下為天以象父也母喪反是齊衰之絰以下明五服皆有絞帶之制以補經

文之未備齊衰之絰斬衰之帶謂母服之首絰即父服之要絰凡首絰大于要絰母服降于父服也五服皆有絰而要絰皆居首絰五分之四以為差分必以五服有五等也帶即要絰以為帶即以為本服之要絰也削杖削木為齊衰之杖木用桐哀同于父也削使方象地也杖各齊心長與胸齊也下本杖竹木皆以根居下杖之始設專為扶病爵在則先貴者無爵則先喪主擔扶也非喪主而哀則以輔病凡斬服皆杖惟童子不杖以其幼小不備禮不能病也婦人亦不杖不迎送拜賓不勞苦亦不能病也條屬以小繩

一條爲冠武通屬無缺也右縫冠合縫偏右大功以上衰重皆尚右小功以下衰輕尚左吉冠武缺在後冠禮所謂缺項也冠六升用六升布爲之八十縷曰升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外畢冠縫以邊向外鍜洗治其布水不用灰不尚精潔也衰布三升倍纚于冠其鍜不灰同衰三升則裳亦三升也菲扉同草履也一名不借以其惡賤曰菲納收也收其草緒向外曰外納猶冠之外畢也倚廬倚木檐下爲居廬編藁曰苫土墼曰塊溢掬通米盈握言食少也虞既葬始祭之名虞安也安冤靈也既虞則翦除倚廬屛蔽之草加柱楣下翦脩飾也朝夕哭哭有時異于初喪哭不絕聲也練謂期小祥易練冠也舍外寢不居倚廬亦不入內也素食無滋味之和也哭無時無每日朝夕哭之定時但思至則哭也

按五服絰皆絞麻爲之始死麻散垂成服絞據後經文齊衰以下帶皆言布不及麻何也言麻絰則該首要也古禮服有衣卽有帶言衰裳卽包帶篇末記衰裳之制亦不言帶猶言冕弁兼服也但禮服大帶用繒喪服大帶用粗布惟斬衰無布帶與冠纓同齊衰以下冠布武加麻絰布帶加麻帶故經于斬衰言絞帶于齊衰以下言布帶也鄭謂布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近是謂布帶爲要絰首絰象緇布冠缺項非也絰主麻帶主布絞帶與首絰同麻故可名要絰而布帶非絞麻安可名絰乎喪冠自有武何爲以絰象之假如環絰加于冠弁上又以何象冠弁乎又解升作登訓成據樂記男女無別則亂升史記作亂登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一手所把曰升織布牽縷以一手爲一升一指間挾十縷四指四十縷往復則八十縷也又云米一溢爲一升重二十兩二十四分升之一爲一溢非也溢與掬搹弁通謂一握米耳

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

此以下皆言爲斬衰服之人五服皆先舉其制後歷數其人父不言親人皆知父親而不知父尊知父尊而不知其爲至尊也一氣初化乾道資始雖母亦後之故曰至尊凡禮主敬而尚尊聖人爲禮以義制恩人道所以別于禽獸此也故禮絕于事父尊之至也臣之事君資之而已

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

此斬衰也諸侯於天子猶子於父亦至尊也此所謂資於事父以事之者也

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斬衰也凡有土之主皆稱君喪則其臣皆爲斬衰亦猶子於父也
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此斬衰也父爲適長子喪亦斬衰三年蓋其父本宗子繼祖禰之正體于上又將以宗祀之重傳之是以三年也乃指父重謂宗祀庶子謂父本庶子非正適所生長子亦無繼祖之重則不得爲三年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按父爲子喪如父義未甚協
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句若子
此斬衰也爲人後者謂爲所後之父服斬傳問何以三年疑其與親生者有間也受重謂繼宗祀尊服斬衰之服爲後者必同宗爲其初本一體也支子旁支之子非適適則各繼其正體也支子既爲其人之後即其人之子於所後者之祖父母即曾祖父母也其妻即母也其妻之父母即外祖父母也其妻之昆弟即舅也其妻昆弟之子即內兄弟也皆如子之于父故曰若子所以以父服服之
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尊也
此斬衰也妻爲夫服妾爲夫君服皆斬妾接也君主也妾不敢匹適故稱夫爲君妻從夫如子從父妾事夫如臣事君其尊同其服同
女子子在室句爲父布總箭笄髽揭衰三年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此斬衰也男女稱子對父母爲子也女子重稱子別于男子之爲子也女子既嫁爲其父母期已嫁反在父室父喪亦斬衰三年總以布覆髮猶男子之冠用六升布笄簪也箭小竹以卷髮髽露紒也男子斬衰始死投冠脫髦括髮齊加絻女子斬齊衰皆髽男子成服加喪冠女子成服加惡笄布總衰三年與男子同不言裳可知六升布四百八十縷也總長止六寸取覆髮耳喪笄比吉笄短二寸獨于此詳者因明婦人爲斬衰首服所異于男子者子嫁反以下明此女子非未嫁之女未嫁與子同該首章爲父例此既嫁

反者也既嫁從夫無夫反則父為所天故喪父三年與子同

按鄭以此章分三節解非也又謂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据齊衰三月傳云嫁者嫁于大夫然則士庶人妻反在父室不當為三年乎又謂婦人衰不言裳者衣與裳不殊無据或因周禮王后六服但言衣故附會之與詩云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此婦人自言己服也又曰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此人刺婦人服也安在其為不殊邪昏禮女純衣纁袡袡即裳鄭避不殊之證解袡為衣緣豈有言衣不及裳徒言緣者邪即本記衣衽尺寸各殊衽即裳衣別男女也始冠笄男女異記明言之矣

公士句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句大夫室老士句貴臣句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

此斬衰也公士謂諸侯之士與大夫之衆家臣各為其君斬衰三年但加布帶與齊衰以下同屨麻繩不用菅與不杖期以下同蓋爵貴者恩重盡服爵卑者恩殺服損也公卿諸侯之卿大夫室老大夫家臣之

長士大夫之邑宰此皆貴臣得盡服餘皆衆臣布帶繩屨也有地謂諸侯有社稷大夫有采邑衆臣布帶繩屨皆杖但不以杖即位異于貴臣杖即位也近臣閽寺之屬恩禮又殺于衆臣服無等惟視嗣君服服耳菲即屨也

按此亦斬衰但言布帶非遂廢麻也與下疏衰等布帶同說詳首章

疏衰裳齊句牡麻絰冠布纓句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洗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古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此齊衰三年之制疏麤也斬衰布三升及三升半未成布至四升始成麤布故曰疏衰裳斬衰先言斬齊衰後言齊者斬則不復緝齊則先斷後緝牡麻無子之麻麻無子者根幹稍細異于苴也絰首要絰冠用布為武垂為纓外加麻絰削木為杖不以苴竹布帶以同冠七升布為大帶不言絞帶者麻絰包舉矣疏屨亦以草但菅則未成屨此成屨而麤惡猶疏衰之於斬衰也斬衰不言三年齊衰言三年者斬皆三年齊有不三年者三年齊重比于斬者也緝言齊也緝其邊使齊異于斬也麻無子者曰牡枲麻苧麻可績

有子無子均為枲非苴麻外別有牡麻但實不實耳以牡麻連根屈為兩股弁絞麻根居右向上右為陰向上為地象母也三年之齊冠布七升沽苦通麤也首服宜精功此用七升布麤功也斬冠六升不言沽功者未成布也麤𣃁皆草而較細于菅

按古者衣必有帶帶用帛雜記云麻者不紳不帛帶垂紳如吉也今世齊功以下皆以麻帶代大帶與斬衰同非古也拶經惟斬無布帶衰齊以下布帶加絞帶布帶卽禮衣大帶絞帶代禮衣之革帶也

父卒則為母

此以下皆言為齊衰三年之人母喪無父則為齊衰三年父在不得伸則齊期耳尊統于父也

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此齊衰三年也繼母謂適母死父再娶之母如母謂父卒亦三年也因母卽適母適為繼因因適有繼適繼相因故不敢殊

按鄭訓因母為親母非也

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汝以為子命子曰女汝以為母若是句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句死則喪之三年如母句貴父之命也

此齊衰三年也慈母養育成人之母恩同所生必父妾父命為母子乃可雖非父敵父旣命為已母矣故曰貴父之命

母為長子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此齊衰三年也父為長子斬三年則母不得不為齊三年父重母差輕子為母齊亦輕于父也

按長子與父母同服此制禮者敬宗之義然子為母齊三年必父卒然後可母為長子齊三年則是父在亦然矣父能厭母而不能降子則母輕母不敢降子而子降之則母愈輕此亦義之當質者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句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句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此齊衰期之制經帶杖屨與三年同重言者明為義屈實與三年同情也問者設問也斬衰三年冠皆六升齊有三年有期不知冠之異同故言齊衰與大功冠皆從所受受猶接也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是也言齊衰初喪布四升冠布

七升旣葬衰受冠布七升冠更受八升大功初喪冠布八升旣葬衰受冠布八升冠更受九升緦麻三月小功五月緦麻以小功之冠爲衰小功以大功之冠爲衰不言受者三月五月則旣葬服除故無受傳本明齊衰而及功緦附見也帶謂布帶不言麻帶同經也緣謂深衣領袖帶與緣布稍細各視其冠布升數

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

此以下皆爲齊衰期之人父在爲母齊期至尊謂父私尊謂母父至尊而子又尊其母故曰私尊子爲父

屈而父爲子伸故子服雖期年已除父娶必三年後繼以伸其子所不敢伸之志也志謂心喪

按尊尊親親天下之大義子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禮根于仁裁于義凡禮由義起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知仁而不知義知親而不知尊禽獸是也禮以別人道於禽獸故禮莫大于尊而親爲次尊父親母禮之大義也

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

此齊衰期夫爲妻與母降服同母妻非等故傳設問蓋妻與夫敵體共承宗廟啓後嗣親亦至矣故與母同服

按爲妻期父在亦期父卒亦期也但父在適子爲妻期而不杖適婦喪父爲主也庶子則否父沒則否

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句親者屬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此齊衰期也妻被出義與夫絕子之於母恩無可絕雖父在出母猶杖期傳曰以下申明其義蓋出母杖

期似與見在之母無別然出母之服僅止于母若出母之父母爲子之外祖父母則不爲服矣宗絕族也傳曰又引古傳語絕族謂不相連屬之族母在內則母族爲相連母出則族絕服無旁及施旁及也親者謂母子屬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母子至親相續無絕所以母雖出子必爲期雖然父絕子屬不幾于背父乎故唯庶子不繼正體者得服適子爲父後者則不得服適子後父與父爲體父至尊也遂尊服私親是與至尊二體故不敢

按適子不得服出母此禮過嚴乃所以上義而先尊

也喪服少寧戚之意非必盡古人之書

父卒繼母嫁句從句爲之服句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

此齊衰期繼母父繼娶非親生適母父死子幼從繼母嫁是始終相依也母喪則子爲期子喪則母亦然以報之傳疑從嫁之繼母何以母子同服蓋生相依而死相棄是無終也生依之死服之所以貴終終其爲母子之義也然則親母嫁從者其服可知

按繼母再嫁于先夫之誼已絕而爲之期使長子繼父者用此禮所云尊者一體謂何血屬之子尚不敢

服其私親改節之婦乃食報于他子世俗往往有之于禮近濫傳義本疎闊而註疏力爲周旋未見盡協也

不杖麻屨者

此齊衰不杖期之制麻屨與疏屨異冠絰帶等皆與杖期同

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此以下皆爲不杖期之人孫爲祖父母不杖期祖父母之親不及父母而論分則父所尊也父所尊故亦曰至尊

按此有父在之正禮父沒適孫爲其祖三年以代父也禮各舉其正者斬衰首父齊衰首母不杖期首祖父母舉其正而凡不備者皆可義推矣

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

此不杖期昆弟之子爲伯叔父母伯稱世者父之兄則小宗也繼世尊之故曰世伯叔父母非尊于祖父母何以與祖父母同服雖不尊于祖父母而實與祖爲一體父至尊又與父爲一體惟其一體所以同服若昆弟之子則我爲世叔父世叔父爲昆弟之子亦期尊爲卑服宜降而亦期何也世叔父非如祖父正尊旁尊也正尊可加尊而降卑旁尊不足以加尊昆弟子爲世叔父母期則世叔父母亦爲昆弟子期以報也雖然皆一體也故父子如頭足夫妻如判合昆弟如四肢父子一體則世叔父與祖非二夫妻一體

則世叔母與世叔父非二昆弟一體則父與世叔父非二所謂與尊者一體也但各有父子不得不分雖分亦終非二分殊而體一辟避同子各事其父故昆弟不得不避之是以分耳宮謂父子各居别宮各事其所尊宗小宗卽世父母之宮名服謂旣名爲世叔母不得不從世叔父服服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此不杖期也夫爲妻杖期舅爲適婦大功常也大夫適子妻仍期不降何也大夫不以貴降適其于適子

婦大功仍大功也父不降而子又安可降乎所以大夫適子仍得爲妻期然不杖何也父在適婦之喪父主之父爲主子杖是奪其父主不敢也然則大夫庶子爲妻宜如何曰宜大功是父所降也欲爲期不可得也然則大夫庶婦喪亦爲主乎曰否則大夫以上降其妻乎曰否則何以獨言大夫期降自大夫始

按降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夫以尊降者爲辨分以出降者爲情殺可也若夫厭降者已非諸侯大夫而徒以父之所降已亦降旁尊降者已非君公而徒以爲公昆弟于所親亦降則似迂矣故縣子曰古者無降上下各以其親世運有隆替親有不得不殺恩有不得不窮非古也權其通者惟達人乎

昆弟

此不杖期也昆弟卽兄弟昆同也同本曰昆弟第也父第曰弟凡親族齒相若稱兄弟同父稱昆弟後倣此同父相爲期也

爲衆子

此不杖期父爲庶子也若父大夫則降爲大功諸侯

絕矣

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此不杖期伯叔父爲兄弟子兄弟子爲伯叔父亦然一曰報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此不杖期也父母于適子三年于庶子期昆弟相爲期大夫于庶子降爲大功于適子不降故大夫之庶子厭于父爲庶昆弟亦大功于適子之爲昆弟者仍期故曰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適言弟適少于庶者

也

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

孫婦亦如之

此不杖期適子早死立適子之適子繼宗曰適孫死則祖爲之期祖爲孫大功常也以其繼體加隆焉若使適子在等孫耳無適庶之異也其于孫婦亦然無適子有適孫乃有適孫婦不然孫婦等耳皆大功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此不杖期也子出繼宗人則爲本生父母不杖期本生父母亦以此反服曰報傳疑爲父服斬而降期何也蓋既爲人後即爲所後者斬若又爲所生者斬是二斬也凡繼繼宗也宗爲太則所親爲小故舉宗法明之大宗自始祖以下適長世世相傳合族人共宗之小宗謂始祖適子之第二子亦以適長世世相承五服内宗之大宗百世不遷小宗歷高曾祖考每四世親盡則遞遷大宗繼祖小宗繼禰各同父以上各以其四親爲小宗同父之適爲繼禰小宗同祖之適爲繼祖小宗同曾祖之適爲繼曾祖小宗同高祖之適爲繼高祖小宗此外則五服窮而不復相統矣以彼各有五服内繼高祖下者自爲統也族人各有四宗又共事其始祖之大宗故大宗尤重大宗絕必擇族人支子繼之大宗尊小宗親小宗輕大宗重也今人但知親小宗不知尊大宗知親不知尊知父母不知祖宗則禽獸鄉人而已學士大夫諸侯天子德愈尊則統愈遠此尊親大小之分也諸侯之大祖謂始受封之君天子始祖所自出之帝如周人追祀帝嚳之類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尊者德隆卑者德薄故所統有遠近大宗不可絕爲族無統也絕則以支子後適子不得後大宗各有所後也此見宗嗣至重爲人子者不可輕爲人後既爲人後則不得復遂其私也

○按古立後惟宗非宗不後非支不後人君子不樂爲人後惡背親也今世庶絕皆議後其謬者屈宗後庶其尤謬者一子兩後一後兩子或獨子後人或無

子爭後利死者財產詭道百出貪戾無恥莫斯爲甚

昔夫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曰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餘皆入夫爲人後者至與敗軍亡國者比志士仁人所以恥不爲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句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

此不杖期既嫁之女爲其父母與其兄弟之爲適長者皆不杖期傳疑子於父宜斬不斬何也婦人既以夫爲尊無復尊父之義故不貳斬者不貳天也其爲適兄弟期者適子後父則家之小宗也婦人有故則將歸焉故爲之期從其所親以殊于大宗之齊衰三月者也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財貨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此不杖期也前夫子謂母再嫁之夫曰繼父同居則恩猶父也雖非血屬死亦爲期傳引舊傳明同居之義見所以爲服非苟也妻穉夫死子幼無親與子再適人非得已也子稱其人爲同居繼父非泛然同居也設使子有大功之親則不得依他人爲父使其人有大功之親則亦不得養他人爲子或私其財貨不與同利易其宗姓使不得自奉其先祀或使其妻預既絕之禮使鬼神不享有一於此則恩誼薄烏得稱父必是數者兼備又獨父孤子終身相依如此眞繼

父矣然後可爲齊衰期年若三者備始同居而後異居則但可爲齊衰三月若初未嘗同居于前數者無一爲路人耳三月不可況期年乎

按婦人二夫女德虧矣喪服有繼父叔季委巷之禮非古聖經制議禮者不可不思

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此不杖期也臣爲君斬臣妻爲君期夫之所尊妻從服也凡從服降正服一等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句無主者句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

此不杖期姑於姪姊妹於昆弟女子子於父母適人死父母昆弟姪爲大功常也若無後爲主則爲期加憐也姑姊妹于姪昆弟死無主亦然以報也有主姑姊妹適人者爲大功報不言女子子爲父母本期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此不杖期君凡有地者之通稱臣爲君之父母與妻與長子與祖父母皆期六者皆君至親君服臣從服君于父母與長子皆服斬君妻于臣爲小君與君同尊君不降其妻臣從亦期也凡孫爲祖期以有父爲

後也若孫無父後祖亦服斬故君有以適孫繼祖服斬者臣亦從服期凡從服降一等

按鄭謂此始封之君其祖與父未嘗爲君故臣無服從君之服是也又謂父卒者爲君之孫宜嗣位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非也父卒爲祖後服斬此禮不專爲君設凡孫於祖皆然此因臣從服君祖父母期明君所以服斬之故衛輒繼祖援此禮但此祖父未嘗爲君嘗爲君則臣亦服斬矣

妾爲女君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此不杖期女君適妻之通稱婦爲舅姑期妾于正嫡亦然舅姑于適婦大功庶婦小功

按鄭謂女君于妾無服非也旣云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則女君視妾如舅姑視婦可知舅姑于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女君于妾亦然

婦爲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

此不杖期夫所至尊至親妻從夫服也匪夫則路人耳誼雖戚不得不謂從

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此不杖期姪子爲世叔母世叔母之爲之也亦然故

曰報之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此不杖期父母爲衆子常也諸侯絕旁期爲衆子無服大夫期降一等爲衆子大功妻與夫同體從其夫降妾不與君同體各遂爲其子期

女子子爲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此不杖期前爲祖父母則男女包舉矣此復舉爲女子子有適人者也不言適人何也嫌異于在室者也專言女子子明適人在室同也祖至尊也以適人降

則大功與昆弟等昆弟可降祖不可降也然則父母
何以降父母降與祖同猶可祖降與昆弟同不可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
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
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
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
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
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此不杖期也大夫之子厭于父凡旁期以下不得自

遂父所降子不得不降至于父所不降子安敢降也
世父也叔父也世叔父之子也兄也弟也兄弟之子
也六者皆言男子之爲大夫者也世母也叔母也姑
也姊也妹也女子子也六者皆言婦人之爲命婦與
無後者也大夫于旁期降于此有加無降故大夫子
亦皆爲期然則何不直言大夫言大夫子蓋子之世
叔父亦卽父之昆弟也其世叔父之子亦卽父之昆
弟子也其昆弟卽父之衆子也其姑卽父之姊妹也
其姊妹卽父之女子子也其倫同其爲服可互見也
禮爲世叔父母昆弟昆弟子皆期大夫降爲大功而

死者皆大夫貴敵則皆從期其世叔父母之子已謂
從兄弟大功常也在父謂昆弟之子以彼爲大夫父
旣爲期矣子之昆弟子貴者不降又可降父之昆弟
子貴者乎故亦爲期父爲衆子期已昆弟卽父衆子
以彼其貴父且不降子兄弟貴同者又可降乎此傳
所謂男子之爲大夫父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婦
人之爲命婦者世母叔母見前父之姊妹曰姑女兄
曰姊女弟曰妹與已所生女子子四婦者適人死爲
大功常也大夫降爲小功以彼爲命婦貴敵則仍大
功又以其無後加隆爲期大夫姑姊妹女子如此大

夫子于姑姊妹女子亦然此傳所謂婦人之爲大夫
妻者父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無祭主謂無親生子凡
服人而人以其服反服之曰報世叔父母與子昆弟
昆弟子姑姊妹皆以此服報之爵同親同無後同則
其當降不降加等同也惟女子旣適人者于父母不
杖期定禮不論貴賤有後無後不在報例
按此章鄭解全未曉暢又謂男女同不報尤非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
降其祖與適也
此不杖期也爲祖父母與適孫期常禮也大夫于期

降況祖父母適孫賤爲士降不可乎蓋祖至尊也適至重也雖大夫不敢以貴降所降惟旁期分卑情輕者而已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

此不杖期與前章妾爲子期義同舉國君及士見凡爲妾者皆得爲父母期也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期前已列此疑妾爲夫與適壓不得遂者言

按鄭謂父母期雖女君不得降以傳體君之說爲誤非也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達君自遂似乎不可耳今以國君之貴尚不厭妾此父母之喪所以爲重傳安得誤鄭之紕繆如此其引春秋紀季姜義皆後儒强作春秋未可如此讀千古鐵障無人能破

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

此齊衰三月之制蓋齊衰之義服也親不足而尊有餘故爲三月齊衰處之不言冠帶屨與不杖同也不言三月言無受三月可知也禮三月既葬以初喪冠布易故衰曰受受接也義服稍輕三月卽除故無受

○按疏衰重于大功大功九月而疏衰反三月何也重其衰所以隆尊也減其日月以殺恩也疏衰三月者分尊恩輕大功九月者分卑而恩重也

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此以下爲齊衰三月之人寄公諸侯失其國而寄寓他國所寄寓之國君死則爲之齊衰三月首舉寄公明此服義重也與民同謂居此國卽與此國民同民爲君服齊衰三月雖寄公不易也

按寄公爲所寓之君服齊衰亦衰世之禮先王盛世何得有寄公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句妻句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此齊衰三月也丈夫謂族人男子與大宗絕屬者婦人謂族人絕屬者之妻與女子子之在室者宗子謂繼始祖大宗祖之正體也尊祖則敬宗服宗子之母與妻敬宗子也宗子母在宗廟之內政母猶主之故不爲其妻服

爲舊君句君之母句妻句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

則小君也

此齊衰三月也舊君謂嘗仕于其國非故家世官也偶見用而遂去之恩輕誼薄如中下士庶人在官輩與民未遠今不仕與民同服君之母謂民爲本國君之母夫人服也君之妻謂民爲本國君夫人服也國人皆稱小君與君同尊故皆爲齊衰三月非謂舊仕者也

按鄭謂爲小君服恩深于民是以母妻之服指仕焉而已者非也

庶人爲國君

此齊衰三月也鄭氏曰不言民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是也義與上章互見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

此齊衰三月大夫奔他國攜其妻子去妻嘗爲命婦去則與國人同其宗族在舊國其長子或不去則與民同去則無服

按鄭謂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饗說也所引春秋傳非經義先王封建小者不過五十里若大夫皆限境內婚同姓又不通則女亦不足矣

繼父不同居者

此齊衰三月繼父同居解見前不同居謂繼父續生子使其妻前夫之子別居昔嘗同居恩深故爲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此齊衰三月也五服論布斬衰三升齊衰四升繐衰四升半大功八升九升小功緦麻十升十一升其繐衰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餘五服父斬母齊祖大功曾祖小功高祖緦麻此常數應爾然大功從兄弟

之服也故不以服祖而以齊衰期年小功尤從祖兄弟之服也豈可以服其曾祖乎故爲之齊衰三月此謂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然則高祖又可以緦麻之服服乎亦齊衰可知本文不及高祖世太遠身以上鮮有及者兼子以下則曾祖包舉矣

按齊衰三月專爲尊者之義服功爲兄弟之服緦爲外親之服大較似此

大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此齊衰三月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又言大夫疑

大夫貴可降耳大夫不降則宗子重可知

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此齊衰三月也前言舊君謂嘗仕焉而已者此則仕而貴爲大夫者也歸其宗廟謂故家世族誼無可絕以禮致仕非奔放之比前舊君服言與民同者無官削籍本與民同此與民同者致臣而去退自處于編氓者也故傳設言何大夫以明之

曾祖父母爲士者句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

夫不敢降其祖也

此齊衰三月承上大夫言大夫曾祖父母爲士大夫服之如衆人齊衰三月不敢降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

此齊衰三月前言爲曾祖父母則女子在其中矣此疑旣嫁與未嫁異特舉之傳知爲大夫妻者承上大夫言惟大夫妻有降服未嫁不降人知之已嫁不降人不知成人乃備禮故曰其成人未嫁者也

按女子嫁者爲其父母降一等不降其祖與曾祖何也尊服自期以上惟齊衰三月耳大功以下服至尊者不用故傳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父母三年可降爲期祖之齊衰期降則大功曾祖之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故齊衰三月者古人濟尊服之窮而通其變不可以復降也故居尊服終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

此降服大功之制皆本服斬齊以未成人殤死而降在此者禮殺情切哀重于大功故次齊衰居正大功先其布縷功麤故曰大功不言冠帶屨與疏衰同不

言月數或七或九其各條無受者七月九月卽本衰絰終限不以旣葬易輕服情重也

子句女子子句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辱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絞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

此以下皆爲殤服大功之人殤傷也夭死曰殤首子

女殤多子女也父母爲男女期童幼未可齊衰故降服大功男女二十冠笄始成人未二十死皆殤而父母于子最切故殤服先子女繁文曰縟既葬易衰受冠乃所謂縟文也情直禮簡故無受樛作絞猶校庠作膠庠言不絞其帶麻之垂者大功以上小斂纍絰散帶成服後絞小功以下初卽絞殤麻雖成服不絞未成人禮簡亦不受之類無服之殤傷之而已不爲之服也以日易月應服七月者哀傷不過七日應服九月者哀傷不過九日如不飲酒不作樂之類子生三月命名以上殤則哭不及三月殤亦不哭

按小斂帶散麻以始死哀甚也故成服後卽絞殤麻終不絞不尤甚于斬齊邪此禮似未協以日易月鄭謂生一月者哭一日尤非也有如八歲殤當百日哭邪

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

此殤大功也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適孫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以上七者若成人皆齊衰期君之適子大夫之適子若成人繼體皆斬衰三年今殤皆降爲大功君大夫特言適子者諸侯于庶子絕無服大夫于庶子降一等惟適重長殤九月中殤七月不言下殤降在小功也成人大功首絰不屬皆有纓結項後中殤大功七月首絰如環無纓殺也

按尊屬之殤止于叔父姑自世父以上長于父則無殤父母雖殤不在殤服之等其爲斬齊猶之成人也有如十八之父母死爲長殤四五歲之孤兒九月服卽除可乎古者男女年十二以上皆可冠笄苟男已

冠娶女已笄嫁雖殤猶成人也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後者各以其服服故魯人不殤童子汪踦變通在時凡禮皆然

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此正服大功之制爲成人也情微輕故次殤絰首要絰纓首絰亦如要絰不屬以纓結于項後大功以上皆然獨于此言者以別于前中殤七月不纓絰者也布帶以布爲大帶五服同詳前三月既葬之月以小功布爲衰易始死所服大功衰也大功之冠小功之

衰接其冠布以爲衰曰受卽就也去故就新曰卽去
故麻帶就新葛帶禮旣葬帶絞葛易麻卽葛九月謂
以葛帶終九月之期也者指下各爲服之人
按雜記喪冠條屬謂冠武連屬不缺則不用纓士冠
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不屬故以纓結之喪
冠無缺別于吉也而首要絰皆不屬首絰有纓大功
以上同惟小功以下首絰屬不用纓所謂環絰也今
世五服首絰皆屬非古也鄭註未曉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
此以下皆爲正服大功之人姑姊妹女四者已嫁死

皆大功在室皆期可知故不杖期條不及凡不及者
倣此
從父昆弟句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句傳曰何以大功也
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
此大功也從父昆弟謂世叔父之子于已爲從昆弟
昆弟以同父爲正雖同父而身出繼宗人則親昆弟
猶從也故其服與從同傳釋爲人後者言苟非爲人
後則親昆弟期然則昆弟爲爲人後者服同可知
庶孫
此大功也庶孫謂衆孫異于無父繼祖之適孫也孫

于祖皆期祖于孫皆大功尊卑之殊也
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此大功也適婦適子婦子爲父後故父爲其婦大功
雖大夫不降適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此大功也衆昆弟非適也女子未適人爲衆昆弟期
若父沒昆弟爲父後者雖已適人亦期
姪句丈夫婦人句報句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
之姪
此大功也兄弟之子曰姪男女之通稱丈夫婦人皆

謂姪也姑爲姪男女大功姪男女爲其姑適人者亦
報以大功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
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
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此大功也夫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夫爲服期則妻從
夫服降一等爲大功傳言從服者明婦人無常秩所
從尊亦尊所從卑亦卑分尊者從以體夫也故爲夫
之祖父母伯叔父母大功分敵者無從以遠別也故

于夫之昆弟無服嫁于父則爲母嫁于子則爲婦婦人所以嫌疑無常也兄妻非母弟妻非婦服兄弟之妻者無名服夫之昆弟者又何名乎

按檀弓云叔嫂之無服也推而遠之娣姒則相爲服古人欲緣是遠男女之别然男女相爲從服者多矣何獨叔嫂不然同居之戚死而不爲服安在昆弟之爲四體也今禮叔嫂相爲小功近之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句爲士者句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此大功也世父母以下五者本皆期服大夫以貴皆

降一等子庶子也爲士者謂世父以下皆爲士士卑故大夫不爲盡服如皆大夫各以所親服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此大功也諸侯之庶昆弟是先公之庶子爲大夫者與大夫之庶子此二人于所生母與其妻及其同母庶昆弟皆降期爲大功公庶昆弟之降也以其父壓諸侯之餘尊壓之不得自遂也大夫之庶子以大夫之期皆降故從之也苟父之所不降如世叔父與昆弟彼此皆大夫則皆大功貴同也如從父昆弟爲士則降爲小功矣

按鄭氏以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别爲一章非也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此大功也婦人子適人者卽齊衰三月繼父妻之子也此爲之服者卽前夫之昆弟婦所謂娣姒而夫死寡居者也其夫之昆弟死其妻穉子幼與其子適人死則先伯叔母爲大功禮世叔母于夫昆弟之子不

杖期今從其母再嫁降爲大功繼父傳云子無大功之親此其有齊期之親者而亦從母適人故降也

按鄭謂婦人子爲女子子若是則出嫁之姪女齊衰期言昆弟子不杖期言夫之昆弟子則該女子子言期則該出嫁大功不應于此復言昆弟之女子子也言則當直据其夫不宜言爲夫不言女子言婦人義甚明或曰何不舉夫之世父叔父必舉昆弟曰若是于婦人子爲從叔嫂不相爲服故獨舉昆弟也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

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此大功也君猶主也妾謂夫為君謂嫡為女君庶子女子子皆夫君之血屬不言長子長子三年大夫不降適也必言君明非妾親生子也大夫女嫁于大夫為大功不降未嫁無屬降期為大功君之黨即大夫庶子與女子女君同大夫服妾同女君服也世父母以下妾私親皆大功如常妾不體君得自遂也

按此節文義甚明鄭謂有錯簡非也彼以大夫之妾為君庶子別為一條安得不疑為錯簡乎鄭以傳為不足信世儒纂禮欲併傳棄之鄭始作俑矣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此大功也自大夫以下四等皆以貴得降其所親姑姊妹女既嫁者大功宜降然嫁于大夫則貴敵仍大功也君諸侯尤貴姑姊妹女嫁宜無服然嫁于諸侯則貴敵仍大功也皆尊同故耳諸侯之子下因以尊降親之義推廣言之見尊尊親親並行不悖也諸侯之公子亦庶子之為大夫者父廟曰禰祖是人謂子孫以始受封者為始祖也卑別于尊尊別于卑此見尊尊之為大也始封不臣諸父兄弟再世不臣諸父此見親親之為大也封君之孫以下明尊親相為輕重而服之升降所以生也

繐歲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

此繐衰之制布細而稀者曰繐即小功布升數較少故居小功先專為諸侯之大夫服天子設也縷細其情輕也數少其分尊也天子七月而葬此服既葬即除故居九月下五月上不言冠帶屨與大功同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

此為繐衰服之人諸侯之大夫下大夫以上皆是天

子喪而諸侯之大夫往會旣不可以陪臣服斬又不可以無服入見故爲之繐衰以時謂未葬七月內接見天子謂如京師士庶人皆不得服

小功布衰裳澡(早)麻帶絰五月者

此降服小功之制本皆期以下因殤降情重故居正小功先小功布布功細于大功也澡麻洗治其麻帶絰要(絰)明非首絰麻用洗治輕也易服者易絰者男子重首絰與大功麻同而要絰稍輕須洗治也五月小功之限不言無受可知以澡麻帶絰五月之期旣葬不易葛所以重于正小功

按五服皆枲麻絞帶與首絰同至小功以下絞帶愈細麻麤連本者不可用乃加澡湅旣澡則絕本可知惟下殤小功以期親降麻雖澡不絕本帶麻不絕首絰可知下殤不絕中長殤可知殤小功不絕大功以上可知惟小功麻澡大功以上不澡可知

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

此以下皆爲服殤小功之人叔父至女子子成人皆期下殤皆降在小功爲人後者爲其親昆弟從父昆弟成人皆大功下殤亦降在小功獨言下殤中長具在大功傳問中殤何以不見者殤有長中下三等功服惟大小二等故傳以情輕重變通于上下之閒大功小功謂殤服降在大功者情重寧以中從上降在小功者情輕則以中從下可也叔父以下中殤在大功而此又云中殤從下然則中殤十二三以下者從小功亦可耳

按三殤之等分疏煩瑣故傳融會其旨此章以殤服權其中緦麻章又以成人服權其重此言大小功緦麻亦可推矣葢以小功律大功則小功之中殤從下

如以緦麻律小功則小功之中殤又從上以大功律齊衰則大功之中殤又從下情重者升情輕者降意自通融而鄭註固執作解所謂惟肶之類不能方者其鄭康成之于禮乎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此殤小功也夫之叔父成人則大功今長殤則小功

世叔父母爲姪男女成人皆齊期長中殤則皆大功
今下殤則小功姑爲姪男女祖爲庶孫男女成人則
皆大功今長殤則皆小功大夫與君之庶昆弟爲大
夫者與大夫之適庶子此三貴人各爲其昆弟與庶
子與姑姊妹女子子七等成人本皆大功今皆長殤
降爲小功凡殤無大夫故大夫于殤無敵貴皆降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卽大功章云妾爲君之庶子大功
者彼成人也此長殤降爲小功

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

此正服小功之制爲成人服輕于殤故夫之牡麻洗

治之牡麻不言澡同也絰兼首要不言冠纓屨同也
卽就也葛謂三月旣葬以葛帶易澡麻帶所以異于
降服小功也衰不變而帶變以故衰就葛帶終五月
之期

從祖祖父母句從祖父母句報句從祖昆弟句從父姊
妹句孫適人者句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此以下皆爲正小功服之人從祖祖父母者曾祖之
子祖之親兄弟也從祖父母者從祖父之子父之從
父昆弟也皆爲之小功從祖祖父母與從祖父母亦
以小功反服曰報從祖昆弟者父之從父昆弟之子
卽己之再從兄弟亦爲小功從父姊妹者父昆弟之
女不論在室適人皆小功孫適人者子之女已嫁者
小功在室則大功爲人後者出繼宗人爲其姊妹適
人者小功在室則大功如非爲人後則在室姊妹期

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
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

此小功也外祖父母者母之父母大畧同姓之服終
于小功異姓之服始于緦麻外祖得爲小功以母之
所尊加厚也從母母之姊妹丈夫婦人謂母與姊妹
所生男女母之男女以此服從母從母亦以此服報

之從母之男女以此服母母亦以此服報之以名謂
旣名其爲母則不得以外親服服故加緦麻爲小功
也外親之服謂本非骨肉而恩誼相暱特爲緦麻處
之故緦麻三月以厚外親亦猶齊衰三月以隆內尊
也緦麻以暱其疎齊衰以殊其卑皆止于三月酌天
時適其變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
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

此小功也夫之姑是舅之姊妹姊妹謂夫之姊妹娣
姒者兄弟之妻相謂也夾適曰娣似姒曰姒以娣自

謂以姒謂彼娣之通稱猶男子同輩呼彼曰兄自稱曰弟也傳以弟長釋之言自弟而長彼也生小功之親言本非親因同室相親爲小功也

按鄭謂娣姒婦爲兄弟之妻相名是也謂長婦稱穉婦爲娣婦娣婦稱長婦爲姒婦失之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

此小功也從父昆弟庶孫本皆大功以尊降一等爲小功姑姊妹女子子本皆期以適人降一等又適士

降二等爲小功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爲大夫之庶女子適士者也在室則大功適大夫亦大功今適士小功所謂從女君服君之黨是也庶婦爲舅姑期舅姑再降爲小功者爲其殊于適婦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

此小功也妾子稱適母曰君母君母之父母適子之外祖父母也從母君母之姊妹也妾子于二人情本不相屬特以君母故不敢不從服若君母不在無服

○按服爲哀節戚爲喪本服由情生貌以飾情仁人之于喪非以不敢不服服也欲服而不敢服則有之不欲服而不敢不服則幾乎偷矣君母在不敢不服斯禮也雖聖人無如之何聖人于禮人情耳人情所不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爲用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

此小功也君子謂君與女君所生子是大夫公子適妻之子重言子明異于士庶人與妾子之爲子也庶母父衆妾慈己謂非慈母而有慈養之恩者然無父命爲母子之義故與慈母殊慈母如母庶母緦麻貴

人降則絕此慈己者分不及慈母而情厚于庶母故不從降例爲之服小功禮記曾子問疑慈母無服蓋誤以此母爲慈母如母者耳

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此緦麻服之制緦絲通布縷細如絲以爲衰裳麻爲經曰緦麻三月而除服最輕者十五升朝服布千二百縷也抽除其半六百縷也有事謂湅治其縷後織使滑易也無事其布謂成布則不治也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

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句報句○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句報

此以下緦麻三月之人族曾祖父母者曾祖之親昆弟也族祖父母者族曾祖父之子祖父母之從父昆弟也族父母者族祖父母之子父之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族父母之子已之三從兄弟也皆親盡無服而骨肉相屬故以族名族屬也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此所謂四緦麻者也庶孫之婦與適孫婦殊爲之緦則適孫婦小功可知庶孫成人大功長殤小

功今中殤則緦從祖姑是從祖祖父之女父之從姊妹也從祖姊妹是從祖之孫女已之再從姊妹也本皆小功爲出適降一等則緦彼亦皆以緦反服曰報從祖父者從祖祖父之子父之從父昆弟已之再從世叔父也從祖昆弟已之再從兄弟也二者本皆小功長殤各降一等則緦女適人生子曰外孫外祖爲之緦從父昆弟本大功長中殤小功下殤則緦出適之姑爲姪大功長中殤小功下殤則緦夫之叔父本大功長殤小功中下殤則緦從母母之姊妹本小功長殤則緦從母之服之也亦然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

此緦麻也庶子妾生子父沒無適子而庶子繼體者不得爲所生母盡服服緦耳傳疑太輕引古傳以明正體之義已母非正體是已私親故不敢盡服然臣僕死于宮尚爲哀戚廢祭祀而況所生乎是以爲緦○按嫡庶之分嚴已然子以母貴理亦至公豈得謂爲私親制禮者主尊適而于人情亦甚闕矣宮中有死者非所以況于生我也世儒動引春秋附會春秋

未嘗輕絕人母子後儒鑿說耳

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此緦麻也庶母謂父衆妾以名以母之名大夫以上分尊故庶母之服降而絕惟士爲緦

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

此緦麻也貴臣貴妾凡臣妾受顧託者家國皆有之

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此緦麻也乳母哺乳之母外人婦代食子者內則云大夫之子有食母之類非其所生子亦非其父妾本

不名母而以乳得名本無服而以名得服
從祖昆弟之子句曾孫句父之姑
此緦麻也從祖兄弟之子是再從兄弟所生子謂己爲族父母者也曾孫于曾祖以服次論子期孫宜大功曾孫宜小功而爲緦者曾孫于曾祖齊衰三月曾祖爲之小功是反五月矣故不可父之姑祖之姊妹視父爲姪視己爲歸孫歸孫爲父之姑亦緦
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
此緦麻也從母昆弟是母姊妹之子本非昆弟以從母得昆弟名故爲之緦
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
此緦麻也姊妹之子曰甥母之昆弟曰舅舅甥相爲緦故曰報之
按母之姊妹與兄弟同也從母小功而舅緦麻者從母近母以名加也
壻傳曰何以緦也報之也
此緦麻也女父母爲壻緦壻于女父母亦緦
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此緦麻也妻爲其父母期夫從其妻降三等凡妻從

夫服降一等子從父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
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
此緦麻也姑之子父黨也是爲外兄弟相爲緦
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此緦麻也母舅之子母黨也是爲內兄弟從從母服也母于昆弟之子大功子從以緦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
此緦麻也夫之姑姊妹成人則小功長殤則緦夫之諸祖父母謂夫從祖祖父母與從祖父母夫有小功服者妻降爲緦諸祖父母亦以緦反服之
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此緦麻也君母適母妾子爲適母之昆弟緦從適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此緦麻也從父昆弟之子與親昆弟之孫成人皆小功今長殤皆緦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是同堂娣姒也降于親娣姒一等亦緦親娣姒稱同居從娣姒稱同室親疎之差也

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

此因上言殤服而總明三殤輕重相權之等亦猶殤小功第二節云上下從之義長中殤稍尊各視成人服降一等下殤尤卑降成人服二等長中併降一等者卽中從上寧厚之意下殤降二等者降于長又降于中依常法也齊衰之殤謂成人服本齊衰爲殤降者雖中殤亦從上殤服所謂降一等也大功比齊衰稍輕以中從下可也不言小功緦麻輕重損益視此可知此殤服之大凡也

按鄭謂此妻爲夫之親殤服豈獨夫之親有殤耳

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爲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此以下至末雜記前禮之未備公子謂諸侯妾生子爲其母爲所生母練冠三年小祥之冠以練熟布爲之麻謂以麻爲首要絰麻衣謂以緦麻布爲深衣縓淺絳色再一入爲縓緣衣領袖諸侯妾之子壓于所尊于所生母不得自伸爲此服以變于吉也爲其妻以淺絳帛爲冠變于緇玄冠也絞葛爲首要絰輕于麻也亦以壓于所尊不得爲妻遂也傳言此練冠縓冠等不在斬齊功緦五服之內蓋妻與庶婦諸侯絕無服公子不敢服爲此濟五服之窮非常禮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句若子句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句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

前言昆弟至此言兄弟者昆同也同父母者也兄況也增長之名親曰昆弟族曰兄弟婚姻異姓亦稱兄弟鄭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此條所降之兄弟皆指再從小功以下族親大夫公昆弟以尊降大夫子以厭降小功兄弟降一等則緦是以大夫無緦服凡兄弟降皆於士也尊同則不降於士降則絕矣故大夫無緦服爲人後謂出繼宗人則小功兄弟皆降一等其所降之兄弟亦如其降反之所爲後之兄弟謂已所後之父之衆兄弟也之子謂所爲後之父之衆子也於其衆兄弟事之如世叔父於其衆子待之如親昆弟若子卽如所後者之親生子也兄弟同在他邦加一等爲其死於外別無親屬也年幼喪父母依兄

弟同居加一等為其有恩于已也此輩兄弟皆內外族親有緦小功服者或本無服而誼重者皆可為服故傳申明為兄弟者皆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在親者之限不必言加矣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

同門為朋同志為友袒哭將踊而露其左臂也免作絻免冠加布于首也袒衣必免冠先袒後免曰袒免朋友死于外已代主故袒免柩歸則止有主者矣麻麻絰朋友不在五服內旣與其喪必為加麻

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

一等

君謂公卿大夫有家臣者兄弟服謂小功兄弟之服皆旁親也室老貴臣近君一體畧示相從之意為降一等服其餘有司不必服矣夫之重服則妻與同如疏屬小喪則妻降一等前于尊親大喪從服皆有等此括諸未備輕服言也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句從母句舅句無服不為後如邦人

庶子為後者謂父無適子妾生子為父後者緦麻章云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故于其母之父母姊妹兄弟無服蓋與所後者為體不得復服其私親如不為父後則皆母之黨與已母之黨皆服如衆人邦人猶言衆人

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宗子大宗子族人所為齊衰三月者也無父曰孤宗子父未死年老而傳子代主宗事十九以下死是不孤而殤者也族人不得以宗子殤為服何也禮有適子則適孫與庶孫同有父在卽是宗子所殤者同于祖宗之適孫耳故不為宗子殤服必其旣為宗子父死子孤十九以下死者族人乃為殤服長殤中殤大

功布衰下殤小功布衰皆三月除禮宗子成人死族人男女皆齊衰三月今從殤降為功衰三月此疏屬無五服之親者也其在五服親內者各以所當服之月算初喪服齊衰三月後各以本服為受月滿而后除之如衆人算服之常法也

改葬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

改葬墳墓有大故遷改也將見其尸柩不可吉服又不可忽為凶衰故緦凡緦多中表之親童子未當家未與三黨周旋故應無緦唯父死當家之童子親族備禮則有之故傳以不當室反明之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
凡妾通貴賤言私兄弟謂妾父母家諸親族如常人各以其等爲服蓋妾與夫同體故降其私親妾不體君得自伸也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弔於命婦與命婦弔皆弔其主人之妻也男女弔異而衰布同錫與緦皆十五升抽其半而錫重於緦錫易治也治其布使滑易也錫但易其布緦先易其縷

錫之威在內緦之威在外故周禮春官司服云天子以錫服內公卿以緦服外諸侯輕重之等也麻之有錫言麻布加易治也有又通加也抽除也十五升千二百縷也除其半六百縷也事猶治也有事無事反緦而言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則緦矣曰錫明所以異于緦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撾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女子既嫁父母死奔服與婦爲舅姑同惡猶凶也笄簪也首簪頭也有首言不折也惡笄短不必折其首凡吉笄長尺二寸凶笄長尺露髮曰髽猶男子免以布覆髮曰總猶男子冠受布同始死盡去笄總露髮成服則惡笄布總此女與婦同者也既葬虞卒哭女子適人者歸夫家則以吉笄易凶笄蓋笄不可更受又不可純吉用吉笄而去其首此女與婦異者也櫛笄竹木簪櫛梳也玉藻云沐用樿櫛髮晞用象櫛此櫛笄謂笄同櫛用竹木也象笄謂笄同櫛用象骨也周禮弁師云天子諸侯笄簪皆玉則大夫士以下用

象可知女子言折笄首婦不言者婦以惡笄終喪不用吉笄故不言折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
妾爲女君不杖期爲君之長子三年笄總與上同但不髽異耳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鉤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
凶服上曰衰摧也削裁截也幅布邊幅外內謂削邊縫向外向內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三袧袧鉤也

屈折曰袧每幅疊三折衰獨外削者衰以摧為義裳
以常為義衣貴裳賤衣變裳不變也齊緝其邊使齊
異于斬也裳邊緝向內衰邊緝向外負以布一方上
聯衰領後垂于背曰負適謂衣領負廣出于領兩旁
各一寸領寬四寸由項後出胸前亦以布一方如負
聯領當心垂其狀摧然曰衰衰長六寸寬四寸成終
數也此衰所由名凡喪服衣皆有衰惟負獨斬齊有
論語云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卽此衣卽衰帶大帶
凡禮服吉凶皆有大帶衣長出帶下尺使不見裳要
也衽裳周圍連幅長二尺又五寸袂袖也屬連也幅

全幅不殺取其方衣二尺有二寸謂自領至帶下袪

袖頭橫廣尺二寸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齊
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總衰四升有
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此畧言五服布縷麤細始終變易之等始言衰斬衰
三升謂正斬衰父服三升有半義斬衰君服衰與冠
皆初喪始成服之制受謂旣葬以冠布三升又三升
半為衰其冠又接齊衰冠之七升受猶接也齊總倣
此大功以下皆以受言降大功衰七升正服八升冠
皆十升義服九升冠十一升降小功衰十升正服十
一升義服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緦麻無受也大功不
言受者見本章小功無受者五月服除諸侯五月而
葬服除無可受也

按喪服雖止及大夫士而天子諸侯下至庶人皆可
知士與庶人同禮大夫加于士則諸侯加于大夫天
子加于諸侯皆可義推故儀禮十七篇大較備矣鄭
謂天子諸侯禮亡然則後世天子諸侯何從受禮乎

儀禮節解卷十一終

郝敬習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禮者士始遭親喪既殯及三月葬之禮禮始于士適已仕未仕者言非謂此禮絕不可上達亦非大夫以上喪禮亡獨士存之謂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

此始死招魂也適室正寢死于適室正終也幠覆也斂衾大斂之衾喪大記云小斂一衾大斂二衾始死即用其衾覆尸以俟沐浴復招死者魂使反爵弁服純衣纁裳士之貴服簪綴也以裳連綴于衣荷于左肩扱其衣領于帶間東榮屋東檐死者所居屋自前榮東南角升中屋屋脊北面向幽也皋長聲某死者名復反也三三呼降衣于前擲衣于南檐庭下受受衣篚竹器升自阼階象生還也以衣覆尸上象魂反也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覆之耳不以斂也既斂廞而藏之復者降自後自檐西北角降也楔齒拄其齒使口開可奉含角柶角為匙扱米飯含者先屈之以楔其齒燕几燕居所憑几有四足横其几以足夾制尸足使平直如常便著屨也

按招魂俗禮近誕周禮天官夏采掌之檀弓大喪雜記等篇皆載其事大抵承襲附會為二氏超生薦亡開路回煞之濫觴非禮之經角柶楔齒燕几綴足古人因便制用亦非不易之典

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

此始死設奠赴告也始死設襲奠用生者禮如進食

然脯醢醴酒日用常需升自阼階自主階也尸東尸右當肩時尸在房南牖下南首以東為右如生人飲食右便也張帷于堂上為婦人哭位赴訃通猶報也報凶曰赴赴于君君為司命親死告君迫切之至主人孝子尊屬主赴者也檀弓曰父兄命赴西階東避正主如死者存南面命主人在堂上赴者在庭下拜送敬君也

按赴告之禮古人惟君今世親族朋友一一赴矣

有賓則拜之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

此始死尸在房之哭位賓弔者孝子拜賓不言賓答
喪拜無答也孝子旣拜則入房不送賓牀尸牀衆主
人死者之衆子弟婦人主婦親者亦婦人卽衆主人
妻室在房西衆婦人小功以下內外諸兄弟之妻戶
外房戶外北面面尸也兄弟衆族親小功以下男子
子也婦人堂上故男子堂下北面向尸哭也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此未小斂而君使人弔之禮徹帷君命升堂也迎于

寢門外不出外門不哭聽君命也主人導賓先入門
右堂下北面以俟賓升主人立堂下中庭弔者致君
問弔之命于堂上主人堂下一拜喪拜不再稽顙頭
觸地成踊三踊者三九乃成踊始死孝子昏迷不備
禮不成踊不迎送此成踊拜送敬君命非君命則否

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

句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

此賓客弔襚之禮以衣衾贈死曰襚主人如初迎送
弔使衣曰領裳曰要入衣尸入室以衣加尸上孝子
唯君命至出迎送大夫以下弔襚皆不出升降自西
階不忍由主位因君命出遂拜賓不爲拜賓出賓有
大夫則特拜士以下旅拜卽位卽拜賓之位于西階
下不于階上不踊尸未夷堂不備禮也大夫雖不辭
主人不待辭卽入此以上君使與大夫弔襚之禮親
者大功以上之親同財襚不必致命主人直以所襚

衣就房中陳設小功以下內外庶兄弟襚則使人將
命主人牀東拜受襚者委衣尸東牀上避君衣也君
衣加尸上此委尸旁亦不卽陳以殊于親者也朋友
襚則親執其衣進不使人將命主人拜受襚者委衣
尸東牀上與庶兄弟襚同襚者退主人哭不踊以殊
于君襚也主人有司徹衣陳設待襲執衣如襚亦左
執領右執要房東房始死斂必于東房不忍遽離寢
所也

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稱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江長三尺置于宇西

階上

此設明旌物采色周禮司常職雜帛爲物各以死者生時所建旗幟色爲旌書姓名于上表其柩亡無通賤無旌旗則用緇帛半幅尺一寸經赤色末旌尾終幅二尺二寸銘書名某氏姓也某名也尸在棺曰柩竹杠以竹爲旌竿宇檐下置于宇西階上柩將殯于此死者不可識故銘以識之檀弓曰愛之斯錄之矣

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爲垼(役)于西牆下東鄉句新盆槃瓶廢敦重鬲(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句明衣裳用布鬠(會)笄用桑長四寸纋中

布巾環幅不鑿句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句瑱用白纊句幎目用緇句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句握手用玄句纁裏句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句決用正王棘若檡(擇)棘句組繫句纊極二句冒緇質長與手齊句經殺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彖)衣緇帶韎韐竹笏夏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庶襚繼陳不用句貝三實于笄稻米一豆實於筐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於笄句櫛於簞(丹)浴衣於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此尸將沐浴飯含而陳其具也甸人主治田野周禮有甸師其徒三百人掘坎將埋沐浴餘水垼累墼爲竈煮水沐浴者皆于西階方也盆以盛水淅米取潘槃以沐浴瓶以汲水敦以盛米著地無足曰廢鬲釜屬以煮潘與重粥重鬲二鬲也以其縣于重故曰重濯洗滌也造至也陳襲事陳(設)襲尸衣裳衣尸曰襲房東房衣領向西自南陳而北尸南首衣陳尸東領西向尸也文采曰綪與靜通屈折也陳設屈折成文而始死尚質陳衣行列不必綪明衣裳既沐浴近體所著明潔之衣裳用布還樸也鬠言會會結其髮以簪管之笄即簪用桑木桑喪也首尾闊中狹曰纋中

布巾藉尸首以飯含者環幅廣袤等也俗畏死以巾蒙尸面鑿其當口奉飯非禮也雜記云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禮巾不鑿掩尸面用練帛五尺析裂也末帛端也裂其兩端結于腦後瑱以塞耳生人弁冕兩旁充耳用玉石曰瑱尸以白綿塞耳幎目以巾蔽目緇表經裏中著綿組繫以條爲繫也握手縫帛如筩韜尸兩手玄表纁裏長尺二寸寬五寸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著綿以組爲繫兩手交貫于牢決本象骨爲之著右手大指射者以鉤弦死則用木爲之正猶善也王棘檡棘二木皆棗類必言二木用一決左

右大指各一皆有組爲繫借以連屬兩擘也極本韋爲之射者以韜右手第二三四指大射禮云朱極三是也尸以纊爲之裹其手指亦用二左右手各一死者手不屬因生時所有事以爲斂具愛敬之至也冒以韜尸狀如直囊上曰質以緇帛爲之下曰殺色用赤質長與手齊殺長及腰可掩足爵弁玄緇爲弁純衣緇帛爲衣皮弁皮爲弁其服褖衣褖亦緇褖言象彖也彖黑色緇帶大帶韎韐赤韍詳士冠禮屨言冬夏隨時用之白屨即士冠禮所謂以魁柎皮弁服之屨也繶屨底連際絇屨頭飾純緣屨口三者皆以緇

絛爲之綦屨繫踵足跟庶襚即前親者庶兄弟朋友所襚之衣裳皆繼襲衣陳設而不用者襲有限也以上皆襲尸之具貝以含米以飯及淅潘也笄筐葦皆竹器四升曰豆首曰沐身曰浴綌粗葛布櫛梳也浴衣出浴衣之以乾乃解而著明衣饌陳也西序房中西牆南上貝米以下皆自南陳而北以上皆沐浴之具

按鄭解此節之義茫然幎目之幎讀爲詩葛藟縈之縈握手牢中之牢讀爲樓皆無謂

管人汲不說（脫）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音判 平）煑于垼用重鬲祝盛（成）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挋（振）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濡）濯棄于坎蚤揃如他日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主人入即位

此沐浴也管人主館舍者及取水于井繘引瓶綆繘著瓶不解而屈之以盛水授祝祝夏祝治浴事記云夏祝淅米水淘米取汁曰潘煑之以浴尸也受受於祝祝既取潘以米實于敦奠于故處暑月以冰清尸夷槃平槃以盛冰置牀下大夫以上有之士君賜乃有外御侍從男子沐即管人所煑潘受以入房沐浴

主人孝子以下出戶外象生時裸裎子孫離側也挋拭也渜濡通濊水蚤爪通剔手足甲曰爪剃鬚鬢曰揃束髮曰鬠既沐浴主人乃入即牀東之位

按鄭謂揃爲斷鬚非也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句）實一貝（句）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句）唯盈（句）主人襲反位

此飯含也周人重喪祭禮兼三代故祝有夏商嘉禮文告則大祝小祝凶喪勞役則夏祝商祝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事商祝辨乎喪禮夏商禮忠質宜喪而商爲亡國故凶事用商禮商尚白喪主素至今猶然襲重也祭服爵弁純衣士之祭服在上皮弁服褖衣次之重衣曰襲將尸未飯含先重其衣俟含後衣也主人孝子左袒將有事扱扱衣袂面猶前也右右腋下帶閒盥盥手洗貝將奉含洗柶將扱米建插也巾以承餘粒既飯含即以掩其口牖房南牖尸首南故北面去其枕使首仰則飯易入以巾藉其首則米

不落牀簀閒徹楔去角柶奠貝于尸西避奠位也主人位尸東將含由尸足北過西不從首敬也宰從從主人主人在牀上宰從之立牀西在主人右佐飯主人左手執柶扱米實尸口內右旁三扱實一貝左中如之九飯三含米曰飯貝曰含先米以藉貝飯爲食貝爲用愛養如生也三含未滿加飯唯盈而止主人奉含畢襲袒衣反位于尸東

商祝掩句瑱句設幎目句乃屨句綦結于跗連約句乃襲句三稱句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設決麗于掔句自飯持之句設握句乃連掔句設冒櫜之句幠用衾句巾柶鬠句蚤埋于坎

此襲尸也掩謂既飯含以所陳練帛掩尸面以纊瑱塞其耳緇巾幎其目練帛外掩之結于項後乃著屨綦屨繫跗屨底約屨頭綦結于底上連屨頭使牢固也首足既斂乃襲衣裳具曰稱三稱士禮明衣不在算先著布衣裳又加三稱設韎韐大帶搢竹笏帶閒右旁搢插也設決前所陳棘決施兩大指以決繫交麗兩掔掌後骨曰掔麗連也左決連于右掔右決連于左掔使手交如生自飯含時持其掔使不旁垂以便飯至是設握乃連之不設極極無衣但以纊包之

襲畢設冒以韜其身櫜韜也幠覆也衾斂衾覆尸待明日小斂巾沐浴之巾柶扱飯之匙鬠所櫛亂髮蚤爪通所斷手足甲皆埋階閒坎內

按跗猶花柎弓弣皆以柢得名與冠禮以魁柎之柎同鄭謂足上爲跗自飯之飯爲大擘指未知何據射者丈夫之事故襲尸用決極明器用弓矢送死如生愛敬之至禮義委曲鄭解不達

重句木刊鑿之句入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

于重

此設重也重者木不可動之名易卦大過死亡之象序卦傳曰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棺槨之利取諸此不可動者重之義故設重象死者刊木為段以象鬼鑿木為孔以懸鬲置于殯宮庭中三分庭一在南置庭下稍南也鬻餘飯以飯含餘米為粥用二鬲象人腸上腸下于西牆下陰方也冪以覆鬲久灸通不復發之意封固久遠至葬埋之不復開矣既夕禮云皆木桁久之與此同幹篾條繫繫重鬲冪用葦席謂以葦席環圍末交向後以左掩上故曰北面左

衽象人也帶以篾束席外如要帶賀之慶成也幹帶結于後北面南為後銘銘旌置于重上識死者姓名也

按重之設三代已有之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後世遂以葦席為人形即詩所謂蘧篨亦招魂之類緣古俗禮流為怪誕似此者非一端豈盡先聖之典刑與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句絞句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膳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設盆盥于饌東有巾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笫夷衾饌于西坫南句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鬄剔去蹄兩胉百脊肺設扃鼏鼏西末句素俎在鼎西西順句覆匕東柄

此將小斂陳設之儀尸既襲加衾絞曰小斂未棺斂曰小厥明死之明日陳衣陳小斂衣房東房南領衣領向南順尸尸在西自西陳而東綪屈也前列自西東次列又自東西也絞以束衣衾橫三幅直一幅廣

終幅橫直皆全幅古布幅廣二尺二寸橫三則六尺六寸析裂也末絞兩端裂之以束衾被也在衣外絞內緇黑色赬赭同赤色無紞不用組繫以外有絞也祭服純衣之屬次衾散衣褖衣之屬次祭服古者斂用禮服以其貴重華潔也十有九稱合陰陽之終數陳衣親屬之襚衣皆陳設雖多不盡用也以上陳小斂之衣饌陳也脯醢醴酒小斂之奠饌于堂下皆有巾冪用鍛治功布為之實竹器內簞竹器酒醴脯醢東設盆以盛水將奠盥手也巾以拭手此上皆小斂之奠具也苴絰絞苴麻為斬衰首絰其大一搤麻根

向下居左象陽也要絰小絞麻為之小首絰五分之
一帶即要絰麻散垂不絞牡麻絰齊衰首絰麻根居
右向上象陰二絰父母之喪孝子未成服小斂畢先
加麻絰皆先陳于堂下東婦人絰帶與男子異男子
麻散垂婦人結其麻本凡麻帶皆本下垂唯首絰有
上下本之異在房在東房不與男子服同處堂下此
陳小斂之床也牀笫席也夷衾制與
冒同較大小斂用冒大斂用夷衾西方盥設盥西階
下舉尸者盥也一鼎特豚也小斂畢將奠先設鼎寢
門外常鼎北面今西面凶事變也實鼎中實特獨也

髀解也四謂兩肩兩髀各去蹄甲胉脊也兩胉與脊
併四為七體共實一鼎胏周人所尚亦實于鼎扃以
木貫于鼎鉉橫徹冪鼏鼎蓋末扃尾末向西抽扃者
自東出異于食鼎也俎以載肉素俎白木為俎喪主
素俎順鼎西橫設匕以舉鼎肉橫加俎上亦末西柄
東皆小斂之奠具也
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
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
尸反位設牀笫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主
人西面馮憑尸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髺括
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士舉男女奉尸侇夷
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主人出于足降自
西階衆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
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
此小斂夷尸出堂也士親屬供斂事二人盥手並立
西階下以俟舉尸有司布小斂席于房戶內莞蒲席
簟竹簟莞著地上加簟簟上布絞絞上衾衾上散衣
散衣上祭服散衣顛倒置之惟祭服順首足不倒美
者即祭服在中近膚居上既布二士自西階升入房
舉尸首足遷于衣衾上還反西階下以俟乃設牀笫

于堂中兩楹間將侇尸出也衽席也如初亦下莞上
簟斂畢乃徹堂上帷將夷尸于堂也馮凭通撫也髺
括通結也親始死孝子投冠存笄纚小斂畢尸將出
盡去其笄纚散髮結以麻袒左臂衣扱于帶右免絻
同免冠以麻布纏頭曰絻父喪免徒首母喪絻以布
孝子免而括髮衆主人絻不括髮于房尸尚未出戶
也婦人以麻結髮為紒曰髽室在房西死于室遷于
房室深于房也士即二士舉舉尸首足男女主人以
下血屬侇夷通不起曰夷故尸居謂夷俟夷衾解見
前如室位男東女西也尸南首孝子北由尸足過西

降堂衆主人謂庶子從降卽位于東階下西面婦人東階上亦西面衆主人徑往卽位孝子就賓位拜賓與大夫士畢而後卽位大夫特拜尊也拜士同衆曰旅襲經著首要經陳于堂東襲于東序之東復西面之位舉奠也

按鄭謂始死將斬衰者笄纚是也謂將齊衰者素冠未然父死始死孝子免冠笄纚如罪人所謂徒跣者也服問云親始死雞斯徒跣雞斯卽笄纚不冠曰徒不屨曰跣周禮罪人徒役不冠飾父母初喪孝子負罪引慝如囚人何冠屨之有況小斂親死越宿豈尚

從容如冠待旣斂而後免邪故叔孫武叔母死小斂尸出戶始投冠子游譏之旣夕禮啓殯丈夫皆髽如婦人已殯及葬猶不冠而況始死乎旣成服乃有喪冠若始死卽素冠又何俟三日然後成服

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句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句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哭不以官

此旣小斂之奠也始死孝子昏迷不成禮祝與執事者代奠舉舉鼎盥將舉鼎盥手左右鼎左右二人共舉鼎寢門外右人執匕卻向後左人執俎橫持攝卽持也鼎入寢門錯于阼階下西向錯置也置俎鼎西北向橫設鼎自外入西爲左東爲右右人旣錯鼎左手執匕右手抽扃以予左手併匕執之右手取鼏蓋委于鼎北加扃蓋上不跪立委之喪禮質也遂以匕

取肉載于俎右人匕左人受而載之爲兩髀以下載肉之序兩端俎東西也亞次也覆反也皮反居下柢本也肉以骨爲本進向尸也旣載執匕以俟奠夏祝及執事盥將升奠也夏祝執醴先升執事者以酒脯醢俎從俎升丈夫踊要節也凡奠男女踊皆以奠者往來升降爲節甸人徹空鼎出反門外故處初堂下篚內功布巾待祝于阼階下親受祝與執事以醴酒豆俎設于堂上尸東如生食右取便也執醴酒者立尸東北面奠以醴酒爲主在豆俎之西南俟豆俎奠而後奠錯卽奠先奠豆俎次豆東奠豆俎者皆立于俎

北南面自西而東以西爲上上尸也豆近尸醴酒錯
于豆南祝乃受巾于東階下升堂羃奠由尸足之北
降西階婦人踊奠者降由重南往東丈夫踊要節也
重設于庭中奠者降復位東必過重南賓出奠畢也
孝子初喪毀困使人代哭喪大記云大夫官代哭士
代哭不以官大夫以上有家臣士無官所親以序相
代也
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擯者出告
須句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稽顙賓升自
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

儀禮節解　卷十二　十七　士喪禮

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襚者
以褶牒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
階以東
此將大斂襚之禮告須告主人待也出于足由尸北
過尸東西面委衣于東牀上如襲時襚于室中之禮
朋友親襚不使人如初儀亦如室中之禮旣襚西階
上哭踊主人不踊別于君襚也褶夾衣凡斂衣貴厚
必用褶有衣則有裳乃備一稱凡襚執衣及徹衣皆
左執領右執要如室中之禮襚者與徹衣者升降皆
由西階徹者以衣降歸于東坫

按親始死含襲明日乃斂又明日乃大斂三日猶企
其復生也然暴尸累日將有腐敗之憂盛夏暑月此
禮未可盡拘
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句絞
紟句衾二句君襚句祭服句散衣句庶襚句凡三十稱
紟不在算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
木柶毼揭豆兩句其實葵菹芋蠃螺醢兩籩無縢布巾
其實栗不擇句脯四脡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
此將大斂陳設之事宵卽小斂之夕燎地燭在地曰
燎手執曰燭厥明謂小斂明日卽大斂殯之日陳衣

儀禮節解　卷十二　十八　士喪禮

陳大斂衣于東房南領西上綪絞俱見前紟單被包
衾外衾禦被二二包絞內一覆絞外庶襚親朋之襚
大斂衣三十稱士禮也君百稱大夫五十小斂十九
稱上下同之紟不在稱數稱必二衾二絞橫縮亦二
皆算稱惟紟一故不算衣雖多用數不必如陳數此
上陳衣衾也東方之饌東階下陳奠具也毼白也白
木爲豆凶事尚素也兩豆一葵菹芋一蠃醢芋士芝
言葵又言芋用其一也兩籩一栗一脯縢籩飾繚邊
曰縢喪器質故籩無縢布巾以覆籩兩籩一實栗不
用選擇內則云栗曰撰之凶事質故不擇一實脯用

四脡數脯以脡脡直也奠席設奠之葦席周禮司几
筵職喪事設葦席斂席大斂藉地莞簟也奠席在饌
北斂席在奠席東皆堂下東所謂東方之饌也
按芋卽蜀人所謂蹲鴟其莖葉可菹鄭謂齊語全菹
爲芋未可據
掘肂四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
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
此陳殯具大斂尸入棺遂殯殯賓也周人殯于西階
上賓之也埋棺之坎曰肂其深見衽棺蓋合際處曰
衽詳見禮記檀弓升棺棺升堂載以輴車蓋棺蓋居

棺下棺遷于坎尸遷于棺而后加蓋便也熬黍稷炒
穀也雜魚與腊置肂中柩旁慰螻蟻使不侵尸
按熬黍稷魚腊以殯迂闊無當不可用
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句魚鱄鮒九句腊左胖句
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句盥于門外入
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句徹饌先取
醴酒北面句其餘取先設者句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
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
北南面東上乃適饌
此陳殯奠之具三鼎豚魚腊門外殯宮門外北上三
鼎自北直陳而南豚合左右體升于鼎[illegible]魚用九鱄
鮒二魚名腊乾禽兎也用左胖別于吉也髀尾骨不
升于鼎其他豚體及匕俎之陳皆與小斂同燭以照
奠于室俟于饌東于堂下東方饌之東也將大斂祝
徹小斂之奠盥手門外入禮彌敬也升自阼階升堂
徹奠也先徹冪巾授執事者于東階下以待再受乃
徹饌祝先取醴酒北面立執事者南面徹餘饌醴酒
後設先取其餘饌先設者先取後設者後取取畢南
面西上立俟執醴者先行從之由尸足北過西降堂
以所徹酒饌如堂上之位改設于堂下西序南與堂

西榮相直俟新奠升室而后去之執醴酒者仍後設
如初小斂奠北面西上俟執豆者旣設豆立豆北南
面東上俟設醴酒畢祝先行執事者從之往東堂下
新饌處待事也
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
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句美者
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
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
此大斂也旣徹奠將布斂席乃設帷堂上士盥位如
小斂盥于東堂下布席堂東如小斂下莞上蕈美者

在外殊于小斂奠在中也祭服奠故在外君襚尊順
領布之不敢倒置其餘隨宜縱横可也大斂乃用君
襚貴在外也當斂時大夫至則告以主人有事未及
拜非斂時即降拜也士二人舉尸首足遷于所布衣
衾上復還西階下親形愈斂孝子情愈迫故踊無算
衾紋結束畢徹堂上帷憑尸如初主人西面主婦東
面也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
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
乃塗踊無算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

此既大斂殯也蓋闔棺蓋大夫即前所告大夫後大
斂至主人有事未拜至是乃降西階拜拜畢遂北向
階上視肂柩在肂殯于西階故即階下視肂殯也衆
主人與婦人各復東階上下之位而主人猶視肂西
階下以所陳熬穀置肂內棺四旁各一筐乃以木攢
棺加塗俟三月葬乃啓孝子不見親形故踊無算銘
銘旌初置重上今取置肂東不見親所在表之使知
其處也殯畢主人復東階下位踊襲袒衣俟奠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奥東面祝反降及
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
三列句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
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句設豆
右菹句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句魚次句腊特于俎北
句醴酒在籩南句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
後句闔戶句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
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
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
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

此設殯奠也既殯奠于室燭即俟于饌東之燭喪奠
不啓牖奠必侵晨故用燭喪奠皆自阼階升猶生事

之也巾即祝徹受執事者之巾至是祝仍受之以升
執席者從入室設席于奥尸殯于西階奠設于室西
南隅席向東祝委巾于席降東階取醴執事者舉酒
豆籩士盥手舉三鼎自門外入阼階前西面北上直
陳而南執匕俎扃鼏朼載皆如小斂之儀魚載于俎
左其首以脊鬐進三魚一列九魚三列腊以骨進祝
執醴先升執酒豆籩俎者從之升自阼階丈夫踊要
節也甸人徹鼎出置門外故處醴酒俎豆之奠皆由
楹內入室席向東奠向北以西為上執醴酒者北面
立俟奠豆籩俎畢乃奠醴酒先設兩豆菹醢菹在右

醢在左可知次設兩籩糗脯栗在菹南脯在栗東卽
醢南次設俎豚俎當豆北魚俎次豚東腊俎魚北腊
言特者鼎俎尚奇腊無偶故特也已乃奠醴酒于籩
南醴在栗南酒在脯南加巾如小斂之奠執饌者旣
奠出室立戶西戶在室東南立者西上上神席也祝
後出闔室戶鬼尚幽也出則祝後降則祝先祝降婦
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皆要節也
兄弟小功以下之親將去哭辭殯出門出殯宮門東
方卽倚廬次苫塊之次倚廬之內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旣布衣君至主人出迎于外門外

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
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
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
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句
主人西楹東北面句升公卿大夫句繼主人東上乃斂
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
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
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
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句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
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
卽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
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
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
哭拜送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
出主人拜送

此君視大斂卒殯之禮喪大記曰君於士旣殯而往
爲之賜大斂焉賜加厚也君欲視斂預使告其家主
人不敢升堂陳衣衾以待見馬首不哭敬也初哭可
知禮喪不迎賓迎賓則不哭門右門東也北面臣禮
也衆主人庶子也袒衣變也君弔臣喪巫祝先小臣

執戈敺不祥釋菜于其門告神而後入示崇重也主
人辟退卻不前敬也升自阼階君自主也君立阼西
面祝背東房牆南面立君側詔禮也喪大記曰君視
祝而踊君將哭尸主人由門右進立中庭下北面哭
拜稽顙成踊出恐君卽行送之不敢望君留也自此
以下斂尸馮尸視殯視塗視奠并哭尸凡六事君每
視一事畢主人輒出送君君輒命反然後乃敢更擧
一事也主人復位復門右之位君命主人升行斂事
也主人升立于西楹東北面近尸西也升公卿大夫
亦君命升繼主人立西楹東主人之左相繼而西使

孝子近尸得自展其事也東上上君也乃大斂畢公卿大夫逆降在西者先降復堂下哭弔之位位詳下節主人降出君又反之將馮尸主人立庭中君堂上坐以手撫尸當心示哀恤也主人庭下拜稽顙成踊出君又反之主人復初立門右之位衆主人退避于東壁南面君將降也東壁猶東廂自門右趨東壁便君降命主人升與主婦馮尸不敢憑君所撫處疑與尊者同也主人降出君又反之將視塗主人入門左殯在西階將趨西也君升堂即位視塗衆主人亦自東壁復門右北面之位塗畢主人出君又命反將視

奠主人升自西階乃設奠執奠者升階及降自重南當丈夫踊之節則祝導君按節而踊要猶按也奠畢主人乃出哭者止君退不敢聒尊也俟君出乃哭廟中殯宮主人不哭送君也辟避道旁致敬也君于車上伏軾答之貳車後車君車必貳備不虞也使異姓之士乘在後後車畢乘則君車行矣主人乃哭拜送襲其袒衣入即東階下西面之位衆主人皆襲大夫有後至者主人既就位而後拜禮貴更始不以送君之便拜賓也

按君臨臣喪一體之誼哀敬之情而使巫祝告門小臣執戈前驅後入何爲者也此後世人主妄自驕貴崇尚巫風而爲此非先王裁有喪之禮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此成服而謝弔賓也三日謂既殯之明日始死之第四日也云三日者曲禮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也孝子服親之喪心無窮而情常迫生者之服四日猶以爲三日死者之期三日已成四日矣杖服時即杖拜君命及衆賓拜其臨弔也棺中之賜襚也不拜不忍遽死其親之意葬後乃拜也

按拜弔不拜襚鄭註未達三日成服喪禮之大節儀

亦不宜大畧

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此以下三節皆既殯以後至葬三月內朝夕哭奠之禮此一節朝奠之位夕可知始死至殯三日代哭不

絕聲殯後無代哭唯朝夕哭于殯宮遂奠焉朝夕卽
殯明日之朝夕子卯桀紂亡日吉事避哭不避也吉
祭避喪奠不避也婦人卽位于堂阼階上也南上自
南序立而北丈夫謂衆主人兄弟賓客皆助奠者門
外殯宮門外西面門東也北上自北立而南外兄弟
異姓有服之親在衆主人南亦西面變南上自南立
而北不統于衆主人也賓客繼之亦西面變北上自
北立而南又不統于外兄弟也其南方北面立者在
門東則自西而東以西爲上在門西則自東而西以
東爲上在西方東面立者則自北而南以北爲上情

有親疎爵有崇卑相聯而不相混如此衆位旣定主
人乃卽位于東方西面丈夫位之北辟闑同闑殯宮
門婦人拊心以手摩其胸丈夫未哭婦人含痛未敢
哭也主人拜賓拜于門外也將奠賓入助奠主人先
就賓旁三面拜右還首西次南次東拜畢入門哭婦
人皆哭踊于東階堂上兄弟以下至衆賓皆入哭于
堂下其位與門外同門外言位堂下言人義互見也
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主人南則衆主人
與兄弟皆少退于主人後可知諸公謂君族及孤卿
門東門西皆門內少進別于退立者也他國之異爵

謂他國卿大夫有事于本國來弔者異爵爵尊于主
人也敵謂他國之賓與本國諸公卿大夫爵同者則
主人先拜他國賓而后拜本國賓否則先拜異爵者
凡異爵謂他國本國爵尊于主人者拜之皆就其位
不敢于本位遥拜也

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
句取酒句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
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
北面西上豆西面錯句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旣錯立于
執豆之西東上句酒錯句復位句醴錯于西句遂先句

由主人之北適饌

此將朝奠先徹昨日殯奠徹者祝及執事輩儀與大
斂徹奠同解見前徹以昧旦室中暗用燭燭先入徹
者從祝先取醴北面立執事者取酒立祝東亦北面
次取豆籩俎南面立以西爲上取畢祝先出餘饌從
之西降改設于序西祝執醴與執酒者立以俟而祝
在西先錯豆次錯籩錯俎旣錯少立執酒者錯酒于
籩南復退立祝乃錯醴于酒西不復位遂先行衆從
之適東階下由主人位北往東方新饌將舉以升奠
于室也饌朝奠之饌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句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句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

此朔奠也朝夕奠與殷奠殊惟醴酒脯醢殷奠月朔薦新之類則鼎俎具入入室如初設如殯奠也酒饌不用冪巾禮殺于殷奠也皆復位復門外初立之位卒拜送賓謂內外賓去者拜送畢餘見前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

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句俎行句朼者逆出句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句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于室

此既殯後及大祥前兩期內月朔之奠生有朔食故死有朔奠禮盛于朝夕牲用特豚魚腊三鼎與殯奠同東方之饌亦如殯奠也無籩無脯栗言黍稷主食也死者月朔猶生者朝夕饔飧爲主瓦敦以盛黍稷蓋以合敦當籩位以黍稷居脯栗之位也賓客助奠者主人先拜于門外後入如朝夕哭祝與執事徹宿奠設于西序南畢乃設新奠舉鼎入階前升肉于俎皆如殯奠既朼鼎肉升俎畢置匕鼎內執俎者以俎行升奠朼者出句人徹鼎其執饌行升之序先醴次酒次菹醢次黍稷奠于室先豆次俎豚俎魚俎其腊俎特居北次黍稷在豆南居殯奠之籩位也敦皆啓蓋仰置敦南最後奠醴酒位皆如殯奠祝立南執豆

者立北共舉巾冪其奠乃出丈夫婦人要節踊如朝夕哭之儀此以上皆朔奠其禮盛又謂殷奠殷盛也每月望奠如朝夕不殷奠也五穀新熟薦于殯亦如殷奠凡徹奠敦皆啓會不用蓋以敦足向前敦形似獸兩足踞前徹者奉敦足在前南面錯順也設于外謂設于西序南重言者疑朔奠異于朝夕也

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

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句占之句曰從句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此將葬而筮葬地宅即葬地筮謀策求卦冢人掌葬地營度也掘地爲四隅中央如擴指以筮外其壤掘土壤置外旁也中央壤置南不于北葬北首也兆猶初也死者久宅初曰兆兆南即所掘壤南免絰脫首經禮神求吉故暫脫凶服命筮者傳主人意以詔蓍策在主人右詔辭自右也韇藏蓍策之器兼策與韇

葢併執南面尊蓍也受命聽命辭也基猶始也後艱如崩壞之類主人旣命卜筮者必述命辭以告蓍龜此不述命喪禮質也中封所掘四隅中央地卦者執簡畫卦之人執卦不示主人示命筮者命自彼出也旣受視又反之使占吉凶旅衆也筮者與卦者同衆共占曰從筮人告命者與主人之辭言以此卦占其繇曰從從猶吉也若不從則更擇地筮之小記曰祔葬者不筮宅凡筮宅皆初地殯前北面哭哭于西階下也

旣井槨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槨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槨獻素獻成亦如之

此將葬治槨及明器也井槨槨形方如井文工人成槨布于殯宮門外主人西面拜工答其勞也左還左體向西南遶槨視其材制之美惡反位哭歸殯前北面哭也獻材工人獻明器之材木自北陳而南其前列居西主人東面視之布材屈折曰綪解見小斂始成樸曰素成飾曰成如之拜工徧視反位哭同也

卜日旣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

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句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句占句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

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此將葬卜日也外位殯宫門外之位門堂曰塾上塾内之北也南首龜首向南席以奠龜楚荆也焞鑽通削荆鋭如鑽燃火灼龜曰楚焞燋乾木以生火置焞于燋燃之在龜東並陳也族長族人之長大宗也宗人公有司掌禮者求吉故用吉服占者三人決從違于多也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在其南在族長宗人之南皆門西東面一以南為上一以北為上相繼不相統也卜人掌卜事作龜者與執燋者布席者

皆在塾内西待事也東扉門東扇席布作龜之席闑當門中閾門限凡主位在門東西面族長涖卜故主人北面免絰以凶服避位左擁之擁絰也涖卜謂族長即位門東西面代主人命龜卜人奠龜于席前西首順人也燋在北便右取也示視同高猶上也視龜甲上灼處周禮大卜眡高卜人以龜授宗人宗人受以示涖卜涖卜既視高反之宗人執龜少退聽涖卜命來日某喪用柔日若乙丁丑酉之類考稽也洪範云明用稽疑降下也鬼歸于土曰降近悔近于悔如雨不克葬之類許諾宗人應也宗人不述涖卜之命遂執龜還就席西面坐命龜起以龜授卜人身負東扉立以待卜人乃坐灼龜作坼兆起以龜兆授宗人宗人以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執龜退東面立與衆共占以告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告辭也異爵爵尊者衆賓僚友之不在者主人乃絰入哭如筮宅亦殯前北面也賓出與卜之賓退歸也

按鄭訓示高示以龜甲高起處龜版無高處訓考作登詩云考卜維王維龜正之其為稽卜甚明

儀禮節解卷十二終

郝敬　習

既夕禮第十三

此篇通前皆喪禮昔人以簡扎太多别爲一卷借首既夕二字名篇前篇三月在殯之終此篇將葬啓殯之始其間亦無士三月葬之文所謂既夕哭即接前文卜日既朝哭而言非截然兩篇甚明說者往往以既夕爲一禮誤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侇夷牀饌于階間二燭俟于殯

門外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筭商祝拂柩用功布憮呼用夷衾

此將葬啓殯也夕葬前二日之夕未葬以前每日夕奠哭此將啓之先日夕奠哭畢主賓皆復門外之位有司請啓殯之期于主人以告賓始筮宅卜日既使人告至是賓集又請告審慎之至也明日早起設盥祖廟門外俟遷奠盥手也父新喪無禰故于祖廟自盥至侇牀皆設于祖廟者以待柩朝也陳鼎如殯如大斂殯殷奠之陳東方之饌饌于堂東瓦甒甒豆之屬亦與殷奠同侇牀尸牀柩朝廟用此正棺于楹間今設于祖廟堂下兩階間設二燭于殯宮門外炤啓殯及徹奠也婦人首不笄曰髽主人男子以下當斬衰者皆免冠不笄不纚徒首髽如婦人不云婦人互見也男子既小斂襲絰帶散垂成服後絞至是復散帶垂如小斂即位于殯宮門外如朝夕哭之儀婦人在内男子未入故不哭主人門外拜賓入即位于堂下主人袒商祝亦免袒升堂啓殯也功布洗治之布商祝執以拂柩自門外入升盡西階三等不升堂立

于階上殯前作聲者三如警使聞也叩塗者三擊使聞也乃命主人男女以下哭奠祝以燭入炤徹宿奠降而夏祝升取殯前銘旌置庭下重上二祝往來相交主人見柩哀甚踊無筭拂柩拂塵土憮覆棺也

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筭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此遷柩朝于祖廟也檀弓曰周朝而遂葬象生時出

必辭也用軸以輲車載柩行適祖自重至主人從行
之序奠即室中先夕之奠柩行奠從兩燭即前二燭
柩入廟由西階升堂不由阼予道也主人從升亦自
西階升婦人主婦及衆婦入也衆人衆主人也皆不
升堂即東階下西向之位柩升正于兩楹間南向居
中曰正尸北首示朝祖也載柩用夷牀主人立柩東
異寢庭下如在殯宮布席柩西設從遷之奠加巾如
在室于奠于柩東鬼神尚西也柩在殯奠亦于室西
與始死奠尸東異始死生事之既殯神事之凡祭室
事皆西也小斂自西階奠者升降也主人踊無算堂

上不必要節也主人降西階拜賓就東階下西面之
位踊襲主人降婦人過柩東由足柩北首以南爲足
薦車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
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
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
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曰日側
此設啓奠薦車馬也柩朝于祖明日遂行遣送用車
馬記云乘車道車槀車併薦于廟榮屋檐陳車堂下
當東檐之南輈車轅上曲如舟北輈輈向堂也車入
時天質明質正也乃滅燭徹從奠設新奠如初亦柩

西也主人要節而踊要猶合也節升降之節奠者升
主人踊奠者降婦人踊由重南主人踊既奠薦遣車
之馬禮士車二馬纓馬項下繁纓三就以三采纏三
匝馬入廟門北面以兩內轡交結兩圉人左右各持
外轡夾牽之圉人養馬者御者御車者策馬箠哭成
踊主人以下也薦車不言哭馬言哭者方奠車入未
成禮既奠馬入并薦乃哭成禮非既薦車別薦馬也
車停廟中馬右還出啓殯之賓事畢出主人送于門
外有司遂請祖期祖始也始出祭行曰祖凡祖以先
夕柩明日行即朝廟之夕設祖奠象生時出祖也有

司問祖奠早莫主人以日側對日過中曰側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
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陳明器於乘
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
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器西南上綪茵苞二筲三黍
稷麥句甕三醯醢屑句冪用疏布甒二醴酒句冪用功
布皆木桁句久之句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
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笮
燕器杖笠翣
此載柩陳明器也主人既送賓入廟遂袒將載柩變

也記云賓出匠納車于階間乃舁柩階下載于車上
束之移堂上奠降設于階間當柩車西之前束束有
前後柩北首奠當戶右肩也飾柩謂設牆柳卽今棺
罩詳喪大記池象屋承霤懸柳前一池士禮也上爲
㡛下爲帷紐以聯屬㡛帷喪大記云士纁紐二緇紐
二經卽纁前經南方火色後緇北方水色齊㡛上中
央圓起如臍以三色繒相次爲衣大夫以上加貝喪
大記云君齊五采五貝大夫三采三貝士三采一貝
此無貝說異披以帛繫棺兩旁束上使人持之外連
綍引柩內制棺使不披側也喪大記云士二披用纁

引以大繩引柩屬道也送葬之器曰明器明其爲器
耳不必任用也乘車卽前所薦車直東榮者明器陳
于車西壙上木曰折形同壙口長故橫設容苞筲等
器于北也覆反也仰置之抗木折上受席盛土者橫
三直二陳之抗席三加于抗木上茵𧝓也著以茅秀
藉柩壙底者麤布爲囊淺黑色翦淺通囊五布皆有
邊幅用全幅也亦如抗木直二橫三陳于席上以上
皆穸具也器卽明器亦陳車西自南而北復自北屈
而南綪屈也茵卽抗席上之茵器接茵北故復舉之
苞葦囊以包牲肉入壙用二羊豕各一筲飯箕竹器

送葬用草爲之記云筲三黍稷麥各一也甕瓦器
瓶屬盛韲醢醯盛三甕覆
以冪甒小瓦器二醴酒各一也功布細布醯醢醴酒
濕物皆用冪木桁木爲架以閣苞筲甕甒等久炎通
詳前篇設重節謂甕甒之類皆固塞堅久以上食器
也用器常用之器敦篚屬杅盛湯漿槃匜盥器流匜
口士無祭田故生無祭器明器亦無祭器若燕間歌
樂之器琴瑟鐘磬之屬有之役器征役之器甲鎧也
胄兜鍪干楯也笮矢服燕器燕閒之器杖以扶身笠
以蔽日翣扇也以招涼皆燕器

按明器之設古人事死如生之意然多藏誨盜爲死
者累古禮有不如今者此類是也
徹奠句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
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卽位于階間祖還旋車不
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
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
位
此設祖奠也將陳祖奠徹遷奠巾與席俟于堂西以
待奠要節見前御柩柩已在階間車上北首商祝今
御柩車轉首南向示將出于時乃設祖奠象行者出

祖也踊襲以下祖奠之儀主人既踊襲其袒衣立柩東少南避婦人也婦人自堂上降立階間柩車還向外而所陳明器不動未成行也銘銘旌在庭下重上祝取置茵上茵與旌同藏于壙而重不藏也重先北向二人舉重以左體轉東向南柩還重亦還也乃布席設祖奠與還奠柩西同柩還遣車將行故復薦馬祖奠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來朝柩行之期

主人入復階間柩東前束之位

公賵（興）玄纁束（句）馬兩（句）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句）出（句）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附）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器則捂（吾）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

乃代哭如初宵為燎于門之右

此柩將行而賵贈也公君也助葬曰賵玄纁二色帛十端為束馬兩二馬士車用兩馬擯者出請使事主人釋杖出迎北面袒重君命也使者以公賵馬入陳庭下重南親奉幣由馬西進當兩階間柩車前北面致君命輅即柩車不升堂柩在階下也車無漆飾曰棧周禮士乘棧車車箱曰服賓以所奉幣奠于柩車左箱尸南首左為右象生右受也主人在柩東喪贈不親受故奠之車箱重君賜不以委地也賵畢賓出主人之宰舉所奠幣歸于東壁士主人之衆有司受所賵馬出主人送賓復位乃杖迎君命釋杖卒事復杖也以上君賵之禮賓賵僚友之賵不親致使人將命主人拜不稽顙不成踊禮殺于君也賓奠賵出擯者請事若更奠必以羊是士之上牲主人之士受之如受馬之儀賓又出擯又請若以貨賻是助生者不奠于柩主人出門外賓東面以器盛貨坐委地主人宰由主人北西面舉之若無器盛則宰對賓迎受主人亦不親受也捂猶逆也以上賓客賵奠賻之禮贈

柩行以物贈死者就器現成之器跪奠于主人所陳明器之列乘車之西凡將賵奠賻贈之禮主人必請賓事畢乃出拜送不敢逆賓意也重言者明雖奠賻畢必請也兄弟情親且賵且奠生死兩施可也生者所知相款不相親幣馬可賵飲食可省也贈以送死賻以助生禮各有宜不可混施方木板書賵贈之人與物九七五皆行數遣送也書送葬車徒之數策編竹簡賵少書于板遣多書于策聘記云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書于方是也柩將出主人哀慟與始死同使人相代哭不絕聲如初喪時宵即祖奠之夜為

燎于門內右當柩東以照哭者奠在柩西主人在柩東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句南上綪句籩句蠃醢南句北上綪句俎二以成南上不綪句特鮮獸句醴酒在籩西句北上句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

此設遣奠厥明祖奠之明旦陳五鼎羊豕魚腊鮮獸各一殽奠故用少牢如初如前此殷奠之儀實鼎中實左胖左半體不用右殊吉也髀不升于鼎賤也腸胃肺皆羊離肺肺割不絕也豕亦如羊用左胖髀不升凡礫牲皆謂豚解小豕曰豚凡豕不用腸胃豢食同穀也魚乾魚腊乾禽鮮獸兎鹿之屬新殺者皆如初如殯奠魚九腊左胖髀不升也東方之饌饌于東堂下籩豆酒醴皆是四豆即周禮醢人饋食之豆脾析牛百葉蜱蚌也蠃螺同糗乾米餅糟曰醴清曰酒陳器陳昨日所陳明器滅門內右燎二人執燭俠柩車兩旁皆北向以將奠改設舊奠故西亦用燭賓入

助奠主人拜于位不出迎徹舊奠男子踊改設西北婦人踊皆要節也徹者乃適東方之饌取新豆鼎自外入不言朼載可知乃奠于柩西奠始豆四豆南為上綪屈陳也西南脾析脾析北蜱醢蜱醢屈而東葵菹葵菹南蠃醢蠃醢南籩籩北上以次而南棗連蠃醢在北棗南糗糗屈而西栗栗北脯故曰北上綪五俎二列在籩南自南而北兩行直陳不綪屈也西南羊羊北豕東南魚魚北腊惟鮮獸之俎無并在豕腊北曰特醴酒在籩西自北陳而南醴在北酒在南醴在脯西酒在栗西也

按少牢五鼎士葬亦五鼎故禮所謂士者亦通大夫
而言鄭謂大夫以上禮亡此爲諸侯士及用大夫禮
不合則云攝盛非也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 句 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筭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商

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筭出宮踊襲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此柩行也甸人主設重者抗舉也道廟門外中甬道倚之謂欹置之道東爲左東主位重主象也倚于道旁俟虞埋之又薦馬柩成行也馬亦由中道出乘車道車槀車各從其馬駕于道上西面俟南上上明器也明器在車前車自南陳而北徹遣奠者門外入主人要節踊如初所謂入則丈夫踊也徹去奠上羃巾苞槀俎上牲體如饗賓歸而徹俎送雜記云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體取下近足脛者小納壙中便也取羊豕不用魚腊非正牲也行器謂所陳明器先行茵最前苞繼之皆如廟中陳設之序車在器後近柩前也史掌書筭讀昨夕所書賵以筭籌計其數告于柩衆主人不命哭勿哭混讀也哭者交相止唯主人主婦不止燭在讀筭者之北讀書執筭西面執燭南面讀書則立柩在車上也釋筭則坐委籌于地也讀畢執筭者先出讀者從曰逆出公史公家掌書筭姓名者帥徒役遣送以其姓名讀于柩命衆毋哭主

人主婦亦不哭敬公史也左讀賵右讀遣所謂贊幣自左詔辭自右也讀遣畢柩遂行商祝前執布代旌揮衆同力也主人袒柩出變也踊無筭傷親別也出廟宮襲衣將就道也邦門城門君使人以束帛贈死者主人去杖不哭敬君命也北面趨東由左臣禮也賓由右致命詔辭也賓升柩車以幣加棺上使死者被君恩也停柩受命畢乃行出國門也

按士葬而公史讀遣出國門而君使人以束帛贈非士以上不得此故士喪禮不獨爲士設大夫以上皆可知也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
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貶主人哭踊無筭
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
拜賓卽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
筲於旁加折郤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
鄉人卽位踊襲如初

此窆也壙葬穴陳送葬之明器于墓道左右北上綪
于壙也茵以藉棺先入壙底引大繩以屬棺懸而下
主人袒爲下棺變也不哭禁諠嚻也下棺曰窆送別
曰贈帛以丈八尺爲制朋友贈于家主人贈于壙親

踈之殊也卒贈畢也拜賓特袒哀甚禮重也主婦拜
賓拜女賓卽位卽墓道東西之位主人東主婦西各
向賓拜拾踊更迭踊主先賓後婦人居閒賓出送葬
者歸乃藏明器于棺旁以柳翣加棺上不見棺見飾
曰見乃藏苞筲始陳器苞筲居先藏器苞筲在後加
折于壙仰置曰郤以其飾向下乃加抗席覆之加抗
木實土者三鄉人鄉里人助實土者卽位踊主人將
反虞辭墓也襲襲衣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
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卽位及丈夫拾
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
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
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
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

此既葬反哭而虞祔也既窆實土墳未成孝子以親
骸不見魂靈無依遂迎神歸歸不見柩故有反哭有
弔賓兄弟衆主人皆在入入祖廟柩自廟出反哭于
廟自西階行升自西階也婦人由東別于丈夫也主
婦入室反諸其所養也出與主人相向哭更迭成踊
入不見親悲慟尤甚故賓弔者曰如之何無可奈何

之辭主人拜稽顙哀之至也殯宮死者舊寢啓位啓
殯哭泣之位卽朝夕哭位婦人在堂南上主人堂下
直東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也兄弟出小功以
下兄弟同主人反哭畢退也出門闔門皆殯宮門主
人就次就倚廬也朝夕哭哭無時也殯雖出未虞祔
哭猶故不奠無柩也檀弓曰是日也以虞易奠葬之
日一虞間日再虞又間日三虞又間日卒哭明日祔
虞卒哭祔皆祭名虞安也安神也禮詳士虞卒哭卒
朝夕無時之哭惟朝一哭夕一哭祔附也以主附于
祖班昭穆之序孫祔祖父子不同昭穆也

記○士處適的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齋
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
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
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
○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
枕遷尸○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楔貌如
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即牀而
奠當腢偶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赴曰君之臣某
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室中唯主人
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尸在室有君命

衆主人不出○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句戶西
北面致命○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
笫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設明衣婦人則設中
帶卒洗貝反于笄實貝柱右齻顛左齻夏祝徹餘飯瑱
田塞耳○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垼用
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
及觳斛縓綼畢緆夕緇純○設握裏親膚繫鉤中句指
結于掔○甸人築坅坎隸人涅厠次○既襲宵爲燎于
中庭

此以下申記前文之未備此一節始死至含襲之事

適寢謂正室在堂北房在室東士處適寢東首北墉
下平常寢處墉牆也齊心不亂也有疾則專一其心
孝子養親疾亦當專一其心士無故不去琴瑟疾則
徹之亦齊之一事疾甚曰病外內皆埽示變也褻衣
死者病中舊衣御者侍人持體使手足正直男女改
服變也屬纊以新絮著病者口鼻候其息有無男子
死用男御婦人死用女御不使男子持婦人婦人持
男子正終也禱五祀控于鬼神孝子迫切之情此以
上皆未死前之事乃卒始死也不成聲曰啼悲甚也
長號曰哭孝子啼兄弟哭哀有等也設牀第當室中

南牖遷尸也衽布席也復尚左左陽爲生故左手執
衣領招而左楔以角柶楔齒貌謂楔形軛車轅端曲
木以角柶屈中納齒閒兩末外向如軛校几足也几
有板板下有足以几足向南夾尸足板抵足勿令僵
直便著屨也校在南板在北也御者坐持尸足弁几
使直也奠當腢當尸肩用吉器無巾柶始死事如生
也赴報通告凶也室中即適寢房連室通稱也主人
主婦坐室中尸東撫尸哭兄弟夫婦有貴者亦于室
內坐不與衆兄弟同立堂下不與衆婦人同立戶外
尊之也君命至惟主人出迎拜送衆主人否明繼體

也襚者委衣于牀孝子不親受附也不奠于地故不坐凶事尚質也襚于室始死在室室戶東南襚者戶內西北向尸致主人之命夏祝淅米取潘也差盛以器分別盛潘櫂祖通去其䄖褥用單簀使浴水下易乾也內御女侍結髮曰鬠婦人䰐不用笄如男子䰐不用冠便斂也明衣既浴近體所著衣婦人著明衣加帶束之示斂飭在內曰中帶著明衣畢沈貝將含也齒末曰巓以貝柱兩旁大齒使口開易含餘飯含所餘米瑱塞耳瑱不用懸以纊塞耳竅掘坎西階下埋湪濯也南順掘向南統于堂也寬曰廣長曰輪

土壤置坎南階在北也垼竈也幕布爲帷幕之布紅色檀弓曰褚幕丹質是也袂袖也屬幅方幅聯屬爲袂古布幅廣二尺二寸袂長及膝下也衣下曰裳裳無辟積取其寬圍足殊于生也縠觚通足尖也縓淺紅色絆緆疑作蔽膝猶今裙用淺紅布緇布緣純緣也送死褻服用紅古今皆然論語不以紅爲褻服嫌襲也握手籠裹親膚謂手在握裹鉤即決以鉤弦曰鉤有組繫鉤中不繫指也指兩手大指堅掌後節以兩決繫交結兩堅使手不旁垂坅坑通築既埋湪濯實土築之肆人徒役湼猶洗也厠便器死者所用湼

之不使人惡穢也

按士喪既夕本通一篇故記起自始死世儒欲割記附二篇謬也鄭解婦人明衣中帶爲褌襂然則即今之裙袴豈婦人獨然而男子否乎又謂裳飾在幅曰縪在下曰緆然則純也下又言緇純文義不類又以繫鉤爲句中字屬下讀云設幄爲左手無決湼厠爲閉塞溷厠皆誤

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并籩亦如

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柄及錯建之○小斂辟奠不出室無踊節○既馮尸主人袒髺括髪絞帶衆主人布帶

此記前小斂事之未備者倫猶比也如朝服亦十五升布棜轝通箱類以載酒饌南順向南直陳坫以土爲具閣物在堂下東西隅設棜與坫齊其上棜上篚以盛觶柶勺角觶角爲觶用四朝夕酒醴各二三柶二勺朝夕扱醴酌酒各一豆籩皆二并設于棜上小斂之奠脯醢一豆一籩此二豆二籩併大斂之奠也凡籩豆既實菹醢果脯備具則皆加巾冪此亦具實

加巾也惟觶俟升奠乃酌不與籩豆同實栖覆醴上枋柄通面枋以柄向前錯奠也建插也及升奠乃實醴插栖將小斂辟去始死脯醢之奠以避斂不出室即遷于室內也小斂踊不要節室中不備禮也既小斂主人以下馮尸哭尸將出戶主人乃袒髺髮始死投冠笄縰至是乃散髮以麻結之絞麻爲要帶齊衰以下衆主人布帶古者吉服帶多用帛喪帶皆布

按鄭解籩豆實具設謂成偶爲具乃巾非也小斂一豆一籩必巾檀弓云剝奠謂始死脯醢耳小斂奠陳鼎有祭肉則不剝奠豈必兩豆兩籩而後巾與

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句東

此記大斂事之未備者小斂于房明日大斂于阼階上不忍遽離主位也大夫來升自西階立于階東北面視斂既斂憑尸哭逆降非一大夫後升者前降也復位位在東階下西面主人位之南巾奠大斂之奠設于室中奠畢加巾執燭者遂滅燭出此因前文有執燭者升自阼階不言其降故記之然則主人之位在東階下之東饌之西也

既殯主人說脫髦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扼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幦密蒲蔽御以蒲菆鄒犬服木錧管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擔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

此記殯後之事始死之明日小斂又明日大斂殯又明日成服說脫同髦毛同即髮也喪大記主人小斂脫髦此既殯云脫髦者小斂脫笄纚麻括髮既殯脫括麻易冠絰成服也三日即成服日殯之次日小斂

帶麻散垂成服始絞冠布六升四百八十縷也冠縫著武處曰縪反縫向外襵也纓條屬解見前厭壓同不起也吉冠衺起喪冠壓伏衰布三升二百四十縷也裳同可知屨杖以下詳前篇惡車麤惡無飾主人喪事出乘白狗皮爲冪覆較上幦冪通蒲草爲障蔽蒲爲矢以策馬菆矢也車上所建兵器之服用犬皮常車轂端鐵錧喪車木錧升車索曰綏轡馬韁吉用絲喪用繩約繩也鑣馬銜鐵吉用金喪用木常馬整剔鬣尾喪馬髦不齊婦車有襜裧襜同車衣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襜麤布爲之貳車主婦從行者載兵器

為簡白狗皮為服攝束之不似主人車列仗于車上也其他蔽敔錧鑣之類皆如所乘惡車

朔日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〇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〇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

此記殯後饋奠之事朔月月之朔日帚若帚掃除殯宮卻向後也奉奉帚隨徹奠者入室徹宿奠比及新奠舉席埽室以塵壤聚室東南隅近戶曰窔埽已執帚垂末帚杪曰末形如鬣向內示收斂也執燭者東

解見上節燕養猶言常供饋朝夕食羞美味湯沐以湯洗浴內則云三日具沐五日具浴饌陳設也如他日如生時也朔月薦新皆殷奠朝夕常奠曰饋若猶與也朔奠與薦新朝夕奠皆于室室對堂上為下殷奠之日常饋可省矣

筮宅冢人物土〇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〇啓之昕外內不哭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〇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句乃啓

此記筮葬地及啓殯之事宅即葬地冢人掌墓地物猶相也物色地之可葬者卜日儀見前主婦立東扉內卜吉則卜人告龜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啓之昕啓殯之朝旦外內不哭靜以待事也前文但言婦人不哭不言男子故記之夷牀以正柩于廟饌于禰輁軸以載柩適廟饌于殯宮西階廟與殯宮階也其二廟謂上士祖禰異廟者下士祖禰同一廟死者父廟曰禰先朝禰後適祖故夷牀先饌于禰奠如小斂一鼎一籩一豆設奠畢乃啓殯

·按前文云陳鼎皆如殯是三鼎兩豆兩籩也今云如小斂奠是一鼎一豆一籩也前奠于廟此奠于殯宮前遷奠此啓奠奠而後啓柩適廟奠從即啓奠也前

未及故記之

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閒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句眾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句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句在下句主人降即位徹句乃奠句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句序從如初句適祖

此記柩朝祖禰之事二廟先禰後祖重止禰廟門外將適祖不以入奠啓奠柩出則奠從眾主人東即位

立于堂下之東西面也奠升從遷之奠升設于柩西
遷以肂旦用燭先入者升堂東後入者立西階下東
北面既設奠主人降即位乃徹從奠設遷奠徹奠者
升則丈夫踊降則婦人踊故曰如初朝禰畢適祖祝
及執事舉所設遷奠先降執巾席者從降次柩次主
人如初適祖廟之序不言燭適祖晏矣
披鄭謂一日朝一廟適祖當在次日然重止于門外
則適禰暫耳將即適祖也本文不言厥明鄭說未然
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 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
縣于衡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將載祝及執事舉

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句前而降奠句席于柩西巾奠
乃牆○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澤 上 澤焉葦苞長三尺
一編菅 筲三其實皆瀹○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
旁四人○凡贈幣無常○凡糗不煎○唯君命止柩于
堩亘其餘則否○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
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驅
此記柩行遣送及壙之事薦乘車見前遣車三乘車
以象武道車以象文稾車以象輜重各載死者衣物
于上以象冤靈如生鹿淺之淺與俴通單鹿皮爲幭
無裏與緣管子曰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周禮喪用

薦車鹿淺幭是也干盾也笮矢服靾繫馬繩旜通帛
旗皮弁服緇衣素裳纓繫纓轡轡也勒絡頭貝飾以
貝三者懸于衡備壞也道車文事之車朝服士朝服
玄冠緇衣稾草野之稱蓑笠暑雨之具將載將祖奠
發柩降階間載于車取起柩西之奠立室戶西南向
以避載柩上上柩也束載畢執奠者乃前以奠降設
于階間柩西加巾幂乃飾柩設牆翣抗木壙上承土
者刊削治之不用雕繪也茵藉棺底者著茵內荼茅
秀實充滿也綏綏通柔貌澤滑軟也茅著茵中取其
充實柔滑葦蘆也編蘆爲苞一編一苞也菅草也筲

飯器其實黍稷麥皆瀹謂熟之祖祖奠還車還柩車
以首向外示將行不易位未成行也披解見前外連
引左右各二人持之凡贈死之幣束帛器用唯所有
無常制糗遣奠米豆粉爲之不煎以膏脂喪不貴味
堩道也柩在道唯君命則止而受其他不爲止也車
即乘道稾車至葬地止于墓道左北向西爲左陰方
也東上統于墓道先至者東以次而西柩至于壙謂
既窆柩窆則載柩之車虛乃斂三車所載皮弁朝服
蓑笠載于柩車以歸象形去神反也歸不疾驅所謂
其反如疑也

按乘道槀三車卽所謂遣車禮器云諸侯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然則士遣車三乘是也鄭以遣車爲載牢肉之偶車納壙中四隅者据記葦包唯一編與三車不合遂以一編作便易解一編何以成包包長三尺如國君七包大夫五包壙中何能容鹿淺鄭謂鹿皮夏毛淺古者夏不田皮毛爛脫不可用皮唯冬良故詩云一之日于貉未聞夏也又綏澤爲香草亦無据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祝饌祖奠于主人之

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可張也有柲設依撻焉有韣（獨）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周）中亦短衛

此雜記前文之未備君視斂視大斂禮見前篇加蓋蓋棺也奠在加蓋後加蓋而出是不待奠也加蓋而後至斂不及視矣殯事卒而後出則視奠矣遂匠謂遂人匠人周禮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納車納載柩之車階間祖廟東西兩階間柩在階間主人在柩東奠在南當柩車前北上上柩也自北陳而南弓矢皆壙中所藏用新不用故沽功不必精好也弭弓稍骨飾之令可張而已柲以竹爲弓檠縛弓裏防折傷也依以韋爲衣纏弓弦撻沓通韋爲之彄沓右手中三指以放弦通作韘詩云佩韘大射禮朱極三韣弓衣猴侯通貫侯之矢能殺物者四矢曰乘以骨爲鏃不用金衛矢羽凡矢長三尺羽居五分之一明器之矢羽短也志矢習射者空發之矢無鏃故不言鏃輖輕通詩云如輊如軒前仰曰軒後俯曰輊矢有軒輊不中以前有鏃重無鏃故軒輊均羽短無鏃設而不用也不用而設所以生事之

按喪禮何郁郁然文美之甚也死者人所畏惡聖人

慮後世邪淫者之忘其親而委曲鄭重制爲斯禮所謂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禮無如喪文矣讀斯禮悽然有不忍釋之懷焉乃所謂臨喪之本人皆有之可以觀禮子云喪與其易也寧戚

儀禮節解卷十三終

郝敬習

士虞禮第十四

虞憂也安也旣葬之日迎神而反憂親魂無歸祭以安之喪禮云三虞卒哭葬後凡三舉虞虞死者魂散殷懃受侑是以謂虞

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苴刌茅

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此陳牲器也特豕一豕酒醴曰祭黍稷曰饋食賓者主祼賤者主食祭行于堂饋行于室士大夫祭皆曰饋食也側持也側烹一牲卽豕也烹用鑊煑于鑊而后升于鼎于廟門外右殊于吉也吉鼎鑊在門東東面爨與亨者皆向東魚旣剡者腊禽殺者亦熟于爨后升于鼎亞次豕爨也北上豕爨在北炊黍稷曰饎爨東壁東偏室特牲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其記云饎爨在西壁此在東壁變于吉也設洗主賓盥手洗爵也吉洗在堂下東今在西階之西南篚竹器盛爵尊酒尊室在堂後北墉室中北牆當戶室東北隅也室戶在東南隅當之向明也兩甒一醴一酒酒在東醴在西可知室西爲上醴酒幷用醴饗神酒飲尸未讀變于奠也禁以承尊無禁尊著地也冪以覆尊絺布細布勺以酌酒醴枋柄通加勺冪上柄向南便

取也几以依神用素變于吉也葦席神席西序下堂上西牆下也苴藉也刌斷也茅以藉祭饌設也西坫閣物之具在堂上西兩豆一菹一醢設于堂上西楹之東醢在西菹在醢東可知鉶鼎和豕肉爲鉶羹亞之次于兩豆南從獻豆獻祝也兩亦一菹一醢又次鉶南四籩主婦獻尸祝者又次于兩豆南北上豆以下在西楹東者皆自北陳而南敦盛黍稷器階間東西階間西上自西陳而東黍在西稷在東藉用葦席豆以下皆陳于席上匜水匜盛水以沃尸槃盥器流匜口匜盛水置槃中而匜口向南槃設于西階下洗

南以簞盛拭手巾于槃匜東三鼎豕魚腊陳于門外
西塾南北向直陳以北爲上序而南也扃以移鼎鼏
以蓋鼎匕以升肉俎以載肉在西塾西統于鼎也羞
猶進也羞燔之俎非正俎三鼎爲正從薦爲羞肉曰
燔肝曰炙不言炙可知也在內在西塾內上謂塾內
之北匕與俎皆向南直陳取者北面縮執便也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于門外
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卽位于堂亦如之祝免
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卽位于
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遂請句拜賓如臨句入

門哭婦人哭主人卽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
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
此卽位布神几席凡祭用吉服而虞喪祭也故主人
喪服助祭者弔服兄弟衆主人以下及內外兄弟也
葬服主人髽散帶垂衆主人及兄弟免大功以上皆
散帶垂賓僚友助祭者弔服疑衰素冠麻絰帶皆卽
位殯宮門外如朝夕奠主人西面外兄弟在其南賓
繼之等位也婦人主婦以下內兄弟姊妹之屬各以
葬服卽位堂上祝與宗人皆公有司士之僚屬也祝
宜與賓同弔服而以接神加免澡治葛爲首絰要帶

布神席于室西南隅東向几置席右神道尚右東面
南爲右祝布席降出廟門外宗人立門外西東面祝
拜立于其北以南爲上宗人告主人執事既備請行
禮主人卽門外拜賓如朝夕臨遂入門哭初柩在堂
主人哭臨位東階下西面既葬不見柩主人登堂哀
慕故反哭位在堂上由西階升東面衆主人及兄弟
賓客皆堂下西方東面三虞皆與反哭位同祝入門
左門內之西祝之常位也特牲饋食記云公有司門
西北面東上是也宗人掌禮事詔主人主人在堂故
宗人西階前北面向堂若主人在室則宗人升堂記

云主人在室宗人升戶外北面是也
祝盥句升取苴句降洗之句升句入設于几東席上東
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
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句長在左鼎入設于西
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句匕句佐食及
右人載句卒句朼者逆退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
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句黍句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
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
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
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

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句益句反
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句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此設饌饗神也尸未入而先饗神所謂陰厭也歆氣
曰厭祝盥手于西階下槃內升堂取苴茅于西坫上
降洗于西階下復升堂入室設于几東神席上東縮
席向東茅順東西直布几在席南苴在几東席前也
苴以藉祭佐食祭黍稷豕膚醴皆奠苴上故先設降
洗觶升將入室酌醴也止哭鬼神尚幽寂也主人在
西階東向將入室以杖倚西序小記云虞杖不入于
室主人先祝入室祝從入立于主人左西面向神席

也贊助事者取堂上西楹東兩豆菹醢入薦醢在北
則菹在南佐食佐神食者執事衆有司盥手西階下
出門外舉鼎鼎自門外入西爲左舉鼎長者居西鼎
入由西設于西階下向東神道尚西殊于未葬前鼎
設于阼也北上三鼎自北直陳而南每鼎一人執匕
俎隨入設于鼎東俎東順匕西柄左人即長在西者
抽扃啓鼏執匕取鼎肉而佐食與右人在鼎東載肉
于俎匕載畢匕者逆退後進者前退復西方賓位俎
入室豕俎菹東魚俎次豕北醢東腊俎在魚東無對
曰特二敦黍稷黍在豕南稷在黍東一鉶設于菹南

佐食設畢出立室戶外之西記云佐食無事則出戶
負依南面是也贊者徹鼎門外祝酌醴于北墉下西
甒獻神用醴貴初也啓會開敦蓋卻下而仰也復位
反立于戶西祝奠觶于鉶南復位復立主人左西面
也主人再拜稽首拜死者神靈祝饗告神饗命佐食
祭祝命代神祭食也鉤袒捲衣袖露臂也祭于苴于
几東茅上三三取以祭純肉曰膚如初如祭黍稷于
苴取奠觶取醴也不盡餘醴也益更酌也反奠反觶
于鉶南祝祝隙辭告神達孝子之意也卒祝畢出出
室主人復西階東面祝復門左北面之位

按鄭云苴以藉祭是也謂孝子爲神疑于其位設苴
以定之然何獨虞祭有神耳凡祭皆用茅苴禮文多
互見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
淳尸句盥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
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
尸尸拜遂坐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
左執之取菹擩軟平聲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妥祭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句祭奠句祝祝句主人
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

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嘗鉶泰羹湆(泣)自門入設于鉶南胾(恣)四豆設于左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胳(格)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腊俎俎釋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此迎尸入而九飯也形死曰尸死者不可見以其親者一人象之曰尸古祭必用尸尸必以孫無孫取于同姓祝迎尸主人不迎者尸尊于廟中出廟又不迎子也既饗神後迎尸神降而後尸入也一人衰絰象尸從者以衆主人充之篚尸受食之器尸入門男女踊如見親至也淳尸猶沃尸盥尸盥手尸自門左入盥于西階下巾以拭手延尸引尸升也宗人詔踊告丈夫婦人踊也尸入戶入室也哭止神尚寂也婦人入于房入東房避執事者也拜妥拜尸使安也尸拜答拜也從者即一人衰絰奉篚者也錯篚于席上尸左席北也尸取奠取鉶南所奠醴觶左手執之擩擱通揉也祭于豆間祭先食也饌始菹醢豆近席尸自取俎敦遠祝命佐食取之此物降地曰墮稷在黍東黍在鉶東肺在豕俎上佐食併取授尸祭奠尸以左手所執奠觶祭也祝陳辭主人拜尸嘗醴奠觶于席前佐食又舉肺併脊授尸尸受而揮振以祭遂嚌之左手執肺脊右手祭鉶嘗鉶乃飯此以下飯與祭皆右手爲之邇敦移敦近尸舉黍即舉敦黍泰羹湆肉汁無和者切肉曰胾四豆設于左設于正豆菹醢之北也席東向北爲左尸飯黍播放其餘于篚內三飯以手三取食脊骨曰幹又三飯舉胳後足骨曰胳舉魚舉腊皆嚌之以其餘併實于篚又三飯舉肩豕前肩佐食乃取俎上魚與腊實于篚每俎各留三个不盡取以俟改設陽厭卒食九飯畢也尸九飯皆以左手執肺脊食畢以授佐食佐食受併實于篚以所邇黍敦仍置于鉶東

按記牲體七而肺爲氣主周以火德勝金祭先肺體脊爲正幹爲中胳爲後肩爲前故九飯舉之陰厭神既饗矣尸食餕神之餘也九飯卒食與吉祭禮同但其間無告飽拜侑之事所以爲喪祭古祭用尸事頗迂誕子坐父拜形迹亂常禮以決嫌疑此何但嫌疑之間而已所以不能强世必行也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印)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

肵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
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 酢 主
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 句 尸答拜
此主人獻尸而尸酢主人也爵無足曰廢喪器不飾
也繼飯歆酒曰酳賓長賓客之長者肵豕肵從從主
人薦賓于俎賓以西塾之羞俎載肵進實于豕俎而
以羞俎降凡羞俎不列于席縮直執也正俎橫執羞
俎縮執右鹽鹽居肵右便擩也尸取肵揉鹽中揮振
之以祭既祭嚌之以餘肵反豚俎上賓執羞俎降反
門外西塾內復西階下東面之位祝受受虛爵不相

爵謂不命主人拜而主人自拜喪禮質也特牲饋食
尸卒爵祝受爵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乃拜彼所謂
相爵也尸酢主人不親酌尸尊不降席醋酢同後倣
此
筵祝 句 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
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
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
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
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
于篚升堂復位

此主人獻祝與佐食也筵祝將獻祝設席也南面室
中北墉下向南祝與佐食皆左右尸因獻尸及廣神
惠也祝拜跪受爵敬也主人答拜反室西面位答也
祭薦祭菹醢也祭肺必奠爵離肺絕須二手也既嚌
反肺于豕俎上肝從次賓從薦也加于俎反肝亦于
豕俎上凡羞俎不列于席佐食無豆俎禮殺也主人
受爵出以虛爵出室也實于篚以獻尸祝佐食廢爵
納于西階下洗東篚內升堂復位主人取前所倚杖
復立于西階東面之位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棗

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
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 句 獻佐食皆如初以
虛爵入于房
此主婦亞獻尸及祝與佐食爵用足文于廢也房中
東房內酌酌酒于室北墉下亞獻尸亞主人獻也自
反主婦自還東房取籩兩一棗一栗會敦蓋黍稷在
錋東會卻于敦南籩設于會南棗在西接黍栗在東
接稷尸祭祭棗栗于豆間如初如主人初獻之儀賓
次賓燔燒肉以虛爵入于房主婦獻畢反東房也
按特牲禮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此云賓以燔從

蓋喪祭兄弟在哀戚中無助奠之禮房室不同處室以事神房以治饌室在堂後房在室東据此儀曉然鄭謂洗于房即昏禮洗在北堂然則主婦洗爵于堂何以云房中籩栗自宜饌于東房豈在堂上乎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此賓三獻尸也繶爵爵口足間有紋又文于足爵

婦人復位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祝入尸謖從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此三獻畢尸出婦人復位出東房立于堂上位西面以尸將出也祝出戶出室戶主人西階上東面祝西面告利成利養也成畢也言孝子養畢皆哭丈夫婦人盡哭也祝入導尸也謖速意神去謖然從者即始一人衰絰從尸入者也尸出戶下堂出廟門男女哭踊哀親去哀慕也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主人入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此尸既出改設前饌所謂陽厭也尸未入神先降故有陰厭尸既出神未散故有陽厭陰厭在室西南深幽處坤方陽厭在室西北見明處乾方陰厭始自陽入也陽厭終自陰出也祝既送尸反入室徹饌改設西北隅以神席不敢遂去之亦猶喪奠改設于序西南正其厭飫無已也如其設如始陳設之序几在南以席倚几側隱之使幽暗也厞隱也祝薦獻祝之籩豆席筵席皆徹歸東房初自東房出也公食大夫記云筵出自東房既徹主人降堂賓主俱出門外哭者止主賓以下皆復門外之位如始未入即位成禮之終也宗人告事畢即告于門外之位也

記○虞沐浴不櫛○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

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臑猱肫春骼各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益上胉祭一實于上鼎句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皆設扃鼏陳之句載猶進柢魚進鬐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

此以下雜記前文之未備此一節陳牲器之事沐浴將祭自潔清也不櫛凶事無容也牲豕兼魚腊北首首向北以西為上豕在魚腊西也寢右右體側臥俎上呈左胖也葬以朝旦反而行虞事則日中矣殺殺牲門西陰方凡始殺牲離其前後脛脊脅曰豚解孝

子哀心茜故不視殺羹飪肉飪熟也升升鑊肉于鼎
牲體貴右喪祭用左變于吉也肩前肩肩下曰臂臂
下曰臑肫臂通肫下曰骼脊背脊脅兩胉正祭體九
或十一喪用七耳離肺離而不絕所謂舉肺也膚純
肉膚祭三神祭也肺祭一尸祭也肺之祭者斷切之
所謂刌肺也脇脰肉上鼎北一鼎鱄鮒二魚名士正
祭用魚十五喪用九中鼎陳次上鼎腊乾禽兎也腊
用左半體髀尻骨不以升鼎下鼎居南載載俎進柢
以骨向神吉祭進腠喪奠進柢虞祭猶未吉也鬐魚
脊祝俎薦祝之俎髀豕髀脰頸肉飪脇也祝俎惟四

體不升鼎殺于尸也祝無黍稷陳敎東統于神也
按牲殺始薦七體謂豚解脊骨前後脛左右脅爲七
及薦熟折爲二十一體謂體解脊三曰正脊曰脡脊
曰橫脊兩胑各三曰肩曰臂曰臑爲六兩脅各三曰
代脅曰長脅曰短脅爲六兩股各三曰髀曰肫曰胳
爲六共二十一羊豕皆然體不言首首升于室也郊
特牲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周禮夏官羊人職祭祀
割羊牲登其首然少牢特牲皆不及薦首故禮文難
盡合腊不升髀牲或升髀者腊用全禽惟兎鄭知髀
賤而不知內則之兎本去尻也如以賤何獨牲髀不

然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
巾南面○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
出戶負依南面○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
有柶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烝栗擇○尸入祝
從尸尸坐不說屨尸謖祝前鄉尸句還句出戶又鄉
尸句還句過主人又鄉尸還句降階又鄉尸降階句還
句及門如出戶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
詔降○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
使賤者

淳猶沃也執槃以下皆執事之人前文北言宗人授
巾故此詳之宗人詔主人禮主人在堂則宗人在階
前主人在室則宗人升堂立室戶外詔室事佐食以
衆兄弟爲之佐尸食者也室中無事則室戶外負扆
立古廟制堂北爲室室戶偏東戶西爲牖皆南向卽
北堂中也佐食無事依此立曰負依特牲禮尸將入
佐食中庭北面故尸在室佐食在堂南面鉶和羹盛
以鉶鼎曰鉶羹羹菜曰芼苦薇葵荁皆菜也滑若今
和肉以粉使滑利也柶匙也以扱羹也蠃烝則熟栗
擇則潔皆籩實也尸入室祝從尸主人在祝後與陰

厭主人先祝入異也禮事主敬則坐不說屨少儀云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尸謖見上祝前導尸行鄉向同轉面向尸還旋同既向尸復旋行也主人立西階東面尸由西階降過主人主人致敬尸答故祝向尸降西階祝前降又向尸及廟門出如出戶又向尸既送尸祝反入門左北面立初祝即位此今復位成終也詔降祭事畢告主人下堂也卒者之上服士爵弁服死以襲故尸服象之必使異姓謂女尸也男以孫為祖尸同姓也女以孫婦為祖姑尸異姓也不使賤不用庶也無適而後用庶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不綏妥祭無黍羹湇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間祝升止哭句聲三句啓戶主人入祝從啓牖鄉向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

此無尸虞祭之禮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則無尸是殤祭也又謂宗子殤陰厭庶殤陽厭則無尸是殤虞也禮謂自葬服即位至主人哭出復位及改設饌至賓出之禮薦饌謂神席前俎豆陳設之類皆與有尸者同既饗謂祝告神饗命佐食祭于苴祝陳辭畢此以後有尸則有綏祭及從獻無尸則不綏祭綏挼同曲禮云大夫綏之綏祭即墮祭解見前無黍羹湇無胾豆無賓從獻凡尸事始墮祭終從獻無尸則四事俱無但祝祝卒主人遂哭出復戶外東面之位祝遂闔牖戶降復門西之位丈夫婦人更迭踊三者三如尸食九飯頃祝復升堂哭止作聲三乃啓戶主人先入室祝從乃啓牖鄉向同北牖曰鄉南牖曰牖如初謂主人西面祝在左與有尸同主人哭出復堂上西面祝降復門西北面佐食降復西方衆兄弟之位宗人詔降詔主人下堂也如初如初贊闔牖戶告事畢也

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勞明齊劑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句饗句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句他用剛日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此記三虞之節與祝辭凡葬用柔日甲丙戊庚壬為剛乙丁巳辛癸為柔奇剛偶柔柔陰也葬之日中虞用柔日安神宜陰也顯相助祭者詩云肅雍顯相哀助祭者同哀也剛鬣豕也香合黍也嘉薦菹醢之屬普大也淖和也大和則豐熟故粢盛謂普淖明齊新

水也卽玄酒浚醴通醴也合食于祖曰祫尸柩已藏
神宜歸廟恐寃未離舊寢故虞于寢告使適祖也皇
美大之稱皇祖卽死者所祔祖某甫祖字饗勸饗再
虞間一日亦柔日禮同惟辭稱哀薦虞事爲異三虞
又間一日卒哭又間一日祭而卒哭也三虞以前葬
哭如始死晝夜無時卒哭以後如旣殯惟朝夕一哭
夕奠一哭曰卒卒晝夜無時之哭也他用剛日謂卒
哭明日卽祔祭也卒哭柔日則祔祭當剛日禮與辭
如初但稱哀薦成事爲異三虞皆喪祭卒哭祔漸成
吉故曰成事始言祫告親以所適次言虞侯親度其

可否終言成乃成適祖從容有序事死如生然

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
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饌籩豆脯四
脡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
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
位主人出卽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于主人之北
皆西面哭不止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
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
南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
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
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
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
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
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

此旣虞卒哭餞神祔祖也卒哭明日將以主適廟故
卒哭遂餞飲行者曰餞卒哭之祭三獻旣畢俎豆未
徹餞尸于舊寢門外尊兩甒以下皆餞禮廟門卽寢
門舊殯宮門也餞行于寢門外右陰方少南尸席在
北也洗與水篚皆統于尊陳雖有東南西總之門右
脯四脡籩于吉也鄉飲酒禮薦脯五脡乾肉牲體之

乾者斷以爲俎割肉方正曰尹二尹猶二片縮直也
以二尹直陳于俎横加半尹于上以待祭西塾寢門
西堂尸出祭畢自室內出執几席皆贊者從尸出寢
門外設神席于尊西北東向几在席右賓出復門外
朝夕哭之位繼兄弟西面北上也婦人亦出門外助
餞也皆西面向尸也唯主人不哭將行禮也朐屈也
脯形中屈曲禮置脯脩左朐右末今朐在南尚右變
于吉也授嚌以乾肉授尸祭而嚌之旣嚌以還佐食
佐食歸于俎尸祭酒卒飲不酢主人喪禮畧也奠于
南方奠爵觶右也主婦亞獻無從無籩豆從薦也佐

食取俎取乾肉實于篚爲尸實也大門寢宮門外之
門寢宮在大門內凡尸尊于廟大門外無事尸之禮
故至大門內止不出大門故不拜送尸出出大門賓
出拜送送于大門外主婦拜賓拜女賓
丈夫說脫經帶于廟門外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經
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
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
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
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句于皇祖姑某
氏其他辭句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蠲爲而哀薦之句

饗句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爪翦用專膚爲折俎取
諸脰膉益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
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
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朞而小
祥曰薦此常事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
月也吉祭猶未配

此記餞祭以後至祥禫之事喪禮之終也丈夫謂主
人以下親始死男子麻經帶至卒哭脫麻帶易葛帶
廟門外餞畢遂脫也入徹室中祭饌與門內餞饌皆
衆有司主人脫經門外故不與婦人主婦以下婦人
重要經男子重首經易服先輕者故卒哭男子以葛
易帶婦人以葛易首經男不脫首經婦不脫要帶至
小祥男子乃去首經而帶如故婦人乃去帶而首經
如故所謂除服先除重也無尸謂殤不成喪者無尸
可餞猶以室中神几與席陳設寢門外行禮拾踊三
丈夫婦人賓客更迭踊三者三也將旦謂卒哭之明
旦薦卽卒哭日祭餞也卒辭謂卒哭祭之祝辭隮升
也以死者主自殯宮升附祖廟女子子附于祖母子
婦附于祖姑凡祔皆以孫祔祖父子不同昭穆他辭
一謂來日隮祔尚饗等辭同也饗辭勸侑神尸饗食

之辭圭蠲通潔也明日卽將旦也班昭穆之次祔祭
則主人沐面浴體櫛髮搔翦手足甲稍脩飾也折俎
獻尸祝外酢席之俎人衆俎多折骨爲之吉禮也今
祔祭未純吉主人以下之俎用專膚純肉無體骨俎
貴骨賤肉喪貶于吉也脰膉項肉其他事神事尸等
禮如特牲饋食稍用吉也嗣尸虞卒哭祔相繼同尸
也曰以下祔祭之祝辭稱孝子變于哀也孝顯相助
祭者皆孝也尹祭割肉以祭曲禮脯曰尹祭普薦祖
孫共薦下辭云爾祖爾孫是也尚庶幾也朞滿十二
月一歲之期小祥十三月之祭薦常事小祥祭之祝

辭也又朞二十四月大祥二十五月之祭薦祥事大祥祭之祝辭也中月間一月大祥二十五月間一月則二十六月禫祭則二十七月禫澹也言哀慕平澹是月卽禫月也吉祭卽禫祭也未配新主猶祔祖未入新廟與其配專祀也夫妻合祀曰配

按親初喪設主殯宮三月旣葬卒哭以主祔于祖廟時新宮未作無專祠故不忍卽以鬼神事之也故練祥等祭皆無配三年喪畢新宮成遷主禰廟始有配饗禫祭時主猶在祖鄭註未明

儀禮節解卷十四終

儀禮節解卷十五

郝敬習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特牲饋食禮士祭祖禰也特牲一牲卑者先飯曰饋食尊者先灌曰祭祀曲禮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雜記云上大夫卒哭成祔皆大牢然則大夫亦時用大牢士亦時用少牢也士喪禮少牢遣奠則大夫豈無用特牲時邪鄭謂曲禮所言天子之士是書爲諸侯之大夫士何据而別夫禮有隆殺牲有大小通上下貴賤用之天子郊天亦特牲也謂大夫之祭隆于士則可謂大夫專用少牢士專用特牲不盡然蓋士虞後繼以特牲者自凶趨吉也特牲後繼以少牢者自殺趨隆也皆記禮之序故是篇首云冠端玄與兄弟之服辭曰諏事適皇祖不言配皆繼前篇虞後祥禫等吉祭言否則何爲反以士先大夫邪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

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

此筮日筮尸不諏日不如大夫少牢與有司謀丁已等日但隨所服日筮食禮畧也冠端玄謂冠與端色皆玄用吉變于前喪祭也門外廟門外西面立主位也子姓猶子孫姓言生子所生也皆在五服內者如主人之服亦玄也詳言服承前篇喪禪除服從吉也

立于主人南西面與主人並立而不繞于主人故北上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賓位也席筮席闑西即門中閾門限士冠禮云筮與席具饌于西塾故筮人取筮策于西塾執之執策也宰有司之長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喪禮命筮曰皆自右此自左者筮事祖考不敢以卑禮詔之也諏謀也某事承上篇爲祥禫如謀此禫事之類適皇祖即所祔之祖往祭于其廟某子皇祖字尚饗疑辭言庶幾饗之還旋同筮人東面受命畢旋就門中席西面坐卦者寫卦者在左在筮人之南長占占卦先長以次及衆占曰吉告主人之辭曲禮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此吉祭筮近日若不吉則改筮遠日也宗人公有司掌禮者事畢筮畢祭日既定于祭前三日筮尸某之某指尸父及子名曲禮曰爲人子祭祀不爲尸然則尸之父死者也

按鄭註冠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則朝服也鄭以玄端與朝服異而朝服之緇衣即玄端古者禮服皆稱朝服玄端即禮服又謂有司羣吏爲士屬吏然士何必盡有官職者禮不下庶人庶人奠于寢士無田不祭而奠亦有禮皆可質義而行故士禮變通

于上下貴賤之間有司羣吏惟大夫能備何但初命之士耳

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句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此宿尸與賓越宿預戒曰宿祭前二日也北面事神

之禮出門左迎賓之禮辟卻避致敬也東面朝尸也
主人先拜尊尸也宗人祝皆主人之黨宗爲擯相禮
致辭于祝如筮尸宰贊主人命筮之辭卒語末以筮
子至敢宿易前尚饗語祝受宗人辭許諾遂致主人
命于尸賓僚友也宿一人爲從獻之賓歲事每歲時
祭之事前言諏某事此言歲事義互備也涖臨也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楙在其南南順實
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于阼階東南
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
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即位于

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
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
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
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
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
絜請期曰羹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此省視牲器厥明夕謂宿尸賓之日之夕即祭之先
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北上三鼎自北陳而南楙覆通
形如箱以載獸在鼎南向南直陳獸腊也野禽已殺
者兔屬牲豕牲不在楙以其生也西楙西北首東足

未殺束縛之也洗設于阼階東南堂下也壺有禁在
堂上東牆下豆籩鉶在東房虛器未實皆自南陳而
北几席神座與兩敦饋神之器皆在堂上西主人以
下即位于門東如筮位賓及衆賓皆主人所宿以助
祭者宗人掌禮祝祝神皆公有司位退于賓而近于
廟主人拜賓廟門外賓尊者一人再拜衆賓輩共三
拜衆賓答一拜答者衆也主人既拜賓導衆入即位
堂下如門外之位主東賓西宗人省視壺洗濯及豆
籩不言鉶敦可知壺在東序豆籩在東房宗人自西
階升一一往視反降告濯告既洗也告具告既備也

皆告于主人賓主皆出門外省牲與鼎告充告肥也
雍正饔人之長主烹飪者作豕作之使動驗其生也
衆獸尾視腊全也啓鼎蓋視其潔也請期請明日祭
之早晏羹飪以煑肉熟爲節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
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
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陳于房中
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
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
巾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

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賔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賔如初揖入即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此饌具設神席衆即位也夙興即祭日早起主人服如初冠端玄如筮服側殺特殺一牲也炊飯曰饎爨竈也視于西堂下饎爨在西壁也亨鑊煑肉也豕魚腊各一爨以北爲上羹飪肉熟也實鼎各自鑊升于其鼎陳如初如初陳北面北上也尊設于室戶外東房戶之西堂北稍東也設玄酒尊在酒尊之西實豆籩鉶以脯醢和羹之類房中東房內如初設南上也

執事助祭者皆有俎陳于兩階閒分爲二列自北陳而南先獻者居北也盛兩敦盛黍稷之饎也萑細葦席几席兩敦視濯時在西堂今如初簞竹器以盛巾在廟門內右內以西爲右尸入于此盥手祝筵几設神几席也室在堂後東面即西南隅奧也纚以韜髮笄簪也宵衣黑色衣詳見士昏禮主人玄端主婦衣色同變于喪也房中婦人所有事南面向堂也佐食佐尸食者以衆兄弟爲之立于中庭俟事也尸將升堂則佐食中庭北面室中當事則戶外負依南面不與衆有司泥處敬神事也

按古者廟制前爲堂後爲室室西南隅爲奧室並東爲房房與室同在堂北故房室之外爲北堂室戶偏東近房戶西爲牖當堂正中南向即負依處房亦有戶有牖自房南出爲東階室西南爲西階堂東西兩牆直下爲東西序序外兩旁東西相向各有堂室爲夾室此其大較也鄭謂夾室與堂並南向則凡室在堂左右者皆可名夾矣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螺）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賔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賔長在

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此設饌祝神所謂陰厭也主人及祝自門外入升堂祝先入室主人從入西面向神席立室戶內也房中東房中薦兩豆一菹一醢取自東房入薦于室醢設

廗北葅在南南爲上與虞祭同宗人主詔禮事遣佐食與執事者盥手出門外舉鼎宗人亦出主人降與賓皆盥手出舉鼎自外入東爲右神事尚右也妥鼎二人舉尊者在右主人賓長皆右宗人執畢畢匇類執以指宗人先入立阼階下南向指錯鼎者當東階西直陳而南右人在東錯俎于鼎西加匕俎上左人札肉右人西載之肵俎載心舌郊特牲云肵之爲言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心舌亦飪之鼎內佐食載于肵俎主人升堂入室復戶內西面之位豕俎入先設並葵葅東魚俎次豕東腊俎獨在魚北無並曰特主婦設兩敦黍在豕南稷在黍東魚南黍在西爲上兩鉶芼接葵葅而南祝下堂洗爵升堂酌酒于戶東入室奠于兩鉶南佐食啓黍稷敦蓋出室立于室戶西牖下南面士虞記所謂負依也主人再拜稽首尸未入拜神也祝在左致辭達主人之誠卒祝祝畢主人又再拜稽首敬之至所謂陰厭也

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卽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祝命挼墮祭尸左執觶右取葅抰頰平聲于醢祭于豆間佐食

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湆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葅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句南上句有醢句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

此迎尸入而九飯尸入廟門自外入西爲左匜水在門內西尸入北面盥進至西階祝延尸升堂入室尸取祝所奠鉶南觶執之祝勸饗前篇記云孝孫某圭爲而哀薦之卽此也主人拜所饗也祝命挼祭命佐食也挼墮通詳見前篇抰擩通揉也肺祭肺刌切以祭者與舉肺異告旨稱美也主人拜拜尸饗也爾邇同移近也佐食設大羹湆于鉶醢北舉肺脊授尸肺離不絕連脊骨手執曰舉周人祭肺肺爲氣主脊爲正體食所重故尸左手執肺脊右手食黍兼食肺脊曰食舉也肵俎在阼階西羞進也主人親取進設于

腊俎北不假人所以爲敬也尸每三飯一告飽祝侑尸主人拜拜侑也脊骨曰幹獸腊亦舉幹魚全取一皆佐食授尸尸祭嚌皆授佐食佐食受皆加于肵俎猶虞祭皆實于篚也尸乃以左手所執肺脊實于葅豆不實于肵俎者肵俎在腊北遠也庶羞以豕肉和爲異味凡四豆設于大羹北尸在西以北爲左南上上大羹自南陳而北也有醢二醢二羞也少牢兩胾兩醢此宜同醢在胾南四豆直陳不綪故曰南上三飯舉骼豕後足骨曰骼獸亦舉骼魚亦舉一祭嚌加于肵俎如初又三飯舉豕肩九飯畢佐食取衆俎之

實盛于肵俎每俎但留三个以待改設陽厭其餘盡入肵俎以歸尸肺脊在葅豆亦取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先爾于席上今復置鉶東也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葅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句)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假)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葅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

此主人獻尸尸酢主人角觶屬尸旣卒角祝受虛角曰送爵皇尸卒爵命主人拜之辭祝酌授尸尸不親酌祝不洗角醋酢同主人受尸角退復位佐食授主人黍稷肺授祭嘏假通尸傳神意以福假主人主人進尸前聽神嘏摶黍捏黍飯成團象福祿獨摶黍黍貴于稷尸食惟黍詩言志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內則云詩負之言專志也懷藏也袂袖也季指小指左手執角以小指挂左袖口恐拜而遺黍出出室寫傾也嗇穡通卽黍房東房以籩受所寫黍重神貺也

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葅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

此主人獻祝與佐食筵祝設祝席南面室內當戶獻祝與佐食皆因獻尸及之角卽獻尸之角獻祝之禮殺于尸獻佐食殺于祝角實于篚在堂下旣獻反之升入升堂入室復戶內西向之位佐食獨不設俎者

以兄弟為之其薦俎齒于兄弟中于後獻衆兄弟時
并設也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

此主婦亞獻尸尸酢主婦變角稱爵更器也北面拜送室內北面變于主人之西面也宗婦族人婦執兩

籩跪于室戶外主婦受之入設于黍稷南祝贊尸以籩棗栗祭于豆間兄弟之長者以燔肉實羞俎從主婦薦尸尸受擩祭之嚌之反于羞俎兄弟長以所反燔加肵俎上執虛俎出反門外西塾不備言與前虞禮互見也祝命送命主婦拜也即前云送爵皇尸卒爵命主婦拜如主人也酢尸酢主婦亦祝酌授尸尸授主婦拜受尸拜送與酢主人儀同主婦不祭于室以爵適東房南面佐食代授祭置黍稷肺于席主婦手撫之遂祭酒啐之反入室北面卒飲如主人儀拜尸答拜也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此主婦獻祝與佐食以燔從者兄弟之衆也皆如主人獻祝之儀主人豆而主婦籩主人肝而主婦燔其祭一也獻畢以爵入于房婦爵自房出也

按主婦受尸酢卒爵獻祝當更洗于房而后酌男子不承婦人之爵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

此賓三獻尸尸奠爵如初如主人獻之儀執事者以燔從賓獻尸受爵不飲蓋尸既受三獻祝與佐食亦受三獻主人主婦僅受一酢故尸止不飲待主人主

婦交致爵而后神惠均也

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帨）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句）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

于篚入復位
此主人主婦交相獻各自酢也獻酒云致爵者酒本
主人物致爵體神意也席于戶內設席于主人所立
之位宗婦贊豆亦于戶外坐豆籩皆宗婦贊主婦受
以設設俎則宗人也肺離未絕祭則絕之主人主婦
一爵肝膰兩從與尸祝同者體神意重祭主也席末
坐遵尊也主婦受爵受主人虛爵酌醋承主人爵自
酌主人避尸不敢酢主婦而主婦達其意也主人自
酢倣此主婦左執爵拜不奠爵婦人立拜也主婦以
爵反歸東房主人降更洗堂下之爵升酌致主婦也

席于房中獻主婦不于室也南面向堂也房在堂北
西面主人之正位從獻亦肝與燔也主人自酢必更
爵男女不襲器也酌酢主人酌自酢卒爵不坐夫飲
婦爵禮畧也
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句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
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
此賓獻祝與佐食及主人主婦遂自酢也三獻指其
人卽賓也初賓三獻尸爵止及主人主婦致爵畢賓
乃作所止之爵請尸飲作起也尸卒飲賓受爵遂自
酢乃酌獻祝獻佐食又洗酌致主人主婦皆如前儀
徧終三獻之事也燔從無肝也皆如初一一如前禮
佐食無從同也更爵不承主婦爵也酢于主人賓自
酢也復位復堂下東面之位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
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
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
俎坐捝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
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
其位位如初句薦俎從設句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
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

此主人獻賓及衆賓也拜賓爲將獻也如初如視壺
濯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也洗洗
爵西階上獻賓主人就賓也禮主祭則賓不專階主
賓皆北面以東爲右主人在東也折俎分折牲體實
俎主人酌自酢賓不敢敵主人而主人達其意也酢
畢賓揖主人自執所祭肺下堂西面奠于其位仍東
面立如初其西階上所薦豆俎皆從設于位此獻賓
長之禮其餘衆賓升西階受爵坐祭立飲禮殺也豆
俎卽堂下本位設之辯徧通衆賓拜受爵主人皆答
拜獻畢主人下堂實爵于篚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

此旅酬設尊主人酬賓承上主人降遂設兩尊于阼階下加勺尊上柄向南便執也西方西階之下將行旅酬不敢用堂上戶東神尊而別尊于堂下也兩壺皆酒人衆也先酌西尊尊賓也酬導飲也酌自飲而后飲賓西階前階下也賓位西階下東面主人酬之同北面而賓在西主人酌西面向賓也奠觶亦西面奠于席前也主人將酌賓北面拜以臣禮答主人主人奠觶薦北以客禮尊賓賓不敢當坐取觶示親受轉向東拜主人答拜亦西向也奠觶于薦南者東面南爲右示將舉也鄉飲記云將舉者於右揖揖主人復位復東向之初位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此主人獻內外兄弟期功以下男女兄弟也長兄弟兄弟之長者酬賓而后獻兄弟獻禮成于酬成賓禮而后及其私也獻于阼階上者酌堂上之尊獻禮重于酬也如賓儀兄弟亦執祭以降奠于其位薦俎從設同也衆兄弟分卑如衆賓儀拜受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偏同也佐食在衆兄弟中薦俎亦設于此時內兄弟謂女賓及宗婦獻于房中亦如衆兄弟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同也內兄弟房中東面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更爵自酢皆謂獻內兄弟也入復位入室戶內西向主人之位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句洗致句如初句無從句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

此長兄弟及衆賓長加爵于尸也三獻既備而禮多爲賓故于正獻外有加爵洗觚更器也儀如正獻尸拜受主賓拜送自酢同也不及佐食及祝也佐食本兄弟輩尚未及獻尸故爵不及洗致洗爵致主人主婦如賓初致爵之儀但無肝燔從異也衆賓之中長者一人舉爵如賓三獻之儀尸受衆賓長爵奠而不飲蓋三獻外又受加爵賓及兄弟僅得一獻故尸止爵俟旅酬行神惠均于在庭而后舉耳

嗣舉奠句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句進受句復位

祭酒啐酒尸舉肝句舉奠左執觶句再拜稽首進受肝
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句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尸拜
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

此嗣子舉奠于尸主人適嗣也舉奠酬尸也奠即初
陰厭祝酌奠于鉶南之觶自尸入祭啐酒奠而未舉
至是嗣子入舉以酬尸曰舉奠盥入以下舉奠之儀
嗣子盥手入室戶內北面尸執奠觶授嗣子嗣子進
受觶復北面之位祭飲尸舉肝亦以授嗣子舉奠即
嗣子尸備答拜者重繼體每拜皆答也嗣子卒飲洗
觶更酌酒入室尸拜受嗣子拜送尸祭啐之奠之嗣

子出復位與子姓共立于堂下東主人之後也
按嗣子舉奠先自飲酌尸尸啐而奠之此旅酬之始
故下文兄弟即繼之嗣子酬尸而言舉奠弟子酬長
而言舉觶皆尊敬之辭以別于酬衆也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
弟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脀烝乃羞

此弟子舉觶于長兄弟也兄弟弟子謂衆子姓各酬
其父兄酌東方尊如主人酬賓儀洗酌拜坐祭卒觶
更洗酌奠觶長兄弟取觶奠于薦右同也脀烝同肉
在俎曰脀始獻衆賓及兄弟內兄弟薦俎各于其位
而未及祭至是宗人告使皆祭也乃羞進庶羞即豕
肉爲之王制云庶羞不踰牲自尸以下至內賓羞皆
及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奠觶
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
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
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句西面立受旅
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
以辯皆如初儀

此賓與長兄弟衆賓衆兄弟交相酬也賓坐取觶即

前受主人酬觶奠于薦南者至是舉以酬長兄弟賓
即兄弟就東階下北面兄弟在右以兄弟亦有主人
之誼賓常居西也酌于其尊于東尊也堂下東尊本
爲兄弟設西尊爲賓設賓東面向長兄弟也揖復位
賓酬畢復東向之位長兄弟復就西階下酬衆賓之
長其儀同衆賓又酬衆兄弟衆兄弟又酬衆賓交錯
以徧其儀皆同

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

此尸飲衆賓長之加爵也初衆賓長繼長兄弟加爵
尸飲長兄弟爵不飲衆賓長爵以已受加爵而衆賓

與兄弟酬未及今既旅及衆賓與兄弟尸可飲矣故
加爵之賓長作起其初止之爵請尸飲如長兄弟加
爵之儀尸卒爵拜答拜自酢復位同也
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
此賓與兄弟旅酬正爵徧而奠觶也如賓酬兄弟之
儀如坐取觶作階前北面等儀前賓酬長兄弟之觶
是受主人之酬奠于薦南者此長兄弟酬賓之觶是
弟子舉于其長者也前賓酬長兄弟于阼階前今長
兄弟亦酬賓于西階前奠觶受觶拜答拜復位等儀
同也辯徧也謂賓亦東階前酬衆兄弟復位衆兄弟

及衆賓亦交錯以徧也卒受者謂賓衆賓與兄弟之
衆酬終各有卒觶者各以所卒二觶實于堂下之篚
也此交錯一終旅酬之正數以下則無算爵也賓酬
不言實觶于篚互見也禮終于此故言之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
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
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
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
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位爵皆無算
此無算爵也前賓與兄弟之衆次第旅酬徧而神人
之懽猶謂未盡洽賓弟子與兄弟弟子各洗爵再酬
其長是爲無算爵之始各酌于其尊賓弟子酌西尊
兄弟弟子酌東尊中庭北面者其長各在東西階前
其弟子各向之也皆西上上賓也爵皆無算謂賓取
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其所賜交
錯以辯無復多寡限量之數也
利洗散獻于尸 句 酢 句 及祝 句 如初儀降實散于篚主
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祝東面告利成尸謖 述 祝前主人
降
此佐食獻尸祝祭畢而尸出也利即佐食利養也禮

將終告利成故利終獻以成禮也散爵屬變言散明
更器也酢利自酢及祝獻祝耳不致爵主人主婦也
如初儀如長兄弟衆賓長加爵之儀其拜受拜送自
酢同也戶外室戶外告利成告孝子養禮終也主人
降降堂下也
按佐食爲役室中有事不得與衆同加爵事畢乃獻
尸亦加爵也正獻三主人主婦賓也加爵三長兄弟
衆賓長佐食也獻爲正加爲從嗣子舉奠爲酬不在
從獻之數主人立戶外西面坊本作西南誤
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

羞設于西序下句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
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養餕者句
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
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
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句祭食句祭舉乃食句祭鉶
食舉句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養
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
有與也如初儀兩養洗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
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養
卽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降實于

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此祭畢而養也養餕同食餘曰餕既祭尸食之餘使
子弟餕示先澤廣神惠也祝反送尸反徹尸俎出廟
門以歸尸徹庶羞設于室中西序使嗣子與長兄弟
餕筵對席設東西席二養相對簋敦也分敦中黍稷
與鉶中和羹二養各一舉奠卽嗣子宗人遣嗣子與
長兄弟盥手立西階下俟祝命嘗食養者猶言命餕
者嘗食升入升堂入室嗣子東面尊繼體也授舉授
俎肉手執曰舉尸俎有三膚二養各一養有以以先
澤享此教嗣子兄弟思先也養者置所舉膚于俎應

且拜許諾應聲主人三祝二養三諾三答拜乃取舉
以祭祭食祭飯也次祭舉祭肉句乃食食飯也後祭
鉶羹乃食舉祭皆畢而後食肉也食畢主人降洗爵
宰以一爵助酳二養用二爵也上養卽嗣子下養卽
長兄弟酳有與與兄弟共飲親親之意也亦如初亦
三祝也二養卒爵並降獨上養升酢主人重嗣子也
嗣子既授爵于主人復戶內北面之位跪而答拜答
主人拜受虛爵也主人出戶外西面俟徹俎陽厭也
○按敦刻爲龜形遂名簋與笞通器圖曰笞鄭謂敦
有虞氏之簋周曰簋同姓之士得用之異姓用虞敦

緣于特牲少牢皆言敦此兼言簋以爲同姓異姓之
別鬯說也兩養執爵拜當作奠爵男子拜無執爵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
戶西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
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
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
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阼俎句堂下俎畢出

此徹俎改設陽厭也祝命命佐食阼俎主人室中俎
改設于室東牖下不卽出者尸俎方厭待也祝自徹
其俎出重神惠也立室戶外西待告利成也徹祝豆

遂入于房初自東房出也獨徹祝者主人豆籩簠東序尸豆籩簠厭主婦豆籩在房也徹主婦薦俎宗婦即房內徹也佐食徹尸薦俎與敦移設西北隅未知神之所在庶其享之所以爲厭室西北隅通明日屋漏位乾方故爲陽几在南席向東几居右也厞隱蔽也筵亦席也饌曰筵坐曰席以筵席蔽南牖神尚幽也戶東兩尊一酒一玄酒納酒尊于室內闔牖戶使神厭也時主人立室戶外西面祝立戶外東面祝向主人告利成遂降出主人亦降即位堂下東賓出拜送佐食乃升入室徹阼俎阼俎在室東序佐食改設

既陽厭遂徹之堂下俎賓及兄弟以下之衆俎畢出各以歸也不言尸俎厭畢歸主神棲于室不遽徹少牢送賓出婦人乃徹室中之饌也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句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羃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句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桓○棘心匕刻○牲爨在廟門外東句南魚句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句載句心立句舌縮俎

此以下至終篇皆記前言所未備朝服玄冠玄端玄裳緇帶緇韠即篇首主人冠端玄自主人以下同也尸祝佐食亦朝服玄端玄裳但尸服宜少異祝與佐食近尸與尸同或用黃雜裳可也韠皆爵色黑而微赤即玄也南北以堂深言洗在堂下自堂下至洗如堂北至堂下之遠東西當東榮謂洗在堂下東與東榮相對篚盛爵觚觶角散皆酒器禁承酒尊棜禁禁似箱棜與通車箱也兩壺一盛酒一盛玄酒皆虛壺

倒置棜上曰覆以瀝餘水未奠也蓋壺蓋明日即祭日乃實酒水著禁奠畢加巾羃俟主賓以下即位乃徹巾加勺覆籩巾用粗布赤裏玄表可知棗用烝栗用擇以實籩鉶鉶羹芼羹菜苦薇二菜滑和以粉使滑利也葵菜夏可食荁芋屬冬可食皆芼也棘心棘木心赤匕匙也以取肉于鼎刻刻文喪匕用桑吉匕用棘從音類也爨竈也饎爨以炊黍稷西壁堂西偏室肵俎尸食俎實以牲心舌貴之也午割縱橫割不斷也實于牲鼎從其類熟之載于肵俎心立舌直縮直也順俎爲直

按衣冠尚玄緇古今同也純黑曰緇玄即緇微赤者
猶今皁色亦緇也黑爲北方正色故士大夫以上朝
服用緇衣玄閒赤故士庶人以上禮衣通用曰玄端
要之衣皆端端即衣通謂朝服鄭說紛然
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沃尸盥者一
人句奉槃者東面句執匜者西面淳沃句執巾者在匜
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句南面授尸句卒句執巾者
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嗣舉奠佐食設
豆鹽○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
呼佐食許諾○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

兄弟○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
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
面○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尸卒食句
而祭饎爨饔爨○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賓與長兄弟分尊故其籩豆與室中之薦同陳于東
房內其餘衆賓兄弟以下之薦席堂下者皆設于堂
上東以待也沃尸盥酌水與尸盥手槃盛水匜沃水
澆灌曰沃細瀉曰淳振謂揮振之以致潔也三三振
南面授尸尸入北面盥卒盥畢執巾者受巾賓于篚
也嗣子舉奠于尸尸授以肝肝宜鹽佐食以豆盛鹽

併授之宗人獻謂主人獻宗人旅旅酬宗人獻旅皆
在衆賓之列佐食以兄弟輩爲之旅酬在衆兄弟列
尊兩壺于東房內西牆待主婦與內賓旅也南上統
于堂也內賓女賓外戚婦及主人姑姊妹之屬立于
其北房內北也東向自南並立而北也宗婦同姓婦
北堂房戶外即堂北也亦東向自北並立而南也房
在堂東北內賓多而房淺宗婦分卑故接戶外立于
北堂亦猶衆賓立于堂下也男子旅于堂下婦人旅
于堂北與房內主婦與內賓宗婦相旅交錯以徧也
西面謂主婦旅內賓于房旅宗婦于北堂皆西面也

宗婦贊薦助主婦薦豆籩也尸卒食則爨事畢執爨
者祭爨以報也饎爨以炊黍稷饔爨以烹牲魚腊佐
食徹尸俎送出廟門賓皆送終助祭之事也反位復
入門內西向之位與主人爲禮而后去也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格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
短脅膚三離肺一刌忖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
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阼俎臂正脊二骨橫
脊長脅二骨短脅句膚一離肺一主婦俎觳折句其餘
如阼俎佐食俎觳折句脊脅句膚一離肺一賓骼長兄
弟及宗人折句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

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孫膚一、離肺一。○公有司門西句北面東上句獻次衆賓句私臣門東句北面西上句獻次兄弟句升受降飲

俎實牲體以骨爲本因尊卑爲數多寡吉牲尚右故尸俎用右肩肩下爲臂臂下爲臑肫作臂股骨也胳骼同脚骨也正脊脊領也骨多併二爲一短脅近肩骨短也肉無骨曰膚離肺肺割未絶者刌肺刌斷以祭者此十一物皆豕俎也魚俎用魚十五尾腊野獸殺者腊俎如牲骨無膚與肺也祝俎祝豕俎髀尾骨脡脊卽正脊脡直也祝以下俎不言魚腊同也阼俎

主人豕俎轂蹄尖脛不足用轂分折也其餘謂豕脊脅以下及膚肺與魚給足者主婦俎與阼俎同也佐食豕俎轂折共脊脅三骨賓豕俎骼卽胳長兄弟及宗人皆胳分折其脊脅膚肺與佐食同也衆賓衆兄弟以至私臣俎豕體骨不足雖餘體備數不必右曰殽脀殽雜也非正體脀言烝升也其膚肺同令皆可祭而食也公有司謂公家有司門西北面東上賓位也獻次于衆賓皆賓屬也私臣私家辟用之臣門東北面西上臣位也獻次于兄弟皆主屬也升堂受爵下堂飲通公有司以下皆然

按牲體數大較然爾膠柱求合則拘矣古人借飲食行禮不貴可食貴以明義禮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殺一牲而內外賓主隆殺貴賤多寡名數井然辨于刀匕膚寸之微禮義云爾豈謂是足以充口腹乎解者不講于禮義而較骨體貴賤以爲士與大夫牲牢之等末矣凡是書所謂士非盡大夫以下初仕再命之士也冠昏相見皆士兼大夫此禮未嘗名爲士而公有司與私臣豈士家所能備故夫三鼎五鼎士大夫定分其禮有小大天子時乎用少牢諸侯時乎用特牲未仕之士饋食祖禰皆特牲非獨有位之士然耳鄭氏拘牲體謂士俎九體今用十一與少牢同不可解援禮器放而不致爲證亦窮于辭矣

儀禮節解卷十五終

儀禮節解卷十六

郝敬習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者饋食禮之盛于特牲者也鄭氏謂羊豕爲少牢據篇中刲羊擊豕則誠少牢矣然牢本養牲之所豕亦云牢詩曰執豕于牢何獨牛羊稱牢乎羊小于牛曰少豕獨用曰特少則稱牲多則稱牢所由名耳鄭定以少牢爲大夫謂大夫用羊豕士用特牲天子諸侯用大牢此甚拘也其實三牲通上下隆殺非定局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是大夫亦大牢也聘及

公食大夫禮皆大牢以待卿大夫而王制諸侯社稷皆少牢郊而特牲是天子亦有特乎用特牲作者但叙禮隆殺非定特牲爲士少牢爲大夫也賈氏謂儐尸爲下大夫天子大夫用大牢諸侯之大夫不得用尤杜撰大抵是書所載多大夫禮何嘗分天子諸侯周衰禮壞王祭不供典籍湮滅不可考而禮樂自大夫出故其所傳儀節止此然引伸觸類差等而上下之皆可知也

少牢饋食之禮日用丁己絶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句某氏句尚饗史內諸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筮右兼執韇以擊筮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乃釋韇立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乃退占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乃官戒句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

此筮祭日用丁己者丁當也己自也取當自盡之義曲禮云內事用柔日宗廟事內也丁己皆偶爲柔或

丁或己筮旬有一日以前月下旬丁己日筮來月上旬丁己日是十又一日也必用十一日者一日祭十日齋戒朝服即祭服古公署通謂朝其禮服通謂朝服史掌策命故筮事屬史左執筮執著策也韇藏策器上韇韇蓋兼執兩手共執來日丁亥則筮之日丁丑也必用亥者亥爲天倉受福祿也丁用亥則己可知己丑日筮己亥日亦可也歲事時祭也皇尊稱伯行次某諡號妃其妻也某者妻之諡號配合祭某氏妃之族姓如姬姜之類妃必異姓繫其氏以明之致敬慎也尚饗問之辭史西面神道尚右也下韇韇底

初右手抽上韇出筴令左手執筴右手抽下韇兼執
蓋以叩蓍筴述主人命告之特牲筮不述命此述命
禮盛也人鬼交曰假大筮尊稱有常信之也釋韇奠
韇于地立筮不坐蓍筴長也大戴記天子蓍九尺諸
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筴短可坐筮大夫以上
筴長須立也卦者畫卦者也就席寫卦須坐在左在
史南也木板也退占卦者退而占也占曰從史告主
人之辭官戒戒衆官亦史戒也宗人公有司掌禮者
凡禮官稱宗尊神也滌濯祭器宰命爲酒祭用酒周
禮天官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即此也不吉請

上旬不從也及遠日謂至上旬丁亥又筮中旬丁未
不從至中旬丁未又筮下旬丁巳又不從則止不祭
也曲禮卜筮不過三

宿句前宿一日句宿戒尸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命
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
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吉則乃遂宿尸
祝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
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尸拜許諾主人又
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若不吉則遂改筮尸既
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
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
諾乃退

此筮尸也宿齋宿凡祭致齋三日祭之前三日齋宿
于外前宿一日祭前二日也宿戒尸預告爲尸者已
擇其人明日將筮先告之明日朝謂祭前一日早筮
尸筮男尸象祖考者妃無尸吉則乃遂宿尸即筮吉
之日往宿宿猶戒也祝擯祝相主人傳辭祝告曰下
即擯辭不吉則遂改筮即筮日改也宿尸反即祭之
先夕與諸執事爲期廟門外約明旦行事之期也宗
人掌禮事請于主人主人聽于宗人比猶隨也子指

宗人旦明平明也
按鄭謂祭前一日筮尸與特牲前期三日異者大夫
避諸侯禮夫用尸用筮既同士可三日前筮何獨大
夫不可禮文多錯舉一日至三日皆可筮有不虞則
前一日亦可耳豈特牲小禮從容少牢反迫次乎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
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
退雍人摡槩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
摡甑甗言匕與敦對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司宮摡
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

摡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

此祭之朝殺牲摡器也明日卽祭日朝服祭祀之禮服古者大夫朝祭皆皮弁緇衣記曰大夫弁而祭于己卽位于廟門外視殺牲也司馬司士皆公有司刲擊皆殺也告備告旣殺也雍人掌割亨之事摡拂拭也爨竈也鼎匕俎皆設于廟門東自北直陳而南以北爲上廩人掌炊黍稷甑以炊甗甑屬有孔匕飯匙敦簠簋屬以盛飯廩爨在北上穀食也司宮亦公有司主陳設者豆至篚共九器而篚卽盛勺爵觚觶者卒

摡拭畢也房中之篚盛主婦獻酢之易爵也饌于房中陳設于東房內放置也西方房內西洗以洗爵設于東階下直對東檐

按特牲禮殺執事人寡以預爲敬視牲視濯先日爲之少牢禮盛執事者多以敏爲敬殺牲摡器皆當日爲之所以異也疏云大夫避諸侯禮附會鄭說也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幷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幷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此陳鼎實設器饌也羹定煮肉熟也陳鼎五羊豕魚腊膚也魚腊從羊爲三鼎皆在羊鑊西膚從豕爲二

鼎皆在豕鑊西鑊大釜以煮肉陳鼎就鑊以便升也凡牲肉神俎由鑊升鼎鼎入載俎餘俎卽自鑊載俎以入此鼎皆由鑊升而入載神俎者也右胖右半體髀股骨近竅不升于神鼎餘俎不拘肩右肩肩下爲臂臂下爲臑膊胳後腳骨也正脊後爲脡脊脡直也橫脊脊旁脅脅旁短脅近前骨短次爲正脅又次爲代脅近要前後相代也正脊以下六體骨多故兼二肩臂五者不言一無全骨也腸胃三皆羊也舉肺不斷以食祭肺刌斷以祭用三主人主婦各一與羊同鼎從其類也君子不食豢腴故豕不升腸胃豕食穀

近人也倫膚豕肉無骨者比次方正九片爲一鼎與
豕同鑊而鼎別司士既升豕又升魚腊魚用十五一
鼎體全曰純腊麋巳殺者脊烝同升也卒脊升鼎畢
也陳鼎自鑊西移近門東塾北面向廟也北上自北
直陳而南也甒瓦酒尊房戶之間北堂也棜以承尊
有玄酒一酒一水也罍盛水洗在東堂下水在洗東
枓匜纍以沃水篚成盥觶南肆向南陳也司宮摡豆
籩陳于房內西今將賓旼設于房內南面如特牲饋
食之豆籩在東房先陳之後賓之也小祝設槃匜箪
巾于西階下東尸入盥也

按禮文多互見如特牲言腊髀不升則豕髀可知獨
尸俎云不用髀則是他牲俎猶用也故祝俎有豕髀
少牢神俎言羊豕髀不升則特牲神俎可知少牢腊
用鹿特牲用兎可知少牢尊兩甒玄酒棜禁冪不言
覆兩甒明日卒奠皆互見也他可類推鄭謂特牲士
禮少牢大夫禮二禮絕殊不相通未然

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
筵上右之主人出迎鼎除鼏士盥舉鼎主人先入司宮
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
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
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
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陳鼎于東方當序句南于洗西
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俎皆設于鼎西
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
于洗句長上聲朼句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
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句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
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佐
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
右胖髀比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
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并腸三胃三長平聲皆及

俎拒句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
端句脊脅肺句肩在上句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
句體句其載于俎皆進下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
十有五而俎句縮載右首進腴腊一純而俎句亦進下
肩在上膚九而俎句亦橫載革順

此迎鼎入而載肉于俎也主人朝服立阼階下東西
面司宮掌陳設布神席于室西南隅曰奧祝接神設
几于筵右几以安神神道尚右出迎鼎迎于廟門外
士有司司宮卽前尊兩甒者勺以酌酒用二玄酒一
也蓋尊蓋冪巾也勺加尊上覆向下南枋柄向南便

執也雍正饔人之長雍府雍正之屬司士贊者助司
士執俎者也二人皆合執二俎幷司士執爲六俎多
一胏俎也相助也從入從司士入俎從匕匕從鼎鼎
自門外入東階下主人親視載也陳鼎當堂東牆下
設洗之西南鼎皆西向自北直陳而南以羊豕魚腊
膚爲序俎居鼎西胏俎居五俎北皆西向宗人遣賓
卽二佐食三司士就主人東階下朼鼎肉載俎長朼
謂長賓先朼長卽上佐食佐食二人長爲上利利食
也佐食之别號牢卽羊豕也心舌羊豕心舌安下切
上去本末也安猶平也割下平使立也午割一縱一

横割勿沒不斷也猶沒階沒霤之沒盡也舌皆切上
下本末欲整也舌順俎横陳故謂横其在俎爲縮與
特牲所記非異也心舌無特鼎皆烹于門外雍爨羊
豕各自其鑊升于各鼎今亦自各鼎載于胏俎故曰
如初佐食獨遷胏俎于東階下西者胏俎尊不與衆
俎同處也西縮南北直陳俎面向西未奠不横向南
也乃及反阼階東載衆俎也牲體自門外鑊內升鼎
時髀已不升此又重言者明獨尸俎不用髀非謂鼎
中尚有髀也俎足間横木曰拒肩臂臑膊骼五體居
俎兩端象首足横陳也脊脅肺三體居中央便先舉

也肩居上貴前表其爲右也此上皆羊俎下利載豕
亦如羊但豕無腸胃皆體也其載于俎皆進下以骨
末向神執末食本便也如肩近臂爲下臂近臑爲下
他可推司士三人升魚腊膚三俎各一人鮒鯽魚性
相附故名鮒十五同一俎縮載順俎直載右首首向
東進腴以魚腹向神腊一純見前膚九其實一俎亦
如體之横陳革皮也以肉皮向上相順比也
按牲體骨十一併腸胃肺十四其數則二十有一也
鄭謂大夫祭十一體是去腸胃肺也謂士當九體是
又去膚與肺也腸胃膚肺不在數何爲升于鼎俎既

右數則所謂九與十一二十有一者皆未合也況豕
俎如羊而少腸胃則止十二而已大抵特牲以少爲
禮大牢以多爲禮槩大夫士猶可謂大夫定十九士
定十一恐未然

卒脀烝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
南面主人從句戶內西面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
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
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
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
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句從入

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
俎北端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對黍有蓋坐設于羊俎
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
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
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興入于房祝酌奠遂命佐食
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主人西面祝在左
主人再拜稽首句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
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
又再拜稽首
此薦俎入室而陰厭也卒脅升俎畢入入室設著衣

錫光澤也如錫衰之錫漢人云曳阿錫後袂六袖也
主婦薦豆自東房出親執韭菹醓醢并設于神席南
又取贊者所執葵菹蠃醢陪設韭菹在南葵菹在北
醓醢在韭菹東蠃醢在葵菹東故曰陪設于東羊在
醓醢東豕在羊北陪居蠃醢東魚陪居羊東腊次魚
陪居豕東膚次腊無陪獨居北末故曰特金敦銅簋
以盛黍稷各二始設一黍于羊俎南次設一稷于黍
東當魚俎南次又設一黍于稷南次又設一稷于黍
東當前黍之南敦南首席以南爲上也敦形似獸首
向南祝酌酒奠于薦南啓敦蓋兩兩相重設于敦南

祝致祝辭于神達主人之意柔毛羊也剛鬣豕也嘉
薦菹醢也普淖猶大和黍稷也無尸而饗謂之陰厭
○按鄭註被錫作髲鬄以此禮專爲大夫附合周禮
追師副次之文併其所解周禮亦非也又謂敦飾象
龜有上下甲鑿也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
入門右尸入門左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
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句尸
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
興以受尸巾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

階祝先入主人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
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祝反南面尸
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
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
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
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主人羞肵俎升自阼
階置于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
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
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
祭豕鉶嘗羊鉶食舉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

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句上佐食羞胾兩瓦豆句有醢亦
用瓦豆句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
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食上佐食舉
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又食上佐食
舉尸牢骼如初又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
不拜侑曰皇尸未實句侑句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
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
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上佐食受尸牢肺
正脊加于肵

此迎尸入而十一飯也尸入門左將升西階也坐奠

簞者奉巾之宗人也尸不言象神也祝反南面迎尸
事畢也祭食以下皆佐食事牢即羊豕切肺三取其
一兼與黍兼肺也豆祭即先所換韭菹之祭尸牢即
尸俎羊豕也肺爲氣主脊爲正體故尸舉此二者以
終十一飯祭食唯取黍食重黍也上敦黍當羊俎之
南者也筵上神席上坐曰席饌曰筵主人親羞肵俎
敬也置膚北盡北端也兩鉶一羊一豕羊在韭南豕
在羊南皆芼皆和以菜也祭鉶嘗鉶以下皆右手爲
之左手執肺脊至十一飯畢然後以授佐食也食舉
食肺脊也三飯尸三食黍長脅曰幹切肉曰胾胾兩
豆醢亦兩豆設于葵菹蠃醢之北尸又食舉魚食胾
四飯也又食舉腊肩五飯也又食舉牲骼六飯也又
食不舉七飯也祝至七飯始自南面轉向西侑尸食
獨侑不共主人也尸又食舉牲肩八飯也主人拜侑
尸爲之三飯十一飯也祝侑言主人侑不言爲祝一
飯爲主人三飯親疏異也上佐食乃受尸所舉肺與
正脊同前所舉幹魚腊肩牢骼牢肩併加于肵俎

按特牲尸九飯每三飯必舉腊魚此十一飯腊魚惟
一舉何也特牲體不足故三鼎并舉少牢牲倍故重
牲而畧魚腊鄭謂大夫之禮不過五舉今計始舉肺
正脊次舉幹三舉魚四舉腊肩五舉骼六舉肩是不

止五矣又嘗羊鉶又食胾是不止六矣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
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
右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換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
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
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上佐食取四敦
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墮
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
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

佐食兼受摶圜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句祝受以東句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此主人獻尸尸酢主人也肝謂羊豕肝進末以亦向尸使執末換鹽也尸兼取肝兼羊豕也祝酌授尸尸不親酌也取四敦黍稷各取少許也取牢一切肺祭肺有三皆切綏挼通卽墮祭右受佐食受挼祭也尸命祝命嘏辭也卒命祝命祝畢也祝受以東尸在室西隅祝席前受尸命遂東就主人戶內之位致嘏也工猶官也云宜稼于田祿自田出周人重農也詩志也詩懷解見特牲納諸內藏于東壁也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主人西面答拜薦兩豆菹醢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高祝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閒祝祭俎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換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俎設于兩階之閒其俎折一膚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于階閒西上亦折一膚

此主人獻祝與佐食獻尸而及祝佐食體神意也拜于席上坐受變常禮也蓋室中獻禮尊祝與佐食因神受賜故拜席上跪受之示不敢當也俎用髀禮殺于神也尻尾骨屬連也戶內牖東室戶在牖東皆南向佐食拜于戶內牖下北向云牖東者對神席在牖西也佐食室中受爵而不設俎俎在堂下兩階之閒特牲記云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俎卽設于其所折

一膚豕肉一片折分也肉在俎曰脀西上上佐食在西也

按古者坐以兩膝著地兩股貼足謂之宴坐賓主席上之坐是也兩膝著地直身起謂之危坐賤者及罪人之坐卽今跪也鄭解混爲一故以祝佐食受獻同尸坐謂祝拜席上坐受爲室中狹非也古室在堂北爲事神行禮陳設之所非狹也禮豈因地狹遂廢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主婦拜

祝受尸爵尸答拜句易爵句洗句酌授尸主婦拜受爵
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
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爵拜尸答拜主婦以爵出
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

此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有司司祭事贊者助有司主
婦贊者婦人也有司不親使贊者與主婦贊者相授
厚別也有司贊者立堂下卽取堂下爵承以篚升授
主婦贊者曲禮曰男女凡喪祭不相授器其相授女
以篚房東房戸亦南向在室戸東出酌出房酌酒于
房戸間之甒入室戸內主婦肅拜獻尸尸拜受主婦

又拜送所謂俠拜也易爵祝更取爵房中洗酌男女
不同器也其綏祭如主人禮二佐食四敦黍稷一切
肺同也不嘏綂于主人也有司贊者受易爵于篚受
于祝也贊者以授婦贊者入授主婦易爵本自房出
仍入于房

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答拜于主人之北卒
爵不興坐授主婦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戸內佐食北
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
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此主婦獻祝與佐食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戸西北面拜送爵尸祭
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
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飮卒爵執爵
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
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

此賓長獻尸及祝也不獻佐食將與賓餕也有儐尸
故獻禮從簡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
曰利成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
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

命佐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

此祭畢尸出主人降立于阼階如初入也尸出于廟
門外俟儐也徹所俎不出門將褻以儐尸也

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餕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
長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
佐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句兩下是餕句
司士乃辯舉句餕者皆祭黍祭舉主人西面三拜餕者
餕者奠舉于俎皆答拜皆反取舉司士進一鉶于上餕
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湇于兩下乃皆食食舉卒
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

于戶內以授次養者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壹拜養者三人興出上養止句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酢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坐祭酒啐酒上養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

此祭畢而餕尸之餘也對席室中東西對設席乃四人養者承前篇特牲止二人餕此則兩佐食兩賓四人對猶當也佐食言對賓長言備佐食爲正居右而

賓皆居左蓋室中之事佐食與尸周旋久而關一獻神惠宜首及賓長助獻因得伴食也席右爲上左爲下東席向西以北爲右西席向東以南爲右上佐食居西席之右進一敦黍于前下佐食居東席之右亦進一敦黍于前故曰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以敦中黍分資兩賓羊俎卽四人所餕之俎一賓在上佐食北一賓在下佐食南坐于羊俎兩端居二佐食之左故謂之兩下分黍于俎兩端使二賓餕明無專敦也司士乃辯舉舉羊體徧授四人特牲餕以豕膚少牢餕以羊俎主人三拜養旅拜也湇肉汁又進二豆湇者初爲尸止二鉶故別進二豆湇于兩賓也主人答壹拜不盡尊也上養止獨留不出也上養居尸位不出戶親酌故主人自酢胡壽猶眉壽老人頷下有胡

按鄭以司士辯舉爲舉膚因特牲餕豕膚也少牢重羊舍羊取豕非禮本意禮畧于特牲以別有儐也賓獻獨不及佐食以佐食得正餕也賓長不得正餕以賓將爲儐也此制禮損益之節

儀禮節解卷十六終

郝敬習

有司徹第十七

有司徹承上篇事畢有司徹室中饌儐尸于堂之禮儐尸卽繹凡大祭明日繹春秋辛巳有事于大廟壬午繹少牢之儐卽祭日也此篇本合少牢爲一昔人以簡扎繁析之猶旣夕于士喪也鄭因謂有司儐尸爲上大夫不儐尸爲下大夫儐與不儐事故適然或祭有大小禮有損益未可據此分大夫之上下也

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乃燅尋尸俎卒燅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

此將儐尸而新其饌也承前養旣遂執事者乃徹室中之饌室外爲堂埽堂將儐尸也旣祭又儐尸答象神之勞敬養無已也司宮司陳設者攝酒重益酒于尊燅燖同以羊豕魚溫于鑊自鑊升鼎門外廟門外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侑出俟于廟門之外

此擇侑也侑以輔尸賓也議擇人也尸同姓侑必異姓故于賓議旣定宗人遂戒之賓已卽位門內出俟于廟門外將與尸更入也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又筵于西序東面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揖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句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

此設筵迎尸與侑戶西室戶西室在堂北戶牖東筵于戶西則堂正中也南面背室牖此尸席也西序堂西牆東面負序此侑席也尸與侑立廟門外皆北面賓禮也西上尸在西主人先入導行也入門右趨東階尸侑入門左趨西階揖謂門內左右分首及當塗

當碑三揖乃讓謂及階三讓自主人出迎及拜至皆用賓禮與祭時尸入不迎異所以爲儐尸而尸稍卑矣

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舉魚鼎以入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亦合執二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並句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皆縮俎西枋

此舉鼎俎入廟也陳鼎如初當東序西面自北直陳

而南與始祭同也雍正雍府共執三匕羊豕魚各一也司士與贊者共執四俎尸侑主人主婦共四也四俎亦自北橫設而南以二在羊西尊羊也豕魚鼎西各一欲鼎邊皆有俎不嫌所載異西縮直西順俎橫設雍人又合執二俎並陳于羊俎西共前爲六俎蓋初獻尸用三俎羊正俎羊匕湆俎羊肉湆俎亞獻尸用二俎豕匕湆俎豕脅俎三獻尸用一俎湆魚俎也疏匕疏刻文飾之匕蓋勺類以盛湆用二羊豕各一魚不用重在牲也前二俎在羊鼎西者爲賓羊此二匕俎在羊俎西者爲薦湆皆縮俎疏匕皆順俎橫覆

其上柄在西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宰授几主人受二手橫執几揖尸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尸進二手受于手閒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不坐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答拜

此授尸几几以奉尸非奉侑尸升降拜侑皆從乃所以爲侑也推拂去塵也拂几則直順便也授几則橫對便也主人二手橫執几執外廉也尸二手受受內廉也廉邊也主人二手執几兩端尸併二手執几中閒授者極慎受者極恭也還旋同既橫受復旋轉直設右手執外廉主人所執之方設向東曰外筵南向故北面奠于筵上左之謂奠几筵東神几尚右賓几尚左南縮順南直設不坐立奠几高不及地也主人拜拜送几

按記孫爲祖尸祭用之猶曰象神耳既祭又賓是父爲主人而賓客其子獻酬坐拜不一而足雖古人制作有深意于常情亦甚駭矣所以不能使之百世不違也故君子行禮義爲貴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醓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昌菹醓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昌在東方興取籩于房麷蕡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

此主人初獻尸主婦以豆籩從獻正祭先薦後獻繹祭先獻後薦祭主食儐主酒豆籩飣周禮醢人朝事

之豆籩韭菹醓醢謂韭菹醓醢昌菹醢謂昌本麋臡臡
亦醢此四豆也麷炒麥蕡炒麻子白炒稻米黑炒黍
米此四籩也韭菹在筵西醢在韭菹東昌菹醢陪
設于南蓑韭菹醢之南也昌在東尤醢醢南麋臡在
西尤韭菹南麷蕡在豆西列于外中空二列避二鉶
也麷在東在蕡東蕡西麷東皆對韭西也白黑設于
初籩之南接麷蕡南也白在西蕡南也黑在東麷南
也白西黑東皆對麋臡之西也與退主婦起退歸東
房也

乃升句　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
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
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
嚌肺一載于南俎司士朼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肫
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
五嚌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
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
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阼俎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俎
羊肉湆臂一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
脀臂一脊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主婦俎羊左
臑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司士

朼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亦橫載之皆
加膴祭于其上

此將進俎而升鼎肉于俎上篇言俎實此復歷言者
尸俎重數體變數更用俎多也司馬朼羊肩臂以下
共十四物載于一俎卽司士所執之二俎設于羊鼎
西之第一俎也正脊以下不言二骨並者折爲衆俎
也羊肉湆羊肉連汁者以其重數故肉有湆臑折以
祭俎之臑折分也南俎卽司士所執設于羊鼎西之
第二俎上首爲北次爲南司士朼豕肩臂以下十七
物載于一俎卽賓者設于豕鼎西之俎也此以上三
俎與後朼魚一俎皆尸俎皆升自阼階下之鼎故皆
言朼羊肉湆不言朼者從上朼羊之文也又雍人所
執二俎陳于羊俎之西者亦不言朼一爲羊朼湆俎
一爲豕朼湆俎湆無肉故不與牲體同敘下文獻尸
乃詳自侑俎以下侑羊豕俎阼羊豕俎主婦羊俎侑
與主人魚俎皆不在前所設六俎之數其俎實亦不
在司馬司士所舉入三鼎之內皆別數之而升自門
外以入因尸俎並及耳其以侑阼主婦俎倂尸言者
因羊豕類及猶下文魚俎亦以侑主人從尸言也侑
俎三一羊一豕一魚阼俎主人俎四一羊一羊肉湆

一豕脅一魚主婦俎一羊司士杝魚是尸之魚俎尸以下俎不一設于堂上者皆止一羊俎其豕魚等俎皆以其實併于羊俎而各執虛俎降詳見各節橫載之謂五魚橫陳于俎取一大臠加其上曰膴以待祭也卒升升肉畢凡尸俎實皆自鼎升

按上文司士贊者與雍人所執六俎皆尸俎文義曉然鄭以十二俎分配淆亂不可讀牲體貴賤多寡禮曲而殺不得不詳然祭後重燅肉已糜爛欲于階下臨薦之頃一一如法布置以登于俎亦煩且瑣矣用禮者識其義可耳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抰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句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抰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此賓以次從主人獻尸也賓長上賓羊俎卽司馬所杝羊鼎西第一俎設于主婦所薦四豆之南賓既設羊俎降尸自西楹西升戶西南面之筵坐以左手執

主人所奠爵韭菹麷蕡在北近筵尸自取白黑在南遠宰夫贊者取授尸以併祭于韭菹之祭間次賓亞于賓長疏匕卽雍人陳于羊俎西之第一俎覆疏匕于上者受于鼎西就鼎取湆也左廉俎左邊縮直也卻仰手向後匕中有湆直設俎上以左手前執俎左邊右手向後仰執匕柄桃言淘桃匕亦勺似匕以淘取羊湆于鼎注于疏匕若是者三三挹三注俎載以進尸與執爵祭肺接上祭白黑遂祭肺祭酒次賓乃以羊湆進若是以授謂以疏匕與俎授尸如前儀不變也尸卻右手仰執匕柄左手猶執爵坐而瀉湆于

捝以祭乃嚌羊湆以匕授賓覆手手向下初受匕湆
將祭仰手執之旣祭旣嚌覆手執匕以授也賓受虛
匕並俎下堂凡加俎不設于堂則直執之葢償尸唯
羊俎爲正奠于堂上其羊肉湆羊匕湆豕脀湆魚俎
皆以其實併載于羊俎而以虛匕俎降不與羊俎同
設也旣進羊匕湆復進羊肉湆者匕湆淸汁肉湆有
肉用匕同也尸旣奠爵祭肺嚌肺及肺于羊俎司馬
乃以羊肉湆俎升奠于羊俎南取肉湆併載于羊俎
畢謂執虛俎降尸坐執爵興次賓又進羊燔燒肉曰
燔以羊燔一片直陳俎上此俎之未陳者以載燔進

尸挑燔祭嚌反加于羊俎賓亦執虛俎降此以上主
人獻尸從薦者五主婦設籩豆一賓長設羊俎二次
賓羞羊匕湆三司馬羞羊肉湆四次賓羞羊燔五
按司馬縮奠俎于羊俎南坊本作羊湆俎南多一湆
字誤當刪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
答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
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
麷東主婦入于房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
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揳于醢祭于豆間又取
麷蕡同祭于豆祭句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
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
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答拜

此主人獻侑也主人酌獻侑不洗爵者承獻尸爵無
酢也爵自尊來卑無洗自卑適尊雖獻間無酢亦洗
主婦以韭菹醢從薦醢常並菹今醢在南菹在北直
陳者尸在北統于尸也麷奠于醢之南是蕡屈而東
麷在西兩籩相並也司馬執羊俎執前所設侑俎羊
左肩以下七物共載者也橫執正俎也償尸羊俎爲
正橫執其羊肉羊湆豕脀湆魚以下加俎皆縮執羊

俎設于豆東韭菹之東也此以上主人獻侑從薦者
三主婦薦籩豆一司馬薦俎二次賓羞羊燔三降于
尸二等無羊匕湆與羊肉湆也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
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句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
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答拜降盥主人降
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司宮設席于
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
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
籩麷蕡主婦不興受設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

自北方主婦入于房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湇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湇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湆俎司馬縮奠湆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此尸酢主人也祭則主人儐則侯主人獻侑尸乃酢蓋祭尸尊儐尸卑侯主人先伸其敬而后伸敬主人也下文賓長獻尸致爵主人而后尸酢賓亦此意主人與尸升侑不升者避尸酢主人也司宮設主人席堂東牆下與侑席對主人東楹東北面受爵尸于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婦薦韭菹醓于主席菹在北醓在南麷在菹西北蕡在麷西當韭菹之北也長賓設羊俎卽前阼俎羊肺祭肺同載者于豆西于韭菹西主席籩豆之設籩于侑席也祭則主人之席待致爵乃設此尸酢卽設者主愈尊故從

獻之數與尸同惟豆籩少二次賓羞匕湇司馬羞羊肉湇之俎皆卽羞尸之匕俎雍人所設于羊俎西者也肉有湇皆用匕主人嚌肺反加于羊俎司馬乃載羊肉湇于羊俎執虛俎降與前獻尸同尸酢終主人奠爵將拜崇酒侑乃升陪尸答拜此以上尸酢主人從薦者五主婦薦籩豆一賓長設羊俎二次賓羞羊匕湇三司馬薦羊肉湇四次賓羞羊燔五與尸同主人所以尊也

按主人嚌肺興反加于俎坊本作加于湇俎多一湇字誤當刪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句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湇如羊匕湇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湇之禮坐取爵興

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

此主婦亞獻尸司宮取爵承于篚授婦贊者以授婦不親授也尊卽祭時尊于房戶閒者主婦洗爵出尊前酌酒卽尊前西面拜獻尸尸卽筵上拜受禮變于主人殺也主婦退就主人席北西向又拜婦人俠拜也羊鉶羊臐之和者奠于韭菹西卽前云豆西之外列麷蕡之內也豕鉶在羊鉶西是麷之東也糗乾米飯腶脩卽脯也糗在蕡西脩在白西南北直陳也二鉶用贊者糗脩皆親執鉶鼎重故特執脩脯輕故并

執也豕匕湆豕肉汁盛以疏匕載以俎卽羊俎西之第二匕俎也嘗上鉶嚌羊鉶也羊左爲上司士羞豕脅卽前司士所祀載豕右肩以下十七物共載者也受如羊肉湆之禮亦奠于羊俎西併于羊俎縮執虛俎以降等禮同也

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麷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脅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脅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

此主婦獻侑也主婦尊前拜獻侑筵上拜受與獻尸同無薦鉶不祭酒殺于尸也司士執豕脅卽前侑俎豕左肩折以下七物共載者也縮執奠于羊俎東載于羊俎縮執虛俎降與前同以上主婦獻侑從薦者三主婦羞糗脩一司士羞豕脅二次賓羞豕燔三亦降于尸二等無鉶無豕匕湆也

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句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其受豕脅受豕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答拜受爵

此主婦致爵主人致送也主婦以受尸虛爵酌酒送主人主人筵在東序西向拜受主婦阼階上北面答拜于主人之西南也前尸啐酒嘗上鉶與拜今主人嘗鉶不拜凡拜爲啐酒也尸拜啐酒在嘗鉶後此嘗鉶不拜爲不拜啐酒上文拜啐酒之拜當是衍字此主婦致爵于主人從薦亦五設二鉶一設糗脩二豕匕湆三豕脅四豕燔五與獻尸同

按鄭謂嘗鉶不拜爲不告旨夫尸告旨惟主人初獻主婦亞獻尸亦不告旨告旨與啐酒同拜既云拜啐酒又云不拜何以其明爲不告旨也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面侑東面于西階西南尸易爵于篚盥洗爵主人揖尸侑句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句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尸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答拜主婦入于房司宫設席于房中南面主婦立于席西婦贊者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麷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麷于菹西蕡在麷南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悅手祭酒啐酒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侑皆就筵

此尸酢主婦必待主婦致爵主人而後酢者尊主人使先受獻也尸降筵受主婦致主人之虛爵下堂洗主人與侑從降主婦避于房主人立洗東侑立西階下尸以所受爵易篚中爵洗男女不襲器也主人揖先升東階尸侑升西階主人立楹東侑立楹西尸酌酒主婦出房西面立于主人席之北尸就酢主婦主婦受爵入司宫設席房中初主人設席而后受爵主婦先受爵而后設席禮降也婦贊者宗婦助祭者薦韭菹醢于房中筵前菹在西醢在東並設也婦人贊者助主婦者也麷在菹西蕡在麷南二籩直設于豆西司馬設羊俎即前主婦俎羊左臑以下七物共載者也豆南當菹醢南蕡東也主婦受爵卒爵則于[illegible]薦祭以至啐酒羞燔皆于房執爵拜婦人立拜也以上尸酢主婦從薦者三婦贊者設豆籩一司馬設羊俎二次賓羞羊燔三主婦與侑同三尸與主人同五尊卑之等也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此賓三獻尸也尸奠爵不舉者三獻禮成欲神惠均于庭也奠于左示不舉也俟主人獻衆賓以下乃作止爵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主人實爵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尸侑主人皆

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句皆右
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句皆左之
此主人酬尸也蓋體尸止爵之意將飲賓而先自尸
始然不以獻曰酬者獻終于三酬繼之特牲尸無酬
此酬者尸既爲賓矣主人揖尸升侑不升者酬禮殺
于獻不陪也尸奠爵于薦左未卽舉也異味曰羞羞
從酬賤味也房中之羞婦工所脩餅餌之類穀物也
庶羞雍人所脩胾醢之類牲物也內羞爲陰故右庶
羞爲陽故左尸侑主人主婦同也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句衆賓門東北面皆

答壹拜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
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
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
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擩于醢
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
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
委于西階西南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
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
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辯受爵其薦脯
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

也
此主人獻長賓及衆賓也主人拜將獻也門東主位
賓門東北面臣禮不敢居賓也主三拜旅拜也賓答
一拜賓衆且不敢均禮也主人洗爵先升酌後長賓
升禮殺于尸也獻賓西階上賓在堂下也脯爲籩醢
爲豆醢在西則脯在東一豆一籩俎設于豆北醢之
北也羊骼以下五物爲一俎前敘尸侑主人主婦俎
不及賓于此詳之賓祭脯祭肺祭酒卒爵拜皆在西
階上旣成禮乃取所祭脯肺降西階下西南坐委于
地不敢以賓禮終且避衆賓獻位也賓執所祭降而

宰夫代爲執豆籩從降設于西階西南所委祭之東
司士代爲執俎從降設于豆籩之東衆賓次賓其長
先升受爵餘各以序升受宰夫助主人酌酒主人親
獻不親酌如此以徧其籩豆皆一脯一醢脀卽俎也
設于西階下之位繼長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隨宜
儀宜也度也尊體盡度餘骨可用者用之脀與膚皆
豕也俎漸降則無羊
乃升長賓句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
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
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

此主人爲賓自酢也賓卑受獻而不敢酢主人達其
意而升長賓自酌以酢也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
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
主人洗賓升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
拜受爵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此主人酬長賓也觶在堂下酒在堂上賓位堂下故
宰夫洗觶升堂授主人主人受酌酒以降酬長賓于
其位主人先自飲導之洗觶升酌復降至賓位賓拜
受主拜送賓奠于薦左未卽舉也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
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辯受
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其
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

此主人獻兄弟兄弟至親同爲主故獻于東階上而
主人在東階東衆兄弟皆若是以徧兄弟位在阼階
下洗東西面北上以序立而南升受爵下而飲其豆
籩與俎卽設于東階下先生兄弟之長者其俎折脅
一膚一衆兄弟隨宜也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
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

此主人獻內賓謂姑姊妹及宗婦之屬賓主皆南面
統于堂也主人在右尊賓也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
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
酌主人于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
亦有薦脀主人就筵

此主人獻其私人凡家臣單執事在廟者也特牲有
公有司此惟私人卿大夫私人亦在公者私人拜堂
下而後升堂受爵主人惟答其長拜羣私人不答也
其位繼兄弟之南亦東階下西面主人獻畢由階上
就東序之筵

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
之祭酒卒爵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横載于羊俎卒乃
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答拜受爵

此衆獻既徧尸卒三獻之爵也前上賓三獻尸尸以
爵未徧奠而不舉今自賓至私人均受獻尸乃起三
獻之爵將祭以飲司士乃羞湆魚卽前所枇尸俎五
魚横載者也大鬻曰膴卽前所加膴祭于其上者也
司士以五魚併于羊俎執虛俎降三獻卽上賓

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湆魚一句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此賓獻侑也三獻卽賓司馬當作司士前司士杙魚侑主人皆一魚卽此司馬所主惟羊俎

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

此賓致爵于主人卽酌其獻侑之爵不言獻主人酒自主人出也

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

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

此尸酢賓也尸受賓致主人之虛爵酌以酢賓賓旣飲自執虛爵降實于堂下篚中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答拜皆降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

此二人舉觶于尸侑爲旅酬始也二人一酬尸一酬侑侑受爵奠于薦右俟尸行酬而後舉以酬長賓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句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旣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拜受爵尸拜送尸就筵

此尸酬主人主人卽執所受二人舉之觶先自飲遂酌主人酬畢尸就戶西南面之筵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旣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主人復筵

此主人酬侑以尸酬已之爵主人筵在東序尊在房戶閒侑在西楹西主人卽筵自飲往尊酌酒之西楹西酬侑畢復東序西面之筵

乃升長賓句侑酬之如主人之禮

此侑酬長賓長賓在西階下侑升長賓舉所奠薦右之觶酬之如主人酬已之禮

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句卒爵升酌句以之其位句相酬辯句卒飲者實爵于篚

此衆賓及兄弟私人徧相酬也皆于西階之上惟私人受爵先拜堂下然後升受下堂飲旣飲又升堂酌就所酬者位酬之徧末受酬一人實爵于篚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

此加羞于堂下及房中不及尸侑主人者前三獻畢主人酬尸宰夫羞內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而此則賓以下及私人有庶羞無內羞禮殺也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

此兄弟之幼者舉觶于其長爲無算爵之始旅酬畢主人慇懃未已兄弟之幼者爲主人達其意洗升酌降爵行于堂下爵止者奠于薦右待賓爵行而后交

錯也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

此無算爵也上賓舉爵獻于尸如三獻尸之初但三獻司士羞魚湆此無湆三獻則尸奠爵薦左俟衆獻徧而後作此受爵即行酬不止也又賓一人又舉爵于尸如二人洗觶之初亦遂之于下如前及賓兄弟私人也其賓長獻尸之爵及于長兄弟長兄弟亦以其後生之爵及賓長又賓一人獻尸之爵及于衆兄弟衆兄弟以其爵徧及私人故曰交錯唯意所適故

爵無算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司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

此尸出禮畢也有司乃徹堂上堂下之薦俎

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尸食乃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脊代脅皆牢魚七腊辯無髀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乃摭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祝主人之魚腊取于是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儐

此以下申言不儐尸之禮此一節不儐尸而尸食之事凡饋食于室儐尸于堂少牢儐尸故室中之事比特牲爲簡至儐尸而後禮備若有故不得儐尸則室事加詳矣自迎尸入室以後至祝侑尸食以前禮與儐尸同故曰亦如之尸食以後其禮稍異盛俎謂佐食取衆俎之實盛于肵俎祭畢歸尸特牲尸九飯畢則盛俎少牢儐尸則俎重燅故不盛若不儐尸盛俎如特牲臑以下至代脅皆盛于肵俎者羊豕皆七體牢即羊豕魚俎十五魚而取其七腊俎左右體全而徧取其半如牢辯徧通猶全也但無髀尸俎本無髀

也盛畢佐食舉牢肩授尸尸祭嘗之體貴肩故後舉
加于肵居衆體之上並前牢爲八體而羊豕俎各餘
三體以待陽厭此上皆盛于肵俎者也佐食又取堂
下一炕俎入室撫分取也盛肵俎之外魚俎餘八今
撫其五腊餘左半體今撫取外與魚各留三个于本
俎待改設其餘盡取之以出出室也尸不飯以下儀
與儐同受牢舉謂受尸所舉肺脊加于肵俎也
其奠于羊俎東當作魚俎東少牢魚俎在羊東
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
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

嘏亦如儐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
此不儐尸而主人獻尸尸酢主人與主人獻祝佐食
儀皆與儐同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
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
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尸左執爵取
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
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抨于鹽振祭嚌之祝受
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易爵洗酌授
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
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答拜
此不儐尸而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洗爵于房中
出酌入室拜送與儐同其薦籩以下與儐異儐則室
中黍稷設于未迎尸先二黍二稷在五俎南至尸入
主婦亞獻無籩不儐則主婦于送爵後設棗糗栗脯
四籩尸祭籩次賓又羞燔俎尸祭膰加于肵爲異也
尸卒爵主婦受爵祝更爵尸酢主婦上佐食綏祭皆
與儐同主婦反位反戶內主人立之北西向之位
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宰
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

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主婦受爵
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此不儐尸而主婦獻祝與佐食主婦洗酌祝拜坐受
主婦答拜卒爵坐授等儀同其宰夫薦棗糗祝祭棗
糗次賓羞膰祝祭燔爲異耳獻二佐食亦然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
此不儐尸而賓長三獻尸也儐尸則賓長三獻尸卒
爵酢賓長賓長又獻祝而主人出尸遂起不儐尸則
賓長獻尸受奠而不舉待主人主婦交致爵而后舉
與特牲禮同與少牢儐尸異戶西室戶內西

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主婦薦韭菹醓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主人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遂祭籩奠爵興取牢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以醋戶内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以爵入于房

此不儐尸而主婦即室中致爵于主人遂自酢也儐尸則主婦致爵于堂矣司宮設席于室戶内主人之

之南其薦二籩二豆五俎主婦受爵自酢皆與儐尸異

按自此以下之禮儐尸皆行于堂不儐尸皆行于室所以異也

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答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

此不儐尸而尸卒賓長之獻爵因酢賓長也尸作止爵謂主人主婦旣卒爵尸始飲賓長所獻爵賓拜拜受虛爵祝酌授尸代尸酢賓也不儐則此禮皆行于室

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答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興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賓答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爵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

此不儐尸而賓獻祝佐食致爵主人主婦也洗賓受佐食虛爵洗也致主婦承主人虛爵則不洗獻祝佐食致爵主人則于室致爵主婦則于北堂堂之北即房戶之外室戶之東也儐尸于堂則主婦席在房中南面今尸在室則主婦席在北堂東面主婦拜于席北東面向室也婦贊者宗婦之助祭者婦人贊者主婦之姪娣其薦二豆二籩五俎皆爲主婦設也易爵于篚賓將自酢男不承女爵也洗而後酌達主人意也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賓長獻于尸尸醋句獻祝句致句醋句賓以爵降實于篚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

此不儐尸而羞尸祝主人主婦及主人獻賓以下賓長獻尸以下賓與兄弟旅酬無筭爵皆與儐尸同房中之羞內羞也主人降拜衆賓將獻而拜也獻祝亦賓長獻也致謂賓長致爵于主人醋謂賓長受尸酢

·爵

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乃餕如儐

此不儐尸而佐食獻尸祭畢徹俎以餕也特牲禮無筭爵畢佐食卽獻尸命餕徹俎陽厭少牢儐尸則佐食不獻尸遂餕掃堂儐尸終佐食乃獻尸告利成尸出徹俎今不儐尸則亦無筭爵終佐食獻尸與特牲同但先徹俎後命餕與儐尸異耳

卒餕有司官徹饋句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埽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婦人乃徹徹室中之饌

此不儐尸而改設室中之饋以陽厭也儐尸則禮備而神厭足可無改設不儐尸于是有改設之禮官徹饋謂有司各徹所主之饋如司馬乇羊徹羊司士主豕徹豕之類婦人乃徹室中之饌卽有司改設者也

·必婦人徹者歸于房也

儀禮節解卷十七終

萬曆丁巳孟夏京山郝氏刊刻

儀禮節解十七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敬所作九經解皆好爲議論輕詆先儒此編尤誤信樂史五可疑之説謂儀禮不可爲經尤其乖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爲臆斷如士昏禮升自西階一條經於饗婦而後云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則未饗以前婦固不得以主自處壻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階在婦爲無專制之義在壻則亦猶舅姑於婦先以客禮之之義而敬謂父在子不由阼不知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此時何以即席于奧耶葢由此升者特以道婦故也於舅坐答拜一條又謂新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答拜之於禮未當不知此是婦人肅拜故舅坐以答之尊卑之分宜然無可疑也又如士冠禮七體二十一體度數宜詳公食大夫禮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與陳祥道禮書謂諸侯當十三天子當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數語了之知其於考據之學終淺非說禮之專門也其間有可取者如裼襲有衣之裼襲有玉之裼襲鄭注泥玉藻之文於聘義還璋還玉皆以爲易衣加衣之儀覲禮匹馬卓上葢卓立向前之義鄭注誤以卓爲的及公食大夫禮又鼎羃若束若編非以茅爲羃之類敬之所辨亦時有千慮之一得然所見亦罕矣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 至 呼則闕

鄭氏曰夫先入室就與閼席上東面婦入立于尊西南面尊在室北墉下婦立當西北陽也西北為乾西南為坤婦乾夫坤之文泰之象也　祭舉即前所設祭肺二食舉即前所舉肺脊二祭之而後食之也　敖氏曰酳言亂繼也既飯酳酒繼之慝態接精也　振以手揮振使淨潔如振帶之振後凡言振祭倣此　媵餕夫之餘御餕婦之餘交勞也　夫婦和見必有文升之禮素中不及其為殘缺明甚至于蔬臨魚腊之類或南或北或東或西何閑于大體而叙之如此其拜殆非聖人之所制也　敖氏曰陳鼎于內而當階為士禮也特牲禮亦然少牢禮則陳鼎當東序南于洗西矣界席布于東設之前婦席布于已設之後復其男尊女卑之義也　食以湆醬者食黍則以湆下之食肺脊則以之濡醬而食也鄭謂以指咂醬恐非食必先祭祭肺所當祭即舉肺脊亦皆祭之而後食故曰皆祭舉食舉也本文明言皆食鄭止言湆黍又不知何據實體不食折俎然則鄭之說體則食不同于胥也　敖氏曰食後進酒至于再三皆謂之酳者皆

贊一人進之也若特牲少牢食後進酒于尸初獻曰酳亞獻三獻皆不曰酳以非一人也　敖氏又曰說服去禮服也于房于室男女異處亦重其褻也

夙興婦沐浴 至 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贊醴婦 至 出授人于門外

少儀曰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肅拜者頭不下而手至地即廟見之禮所謂拜扱地者是也不然姑舅一也何分于生死于古禮亡矣後人蓍叢成此一書故有詳略之不同也或謂古婦人皆立拜故拜而後跪則廟見時拜扱地者亦拜而後跪也豈必立拜乃兩耶據之古今之禮可變而倫屬尊卑必不可易也禮母子相拜必子跪拜而母立拜也昏禮舅姑相拜必子跪拜而母立拜也昏禮舅姑相拜必婦跪拜而舅立拜也儀禮殘缺豈能盡辨識者自可以理斷後人拙于文詞遂謂古禮不可行于今日即溫公書儀文公家禮於子之冠而拜母婦之錯而拜舅皆不為之答從令而違古似非古人敎姑之意矣立拜者即少儀所云手拜是也婦人屈膝而下手為手拜男子跪跽而下手為手拜婦人屈膝而下手膝与手俱至地為肅拜男子屈膝而下手首至手俱至地為肅拜　敖氏曰舅姑不自醴之于其始至宜亦以尊卑之禮也　鄭氏曰醴贊用男子故新婦俠拜男女不親授今使男子酌新婦而禮文不言用何等男子婦見父母而其子不以婦入于禮似闕

舅姑入于室 至 於是與始飯之錯

側猶也側載猶側尊胡俎載觸豚肉無魚与腊也　婦贊謂舅姑特食而祭則婦為贊以成禮也　三飯訖卒婦酌酒一酳不三也　婦先餕舅之饌舅尊也舅辭易醬示別也（以上係鄭說）訖拱贊已食餘使更也於是婦乃餕姑之餘從錯之始飯謂舅姑之所食也錯謂媵先餕錯以舅姑之食御後餕亦錯以舅姑之食也大抵豐于媵而徐于御矣鄭氏謂媵飲男餘御致姑餘非也夫同牢之文飯亦文勞其從者耳舅姑之子媵御非有分屬何所取義而文勞之若以為陰陽相接之義則施于夫婦之間可也奈以媵御已大不倫批之舅姑尤屬可哭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至 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鄭氏曰女自他邦來嫁婦人送者不踰竟丈夫送者贈之如前禮而饗可知

納徵以束帛贈送者皆以束錦古禮尚質帛重于錦也故聘禮享君夫人束帛儷以束錦食禮君侑丈夫以束帛大夫相侑以束錦用禮璧以帛琮以錦璧重于琮也故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

舅姑既沒 至 如舅姑饗禮

生無几此有几者異其神也祭雖同几亦主于尊者故別席異而姑自不得有几矣　扱地者手至地而已即所云肅拜也鄭氏謂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非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為夫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是稽首者喪禮也行于廟見之時言此何耶　饗婦送者謂饗婦及送者也必于三月之後者廟見而後可以醴婦饗婦而後可以饗送者此不易之次第也如舅姑禮並精神意而為之如未見舅姑此禮何自而起

程子曰儀禮信其可信如含孔納采問名又如諸卜吶卜不吉事可已耶此等難信也敖氏曰凡相士之伯仲也豈識嫌為仲尺可証

記○士昏禮 至 必敬全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學女事以共衣服是其教之固有素矣豈待嫁而後教、亦豈必于公宮宗室而以為此禮者記其有失教也

問名主人受鴈 至 適東壁

父醴女 至 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正者正其衣若笄蓋記衣笄以教之正使他日擬衣笄而思父母之言無事不出于正也此云毋戒諸西階上不降孟子云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云云與此不同可見禮之小節不必盡拘如此

婦入寢門 至 加勺

笄纚被纁裏 至 婦不續

鄭氏曰婦笄蓋由起如橋曲禮奉席如橋衡謂當以二竹萱方圭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與此同婦席婦設饌舅姑之席薦執互之屬饌陳設也先設于房中而後薦于室公食大夫禮亦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鄭以婦席薦為句誤指醴婦衆婦之席薦非也席亦不設于房

敖氏曰凡卑者受獻則不敢酢此婦乃酢舅者衆婦則饋如賓也　按適婦曰醴庶婦曰醮則醮禮之用酒為庶子設益無疑矣

昏辭曰吾子有惠 至 聞命矣

鄭氏曰古人行禮信以成之非為口給應對耳有恭敬辭讓之心則信由衷出無所困辭而皆合中度凡禮辭撰著以訓教士非典要也

父醮子命之 至 不足與為禮也

前既戒以正矣此則明乎婦人之道以順為正也施衿而結其帨者教之結于心而不忘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 至 主人送再拜

已躬命之謂告廟之詞亦曰爲帥以敬云云耳非命使往迎也下云若不親迎則是有他故而不得親迎耳非宗子而孤者必不親迎也雖無父母之命告于廟而往何為不可見女父母必以三月者婦未見舅姑壻不得見女父母也若為親迎而往非為見女父母于義何害

讀儀禮略記

士相見禮第三

士相見之禮 至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入門左以下不言揖讓升階此記者之詳略也鄭氏云受摯于庭不于堂下人君也豈見賓于堂反為自尊而見賓于庭反為尊者乎昏禮授雁當阿致命鄭氏云入堂深示親、以當阿為親、則當庭為荷賢矣以當庭為下人君則當阿為上于人君矣是矛盾之說也賓反見亦必于堂鄭氏云凡見則然矣此記者所略而鄭氏補之是也

主人復見之 至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復見不必在家或賓在館亦稱主人而主人亦稱賓孟子曰舜尚見帝、館甥于貳室迭為賓主此禮自古然矣

士見於大夫 至 敢不從再拜受

敖氏曰士見于大夫受其摯而不答則起于君答則起于敵使人還則起于待舊臣故於不受也入入大門內一拜不再拜也士荅必再拜拜辱不再而拜送再者凡送拜必再也送而一拜惟喪為然舊等為臣則非始相見也亦必以贄者蓋始為公臣而相見也

貢氏曰辭摯亦是古人文深挍受之嚴非還絕之也鄭氏以為受摯而夫之總未是

下大夫相見以鴈 至 再拜稽首受

曲禮云飾羔鴈者以繢此云以布並即布而繢之也記者略而不言貢氏謂天子之卿大夫用繢諸侯之卿大夫無繢非也天子之卿大夫見服下公侯一等則其摯亦宜然不得与諸侯之卿大夫同也考之春秋傳魯侯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子執鴈魯于是始尚羔夫魯為禽禮之國及夫之而取正于晉豈魯識其大晉識其小與至于以積以布尤其小者無足深辨

敖氏曰執摯至下謂當帶也由禮曰九采皆書心提者當帶又曰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卑者強下以為敬也容弥蹙如鞠躬屏氣之類

凡燕見于君 至 辯君所在

凡言非對也 至 問夜膳葷請退可也

鄭氏曰毋改謂視不避日也易曰君子易其心而後語何必非對之言然有問則對或不旅自主必先致慎于非對之言調習既熟則雖倉卒對人亦無曰遽之失矣

敖氏曰不上于面謂視面時不下于帶謂視抱時貢氏曰此与視大人者士不甚異但無矜持可以由目耳至愛之中仍有至懇者存也

、若君賜之食 至 比及門三辭

君賜之食必俟君食然後食則賜之爵亦當俟君卒爵然後卒爵此先卒爵者或出于一時歡樂故體君意以為敬要當以燕禮為正

三辭之後亦必不得而出矣燕射之禮卿大夫出公皆不送此言君降送之亦非定制也

鄭氏曰曲禮云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故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此先卒爵而俟舉燕主行禮以讓焉之賜爵主飲以敵為恭也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 至 先見之○非以君命使 至 則曰外臣

鄭氏曰非君命以己意與他邦人言則不得稱寡君若言及大夫小則稱寡君之老可也老者臣僕之長也

判革猶言採薪也

執幣執玉與上文相承乃言使于他邦之禮執幣者私覿而奉束錦也執玉者行聘享而執圭璧也衆前受禮則恭敬之儀不止于不趨矣亦容弥蹙之意前言容弥蹙者見本國之君此言容弥蹙者見隣國之君也大夫相見不得有此

鄉飲酒禮第四

鄉飲酒之禮 至 亦如之

鄭氏曰賓不固辭者素所有志臨翁曰學成行尊進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所素志也鄉飲酒義有正齒位之禮為黨正屬民飲酒此無之當屬賓興若黨正屬民禮亦同然惟正齒位為異其禮已亡畧見于鄉飲酒義耳

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 至 南肆

禮器注云棜斯禁也棜牡禮注云棜制如今大木輿兌似輿則四週有闌可以祈之故曰斯禁說文斯析也詩斧以斯之是已房戶間謂東房之外戶之內也則房在堂東不在堂北明矣

羹定主人速賓 至 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

賓興而鄉飲以處士為賓故里門主人先入異階主人先升尊卑之分也席不南面而設于西西北亦以此與非賓興而鄉飲則賓有南向者矣鄉飲酒義所謂左聖鄉仁右義階藏也于天子之立者是也詳禮記略記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 至 主人作階上答拜

敖氏曰沃洗以枓斟水而沃洗爵者也沃洗先亦沃盥始盥為洗爵也再盥為酌酒也洗爵既盥酌酒又盥禮似太煩疑立莊敬之說疑乃旋字之省文大雅鼻柔藹雝而止疑是也

賓降洗主人降 至 賓西階上答拜

鄭氏曰爵賓升者旨此主人升崇酒其于其所而升嫌于拜本爵熱于其篚而升讓于恒卑故以爵奠于序端未盥而辭洗賈氏以為重之臨翁曰此沿文有先後本必有輕重之別 敖氏曰凡盥洗于洗南者皆北面東字疑衍文主人席東南則西北為席前記云主人升自北方降自南方凡自席前適作階者主人祭時坐于席之近前故由席前適南而遠作階也 按崇酒者推而崇之歸美于賓若曰酒以德美嘅觴如飲醇也鄭氏以崇為充似屬強解或云升者升謝、賓之崇重己酒也則鄉射燕禮亦云不崇酒者又不可通

主人坐取觶于篚 至 當序東面

不言疑者禮既殺于獻則散亦稍舒也蓋于薦東為介與衆賓未獻故不敢復舉也正欲與衆同其撤撤鄭氏以為不盡人之撤非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 至 主人介右答拜

席在南者以北為上席在北者以南為上相尊之義也升必自上降必自下故介主人皆升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在南也賓席在北則升自西方西方者西南方也其降必自東北方矣鄭注記文引曲禮東向西向以南為上謂升由下降由上非也賓席東南向而升自西方據曲禮南向北向以西為上則賓又升自上矣

介降洗主人復作階 至 立于賓南

鄭氏曰介以爵授主人不親酌尊推賓主共介以下不待尊也介不告旨主人拜崇酒者介不敢同于賓而主人敬之不敢甚異于賓也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 至 奠于篚

衆賓皆答一拜長三人各答一拜餘賓則從第三人而旅答也特牲禮衆賓答再拜則惟旅答而已此獻于西階上其拜送亦于衆賓之右如介禮也 鄭氏曰每一人獻謂獻三賓皆席于堂上不言設而言薦無折俎也

揖讓升賓厭介升 至 衆觶者降

設席于堂廉 至 樂正告于賓乃降

獻賓拜送于阼階上獻介則拜送于介右此獻工不同于介而反同于賓者介卑不敢抗禮主人恐其就己也故往就之工益卑則主人不往就而工猶就主人故工于西階東疏受主人阼階上拜送也　臨蒞曰鹿鳴即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達主人之誠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從王事于此始也皇、者華言其將為君賦政于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耳敖氏曰笙入立于磬南近其可應之樂也詩曰笙磬同音而禮有笙磬笙鐘則吹笙之時亦奏鐘磬之屬以匏之矣不言者主于笙也鄭氏曰詩三百風雅頌皆可弦可歌可吹可謳始非為鄉飲樂射而作後世節取用之不如牽強附合謂其詩取其義合其事如鄭說也大抵小雅鹿鳴四牡魚麗國風關雎葛覃等篤正志雅音無所不宜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 至 退立于觶南

司正卒爵拜告衆人以專罰之罪也故莫敢承其拜而答之鄭氏曰介不洗自賓觶司正得自賓觶者介不敢同于賓而司正不妨同于主司正得專罰也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 至 司正降復位

受介罰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拚之以西為尊而已非南左也鄉射曰拚遂酬在下此不言則拚者已該上下言之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 至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前之坐皆危坐此之謂坐則安坐也危坐即今之跪安坐者跪而以股貼足也坐與跪不甚相遠古人之不敢自逸如此賓介主人皆北面遵獨南面蓋諸公而為遵者其體尊也若大夫為遵始來必然者黨正飲酒于序則大夫之禮亦尊故鄉射禮徹俎之時大夫亦席東北面蓋州長會民之射也鄉射禮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是亦歸俎于賓也此畧之蓋缺文

·賓辭主人即不顧而去故不答拜辭包禮畧記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 至 不去加席

賓與之飲成士為賓鄉先生或與焉則為遵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鄉先生之尊者或老者為賓其餘為介者衆賓故無遵也鄉飲酒義所記賓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者是已今世所行鄉飲酒禮乃黨正屬民之事而以賓興之禮行之其禮因相通也黨正屬民之飲其禮已古略見于鄉飲酒義及周禮黨正之文大抵尚齒之中兼以尚爵而不言尚德蓋古之有爵者必有德也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 至 鄉樂唯欲

謂之鄉服必非朝服殆深衣與釋服而息司正是息司正仍服朝服也　以二南為鄉樂不歌鹿鳴魚麗者殺于正禮也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 至 皆右體進腠

艮為狗東北亦艮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于艮賓興之時取其成始成終之義而已故公與臣燕亦用之　敖氏曰稱左房則必有右房可知按聘禮君使卿還玉賓自西階升南面受退負右房而立是有右房明矣鄭氏據升堂之時東為右謂右房即東房然既南面矣安得以東為右乎

以爵拜者不徒作 至 北面鼓之

樂爵三作而不徒爵鄭氏以樂爵為獻賓獻大夫獻工以不徒爵為有荐非也樂爵謂樂觶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皆初筵而後作之所謂三作也旅酬行而樂作無算爵則有無算樂故曰不徒爵謂有樂也燕禮觚觶角散通謂之爵

主人介凡升席 至 無算爵然後與

一人二人舉觶為旅始不可不祭、則不可不洗以後不必祭則不必洗也凡樂主于廣大尊者觀之以養其德化禮主于恭儉卑者觀之以嚴其法守故大夫之入在于親樂、既作則大夫不必入士之入在于觀禮禮既親則士不必入也無算爵然後與即鄉飲酒義所云終于沃洗者也無算爵者旅酬之終也

讀儀禮略記

鄉射禮第五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至賓送再拜無介

乃席賓南面東上至西五步

左玄酒玄酒在東也賓東上故尊亦東上鄉飲賓在西特牲神在西故尊亦西上鄭氏以西為左而云設尊者北面非也縣鐘鼓磬鎛之屬鄭氏謂有磬無鐘半天子之士者非也周禮小胥職云大夫判縣士特縣正謂諸侯之大夫士耳若天子之士則比于諸侯之卿大夫矣明此禮兼卿大夫士均象庠安知非判縣乎　傳云文反正為乏受矢者謂之正拒矢者謂之乏亦反正之義與

羹定主人朝服乃速賓至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再拜

記曰士鹿中此賓射用鹿中亦鄉人之為士者主人之升但先一等大夫為遵與俱南面則尊卑之分猶在雁行間也周禮小司徒之職曰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其事相因而舉則鄉射之賓既即鄉飲之賓所謂詢衆庶者表其賢能與衆共見因而則之一鄉之中復有如此者乎蓋將以歆勸之也但其名既登于天府故賓之之禮與鄉飲異耳記所云公士是也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至主人作階上答拜　賓以虛爵降至賓西階上答再拜

鄉飲酒禮賓席西北故主人西北面獻賓主人席東南故賓東南面酢主人此則賓席南面而獻賓者亦西北面主人席西面而酢主人者亦東南面何也諸家不詳其說竊意鄉大夫詢衆庶之射以公士為賓其席南面若州長會民而射于序仍以處士為賓故其席隅向鄉飲酒義亦有二禮記者擬拾武缺奮亂氏書遂混二禮而一之此儀禮所以難讀也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至當西序

主人西南面至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

揖讓升至舉觶者降

大夫若有遵者至立于賓南

鄭氏曰飲與射皆有特遵之禮然遵有至有不至故鄉飲酒序遵于旅酬禮畢後以不至者而言也鄉射禮序遵于樂未作之前以至者而言也

主人揖讓以賓升至反升就席

西階上少東即鄉飲禮之堂廉工之正位在此鄭氏以為不欲大東辟射位非也于此既辟何必臨射又遷立于其西者猶在西階東偏與鄉飲禮同　樂略于燕時將以詳于射時也記曰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則其樂較鄉飲更繁矣至若相者何瑟燕禮面鼓大射則後首鄉飲後首鄉射則面鼓者鵠豆之事尊者前而卑者後弓矢之事卑者前而尊者後故于一瑟寓其意耳鄭氏以為溼則尚樂故前其首射則界于樂故後之巳變于君而至易烏非也夫樂之用于射也為德之極則歌詩而略之且略于君不略于臣又何以說也而鼓則執首‧闕故大指鈎于越邊曰執越後首則執尼‧拱故大指加于越上曰挎越

主人降席自南方側降至北面立于觶南

此請安與鄉飲不同鄉飲請安賓欲去而留之也此請安賓欲起射而姑止之也主人之意欲先旅而後射賓之意欲先射而後旅故未旅而司射請射聘義云射之禮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所以行禮也蓋謂此與故袒西一辟直至三射既畢而後舉

未旅三耦俟于堂西至請射于賓賓許

郝氏曰凡禮吉事皆袒左惟罪人袒右

司射降自西階 至 在東序東

司射不釋弓矢 至 樂正北面立于其南

敖氏曰倚旌于侯之中央若示射者以中也然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 至 取扑搢之以反位

歆 則先賓射則先弟子者弓矢之事卑者在前寓危難之意也 司射誘射并教以射儀以三耦皆弟子或恐未習也晦翁曰註疏所言四代之學未有以見其必然但據無室堂有室則祖可見蓋有室則堂淺無室則堂深也 陳用之四物者則之所自出也射之所覆不過乎物故位謂之物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 至 司射降搢扑反位

升階時上射在左以西為尊禮之常也至降階時下射少右以與升射者相左故左為上耳出彼之左為自下出我之左又為相尊尚左尚右其隨宜如此至于取矢于楅半而反位與大射左還同而尚左尚右其異則又隨其所便無所取義也 計獲而射謂之射獲角力而射謂之獵獲學射者必先內正志外直體毋貴計獲也必期容比禮節比樂毋貴角力也 鄭氏以獲為獲者非也禮樂之射豈有傷人之事何必諱、命之殺遲為宮聲爽為商凡教初唱必舒徐激而再振必楊屬不獨舉旌但旌為然獲而未釋獲即毋射獲之意 嫁卒射亦如之三當作二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 至 乃復求矢加于楅

揖弓者舉弓向侯而揖之命取矢命獲者教弟子取矢于侯也 楅當洗者南北之節也東肆者鏃皆在東也委矢于楅而北括是楅横陳而矢從設也其說詳後記中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 至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

郝氏曰明耦在楅 [illegible]

郝氏曰賓與主人大夫不與衆賓同降司射先告此于堂上 至射乃降也 士者賓之屬也衆大夫者遵之屬也鄉飲酒義曰僎以輔主人則衆大夫皆有主人之道故與士為耦如主人之與賓為耦也

三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 至 大夫之耦為上

委矢者北面則取矢者之進亦必北面坐不言可知也曲禮曰九遺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弣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是執弓者必以上端向人為敬故上射北面以上端向一射則必覆手執之左手覆而在上則右手郤而下取矢下射北面以上端向上射則必郤手執之左手郤而在下則右手覆而上取矢是固上從其所使抑亦文濟之義也覆手者取時對在外既取則轉而向內為順也此節諸家未達敖氏差得之而未詳今為中其說如此左還上射自北面轉而南而西而北乃反于東面之位為一周下射自北面而東而南而西乃反于西面之位為一周此禮近于迂迴使射者居常習之以平其躁競之氣至于君前不得復用此禮故大射曰左還毋周大射取矢平及位上射于左此于右者大射之位在東為此位在所設中之西南位皆北上故東行西行亦皆北上為便也貫流未達 遂取拾射之矢揖揖三挾一个之後即更進而取之以捷納射總之有司而后反司射西南之位也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 至 三耦卒射

視與示通示之即數之也鄭氏謂當數之贊矣 賈氏曰南末教矢之北括而南鏃也 播布侯易貫不貫者必其不旅中者也故不釋大射之皮侯亦以寵簿之皮為之鵠故亦曰不貫不釋與主皮之射固不同也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 至 司射所作唯上耦

大射請于公及賓此不請者其禮略于大射也所作惟上耦則中耦下耦以至賓主衆耦皆以次進矣 大夫為遵、以輔主人其耦則衆賓也故大夫為下射其耦為上射賓主之義也以此推之則大射儀士為上射而大夫為下射亦必有

其故矣敖氏曰大夫釋弓亦于堂西者不敢異于上射示謙也既則有司為倚之于序西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 至 盡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臨前曰上搖疑未之當在中央使手搖之去在上則去鍭近而去指遠取之便也郝氏曰束上于握進鏃向傷朔也算獲之法縣左右三耦通計侯負左右非一人而中有多寡或全中或全不中不中者待隱詭而多中者榮枉罰何以則乎耦罰解勝者與不勝者升是以各揭為勝負也逐耦而算何至十純本文或有誤不然何古獲與飲罰殊不相應也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 至 乃徹豐與觶

按此篇飲射爵與大射稍異必有脫文當以大射儀為正合衆耦而算獲者將合衆耦而共飲也詳大射儀 敖氏曰耦不的不從乃同升而並立者亦相飲之意也凡禮以依者為文故凡升者約道之後降者皆送之也郝氏曰惟大夫飲耦不升賓主人飲餘者同升可如大夫耦飲大夫不同則賓主人耦飲同可如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 至 搢扑以反位

敖氏曰役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獻其作役者勝命于司射故司射主獻 郝氏曰役與釋獲者分小而獻爵藉俎之禮均為射以侯為主以中為賢獲者用侯釋獲者司中秋其事同也其人雖以歌工笙師爵無不福獻無不外禁酬於然雖主人之贊亦與為古人飲食之際情至禮恭如此可以達禮之義矣

敖氏曰三參謂臑之半胳與折脊皆三之六執爵共取肺明非離肺也離肺必要爵祭左右个躬左右舌也考工記梓人為侯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以此記云倍躬以為左右舌下舌半上舌則个之為舌明矣以在兩旁謂之个猶月令明堂之左个右个也

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 至 階如三耦以反位

此席次射不與衆同立射位也大夫為下射其耦不敢為上射故大夫往而就之也大夫既取矢而未射耦釋弓矢示其耦則不然尊大夫也飲射爵則勝者袒而不勝者旅以示而式之意待射之時卑者袒而尊者襲以示尚之之意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 至 告左右卒射如初

射義孔子曰何以聽何以射蓋射之與鼓相應亦其難矣非涵養之深游息之熟者不能至此古之所以貴射以射也其法不傳而澤宮選士之典遂不可復矣周禮大射以觀庶為節今士大夫亦用之者義無所嫌上下可以通用也

司馬升命取矢 至 升飲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 至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郝氏曰執一矢兼諸弦亦不用也凡矢將用于措關挾之不用并弦附執之面鏃向內也矢用則內閉外鏃不用反是賓主人大夫前捷弓矢即升就席不待徧者衆方射則為時甚久不可待之此必待徧而升就席者衆俱取矢為時甚暫可以待也

司馬反為司正 至 反坐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 至 司正降復位

使二人舉觶于賓 至 若無大夫則唯賓 司正升自西階 至 無算樂

大夫未入則一人舉觶大夫既入則二人舉觶若無大夫而唯賓則仍一人矣

賓興 至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 至 鄉樂唯欲

郝氏曰既云不殺又云無俎俎亦有乾肉者士冠士虞是今并無也

記○大夫與至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

三耦者使弟子至遂命倚旌

凡侯天子熊侯至堂則物當楣

大夫士言畫天子諸侯不言畫又言凡畫者丹質而天子白質諸侯亦質則天子諸侯之侯蓋用皮而非畫明矣鄭氏以此為皆畫非也但此記與周禮司裘之文不合則此記之誤偶耳自當以周禮為正天子有熊侯而非止于熊侯也諸侯麋侯謂天子之畿內諸侯即卿大夫也至若虎侯豹侯天子以皮大夫以畫則自無嫌于僭與考工記云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此大射之侯也又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此賓射之侯也張獸侯以息燕此燕射之侯也揔以布為之地而以獸皮之全者夾而飾其側則天子諸侯之侯也側中皆皮謂之皮侯側皮而中丹采謂之五采之侯側皮而中止一色謂之獸侯大夫士用布而畫之者獸射之侯也大射賓射亦以皮為之飾如周禮所云卿大夫麋侯士豻侯是也

命負侯者由其位至取弓矢

司射在司馬之北至上射於右

楅長如笴至南北當洗

鄭氏曰當中也与獝通中衣衿曰獝兩腹各半圜以承笴之如獝衣也敖氏曰經云東肆則上端為首下端為尾明矣非兩端皆為龍首也蛇文者以兩木屈曲為之象弓也按向蛇文則無文龍可如蓋楅橫而矢從則三寸之博不足以承三尺之矢故為蛇文之木如兩弓相合加于其中以韋冒之而承矢也橫而奉之南面坐奠其為橫拙無疑

射者有過至即席而反位卒事

鄭氏曰有過謂進退失儀撻之謂司射以扑擊之也取誘射之矢謂二耦射三耦末一人兼取楅中誘射四矢降堂西前

文已具此復記者明先取已四矢畢退即更進也拾鄭氏謂反位禮成乃更進取者蓋反楅前西面之位也前言取誘射之矢擬有司而后反位者反司射西南之位也疏中上射字誤當作下耦之下射

鹿中髤至釋弓矢

大夫為下射尊賓也士少退于物尊大夫也

禮射不主皮至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其一曰主皮蓋庶人之禮也此據大夫士而言故曰不主皮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而已又有貫革之射則以革之中甲者為之因禮司弓矢所云射甲革者是已蓋皮之寬堅厚者若厚死若升之類也武王周公之時天下大定貫革之射息而主皮之射猶行于鄉則主皮與貫革與矣　敖氏曰二俎前已言有祭此復言之者嫌此肺即為祭肺也有離肺復有祭肺故明之

鄉侯上个五尋至刌本尺

考工記上兩个與其身三先鄭以為身即侯中如侯中一丈則左右个各一丈為三丈也其制本與此不同後鄭乃強合之殊未可信以此侯五尋如大侯之廣至于七丈二尺其崇見鵠于參參又見鵠于干後鄭以法推之當得四丈八尺五寸數之事理顯覺難縣先鄭考工之解較為得正此記所言必有傳訛耳詳大射儀

君射則為下射至則肉袒

君為下射此惟賓禮則然一時之權宜也退物一笴以著君臣之義權不遠經也皮樹即捭揄一名騶馬詩云閑有六騶是也騶馬之稱皮樹猶皮樹之豨騶馬耳郭璞注山海經云閭即羭也似驢而岐蹄馬尾角似麢羊一名山驢北唐戎以閭見逸周書王會篇又義渠以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孔晁注云茲白一名騶宋方回續古今攻以皮樹為獸而人面不如何據

讀儀禮畧記

燕禮第六

燕禮小臣戒與者 至 無加席也

敖氏曰筵曰膳筵尊曰膳尊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于諸臣所用者而言也　按賓席戶西東上是君西面臣南面矣此禮恐不可行司宮即周禮宮人之類以中下士為之者宮人之職云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下云司宮執燭于西階即其事也設尊陳奠則埽除之事亦所不免矣在天子為宮人在諸侯為司宮鄭氏謂當天子小宰非也

射人告具 至 至再拜賓答再拜

郝氏曰周禮夏官射人掌公孤卿大夫之位而燕飲用射故陳設既具則射人告于君　北面向君也東上君在東階也東面向君也北上君在堂也　小臣之長也東堂下近君聽從令也　羞膳進君酒者言命執冪不言命羞膳文省也　燕主酒而羞膳者無常位執冪者階上北面特表之也羞于諸公卿進諸公卿酒者　鄭謂羞膳者不升堂自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鑿說也　燕必有主有賓所以明有敬也不以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者以卿為賓而君自為主則嫌于逼君以宰夫為主而卿為賓又嫌于聚卿故不得不出于大夫也說者乃謂卿近君故嫌于逼大夫遠君不嫌于逼因而推之凡士禮之疑于君者又謂大夫避君士則不避此大謬說也使遠于君者采無所嫌何不君自為主而必以宰夫乎又何不以士為賓而必以大夫乎士禮之疑于君者亦各有辨詳少牢特牲禮及禮記　按小臣師南面者向門外視卿大夫至寢門即告于君也

主人降洗 至 遂拜主人答拜

禮器曰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爵貴者獻以爵蓋爵最小而觚次之故避爵而用觚　敖氏曰明君尊遠君之意也

賓以虛爵降 至 賓升立于序內東面

郝氏曰酢主人于西階上別于正主也　不崇酒避正主敬君尊也

主人盥 至 公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

郝氏曰升降不敢由阼避正主也

賈氏曰以下舉旅行酬皆受酬者先拜公乃答升此公先拜者獻禮重也夫禮之所以重者在明尊卑不在一爵之酒也以一爵之酒逆使君拜其臣于禮未協即使君以此明其敬亦非臣子之所敢承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再拜賓避不答拜不敢承其拜也在隣國之使臣猶然乃本國之小臣儼然承其拜而答之乎此必有誤不可信也東北面獻者臣固北面以君在東故稱東向之楊志仁曰君不酢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也執更君爵亦酌君之勝酒者明酢之之意出于君也

凡禮重者坐卒爵禮輕者立卒爵公受獻而立卒爵不敢自重其禮也主人為君自酢不敢不重其禮故坐卒爵賓卿禮重則坐大夫士禮輕則立獻酢酬君禮重則坐臣自相旅禮輕則立他禮亦可以類推已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 至 東南面立

郝氏曰初獻為正再獻為媵媵副也　散猶雜也君尊為善臣尊為散　按鄭注媵爵為送爵本送女作媵又謂媵字之誤皆非也

君有媵尊有媵爵臣有散尊有散爵　賓自酢主人後立序內此云賓降自進則前此賓已就莚可知言中不詳其殘缺之一証也

小臣自作階下請媵爵者 至 公答再拜

交于楹北不言相左其文略耳鄭云往來以右為上不知何據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 至 奠于篚

拜堂下者臣之常禮也蓋以略分序歡至升拜而後禮成故曰成拜　至其燕之將畢皆降階拜雖辭之不升所以正臣禮于終也　楊氏曰使宰夫為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令舉觶以酬賓所以通君臣之情　敖氏曰公優所酬者或使得用

象觶而不可以及于其他是以更用角觶

主人洗升至無加席

周禮大國之孤四命此或諸侯大夫有功于王、特命之非大國所常有鄭氏云孤一人是已不待稱諸公且既稱孤則不得与君並稱公可知後至春秋之世楚有中公楚公亦以其君僭稱王故得稱公耳戰國大夫稱公者亦然未有君臣益稱公者況在盛時制為典禮而有此稱乎若云牧有三監則是天子之大夫即當以之為賓而君自為主矣不得為之与己臣相對也意此諸公蓋謂寄公與喪大記云君之喪未小歛為寄公國賓出又云降自西階拜寄公國賓于位行寄公之禮与國賓同故燕禮席于阼階西北面其位亦与國賓同夫衰世而有寄公必其見作于天子者喪从寄公為兩寓既喪之于民矣仍得与諸侯為禮者先王絶人不為已甚然不得比于相朝之君而比于使臣亦足以愧之矣

小臣又請媵爵者至奠于篚

敖氏曰徹俎之前君凡三行酬則大夫所致者當有爵前云若命皆致此云若命長致若者不定之詞或前偶而後奇或前奇而後偶蓋互為進退以取足于三觶之數耳若然則此時之當致者自有定數而小臣猶請之者當由君命而不敢自專也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至大夫皆升就席

郝氏曰按鄭謂大夫辯獻之乃薦羞賤也獻而後布席非也獻而後布席者唯士為然大夫獻于西階上獻即布席矣但不就席參薦所以為徹于卿而降于士耳

敖氏曰宰夫士也先大夫薦之者以其為主人也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至告于公乃降復位

周禮大僕之屬小臣四人無相工之職其相工者乃眡瞭也諸侯無眡瞭以大僕之職兼之大射儀所云僕人正僕人師者即大僕也所云僕人士者即小臣也此相工者已有四人而辭賓請媵授矢受弓之類又皆小臣其數乃多于天子者天子眡瞭三百以小臣而兼眡瞭豈得不多且大僕之屬有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与小臣同官小臣得稱僕人士則祭僕御僕亦或得稱小臣也

鄉飲記云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作者謂作旅爵也不徒爵者謂有樂也燕禮亦然但先後之節不同耳鄉飲作樂之後乃三舉觶燕禮則再舉觶而後升歌三舉鄉而後笙入其為三作而不徒爵則一也

敖氏曰縣中即鄉飲磬南磬南而云縣中者縣主于磬也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至敢不醉皆反坐

命卿大夫不言賓者脫文也觀大射儀文可見鄭氏狹為之說故多穀詞司正右還北面少立既而左還南面者法天行也且有順逆遷留而失儀者其罰見焉司正法之以明失德之必罰也自西而南為右還自南而西為左還鄭氏之說是也以為不背君則非此時君在堂上觶在堂下南而奠之說不為背君而往來觶東反為背君乎酒誥曰祀茲酒唯天降命又曰天降威亦用非酒唯行古人飲酒之戒必推之于天非故為是迂調也亦明其不可急而已然則司正之法天以行又何足疑鄉飲酒義賓主象天地介僎象日月三賓象三光其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其義亦猶此已

郝氏曰大夫祭薦祭脯醢也初獻大夫于西階上未升席故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至坐祭立飲

敖氏曰士既獻立于東方与大夫辯獻而位于上者意相類東方稍近于君是所以尊之此亦必有命之者

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至之禮

鄉射以射為主故在徹俎坐燕之前燕礼以燕為主其射必畢故在徹俎坐燕之後

賓降洗至賓反位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至如獻庶子之禮

庶子即燕義所云卿大夫之庶子周禮宮伯所掌使佰宿衛者亦即諸子所掌國子之倅曰倅者副貳其父未有職司故

次于士下者夏官諸子即燕義所云庶子官也其爵下大夫豈得次于士下鄭氏以庶子為諸子誤也左右正即內臣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註寺侍也侍君于正內故以左右正辨之鄭氏以為樂正僕人正者膳挩也樂正僕人比皆大夫士猶不得與大夫士同薦乃列于內小臣乎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掌王后之事寺人則掌王禁令內人之事詁戾宮制亦必同之故左右正序于內小臣之上也

無算爵 至 卿大夫皆出公不送

曲禮曰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故君卒爵然後飲若以爵承尊之常禮也士則見禮及于謙時卒爵而俟或君有命則然不可以為常禮 受爵于公者但降席而不降階非受爵于公者雖士亦直受不升禮至此已執褻矣然禮不可以終數也至公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階拜所謂一張一弛之武之道禮之循環相濟者類如此所以歷久而無斁也舉取脯以降亦示親徹之意賜鍾人庶君惠也必鍾人者燕射之事樂為重樂之事全舉為重

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 至 臣敢拜賜命

李氏微之曰私之言屬也謙辭也春秋傳叔孫豹子曰鄙縣人之私也義與此同

記○燕朝服於寢 至 有房中之樂

郝氏曰羞膳謂酌膳尊羞卿謂酌卿大夫酒者用小膳宰畢于士也 栗階猶歷階凡升階兩足並一級更進曰拾一足一級曰歷一等一足不過二等過二等則越跳失儀矣 凡薦謂薦俎羞謂庶羞與前羞膳羞卿異前言酒小膳宰惟盖卿此則君賓卿大夫薦羞皆小膳宰也 君燕其臣以宰夫為主以大夫為賓可也燕他國之臣而君自為主亦以其大夫為賓何哉非所尊而故以為賓非所賓而苟以為敬苟非君子所以名禮也子云物不可苟合行禮而苟忠信之薄君子弗由也 國君燕大賓屑一狗事近褻即名其賓為苟敬踰于錦押褻諧不似先王正大典禮崇雅之訓 敖氏曰君與臣燕不以樂納賓常禮也其或用于此者其君所飲耳及庶而奏尊賓也未卒爵而樂闋辟君也 稍屬不以樂志謂前矢既業後矢閒捷使猶、逮猶不待前歌之終後歌之始而後擾庶幾君得富因而發與樂相應耳 房中之樂鄭氏以為即二南之詩恐未必然前云正歌備則此樂必非正歌其君變風變雅之類與左傳季札觀于周樂變風變雅工皆歌之則變風變雅可以入樂明矣不用之祭祀亦不常用之燕饗則必用之以諷諫其君用之以諷諫其君則必于退息之時房中者君之所退息也故曰房中之樂楚語所云晏居有師工之誦朔即此也今燕諸臣與他賓客不同亦用之以相規切故于其終奏之耳當周公時夏商之衰為監不遠咏其遺事如虞箴飲文者使工歌之以為戒是即變風變雅之類已沿及後世樂子夸吳泰之詩人深之安世雖本周之房中已大失其初意鄭氏之說亦猶狃于秦漢之見耶

讀儀禮略記

大射儀第七

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 至 與贊者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 至 凡乏用革

郝氏曰周禮射人職云王射三侯九節諸侯二侯七節則是大侯九十弓者王射也今諸侯用之釋大射其卿大夫侯道用七十得非僭邪

參錯也用麋侯而錯以豹飾故曰參侯鄭氏之說亦未為非政參為埶反覺她及鄭氏又以干侯之去地計之參侯去地當一丈五寸有奇大侯去地當二丈二尺五寸有奇搽之事理似不可行且以其說細排之乏有不止此者即天子乏堂九尺人目至地七尺其崇不過一丈六尺而干侯之棠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之崇三丈二尺五寸仰而望之以句股法算斜直之較大侯去地應二丈七尺而贏矣此皆因鄉射記而誤也鄉射記所言侯制通大故其去地不如此數則大侯不能見鵠于參、侯不能見鵠于干若依先鄭考工之解則干侯之崇不過一丈參侯之崇不過一丈四尺大侯之崇不過一丈八尺鵠居三分之一若舌在左右不益其崇人從堂上俯視干侯上綱一丈一尺二寸平捲參侯之鵠下四尺六寸有奇則參侯之去地六尺五寸有奇仰視參侯上綱約二丈餘平捲大侯之鵠下六尺則大侯之去地一丈四尺有奇即以句股法排數亦不遠如此則于事理為近但于鄉射記而欲行之宜射禮之難復也鄉射記之誤已詳本篇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至 鼗倚于頌磬西紘

敖氏曰頌誦通即歌也歌則擊磬故謂頌磬鍾之用亦与磬同傳曰歌鍾二肆是也　紘鼗兩旁懸耳秘如冠之有紘鼗倚于磬廣東故其紘西垂也

敖氏曰諸侯軒縣三面東方西方與階閒也以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但設其鼓于故位而已上言南鼓東鼓此言南面并缺中縣則不擊此鼓故異其文以見之此鼓不擊而設之者明有為而去其縣非禮殺也按笙磬頌磬亦言西面東面者後之作樂無笙入無閒歌故笙磬頌磬亦設而不擊也若升歌之磬自在堂上不在西階虞書所云戛擊鳴球是也

厥明司宮 至 北面東上

郝氏曰設尊于大侯之東北以獻服不隸僕人巾車獲者之華無玄尊故曰酒明所以設尊故曰獻所謂夫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者也

鄭註獻酒作沙酒鑿也

官饌羹定 至 賓答再拜

郝氏曰官饌官司具饌即前篇所謂膳宰具官饌也

鄭以官饌屬上擯為百官各饌具所當共之物恐非

諸臣之位與燕禮同此獨不著祝位者統于太史也祝史雖分而職掌相通金縢曰史乃冊祝是也太史入庭深為有事也周禮太史之職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燕禮賓立于門外東面此北面者蓋東面北面皆可苟無悖于義禮不必盡同也其立于門西以俟出迎入于門右不賓臣禮則同不言而可知也　公揖賓、辟則凡受公禮者皆辟可知燕禮不言記者略之也由是推之則儀禮之缺文多矣甚諸禮者會而通之可也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大享如祭祀此天子之禮也叔孫穆叔聘于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不拜四此天子所以享元侯臣不敢與閒則知此奏為僭禮明矣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及庭奏肆夏猶屬或然之詞此直云奏肆夏則是著為定制也　鄭氏云享賓或上揖者如仲尼燕居言而君相見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蓋燕饗之除示以古者君人之德之事用相威儀其志于禮亦無所據此之奏肆夏也義亦同之然用之以燕其臣則已不倫矣如謂先王之禮用然穆叔非不知禮者胡為而不拜也

主人降洗 至 主人答拜

敖氏曰賓入奏肆夏以西方之縣也

賓以虛爵降 至 立于西序東面

主人盥洗象觚 至 主人奠爵于篚

敖氏曰君受爵奏肆夏以東方之觚也然禮所以明君惠故自酢則酌膳射禮非所以明君惠也故不酌膳而酌散

主人盥洗 至 東南面立

小臣自阼階下 至 媵爵者皆退反位

郝氏曰反位反庭中北面之位大夫初與卿皆入門右北面及公揖卿西面北上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退至庭中矣鄭云及門右北面之位非也大僕逼遠通門史與旅食革既皆不在門而二大夫獨立門右乎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 至 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

郝氏曰大夫長即卿升受旅時卿大夫皆在庭

主人洗觚升實散 至 北面東上無加席

燕禮不啐酒此不嚌肺蓋禮之互見者皆自貶于賓而略之也

小臣又請媵爵者 至 以虛觶降奠于篚

主人洗觚 至 大夫皆升就席

乃席工于西階上 至 西面北上坐

鄉飲鄉射燕禮皆樂正先升者大樂正尊于太師也此小樂正登卑于太師故從之獨用小樂正者從止一人此則二人也必二人者有燕有射而大射又盛于鄉射也禮主于射則射重而燕輕故燕用小樂正而於射命大師者乃大樂正也周官太師則下大夫大司樂則中大夫即大樂正也集師有下大夫省上士下士即小樂正也 敖氏曰不笙不奏鄉樂者爲射故畧于樂也不畧小樂者小樂爲射故正樂也不略其正亦如鄉射之不畧鄉樂矣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 至 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

羣臣爲射而來是時未射無嫌于不安而司正受命以安之與鄉射義同 燕禮以燕爲重射行于徹俎坐燕之後射禮以射爲重故射行于徹俎坐燕之前也

司射適次 至 士御於大夫

遂適西階前東面 至 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郝氏曰周禮射人職云王射三侯六耦諸侯二侯四耦大夫一侯三耦今諸侯用三侯三耦與周禮異射正旅之蓋小射正也是時大射正爲司射于此不言司馬命張侯等事三耦取弓矢不言拾不言有司授受文畧也鄭氏以爲不拾者次中隱蔽則是禮詳于顯而畧于隱非君子之道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 至 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

象弓矢搢入于次而下言三耦出次皆西面揖是次在堂東也鄉射統于賓故射器在西大射統于君故射器在東司射乃適堂西取矢者司射之位在所設中之西南東面與鄉射禮同則并弓矢傳于西階者亦當與鄉射禮同也所以然者相禮以上射爲主故取其近于上射耳由下物少退以其亦射大侯故辟君位也不射大侯者不辟也不言視侯中俯正足文畧也

司馬師 至 反搢扑反位

敖氏曰推謂翿旌鄉射記曰君國中射以翿旌獲鄉射禮語聲不絕而已此則文之以宮商所以盛其威儀也鄉射拾取矢于楅左還一周所謂周旋中規也此皆儀趨直西至反南乃折而北所謂折旋中矩也賤者如此貴者可知後之取矢者毋周還蓋亦折旋也與折之與周數直捷也

司馬正袒決遂至左右撫之興反位

畢者竹簡與笏相似玉藻曰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畢用也此言以弓為畢猶云以弓為笏也玉藻又云見于天子與射無說笏此不用笏而用弓者既執弓不能復執笏也笏則搢之而已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至諸公卿皆未降

敖氏曰三耦士也亦于大夫之上以射之先後為序也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至皆襲反位

郝氏曰上射左還毋周謂幾轉向南即轉向東反面揖也下射左還毋周幾轉向南即轉向西也與鄉射周還異鄉射禮責從容大射對君以疾為敬也皆內還亦即毋周之意取其疾也下射左還則猶近矣以下仍左還者下射與上射同面故也建楅南皆左還者蓋左還而遶楅南其文倒耳鄉射禮亦然蓋左還而少進也貴左還者法天行也參之以右者天行有進退也

司射作射如初至興執而俟三耦卒射

鄉射釋獲者執中一人執筭以從之此大史釋獲不自執中則亦不自執筭而使人執之可知下言興則實筭必坐可知書中不言皆缺文也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至釋獲皆如初

郝氏曰順卯拂也限弓也盡以衣袖順弓上下兩限拂之示磬潔也弓仰執故上限之裏左右再拂下限之背一拂之鄭氏謂以袂順放之非也此節叙君射道自矜貴多褻世驕蹇之風乏先王恭儉之意公就下物所以明賓主之禮也退北一等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若與他臣射公無此禮鄉射記儀言君與臣射則然非也燕禮云大射正為司射則大射正即司射也以其為君贊射特稱大射正所以重其事也大射正二人其一人即擯而贊為司正者也周禮射人下大夫二人司正當作司射司射之位即所設中西南東面之位也下文司正徹此司正之位所以行旅此時射事正繁何為說此極與亟通急也荀子箴賦曰反覆甚極是也所以利狂故謂之極敖氏曰君楅用三臣則用二士良體曰擴極二則生時韋極之數何如

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至委其餘于中西興共而俟

郝氏曰進東謂既數餘矢而后進而東之矢于楅　鄭解進東謂又整結之示親非也周禮射鳥氏之職曰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此不詳但云如初初之取矢蓋三耦自取耳豈公與賓之矢亦自取耶

司射命設豐至乃徹豐與觶

郝氏曰司宮士司宮之屬其位與士共立于西方東面小射正作升飲者司射但命其儀不親作與鄉射異

三耦及眾射者皆升飲是不勝者合眾耦而共飲也下小射正作升飲乃分各耦而特飲鄭賈之說是也鄉射無合飲之禮蓋記者之殊罪耳如但分各耦而受罰何必合眾耦而筭左右之獲手勉王制為此謹者于習射之中寓軍禮焉合眾耦而共飲者勝則分功敗則分過此在下者同甘苦之義也分各耦而將飲者勝則榮之敗則辱之此在上者明賞罰之義也明賞爵者出于上之法故小射正作之同甘苦者由于下之情故小射正不作也　揖公卿大夫之耦皆謂士則士不止一人非大夫不足而取耦于士也此士必有與于眾者故得與公卿大夫為耦此耦之時止言士與大夫為耦者公卿亦大夫也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至適階西搢扑以反位

郝氏曰兩獻尊即舊前初設之尊鄭謂不于初獻設之者不獻如君射非也敖氏曰兩壺皆酒而去南上是先時所上者與司馬正既升還爵而反位亦為其不升既爵反[illegible]則司馬師代之行事矣

敖氏曰袁服不言獲者見服不亦在乏而獲也二手祭酒爲散文涵多一手注之難爲節也獻釋獲者與獲者與以其尊卑不同耳獲者服不下士也釋獲者太史下大夫也鄭以爲文武不同恐未必然

司射倚扑于階西 至 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

公与賓射則爲下射所以致賓之之意耳大夫与士同爲朝是之臣相与射于君前各有爵命不可移易何所取義而士爲上射大夫爲下射乎自君視士則士爲寵卑自大夫視士猶之卿視大夫大夫相去皆不過一等何其禮之違異若此或士之未受祿者古有賓之之禮故得爲上射記者未之詳也禮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則曰寡君是賓之之禮也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 至 告左右卒射如初

射義曰貍首樂會時也大然古者天子燕諸侯之詩射不來者之言然無所據射義所載曾孫侯氏一章乃諸侯與其臣

然之詩與時會天子之義亦後不合其非貍首明矣燕禮記樂作而后就物下有小臣以巾授矢一句不以樂志本謂授矢者當使稍稍連續不必以樂爲節蓋發矢必先審固君授者待歌而授則發者不及應歌而發也此蓋脫於矢之文鄭氏不知乃謂君之射不必以樂爲節則先王制禮所爲容比禮節比樂者不以身爲表率而徒責之羣下豈所以垂訓後世敦戒者謂中三侯則皆獲中雖維綱搦觸相抵亦皆獲允所以優君者然如此不知中不合法所爭者巧力而已無係予優尊者優之可也蓋不循教君子於此懷德焉固當益嚴於尊者矣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 至 退豐與觶如初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 至 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

公又舉奠觶 至 故不辭皆反位坐

敖氏曰李氏賓之曰司馬正升自西階當作司正馬字衍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 至 奠于篚復位

周禮射人之職曰王大射則立于後以矢行告即此篇大射正之事則射人即大射正爲司射者鄭氏以爲小射正非也射人下大夫二人故此之大射正亦二人其一既司射事則稱司正其一仍司射事則稱射人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 至 公答拜賓反位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 至 士旅酌

若命曰復射 至 中三侯皆獲

郝氏曰敖氏云降升君命也公不辭以賓不與也賓不與以賓爲君耦射否由君不敢升唯欲之命也

主人洗升自西階 至 如獻庶子之禮

無筭爵士也有執膳爵者 至 公入驁

前不言出則非郊射可知公入謂適內也奏驁亦臧射禮也燕禮則無之

讀儀禮略記

聘禮第八

聘禮君與卿圖事 至 命宰夫官具

及期夕幣 至 所受書以行

郝氏曰庭實無常數吉皮馬參重耳夕既授幣不授玉玉比志信君之命也不宿于家明日使臣受玉遂行

厥明賓朝 至 上介釋幣亦如之

曾子問篇古者君出以遷主行無遷主則以幣玉告于祖禰遂奉以出每舍奠焉及則歛而藏之兩階之間不以主而以命蓋以廟無虛主也周自武王伐紂載文王主于車也廢遷主而尊禰此繼志述事之意亦尚親之道也然倉卒之際事出非常故親廟不嫌于虛主若以常事行則廟主仍無虛也親禮釋幣于禰當是主命之禮此禮自天子達于大夫但大夫私行則親命為重其出也必奉幣以行既反而後藏之階間今為君使則君命為重無所事于親命故不敢奉幣而出既告而即埋之也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 至 遂行舍于郊

敖氏曰接聞命釋所以立于左之意其實此時君未嘗命也上介必有接聞者為使者或有故則上介當攝事故宜與聞之敖氏曰受命于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

若過邦至于竟 至 司馬執策立于其後

郝云敖氏曰上賓即使者餼以大牢則上介少牢衆介特牲可知米禾薪芻皆有積之積々唯芻禾無米薪可知上賓有積介未必有可知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晉過鄭禁芻牧樵採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此所誓者當類之

未入竟壹肄 至 不習私事

敖氏云帷其北以象房室為堂深之節依以行禮也

及竟張旜誓 至 遂以入竟

入竟斂旜 至 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

郝氏曰入境三展幣不已勞乎雖臣子貢君之儀不及此

賓至于近郊 至 儐之如初

郝氏曰勞禮行于門賓未即次也故其致館亦然鄭以為侯伯使臣之禮公使臣受勞堂上臆說也周禮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凡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登受揖登堂而受也此云受于舍門內者大抵後世諸侯使于霸國之禮記者不詳而誤承之鄭氏因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而此禮止上介一人士介四人遂以此為侯伯使臣之禮不知七介者亦後世之僭禮也大行人云子男五介大國之孤眡小國之君則亦五介而已且司儀之文明言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如諸公之使安得謂公之臣受勞于堂侯伯子男之臣受勞于門內乎司儀又有三積之禮此不言蓋亦後世之失禮也鄭氏因此以解周禮謂侯伯之臣不致積夫致積者既為上公之使而有七介如聘義言其饔餼亦必七牢乃聘義云出入三積餼于客餘五牢之具陳于內又安見致積者必上公之使也　敖氏曰聘禮凡士大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因事而用幣于賓謂之侑

下大夫勞者 至 賓送再拜

梅翁曰疏云致館兼致飧者非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唯言致館不言致飧鄭氏謂君于聘大夫不致飧也此記亦云飧不致賓不拜　司儀云致館如初之儀謂如郊勞也此既無束帛而賓不迎不言入賓送不言出是于門外也其禮太簡略恐非古禮

宰夫朝服設飧 至 衆介皆少牢

郝氏曰上公之使其介七人則是賓與上介一飧之實米禾薪芻車一百八十乘又衆介六人數車上介亦用車一百八十乘通車三百六十乘也無論往來復反雖街衢充塞何地可容及饔餼之歸愈侈費矣晏嬰所謂欲會者疏者其數歟恐非古禮所宜有也

厥明訝賓于館 至 賓立接西塾

郝氏曰皮弁卿大夫以上朝服之冠用韋春官司服云視朝皮弁服　大門內曲而東為角門又曲而北為五廟大門又入為太祖廟中門每門每曲主賓皆揖及太廟門公揖賓先入俟賓也　賓介及境既遣士請事及郊又使大夫聞行並尚不知其為聘享乎入廟陳幣尚問來事非弥文與主人盛禮延賓故陳擯賓盛儀從見主人故紹介古人交際有居間有光容未尊為請事耳周禮上公賓主之間九十步侯伯五十步子男三十步謂諸侯朝位去天子所立遠近以貴賤為舊鄭謂為賓主序立之位以考工記應門二徹三个為三丈六尺求擯末介相去亦三丈六尺合大門之廣賓至末介主至末擯亦三丈六尺穿鑿附會如此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 至 則以束帛如享禮

郝氏曰如入謂士受皮者亦如初入內揖也右首以首居右獻禽者左首以尊者在左也受者右首避尊也玉藻曰襲裘不入公門此襲而入者襲有二有素服之襲長衣是也有盛服之襲即禮服而修袂所謂褻衣是也玉藻云國家未道不充其服又云禮不盛服不充是充者亦盛之義禮盛則服亦盛襲而執圭以行禮歛其稱也素服不可入公門盛服固無不可辟禮記略記　敖氏曰襲不著其所是于拜慶為之也朝祭之服以裼為常故當盛禮則襲以為敬盛禮既畢則裼而復其常也　敖氏又曰辭玉亦禮辭耳如森秋傳文十二年春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之言是已　按三退即周禮司儀之言三避也鄭氏制之非是

擯者出請事 至 從者訝受馬

敖氏曰醴賓之禮當拜至此不然者其迎朝君之儐禮欲按周禮司儀言諸侯相朝將幣之儀賓登再升是主君升至也下云每事如初儐亦如之是儐亦升至矣要從旦將幣亦云客登升是主君升至也下云每事如初不言儐則儐不升主可如　草廬吳氏云擯持也蓋本說文為擯者高持之以便于時耳張鶴擯有葉注云和端與士冠禮和和面梁之葉周此恐後人臆為之說未知所本注疏亦無明文　敖氏曰充堂上擯受之禮敵者在兩楹之間主人尊則於東賓尊則于西皆以遠近為差前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伏者為君將幣也此受幣當東楹共視為君將幣又近東矣

賓覿奉束錦 至 馬出公降立

郝氏曰還幣馬請賓受不敢當旦禮也故幣入而後受之賓降階東升送仍以旦禮獻也　敖氏曰反還者反西面而俟東面也三退而反還避不敢安矣將時執玉故不敢反還公降一等耳擯者致君意亦欲使階也故曰從子此禮擯辭多與禾有著之者物著此辭蓋古禮已亡記者據所聞見而辭之敍詳略不均如此　前者公拜賓退今賓拜公亦少退以答其謙讓欲賓之意如與敵者同也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 至 執幣者序從之

敖氏曰此儀于入門左之位而云自皮西進則凡庭實之設皆于西方參分庭一在南明矣　謝辭者必不敢從容禮也此惟覿君為然若面大夫則一拜可也故不言問鄭氏以問為衍字書如面大夫誤甚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 至 公再拜送賓不顧

郝氏曰行禮無言以默為恭故古者於旅也拾然事畢出門始聞主君不已後于鄭註及大門內為賓來始入門之位於擯始介傳辭聞則又遠矣

賓請有事於大夫 至 亦如之

既泲者也皆兩壺者飲亦如酒必有獻酬之以備禮也

大夫餼賓大牢至皆士牽羊以致之

公於賓壹食再饗至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上介壹食壹享當在壹食再饗之下蓋必上介為賓、為荀敬則賓介同同之矣蓋獻或有多寡其無常數則同也故下同言賓介之拜鄭氏因其錯簡曲為之說非是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至致食以侑幣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至大夫出賓送不拜

郝氏曰君子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聘享還玉禮之善物非聖人不能作

按郝云聽命于下升階不敢由作主在如君也　右房賈氏以為西房是也古者寢廟皆有東房西房故顧命亦大貝鼖鼓在西房荀子正論篇亦曰執薦者百人侍西房自天子推之諸侯大夫亦當然矣賈氏以為大夫士直有東房非也記曰卿館于大夫大夫則此之客館安見非大夫也郝氏以升堂之時言之則東為右謂右房即東房然門以向堂為正故不東為右西為左堂以向外為正則西為右東為左房有定名不降隨人而移也東房西房之前復有東夾室西夾室大夫士亦然其說已見前　司儀職云還圭如將幣之儀謂君執還之也則其禮當與此異晁圭有親有不親亦如饗食之有親有不親也將幣之儀有公拜客辟之文此不言拜則司儀所云如將幣者必非使卿還之式與館賓之禮無行未可知也未紡非所以報聘圭若以資其韞藉之用而已裼迎者迎晴與禮玉也還玉報而此裼者亦猶聘襲而享裼所謂執玉無藉者報有藉者裼也

公館賓賓辟至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

郝氏曰訝主君所使迎賓客者周禮秋官有訝士記云卿大夫訝此蓋大夫也

司儀言國客共出如入之積聘義亦云此不言積而有郊贈蓋記者互有缺略也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至上介至亦如之

使者執玉常垂繅正也上介執玉常屈繅拆也使者受之饋亦垂繅矣　尊賜甲之物不可獻君故以賜人為斷敖氏曰出于行入于門者行為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為內外之限入則禮之也出則釋幣于禰入則釋奠者禮相變且欲行飲至之禮也　按三獻不言其人皆主人自獻也鄭氏謂空老亞獻士三獻恐未必然告至之禮與于正祭何必取備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至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

郝氏曰子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社稷之役臣子受命生死以之乃可無辱此請聘禮者所當知

敖氏曰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君為主此時非、上介尊故為主人介為主則袒免衰服記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凡諸侯弔主人必免造于朝謂止于門外也故上介復命亦言造于朝與賓之止于門外互文耳

小聘曰問至其禮如為介三介

不及夫人雖兄弟之國亦不及也

記○久無事則聘焉至明日君館之至對曰非禮也敢

前文有言之禮在享後此云卒聘饗享言也反命亦當在禮玉之後　賄前曰肴言君與卿圖事則周已知所之此但與宰計其資之多寡而已鄭云未知所之非是　擬三采六等鄭氏以為三色皆再就非也周禮典瑞云公侯伯璪皆三采三就子男二采再就是一采為一就也故二采則再就三采則王就矣周匝上下之謂就上三采併下三采是為六等則諸侯不言圭與璪同因上文而可知也玉人職云瑑圭璋八寸以類聘　敖氏曰絢者采絲飾之稱以為畫非是論語絢為繪事考工記畫繢之事五言則絢非畫明矣　又回禮于門大夫庭實惟言皮此無云馬是其所用亦不定也辭對之語未詳所用略尚屬之于郊勞亦舉其始耳元致珍致饔餼之類皆用之矣

卿館于大夫 至 幣美則沒禮賄在聘于賄

郝氏曰沐浴道路風塵自潔清也訝迎客者不以敬與館同也訝將公命即周禮秋官掌訝職云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是也曾子問篇云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此所言者古禮也降及後世大國驕貴公館寢矣如晉平公之時諸侯舍于隸人子產爭之方築諸侯之館則使且之無公館可如此記所言多雜以後世之禮故但有私館又不以卿館卿而必于大夫以賓之西卿多從降芻之禮故館于大夫使全共尊也　周禮幕人掌相食共帷幕掌次掌張幕非宗人之事從有誤文　將授志趨謂用志于趨也猶周語云目以處義足以步目觀其容可以知其心也故如爭承謂授玉之時君以手承之賓猶逡巡未敢遠釋手如與之爭承者下如送謂聘畢將下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欲送不敢光退也凡退而下階即發氣怡焉及其臨享則發氣盈容矣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此云舉足又趨鄭氏以為卷豚行者言再三舉足之後仍復其志趨之容足如有循也實跪非是

賄在聘于賄謂致賄之則視聘之厚薄于賄之厚薄相當與否鄭氏改于作為亦可不必聘兼享言賄亦兼禮玉言聘義但言賄贈不及禮玉是禮玉亦謂之賄也

凡執玉無藉者襲 至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

無藉謂圭璋特達無束帛以藉之者非謂繅也方賓授圭主受圭之時但有裼襲之文無垂繅屈繅之事若取圭及圭之時皆有垂繅屈繅之文無裼襲之禮是垂繅屈繅與裼襲無涉也要之襲者惟言賓主行禮之時苟非行賓主之禮則上介不襲而執圭矣故發圭納圭之時授受皆不言襲　使大夫受聘與使大夫還玉禮同則如公親還玉與公親受聘禮亦同也大夫受聘不拜受以禮不主于己也公親受則拜矣由此推之大夫送玉不拜送亦以禮不主于己也如公親送亦必拜矣故司儀曰還玉如將幣之儀于此蓋可見

賜饔唯羹飪筮一尸 至 大夫黍粱稷筐五斛

郝氏曰自下門入由使門不由大門非公事避君也賓與上介士介各以其爵服朝服不敢褻服入也賜饔之祭疏謂以幣帛主其神非也前者擇幣于禰即埋于西階東矣未嘗以幣行也或云大夫亦有主則釋幣之時又未嘗奉主而出蓋即以尸為主耳詳見釋幣　敖氏曰奠飪之下脫一祭字云筵尸則弟子之從行者不一矣　按倉羞做獻亦有常數前云無常數者蓋加厚之禮　敖氏曰歸大禮之日自聘至于私覿凡十餘節以大聘言之必至日哉中而後畢既而有受饔之事又以祭其祖禰如饋食之禮則日衆人僕可知乃復請觀何哉且聞卿之公事未衆而先為游覿亦非禮也記必誤矣按諸覿者蓋于是日請耳非即于是日覿也記者此事以勸相屬不必泥

既將公事賓請歸 至 賓不敢主人不拜

賓為苟敬郝氏駁之固當然細思之亦自有說饗則賓為其介為介已足以敬賓矣燕則不敢復以賓禮勞之故以介為賓賓為苟敬亦所以優賓也苟者率畧之意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主于懽燕則率畧于敬故謂之苟敬以為懽也

宰夫獻用本國君臣之禮蓋于兄弟之國示一體之誼與此禮恐未必盡然

大夫來使 至 則先客不饗食致之

敖氏曰其介為介上當有饗賓之禮亦缺文與

唯大聘有几筵 至 四百秉為一秅

讀儀禮略記

公食大夫禮第九

公食大夫之禮至如聘即位

即位當連如聘為句謂賓主設擯介以相待各如聘時之位而即之也

具饌定至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

若束若編鄭氏以為茅是也士虞禮茅以藉祭取其潔也可以藉則亦可以覆以祭禮推之他禮可知漿飲即周禮六飲之漿鄭氏以為先言漿列于六飲非也

公如賓服至階上北面再拜稽首

郝氏曰鄭謂夾室向南據尚書顧命西夾席南向聘禮東西夾設饌亦南向而此大夫與宰堂下之位當東夾室之南北則夾室在堂東傍北南向可知蓋夾室東西相向而陳設統于堂也

士舉鼎去冪於外至匕奠于鼎逆退復位

郝氏曰大夫立東夾南夾在序外立當洗東南故向西盥手北上序進謂在北立者先盥

倫膚腸下之內有條理者故曰倫牛羊皆有膚不如豕膚之內肥相閒條理滑脆也

公降盥賓降至各郤于其西

曲禮曰獻孰食者操醬齊故食禮首設醯醬而公親之曲禮又曰醯醬處內公設必于席中所者醬之正位也東遷所者去其正位示公所設不敢食也六豆皆設于醬東則宰夫必更遷之復還其所也 序內鄭氏以為阼階上少東是也故賓向之亦立于西階少西賈氏以序內為序北非是所取于膚者以其甘脆耳又以其下賤而將設之俎來蓋古者為俎以骨為主甘脆之味雖用之而非尚也 大羹尤捷以蓋降出庶羞亦然唯黍稷之會郤于其西者依祭畢復蓋之以先設而後食仿其今也故黍稷曰會飯

贊者負東房南面至魚腊醬湆不祭

郝氏曰賓自坐取菹醢迎也贊者取黍稷授遠也 六簋編取合祭也 三肺編取合併壹授不再授也

東房者序東之房也此時公親設大羹湆亦如設醢醬後退立于序東西鄉是在東房之南也故贊者小自東房負房南面而告具以此觀之則東房在序東西房在序西明矣古者廟寢五室自天子以至于士其室之廣狹不同其為五室則同特牲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必在序西之房也西房之南有戶並于序端其北則並室以西為壁以閣之所謂與也東西無閒可以容祭也東房之南有戶並于序端其北則為戶而西向北堂南北無閣可以容內賓與遵豆也舊說謂大夫士東房西室俱在堂北制既狹矣何足以容諸執事乎

敖氏曰此所祭者醯醢而下五豆惟去醢者省文耳少牢饋食用四豆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是其徹也 周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舉者如饋食禮舉肺脊幹骼之類以差書之大夫當三舉此有三牲故三祭肺以當三舉不得復及脊幹之類也止祭之而不嚌者君親臨之不敢食也然則王食諸侯亦唯祭舉不食舉與 醬為菹醢之始湆為鉶羹之始故公親設之然而物之始者非其盛者也故不足以祭醬湆之不祭猶之玄酒之不以獻也

宰夫授公飯粱至以蓋降出

郝氏曰自下升上曰騰蓋自門外升階至堂衆人升盡階不升堂自階上授于先者先者反之設之堂上故謂之騰 鄭解騰蓋之騰為騰滕之騰非也

粱為加飯之始故親設之稻美于粱而先粱者猶之菹醢美而先菁鉶羹美而先大羹物之美者以其外心也故宰夫設之物之質者以其內心也故親設之黍稷後食故有會稻粱先食故無會 敖氏曰牛三品二醢羊豕二品一醢魚一而已其芥醬又先于膾古人于食物之微亦以多寡先後示尊卑之義也

贊者負東房 至 賓受兼壹祭之

郝氏曰坐席末不于席中則于正饌也贊者兼取一授賓兼一祭皆饌于正饌禮故也壹祭不言其所亦當詣閒可知

按庶羞十六而兼壹祭之必有箍以盛之矣

賓降拜公辭 至 奠於豐上

記云上大夫庶羞酒飲蓋謂此時則是飯以湆醬者以湆食飲以醬食胾也下云不以湆醬者飯飧不須湆食矣不須醬也不食殽烝不設當飫饌也凡賓禮有折俎者皆不食鄉飲燕射可見曲禮云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徧殽所謂殽者非折俎也詳曲禮略記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 至 三飲不以醬湆

敖氏曰設當庭南也設當而拜以公立于中庭也 前三飯一飲此云三飲者盡飯飧也玉藻云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三飯也疏云以飲澆飯曰飧禮食竟又作三飧以助飽

捝手興 至 歸于賓館魚腊不與

郝氏曰公于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粱二者賓親徹以降堂君親設也

按歸俎于賓者或賓有所患使得自施也

明日 至 訝聽之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 至 加於下大夫以雉兔鶉鴽

下大夫六豆皆天子朝事之豆大夫無朝事故少牢饋食所用四豆二為朝事二為饋食今特牲用朝事之豆者以食禮出自公也既出自公則上大夫亦不嫌全用而鄭氏之說乃舍朝事之韭菹麋臡而取饋食之葵菹蠃醢非也要之周禮所載與此篇所記特舉其大概如此郊特牲曰恒豆之菹水艸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故之用禮又不盡用則知韭菹醢之類亦非必不可易之典也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此雖未必以諸侯為言然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實供簿正則諸侯之禮亦略可知已山國而用魚鼈澤國而用麋鹿豈禮之哉

若不親食 至 訝聽命

郝氏曰豆主薦者自外陳而向北置主食者自內陳而向南庶羞加饌故畧以序陳于庭中碑內不與正饌同登堂也庭實陳于碑外從其常處但無人執

大夫相食親戒速 至 賓受于堂無儐

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平敵相與亦稽首者賈氏以為食禮重相尊敬非也此大夫相食亦是為公而來故再拜稽首敬主人和敬君也何以明之此所異于公食者惟升降辭受之間他皆如公食之禮則俎豆之疑亦用太牢亦用朝事之豆矣大夫之禮唯少牢亦不敢純用朝事之豆安得皆如公食且不親食公亦作大夫朝服以致則此禮不明出公意但不以君命將之使僕、而亞拜也出於公意客不得不一稽首不以君命主不得不稽首以荅之也

記○不宿戒、不速 至 皆再拜稽首

膷臐膮皆無醬獨言炙者羹之無醬不必言 敖氏曰以下大夫為上贊欲其不尊于賓 按庶羞謂三飯之時食庶羞下大夫以漿飲漱口上大夫則以酒飲至三飲之時則用漿飲以食庶羞可也曰庶羞酒飲者因庶羞而用酒飲也曰漿飲庶羞者因飯飲而食庶羞也文義甚明舊說未順 若之敎賓于上大夫有加賓之敬君不敢以上大夫而自異焉中所書者君敎上大夫之禮未言上大夫之敬君也故記複拜之然所周者再拜稽首而已其升降之節或不盡同如公食降西之拜在上大夫必辭之而升成拜也

讀儀禮略記

覲禮第十

覲禮至于郊至侯氏遂從之

周禮小行人之職曰上公三問三勞侯伯再問再勞子男一問一勞今不分五等唯一勞而已至于五積三問致飱致饔之禮皆無所載蓋古之覲禮已亡而春秋之時諸侯之朝于王者甚希故莫得而考見据拾殘缺以成此書十不得一然後世之變禮其實入者亦其少是可取也至于大宗伯之文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此巡守而朝諸侯之禮非諸侯述職之事也述職之事不分四時總曰覲禮而已

天子賜舍曰伯父至儐之束帛乘馬

天子使大夫戒曰至異姓東面北上

鄭氏曰同姓異姓先日戒期也欲列舍然後入所以防雜越也

據下稱同姓異姓則諸侯咸在而獨稱同姓者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也于同姓之中又舉其尤尊者而有功德者故曰伯父偽屬卑行即不得以此稱之矣下云大國稱伯父小邦稱叔父此非古禮也即如後世景王之稱晉平公曰伯父平王之稱晉文侯襄王定王之稱晉文公景公曰父曰叔父其世次國皆上于王也且晉國大國也亦稱叔父矣何嘗以國之大小分伯叔而謂古禮有是乎曲禮之言蓋為近之同姓西而異姓東面未見天子則主同姓而賓異姓也既見天子則皆北面先同姓而後異姓矣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至升成拜乃出

裨者副也裨冕者冕服之次也公以袞為上服以鷩為次服侯伯以鷩為上服以毳為次服子男以毳為上服以希為次服蓋天子之卿大夫出封則加一等諸侯入仕必降一等可知詩云豈曰無衣七兮謂諸侯七章之衣也豈曰無衣六兮謂卿大夫六章之衣也出則服諸侯之服入則服卿大夫之服故曰裨冕墨車亦猶此也天子袞冕則日月星辰之袞也郊特牲云王被袞以象天是已如謂天子六冕無十二章裳豈四時常服乎鄭氏注郊特牲亦以象天之袞為日月星辰与周無十二章之說自相刺謬可以見周禮之不足據也畫夫孔氏注夏書胤征以為司常之官孔氏近古或當有据曰食必用幣朝諸侯則掌其贄幣也命之曰嗇夫示有嗇之意至漢時以嗇作穡而嗇夫乃為田官故鄭氏注詩田畯曰若今之嗇夫釋幣于禰說見聘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至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郝氏曰四享諸侯五等子男同等故四猶下言四傳擯也據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皆三享謂古三四字積畫致誤此周禮未可盡據也　敖氏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居前上首特出曰卓　郝氏又曰鄭謂匹馬卓上之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鑿說也諸侯常貢安得異馬如晉屈產鄭小駟之類者此當世天馬西徠之事奈何以附會古禮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至升成拜降出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至儐大史亦如之

同姓大國至乃歸

侯氏升稽首天子不答拜其享也王臣不于內受侯氏覲以馬出既享畢而待罪乃肉袒于門東名分如此之嚴天子賜以車服加以重賜無數又加之以策命恩意如此之隆居下不倚居上不驕此真盛世之禮也郝氏說周禮乃有天子親逆親送賓主遠近步數之法則下堂而見不可謂非禮矣考周禮並無此文惟齊僕掌馭金路以賓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此因偏駕不入故以金路送逆之非王自送逆也掌訝之文曰凡賓客諸侯卿訝是送逆之者卿也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間遠近步數之節亦謂卿与諸侯耳鄭氏因文揣之禮与諸侯相朝者同遂謂天子亦用敵禮一切比而同之毋乃太不倫乎觀于此而益知其謬也　古者賜爵祿必親命于太廟故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司几筵又云凡

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此冕詔初命為諸侯者耳若諸侯以歲事來朝則不必于覲命使諸公奉書大史述命就館舍而賜之可矣大雅猗韓侯受命王覲命之者亦以其繼世而初受命也

諸侯覲于天子 至 祭川沈祭地瘞

天子十二年一巡狩若不巡狩而大會諸侯則為殷同之禮如左傳所云戎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是也不于王朝故別為宮壇不于方岳之下故四方時祭方明者上下四方之明神必為之象者使衆著于神明之通也今六為一者尊神之統于天而主日也六色者放諸形容六玉者象其物宜四方之玉与周官之六器同而上下則異者典瑞之文圭璧以祀日月令主于日而配以月故不以蒼璧黄琮而以圭璧也四傳擯者朝覲之事既朝諸侯遂帥之以朝日鄭氏以為朝日而後見諸侯于本文炭矣方明之設祀禮所無鄭氏以為會同而盟事或有之傳稱成王勞周公太公而賜之盟是盟者亦先王所不廢也古之王者前巫後史左右卜筮常若明神臨之其所以自治者如此則所以治人者可知要之以明神申之以盟誓使天下諸侯共嚴屋漏之愧斯不戒而自孚矣不然則告于明神而罪之若曰神降之罰我不敢私去焉此周官司盟之職所以与司約相通也日出則舉神皆出拜而迎之以降神于方明也既令祀之于方明又分禮之于各方于彼乎于此乎與其一臨之也禮者望祭也遍望而致其誠焉以日月四瀆及遠方之山川丘陵不可即也登者就祭也實有物以致之虛室之中時天也故升燔以通之境內之山川丘陵升々者懸以物川則沈々者沈以物地則瘞々者埋以物也詩所謂懷柔百神者也

記○几俟于東箱 至 奠圭于繅上

王者五路皆備是全設也諸侯各得其一故謂之偏駕

讀儀禮略記

喪服第十一

喪服斬衰裳 至 飯素食哭無時

郝氏曰素食無滋味之和也吉服有大帶以束衣服有革帶以繫佩物喪服有布帶以象大帶有絰帶以象革帶斬衰之喪則不用布帶而以絞為之所謂絞帶也絞以麻与絰同而粗細大異粗者尖九如絰故謂之絰細者但謂之絞而已鄭氏以為要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者誤也鄭以一溢為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是日食二升有奇也[合算]不通二升止矣初衰乃及過之無是理也郝氏曰溢與溢通謂一握米耳此說為長問傳小祥寢有席与此異

父傳曰 至 父至尊也

郝氏曰凡禮主敬而尚尊聖人為禮以義制恩人道所以判于禽獸此也故禮施于事父尊之至也臣之事君資之而已喪服四制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斬三年以恩制者也此不言親而言尊者恩之至即尊之至也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豈不至尊矣乎于父言之于母則不言者母之尊統于父也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諸侯為天子 至 君至尊也

父為長子 至 不繼祖也

為人後者 至 君至尊也

女子子在室 至 為父三年

郝氏曰鄭謂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人曰適人据齊衰三月傳云嫁者嫁于大夫然則士庶人女在父室不昏當為三年乎又謂婦人衰不言裳者衣与裳不殊無据禮女純衣纁袡々即裳飾避不殊之譏辭衻為衣緣豈有言

衣不及裳徒言緣者邪

公士大夫之衆臣 至 繩屨者繩菲也

敖氏曰此亦以其與故君之且明其者之上于是也此君之尊殺于國君故其臣之為服者得以分別貴賤也

疏衰裳 至 藨蒯之菲也

貢氏曰斬衰先言斬齊衰後言齊者一以見名之淺深一以進衣之先後

父卒則為母 至 故孝子不敢殊也

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然君之服得同于父而母之服不得同于父者以女之分也然父在而期則已薄即一家之中不得有二尊別以斬衰齊衰可矣何嫌于三年如曰父期故子亦期則世母叔母之喪父無服而已亦期則又何也

慈母如母 至 貴父之命也

曾子問篇以喪慈母為非禮者謂父命以教子非命以為母者也說者乃以此禮為大夫以下之禮則父卒為母三年亦豈大夫以下也禮与詳禮記畧記

母為長子 至 母亦不敢降也

郝氏曰長子与父母同服此制禮者敬宗之義然子為母齊三年必父卒然後可母為長子齊三年則是父在亦然矣父然歟母而不能降子則母輕母不敢降子而子降之則母益輕此亦義之當質者

疏衰裳 至 帶緣各視其冠

敖氏曰此杖服也而杖屨亦屬皆与三年同者母宜三年而為之朞者為父屈也妻為夫三年亦宜報以三年而不出于朞者為母屈也二者雖在于朞實有三年之義此杖屨之屬所以同之也

父在為母 至 達子之志也 妻傳曰 至 妻至親也

出妻之子為母 至 不敢服其私親也

世之衰也冨易妻者多有使其子而背也抱痛方深殺又不為之服其能安乎且以重父之道也檀弓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蓋為此耳

父卒繼母嫁 至 貴終也

夫子繼父者當此則与尊者為一體豈得循其私恩然既從之則未得為父後也故為之服有志者遂而去之可也敖氏曰繼母不嫁則為之三年從之嫁則期所以異內外也

不杖麻屨者 至 至尊也

敖氏曰此據父在者言也傳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小記曰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斬衰章与齊衰三年章皆無此文可以義推也

世父母叔父母 至 以名服也

宗小宗也衆一家之有餘不足而均之所以明一體之義小宗以一家為一體大宗以一族為一體則大宗所以收族者亦如有同財之法如此小宗矣周禮鄉師之職以歲時巡視國中明萬民之艱阨正歲則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遂舉萬民之有餘不足而均之也王者以天下為一家以萬民為一體亦由此小宗之法推而準之耳

大夫之適子為妻 至 父在則為妻不杖

郝氏曰降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為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大以尊降者為辨分以出降者為情殺可也若夫厭降者已非諸侯大夫而徒以父之所降已亦降旁尊降者已非君公而逆以為公兄弟子所親亦降則似近矣故疑子曰古者無降上下各以其親

昆弟為衆子 至 報之也

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 至 子亦不敢降也

適孫 至 孫婦亦如之

敖氏曰祖為孫大功此期者亦再其為適而加隆焉此不降之謂也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至 適子不得後大宗

郝氏曰天子始祖所自出之帝如周人追祀帝嚳之類不貳斬者嫡子二本也然必同宗而可為後則推而上之備一本耳由一本而分則恩義之重輕亦可相通而無間即然有所差等其間斬不得貳齊衰三年亦不得貳于后人之特重于所後者為大宗故也今所後不必大宗則父母之降服所當更議矣 鄭氏處生常之説昔人已辨其妄矣至禮記不王不禘之説昔人皆以名分言原其所由實本于此詳此文義自都邑之士始知尊禰以至天子始及其祖之自出皆言德有差等非謂分有限制也追遠歸厚何分于天子庶人今制庶人皆得祀其初祖其見卑矣詳禮記略記

女子子適人者 至 故服期也

繼父同居者 至 則不為異居

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者必無以養其子也故所適者以其財貨為之築宮廟無以養其子必至于廢宗絕祀與之遠人以延其宗祀此亦大不得已而為之於先王體人情而制為此禮

為夫之君 至 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 至 為其無祭主故也

女子子適人者不為父母期周不必言報然父母為之加等而已子父母不復加者嫡子女為主耳要于情理有所未安使族人主喪而已則齊衰三年亦復何礙

為君之父母 至 然後為祖後者服斬

妾為女君 至 與婦之事舅姑等

妾于女君或異姓或同姓或有服或無服乃皆必為之期所以明其尊也女君于妾亦必以其親疏貴賤而分別服之鄭氏以為報之則重降之則嫌故無服非也夫妾事女君既與婦事舅姑等則女君視妾何嫌與舅姑視婦等乎

婦為舅姑 至 報之也

公妾 至 不敢降其祖也

大夫之子為世父母 至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

郝氏曰世叔父母與子昆弟昆弟子齊同姑姊妹齊同無後同則其報服當降不降加等同也惟女子既適人者于父母不杖期定禮不論貴賤有後無後不在報例大夫不得臣其昆弟其降服非古禮也大夫之子亦從而降尤非禮矣至于從父兄弟服本大功今為大夫而加隆焉與親兄弟等殊無謂也非子不報傳義自明鄭氏謂父母子子男女同不報與上文義不屬從傳為是兄弟之服大夫與士不同固也然此云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已為大夫兄弟為士則期降而大功雖記則云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又尊同者得與其服而尊不同者不得與也何其禮之違異若以大抵後世大夫以貴加其親始而降其兄弟漸且及于父母至父母而非其服人情亦有所未必故為之斷酌其間于父母兄弟之為士者仍如上服焉不敢以已之貴加其父母而因以及其兄弟也此之所記蓋禮制之始變于古者雜記之所記則禮意之漸近于古者揔之非先王之舊矣

大夫為祖父母適孫 至 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公妾以及士妾 至 得為其父母遂也

傳意蓋言妾雖不得體君而父母之喪得以自遂見父母之喪之重也鄭以傳為誤誤矣

疏衰裳齊 至 無受者

寄公爲所寓 至 言與民同也

諸侯有罪天子黜其爵而廢徙其人于是乎有寄公制禮而喪之于民所以辱之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 至 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

纂言丈夫婦人是在嫂叔之列者亦必服之矣親者不服而疏者反服之豈古人之敬宗子其服比于國君則宗子之母妻亦比于小君不得以親疏論也此禮亦必出于後世之世其官者先王制禮宗子雖重豈遂比于國君乎

爲舊君 至 則小君也

此本國之人仕爲卑官而旋已者去民不遠故與民同服

庶人爲國君

小君之服庶人亦必服之此不言略也

大夫在外 至 長子言未去也

郝氏曰鄭謂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鑿說也此本國之人仕爲大夫不見用而遷他邦其家猶在本國故爲國君服與民同妻言與民同子言未去互文以見義耳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 至 服之尊也

緦麻章有族祖父是高祖之孫也此章無高祖父母蓋脫簡耳

大夫爲宗子

舊君 至 而猶未絕也

此大夫與前大夫在外者同此則攜家以去而宗廟猶在故未絕于君而與民同服宗廟在焉者有服則宗子在焉者其有服更可知也此簡當在前

曾祖父母爲士者 至 不敢降其祖也

女子子嫁者 至 不敢降其祖也

嫁者未嫁者蓋通指凡人而言傳言嫁于大夫者雖大夫妻有降服也故特著之其文不必泥

大功布衰裳

子女子子 至 未名則不哭也

詩南有樛木樛言曲也凡成人之喪其絰既周身復曲而下垂未成人者其絰但取周身而已不復曲而下垂故曰不樛舊說以不樛爲不絞則是近于散麻也斬齊之服散麻不過三日豈爲殤服而反過之

叔父之長殤中殤 至 不樛絰

郝氏曰男已冠娶女已笄嫁雖殤猶成人也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各以其服服、故尊人不爲童子汪踦變通在時凡禮皆然冠纓所以固冠絰纓所以固絰斬齊冠有纓而絰無纓絰連于冠不可除也大功之絰有纓絰不連冠時或除之也小功以下復無纓絰已細而輕不須纓以固之也

大功布衰裳 至 小功布十一升

姑姊妹 至 出也

從父昆弟 至 降其昆弟也

庶孫 至 不降其適也

女子子 至 昆弟

姪丈夫婦人 至 吾謂之姪

章首已見爲姑適人者之服此重言報者嫌婦人之不同也

夫之祖父母 至 可無慎乎

郝氏曰檀弓云叔嫂之無服也推而遠之也娣姒則相爲服古人敬緣是遠男女之別然同居之戚死而不爲服安在昆弟之爲四體也今禮叔嫂相爲小功近之屬乎母道者以尊名已屬乎婦道者以卑名也以尊名者不可以不服以卑名者不可以不報若兄弟之妻尊之非母卑之非婦無尊卑之名故以遠嫌而不服

大夫爲世父母 至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後云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得服其親服在大夫盖亦知矣王制云大夫不世爵則古之大夫皆始爲大夫者也豈有降服之禮乎中庸曰朞之喪達乎大夫謂大夫以下皆服朞也如既降矣何得云達大夫而有降服自後世之世其官者始也非周公之制也或曰子孫賢者則爲世大夫此不過十之一二耳奈何以一二人而槩其十人乎意此禮之作必在春秋初年故大夫之異于邦人者漸自世父母叔父母以下至父母之喪猶無異同左傳稱晏平仲有父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其老曰此非大夫之禮也雜記亦云大夫庶子爲大夫爲其父母服大夫服盖春秋之季大夫并降其父母之服矣則儀禮爲之濫觴歟

爲夫之昆弟 至 人者

敖氏曰此服夫妻同也不言夫爲之其文脫與或言女子子或言婦人子其文偶有異同爾

大夫之妾 至 謂妾自服其私親也

郝氏曰大夫女嫁于大夫爲大功不降未嫁無屬降朞爲大功君之黨即大夫庶子與女子女君同大夫服妾同女君服也世父母以下妾私親皆大功如常妾不體君亦得自遂也此節文義甚明鄭謂有錯簡非也彼以大夫之妾爲君庶子別爲一條安得不疑爲錯簡乎鄭以傳爲不足信世儒纂禮斂併傳棄之鄭始作俑矣

大夫大夫之妻 至 子亦不敢服也

國君不祖公子則天子亦不得祖諸侯矣而商則祖契周亦祖稷何也

總衰裳 至 五月者　叔父之下殤 至 中從下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至 即葛五月者

從祖祖父母 至 適人者　爲外祖父母 至 皆緦也

夫之姑姊妹 至 則生小功之親焉

大夫大夫之子 至 爲庶子適人者庶婦

君母之父母 至 君母不在則不服

前云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若子使君母無子妻子爲後則妾子爲君母之父母從母獨不得比于爲所後者妻之父母昆弟乎所後者既云若子是不以在不在異也今于君母乃以不在而不服此傳之說不詳恐閒淺世遠庶異周之際未可爲訓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至 以慈己加也

此即曾子問篇所稱慈母是也

緦麻三月者 至 無事其布曰緦

族曾祖父母 至 從母之長殤報

庶子爲父後者 至 因是以服緦也

郝氏曰嫡庶之分嚴己然子以母貴理亦至公豈得謂爲私親制禮者主尊遵而于人情亦甚閒矣宮中有叙者非所以况于生我也世儒動引春秋附會春秋未嘗輕絕人母子後儒繫說耳

士爲庶母 至 爲庶母無服

此蓋君母在者言之不然慈母亦庶母也其服如母而生母之服反不得如母乎慈母之爲母父命之生母之爲母則天所命也天之所命人何必待父命耶或曰慈母如母但爲不爲後者言之則繼母如母亦但爲不爲後者言之耶

貴臣貴妾 至 以其貴也

乳母 至 以名服也

從祖昆弟之子 至 父之姑

從母昆弟 至 以名服也

前云從母丈夫婦人報則從母昆弟之服亦從母而服之當云從服傳言以名服者誤也名者名分也分尊故以為名昆弟非所以為名也若同從母以為名則又迂矣

甥至報之也　婿至報之也　妻之父母至從服也

姑之子至報之也　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

禮大傳曰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後男女有別故以名服者以名治大於時在男女之間也世母叔母庶母以名服兄弟之妻以無名不服其名之重也如此若男与男女与女則不必以名治故言以名服者鮮矣從母之以名加而舅獨不然用此義也世母之兄弟姊妹一也其濟而上下之外祖父既以尊加舅獨不可以尊尊加于舅与外祖父為一體如世父叔父与祖父為一體也

夫之姑至報　君母之昆弟至則生緦之親焉

長殤中殤降一等至中從下

郝氏曰不言小功緦麻輕重損益視此可知

記○公子至子亦不敢不服也

敖氏曰練冠之練亦當作縓按喪服而以素帛為冠必無是理敖氏之說是已考之閒傳曰練冠縓緣或者紕亦用縓故曰縓冠母則純練故曰練冠

大夫公之昆弟至小功以下為兄弟

於所為後之兄弟下脫兄弟二字斬衰章但言祖父母妻故此複詳之也所為後之兄弟亦世父叔父也兄弟之子即從父昆弟也小功以下為兄弟謂為此加服之兄弟非兄弟之稱与昆弟有異同也

朋友皆在他邦至朋友麻

兄子他邦者朋友相視兄弟加一等其意正同此云歸則已是兄弟雖歸其加服自若也亦足以見親疎之殺矣

君之所為兄弟服至室降一等

夫之兄弟無服若姊妹則前已見之他人又不可謂之兄弟此記所言或別據見聞有所異同故著之耳怪之情義無服則已緦降止一等則已重今禮降二等頗為踳之

庶子為後者至如邦人

宗子孤為殤至親則月算如邦人

郝氏曰禮有遺子則遺孫与庶孫同有父在即是宗子所殤者同于祖宗之適孫耳故不為宗子殤服

敖氏曰此言宗子孤而為殤其服如是若不孤則族人之親盡者不為服而有親者或降服或降而無服亦如邦人也

改葬緦至則無緦服也

改葬之緦事畢則除之鄭氏以為三月而除恐未必然○敖氏曰改葬者或以有故而遷如文王之于王季是也或以細者不採如禮後乃更之如晉惠公之于共世子是也

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

大夫弔於命婦至曰錫

命婦弔于大夫蓋有親而無服者

女子子適人者至終之也

敖氏曰言子折笄首而不言頍者謂記于始者亦言女子子与頍之笄墅後乃獨言子折笄首而不及于婦也終者終喪也言頍惡笄以終喪無折笄首之事也

妾為女君至惡笄有首布緦

凡衰外削幅 至 袪尺二寸

敖氏曰五服及錫与緦皆以衰為名則是凶服平服無不有此衰矣若負版則惟斬齊乃有故記先言之也

衰三升三升有半 至 若十一升

斬衰異而冠同受服亦同則齊衰以下衰雖有異而冠与受服亦無不同可知也禮記閒傳齊衰大功小功各有三等降服正服義服也今于齊衰不言五升六升大功不言七升者齊衰受服与四升同大功受服惟八升九升也小功不言十二升者小功無受服衰即其冠而義服之十二升有時而不服也如君母不在則不為其父母服庶母慈己者曾子以為無服是也鄭氏因其服之不同并其冠其受亦次第降之与斬衰不合非也

讀儀禮略記

士喪禮第十二

士喪禮死于適室 至 綴足用燕几

復者孝子無聊之極思不忍遽死其親也聖人明知其無益而着之為禮亦以體孝子之心猶之用明器耳

奠脯醢醴酒 至 拜送

敖氏曰尸南首東以其右奠于其右者使其飲食然惟堂為尸未設飾也

有賓則拜之 至 衆兄弟堂下北面

君使人弔 至 主人拜送于外門外

鄭氏曰始死孝子皆迷不備禮不成踊不迎送此成踊拜送致君命非君命則否

君使人襚徹帷 至 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

為銘各以其物 至 置于宇西階上

敖氏曰銘書其名者以卒哭乃埽故也

甸人掘坎于階閒 至 皆饌于西序下南上

郝氏曰幎目以巾蔽目鄭氏讀幎為縈非也握手纏帛如箭韜尸兩手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著綿以組為縈兩手交貫于牢鄭氏讀牢為樓非也椽衣玄端之有緣者即皮弁服也鄭氏分而二之以皮弁服為白布衣非也白屨以帛為之士冠禮先言白屨後言冬用皮可也則白屨非皮明矣

管人汲 至 主人入即位

郝氏曰蚤鬈千櫛刷櫛贊曰揃鄭謂揃為斷鬚非也

商祝襲祭服褖衣次　至　主人襲反位

郝氏曰周人重夷禮兼三代故祝有夏商嘉禮文告則大祝小祝出喪勞役則夏祝商祝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事商祝辨乎喪禮　爵弁純衣士之祭服在上皮弁服褖衣次之

鄭氏以爵弁皮弁俱為祭服非也玉藻云皮弁以聽朔于太廟則是從君聽朔之服非祭服可知弟皮弁素服乃大蜡送終之禮賈氏以為非襲時所用是已

商祝掩瑱　至　埋于坎

郝氏曰跗蚤底緇蚤頭繫結于底上連蚤頭使牢固也跗猶弛拊弓拊中以紙滑名鄭謂是上為拊自拊之兩為大擘指未如何据射者丈夫之事故襲尸用決極明兆用弓矢送死如生愛敬之至也

賈云韣殊服殊衣次重衣四襲是純衣二稱褖衣一稱也

掔與腕同設決于右手大指以橫帶結于右腕自飯合時御者持之使不害垂于文如生至是設握乃貫兩手以握右腕之組結于右腕左端之組結于左腕則兩腕相連而不脫矣

重木刊鑿之　至　祝取銘置于重

郝氏曰重之設三代已有之禮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後世遂以革席為人形即詩所謂遂祭亦猶意之類

又說文云從後登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是夂之象形本為撐柱之義周有撐柱不致遂倒故轉注有永久之義矣亦當作久以周音通用非所取義也此夂之與久少禮久之考工記灸諸牆其義皆同鄭氏注考工云灸猶柱也于此注云塞其口而猶撰米實傳達柱五鹿君上有抓塞之義也但不知从為本義灸為通用反為灸當為灸非也說文云灸灼也于柱義何涉

厥明陳衣于房　至　覆匕東柄

斂衣既陳于東房則婦人之帶不宜與斂衣同設此房蓋西方也主人髻髮于房其經帶飲于東方婦人髽于室其經帶西亦必納于西方矣

士盥二人以並　至　襲絰于序東復位

郝氏曰鄭謂始死斬衰者笄纚也謂將齊衰者素冠未然　服問云親始死雞斯徒跣雞斯即笄纚不冠曰徒不穰曰跣周禮罪人徒從不冠飾又如初喪孝子負罪引慝如囚人何冠之有況小斂視死越宿豈尚從容加冠待既斂而徒冠耶

儀言移也凡有罪者尸之儀之言尸非所以為尊也黃氏四方達均曰矣猶之奠蹕矣床前言乎也數氏同作階非娟人之正位于主人之降乃居之者辟賓客之行禮者也後送以之為蹕節

乃奠舉者盥右執匕　至　乃代哭不以官

有襚者則將命　至　升降自西階以東

甯為燎于中庭　至　斂席在其東

吳氏曰芓本草名土芝是也鄭謂齊人或名全菹為芓未可為據

掘肆見衽　至　饌于西坫南

敖氏曰孝子以尸既殯不得復見乃于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殯旁以盡愛敬之心也不以食而用牲而用魚腊亦所以異于奠也歟

陳三鼎于門外　至　南面東上乃適饌

敖氏曰設于序西南改設之也凡徹奠者之盛饌必改設之而後去之不設于序東異于生也時牲饋食曰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此生者之禮也新奠設于既殯之後而猶徹于未斂之前者為避斂事也

帷堂婦人尸西東面　至　主婦亦如之

主人奉尸斂于棺至主人復位踊襲

前擬于西坫南者四筐又有魚腊凡擬于肂中者止一筐而已其餘筐與魚腊皆不設也蓋如笆筥之納于壙中具存氣息而已不取其實也如寄之以納于肂中是舉此時而類之棺旁也鄭氏以為藏之使不侵棺豈其然乎

乃奠燭升自阼階至主人拜就次

鄭氏曰腊言特者鼎俎南有腊無偶故特也腊之進柢猶牲之進柢也鄭氏以小物全乾者為腊此云進柢則腊亦有體節者矣周禮腊人掌乾肉凡肉之乾而帶骨者皆謂稱腊也少牢記曰腊如牲骨

君若有賜焉至賓出主人拜送

喪大記曰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又曰君于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曰若有特恩也哭尸斂尸撫尸視殯視奠主人凡五出君五反之所以盡哀敬之情始終之義者至矣此必死于勤事動國事者故加隆如此 事猶會也喪記畢其節

奉義同此

三日成服至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朝夕哭不辟子卯至凡異爵者拜諸其位

婦人南上統于丈夫也丈夫北上統于門也外兄弟南上統于賓也賓北上又統于門也賓之北上即指下北面者而言北為前列也門東西上門西東上西方北上所統于門也男女之別親疏之情賓主之禮貴賤之分依然相稽而秩然不相混如此門內之位雖如外位然云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內外兄弟皆退于主人可知卿大夫北面而在主人之南諸公少進則北面而與主人相值矣他國之異爵者亦然特牲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彼無他國之賓故公有司為賓而位西私臣為主而位東此有他國之賓則他國之賓為賓而位西本國之賓又有主道而位東也凡公有司及私臣之屬皆在門東可知

徹者盥于門外至由主人之北適饌

乃奠醴酒脯醢升至拜衆主人乃就次

敖氏曰不巾別于殷奠也室中惟殷奠則巾其餘則否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至其設于外如于室

朔月殷奠猶生時之朔食也玉藻天子朔月太牢諸侯少牢則大夫必特豕士必特豚矣故內則云接子擇日具視朔食冢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其非冢子降一等則士亦特豚也朔食特豚盛于日食殷奠亦特豚盛于朝夕奠也以黍稷當殯奠之籩實然殯奠之俎設于籩後此則俱行在黍稷後而設在黍稷前者籩自宜與豆相次黍稷自宜與醴酒相次也

筮宅至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

士喪禮筮宅自右少退贊命此不言少退者命筮或如涖卜亦以族長為之故不嫌與主人並也

鄭氏曰兆猶初也死者久宅初曰兆

既井槨至獻素獻成亦如之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至卜擇如初儀

鄭氏曰近悔近于悔如兩不克葬之類

鄭氏注周禮云龜甲之內近四足者其部高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說或當有據至注中席以動于四時為龜之四體此大謬也 敖氏曰來日某者柔日之名若乙丑丁酉之類 按考降鄭訓考為登降無稽據考者成也降者下也言墓成而下棺也

讀儀禮略記

既夕禮第十三

既夕哭請啟期告于賓 至 用夷衾

此儀床之儀与前儀尸之儀同後夷床之奠自与夷槃奠食之與同

遷于祖 至 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

敖氏曰必遷于祖者以昭穆同後當祔于此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升自西階神之也凡喪自外入者小事則升自阼階未忍異于生也既大斂則升自西階以神道事之矣此以柩入廟故与大斂而入者同席設于柩西者柩北首西乃右也于之奠爲与奠于尸右之意同

薦車直東榮 至 有司請祖期曰日側

主人入袒 至 燕器杖笠翣

郝氏曰薺纓上中央圓起如綺喪大記云君齊五采五貝大夫三采三貝士三采一貝此無貝所記說異　士無祭田故主無祭器明器亦無祭器

賈氏以爲喪大記所云乃天子之士此則諸侯之士故無貝非也喪大記所謂君者皆諸侯則大夫士固諸侯之大夫士也　幦翦有幅翦与翦通詩句翦句代是也謂橫幟之而已不剋其邊幅也若周禮巾車木路前樊鵠纓但言前者是翦削其幅而小之以降殺于玉路金路象路之樊也既文翦本作前　玉藻曰浴出杼履蒯席是杼者浴器也有齊之人不遺耒耜古之士大夫皆起家于農也詩云伙介以上戎私笠士

徹奠巾席俟于西方 至 入復位

公賵玄纁束 至 宵爲燎于門之右

敖氏曰君使乃不升堂致命者柩在下也奠于左服与香物于尸東殯東者同意主人之北謂當時所立處之北也是時主人不升于位又以下文受賵之儀例之則拜此君命亦西面矣衆幣受焉亦如初者是時主人之位雖与拜君命之處不同而牽之衆幣以主人之北爲節則一也就成也就延謂已成之器也賵奠皆可則賵賻不必言止言其重者以縣之然曰可者不必其備也所知兼知生知从而言賵者尊敢之意故親跡皆用之奠者飲食之鬼神不歆他族故跡者非用贈者賵且贈賻者明且時也生死皆知則三者可兼用然以兄弟例之亦不必其備也記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不行也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 至 主人要節而踊

士三鼎攝盛而有五鼎故禮疏云上大夫豆數八下大夫六此止四豆四籩不如少牢禮之有加豆加籩是攝盛者特其一二端而已不敢全體也人子事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其喪禮不嫌攝盛襍記云上大夫卒哭成事祔嘗大牢則其葬而遣奠亦或以太牢若士之用少牢也士之祔亦必以少牢若大夫之用太牢也

甸人抗重 至 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

郝氏曰士葬而公史讀遣出國門而君使人以束帛贈非士以上不得此

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 至 即位踊襲如初

郝氏曰明文贈于家主人贈于壙親疏之殊也

敖氏曰贈用制幣謂主人以幣贈死者于壙中也柩在壙而不復反故此禮亦以贈名之　按壙中所納者止甕甒苞筲而已除器不納可知喪服小記曰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 至 明日以其班祔

郝氏曰朝夕哭、無時也猶雖出未虞祔哭猶故不奠無柩也

記○士處適寢 至 既襲宵爲燎于中庭

檀弓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其用生飾故皆用吉器無巾柶檀弓所云剝奠也敖氏曰吉器謂豆籩耳此時俎豆籩無縢其解則吉凶皆用角也組繫自裏繞中指一面向後結于腕而手皆然不獨謂左手也前言連腕未明所以連之故詳于此

厥明滅燎陳衣至衆主人布帶

郝氏曰凡籩豆既實葅醢果脯備具則皆加巾冪此亦具實加巾也惟觶俟升奠乃酌不與籩豆同實鄭解籩豆實具設謂成偶為具乃巾非也小斂一豆一籩亦巾檀弓云剝奠謂始死脯醢耳小斂奠陳鼎有豚肉則不剝奠豈必兩豆兩籩而後巾與

大斂于阼至由主人之北東

既殯主人說髦至其他皆如衆車

大服所以盛佩物如刀觿之屬君子居喪去佩故以服盛之而設于車上以備用巾車小服亦其類已鄭氏以為兵服非也天子大故喪車尼蜜備與也士喪安得用兵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則大夫必三乘士必一乘矣故曾語曰士有陪乘今主人無貳車喪禮執之主婦有貳車婦人之出不可無衛也

朔日童子執帚至則不饋于下室

筮宅冢人物土至乃啟

郝氏曰前文云陳鼎皆如殯者三鼎兩豆兩籩也今亦如小斂奠是一鼎一豆一籩也前奠于廟此奠于殯宮前遷奠此斂奠、而後啟柩遷廟奠從即啟奠也前未及故記之形家之說聖賢所不廢其見之詩書者如公劉之遊百泉隰瀍原召公周公之大相東土皆是也但用之居處不及冢墓冢人物土止見于此學者或不之信然生死一氣也有屍處即有宗廟有饗薦以報氣即有營宅以報魄未嘗岐生死而二之亦未嘗歧鬼神而二之也既擇其地之善者以營宮廟豈得不擇其地之善者以營冢墓乎如謂鬼有知鬼則無知報魄之禮何由而設也

朝于禰廟至遷祖

徹者徹從奠乃奠者設遷奠也踊如初謂要節而踊如儀從奠之初也遷祖之奠不言厥明蓋在當日也鄭氏以經文遷于祖亦有燭從之文故云此日然禰廟之事不過一奠祖廟相距又在咫尺度其遷于祖時猶未日出故用燭也

薦乘車至卒窆而歸不驅

周禮鹿淺幦注亦云夏皮賈氏以為夏時鹿毛新生蓋取其柔也鹿裘純陽衍解即生其毛亦然假皆具勢縣于衡薦車之時未薦馬也乘車即我車道車即陪乘藁車則庶人之役車兩以載稱藁者故曰藁車藁車之載蓑笠猶明器之有耒耜生如小人之依故亂亦不敢忘之也鴟鴞詩注云荼萑苕跳云萑亂之秀穗也絡者歟綫濘者猾軟謂去其枝一莖取蔵縱猾軟者以實之即蘆花絮之顛納壤中者芭止一編猶納瑋中者熱止一筐也

君視斂若不待奠至軒輖中亦短衡

郝氏曰楗脊通輂為之脊右手中三指以教孫通作楗輖輕通詩云如輊如軒前仰曰軒後俯曰輊大有軒輊不中以前有鐵重無鐵故軒輕均遂匠、人之屬于遂者也周禮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今士之喪遂師不自共而使匠人共之蓋亦有君命與遷廟用輁軸遷墓用蜃車者輁軸制狹無所飾設便于家中不便于道路也

士虞禮第十四

士虞禮特豕饋食至西塾上南順

燕飲之禮烹于東北陽氣之始也虞禮烹于西南陰氣之始也少牢特牲之禮烹于門外東方在陰陽之交所以反凶而迎吉也　自饋黍至于西水其陳設之位与特牲饋食異者皆為變於吉也唯陳鼎特牲不言門之東西然以少牢例之則亦門東与此異可知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至宗人西階前北面

郝氏曰初柩在堂主人哭臨位東階下西面既葬不見親主人登堂衆墓故反哭位在堂上稍虚此門内之位所以異于門外之位者門外之位如朝夕臨者正位也門内之位如反哭者非正位也敖氏曰反哭之位乃順孝子一時之心而為之耳虞卒哭皆如之者孝子之心未能驟變也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至哭出復位

郝氏曰此設饌饗神也尸未入而先饗神所謂陰厭也歆氣曰厭

凡祭祝先入而主人從此主人先入而祝從亦變于吉也敖氏曰設一鉶者變于吉也又曰酌醴用觶別于酳獻也先啟會乃奠亦異于吉神祭當与尸祭異處故祭于席而以苴藉之用席亦別于尸祭也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至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郝氏曰饌始諡醢豆近席尸自取俎數遠祝命佐食取之品物降也曰墮命墮祭命挽墮祭也挽在黍東黍在鉶東肺在豕俎上佐食併取挽尸祭奠尸以左手所執奠觶祭也又曰陰厭神既饗矣尸食飲神之餘也九飯卒食与吉祭禮同但其間無告飽拜侑之事所以為喪祭又曰古祭用尸事頗迂從子坐父升形迷亂常

贊處曰肩坐尸指侑無方指者指以威儀也則尸之出入祝必詔之故祝入而後尸從也鄭氏謂祝入不告尸無遺尊者之道非也

祝反入徹至主人送拜稽顙

既曰陽厭而復隱之祀也不知神之所向故求于幽明之間也

記○虞沐浴不櫛至陳于階間敦東

郝氏曰牲殺始薦也體謂豚解及薦熟折為二十一體謂解羊豕皆飲體不言首、升于室也鄭特牲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周禮夏官羊人職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然少牢特牲皆不及薦首故禮文略盡合牲升左髀脂亦升左髀則脂亦歆之大者鄭氏以為士用是非也記云牖如牲骨脂髀不升則脊亦不升可知脊近于寀肆肺歆也喪奠之有脈脊猶以人道事之耳　敖氏曰喪貫之始牲進抵魚進鬐未忍異于生也其後因之以別于吉祭故三虞之祭猶未變于初祝祭以離肺者禮主于飲故不因尸之食禮也俎自鑊而組截于俎不升于鼎不設与神組同也

淳尸盥執槃西面至必使異姓不使賤者

郝氏曰卒者之上服士爵弁服死以襲故尸服象之自天子以至于士皆有衣但大夫以下無黼文耳　貫氏曰言衰蔽裳擇則遵至有飾可如敖氏曰推言衰蔽裳擇則遵至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華靡素凡主人酳以廢爵其他可知已按虞禮多同于喪奠者則敖氏之說為長　敖氏曰女尸據大家而言如曰異姓其戚与卒者同姓亦可為之賤者孫之妾也

無尸則禮及薦饌至宗人詔降如初

郝氏曰綏按同曲禮云大夫綏之綏下也綏祭即墮祭也敖繼卿如初謂如初改設于西北隅也殤則陰厭陽厭或用

按曲禮父在不為尸無子坐父拜之據位以請父升其從子尸
比于君評倂諸父也　古人尸祭自有精理可与知者道耳
詳禮記略記情不足者一往而已盡宗人詔踊不于其初于
其再者蓋為不及情者設防其再而衰也其詔之有節則又
為過情者設耳入尸之踊不言詔蒙上文而略之也振祭不
墮也饋食禮注設于醯北醢北左也此設于俎南右也設于
右者因食生之禮也公食大夫禮設于醬西是已底蓋惟有
截亦變于言祭下文尸不舉魚腊鄭氏以為從不備味也此
惟有截亦不備味之義鄭氏以為博異味惇矣俎釋三个鄭
氏注饋食禮云以待改饌西北隅是已于此云不盡人之猶
非也

主人洗廢爵至卒爵拜尸答拜

此禮之異于饋食者不可悉舉其間吉凶相變義截有之然
亦有無所取義者稍稍異同固不足拘非盡反吉之謂也如
特牲嚌肝加于豆此嚌肝加于俎者特牲四豆其俎遠坐而
加之則不便故加于豆從所便也此二豆其俎近坐而加之
亦無不便故加于俎從所宜也前舉肺脊不言所奠蓋亦奠
于俎耳　敖氏曰尸無降席之禮故祝為酌之孝子于是時
飲者為尊者賜也

遂祝南面主人獻祝至實于篚升堂復位

鄭氏曰祝与佐食皆左右尸固獻尸及廣神惠也祝非既受
爵數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至以虛爵入于房

士昏禮內洗在北堂此在房中与昏禮異也蓋自內而出設
于堂今自堂而入設于室故謂之反　敖氏曰賓以燔從謂
次賓也

賓長洗繶爵至如初儀

婦人復位至出門亦如之

未一如非為而無孫列可為尸者俗欲陽獄主浮偏廢于鄭
氏謂不復改設西北隅者重閉牖戶為厭陽非也重閉牖戶即
以為褻而廢陽厭之禮反不以為褻乎且陽厭設而扉用席
矣不必重閉牖戶也

始虞用柔日至亦如初曰哀薦成事

敖氏曰三虞卒哭謂既三虞遂卒朝夕哭也不用柔而用剛
者為祔祭用柔當在卒哭之明日故剛虞畢故曰成事初言
祫者殺數尊者以遣祖也次言虞者袞尊者聞言則皮其可
否也求言成者衆其思虞已當祔成遣祖之事也孝子之心
事死如生故其餘光後有序從容不迫如此　他字起錯簡
當在亦如初之上鄭氏引喪服小記雜葬報虞之事謂虞与
卒哭之閒有他祭繫也未卒哭之祭豈得混稱成事乎　三
虞卒哭一事也而禮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
皆太牢鄭氏據此以為二事實非二之卒哭之祭亦繫虞名耳
然此云亦如初則其用牲与初虞同而雜記則不同牲者彼
為攝盛之禮也攝盛之行于喪祭者一而已此既行之于遣
貟不得復行也于卒哭遣奠卒哭均之為成事也

獻畢未徹乃餞至主婦亦拜賓

敖氏曰主人少南者宜稍向尸且婦人位于其北也　主人
不哭為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于
此見之也　敖氏又曰遵尸亦男先女後不拜者凡主人于
尸無拜送之禮

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至吉祭猶未配

拾踊三謂丈夫婦人更迭三踊者一而已蓋無尸則無三獻之禮故不
詩三踊者三也薦即門外之饌也圭如圭田之圭言以潔于王也詩
吉蠲為饎鄭箋木當破蠲為圭此注引之因蠲有圭音也　協下之
肉脾消者曰倫膚肫臘之內厚實者曰專膚折俎蓋簋俎也此時主
人居喪不得有作俎以下者亦可知已　郊特牲云大饗尚腶脩而已
矣此亦至敬不饗味之義也祔祭有牲不稱牲號而曰尹祭猶此蓋耳虞以
生道事之受勝于敬故稱牲號祔以神道事之敬勝于受故尚脯而云尹祭
然特牲少牢不云尹祭者饋食時祭也祔則殷祭也雜記曰上大夫祔皆太
牢則士必少牢矣是為殷祭比于大饗也

讀儀禮略記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郝氏曰曲禮曰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雜記云上大夫卒哭成祔皆太牢敝則大夫亦時用太牢士亦時用少牢也士喪禮少牢遣奠則大夫豈無用特牲時邪鄭謂曲禮所言天子之士是書爲諸侯之大夫士何据而別夫禮有隆殺牲有大小通上下貴賤用之謂大夫之祭隆于士則可謂大夫專用少牢士專用特牲不盡然

特牲饋食之禮 至 筮某之某爲尸尚饗

郝氏曰少儀云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自左者筮事祖考不敢以平禮詔之也喪禮筮宅亦爲親筮宰自右贊命者宅未定也

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 至 主人退賓拜送

少牢禮再宿尸此止一宿者禮有隆殺儀有文質也或尸有親疎則其儀亦有文質少牢禮尸待擯辭而後拜主人退而尸送其禮多文此据疎者言之也此禮尸之答拜不待擯辭主人退尸不送而先入其禮多質此据親者言之也賈氏之說于答拜之先後則云士尸卑大夫之尸尊于退時之送不送則云士卑大夫尊夫既而尊而卑則亦可以相推矣又何異同之有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 至 主人拜送

几席神座之兩敦饋神之處也在西堂則是西堂之上耳鄭氏以爲西夾室之前近南非也東面北上有司羣執事之位也賓位于其位而有司羣執事遷于他所是賓之尊有司羣執事不敢当之嫌也衆賓答再拜者亦旅答也有司徹獻賓皆答一拜是各答也視此爲煩其禮隆也此曰異於少牢曰此于子皆不敢自專之意

夙興主人服如初 至 佐食北面立于中庭

饎爨不涉正在堂下記云在西壁是也西壁直西房之南即鄭注所云西夾室前而誤以房爲夾室也主婦入自闈門立于西房而視饎爨大夫以上之禮亦然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謂西房也視饎爨畢即還東房矣尊于戶東謂室戶之東也几席兩敦視濯時陳于西堂此既云几席陳于西堂又云如初者兩敦初無藉今有藉几席初無藉今亦無藉也玉藻曰士之妻禒衣士昏禮純衣即禒衣也此不服禒衣而服宵衣者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故妻亦服其次服也纚笄綃衣侈禮攝服也佐食佐尸故不与衆混處事未至則立于中庭北面事稍閒則立于中堂負依南面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 至 主人再拜稽首

郝氏曰執畢所以指教其錯鼎之處故先入當作階南面者亦其當錯于此也用畢者以主人親舉重其事也大射儀曰小臣師設楅司馬正以弓爲畢是畢但主于指教者明矣于是主人拜乃云祝在左則向者南面俗如少[illegible][illegible]也

祝迎尸于門外 至 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

郝氏曰南上上大羹自南陳而北也有醢二醢二羞也少牢兩敦兩醢此宜同醢在敦南四豆直陳不猜故曰南上

敖氏曰祭以饋食爲名故當食而尸尤尊雖主人拜不荅也

周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七舉子男五舉以差言之大夫當三舉士當一舉此士禮也而舉肺脊又舉幹舉獸幹舉骼舉有九五舉者祭鬼神与生人之禮異也尸者兆神之事不嫌損成至于昏禮不過肺脊一舉而已

主人洗角升酌酳尸 至 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

博黍者象福之聚若今之專圍矣獨取黍者黍粘而稷不粘也詩者頌禱之詞少牢禮所云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者此亦有之主人受黍重述其詞而後懷故曰詩懷之也

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 至 反于篚升入復位

興取肺不言奠角坐祭酒不言執角是左執角右祭肺不奠角不絶祭也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 至 卒爵如主人儀

先王制禮舉其大端至于瑣瑣小節未必毛舉而縷約之也行禮者隨時制宜故記者揭所闕見互有詳畧參差非以大夫士而異也鄭氏一切以貴賤分疏已太拘牽至于主婦獻尸爵牲北面拜則云北面者辟內子少牢西面拜則云不北面者辟君夫人夫士禮之同于大夫者多矣略禮之墨車遣奠之少牢彰彰大典不嫌于攝盛獨此西面北面之增節寧可以化人君而不敢同于大夫也何說也尸酢主婦不言易爵文略也祭統曰酢必易爵是可知已鄭氏以為辟內子不易爵非也如內子易爵而士妻不易是又士妻卑君夫人而內子不卑也自悖其說矣

獻祝籩燔從 至 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敖氏曰主婦當更洗于房中乃酌獻祝以男子不承婦人之爵也

賓三獻如初 至 如初爵止

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 至 降實爵于篚入復位

鄭氏曰主人主婦一爵肝膰而從與尸祝同者體神意重祭主也 敖氏曰酌醋承主人爵自酌主人避尸不敢酢主婦而主婦達其意也主人自酢倣此 鄭氏又曰卒爵不坐夫飲婦爵禮略也

敖氏曰酒乃已物故不云獻而謂之致爵 又曰主人自酢亦在房中西面其他儀與主婦自酢者畧同以有成禮故略之耳

三獻作止爵 至 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

主人降阼階 至 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

尊兩壺于阼階東 至 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

祭尸尊故特牲禮尸不與旅酬儐尸卑故有司徹尸亦與旅酬尸與旅酬則旅酬淨用尸尊尸不與旅酬則旅酬不淨用尸尊故賓兄弟有堂下之尊內賓宗婦有房中之尊也有司徹云若不儐尸賓兄弟文錯其酬無算爵不言二人舉觶于尸儐是大夫祭尸亦不與旅酬其賓兄弟之旅酬必有堂下之尊可知鄭氏以為人君之禮澄酒在下大夫無堂下之尊而士則有以卑而異之此鄭說也奠于薦北尊賓以南面也賓受而奠于薦南以北面自處也無關于左右之義若飲酒之禮將舉者于右奠者于左此行酬之正禮少牢禮尸酬賓受者皆奠于左以示不舉唯二人舉觶于尸儐尸不奠故備之奠觶于右以示隨尸而舉也鄭氏謂行神惠變于飲酒鑿說也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 至 入復位

是兄弟洗觚為加爵 至 如初爵止

鄭氏曰不及佐食及祝也佐食本兄弟卑尚未及獻尸故爵不及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 至 舉奠出復位

嗣舉奠者嗣尸而舉奠也陰厭時鉶南之奠尸既舉而祭之啐之矣今擇一人嗣而舉之為旅酬始也其人蓋衆賓屬尸之不與旅酬故特設此為徹有司徹四人養則兩同姓而異姓此二人養則一同姓一異姓也下文但稱舉奠不稱嗣則非嗣子明矣且嗣子為舉奠而舉奠即為上養則受爵之時可以父拜其子乎禮父在不為尸為子不可以受父拜也為尸不可以受父拜況為養而受反之拜乎即文王世子所云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亦謂上嗣代主人酬養而受爵非舉奠之謂也詳見禮記畧記

兄弟弟子 至 宗人告祭脀乃羞

如主人酬賓儀如其洗酌拜奠之儀而已非如其奠于薦南薦北也此觶未即舉盡亦奠于左矣脀與烝通升也升肉于俎也春秋所云殺烝是已乃羞不舉其人自尸以下皆及也尸有加爵則亦有加羞可知

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 至 交錯以辯皆如初儀

爲加爵者至如長兄弟之儀

敖氏曰奠解旣舉其旅⋯⋯於子此作止爵不俟再旅與三獻作止爵在獻賓之前者同意

長兄弟酬賓至卒受者實觶于篚

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至爵皆無算

弟子觶于薦右長者即執以興故不改奠于左鄭氏以無算爵謂非神惠之禮言矣無算爵之儀具于旅酬者惟不拜耳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至主人降

鄭氏曰佐食爲挖室中有事不得與衆同加爵事畢乃獻尸亦加爵也

祝反及主人入復位至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少牢禮祭畢遂所俎于阼階南特以儐尸也此不儐尸亦遂庶羞置于西序下必有徹故可知送賓之後非兄弟而誰蓋楚茨之詩註據甚明鄭氏之說不可易矣但其禮已亡似難信耳養有以也即祭統所云善終者如始之義酬有與也即祭統所云惠術可以觀政之義此禮主人有祝辭上養無嘏辭少牢禮上養有嘏辭主人無祝辭皆禮之互見者也

祝命徹阼俎豆籩至堂下俎畢出

鄭氏曰不言尸俎厭畢歸主神據于室不應徹少牢送賓出婦人乃徹室中之饌也堂下俎鄭氏謂兄弟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非也禮唯祭于公者自徹其俎若少牢禮祭于大夫堂下之俎皆有司徹之衆賓兄弟不自徹也況祭于士者乎

記〇特牲饋食至載心立舌縮俎

一楊青云主人冠端玄兄弟及賓皆如主人服又祭之日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兄弟及賓亦如主人服可知此云皆朝服蓋朝服即玄端而主裳者耳特非朝服則黃裳雜裳皆可於分別于之鄭謂皆者賓及兄弟主人固玄端不朝服非也衣乙

用集言乙用蘇使以言相無所取義近于鄙俚非先王正大之典制憲古者之俗習如此先王隨俗而制爲禮也如樹栗爲載栗射于澤爲擇士之類皆是已心與肺肝同郊特牲曰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古爲心之標故與心同載此云縮俎少牢禮亦横之于俎爲縮于人爲横其實不殊也

賓與長兄弟之薦至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言賓與長兄弟則以上者皆在東房可知已敖氏曰東云公有司獻次衆賓宗人亦公有司也乃齒於衆賓者鄭氏所謂有上事者貴之也佐食齒于兄弟則亦兄弟爲之可知房中之尊稍作階前之尊兩壺皆酒南上者以先酌者在南也擔婦人有旅酬無算爵者則於男子也宗婦贊薦已見于經此重出

尸俎右肩臂至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特牲無膚雖而以膚附于牲俎此亦禮之故而不致者也牲十一骨而體如之則亦十一骨也其非完明矣完之體骨甚小何據如此破折敖氏曰主婦俎之脊脅其名數必不盡尚作俎同云如作俎者亦大略言之少牢作俎脊脅皆牢主婦俎之脊但用半也則此可知已升受降飲亦拜于下而升受主人答拜乃降飲也

讀儀禮略記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 至 又筮日如初

郝氏曰宰命為酒祭用酒周禮天官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即此也

祭日有五推用丁巳者備之三十日之中獨取丁亥盖舉其宄貴者以概其餘也所貴于丁巳者謀志曰大盛于丁理紀于巳是丁巳之義為備物而慎禮也所貴于亥音訣關于亥道尚隆蔵也言萬物之根荄也夏小正入學亦用丁亥不特祀事為然可以如古人之所貴矣祭統衛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亦其說也

宿前宿一日宿戒尸 至 主人曰諾乃退

特牲禮前三日而筮尸者筮尸之後容宿尸宿賓視牲視濯也此則前一日而筮尸者筮尸之後唯宿尸而已不宿賓不視牲視濯也不宿賓者不親宿也不視牲者併視牲視殺為一事不視濯者併視濯視爨為一事也特牲禮殺而事詳者常禮也少牢禮隆而事略者變禮也于士舉其常于大夫舉其變者士任輕而公事簡得以從容而將蔵事則守其常禮可也大夫任重而事煩或不得從容以將蔵事則為之變禮以待倉猝也如大夫無事亦用三日之常禮士有事亦用一日之變禮此又禮之可互推者也鄭氏謂不前期三日者大夫下人君士則不避若此類者不止一端賈氏以為大夫尊則嫌士卑則無嫌此其說本于燕禮卿不為賓而大夫為賓也夫大夫為賓則宰夫為主人不可謂無嫌也如果卑者無嫌何不以士為賓而以大夫予且大夫既無嫌于燕禮又何嫌于祭禮乎是賈疏之說不可通也千百年來莫正其誤後世士習之驕至于高自標持以抗其長上者亦必不自此言故之矣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 至 當東榮

郝氏曰房中之薦盛主婦獻酢之易爵也宰宗人公有司也故蒞事不執事司馬司士雍人廩人司宮皆扎日之屬而執事者職名非官名甑者以水炊之也甑甗皆所以蒸米者考工記云甑甗皆實二鬴亦舉寬大者言之耳非定制也又云甑七穿是其底為穿孔七而以布藉之也鄭司農注云甗無底是米多而一甑不能容又以甗加其上也

羹定雍人陳鼎五 至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

郝氏曰短脅近前骨短次為正脅又次為代脅近要前後相代也正脊以下六體骨多故兼二脅脾五者不言一無全骨也

特牲記曰腊如牲骨是亦用其半而已此用其全蓋士與大夫之別在此不在物之大小也大夫用麋士亦可用麋也祭之有死以為豆實不以為俎實也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 至 亦橫載革順

長朼長賓先已而加賓後意欲舉之以升牲佐食司士受而代之也佐食亦兄弟為之司士則私臣皆非賓也午割在未入雖時及載于肵而勿設者仍勿設也故曰如初為之于爨前已備到此復如前舉之者明了之俎無一不自鼎升他俎則無是也 亦橫載者亦牲體也牲體曰進下則橫載可如然有脊膊骼在兩端而脊脇居中是以一體視之則為橫載以全體視之仍為縮載也革順者亦順其體之前後而次之兩全體縮載之意同

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 至 主人又再拜稽首

錫本作緆音同通用緆緣也既夕禮縓綼緆注云飾幅曰綼緣下曰緆是物衣者即緣衣也周禮內司服云緣衣素紗蓋大夫士之妻通服緣衣亦謂之祿衣大夫之妻展衣為上祿衣次之此不服展衣而服祿衣者亦猶特牲禮不服祿衣而服稍衣九祭于家之服碑助祭于君也鄭氏以被錫作髲鬄鑿甚矣金執蓋以綱錫為之頒臨則坐受而敓之黍稷則興而受坐而扶者誼臨為輕故偕訖與正設為一事黍稷為興故自初設以至四設分為四事也執有首則為獻形可知鄭揖象龜協永函歆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 至 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

郝氏曰特牲尸九飯每三飯必舉牲魚此十一飯腊魚唯一舉鄉謂少牢牲俗故重牲而略魚腊延也謂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儐尸非也 尸不言禮猶盛者忘彌嚴也特牲不儐尸故祭時飲酒之禮詳少牢儐尸於祭時飲酒之禮略如尸執奠祝饗尸酒啐酒嘗鉶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皆祭時飲酒之禮也故略之然不儐尸其禮亦如之者則大夫之變禮耳 侑曰皇尸未實又重言侑者是再侑也特牲九飯三侑此祝再侑主人一侑是亦三侑也史禮書曰三侑之不含也蓋三侑者禮之定制而跡數之節不同者隨人而變耳大夫士之別不係于此 尸不言故主人亦不言恭默以与神明交也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 至 主人嘗之納諸內

進末猶櫃之進下也主人酳尸祝不相爵似較特牲為簡尸酢主人主人俠拜又似較特牲為繁、簡不齊則非尊卑之是僃明矣蓋儀文之細非經制之所能悉後之行禮者各以意為斟酌焉記者因而並抹之故大同而小異如此 特牲尸親嘏此使祝嘏者尸始終不言也如謂尸尊故不親嘏則尸之尊以大夫而尊也大夫之尸不當親嘏耶 納諸內、即房也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 至 其脅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

特牲祝祭肺此不祭肺似較特牲為輕特牲祝俎非長此則髀用五俎之物似較特牲為重輕重不齊亦隨人所行非定制也篇中如此者多有皆可以類推矣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 至 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

郝氏曰 男爵祝更取爵房中洗酌男女不同爵併不同篚也

主婦洗酌獻祝祝拜 至 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敖氏曰上云主人之北下云西面上云不與下云荅酒皆互見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 至 奠爵于其筵前

郝氏曰賓長獻尸及祝不獻佐食料與賓飲也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 至 降設于堂下阼階南

佐食不獻尸者則有儐尸之禮故無加爵及儐尸時加爵者止賓二人佐食不与儐尸之禮也

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 至 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

郝氏曰佐食言對賓長言偶佐食為正居右而賓皆居左蓋室中之事佐食與尸周旋久而閒一獻神惠宜首及賓長助獻因詩偁食也 胡壽猶耆壽老人頷下有胡 郝以司士拼舉為舉膚因特牲餕豕膚也少牢重羊含羊取豕非禮本意禮器于特牲以別有儐也賓獻獨不及佐食以佐食得正餕也賓長不得正餕以賓將為侑也此制禮損益之節

敖氏曰西面拜於其位也餕者荅拜無異文是西面者亦仍西面与主人並拜矣此不拜受爵者人多重勞主人之荅也主人荅一拜卒爵禮輕也凡大夫士之禮荅卒爵拜者皆一拜也

讀儀禮略記

有司徹第十七

有司徹埽堂司宮攝酒 至 陳鼎于門外如初

乃議侑于賓 至 俟于廟門之外

謀侑于賓謂与賓長謀侑猶鄉飲酒禮就先生而謀賓介也尸同姓侑必異姓猶与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也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 至 主人又拜侑侑答拜

郝氏曰自主人出迎及拜至皆用賓禮與祭時尸異所以為儐尸而尸稍卑矣

敖氏曰拜乃讓亦三揖至于階三讓也尸侑升自西階亦如上下射升階之儀尸升三等侑從之中等也其降也亦然

乃舉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 至 皆縮俎西枋

此六俎初獻尸有三俎羊一俎羊肉湆一俎羊匕湆与羊燔迭用一俎也亞獻有二俎豕脅一俎豕匕湆与豕燔迭用一俎也三獻有一俎湆魚俎也鄭氏以四俎為尸侑主人主婦以二俎為益迭往還之俎非也郝氏之說為長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 至 尸與侑皆北面答拜

敖氏曰旋几亦用二手執之惟云右手執外廉者特見其一耳

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 至 白在西方興退

敖氏曰四豆四籩微室中之數侑尸以飲酒為主其禮殺于儐食不可復因其薦故于其始用朝事之豆籩不錯君禮者變而用之無嫌也

乃升司馬朼羊 至 主人亦橫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

郝氏曰此時進俎而升鼎肉于俎上薦豆俎實此後歷言者尸俎重數體變數更用俎多也司馬朼羊肩臂以下共十四物載于一俎即司士所執之二俎設于羊鼎西之第一俎也南俎即司士所執設于羊鼎西之第二俎上首為北次為南司士朼豕肩臂以下十七物載于一俎即贊者設于豕鼎西之俎也此以上三俎與後朼魚一俎皆尸俎皆升自作階下之爲故皆言朼羊肉湆不言朼者從上朼羊之文也又非人所執二俎陳于羊俎之西者亦不言朼一為羊朼湆俎一為豕朼湆俎湆無內故不与牲體同敘下文獻尸乃詳自侑俎以下侑羊俎豕俎作羊豕俎主婦羊俎侑与主人魚俎皆不在前所設六俎之殺其俎實亦不在司馬司士所舉入三鼎之內皆別殺之而升自門外以入因尸俎並及耳按初獻亞獻又有羊燔俎豕燔俎此亦不及者不由鼎升与籩豆同設不敘也

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降 至 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公食大夫禮太羹湆不加實于鐙此湆在鼎則已和之非太羹比也故實于匕而薦于俎而鐙之尚質者不同也敖氏曰大凡湆不祭此祭湆者重其在俎也按羊湆俎南湆字衍文湆俎賓既以之降矣

羊為正俎設于堂其餘為加俎不設于堂侑尸之禮殺于祭也然殺其文不殺其實故加俎之實皆併于正俎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 至 主人答拜

侑之豆醢在南主人之豆菹在北皆舉其在右者言之是豆以北為上不以右為上也兩者並觀其意蓋可見矣此羊俎橫執則凡羊俎皆橫執可知橫執之者橫設之也不設者以縮執為便侑為尸而立非所儐也故其禮遠下于尸無匕湆無肉湆亦不啐酒不告旨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 至 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尸升筵在設俎之後侑則不待設俎而升筵侑之禮殺尸為侑尊卑之異也侑升筵在主婦入之後主人則不待主婦入而升筵主人之禮又執侑為殊儐賓主之異也奠爵于左者受已湆時亦左執爵故即奠于左從便也非行酬之禮不物左右也尸酢主人之爵受之于侑則侑雖不酢亦致酢意矣執主人拜崇酒侑亦從尸而答拜崇主人之更拜已也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至主婦答拜受爵

敖氏曰設二籩而主婦親取之以其与鉶異類不可相因也糗与脩雜用饋食之籩也 祭鉶乃祭酒者亦禮殺之漸也特牲啐酒嘗鉶告旨皆主人先拜尸乃答拜此尸初獻啐酒先拜而告旨賓尸卒于祭尸也亞獻啐酒嘗鉶拜而不告旨主頑之禮殺于主人也

酌獻侑侑拜受爵至主婦答拜受爵

尸祭鉶乃祭酒侑無鉶故不祭酒初獻無羊湆故此亦無豕湆

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至主婦北面答拜受爵

酒重而鉶輕嘗鉶可以不拜啐酒不可以不拜尸之啐酒与嘗鉶摠拜者以鉶自主婦親設故拜之主人之于主婦惟拜其重者而已故拜啐酒不拜嘗鉶賈氏謂啐酒之上拜字為衍文者非也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至尸主人及侑皆就筵

郝氏曰按主人設席而后受爵主婦先受爵而后設席与不儐尸相反此不可解婦人之子男子不敢僭賓主之禮故尸降洗主婦避于房士昏禮記曰凡婦人相饗無降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至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此止爵也故奠于左以此觀之則鄭氏行神惠變于常之說不可通矣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至皆左之

特牲禮尸祝主人与賓兄弟以下同羞主人卑也此不同蓋主人尊也則大夫不助祭于大夫可知已然兄弟之中或有為大夫者殆亦為宗子屈與楚茨詩云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則諸父亦皆与祭諸父与祭豈得岸然自尊如此篇中不埒其禮以此知非先王之舊也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至其脅體儀也

主人門東南面衆賓門東北面是賓以臣禮自處而主人亦不全以賓禮處之也故特牲賓与主人同羞而此則不同羞特牲賓俎与作俎不甚相遠而此之賓俎乃遠下于主人羞此之所謂賓者皆其屬員也然家廟之中其禮如此亦已亢矣祭主雖重如特牲之禮可耳 敖氏曰賓取祭以降以已所有事者宜親執之

乃升長賓至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

敖氏曰升長賓者其宗人與下長賓二字似衍此主人自酢非酢于長賓也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至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主人洗升酌至其先生之脅折脅一膚一其衆儀也

敖氏曰升受爵而設脅謂每人受獻之時即為之設脅不俟其降也鄉飲衆賓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此禮似之以此推之衆賓之薦脅亦若是已

主人洗獻内賓于房中至若是以辯亦有薦脅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至亦有薦脅主人就筵

敖氏曰自獻衆賓至此凡四節前後兩言宰夫贊主人酌其間二獻不言此為有文可知大夫無獻公有司之禮公有司亦在衆賓之中不必別見之也

尸作三獻之爵至三獻北面答拜受爵

敖氏曰橫載者于俎為橫与牲體同也

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至三獻答拜受爵

郝氏曰司馬當作司士前司士抵魚侑主人皆一魚即此司馬所主唯羊俎

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至三獻答拜受爵

尸降筵受三獻爵至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篚

二人洗觶升實爵至侑奠觶于右

尸不奠爵故侑雖不舉亦奠于右亦將隨尸而舉也及後受主人之酬雖逆發此爵而不舉然當其受此爵時豈敢預擬主人之酬已而發之乎是以奠于右也

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至尸拜送尸就筵

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至主人拜送主人復筵

乃升長賓至如主人之禮

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至實爵于篚

衆賓兄弟飲于上私人飲于下酬無不逮者神惠均也禮有隆殺者名分殊也

乃羞庶羞于賓兄弟至及私人

兄弟之後生者至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至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

大夫賓多故加爵不使兄弟以賓二人為之　敖氏曰儐尸變于祭禮然尸猶有餘尊不宜無所別故堂上不行無所別故堂上不行無算爵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至主人退有司徹

若不賓尸則祝侑亦如之至尸又三飯佐食受牢舉如儐

不儐尸亦大夫之變禮也特牲尸九飯畢則盛俎少牢儐尸則俎重敦故所加于所者惟所舉之體骨而已此不儐尸盛俎与特牲同但特牲俎〻釋三个此三脊三脅各取一骨則所釋者尚有六骨惟魚腊之俎各釋三个如特牲也

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至其薦脅皆如儐

少牢祝俎腊兩髀屬于尻此祝俎既取于尸俎亦無髀乃云如儐是尸俎所不用者或兼取之也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儐至卒爵拜尸答拜

敖氏曰蓬位自左而右特之變于數也　或夾爵或不夾爵拜此由後世行禮者之有異同或記者之有詳略非以大夫士而異亦非以儐尸不儐尸而異也鄭以為夾爵非為不賓尸降崇敬則特牲不儐尸獨不當降崇敬乎且主婦獻尸亦夾爵拜儐尸與不儐尸皆然又何以說也

主婦獻祝其酌如儐至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賓長洗爵獻于尸至北面答拜爵止

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至主婦以爵入于房

祭統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是夫婦致爵必有酢也賓尸之致不酢避尸酢耳賈氏以為避君非也然特牲夫婦交致而又自酢此惟主婦致而自酢者主人尊則主婦猶降也累而上之至于天子諸侯則夫婦之間愈尊嚴矣故天子諸侯主婦致而自酢必易爵而特牲少牢夫婦之間無是禮也至若特牲主婦之俎略如主人少牢不儐尸主婦之俎兩下于主人者亦惟豕脊肴而已賓尸主人五俎主婦止一俎者婦人之禮隆于室事而殺于堂事也不係貴賤之別矣

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至卒爵拜尸答拜

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至賓以爵降奠于篚

周禮司几筵文天子諸侯之祀皆有酢席是尸酢而設席禮之正也大夫儐尸亦與天子諸侯同不儐尸則主婦致爵而後設席然尸尊也致爵設席本在同時記者此事稍有參差亦猶侑俎作俎主婦俎並叙于獻尸之下非關先後之序也

鄭氏以爲拜受乃設席蓋于士則主婦之席何以設于受爵之前乎特牲主人之席設于致爵之前主婦之席設于致爵之後少牢儐尸亦然此主人之席設于受爵之後主婦之席則設于受爵之前〻後互異其無所取義明已

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 至 賓兄弟文錯其酬無算爵

微歆自匹于尸祝而見賓兄弟子弘人此豈下大夫之禮鄭氏之說謬矣 賓長獻于尸亦如儐禮用二賓也不言次賓一人其文畧耳謂士禮三加大夫止二加者非也致酳謂致爵于主人而自酳也特牲加爵止于尸此祝主人亦有加爵降于士也特牲有酬也衆賓此無之者尸入之初矣嘗衆賓也故雖不与旅酬但有加爵而無酬衆賓至於酬之禮不言加儐必如特牲可知

利洗爵獻于尸尸酢 至 乃養如儐

特牲利獻祝如初儀是亦平爵也此宥長加爵不及佐食故祝于佐食亦不終其獻以明已禮亦宜殺也

卒養有司官徹饋 至 婦人乃徹〻室中之饌

鄭氏曰儐尸則禮尚而神歆之可無改設不儐尸于是有改設陽厭之禮

讀儀禮略記十七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録是書於經文不全録第曰自某至某所録多郝敬敖繼公之說取材頗儉其自爲說者亦精義無幾

喪禮吾說篇十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喪禮吾說篇十卷》提要

西河合集

喪禮吾說篇目

喪禮吾說篇標記

是篇援據古經多所考辨其因俗儒之謬者非一端矣茲特舉其與時俗不合者標記于左以便記

病中不遷寢　不易牀　不易衣　不辟夫妻男女子婦 養疾說

卒不當在正寢　訃不當稱卒于正寢 卒正寢說

禱復不出門 禱復說

訃不稱卒何所　哀子哀孫一人不列衆子孫在後父兄稱命赴不稱某服 訃赴說

不楔齒　不綴足　襲不去冠 屬纊楔綴沐襲含說

小斂不遷戶內　大斂不遷東階　二斂皆不用冒不用絞　無複棺裏棺之飾　漆棺無差等　棺內不得去楄柎 小斂大斂說

殯不偏西　殯當在廟不在庭　不用椁幬塗湊柩東諸物　不掘地　棺不南首　不用熬從　倚廬不在門外 殯說

貴有銘旐賤有銘無旐 銘旐說

無重 重說

弔客有賻物喪主無答物　客不設祭　主不饗客　客有哭不拜　主必拜客客不答拜 弔喪說

尊主拜卑主不拜　喪只二主衆子孫不得執杖在

主列（主喪說）
明器不備物　旌宅非相地　卜日不必卜遠日（獻材陳器旌宅卜日說）
告廟不朝廟　飾棺不用池戴披紐諸物（啟殯行匶說）
葬不用碑窆　父母不得分葬（葬說）
虞後祔一日卽卒哭不踰月　卒哭日卽作主不在
練後（反哭虞卒哭祔說）
主不再作　主式不判兩合一如傳契不用尺二寸
不書考妣及奉祀名（作主說）
二十七月不撤喪　禫服不止一月（練祥禫說）

小斂奠不在堂　大斂奠不在室　大遣虞祭不兼
在葬日　禫後不廢吉禘（奠祭說）
哭死無定位　生哭不待爲位（爲位說）
婦不升東階（奔喪說）
賵賻不分死生　含襚不必及襲斂（贈喪說）
孝子不解髮　非有事祖免不去冠　婦人不變笄
總帶　齊衰三月與緦無變服　三年衰不緝　稅
服不計死月日（喪服變除說）
女子子婦不用折首笄　纚不是紒　露紒不是髽
古無梁冠　首絰非冠惓　女衰無負版衰無辟

積　纛不可作屨、非非屨名（服制說）
服闋不是限滿（三年之喪不折月說）
喪服無斬衰　無絞帶　古無承重孫　漢後無承
重孫、無爲後者　嫁母出母非所生不服　庶孫
爲父所生母不降服　祖爲嫡孫不期　父母不爲
長子三年　同母異父兄弟不服　嫂叔不止小功
庶子不以爲父後降生母服（喪服古今異例說）
久葬葬後服兩月不服三月　改葬服緦不服三月
（葬服三等說）
童子不製五等服（童子喪服說）

古無心喪（喪服無心喪說）
葬不數閏　喪服不數閏　周忌祥禫不數閏（喪有數閏不數閏說）
衞靈不弔季桓子　魯昭少不喪母　春秋無公儀
氏　魯乘丘不敗　邾婁升陘不敗　齊王姬非魯
莊外祖母　公叔木母不改嫁　公叔文子不遇衞
難不諡貞、冉有不使楚　陳無太宰嚭　魯哀請
襚不請襲　季武子死時不得有曾點　宋襄不得
葬夫人　子思無嫂（喪禮言事不實說）

終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 較

喪禮吾說篇一

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孔子能說夏殷禮而杞宋無徵韓宣子聘魯見易象春秋即嘆爲周禮在魯夫易象何與于禮祇春秋記事多按典制爲是非而即以爲一代之禮盡在于是然則周禮之亡也久矣是以孟子在滕其國不知有三年之喪而至于棺椁衣衾厚薄何等即門人如克虞樂正子輩亦不能爲之解

也特漢傳三禮一錄官政而其一則但譜士禮又闕軼未備一則散輯諸儀禮之文彼我參錯全然無可爲紀要者少時與先仲兄相訂纂喪祭二禮以正末俗而丁年辟讐老以一官還鄉畢胸腹既不足恃而奔走隱匿何能著書往往偶記一禮但默會其意以爲之說縱不乏考據而疑即闕之初還里時先輯祭禮通俗譜稍以問世而衰疾頓至急取喪禮所爲說因陋就簡編綴成帙間較胸臆所未備者縱或原文雖稍參以已意相疏析而一往審慎並不敢抄易其辭而變反其義而至于武斷則務絕焉特喪禮煩屑原無成書其中略具始末者惟一士禮然而喪禮假孔子之名檀弓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始有其名喪服冒子夏以爲傳儀禮喪服作子夏傳則明屬戰國後起然且較後于戴記以荀子與喪小記雜記爲之藍本夫荀子在孟子後與呂秦相近而戴記取荀子以成篇三年問即荀子禮論篇士禮又取荀子戴記以爲之藍本則後之又後然而漢晉儒說皆不能脫其羈絡漢戴德作喪服變除魏蔣濟王肅作萬機聖証諸論而晉劉智作釋疑賀循作喪服要記止據士禮爲論辨雖其書不傳然已雜見于諸書之中至宋人無學反緜士禮爲禮經周官戴記

爲禮傳謬亂踳駁予嘗欲正之而不可得也今所論說率以孔子春秋與論語孟子諸書爲之據而不得已而無所據者則據三禮夫說禮者行禮者也趨庭學禮本思稍布諸緜蕝而入官太晚且値

聖天子御世禮明樂備之際躬親盛典何所表建然而石渠之議禮則其職也往者承侍東除曾遇

國恤隨　諸親王大臣後恭送

皇后殯宮于遵化陵園班哭沙河爾時詣奉常大夫竊詢行事終不敢有所論說以爲

士朝典制非所當預古無天子諸侯之禮是篇亦不敢說及惟是民間

瘞埋狃于治習有與古禮 今制並相悖者予不云乎吾學周禮今方用之則但從先古所傳與習俗所誤而較論其間是亦夫子吾說之遺意也因編綴將訖而題以爲篇

養疾說

養疾者奉侍疾病送死之禮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最宜愼重者儻于此而稍有遺憾則終生悔恨後亦無容贖矣竊養疾之說略見士禮（鄭儀禮）而是書難據大抵戰國人所爲其于春秋所行禮尚不盡合何況前此故嘗就其說

一參校之

適寢（養疾無遷寢廢牀事）士喪記云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此適寢卽內室也室謂之寢故又稱適室則此非外寢可知乃註者曰此是正寢與天子諸侯路寢並同則焉有路寢而北墉者乎（宇有北墉南牖路寢在王朝轄座之南中庭有何北墉）乃謂本在燕寢及將死而遷居于此則以危病之人而斜牀遷徙固已奇矣且作喪大記者又增二字曰廢牀謂撤牀臥地將返地也夫初生寢地此生女而賤惡之禮乃曰初生在地今病困而返于地則是續猶未斷先臥地以俟其死此非養疾直殺疾也且曾子易簀正有牀在何曾廢牀（不易衣）又曰徹褻衣加新衣謂恐客來視易去舊衣而加朝服于其上新衣者朝服也按論語疾君視之加朝服拖紳此以君來視疾之故不得已而爲此禮非爲賓客且預設也此時何徒以賓客細故而亂此大事萬一以易衣致誤或易衣而客不至豈非大憾漢龔勝傳莽使者璽書徵勝勝假病篤爲牀室中加朝服拖紳使者南面立致詔此直本論語行禮然不廢牀不出外寢不易去舊衣且必使者到門俟而加朝服此故非養疾然亦必按節有如是者

（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誤解）又云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其所云持體謂各持一體如大戴禮所謂曾子病時使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是也所云不絕其手正指持體者之手謂男手持男體女手持女體不使男女得易手也此龔穀梁傳文以爲解者乃喪大記亦引之不作持體解但以男女不相訣爲言而鄭氏復註曰畏其相褻夫以垂死之人而防褻已過矣且亦思此婦人者非他卽死者之妻與死者之子婦也夫妻送夫死亦非褻事今此一刻不令前則將來死後何以同穴

君子婦則疾痛疴癢手侍有素且以存亡之際而反絕之則于情于理總屬不合且此非知禮之言也禮年老則夫婦同藏老者出必以婦人何則以奉侍之得周洽也故爵男之謝醫女有曰古者男女六十可間居〔即其居也〕以吾與爾未三十故不敢也是六十以上共在他女不防褻而顧防褻此妻與子豈乎明禮部黃嶧講學于薛瑄之門垂死時止一老妾屏不得前使門人侍疾夜分各觸首屏柱燭滅不結纓別頗欲有所告而惜不能言左右顧而沒哀哉

卒正寢說

士喪禮死于適室記曰士處適寢寢即室也適寢者[illegible]寢之別名云適親之也鄭氏謂是正寢按正寢即[illegible]侯路寢之名路者大也其地在王朝黼扆之[illegible]兩楹所稱王庭者天子諸侯在在退外朝而南[illegible]聽政[illegible]此此原不可以寢息者故鄭氏亦云其地尊嚴不可燕處但人君大喪必殯其地故雖卒于內寢小寢而亦可曰路寢如春秋書公薨于路寢非死其地亦謂既死則必殯尸于其地一如薨于其地然蓋死得其正無他故也所以別于薨不書地與薨于他所之被弒者也故薨既有所則凡路寢小寢高寢亦但書之而無所褒譏于其間自後儒誤解春秋謂薨于正寢雖未必真薨于此然亦必臨訣而遷于其地如此適寢則必養疾時來遷如喪大記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皆先遷其地者嘗考書顧命成王大漸出負黼扆憑玉几使羣臣受顧命訖當是時若須遷寢則宜從堂上黼座遷至堂下之庭間但跬步事耳乃復還內寢而撤黼座之幄帳張之于庭以爲來日殯堂之用書所云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是也是必死而遷尸于此不得生遷可知矣蓋須行移寢大是危事故曾子易簀遽有止者見此云

適室自非正寢何則室可名寢而正寢之寢必不可以名室以正寢在庭也〔其[illegible]寢北[illegible]下惟室有北[illegible]庭即無有說見前〕在庭之寢則名路名外名正而不名室在室之寢則名小名內名適而不名正其他寢名則周禮春秋各殊其數亦各與其地然皆不可爲典要若康王居喪入路寢而曰翼室者在寢傍耳今居無殿庭動曰正寢不無非分且春秋公薨慮有不虞故必書地以明例今士庶死亡有何難測而假此例以書之則多事矣兄舊時赴文亦並無有及死所者乎

禱復說

古禱復在屬纊撫衾之後夫綴絹于口設衾于體儀
死者矣似須先禱復而後撫尸庶有欠第但古禱五
祀雖士祭祇二祀而禱無限數今或門或竈并家廟
禱之主養者未服則凡衆弟下子孫皆可行事至于
復禮則士以有司爲之有司自服朝服僧爵弁服而
挈其領此士服也由命士以上各以其所衣之服招之如諸侯衮衣冕服夫人税衣褕狄等升屋而號曰皐某復者三皐者長聲
也然後降屋授衣于篚受篚者入而襲其衣于尸其衣不以斂不以陳御
此復法也若天子諸侯則有遍復于廟于
朝于寢于內外門及山林及四郊者鄭氏謂之招魂

復魄言呼名其魂而使之復反于身也按古原有招
魂之禮屈原九歌有禮魂一章及原亡則其弟宋玉
作招魂詞以冀其復生故荊楚三月不忍春亡亦招
魂水上以復春氣至兩晉六朝南北阻絕其兩地死
亡多有招魂以葬者賀循庾蔚之輩其所議禮具在
也今家無有司或五服子弟稍改新服持死者生平
所服衣而招之家廟及堂室門屏之間此亦幽明相
接死生感召之一節也客有談禮于堂者盛言禱復
禮無益時張南士甫弱冠在坐進曰始死皇皇如有
求而勿得此亦求也先慈張太君從隔屏聞之每誦
其言

赴說即訃也

赴稱某卒不知所始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
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則卒者大夫死之稱也
今以士庶而書卒則爲僭以尊于大夫者而書卒則
爲貶故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以下稱卒而尚書
崇議公及諸國王大將軍縣亭侯車騎將軍俱稱薨
大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俱稱卒
似有分別獨予謂不必然者春秋諸侯其赴于本國
皆稱薨赴于列國則皆稱卒是卒者上下之通稱也

先士記雜記彼此參錯天子諸侯稱不祿大夫亦稱
不祿天子諸侯之太子稱死士亦稱死尊卑無紀反
不如稱卒爲大通矣但古赴文止稱某卒不稱卒于
何所此春秋書法豈可用以入赴兆止寢尤非禮乎
見前說又書生年并享年若干亦非是此墓文中事至主者署名則古稱哀子
無子稱哀孫止一人今列衆子衆孫非是宋司馬光作書儀分
稱孤子哀子二等無父稱孤無子稱哀此極無禮之
事而今竝遵之祇古凡拜迎則必有父兄一人爲之
命赴檀弓曰父兄命赴者即尊主也主喪有尊卑二人見王喪說
鄭氏謂大夫以上有命赴而士即無之則士喪禮本

士禮儼然曰乃赴于君命赴者拜送何也特古書赴法不知命赴者署名與否今并列主者之前則尊卑二主相率赴告未爲無禮但稱命赴某不稱某服後世朝士署服制于職名之上免撰祭也（有服不與祭）豈通行稱名而可及之

屬幠楔綴沐襲含說

（屬纊）屬纊也病者多出氣恐氣絶故以薄綿布口鼻間咯作掩覆以續其氣荀子云紸纊聽息謂耳祭其絶續也漢志三屬讀三注屬紸同音鄭氏曰新綿易搖動綿不動則氣絶矣但以此作絶氣之候全失屬義非是

（幠衾）幠者覆尸之物死者氣絶則另設牀于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以便浴襲故喪大記曰幠用斂衾去死衣是也但其曰斂衾謂先製此衾將來可以爲斂用者非以斂衾覆尸也鄭氏謂小斂衾將陳此時必當用大斂之衾則喪具亟具甫遷尸時焉得遠其二斂衾乎

（楔齒）此爲飯含設也古有飯含禮周禮典瑞共飯玉含玉將具徵與玉含之口中恐死者齒噤故預以角柶出其齒此固禮或有之但其制不典據士禮云楔貌如軛上兩末謂楔以角爲之而形如曲軛以中曲處入口而撑其兩端于口角故曰上兩末謂楔之兩頭在口角上也然已不忍觀矣後以覘朱氏家禮則竟以一箸橫口中按角柶即角七禮原設之以爲鋇羨之用七箸一類則或以角箸楔齒間如荀子所謂唅以槁骨者亦無不可但不可橫楔橫即銜枚也而可乎子曾謂楔齒綴足此禮總不必行者春秋哀十九年晉荀偃病卒口不可含（噤不受含）以志在伐齊也欒懷子撫之曰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遂受含是當時未嘗楔齒也啟即含不啟即否何必楔齒三禮出戰國之後其在春秋間便多不合此亦其一耳

（綴足）士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綴足者恐死者足繆戾難着屨也至其自作記又曰用燕几校其足使御者坐持之謂以几之兩足橫跨之而夾死者之足于其間如校脛然則死者何罪而口銜枚足荷校也及觀檀弓又曰毁竈以綴足謂毁其飲食之竈（示死者不飲食）取其甓以柳兩足使相聯綴則或校以几或柳以甓虐傷極矣據云病將革時以御者四人坐持四體則必有二人持兩足者既已持之而復虐繆戾則御者所司何事此皆立說之不可通者

沐浴 諸禮浴在殯所(舊以適室爲正寢即殯所也)改階前掘坎(左階下少西以棄浴汁爪鬋諸物)西牆作㙮(壘土塊作竈曰㙮庭西壁下以煖水)皆殯堂傍也據云疾居北墉下死而遷尸于南牖斯時已去死衣用幠衾(記前)則裸尸矣豈有裸尸而可以出室而堂而庭遷殯所者雖殯必遷尸然當在斂襲之後大斂之前雜記所謂奉尸夷于堂此時未能也況周殯在西階上正過西壁而乃掘坎當其前壘竈在其下雖有殯牀何處安設則與屬謬禮又況檀弓曰曾子之喪浴于爨室夫爨室可浴則不必在殯明矣若其沐法則用潘(潘淅米汁沐髮)組其髻(用組束髻)而笄之(舊以桑木笄髻今簡)用爪手(鬋手爪)浴法就牀抗衾(不易牀也抗衾手揹起也)淚之以二巾(上體下體)而收其淚(又以一巾乾之)爪足(鬋足爪)盡事死與事生不同總之用其意不備其事故荀子曰不沐(言不必沐生人沐也)則濡櫛三律而止(濡櫛濕櫛也律者批髮也)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式拭也)此易曉者

襲 於是可行襲禮矣舊浴畢有浴衣即浴巾也前二巾以濡體此浴巾以乾體而或昧其制竟列之襲衣之中似乎浴畢所著之衣誤矣襲衣先用明衣裳(明單)也以布爲之較長于平時而衣可下膝裳可逮跗(下者)(過之也逮及也)婦人有中帶皆飾衣以緇而飾裳以纁(飾者緣也)

(上青下纁黃色舊說象天地也)然後袍著之(袍有絮者)而襲之以生平之冠服與士庶之所宜服而寡多其稱(冠服如公襲卷爵衣玄端如士襲)(弁皮弁類凡衣有裳謂之稱稱有限數如士三稱公九稱今無定制)束以采帶(加采)五摺以笏(舊云竹笏)乃始設巾幎(巾以覆面幎以緇目)耳瑱(以絮克耳)足屨(冬皮夏葛)手之握帛(以帛縈手而繫紐于指)此皆通俗而不礙古者特襲斂之禮有冠有服惟士禮無冠而鄭氏又堅稱死者不冠但用帛裹首以便斂襲此制大不可解古凡喪祭禮最重冠服葬之爲藏所以藏衣冠也葬而立廟所以爲游衣冠之地也故雜記子羔之襲用皮弁一爵弁一玄冠一而家語孔子之喪亦襲以冠是以後漢周磐與皇甫士安欲却冠服則必以幅巾代其冠而隋唐葬制凡有官者用冠服封者用冕服否則或白帢或介幘無非冠也且夫子路之結纓何也謂大身雖死不可以不冠也故曰君子死冠不免乃死未竟日即取其冠而毀之則免冠矣況言禮之書亦皆有冠如雜記有公襲玄冕爵弁之文而士禮亦自以爵弁皮弁列襲服中乃又言襲用服而不用冠推其誤實由于過信荀子而不解其說(戰國言禮家多出荀子如以禮論爲三年問類)荀子云脫褻衣襲三稱縉紳而無鉤帶矣設掩面縷目髻而不冠笄矣其意謂送死之具皆虛

而不貫大抵有其物而不備其事故縉紳無帶有簪笄而無冠笄無冠二字實出于此不知彼所云無冠笄者謂無冠之笄非無冠也古首有二笄一以安髮謂之簪笄此男女並同一以安冠謂之冠笄惟男子有之而此時不用何則一是明器一則死首不動搖也乃作士禮者不通其意竟謂男子不冠女子不笄分冠笄爲二而于男則但曰簪笄而無冠文于女則直曰簪無笄此非襲苟說而誤之者乎吾故曰三禮皆戰國後書而士禮尤不可信非妄語也且其襲誤非一也（見後）

（含）含口實也謂死者口不可虛故須有物以實之但古有飯含物含二禮而總名曰含飯含者生禮（生事之禮）如天子飯黍諸侯飯粱大夫飯稷士飯稻類物含者死禮如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類（此公羊傳許）或謂飯含皆用物不用黍稷謂飯非食道也且但用一物而分大小以別之如玉則皆玉周禮典瑞供飯玉含玉細者飯大者含也貝則皆貝檀弓飯用米貝以貝之細者爲飯大者爲含也或曰不然飯含皆用物然非一物如禮緯天子飯珠含玉諸侯飯珠含璧卿大夫飯珠含貝類飯是飯含是含也然而總

不可爲典例者卽三禮所記已言入入殊見前乎此者又並不然春秋成十七年公孫聲子夢食以瓊瑰而死註謂瑰珠瓊玉含物之象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則大夫而含珠玉與天子以珠天子含玉之說俱相悖矣今行含禮者唐宋以錢明世多用錢一盂米一盂奠而不含（以二盂入壙中）然其禮不可泯也舊死日而襲則沐浴飯含皆在此一日惟小斂次日大斂與殯在三日耳但含當在襲後而士喪記含在襲前則襲有布巾所以掩面者士含則去巾（以子親含）也大夫含則掩巾而當口鑿皴以入之（以賓含也）若先含

則不必鑿矣又襲含一地士喪記云飯于牖下則仍在室南牖下又云既襲爲寮于中庭則又在殯堂矣（喪大記堂上一燭下一燭）士禮之悖誕如是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庄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 較

喪禮吾說篇 二

小歛大歛說

小歛 雜記小歛于戶內大歛在阼夫士始死至歛殯祗限二日士二日殯且不除死日白虎通士大夫二日小歛故自始死遷尸南牖後則由憮衾而沐浴而飯含而襲而小歛皆在此地今曰歛于戶內則計其所遷之節初在北墉屬瀆牖既而遷于南牖遷尸憮衾又既而遷于適寢即正寢遷浴于此又既而仍遷于牖下飯含于牖下又既而遷于庭襲而燎于庭今又遷于戶內窔閒當戶日戶內即窔閒也將又遷于堂歛畢奉尸侇于堂將又遷阼即大歛將又遷于中庭之西殯于西階則兩日之閒凡九遷矣死者何不幸而遭此但襲歛有節既襲之後衣被雖備然以漸加飾必又分二歛以至于殯此亦節次之無如何者特加衣虞名不事煩數但使死者可安斯已耳據喪大記與士禮二歛皆有絞冐二事絞者用布直一幅橫三幅以直幅從頂至踵絞結之然後將橫幅分上中下三體而橫束三道以對爲絞結如苞物然夫歛手足形還整不過將手足

四體略爲收檢而藏之木中原無布帛皮革橫相結束之理故字書曰歛者藏也收也江淹賦云共木歛魂夫魂亦可歛何必結束況內藏外扞全藉棺椁既有棺椁則雖結束牛同與散藏等又且絞外加衾衾外加冐冐者所以韜尸上冐名質從首韜至于下冐名殺從足韜至胸質則緝其頂與右一邊殺則緝其足與右一邊其在于與胸與左一邊則皆不緝但從尸右環韜而綴之以帶謂之左衽然且分君大夫士以別衽綴之多寡君錦冐黼殺綴七大夫玄冐黼殺綴五士緇冐赬殺綴三則直一肉囊矣夫事死如事生生人有冠屨衣被容飾儼然猶且帷幭襪褻以取人憎惡今死者形既離澼而又橫縮屈褶包胥捆裾漫然無頭面手足之可以想像人子心安亦已矣儻死者有知能無愧慚見其事有斷斷難行者據云襲後即冐冐在歛前則二歛之遂必不能于冐上復加衣衽又況小歛有絞直一橫二大歛又有絞直三橫五大歛絞數多于小歛而幅則較窄小歛原襦大歛被體也乃不知此二絞者于二歛之遂將并衣而并絞之耶斯一遂一絞一遂又一絞也夫并遂并絞不必兩歛若下遂一絞則既加遂于冐後又復加遂于絞後吾不知將何衽法將何遂法是一團糟也吾故曰此

戰國後儒陋禮非先王禮也今不得已第取其可行者先鋪紟舉尸之單被也斂畢可舉以遷尸者次爲衾即夷衾也藉尸者次襚前已襲之矣茲取斂服加上襚與裳襲俱不紐使手足不動可衣襚也據禮君大夫士皆十九稱稱義見前不必盡用然後舉尸于其上以襚之右衿外掩左衿而衽之謂之左衽死者左衽于是男女皆憑尸哭畢遂舉尸而出于中堂

大斂 若夫大斂則紟衾與襚與小斂同猶夷衾有二一薦衾一覆衾即前幠尸者是也其襚數則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皆不盡用者遂舉尸而下于棺

古者薄葬棺不過三寸墨子桐棺三寸荀子棺厚三寸至周則增至七寸孟子謂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于庶人中古者夏殷周也故趙岐註云此是周制貴賤皆然惟重累之數與牆翣之制有不同耳檀弓孔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與孟子不同非苟蓋古有重棺左傳所謂屬辟所謂櫬皆重棺名也但數不可考惟檀弓云天子四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禮器俱多一重謂棺下有茵上有抗木作一重茵莊子又云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四重者一皮革用水牛革兕革此親身者二椑即杝也又名地三屬以梓爲之與大棺通屬總名梓宮四大棺諸侯大夫除大棺外則諸侯去皮革爲再重止椑屬大夫去椑爲一重止屬但此戰國禮與春秋仍不同者櫬者親身棺也此用皮革而春秋穆姜擇美檟以自爲櫬定如匠慶請蒲圃之檟以爲櫬則皆用木也椑者杝也即椑也椑辟聲同此謂大夫止用屬而不用椑而春秋趙簡子誓師曰若其有罪則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是大夫有罪去屬椑否則屬與椑俱用也且其制有可疑者據喪大記裏棺披朱綠緇綠緇琢以金鐕所以句緒者大夫玄綠緇士緇緇皆牛骨鐕其所謂裏棺者謂棺之裏以著體當飾也今棺裏有屬屬裏有椑椑裏有皮革則此所飾緇將鐕之皮革之裏乎抑亦大棺之裏

屬椑之外乎若鐕之皮革之裏則君有裏緇而大夫與士皆不當有裏緇若鐕之大棺之裏屬椑之外則士有裏緇而君與大夫又不當有裏緇況大棺之裏明有屬棺乃以著體當飾爲朱綠而玄緇之是漆室布錦雯外垣塗椒粉不必然之理也若棺之爲製所藉膠漆而大記云惟國君用漆大夫漆蓋士不漆此尤不可行者白虎通曰有虞氏堲周以瓦器不漆殷人棺椁即有膠漆之用則一用棺椁非漆不可乃漢後諸侯王列侯始用黑漆至中二千石以下即用坎侯漆坎侯即箜篌樂器名其漆法但用勘合于兩木合

縫處塗漆之而遍體不然謂之坎俟漆則過拘禮文祗大記一語而遂貽後世以非禮之製至于如此且其中有最要二器靈枕與靈牀也靈牀卽苓牀今所稱七星版者用板一片鑿孔七藉花字以安尸在春秋有之左傳朱元公云惟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卽死者之牀與枕幹卽死者之體也自士禮大記皆極尙絞捆旣絞捆不得不毀冠旣毀冠不得不却枕況却枕不得不幷苓牀一大槩皆從此而堙滅之向非春秋亦曾有楄柎二字見三禮乎嗟乎有衣無冠有衾無枕何王之禮也今棺斂時先安靈牀于棺底次安靈枕然後薦以莞簟舉尸衾而徐下之實髮死者所餘之髮爪所翦手足爪諸物于四角不實金珠隋唐以後歷代有禁且亦不利于死者于是又冒以大衾而蓋棺焉其外衽束雖舊有限制禮君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然歷代以來皆隨俗爲之並無一定兄近世衽束多易大鏘更非舊制所得拘乎

殯說

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今大夫士庶通用三日其殯法則周制在堂西之庭間所謂西階之上者今通在中堂不惟不在西幷不在庭蓋舊時在庭原不可解卽漢晉言禮家亦未嘗一思其義先仲氏嘗言三代之制殯皆在廟廟之堂則祖宗由祭時所棲神也主在室內及祭則迎尸于堂死者之柩難以升堂不得已而殯之階庭今士禮諸禮俱以爲殯在正寢卽路寢也路寢可殯則何難升之堂間而階上陳尸階下行禮一何草促故說禮之家皆謂殷殯于祖廟周殯于路寢而春秋不然按僖八年致哀姜于廟祔禘左氏曰不薨于寢不殯于廟哀姜見殺于齊請而歸葬故不經廟則不致也謂不當祔廟致又襄四年季孫欲貶定姒襄公母不使殯于廟是周亦殯廟故屢以不殯廟爲貶禮春秋貽然也乃說者又謂不殯廟是不朝廟夫朝之與殯截然二事未有朝廟遷殯廟者兄左氏本文明以不薨寢與不殯廟連言正以寢廟爲兩地也若殯在寢薨亦在寢則不薨不殯皆在一地非對舉文矣但古之殯法與今不同檀弓天子龍輴而椁幬諸輴者謂載柩于輴車而蓋以龍也椁幬者謂龍輴之外攢木從地起四周如垣而上覆以屋如椁之周于棺幬之覆于也蓋此時無椁[illegible]而象椁此時無幬而又象幬故云若諸侯輴而設幬則亦有輴矣而無龍也亦攢木如幬而又非椁也蓋椁者旁有四柱謂之四阿周禮匠人殷人四阿重屋謂四柱也晉語立于西阿謂西榮之棟也謂四角設棟而架屋其

上後人所謂四柱椁者此惟天子有之而諸侯無有故春秋成二年宋文公卒椁有四阿左氏以爲僭禮是也漢儒不解阿字謂夏屋兩下殷屋四注諸侯亦欑木如椁而上無題湊遂無四注則是諸侯有椁有四阿而但無題湊檀弓之不言椁左氏之言椁言四阿而以爲僭俱不通矣先仲氏曰諸侯欑不象椁不列四柱但環綠以木而題湊其上亦如屋然但其四旁則不象椁而象幬故不曰椁幬而祗曰幬此最善解禮者漢儒不解幬字謂幬是蓋棺之物夫蓋棺者在殯名幕檀弓布幕緣幕是也葬時名褚列子幠褚

大記素錦褚是也並未有蓋棺名幬者幬帳也有頂有四垂非蓋物乃又謂上不題湊祗以橫木平架之且謂葬時有抗土之格長方如床面橫縮有格葬時加棺上以抗土借蓋其上則本文有云畢塗屋謂天子諸侯欑畢皆以丹青塗屋頂是明稱爲屋而乃曰不題湊曰平架何也且上加抗土則抗土將以入壙本葬物而殯借用者而謂可塗之則全是鹵莽妄言毫不于行時一計及者此又非戰國儒之禮漢儒之禮也至若大夫士欑法則尤從來誤解者據大記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夫殯以幬者謂但欑四周而上不

設屋猶之帳有覆有幬而此但用幬而不用覆故曰以幬然幬有四周欑高于棺而士則并幬而亦無之四環積木至棺之上衽而止則曰見衽其不言輴者以大夫與士則皆不用輴而用他車以支棺故檀弓引顏柳曰三家廢輴言不敢用輴非竟無車也乃注者謂大夫廢車而著棺于地士則掘地埋棺而但露棺衽于外夫死者無罪廢車縛地固已怪極然且堂西非安葬之所欑殯非瘞窆之節掇之葬用遠日之義即三月而葬猶且卜日須遠以示不忍乃死甫三日而即使乍斂之棺半入土壤此是何意且魏晉儒

者多辨變禮一如曾子問之設詢難以作主客萬一三月之內突有數喪則此一西階成北邙矣且請問此何據也况其中有大不通者夫殯之用車者何也非謂牀枰不可居榻閣難與揹也謂夫水火不測遭一旦之變而可牽行也是以天子諸侯尚有榆沈以滑地榆沈者榆白皮之汁也蓄之可澆地令滑繞綍以引柩如所云三家廢輴而猶設撥即綍者此惟天子諸侯有之而大夫士無有以是爲牽車利鈍之節大夫士葬時用引綍而殯時不用而至于車則雖大夫士亦所必用何則水火不測非貴賤所得殊也是以天子龍輴諸侯輴車而大夫士則用

輁軸旣夕禮注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又云大夫朝廟用輴綍殯時用輁軸及士以輁軸朝廟是大夫士皆用輁軸矣且大夫朝廟亦易輴車而惟士則直以輁軸朝廟此考之諸說而皦然者若謂大夫錫地士卑地則不止等殺而已彼有柩者雖治地縱柩猶恐不利而無車者直卑之而不使出土尺離地亦何致殘毀如此極也若欑置西序猶云殯于西階耳乃註曰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夫序原有訓牆者說文曰序者牆是也然亦有訓夾室者爾雅東西夾室謂之序是也殯既不可在夾室然亦何至有殯牆之理據士禮云甸人爲垼于西牆下則此

地已爲竈矣又云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則此時正將就竈熬粥塡鬲中矣毋論牆下必不可殯恐成周之制亦定無有欑殯在竈上者按尚書顧命西序東嚮敷重底席此堂西也又云弘璧琬琰在西序此西階之上也則中庭以西總名西序何必西牆見據士禮則又有祓殯之奠設在柩西若殯在西牆則柩西何地又見幬以四周得名三面欑木而一面倚牆其于以幬何解焉若塗者飾也飾墁曰塗飾采亦曰塗尚書塗塈即以泥飾之謂之塗墁又云塗丹雘則以丹青飾之謂之塗采龍輴斧幕覆以題湊則

定加采飾央無苟用泥塗之理故先仲氏曰君畢塗屋則但塗屋而不塗幬大夫塗不暨于棺則但塗上而不塗下士塗上則但塗唇而不塗身足金皆上截非泥可知矣今殯無欑塗亦無車輴但棺下支牀即古夷牀之製有足有席任載如車或用覽作藝則上蓋皆藝牀之物斷不可用棺上覆幕楷見前直殯于中堂勿西朱氏家禮殯皆近西則宋代行禮制矣大誤且棺不衙列北首南足禮運死者北首檀弓葬于北方北首殯行皆然惟士禮不迴以尸南首當南牖奉尸出堂商祝頁含尸首亦然及朝廟將北首朝畢廻車南首而出在道亦然又夫殯以面爲主首北則面門若首南則面屛矣行以眡爲主足先則眡措地

若首先則胸偏地矣徐仲山喪制記曰人生以首先死以足先生異于死也會獻行以首先人行以足先人異于會獻也至若殯之外必加以帷謂之帷堂檀弓帷堂並作自喪大記有斂畢徹帷謂小斂畢徹戶內之帷雜記有朝夕哭不帷帷謂朝夕哭必不垂下也褰檀弓有帷殯非古時謂不哭褰帷非古禮諸語而讀者誤解以爲殯不設帷遂致翹首儒者如賀循劉智輩誤據士禮皆謂古殯無幬槨全藉重木在前以爲遮蔽夫重止一木何能蔽殯充本無垂也詳見後古凡言徹帷不帷皆褰帷不垂非竟却上大記塗殯下明曰帷之雜記無柩者不帷明至塈後無柩始却帷此時正需也若禮又有熬謂熬粥加

魚腊以筐盛之而置之殯傍使蚍蜉諸物不侵棺尸且又以多寡爲等殺（君用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則棺車確然無容侵蝕且以魚腊置粥中腥臭蝦集此非倅之乃名之也祇殯限二日古皆不去死日而白虎通通限三日則去死日言之多一日矣故荀子云驗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原連死日言之今三日大斂既去死日則四日成服此考之魏晉後有問然者（雜記君五日而殯去死日合六日大夫三日而殯去死日爲四日士二日而殯不去死日鄭註喪大記士之殯與諸侯小歛皆于死三日）于是朝夕哭（謂朝一哭夕一哭有朝夕奠）寢苫（草）枕塊士倚廬于中門之內而居之（倚木于牆以爲廬）中門者殯宮之門其廬在門內東牆下即所謂廬于喪次者以殯宮不可離也諸禮皆作門外則守殯者與殯宮隔絕大無禮矣惟孟子五月居廬趙岐註在中門內此確然可據者大抵未葬居倚廬既葬居堊室（以白堊塗室）倚廬在門內堊室在門外舊說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又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皆不通惟大記又云既殯居倚廬既葬柱楣（以著地之木支起外梐）既練居堊室應或近之

銘旌說

銘旌二字見于周禮司常大喪供銘旌謂書銘于旌也（士喪禮稱銘檀弓稱明旌總是一物）銘者名也古書死者名小記稱男子書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獨鄭氏謂周制書字（孔疏謂天子諸侯不書名大夫以下書名未知是否）與殷制異然並無言書官閥者葢旌所以別服命既有旌則官閥自明可知也若漢後則書官書字而冠國號于其上（如漢魏晉宋類）今並從之特銘旌本一物而銘與旌異有銘于旌者有銘而不旌者又有旌而不銘者[illegible]之士一命以上皆各以旌旂之數表其服命而子男之士不經受命則不得建旌兒自師下士以及庶人焉有此物故周制諸侯建旂（畫龍虎熊交曰旂）孤卿建旃（通帛純赤曰旃即旜也）無旂者不命之士也是以君卿大夫及命士凡有旌者皆得就旌而書名于上此銘于旌也而至于下士庶人則有銘無旌旌則有旄有鈴有斿而銘則但取緇帛長一尺（士禮長半幅古半幅一尺今取爲長之數也）一赤帛長二尺（一幅闊二尺）共三尺皆廣三寸連綴之而書名于赤幅之中並不稱旌此銘而不旌也乃又有旌而不銘者檀弓設崇殷也設旐夏也崇者刻繒爲牙形而飾于旌之兩傍旐雖旌屬而第用八尺布丹之而並無他飾後人稱丹旐是也此夏殷之制而周則取殷之崇牙以建之乘車（乘車即魂車也）取夏旐以導柩車（柩車即明器車也）而使人執之（長旌

（旐短故旐可執）士喪記所謂乘車載旜旜卽旃也周禮司常建廞車之旌旌卽旐也則君卿大夫又別有二旌士則有乘車之旌而無廞旌止一旌庶人則并一旌亦無有（北齊定喪制出仕者有旐有旜庶人許建旐至唐後則丹旐旌通用者）然且旌之制又有不同天子名太常不必問矣諸侯建大旂則杠高七仞七旂至地（旂者旂尾之旂也）卿大夫建旃則杠高六仞六斿至軫（車軫）命士建物（雜帛爲物）則杠高五仞五斿至較（車較）雖喪禮以尺易仞然在漢後則竟有用實度者且各代異制或以命數爲斿數（如九命九斿八命八斿以至五命五斿類）或以品數爲斿數（如一品九斿二三品七斿四五品五斿六七品三斿類）而中幅之長則自天子二丈九尺外三品以上九尺五品以七八尺六品以上六尺此皆不書名而立于乘車之前與銘旌之樹于柩前者別是一物（銘旌與二旌判然）（旂杠尺度相等）今士大夫之銘旌並無鈴斿且於銘旌外不另設旌此是前明至今已早無其制者又且不分貴賤統稱銘旌至銘旌之所由名則昧昧矣若唐制大歛之後太常旣設銘旌立殿下又設十二旒分置于殿廷之前則古制天子諸侯皆止于銘旌外設乘車廞車二旌熊氏所謂共三旌者則有限數而乃分置殿前儼然如鹵簿之可分列則又晚近之制耳

重說

重不知何物且不解何所用究亦莫得其制據士喪禮云重木刊鑿之何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解之者曰重木所以懸物也（鄭氏曰懸物曰重）刊鑿之琢諸脅孔于木間使可懸也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者置重之所則在庭之中三分其庭而重居其一分也在南者在南一分也（註疏于此處皆不能解房十他就云三分庭而以二分在北一分在南則似一木跨三分矣且以三分庭作句不同）然而木之度無明文也鄭氏曰重木三尺（疏曰推此則必大夫五尺諸侯七天子九）則鄭不知何所據且其曰在南復曰中庭夫周殯在西階上在禮亦言之屢矣殯南中庭一似全不識周殯而以兩楹之間當之者乃其所懸物則又曰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解曰鬻粥也取死者養疾所餘米而熬爲粥也用二鬲盛之以二瓦器也（註曰推此則必大夫四鬲諸侯六天子八）西牆下庭右壁也又曰冪用疏布繫用幹懸于重解曰冪者覆也以疏布覆鬲口也幹者竹䇾也以竹䇾繫鬲耳而懸之重木之間向所謂刊鑿爲脅孔者爲此懸也然而疑之此三尺木者豎之乎抑橫之耶豎何以懸鬲而橫則虛而難安于是漢晉諸儒終莫得解至宋崔凱云此必有簨者簨橫木也當立三尺木而

横一木于立木之上然又不知尺寸至唐賈公彦作疏始云立者三尺則横者宜半之是全無規制而任後人之意爲之者且此横木者爲懸鬲設也鬲懸横木則前此立木所刊鑿之簪孔將安用之乃又曰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靲賀之結于後解曰前冪冪鬲此冪冪重也用葦席冪重冪者向北立屈席兩端從南冪之而交其兩端于北東端在下西端在上然後結之曰左衽乃又用竹篾加結之曰賀（賀作加解）吾不知此一木者究是何物于義無所取于理不可解于形于製皆猥陋舛戾而不可爲典要然亦何以名曰

重于是言禮之儒如賀循劉智范汪蔡謨輩爭相疑擬或謂喪家無幕藉此遮掩則帷殯之制自昔有之有事褰屋無事施下何必假此以爲蔽若謂倚廬喪側藉以作棟則廬于喪次並不設覆未聞于柩堂之傍可苫蓋者若謂重有主道與廟主相表裏則此一木兩鬲並非棲神之具況既已設銘則死者名號自有所依兼之旌旐招摇標識儼然復爲此藐不相干之制實是無爲乃相沿貿貿致趙宋司馬光作書儀以魂帛代之而近代鏖糟叔孫且有削木三尺書名其中以爲重者此禮禍也予謂重即銘也重有主道

謂銘與主相表裏也蓋斯時未能作主而先以銘表之故檀弓于銘旌之後即繼之曰重主道也謂愛之敬之所以必盡其道者以爲其道主道也是以荀子有云書其名置于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夫荀子所云書名置重者豈一木二鬲可書名抑亦葦席可書名耶以爲書死者之名而置之銘關則其主名雖不彰而柩名獨顯何則以其必書曰此某氏之柩也蓋銘者名也因其可書名則謂之銘因其可以代主則又謂之重無二物也乃作士禮者以爲重有主道而不得其說襲荀子之文而更竄之于士喪禮曰取

銘置于重于既夕禮又曰取銘置于重改書爲取改名爲銘則但取銘旌而置于重何與且未殯之前銘置宇西既殯之後銘置肂側將葬在道銘置茵車（茵車蔽車也此士禮據周禮而又誤者蔽車另一旌非銘旌也）未嘗與木相依也銘重一物而強分爲二且又强造一與主必不相類之物而以爲有主道理可通乎吾故曰重有主道銘旌也主書名銘亦書名也然則何不書于木曰懸物之木書之褰一冪之以葦無可書二既書銘矣不再書三或曰重者幨也書名于幨正所謂銘旌者也是言得之

終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較

喪禮吾說篇三

弔喪說（檀弓三不弔曰畏厭溺似古不弔非命死者然無明辭）

（弔名）弔者問也問終之禮也但古有問生問死之別而弔與哭遂異名焉（弔為生者哭為死者）故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傷即哭也）又云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葢古者弔傷俱有致辭弔則致辭于主人之前傷則致其辭于尸前（斂則柩前）在原是不同

故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曰我弔也與哉正辨哭弔之有異也（後漢弔哭分死生甚嚴哭死者直登靈牀哭不執主人之手弔生者向主人慰問執手而退）弟公羊傳云弔喪主曰傷則弔生亦有稱傷者儀禮若弔見尸柩而後踊則哭死亦有稱弔者况弔含弔襚弔賵弔絻凡賻死助生統謂之弔

（弔節）祗弔有數節有弔于未斂之先者檀弓主人未斂子夏絰而往（未斂弔者不絰此云絰者子夏誤也）是也有弔在殯後者喪大記既殯而往是也有將啟期而弔者檀弓弔于葬日是也有送喪車而弔者公羊傳弔而挑紼曰絻是也有葬畢反哭而或弔于墓或弔于家者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是也（反哭之弔頗重故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今其禮不行矣）有既期而始弔者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是也（謂期則練而除凶服）

（弔物）特未斂之弔惟至親行之且亦無贈含贈襚贈賵賻諸物（古贈車馬曰賵贈衣被曰襚贈金貨曰賻含則死者口含之物）祇以金作賵以幣作襚各隨俗依行而殯後之弔則概以紙幣作芻塗明貨之助（香爲丑木爲燭爲油漿錠爲寶薦紙爲貨紥以紙張琢方布形若明貨也）此亦隨俗而不戾于古者若喪主有答物如布幣綢幣之類有饗禮如筵燕程犢之類則大謬矣喪主無答贈物者况今之布帛古功緦之麻今之綢絹即古小祥大祥之縞練此有服之家所須用者而以之獻客可乎若遠方來弔不廢饋餼然不當有加列如宴賓禮也（檀弓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雖云其弔後亦自不飲食非待客有然然總無鼎鉶可知也）至于祭奠則並非弔客所宜有古尸柩飯奠以至設主行祭皆喪主之事故始死有奠大小斂有奠既殯有奠君臨有奠朝夕哭有奠有殷奠有將葬行祖之奠有大遣奠有葬奠以至虞祭祔祭卒哭祭練祭祥祭禫祭凡饋食酒醴日變月易何一非孝子侍奉之節而可容門外之人持酒醊以謬亂其間是瀆喪

也夫饋奠喪祭唯有服屬者可與其事弔客何涉焉又且初喪不行祭大未虞未祔未作主是死者之魂尚無所依而謂可以行禮祭求之前邪（先仲氏曰祭者吉禮也吉凶不並行不然孝子何難于設祭而必俟禫祥之後遇有時祭而然後行禮此可議矣漢後徐穉以炙雞絮酒祭黃瓊墓所而曹操有斗酒炙雞祭橋玄之說此皆指墓祭言之如董仲舒墓前有下馬酹酒正同其後謝惠連有祭古冢文皆是祭墓若殯宮行祭不知起于何時然不可考矣）至于弔葬執引從柩詣壙諸禮今皆有之惟從柩則但隨柩行不執紼耳（何東云天子執紼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其人數已足則客皆散行但紼爲古時喪車所用今不用車而用轝何所用紼）

【弔服】若弔客變服則未斂以前吉服而弔吉服者朝服也其無朝服則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其在衣羔裘時則袒去上服而露裼衣檀弓所謂裼裘而弔是也

【裼裘】（者裘上有裼衣裼上有朝服喪禮註始死朝服上裼衣）既斂以後則玄冠之上加以首絰朝服之外加以腰帶其當衣裘時則掩而襲之檀弓襲裘而弔喪大記襲裘加武帶絰是也（武者冠之卷也加武謂加絰于武帶則加帶于服也其帶絰用緦麻之製未斂既斂皆用朝服此明見禮文者末王蘇卒時之朝臣俱朝服往弔獨左省徐鉉攜一麻初角帶于客位更易而入世反稱知禮以致司馬光卒程頤遂以爲大饗後并不當弔未人之無禮如此）若大殯後則諸侯用錫衰（卽功衰）士庶用疑衰（卽緦衰）皆以升數多寡立輕重之節而首則或弁（諸侯大夫）或冠（士庶）率用縞練大抵輕于祥之

麻衰牡絰（子游麻衰牡麻絰爲弔客變服）而重于禫之纖冠黃裳（禫服）（而纖則緇冠黃裳論語玄冠不以弔）是未斂以前各服吉服（本等服）而殯後行弔則縞練衣冠皆可用也（縞練皆熟繒而細者卽祥後禫前之服）若身有重服自不宜弔雖檀弓云朋友之喪有殯亦往弔曾子服母喪而弔子張而實非也先仲氏曰重服不出弔此是正義曾子問曰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又雜記縣子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功衰者小祥練服也如五服之內有應哭者則內着已服而外服其服（謂五服所應服）以往則三年之喪期猶不弔況初喪乎但止云功衰則必祥禫後庶可行耳若期則練而弔大功既葬而弔無聽事者

【弔位】然而主客皆有位古者未斂以前客有以贈賵襚來者是時主人卽主位因殯在西階（賓殯阼階局殯斯階惟殿）（殯兩楹之閒在中庭與今殯所）方有事于西階之下（軒日檐凌卽庭古堂製堂之前）（也在階之上故賓主有事者在階下）故賓亦非所贈物至西階下而主人就賓拜之至殯後來弔則主人在東階下西面主婦在西階下東面此恒位也（主人祖司徒敬子衆位亦然）然惟君夫人至則如之否則主在東階主婦在西房之內南向拜客（西升堂之所謂一謂南面向外如延拜然所謂不下堂以此而）西階楞然（唯倚）（公國賓則立西階）故凡賓入則但在門東近北而立于階主

之上（衆主有服者在主人北階東一者在三人南而客位與主人相近西面哭者東面下主人）是主位客位皆當在東階之下庭門之內故司寇惠子之喪子游初居門東近南爲臣位（卽階之位）既而遷門東近北卽爲客位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初居門東爲客位既而趨門右近西卽爲他主人之位（門西近南亦衆主位）此易曉也今殯在中堂而前帷之婦主在帷堂之內帷主人東立西向則客之爲位但中立北向而或哭或弔行事而畢斯已矣

（弔義）獨是弔之爲儀則弔客並無行拜之禮喪服記弔喪祗主人拜賓而賓不答拜如嗣君拜寄公國賓以

及大夫士有特拜旅拜三拜汎拜諸節雖其所拜者稍有等殺然已合尊卑貴賤大小無不拜之並無賓拜尸拜主人文故曲禮亦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正以明弔喪之獨不答拜可知也若夫檀弓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弔之者而孔子拜之伯高死于衞孔子命子貢爲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爲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此時子路伯高並無尸柩客有何拜而主人拜之況雜記廐焚鄉人以火來弔者而孔子拜之夫鄉人弔火必無有殯宮帷堂可廟下拜之理然孔子亦拜之者以爲弔也則是弔者之必不拜而受弔之必拜從可斷矣故朱應氏有弔拜之語而元人吳幼清力辨其非是以爲小有附合附從焉尸哭踊諸節而獨無拜禮（合禮見前焉尸者款時爲無其尸哭踊者賓問慰畢）（哭祝稱踊則主人踊主婦踊名踊）但禮無見文不能確定明儒張浮峯（名元中）曰今弟入中立奠儀帖柩前（古有薦賜書之禮奠安也）再拜哭（主人亦伏地哭）起（古凡拜無四拜之禮亦無一拜一起立之禮每拜者俗名連叩實古拜一禮也）轉向主人揖（或問或不問或視所知與否）主人跪稽顙客却身而出而禮終焉（左傳孔子弔季氏不絻不絰而拜亦是拜賓于禮舊說有誤）

（迎送）弔禮主人不迎而有送惟君來弔則臣迎之大夫來弔則士迎之餘俱不迎然士之迎大夫若當事

（謂含斂之事）則遣人拜迎之而謝以故至士以下則事畢而出不惟不迎并不謝焉至于出則尊卑貴賤無不送者士喪禮云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是也但所云門卽殯宮前門易所稱門庭禮所稱寢門非大門也送君則大門矣今擯迎擯送不及主人以古人弔減今人弔煩有必不能行者此亦禮之無如何也

（謝弔）檀弓弔之必有拜者（喪主親往拜以謝其恩今之踵門拜謝是也若無主則以次疏親往拜爲禮）儀禮既夕禮主人乘惡車謂往謝弔也（惡車木車無飾）

（女弔）至古有女弔之禮今女唯服親然後往哭並無行

弔之事然其禮則有之凡女賓至女主不下堂女賓升堂則女主出房而拜于庭女賓北面女主西立東面若女賓尊行則女主亦拜于西階下一如君夫人弔卿大夫禮若其服則練衣吉笄喪服傳所謂錫衰（功衰見前）鄭註所謂吉笄無首者其位其服則明明可據

近長洲汪琬作經解中有命婦不弔大夫議謂婦人無外事何自而與大夫有素耶且曰有服諸親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安用錫衰使先王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滔也予初聞其言不信既而有據其文至者予始大驚按喪服傳云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于大

夫亦錫衰而鄭氏註云弔于命婦命婦死也弔于大夫大夫死也其註固迂然亦曰此命婦之弔大夫大夫已死此但弔命婦非弔大夫也且命婦原可弔大夫也古君卿大夫士以官職族屬相爲往來死必相弔弔必內外兼行之故卿大夫死君既行弔而夫人又弔喪大記云夫人弔于大夫士是也即夫人不親弔亦必遣人弔周禮天官職世婦掌弔卿大夫之喪又云女御從世婦而弔卿大夫之喪是也夫君夫人未嘗與大夫有素也若卿大夫死則大夫命婦無不弔者故命婦弔大夫假使以夫人命往則女主出迎

命婦自弔大夫則不迎命婦而弔士惟士妻嘗斂事則不迎士妻不嘗斂事則必迎此其爲婦亦何嘗與大夫士原有生平而弔之迎之如此若云命婦有本服則安知命婦必同宗即同宗亦安知此婦必不在絕服外也況錫衰功衰原是常服故曰公爲卿大夫用錫衰卿大夫與命婦相弔亦用錫衰此原非先王專爲命婦始制此服即爲命婦制此亦非誨滔何則功衰男子皆服之非祖衣也若謂聞傳云大夫相爲亦錫衰不及婦人以爲無婦人之証則大夫相爲亦錫衰不及弁經可謂無弁經乎夫以男女爲省文則

男可包女以緦經爲省文則緦可包經亦一例矣若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不必親往則男主男賓女主女賓禮文明言之假使有女賓而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之內有男賓而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之下是女既爲主則雖所接者男賓而不令人代拜女當爲賓則雖所弔之家無女主而亦不令人代往何則攝有等也（攝主之等如大夫無子則必以他大夫之子主喪類）況男女不相攝而謂夫與子可往（攝賓之等如世婦爲夫人攝弔類）是習見時俗陋禮夫男代行而不識大夫攝婦之有未可盡亦疏命婦而再詳之

主喪說

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謂死者無子寧可不立後不可無主喪之人則喪主重矣但主喪之人禮無明文而諸說又互異不一朱氏作家禮初立喪主曰凡主人必死者長子否則長孫承重者既又曰父在子無主喪之禮則明係首鼠而長洲汪氏作喪禮或問竟曰惟冢子與其婦爲主無他主也則直武斷矣予謂主不一端

尊爲卑主 有尊主卑者父爲子主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是也君爲臣主小記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是也祖爲孫主舅爲子婦主奔喪註子有妻子之喪皆其父主之謂舅爲子婦祖爲孫也夫爲妻主兄爲弟主奔喪云父沒兄弟各主其喪謂父在則舅爲子婦主祖爲孫主父沒則兄弟各爲其妻子主喪又云親同則長者主之謂同父母喪則推長子主喪若兄弟之喪亦推長兄爲主也然則父爲子主卽不爲庶子主舅爲子婦主卽不爲庶婦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同宮則主之不同宮則不主之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指庶子不同宮者言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謂惟君不主庶子庶婦命士以上

同宮則父主之異宮則否然則夫爲妻主卽不爲妾主乎曰亦主之而有不同妻沒而攝室則主之否則不主之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若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不于正室崔氏謂此指攝女君者言如春秋婦死稱繼室者則夫自祔于祖姑之妾而祥練之祭使子主之非攝則否然則兄爲弟主弟不可爲兄主乎曰不可喪無二主弟有子而兄主之則兄爲尊主子爲卑主一尊一卑非有二也今兄子旣爲主而弟又主之是二卑也二卑卽二主矣然則兄無子若何曰兄無子而議攝主則豈惟弟耶雖從兄弟亦可主而何况父弟然則夫爲妻主妻不可爲夫主乎曰可齊莊公弔杞梁于路而其妻主之卽女主也特此卑爲尊非尊爲卑也然則世父叔父尊者也可爲姪與姪婦主乎曰不可奔喪前已言之矣父沒則兄弟各主其喪謂兄弟各主其妻與子之喪也夫兄弟之妻則嫂與弟婦也兄弟之子卽姪也兄弟自主之而尚須兄弟之爲世父叔父者共主之乎據此則兄爲弟主兄並不爲弟婦主何則弟身喪則長兄主之弟婦喪則弟自主之不須兄也此尊主卑也

卑爲尊主 若卑主尊者小記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

服而主喪有二尊主卑者則皆除服如前六者是也卑主尊者則皆不除服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四者是也然則尊主卑者六卑主尊者四皆可據者

尊卑竝爲主然則有尊主時無卑主必無尊而後有卑主乎曰不然士喪禮主人赴（即訃也）于君其所爲主人即其子也所謂赴則稱哀子哀孫者也然而父兄爲命赴檀弓所云父兄命赴者則父在也父在子亦爲主矣然則有卑主時無尊主必無卑而後有尊主乎曰不然小記註云父主適子喪有杖則適子之子反不

執杖是父主適子喪時其適子之子亦儼然在也子在父亦爲主矣然則尊主卑主竝主乎抑分主乎曰喪無二主主何可竝也然而尊卑必共主主亦何可分也大抵尊卑竝主時則禮統所尊尊爲主而卑副之曾子問云昔衛靈弔季桓子哀公爲主是君主臣也尊主也季康子北面是子主父也卑主也特哀公拜賓則康子不當拜但立而哭踊而一尊一卑不嫌竝見何則拜者主不拜者非主也今哀公拜與而哭而康子以尊賓太過亦拜稽顙當時有司不敢辨而議禮者遂因之有二主之謬故小記云異國君來弔其臣則本國之君主之而其子中庭北面哭而不拜父之主子亦如之故父主子喪而有杖則其子之子反不執杖何則避二主也父爲子婦主喪而有杖則其婦之夫亦不執杖何則統所尊也故尊主卑主雖竝主而各有不同尊爲卑主則但主拜賓祔廟二者而餘皆卑者主之如饋奠斂殯卒哭祥練則必非尊主所當爲者故小記云子婦之喪虞與卒哭其夫若子自主之祔則舅主之以祔主于祖姑之旁則重在祖廟故尊者主焉餘俱不然是以命赴父爲主而赴即子自主之尊與卑不相礙也（鄭氏謂父兄命赴是大夫禮非也士喪禮

有命赴則士亦然矣）今俗訃文載子名而并以父兄名加之子前雖非古法然亦近禮意至于拜賓則古者弔簡今者弔煩舍尊就卑未爲不可特奔喪云親同長爲主謂同親之子必推長一人爲主而餘不及焉今衆子皆執杖就位則又不止二主矣若謂長一人過瘁則喪主總無可貴者恐衆拜亦究于瘁無補耳

（卑主尊不主）然又有卑可主尊不可主者雜記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謂父貴可以及子子貴不可以加父也若又無子則但爲置後謂借他大夫之子暫爲主後而喪畢即撤終不令見在

之父爲之主喪所謂卑可主尊不可主者此變禮也今父賤子貴父如子官而旣貴之子則又必爲之立後豈有暫置後而仍撤之此固無可道者但言禮之變則必及之

〔攝主〕若又有攝主凡無後者則必置後以攝之小記云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葢男女皆有主庾氏云喪有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是也今或無適子婦遣他人攝之則攝男主必同姓者女主必異姓者謂不使本家女攝也以婦人外成也

小記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此亦言死者無近親而大功從父兄弟爲之攝主者故言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有子皆當三年者也特妻或有疾而子尚幼小皆不能主則大功主喪者須主及練祥二祭而後已何則以所攝者三年也若死者止有朞親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練死者止有大功則大功主者爲之至朞死者止有功緦則大功主者爲之至祔若主喪者非大功兄弟止有朋友則槪從虞祔而止葢主有親疎故其攝有遠近如此

雜記姑姊妹其夫死無子而夫黨又無兄弟則但使夫之族人主喪而妻黨雖親弗使爲主以婦人外成也若夫又無族則使前後家東西家主之無有則里尹主之里尹者閭胥里宰之屬也又小記云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不攝大夫

〔暫爲主〕朋友有暫爲主者孔子哭伯高使子貢爲之主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來弔者孔子爲主而拜之

喪禮吾說篇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濆較

獻材陳器筮宅卜日說

殯後何日始布槨材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其尺度則天子槨端長六尺厚尺諸侯九寸卿八大夫七士六匠人旣井槨謂刊治其材而橫直以構之如井然遂獻材于殯門外主人拜工哭而入今世多廢槨代以甓甓亦從俗便耳乃布材之後卽陳明器明器者送死之物古參博不一其最著者則有苞褁遣奠羊豕二有筲黍稷麥三有甕醯醢屑三有甒二醴酒有用器弓矢耒耜敦杅盤匜有樂器琴瑟鐘磬有役器甲冑干笮有燕器杖笠翣大抵備物而不適用虛而不實如所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醯醢不實甕黍稷不溢筐者今壙中所殉概無定制而琴瑟弓矢旌旂于笮之類多以紙香剪彩爲行殯之餙焚于壙前似亦虛而不實備物而不適用之意蓋葬不宜多所藏也唐庶禁明器踰制三品以上限九十事後減至二十事既又十五事皆以素瓦爲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錫其衣不得用羅綺其畫不得用珍禽奇獸于是先筮宅而後卜日其筮宅之法則又先營土而

後授著有司掌墓者掘土四隅而外其壤以所掘之土堆向外也掘中則南其壤以葬須北首故南壤也然後主人往兆南北面筮之至卜日則大夫士庶皆三月而葬舊禮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見左傳曲禮所云先遠日者謂當于此第三月中先卜下旬矣卜中旬然後卜上旬也今筮宅必先相土然亦不至掘地如禮所云若卜日則士大夫家多久而不葬者卽先近日未爲不可也此皆言禮之無所厚繫者也古有故或家貧不及三月而葬者則皆于殯日葬于國北見喪服小記

啓殯行釁卽柩說

啓殯

啓殯之節多載士禮旣夕篇士禮旣朝卜日既夕啓殯以是時朝夕哭卜日用本日行事在朝哭後謂之既朝啓殯用明日行事其等事在前一日夕哭之後謂之既夕凡將葬有日須于啓殯前數日舊限二日行啓期禮卽告葬赴也其赴一如前告喪式見赴說以赴于親賓至則則男婦變服男免婦髽三啓柩前謂三告也俗作三起其柩非設啓殯之奠于柩牀之西此古今相通者有朝廟禮卽遷祖也謂遷殯而朝于祖也按春秋有殯廟禮無朝廟禮說見前據云朝廟須掘殯一易車如大夫易輴車士易輁軸須一朝畢再易車如士易輁軸爲輴車須又且入廟北車尸首北出廟南車尸首南不安實甚今雖用人舉易于轉旋然堂室升降門

宇廣柩終屬幷將今欲行是禮但告而不朝祗用祝捧幣紙帛孝子告廟然後行祖奠遣奠之禮見奠祭說以啟行若朱氏家禮以魂帛朝廟則魂帛代重原係杜撰且又遷柩于廳事則祖主應在室見旅定祭禮殯宮應在堂堂即廳也即所云正寢者也見卒正寢說殯室而遷堂則于前後所行禮俱乖反矣又有薦車薦馬禮薦進也即魂車馬也士禮名乘車玉藻名齊車又名棧車中載皮弁服纓鹿淺幦鹿皮夏淺毛者幦覆笭也外載以干笮纁綏諸物而大旃先之今用魂轎冠服帷覆而貴者用旌賤者用旐見銘旌說且有道車載衣服廞車載明器稾車載簑笠備具而道車載遣奠之物苞羊豕填壙中先以抗木棺上抗土之格見前布地陳所具諸器而載之車中然後從薦車薦馬之後一齊薦之

〔行〕于是行飾棺禮主人入祖哭踊乃舉柩卻下而載之輴間遂飾棺有褚即幕也以素錦爲之先蓋棺上有帷四面障棺者以布爲之即輴也檀弓稱輴或畫或不畫皆有等殺士不畫大夫以上或龍或火或黼黻或雲氣不同顧漢後畫禽獸如中二千石畫龍虎公侯加鹿與伏熊羆晉後畫雲氣晉玄上纁下止畫雲氣無一定者有荒蓋于諸上者有齊荒上絡頂如車蓋以五采繪布疊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紛被如從魏晉飾蓋以龍首魚尾而稾絲于頂有池以竹作承雲衣以布掛于棺四旁荒帷結連之

際諸侯三鈇後大夫二鈇兩旁士一在前君設金魚垂池傍所謂金魚拂池者柩行則魚躍拂池加以振容綴畫繒垂之以爲飾有紐有戴以纁結流帷之際而以帶連繫束名戴君六大夫四士二有披如紐而結于紐戴間以其餘前後兩旁牽之以方欹側如柩向高則牽前向低則牽後左則牽右右則牽左其數與戴同此雖易人舉而皆可用者有翣用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兩角高而中凹柄長五尺衣以白布畫黼黻雲氣人各持一以障柩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檀弓所云牆置翣者然總名曰柳柳者聚也言爲衆飾所聚會也漢書稱廣柳者是也其在下則有車天子諸侯輴車大夫士輇車通名蜃車以四輪迫地如蜃行也但古無幰飾後復加幰車幔如隋製有油幰施襈畫竿垂旒之等三品以上油幰施襈朱絲絡網兩箱畫龍幰竿諸末垂六旒蘓七品以上畫雲氣垂四旒蘓八品以下至

庶人鬣甲車無幰襈旒蘓諸飾而今并無之在傍有引即紼也又名綍在廟曰綍在途曰引下壙曰綍牽柩曰引又在前又有御即居柩前指麾之以爲節度者天子用羽葆以鳥羽爲麾形大夫用茅結草爲麾士用功布以大功之布爲麾但功布止從廟門出大門用之而道路不用而其先柩而行者有銘旌銘旌以前有乘車魂車見前諸車見前每車前有旌貴者旜次之有旐最下有導從之役如巾車執蓋御僕持翣類有執器者如樂師執樂器內豎執褻器類有迎神幄者以此時無主處設一神幄如遂師共帷幄類今神亭是也有執披者軍士執披有引者天子執引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有挽歌而行者左傳公孫夏命歌虞殯註送喪歌也虞者娛也莊子紼謳所生必自斥苦史記周勃以吹簫給喪此古禮也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

者皆挽歌而晉成延康年有司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唐制挽郎二百人列轀輬(大喪車名)車前以鴻臚司儀署官執鐸帳領之此亦列代所共行者若又有方相則司馬之官大喪引柩至葬則先以戈擊壙中以驅罔象惟貴者得用故北齊之制限三品以上及五等之爵始用方相四品以下及庶人祇用魌頭(即蒙倛也漢用以逐疫者方相四目魌頭兩目)今率以紙畫爲之此不過塗車芻靈之意雖方相僭用無礙焉

葬說

及至壙設神幃脫載除飾主人爲位(男東女西)哭乃正墓

域(北方北首)下棺(晉賀循葬禮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座而昇遂下衣几進柩壙中)古下棺法國君用碑謂之桓楹以其四方如郵表桓也又名窆石以藉之下窆也(其法繞紼于桓鹿盧而人從旁外負紼聽鼓聲而徐下之)此即漢晉後勒銘頌以作墓碣者特其說不一據大記君卿大夫皆有二碑惟士無之而檀弓云三家視桓楹以爲僭用是大夫亦無碑也又大記稱君祇二碑檀弓稱天子四碑名豐碑而春秋僖二十五年晉侯請隧謂闕地通路以納棺周禮遂師註云君柩至壙脫載除飾復駕龍輴以入隧道是天子載車入隧未嘗率碑下棺也此亦春秋戰國間言禮之不能辨者于是藏銘旌(旂旐不入)下明器(其苞筲諸物一概不入恐召蠱豸也)加抗木如數(見前其數天子五重公四諸侯三大夫二士一)而後封之其封法有若堂(方而高)若坊(平而長)若夏屋(廣而卑)若斧(狹上而長)即馬鬣封也不拘一形高則自尋丈以至四尺(孔子葬母四尺又白虎通天子三仞諸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封訖設几筵舍奠墓左祀土神(周禮以象人爲神尸)遂以旐旐導乘車而歸所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是也特古葬于鄉並不擇地孟子死徙無出鄉周官司徒職四閭爲族使之相葬族師職相保以相葬埋所云相葬者但視葬非視地也即前云卜兆云筮宅亦但占地非相地也自晉後有相墓之說

以葬乘生氣爲吉否則爲害而人過信之于是有踰期不葬暴骸露骼以陰陽禁忌爲拘限此皆不孝子所爲而宋時司馬光作葬論程頤作葬說亦既再三辨斥以爲世戒乃自南渡至今其惑愈深其禍愈烈其爭鬬獄訟愈不可解明東陽盧格(字正夫)爲弘治進士官御史與王海日(陽明先生之父)論遷墓記曰朱文公父喬年以紹興十三年卒葬于崇安縣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卜得兩地欲兩承其吉乃于明年五月遷父于白水里鵞子峰下而葬母于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自爲

文以紀之(見本集)古君臣合葬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諸侯卿大夫皆共兆域惟死于兵者斥不入兆兆易重咸恒禮嚴夫婦婦人非見出非改嫁未有不得合夫墓者此周公之制也儒者抱利欲之心貪慕富貴忍使父母之魄遠離故鄕斯已奇矣又且斥其母不令合祔又且三遷其父骨使析魂不安(見三遷辨)凡此數節疑皆非君子所爲而竟已爲之則愚蒙不肖之子喪心蠱志尚足責乎此極痛切之言今凡緩葬者動輒以朱氏爲口實故特載其說以爲禍福無常是非有在人亦共稟此淸議使知理學如是人亦尙有起而議其非者則亦何苦必出此也

古有棺無椁及三代制棺椁後則未嘗偏廢孟子可據也乃諸儒言禮俱似有棺無椁者殯止欑棺以是時無椁也至葬則有椁矣乃自飾棺行棺以至下棺並不及椁卽謂棺車無椁故止飾棺然必于至壙脫載去飾時加之以椁然後下窆或竟于下窆後始加之椁乃全不一及吾故曰戰國言禮錯雜無紀並未有身親其事者此又其一也今東南以甃甓代椁而北方土堅不事塼埴多有如舊用椁者則內無重棺改飾椁外未爲不可蒭言禮家則何可闕漏如此

墓之有碑以下窆也(見前)漢後卽以此爲勒銘之具故蔡邕爲郭有道作碑文而趙岐遺令勒石墓側自志生平皆東漢已事司馬光謂宋元嘉年顔延之始作記行誤矣但其碑舊立墓左晉後地理家謂墓之東南爲神道出入之地故墓左之碑名神道碑今非大官闕則墓左無立碑者或但于墓前題一姓氏以志永久則孔子曾爲延陵季子題墓此不拘貴賤皆可用者若寘石幽竁則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數仞得石洗視有銘又漢夏侯嬰送葬東都門外亦掘地得石椁有銘則壙中埋石或亦舊制且亦防歲月之久有毀墓者則藉此作據于理或然

反哭虞卒哭祔說

反哭　葬訖卽歸哭于廟(有二廟者朝廟先禰後祖哭廟先祖後禰)哭廟訖又哭于殯宮(原殯所)謂之反哭但反哭與卒哭同一喪節而反哭無祭卒哭與虞與祔皆有祭不同

虞　反哭訖卽虞祭所謂朝日而葬日中而虞是也前此饋奠皆不用牲惟大遣奠用牲然尙無尸至虞則尸與牲皆有之故不名奠而名祭此喪祭之始也但虞不一祭士三虞大夫五虞諸侯七虞皆接日而祭凡虞皆柔日惟末一虞用剛日(甲丙戊庚壬爲剛日乙丁己辛癸爲柔日)

故三虞有四日（葬用柔日故初虞必同日大虞必間日三虞必連日如葬是丁日則初虞亦丁日大虞己日間一日三虞庚日又連日丁己庚爲四日也後倣此）五虞有八日七虞有一十二日此在士禮與雜記諸文皆載其說然亦有不可通者據云卜葬先遠日則先卜下旬始也萬一下旬是葬日則八日一十二日將毋天子諸侯之虞在後月乎

（卒哭）若夫卒哭之祭則自天子至于士無不以虞之後二日爲卒哭者（末虞與卒哭皆剛日故又間一日）而雜記又云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考之春秋又不然左傳凡君

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註皆謂虞祭之後暇日而卒哭卒哭之後明日而祔祭則戰國之禮又與春秋有不同者若小記謂士有急葬不及三月者則雖已虞（卒哭）祭猶必待三月而後卒哭以此時哭原未可卒也（卒朝夕哭也諸禮朝夕哭在須後葬前御春秋疏謂在卒哭後不同）叅卒哭係三年一大喪節其祭名成事（士虞禮曰哀薦成事）用剛日有尸有牲男婦皆變除易受服（說見後）男居柱廬于中門外（廬有柱者）君大夫卒哭皆服王事期之喪卒哭而從政小功卒哭可以冠取妻矣

（祔）于是卒哭之明日作主祔廟以既葬之後神無所依必須立主以祀之而三虞卒哭又復多日故明日行事士禮所云明日以班祔是也但不曰入廟而曰祔廟者此時遠廟未祧新廟未遷必須俟三年喪畢然後可入廟而審昭穆之祭故暫奉新主行祔祭禮祭畢則仍奉主而返祀于寢凡喪中有祭如練祥與禫非四時正祀則皆在寢不在廟左傳所謂特祀于寢烝嘗禘于廟諸侯大夫士皆並行之若其不祔禰而祔祖以禮有孫從祖之文昭穆之次孫在祖下故越禰祔祖小記所謂中一以祔是也（中間也）特檀弓謂殷練而祔與周制卒哭不同又公羊謂練而作主與

虞祔作主又不同（說見後）則春秋戰國言禮不一總不足據但其中有最可笑者曲禮本戰國時書而士禮又在戰國之後曲禮曰豕曰剛鬣黍曰香合脯曰尹祭稷曰明粢此舊禮文也士虞禮于虞祭辭曰敢用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粢溲酒凡六物夫普淖者黍稷也（說見禮）既有黍稷而復曰香合又曰明粢是黍稷又黍稷也且祔祭用牲而不用脯其于祔辭當仍曰剛鬣或曰特牲而乃曰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凡五物是不如尹祭之爲脯而使祔祭有牲而無牲無脯而反有脯豈不可笑然其于嘉薦普薦兩物並

列則猶知嘉薦為葅醢普薦為鉶羹也（注見禮）晉賀循宋崔凱作祔祭儀以今世無廟設祠坐于客堂東向祭之其辭曰敢用潔牲嘉薦于皇祖某君則以嘉薦為吉薦矣又設死者坐南向祭之辭曰嘉薦祔祀于皇祖某君則是全不知嘉薦之為祭物而一日嘉薦于再曰嘉薦于夫虞祔之祭雖漸以即吉而仍未吉也不觀士禮又云哀薦虞事哀薦成事又云哀子某圭為而哀薦之乎而可嘉薦乎

作主說

古作主之說不明大約既葬之後具以棲神而三年

喪畢即春之為廟祀之用故左傳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烝祇此一作主後並不再作而公穀不知何據謂虞祭一作主以桑為之謂之桑主又謂之虞主練祭一作主以栗為之謂之栗主又謂之練主（既作練主則虞主埋階間）大桑栗古有之魯論哀公問社于宰我本是問主故曰周人以栗言以栗作主也若桑主則國語襄王賜晉文公命文公設桑主皆是但獻公喪久在虞練之外其仍用桑者以喪祇一主桑與栗皆可用也且卒哭祔廟吉禘遷廟從無練祭易主之禮若公穀注皆引士虞禮桑主不文（不書也）吉主皆刻而謚之為

據則今本儀禮並無此文總不可解

鄭氏祭法注謂大夫士無主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練而入廟（謂以幣帛作神主入廟）許慎五經異義亦曰大夫士無主結帛依神士結茅為蕞此最不通者天下無無主之廟大夫三廟士二廟下士一廟有廟而無主一不通也廟無二主然亦不一主何則有配主也（如考必有妣）正主幣帛配主亦幣帛何所分別二不通也據檀弓重有主道雖重不知是何物然必有主而後有重今士喪禮有重矣有重則何以無主三不通也尸與主相表裏迎尸于堂

則主必隨之尸即主也故尸作主解（如太康尸位作王位類）今士虞禮有尸矣有尸而無主四不通也左傳哀十六年孔悝反祏于西圃祏者主函也以廟室西壁下作石函藏主故以為名傳又曰典司宗祏是也今孔悝有祏則大夫有主矣曰無主五不通也徧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八寸右左者考妣也八寸者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而殺二而得八寸大夫禮也是大夫本有主曰無主六不通也（宋司馬光設帛代重名為魂帛今世用絹帛所張代主居中成饗祭皆幣帛作主之意）主製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

一尺此何休范甯徐邈諸儒據春秋孝經爲說皆然其云正方者謂四面等方也穿中央者穿主之底中而植主于竅也達四方者其底之中竅四達于方沿皆等分也今主判兩爲一有面有陷高一尺二寸濶三寸厚一寸二分不惟與古制乖反杜撰無據此朱程頤所造蔽朱氏家禮而即以高尺有二寸言之明明天子之禮冒昧僭越豈可爲訓且公羊傳註所引禮文有云主刻而謚之謂祇刻謚于其中更不列顯考皇考諸稱與子孫奉祀之註則自入廟以至遷廟祧廟升食于廟皆不必更名易稱別作題註此通式也如武王主祇稱武王則在成王可入禰廟在康王可入祖廟在文王皆可入不遷廟升食祖廟類今四方之木則或前書官謚及府君處士諸稱而左右與後皆可書名字生卒及諸所奉祀之人而乃兩作判合以棲神之具而至與符傳劵契同其形製大無禮矣先伸氏嘗謂古碑之製四方如柱背面左右皆可書故下窆之碑猶乃所謂豐碑桓楹者以狀如郵表之柱因以謚名楹即柱也漢唐書銘頌于上形製不改故馬援勒銘稱爲銅柱而顏真卿家廟碑四面皆勒文凡柱石从主不惟聲諧亦以形似則主背四面此考之古制而歷有然者今從祀學宮木背必書行實亦此意若其主冒名室

不名櫝藏食藏韞玉器主室名匱不名匱藏書器主函名椷不名龕塔下韮此亦朱氏家禮所沿謬不可不正詳見祭禮通俗譜中

練祥禫說

（練）期而小祥又曰期而練期者周一歲十二月也小祥者小即吉也練者服也除重服而易練服因祭于主前曰練祭則練又祭名也然又曰十三月而練以除去十二月然後練祭則十三月也但在是月中亦必筮日而後祭曰爲此常事此士虞禮文後同是時居堊室寢有席男女皆變除凶服故又曰期而除喪喪者服也除喪除去喪服也然者不解除喪是除服因以二十五月而畢謂三年喪畢則此期而除喪者可云除三年喪乎又公羊有作練主禮見前穀梁有壞廟禮謂先易廟檐改塗廟壁以示新主有入廟之意則春秋並無此文不可爲據

（祥）又期而大祥又期者周二歲二十四月也大祥者大可以即吉也又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謂三年之重服則從此畢除也二十五月者以除去二十四月然後除服也是月中亦筮日而祭祭詞曰薦此祥事是時黝堊室加白以黑復居殯寢中門內

禫　禫者延也延引歲月也三年之喪至是將盡而又從而延引之遂為除服之祭而借以為名但古禮盡亡竟不知禫在何時一曰二十五月而禫此王肅說也肅據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之文（是月不頂祥月凡此月禫則必改月作樂）以為是月即祥月也祥月則二十五月也一曰二十七月而禫此鄭元說也元據閒傳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以為中者閒也閒一月也（喪小記中一以祔謂閒一位以祔）二十五月而大祥閒一月則二十七月也兩說並行在魏晉閒制禮者尚彼此遞用至唐後多從鄭說以戴德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而

大祥二十七月而禫則直限月數且士禮禮記皆二戴所傳其言或可據又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夫期喪匝歲尚祥禫閒月則三年之喪必不能同月可知且同月則十餘日閒何必又立一祥名乎又且祭須筮日祗此數日內筮祥筮禫其于剛柔遠近上旬下旬之閒何所分別且安必兩筮之皆在旬首一日況禫服幾月亦無明文自三代至今日亦並無一人能指其數遂有麤糟叔孫謂禫服一月者夫禫服一月何異于期且喪服之度有以歲為度者三年期是也有以月為度者功衰是也有以時為度者緦是也既立一服未有日服而日除者況如王肅說則此數日閒兩服兩除焞嫐之喪也蓋喪不折月三年之喪必須三十六月則二十七月而限滿之說原屬謬誤故予謂重服期年（自麻服）祥練又期年（練服）禫又期年（纖黃服）此喪服之節其說見予三年之喪不折月篇弟在禫則可牀可還內寢可作樂可飲酒食肉則亦幾幾乎撤喪矣

士虞禮有云吉祭猶未配謂禫祭原在寢若禫月遇吉祭如四時之祭則即在廟行禮而猶未得以妃配以哀未忘也據此則似是月值時祭即可以死者之

主入廟共祭特無配耳如是則與春秋三年致主特行吉禘之說又不合矣大抵春秋言禮不以喪祭廢吉祭凡喪祭之中仍行吉祭如所云烝嘗禘于廟者此在卒哭即行之不必新主在廟也如僖七年閏月惠王崩至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是時王喪再周尚少五月然即祭文武是不俟祥禫而祀廟明矣至于襄十五年冬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平公即作主而烝于曲沃則祔主返主仍行時祭此是恒禮特致主入廟必需三年故吉禘莊公譏其太速以三年之期尚未滿也

諸禮于喪祭吉祭之限俱不甚明且往往與春秋牴牾而誣春秋者則又仍據諸禮以爲斷嗟乎古禮盡亡安得起諸儒而遍質之

古有飾墓禮明代勒有定制如石碑一品螭頭二品麒麟三品天祿辟邪四品至七品圓首方趺其石人石獸望柱皆有差等以品級爲多寡大小時有云五月飾棺三年飾墓以華時無暇可漸飾也故附識此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庄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漢 較

喪禮吾說篇五

奠祭說

始死奠 始死禱復後將遷尸作始死之奠止以脯醢醴酒奠于尸東檀弓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謂養疾餘所賸物也閣者庋閣藏物所也

襲奠 襲奠將襲時陳衣而奠之或曰即始死之奠而更其名見禮註然不知所據

小斂奠 小斂陳所斂之衣而奠之設于室內在尸東而無席以此時尸尚在牖下未出堂也士禮乃謂奠于東堂下誤矣檀弓子游謂小斂之奠當在東方以曾子言西方爲非要皆在室內喪大記曰小斂于戶是也其奠不過陳一鼎或醴酒脯醢而士禮有鼎俎籩豆升降兩階公然在堂行大事已不可解且據其立說此時尚未置重（重見前）乃曰奠者由重南而東則直是在言瞻語毫與行事不相顧而漢晉儒者尚引以爲據何耶

大斂奠 即殯奠 大斂陳所斂之衣設奠于堂在尸東而有席

以此時尸在堂也士禮反謂設席在室內之奧其鼎俎籩豆皆由楹內入于室更不可解豈大小斂奠必兩楹與尸相左耶又曾子問云大功之喪可以與于饋奠之事乎言代爲饋奠也故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士禮大小斂皆主人主婦親奠而以衆主人佐之又不同

（朝夕哭）雜記士禮皆有朝夕哭即周禮春官所謂朝暮哭者以殯後哭有常度必朝時一哭夕時一哭也但哭必有奠其奠用醴酒脯醢其時則朝以日初出爲度夕以日未入爲度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與士禮減燭闔戶又不同

（朔奠）謂月朔奠也殯後逢月朔則必奠其奠用特豚魚腊三鼎有豆無籩又謂之殷奠（亦但見士禮他無據）以較諸奠稍盛也但月半不奠有朔奠無望奠此即諸侯有朝享（即朔祭）無望享之義惟遇薦新則一如朔奠禮檀弓曰有薦新如朔奠作士禮者亦襲其言

（啟殯奠 遷祖奠 祖奠 大遣奠）葬前一日有啟殯之奠日未出時以燭有奠于柩西遂易車載柩辭祖于廟謂之朝祖亦謂之遷祖（曾子問有不遷于祖之言此又舉變禮說見前）當是時以啟殯奠物隨柩車行即朝時正柩于兩楹之間猶以其奠布柩西至辨明然後徹啟殯奠而設朝廟之奠於西階謂之遷祖奠（若有禰祖二廟則須葬前二日入廟一日朝禰一日朝祖設二遷祖奠）及日昃時乃却下柩載于階間之蜃車（車稍低而行者地如蜃行故云）（實即輴車也）載訖備棺飾柩車向外乃始徹遷祖之奠而設祖奠即祖道之祭也（祭行道神）于是遲明（此葬日也）徹去祖奠行大遣奠之禮（遣者送也）又名大奠大奠者加于常一等士用少牢大夫以上俱用太牢有鼎俎籩豆而無黍稷祭畢即包牲下體載于道車大夫包五士包三謂之包奠一曰雜記包奠讀書別一祭名然証禮者則皆以遣奠當之晉賀循曰遣奠之禮士陳五鼎庶

物畢備苞之以葬今既不能備禮宜加于常奠以盛送終正指此也（古以明器入壙外又有重鬲包奠筲甕諸物此在西北可行若東南山塋未經掩土而蟲多蛄螻羣嚙之矣）

（墓奠）葬畢主人爲位哭乃以几筵舍奠于墓左謂之墓奠奠訖祀后土氏周官冢人作后土氏尸以此

（虞祭）于是反哭設虞祭于堂檀弓所云葬日虞又云日中而虞即葬之日中懼神無所依而急歸而虞之故又云速返而虞虞者度也安也度親之所在而設祭以安其神也其改奠稱祭者以饋奠者事親之禮此則以鬼神之禮事其親也但其祭不一士有三虞（見說）

（祔）是日虞隔日又虞明日則又虞凡四日間而三祭其祭法則他無可考唯雜記上大夫之虞用少牢下大夫士俱用犆牲而士虞禮則竟作盛祭設鼎俎陳饌具立尸布几筵宰牲視豚觧豆籩鉶芼分主人兄弟宗老賓客及門內門外諸位饗獻迎酳酬酢以至祝噫歆告利成陽厭尸謖而後已姑論此半日之間時有不及而卽以當日行壙下棺結壙封窆諸大事歷歷計之其爲皇遽追促矜慎勞勩者何限乃復爲此煩重之舉不惟力所難周抑亦心不暇給兄所記儀節又復煩褻稠雜一似安徐閒緩之所爲此直是可言不可行之謬語徒飾觀聽者又况是日辨明作大遣奠牲鼎几筵已稱極盛豈有半日間隔三時而兩宰牲牢兩治鼎鉶之理又况自此以前連作五奠如啓殯遷祖祖道舍墓祀土了無一刻之停息將所稱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之謂何又况三虞五虞七虞九虞卒哭祔祭其爲宰牲牢而治鼎鉶者方未已也吾故曰諸所言禮斷斷非先王之禮而戰國禮也况士禮則尤甚也或曰然則虞禮可廢乎曰非廢虞也吾特疑夫行虞禮而行之而必不可行如是禮者也

（卒哭）卒哭之祭在虞之明日祔又在卒哭之明日皆是大祭故雜記謂上大夫以上卒哭與祔皆用太牢下大夫及士卒哭與祔則皆用少牢祗士虞禮以三虞卒哭爲一祭又云卒哭將旦而祔則薦似卒哭有薦而無祭又似卒哭專爲祔而設誤矣其曰卒哭者謂朝夕之哭于此卒也曰卒哭爲成事者謂生人之事畢而鬼神之事從此起也見禮註

（祔）祔與卒哭接日亦用少牢但當先日製主（前見）至是日則送主入祔于祖傍設祭祭訖復迎主還寢俟禫後吉禘則然後致主入廟改先廟而諦昭穆焉曾子問云凡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示不祭也至卒哭成事則卽于卒哭之際先祔一日迎諸主而各反其廟以爲祔地若無廟無反主則如朱虞蔚之云客堂設祖位而告祔爲無不可耳

（練）練祭一名小祥以期年之後將易練服故爲此祭所謂十三月而練是也但練雖卽吉之祭筮日刑牲然仍以喪禮行之故大祥旅酬小祥不旅酬雜記云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不同

（大祥）二十五月而大祥其祭與練同小異者不旅酬耳

先仲氏曰小祥十二月大祥何以止兩月蓋小祥大祥不分兩節共得一十六月小祥祥之始大祥祥之終耳故初祥改練終祥改縞縞與練皆漱練精熟之名世統稱縞練是也餘見前

禫二十七月而禫筮日而祭易禫服餘見前

吉禘（吉禘）吉禘者吉祭也其謂之禘者以諦視昭穆而合祭之也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于廟必祧一遠主使諸廟各遷升之而闕其所應入之廟以待主入于是迎羣主而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謂之吉祫（以合祭故也見鄭氏說）又謂之吉禘（見杜氏註）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襄

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也但此祭在二十七月禫祭之後又一月而筮日卽吉故魯莊以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閔二年五月裁二十二月而遽行吉禘左氏卽譏之爲速若僖八年禘于太廟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則雖皆行禘祭而俱非吉禘蓋五年之禘四時之禘雖皆名爲禘而與三年喪畢諦視昭穆之祭又復不同（說見予論語稽求篇）諸禮並不及此祭而漢晉以後儒說紛錯以致王鄭之徒各主禘祫二祭以爲門戶此皆言禮之最無狀者然則周禮在魯其所賴于春秋者豈淺鮮哉

爲位說

爲位有二一是死者之位設其位而哭之不必實物但虛爲之坐（虛布坐席）若在野與巷則有帷幔者亦設虛坐否則第哭于其所所卽位也一是生者之位先設主人主婦之位而後衆主衆賓及內外宗人有司執事以次序列大抵以五服重輕定序列遠近之等（服重者與死位近服輕者與死位遠）凡哭奠成服及賓客弔贈窆葬虞祔皆以服位爲次第（周官諸子職正羣子之服位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謂以服之輕重爲位）服卽位也第此是周禮在春秋皆有之故襄十二年吳子乘卒傳稱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言張帷國門外）同姓于宗廟（出王之廟卽文王廟）同族于禰廟（同族謂高祖以下）此是死位而昭二十一年蔡平公太子朱以喪

主而位在衆子之下與長幼齒則左氏譏之此是生位乃其禮舊無明文至戰國言禮家又參錯不合如奔喪哭父之黨于廟檀弓兄弟吾哭諸廟而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夫兄弟遠兄弟皆父黨也父黨皆哭廟卽云有殯在堂然周不殯廟此是諸禮之言堂雖有殯而廟仍可哭何必側室又哭母之黨于寢師于廟門外而檀弓謂父之友哭廟門之外師哭諸寢則一廟門外而

哭父友與哭母黨不同一師而哭廟門外與哭寢又不同若哭朋友在寢門之外所識在野而喪小記云哭朋友于門外之右則不知此寢是適寢內寢此門是庭門外門兩相貿矣至若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曾繆公哭陳莊子于縣氏子思哭出母于他室曾子之徒哭父于所居之次則皆以意爲之並無一成之典可爲據者若夫生者之位則定于始死之際而彼此各異如喪大記既正尸後則主人坐東方主婦坐西方自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士貴賤皆然而至于父兄子姓有司庶士與命婦姑姊妹在國君則各分東

西立主人主婦之後而在大夫卽命夫命婦東西分坐若夫士則無不坐者矣乃爲士禮者亦曰衆主之位唯命夫命婦得坐而餘皆不坐此與大夫禮何異夫君卿大夫皆有陪貳主從長庶名分截然士亦何遵而可使五服之衆及異姓司事立以待命大無禮矣况其所記者東西上下猥瑣煩褻倀倀欸欸雖欲大設綿蕞聚生徒習之而必不可遍者吾故曰士禮襲禮記而更無禮非無謂也蓋主位大略惟檀弓引子張所言謂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二語盡之自始死二斂以及葦窆卒哭虞祔祥禫爲位皆然而其餘諸位則文王世子有云其公大事一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此實該括諸位之語乃不善承者又倡爲無服爲位之說以致大謬如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偏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謂嫂叔無服子思哭嫂宜無位而亦有位何也蓋已雖無服而妻與嫂則娣姒有服者也（娣姒妯娌當小功服）必使妻先踊而已繼哭則位次先後庶幾不亂此匪直子思之哭嫂如是卽申祥之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蓋妻之兄弟無服者也妻與其兄弟則有服者也婦倡偏而後哭之位在則然也其于爲位之義非

不委悉然而有不然者先仲氏嘗曰夫哀不可假待位成而始發哀則哀已遠矣且幸而子思申祥各有婦耳萬一無婦與有婦而各不在如之何

奔喪說

奔喪者謂在外聞喪而奔歸者也其奔歸之時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固不必言（曾子問引老聃曰見星而行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但男子婦人俱在殯東西而坐哭則以歸時旣殯殯在西階則婦人不能居尸柩之西此猶易曉獨是入門時男從西階升婦反從東階升此不可解按曲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不忍變異

故仍由西階若婦歸奔喪則本家之姑姊妹女子子也鄭氏謂入自闈門故由東階則此門非庭門係堂東通廟之門謂之闈門（見周禮匠人註）其階非阼階以其當闈門而入階面向東謂之東階則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以下禮也卽天子諸侯亦必其女子子爲諸侯夫人而後可從闈門入他卽不然乃以此爲奔喪通禮誤矣至升階之後不論男婦皆殯東西面坐哭盡哀男括髮袒婦人髽凡三日三哭而後成服其必殯東西面者以周殯在西也（今殯在中堂則仍以男東婦西爲位）若不及殯則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東卽主人

位（婦人西位）遂冠歸入門復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東卽位拜賓如是三日成服若聞喪不得奔喪亦括髮袒襲絰絞帶卽位三哭三日成服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括髮袒絰遂除于墓歸哭盡哀舊云除于家不哭則括髮袒而歸與前奔喪不及殯哭墓而冠歸者相反此從鄭註正定若不哭則益無禮矣夫在堂有人歸不得見此在豺獸猶生哀而況于人乎昔漢李燮喪父至十年後始還鄉里悲慟號哭哀感路人唐太宗過慶善宮見母竇太后所居便號慟不輟今乃以不哭二字致晉董助作喪禮答問或疑所哭而助坠以不哭答之則過信儒禮而喪失人心吾故于喪禮哭泣之節一概不論此其一也

凡齊縗以下非親喪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袒亦三日哭成服若所爲宗遠則成服而往

至有喪自外來者凡諸侯大夫皆用裳帷障柩如菆橧然而載柩于車若賤者用葦席爲輤以襯柩行故又名櫬及入門脫車于阼階不去裳帷而升堂舊云入廟門則廟雖可殯然不去裳帷似于朝廟後飾棺之禮又未合矣但周殯西階以其將遠而作賓也今作賓而歸反不忍遠而卽殯之兩楹之間此見公羊

傳昭公喪歸殯廟之禮今原非周制則直上東階稅諸中堂而殯之何嫌忌焉

贈喪說

贈喪有贈含贈襚贈賵贈賻四名總稱贈喪以四者皆喪中禮也特四名所釋凡義與物皆不殊而其中有贈死贈生之分如公羊云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而穀梁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皆與諸禮所釋彼此各合而獨是含與襚所以贈死賵與賻所以贈生兩各不同故荀子曰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今含與襚前說已詳

言之矣若賻之與賵其繞爲助生義有難明據春秋
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車馬也三年武
氏子來求賻索財用也蓋賻者補也喪有費則補之
故周禮宰夫掌邦之弔事與器幣財用而曲禮云弔
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則賻爲助生不待言也至車
馬則何所用之按士禮有薦馬禮所以駕乘車者乘
車魂車也故雜記云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所以爲乘
車之用而春秋哀廿三年季康子使冉有弔宋景公
母而進馬以賵此皆爲送死而設不專賵生故少儀
又分賵馬賻馬二名賵馬送死賻馬賵生惟送死故

賵馬入廟門惟賻生故賻馬太白兵車不入廟門而
庾氏舊註亦謂禮既祖說載道見廟而後賵馬入設于廟
庭所以供駕魂車也既駕魂車則大白兵車并設戎
路儀亦陳在禮所爲助生人以行釁儀也則節賵一節而
又分死生見既夕云受羊如受馬以受馬送死受羊
助生故謂之如則賵車馬外又復有幷賵羊畜諸物
其爲送死與助生兩皆可通不足拘也至于贈襚之
外又有賻幣一名如士喪禮有贈幣無常語雜記亦
云爵入之賻也三玄二纁似贈襚贈幣又屬兩事贈
襚送死賻幣助生故士禮又云賵玄纁束與設襚不

同然而助喪助葬皆不宜有用幣之事財可補助幣
則何名雖鄭註蒙溷其于雜記士禮皆不明指爲賵
死之物然亦未嘗曰此助生者若正義于爵人之賵
則直曰賵所以送亡者納于椁中則玄纁束帛仍是
襚類觀周禮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雖列四名而
玉卽是含幣卽是襚此可驗也若夫賻賵含襚皆是
贈物故統加贈字然亦有專稱贈者荀子曰貨財曰
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佐
生贈襚送死穀梁亦云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卽
既夕亦云知死者贈知生者賻則于四名之外又別

有玩好之物可以送死而專名曰贈者此在漢後儒
者皆未指出觀者審之
禮莫備于春秋故予之說禮必以春秋爲主而三禮
次之然春秋祗左氏傳耳若公穀則直職國人所爲
無禮之至矣如含賵諸禮雖屬各出而列國往來則
祗遣一使兼行其禮故春秋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
且賵左傳曰禮也此彰彰者乃公羊又曰歸含且賵
以二事兼行爲非禮也按雜記諸侯使人相弔含襚
賵臨皆同日而畢事則雖含賵有二節而一使一日
例必兼行原未嘗曰當遣二使且當用兩日也故賈

服駁義亦云弔賵並行賓與介代有事焉諸侯相於尚遣一使而責天子以異人異日其可通乎兒周制天子于諸侯之喪但致含賵若二王之後則一含二襚三賻四賵四事並行豈有遣四使行四日之理又兒此來含賵但以諸侯小君原得以侯禮行之故一使並行此周制也此正韓宣子之所謂周禮在魯者也乃穀梁不通又變其說曰含以早而賵以晚二者交譏謂含主實口當在殯先賵賻喪車應在臨葬一則緩而一則速故以爲譏則天子諸侯邦國異處雖急行赴告猶恐必不能逮事故諸侯奔喪其于京畿

遠近祗行會葬而殯臨不與焉乃以天子弔諸侯夫人而責其失時可乎兒含襚諸物祗以表義不必適用故諸侯有既殯而奠含則以葦席承含物既葬而奠含則以蒲席承含物既殯既葬皆可以含不必奠納之口也是以君使致含亦有親含授含之别謂自既斂後以至既殯則使臣到彼親自致璧于殯上卽名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而主人受之卽謂之授含夫止奠于殯未嘗盤巾而飯之而卽爲親含然則含之不必在殯先明矣兒葬後致襚春秋有之據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夫僖公之喪已越九年成風之喪已越五年然左氏猶稱有禮以爲諸侯相於苟無忘舊好則雖事後行禮而春秋不譏何則借禮以飾情則其來有名五年之襚與五月之含無以異也是以左氏亦明曰諸侯之相弔雖不當事苟有禮焉則必書乃戰國言禮必曰送死不及尸卽爲非禮夫秦人豈不知是時不及尸而來襚左氏亦豈不知此爲不及尸之襚而反稱有禮人亦從此而思焉可矣

喪服變除說

（始死）始死男子去冠而見笄纚（士禮作𦀚斯字聲誤也笄者貫髮者也纚一名縰卽韜髮縿也）服白布深衣（十五升）麻屨無絇（無屨頭飾）徒跣扱上衽（以衣外襟扱腰帶間）交手哭無數婦人則去笄纚而見露紒（紒者結也以纚結髮而露于外者）亦白布深衣（曾子問女改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其哭踊與男子同此考之諸禮與戴德喪服變除及魏晉諸儒所言禮而無不合者其齋期以下男子著素冠婦人骨笄而布纚其服皆白布深衣白屨無絇若大主人祗去冠不解髮者蓋冠不易去髮不可解雖免必郄冠凡有事袒免（見後）冠所必去而隨去隨著至于髮則始終不解卽括髮非解髮也易最重首髮（說卦乾爲首巽爲髮）論語春秋則皆以被髮驗時世得失（論語吾其被髮）

（春秋以被髮而祭爲名戎禍）乃不意唐宗制開元禮有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之說而趙宋一代宗之至今不改此在言禮家所最宜禁者

（襲）及遷尸之後至將襲時（大夫次日士在死日）仍加素冠于笄纚之上以覜襲（此素冠無大夫士之別）大襲訖始去笄纚括髮而袒（括髮以麻片從項中而前交會于額然後郄繞于髻如幓頭形）婦人麻髽（如括髮說見後）其齊期以下男子著免（音挽以布廣二寸亦從項前交額而繞于髻如括髮卽今白頭帕也）士喪禮小斂主人括髮衆主人皆免是也（喪服變除謂不杖齊衰皆括髮誤）婦人以布髽（如免說見後）小記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

（小斂）將小斂男子仍加冠于括髮之上環絰覜斂此時冠有等差而絰無等差冠之等差諸禮皆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素委貌是也（爵弁以爵色爲弁延委貌周士冠名）絰則皆以環股之繩束之爲絰而其末不絞散垂腰間故又稱散麻（見後）大夫士皆同之雜記所云小斂環絰公與大夫士同制是也乃斂訖又投冠括髮卽檀弓所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投冠括髮者祇此括髮是就所巳括之麻而重加整理故曰括髮不改謂不改斂前所括者而加葺焉非再爲之也

（大斂）至明日大斂則又再加冠于括髮之上婦人骨笄而纚以覜斂斂訖投冠去笄而然後成服（去爵弁委貌而服喪）

（服）五服內外皆服所應得之服而亦去其免與髽但是時衆服祇素冠深衣不笄纚不徒跣卽主人與衆主凡當免者亦祇免于喪次而出外仍冠禮云孝子非從柩行與反哭而歸則不免于堩堩者道路也謂道路必著冠也然則初喪之必有冠而必不得被髮如此（括髮然後袒若冠則不袒而襲矣以冠尊也）

（成服）于是主人易喪冠一名𦅨冠而右縫（帽頂有辟積縫向右）有條屬（額作纚帨與冠縫合）其服名齊衰（無斬衰見服制并異等說）有衰（布六寸綴襟中）有辟領（領旁二幅折布向外）有負板（背負布一尺八寸）不緝（不緶四際）加

首絰（束冠）而絞要帶之散垂者（小斂前散帶卽散麻見前至是絞之）既久禮三日絞垂是也乃授杖喪大記君大夫喪皆三日授杖士止二日授杖（士亦三日成服但士連死日數故止二日）而喪服四制謂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雖以君喪言之與大記別然其爲爵設（杖爵也爲有爵者設）木四制妄言而士禮遵之因以貴賤限授杖早晚謬矣于是以菅草爲屨（出左傳荀子）寢苫枕凷（塊）哭晝夜無時啜粥不食菜菓寢不脫絰帶主婦箭笄（竹笄）布總（布一寸作髻一圈）而露紒（露髽之束髻笄髮者）齊衰無負板而裳連于衰（連縫）無首絰有帶（麻）有杖其他五服男子凡冠與衰裳並同惟

小功與緦冠繐左縫(縫口向左)期以下縗衰(縗際四)大功以下無衰無辟領負板其屨則期麻屨齊衰三月大功繩屨小功緦吉屨五服女子期榛笄(笄即榛)大功以下折首笄(吉笄一尺二寸喪笄一尺故折吉笄之首二寸且去鏤飾)其衰則緦無衰無辟領負板餘見後服制說(凡冠服未明者具詳服制他倣此)

(葬)將葬先筮宅主人北面免絰及卜日主人又北面免絰涖卜至葬之前日大夫士免而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士禮所云婦髽丈夫散帶垂是也其服則仍如常服然遇有事必袒免如遷祖拜賓舉柩載車諸節主人必袒逮事畢而襲惟柩行則不袒以在

道無袒禮也至下從賓士又袒歸而襲將入門又袒凡遇袒則去冠著免若五服送葬者雖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反常時應得之服)故又稱反服但又有葬時之服據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解者謂葬時反吉與神相接其禮不可以純凶故去喪冠著素弁周禮司服所云如爵弁而素者而其首絰則用葛而不用麻謂之絰葛且復加衰以侈袂一如錫衰之製則在昔皇氏熊氏已多疑義而鄭氏亦謂此天子諸侯之制無與士庶故予作葬服說但置不論而陋儒無學恐有訾予闕漏者因復及之

(虞)士三虞每虞主人兄弟如葬服必免而散帶婦人髽賓與執事則一如弔服若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謂遲葬者不及三月則葬後雖虞而未當虞時猶不報也(報訃也)故主人皆冠及虞(正當虞時)則皆免矣皆者主人及兄弟也又喪有受服(內堂而轉必有撈受處爲受服)天子諸侯大夫虞而受服士卒哭受服又小記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以虞祭在寢祔祭在堂祭時不用杖也非除杖也

(卒哭)卒哭受服男子易首絰腰帶之麻而變爲葛婦人無首絰而笄與帶又不變(婦尚質故重服不變)諸禮謂婦變首

絰且謂箭笄變惡笄(笄即榛)則于婦人三不變(笄總帶)之說顯相悖矣至三年受服則喪冠六升今受七升喪服三升今受六升婦人並同若喪屨用菅士禮謂受以蒯藨屨則屨無藨名蒯屨即菅屨也至期大小功則並變麻帶爲葛帶婦人亦同其受服則期冠七升今受八升服六升今受七升大功冠十升今受十一升服九升今受十升若齊衰三月與緦麻俱無受服以服止三月但可除而不可變檀弓所云既葬各以其服除是也是時三年居門外堊室(大記練後居堊室不同)疏食水飲若齊衰亦居堊室則期在未葬以前有之他

俱不然蜀譙周云齊衰三月不居堊室
(練)練祭先發日筮尸視濯皆絰杖而入有司告具而
后去杖至送賓又杖以是時杖未除也祭畢易練冠
卽練白布素纓角瑱初無瑱至是以角爲之除去首絰所不變條屬
受以七升布之服而除去衰與辟領負版衰凱所云
小祥小吉故去當心之縗與肩背負荷是也特古吉
冈皆有裘喪裘無貴賤以鹿皮爲之而小祥以前裘
陋而袂短且無袪至是加以袪而廣大之且加褐衣
故檀弓曰鹿袪而裼之易麻帶爲練帶卽練布緇屨無
絇婦人不變帶至是幷麻帶亦除之是時飯素食有
喪禮吾說篇　卷五　二十
菜茹鹽酪而未有醯醬
(大祥)大祥吉服而筮尸朔服而祭祭畢易縞冠素紕卽纓
不組纂纓緌除去素纓不組而除條屬受以十五升深衣而除
去衰服以素布爲中衣縞帶白布白屨白麻而除杖斷而棄之
出堊室居外寢喪大記作禫食醯醬乾肉
三年不緝衰不知其緝在何時或謂三月卒哭當緝
衰晉周續之作釋禮或問有云斬衰卽齊之不緝者終三年
答曰否也卒哭三月當緝衰而魏顗非之謂斬至卒
哭更以六升布爲衰已漸輕矣如彭此三月而卽緝
之則于斬衰之名何居且禮云女子子適人有父母

之喪旣已成齊衰服矣禮女適人降一等緝衰而夫出之不卽
改服二之還家當改斬服則必待旣虞而後得改爲斬衰以非喪節
不改者是旣虞卒哭其爲斬方未已也何言緝也乃虞
喜又曰女子待斬謂待斬衰之受服耳非待斬衰也
夫斬衰者服喪之稱不必終喪以立名且父母情等
母服止齊而父斬三月何足怪乎于是又復有期年
緝衰之說如魏休寧謂期而小祥則旣練之服易以
功衰練衰九升大功衰亦九升未有功衰而不緝者必欲緝衰則
此時是也然而徐邈持論謂喪服雖變備載禮文變
斬爲緝經無明証此豈于變服大節倘有所遺蓋實
喪禮吾說篇　卷五　二十一
無其制也而宋庾蔚之又竝反其說謂疏衰之後不
受疏衰斬服之後豈復受斬昔賀循論禮亦謂緣情
制禮定有變降誰謂斬衰獨不變者乎謂衰竝未緝
其緝衰之說禮竝無文而衰服之除則實在二十五
月大祥之際蓋三月受服期年又受服皆以漸易輕
而衰猶如故至二十五月而頓除衰服易以深衣故
公羊傳荀子諸書皆云三年之喪以二十五月而畢
夫喪者服也畢喪者正畢此不緝之服也是三月受
服變而不除再期畢喪除而不變蓋不緝之衰至此
盡除何用變緝乎

（禫）禫用玄冠朝服而祭（玄衣黃裳）祭訖易纖冠（青色白）采纓惟深衣如前中用纖布衣黃裳而外加革帶（說見服制）佩帨之屬除麻屨而易吉屨至吉禘之後則玄端以居而終三年焉是時寢有牀始飲醴酒至吉禘後始還內舊說自祥祭至此其變服凡六節頗不確今彭記其明確而可據者如此

（稅服）稅服謂聞喪之遲日月已過而仍爲之追服也其服以聞赴之日爲始不復計死者月日故鄭氏謂當追服全服而王肅謂宜計死日而服其日之殘者限滿即止則孔疏有云萬一限內止（止）一日而聞喪將不服乎抑當曰成服即當日闋乎若稅服有等舊說卑爲尊稅尊不爲卑稅大功以上稅大功以下不稅則緦小功不稅是兄弟遠處終于無服檀弓曾譏之若晉黃勛作答問有云小功緦麻在遠聞喪舉哀而已不復追服惟兄弟及從父兄弟大功以上降緦麻小功者雖日月已踰仍爲服制此本喪服小記爲言又范堅答問期大功服既終而奔赴云何范云未葬者反服而臨喪已葬者素服而之墓

（杳服）先仲氏曰凡喪服杳行皆以重包輕以麤包細但遇成服卒哭祔練諸節則加所應加之服于本服之

外曾子問服問諸篇多爲疑義而魏晉聞備則竟以此爲一問之市然言人人殊仍無成說予特以先仲氏數語該之此眞精于論禮之言

喪禮吾說篇六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潢 較

服制說

(素冠)始死著素冠卽白布冠也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齋則緇之言大古之冠常著白布而至于齋則以鬼神尚幽闇故緇之及三代時始以白布爲喪冠而以緇布爲大夫士常服之冠故春秋狄滅衞則衞文公以喪禮處之爲之冠大白之冠雜記云大白緇布冠不緌(緌冠飾也)以質不用緌而玉藻有緇冠續緌語則以緇冠爲諸侯始冠之冠故緌之但三代無卉木之布(今木棉布)其所云布則皆麻枲之屬也禮運後世有絲麻則間以絲爲冠如論語所云今也純者此練冠耳今則以卉木爲之先仲氏嘗曰始死變服反不著麻枲而著木棉知此者鮮矣

(素爵弁委貌)小歛後冠則大夫用爵弁士用委貌而皆以布爲之按弁製與冕同皆以木板爲中幹廣八寸長尺六寸前低後仰(板前低一寸)衣以三升布上玄下纁(板之上下而各有旒前後)弁則不頂無旒而所衣之布則以爵頭色爲之(赤多黑少)故名爵弁(素則易以白布)今則無此製矣若委貌則周之冠名(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其製無考惟後漢輿服志謂委貌與皮弁冠同長七寸高四寸製如覆盃前高廣而後卑銳則如今帽形但較白布冠多委武耳(委武冠卷也說見後)今大夫以上並不服弁而委貌則士庶共之則卽委貌形而製爲白帽(晉樂府原有白帽名)以爲貴賤通用之冠何不可乎(徐伊山曰素冠卽帽也委貌之貌與帽聲同下帽名之所自始但有委耳委者冠卷之名秦人呼委齊人呼武故雜記曰委武之篇言玄冠縞冠之有冠卷者以帽著沿處先有幓以韜髮而後以冠合其上故說文曰冠卷也白虎通曰冠幓也所以卷持其髮)

(笄)古男子二笄婦人一笄二笄者髮笄(貫髻)與冠笄(貫冠)也喪則去冠笄而存髮笄自初喪素冠以至成服後喪冠皆無笄者若婦人一笄止以固髻而喪笄不同恆時名吉笄以象爲之刻鏤其首以爲飾至初喪則易以骨笄成服始易箭笄以竹篠爲之終喪不改小記所云箭笄終喪三年是也至齋期者則易以櫛笄以櫛木爲之故又名櫛笄又名榛笄(二木可爲櫛者)然總名惡笄以形惡也若大功以下名折笄謂爪吉笄而折其首之刻鏤以去其飾故惡笄有首有摘頭也吉笄無首無刻鏤也凡此諸笄皆于成服之後服至終喪以婦人尚質無變易也士禮謂女子子爲父母婦爲

舅姑初喪婦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則折吉笄首以笄是易笄矣互易大功之笄爲惡笄矣夫母無降服卽據戰國禮有降亦當在齊期之等齊期用榛笄卽是惡笄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曰榛以爲笄是也曾齊期之笄而可用折首笄乎士禮同據戰國禮而于諸禮之中尤復有謬不可不察吉笄長一尺二寸五服之笄總長一尺殺吉笄二寸

纚一作縰縚髮繒也其形如幧頭從額前裹髮而結于腦後卽漢時所稱卷幘者蔡邕獨斷謂元帝以額有壯髮故服幘以掩之則其製必從額反卷一如冠之卷武然先縚擱髮際閉之如卷以爲加冠之地明代之網幘猶是也故士禮云纚廣終幅尺二長六尺其廣與長亦正給縚髮之用而禮註杜撰謂長六尺者以人髮長不過六尺爲言則似束髮爲髻時先裹髻髮而後盤之以作結則人髮多不過一握而縚此終幅之繒何爲乎況古無裹髮作髻者卽曰髻成而縚之則數寸之結亦不當如此廣且長也乃若婦人纚製卽巾幗之幗俗所稱包縚包頭也故士冠禮註滕薛以卷幘名幗漢書幗皆作簂則祇此一纚而在男子爲幘在婦人爲幗彰彰可考禮製旣無明文而漢儒釋義又復參錯多不合並幘幗二物雜見引註盍亦就二物而並推之

括髮免髽 小歛之後男子括髮婦人麻髽五服男子布免婦人布髽是男子有括髮與免二名婦人有髽一名而其實名有三而製則一總皆以徑寸之幅從後髮際縮向前而交于額復從額向後而却繞于紒（髻繩也）如幓頭然而以麻片作幅者在男謂之括髮（括者包也）在女謂之麻髽（謂挫折作兩也）以布作幅者在男謂之免（說也）在女謂之布髽總一物也蓋髮必有擱旣去纚縚則復製此以代纚者故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言相當也白士禮難通有髽衰三年語而鄭氏亦不能解妄應髽可三年必非麻布二髽可恆服者因造爲露紒爲髽之解太露紒者謂無髽而但有紒也今乃以無髽之紒當有髽之幅是著髽亦髽不著髽亦髽髽法亂矣先仲氏曰無髽名髽將必有無免名免者後見近儒無學果曰免冠爲免並無加物殊不知免本絻字以帕挽額宜讀作絻不宜讀作問春秋哀二年衛靈公卒晉納衛太子于戚使太子絻而入是也禮書多省文說命作兑命不必傳說名傳兑也況十二年果孟子卒孔子弔季氏不絻而拜

皆是特失所音詁致詁春秋者仍以戰國禮解之便無從考耳若檀弓誨髽曰無縱無扈陳氏禮書謂期功之髽恐其布高廣故以無高縱無扈大爲誨此言得之至其分別則三年麻括髮麻髽期功以下布免布髽然皆以成服前言若成服後男對賓而免則女必到白布髽是三年亦易髽矣女不易笄而易髽益信髽衰三年爲非是耳

（喪冠）喪服古今不相襲其製亦不可考惟冠纓二製則前儒每多論辨而歷代相沿不甚懸遠至朱氏家禮一出則斯世翕然宗之薄海內外無弗同矣然其製

尚可疑者戰國以前無所爲梁冠也古冠名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弁與冕皆有綖（卽覆板）有武（冠卷）有纓（卽前後旒）有紘（卽組所以頂缺）有笄（貫冠）有瑱（充耳）有衡（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有綏（纓之飾）而獨無梁若冠則綖衡纓笄瑱綏與梁俱無之惟漢後輿服志有進賢冠卽古緇布冠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兩梁博士以下一梁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而于是有梁冠之稱是梁冠一名起于後世且並非喪冠卽曰吉凶可相通然三梁最貴公侯以下三品以上定非士庶所宜用且未可以貴賤多寡之數移之爲喪服重輕之等如今所云哀子三梁哀孫衆主人一梁也（又或齋期兩梁功緦一梁）且其所爲安梁者亦未當也古者緇布冠卽齊冠也三代作諸侯始冠之冠然形如覆杯若今之帽製小雅名爲緇撮原難安梁卽欲安梁亦當安帽盂之上豈有以褙紙三寸如指帶一條可區作三梁之理且此三寸紙可稱冠乎且據其所爲製亦有條屬條屬者謂屈一條繩爲惓而屬之冠也古吉冠之製冠惓與冠不相屬先着冠惓一條于額間而後加冠以介之冠是冠惓是惓兩不相屬屬者連也故玉藻曰縞冠玄武（卽惓）冠與武異材

故異色不相連也至燕居之冠則連屬矣故又曰居冠屬武而至于喪冠則以凶故連屬之（凶與褻皆不文故燕冠凶冠皆連屬觀練冠以近凶屬祥冠以近吉不屬可驗也）名爲條屬（條以繩故名若冠惓則有委武衿二名）是幸而此三寸紙與此一條繩相連屬耳萬一如吉冠不屬吾不知此三寸紙將何以着之且衰布三升冠布六升此三寸紙中安所容六升之布且冠不露首祇以三寸紙跨于髑間則禿者不必免而其首已露勢必別著一冠于紙內而後加以紙是去纚而又有纚也且此一冠何名也嘗考緇冠之製其見于漢志者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而後卑銳而見

于諸禮註者大抵以布爲摺襵連作辟積從額著之而組于其後其在吉冠則襵多爲貴辟積無算而在喪冠則用六升布作三辟積而襵而著之故檀弓曰古之冠縮縫今也衡縫謂辟積襵少則隨襵前後而直縫之今吉冠尚文辟積襵多則不能一一直縫而第并所襵而連橫以縫謂之衡縫故曰喪冠之與于吉冠以今冠尚文而多辟積非古制也陳氏禮書以縮縫爲順布之經衡縫爲橫布之緯大謬是喪冠辟積限于三數今之三梁恐亦因辟積之三而致誤者故其三梁亦嘗稱爲三辟積然而三升之布未見尺寸安所辟積況其製皆非

喪禮吾說篇 卷六 七

是也

古製用六升布今麻之文疏者作三辟積其辟積之襵則皆向右名爲右縫以吉冠向左爲陽凶冠向右爲陰也乃以布從額著至後而缺其後際名之爲頍小雅有頍者弁即冠缺也然後屈布于頂而就之名之爲冠乃又屈一條繩從額向後交之復迴結耳傍而垂其兩端以結于頷下其繩謂之武其結于頷下謂之纓吉冠纓與武異材喪冠共材故即以繩末爲纓乃又以冠合于武而連縫之名爲條屬見前其縫之也先屈其冠之布從武下而反出武外使武壓其上而縫所出布謂之外縪謂縫向外又謂之厭屈檀

弓厭冠不入公門是也于是取疏麻作組從冠前額上越數寸圜至後頍缺之際而繫之而垂其纓鄭氏謂緌結門非是在吉冠謂之組纓在凶冠謂之首絰士冠禮緇布冠缺項以青組纓屬于缺是也

蓋喪冠不緌卽緌纓之飾也其始用大白冠而不緌以質也既用三辟積而仍不緌又以凶也古弁冕有纓緌而冠則漸減况喪冠則尤無之以冠有委武則別綴以纓而垂其緌雜記所云有委武而后緌者喪冠則無委武矣無委武則無緌無緌則已駁駁不無纓之勢冠與委武不屬則別爲緌綴委武而纓有緌喪冠屬縪條即以縪條爲纓纓則纓緌俱無矣故上加首絰而謂之組纓組亦纓也謂以纓繫頍而垂其餘也然則晉唐冠製凡缺後有垂帶而頷下無纓緌者得非此濫觴者乎

喪冠不瑱充耳玉也至小祥始用角瑱今俗以兩纊垂耳傍此送死之物有子所謂充耳而設瑱者以絮作耳瑱充死耳也豈生人而可用之

五服喪冠其製並同皆有三辟積有絰有條屬有厭相外縪一云齊斬內縪非是惟大功以上襵向右小功緦麻襵向左小不同耳賈公彥曰哀重從陰哀輕從陽此左右所以分也若五服重輕與受服變除之等則但以

喪禮吾說篇 卷六 八

麻縷升數爲準而今之布麻工織俱與弟度其疏密而分別用之無成數焉

首絰　首絰用苴麻爲之春秋傳晏嬰居喪有斬苴絰帶謂斬苴麻不治而用之爲首絰爲腰帶即此是也但首絰宜細不宜大一則用以束頭如古冠組纓（見前）便于屈折一則首服尊嚴繁而不重不容加之以麤大之質士禮謂首絰大于腰帶兩無理矣乃又目首絰大搹大搹者大搤也賈氏謂用手一搤爲度而鄭氏諸儒謂圍闊九寸爲一搤則以爲四寸長六寸之冠而加之圍闊九寸之絰無理極矣尚口去五分一以爲帶夫去五之一猶有七寸其在腰亦不必勝任況據其謬說冠布升數倍細于衰而獨此絰帶首大腰細已屬矛盾然且五服之帶亦從此而升降之謂三年變葛與期之麻同期之變葛與大功之麻同（俱以大小言）大喪服有輕重之等不過以麻縷麤細言耳若長短大小何足較量身長則纓長首大則冠大天下有長纓大冠爲重喪者乎若士禮又云父喪下本（根向下）在左母喪上本（根向上）在右又以根枝上下分陰陽左右全失組纓束頭之意至朱氏家禮亦載首絰亦云圍闊九寸乃目先將麻頭安左耳上而將麻尾環右耳而結之則繩大將滅耳矣又以此服之條屬之外夫此一條繩已踰徑寸又增之以九寸之絰眼前額上何以安之（舊父苴絰母牡麻絰不通今以三年爲苴期功以下爲牡麻稍不同）

布總　布總用麻布濶一寸爲總韜束髻上而垂其餘三年布六升垂六寸齊則布八升垂八寸大功以下布十升垂十寸按廣韻有帬字註帬頭須也喪巾之垂者曰頭須（今俗亦有是名）意必即總之垂者而與其名或曰垂紒爲帬則紒本髻繩苛柔藻註所云象形可以解紒謂解紒結也結則安能垂乎（或謂纓西韜髮之繒則徑寸太狹即束髮之繩則徑寸又太闊若又云一辟博一寸一辟一褶也以二寸褶合作一寸則正如今麻圈然俗名孝圈孝帬是也）

露紒　露紒結也謂結髻也士冠禮有采紒用采繩結髮而露其纚纚髮之繩于外喪紒亦然易采繩以麻而束其根復纚其末及髻成而其繩露焉或曰露紒者即露髻也紒訓結髻亦訓結然而紒別有物矣以紒結髻則紒與髻自不同

齊衰　衰服祗一名即齊衰也但其名雖一而製則有二一以不緝齊爲齊（齊者裳下際之名）則三年衰也三年之衰不緝齊（但齊其麻而不緶緝）名爲齊衰（以不緶齊爲齊又以功麻爲齊）又名爲疏衰（左傳儀禮孟子註疏疏者麤也）而不名斬衰（左傳論語孟子皆無此名）一以

緝齊爲齊則期功以下衰也期功以下衰皆緶齊（側緶緝巾切緝麻縷郎三年衰也）名爲期衰功衰緦衰而不名齊疏衰（衎子有資縗衰）故齊衰者以上衣之衰介下裳之齊而並名之不緝之用一三年是也緝衰之用四期大小功緦是也其詳見予後說中矣（衰服異制說）今萃衆其製而言其在上衰者有衰（長六寸廣四寸）廣袤當心以摧心故表出之衰有內外襟裁六寸布而綴之當襟之中朱禮無外襟（俗名對襟）但以左襟邪綴之得毋于人有邪心乎有領（左右各開四寸）褶八寸之布爲四寸而綴于衣端其開領處將領隙四寸外屈而厭于項之兩旁謂之辟領辟

者開也又厭也其開領之布在前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寸）謂之襟襟交也在後二幅（背縫左右各一幅亦合八寸）謂之濶中以衣身唯此中濶也而于是又橫接二幅（每幅廣四寸合八寸）謂之適夫適者蓋非以旁幅之猶近身者乎舊註謂辟領爲適則領在項間未能橫出于衰也（禮文適博四寸）謂適爲辟領則適當兩肩不能開領其上也乃朱氏爲禮且制衣身之近項者謂之濶中而反鍥領以補之大裁製之法損羸補虛必順其理未有故毀衣而塡以巾者兆衣垂唯領不開任補凑之用也乃又負布一片名之爲負上綴于領而散垂其下以負之如

負板然故又名負板然而舊註謂負版之濶跨衣身八寸適八寸又兩旁各出適一寸共一尺八寸是中爲衣身兩旁爲適而朱禮以辟領在中衣身在旁則又亂矣而于是接適爲袂廣二尺二寸而長稱之其裁幅四方端正名爲端衰（衰自領至腰長二尺二寸正與袂齊）乃士禮曰袂屬幅謂不削幅也古幅廣二尺邊二寸凡爲冠爲服爲射侯爲器衣必削其邊幅二寸而袂獨不削則士禮自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今袂非衰乎而不削乎是自叛也而于是接袂爲袪袪者袖口也士禮曰袪尺二寸夫以二尺之袂而緣以尺二之袪近

乎無理故朱氏家禮謂惟袂有二尺二寸袪則縫合袂下之一尺而留上一尺二寸以爲袖口其臆說未嘗不善然而齊衰不緝合兩旁兩袖而皆不縫今縫口則緝矣況袪袂異材故燕裘豹袪不得連幅未聞同袂材以作袪飾者是以馬融曰袪袂末也繼袂之本必綴以一尺二寸之袪是袪必別綴所難明者獨一尺二寸耳先仲氏曰古袪用布四寸長一尺二寸直綴於袂外（[illegible]緣則[illegible]廣矣）其長不及袂一尺而下不環屬（[illegible]縫接[illegible]于際）乃反展其袪于袂口上而下垂焉今唐後畫家如李公麟畫孔門弟子皆有袖幅下豁不縫接

而反展于裡外得非飾乎猶在乎若大冬服不用裘又曰鹿皮無袪至小祥始飾以袪此言冬裘則然非衰制也而于是衣下有要以半幅橫綴衣身用以掩裳之上際要旁有衽以布三尺五寸裁一幅橫邪剬之各以濶頭綴要間兩旁用以掩裳之前後際而上衰終為凡縫皆向外謂之外縪（緶縫在外）若用布寡多尺寸現在而鄭氏總計但約布一丈四寸又參錯不合且于負衽衩袪諸數一概闕落則安用計矣至于下齋則有裳用布前三幅後四幅（此非全幅蓋中破為之故深衣篇制十有二幅以六幅交解之也）幅作三辟積每辟積皆襵襵而三屈之謂之三袧袧者屈也夫但鉤其幅而不鉤其邊所謂齋也所謂齋裳之異于深衣者也然此皆內縪者（緶縫在內）

男衰裳不連婦則連之雷次宗曰男子離其衰裳故有要婦衰裳相連則無要言無事掩露也若其無負板則女無負荷與男不同至于裳則無辟積按深衣裳制以六幅邪破為十二幅濶頭向下陝頭向上而縫之今女裳亦然且于前後幅相際之交皆已縫緻則下體中服無少漏矣故又無兩衽女衰之異于男衰卽此

五服之衰皆外縪（縫衣外展）裳皆內縪（縫裳內展）皆用倒幅（大布幅之邊）而裳則前後七幅皆用三袧惟功以下皆緝大功以下無衰無辟領無負版其餘皆同若大功以下女衰則幷無要無衽無衰無辟積負板辟領說見前

大小功緦衰其規制已見前說祇其布尚有不同舊以斬衰為三升齊衰為四升其數已不可通矣（以齊卽斬也）若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則漢晉人皆能言之大抵皆鍛治其縷織以成布所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者（謂治縷不治布）在大小功緦皆然故小功衰名緦衰

緦者細縷之名漢時南陽鄧氏專造此布名為鄧緦至緦則亦以縷細得名謂細如絲然蓋朝服十五升其絲最細緦則抽易其半祇用七升半而其細則一如朝服之緦故緦者絲也又細也凡布八十縷為一升（一云八十一縷為一升總不可據）錫衰疑衰皆弔服皆鍛灰灑治之使之滑易錫者易也但錫衰緦衰皆用七升半布而緦則治縷不治布錫則并布亦治之稍有不同若疑衰則用十四升布較朝服祇少一升擬于吉矣疑者擬也舊註錫衰卽功衰疑衰卽緦衰勢以相近故約略言之實則不同

有若此升數有不可據者不特今製工織與古絕異即禮文著升數者惟士禮間傳二書而士禮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間傳祗三升士禮齊衰四升間傳有四升五升六升士禮大功八升九升間傳有七升八升九升士禮小功十升十一升間傳有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兩相牴牾何以為據且同一服名而升數有數等者以別有正服義服加服降服名服報服從服凡七等也夫五等喪服明見舊經而又加七等為十二等此士禮謬亂無稽之言即就其所分者一一計之位既不

清義復乖舛名理周章莫此為甚而釋禮家必拘曲揉直以為說先仲氏嘗言他不具論即以斬衰之義服言之義服者臣為君也即疏衰也夫疏者麤也疏衰為麻之至麤而謂次于斬已屬無理（斬衰三升疏衰三升半）乃又以此為臣為君之服夫以尊卑言則父為長子尚三升而君反三升半是尊不如卑也以人合言則妻為夫妾為君皆三升而君獨三升半是國君反不如家君也且左傳晏嬰為父晏桓子服麤衰矣孟子滕定公薨其子文公教之以齊疏之服矣以麤衰為義服耶則父不可義以三升半為疏衰耶則父服何可降之以三升半是止此義服一推之斬衰而有難通者而他何論焉

帶 喪服祗一帶名要帶又名絰帶三年用苴期功用牡麻小功用澡麻（澡治之）緦用布皆絞雙股繩從後環向前結之而垂其餘士禮有絰帶又有絞帶彷吉服革帶之繫韠珮誤矣（見後喪服異制說）但初喪用散麻士禮小斂前散帶（帶頭不絞）垂長三尺至三日始絞而垂之然此惟三年期有之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他即不然至于麻有本（根）末（尾）大功以上用本小功緦絕本矣婦人帶與男子同但三年與期有除無變大抵首

笄要絰俱不更易（禮註謂男子重首婦人重腰則首笄何以不易謬矣）至服竟一除謂之終喪故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謂卒哭變葛婦獨不然以婦陰尚質喪重不更易也若大功小功卒哭變葛與男子同此以喪輕當變之故而或謂婦人大功以下原用葛帶則牡麻澡麻男婦並同何曾用葛乎

杖 白虎通曰杖所以扶身也士禮謂杖者爵也此襲四制而誤者弟杖以竹木為之長可齊心而下其本（本在下）一云父竹母桐一云三年竹期桐亦隨用之若又名苴杖則苴不可杖家語衰麻苴杖本苴絰與杖

二物而士禮竟作杖名謂形惡類肖恐不然
屨三年菅屨見左傳荀子諸書但荀子又稱非蒯屨
卽菅屨也菅與非蒯本一物而異其名左傳雖有絲
麻無棄菅蒯謂草之堅韌次于絲麻而可爲屨者故
玉藻曰屨蒯席而正義謂蒯非草席可去足垢則菅
與非蒯皆相互稱名字書所謂菅非蒯皆若草而白
華名菅詩白華菅兮黃華名蒯詩苕之華芸其黃矣考據歷然士禮
襲左傳荀子亦以三年之屨爲菅屨矣乃欲增斬衰
一名而降疏衰一等于斬衰之下遂曰疏衰疏屨藨
蒯之非也夫藨者耘蓘之名耘蓘既不可爲屨而非

屝字殊又必不可以非草之非當屝屨之屝乃增藨
字于蒯上無此草名詘非字于蒯後又顚屬訛借此
實襲荀子非總菅蒯諸文而自相謬亂者據此則益
信疏衰之外無斬衰而非屨蒯屨只是菅屨必不容
于疏衰斬衰下立兩屨名也更有立藨屨一名謂三月卒哭藨屨內納此又
西誤生集者若齊期麻屨以麻爲之齊衰三月與大功皆
繩屨見喪服小記則以麻作繩而編以成之士禮又謂臣
爲君三年繩屨夫三年而降于大功也乎若小功而
下則竟用吉屨而去其絇蓋吉屨有絇喪屨總無絇
者語凡喪屨屨有絇繶純三飾純爲屨緣繶者縫中之紃

絇則屨頭飾也若又有白屨卽白麻屨既祥而易之
又檀弓有絲屨謂有子既祥所易之服則喪屨用草
麻吉屨用皮冬葛夏並不用絲故曰此屨中之飾如
所云絇繶純者非謂以絲織屨也又菅屨外納收編向外
麻屨皆內納收編向內各不同
練服期而小祥易以練服按練者潄練之名似當以縉
爲之但周時絲冠起于中葉且有子既祥絲屨尚爲
越禮況初祥乎古凡喪冠皆治縷而不治布此則鍜
灰湅治令熟且白則在小祥爲練冠而在大祥卽爲
縞冠總可用布不必縉也若陳氏禮書謂練冠與初

喪大白冠同則大白無辟積無條屬而此俱有之且
加以耳瑱如檀弓所云角瑱雜記所云三年之練冠
亦條屬而右縫者喪冠無瑱至此加角瑱喪冠皆右縫惟大祥以後左縫此則
顯與大白冠大異陳氏言非也其衰與功衰同用七
升布而去衰去辟領去負板三物他皆如前若又云
素衣黃裏縓緣則皆以中衣言之葛洪云以練布爲
中衣而黃其裏又以縓色布爲中衣領袖之緣縓者
紅色之多黃者此非衰也若喪裘用鹿皮而不袪至
此加以袪且加裼衣乃去首絰易練帶一作布帶又作葛帶總皆
練者繩屨亦大功屨無絇若又有白屨雖屬練屨然必既祥

而後用之初祥時不得有此

【祥服】大祥縞冠素紕縞冠仍練冠而加治者或曰以繒爲之紕者纓也一云紕緣也一云以素緣冠兩邊各二寸係弁是喪冠條屬不纓至此則不條屬而設纓故有紕但紕而不組檀弓以有子組纓爲非禮是也又喪冠右縫至此則左縫若其衰則用十五升布爲深衣領緣皆以布其中衣則仍用布而表裏緣領反不以纁貢而以素色如問傳所云素縞麻衣者蓋外內已除則中衰反未忘也白帶卽縞帶白麻屨卽白屨無絇見前

【禫服】禫服用纖冠一作綅冠皆黑經白緯之名禹貢厥篚玄纖縞縞白玄黑而織在黑白之間故既祥而縞禫而纖至于玄則卽吉矣是纖雖去白而未全黑居名綅服宋名縿服並非玄色舊稱纖冠爲玄冠非也但纖冠采纓一作綵綏玄衣黃裏皆中衣玄亦纖色而深衣則並如既祥之服無所變易但喪服祇一帶吉服有二帶以懸韠懸珮非革帶不勝任也今禫則獨於縞帶之外又加革帶以此時將卽吉懸珮論語所謂去喪無所不佩者此正去喪時耳去喪謂去喪服說見後若吉屨無絇則冬用皮屨夏用葛屨特無屨飾與小功緦並同

【五服總名】五服一齊衰二期衰三大功四小功五緦也齊卽斬也斬齊其麻而不之緝故謂之齊但不名斬耳期衰緝衰也雖一斬四緝出喪服註原合期大小功緦爲言而功緦去衰因專以期衰名之鄭氏註學記五服謂自斬衰至緦麻之親而孔疏以斬齊二功緦當之夫斬齊二功緦卽是齊期二功緦齊之不緝卽是斬期衰之緝卽是齊但必分斬與齊爲兩服而兩屬父母則以五服之親言之於父母多一等而以五服之時言之則在期年少一服至士禮標記服色則又多疏衰齊期與緦衰二名色夫五服之名其來已久祇增一斬名而致使五服之數兩不能合然則齊斬可分乎

喪禮吾說篇七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潢較

三年之喪不折月說

喪禮莫重于三年使三年之喪而不能明則亦無庸議禮矣然自漢唐宋以迄于今實亦無能明之者夫三年之喪三十六月也古人無虛懸月日之理堯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舜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商書王宅憂三祀論語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其云三年三祀三載皆明明三十六月並未嘗有虛懸月日以二十七月當三十六月如後所云也自周制喪有等殺而戰國漢初爲禮記者遂各記節次因有期而小祥（十二月爲期十三月爲小祥設祥祭又名練祭易重服爲練服）再期而大祥（二十四月爲再期二十五月爲大祥設祥祭易練服爲祥服）中月而禫（中月者一云隔一月一云卽此祥月遂有二十五月二十七月之異其說見後爾時設禫祭易祥服爲禫服）之說以爲喪有節次自此而殺然未嘗曰禫服在幾月禫之爲服又嘗有幾月而三年之喪當限于禫服幾月內也乃漢後作經注者（儀禮二記二註）皆周章不明而唐儒襲誤遂因之有二十七月之限而三年之

喪從此絕矣公羊傳曰三年之恩疚矣非虛加之也以爲人心皆有之今人心何在耶先仲氏嘗曰親喪哀痛靡有紀數毛詩所謂昊天罔極者不得已而限以三年此固出自中心並未有他人強之而乃名爲多日實從減少郎在凡喪猶不可而矯誣罔施由親始此是何意徐仲山作喪服議有曰三年之喪有必不可二十七月者以其欺也先王制禮果宜在二十七月何難直限二年加以三月定之曰此二十七月之喪而乃以三年爲名是欺死父母矣夫死父母可欺乎張南士答服問亦有云親喪短月是以佔人之行待其親然且期喪外加二（期十二月加三月）親喪內折三（每年折去三月）厚所薄而薄所厚顛倒錯亂莫此爲甚兄

其說亦並無據者

嘗考古言禮之書自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以及三禮並無有二十七月之說見于大文唯戴德作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而鄭氏遵之謂閒傳儀禮所云中月而禫者中月間一月也古以中爲間如三年考校爲間年中一以袝爲間一類是二十五月大祥之月又間一月爲二十七月此言禫月有然並未嘗云此禫月卽是喪月三年之喪當

撤此月若謂此禫月卽喪月則王肅辨鄭之謬有云中月者月中非閒月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卽祥之月而禫在月中如檀弓所云祥而縞是月禫者皆二十五月並非二十七月與戴鄭撤喪之月又復不合夫王肅所辨誤據禮文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言祥而易縞此祥禫也凡此月禫則必改月而樂此是禫也是月不連祥縞言王肅誤解天下無祥禫兩祭可同月與行祥禫兩服可同月變易者且祥在月幾日禫又在月幾日禫之去祥其兩下設祭各當在月幾日俱滅裂無考此固王鄭言禮王負鄭勝之一節然其所辨者祇禫月耳且卽其所辨亦未定之禫月耳安見三年喪期限于禫月又安見三年喪期必限于戴鄭所定之禫月也乃以後儒相爭未決之月日而竟指之爲先王制禮親喪不易之定期誤矣

大誤矣

或曰三禮既無二十七月之文則二十七月固屬臆說然士虞禮荀子三年問以及公羊傳喪服義諸書無不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王肅所云二十五月而禫者或未可知而三年撤喪必在此月何則明明言畢必無留餘可知也曰不然此所謂畢非謂三年喪期從此而終謂夫三年之喪服則二祥而亦已盡也古凡稱喪皆專指喪服而言故除重服曰除喪喪小記曰期而除喪豈期撤喪乎謂期則小祥可以除重服而服練服也檀弓子夏除喪而見予琴有姊之喪可以除之而弗除皆同去輕服亦曰去喪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豈撤喪而尚虞有不佩也乎制去練服而服禫服則纖冠素衣可以無所不佩也閒傳曰禫而纖無所不佩是除喪去喪總名畢喪畢喪者祥喪畢耳蓋再期二祥則縞素疏麻爲服已盡嗣此而禫將改爲纖黃之服此同吉凶纖素一大界限故可云畢不然豈不知祥後有禫再期之後有中月而乃曰是月畢喪其可通乎故喪小記曰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何嘗曰三年之喪以再期限期之喪以二年限乎謂夫限于再期之喪服則餘服未巳此三年者也限于期之喪服則餘服雖止二月而巳踰于期此雖限一年而實幾于二年者也喪者服也再期者祥服之名也故再期之喪亦正如所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耳謂大祥而衰縞從此除耳蓋期之二年非二十五月則三年再期亦非二十五月如謂再期是二年則期亦是二年則中庸嘗云二年之喪達乎大夫二年之喪達乎天子親喪卽期期卽親喪有何相去而乃天子大夫判爲一

達一不達中庸多事矣

况歷考喪服亦並不見有短少者上古葬親喪期無數此見之易傳有然而唐虞考妣卽限三載然並無服制雖漢儒註經者造有布冠布衰之說然亦臆度之詞故儀禮疏引黃帝九事章云上古虛喪終身至唐虞漸漓遂有服喪三載之限則唐虞以前皆是無服可知也其後喪服之制不知起于何時而周制頗屑因復有隆殺之等大抵親喪三年限以三節一年齊斬齊衰斬苴也此重服爲一節二年縞練小祥練冠縓緣大祥縞冠素紕也練縞具焉者而縞稍細下練總名縞練亦大祥稍降於小祥而總名祥練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雖分二年而

實衰一年之中小祥者再期之首大祥者再朞之末也此祥服爲一節三年纖素亦稱纖黃謂纖冠素端黃裳也此禫服爲一節故間傳有云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大禫祭之時尚服縞冠舊註所謂素冠朝服者而禫祭既畢然後服纖服以至于盡所謂纖者卽祥練之後一變服名鄭註所謂纖冠采纓而孔氏疏義亦云首着纖冠身着素端黃裳是也蓋三年仲吉始服玄冠而玄白半爲纖黑經而白緯之純白爲縞故禹貢有玄纖縞三物名而周取以爲喪服重輕之節其義雖然而漢後諸儒總少學問祇一纖服而不能實証其所服幾月依文立義並鮮考據而不知禫

有十月纖亦有十月盡三年之喪之月卽禫禫之纖之月不讀漢書乎漢文始以日易月除葬後易重服外除喪見宋劉敞註及漢翟方進傳定爲三十六日其令有云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合三十六日亦惟舊制喪期本三十六月而後可代之爲三十六日未有二十七月而可饒九日以代之者故應劭曰凡三十六月易之以三十六日而翟方進傳以示相起復亦云既葬後三十六日起視事皆明驗也乃計其月數則亦除既葬後分作三節以大紅十五日當一年之服大紅者大功也以小紅十四日當二年之服小紅

小功也以纖七日當三年之服纖卽禫服間傳所云禫而纖是也是禫之纖服當自大祥中月之後直服之以至于盡計之祥後餘月俱服纖服故舊制二祥以前去二十六月則纖服十月合三十六月漢制二紅以前去二十九日則纖服七日合三十六日此兩確然鑿然無可疑者其稍有變月則以舊制二祥各饒禫一月爲二十六月故纖服十月每年十二月各饒一月爲二十六[illegible]十月[illegible]漢制二紅各饒禫一倍爲二十九日故纖服七日年三年二十六月以七乘之五七三十五月二紅各二七纖得一七合之正三十六日而饒一日與大紅合喪服從直也是雖稍有通變而仍不失其隆殺之

節蛛絲馬跡彰彰如此此在漢初去古未遠必有所承而儒說質質一概抹煞所幸間傳漢令同有繊字而註間傳與註漢令者又皆彼此若然並不能以漢令之七日註在繊下間傳之繊服註在繊七日下以致顏師古註漢書反訴應劭曾註三十六月爲非是而唐儒王元感稱如義分力以二十六月辨二十七月之謬雖唐宗已用其說而究之齊邪蟲惑牢不可破口衆我寡終于不行即元感亦不知以間傳繊服爲之根據親喪大事千載歇絶豈不哀哉

且祥禫終月禮文有之喪服四制云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比終者及終也言自祥而禫而繊以及于終也此正謂祥服之後又有禫繊以終此三年之月故曰比終不然三年之喪豈終于祥服已乎蓋期年之禫止于一月而三年之禫則由祥以至于盡不止繊服七月見之漢令此正三十六月一大明據而爲正義者依四時俗反以比終二字連下文茲三節者作句天下有及終茲三節者而可以成文者乎總由曲護二十五月撤喪之謬而强割禮文以遷就其義其禍烈一至于此

內則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有故者三年之喪也則此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無虛折者何則二十三年女子之年也天下無生人之年而可虛折者且即以儒說較之則二十五月只是再期二十至二十一爲一期二十二即再期矣女子有故亦當曰二十二年而嫁而乃曰二十三年何居夫禮經大文其不明言曰三年者三十六月以不必言也乃有雖不言而明明言之如此文者而又各相顧而不之察吾嘗以嫁娶之月實實計之其云二十之嫁不定何月然考之舊禮則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自九月以後十二月以前皆可以嫁即曰夏之九月爲周之十一月然即以周正十一月計之十一月有故則二年十一月爲二十五月十二月有故則二年十二月爲二十五月未嘗出三年也况其定霜降與冰泮者祇爲瀕歲暮而嫁娶可行三正一轍耳何嘗如啓蟄之郊龍見之雩限夏時耶

或曰男女嫁娶固當在除喪之後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是也但除喪在二十五月則二十五月而嫁娶禮也此原不必三年者而又不然古除喪免喪去喪皆是除服然服之一字所包者廣自易練而祥而禫皆名除喪故喪小記曰期而除喪始易練也

是豈期練而即可以嫁娶也乎若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勿除則直以撤喪爲除喪者今三年後嫁已有明文則除喪而昏直是撤喪始嫁娶而俗猶復以春秋逆女多在服內爲言夫宣之未期逆女原屬大變不可爲訓而外此則文公四年方娶婦姜並無再期娶婦者祇文之納幣在二年冬計之僖三十三年冬十二月之薨剛及再期而公羊尚譏其喪娶雖納幣非娶公羊譏然亦見男女嫁娶必不當在再期之月斷可知也夫再期而娶謂之喪娶則再期而嫁謂之喪嫁其例同矣若公羊他傳又云

三年之喪實二十五月則喪者服也正謂居重服者實二十五月過此即二十六月卽是祥禫便當服縞服纖黃矣喪服亦何幾而忍忽之

論語宰我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此實貫三十六月本之尚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說也故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言三年服闋盡復居常之服而後可讀樂章未聞大祥十五日尚有禫纖諸服而可稱喪復常可得讀樂章者此亦三十六月不得爲樂之一證也而戰國儒者造爲孔門弟子祥禫爲樂顯然與論語不合夫祥禫非期無幾祥禫可爲樂則焉得遽有崩壞之理且其所爲說又各相矛盾如喪服四制曰祥曰鼓琴謂大祥二十五月而檀弓云朝祥暮歌則子路笑之必踰月始善踰月者祥後一月廿六月也乃檀弓又自矛盾忽曰孔子旣祥五日彈琴十日成笙歌則踰月謂何且又曰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則不在祥月并不在踰月而在禫月禫則廿七月矣且又曰子張子夏除喪彈琴夫除喪二字包有三期祔練一除喪入祥再除喪禫三除喪此之彈琴雖必非祔練然祥禫未分此是何月乃又曰是

月禫徙月樂則禫廿七月尚未爲樂又必遷月至廿八月而始可以樂則直是自矛自盾也廿四月以至廿八月茫無定準而以此言禮可乎故徐仲山曰徙月而樂則自禫以至終月皆可言徙何如三年不爲樂一言而決耶

又或曰除喪免喪旣包有服則甫除祥時禫尚未服而乃曰喪畢既服縞纖喪尚多月而乃曰實二十五月一若三年之喪至此特作一界限者此何說與曰此則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而限之者也何以三年之喪有不服禫者考之喪服之制則有禰三年亦

有禫然期原有不禫者如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是也三年亦然除親喪必禫纖外如外宗爲夫人與慈母如母諸服則多有不必禫者此二十五月之喪之所由畢也（毛詩庶見素冠刺不終喪者亦以不禫爲言素冠者祥冠禫則纖冠矣）但不禫雖同而禫有不同期之禫止于十五月一月而三年之禫則自二十五月而服纖以至于盡皆經無明文而漢儒爲証疏者遂誤以期禫一月當三年之禫並不知禫後有多月且不知禫後之服之當比終而盡禫一月即謂限滿于是二十七月之限亦由之起焉蓋二十五月之畢畢于不禫而二十七月之限則又限于禫之一月雖所限不同各有是非（張南士曰二十五月而畢喪雖促而是者以有餘也二十七月而滿限雖緩而實非者以無餘也）而限之所由實在乎是但漢世言禮尚有師承其云二十五月二十七月者皆各有所自並無言二十六月者宋朱熹枯視夫人喪誤以二十四月爲大祥又加二月遂以二十六月爲三年之期則既非古禮又非漢儒所言禮而杜撰月日致三年之喪又有二十六月一例嗟乎何爲已

禮記三年問云至親以期爲斷其云至親者雖鄭註孔疏皆別引儀禮喪服以本生父母降期諸服爲言

不言人子之于父母然父母之喪三年三節則十三月爲一斷二十五月爲二斷祥練祥縞原有兩斷即以親喪言亦未爲過特其後文曰三年之喪特從此而加隆焉則祥禫以後皆屬過情詞不達矣且其解斷期又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此全是宰我改燧升穀期可以已之說而以此爲斷得毋予言反過情與

然則　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可乎曰可周制二十五月而畢喪衰服除也　今制二十七月而服闋縞服闋也衰縞既除正有餘服（黃縞吉服）原未嘗于三年月日有所短少故周制二十五月即服官任事而　今則二十七月而然後起用較之雜記祥而從政猶爲遲緩（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蓋服官任事不廢喪服周初立制惟恐以衰絰之故重廢王事故夏商以前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見春秋傳）而周用權禮即卒哭而已有從王從公之制（見喪大記）是禫服補闕正與兩之盡善者故晉武泰始每議終制則博士段暢往往以周禮折之謂周之晉號吏但議名位之失未嘗以喪享爲非禮晉悼初埶平公燕諸侯于溴梁是時賢大夫如羊舌肸祁奚韓

襄輩適未諫沮反謂繼好繼信補闕諫事皆禮之大者蓋古三年不朝聘而周則既葬受命今哭踴命古三年不聽政而周則承喪即位改元御寢古二年不入廟而周則烝嘗禘祫仍沿廟祭古三年不從金革而周則喪服遇警遂許墨絰以從事甚至期年納幣未葬與盟皆周制所有而夫子春秋未嘗譏之即孟子五月居廬未有命戒亦係殷禮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之甫受顧命負扆作誥正自不同故曰先君莫之行是服官任事斷以祥禫而國有大事則復以權禮應之夫然後君父兩全而奪情起復之議可不作

也然則 今制周制矣或曰三年在周末已不行故孟子在滕始定三年則不然大孟子所定正定此齊疏飦粥居廬命戒諸制豈有父母三年定自戰國者大齊宣欲短喪非三年而何以短爲

禫服是纖服學禮之儒皆所不曉幸間傳有禫而纖語而讀文遺諾又適有纖七日之文始知纖者是禫服之色而七日者乃禫後所服月數故應劭曰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其月數叅錯說見前）此固條羊之提耳念者長洲汪氏（名琬見堯峰文鈔）作喪服說盛嘗此註謂纖非禫義禫是祭名亦非祭服之色師古註纖爲禫其誤已久則茫然不知纖爲何物并不知纖之爲禫是何義而且應劭之註移坐師古深爲可駭但禮失求野古禮雖亡然尚有草蛇灰綫可隱相蹤跡如唐元陵儀注禫日百官服慘公服請延英門問皇帝起居次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其所爲慘則慘黲之誤即纖服之色之稍變者蓋纖色黑白與黲之淺青色同故趙宋民俗尚有于禫祭之初先服黲三日而後行祭即司馬溫公所撰書儀亦尚有男子服黲紗幞頭黲衫角帶婦人以鵝黃青碧皂白爲衣履正與禫服之纖冠素端黃裳諸色隱隱相合而當時范淳父見民俗黲服斥爲不經近長洲汪氏有答人問祥禫書明明引書儀中語而又曰比年以來士大夫居禫尤多苟且今欲改服不審應改何等服色是明見大豆而不知爲菽日求見橐駝而不知即腫背之馬也欲禮之晳明得乎

吾郡有無名氏書六卷今爲人竊刻作已集其三卷第三篇有三年之題其首有[illegible]記之駁雜得罪于聖人多矣大若二十五月之喪之甚也以九月爲歲是棄天也期以下皆無減而獨減于三年是薄親也其中有云二十五月而畢見于間傳儀禮及公羊傳三

書按間傳與荀子禮論篇相出入而三年問則直錄其文若儀禮篇名子夏所傳實公羊高輩冒爲之故公羊高相傳爲子夏弟子而儀禮喪服記則全倣公羊春秋問答之體是短喪之說實始于荀卿公羊高二人而世不察也荀子謂二十五月而畢語並非服闋撤喪之說前已詳言之蓋二十五月而禫則禫後有禫服後有徵服雖祥而從政可起視事然並未服闋焉加禫徵之服有幾月耶自顏師古注漢紀有二十七月而畢語則斬然無望矣所幸闕傳有禫而徵語喪服四制有三年而祥此終語此是實據不可不驗也其末有云嘗觀曾鞏敍徐幹中論以爲據貞觀政要太宗見幹論復三年喪大見稱賞因怪全書缺此篇而考之魏志乃知幹所著論本三十餘

篇今俗所傳中論二十篇非全書也然則古之賢士曾論之古之賢王曾病之矣惜其篇不傳一似乎亂臣賊子特刪此以闢自便者然而曾鞏之言具在也此書爲人竊刻竄可痛恨故記此數行以冀覽者考之可徵儻一改正耳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廣 較

喪禮吾說篇八

五服古今異制說

父三年 母三年 古父母皆齊衰無斬衰

父母之喪在春秋戰國以前並無分別作等殺者自馬戴諸記始有等殺諸儀節雜見禮文而作士禮儀禮即者著士喪禮喪服傳二篇遂公然卬父抑母截然分父母喪服爲二等父爲斬衰母爲齊

衰然且父在爲母期按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孔子于是乎有士喪禮書此固戰國後人借孔子以爲名者至喪服一篇直稱爲子夏之傳而註者又疑主客問答有似公羊公羊子夏弟子也是不知何時何人遂援七十子之徒以爲依附顯然非東周以前之禮而乃喪服記雜記彼此竊比相倚成說其不可問抑多矣幸而論語孟子左傳三書皆春秋戰國間文先于三禮而又皆孔孟二人親爲之事與親定之語此則無據中之極可據者因各就其說略疏辯之

喪服有齊衰而無斬衰古者裳制以下際爲齊𪗋卽
齊也故論語攝齊升堂玉藻縫齊倍要皆以齋爲裳
下之名而齊衰不然衰有重輕重服以衰麻六寸綴
于當胸而衣裳四際則皆齊其麻而不之緝故齊者
以齊爲名詞之齊若輕服則四際皆緝而稍露散麻
亦名爲齊蓋齊而不緝此齊之本名而從而緝之則
又以緝齊得名猶之亂本名亂而因而治之則又以
治亂名亂此卽苴絰者絞麻之稱而初喪散麻亦稱
爲絰可例也然則齊名有二一是裳下際之名一是
衣裳四際之總名而齊衰亦有二一是三年之重衰

齊而不緝一是期功之輕衰齊而緝之除二衰之外
別無他名故論語以三年凶服謂之齊衰如子見齊
衰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云見齊衰者雖狎
必變以爲重服只齊衰也並無有加于齊衰之外者
也且父齊衰毋亦齊衰孟子滕定公薨本屬父喪且
諸侯也孟子告之以齊疏之服饘粥之食以爲父服
只齊衰也並未嘗于齊衰之外有他衰也此皆春秋
戰國孔孟之書之顯然者自左傳晏桓子卒有晏嬰
居喪之文云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
廬寢苫枕草而作喪服禮者全襲其文以立說且又

說讀其文以爲麤衰斬句則必斬是衰名而以麤麻
爲之者夫晏嬰麤衰此句也斬苴連文以絰帶句也
杖又句也春秋戰國間原有麤衰之名麤卽疏也麤
衰卽疏衰亦卽齊衰故雜記有疏衰堊室而孟子稱
齊疏之服荀子稱齊麤衰絰（齊本作齎齊通）皆與晏嬰服父
之麤衰正同若其稱斬苴者麻也齊疏之服則但
斬其麻不湅不治用以爲首絰要帶故名斬苴如三
年問云斬苴衰杖斬不屬衰苴不屬杖兩下斷句公
然可知卽家語有衰麻苴杖荀子亦有齊衰苴杖語
非以苴爲杖亦曰齊疏之服則又有斬苴與杖云耳

乃戰國後儒造一斬名先竄荀子禮論篇一段爲三
年問文而改齊衰爲斬衰如云齊衰苴杖倚廬食粥
所以爲至痛飾也諸語兩書俱載而在禮論篇者爲
齊衰在三年問者爲斬衰今荀子具在也然且賸改
荀子齊衰菅屨杖而食粥爲斬衰菅屨此皆同襲左
氏文而乃陰襲而陽竄之以致檀弓引曾穆毋卒曾
申告以齊斬之情餰粥之食自天子達夫曾申數語
亦全襲孟子文而又忽增一斬字向使齊卽是斬是
一服兩出也齊是齊斬是斬是一人而又兩服也然
猶不敢明言斬服而但言斬情至論重服則猶以齊

衰爲重而不及斬衰如齊衰不遝坐類而喪大小記
則始分斬齊等殺而且以斬衰屬父齊衰屬母且又
分衰麻升數如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而又且
以左傳麤衰原是重服今又降而屬之齊則輕重不
接遂造爲麤衰一等降于斬而隆于齊以間于斬齊
之間斬衰三升麤衰三升半齊衰四升上可屬斬下
又可屬齊以曲合于麤斬齊疏二義則不知晏嬰之
所爲麤衰斬者服三升乎服三升半乎孟子之所謂
齊疏者教滕文服三升半乎抑服四升乎且據如所
云父斬母齊亦不當于齊斬之間更有所謂麤衰三

年也且苴屬絰帶不屬杖也苴杖二名已見之前家
語及荀子矣而傳喪服者又復以苴屬之杖夫苴麻
也可爲杖乎詎云記人解此杖是苴竹也無論竹類
並無有苴竹一名即有之亦定無可爲絰帶者乃又
如雖通謂竹貌之惡有類乎苴（一云杖大如絰故類苴）夫天下
有竹貌類麻者乎此笑話也至斬苴絰帶則一爲首
絰以麻束冠一爲要絰以麻束衣專言之則首戴稱
絰要帶亦稱絰對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今絰帶對
言則一是冠束一是要繫兩下秩然乃士禮改斬苴
絰帶爲苴絰杖絞帶既以絰爲冠衣兩束之名而又

增絞帶一名于杖下以爲要有兩帶皆以苴爲之一
以代大帶一以代革帶夫同是麻絢而繫兩條于其
要已爲可怪乃解之者又曰吉服有二帶以大帶束
衣以革帶佩玉故凶服亦備之夫凶服可佩玉乎拔
玉藻凡朝服必垂鞸于兩髀閒謂之蔽膝而懸于革
帶凡有所佩皆懸之此以大帶絲組紉物少力故復
設革帶以爲懸鞸懸佩之用喪服有何鞸而設以帶
若論語云去喪無所不佩則須在禫纖之後此時多
繫一麻絢亦無所用也乃朱氏作家禮必分父母爲
斬齊而斬齊絰帶又必各設一絞帶于要絰之下遂

至一名要絰一名要帶絰帶之名從此俱無可問矣
若左傳叔向又云斬焉縗絰之中此言其情斬然不
指縗絰與雜記縣于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語同彼作士禮者亦必偶見斬焉語與晏嬰斬苴斬
字恰合遂立一斬名而不之顧若然則何不于期服
下再造一剡縗乎（杜預註左傳引士禮作證而仍其誤亦以麤縗斬爲句至唐賈公彥疏儀禮又引左傳文曰麤縗斬枕草皆展轉沿誤者）大夫士異其服戰國以後不薄父母三年各分等殺即爲人
子服三年者亦以爵位大小爲升降如雜記大夫爲
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

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則喪禮掃地矣夫服製輕重一本于心心痛重則服重服心痛輕則服輕服故曰端衰無異等今儼然以爵位尊卑而異其服將母大夫士有異痛乎大夫痛輕士痛重乎然且鄭氏作註復引晏嬰居喪一節以爲室老譏其太重重即士禮非大夫之禮遂據爲大夫士異等之證夫晏嬰居喪本是恒禮而室老據叔世時俗壞禮以爲大夫當殺減故晏嬰非之曰惟卿爲大夫或當殺減我以大夫服大夫何減之有此正不伸明知其非而故權辭以謝之故家語孔子極稱乎仲婉言不

直已以斥人之非正謂是也不然大夫與士無異服而反謂卿大夫有異其可通乎乃鄭元王肅復以此爲相爭之端夫王鄭同異何足置辨吾第以孔孟之書折之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貴賤無異也孟子曰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是天子庶人無異也

（古無降期禮）若夫母服降期則他無明文惟士禮有之而喪大記亦有父在爲母爲妻期諸語此正周末秦初陋儒所云無可辨者然好短喪者猶往往藉爲口實先仲氏嘗曰服喪之人與爲所服之人俱各有等假若一母死而父爲之服子亦爲之服此服喪之人也服喪有等而乃父服期子亦服期則子與父等矣一母死而在父爲妻在子爲母此爲所服之人也所服之人亦有等而乃爲妻服期爲母亦服期則妻與母等矣（唐高宗上元元年詔不降期雖從武后請然開元修制仍集議勒爲定典見開元禮）

父在有不必降母服者三母喪期以前父與子並服也至期後而父服始闋然已一十五月矣假云懼嫌畏耶則内則有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之文即不命之士或當同宮而士禮又自謂四方之宮可以隔別不必嫌畏也況一十五月則重服已除也不必一也假

謂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耶則期功以下父所不服而子當服者衆矣幾有父服亦服父降亦降者是父子同服不必設五等服也不必二也假謂三年之喪惟父有之其名不可二耶則左傳周太子壽卒與穆后崩晉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太子一三年（喪服傳父母爲長子三年）穆后二三年也夫妻子無三年之理雖其所稱三年者以天子絕期祗有三年而后太子獨不絕則即以三年名之然已名爲三年矣是父之服母原名三年子又安得避三年之名其不必三也有不可降期者三據云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母

可同庶母乎一也據云慈母如母父在則期母不可
同慈母二也據云父在為妻期母與妻同亂矣此大
不可者三也有必不降者二禮記伯魚之母死期而
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夫伯魚之母出母也期
而猶哭者已服期闋而猶哭也孔子聞之者是時孔
子尚在也向使禮記而不足憑則已禮記而足憑則
由母之服父在猶期矣若喪服云父為長子斬三年
母為長子齊三年夫長子三年雖見之春秋傳文而
實非三年乃作士禮者不分父在與不在而母之服
子必以三年今子反降期是子之三年一定不易而

母之三年則尚在升降未定之間是三年之喪父與
子之喪非父母之喪也此說之蕩蕩不行者也故曰
有必不降者一也又一也若太禮有難通吾必質之
以夫子之言以春秋去古未遠而夫子聖人可以說
禮也乃夫子告宰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
懷此為母言之也其兼稱父者由母而及之父也故
猶子云父[illegible]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不能教訓之
也[illegible][illegible]在懷大子專指母而言不然君子抱孫不抱
子[illegible]在三年免父懷者而謂母可期則宰予之言得
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為母三年則類禽

獸夫禽獸知飲人未嘗絕飲禽獸知食人未嘗絕食
也吾謂禽獸尚知有母而人反不知將禽獸之不若
矣何三年期年之有

女在室　為夫　皆三年　女嫁被出反在室　婦為舅姑　妻與妾

喪服婦為舅姑期非禮　據內則子婦事舅姑與子無異令子問
極重子婦之禮不成婦禮則雖婦死而婿不杖不非
不遷不祔尸葬于女氏之黨其重成婦禮如此今為
舅姑祇服期且稱為從服則儼然路人矣據傳父服
子三年母亦服子三年有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
降也夫父母即夫妻也夫妻服子則夫不降者妻不
敢降今夫妻上服父母而夫不降者妻反敢降何也

且此非聖人之禮也家語夫子答出婦之條有三不
去其二不去云與共更三年之喪則明明三年矣蓋
婦服頗重既服三年喪則不遣生婦不經服三年喪
而又不成禮則雖死婦而必遣之使歸葬其必服三
年如此

[illegible]母三年　庶子為所生母　庶婦為生姑　慈母　皆

今[illegible]及[illegible]出養　古但有慈母無養母所謂慈母謂妾子之無
母者母妾之無子者即養母也今俗有慈母又有養
母疏云即過房為人後者夫過房謂房室相過仍是

慈母若云爲人後不又與下爲人後條録出乎

慈母如母誤解　慈母如母前儒亦多未解一則不知慈母是何母按曾子問子游問慈母如母禮與孔子謂慈母無服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于是引魯昭公少喪其母及長欲爲慈母服而有司沮之遂練冠以喪慈母世遂謂慈母無服不知此慈母是婦官內則所謂擇傅母以爲子師次曰慈母三曰保母是也故曰君命所使教子者謂此固職在教子非諸妾也若諸妾慈母即庶母也小記有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夫祖

庶母者父妾也父妾尚可爲慈母得母父妾職教子乎一則不知如母是如何母據喪服他章妾子爲生母服大功豈有生母止大功而慈母反三年者不知此所云母正生母也云如母正如生母也天子諸侯之妾子父沒服生母止于大功而大夫士不然大夫妾子父在爲生母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爲生母服期而至于父沒則大夫士之妾子皆得伸而爲生母三年（今不分父在與皆當三年爲是）故曰慈母三年一如生母非謂生母本期慈母反三年也又非謂慈母之三年一如嫡母與繼母也夫苟據舊禮則繼母如母父在服則若慈母如母則士子父在服期大夫之子父在服大功矣至于教子慈母則父沒祇服大功荀子所云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此可據者　若鄭氏云庶子爲嫡母後卽是傳重不得命與嫡母爲母子則又不然夫庶子爲嫡母後則嫡母自當三年不必又曰如母耳若命爲母子亦又何害春秋衞桓公爲戴嬀所生而莊姜引爲己子戰國秦莊襄王爲夏氏所生而華陽夫人子之未爲不可也三禮晚出其于春秋戰國間事尚一往不合何況於禮如曾子問引魯昭公少喪其母則昭公未嘗少喪

母也　其後晉譙王司馬恬爲子制小功之服此正照大夫之子父在爲生母大功而又降者若范甯謂無服則依曾子問語而又誤解此母雖婦官然畜子不明言當九月乎

嫡孫爲祖父母承重爲高曾祖承重皆三年

承重辨義　古無承重文亦無父卒爲祖父母三年之說唯喪服傳有傳重受重諸字而其所爲重則又單指爵位言謂祖父以爵位授之于我是傳我以重物也而我從受之是重物爲我所受也故據諸禮文有傳重而非正體者如傳位庶子則傳重非正（非正嫡也）傳位嫡

孫則傳重非體（非身所生也）有正體而不傳重者如嫡子嫡孫皆有廢疾皆不得傳位而又無庶子可傳因傳之他人則雖我子我孫正嫡見在而總不謂之傳重然則重非祖孫相承正嫡相繼之謂而專專以爵位言從可知矣葢封建之世世爵世祿皆有地之君而有國邑者必有宗廟因之以祖宗付託之重爲爵其所付託者雖實指爵位而必假之以宗廟之名曰主鬯甚重傳受匪輕故謂之重非如今世所云三年重服子死未服故孫必承而服之也夫世非封建父與子尚不相承何況祖孫故雜記父子異爵則雖父母

之服而父士子大夫父大夫子士不得同服何則不相承也今議禮者全不識今世與封建大別而古嚴嫡庶今亦嚴嫡庶古稱父後祖後今亦稱父後祖後古稱重今亦稱重假使嫡賤而庶貴則庶承重矣父賤而子貴則子不承父後矣推之而祖孫貴賤先後相易皆然則是承重者受爵之名古有是今未有是也且古亦未有是也周制傳重之法有適子者無適孫有君于此其子適子也君未死則其子雖爲後未傳重也子尚未傳重何有乎孫是無適孫也及君死而子受之則適孫爲後矣當傳重矣然而此時子爲

君雖傳重之適孫爲父後非爲祖後也是又無適孫也必也君祖未死而所後之子不幸先亡而然後以孫嗣祖如所謂爲祖後者而于以傳重誰曰不然然而爲人後者爲之子適子未爲君而亡則此君祖者卽嫡孫之禰也謂我禰者我不謂之孫而謂傳重者適孫乎故曰有適子者無適孫乃今之爲承重服者他無可考惟喪服傳不杖期章有爲君之父母祖父母服期之文夫君有父母祖父母乎因自知難通故爲之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卽承重所由誤也但推其立說祇爲回護君有父祖之故且君有

父祖而君服斬臣可服期之故故曰君父以未立早卒而孫受祖重爲祖服斬則君父之喪臣可服期何則以未爲君也然而尚無祖父母也故鄭氏又曰此爲祖後爲曾祖後也君父祖二世必皆以廢疾未立而卒而孫受曾祖之重爲曾祖服斬則君有父祖而君父祖之喪君皆服斬而臣可服期何則以君父祖俱未爲君也然而又有疑之者君父祖先卒則當父祖初卒時君未傳重此時尚未爲君也君尚未君則又爲得爲君父祖議羣臣服是必曾祖先亡君父祖猶在雖廢疾未死而又不任喪事于是君受重而爲

曾祖服斬則君既有父祖而君父祖之死又可得爲羣臣議服故趙商問答有云父在爲祖父服斬如何而鄭氏答云天子諸侯皆服斬是言此孫爲祖斬爲曾祖斬者以天子諸侯故也且父父在爲祖斬不必父卒始爲祖斬也然而又有疑者幸而祖先亡而父繼之則其言驗矣萬一父先亡而祖繼之且又在父喪未殯之際則諸儒議服如賀循徐廣輩皆曰此當服父斬而不服祖斬則在鄭氏雖父在而爲祖服斬在賀循徐廣輩雖父卒而猶不爲祖服斬其服斬以天子諸侯言不服斬以大夫士言若天子諸侯則祖君也可不服斬乎

然亦見父卒之不必定爲祖服斬有如是也乃以議禮之假詞本子虛無是之言而認爲定禮以世官世祿天子諸侯所議禮而律之常人之所行以訛傳訛莫知所始則聖人論禮原有二端一則從今一則古不足徵即亦僅存吾說而已矣若小記又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雖與喪服傳文彼此曲護然亦天子諸侯禮也世有天子諸侯之夫人而後君不爲之三年者乎

一喪後疑義什五

承重在兩漢以後從未舉行至晉宋間人議及之然當時已極言其非如庾純云古者重宗法爲諸侯世爵士大夫世祿防其爭競故以明宗今國士無世祿者嫡之子卒則其次長者進攝家政主祭祀嫡孫但以長幼齒無殊別也是以宗子雖死不服齊衰概以是耳果王侯有爵士者則防爭立嫡必與古同大夫以下則無是矣吉不統家凶則統祭考之情理不無有違按律無嫡孫先諸父承祔之文則亦不宜有越諸父承重之制成洽亦云嫡孫傳重不服斬也夫服以三年爲極重故以至尊至親者處之自此以往上下降殺各一等經之制也服父三年則服祖當期若謂嫡孫宜三年則在喪服應見于斬衰

之經乃竟無此文何耶時劉寶亦極爲言然終以當時儒臣考禮不明庾純誤認嫡孫爲宗子既乖宗法成洽又謂祖當服嫡孫三年失等殺之節而劉寶引荀太尉無後養兒孫爲已孫事又儗非其倫且俱不得領要乖不解父卒爲君祖三年是服君之禮彼此楷楷于是終用博士吳商議而諸說皆廢殊不知吳商之議其爲紕繆自在也據商云經云臣爲君祖母服期從服降一等則君爲祖服斬矣夫君爲祖服斬者以祖亦君也君祖致不服斬乎君祖當服斬不特父卒傳祖重即父不幸而廢疾未死亦當爲祖服三

年何則以其君也故鄭志答趙商謂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也若謂君父祖兩代皆廢不立而是君爲曾祖後則祖已非君非君當服期而猶曰爲祖父斬者正以祖服三年之不必君也則又不然傳不明云爲祖後者服斬乎傳祇云祖後而鄭注謂後曾祖者此補傳之闕（說見前）而實則君之傳重但承祖後何則祖雖廢疾而前代相沿之重實萃于祖之一身是我所傳者雖曾祖之重而實其重也故不曰爲曾祖後而曰爲祖後然則傳重當三年仍非凡爲祖者之所服而君服矣故曰此天子諸侯之禮且亦假借

爲言而並無其實惜魏晉儒臣並無有一人能解之者至後魏永平四年尚書都令史陳終德請服承重下議爾時太常劉芳謂古者卿士咸多繼位宗廟重大不通庶人故父爲長子嫡孫爲祖其三年之制魏晉罕行今終德資階未登仕秩且諸叔現存喪主有在宜依諸孫服期爲允後復以孫景邕議許所請然而其說則何可泯焉

晉劉智作釋疑謂庶孫當爲庶祖三年此又因祖服而類推之者其時博士杜琬即已非之又宋何承天與司馬操議禮謂嫡孫已承重現在服喪而未期嫡亡則次孫當代爲終服反覆論辨夫承重已非禮況嫡既爲服矣又接服則凡爲孫者皆承重矣不知一家有幾重而承之如此

喪禮吾說篇　九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又名甡稿
文輝克有　蘧亦姬潢　較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母三年　其妻同

爲後疑義　古爲人後者與近世繼嗣不同古所謂後必是有地之君世爵世祿顯有國邑可傳者則爲之立後故後以人言亦以爵言以人言者爵在而人亡則繼以人中庸繼絕世是也以爵言者人在而爵亡則繼以爵論語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是也降此非世

爵世祿則雖大夫士身死而仍不爲後雜記有云士之子爲大夫其大夫死而無子則但借他大夫之子爲之主喪名曰置後而喪畢而即撤之置後者暫立後也士子爲大夫自非世爵故大夫死不立後汪堯峰作置後解謂此置後是立後曰大夫非大宗可立後乎答曰庶姓而起爲大夫獨非大宗與則不曉宗法又不解此置後之非立後又不知庶姓爲大夫不得立宗三失之矣說見予大小宗通釋故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謂喪之所重但在主喪而苟其無後則聽之而不爲理何則古封建之世全在爵位而仍以宗祀爲之名故天子諸侯大夫士惟世傳之家則或祀七世或祀五世或祀三世絕則繼之然猶五世七世人爵俱繼而三世大夫但繼爵而不必繼人降此而庶士則惟適士祀二世而官師中下士祇祀一世身絕則已何況庶人是以天子諸侯則每世有二人立後一天子諸侯一天子諸侯之弟也天子諸侯除本身相繼不絕外無弟則已有弟則推一適長者爲之大宗以統此一世諸弟之後人于是立一大宗之廟以祀此大宗所自出之君百世不遷如三家爲魯桓子得立魯桓廟類大宗絕則繼之所謂大宗收族不可以絕是也若此一世諸弟各分立小宗舊說有誤詳見通釋歷五世而宗一遷則雖絕不繼何則以親盡即遷非世禪也然則古之爲後者惟天子諸

侯及大宗耳其他雖公族大夫身死不繼但祔于宗子之家而況庶姓驟起世貴世賤何所爲後故春秋大夫爲後皆其爵已絕而求其人以嗣其爵如季友爲叔牙立後鄭厲公爲公叔段立後魯以公孫嬰齊作公孫歸父之後皆有人無爵而求其人以後之不必皆世絕而繼以人如天子諸侯者也今郡縣之世世爵已絕子生父後不可謂成父後何則父不必可後子亦不必可成也孫生祖後不得謂之成祖後何則祖之後未必可成孫之所成未必即祖之後也況封建既亡宗法不立繼宗之說尤爲無理則今之所

云爲後者並非古禮不過曰繼嗣已耳其所謂繼嗣者亦並無成法不過曰義不忍絶則使之繼之已耳然而義之所在利即隨之在昔有地之君國邑相嬗公族子弟每多覬覦于其間故孔子矍相之射直以于預人後者等之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何則杜覬覦也今士庶之家雖無國邑而亦有財產一當可繼則羣起爭之古禮既無可爲據而時俗考制又無成說于是骨肉爭鬬兄弟殘殺展轉流毒深爲可憫先仲氏嘗曰不定之禮當限以一定之例如應繼者除三不繼外一兩不願（繼者與愛繼者皆不願）二無遺命（生前不繼死又無遺命）三非同父之子（嫡姪可同祭父祖否則祭非其鬼矣）其繼必以多（謂多子者）以次（謂長繼長幼繼幼如長絶以次長之長繼幼絶以次幼之幼繼）謂之二繼而有一必繼者曰繼貴蓋貴不可絶猶之古爲後成後之義而且賤祀三世貴得祀四世五世（嘗制庶人皆得祀三世若貴則可祀四世並始祖五世矣）賤者祧貴者不可祧（庶姓起爲大夫即不祧）則即以直祀言俗所稱羹飯主者亦惟是有爵之家可立世廟且可得延世祧耳不然繼子一世固得饗二世三世而此身即已入祧墠矣雖羹飯可食

予

庶子宗子爲庶母齊衰杖期其妻同　夫爲妻　子

爲家母出母皆同

（庶母有女并殤子與有子同）謂庶母必父妾之有子者若但有女而無子如何祭酒汪彩曰女子子即子也兄弟男女無異服即兄弟也父之妾兄弟之母何殊焉然則子殤如之何曰殤亦子也豈但殤子即七歲以前尚未成殤萬一其庶母先殤而死能無服乎

（嫁母出母非所生無服）嫁母出母皆指所生母而言若繼母非我所生則無服喪服有父卒繼母嫁亦從爲服期夫繼母判合本屬路人祇以父謂之妻故我謂之母而今已改嫁則義與父絶直路人矣以路人而爲之期然且曰從父爲服何繆也（凡從服皆從所親者爲言）若嫡母改嫁唐初亦議非所生與繼母等然仍俱服期總是過信喪服耳

（出母不當爲父後不服）喪服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晉哀哲曾以此設問謂子既無服則母爲子何服乎而步熊答云子之不得服母者以爲父後耳母則何後自當服期其說良是殊不知父亦何後可爲子亦何可爲父後伯魚爲夫子之後然其服出母期年猶哭未嘗無服也豈夫子無後可爲抑伯魚非夫子後與郎曰出母可無服如子思之子不服出母未爲不可但不得以爲後爲辭爲後傳重皆後儒所言非春秋以前

禮也晉尚氏族與世爵相近故猶據爲言然總屬非理若出母爲前夫之子亦服期則在喪服與　今制皆無之而步熊云云則必魏晉間有議服者然此又不必耳

嫁母無不必服故嫁母與出母不同出母雖得罪而去然其去可諒若嫁非妻稱子幼無大功以上親則志存爽貳矣故漢石渠議禮韋元成黜不制服而宣帝從之卽晉皇密議亦然惟庾蔚之謂子無絕母之義當服期年然亦指所生母言若唐天寶年因赦定制爲出母三年而嫁母則有議心喪三年并解任者總屬非理

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兄弟之子及室女父母爲子及女及子爲人後者繼母同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女爲祖父母女出嫁爲父母婦爲夫昆弟之子及室女妾爲夫父母及妻及諸子婦及所生子適母改嫁之父同居而兩無大功以上親者皆齊衰不杖期繼祖母庶孫爲父次此[illegible]與祖母同孫爲祖父母中該繼祖母與庶孫爲父所生母二節以繼祖母卽祖母庶孫父所生母在他孫爲庶祖母而庶孫卽爲祖母不另列也　制文本崇簡令人自解而解　制文者又率粗無學識而必依文以立義遂致此條有難明者予邑甲無適子惟三妾各有子而長妾之子乙兼有孫丙乃甲與適妻先死而子乙繼亡夫然後此長妾死于是親黨爲孫丙議服而古禮　今制並無可考當是時議禮之家紛紛而起一謂宜承重三年　今制嫡孫爲祖父母承重以父死故也丙雖係庶孫而甲無長適且父乙又死則承重矣　制文簡括但一稱祖母而繼祖母與父所生母皆在其中何則其祖母也若謂　制文所無有而卽不服將無繼祖母不承重乎一曰不然禮最重爲後旣以庶子爲父後矣庶爲父後則乙身之服猶且降三年而爲杖期何有于丙故朱氏家禮云庶孫爲父所生母本服期而若爲祖後則不

服今丙不爲祖後乎于是有折中者謂　制既無有則自宜遵朱氏家禮定爲無服乃各將　制文及家禮一本置之漱前然而出赴須丙名舊稱哀孫俗稱承重孫今旣不承重則當稱某服孫乃又無服可稱無已使次妾之子爲之命赴然而正赴名仍在也命赴係衆子　制應杖期俗所稱杖期生者而正赴者反無服可名且喪重主後凡含斂儐奠皆主後事也此必非無服之人所當爲者展轉相視無一而可予嘗論恩之夫承重之說亦卽爲後之說也承重以傳位而得所重猶之爲後以承位而得所傳也承重爲

後前已歷言其誤矣今一以承重而謂當三年一又以爲後而謂爲無服即此一說中而分作兩說毋論甲乙與丙無後而爲亦無重可承而即曰以支庶而爲長適此亦虛名之無如何耳乃夫妾三妾皆有子而皆三年而其子之子又皆得有祖母而爲之期年而獨此一長妾者以子之居長且以當適而子既降期又求服而死而孫竟等之路人而功緦之衰亦不一及是長適者不幸之名也夫　今制不明云孫爲祖父母不杖期乎鄭氏曰祖未傳位則皆庶孫耳夫適孫未傳位猶之庶孫况夫以庶孫而名適孫者乎今無位可傳無重可承亦無後可爲則雖庶孫名適孫而一以庶孫處之庶孫爲祖父母期則其爲父所生母亦期此較之古禮覈之　今制而皦然者

若夫庶孫爲庶祖三年則晉曾議及之如晉劉智作釋疑有曰庶子不傳重而死其孫當爲之三年否乎曰應三年有甲于此庶子也庶子生乙乙生丙而乙先卒丙當爲甲後而甲亡若謂祖不曾傳重不當三年不幾與父卒爲祖父三年之制相刺謬乎惟游來晢王敞皆是智言則是庶祖三年前儒早已議及之父所生母即庶祖之妻也幾有庶祖三年而庶祖之

妻不推例者予嘗謂近代俗儒但挾朱氏禮一編不若遍觀前儒所言較爲曉暢然而予幼不主三年者以爲爲後傳重皆封建時例而非聖王相傳古今通嬗之達禮也魏晉尚氏族猶近封建故其所參駁終不能去爲後傳重四字如傅士杜琬駁劉智三年之議亦極言庶子不傳重不當三年亦無大夫士之位但爲庶人忽承重而居然父之右是祖本無重可傳而孫妄以重自居不可也其說甚當獨不思嫡之承重亦何重可傳而公然以重自居乎甲謝乙爲禿而不知甲首之本無髮何與

又或有父服祖三年而身亡然後祖母卒則孫服祖母三年否乎在晉後亦議及之當時引後漢劉表說謂婦人之服不踰其夫祖先服期祖母安得三年乎又晉成粲云禮有適子無適孫父服祖三年則孫乃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矣祖且不受重亦何有乎祖母况禮明云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于長婦也今祖死則祖母已老傳重豈老姑事耶

（祖孫嫡孫）孫爲祖期則祖爲孫當大功喪服爲嫡孫期者總爲傳重言之也賈公彥曰周道適子死當立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然而有適子者無適孫必也適子

死而後適孫成祖後故鄭氏曰適子在則適孫亦庶
孫耳庶孫即大功矣是必孫嘗傳重而又必子先死
而後可爲適孫服期今無重可傳又不問子在與否
而公然爲長孫服期得毋于禮有難明者與
(父母無爲長子三年之禮)父母爲長子三年在春秋以前未有此
禮惟左傳昭十五年周景王太子壽卒而穆后又崩
晉叔向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其所云三年皆
非謂穆后三年太子三年妻三年子又三年也以爲
天子絕期並無期年之喪祇有三年之喪而惟后與
太子之期雖天子不絕則此非期年而三年矣故曰

有三年之喪二謂名爲三年也杜預所謂雖服期而
謂之三年是也乃作士禮者于喪服三年章則實著
曰父爲長子三年然亦以其說難通乃假爲傳曰何
以三年也正體于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夫正者適也
(無適立庶即非正)體者我所生也(適子早死而立庶孫即非體)傳重者可
以傳我之位也(適正體有疾不得立即不可傳重)必也正體于上其
在父與祖俱是適子無庶子適孫參預其間而且其
所服之長子則又無廢疾將來可以爲傳位之人則
然後三年故漢儒戴聖與聞人通漢皆以爲父爲長
子斬者以其爲五代之嫡也雖馬融斷作五代鄭氏

減作四代然總非一世必如俗所稱高玄曾曾祖孫
父子四代皆官房長官而長官長子又可爲官而然
後長官之子死而服三年也則世有五世仕宦皆屬
長適並無支庶可參預而所服長子又將入仕如此
禮者乎否乎而三年乎此大夢也夫身非適則其子
不承父後父非適則其子不承祖後若其子非適則
兩不承父祖後此明明備說也([illegible])
([illegible])乃世非封建家無重宜則雖四世五世原
可相承而究不得其所傳之物此固存其說而無所
用者而況喪服所始實誤解春秋即曲爲之傳而仍

未通也是以漢魏以後並未舉行晉惠帝爲愍懷太
子下議無服即 今制亦改爲期年而朱氏家禮必
載之三年之中以致騷糟叔孫反有執朱禮以難
今制者嗟乎何以有此
(爲人後者爲本父母服期義[illegible]) 今制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服期
此本之喪服不杖期章然喪服傳云爲人後者孰後
後大宗也則專指大宗立後者言並非如今所云繼
嗣者則以古士庶之家並無繼嗣之說予向每謂三
代以前不立後不繼嗣非私言也今大宗禮絕反以
此條移之于今世繼嗣之子謂出繼者爲本生父母

降不杖期此在舊儒亦屢屢議及其所不已然猶不無過崇爲後厚抑本生之意大欲滅其親親之情以使之親我不惟勢所不能即我亦何賴此忘親之人以使之爲子是抑彼非所以崇此也故東晉徐邈嘗謂漢宣上繼昭帝而史皇孫仍稱皇考賀循謂君爲父祖後雖父祖二代廢疾不立猶服斬不降離其所議者仍是天子諸侯入嗣之禮與士庶無與然亦足徵本生之不可以徒厚抑矣故欲如當時瑯琊王昱爲生母終喪瑯琊孝王議爲生父武陵王服大功一過一不及俱屬非禮　今制不杖期雖本喪服然亦

情理所應但父母之喪不容過遏子爲嫁母出母尚服杖期而此反不杖似乎太薄憶康熙壬戌同官汪楫奉使　册封琉球中山王還遭本生之變皇上特許其解任治喪且家居三年而後還院此與宋制解官心喪之令有恰合者嗣後應以此爲制而加以杖則于情理稍慊然矣禮樂久廢今在損益兒解任治喪兒有成例此固吾學所　今用者又嘗止吾說已耶

（隨母改嫁父同居不同說）喪服有繼父即隨母所嫁父也隨母改嫁父惟同居服期先同居而後異居服齊衰三月不同居而祗異居無服此固庶賤之禮無足議者但喪服諄諄而　今制又特存其例推其意不過謂隨母改嫁爲所撫養則亦與有恩焉耳特喪服傳云乃出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而妻不與焉此固不止撫養之而且分財立家使續饗祀則亦恩厚之至者其爲之期服宜也長洲汪氏作喪服義疑此宮廟爲大夫命士之廟謂世適則自有廟祀非世適當祭于宗子之家築廟何爲且繼父無子以同財而祭其祖禰則神歆非類民祀非族禮所禁也其爲說未嘗不善而實非者夫此廟非春秋釋例所云八廟之

廟也又非如廟制釋義有東西夾室曰廟無即非廟也古官師下士原有一廟庶人祭寢寢亦稱廟故堂左堂背凡棟極以後可以作寢則皆得以廟名之既已名廟即可名宮爾雅室謂之宮是也今以庶賤改嫁大功兩絶之家而以大夫命士之禮責之可乎然且曰祭于宗子之家夫非天子諸侯而責以宗法則尤非分之至者見傳明云爲其築宮廟使之自祭其父然且其母以更嫁之故不使與祭則是同居不同祀恩養之中又復有禮而反曰同祭祖禰神歆非類是禮文未解而遽以議禮禮不受也

曾祖父母齊衰五月　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女同
孫　室孫女　于婦　兄弟之子婦　嫁女　從父兄弟姊妹　已嫁姑姊妹　兄弟女已嫁　爲人後者之妻爲本生舅姑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　爲兄弟之爲人後者　妻爲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　嫁女爲本宗世叔父母　及兄弟及兄弟之子及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　皆大功九月

同母異父兄弟無服檀弓有同母異父之服子游曰大功子夏曰齊縗而士禮喪服于大功章又並無此條夫喪服傳爲子夏所作子夏爲名者而傳不及此則齊縗之說不必果子夏所言明矣但其禮經王鄭相難爲舊儒言禮者一大門戶故後此禮儒亦往往以此爲言禮之端但

王鄭二家俱主子游之說而其義各異未嘗一是游一是夏也惟譙周謂外親正服皆緦加者不過小功而晉淳于睿則又據子夏之說謂共胞兄弟親于同居之繼父繼父旣期則兄弟自應齊縗此皆于子游大功之外各另爲輕重別議服者要皆悖僭非正禮不足道也　今制于繼父同居有服而是獨無有此則一本喪服爲據近長洲汪氏作說禮或問有云禮同父母之昆弟期同父異母之昆弟大功顧可使同母異父等于同父異母之服乎則遍考禮文並無同父異母大功之文初淮安閻潛丘爲予言予曰此必本同母異父文而傳寫者有差耳既言禮則定不出此而及觀其文果然何以言之豈予所見禮有未備耶姑記此以俟多學者

伯叔祖父母　從伯叔父母　再從兄弟姊妹在室者　從姊妹已嫁　從兄弟之子　在室女　祖姑在室　姑　兄弟之妻　兄弟之孫及室女　外祖父母　母之兄弟姊妹　姊妹之子　婦爲夫兄弟之孫及室女　爲夫之姑姊妹　爲夫兄弟之子及在室女　嫁女爲夫從兄弟之子　爲本宗從兄弟姊妹未嫁者　爲人後者爲其姑　爲本宗從兄弟並妻姊妹嫁者　皆小功五月　從叔嫂　嫂叔　服

古嫂叔無服之說蒙昧不解一云推而遠之所以避嫌則五服之婦盡屬異姓而獨以嫂叔爲嫌則偏而不通一謂嫂屬父道婦屬子道娣姒雖同等

而輕重不偷則兄弟尊卑未嘗殊服而忽以嫂叔低昂爲辭則曲而不達此自春秋以前無可考據原不必以後儒禮文爲究辨者但魏太尉蔣濟作萬機論以禮記嫂叔無服誤據喪服小功章爲言則不然小功章云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謂夫之女兄弟及娣姒自相爲服也此中欲攙夫之昆弟與昆弟之妻更相爲服諸說更屬不合故晉何晏與夏侯太初反駁之惟中領軍曹羲謂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不必同族伯叔母無骨肉之親而亦服期者以緣尊也嫂則緣親矣夫妻母異域尚爲制服兄嫂叔共在

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爲奉養之義而反無服紀豈不詭哉當時袁准成粲皆是議言粲且謂從兄弟服降一等當服大功然終無定制至唐貞觀間太宗與侍中魏徵定爲小功則又復泥于娣姒婦報之文在小功章而檀弓又云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因限爲小功實則喪服檀弓俱不足據且其爲疏義亦不甚合惜當時無成粲其人者以大功之說進之而止取小功爲位之文爲拘限也　今制皆依唐制無復損益要其理則又有如是者耳

孫婦　曾孫　玄孫　伯叔曾祖父母　從伯叔祖父母　再從伯叔父母　三從兄弟姊妹在室者　在室曾祖姑從祖姑再從姑　兄弟之曾孫及室女　兄弟之孫女嫁　從兄弟之孫及室女　再從兄弟之子及室女　從兄弟之女嫁　姑子　舅子　從母子　妻父母　壻　外孫及室女　兄弟孫婦　從兄弟子婦　從兄弟妻　婦爲夫高曾祖父母　父從祖姑在室者　爲夫從伯叔父母及從姑在室　曾　爲夫之從兄弟并妻　夫之從姊妹　夫再從兄弟之子及室女　夫從兄弟之嫁女及子婦及孫　及室女及孫婦　夫兄弟之曾孫及女　嫁女爲本子曾叔祖父母及室祖姑及再從伯叔父母及已嫁　從孫從姊妹及兄弟之子并室女爲人後孫爲本生外祖父母　皆緦麻三月　其子爲父後爲其母除期非禮爲父後爲祖後之說皆爲天子諸侯世爵而言予前已論之極詳不啻至于再至于三矣庶子于生母本屬三年而苟爲父後則直繼世爵公羊所云母以子貴者公羊論禮多不合經意而獨此四字與聖經合縱不能加並無減理而喪服于緦服章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一條此戰國後禮與春秋夫子之經並不相合故漢晉以後未嘗依行而朱氏家禮必取此一條入緦服中夫爲後者傳重也傳重孰有加諸侯者春秋十二公杜預謂惟莊公是適夫人長子餘皆庶子也然而其庶母卒時夫子必一書曰夫人再書曰小君未嘗有異詞何也晉范甯註穀梁傳謂宣公于生母之喪如齊朝聘爲非禮而在漢儒許慎則直引左氏說曰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爲朝會

非禮也則竟明指曰三年然此猶儒者之言也若昭十一年公生母齊歸卒經書五月夫人歸氏薨九月葬我小君齊歸而是時昭公不慼晉叔向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不慼親也則明明曰三年之喪在晉叔向賢大夫春秋最知禮之人而其言如此是母以子貴傳有明証非復戰國後儒所可爭矣況鄭志趙商按禘祫注稱春秋魯昭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祫禘之月以此爲准此在後漢去古未遠其文必重有據者是三年服喪且按月數吾故謂春秋一書子夏不能贊則儀禮喪

服徒冒子夏名傳者自可不容置喙矣乃歷漢晉唐五代去古彌遠而欲以巳意竄孔子之書不亦異乎（妾無服疑義）古夫爲妾緦喪服大夫爲貴妾緦喪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大夫士皆緦也且不止大夫左傳晉少姜卒既葬齊使晏平仲請繼室于晉叔向對曰寡君在縗絰之中雖其所云縗絰者究未知服何等服然諸侯之爲妾服則可見矣故檀弓悼公母死哀公爲之齊縗有若曰諸侯爲妾齊縗禮與亦惟齊縗太重故有若詢之未嘗云不宜服也　今制無妾服一條當是闕文不然妾子三年嫡子與衆子皆服期　今制加禮有如是而身獨無服可乎（凡同五世族屬在絕服外者皆免素服麤其喪凡殤服皆以次降一等且無縗麻杖絰諸制殤不同）舊以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但家語女子十五而嫁譙周謂十五已上皆可昏娶則十九至十六非殤矣且十六成丁有成人之稱獨十五尚童歲耳晉袁准作喪服傳改云十五至十三爲長殤十二至十爲中九至七爲下六歲以下始無服今從之

蕭山毛奇齡字春庄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遠宗姪滿校

喪禮吾說篇十

葬服三等說

（葬前後易服）古葬前易服鄭氏謂接神之道不可純凶故易麻以纇易冠以弁檀弓所云弁絰葛而葬者此必臨葬一時所爲且係天子諸侯之禮漢唐以後並未衆行此因無容辨及者也若葬後易服則在虞卒哭後即易以稍輕之服名曰受服受服者謂接受初喪之服而以次相易如易之受卦然大抵衰與冠相承衰之升數其在初喪時本重于冠而今則即以冠之升數改而爲衰之升數是以衰承冠而受而服之（如衰三升冠六升則受服爲衰六升冠七升詳見服制）此則喪節所必有者然而今昔異制麻縷草紵其纖洽疏密何所依仿雖升數多寡世能言之而究不合于時工之製則亦徒存其說而已故如期而葬賤者三月（仿士禮）貴者五月（仿諸侯禮）則葬後之服但略于時衰稍爲輕重而至于久葬之服改葬之服則舉世眛眛何可不急就所見而疏正之

久葬不除服後服祥禫兩月差踰時而葬則雖在卒哭祥練之後已經除服而仍不得除故小記云主喪不除服主喪者謂以卑主尊如子主父臣主君妻主夫類若以尊主卑如父爲子主君爲臣主類則皆除之而其餘旁親小記所云以麻終月數者則但依期功之月而自除其服惟主喪者本身之弟與其子若孫則亦不除蕭望之謂惟主喪不除其餘皆除固屬武斷若庾氏謂惟傳重長孫爲祖曾不除餘皆可除則主喪之弟卽死者子也子可除服乎惟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斯爲得之但今世葬親動多逾期禮教不行公然除服

且有臨葬無哀麻者此大戾之甚無已或但于練纖以後稍去重服而服輕素服以待卜宅至臨葬則仍服重服而臨期書計一如前時俗例葬計有孤哀子泣血稽顙等稱皆如前計至于旁親則除主喪之弟外聽其除服及臨葬時則各服應得之服名曰反服禮所云爲兄弟旣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若夫葬後之服世復昧昧相沿爲練服三月此皆因喪服改葬緦之文而致誤者嘗考久葬後服當服練一月纖一月凡兩月並無三月之說喪小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謂三年未葬未服祥禫則必于葬後行祥禫二祭而祭不同時必使隔月而行事則兩月矣今久而未葬不知其葬前祥禫與否卽已祥禫而總是未葬卽當以未祥未禫之禮行之故旣葬之後須虞祭三日卒哭一日此不拘常日之數祥練之服一月黲服一月黲卽纖青白色也凡兩月四日而畢喪此皆明可據者

改葬服緦不服三月至改葬之服禮無明文惟春秋莊三年葬桓王傳穀梁舉改葬之禮以爲改葬無服但當舉服之輕者以臨葬何也以喪遠故也顧服輕者莫如緦故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舉下者舉服之最下者

也緬者遠也蓋緦服十五升麻縷之最輕者故江熙曰緦居五服之下服而以緬解之古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純凶之服不交神明况其遠者乎此在范甯註穀梁時惟恐讀者不察誤認緦服爲三月因特爲註曰非爲桓王服喪也又恐人不信復曰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甯父者范汪蔡司徒者蔡謨也乃作喪服記者誤讀穀梁直曰改葬緦而鄭氏又註云三月而除之則誤之又誤矣漢藏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魏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葬緦而除則明是葬畢卽

除之服故王肅原有不得三月之說而袁准亦云喪無再服此但以哀甚不可無服故但以緦應之若必終月數是再服也或者道險還遠雖過三月亦可而苟其不然不必三月卽後魏明帝集羣臣議亦謂喪服之言本無指據至于鄭註尤屬乖舛請依服緦旣葬而除先仲氏亦云改葬有必不可服三月者人子安可使父母有服緦之名是以前明集禮直註曰改葬釋服而長洲汪氏謂集禮所云但當釋緦麻而不釋三月大緦麻旣釋于何三月如果謂此無成禮任人行服則或如何克庚亮齊縗改葬孫放斬杖閭門

反服亦當聽其自行無可如何但以之議禮則不容杜撰矣至于改葬之服尤無明文或云弔服或云弔服加麻各不同戴德云緦服謂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則他皆無服今舉家三月西非蘊然王人外亦當有易服者則或下子孫皆緦而旁親弔服禮容有之

童子喪服說

童子惟三年之喪則制縗服喪大記子幼以縗抱之是也然雜記曰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則但一制縗而他不及焉若餘親則皆不能如所制之服獨喪服記云童子唯當室緦言童子唯爲父後持宗廟之重而當室者則與族人有往來之禮故當爲族人制緦服而他卽不然今並無持重當室之童子矣則旁親之服可不設者但喪服于小功章又有昆弟姑姊下殤之文大八歲至十一爲下殤而尚有弟妹爲兄姊服小功則七歲已制服矣故晉劉智謂七歲曰悼刑與禮皆所不及應八歲制服而吳徐整問射慈則直謂六七歲雖未爲童然有深衣可服也今無問縗與深衣童服若何大抵三年則孩抱服縗否則六七以上至于十五卒以布麻仿深衣之制而輕重服之何不可乎

喪服無心喪說

春秋以前並無心喪之文惟檀弓謂事師無服心喪三年始有心喪二字見于文間然亦行文語詞有然而後儒誤解春秋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語直疑妻服三年謂服喪一年心喪二年此屬笑話徐仲山嘗曰信如此將必有以服君喪名方喪者不聞孟子曰禮爲舊君有方喪也乃東晉賀循作喪服要記有曰公之庶兄弟父卒爲其母大夫之庶子父在爲母皆大功九月凡降服旣降心喪如常月又天子諸侯賤妾子爲其母厭于父不得伸麤縗三月葬訖而除心喪三年按此與漢戴德喪服變除所云公庶兄弟

大夫庶子爲母大功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制同然當時但云哭泣思慕未嘗曰心喪也自此以後凡以私意爲短喪者動曰心喪如晉武欲終服而羣臣阻之卽傅玄杜預輩皆謂高宗諒陰但是心喪漢文易日心喪終制以至劉智作釋疑且謂小功以下不稅服以無心喪之故而陳沈洙議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爲限何佟之儀註亦謂二十五月後不復心禫竟使三年重服皆以心名不惟事君不方喪將有事親不致喪者近世有士大夫以從軍爲名公然易服曰吾服心喪紫乎此漸不可長也　今制緣情制禮上下通達並無厭詘不伸之服須稱心喪如劉智所云凡屈不得服者當有心喪之禮則此二字原可不設因于說禮之次而并及之

喪有數閏不數閏說

（死月數閏）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謂凡喪之事則不當數閏月也但喪事有數端一則死之月謂閏月死也舊云閏月死則當書所附之月謂前月也前月不可以再書且或在下旬而入後月之月節將書後月乎此萬萬不可者故何休曰并死月不得數閏正謂惟死月可數閏也以死月之必不可以改他月也若春秋襄二十八年乙未楚子昭卒其不書月者非閏月也卽上十有二月之文而連見之者也其云數閏者公羊之誤也

（葬不數閏月）一則葬之月謂閏月葬也閏月葬則必除閏而計月如大夫士之葬一月死而三月閏則閏可葬何則已三月也一月死而二月閏則閏不可葬何則猶二月也故春秋哀六年閏月葬齊景公而書例譏之夫景公以九月死而是冬卽葬則雖閏在十二月亦止及四月而以此當諸侯五月之數不甚速乎

（喪服緦不數閏月）一則喪服之月鄭志趙商問曰穀梁傳喪事不數而公羊于葬齊景公傳又曰喪以閏數何也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當數閏以年數者不數閏以月數者何也謂功緦計月則按月而訖其于月末嘗少也若期與三年則以年數者以年數而缺一月可成年乎于是班氏作白虎通亦有功緦數閏期三年不數閏之文而隋太常卿牛弘遂于開皇年間奏著爲令夫月猶歲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歲月之成數也徒以氣贏朔虛之故而爲之置閏閏固藉之以定贏然實因之以補虛蓋是月之有餘卽前月

之不足也此如狙公賦芧然暮之四朝之三也今乃以暮四之數爲賦數之實則認四作四狙公之譏矣且其所云以年數而缺一月者謂自正月數至十二月而少一月也今有大功者于此須九月也乃自正月數至八月而遽止有小功者于此須五月也乃自正月數至四月而遽止則並少一月而謂月數可按年數不可按是掩巳耳而盜人鐘也且公羊所傳者齊景公也景公君也君服三年而乃謂功緦喪略可數閏月得毋齊之君可功緦乎况殺不可極功緦既巳殺而又殺之則略略矣乎故曰喪服不數閏則合諸喪服言之雖公羊穀梁總不足據而公羊說薄穀梁說厚存從厚可也

數周忌在閏前月數祥禫在閏後月

又有周忌後月適遇閏者如晉簡文帝以七月廿八日崩再期而七月遇閏議者謂忌以支干爲數如子卯不樂是也簡文以巳未日崩而是時巳未在閏月十日則應以閏月作忌且喪用遠日此遠日也殊不知周忌數法決當在閏前月者如簡文以寧康二年七月廿八日崩則三年正七月廿八日實十二個月此周忌也四年七月廿八日實二十四月則再忌也此固不當數閏月然亦不當以閏月數忌者蓋數正不數閏數實日不數支干也若數支干則亦偶然于周忌之後遇閏月耳爲一以去年六月廿二癸未日崩則是時癸未當在七月之四日越一月矣豈喪用遠日可遠月乎且子卯不樂非以支干數忌也說者謂桀紂以是二日亡而歷過是日用以爲警其後凡遇他忌亦借以二字名之實則得罪之言豈有君親而桀紂之者故或閏月死或大盡日死次年無閏無大盡則權以支干當之然亦不必爾何則閏七月死則來年七月即是忌大盡死即小盡是忌也故宋孝建中湘東太妃以三十年閏六月薨議以來年六月周忌七月祥練此是正禮若梁武帝謂閏是餘分而月節則各有所隸云節隸前月則前月忌云節隸後月則後月忌則在前月者適周一期而在後月則于周忌之外復僥一月爲喪用遠月仍不合耳

若夫數祥禫在閏後月者假如晉簡文以七月崩再期而七月遇閏則七月周忌後必越此閏月而後祥何則以二十五月祥也七月忌則八月祥也儻八月遇閏則八月祥後亦必越此閏月而後禫何則以二十七月禫也八月祥則十月禫也推之而小祥與除

服皆然特漢後儒臣多昧此禮當時諸博士議皆謂宜閏月祥練而晉尚書張戴謐與譙王司馬恬且謂閏在喪外周忌巳全何用于周忌之外復延月日但聞凶事用遠日不聞凶事用遠月也而主者不察遂用其議則二十四月而大祥不惟不用遠月且短一月矣至宋鄱陽王以閏三月薨議以三月周忌四月末祥而庾蔚之自著喪禮稱極知禮者反謂祥忌宜同月如閏三月薨則三月忌亦三月祥不出四月蔑一閏臘亡而出一月則將在後年正月祥矣三載祥練旣失周歲之義冬忌春祥又乖致感之情其說固斐然可聽獨不思期而祥者除此期十二月而後祥也故又曰十三月而祥今三月期而三月祥則祥卽在此十二月中矣十三月祥而在此十二月之中可乎且期之喪有在臘閏亡者亦必來年臘月而始忌又明年正月而始祥又隔一月而後禫雖以期之喪而數當要會猶且閱三年而不爲過也况三年乎後儒議禮但聚訟而間有通者反不爲時王所取以致差謬按鄭襲難范甯曰閏三月亡當以來年何月祥甯曰來年四月當小祥明年四月當大祥則此固不謬又鄭襲謂荀司徒家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此

亦極是者然而其說反不行如何

喪禮言事不實說

喪禮無言事者惟曾子問檀弓二篇多據春秋事蹟爲言以諸記禮者皆戰國以後儒也但其所引事一任多誤夫以戰國後儒引春秋時事相距不遠且事又顯白卽其所引亦止此一十餘條乃無一不誤况欲以此言春秋以前之禮可乎予嘗曰言禮備于春秋韓簡子所云周禮盡在魯者眞非虛言故予傳春秋特創爲禮例一科合此則論語孟子猶爲可信而三禮反不與焉必不得已在春秋論語孟子三書所無有者則然後遍考三禮而酌取其近理者以爲據此眞學禮之法而世或不信故予復于說禮之餘指其不實者附載于此或曰三禮三傳皆可翊經禮與傳殊安知其非傳之誤而予曰不然三禮以三傳爲主何也以三傳前而三禮後也三傳以左氏爲主何也以左氏春秋儒而公羊穀梁皆戰國儒也且不特此也公穀舊稱爲道聽塗說之書而春秋經爲簡書左氏傳爲策書皆魯史也魯史有誤乎况此言禮者其所引事則非與傳忤而皆與經忤是直與孔氏爲難也吾故曰周禮以春秋爲主而論孟輔之三禮勿

與也衞靈無弔季桓子事曾子問云昔者衞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
喪衞君請弔哀公辭之不得公遂爲主靈公入弔哀
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
自季康子之過也解見主喪說按春秋靈公無適魯之事
且哀二年經書衞侯元卒即靈公也至三年而後書
季孫斯卒即季桓子也然則靈公之死在季桓子前
矣或曰季桓子之喪不必桓喪或是桓子爲喪主耳
若然則是時死者當是季平考季平之死在定公年
此時哀公未立也且桓子既主喪安得康子復爲主

稽顙就位據云二孤謂哀公與康子也若桓子爲主
不三孤乎記凡稱某之喪皆指死者言謂某之死喪也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謂公行子之子耳父主子喪此是正禮陋儒不識禮解作有人子之喪檀弓子路有姊之喪豈亦有人姊耶此云季桓子喪父其誤正同
魯昭公少不喪母曾子問云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
良其死也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今之練冠自
魯昭公始也按春秋襄三十一年魯襄卒立齊歸之
子稠爲君是爲昭公時昭公一十九歲左傳稱一十
九年而有童心者即史記世家亦然及立十一年而
其母齊歸之薨始見于經所云夫人歸氏薨又云葬

我小君齊歸皆是也是昭公喪母時已三十歲而謂
少喪其母可乎家語載此事稱魯孝公此亦正禮記之誤而故易一人以記之者要皆不足據也
春秋無公儀氏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孫而
立子爲喪主後子游問孔子孔子曰立孫按春秋無
公儀氏惟魯穆公時有公儀休爲魯相孟子所云魯
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者是時始有公儀之族見于
史傳然其距孔子卒時已七十餘年矣此必相傳有
誤文耳
乘丘之敗必是乾時之敗之誤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

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車授綏公曰末之卜
也縣賁父與卜國俱赴敵死按乘丘之戰莊公用公
子偃之謀乘其未陳時從雩門出先蒙皋比以犯之
而後馳之宋師大敗春秋經曰公敗宋師于乘丘此
明明有經有傳豈可誣妄至此嘗推其所誤此必因
莊九年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之事而移誤
者爾時莊公納齊公子糾與小白戰而致敗傳稱公
喪戎路乘他車以歸而戎右與御皆爲齊獲此則與
檀弓敗績隊車之言彼此相合雖戎右與御傳稱秦
子梁子與檀弓異傳稱獲檀弓稱死又異要是此一

事或者傳聞稍殊耳檀弓道聽塗說以僞桃而令李代而鄭氏孔氏又皆不能以乾時之戰爲之駁正嗟乎古文之難讀如此

邾婁戰升陘不敗 檀弓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 謂戰敗死傷者多故以矢復之 按春秋僖二十二年魯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于邾城之魚門是邾婁此戰最稱得勝而反謂死傷者多招魂以矢是乘丘以勝爲敗而升陘又以敗爲勝正相對誤也春秋凡邾公羊作邾婁

齊王姬制服議蕪解 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按春秋莊元年王姬歸于齊二年齊王姬卒其所以見書于經者以王姬下降必同姓諸侯爲之主婚是時莊公以主婚之故王姬自魯至齊而周制主婚之姬卒則以魯女禮爲之制服故兩並書之乃曰爲外祖母服固已誤矣况此並非外祖母按王姬爲齊襄公夫人而莊公母文姜爲齊襄女弟是齊襄爲莊母舅而王姬者莊之母舅母非外祖母也則又誤也

公叔木不傳有同母異父昆弟 檀弓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游按公叔木公叔文子之子也據世本衛獻

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論語朱註誤作公孫枝世莫能正按左傳公孫枝秦大夫名拔生朱朱一作木一作戍戍者音近木者形近也春秋定十四年公叔戍來奔故得與子游爲問答則是公叔木者公叔文子之子其母即公叔文子之妻也豈有公叔文子之妻而改嫁異父者乎

公叔文子無衛衛難事亦不諡貞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于君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按公叔文子即衛獻公之孫公孫拔也其死諡文子並無貞惠之稱賑粥事不可考若衛難則見春秋昭二十年盜殺衛侯兄縶傳是時衛侯即衛靈公也兄縶即靈公之兄公孟縶也衛大夫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及公子朝作亂殺公孟縶而靈公出奔其時以死衛衛君者慶比公子南楚華寅褚師子申諸人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蔽公而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公子南楚之背華寅先閉郭門而又踰城以從公公始得奔于死鳥齊地名既而齊氏之宰召北宮喜喜之宰殺齊氏宰而反攻齊氏滅之公還國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衛侯德北宮喜之反正滅齊氏也于其死諡曰貞子而賜齊氏之墓田而予之是以死衛衛

君者華寅公子南楚也（論語子謂衛公子荊即此人南楚荊字也）謚貞子者北宮喜也並未有公孫拔從亡以死衛衛君且得謚貞子者是戰國後儒不見春秋而但聞是役有從亡且有謚貞子者而遽以文子當之而不知其誤也

按謚法外內用情曰貞

（冉有無使楚事）檀弓昔者孔子失魯司寇將之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謂先使往楚也按史記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而子貢送之又二年夫子遭陳蔡之難然後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則是時冉有已仕魯爲季氏宰矣故哀十一年齊師之戰冉

子尚在軍計自三年至此年連歲仕魯焉得于哀之六年忽有冉有使楚之事况子夏于孔子失司寇後之齊之宋之衛之陳之蔡未嘗一從行也此又誤也

（陳無太宰嚭）檀弓吳侵陳師還出境陳太宰嚭使于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按吳有太宰嚭見左傳本楚伯州犁之孫仕吳及吳亡而復仕越者此必誤聞吳夫差時有太宰嚭共事而假侵陳事而妄屬之不然未有同時同官同名而同與夫差相周旋如此巧值者况太宰周官名陳有虞氏後焉得有此

（魯襄請襲拂柩之誤）檀弓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使巫先拂柩而後襲荊人悔之按楚康王卒在襄廿八年冬斯時襄公未至楚方謀還而不果者至是請襚在廿九年春則康王已在殯矣故左傳曰請襚曰祓殯襚不是襲殯不是柩蓋國君三日而斂五日而殯沐浴含襲皆在斂前贈襚賻則可在殯後故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則僖公之薨已及十年不必真以衣尸者雜記亦云致襚之禮委衣于殯東則殯後得致襚可知也若襲與柩則安能有踰月不斂踰月不櫬之理

（季武子死無曾點倚門事）檀弓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按春秋昭七年季孫宿卒史孔子世家是年値孔子一十七歲方爲季氏史即孟子所云爲委吏者是孔子此時官卑職微尚不能身交武子未聞孔門弟子有先與之爲友者况弟子列傳子路少孔子九歲而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舊註謂侍坐之次以齒不以德則曾點少孔子當在八歲以下童雖狂未能倚歌也王草堂作四書正誤辨此甚具茲不備載

（宋襄不得葬夫人又葬時不得有曾子）檀弓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按宋襄之卒在魯

傳二十三年此時孔子尚未生其必無曾子不待言也且宋襄安得楚夫人也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宋襄夫人者周襄王之姊也使甸師攻昭公而殺之是宋襄夫人在宋襄死後二十六年猶能通公子鮑以殺其孫老未死也宋襄焉得而葬之荒唐哉

子思無嫂　檀弓子思之哭嫂也爲位按史孔子世家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皆單傳者子思無兄焉得有嫂此與漢人謂直不疑盜嫂而不疑無兄正同兄自子上至孔鮒又五傳而始有鮒弟子襄爲漢惠博士遷長沙太守孔疏引孔氏逓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是也乃註者亦如其謬是以皇氏疑此子思或是原憲之字然原憲在當時但稱原思否則稱憲如論語原思爲之宰憲問耻是無稱子思者即檀弓稱原思亦但稱憲如云仲憲言于曾子而凡稱子思皆是孔伋如此下文中詳之哭言思也亦然子游之言苟非孔伋便加以姓其顯然分別可驗也然則此不謂之謬不得矣

喪禮吾說篇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奇齡說經好立異義而顛舛乖謬則莫過於是書大旨以子夏喪服傳爲戰國以後人僞作故逐條攻擊務反其說其叛經之尤者如謂喪服有齊衰無斬衰考釋名釋喪服曰斬不緝其末直翦斬而已齊齊也故鄭注喪服傳曰斬不緝齊緝也與釋名之義相符奇齡乃謂齊而不緝乃齊之本名而從而緝之則又以緝齊得名三年之重齊不緝期功則緝之然所謂齊而不緝仍是釋名斬衰不緝其末之說又何必陽改其名而陰存其實至謂期功以下之齊乃緝則齊衰三年者皆已不緝是改斬之名下同於齊又改齊之實上同於斬支離怪變彌爲不可究矣奇齡以周禮儀禮同出戰國人僞撰故於周禮司服職齊衰斬衰之文置之不道至左氏乃奇齡所最信者也左氏昭公十年傳晉平公卒叔向曰孤斬焉在縗絰之中杜預註曰既葬未卒哭猶服斬衰明爲斬衰之確證乃引雜記三年之喪如

斬語謂非服之斬義襄公十七年傳齊晏桓子卒晏嬰粗縗斬苴絰帶之屨是斷斷不得謂之非斬服者奇齡亦謂斬字下屬苴絰帶爲句乃斬苴麻以爲絰帶荀子一書亦奇齡之所最信也荀子三年問篇明出斬衰之名不能復辨則曰禮論篇中但有齊衰無斬衰三年問篇乃後人妄改夫稍可穿鑿之處卽改易其訓詁句讀以就已說至必不可掩之處則遁而謂之妄改持是以往天下復有可據之書乎奇齡又謂三年之喪當爲三十六月不得折月而又無解於荀子禮論篇二十五月而畢之之文遂謂畢者乃畢衰服也至二十七月禫後又加禫服九月考問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孔穎達疏曰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無所不佩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喪大記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檀弓曰是月禫徙月樂問傳又曰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飲酒者先飲醴酒食肉者先食乾肉是徵諸禮經顯有典訓今奇齡謂禫後服綅冠素端者凡十月

與經義無一相合豈先王制禮之意乎其他若謂父在爲母不當期年父母不當爲長子三年皆據律以議經至謂本生父母不當降在期服傳重者不必嫡孫則不特叛經且背律矣豈非恃其博洽逞心巧辯哉

儀禮釋例一卷

〔清〕江永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二十四年刻守山閣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儀禮釋例一卷》提要

婺源江永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釋服

天子冕服

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注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賈氏釋曰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槃大也無正文故鄭以意解之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弁冕相參考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藻朱紘其制可略云未聞者夏殷之制也按冕延不用絲而用麻因古尚質也布最麤者三升最細者十五升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其說是古布幅闊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加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因喪服而誤耳喪服雖有降殺斬衰衣三升冠六升齊衰以下漸細不若冠倍於衣是冠衣原無倍半之例況吉服又不以布縗精麤爲降殺豈可泥斬衰三升六升之數而云冠必倍衣冕麻用三十升布乎以聽爲說曾不計其布幅之不能容此收孫通制度之謬歷代經師相傳者之謂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已是極細之布麻冕亦止十五升孔子時易麻爲純以爲儉可從者絲是自然而細合之成縷麻用人功辟績然後成縷故以爲不如絲省約耳其質變麻爲純則古人尚質之意已亡孔子因其有說可解未甚害義故不得已而從衆也前後有旒之說辯見後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以貫也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門得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玉有五色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皆於繅每玉閒相去一寸也

冕謂天子以元冕聽朔而彼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疏曰天子九章據大夫而言其小章依命數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弁師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

爵弁服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後屢見 注曰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

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 釋曰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七入爲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如爵頭者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爲喻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緅色解之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鄭約之以纁入赤則爲朱也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元衣與纁裳相對色理自明則以絲解之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爾雅茹藘茅蒐註一名蒨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也士韎韋無飾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而已 按三十升布之說辯見前

士冠禮爵弁注曰爵弁者制如冕但無繅耳 釋曰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

士冠禮爵弁弁緇組紘纁邊 弁紘見後 賓降三等

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士冠記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曰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 釋曰士家自祭服元端助祭服爵弁今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爲攝盛則卿大夫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攝盛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元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也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衮冕諸侯元冕其孤雖絺冕以助祭親迎亦用元冕臣不得過君故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士弁而祭於己可也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曰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祭祀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注曰爵弁服純衣

纁裳也禮以冠名服 釋曰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之服可知故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若然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元冕爵弁士爵弁而已 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純衣注曰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 又小斂大斂皆有祭服

皮弁服

士冠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曰質不變 釋曰以損益之極極於三王故云三王其實先代後代皆不易也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後屢見 注曰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釋曰皮弁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不言衣也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又鄭箴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頂至黃帝則有冕故世本云黃帝作冕旒禮運云先王未有麻絲

衣其羽皮鄭云此上古之時則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爲大古以三皇爲上古也黃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弁至三王不變故記云三王共皮弁禮圖仍以白鹿皮爲冠也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此文之等是也畫繢言素者謂白色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檀弓奠以素器之等是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也　春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　又士冠注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釋云在朝君臣同服　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疏曰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別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即用皮弁可知也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唯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加不得輒於士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

士冠禮皮弁注曰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釋曰此注略引以證士皮弁無玉象爲飾之意

士冠禮皮弁笄緇組紘纁邊笄紘見後賓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贊者卒紘注曰卒紘謂繫屬之釋曰有笄者屈組以爲紘仰屬之左相繫定右相屈繫擬解時易爲繫屬之也

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注曰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皮弁之會無結飾疏曰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者天子以十二爲飾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以象星也又曰其弁伊綦璂既爲玉又得爲結義得兩合耳邸下柢也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　陳祥道曰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邃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凡在下者爲基可以託宿者爲邸玉璂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柢用象而託以皮者也既謂之柢不特施於頂上魏臺訪義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

柢然則魏武所作弁柢或古之遺制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毛氏曰騏文也孔安國曰綦文鹿子皮說文綦蒼艾色蓋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爲士之齊冠綦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康成讀玉[illegible]爲綦以綦爲結是聽說也　按陳氏說皆得之璂音其綦音其綦與騏字可通與璂字不可通夫士既無玉飾何得以綦爲璂綦是若艾色近白而非白然則士之皮弁服衣裳雖用素鹿皮不得用純白也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

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于帷門之外

士喪禮陳襲事皮弁服陳祥道曰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采凡大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士冠皮弁緇帶記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帶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皮弁笄緇組紘纁邊則士皮弁之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又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

韋弁服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曰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相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釋曰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韎即赤色以赤韋爲弁也有毛則白以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注解跗爲幅以注爲屬謂製韋加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令此注異者鄭意此爲賓飾於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謂韎布爲衣而素裳鄭志兵服與皮弁同白舄故言素裳此亦同也然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

褆衣古兵服之遺色　疏曰韎是草染謂赤色也左氏傳韎韋之跗注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韎韋有同者異者此注與賈服同裳亦韎韋也雜問志裳用素者從自易之義若然聘禮注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蒞不可徒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伍伯爲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色之衣是古兵服赤之驗也　夏官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各以其等爲之注韋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之會無結飾　陳祥道日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記有爵弁而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日士韋弁孔安國日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日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卽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爵禮服皮弁及歸褻飲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矣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仰戎服之爾皆二人雀弁雜記後諸侯以褻衣冕服爵弁服子羔之褻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覲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鄭釋士冠謂爵弁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則赤多黑少矣釋巾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因赤多而黑少鄭爲二說是皀或也且言韋弁赤亦無據　按陳氏言爵弁亦上銳非如冕制韋其質爵其色而以韋弁爵弁爲一物此說甚有據王卽戎以韋弁服卽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皁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韍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鄢陵之戰卻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卽朱韍韎韐之類也豈非爵弁服卽戎之詒乎今姑仍鄭氏舊說而存禮書之說於此

儀禮釋例終

儀禮釋例跋

江氏儀禮釋例蓋未成之書也

四庫全書著之存目而

文瀾閣本附儀禮釋宮增注之後殆以其網目井然有條不紊棄之可惜與韋弁止於大夫荀子士韋弁或周衰僭禮或韋皮相類散文則通劉熙釋名以雀韋弁兩通其說於禮未聞且同一韋弁而一稱其質一稱其色古人當名辨物無此參錯顧命二人雀弁執惠此新君卽位不得例以兵事僞孔傳以其執兵釋爲雀韋弁故正義疑之然亦未敢竟以雀弁爲韋弁也自陳用之敖君善說出遂合二弁爲一而江氏從之案雀弁之異於韋弁者三雀弁上古以布中古以絲韋弁則以韋此質不同也爵弁色如爵頭赤而微黑韋弁以茅蒐染韋乃淺赤色此色不同也爵弁服緇衣纁裳韋弁在兵事則衣裳皆韎在聘禮則素裳此服不同也司服有韋弁無爵弁文不備耳士不得服韋弁故冠昏喪禮但有爵弁而韋弁則見於聘禮何得云韋弁卽爵弁乎士冠禮注爵弁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巾車注雀黑多赤少之色陳用之引此以詆鄭爲二說不知巾車注統雀而言與士冠注有別賈疏鄭以目驗雀頭云云乃誤會鄭意也用之又謂古弁字象形當上銳若合手疑士冠注弁如冕但無藻爲非此言誠然然弁師注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知鄭並非以弁之制一如無藻之冕特延紐笄紘與冕同耳宋人好爲新說務

欲求勝前人而於本文往往不及細檢江氏雖取陳說仍依鄭注分爵弁韋弁爲二條猶不失疑以傳疑之意云錢熙祚

儀禮釋例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註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之說謂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古布幅濶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其說驗諸實事最爲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禮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漢明帝制冕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玉藻云前後邃延不過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合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其說與鄭注互異亦可相參惟宗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韋弁卽爵弁其說過新不可信考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注曰

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孔傳云爵韋弁似卽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頴達疏云據阮諶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爵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則孔疏於孔傳原不深信且卽以爵韋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極爲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賈疏曰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必謂韋弁卽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袞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袞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韋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韋弁卽爵弁士於禮已不得服已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既有爵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饔餼

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既有爵弁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亦又補祥道之說曰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今考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曰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據此則卽左氏傳所云韎韋之跗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韠殊無顯據又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曰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將軍疏曰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據此則經云以作六師蓋將受命爲將軍非已臨六師而以爵弁之韎韐爲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卽臨戎可知亦引此二詩亦未爲確據蓋亦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